藏外道書

27

巴蜀書社

藏外道书

第二十七册

李一氓

巴蜀书社

藏外道書第二十七册 戒律善會類 目錄

太上感應篇集傳	一
感應篇圖說	一一七
陰騭文圖說	二九七
省心錄	三九九
照心寶鑒	四一三
衛濟真詮	四九七
太上寶筏圖說	五八二
指淫斷色篇	八四四

惠氏箋敘

中國道教協會藏書

漢術士魏伯陽著參同契葛洪翻干寶諸儒宋以注易後之言易者未能或之先也蓋魏晉以前道家之學未嘗不原本聖人惟是聖人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爲坎離術士鍊精魄以一身爲坎離爲較異耳然玉鈐經言求仙者必以忠孝友悌仁信爲本故宋藝文志及道藏皆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即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皆君子持己立身之學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諸經傳無不契合勸善之書佛爲最古自此以下無譏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棟

日夜嘗藥又禱於神發願注感應篇以祈母疾天誘其衷母疾有間因念此書感應之速欲公諸同好而未果余友楊君石漁見之歎曰此書得此注不惟可以勸善且使後世道家知魏晉以前求僊之本初未嘗有悖於聖人反而求之忠孝友悌仁信之閒而致力焉是亦聖人之徒也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既鋟諸版而仍問敘於余余嘉楊君之好善因述注書之由趣而爲之敘乾隆十四年冬日惠棟敘

俞氏繹義敘

宋藝文志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其大旨言天道福善禍淫與抱朴子所述玉鈐經易內戒諸書相近蓋亦古籍之幸存者也夫餘慶餘殃之說著於周易天人相應之理備於春秋此篇雖道家之書而實不悖乎儒家之旨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後世儒者不信此說洪範五行傳且斥爲荒誕於是篇乎何有故自宋以來雖流傳不絕不過閭巷細民共相誦習而士大夫輒鄙薄之其注釋諸家亦多淺陋邱里之言無當大雅惟　國朝惠定宇先生以經師碩儒而注此書徵引淵博文字雅馴然予猶惜其多用駢詞有乖注體且原文明白易曉初不待注而明惟

坿以經義證以秦漢古書使人知其與儒書表裏不敢鄙夷自然敬信奉行於身心有益余於惠氏無能爲役一知半解掇拾其所未備所已及者則從略焉因非注體故援宋杜道堅文子纘義之例題曰太上感應篇纘義卷帙錄重釐爲上下二卷用自修省以爲息縣補剔之方樂善不倦之君子儻有取乎同治十有一年一有二月德清俞樾

姚氏注敘

注感應篇者以惠松厓先生箋及柴省軒先生直解爲善本武康沈君孫溯取合梓者詒子受而讀之知

兩先生之於是書勤矣然愚注博雅而流俗或苦其奧柴解詳悉而高明者或微病其瑣也竊謂天人所以能感應者此心而已感應字俱從心人者天之心而心者人之天也讀是書者其要在求諸心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禮存心則有所不敢以仁存心則有所不忍有所不忍則其行也恕有所不敢則其動也敬敬且恕邦家無怨之道即天人感應之幾也篇中所列善惡其目不一大氏不出此二者竊本此意妄爲之注雖於兩先生無能爲役要使讀者知求諸心而已或曰既內求諸心矣何假感應之說爲是

又不然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不能望之人人矣使其有所慕而爲善也不猶愈於無所慕而漠然不爲善者乎使其有所畏而不爲不善也不猶愈於無所畏而悍然爲不善者乎此太上垂訓之苦心亦前後注是書者之苦心也注既成同人咸勸付梓因識其緣起如此道光三年孟春月歸安姚學塽敬書於水月禪林寫舍

子氏貲言敘

取千百年家誦戶習之舊典而增以已見其言不已貲乎六經四子之書感應心法也二十一史感應公案也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半生之所閱歷感應之見在事實也不得其意日誦無益得其意無往而非感應篇也近日從事此篇者或詮釋詳明或引據典贍或參以釋道之言或輔以功過之格備體裁之變窮剖剝之工流傳海內數十百家外之者以爲邀名之習氣知之者亦視爲樂善之具文而已今復踵而爲之說是亦不可以已乎曰不可人心罔往本無定在偶有所觸忽然動心老生常談頓覺咀之有味此忽然之一動即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穀種之始生也火之然也未必燎原泉之達也未必滔天穀種之生也

未必實穎實粟千倉萬箱然其端已肇當必有至焉者果其至焉則鑽燧而取之掘井而出之播種而穫之者不可謂無一舉手之功也今既睹鑽燧掘井播種者之後先繼起而予獨不能爲支離攘臂於其間乎癸亥春夏校士廣韶肇慶往來三州閒有遺予小本感應篇者舟中無事繙閱有會信筆而書不覺盈帙繁簡不論詳略任意既非詮釋之體又無引據之學聊自摅其所見非欲奉抔土而益太山也詞之不文所不暇計命曰貲言梓以施焉是編也乃鐵樵之感應篇非天下人之感應篇也不自揣而居然問世

何也固無意於邀名亦不成其爲樂善所望流播同人庶幾覩之者之心之忽然一動耳其不動者吾未嘗執以相繩也吾言吾固自貽之矣康熙癸亥夏六月新城于覺世鐵樵甫題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

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僊可冀欲求天僊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僊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誣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很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

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陂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他塞塞方術詛誓聖賢侵陵道德射飛逐走發墜鷇棲塡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

貪惡枯貿虛窶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衆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千求不遂便生呪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埋蠱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強取強求好侵好奪廣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鬬合爭訟

妄逐朋黨川妄語遺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嫉妒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倆直罰神倆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慢引神明而鑒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欲過度心毒貌慈稼食倭入左道惑衆短尺狹度輕稱小升以僞棵眞采取姦利壓良爲賤誆騙愚人貪婪無厭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妬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爲無益懷挾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灶

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瞬臘歌舞朝旦號怒對北溺唾及溷對竈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燃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觜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

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第一 中國文史參考書目 國風記

元和惠棟箋 德清俞樾纘義 歸安姚學堦注

太上曰

箋曰太上者最上之偁春秋曲禮曰太上貴德春秋傳曰太上以德撫民又云太上有立德經傳言太上者皆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眞誥甄命授曰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爲上清眞人爲老君之師陶宏景注云此卽謂太上高聖玉晨大道君也爲太極左眞人中央黃老君之師又云昔太上以德教老子是以老子道經云太上下知有之顧歡堂誥堂誥四卷卽以老子義疏

太古上德之人是也是書乃修眞者述太上之旨而爲之當在玉鈐經易內戒赤松子經河圖記命符諸書中皆晉以前書抱朴子所述而此篇言道戒尤關日用尙德者用茲無悔乃君子之光易背義者以此思憂禮貳小人之福易是以昔人表而出之名之曰感應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故必愼所以感之者新序有感必有應自然之道也纘義曰太上有以位言者漢書高帝紀集注曰太上極尊之偁淮南厲王長傳集注引如淳曰太上天子也有以德言者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辯注

曰太上德之最上者老子釋文引顧注曰太上上德之人也有以時言者禮記曲禮篇鄭注曰太上帝皇之世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並曰太上謂三皇五帝之世也是古釋太上有此三科玆之所傳其兼時德而言乎嘗讀荀子書君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太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今以荀子之言考之此篇自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之下皆所謂流淫之行怠慢之事姦怪之俗盜賊之罪也而荀子謂之太上之禁且由其道得其所好不由其道遇其所惡與此篇之旨若合符節前半所陳謂由其道而得所好也後半所陳謂不由其道而遇所惡也然則玆篇其卽太上之禁乎雖文字不類先秦古書要必有所受之矣

注曰太上者最上之傳老君之師也此篇出道藏而所言皆儒者省身克己之要所謂感應卽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旨蓋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有是非氣有順逆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愼所以感之者而已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春秋傳閔子馬之言無門言同一門出入也

箋曰虞仲翔注易以坤爲鬼禍乾爲神福鬼神坤爲禍是知禍屬陰福屬陽陽爲善陰爲惡故禍福以類相從字皆從示示神事也說文天者神從大然則禍福皆天也而不知轉移之者人也福兮禍伏老子禍與福鄰荀子吉凶同域愛喜聚門鶡冠子降之者天召之者人禍重於地福輕於羽羽叶戶有福不及禍來連我韓非子自作難活天作猶可

纘義曰此左氏春秋傳所載閔子馬之言按後漢書楊秉傳引此二句李賢注曰左傳閔子騫之辭文選檄吳將校部曲亦引此二句李善注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據二李之注則左傳閔子馬古本有作閔子騫者斯言也殆孔門之緒論歟

注曰召之爲言感也禍福出入無一定之門爲善召福爲惡召禍人所自取天無容心也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此言感應之理也影者形動所生李詳案影古止作景

箋曰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屬擊庭鐘於外

而黃鍾應於內，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劉向新序吉凶之於善惡，亦猶是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書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聖人之言，感應禍福，速哉，漢書

賈誼曰，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然則此語自古有之，趙岐孟子章指曰，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曰，善惡之應，甚於影響，皆傳述斯言，語意相近，至東晉古文尚書出，遂以入之大禹謨曰，惠迪吉，

從逆凶，惟影響，而至今奉爲經義矣，其實茲篇之出，或猶在古文尚書之前，未可尊彼爲經，而薄此爲道家之說也，

注曰，報之爲言應也，善則福隨之，惡則禍隨之，未有形直而影曲，形曲而影直者，

坿錄于氏贊言曰，兩儀判陰陽，則剛柔異，而吉凶定焉，人心分明昧，則善惡殊，而禍福隨焉，太極自然之理，人弗能違，鬼神亦能違，天地亦弗能違也，天怒人怨，凶咎相仍，謂之曰禍，與無妄之災不同，心泰身安，富貴壽考，謂之曰福，與偶然僥倖不同，

門者，門戶之門，猶陣法之生門死門也，有門則有關鍵，方位門有時而開，亦有時而閉，無門則東行西走，惟吾所之，絕無阻隔，絕無障礙，所以如影隨形也，召，招而來之也，禍福在天地之間，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事待人之召之耳，如君之召臣，以旂則士至，以旌則大夫至，如鍊師之召神，禁符則風伯至，發檄則雨師至，世人心無主見，取旌旂符檄，禍突亂發，自己亦不復記憶，以至禍福紛至沓來，應接不暇，遂以爲不招而自至也，豈不謬哉，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

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夔曰，抱朴子案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又對俗篇云，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合二文觀之，司過即司命之屬也，是以禮記祭法曰，王爲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鄭康成注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七祀皆主察小過，故總謂之司過，其或謂之司命者，七

祀首司命故也

繹義曰司過之神卽下文所云司命也禮記祭法篇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鄭注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正義曰司命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據下文云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正督察三命之事故知司過之神卽謂司命矣下文又云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彼言司命者斥其名也此言司過之神者舉其職也篇

中所云奪紀奪算或斥爲道家之說不知其本乎經義也學者東注疏於高閣故莫得其詳矣

又曰禮記正義引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則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解者以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然則依人所犯以奪算古有此說矣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鄭康成注曰不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蓋各視其輕重以爲差矣後漢書鄭崇傳傅臣罔師曰犯神者有疾天之禍亦尚書家師說也至年以算計蓋亦古語史記武帝紀每修封禪其贊褒曰天增受皇帝泰元神

筴筴卽算也

又曰洪範六極三曰憂四曰貧是貧耗憂患固六極之二也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蓋古之儒者推天人相應之理明福極不爽之報使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恐懼修省而不敢爲非其意固甚善也後儒不信其言而勸戒之意微矣此篇先舉貧耗憂患二者以示警蓋以貧憂二極人之所尤畏也

注曰司過之神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

者算者一日也洪範六極三曰憂四曰貧貧耗憂患乃死亡之漸猶吝爲凶之漸也

人皆惡之惡去聲

箋曰下流乃君子弗居多言爲詩人所畏玷汝南之月旦評卽先注難除六朝救令並云洗除先注注之目也殊洛邑之井彊書蓋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終身不齒禮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四凶之不才載謠於人口乎范蔚宗贊

繹義曰古無四聲善善惡惡皆一義之引申因其善而善之因其惡而惡之無異讀也漢劉歆遂初

賦何叔子之好直兮爲羣邪之所惡賴郗奚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魏丁儀厲志賦嗟世俗之參差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兮固眞僞以紛錯此皆愛惡之惡而仍請如美惡之惡可知其義之通矣既爲惡人而求不爲人惡是猶表曲而求影之直貌醜而求鏡之妍也

注曰好善惡惡人心卽天理也

刑禍隨之官刑鬼禍

箋曰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莊子宵人之行事夫各有所當矣兵在其頸國語焉避害

左傳也天奪之魄孰逃威也左傳

繹義曰刑古字與型通尚書五刑之屬三千隸釋引石經作型型者鑄器之法也有是罪必有是刑猶器之適肖其型矣若夫刑之所不及鬼神亦從而禍之說文曰禍害也神不禍也明則有刑幽則有禍亦可畏矣太玄曰傒禍介介囚人之郵

注曰出禮入刑辭福求禍爲惡之報如影隨形

吉慶避之

箋曰易道以乾爲善爲祥爲福爲祿坤爲喪爲惡爲殺爲亂仲翔注易聖人贊易扶陽抑陰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積惡之徒與陰同類故吉慶避之陽倡吉倡慶也仲翔注易云陽吉陰凶又云陽倡慶也

繹義曰釋名釋言語曰吉實也有善實也既無善實又何吉慶之有

注曰從逆則凶安得惠迪之吉積不善有殃安望積善之慶其相反也若相避然

惡星災之

箋曰歲在豕韋長宏識蔡侯之禍星出婺女裨竈知晉國之凶在狄類益德隆則彗星星隆則彗德漢書惟天時與人事相參斯六賊與五殘並會六賊五殘

彗星名德之不修禳之何益終逮於喪亾而已

繹義曰天官書在五殘六賊之名星經有哭星泣星之號皆是惡星非必彗孛也管子倘星掌和和爲事是人事實應星象昔賢人聚而德星見焉然則凶人之所在惡星臨之矣

注曰在天爲惡曜在人爲惡念氣類相感災豈自外至哉

算盡則死

箋曰抱朴子曰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算數所稟木多則紀算雖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

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斃是則占平公之疾無過十年驗伯有之凶不能五稔（國語左傳）算之盡也何日之有

繼義曰國語晉語曰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奪昭注曰非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壽此即算盡則死之謂也

注曰人誰不死爲惡不悛以致不終其天年不亦傷乎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箋曰武陵太守星傳曰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

中台司中下台司祿（周禮疏）案天官書文昌宮第四星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是司命即三台三台即文昌也祭法王立七祀一曰司命皇侃禮疏（侃六朝人）以爲文昌第四星非也司命有二楚辭有大司命少司命七祀之司命乃少司命也在虛北（鬼星）

經封禪書荊巫祠司命漢律祠祀司命皆謂少司命也（別詳下注）其大司命乃文昌第四星即星傳之上台矣張君房雲笈七籤曰北斗九星第五丹元星天之北斗君主命錄籍上總九天諸錄中統鬼神

蔣曰下領學員兆民命籍諸天諸地無不總統陽

宏景眞誥曰鬼官北斗君乃是北斗之考官此鬼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北晨玉君耳又云鬼官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蓋上天北斗有所司察故鬼官亦置此職是北斗神君亦有二也竊謂顏超所遇斗君亦鬼官所置者非必天上星辰也（事載搜神記）漢趙壹謝友人書曰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則三台北斗之說其來久矣

繼義曰周官大宗伯職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疏曰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亦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

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三台之名蓋出於此上台司命與下文所云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者不同彼司命即上文司過之神乃七祀之一此司命乃三台之一是天星也故云在人頭上矣史記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據此則文昌宮與三台皆近斗魁自來說天文者既以文昌宮之司命爲上

台司中爲中台司祿爲下台而又以文昌三台皆近斗魁故舉而屬之北斗是謂三台北斗神君矣

注曰上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祿此三台也北斗神君主命錄籍紀者三百日也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篇曰太上三尸中經曰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爲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造天帝以記人之造罪分豪錄奏欲絕人生籍減人祿命令人速死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下尸名彭矯在人足中玉樞經注云上尸名青姑中尸

名白姑下尸名血姑抱朴子案易內戒等書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游行饗人祭醮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

纘義曰三尸之說不見經傳然葛洪神仙傳三劉根傳載神人韓眾謂根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使人不壽按劉根於漢成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則三尸之說自西漢時已有之矣

注曰道家所謂三彭也

每到庚申日輒上諸天曹言人罪過

篇曰眞誥協昌期曰凡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警備其日遣諸可欲太上律科曰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訟羣魔併集以司天下兆人及諸異類善惡之業隨其功過多少賞勞論過豪分不遺

纘義曰庚申屬金秉西方肅殺之氣故道家忌之太上科律曰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

訟亦猶王者順秋令而誅姦禁暴也鄭氏注禮記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萬物皆肅然改更若子於庚申之日宜體此意恐懼修省洗濯其心以副更新之義此則吾儒之所以守庚申而非止如道家之說也

注曰道家云三守庚申尸蟲伏七守庚申尸蟲滅人能懲忿窒欲慎言語節飲食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三彭不得持其權又安能滕其口徒區區不睡以守之疎矣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箋曰淮南子萬畢術曰鴻畢人姓名見竈突列傳
泛郡高誘所注見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太平陸
淮南外篇今佚　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太平御覽陸
地蒙祀竈解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
祀之以新福祥舒艸書李少君以祠竈見上如初
此都除子方曰祠竈可以致福孫子瀟祭竈請
竈神形見因以黃羊祀之段成式酉陽雜俎曰竈
神名隗又姓張名單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
治察一作祭治一非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
紀小者奪算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綱己丑日日
出卯時上天禹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
天帝婚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

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
壞子也祿五行書曰竈神名禪禪單字相近蓋禪
有督司馬彪曰髻竈神也李義音吉杜公瞻引字
五經異義曰竈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　搏字
子郭衣黃衣司馬彪曰著赤夜披髮從竈中出知
其名呼之可除凶惡
繹義曰竈者先王所列於五祀者也夫人生軀命
所關莫大於飲食而竈則爲飲食之所從出百物
之精皆聚於此其必有神焉以主之明矣此先王
之所以謹祀竈也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祀
融祀以爲竈神此說之近古者若乃酉陽祿俎諸

書虛設姓名羅陳子女無稽之談近於褻矣又荀
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祀卽謂徹乎竈也蓋專言
之則爲竈通言之則爲五祀古書多有此例此言
竈神者亦專言之耳其實五祀之神皆能錄人功
過上白於天不獨竈神也金人之銘曰勿謂不聞
神將伺人
注曰竈者五祀之一去人最近其神常以月晦日
上天白人罪狀凡人爲不善於冥冥之中者以爲
人莫我見耳豈知司過之神在人閒北斗神君在
人上尸神在人頭竈神在人竈昭布森列非可誣

也一動念一矢口一舉足可不懼哉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箋曰抱朴子曰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
事而損於人者奪紀紀算之說其來遠矣初學記
引河圖曰河圖洛書共四十五篇非今所謂河洛也黃帝曰凡人生一
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賜紀二十聖人得三萬六
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
加七百二十又云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祿所
表事賜算中功抱朴子曰紀者三百日也段成式亦云
算者三日也孫思邈亦云　李昌齡傳云紀之爲說一云

十二年。此俗說一云三百日。算之爲說。一云百日。段成式云一云一日。棟謂人上壽百二十。依河圖之說。算主百年。紀主二十年。合於上壽則算爲一日近之。緯義曰。諸家言紀者。其數不同。尚書畢命篇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傳曰。十二年曰紀。正義曰。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是一紀十二年。固古說也。雖晚出之書。不盡可信。然古文尚書亦出魏晉間。與此篇之出大略同時。然則此篇所云算紀者。亦必以十二年爲一紀明矣。紀爲十二年。則算當爲一歲。歲星太

歲十二年而一周天。是爲一紀。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周天。是爲一算。

注曰。三百日爲紀。或云一歲。或云十二年。一日爲算。或云三日。或云百日。抱朴子曰。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其實事迹之惡。皆起於心。故君子必愼其獨。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箋曰。抱朴子曰。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玉鈐經曰。欲求僊者。當以忠孝友悌仁信爲本。若行不修而但求元道。無益也。又云。立功爲上。除過

次之。

注曰。欲生其形。先生其心。善惡者。心之所由生死也。大小之過。如非義而動以下所言皆是。

坿錄于氏贊言曰。太上勸人爲善。開章即言天地有司過之神。又云錄人罪惡。又云言人罪過。並不說天地有司善之神。錄人功德。言人善行。何也。此其理先聖言之詳矣。大學曰。明德。孟子曰。性善。曹溪六祖曰。菩提自性本來清淨。可見人生之初。固皆是好人材料。只緣習氣不好。江河日下。至於今日。無不爭奪之利名。無不貪縱之嗜欲。無不報

復之冤對。無不打算之機關。將普天下打就口舌凶場。是非惡海。人生六七歲稍有知覺。便見有過之人。十餘歲嗜欲漸開。便想作過之事。習慣成自然。遂以爲善爲靜。問奇事。而得過爲固然。竟有自少至老不曾作一件好事者。前唱後和。彼步此趨。何自而生思過念頭乎。此點念頭他人再替不得。天地鬼神明知其故。但不能教人猛省於無過之先。又不能任人放肆於有過之後。止得按律治罪。細加譴罰。天地鬼神。諒亦痛之惜之。而無可如何也。然此點念頭罪竟未嘗斷絕。忽然省悟。便思悔

過既思悔過便不爲惡既不爲惡自然爲善若既不爲惡又不爲善人心無此第三條路故太上問章言惡不言善言罰惡不言賞善也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未嘗云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有大功也所謂只有除翳法別無求明方大學之明明德孟子之存之六祖之見性都是在自己心地上淘洗得十分乾淨便是盡頭工夫不會另添出爲善方法也不思去惡而遷思爲善譬如人自糞溷中出來不取清水沐浴遂衣冠見客方且自詡曰我已妝飾齊整矣有不掩

鼻而過之者乎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箋曰薰蕕不同器邪正不並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荀子不揆於是非則有多岐之患不審於進退則有羸角之凶易是以君子務以道爲折衷也

繹義曰是道非道卽荀子所謂由其道與不由其道也太上之禁具於此篇其說見前

注曰道者人所當行之路是則進毅然必爲非則退介然自守周子曰果而確無難焉

不履邪徑詳案邪當作衰說文曰衰衺也謂衺曰衰不正也

箋曰野虞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爲防姦也禮君子之所由有義路有禮門惟其行之卓卓故能履之坦坦若大道甚夷而人偏好徑老子射邪趨疾鄭康成語橫奔失路楚詞一蹉足時終身莫贖矣

繹義曰禮祭義篇道而不徑正義曰正道平易於身無損傷邪徑險阻或於身有患論語雍也篇行不由徑正義曰行遵大道不由小徑是方也禮記正義所說見君子保身之哲論語正義所說見君子律己之嚴

注曰履邪徑而得焉是詭遇獲禽也履邪徑而失焉是多岐亡羊也君子遵道而行而已矣

不欺暗室

箋曰室有屋漏天有旦明審爾動靜及爾出王則出王事無幽而不顯行無隱而不彰是以顏回不改容於夜浴選援不變節於宵行葉抗甡新論劉夫惟盤盞盞之方寸自能止虛室之吉祥也莊子

繹義曰詩云尙不愧于屋漏毛鄭異義毛云西北隅謂之屋漏則謂當室之白日光漏入乃室中之明處也鄭云屋小帳也漏隱也正義申之曰屋漏

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則謂室中之暗處也此云不欺暗室於鄭義爲近矣歐陽脩暗室箴曰勿謂旁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扃神在無形後之君子尚慄斯言注曰室自暗心亦暗乎人可欺心可欺乎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坿錄于氏贊言曰進退以心言當仁不讓於師是道則進也見不善如探湯非道則退也凡邪徑必有最便捷最動人處使人神往爲其所誘不能出矣不欺暗室中庸所謂愼獨也勢之最便而事之

最易者莫如欺暗室暗室有二有形之暗室幕夜是也隱牆之處子梁上之君子所恃者幕夜耳無形之暗室方寸是也險而至於腹劍妄而至於褻算所用方寸耳暮夜之欺欺人方寸之欺自欺而同歸於欺天此善惡眞關頭學道眞本領如人身萬病之根本也知此病者一言藥之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積德累功詳案累當作纍說文云纍增也

褻曰無憤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緜緜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大戴禮蓋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廣積

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矣荀子

纍義曰周禮注曰在心爲德尚書正義曰操其業謂之功然則德功一也分內外言之耳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潛夫論曰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其在周易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正義曰地中生木始于豪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注曰有得於己爲德有益於人爲功德必積而後高功必累而後大心必誠而後德能積功能累

坿錄于氏贊言曰忠恕謙和步步存一分厚道是之謂德放出手段很行方便是之謂功積如積穀之積一日滿一日累如累土之累一層高一層功德本無兩途積累約有四種極與世人聚財相似無所求而積累者如富翁勤儉治生貲埒陶白一錢不用然舉天下梓澤蘭亭燕姬吳女照十乘之明珠高數尺之火樹無不踵門求售以他人不能出善價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唐之房杜姚宋宋之

韓范富歐是也有所求而積累者如貧人心愛一物欲買無資減衣省口今日積一錢明日積五分待至價錢如數所買無不獲者若欲別買他物又須重新積起近今之人有行之者哀了凡之三千功求舉人三千功求子一萬功求進士是也其或祖功宗德少年顯達者如陶朱公少子生長富貴既不知財所從來未免過於揮霍揮霍莫能禁也其如有時用盡何稍一撙節終身素封矣至於根基本來涼薄生平又多過失窮而思返悅悔洗心者如窶人兒生無立錐之地又因少年孟浪借債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妄費迨至衣食不周逋負叢集無可奈何忽然提起精神學作人家索債者見其如此反不便十分催促不消幾時漸漸豐裕迨其久也囊有餘金倉有餘粟雖極重利錢不難一時算清一手兌足彼債主亦歡然而去逋債既完餘者皆爲己所受用無所不可矣世人日日憂貧卻日日揮金如土無乃非長算乎

慈心於物慈心卽不忍之心物兼人物言

篾曰毛之在躬拔之則痛周書指之在臂齕之則啼壯子身且如此物亦宜然本之爲慈推之爲恩施諸

民則爲仁及於物則爲愛皆心爲之也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淡仁者之壽考美意之延年荀子非其驗歟

繹義曰左傳正義曰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物也此卽慈心於物之謂荀子曰物也者大共名也春秋繁露曰物也者洪名也然則物之所包者廣兼人物而言之矣

注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慈爲三寶之首

忠孝友悌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篾曰臣之事君無逃於天地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壯子兄弟者其初一人之身也蘇洵語臣忠子孝兄友弟悌所謂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雖然吾竊謂君子之道四教孝爲先天下之大戒二莊子安親爲始孝經緯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春秋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未有孝而不忠者也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未有孝而不弟者也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荀爽對策而當時人才特盛忠孝成俗非崇本之效歟

繹義曰臣忠子孝兄友弟悌人道之大經也雖然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爲五倫茲於五倫舉其三何也曰三綱之中君臣父子爲重六紀之中兄弟爲親人能盡忠孝友悌之實則於三綱六紀無不處之得宜而百行固已備矣

注曰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遂有欺君而不顧者矣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好貨財私妻子遂有忘親而不顧者矣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聽婦言乖骨肉遂有鬩牆而不顧者矣誠能去人欲全天理豁然爲忠孝友悌之人則大本立而

萬善生矣

坿錄于氏贊言曰道書云世人學僊雖歷劫修行未易成就惟大忠大孝命終之日立證僊班如顏魯公既殉李希烈之難數年後其鄉人見公於羅浮山頂命寄家書書至有老蒼頭發視手蹟宛然啟棺寂無所有此大忠而證僊者也明世宗朝建金籙大醮主法張眞人伏壇奉表自子至午方起上問故曰此表須經文昌府因左右二僊官不到耳問僊官何人曰孝子姜詩董永是也此大孝而證僊者也夫人不忠不孝則天刑國法俱在不赦之條而盡忠盡孝上天眷祐如此天下豈有不願得僊之人乃不肯依此簡便良方鍊成九轉大還丹乎嘗疑忠孝乃臣子本分內事何以食報如此之隆只緣此二字人人曉得人人作不得身登仕籍未免富貴蕩其心年既長成未免妻子分其愛若將君父之恩想到親切著實處雖欲不忠不孝而不忍矣爲臣者想人生爵祿名位雖吾命所應得然此是何人掌握何人付與之物在朝廷一視同仁固非有私於我然豈私恩當感公恩遂不足感乎世間朋友往來受人一扇一簞之惠則必感

而思所以報之今受人之巍科高第紫綬金章而略無分寸酬荅無乃太薄情乎不但已也士子讀書不過農工商賈艸野謀生目不見九重宮闕似無君恩可言然試思一方之地崔苻竊據亾命稱兵則淫殺虜掠朝不保暮非賴朝廷之兵甲威福珍滅而安全之亦安能令四海之內居者朝起夜眠田廬無恙行者牽車放櫂水陸無虞坐享太平之福安家樂業以長于孫如此也卽使追呼徭役供頓艱難不猶愈於刀槍隊裏逃生風鶴聲中奪命乎念及此則僊夫牧豎織婦耕夫處處皆君恩

時時皆帝力何況讀書食祿之人不識一箇忠字亦可以少愧矣爲子者想父母生我何故有不孝者只緣天下有溺愛之父母亦有不慈之父母而從無望報之父母於是人子之心以其不望報而遂安焉不報矣報親之法無有窮盡然就常情論之畧竟以奉養顯揚二事爲主奉養之道各隨其力總計天下父母大約富貴者十一而貧賤者十九人到中年以後精神漸倦嗜好必漸多而謀生亦必漸拙所恃者都下少年爲之料理耳若聽其有求不得有謀不遂而感嘆歎慨不亦大可憐乎

貧人奉養亦非難事父母既處寒微眼界本來不大布素衣裁時新食品隨意一物皆可娛親所費原自無多得之已生歡喜況人雖極貧極苦未有終歲無一錢之入者但能先儘二八之用而後及其身而後及其妻子即竭力之道也若夫富貴之家即將父母所遺之物還以奉之父母不過略費一番調度體帖而猶不肯効此微勞也不但不仁亦太不才矣顯揚之事全要仰體父母望子之心人間名利雖非可必得之物然爲人子者即讀書而頻年下第力田而累歲凶荒貿易而連番折本而苟能刻苦埋頭努力服勤盡心營算置其身於可貴可富之地使父母意中常作一作封翁作財主妄想亦是養志之一訣爲人子而使父母無想之可妄則其心痂矣每見弟兄眾多家庭不睦者輒謂父母偏愛或謂父母勢利夫偏愛必有所以可愛之故勢利必有所以勢利之故堂堂男子何不發憤爲雄使父母偏愛及我勢利及我而反怨勝己之兄弟乎嗟乎子生三年之內懷中提抱口內含飴與父母何等親切偶然他人抱去即便啼哭思親乃日長一日日疎一日不但天性漠然甚

至反生許多求全責備父母之爲父母也苦矣

正己化人

箋曰表曲則影邪源清則流潔其身不正而能化及天下者未之有也素書曰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是故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也繼義曰正己者自修之學也化人者成物之功也未有不正己而能化人者也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正人也何有又曰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故正己化人事相因也荀子曰漸也順也漸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化人者豈必相督責哉

子夏曰師人以正孰敢不正莊子曰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注曰以忠孝友悌之事盡之己是謂正己使天下之人皆爲忠孝友悌之人是謂化人己不正則人無由化正己而不能化人則己之責亦未盡正己者所以體天地生我之心而不敢褻也化人者所以體天地生人之心而不忍棄也

矜孤恤寡

箋曰窺孤之意曾不知悲恤緯之心每懷無告是以君子之絜矩務在恤孤先王之敢監至於屬婦

惟施恩於不報其利博哉知發政之必先爲惠大矣

纘義曰鰥寡孤獨先王發政施仁所必先而太上之教首及矜孤恤寡者幼而無父老而無夫尤可憫也管子入國篇有恤孤之法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腠胜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其法詳善後世可仿而行之又有合獨之法其意亦主於恤寡然云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則古今異宜非可施於後世

注曰矜恤不是虛存此心隨吾力所能及而周給之保護之使孤子得遂其生寡妻得全其節善莫大焉

敬老懷幼

箋曰貴老謂其近於父也慈幼謂其近於子也禮舉斯心而加諸彼乃謂推恩己不欲而勿施人方能行恕蓋老安少懷之志天子非有餘匹夫非不足惟力行何如耳

纘義曰古者天子巡守先見百年者晉悼公之霸也年七十者公親見之傅曰王父天子諸侯且然況庶人乎是故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凡以明敬也至懷幼之文本於論語孔注曰懷歸也於義未密里仁篇懷德懷土懷刑懷惠孔注並訓爲安此亦當同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變文以成辭懷亦安也夫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君子之於牛馬如此而況於人故老宜安少亦宜安據周官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下六十以上野自六尺以下六十有五以上皆不給公上之事是即

老安少懷之義矣

注曰敬所當敬無侮老成人懷所當懷無弱孤有幼此不敢不忍之心也

昆蟲艸木猶不可傷昆單也古文作蜫從二虫蟲之總名也

箋曰帝舜使伯益掌艸木鳥獸而命之曰汝作朕虞書蓋以萬物爲一體也艸木有生而無知昆蟲有知而無義本荀子而皆秉天地之大德而生是故聖王以之立政政蠲不殺蟲舍蚳蝝山不槎蘖魯語方長不折禮君子以之律身

繹義曰商書曰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

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賈子曰文王之時德及鳥獸洽于鼈黿咸若蓋古帝王澤及萬物類如此是以魯里革之告文公也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鮞獸長麑麋鳥翼穀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抑又聞之穀梁于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昆蟲艸木其細已甚而猶不可傷餘可知矣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循其序而言也太上曰昆蟲艸木猶不可傷舉輕以見重舉小以例大也

注曰昆蟲至微艸木無知猶不可傷而況人乎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宜憫人之凶詳案憫字俗寫文云閔邪者在門也

箋曰惟狂未問克念書遂入禽門法言枯惡莫有悛容漸爲凶族第思修年之多暴非天殊於降才夜氣之梏亡是貴人之本性是故作凶事爲凶人左傳常人之所畏也賢人之所惡也聖人之所悲也

注曰人之凶惡者或氣質之偏或習俗之失迷其本性而不自知宜悲憫化導之不當忿疾子頑堋鍊于氏登言曰凶者凶惡之凶非吉凶之凶也凶人未有不得禍者故可憫憫之奈何勸之而已勸之奈何婉言開導勸也危詞警戒勸也不得已

而痛加懲責亦勸也有勢則以威行無勢則以智誘要在於至誠感動而已桐城姚司寇曰人能勸一庸人爲善世上便多了一箇好人能勸一惡人爲善則世上少了一箇惡人又多了一箇好人其功更倍昔杭州某生才而狡專陰謀取利尤惡釋道二教偶游靈隱寺值某禪師升坐說法遂酬酒大罵師下坐獻果茗甚謙猶罵不已師俯首遜謝俟其酒醒取所藏鐶盡質几上曰聞秀才好之願以爲贈其人色稍和受而去亦不甚謝師復送之出山行三里許猶不肯別其人始訝而問故曰老

僧捨不得秀才問何爲捨不得曰秀才如此美才老僧何忍大開兩眼看秀才入無間地獄其人不覺感悟盡改所爲此眞能憫人者也若與善人相遇則初見既無機械久交又可輔仁何樂如之至於鼓舞之僧揚之更不待言矣

樂人之善

箋曰君子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士元拔十失五猶足爲歡孔文舉去短僧長尚堪同調見本傳唯秉彝之良不異斯懿德之好無私猜之在陰自相鳴和易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同臭易乾文言豈有

差池左傳宣公二年宏長道業其在斯乎

續義曰善與凶對則善猶吉也說文曰善吉也是其義矣易傳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卽憫人之凶樂人之善之意言同患不言同樂從一而省耳韓非子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鄭康成注儀禮曰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樂與賢者哀戚之是聖人制禮亦本此意以爲節文而已

注曰爲善最樂樂其在人也猶其在己也物我無間

善根深而善果厚矣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箋曰枯魚在肆仰升斗之無由莊子窮鳥入懷望彈丸而知畏越壹事物猶如此人何以堪雖君子之固窮論語相煦爲義唯善人之在患弗救不祥語昔人所云飢食而寒衣墨子生死而肉骨左傳非仁心爲質者漢書曷能如此哉

續義曰此卽所謂憫人之凶也論語曰君子周急不繼富以急對富言則急者謂不足於財也禮記季春之月賜貧窮振乏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

暫無謂之乏絕雖有長暫其急則同皆所宜濟也危則以事言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相賙者濟人之急也相救者救人之危也然古人之辭多互文見義非窮之人必不相賙州之人必不相救也

注曰貧無以自存謂之急難無以自解謂之危濟之救之隨分自盡一飯可以活人不待有餘財片言可以生人不待有餘力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箋曰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

若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有虞氏盛德也
昔見尸子夫舜之立心如此所以和五典而無違教賓
四門而無凶人亦思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
亦若是而已

繹義曰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
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
荆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夫至無人之
見存則人之得失與己之得失尚何異視之有故
其始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其繼也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注曰見人得意當生歡喜心不可生嫉妒心見人
失意當生憐憫心不可生喜幸心視人如己則心
平矣

坿錄于氏贅言曰得失分兩種地位看局內之得
失譬如兩人同試瑣闈一人登第得者不自喜而
但悲其友之失失者不自悲而但喜其友之得此
非人情不可爲訓但能獲雋者不驕被黜者不怨
足矣局外之得失如人竝不進場乃見人之登第
而忌見人之下第而喜而其人初非與我有隙者
則吾不知其何心也推而至於錙銖絲粟之事莫

不皆然諺云憂人富自怕窮無非嫉妒之心爲之
也佛氏之教人也曰推倒人我山盤開煩惱礦呼
豈易言哉

不彰人短

箋曰蓋失數美左傳人之恆情是故接物之道不貴
其能察貴其能容君子賢而能容罷音皮知而能容
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穢荀子惟有容而後知德
之大也惟能容而後知量之遠也

繹義曰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吾聞與人交推其長
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然則彰人之短豈君子歟

抑又聞胥臣之告晉文公也教者因體能質而利
之者也戚施直鐃遽傺傴扶盧矇瞍修聲
聾聵司火淮南子倫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
之跖鍾强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僂者使之
塗是古之君子非惟不彰人短抑亦善用人短矣
注曰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故寸有所長尺有
所短隱而不彰所以全人之名

不衒己長衒說文作衒行且賣也

箋曰人各有能物各有伎深則藏淺則露舒張貿
物別造語行而且賣說文市人皆掉臂而不顧史記乃知

一得之不足倘，偏長之不足恃也。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史記。姬伋能非全才，尤當宏此遠謨也。

繹義曰：周單襄公曰：君子不自倘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斯言有旨哉！越大夫石買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說文曰：衛行且賣也。安有君子之守身，而爲負販者之行乎？禮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注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況急於自衒其所長，亦可知已。是以衣錦者尚絅，襄玉者被褐，坿錄于氏贊言曰：天下之最可恨者，莫如人彰我之短，我有短而我不自知，彼雖肆意譏誚，我心亦不服，我而自知其短，方且慚愧摒棄之不暇，而彼復戲談而樂道之，有不切齒而去者乎？天下之最可厭者，莫如人衒彼之長，人有長而我不知之，彼雖滿口矜誇，我心亦不信，我而既知其長，方且豔羨忌嫉之不暇，而彼復鋪張而揚厲之，有不掩耳而走者乎？庸人之情，大都如此，最足招尤，故宜痛戒，即有喜聞己過之賢者，亦但可以規本人，而不可以告他人，即有自愧弗如之賢者，亦但聽彼之服我，而我不可自言，此中用力處，無他，常將人己二字反照而靜觀之，自不覺見人之短而思護見己之長而愈讓矣。

過惡揚善，易大有之詞
過猶陪也

箋曰：大天之象，無所不照，大有之義，無所不包，君子法卦象以察物，而分善別惡，人無遁情，師卦義以容人，而遏匿揚，人皆喻志，公羊。此順天休命之道也。說本王弼

繹義曰：隱惡揚善，舜之所以爲大知也。說苑曰：言人之善，澤於膏澤；言人之惡，痛於矛戟，是以孔子之告于貢也，曰：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其在周易，遏惡揚善，著於大有之象，正義曰：大有包容之義，故君子象之，亦當包含。夫遏絕人之惡念，發揚人之善心，是即所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者，非但包含而已。

注曰：惡則遏之而弗宣，善則揚之而弗蔽，率天下之人爲有善無惡之人，所以順天休命也。

推多取少，推出雷反曲禮曰：分毋求多，雲笈七籤老君祭百藥曰：推多取少是一義

箋曰讓德之主也爭亂之端也魯國男兒尙和梨小孔疏安邱博士豈識羊肥甄宇當由欲者不多是以取之忘少本疏說知此者可以息爭可以興讓

纘義曰晏子曰富如布帛之有幅焉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旨哉言乎能守此戒人不厭其取矣齊人與子雅邑辭多受少當時儕其忠管仲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爲貪知其貪也然此乃豪傑跅弛之風非士君子之行矣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以此處人則可以此處己猶未也曲禮曰分毋求多此則君子所以自處矣

昔郇瑕叔術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曰不可四分之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是以見貴於春秋雖然推多取少者人之道也捋多益寡者天之道也故老子曰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注曰分毋求多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坿錄于氏贊言曰財之爲物天地元氣也堯舜之治不過阜財平天下之道不過曰理財人生世上非財不生自王侯以至於庸匄皆以財之多少分貧之豐儉自簞食瓢飲以及明珠白璧皆以財之多少分多少分價之氏昂自父母妻子以至萍水相逢皆以財之多少分情意之親疎厚薄況人之晴好各有不同至於財自沙漠苦寒之地以至海洋蠻獠之鄉有不愛財之人乎始生即霑襁褓既死又需棺槨有不用財之日乎惟其爲必不可少之物則有必不能多之數天下之財無窮無盡而一人命中之財不可增不可減此理之顯而易見者也用財之性各有其偏慳慨者一擲千金鄙吝者一毛不拔廉潔者卻之於昏夜貪橫者攫之於白晝夫慳慨之與廉潔固皆美名然慳慨而過則牀頭盡

而不可繼矣廉潔而過則晨夕缺而俯仰怨矣若鄙吝與貪橫相較所去甚遠鄙吝者不過識見淺陋錙銖如寶如蜂之護蜜如狙之藏果如稚子之懷餅飼豪不肖分以與人然尙是自保其所有故人極厭之而天不甚怒之貪橫者欲得其所本無則有不可限量者貪心一熾終無滿期如魚吞舟如蛇吞象兄弟爭而相鬬朋友爭而相訾以至強賊之殺人墨吏之枉法姦臣之賣國皆貪之一念爲之也篇中於貪財之禍危言申戒不啻再三然戒人之妄取而直教人以不取則又必不可行故

拈出多少二字，使人隨宜斟酌以爲取財之正道也。多少之數，本無定衡，貧者得一金，不以爲少；富者得萬金，不以爲多；賤者當得百金而止得十金，不以爲少；貴者當得百金而竟得千金，不以爲多。惟平心公道，度量吾應得之數而取之，不過其分，即取少之法也。大而居官之廉俸，小而傭工之酬直，莫不皆然。然人心患少望多，自然之情，但能隨緣領受，不起爭競校量，已自不惡，乃太上使人見多而反推之，何爲此不近情之論也？噫！有說矣！財之來也，其源不一，眼前可取之財，未必非吾命中

所有，然冥冥定數，畢竟無從稽考，萬一非吾命中所有，則漏脯鴆酒，其可飽乎？故莫如推之非吾命中所有而推之，固可以免過矣，是吾命中所有而吾誤推之，彼必將他途再至，慎勿不能忍而孟浪之。於眼前也，此在富貴者猶易，而在貧賤者更難知。其難而力爲之，使鬼神鑒此一點不敢孟浪之心，則雖地處艱難，當不至有不聊生之苦，信得眞守得定，則取少之道，即致富之道也。

受辱不怨（老君崇百藥曰受辱不怨是一藥）

箋曰：以白造細曰辱（鄭氏儀禮註）身本潔白，而隨以污辱，呂覽宜其怨矣。雖然，有義辱者，有勢辱者。犯分亂理，辱由中出，謂之義辱，詈侮捽搏，辱自外至，謂之勢辱（荀子）。義辱爲辱，勢辱不足辱，何怨之有？夫惟不怨，是以眞怨。

戴義曰：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辱固君子所不受乎？雖然，辨非有言，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嘗彼伯王且然，況士庶乎？說苑曰：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君子自有貴貴外物之辱，非辱也，何怨之有？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衙，三月不得，卻而自殺。斯人也，謂之志士，則可矣，非君子之道也。呂氏載之春秋，斯爲戰國之書，注曰：我無取辱之道，直諷於不知己耳，何怨之有？若辱由自取，正當動心忍性，發憤自強，怨人何爲？坿錄于氏贊言曰：謹案涅槃經言，昔有一人讚佛爲大福德相，或曰：何以見之？曰：打亦不瞋，罵亦不怒，非大福德相乎？今人不知此爲福德相，而本身

恥之曰受辱。傍人鄙之曰軟弱。此瞋心所以日熾也。不知辱不辱在彼受不受在我。問訣言而喜。是受詔也。問詬言而怒。是受辱也。心能不受。耳聽何傷。如火燒空。如風吹地。人當受打受罵時。但自念曰。彼來成就我福德相矣。榮莫甚焉。何怨之有。

受寵若驚

箋曰。高位實疾顚。（漢書厚味實腊毒。厚味實腊毒。）厚味腊毒。（漢書厚味實腊毒。）以上見周語。子家懷思於魯。人亦謀之。公子懼逐於秦。天所貸也。（左傳）蓋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驚。（晉語）雖危而無咎者。其三之乾乾乎。以恐而致福者。其初之

虩虩乎。易

繕義曰。老子有寵辱若驚之文。孔穎達於周易正義申其說曰。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斯言殆失之淺乎。誠如是也。患失之鄙夫能之矣。河上公曰。處高位如臨深危。責不敢驕。富不敢奢。吾有味乎其言。

注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寵至益戒。惕然若驚。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施恩不求報。（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論語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記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呂覽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淮南子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韓詩外傳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說苑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新序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春秋繁露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白虎通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風俗通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潛夫論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申鑒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中論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抱朴子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顏氏家訓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劉子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文中子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之世。施而不思報。其次。謂三王之世。施則望報也。老君崇百藥曰。施不望報。是一藥。（詳案施字之施古作𢘑。說文云。𢘑。敷也。施旗皃。非此義。）

箋曰。此太上之行也。天地有覆載之恩。父母有鞠

育之恩。然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者。（三國志）以天地之量大。父母之情深也。太上具天地父母之心。奪之不以爲損。予之不以爲益。愛之不自以爲仁。利之不自以爲義。所謂下知有之者也。其次奪之知損。予之知益。愛之爲仁。利之爲義。所謂親之譽之者也。（七經小傳）

繕義曰。莊子曰。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古者施於人而不得其報曰沈。得報曰浮。故管子曰。沈浮示輕財也。施恩求報。何其視財之重歟。施而不德。宋梁氏之風。君子所宜取法矣。

注曰。施所當施。豈望報乎。全吾不忍之心而已。

與人不追悔

箋曰。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蓋爲益之大。莫大於信爲惠之大。莫大於心。（王弼注）益而有孚惠而以心。何悔之有。唯不追悔。是以無悔。吉又何之矣。

繕義曰。說苑曰。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既以與人。何悔之有。孔子曰。有而不施。窮無與也。誠念及此。自無悔矣。

注曰。當與本無可悔。既與亦不必悔。心無係吝。則光明矣。

增錄子氏贊言曰古來施與當厄而食報非常者不可枚舉然皆是天相吉人冥冥獲福受恩之人何嘗必報稍存求報之念則善心全是私心稍動追悔之思則好意反成惡意矣嘗思禽獸猶知報恩焉有受人恩而不感之理不知天下最難堪者莫如德色德色一露感者生慚露之不已慚化爲怨矣昔有捕盜吏曾救一人之命後其人漸富而吏轉貧偶過其家舉家出拜留飲極恭吏酒酣大言曰汝非吾力則妻子婢僕及目前所見之物何一爲汝有今汝富而吾反貧矣何哉言訖遂宿於

其家其人計曰彼望報之心太奢報之不能滿其意不報禍必及我矣不如殺之遂絞其首嗟乎救人之命反以自殺其身彼人之凶惡固無論而吏亦豈能無罪哉可爲炯戒

所謂善人

箋曰禹佛善人左傳爲無惡也論語朱注行惡見樂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爲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成賈語然則季氏之惡已熟漢書五行志其中必苦國語東平之善最樂後漢書亦在乎熟也

纘義曰此言善人即下文所謂吉人吉與善同義說文曰善吉也吉善也

注曰善人不自知其善也實至名歸耳人皆敬之

箋曰人無有不善善人者民之望也君子見而改容小人聞而革面敬人者人恆敬之盛德之所致也

纘義曰禮記少儀注曰恭在貌也敬又在心然敬亦未始不以貌言皇侃曰肅肅悚悚是爲敬心拜伏擎跪是爲敬迹古之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儼然人望而畏之故曾子曰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子夏曰敬人以禮孰敢不禮

注曰孟子曰敬人者人恆敬之揚子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善人能自敬者也能敬人者也天道佑之

箋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郭璞引易云亦見太公金匱及說苑金人銘

善人天地之紀也左傳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纘義曰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皆主吉凶禍福而言故國語曰我非

韓史焉知天道佑之言助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國語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既爲善人則天道自佑之矣

注曰天之所助者順也

福祿隨之

箋曰福者天所錫也祿者人所受也好德錫福書令德受祿詩天之道也

纘義曰詩樛木篇福履綏之福履將之福履成之毛傳曰履祿也然則福履卽福祿古今語耳此言福祿隨之義本於詩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祿者

錄也上所以敬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人君以保王位爲福祿下民遇善時亦曰福祿詩正義言之詳矣

注曰書紀五福詩詠百祿爲善之報如影隨形

眾邪遠之遠于萬切

箋曰羲厭伊葉切不惠德勝不祥漢鬼不神於有道老子妖不作於守常左傳乃知庶疫剛猾剛邪也中文見兩漢書不傳在逐魁古魅字之殺改音亥而在制行之直方也改己大剛卯也辟邪之印以玉爲之見說文

纘義曰賈子曰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是正與邪相反也古之君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所見者正事所問者正言所行者正道然則邪惡得而干之晉文公見大蛇當道退而修政而蛇死漢武帝使越巫詛董仲舒而越巫斃是以淮南子曰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邪不勝正自昔而然鄙道元謂會參所居鳥不入郭非虛語矣

注曰邪不勝正

神靈衛之

箋曰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唯仁是福唯德是

依皆見左傳昔者三苗之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天神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見隋巢子是其事也

纘義曰曾子天圓篇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是神靈分屬陰陽然義亦相通故靈臺篇毛傳曰神之精明者備靈古之君子制行合於神明自有受福於神之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

注曰神依人而行

所作必成

箋曰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何休公羊注）

名將成而物敗之者僞也有所欲而天必從者誠也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徐幹中論）

纘義曰語曰善作者不必善成非作之難成之難也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韓非子曰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

注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神僊可冀

箋曰抱朴子曰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苦疑當作凶謂凶事也）周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疾妬勝己不嫉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僊可冀也（以上抱朴子文王陟而在上詩）歿爲明神（貢誼傳）黃帝合而不死（史記）去而上僊（莊子）豈虛語哉

纘義曰神僊之說不見於經傳然秦漢間相傳有宋毋忌正伯僑充尙羨門高之流則知古有此說矣神僊非有異術惟以仁義爲本是以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游逍遙之虛

注曰神僊者不死之名善者心之生道也彼見善不爲者心已死矣尙冀形之長生乎

欲求天僊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僊者當立三百善

箋曰天數十二（左傳）言一千三百非其次三當爲二字之誤也抱朴子曰聞之先師云僊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玉鈐經（鈐疑作鈐）曰人欲地僊當立三百善欲天僊當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以上皆抱朴子）冥諮甄命授曰積功滿千雖有過故得僊功滿三百而過不足相補者子僊功滿二百者孫僊子無過又無功德藉先人功德便得僊所謂先人餘慶其無志多過者可得富貴僊不可冀也

纘義曰一千三百當作一千二百惠氏已訂正矣抱朴子曰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游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然則仙之一名有此三等古仙字作僊從䙴䙴升高也其天僊之謂乎今僊字作仙從人從山其地仙之謂乎夫自來言神僊者不過坎離吐納之

功金石服餌之術而此篇獨以積善爲基可爲知本矣

注曰知求僊以立善爲本庶不爲方士所惑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弟一竟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弟二

元和惠棟箋 德清俞樾纘義 歸安姚學塽注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背音佩）

箋曰自此至殺龜打蛇皆承上大小數百事而言此統言之下乃析言之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磨碡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枚乘語）然則何以辨之曰福生有基福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同上）

纘義曰淮南子齊俗篇曰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管

子心術篇曰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是義之與理一而已矣故禮記曰理者義也非義而動其動也必不中乎理矣背理而行其行也必不合乎義矣

注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非義而動則所以檢身者疏矣背理而行則所以應事接物者乖矣此下所言過有大小皆當避者

以惡爲能忍作殘害

箋曰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功以聚斂爲貞此中行氏所以先亡也（新序雜事南子韓商

之道用民也殘養民也狹隘之於亂世可以徹利事平則受其禍矣（鶡冠子）昔人譬之廓革者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遠也（淮南子）

繹義曰說文曰能熊屬足似鹿能獸堅中故俾賢能而強壯俾能傑也漢書注亦云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然則能之得名本從獸而移之人夫人之異於禽獸以其存心也猶是勇敢強有力用之禮義則爲善用之爭鬬則爲惡以惡爲能則仍是獸之能而非人之能矣

又曰古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遠庖廚也夫於禽獸且然況於人乎乃以殘害之事而忍作之充其量必至如孟子所謂嗜殺人而後已縱虎入市以觀其鬬紂生炮人以聞其臭晉靈公從臺上彈人以觀其避丸北齊後主置鐵浴斛使人裸臥觀其宛轉號叫爲樂千古忍人如一轍也

注曰濟惡者不才乃自以爲能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乃作殘害而不顧乎噫其陷溺深矣

坿錄于氏贊言曰以惡爲能四字乃千萬世大小惡人受病之根也故列於諸惡之首人雖極愚未有甘爲惡人者人雖極愚未有不欲爲能人者止緣錯認能字所以念作愈差其始也曰能人有用不能人無用能人有人畏懼不能人受人欺侮迨其久也亦自知其爲惡遂儼然以惡人自居而不諱而文之以美名焉貧者以勢陵術制多得人財爲能而美其名則曰智謀很者以強梁雕險陷人害人爲能而美其名則曰辣手淫者以行姦縱欲誘人妻女爲能而美其名則曰風流佞者以逢迎欺詐爲能而美其名曰靈利譎者以造言生事爲

能而美其名曰口才諸如此類不可殫陳鬬豔爭奇以此相尚爲者居之不疑聞者習爲佳話於是偶有一二無智謀無辣手不風流不靈利無口才之人未有不笑指爲入世之棄材而趨時之廢物者矣及至事往報來蓋棺論定能人多矣而今安在哉嗟乎吾勸世人不如暫屈爲棄材廢物而自向到底一著處作工夫爲淡而有味穩而不敗也

又曰大而屠戮人民小而傷殘蟲鳥皆殘害也人皆有不忍之心何以忍作殘害須知忍字病根亦從以惡爲能生來長平一阬四十萬不過欲見其

善戕之能來俊臣定百脈突地吼等刑不過欲見其折獄之能庖丁所解數千牛亦不過欲見其奏刀之能也去其能心有不惻然動念者乎

陰賊良善

箋曰伯宗晉之善人而三郤害之郤宛楚之良也而無極讒之陰賊之禍烈矣然長魚僑訟而郤氏尸朝進胙與誦而費氏族滅（俱見左傳）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韓詩外傳）信哉

緝義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良善之人而賊害之非賊仁賊義之尤者歟荀子修身篇曰

害良曰賊蓋謂此矣況賊而出之以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巷伯之詩所深痛也

注曰良善之人不可賊也況以陰謀中之乎爲鬼爲蜮詩人歌之矣

暗侮君親

箋曰萬石俯當君食固西漢之家風子通跪頓父書實東吳之遺教（頓悌）唯敬誠之兼盡斯忠孝之無虧故戒以勿欺本純臣之事見其不是（陳忠肅語）乃逆節之階名義大防安得不於此謹之

緝義曰古之人不侮鰥寡況有君之尊有父之親而敢於狎侮乎說苑權謀篇曰侮上者逆之道也若乃暗行其侮如鼠之食牛至死而牛不知則犯大逆之實而或反得小忠小信之名是又侮之甚者矣

注曰陽奉而陰違面從而腹誹乘君親所不見而自便其私所謂暗侮也君者臣之天也親者子之天也心者己之天也天可欺乎

慢其先生

箋曰先生者先醒也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新語）少年喜謁前輩

新進每狎老成此何異醉而新厭殊無足與言者乎（鹽鐵論）

緝義曰論語馬注曰先生謂父兄也是先生本父兄之稱推而言之則長者有德者皆稱先生鄭康成注禮記曲禮篇曰先生老人教學者又注儀禮鄉飲酒禮篇曰先生鄉中致仕者是先生之稱通乎三達尊矣文選三都賦序李善注曰先生學人之通稱是後世稱先生稍濫然亦必學人乃稱之是以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遇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蓋事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豈可

陽致尊崇之名而陰存侮慢之意乎。

注曰先生不專是師下有恚怒師傅一條凡齒德尊而問道先者皆是慢所當敬既失長長之心又昧賢賢之義

叛其所事

箋曰牛馬維婁維繫馬婁繫牛委己者也委飼己者而乘焉乘服也公羊傳而況人乎納棄妻而論前婚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桑抱朴子斧鉞刀鋸之民周語猶知鄙夷而不屑之甯有輕狡反覆負恩徼利如漢之呂奉先晉之劉牢之者

纘義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處沙蘆以其拏從鼓子晉人數焉鄭公不名項籍漢史美之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亾子不得與焉自此義不明而朝秦暮楚之流接踵於後世矣

注曰下之事上凡以名分相繫屬者皆是不合而去可也叛則為大惡矣

詆諸無識

箋曰矜不能而教不及長者之行也若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名實不虧而能御眾狙之喜怒豈所以籠羣愚者哉莊子其愚我也子其弊我也子其盲我也列子善乎楞嚴經之語曰眩惑無識死後當墮無間矣

纘義曰司耜之掌三宥也一宥曰不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是無識之人聖人所尤矜憐也而欺詆之可乎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蔽天下之辨者不在辨而在訥彼以其無識而詆之者吾懼其卒矣君子則不然不惟不詆之而且善用之是以鬼谷子曰知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

注曰無識之人宜委曲開導之忍從而詆之乎

詆諸同學

箋曰君子之與人也面誦其短而退俾其長後漢書蓋責善為朋友之道故不厭箴規如內不相訓而外相譏非親睦也家語況明友之薄而已不得厚揚友之辱而已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戰國策記曰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交絕猶然況投分之友乎

纘義曰呂氏春秋曰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

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乃於同學之人加之詆誣此王厚齋所謂蘇秦張儀同學縱橫孫臏龐涓同學兵法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異乎君子之徒矣

注曰同學有過不而爲箴規而退相譏毀是誠何心哉

虛誣詐僞

箋曰詩云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械日生而姦僞並起上下相遁神奚自

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肩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盤庚有誥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矣是故有道之世人醕工麤商樸女重淮南子上下皆有恥德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日知錄虛而爲盈或承之益誣善之人其辭必游魏懲變詐垂爲定律魏分漢律爲詐僞律見晉書刑法志無載爾僞心勞日拙

繢義曰昔孔子思有恆者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其在太玄禮次三曰畫象成形字無成測曰畫象成形非其眞也虛誣詐僞眞何有哉善乎韓非子之言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質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劉晝亦云紅黛飾容欲以爲豔而動目者稀揮弦繁弄欲以爲悲而驚耳者寡由於質不美也故強歡者雖笑不樂強哭者雖哀不悲則亦何益之有矣

注曰言不信爲虛誣行不誠爲詐僞欺人乎自欺耳

攻訐宗親

箋曰宗有遠近同此淵源親有親疎無非瓜葛二字出後漢志及獨斷所當致其敬愛處以忠誠若因一事之

乖片言之忤遂翻然易志候爾甘心甚者加之攻擊發彼陰私以此施諸宗是自虧其本也左傳施諸親是自剪其翼也左傳捷則非功敗爲百喪南史反義悖德莫大於是

繢義曰左傳注同祖曰宗楚辭注同姓曰宗周官注親謂五屬之內及外親有服者凡在宗親理宜敦睦乃或肆其攻擊巧爲訐發宋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鄭孔叔曰失親患必至斯言可爲炯戒矣

注曰待族人當以先祖之心爲心而乃肆其攻擊

訐彼陰私，於所厚者薄，何所不薄哉？孤立無親，危弱無輔，外侮莫禦，獨斯畏矣。

剛強不仁。

箋曰：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戰國策）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左傳）強毅果敢而甚不仁，知伯之所以滅其宗也。（晉語）昔人謂不仁之賈勝，則強猛爲禍梯。（人物志）信哉！李昌齡傳曰：孔子以剛爲近仁，太上以剛爲不仁，言豈相戾哉？聖人所取之剛，剛於理者也。太上所戒之剛，剛於氣者也。（天錫此注即周子剛有善惡之說）

纘義曰：曾是強禦，詩人刺焉。強梁者不得其死，老

子戒焉。太玄曰：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故在謚法：剛強理直曰武，若剛彊而理不直，何武之有？仁者人也，相人偶也，以人意相存問也，人非人不濟，猶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乃託爲剛正強直之名，而不復有相人偶之意，視天下藐然若無足爲者，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乎。

注曰：不爲剛善，而爲剛惡，不爲君子之強，而爲強者之強，其無惻怛慈愛之意可知。

很戾自用。

箋曰：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迷。（徑隧）凶人好獨，（荀子）是以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荀子）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舍亂妄無爲矣。（荀子）窺角之羊，驚於進退，焚巢之鳥，終見號咷，雖很戾何益耶。

纘義曰：莊子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周書謚法曰：不悔前過曰戾，很戾之人豈足與言。書所謂自用則小者也。

注曰：愚而自用，裁及其身，況以很戾行之乎。

是非不當，向背乖宜。

箋曰：懷迷罔之疾者，行非以爲是，視白以爲黑，天

地四方無不倒錯，列子若猶是人也，亦道其常而已。好人所惡，而惡人所好，則拂性適以取災，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則處家適以致亂，是非向背之間，可不審哉。

纘義曰：釋名釋言語曰：是嗜也，人嗜樂之也，非排也，人所惡排去也，若嗜所不當嗜，排所不當排，則孟子所謂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荀子曰：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淮南子曰：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

又曰：古王者之建國也，面朝而後市，示先義而後

利也。天子之立也。鄉仁而倩藏。貴長養萬物也。向背之間。如何不愼。一失其宜。季梁所謂北面而持其駕而欲之楚也。

注曰。以是爲非。則宜向而背矣。以非爲是。則宜背而向矣。以此處事。鮮不乖者。以此擇交。豈有當乎。故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虐下取功。諂上希旨。

箋曰。君子之所當撫恤者下也。所當匡正者上也。以不教殺人謂之虐。以不善先人謂之諂。荀子殷民資以課最。豈是良臣。揆主意以扶非。抱朴定非俊

物。一事增制。永爲故事之循。一語聳恩。養成在上之惡。蠹國病民。誰之咎歟。

續義曰。管子曰。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大戴記曰。功以養民。是古之言功者。皆以利民養民爲主。未聞虐下而可以爲功也。帝舜有言曰。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以虐下取功。何功之有。

又曰。莊子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諂。希旨悅人謂之佞。希意也。凡工於行諂者。皆善希人意旨者也。故在上者往往喜之。不知諂之言陷也。上徒喜其諂已。而不知其陷己也。故荀子曰。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

注曰。民有財而暴斂之。民有力而苛使之。民陷於法而酷治之。以爲見才之地。此虐下取功也。不仁甚矣。君好名。則奉之以名。君好利。則啗之以利。君多欲。則悅之以聲色。以爲迎合之階。此諂上希旨也。不忠甚矣。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箋曰。先軫未報秦施。致罹狄難。子常惟思舊怨。遂殺荊尸。左傳蓋艾人必豐。是爲有禮。艾報也。舊惡不念。惟在古賢。論語是故大德滅小怨。左傳寬身之仁也。禮小怨置大德。周語刑戮之民也。禮

續義曰。善乎唐睢之謂信陵君也。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反是道而行之。則小人之尤者矣。故崔瑗坐右銘曰。施人慎勿念。受施愼勿忘。

注曰。不輕受恩。是也。受而不感。則薄矣。以直報怨。正也。念之不休。則隘矣。

附錄于氏贅言曰。人生世上。無一日不受人恩者。生則受父母之恩。就學則受師長之恩。富貴則受國家之恩。旅客受主人之恩。僮僕受家長之恩。以至親戚朋友。貧時一金。飢時一餐。皆恩也。一飯之

德必償范叔究竟是英雄手段然報恩以力或有未逮感恩以心何可忘之故太上不責人以必報恩而惡人之不感恩也受恩不感將此後更無恩我之人而我棄矣推而至於亂臣賊子弒父與君皆不感恩之一念基之也嗚呼豈細故哉

又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大丈夫於此須大著力量與之當下銷鎔不留纖毫其人而善也者則當如解狐之得舉勿以挾讐而蔽賢其人而不善也者不妨爲仁人之放流勿以避嫌而養惡朱子釋論語以直報怨所謂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

也何念之有況不休乎昔有某甲與乙有隙思有以報之不得鬱鬱成病將致不起乙知之往候直抵臥內百端疏解甲始釋然須臾覺喉中作癢忽出一蛇長已尺許使乙不疏解則甲必齎恨以死死必爲蛇螫乙致斃然乙雖死其魂魄依然人也甲則變爲異類矣不大可哀乎一切惟心造可危哉可懼哉若君父之讐又當別論

輕蔑天民天民出王制

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傳故曰天職曾曰天曾民曰天民秋官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重之至矣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書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傳

繫義曰天民之俑古矣伊尹自俑我天民之先覺者也孟子曰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列子揚朱篇俑孔子爲天民之追遽者桀爲天民之逃蕩者紂爲天民之放縱者蓋古有斯俑而俑之者各以其意爲之惟莊子庚桑楚篇云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斯爲得天民之實天民卽帝臣也達而在上則爲帝臣窮而

在下則爲天民古惟伊尹太公之流足以當之而後世若諸葛武侯之莊隆中亦庶幾焉天民之貴不知尊禮而輕蔑之正猶斥鴳而笑鳳皇矣

注曰民者天所生也輕蔑之是獲罪於天也書曰王司敬民況僚人乎

擾亂國政

箋曰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更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韓安國語乃或求治太急用人太驟東坡語以聰明亂其舊章憊怠易其成憲譬烹鮮而撓之治絲而棼之害家凶國

所傷實多。陸象先嘗謂天下本自無事。但庸人擾之爲煩耳。唐書本傳

繼義曰。百人與亂而必殺以用力者衆也。三年作舍而不成。以爲謀者多也。韓非子曰。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鄧析子曰。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而錘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

注曰。國有舊章。政有大體。苛細以擾之。則防弊而

弊且日滋。紛更以亂之。則變法而法無可守。新莽荆舒。前後一轍。

賞及非義。刑及無辜。

箋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不僭不濫。成湯之所以獲天福也。左傳賞無功謂之亂。晏子罰無罪謂之酷。素書亂則舉枉錯直。而民不服。枉錯直上酷則頗類放紛。左傳而民無所措手足。

繼義曰。荀悦申鑒曰。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憚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劉晝新論曰。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奸也。賞而不要難。賞不勸。罰而不明。難刑不禁。不勸不禁。則善惡失理。古人之致謹於賞罰如此。荀子曰。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呂氏春秋曰。賞過則懼及淫人。刑褻則懼及君子。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觀斯二子之言。則刑及無辜。親賞及非義。厥咎更甚矣。

注曰。賞僭刑濫。不特無以勸懲。是非之心安在哉。

坿錄舊說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即果有罪。尚當詳審。況可濫及無辜乎。蓋上帝之德好生。下民莫不貪生。爲政之人。上當畏天地鬼神。朝廷國法。下當念小民愚昧。無知入罪。事事留心。時時警懼。庶幾無過。譬如强盜者。刑之所宜加也。乃有司本欲諱盜而失主。喋喋不休。有司本欲諱强爲竊而失主堅佯焚殺大夥。則因强盜而刑及失主矣。又如衙役犯贓。刑之所宜加也。乃問官欲出犯人之罪。而被害證之太堅。問官欲入犯人之罪。而被害證之不力。則因蠹役而刑及被害矣。又如拖欠錢糧

者止不過責板柳示而已乃爲一已考成之故那
前補後剜肉醫創嚴刑酷炙致死多命蚩蚩之民
本無死法而死刑已及之矣亦有本人逃避刑及
其父母妻子刑及其朋友親戚刑及其街坊四鄰
其始原無殺之之心然箠楚之下往往致斃矣又
如貧民犯法干連富民稍動染指之念則必因貧
民而刑及富民矣又如無罪之人其始也本無加
刑之意乃或受讐家之託或因賄賂之故或奉上
司之命不敢不遵則刑及之矣又如初入仕途未
能深通律例乃自恃一已之聰明貿弄一時之小

巧揣摹臆斷三木妄施遇之者含冤負屈無可控
告矣又如官長本無殺人之心而皁隸故予重杖
或擊踣彎官長一時忽略往往致死者有之矣又
如酒後升堂血氣未定剖事煩惱怒氣未平此時
審斷公事苟非上智之人刑罰所加必有不能自
持者矣又如上官衙門貪圖安逸不喜親審止據
下吏招詳批定罪名或題或決一成難改後雖悔
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矣又如上官不
能耐煩一應解審罪犯非不躬親問理止云獄重
初情威嚴之下犯人悉照原供依樣結案殊不知

下司問斷其有司之廉明公直者固不待言儻有
性情執拗者有立意深文者有誤聽左右者有限
期迫促逼打成招者有情面屬託故入人罪者有
私怨小隙乘機下石者有不能聽訟淚坤寒責者
一時勒取口供便欲據爲鐵案每至解審之時不
許犯人改口官吏當堂厲之刑房私下又屬之禁
子於出監之時又屬之原差捕役解子人等於上
司挂審之日又屬之旁之以必不改口之威偪之
以立時置死之語犯人一到法堂刑具在前虎牙
在側惟將原問口供背誦如流以求稍緩須臾而

已犯人如此上官不疑止須數行勘語絞斬陵遲
在一筆周矣大約盖仕之始刑人未慣也乍然臨
之必有傷慘之情久久習之撻人如擊土石矣又
習慣焉殺人如刈艸菅矣嗚呼一笞簡而肩栗一
髮拔而色變已身人身疾痛疴癢甯有二乎古人
有言刑官無後蓋問刑之失有智力之所及而明
知故違者有智力之所不及而艸率結案者自古
及今冤報之速莫速於此爲官者不可不三思也
總之當權之人握符秉軸有所平反有所昭雪只
在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間耳而皇天后

士貫鑒臨之矣。

殺人取財（方言曰殺人而取其財曰賊）傾人取位。

箋曰殺人取財心計之臣也傾人取位傾危之士也心計之臣陷以濟其貪傾危之士姦以行其險此傳所云以讒愚貪賊事君而多殺不辜怨讐已多其能免乎。

積義曰康誥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暬不畏死罔弗憝孟子引而釋之以爲是不待教而誅者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然則殺人取財固三代聖王之所明禁矣。

又曰漢書田蚡傳欲以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險越而勝之也夫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卿之所以興也不相讓而相傾終亦必亾而已矣。

注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況陷人於法以奪其財擠人於危以代其位其能自全者鮮矣。

誅降戮服。

箋曰聖人不得已而用兵所以除蜂蠆蜻蛚邊疆也當其助虐侵陵罪當誅戮苟泥首歸誠宜推心置腹令反側子自安後漢書寿潏池之兵諒非民志烈昆岡之火亦豈君心（見西山語古人云誅降者殃及三世又云禽莫大於殺已降史記爲將者忌之。

積義曰牧誓曰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傳曰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正義曰兵法不誅降也荀子論王者之軍制曰服者不禽犇命者不獲順刃者生蘇刃者死呂氏春秋曰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聽者祿之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然則誅降戮服非古人用兵之道明矣。

注曰未降服則爲亂賊之黨既降服則仍朝廷之民業已受之復誅戮之匪直不仁抑且失信嗟乎。

杜郵之劍長平之阬也垓下之死新安之詐也李廣自剄幕下豈特不得侯乎後世如曹武惠者可以爲法矣。

貶正排賢。

箋曰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戰國策）是故進賢達能謂之大夫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白虎通）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妬妬昧之人國家有之則爲蔑孽荀子仁人見之屏諸四夷莊氏之酒酸抑有由也（韓非子宋之酤酒者有莊氏其酒常美或使往酤其狗旣人使者不敢往於是莊氏之酒酸夫大臣而旣有道之士此亦猛狗也）東周之行乞豈徒然哉（說苑

曰東隣子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當相六七年未當薦一人也

繹義曰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古文尚書易之曰簡賢附勢實繇有徒然則貶正排賢事相因乎夫方正不容楚所以亾不求賢以自輔晉所以替買誼曰正人什倍邪僻無由來劉向曰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周禮有廉正之文有議賢之典正而貶之賢而排之其謂之何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注曰正直之士惡其異己而貶斥之賢能之士忌其勝己而排擠之此李林甫盧杞一流人心事然

其效可睹矣

陵孤逼寡

箋曰青鎚發婦有子未孩蓬室蠭妻遺男始齔列子無中人之恆產卽天下之窮民帝王且欲施仁行路豈能無惻夫因利而弱人之孤虐人之嫠崔子玉清河王隸云惠於嫠婦丁度集韻嫠寡也是之謂賤丈夫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王莽

繹義曰釋名釋親屬曰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賖見也無夫曰寡寡踝也踝踝單獨之言也繹其名思其義天下之可憫者孰如孤寡乎弔死問疾以養孤嫗湯所以興也不敢侮鰥寡文王所以造西土也以孤寡而陵逼之古人所謂虐無告也不仁甚矣

注曰孤寡當矜恤也忍陵逼之乎孤寡易陵逼也乃以此爲能乎是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

乘法受賂

箋曰古文尚書呂刑曰五過之疵維貨維求馬融曰求請賕也漢法盜律有受賕枉法之科漢律盜所監臨罪至死又贓吏子孫不得察舉唐睿宗太極元年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

改元及南郊赦文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宋初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般貨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夏書曰昏墨賊殺貪以敗官爲墨見左傳三代以來罔不由此道者日知錄彼類貨媚民之徒卽不顧天理獨不畏國法耶

繹義曰記曰大臣法小臣廉此互文見義耳未有不廉而能守法者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甚至不問是非不辨曲直富者生而貧者死書云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可不

戒與。

注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國慮難逃。天網不漏。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箋曰。直者。刑所不加。曲者。法所不宥。有如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伯與坐獄。而范宣左右。（類對賦）遂使直如矢者。周內以深文。曲如鉤者。虧除於漏網。即絕請寄而馮臆斷。五聽已頗。僉受獄貨。而府辜功。庶尤必報。

續義曰。曲直。古語謂之枉直。孔子之告哀公也。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其告

季康子也。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老子亦云。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然則曲之與直。其可倒乎。漢桓帝之世。童謠有之。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其後梁冀李固之事。應之。遂成亂階。覓鑑漢室。是可鑒矣。

注曰。承上句而申言之。顚倒曲直。是棄法也。或以賂。或以情。或以勢。或平日恩怨之私。或臨時喜怒之偏。其爲枉法一也。

入輕爲重。

箋曰。廷尉者。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乎。（漢書）是以古之人。郵罰麗事。（呂刑）決獄折中。（韓詩外傳）所以卽天倫也。（王制）生滅而子之死比。（漢書）下刑而傅以上刑。（書輯小過）成大辟。加試欺。（陸明詔）薛宣傳）聖王不以怒加刑。天罰不極。其在是乎。

續義曰。衛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此法家之言。非聖王之制。韓非子言。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乃法家託仲尼之言以爲重。孔子必無是言也。呂刑曰。上刑適輕。下服。傳曰。重刑有可虧

減。則之輕服。下罪又曰。下刑適重。上服。傳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是知聖王之制。有減重爲輕者。亦有以重兼輕者。必無入輕爲重者也。與其入輕爲重。無寧出重爲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注曰。誤入人罪。是以人命爲戲也。故入人罪。是以人命快意也。報虐以威。殃亦凶終。

見殺加怒。

箋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古之聖王。或下車而泣之。或徹樂以悲之。誠不忍之至也。乃成

獄報囚輒加嚴暴家語祥刑之意安在乎孔子曰刑法一也忠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可不愼乎家語

續義曰太公六韜曰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又何怒乎鄧析子曰怒而便誅不必值罪子羔爲政刖人之足後有難刖者脫之曰斷足固我罪也臨當論刑君憮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之所以脫君也以是推之見殺而加怒死者有知其有深恨乎

注曰人無生而爲惡者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至身罹大辟求其生而不得此仁人所悲憫而不忍見者也敢加怒乎

知過不改知善不爲

箋曰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續義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淮南子曰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故太玄曰拂惡從淑救凶也雖然苟不知之君子無譏焉知過不改是謂暴無傷也知善不爲是謂善無益也荀子曰知善不信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

注曰改過爲善修身之要也不知者尚冀其知知而不改不爲則自棄矣

自罪引他他湯河切

箋曰郤克與韓厥分謗高允爲崔浩引罪古人直諒不以生死易其辭夫犯顏對諍乃其自取不思痛心刻骨反欲虛引他人以圖自免究之良與之

家何本鄭氏禮注雖遭毒手二字見吾書貫盈之罪終伏歐刀何見後漢書亦何益之有耶

續義曰禹湯罪己興也勃焉棄紂罪人亾也忽焉已實有罪而引他人以自解豈君子之道乎齊江敦有門客通臧利船自引咎魏崔光雖見誣誦終不自申曲直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也自罪而引他者可以愧矣

注曰自己有罪牽引他人妄思解免卒不可得損人利己仁者不爲也損人不利己智者不爲也壅塞方術

箋曰墨子游齊道逢日者中行在賈夢值巫祭會方士於旗亭（孫先生）問楚人於東市（司馬季主）皆能探抽冥賾參驗人區（北齊宗室）若乃斥以卑污比之賤役（日者列傳）至使知星宿者無望覆衣（諺曰知星宿衣不覆索廷尊者幾為奇精（音所亦通）人之蔽（句本君山）而盛德之累也宋忠賈誼前事可鑒者矣

繼義曰方猶道也方之訓道見於經傳者不可勝數然則方術猶道術也考漢書藝文志凡數術百九十家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是故大幽五行題曰神農長柳占夢本之黃帝至於風后孤虛談

門式法號非古僊聖之遺書不能疏通又從而壅塞之其亦甚矣

注曰方術如醫卜之屬有用於人而自食其力者非左道比也壅塞之何為

訕謗聖賢（宋本作賢聖抱朴子作聖賢）

箋曰仲任小子偏戚問孔之篇（論衡九卷）孫況老師獨有賤儒之論（見非十二子篇）亦恩非聖無法經有科條（聖無法見孝經漢律亦有是條何休注公羊曰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誓誓蔽明傳垂大戒誓毀賢聖者　且朝士之毀何傷日月萃兒之謗空笑蚍蜉（昌黎詩）祇見其不知量也（古文多祇通

繼義曰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然則聖人賢人所謂出類拔萃者也訕之謗之猶之獘罪於名教大矣昔孫卿子歷詆天下賢人以自是其愚其流弊為李斯呂氏春秋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為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辨若此不如無辨放言高論君子慎諸

注曰聖賢言行不知師法又從而訕謗之其愚可憐其妄可惡

坿錄于氏贊言曰聖賢統三教而言孔孟顏曾從

無訕謗之者然近時文人習氣多將四書成語及先賢名號編成歌謠諧語或拈為酒令或捏作鎚謎此即侮聖人之言也訕謗之罪莫大於此不可不知至於釋道二教其迹則與吾儒迥異其理實歸於一道家教人學僊以清心寡欲積功累行為主釋家教人學佛以明心見性去迷求悟為主千言萬語不離方寸修行此其說與吾儒致知格物正心之理何異乎蓋三代以後先王之政教不可復作元氣日漓殺機日啟人心日下爭名奪利如水之流好色貪財如火之熾六經四子之書昭然

只在而習焉不察視爲紙上陳言於是釋道起而有功矣夫病於此邪熱纏於膀理積痰結於胸膈尋常和平之藥投之不驗必用大劑寒涼之味猛加蕩滌庶幾汗出病已二教者救世之大劑寒涼藥也矯而過之以補吾儒之不及者也以利名爲枷鎖以富貴爲火宅則人之爭也庶乎其少息矣韓昌黎之詆佛也指其教曰誘人念佛求福夫念佛以求福此田夫鄙婦市井愚氓之所爲貪昏狡詐之酒肉和尚誘之而非牟尼誘之也劣秀才行止不檢而歸其咎於孔子可乎哉三乘十二部

何嘗有一語教人求福哉梁武帝問齊僧布施有何功德達摩訶之曰實無功德教人求福者如是乎乃知昌黎見其迹之爲異端遂痛排而力拒之固未嘗讀其書而會其旨也程朱則讀其書會其旨而從門戶起見耳釋教盛於道教故闢佛盛於闢老然而諸儒之斥二氏要不可以爲過何也身爲大儒志在取孔孟之道而修明之不得不嚴絕殊趣異軌之學如齊晉大臣日以伐秦滅楚爲念雖未必得志而其心則忠矣儻佛有靈固不慍其詬己也若略無一知半解而妄言詆誚是以本國之輿論而設罵他國之君王多見其不知量矣程子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夫楊墨之道一孟子辭而闢之廓如而佛老之道千百世名賢大儒輩起苦爭而不勝者豈力不足哉其理固不可奪爾使其說果足以誤人天必不使西方東土海外塵中處處流傳以誤人於千萬世也詆誚之者胡爲乎侵陵道德

箋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曰道德者得也道生萬物有得覆有故名德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下

士聞道大笑之此侵陵之所由至也抱朴子作傷殘道士義亦相近戮鼓琴之于吉孫策謬誅捕屆鄴之左慈曹瞞無識豈異術之士亦有不可誣者也

續義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夫道之大也德之尊也如之何其侵陵之凡好陵罵人者列子所謂陵誶也非君子之道也陳成子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況敢侵陵道德之士

注曰道德之士所當尊敬反侵陵之此小人之有

勢力無知識者耳。

射飛逐走發墜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箋曰宋齊邱化書曰禽獸蟲蟻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慎烏反哺爲仁雉惠胎爲義蜂有君爲禮羊跪乳爲智雄不再接爲信若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爲言非禮也敎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殪彘之欲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爲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爲長鯨之與巨鼈也胡爲自安焉得

不恥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續義曰古者獵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鴻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是以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鼈鱓獸長麛麋鳥翼穀卵蟲舍蚳蝝番庶物也剖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

注曰天地之間飛者走者蟄者棲者穴者巢者胎者卵者滿眼皆生機也有人於此射之逐之發之

驚之墜之覆之傷之破之滿懷皆殺機也殺機日熾生機日滅此其人與生鄰乎與殺鄰乎。

願人有失。

箋曰願人有得未必得也願人有失未必失也而滅否分矣今有燎者於此一人奉木將灌之一人操火將益之功皆未至雖然吾嘉彼奉水者之意而惡夫操火者之心也聖子願人有失亦猶是耳。

續義曰三代鼎鐘皆出於聖人之制其款識不曰永用言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是故喜得而惡失者人之情也一物且然而況其大者乎且人之失

於己何益明人之薄而已不得厚揚人之辱而已不得榮祇爲識者之所笑耳

注曰人有失於爾何益人不失於爾何損徒壞爾心術耳人願爾失爾甘之乎況人之失不失不由爾之願不願乎。

毀人成功老君說百病曰敗人成功是一病

箋曰陳湯斬郅支班超定西域厥功茂矣而匡衡一言卒從吏議李邑盛毀遂去其妻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哉然史傳偉績高此兩人人笑李匡至今齒冷毀人者安在耶。

纘義曰釋名曰功攻也攻治之乃成也夫功而克厥於成其亦非一手一足之烈矣成之難毀之易君子惕焉易象傳曰汔至亦未繘井未有成也羸其瓶是以凶也正義曰水未及用則井功未成世之毀人成功者其能無羸瓶之凶哉

注曰人有成功而毀壞之既傷賢豪之心又誤國家之事

危人自安

箋曰勢有難全者則濒人於危而弗顧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乎此也豈知天道好還危人適以自

危越絕書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爲抱朴子曰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

注曰人之欲安誰不如我忍危人以自安乎危人者人亦危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坿錄于氏贅言曰陶南村輟耕錄載至正閒有四人山行暴雨大至共避土洞中未幾雨止有虎突至洞口據地怒視久而不動中一人素黠三人計虎若不得人焉得去因紿黠者曰若最勇當攘臂先出吾等踵若後共拽之可立斃也黠者猶豫未決三人從後力排出之虎銜置洞外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崩壓虎奮迅而去三人皆死黠者獲全此危人自安之公案也洞崩而虎去則虎之來也非飢而求食明矣使三人協力奮擊未必不皆生使黠者堅避不出未必不亦死天蓋知三人之機械傾險惡貫已盈故於性命呼吸之際復逼出其機械傾險之心而使之求生而得死是黠者之同行暴雨之大至皆天意行乎其閒不止戾蟲之爲神差鬼遣已也使虎攫人而去則三人必且自喜其知巧才能以爲得算豈復念黠者之身碎於齒牙閒哉然舍危就安情理之常而天心惡之者何也

非惡其自安也惡其危人也人生所歷大而兵刑生殺之下名利得失之場小而跬步之往來片時之居處莫不有安危之判焉苟但知有已不知有人則殺機伏於中可以無所不至使其計得行則譎者皆高枕而愚者無噍類矣豈知安危之幾畢竟不容人識破太行之車呂梁之舟未必盡皆摧毀而房屋莞簟之閒容有殺其身而不覺者則所趨者未必非險地而所避者未必非坦途也平其心於人已之閒而慎以行之則隨在皆成磐石而境之安危可以不論矣

滅人自益。

箋曰。孔子言。不祥有五。損人而益己。一不祥也。（語序）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墨子損人而益己。乃盜賊之心也。吾聞釜鼓滿者人概之。人滿者天概之。（管子）可不懼哉。

繽義曰。公羊傳曰。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燕策引古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夫人危矣。己未必安。人滅矣。己未必益。貢雀螳螂。所宜深鑒者也。

注曰。正與推多取少相反。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以惡易好。

箋曰。好讀爲和好之好。數世之與國。一朝而背之。盟心之密友。轉眼而讐之。非惑於利。卽搆於讒。獨不思同好而棄惡。（左傳）福之基也。與惡而棄好。（左傳）禍之胎也。造乎兵已交而莫解。怨已積而難排。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左傳）

繽義曰。同盟之人。咸歸於好。齊桓公所以命諸侯也。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詩人忠厚之意。蓋如此。不相好而易之以相尤。其謂之何。楊子曰。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君子愼所修焉。

注曰。本相好也。易而相惡。凶終隙末。豈君子之交乎。

以私廢公。（老君說百病曰。以私亂公是一病。）

箋曰。倉頡之作書也。自營者營一謂之厶。（古文私字。背厶者謂之公。）公厶之相背也。倉頡已知之矣。（韓非子）是以君子不以一己之私情。妨天下之公理。忘私者也。（淡書公滅私者德也。尚書以公滅私害公者逆也。詩毛傳君子不以私害公者惡也。）託公濟私者賊也。

繽義曰。申鑒之論政體也曰。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飾。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世之以私廢公者。宜思此言。

注曰。便私圖而不顧公家之利病。徇私意而不恤公義之是非。立朝居鄉。無一而可。

竊人之能。蔽人之善。

箋曰。人有能而吾竊之。可恥孰甚焉。人有善而吾

蔽之，不祥莫大焉。且而不問揚善者無續，（記禹設謂揚善者有後乎，凱圓以伯宗之賢而遇讒三刖，揚善者有後乎。）賢以張湯之酷而珥貂七葉，揚鄉據輩者之言也。（梁設梁以張湯之酷而珥貂七葉揚鄉據輩者之言也。漢書）見寬之奏也。

續義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竊人之能乎。孔子曰：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顏氏家訓曰：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倅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為己力，雖輕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

又曰：孔子曰：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夫人有善而蔽之，所謂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也。漢詔曰：蔽賢受顯戮。

注曰：人有能而盜竊之，其無能可知。人有善而掩蔽之，其不善可知。何不見賢思齊，曾益其所不能，取諸人以為善乎。

形人之醜，訐人之私，（李傳以醜形人之醜，訐人之私為醜行）

箋曰：因戲而形容人之醜行，戲而虐矣。因爭而攻發人之陰私，爭而亂矣。狀之逼真，令人失笑，能無折終身之福乎。揭之無遺，令人掩耳，能無殺身之禍乎。

續義曰：鄙夫鄙婦會於高陰，明日或揚其言矣。此醜之不可掩也。小人間居為不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此私之不可匿也。雖然，老子有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夫醜亦人之醜，私亦人之私，於己何與乎。自儒者以精義自命，以求勝為心，於是形人之醜，訐於禹鼎之象物，訐人之私，託於春秋之誅意也。適足傷於高而薄於行矣。於鄉

曲之儇子何議。

注曰：人有醜行，極意形容，人有陰私，盡情攻訐，天怒人怨，殺其身有餘矣。

坿錄于氏賛言曰：人非禽獸，孰無顧恤體面之心。知其醜而故形之，其毒與孫皓之鑿人目剝人面皮等。人非聖賢，孰無不欲人知之事。知其私而故訐之，其酷與紂之剖心刳孕等。古人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又云：察見淵魚者不祥，此培養元氣之大端也。嘗見朋友聚語，言不及義，往往以得人隱情，如其秘密

爲能事其甚者且誤人用閫箴褒之事以爲笑樂輕薄成習言者聽者皆恬之亦嘗念當之者之痛纏骨髓乎明末吳下有秦生者力學多才尤工歌詩樂府惟好作謔語諸世或見人形貌陋劣識面而一詩立就或問人作事可笑入耳而一歌已成其窗友貪緣入津作游庠詩一百韻賀之其鄰人帷薄不修作黃爲兒十首贈之繪影寫風窺工極巧流播遠近因此屢遭困阨晚年病瘡發狂自啖其腐取刀劃舌嚼而吐之娛達戶外又取斧自斫節節支解破胸裂腦而死嗟乎秦生未易才也以

此才而講學論道吾知其能入濂洛關閩之室也以此才而勸善導俗吾知其筆鋒所指華雨繽紛也即不然而得詩人之正自寫性情吾知其不難分七子三唐一坐也以閭巷之才爲自殺之具何異以隨侯之珠彈雀以太阿之劒刈薪也悲哉悲哉國家立法惟弒逆者陵遲處死秦生之死更慘於陵遲矣快一時之筆舌而其罪超於弒逆之上天下之形人醜詆人私者能不毛髮悚然乎

耗人貨財

箋曰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史記有耗之者也手編葉子金牌子格戲產盡於今朝本自詩與金注十始於明后今朝快意盡昨日破產貧巧笑市門貧窮於夜合齊桓公事惟匪人之是比易豎之子之無良治彼擾民應坐周官之嘉石方之碩鼠宜愬漢室之爰書

繹義曰鬼錯有言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是以武有七德豐財其一非豐己之財乃豐人之財也不務豐之而務耗之或倚勢力而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或恃心計而乘井農人要射時利使彼終歲勤動而積之不崇朝而散之有不干鬼神之怒者乎

注曰迎合人好而以游蕩耗其財激成人怒而以獄訟耗其財耗在人則利在己小人之心也

離人骨肉

箋曰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兄弟相傾也淮南子子胥謀桓魋隱危豎牛奔仲叔孫卒費忌納女楚建走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衅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漢書

繹義曰骨肉之恩粲而不殊離則不群莫大焉淮南子曰水火相憎辭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

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昔李義山之賦怪物有讒
讒焉曰讒讒之狀能使親爲疏同爲殊使父睚其
子妻羹其夫烏呼可畏哉
注曰骨肉之愛人皆有之小人從而離間焉非借
以洩忿卽因而圖利此逆天害理之尤者
侵人所愛
箋曰貨不好不能爲禍周語古人以不貪爲寶左傳譬
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非不欣然接之去而
不復念也東坡語虞叔之劍桓魋之珠左傳玩之者豈
非長志求之者適啟戎心

纘義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
之爲人也甚愉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
短者故能久也夫以一蓋之微而聖賢相與之深
也然且不敢輕假焉卽有侵人之愛者乎李文饒
之賦通犀帶也其辭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
滅而垂棘返莊武殘而龍劒飛先哲所以周義則
服防忠以微昭侯委佩而去宣子辭環而歸其可
爲侵人所愛者戒矣
注曰人所愛也已何侵焉君子當爲韓宣之辭環

無爲虞公之求劒
助人爲非
箋曰佐讎者嘗佐鬬者傷鬬語故君子成人之美不
成人之惡成人之惡是佐鬬也無乃傷乎且小人
爲不善未必被猖惟有助之者則同惡相濟如市
買焉左傳幾於無忌憚矣漢律名有功有意助人爲
非功意俱惡漢書抽腸剜肝顏氏家訓非不幸也
纘義曰立是廢非古之道也君子之與人也將以
講去其非而趨於是也非而助之無是非之心矣
語曰無助天爲虐夫助天爲虐且不可況助人爲

非乎
注曰人爲非義不能止又助之旣陷人於惡已亦
受其不祥
逞志作威
箋曰其脅彌高其志益下淮南子志安可逞威如之
吉反身之謂也易若依勢作威書志乃逞矣語曰
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說苑敖不可長禮其
能久耶
纘義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
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待

下人莫臨之，如之何遂志而作威乎？遂志究欲倚勢作威，譬之其猶豎狗之瘈矣。

注曰：志不可滿，臣無作威，欲遂其心，何所不至，揚子曰：或威滿頭，小人所長也。

辱人求勝。

箋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老子況辱人以求之乎。屈王孫於牖下，困張祿於廁中，非愚則妄，易不云乎：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吾見多陵人者皆不在矣。石經左傳

續義曰：楚薳啟彊有言：聒匹夫不可以無備，蓋好榮而惡辱者人之情也，我務辱人，人亦務辱我矣。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是以有晉陽之難，禮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君子求勝己，不求勝人，故求不辱於人，不求辱人。

注曰：彼君子邪，不可得而辱也，彼小人邪，不知所謂辱也，以此求勝，未之前聞。

敗人苗稼。

箋曰：水有曲壅，曲防壅泉王法所懲，田卒污萊，詩人所歎，蓋良苗肥稼，上可薦宗廟，下以厚民生，重之至也，若慢棄而奪諸水，戰國秦牛以踐人田，今尚此何異殺宅而禽誅也，明犯禁受罰，固其宜耳。

續義曰：昔刻以六月發民逐禽，民諫曰：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旨哉言乎，是以漢章帝詔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驒馬可輟解，輟解之，夫帝王之行，猶戒慎如此，況士庶人乎，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先儒以恃寵虐民，非之，高柴之賢，以此一節蒙譏千古，可不謹歟。

注曰：或水旱害戾，利己而防人，或馳驟踐躪，狼藉而不顧，皆罪也。

破人婚姻。

箋曰：媒氏掌萬民之判，冰人合二姓之歡，雖雨喜何惜，兩媒，雨喜見雅子戰國策曰：周鼎腰媒為其兩無也，醫音僖，然非媒必多喪耦，皆見左傳所當慎之始也，若夫初聘而強委禽，左傳已歸而嗟分鏡，本張籍詩非辱於強暴，即奪於亂離，更有絲蘿將結，一語而致參商，伉儷方諧，片辭而興崔角，皆害倫敗義，不可之甚者也。

續義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是以周公制禮，有媒氏之官，管子治齊，有掌媒之職，誠重之也，夫婚姻之

結義無過迫彼則尚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託而以一言破之斯言之痛甚於矛戟矣夫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乃或巧為謊搆致相仇離生抱失合之憂死逆同穴之誓人之無良一至此乎凡朋友受妻子之託有司聽男女之訟尚其慎旃注曰或將成而一言以敗之或已成而百計以間之就令本非嘉耦亦何預旁觀事況懷挾私意而使玉潤孤立珠明暗藏其心之險毒甚矣

苟富而驕

箋曰孝經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家敦而富志高而揚戰國天奪之鑒左傳鬼瞰其室矣漢書史鰌傳富言富而不驕者鮮矣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左傳富斯驕驕斯亂亂斯亡禮記

緇衣曰子曰富以苟不如貧以樂是富固不可苟也苟而得富又以驕人其可乎說苑敬愼篇曰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烏呼可謂深切著明矣

注曰富以苟不如貧以樂苟富不足道況敢驕乎

不有奇禍必有奇辱

苟免無恥

箋曰成仁取義烈士之壯心喪廉鮮恥大臣之大戒三代以來其風甚古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傳譙鬼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若狗彘而不知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為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日知錄

緇衣曰子曰眾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仲子曰生以辱不如死以榮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昔者衛國亂高子皋出走郭門閉守門者曰於彼有缺子皋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皋曰君子不隧若苟免而無恥則何所而不可注曰臨難毋苟免苟免無恥是自謂得計也心已死矣貪生何為

忍恩推過詳案忍古作刃列子淮南漢書皆作刃

箋曰忍非已出而妄刃之刃古文認見漢書過實在我而強推之任德不任怨已掠其名誰執其咎韓愈論貴篇恐居德者居德出易德之涼也避怨者怨之府也涼德怨府皆見

左傳

纘義曰郭象之注莊子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霑澤者不謝淒然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大哉言乎人能以此存心則何認恩推過之有乎淮南子曰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有小丈夫者欲使恩必歸己過必歸人子夏有言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吾見其徒勞而已矣

注曰恩必己出幷其在人者而認之過則人歸取其在己者而推之心勞日拙人可得而欺乎

嫁禍貢惡

箋曰共仲殺子般而歸獄於僕人公羊傳孟德行小舛而借死於主者曹瞞傳古來機械變詐之事甚深而難測然孟氏之賊曹氏之姦天下莫不聞者抗牌食僧之禍慶父抗帳經而死不在其身則在子孫可不畏哉

纘義曰楚昭王之時有雲夾日而飛太史州犁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戒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昭王不可孔子曰知道乃世之小人惟知利己移禍於人若嫁女然

歸惡於人若賈物然烏呼己則嫁之誰其取之已則貿之誰其貿之莊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而池中魚爲之殫事固可以若是悉夫

注曰禍患則移之人若嫁女然罪惡則諉之人若賈物然陰賊險很天可得而欺乎

沽買虛譽詳案說文云秦以市買多得爲爲引詩曰我馬唯駱金器玉篇曰爲今作沽爲乃沽之訛了

箋曰羊質虎皮視草則悅見豺則戰沃魚質龍文遭水即喜遇貓即悲抱朴子名實之辨也先輩謂好

名與好利者相去不遠蓋沽名亦以爲利也然虛名一敗萬事瓦裂其害有甚於謀利者故荀子謂盜名不如盜貨

纘義曰越絕書曰名過實者滅韓詩外傳曰名過其實者損是故虛譽乃君子所畏也顏氏家訓曰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吾人誠不能忘名亦當以立名爲事豈可竊哉其在周易中孚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傳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注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忠篤內喪華美外揚虛聲無實何可久長此可爲沽譽者戒矣

注曰虛譽雖隆實德則病恥莫大焉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危亦甚矣避而去之且不暇況用術以沽買之乎

包貯險心

箋曰書難壬人畏孔壬壬者象人裒妊之形說文包藏凶惡之人也壬人之行潛姦隱匿厚貌深情其藏之也如含沙伏弩雖男者不能然也然猶明也義見淮南其發之也則入肉貫胸雖強者無不斃也其術之工雖殺數十百人而主名不立甚矣其險也

續義曰劉子新論曰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至於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裏非可以算數測也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喜不必愛怒不必悁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烏呼知言哉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發戈矛於談笑之中布陷阱於揖讓之地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涉世之士可弗慎諸

注曰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凡陽恆易易則易知凡陰必險險則難測心之易險即生前之天堂地獄也死後識神不昧各隨熟處走耳

挫人所長護己所短

箋曰良相之愛才也一藝必庸小善卒錄君子之制行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夫誇己之長乃挫人長揚人之短始護己短詘幽蘭不可佩服芰荷蘇糞壤以充幃眾芳蕪穢騷離騷賢士無名徒工讒不善是揜如見肺肝卒亦何益之有哉

續義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崔子玉所銘坐右者也人有長而挫之己有短而護之非君子之用心矣金樓子之戒子也曰有善鮮不自伐有能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然則挫人而護己何益之有

哉荀子曰無用吾之所短遂人之所長斯善於自全者矣

注曰人所長而折挫之其無愛才之心可知己所短而回護之其無自強之志可知

乘威逼脅

箋曰威者權也勢也權勢之所在爲福固易爲禍亦烈逐君側之惡人志父豈能無罪趙鞅事見公羊左傳鞅曰志父無罪徒雒都之黎庶太師莫怨然臧宣叔卓至於武安請魏其之田破石奪五百之婦兩漢皆跋扈鴟張不義之甚者也

續義曰漢買山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是故乘威迫脅者不仁之甚者也爲其所迫脅者側目而視側耳而聽重足而立屏於溝壑而不能自存顏子曰爲窟則啄獸窟則攫人窟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窟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吾見其立敗矣

注曰不服人以理而脅人以威人即強從已獨無愧乎

縱暴殺傷

箋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荀子古之道也乃有人頭羅刹殿上蒼鷹任雕面惡少爲爪牙史五代召名鵶猾吏與從事史艾夷若神左傳又見庾論報如居信袁江南賦論師古曰書漢豈知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也嚴安語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庾定安之家門不增一口庾翊王溫舒之族滅豈踰三冬漢法論冬則放戒之戒之孟子

續義曰古者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雖於禽獸猶不敢多所殺傷況人乎乃後之居民上者如狼牧羊考一連十考十連百義縱一日殺四百餘人尸賞捕輕薄少年數百人盡內虎穴中縱暴

殺傷一至於此虎哉虎哉角而翼也

注曰脅從罔治王者之師也胥災肆赦王者之法也人臣爲國愛民當知此義若統兵則殺人盈城斷獄則血流波道暴亦甚矣試思古來猛將酷吏有能全其身保其子孫者乎

無故剪裁

箋曰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今則不然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其爲衣服不爲身體皆爲觀好單財勞力殫同罪歸之於無用荀見此買誰所謂百人作之不能

衣一人欲天下之無寒不可得矣

續義曰太公金匱載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古天子之尊猶惜一衣今乃士庶之家衣阿錫而曳齊紈矣抱朴子譏惑之篇有曰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輩貴人眉逼方皆半額也余實凡夫拙於隨俗無所捐者未嘗易也誠以爲不急耳世之無故剪裁者宜思此言

注曰裂帛爲衣曰規人所不得已也東南風俗侈

雖已甚摧殘錦繡綺綸之質刻畫盡鳥獸蟲魚之形
綴之裙衫用飾婦女徒費物力何所取耶
非禮烹宰
箋曰燕以四膳養用三牲禮之所在烹宰所不廢
也至於平居當遵約儉重卿魚貶庖終能免禍公羊
大夫玉食必害而家書況乎多列庶羞聚羅珍怪
二字出舍靈龜而觀朶頤易弱之肉而強之食韓文
鄒子公之指唯堪染鼎左傳趙稚長之腹止用監厨
後漢書撰之古人無故不殺之禮不已悖乎左道中
有屠牛爲業者其人不食犬豕唯日宰太牢血模

黏懸肉格三字出周禮注莫敢誰何者此無他禁之之法
覓也案淮南子說山篇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
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亾之數以必亾贖不必死未
能行之者矣高誘注云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
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亾之
數然則漢法殺牛與殺人同科也故其時人不敢
犯今法輕於漢而欲使植穀之牛不入屠伯之手
烏可得哉李叔則愛牛說曰肉牛者十之三革牛
者十之三角牛者十之四天下於是無全牛矣此
論可謂痛切

緝義曰無故不殺禮有明文至於烹宰亦自有法
式周官內饔掌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注曰
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是古人於
烹宰非苟而已也後世務窮口腹烹宰之事多不
依禮寒芳苓之巢龜脥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
隱鵬漢南之鳴鶴一匕筯之間紅肌綺散素盤雪
落宮閒南史鍾岏之言曰鮓之就脯腊於屠中醢
之將糖蹂援彌甚苟有人心可以已矣
注曰人資物以爲養當撙節而保全之非祭非賓
不可特殺若祭所不當祭之鬼宴所不當宴之賓

與無故而殺同又物或死非其時如羊之羔豕之
豚雞之雛之類物或有功於人如牛之耕犬之守
之類皆不可殺且烹宰自有常法若任意剖割爭
新鬬巧使物受無窮之苦以快己須臾之欲慘刻
更甚在老贄之意不過曰天之生物以養人耳試
思人之異於物者安在而宴然食之乎噫佛家有
放魚子法如能於魚方別孕之時暫禁網罟所保
全更多但漁戶須有以安恤之使數月中不失生
理始得
附錄于氏贊言曰衣食之奉生人切身之事也苟

求取給原自無多肆其所欲何厭之有寒閭半夜軋軋機聲屠肆五更哀號入耳聞之痛心而忍用之無度乎姑蘇友人爲予言營中秋至虎邱山兒游人簫鼓震天錦繡匝地時杭州水月禪師適在吳門師素能前知因從容問曰風俗奢靡如此有何奇策使人還復樸素之習師曰雖聖人復起不能變也奢靡相尚如水之流稍一節省人皆鄙之即有樸素之人不能不化而紛華穢化刑罰兩無所用直待數十年或百餘年之後俟極天怒福盡災生兵荒疾疫相繼而作珠玉錦繡視好貴重之

物一時湯盡離散死亡溝壑不免其僅存者米珠薪桂衣敝履穿無論大家小戶朝不謀夕貲財罄盡既無營謀之方商賈不通又無貿易之法於是但求餬寒視敝縕如狐貉但求充飢視黎藿如珍羞習之既久絕不知天地間有奢侈事然後人心漸樸民風漸淳而世道亦漸昌剝復自然之理也其遲速久暫則視人心悔禍之淺深天心降罰之輕重爲之耳危哉言乎眼前之節儉惜福即他日求免飢寒之早計也有遠慮者大家猛省

故棄五穀

箋曰席間之飯仲悲嗽而無餘晉盤中之餐公垂咏而彌重（李紳詩試看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蓋食乃民天貨惡棄地其有太倉之粟腐見因陳畝首之糧或多遺穗豈知儉歲之饑康（四穀不升曰康）生於豐年之惰戾乎念及此幾欲量腹而食數米而炊矣

繫辭曰管子曰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又曰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魯哀公賜孔子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嚐桃重五穀之長也韓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是以古之明君賤珠玉而貴五穀今有一鉤之金人必寶而藏之乃粒米狼戾而不知惜史

傅西漢之末天下旱蝗至以黃金一斤易粟一斛宜何寶歟

注曰場圃倉庾之旁凡莛梧枰之側或信足踩踐或隨手拋擲甚至墮落汙蔵其罪更重亦念及凶年饑歲轉死溝壑時乎

勞擾衆生

箋曰君子之牧民也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府庭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皆見陸賈新書）烏呼仁哉（漢書若小人

之牧民也如養鬬鴈縻繩不得須臾甯淮南豈知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人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叫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皆兒鄧析子

纘義曰荀子有言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是以古之爲政者務安靜之不務勞擾之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文子曰上多事則下多態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揚

火而使無焚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撓水而欲其清

注曰輕動師旅妄興工役豈獨民不聊生卽馬牛之屬亦疲於奔命不仁甚矣

中國道教協會藏真

中國道教協會藏真

元和惠棟纂　德清俞樾纘義　歸安姚學堦注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箋曰冥諸言郁回父郁方回之父鬻也無辜戮人百口取其財寶殃考深重怨主恆訟天曹早以申對回法應滅門但其修德既重一身免脫于孫豈得全耶回當保其天年但悖道之事去之遠矣夫以郁道徽之賢一事不方幅南史猶蒙家訟爲家中人所況訟出冥諸者乎其下焉者乎

纘義曰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

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捣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捣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智彌縝其取彌精其智彌鈍其取彌猥然則人有財寶至破其家以求之非惟不仁之甚抑亦無識之尤

注曰此與大盜何異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老君說百病曰水火致傷是一病

箋曰水能反壤漢書火可燎原失則爲災蹈之者死

是以漢魏入殮必之律（晉書刑法志）帝王嚴決放之條。若夫開積水於萬仞烈猛火於積薪，抱卉（莊子）非姦吏盜以營私，即豐家積之洩忿，漂民居之室，其傷必多。焚旅人之巢，爲禍甚烈，夫夫也雖投昇河伯（南史齊超宗語）焚諸平莊（左傳）非過也。

繕義曰，鄭厲攸居，殷盤之言也，尚宅爾宅，周誥之辭也，尺蚓穿隄，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古人之所慎者，決之放之，坐使空桑之里，變成洪川，阿房之宮，化爲焦土，烏呼慘矣。

注曰，此則所傷非一人，所破非一家，罪更浮於盜

矣。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箋曰，君子不墮舊防，禮大人必矜細行，書東青齊之畝，難言物土之宜，毀重邱之瓶，未免閉門之詢（左傳）是知法不易常，怨不在大，惟有禮者可以免。

繕義曰，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乃規模而定，我從而紊亂之，人將何以圖功哉，是以荀子曰，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雖欲立，得乎哉，太玄曰，不度規之鬼，即誓之彼好紊人之規模者，其猶鬼矣。

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管子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行服連軺車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荀子曰，魯人以慎，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是以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如之何其損之，夫借邑人之車而鍥其軸，陽虎所以爲盜也，損人器物者，君子以爲有盜心矣。

注曰，敗人功於將成，窮人用使不利，知有己不知有人也，敗人者人敗之，窮人者人窮之，是自敗也，自窮也。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箋曰，名位相軋也，貨財相傾也，既惡其網民惡其上（國語）自然之理，雖然達而在位，豈非稽古之榮（桓榮傳）貨而多財（漢書）乃是善人之賞（論語左傳）若曠貴不久（漢書出自天公，奸富致殃（史記左傳）何干卿事（南唐書）設虛願而幸人災（虛願出周書及戰國策）非愚則惑也。

繕義曰，孔子曰，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反是而言之，吾知見人榮貴而願其流貶者，其人必不貴矣，見人富有而願其破

敬者其人必不富矣

注曰人之富貴以道得之天所祐也妬之而冀其失是逆天也如不以道得之天將厚其毒而斃之也忿之而恐其不失是欲代大匠斲也逆天者不祥代大匠斲者傷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箋曰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左傳見色而說謂之曰逆韓詩外傳慶封易內貪之斧鉞巫臣竊妻罪至族赤私於庚宗叔孫不食皆見左傳淫於魯宮郛顏伏鎖公羊傳申池之禍賊由閭職子貉之妹終喪羊舌左傳烏呼

今人宜鑒斯轍天有六氣降生六疾左傳亂自女戎晉女爲陽物晦時生蠱日入作慝天年喪志非鬼非食人生貿難皆見左傳受之以節易左傳清心窒欲坊遠厚別禮逸則忘善慾則有辟魯語送目治容左傳易授情冶色皆獻事見晉惟厲之階詩惟家之索書索音色蔡有先夫左傳季誠弱息漢書不以義交尚書大傳是爲惡漸公卿宣淫兄弟爭室烝報姘通上注曰烝報之妻曰報與婦姘姦曰姘見左傳注及說文引漢律罪大惡積易生不若死公羊有餘責漢書烏呼上天戰國策天威咫尺福仁禍淫左傳不爽抄忽遠則子孫近則目睫淫而無罰

左傳未問其說

積義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古人所戒也見人色美而遽起私之之心此心一萌易內竊妻不知其所終極矣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南史沈憲傳則曰日見可欲心能不亂聖人以禮防民宜用老子之言是故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君子以禮制心宜用南史之言故曰美者自美吾不見其美

注曰惡念一起雖無邪緣已上得罪於天地鬼神矣

坊錄于氏贊言曰萬惡淫爲首道書云淫人之罪加殺人數等又云凡人苦行修行諸罪俱可消解惟奸破處子之身者後雖道高行滿不能開釋必受過惡報方可成眞淫之爲罪其重如此太上於貪殺等罪申戒不啻再三而獨於萬惡之首僅以兩言了之曰見他色美起心私之何其輕描淡寫也噫此太上之微詞春秋誅意之法也人欲行淫亦非易事桑間濮上密約幽期此偶然者耳或此悅而彼不從或心通而勢不便邪緣不湊事終不成而至於起心私之則無所不可簷中牆上瞥然

邂逅一語不通神隨目往雖貴而金屋之名姝暖而蓬門之蠆質遠而燕秦楚越之佳麗近而親戚姻婭有閫名分之人結想所之莫可閫阻在彼門中蓬蓽門自依然絕無纖塵點染而我之敗德喪心則已不可言矣此念一起人不能知已不能制一剎那之日有鬼神鑒察而已其或有可就者則當於此心未亂之時思淫律之重知淫趣之淡懼淫報之奇立定主意預為遠避之謀自居於必不相及之地則事未彰而易為力略一放鬆使狐媚當前靡登對面雖鐵心石腸恐未免一時鎔化也

淫律之重始亦疑之國法犯姦罪止於杖好色之心聖凡所同相悅而合非強人以所不欲也即使蹤迹不秘醜聲外揚敗人名節辱人門戶畢竟與殺人者有閒而陰律乃以為甚於殺人何也吾嘗讀易而悟其理焉天地之道不過陰陽人之有生始於夫婦男女者陰陽之位也夫婦者乾坤之交也色心乍起之際即太極之動機而形骸相接之時即天地之生意也圓覺經云一切眾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何其言之巖而確也天下蛾眉誰非人母野合而孕為誰之子殺人者戕其後天而淫人者亂其先天迹愈微而業愈深矣況人雖窮凶極惡未嘗無故殺人殺人者恨之也若淫人者何恨於其父母何恨於其夫何恨於其舅姑豈何恨於粉白黛綠之人而必欲污其身喪其節而後快哉吾願見色起心者嘗以己之淫心作殺心觀愈美愈不忍殺之矣揮刀斷蝤蠐之頸剸刃屠玉雪之胸非天下很心人何至此哉淫趣之淡細參便覺見色未得煙騰火熾及至橫陳暢懷之時雖天姿國色果何異於裙布荊釵乎踰牆窺戶冒險登危夜去明來履霜侵露冒不韙之名犯殺身之禍

何如縞衣綦巾聊樂我員乎況人生前幼後老其可以犯此者不過二三十年耳駒隙光陰水流雲逝不轉盼間一為喪德之衰翁一為失節之老婦白頭相遇有不黯然神傷者乎若過時之人而猶生作孽之妄想徒為人恥笑更不必言矣淫報之奇不可枚舉最甚者如李登十八發解十九即當大魁天下五十三位極人臣壽八十餘寨因鄉薦後強犯姦淫佔惡不悛上帝震怒盡削其籍至二十九而卒嗟乎以大魁天下位極人臣之人何難極人閒所謂絕代佳人而置之畫閣蘭房之內人

十老丞相何禁其姬侍羅列也今登所盜者未必
貨殊色也乃竟以是而賤矣而貧矣而死矣貪片
時之艷遇耶緣失五十年之珠圍翠繞即為好色
者計亦豈得算乎狀元宰相不難一筆倒盡況其
下者乎然千言萬語皆為有識者勸也若為庸人
說法莫如先德二語之直捷痛快也曰我不淫人
婦人不淫我妻

坿錄顏茂猷過淫說曰諸惡業中惟淫為最蓋淫
念一動便思邪緣湊合生幻妄心設計引誘生機
械心少有阻礙生瞋恨心忌人之有生姤毒心奪

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善念由此消種種惡業由
此起此森羅鐵槭必以淫為萬惡首也然而庸夫
俗子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至學士文人誦習聖賢
竟爾自甘風流倜儻談情種美目何心顧盼飄視為
有意之媒眸深閨不無笑言便嫚作多情之句引
或酬不足而以才誘或直不遂而以巧謀繾綣則
託於夙緣邂逅便認為天合機關不止千般流毒
直蔓數世不思月下花間為樂有限紛白黛綠轉
眼即空而惡因日積顯則傾家蕩產半生之名利
皆虛陰則剪祿滅年一世之榮華喪盡大則虧體

辱親鄉閭其忿小則辱身賤行流落堪嗟甚至敗
露罹凶而七尺之軀頃刻作刀頭之鬼柰何人溺
於此者動曰何傷嗟乎天下受何傷之毒者豈少
哉夫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穢德
必彰惡聲易播上面殺其父母矣中面殺其夫矣
下面殺其子女矣恥懸眉額之間痛纏心骨之內
無異挾白刃面刺三世之腹而猶謂何傷吾誰欺
欺天乎況昔人親見陰律云奪人妻者得子孫淫
佚報奪人室女者得絕嗣報試觀好淫之家不報
於妻妾即報於女孀醜聲藉藉污人聽聞至若婢

女僕婦尤易行姦不知家政不脩家道不和大都
由此或姤妻鞭撻以傷生或悍僕反顏以叛主或
父子不知而聚麀或兄弟交游而腐脤甚者以骨
肉胞胎淪為賤腰後人無知誤行娶狎明為主僕
之分陰有兄弟之戚傷風敗俗所不忍言又有假
題喜之行縱誘空門之弱質敢污佛地致敗清修
此與尋常淫惡定加三等更有別種狂且漁獵男
色往往外借朋友之名而陰圖夫婦之好彼既見
鄙於眾人我亦不齒於正士且若彼惟慕少年頓
忘齒誼淫其幼者何異於吾子吾孫淫其稍長者

何異於吾弟吾姪父事兄事之謂何而淪污若此少知禮義者當必汗流浹背翻然愧悔矣等而下之狎優童賤倭僕心因欲亂內外不分我既引水入牆彼必乘風縱火其間蓋有不可知者他如奇興倡樓自謂於德無損不知淫倡賤質巧笑甘言無非陷人釣餌一入其中極聰明人亦被迷惑況遇屍勞之蛾攜毒之妓性命莫保形體壞爛生子卒皆不育差何及哉願蒞茲孽海幻夢方酣誰為喚醒惟在當境之初動念之始亟思降服能惕然思曰淫人妻女妻女亦被人淫若何視人之妻如

己妻之惡人犯視人之女如己女之惡人污此為上也其次眼光落面妖態撥心有慧劍一焉曰忍而已矣很忍而已矣饑不食虎餐渴不飲鴆酒忍之說也蚖蛇螫手壯士斷腕毒矢著身英雄刮骨很忍之說也要其得力則又在平日父兄師友訓迪漸染之功務使胸中於禮法因果確信不疑觸境猛省自能瞥地迴光歷觀古之賢達片刻操持於己何損而登大魁致顯位享高壽福子孫較之半世黃卷青燈與他途積德累仁者遂事半功倍人又何苦以俄頃之歡娛博終身之荼毒甘蹈下

愚若此哉第血氣未定最易失足半生淪墮顏影慚皇求其守正不阿者其能有幾終日戒不淫淫心特熾逢人言寡欲欲種更滋迷而不返自取貧盈然能始迷而終悔即可災去而福隨上蔡先生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斯言信矣然又不但淫行當戒已也每見讀書才士與一切輕薄少年談及閨壺私慎必多方揣摩一唱百和每因言者津津遂致聽者躍躍夫姦惡陰私實系終身名節一言偶失殃累無窮使其生則含羞死猶遺臭先

人蒙垢孫子懷慚上干天怒莫此為甚況又含沙噀血玷清白之芳名吠影捕風肆讒評而無忌者乎若夫傳奇小說多屬子虛雖意取譏時理含警世而上智難概中下為多披覽之餘動心失性則人人之孽皆其孽矣習望自覺之餘更思覺世吐舌上之青蓮揮案頭之采筆表章感應救拔淫迷或廣坐危言或密室苦口毋畏揶揄毋避迂腐宛轉勸導必能使聽者大發深省於以迴峨眉伐性之狂瀾施錦帳回頭之良藥豈非所謂愛人以德自求多福者哉至於貞淫果報不爽分毫古人詳矣茲未及載也

坿錄舊說曰古來三教之書每有同異而獨於戒淫之語說罪過說冤讐說果報不謀而同如出一轍可知此事萬萬不可輕犯而實萬萬難以自持英雄豪傑他事儘有執持而獨於此事失足者比比皆是乃知其難也惟能於難處有慧力有定力有忍力方可以入聖賢之途何謂慧力美色當前乍見心動試思今日之男睥睨二十年後雞皮鶴髮甚不堪相對也再思百年之後皮囊糜腐甚不堪稠遝也再思今日之淫行即明日之死徵人至於死萬事心灰矣至於倡樓紅粉其靚妝濃抹

當場獻伎之時或能令人瞥見神驚試思其未經梳洗未施粉黛不見不聞之地其本來面目大有不堪回想者此惟慧者意想能及之不慧者不能及也何謂定力平日操持嚴切念起即除我心既定自然遇物不移程子所謂今坐中雖有伎某心中卻無伎是也何謂忍力語錄有云譬如欲心既萌猛不可遏試揭其帷登其牀則吾母在焉吾女在焉或爲妖物所變而原形見焉如是則可以忍乎譬如淫人妻女者試想人之淫我妻女我將何以自解如是則可以忍乎再若心有所動不能自制試念苟合之時篇中所謂司過之神在我旁也三台北斗在我頭上也三尸在身竈神在戶日月三光在天記錄者有之瞰視者有之竊聽者有之含怒者有之照臨者有之如是則可以忍乎大抵欲心之生生於喜生於樂生於安閒生於富足生於肥甘欲心之阻阻於憂阻於懼阻於勤勞阻於窮困阻於淡泊故人能於逸樂之境常存恐懼之心不敢終日安閒任意快活則職業修筋骸束心志斂而自然寡欲矣

坿錄舊說曰禮別嫌疑所以防淫也古人同胞兄

妹至八歲則異席而食況其他乎竊見世上淫風皆因防閑不密內外不分男女混穢不嫌不疑以至釀成大惡敗壞門風殊可恥也蓋嫌疑二字本所以自制即所以制人家庭之閒此爲鎮鑰夫淫與水似稍不隄防則流溢矣既已流溢則必盈科而行因此及彼漸至汎濫而無極矣其法莫善於別嫌疑知有嫌疑則規矩秩然人自不得而犯每見各處風俗多可笑事如童僕出入內房婢女乳母抱孩子出外遊戲作工傭人出入不禁表兄弟與表姊妹長成不避叔嫂姪婿時刻閒談姊夫妹

夫常見大姨小姨諸凡戚族鄰里相與往來動引
人內又有託爲通家好友家中女眷一切相見而
近時奴子亦以徑見男客爲大方幷以相聚賭錢
爲正務並屑糠坐話不知敬老者如是少者卽從
而效之不嫌不疑何至於此大抵男與女旣經相
見始必彬彬漸而熟習旣熟習必有長談有長談
必有笑謔有笑語必有機趣有機趣便成句引而
事遂不可知矣蓋人總因自己癡戇以爲斷無此
事而誰知竟有此事矣以爲斷然不坡而誰知竟
有所妨矣以爲至親至戚斷不忍焉而誰知竟忍

矣以爲至好至厚斷不爲焉而誰知竟爲矣以爲
至卑至賤斷不敢爲而誰知竟敢矣烏呼皆由不
嫌不疑以至此極也所以人家規矩當極嚴門戶
當極愼內外要分別早晚要留心忙時病時辭時
婚喪設祭時家主出門時或生辰令節月夕花晨
時諸如此類皆弊竇也防閑檢點細察情形邪人
遠之傻僕逐之使婢大者嫁之三姑六婆絕之子
弟時時戒之至若婦女入廟燒香舟車游覽親鄰
看會踏月賞花尤宜切戒人年五十有子六十有
孫便宜謹肅閨房勿置姬妾若家有發婦所範更

宜加謹至延師課蒙及管理記室愼勿請浮蕩書
生與年少親戚至於家中男婦各管職業勤習女
紅勿令閒逸而本原所重莫先於自正其身齊家
之道不外是矣

貪他貨財願他身死

箋曰平時置乏卿升斗之水則活是貨我以財者
乃殺我以死者也恩孰大焉惡人而欲其死是惑
也負人而欲其死是賊也賊人者天必反賊之
繹義曰生相憐死相捐非君子之道也古人一言
之許生死不相背負況負其貨財乎已實負之乃

願其速死而不吾責非惟不義抑亦不仁考周官
朝士有聽屬責之法凡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
冒者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爲治之
是古人之立法周矣

注曰非特負恩亦太無志

千求不遂便生咒恨詳案咒俗字古止作祝陸德明經典釋文祝音之又反

箋曰先輩言自家猶不能自快自家如何他人卻
能盡快吾意交富人而與之錢貧交貴人而匄其
竿牘恆人之所曉也安能望其必遂欲不足而忿
詈謂之小人不亦宜乎

纘義曰荀子曰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呂氏春秋曰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學者苟達此意則凡干求之不遂者皆無恨矣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由是言之豈惟其終可以不恨抑亦其始可以不求

注曰干求本非理不遂而生咒恨是求且忮也不臧甚矣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箋曰人偶失便或值於時或當於數未必皆其自取也若不揆其素行而輒指其生平以爲是固應爾也豈不悖哉且人即有過得志則括囊失時則橫議亦有識者所深鄙也

纘義曰嘗聞劉子新論之論通塞曰命有否泰遇有屈伸遭泰遇伸不盡叡智遭否會屈不專屑蔽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理塞遇及於伸才壅迹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壅之至也非其智所迴又聞顏氏家訓之言曰世見躁競得官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也見靜退未過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審此兩家之言則知得失無常不皆自取成敗論人君子勿爲

注曰時有利不利雖賢欲矣爲偶然失便非所行之過也就令有過彼既失便忍從而議之乎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箋曰威施不可使仰遂施不可使俛（音語）天刑之也莊子天刑之爲不幸人笑之爲不仁且踊棓而閱（踊上于棓棓猶今之樓閣蕭同幾於作賀公羊登樓而笑愛妾遂喪其元史記敬計之得哉

纘義曰申徒嘉兀者也與子產同師伯昏無人子產謂之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申徒嘉曰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吾與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然則笑人形體之不具者適自明其所見之小而已矣昔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名動天下楚孫叔敖突禿長左而以楚莊禹跣湯偏無損於聖伊尹孔子面無須眉顧世人勿以形體相天下士也

注曰其人而賢者歟縱使體相不具不害爲可敬而笑之無識甚矣獨不覽荀子非相之篇乎其人而肩眾歟加以體相不具愈覺其可矜而笑之不仁甚矣獨不思孔子之見瞽者乎其人而小人歟雖復體相不具難保其不得志而笑之取禍必矣獨不聞郭汾陽之料盧杞乎

坿錄于氏贅言曰君子不以貌取人寢陋者未必非奇士況人生體相本無可恃疲癃殘疾皆不可知之事也美目可刺而盲捷足可折而跛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危哉曾子之言也自愛不暇何敢笑

人近時惡習多好題人諢名造爲歌謠摩寫酷肖傳播最易口過莫甚於此宜亟戒之

見他才能可僻而抑之

箋曰人有才能即未嘗識面猶當提拂而揚詡之況目驗而心知者耶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舉不聞友之罪也名舉即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然則知柳下之賢乏薦衡之薦誰之罪歟

繼羲曰劉孔才之論材能也曰人材不同能各有異自任之能清飾之材也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計策之能衛家之材也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行事之能謹願之材也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是知人有一材即有一能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天之生材以爲國家之用人皆俾之我獨抑之如國家何

注曰才能之士在朝廷宜俾薦之在鄉黨宜俾譽之乃抑之使不得伸拂人性矣

埋蠱厭人老君說百病曰蠱道厭人是一病

箋曰蠱者損壞之名淫溺惑亂之所生也左傳古訓爲事易有蠱卦謂壞極而有事也於文皿蟲爲蠱左先儒謂蠱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故亦謂傳

之蠱禮記正義以木入蟲之地以厭人人輒死漢書郎顗所言左道也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鄭康成注王制曰左道若巫蠱及俗

禁漢時巫蠱之禍最烈故賊律有云漢律賊爲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延及後世蠱人之罪並編十惡何本風俗通赦令所不肯法至重矣而其術不衰乃知少皞之亂家爲巫史楚語宋襄之霸鬼有淫昏左傳召之而至又何尤焉小雅正日聖王在上分民神職司民尤怪也司神之職絕地天通尚書楚語此嘉祥所以日降蠱氣所以不作也

繼羲曰周天子之官有庶氏官掌除毒蠱以攻說

翰之嘉蚻攻之而翦氏之職又掌凡庶蠱之事蓋聖人深惡此事故置此兩官以治之也考之載籍蠱蓋有二漢書江充傳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因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此行蠱之一法漢律蠱人者棄市殆謂此也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飲食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則飛游妄走中之則斃此行蠱之又一法今俗人行蠱者聚毒蟲於器中正合古人制字皿蟲爲蠱之意是此風亦古矣葛洪方曰人得蠱欲知姓

名取蘘荷葉著病人臥席下立呼蠱主名豈即古者以嘉蚻攻之之道法歟牧民君子宜修庶氏之職嚴左道之誅庶可以除毒蠱而致嘉祥也

注曰始作俑者聖人惡其無後況刻木象人爲巫蠱厭勝之術此王法所必誅天理所不容也

川藥殺樹

箋曰風咏甘棠雅歌行葦楚楚可憐之樹書灌灌易盡之枝皆當廣以慈心全其生意況戮凶七日未必非神戰國楩大百圍偏能見夢也莊子用藥者無斧斤而天厥志不仁不斬伐而枯其毒太苦

緯義曰杵氏掌攻蚻木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亦以有妨種植故耳荀其不然則召伯之甘棠勿宜翦伐武子之嘉樹足供游憩何爲而殺之乎夫斷一樹不以其時孔子惜之乃至以爲喙狼牙之毒代斧斤之用不仁甚矣

注曰周子窗前蚻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今以機心機事毒及無知之物此樹生意盡矣己之生意安在哉

憲怒師傅雲笈七籤老君曰

箋曰師無常於五服然左右就養有父道焉服勤至死有君道焉故槩其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也漢重經師其上章也必俾聞諸師曰以明所受戰國策曰談語而不俾師是倍也荀子曰於其死言而不俾師謂之倍教而不俾師謂之畔於其死也則必自喪師喪兼官行服漢書故經義莫明於漢人材亦莫盛於漢自經師亡經師亡於東晉兩以後至不而仲山之古訓不存詩古訓是式亦夫能識古文而仲山之古訓不存作詁訓見說文夫子之雅言亦絕雅正也庾成註論語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家君謂學者不識字不能通經也於是有施悖求佛而疾其師者矣有燕朋燕辟而逆其師者矣顧石經禮記鄭氏注荀卿言倍義見鄭氏注荀卿言倍

師之人明君不納諸朝士大夫不與之言蓋師道不立則經義不明經義不明人材所以日下也

續義曰記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夫怨之不已至於恚怒斯不善學之尤者矣呂氏春秋曰君子之學也說義必備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備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

注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傳道授業解惑師之分尊而情親矣若因督責之嚴遽起恚怒之意傷所

謂師勤功半又從而怨之者乎其不善學可知

抵觸父兄

箋曰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曰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曰此非其大者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此妖之大者新序夫驕子傲弟其教不先其率不謹史記輕鬬父母新書陵忽長者顏氏家訓小則兆門祚之衰大則論風俗之患雖欲不謂之妖而不得也

續義曰嘗讀將仲子之詩一則曰畏我父母再則曰畏我諸兄雖在變風而猶知名分之嚴倫紀之重君子有取焉至於後世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於是有公行抵觸者不曰昔之人無聞知即曰夫子未出於正也甚者父子異部更相毀譽兄倫弟盤遂至相殺噫甚矣

注曰父子天性也子不順父則天性傷矣兄弟天倫也弟不從兄則天倫悖矣民彝泯亂尚忍言哉

強取強求好侵好奪

箋曰市金可探取之傷廉白珩非貲求之有道侵欲崇侈貪殘乃爾奪攘矯虔蜚尤殲族窮途思返違道不遠靜言自悼從我所好

續義曰漢律有受賕枉法之科周書有敗攘矯虔之戒申鑒曰太上不空市其次不竊偷其次不掠奪上以功德叙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偷之偷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夫強取強求則掠奪也好侵好奪則偷竊也易林曰季蛇叔虎黷貨無厭其此之謂乎管夷吾有言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吾殊懼其卒矣

注曰有其有者安貧人有者殘或取或求或侵或

奪貧人有者也況強以所難甚好之而不厭乎

虜掠致富

箋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攻剽椎埋掘冢鑄僞意錢搏撓而田叔以之起恒發用以饒貨殖傳皆姦富也雖然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左傳是故家有不宜之財則傷戰國策掘藏之家其後必凶淮南子天治富淫人左傳此說誠荒唐也韓昌黎詩狀源之說誠荒唐

繼義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未有虜掠而可以致富也列子書言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

宋之齊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爲盜向氏大喜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凶不探也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凶非盜也夫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凶殃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世之以虜掠致富者是爲宋向氏矣

注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及身死東市始知奴輩利吾財晚矣故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附錄于氏贊言曰虜掠二字甚奇虜掠民財惟亂兵與劫賊能之世豈有能讀感應篇之亂兵劫賊而乃以此言垂戒乎凡所取非一人之財而又絕非人心之所願輸者皆與虜掠無異居官之私派加耗是虜掠百姓也豪強之重利舉債是虜掠貧人也姦胥猾吏之弄法侵蝕是虜掠國課與民膏也其權在我無求不得失主既多則索逋者散而不專致富可立而待也其報惟何有下文漏脯鴆酒之說在

巧詐求遷

箋曰馬安巧宦而四至九卿漢書漢翟酺詐懿而先據要路孫懿也見倖進之端開純臣之節墮矣何以謹愼爲默誥居右職何以禮義爲便巧爲尊官貴諂今人之所喜者昔人之所嘆也且也舐痔而結駟趙壹何辱如之遇睡而探珠莊子其危甚矣

繼義曰抱朴子曰佞者鼓脣貉爲勁羽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旨其利口諛詞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汚言潔

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
玆言可謂盡巧詐之情狀矣古詩云何不策高足
先據要路津斯疾世之辭非篤論也急趨者無善
迹戒之戒之
注曰邊官或以賢能或以貪敗斷無出於求者況
還己之巧行詐於人以爲進取之計是無義無命
也雖得之必失之
賞罰不平
箋曰古者爵賞不踰德刑罰不過罪是以爲善者
勸而不善者沮荀子唯其平也如賞所愛而罰所惡

范曄語 則不平不平則怨怨則爭爭則勸懲不立而
爵賞刑罰窮矣遺
繙義曰韓非子曰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
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徐幹中論曰聖人不敢
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讐之忿而廢慶
賞若是者何也惟其平也雖然豈獨治國者有賞
罰哉居官之士大夫居家之君子何莫無之賞罰
失其平內不可以治一家外不可以治一官一邑
注曰不必賞及非義而厚薄失其節不必罰及無
辜而輕重乖其宜是不平也功高賞薄人無以勸

罪大罰輕人無以懲賞浮於功則人多覬幸罰溢
於罪則人多冤抑不平之害可勝言哉
逸樂過節
箋曰益戒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樂故君子無逸
作所書艮士好樂無荒詩乃逸乃諺周公所以訴
嘆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漢書且吾聞之狂
者無憂淮南子溺人必笑左傳逸樂未終而死亡繼之
亦何以異於是乎
繙義曰武王席之銘曰安樂必敬觴之銘曰樂極
則悲太玄樂上九曰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是故

逸樂不可過也孔子曰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損
矣非惟損德抑亦傷生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
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肥酒厚肉務
以自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
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
注曰民生在勤其敢逸乎生於憂患其敢樂乎逸
而過節則筋力日以弛職業日以墮樂而過節則
心志日以蔑罪惡日以積
坿錄于氏贅言曰合天下之人而總計之無論富
貴貧賤大概逸樂者少而勞苦者多士子苦書求

名則有螢窗雪案之勞探索揣摩之苦職官身入仕途則有簿書鞅掌之勞遠大投艱之苦商賈經營四方則有舟車跋涉之勞子母艱難之苦以至匹夫匹婦辛苦謀生莫不役役窮年皇皇度日求其自少至老豐衣足食無慮無爲者千萬人中一人而已杜九華詩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亦有慨於世俗之塵勞而爲不善偷閒者勸也此獨以逸樂過節列於諸惡之中何哉逸樂之性如水之流無所底止久勞得逸此身泰然其逸已甚則筋骸散緩後將一無所爲而百事廢墮

矣久憂得樂此心怡然其樂已甚則心志縱肆又將無所不爲而嗜欲日啟矣驕奢淫佚敗名喪檢無不基於逸樂之一念故必有以節之節者不敢過之心是也天下皆勞皆苦而我獨得此不勞不苦之一日是人生之幸而造物之所忌也檢其作息制其精神制其嗜欲常常反己自問不至有受用過分之慚則不至於招尤折福矣管幼安謂平生大過惟三朝晏起而後世至有以晏起創壽者世人可以知懼矣運甓之精勤冰淵之兢業豪傑聖賢莫不皆然我獨何人而敢晏然高枕侈然得志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惟無志於自強故遂思自在度日若有志自強則吾身所當爲之事無窮無盡真有惟日不足者不暇樂亦不敢逸也吾爲身處逸樂者止有一道焉或讀書講學以明心或積功行善以培德隨心所願各立自課之法一日之內先完其所課之事而後從事游衍則雖任意快樂亦不爲過節矣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言何痛切哉

苛虐其下

箋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傳下所以事上上所以

使下也鞭朴弛於家庭固爲終吝僮僕取其遲鈍無可深求苛虐者重爲任苛而罰不勝虐遠其塗苛而誅不至虐夫力不足則僞智不足則欺皆見莊子烏窮則啄獸窮則觸韓詩外傳人窮則詐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不危者也家語

繹義曰呂氏春秋曰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淮南子曰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是以太玄法次七曰密網離於淵不利於鱔測曰密網離淵苛法張也苛則未有不虐者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之則讐也賈誼之書曰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

而民必報之。昔鄭子陽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獵狗而弒子陽。此亦苛虐者之炯戒矣。

注曰。上之於下。凡以名分相統御者。皆是苛求而虐使之。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矣。

增錄于氏贅言曰。陶彭澤以一力付子。戒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洵哉仁人之言乎。善視之法無他。給其衣食。節其勞苦。恕其過愆而已。人雖微賤。雖得謀生。必不願爲僮僕。困苦乞爲奴。彼亦不得已而爲衣食計也。我用其力而飢寒如故。彼將何所利而事我乎。當貴所不必論。卽貧士之家。一二

長鬚赤腳。聊供應門炊汲之役。主人亦處不足。何能厚及下人。然主雖極貧畢竟稍富於僕。晨夕之費。酌其多寡而與彼共之。則雖薄不怨矣。奚勤慇怠法所必然。怠玩之習。誠不可長。然人力有限。須酌其難易。常使其力寬然有餘。而後施以督課。則無不辦之事。所謂造父不窮馬力也。既勞其身。當體其心。一言撫慰。溫於挾纊。周公賦東山而徂人樂爲之死。何不可以此意行於灑埽奔走之人乎。至於有罪加責。勢所不免。然苟非有心背主負固壞法。則其他細故。無不可宥者。閒嘗論之。朝廷將

祿官人。未必所得皆循吏。吾輩道義論交。未必所得皆益友。何況生長微賤。蠢蠢無知之輩。則頑劣庸下者其常。而謹愼才能者其變也。既無智識。必易誤事。惟知貪得。自然狀心。在我駕馭而用之耳。天下豈有才全德備之人而甘爲廝養者乎。每見天性暴戾者。一言忤旨。而辱罵不休。一事失錯。而箠楚交下。在彼固極難堪。在我亦有何趣味。不過曰威所可行。惟在行之耳。夫威而僅行於奴僕。我之爲威也亦可恥矣。忿雖叱咤。色厲氣粗。不但不慈。亦復不讀。試問瞋責既加之後。果能遂其人而

不用乎。抑仍使給事左右乎。桓侯之禍。更不可不慮也。然苛虐固所不忍。而縱肆尤所不宜。每見達官貴人之家。豪奴悍僕。尊如帝天。出則怒馬鮮衣。入則呼盧浮白。或賓客臨門。而坐不爲禮。或親戚相訪。而拒不爲通。使強者奮怒而行。弱者飲恨而去。甚至借端生事。倚勢詐財。爲之主者。絕不聞知。而眾叛親離。友讐人怨。己不知。凡幾矣。此主人禍福所關。門戶興衰所兆也。愼之愼之。抑更有進焉者。吾儕讀書明理。自加檢點。或不至失苛失縱。惟閨閫之間。以主母而虐其女婢者。十常五六。蓋巾

輕之性，大度優容，思過改悔者往往雜之。明者或過於嚴，端者或過於執，惜小者損一物而必慾持體者忤一言而不耐，意之所憎動輒得咎，有犯無赦，以爲固然。至於天性褊急者，更無論矣。必將入情入理，感應報復之言，神道設教，委曲勸諭，庶可以漸而化。然此猶非病根也，病根大抵皆由於妬。妬者婦人之常也，后妃之德，不可多覯，然妬者必好名，往往不樂自顯其妬，故妾媵在前，未必明加口角，至於女婢，迹既可疑，分又至賤，其爲陵虐也不免矣。夫妾之下有婢，即或納之，使之明廁於小

星之末，而不復以字人，則婢猶正色之變者也，惟其迹不彰，而私蒙愛幸，妬者既覺鞭撻隨之，婦固不賢，我獨非過乎，不但已也，私之而仍以字人，是我姦人之妻也，或有妊而墮之，或舉子而溺之，是我殺人也，甚而至有人命之禍，是夫婦同殺人也，或父子不知而兩幸之，是禽獸之聚麀也，或兄弟不知而交狎之，是異國之同妻也，更有少年僕婦，執役房幃，見其有色，肆意淫亂，使其夫知之，小則萌跋扈之心，大則懷殺主之志，近在左右，可勝防乎，即或不知而或姦而生子，是使我之子謂奴爲父也，忍乎哉，即不生子，而堂堂七尺，與奴隸下賤爭汪一婦，屑乎哉，此其罪即稍輕於犯良家婦，而禍之烈殆有甚焉，然陰律斷淫罪，未嘗曰淫女婢及僕婦者減一等論，則其罪固無異於良家矣，特以其地近勢便，不以爲怪，如山陬海澨之民，多以行劫爲事，逞凶既易，傷倕復多，遂以爲盜賊非王法所及也，豈不謬哉，因前論見他色美起心私之未及此義，故暢其說於此。

恐嚇於他

箋曰，失羣之雁，故創未息，虛弓可以下之，戰國在策

悲之人，在悲出驚魂未定，浮言可以動之，書晉語蓋百端恐怖，強者股弁，二字出漢書弱者引決，豈不痛哉，按以固刑，應在造言之律，周禮鄉入刑稍之漢法，當依恐猲之條，漢盜律有恐猲，見王子侯表及晉書刑法志

續義曰，恐嚇者，古人所謂恐猲也，趙策曰，以秦權恐猲諸侯，漢書王莽傳曰，各爲權勢，恐猲良民，並是馮藉威靈，侵陵善類，與古聖王無畏宥爾之言，不大謬歟，昔漢世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猲平城侯，禮坐恐猲取雞，皆以得罪失侯，垂戒史策，毋以炎炎大言爲得計也。

注曰中材之人罔罹憂患不力爲寬解反從而恐嚇之使心破膽裂或無聊輕生罪莫大焉

怨天尤人

箋曰人之受於天也有三命焉受命以保度（受命謂年壽）遭命以摘暴（遭命謂行善而遇凶隨命以督行（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見孝經援神契及何休解詁）君子之於人也有三自反焉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三命皆天也三自反皆不求諸人也故荀子曰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

續義曰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夫

不怨不尤孔子言之孟子又言之讀孔孟之書而懷怨尤之意何歟其故皆由於生生之厚所食不過果腹而食前方丈未厭也所居不過容膝而大夏庇庇未足也於是所賦於天者常苦其不給而怨之矣所求於人者常患其不得而尤之矣是以老子有言曰事天治人莫若嗇

注曰爲善而責報於天必至於怨天爲善而求知於人必至於尤人苟能盡其在我禍福聽之天毀譽聽之人何怨尤之有

詞風爲雨老君說百病曰風書風雨是一病

箋曰天有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觀古文師雨師風師帝王之所祀周禮好風好雨日月之所從鄭氏謂日從星不可見明日亦從星）帝天且弗違之而況於人乎咨祁寒而怨暑雨乃黔首之無知訟風伯而詰雨師責文人之游戲（莊子逍遙篇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昌黎訟風伯本此）有識者蹈之是獲罪於天也

續義曰君雅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此言民情之難得耳君子遇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古人敬天如此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

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然則詞罵而及於風雨其爲忮心亦太甚矣

注曰風雨神所司也疾風甚雨或氣候偶偏或人事相感君子敬天之怒雖夜必興敢詞罵乎

鬬合爭訟（持兵曰鬬衆鬬曰合私爭曰爭鳴於官曰訟）

箋曰鬬而不勝集衆以要之傷必重爭而不已速訟以成之室必殘案漢律鬬有保辜辜外以傷人論辜內以殺人論（本何休公羊注功意所必辨也史游急就章注）

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周官訟有明禁既人之以束傷人爲意見漢書

矢又中之以鈞金曲直所必分也功意辨而曲直分彼好鬬健訟之徒亦何所措其手足乎

繫辭曰周易有訟卦其初六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太玄有爭首其初一曰爭不爭隱冥測曰爭不爭道之素也是爭訟爲古人所愼故皆於其始謹之欲其不爭不訟也不解散之而反鬬合之豈非成人之惡之小人乎鬬諒如鉤心鬬角之鬬或以持兵曰鬬釋之失其義矣考之說文鬬本訓遇故有搆合之義異乎

爭鬥之鬥也

注曰人有不平小則爭大則訟旁觀宜力爲排解忍構鬬而合成之乎

坿錄于氏賛言曰宗族鄉黨之禍皆一朝之忿基之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爭者彼是則我非彼非則我是彼直則我曲彼曲則我直誰甘自認爲非且曲者其勢必至於爭爭之不已必至於訟不能勸喻排解而反激成之是謂鬬合爭訟抑知爭訟之禍有不可言者娈微不平發奮赴控志在求直必多虛誣重者謂之曰出氣輕者謂之曰解羞其初念亦不過一訟以示強也乃我訟人於縣未幾而人訟我於府矣我訟人於司道未幾而人訟我於督撫矣騎虎之勢兩不能下官府以漸而尊情詞以漸而大恃訟師爲長城授姦徒以奇貨差役索詐如壑飲食如流親朋來往奔忙舟車絡繹即使聽斷之官冰心鐵面而所費已不可勝計矣迨其後家破矣力竭矣屬託無門支吾無術矣而南面執法之人斷不諒我之困而斬然不問於是棚禁夾打笞杖徒流皆分內事矣好訟之人不大可哀乎此其事小民之愚而悍者樂爲之

然非姦民之險而貪者不能助也居官則於唆訟健訟之徒痛加創懲不嫌太過居鄉則於將訟未訟之人苦心勸止勿憚煩難此培養元氣之首務國家之大功臣亦天地之大功臣也聖人作易以訟名卦而著九二不克訟之吉曰无眚著上九訟勝之凶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垂訓之旨不已深切著明哉

安溪朋黨詳案黨當作讜說文曰讜朋羣也

箋曰東漢之末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已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

文學將興處士復用陳留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爲擇警先聖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湯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周易泰之九二曰朋亡得尚於中行漢之六四曰漦其羣元吉孔子作小象皆以光大言之光大者周而不比公爾忘私之謂也夫洪範九疇必嚴比德周官八成用戒邦朋則朋黨之禁其來久矣迹哲士之微言致先聖之逸典乃知有黨必有讐左傳喪朋終獲慶易非知幾

達節之人大雅不羣之彦其孰能與於此哉

續義曰歐陽子曰始爲朋黨之說者誰歟以愚考之蓋起於戰國吳起相楚禁朋黨以厲百姓其後從人橫人假此名以互相傾軋蘇秦說趙肅侯曰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張儀說齊湣王曰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朋黨之說由此遂滋自漢唐以下迨於有明紛紛者無非戰國之餘禍也士生大道爲公之世乃挾門戶之私見襲標榜之餘論立朝者分牛李講學者異朱陸其不容於聖世明矣

注曰立朝則務求繫援爲學則互相標榜朋而不心君子羞之況有黨必有讐乎彼游戲徵逐者其安更不足道矣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箋曰襄子不答東冢受書之子冠子不言韓詩外傳慈訓不易問也柚中之簡三歲可以出之趙簡子之長子曰伯魯幼子曰無恤背書訓誡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柚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古詩置書棨柚中三歲字不滅千里之書終身可以誦之馬文淵千里還書誡其兄子見後漢書及王充論衡何愛敬之深篤而勿逆勿怠也慶雖然妻子具

而孝始衰矣句本管子荀子讒言興而階之厲矣夫必先用其婦人今文大誓乃敢侮厥父母無佚於是一轉瞬而姑婦勃谿音奚者有之匪不移時而父子異部者有之三國志此其無行義之尤漢書所謂維弔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維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康誥

續義曰管子曰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又曰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荀子有言孝子所以不從命惟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

乃敬哉非此三者而用妻妾之語違父母之訓則
視私妻子而不顧父母之養者罪又甚焉禮曰子
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
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又曰子
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
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古之君子不以
妻妾之故得罪於父母蓋如此若乃溺牀第之私
情而違義方之明訓非特其子不子抑亦其婦不
婦子夏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
於舅姑者也

注曰妻妾之語牢溺於私乃用之而不疑父母之
訓必出於正乃違之而不顧尊卑倒置是非貿亂
其心亾矣

得新忘故

箋曰貴易交富易妻此人情之不美荀子非有道之
宜言也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宴貴如光武猶思漸
下之賢富若孝宣尚索微時之劍若乃公孫悅詐
莫遇故人西京雜記司馬穰心重憎老物晉其與少原
之婦悲悼亾劈韓詩外傳晉國之臣與嗟棄席者淮南子
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續襄曰孔子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
故又曰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聖人之篤於
故舊如此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詩人之所太息也
逞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婁子曰衣
莫若新人莫若故晉文公至河令曰簞豆捐之席
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
哭楚昭王與吳戰而敗亾其騎屨已行三十步復
還取之曰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反於是楚
俗無相棄者吾願後之君子長存楚王求屨之心
毋蹈晉公捐蓐之習也

注曰衣不如新器非求舊人則異是屐屨之炊不
可負也車笠之盟不可寒也既生既育比予於毒
夫婦之道苦矣將安將樂棄予如遺朋友之道絕
矣

口是心非雲笈七籤曰道教五戒
三者不得口是心非

箋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
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
用也賴其言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
可用
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荀子

續義曰老子曰輕諾必寡信莊子曰好面譽人者

亦好背而毀之也盖譬譽之人習舌調吻口諾之而心已之口譽之而心毀之往往然矣周書曰築室之言後有茅國語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知言哉易林所謂言與心詭西行東望潛夫論所謂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者也

注曰口道善言心懷惡念口譽善人心嫉正士心口且不相應行事尙可信乎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

箋曰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以爲忠諸葛武侯自表云臣死之日不使內有

餘帛外有羸財以負陛下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傳之爲忠孔明自謂無負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貪於貨賂始也臨下乃與盜跖爲伍陳情則以曾史自居偷兒獲廉名誠計之得矣豈知高后降之弗祥般庚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日知錄管子曰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

緇衣曰管子曰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人臣之廣道也夫多忠少欲事本相因欲少則忠多矣欲多則忠少矣未有

貪冒於財而不欺罔其上者也南史恩倖傳論曰左臂揮金右手判字紙由錢落筆由利染烏呼貪冒之徒古今一轍也

注曰使掌府庫則爲盜臣使司刑罰或至暴獄以及工役之浮銷災振之侵蝕皆不可以對朝廷唯其貪冒於財故忍欺罔其上貪以敗官爲墨名已惡矣堂下罔上者死法可逃乎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箋曰鳥之美羽鉤喙者爲畏之魚之多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贈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

端韓詩外傳筆端之文成是貝錦詩舌端之語猶以齒牙音語造使生人名節墮地無餘如被糾彈同之禁錮晉書武士鋒端方之蔑矣范書贊

緇衣曰不靚劉子新論之論四畏乎曰烏之曲喙跂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蟲畏之魚之哆脣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讒諂者人共畏之讒疾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己前基富貴之在己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月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斐之辭作故揚娥眉者爲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爲讒邪之

所誡。嗚呼。讒人罔極。古今同慨。點素成緇。引寸至尺。造作之辭。何其工歟。平人蒙此。亦云冤矣。

注曰。謂之平人。其無大惡可知。乃造語以讒毀之。

小人之心私而刻。

坩錄于氏贅言曰。讒人爲患。千古同之。小雖惡語人。而極之於豺虎不食。有北不受。詩人溫厚和平之旨。至此皆無所用。蓋痛之極而憤之至也。造言讒毀之故。大概有三。一則心怨其人而才劣力慊。不能有加於彼。於是捕風躡影。架爲蜃樓海市。以中傷之。此以恨而造作惡語。甌之射人者也。一則

心有所羨。欲奪人之位而居之。或恐人奪己之位。而豫先排擠之。羅織是非。橫加污衊。此以忌而造作惡語。甿之螫人者也。一則身爲敗行。醜聲已彰。自顧亦嫌形蕨。不得已而含血噴人。使與己類。此以羞而造作惡語。廁蛆之污人者也。其毒如鴆。其幻如鬼。得志之時。不難使黑白變形。天地易位。迨其後也。水落石出。天理昭彰。終無害於被讒之人。而讒者之業報至矣。其報云何。生前既無人理死後永絕人身。即使之爲蜮爲甿爲廁蛆。如佛經所謂墮作牛領中蟲而已。然造作惡語。非小人之姦險妄婦之姦回者不爲。而誤信讒言。君子亦有所不免。太上垂戒之意。並爲聽言者說法也。知其人之爲平人。則惡語之讒毀其爲造作也無疑矣。

毀人佛直。爲神佛正。

箋曰。直者不毀。正者唯神。吹毛索疵。流閒不直。不可爲直。（漢書投通話天中無敬心。不可爲正。左傳展禽有言。犯人道者不祥。犯鬼道者有殃。魯語毀人誣神。其不祥莫大焉。天將殃之也。左傳）

續義曰。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訾以爲直。子貢之所惡也。是曰是。非曰非。斯謂之直。毀人之

名以成己之名。吾黨之直者異於是。昔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是以見殺於齊。晉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曰。非徒危身。又將危父。離騷云。鮌悻直以亡身。吾懼其爲羽淵之殛矣。

又曰。應劭作風俗通。佩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有城陽景王祠。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又會稽俗多淫祀。太守司空弟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倫敕之愈急。後遂晏然無復禍祟。世之罵神佛正者。豈非藉口於此等

事哉然而孔子之言止曰敬鬼神而遠之遠之則可罵之則不可也禍曰淫祀無福而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知古人於此亦云慎矣昔舜之死也祀爲宗布此人鬼血食之權輿嗣是堯之五吏祀爲五嗣高陽次子號曰百蠱丹朱降神房后是儀杜伯冤死是爲杜主齊有天主地主兵主之祭秦有諸布諸嚴諸逐之祠王充有言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所致夫自古至今之久四海之大之衆而人人皆有是思念存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安得不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故祭非其鬼事誠可恥罵神僭正實亦非宜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是以男覡女巫及凡以神士者列於春官苟神而可罵則聖人不以神道設教矣

注曰吾之於人誰毀所謂直也豈有毀人以爲直者敬鬼神而遠之得其正矣豈有罵神以爲正者神怒人怨而竊正直之傰危哉

棄順效逆背親向疎

箋曰二者之義備於石碏之諫莊公孔子之教曾子也碏之言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嬖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夫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子之言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也

續箋曰孔子傰易逆數也然頤傳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咸傳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明夷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家人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又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渙傳曰初六之吉順也是凡爻之吉者皆以順而得之未有逆而得吉者也蒙傳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漸傳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夫利用者以其順而勿用者以其不順則順吉而逆凶居可知矣其於比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於小過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順逆之理深切著明故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柰何棄順而效逆乎

又曰葛藟之詩曰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杕杜之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親疏之辨也曲禮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也自高祖至

玄孫謂之九族而異義用夏侯歐陽等說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鄭君駁之明九族皆同姓也詳爾雅釋親一篇別之曰母黨曰妻黨曰昏姻則孰親孰疎可以瞭然向背之閒不待辨矣是以曾子曰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太玄曰親非其虎其志離齬注曰順逆以名分言親疎以情誼言棄順效逆則名分顛倒背親向疎則情誼乖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附錄于氏賢言曰不養父母而周給親族不友兄弟而要結朋友不撫妻子而憫念路人爲之者自以爲行善而不知皆逆德大過也其罪較無力而不能養父母友兄弟畜妻子者倍之究之所向之人興盡情衰恩讐反掌斷斷乎鮮克有終者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指天地以證鄙慢引神明而鑑猥事

箋曰古者天地不通民神異業楚語所以防戲豫而絕瀆誣也曰明曰旦奉而不違曰覡音莫曰巫敬而不瀆謹天地至尊神明至正尊不親小事殺正不一辭鄧莊公之誓黃泉能無後悔中里徼之盟齊桓莫挽前愆于夫至天神不獨其爲潔也音圭斯乃民庶莫盡其氣文命之氣也見楚語九黎三苗非前轍乎

續義曰衛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來盟之事質告於靈場中冓之言肆陳於祕祝天厭之明神殛之

注曰天地大矣指之以證鄙慢神明尊矣引之而鑑猥事無論得罪於天地神明也反之此心能無悅乎

施與後悔老君說百病曰施人望報是一病與人追悔是一病

箋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是施固爲報地也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逸周書是與乃爲取計也往而不來贈而不答未有不悔其過施而濫與者語曰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浚非此之謂也

續義曰可以與可以無與君子審焉既已與之而復悔之斯小人矣中說曰輕施者必好奪其謂是乎楚與鄭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君子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注曰施與有節乃不傷惠但當審之於初不宜悔之於後

假借不還老君說百病曰借不念還是一病

箋曰泉府之法凡賒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泉府漢元以來有假借不廉之條著於律律漢書刑法志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功臣王符亦言永平時明帝諸侯負債輒有削黜之罰蓋漢尚廉恥故舉士曰孝廉舉吏曰廉平所以重廉也重廉則必罰不廉且假而不返不特傷廉近於無恥廉恥不立風俗日偷厥爭速訟爭財訟猶其細也

續義曰假借古有二法有生子者有不生子者生子謂之傳責不生子謂之取子小宰之職以八成

經邦治四曰聽傳責以傅別疏謂舉責生子六曰聽取予以書契疏謂直貸不出子是古之假借有此二科而傅別書契則皆券書也泉府職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此是貸而生子者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不過三月此是貸而不生子者故爲期甚嚴然或貸或賒要無不還之理不然則傅別書契謂何也王符言王侯貴戚不肖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嘵呼曾無怵惕慙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啾罵詈或毆擊貴主人與翠盜攻剽劫人無異其言可謂切

矣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況錢帛乎

注曰有無相通情也久假不歸則非義矣不獨錢財凡書籍衣服器用之類皆是

分外營求

箋曰子臣弟友分內之事也富貴利達分外之事也君子畢力於人倫故思不出位而行無越思左傳小人閭識菽麥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裘淮南氾論其分內之事而營其分外之求豈知所性不存而所求無益乎

續義曰孟子有求在我求在外之說求在我者分內者也求在外者分外者也物理論曰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兒爭之者分未定也夫分之所在童兒知之而士大夫或不知蓋有所蔽矣顏氏家訓曰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綺蔽風雨車馬僦代杖策奇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注曰爲臣則事君爲子則事親爲士則力學爲農則力耕皆本分也舍此而求名求利則心馳於外

必至喪其所守。

坿錄于氏贊言曰。眼前地步。謂之曰分。大小不同。定分則一。所謂素其位而行也。略生妄想。便是分外。如求名而鑽刺屬託。求利而計取術致。不但不得。禍且隨之。丁酉科場之役。天下震慴。忽金陵一老僧。倡言於市曰。我有買舉人門路。極便宜。極穩當。又不怕敗露。孰能從我買乎。爾時人莫與言。或怪其狂也。姑訊之。僧曰。買舉人常價幾何。曰。三千兩。僧曰。我只要三百兩。又不消一時兒出。豈不便宜。保人得力。百人不失一人。豈不穩當。天做貢主。

朝廷亦管不得。那怕敗露。問其何說。曰。三千功求舉人。衰了凡之定價也。布施錢百文。銀一錢。爲一功。蓮池大師功過格之定法也。舉成數而言。三千功。當用三百金。而不費錢之善事。有萬倍於費錢者。施與當厄。濟急拯危。有所費錙銖而功德無量者。名爲三百金。其實不消數十金。便可功圓行滿也。此便宜之說也。人若有願。天必從之。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何況場屋神靈降鑒。豈有積德求名而終身不偶者乎。此穩當之說也。行則關節全要秘密。一人知之。其機便泄。小則流徒。大則身首異處。而積功行善。則惟恐人之不知。天之不知。朝廷之不知也。此不怕敗露之說也。問何爲保人曰。心是也。善心不堅。安知登第之後。不改行爲惡。故保人不得力。雖價錢如數。天亦未肯即賣。若念頭果決。不負久要。雖止半價。天亦將賒與之矣。至哉言乎。起心營求者。能奉此爲法。內求諸心。又何必馳情分外乎。

力上施設。此爲守錢虜一輩言之

錢曰。持心計。權子錢。治產積居。俯拾仰取。趨時若猛獸之發。得利如烏鵲之爭。此有知盡能索耳。終

不餘力而讓財矣。史記然而識者嫌其銅臭。崔烈天下謂之清貧。王貧士君子所羞傚也。

緇義曰。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凡於力上施設者。皆於器外求功也。非惟不足以集事。抑亦非所以養生。管子曰。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奪其羽。鄧析子曰。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獸。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注曰。勢力過人。又於上面施設作用。使利必歸己。人誰堪之。

淫欲過度。

爰曰內風之好色也。盈其欲不慾其止。荀子蓋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以穀伏燕。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奇爽對策以穀若夫不節不時。左傳失儀失度。燕好每形於動靜。漢書晦明常失於節宣。左傳非尤物之移人。卽冶容之喪志。且也弦心不爽。左傳壽命不究於高年。杜氏語其生不脩。左傳肌膚莫傳於來禮。蔚宗贊謂思之能無動念言之可爲寒心。此三戒之所先。十慾之必儆也。

緇義曰。淫爲大罰。固也。夫婦居室。人之大倫。而亦必受之以節。苟過其度。非保身之道。養德之方也。春秋繁露曰。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之月。當新壯者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

注曰。牀第之間。不能受之以節。殺其身有餘矣。不必非禮之色也。

坿錄于氏贅言曰。此指正色言。夫婦大倫。敬乃全愛。押昵無度。是婢妾而非妻矣。婢妾侍側。義取適情。精神有限。何堪浪擲。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

乃保身養生切實事。不必講到功過善惡也。須知此事乃人生第一大關頭。世間昆蟲蠕動之倫。莫不皆有淫性。人以血肉之軀。迷戀於此。固無足怪。然萬物皆爲淫性所縛。莫能動轉。而人之淫性獨可以斬除洒滌。故爲萬物之靈。打得破。看得空。便是能飛能舉。絕頂神僊。無滅無生。自在菩薩。蓬山鹿苑。皆從此一念基之也。卽打不能破。看不能空。而常常猛省。提起一點恐懼之心。則欲情自淡矣。恐懼奈何。枕席筵簟之閒。誠有可樂。然綢繆之樂。與疾病之苦。緊緊相隨。不啻形影。此其理不待智者而知之也。從來好色傷生之輩。遠古及今。觸目皆是。不可勝數。夫旣知其爲傷生之具。乃終不能放出主意。自覺清涼。而甘逐赴火飛蛾之隊。可謂有志氣人乎。堂堂七尺。生死亦大矣。乃使一二蹶步纖腰。居然爲我之司命。不但可惜。亦可愧矣。道書所載攝生之說。每月每日各有戒期。世俗之人。不能一一遵奉。然常見先輩有託其迹於學佛僊。而自立齋戒日期。以遠房室者。此亦巧於節欲之一法也。寒素之家。荊布相依。諒無過度之事。若富貴之家。莫如以少置姬侍爲要圖。若蛾眉列屋。寵

斐盈前而勉強自持必不勝之數也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衆少年謂爲之詞賣可以爲晨鐘清君況妾服既多子女必衆婚嫁累重雖富易貧有識者知其事之無益而力勝其私上之卽成僊成佛爲聖爲賢之道次之亦保身保家之道也

坿錄舊說曰傷生之道非一而好色者必死道書曰人身欲念不興則精氣散於三焦榮華百脈及欲念一起邪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輸瀉而出可懼哉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

百而動作已衰將世異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恆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盡終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恆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內典云女色於人是衆苦本障礙本殺害本憂愁本故達者遠之黃庭經曰急守精室無妄泄閉而保之可長活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續更忍乘危自著鞭痛哉言乎昔蒲傳正知杭州

鄉老有李覺者來謁年已百歲色澤光潤有同嬰兒公問攝養之術曰某衛玉舊易但絕欲早耳任惠公晚年益康強或問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有悟耳石韞玉以山輝木含瑛而川媚是也劉元城年八十堅強不衰自言算欲三十年血氣意思只如當時曾聞有一人患好色問王龍谿先生先生云有人設帷帳一所指謂此中有一名倡汝可褻帷就之汝從其言不覩乃妓妹汝女也汝此時一片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眞耳讀此數語眞可作坐右銘矣

心毒貌慈

箋曰面很不害心很敗國（晉語酷虐用刑垂涕終無所活）（晉語）（盛章何中之惡尹京）遍人死地柔懦不異平時（盛章何中之惡尹京）而外之婉乎乃知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狠不噬要非仁也（張文潛語）有王者起屏諸遠方（處投諸四裔左可傳）也

纖義曰唐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嫵怡微笑而禍忌陰賊微忤意旨輒加傾陷時人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宋蔡元度對人喜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

又以是知心毒貌慈非人類也

注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以貌之慈濟心之毒笑中有刀柔而害物始於賊人終於自賊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第三竟

穢食餧人（洋案穢當作藏說文云藏棄也）

箋曰楊多酒酒之蠅匹夫爲之弗飲（淮南子）飯有涉篋之鼠君子所以不嘗（論衡）昔人以食不潔爲腸滑（論衡）識悕之也況以之餧人乎餧之言飼也（玉篇）如以莖豆飼馬牛賤之甚矣此人之陰過天之大惡也（論衡）

纘義曰夫飲食者鬼神饗其氣君子食其味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靜其巾羃如之何

以穢食餧人也子華子曰所貴乎嗜粱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魚餒肉敗而以餧人是獸畜之矣

注曰視人如馬牛犬豕輕其同類甚矣況物既腐敗或致傷人乎

左道惑眾

箋曰盧子幹注禮曰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制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禮記正義）僻左之道以之事君則誅（漢制）以之亂正則殺（王制）若夫疑眾在四誅之條（假於鬼神時日卜筮）

以疑衆殺王制之所不聽當罪則決不聽其辭亂民居八刑之次周官之所必糾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亂民之刑鄭注謂左道此皆不待天誅而自罹國法者也

纘義曰周書云以左道事君者誅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注謂若今巫蠱及俗禁賈則左道所包者廣漢杜欽傳曰是背經術惑左道也若然則凡不合於經術者皆左道矣董子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鄙儒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夫民知所從

則何惑之有是故經正民興乃治左道之大端也

注曰左道邪術也蓋則惑衆斂錢繒且肆爲狂悖天理王法兩所不容

坿錄于氏賛言曰儒釋道而外凡自立門戶者皆左道也或托三教之門戶而自設一法異于尋常者亦左道也妖言邪術其道甚奇或能知禍福或能役鬼神實有駭人聽聞動人傾信之處使敬之者如聖神從之者如流水要歸於妖妄而已矣國法必誅固不必論今以三教言之釋道二教皆大聖人開物教世之法與吾儒形迹雖異至理則同

總以方寸爲體爲善去惡爲用故讀書而不悟二教之理不可云通儒悟者悟其大旨之所在也悟釋教之旨可以明心見性破除煩惱悟道教之旨可以窮神安魄斷制嗜欲儒者用力於二氏之道如是而已近人歸心二教往往好異喜新從事粗迹夫種種儀文在二教已屬後起好佛好道者專攻於形迹之間而於二教之宗海河源未嘗領會入世既不合宜出世亦無所得非計也故推而言之欲人於二教親切處求著實受用工夫而仍不失儒者本來面目正顯教之苦心也

短尺狹度輕稱小升以僞襍眞采取姦利

箋曰周官之法同其度量度丈尺寸量斗斛壹其淳制淳與純同音準淳謂幅廣制謂匹長祭其詐僞雜行僞同賣慝者而誅罰之賈人胥師職法至重也賈而欲盈左傳物無中度賈人傳而近市左勢必假眞法言夫欲譽僞者必假眞以此獲利則爲姦利以此致富則爲姦富此商賈所不齒莊子乞人所不屑也

纘義曰管子曰有權衡之稱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不可差以長短尹文子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古者天子巡狩必同律度量衡而每歲

仲春之月有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之政豈可故爲短狹輕小之物以相欺乎隋趙煚因襲州俗濮市井多姦詐爲銅斗鐵尺道之於肆百姓便之此居官者所宜知也元費案舛錯於斛之面而曰出以是入以是予孫承如是此居家者所宜法也

又曰司市之職以賈民禁僞而除詐注謂賈民者司市賈市之屬必以賈民爲之者知物之情僞與賈詐也又曰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蓋禁僞除詐具有條目此古之時所以商通物而不蹇工致牢而不僞也若夫稼穡眞僞以罔市利縣牛首於門賣馬肉於內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古稱姦富爲下此又甚焉必不容於商慤民敦之世

注曰出入不平眞僞相亂放利而行姦富爲下

壓良爲賤詳案壓俗字當作厭說文曰厭笮也笮迫也

箋曰因貧而作贅子見賈誼傳鄭玄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者名爲贅子情已堪憐從坐而入縣官見後漢周禮注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法誠難追若家本良與二字出系屬衣冠兩漢或乘周禮注機而攫取或依勢而脅從視若入奴史記役同僕隸漢書豈不罔略人之法在漢律盜篇定自漢朝見後漢紀和賈盜律和賈之條彰於魏世後漢書盜律和賈人爲奴婢者死自昔俑厭於今爲烈雖族之猶瑣瑣焉其取災厭厭恐懼之蘇蘇僕役將自喪也藏九三王弼註夬決喪面身危

繫辭曰周官詩觸之疇曰其奴勞予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鄭司農曰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以是言之古者非爲盜賊不爲奴婢平人而以盜賊待之庸可乎故又曰凡有罰者不爲奴注云有罰謂命士以上也然則壓良爲賤古有明禁矣

注曰世有衣冠陞在奴隸家本清白流入倡優宜悲愍而救拔之若非其人所願爲而壓之使爲致其身含垢於世隕其先僕泣於泉下罪業大矣

坿錄于氏贅言曰士農工商皆謂之良倡優隸卒皆謂之賤人之有良賤如涇渭之判不可紊也當亂離改革流亡飄散之餘儻有王孫乞爲奴貴主鬻爲婢者劫遷便然無可如何若尋常置僕妾雨買清白人家子女爲之是我壓之也彼子女者不得已爲喪心無恥之事而我心則何忍乎好義之人力能揮金則當還之而周其急即或不能亦當

立解其讒縱使改售他人終歸不免而我未嘗輕辱良家猶不失爲吾盡吾心也每見富厚之家有親族之困苦無依者寄身其家仰其衣食遂使僮僕之事無所不爲甚至詞吻稍加此亦壓良爲賤之類也以周卹之心行摧折之事非爲德而實損德矣夫施德於良家子女而食報非常者如南陵太守之女馬狀元之父見之紀載不一而足尤奇者順治閒浙西總戎高公山西人幼起行閒以戰功致貴一字不識而作事多合聖賢之道人謂之仁義高三中年無子買一妾夜就枕矣問其胸前

帖肉衣中蔽蔽有聲怪問之不言固問曰妾舊家女妾父府學秀才也語未畢公大駭奮躍疾走不及再問蓋爾時衣既弛恐近其身也趨至別室命夫人詰其故則父爲怨家誣陷繫獄不得已鬻女父自分必死一予尚幼故備書被冤顛末命女縫著衣中俟弟之長而授之使鳴冤耳公次日見都守備言其情事白得釋送女還之原價不取復贈其父使自給而以百金贈女作匯資促之立嫁士族後公復納妾連舉數子聞今有舉於鄉者矣嗟乎公之仗義揮金自是英雄本色不足爲難惟既就祖席乃以一念不忍瞿然而起視卻奔女於樓中拒少婦於戶外者不更難乎

中拒少婦於戶外者不更難乎。設爲愚人設設也者莫白反說文云上設也讀若手鑿云鑿也

筮曰設者詭而蒙之蔡者陵而上之愚人胸無識故可設生無才故可蔡雖然以有識設無識以有才蔡無才是伎力皆害器矣劉書語不仁孰甚焉

繫辭曰古者三赦之法三曰惷愚注謂生而癡騃童昏者是惷愚之人聖人尤哀憐之乃從而設蔡之乎設者欺其所不知蔡者竊其所不能庸知夫婦之愚亦有可以與知可以與能者聖人亦有所

不知不能者詭詐焉予智自雄亦大可笑矣

注曰愚人無知也欺之不足爲智愚人無能也竊之不足爲勇徒爲不長者耳

貪婪無厭婪亦貪也洋案厭當作服說文曰服飽也足也

筮曰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淮南谷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老子谿壑可盈而心不可厭晉語此何異周鼎之蓍餕餘食人未嘗而害及其身也呂覽

繫辭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斯達者之言也貪而無厭君子病之莊子曰

乎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故記曰志不可滿欲不可從太玄爭次入曰猲盈口矢在其後

注曰道德經云知足者富佛遺教經云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貪婪無厭無論多藏厚亡也終其身爲餓豺猲此心之樂安在哉

增錄舊說曰以口取物曰饕言人之貪如口之食物無有窮極也凡人貪心一熾則一切逆天悖理欺心犯法之事靡所不爲故老子曰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

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夫人心之欲豈有限量知足雖貧賤亦樂不知足雖富貴亦憂即如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者猶以爲不足不知鶉衣繩袍者固自若也食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者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也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牆者猶以爲不足不知蓬戶甕牖者固自安也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箸者猶以爲不足不知汙尊抔飲者固自適也惟其如此是以恆無足心夫豈知世間萬事轉眼即空我之此身終歸變滅所不滅者惟此靈明耳與其於變滅時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孰若於不變滅時留幾分享用積幾分陰功惜幾分物力存幾分福量以爲可久可長之計耶昔胡九韶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猶每日謝天清福婁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清福先韶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不至飢寒又幸楊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善哉莊子之言曰鵬與鳩鳥大小固不相侔椿與朝菌修短固不相若要之各安其安各適其適若使鳩鵬而學南冥之息朝菌而慕八千之壽非惟勢所不能反添無限憂煎無限煩惱豈不詒笑

於天下哉

呪詛求直呪者呪來禍也詛者詛往愆也呪者口告詛則用牲古者司盟掌其事

箕曰蘇成遇暴辛之讒則出三物以自詛謝屈原遭子蘭之譖則告五帝以折中楚詞枉結思申煩冤求理惟其直也若乃言多僭媟左傳事近嫚詆國語詬可告彼司盟周禮訶之楚璧天問中聖之辭未半墨子卒隕其身左傳三苗之信罔中無世在下呂刑蓋未直而求直適足握水官之筆鳴三官之鼓耳北帝主六宮立一官六天凡立爲三官三官如今刑民之職主諸考論而消魔經云俗宗又有左水官右水官及女官亦名三官并主考訂今三茅沿通掌之並見真誥也

纘義曰周官司盟之職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注謂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蓋古者民情猶質不敢矯誣也至於後世情僞益滋無情之辭不特欺人且以欺神自知不直而呪詛以求直是則罔中於信以覆詛盟三苗之遺風矣昔秦惠文王作詛楚文以詛楚懷王然六國之亡楚最無罪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秦詛楚邪楚詛秦邪

注曰直果在已何必以呪詛自明理苟不直豈能以呪詛自解忿亦甚矣

嗜酒悖亂

箋曰古之人制酒醴緩萍氏立監史將以德維令儀辯不腆俔須史規初筵在則斷過三爵不及亂今之人乃酒荒儀不令德不將濡其首側弁既悁悁復僊僊扉有楊門有羜齊慶封鄭伯有就壑谷莽雍梁遷肉實殲朱方告爾士無崇飲百日醉三日醒酒既入舌必出舌既出言必失失爾言棄爾身由獻伯由賢人毚千鍾路百樐惟齊聖能溫克酒入舌出語見管子獻伯兄易林賢人見晉書

纘義曰旨酒之戒具於詩書矣嚢讀魏書高允傳有酒訓焉其辭曰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祇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彖其損如爻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乎烏呼此若言深切著明矣太玄曰酒作失德鬼瞰其室可畏哉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祫不敢游飲漢律二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是以王肅家訓曰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

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强必退席長跽俾父誡以辭之至誠若是吾知免於悖亂之禍也

注曰既不能剛制於始又不能溫克於終使言動悖而心性亂則酒之流生禍也天之美祿惟德將無醉者能承之

骨肉忿爭

箋曰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傳夫妻不和家室大凶說苑有蚘者一身兩口爭相齕遂相食因自殺今之薄於骨肉者皆蚘類也韓非子

纘義曰孔子曰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古之君子

在覩夷不爭況骨肉之間乎顏氏家訓曰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讐敵如此則行路皆踏其而而蹈其心誰救之哉凡骨肉忿爭者宜思此言也

注曰骨肉之恩無絕也不忍小忿以至於爭不祥莫大焉家人面睽其卷宜察

附錄于氏贊言曰父子不可言忿爭骨肉者夫婦兄弟也夫婦和而家道成忿爭則產業必耗兄弟睦而外侮弭忿爭則門戶必衰其咎各有偏厲夫婦爭則咎在夫兄弟爭則咎在賢者絕不論是非

曲直也何以言之夫婦雖云敵體其實不敵之甚天包地外月借日光夫婦者天地日月之象也詩云刑於寡妻聖人未嘗以齊家之道兼責婦人也婦人而讀書明理者世不多覩所恃爲之夫者因其人之性情而教之耳不可以其美而過狎不可以其醜而生嫌不可以無才而強之理事不可以有才而遂使專權不可以其柔順而陵之不可以其剛強而縱之同室穹穴之人何難潛孚默化使成賢婦人不幸而遇淫悍妬逆不可化誨之輩則律有明條出之而已烈丈夫作事豈以一女子阻

我家法乎苟或愛之而戲黷無度漸至相侮慢之而疏遠日甚遂至相讐或委以家政而聽其專擅或潛納嬖妾而啟其嫉妒一室之中喧多靜少一日之內宴暱常稀者或至稟妻弱者習成懼內甚至有過用枕席之言而大起家庭之禍者揆厥所由有一非男子之責乎至於兄弟同居啟釁之端不一而足其上則婦婢起婦人之性非忌則疑小有不平未有不以陵其夫者其下則婢僕也下賤之流以有事爲榮反付市井讒造言啟釁者十人而九若兄弟皆賢自然釁消禍弭泯於形迹兄弟

皆不賢必至同室操戈俱傷兩敗惟一賢處眾不賢之中則賢者之學識見矣先自消其塊壘實實發出友愛之心纔自化其妻子漸漸皆知敦睦之誼然後委曲將之從容俟之彼忿則我忍彼爭則我讓彼造言生謗則我置若罔聞彼強詞奪理則我引爲己過婦盡客氣全以學問養其器量其始也旁觀者必皆笑其懦弱兄弟見其不校亦將加以不堪迨其久也忿不勝悔爭不勝理鄉黨之公論漸出兄弟之良心亦漸動良心既動感悟自生感悟既生愧悔交集豺狼亦勝化而爲騶虞荊棘

亦爲化而爲惡蓋矣古來聖賢豪傑俱從此處試出學識事之最難而善之最大者也非天下仁勇必不能爲若但恃其無過而執己之見以直道待之正論責之此尤朋友之道不可行於骨肉之間也終成其爲無學識之人而已

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嫉忌無御於妻子失禮於舅姑

幾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夫和妻柔姑慈婦聽此天地之大義禮之善物也烏容有加脫棄之與不能正室幾望乎之月戒在征凶蓋或矜此婦人

而宮中絕履或夫人不便疾也而閫外稽留公羊傳刑于之化無聞併倨之風屢見遺禮義棄人倫其不同禽獸者無幾耳漢書

穀梁曰男以忠良爲主女以柔順爲先男不忠良男之罪也女不柔順女之愆也其下所陳皆分承男女言之雖然大戴禮曰女者如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者也是故男不和其室則女不敬其夫矣男每好矜誇則女常行嫉忌矣男無行於妻子則女失禮於舅姑矣曹大家曰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

不事夫則蔑理墮閫方斯二者其用一也斯蓋女誡之義故其言若此蓋言婦道無成詩言刑于寡妻御乎家之君子亦知影直之由於形正乎注曰齊家先脩身男外內患備謹良爲德家人利安貞女必內柔順幕順爲道男不忠良則溺於私愛兩不和其室矣女不柔順則恃其才智而不敬其夫矣好矜者驕其妻妾者也行嫉忌者不容妾媵者也無行於妻子則家道不正失禮於舅姑則姑職全廢

增錄于氏脩言曰妻子事我者也妻無可慢之夫子無可怍之父定分固然然因其分之不敬慢我作我而我遂任性以行所謂齊家者安在乎無行有三放縱悖亂絕無規矩繩墨足以示之表率而起其敬畏無行之根本也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愛之過而惟言是聽養成驕奢之習此用恩而無行者也責之甚而動輒得咎略無笑口款容此用威而無行者也所謂使人不以其道不能行於妻子也妻子且然況由近及遠由親及疏乎天下之窮人無適而可者也

輕慢先賤

箋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葬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是以祭則受福（晉孝能錫類詩若夫鷹面鴟誕立而跛倚類公孫之以性象近殷民之擾竊書豈惟鬼神不復秉之狐疾天昏左傳皆僭慢之所致也

續義曰禮曰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似不欲生忌日必哀儒諱如見親蓋古人之不忘其先如此後之人忽追遠之心肆矯誣之語乃至如宋孝武見高祖所遺烏紗龍腦繩挑而笑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輕慢之意伊於何底神靈其無憫乎

注曰文中子曰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君子事死如生坿身坿棺必誠必信事亡如存致愛致慤罔罔惘惘若喪不思哀祭不思敬有輕慢之意無慈孝之心非所謂慤其本者乎

違逆上命

箋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表記雖然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荀子佛詔書而不用漢律空留挂壁之文（崔寔格上令而弗行遂有屯膏之事佛哉方命之愆至於用刑（左傳茲逆命之苗乃絕厥世（書

續義曰子夕嗜芰子本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殺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以弊於鄢君子曰從而逆是上命亦不必盡從乎雖然有亂命有治命苟治命而不從焉貴有臣子矣內則曰子父孝者敬若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女誡曰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夫家庭之間猶

如此況於君上之命乎

注曰上命當從而不從是失臣道也若廢格詔書使澤不逮民罪更甚焉即有不可曲從者亦當善爲匡救不可公然違逆

作爲無益

箋曰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作者矜造之詞無益多矣不可徧舉爲事有所害故爲無益（書正義作淫巧以蕩上心豈惟喪德哉百姓以從己欲書不獨傷財蓋作無益未有不害有益也

續義曰斯義也王符浮侈之篇言之備矣曰或取

好土作丸寶之以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可以禁鼠或坐作竹筴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傅以蜂蜜有甘舌之類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此等之傳無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完爲破以牢爲朽以大爲小以易爲難皆宜禁者也烏呼瑣瑣碌碌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太玄務次五日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繅測曰蜘蛛之務無益人也作爲無益其蜘蛛之務乎

注曰讀無益之書行無益之事交無益之友遊無

益之器興無益之工皆害有益者也

增錄于氏贊言曰無所作爲者天下廢人也其病曰懶姚端恪所謂不自知其不勞者家也作爲無益者天下妄人也其病曰邪姚端恪所謂終日勤而實非勤者寢也其事不可枚舉在人忖量而自擇之有用光陰何忍浪擲有限精神何堪誤用乎

太倉陳確庵先生顧治年暘於某氏園講論語首章敎陳證切聽者悚然譜將舉攜案嘆曰諸君要曉得今日習氣伴件與者章書相反第一關牌與時習相反第二關金結社與厭來相反第三鐵刺

走門路與不憚相反快哉言乎此作爲無益對病藥也以圖牌之時日讀書以結社之錢財養親以鐵刺之才識治家則其爲益也大矣

懷挾外心

箋曰策名委仕精白所以承休命事人靡他用以自矢臣無叱質語婦內夫家書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左傳行姦禮於鄰主卽至下臣何敢卽安國語左傳學積聚於衞人韓非子婦豈容私貨禮有放臣詩傳棄婦反有以也

鐵崖曰說苑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

一君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是知用心以專一爲主故君子內其國而外諸夏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若有外心是二之也昔公叔相韓而又善齊翟璜爲魏王之臣而善於韓斯蓋戰國之風不可以語君子之道

注曰臣之事君子之事親妻妾之事夫奴僕之事主吏胥之事官長士卒之事將帥皆當誠一不二若心稍外向罪不容誅矣

自呪呪他

箋曰指九天以爲正悵望靈修出三物以明心苦

嗟維暴驕人顧頷而何傷小雅怨誹而不亂也若遇人不淑涕泗滂沱靚閨既多寤言摽掠冀余身之有悔公羊顧及女而偕逸書祇加慙耳史記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其謂是乎

繢義曰時日害喪于及女偕亡此悲痛之詞非可以恆情論也若非有深讐宿怨而襲巫覡之故智爲呪詛之妄言如論衡問孔篇所稱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牆屋壓壞我猶有鬼神吾知其必自受之

注曰此女子小人伎倆深可鄙笑有時觸忤神明

遂至出口成讖亦可憐也

偏憎偏愛李傳主後妻

箋曰其母惡者其子釋釋音釋與惡韻其母好者其子褒韓非丈夫之愛憎生自婦人也豈無姿荊之要情親假子珠崖之義哀感旁人列女傳亦各其志耳漢書然而佩申生之玦已見集枯晉語羣孺于之生齊景何妨折適左傳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繢義曰鴟鳩之養七子也旦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平均如一詩人歌之曰鴟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蓋以興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一也然則憎愛其可偏乎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此亦極言之耳其實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爲得愛憎之平不然未有不流於偏者

注曰愛憎之偏家庭居多妻妾前後之間適庶長幼之際用意稍私而家之不齊其害大矣即立朝居鄉愛憎亦不可有偏也

越井越竈雲笈七籤雜戒忌曰勿毀井今古大忌又云婦人勿毀竈坐大忌

箋曰吹簫之女載於白澤之圖白澤圖曰井神曰吹簫女子白澤圖黃帝時書殷成式據太眞科經云井鬼名瓊老婦之盆出於淹中之記

古禮出於淹中故耿秉再拜而井水飛揚後漢書陰氏晨炊而竈神形見上神明之也禮越之者有短垣而自踰之圖如陳侯之忘大德鄭國井堙左傳豈智伯之甚不仁晉陽沈竈晉語赤眉無道宜折筆以笞之赤眉溺社殷童子何知當執戈而逐之也土匈曰塞井污井竈童子何知當執戈而逐之也土匈曰塞井戈逐之曰童夷竈文子執子何知也

繢義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故井竈重焉周書曰黃帝作井始鑿竈亨穀爲飯蒸穀爲飯燔肉爲炙管子曰五和時節飲於黃后之井以保歐之火爨八舉時節飲於青后之井以羽歐之火爨七舉時節

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九和時節，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六行時節，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古人之重井竈如此，是以國無折殤，民無夭札。今委之廝養，不知敬慎，踰而越之，其褻甚矣。太玄曰：外其井竈，三歲見青，可不慎乎。若謂竈神名隗，井鬼名瑣，斯則巫覡之談，市井之見，君子致謹，初不以此。

注曰：井竈人所資也，神所司也，跨而越之，褻慢甚矣。

跳食跳人。

箋曰：惟食人政之首，惟人萬物之靈，書故春秋必記有年，君子不誅十室，鄭氏禮注，重之故也，若夫暴殄爲心，押侮自用，既跳爾於一簞，復屈人於兩脅，呼首山之庚癸，左傳安知稼穡之維艱，見兄弟之頗連，酒豈識一夫之予勝，若小人也，足與治乎。漢書

續義曰：古者席地而坐，食時俎豆皆置之地，寢處亦然，士昏禮有布席之文，無設牀之事也，故以跳食跳人爲戒，殆亦古之遺言歟，曲禮曰：毋踖席，況跳食乎，君子行不履影，況跳人乎，故曰足容重。

注曰：食者民之天，人者物之靈，跳而過之，輕肆甚矣，

損子墮胎。

箋曰：人道下生，通於易氣，易剝從下生，故畫卦自下而上，胎育亦然，誤殞嬰孩，違於天文，抱朴子曰：命之修短，實由在母，所稟受氣結胎各有坐宿，在母不愛，言雖始於皇覽，雖先生如達，爺作擺弗子於庚辰，父不愛子，論之天地父母之心，其理同，其不子養見漢學，天地父母之心，其理同，其情一也，孩與有禁，孟春猶重其文，月令，刳胎別用刑，書君子諱傷其類，家語，剖胎殘其骨肉乎，後漢書豈生有咎，復而必棄，諸陛下，或合而弗聽，以致委諸夢中，左傳不然，何用心逆人道也，漢書

續義曰：呂氏春秋，數商紂之罪曰，剖孕婦以觀其化，蔡惠王詛楚懷王之惡曰，刑戮孕婦，古人之於禽獸也，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而況於人乎，昔越之東有輸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斯禽獸之俗，豈可施之華夏，後漢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魏鄒渾遷郡陵令，民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賸，後之爲民父母者，宜以此爲法矣，

注曰或家貧子眾欲輕其累然男長可使自謀衣食女長可以量力遣嫁何忍爲此滅天性之事乎或非禮苟合欲掩其迹然前之非禮見棄於人後之不仁獲罪於天何如永守不二色之戒乎

多行臆俾今本作行多

箋曰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閟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莊故不由明坦之途者謂之宵人郭象注宵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莊子隱僻乃其性也以隱僻爲性則不義以隱僻爲行則無禮多行不義必自斃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左傳

繆義曰曲禮曰孝子不服闇疏謂不行事於闇中也太玄曰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蓋晝爲陽夜爲陰陰凶故禍多陽吉故禍少世之多行隱僻者是夜人也吾懼其多禍也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人心即天日何隱僻之有若夫陰行其善則有之矣

注曰隱則不光明僻則不正大非君子之所行也

晦朏歌舞朔旦號怒

箋曰杜預左傳注曰晦月終陰之盡故以爲愆雲

發七竅曰朏日宜修禜祭祀先祖金書儀誌戒曰勿以月朔日怒恚禁忌篇曰旦起勿瞋恚旦下牀勿叱呼勿惡言皆見雲笈七籤夫喜怒以類者鮮矣易者貴多左傳晦朏爲終朔旦爲始吉人由之觀履君子於是履端王志良豈溢喜溢怒之時乎狂者非不歌也醉者非不怒也語然而死亾疾病隨之矣衰樂失時者殃咎安得而不至耶左傳

繆義曰一月之終爲晦一歲之終爲朏一月之始爲朔一日之始爲旦君子於晦朏不歌不舞於朔旦不號不怒蓋亦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之義禮曰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終有樂而嘗無樂說者謂春夏陽故有樂秋冬陰故無樂推是言之晦朏亦陰也其可以歌舞乎朔旦亦陽也其可以號怒乎

干陰陽之和而失哀樂之正君子愼之

注曰月晦竈神詣天五朏正月一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十月一日十二月八日神計善惡倍宜恐懼修省恣意歌舞是謂不敬朔爲一月之始旦乃一日之初正宜導迎善氣無故號怒是謂不祥

對北涕唾及溺如弔反對竈吟咏及哭

箋曰雲笈七籤禁忌篇曰凡人不可北向唾北向

尿。又青律戒曰。不得北向便溺。觸忤玉晨老君曰。向溷罵詈三不祥。禁忌篇曰。勿舉足向火。對竈罵。勿吝嗟呼柒何聲。此名請禍。特忌之。

續義曰。古以東向爲尊。而朝廷之禮。則以南面爲上。故曰君必南鄉。蓋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蓋君也。古之君子不敢對北涕唾及溺。避君位也。齊景公使師開鼓琴。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大匠曰。立室以宮矩。司空曰。立宮以城矩。公問晏子曰。先君太公立城曷爲夕。對曰。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夫天子之國在西。而諸侯不敢背之

建國然則人君之位在北。士大夫敢對之涕唾及溺乎。若謂不敢觸忤玉晨斯道家之說矣。

又曰。古有五祀之神。今士庶之家所奉者獨竈耳。禮器記曰。竈者老婦之祭。應劭曰。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夫一家生命皆繫於竈。取物多。用物宏矣。其有神靈。亦固其所。對之吟笑。夫豈其宜。

注曰。天以北方爲尊。竈乃一家之主。故以觸忤爲不敬。

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貪。

箋曰。以夫遂取火於日。周禮蕭炳用升。禮導一豆六穗於庶。封禪書吉蠲音圭爲餌。封禪故火禁掌於司烜。周禮薪蒸守諸虞人。左傳古人之所慎也。吳陽達於牆屋。禮豈容穢德腥聞。書玉食爲於君王。尚惡勞薪作爨。旨書大則鬼神弗饗。小則賓客不歆。皆不敬之所致也。

續義曰。雲麓漫鈔謂古者無燒香之事。尚書柴望。禮記婚柴。皆是焚柴升烟以降神。後世燒香蓋起於佛道。西溪叢話謂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然考之三

國志。孫策謂張津著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則燒香之由來久矣。梁天監初。何佟之議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用香一義。請南郊明堂用沈香。北郊用上和香。則已緣飾經義。垂爲祀典。夫禮有其舉之。莫之敢廢。雖聖人復生。不廢燒香矣。戒用竈火。避不潔也。

又曰。昔師曠食飯。謂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晉荀勗常在帝坐進飯曰。此是勞薪所爨。帝遣問膳夫。曰。實用故車腳。夫薪之勞逸至於異味。則薪之穢潔。豈遂無殊。世無知味者。故不覺。

耳以音鬼神神必吐之。

注曰不潔亦爲不敬。

夜起裸露。

箋曰雲笈七籤說戒篇曰天尊十戒第八戒不得裸露三光當終身奉持老君曰夜起裸形一不祥古人處必拱身臥必拱手南史故武王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愼戒必恭恭則壽大戴禮露而觸三光則不恭裸而冒風露則不壽可於向晦宴息而忽之乎。

續義曰晉謝尚唐書隱者傳許堅每沐浴不脫衣就溪澗出而暴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耳豈可裸裎乎其事雖過然意則善矣吾人雖不必如此然夜起而輒裸露則非愼獨之道唐子曰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暗易容相在爾室其可忽諸。

注曰非特觸忤神明也不敬其身亦甚矣故聖人火滅修容。

箋曰雲笈七籤曰八節曰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節行刑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箋曰眞誥協昌期曰八節之日當齋盛謀諸善事以營於道之方也愼不可以其日忿爭喜怒及行

威刑皆天人大忌爲重罪也雲笈七籤曰凡八節之日是上天八會大慶之日也金書悔誥戒曰勿以八節日行威刑蓋順時之法後漢書王者所遵順春夏斬人亾新由是怨焉王莽建安寬緩詔紀後漢立春下寬大詔書罪非殊死一切勿案建安二十二年二月立春寬緩詔書不行見獻帝起居注漢室由是衰焉若刑不須時是謂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必有天殃者也。

續義曰鄭眾周禮注古者以二至二分觀雲氣書爲災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眾之此言蓋出占候之書雖春分至不言啟閉然左氏傳分

至啟閉必書雲物則八節一也夫上天方以是日垂象示人觀變善承天者宜乎恐懼脩省敬迓祥和而順態行刑戮刑乎。

注曰不順天時必干神怒大而誅戮小而鞭笞皆所當戒。

唾流星指虹蜺蜺音霓

箋曰天事極象國語左傳失度爲飛流張晏曰飛星流星也孟康曰飛流注而去也流光迭相連二氣爲虹蜺淮南子曰天敬天之渝無效驗詩詩曰敬唾而指之乎追誦蝃蝀之章以爲太息。

纘義曰流星者奔星也爾雅云彗星爲欃槍奔星爲衍約而應劭云欃槍奔星也則誤合爲一非雅義矣虹蜺者雄爲虹雌爲蜺蓋以明閒之殊爲雌雄之別也詩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則流星之不可唾亦必古語矣

注曰非敬天之渝之義

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箋曰雲笈七籤養生延命錄曰凡小兒不用令指月兩耳後生瘡名月食瘡又曰勿怒目久視日月使目睛失明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合之於五行三統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孝經緯類於上帝宜於社禮禋於六宗書精意以享周語敬之至也不敬三光是不敬天地也河圖帝視萌曰帝視萌河圖篇名侮天地者凶可不懼乎

纘義曰鶡冠子曰天者誠日其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爲法則天者信月其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爲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爲章以是言之日月三光可不敬乎三光古有二說許叔重注淮南云三光日月星也鄭康成注鄉飲酒義曰三光三大辰也說者以爾雅大辰房心尾及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當三大辰之數此文既言三光又言日月若從許義於文爲複宜用鄭義矣

注曰輒指有輕忽之意久視有傲慢之意皆不敬天之大者以其先有是心而後形於手目也

春月燎獵

箋曰爾雅宵田爲燎郭氏謂夜獵載鑪照也蔡邕月令章句曰獵者捷取之名也昆蟲未蟄王制有

火田之禁禮七不射宿聖人垂愛物之心蒐不以時曰傷天利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禮燎獵舉弋管子所謂無道之君也四稱篇前於物也而可忽諸

纘義曰春秋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杜注曰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考爾雅火田爲狩似法得火田然說爾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艸守其下風則直焚其一邊一聚非謂焚其一澤也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方春和時百物生長而縱火焚燎是宜爲春秋所譏而周禮仲春乃有火弊之法其書晚出或不盡周公之制乎

注曰當春月發生之時或宵田或縱獵不特虐取禽獸卽昆蟲艸木亦多所死傷

對北惡罵

箋曰雲笈七籤禁忌篇曰凡人勿北向唾罵犯魁罡神金書僊誌戒曰勿向北唾罵犯破毀玉破謂歲下辰也王謂王烈之所在也

纘箋曰對北之義詳見於前矣說文曰持刀罵詈則有罰此疑漢制如此罵必有罰而況對北乎

注曰惡罵已不可況對北乎

無故殺龜打音頂擊也蛇詳案打古作朾說文曰朾撞也

箋曰雲笈七籤禁忌篇曰人凡一切蝮飛蠚動不可故殺傷損至於龜蛇異於他族殺有靈者或陰精害人深當愼之之二蟲者居於宰路謂名龜所居見莊子出自泉宮左傳南龜卻而東龜前周禮內蛇鬬而外蛇死左傳皆能通元王而見夢龜策負涸澤而爲神韓非子儻屬異十朋易爾橫遊劍剝莊子類非歧見輒史記足橫埋列女傳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乎孔瑜之功章於鑄印會稽後賢傳隋侯之德報在銜珠搜神記竊謂作不善者反是

纘箋曰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犬豕是無故而殺固不可矣此獨云龜蛇者於小物之中舉其尤不可者也考工記曰龜蛇四游以象營室也是此二物上應列星垂於天象王莽鑄當五十大泉北周武帝鑄五行大布其背並有北斗龜蛇之象龜蛇二物與北斗同尊無故殺之取咎必矣

注曰龜蛇上應北方元武七宿不可無故傷之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

箋曰春秋緯佐助期曰司命神名滅靈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髭癰瘦通於命運期度後漢書張風傳注俗

通曰今民間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僧篋中居則作小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臘率以春秋之月曲禮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鄭氏曰死之言澌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澌言算與形骸俱盡也

注曰如是等罪統非義而動以下言之罪有輕重重則奪紀輕則奪算算盡則死司命豈有私哉

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箋曰易文言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庾仲初揚都賦納甲卦氣之說而申之曰坤積不善以乾通坤極

姤生巽爲餘殃陽極姤生履霜堅冰猖蹶而活先人餘烈貞良而亾先人餘殃說苑天之道也抱朴子據道戒曰若乃懷善好煞口是心非背向異離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尅賢者誅戮降伏諛諂聖賢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剖胎破卵春夏燎獵晉鳥神靈教人爲惡敵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脇

貶剝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傾斜陵孤暴寡拾遺取施欺僞誕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乖天援地呪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貨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困當作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稱小斗狹幅短度以僞襍眞采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

繼義曰司命卽司過之神說見前矣餘慶餘殃聖人舊之周易大戴禮曰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此卽殃及子孫之謂也太玄積上九曰小人積非至於喬爵卽又非可以世計矣是故晉欒盈之亾厲之咎也秦王離之敗翦之孽也漢陳平曰吾世卽廢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何坐法國除竟不得續封烏呼世之士大夫愼無有陰禍哉

注曰易所謂餘殃也

坿錄于氏賛言曰篇首篇終俱以奪算爲言不復言他事惡報者五福以壽爲先六極以凶短折爲首人雖放廢一生沈迷不悟而此身尙存猶有一念回頭之望忽然猛省換盡心腸一反掌間轉禍爲福司命不得而禁之也惟餘生旣盡則事不可爲矣姚端恪公有言人生生前懺悔苦被俗緣纏擾及至眞正死來又苦懺悔不迭痛哉言乎讀感應篇至此者悚然動念平心反覩自問半生得毋亦有一二抱慚之事兒尤於司命乎如其無之則踊躍修善所不待言萬一有之全然不消憂懼當

此悚然動念之時其權固已在我矣司命之神豈不容情卻又極其方便固不容人倖免亦不念人舊惡當時改悔轉禍爲福絕不論罪之大小亦不論年之老少昔迷今悟振刷非晚努力修爲勿遺餘力夢者可復與盡者可復延也惟蔑然不知而聽其奪盡以至死有餘責則不可言矣孝子慈孫不能相代殃及子孫魂魄可知矣吁可痛哉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亾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箋曰抱朴子據道戒曰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殺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取之者也

續義曰此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王符有言以仁義貲於彼者天必償之於此以鄙取於前者天必哀之於後非虛語也

注曰悖入悖出天道可畏況家口死喪不止悖出乎

財錄于氏贅言曰橫者暴橫之橫謂勢陵而威脅也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此語甚微誰人掌此大算盤爲之清查細帳乎錢財身外之物故得報亦先及身外之妻子家口而後及其身以有情之骨肉換無情之金錢亦太可惜矣水火天之橫取其財也盜賊人之橫取其財也遺亾器物心神之橫取其財也疾病二豎之橫取其財也口舌鄉黨鄰里之橫取其財也皆以勢陵而威脅也直對直也如看貨還錢固不至浮於其價亦不肯短少一分夫橫取人財而冥冥之掌算盤者亦橫取之兩

相對直倘不折本而水火盜賊之驚恐遺亾器物之懊恨疾病之痛楚口舌之忿恚自己白白喫虧更無取償之法矣奈何奈何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箋曰孟子所謂一間公羊所謂推刃也

續義曰劉孔才曰交氣疾爭者爲易口而自毀並辭競說者爲貸手以自賊況枉殺人乎譬之易刀兵而相殺不爲過矣夫天道神明人不可以獨殺是以韓非仰藥而李斯卒具五刑讎錯誅夷而爰盎竟中刺客亦可以鑒矣

注曰知殺人之爲自殺殘忍者其戒之哉

坍鎒于氏貸言曰此與孟子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耳語意略同最爲直截痛快懷慶府志載宋時某禪師少時酗酒使性偶醉逢賣蒜人與爭二文錢揮拳一擊其人立斃懼罪遠逃出家苦修遂得徹悟爲大禪師開堂說法學人數百年七十餘忽一日沐浴升坐鳴法鼓集大眾謂曰汝等比丘勿動勿言看老僧今日了四十年前一重公案眾莫解坐至午一僧弁突至堂前彎弓欲射師合掌引老僧奉待已久弁愕然引滿不發問曰某與和尚

從無一面立意必欲相戕已亦不悟其故師曰欠債還錢公平交易但請下手不必遲疑願弟子曰我死後汝等恭敬設齋延此居士飯訖送歸若半語順怒逆天悖道非我弟子也弁益疑堅叩其說師曰公兩世人故怨之吾一世人故不怨因述賣蒜之事弁案不識字忽大吟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屹然不動親之則持弓矢而立化矣師下坐爲雍疑安名更衣入龕亦加趺而逝夫殺人於四十年之前而償命於四十年之後案偵雖遲還偵則一幸兩人俱是大手段人故能冤家路上劈面相逢而惡對頭反成好因緣耳貢蒜人之死適借主修行證道禪師之坐待催債主解結生天千古不再覩之勝緣奇事也苟非善果純熟兩人中有一人無手段必不冒放債不取也然則殺人之無異於自殺也明矣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箋曰抱朴子撰道戒曰道家言枉殺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殺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

脯救飢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又良規篇曰無異乎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飢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雲曰卽運日鴆鳥也

程義曰燕策云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後漢書霍諝傳曰療飢於坩子止渴於鴆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與漏脯鴆酒取喻相近呂氏春秋曰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夫聾盲瘖未至

死也然且非爲乃蹈必死之路而取非義之財至
如鹽鐵論所俾食前充腸者可謂蹐矣
注曰雖非橫取而所取者爲非義之財亦足貢禍
而速死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漏脯鴆酒不
得而俾之矣
坿錄于氏贊言曰篇中首言爲善則曰推多取少
次言爲惡則曰殺人取財曰棄法受賂曰滅人自
益曰耗人貨財曰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曰强取强
求好侵好奪曰擄掠致富曰貪冒於財曰采取姦
利而總名之曰橫取人財矣又曰取非義之財何

其詞之重而意之複也噫此太上婆心也人世淫
殺凶逆等罪其事不易爲其人不多見惟取財一
道千變萬化不可窮詰天下無不用財之日則天
下無不取財之人天下無不取財之人則其取之
也義者少而非義者多不問可知矣何謂義曰情
理而已矣取之而人樂與我是之謂近情是之謂
義不樂與我則不近情而非義取之而我可告人
是之謂合理是之謂義不可告人則不合理而非
義不論多寡也使取非其義而可以安然受用亦
何妨順人心之所便而聽其施爲而太上諄諄苦

口若此也不知世有非義取財之人卽有非義失
財之人一人快意一人傷心或一人快意而十人
傷心百千萬人傷心天道好還何厚於快意者而
薄於傷心者然則冥冥中之不平而思直其事者
必攘臂而起矣太上知其故而正言戒人曰勿取
人不從婉言曉人曰不可得人不信卽危言勸人
曰得之者不祥人亦且圖目前而何暇遠慮莫如
喚醒之曰得與不得同則人之貪也庶少殺矣故
以漏脯鴆酒譬之漏脯鴆酒入口立斃者也人雖

狂愚未有知其爲漏脯而貪饕舉箸知其爲鴆酒
而踊躍銜杯者知非義之財之爲漏脯鴆酒則雖
萬千入手亦將舉阿堵而不用矣非得與不得同
乎夫得之而不可用天下無益之棄物也壞盡心
術使盡機謀以求天下無益之棄物夫何爲乎然
漏脯之聲香等於膾炙鴆酒之甘美不亞醍醐人
見其聲香甘美又將起一倖心曰未必果然有毒
其不引滿大嚼者無幾矣逆吐之不可下之不能
而後嘆見之不早也不可爲矣粢羹麥飯邯酒山
蔬入口雖甚無味而陶然果然捫腹自得亦何嘗
不樂哉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
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
箋曰老君曰無謂幽冥天知人情無謂闇昧神見
人形心言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千地收人形性
延命錄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
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徐幹中論關尹子曰心藏
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藏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藏幽
憂者沈鬼攝之心藏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藏盟詛
者異鬼攝之心藏藥餌者物鬼攝之彼以其精此
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久之或死木或死金

或死繩或死井蓋神體物而不遺心隨感而輒動
吉凶善惡之間可不愼哉
繼義曰黃帝素問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荀子亦曰心者形之君也神明之主也是故天地
之神明實吾心之神明而已矣以吾心之善召天
地之和氣而吉神隨之以吾心之不善召天地之
戾氣而凶神隨之周書曰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
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其氣之相感若虎
嘯之拾芥磁石之引鍼曷其柰何不愼
注曰所爲之善惡人皆見之起心之善惡神早知
之吉凶異道如影隨形故君子必愼其獨
坿錄于氏贊言曰拈出心字此善惡大源頭也一
念方起人固不知我亦未決吉神凶神何以如是
之緊緊相隨時時伺候也人爲萬物之靈所以靈
者不過一心參天地贊化育爲聖爲賢成仙成佛
止此一心爲之一心之外其他四支百骸飢欲食
寒欲衣撓則瘡筌則痛與鳥獸無異也心者清虛
之體不可見聞惟其不可見聞故廣大如虛空皎
潔如日月迅速如風火變化如鬼神爲善爲惡惟
吾所之莫之能禦吉神凶神不過訶殿擁衛之人

耳或旌幢前導或刀劍後隨合眼便自見之不必
援元自實張旺等遺事爲證也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
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轉禍爲福戰國策文
箋曰抱朴子據道戒曰及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
改悔者若曾枉殺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
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乏之人以解之太
平廣記九十六卷引西陽雜俎曰釋道欽住陘山
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常乞心
偈令執爐而聽再三傳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

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夫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福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福幸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之謂也

惟義曰此太上之勉人改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自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下皆是惡事至是復以改

悔勉之蓋書終秦誓之意也帝顧頊曰功莫大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人果能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安有不獲吉慶者哉太玄釋上九曰今獄後穀終說桎梏此之謂也然禍可轉爲福則福亦可轉爲禍善乎劉晝之言曰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以是而言禍之與福蓋若循環君子愼所以轉之者

注曰此太上爲衆生開遷善改過之門然必痛自刻責使作惡之身從今日死行善之身即從今日生又能久而不倦方可轉禍爲福不然頻復之厲終爲迷復之凶矣可懼哉諸惡莫作勿以小惡爲無傷衆善奉行勿以小善爲無益二語乃一篇之要

增緣于氏贊言曰拈出悔字此爲善去惡大關頭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其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六三曰頻復厲无咎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夫天地之心復而後見則人心可知矣不遠復初動即復矣之未遠其大善而吉也固宜

頻復則頻失其過多矣然頻失而能頻復善於改悔者也故无咎惟迷而不復則其凶不可言矣三百八十四爻求有如復上六之凶者聖人最喜人自新而最惡人自棄自棄其理本然非故爲已甚之詞以垂訓也知此可以悟太上之旨矣人生世間若自幼至老終身無過豈非上乘然此惟生知之聖人爲然即生於詩禮之家育於仁厚之里嚴父明師自幼誨誡然欲隨年啟機逐智生稍稍成立自專未免便多過失何況質本中人命復不偶既少父師之訓又習慆淫之俗而欲求其無過豈

可得乎處今日而求不曾行惡事者恐千萬人中不得一二人也但惡之大小不同耳然業已錯在前災無可柰何若以其曾行惡事而竟絕之則舉天下之算紀殆將悉奪過半人亦自知後德之不可以掩前愆而頹廢自棄矣天地生意不幾滅絕乎故改惡從善而轉禍爲福者剝復自然之道天地弗能違也不但已也天愛改悔之人有十倍於尋常少過者何以知之尋常少過者庸碌無爲隨緣安分不過以命所應得還之而已若剪猛改悔之人大抵智識高明才力剛健一旦撥轉念頭作

事必多譽策如襄鄂之將始亦嘗屢困太宗迨其後赤心歸順則摧鋒破陣所向無前爲太宗者豈反厚薾下之偏裨小將而不賞此蓋世奇功乎改悔之道若何有人於此既耽酒色復冒風寒賊賊其身無所不至耶熱經胸積痞在腹病根既深元氣潛削雖行住坐臥勉強支持而肌肉癟瘠神魂疲耗人或不覺其困彼實自知其危一旦畏死心切徧求名醫診視定方捐金市藥如法炮製烹煎或用柴胡汗之或用升麻吐之或用大黃下之猛加蕩滌病根頓除雖危然虛怯而支節已覺和暢然後補以參耆輔以杞菊日復一日元氣漸復但骨髓空疏稍一不戒舊病必發務須節食愼勞刻刻保重迨其久也精神日旺筋力日強丰采煥發較勝於未病之先然因經過一番瞑眩事事調攝得宜故比少年無病者更覺可恃改悔得福者何異於此惟全不求醫而仍然縱酒濕色衝風犯寒則吾知其不治矣三教聖人之言百試百驗之神方也恐懼懺悔汗吐下之良藥也功過格常服之參耆杞菊也對證投方斟酌在我痛癢自知不必外求盧扁但不可投一劑而遽期奏效尤不可誤

聽殺人之庸醫而襍試以怪誕不經之艸頭方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一本有三年二字）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蓋視言動皆是也善無近藏（抱朴子）故以三年爲斷惡不言三年者凶人不終禍之至也何日之有（皆見左傳）末復言此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繼義曰孔子之戒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曰諂善視善行善行即動也

視聽同類舉視足以該聽也然則一日三善卽孔門爲仁之目矣鹽鐵論曰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孽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災然則善惡禍福自本經訓不得謂是道家之說矣降福以三年爲期亦有三年而不得福者德遠而後興也降禍不言三年蓋不待三年然亦有三年而不得禍者惡遠而後棄也傳曰吉凶由人太玄曰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篇末言此以勉人其意切矣

注曰語善非法不言也視善非禮勿視也行善非

道不行也惡者反是善惡禍福有感必應然善貴有恆惡不待久故降禍不言三年人未有不能行善者特患不勉耳今觀感應之理章章如是胡不勉而行之噫太上示人之意切矣

坿錄于氏贊言曰拈出天字此賞善罰惡錫福降禍之大主宰通篇之結穴也善惡皆以語爲首以其事最切而力最大且無日可離也人自能言而後更無默坐不語之一日晷一啟齒善惡便判自揚人絲粟之長掩人尺寸之短以至福被四海澤及萬世皆語善也自調笑以片言相侮杯酒以一

語相詆以至禍延國家毒流門戶皆惡也語善不費一錢極其量可以入聖語惡不得一錢極其量不止殺身出之最易防之最難人生得過之端未有多於此者金人之銘白圭之詩古人且然無論今日矣夫子未嘗一日得位而德配天地功遍帝王者寥寥論語二十篇不過與門弟子語善而已有心入世者隨機應變專以齒頰造福功德已無量此渡業海之輕舟登道山之快馬也如其不能則緘默愼持以求免過而已視善視惡他書無發此義者篇中臚列善惡非言卽行安得有視視

者有所見而動心也心神聚於目目以色爲食其用則虛其感甚實所謂物交物而引之也看淫豔詞曲不如看六經子史看荒誕異書不如看儒經佛典看周昉畫楊妃不如看王維畫佛游青看遊春粉黛不如看山寺枯禪觀劇看西廂待月不如看琵琶負土語善惡者感人視善惡者感己故皆列於行之先也行有二身行有待心行無待身行有窮心行無窮善以難者爲大惡以陰者爲尤感應篇爲經功過格爲維盡之矣三善比前所言一千三百善及三百善不同前言大事之善如舜有

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季孫行父去一囚人爲功之一是也此言一念之善如鎭江太守葛繇之腳踏子蝨人足則正之人渴與以杯水之類是也一日有三善則三年便得三千善爲惡亦然三年唐虞考績之法也人心最活變化不常若三年之久而心無改移則其善惡也純矣故福禍隨之必者決詞言從來不爽也此其理萬言難盡而要歸於事天事天之說吾友虞山錢子玉友言之詳矣其言雖爲論四子書而發而其旨與此暗合故備錄之玉友之言曰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曰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數章參觀可悟一貫之理天下學上達我自學我自達也天何以知之莫高匪天我何從獲罪鬼神既不見不聞矣何自知其德之盛何以體物而不可遺存其心存我之心也養其性養我之性也與天何與而曰事天此太極同源之體陰陽相濟之用也以可見可聞之實事推之而其理自出可見可聞有形者也不見不聞無形者也有形者爲賸身是也無形者爲陰心是也陽德實故身有可見可聞之功罪而天子主之陰德虛故心有不見不聞之善惡而上帝主之上帝之下有鬼神皆奉天命以察人心者也天子之下有百官皆奉君命以治人身者也人之有身其類不億蚩蚩之氓聽其飢食渴飲自生自養於天壤閒耳稍有知識稍露鋒芒者皆賞功罰罪之所必及然身惟有形未免爲形所隔一垣蔽之見聞不通故民閒功罪未必一一達之言官奏之天子心惟無形更無藏匿之衙屋漏鬼神十目十手察善糾惡不可度思虛靈之氣呼吸自通帝座并

不待鬼神之入告也人之才力有窮天之聰明無盡故上古亦有蔑脞之天子而末世並無疏漏之上帝其下視民情有不啻燎若觀火者矣無不正之上帝則無不正之鬼神無不正之鬼神則無不明之善惡所以學達而莫不知獲罪而不可禱也若鬼神本天之德以爲德則德之盛也無疑矣體物而不可遺不可遺天也故不可遺鬼神也天命人性有善有惡存心養性天意之所欲也知天之所欲而如其意以奉之故曰所以事天也然賞功罰罪身受之而無形之心則賞罰有所不能加故

天仍假手於人閒之祿位名壽以行其賞因咎災患以行其罰而微示其禍福之意此陰陽相濟之用也而其理則一故曰太極之同源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反而言之則是既能事人斯能事鬼既知生斯知死矣夫子固已明示子路謂不答子路之問者非也知事人之道則可以事鬼知事鬼之道則可以事天知事天之道則不得不戒愼不得不恐懼不得不愼獨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弟四竟

太上感應篇集傳後敘

吾聖人之關民也必援天以為訓天人之理備於詩書六藝而其事炳著於二十二代之史人不能一息離乎天猶赤子不能一日離乎父母也而後世恂慄之儒顧妄援公孫氏天道遠人道邇之說判天與人而二之謂禍福之於善惡汎汎然若海中之萍適相值爾至近世微賤之徒出則又證以測候之學以為日月之蝕孛彗之變吾可推測而得何與於人之禍福由是衍之凡雷霆霜雹山崩地震旱乾水溢昆蟲草木之災皆無關於氣數而下民殃祥益於天遷不

相涉排斥古人以自紓其怖畏曾不自知其惑世誣民之甚也烏呼人有欲則必爭然幷生斯世而不相害者恆始於愛而終於畏愛人則不忍畏天則不敢不敢與不忍合而後聖人之教得大伸於天下今世人心日漓所謂不忍者既微而不足恃而又屏棄天人感應之理使民放其無等之欲而蕩然無所懼善者怠而狂者喜必此言也夫太上感應篇出抱朴子所述道戒自宋以後賢君大儒多表章之我

世祖章皇帝嘗命譯為滿洲文以頒廷臣而

御製勸善要言一篇徵引尤多非以其言闡天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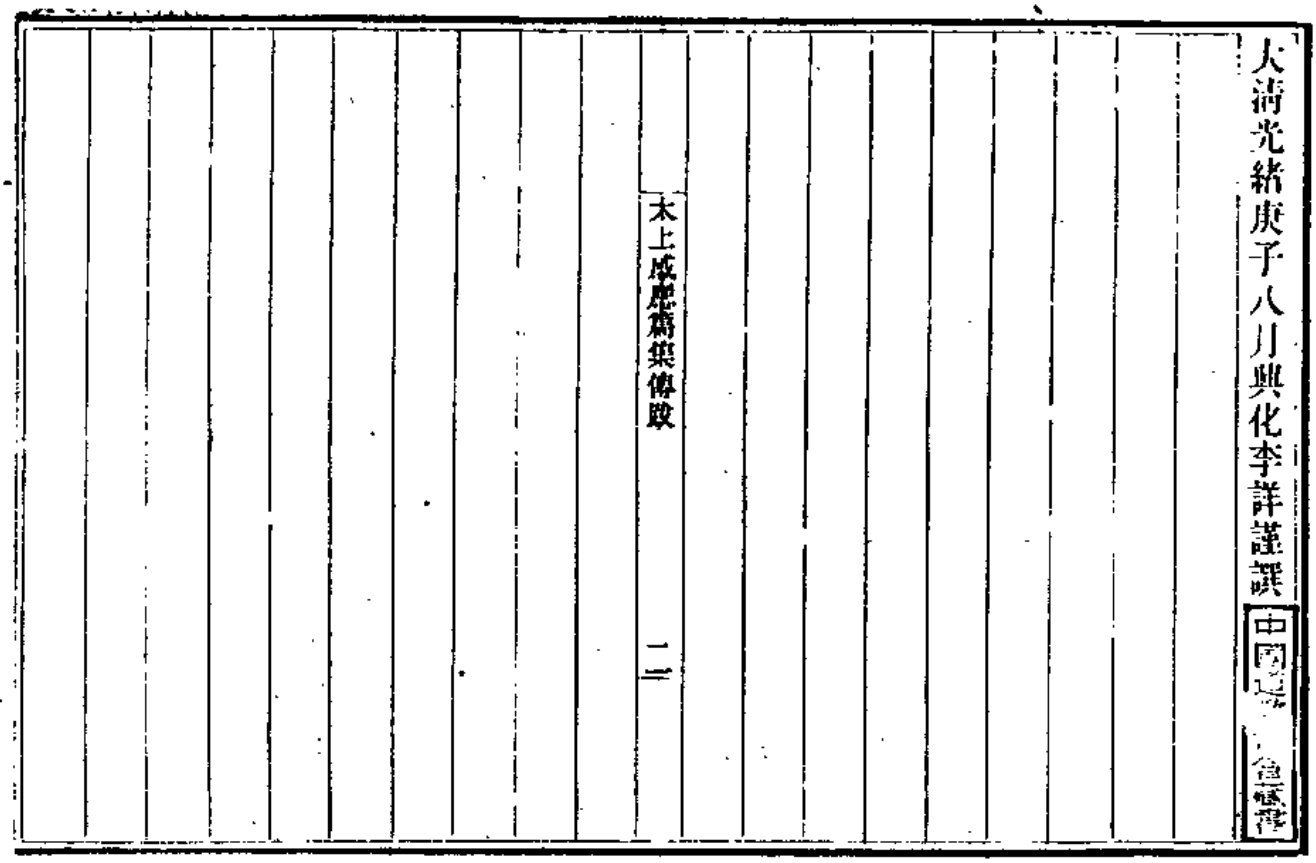
故與經傳相表裏足以翼聖人之教故歟邇者五洲之車航日輳風氣益開學術亦日以雜糅人廣坐几鄙倍濆慢之談昌言無所禁一有及因果感應之說者輒睪以爲話病而談者亦自厭然不敢出諸口世風之變殆不可解義澍嘗竊憂之思一舉
聖謨備訓以解其惑顧勿勿未暇也戊戌之歲義澍宦鹽城友人李君審言王君燕樵以欲乘感應篇集傳告義澍以爲是風雨之雞鳴也遂袁俸金爲助乘既成乃舉夙所欲發者著於篇末用質當世知言之君子若夫發是書之由起與諸家注之精博有足覺

世而牖俗者則李君之述備矣故不復著云

光緒二十有五年太歲在己亥夏六月武岡張義澍謹誌

漢儒注經凡故名物舉有實證賈馬鄭服皆是也自魏王輔嗣始以清言說易郭象張湛之於莊列起而承之然能以數語隱括書之意旨要言不煩非若後世覼縷不能自已也太上感應篇有惠定宇之箋佾蔭甫之纂箋均守漢儒家法若姚鏡塘之注則輔嗣之徵言比於郭張縣解猶爲得焉是三書若援集解之例彙爲一編俾學子有所省惕且於注書體例稍寬門徑庶不薄道家之言爲短書矣吾友大興燕樵王君前客鹽城與言及此則欣然身任合并遂寫畢

以于鐵樵之貲言坿於其後商榷巨式斟然不苟往復論議始有定本名之曰集傳賢士大夫及吾黨同志君子咸畀譬以助甫及剞劂雕鐫已就君可爲勞於斯役愧余不能助其一二也此書首言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則左氏傳閔子馬之言其他合於儒家所云十之七八至四君子之注如金玉淵海煇映四宇覽者當自得之復何俟絲言坿益獨憶與君往日偶得此誠豈意獲睹成功且斷手之速如此是則余與君固可相視而笑而諸君子之樂善勇爲亦足多矣哉


大清光緒庚子八月興化李詳謹誌
中國道教協會
太上感應篇集傳敬
二二

重印感應篇圖說序

歲戊辰春三月初一日。余同孫震東先生。赴友人程君少堂處。適見其案頭置無錫萬氏校印感應篇圖說一書。方取閱之。程君與語曰。此書流通已久。茲王君資秋。約合同志孔君梅閣曰君王濟諸君佩如蘇君資安楊君紀五王君文秀程君竹珊等多人。謀集貲重印。以廣傳播。君與孫先生亦有意乎。震東先生曰。余蓄志久矣。是書誠善。流傳愈廣。感化之效愈大。慨然附於諸君子之列。余亦與焉。程君因屬以爲序。慨自世俗澆薄。人心鬼蜮。忠孝信義仁讓之道。幾乎掃地以盡。其甚者。或更與古聖先賢之微言正論爲敵對。悍行不顧。窮兇極惡。方之洪水猛獸。而又過之。造天遣天譴而罹極刑也。身受者容亦不禁其悔心。然推其所以致此之由。要非莫之致而致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辭旨深切著明。實括天理循環之眞諦。彼讀之而非解。或解之而非信者。動謂爲荒誕無稽。豈不大可痛哉。蓋人秉天地之氣而有生。天道即不能有生而無殺。但謂天道之生殺不可思。即必外天地而別有生機。離天地而別具生理也而復可。叶善有只知其不能矣。惟非不能。則寧作善以順天。世作不善以逆天。寧作善順天以召祥。世作不善而逆天以速殃。諺有之。天謹好說。無往不復。此感應之說也。嗚呼。天人相通。不啻呼吸。善惡禍福。靈應若響。而世之毀德敗道。污風害俗者。猶比比皆是。而毫末不爽之果報。亦即相應而來。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事必至。理固然也。今王程二君同諸君子集貲。重印是書。爲世俗人心之導助。亦冀世之向善者日衆。相感相應之機緘。愈以不爽云爾。善哉善哉。

中華民國十七年夏歷暮春滬陽丁宗嶧謹識

無錫萬氏家藏版 中央圖書館印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皆慶避之。惡果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敬順三光。哀矜孤寡。恭敬老懷。幼及蟲魚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若或非謹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陷陳

無錫萬氏家藏版 中央圖書館印

君親慢其先生被其所事証論無識誘諂同學嫉諫
詐爲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
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咸忿怨不休輕慢
天民擾亂國政貪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
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遏寡棄法受賂以直
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
不爲自罪引他矯案方術曲誘聖賢侵凌道德射飛
逐走發墓盜棺塡穴賣墓傷胎殺胎願人有失毀人
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縞人

之能敗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
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
商殺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
貪無厭貿買虛偽包貯險心擅人所長護己所短專成
迫脅縱暴殘害殺人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蠱亂
衆生破人之家奪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蠱亂
規模以取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隨他
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
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便說

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材能而稱而抑之
埋蓋賢人用藥殺樹惡怒師傅抵觸父兄强取强求
好侵好奪誨掠致富巧詐求遷貨賂不平逸樂過節
背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鬪合爭訟
宏遂煩憲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日是小非
貪冒於財敗闕其主造作惡逆毀壞平人毀人爲直
爲神稱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鄰慳引
神明而誓願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
嬉戲淫慾過度心毒親惡憎善酸人左道惑衆短人

陰度輕秤小升以欺細民採取姦利壞人善緣
是人貪婪無厭咒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紛爭男不
忠良女不貞順不和其家不修其業失於事宜後有
悔吝行於事予失時於同伴輕慢先賢違逆上命
作爲無益懷奸外示自咒咒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灶
逆人產子墮胎行多陰賊悔願歐雜朔日晦忌
對北溺棄及對灶吟咏及與又以竈火燒香穢柴
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蜺指三光
久視日月不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

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門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湯火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原書凡例十六則

一感應篇圖說始於雲間許纘曾沙先生惜印者有梁公化鳳報刊者有朱公作霖王公錫文諸公志願流傳海內令天下智愚賢不肖咸知福善禍淫不爽毫髮與不惜貲自當洶湧佛之實復也正元纂輯是編句必有註註必有據復繪圖以資其默仍許纘沙先生故步而所引事實多採新聞冀動閱者之目與起其從善去惡之心實之錫沙先生識亦不以爲戾也

一感應篇舊本多援引六經文義深奧執淺學者而強語之必茫然不解致生倦意伏讀勸善要言序曰語不欲文期於明理詞不厭詳期於曉衆真著書之玉律金科茲編集註列傳辭皆淺顯一切深奧之語概不載入

一感應篇有章節有段落有起伏照應自開端太上曰至如影隨形乃全篇之綱領爲第一章天地有司過之神至算盡則死先言惡報以示警爲第二章又有三台北斗至先須避之格言上天糾察之嚴爲第三章是道則進至三百善備非善行使人知所勉爲第四章苟或非義而動至殃及子孫備舉惡行使人知所畏爲第五章又諸橫取至死亦及之三段叮嚀告戒爲第六章心起於善至轉禍爲福發明形影之喻反覆諄嚀爲第七章吉人語善至末總結善惡之報與首節相應爲第八章此全篇之大旨也前人從略故特拈出

一經文聯行章一句自爲一事原之雖若瀾漫其中自有條理如苟或非義至狠戾自用指悖逆大惡是非不當至見殺加惡指仕宦之惡知過不改至侵漫道德指士庶之惡射飛逐走至傷胎破卵指殺生之惡陷人有失至助人爲非指柔惡退志作威至纖豪殺傷指刑惡無故剪裁至勞擾衆生指不惜物力之惡破人之家至以窮人用

指顯橫之惡。見他衆貴。至顯他身死。指隱益之惡。干求不遂。至可稱而抑之。是有因而肆其惡。埋盆厭人。至好侵奪。是無因而肆其惡。誘掠致富。至恐嚇於他。是得志之惡。總天尤人。至借鬼事。是無忌憚之惡。施與後悔。至覬回報人。是不仁怨之惡。貪婪無厭。至行多陰餅。是家庭之惡。晦謾歌舞。至殺龜打蛇。是不敬天地神明之惡。層次條理。原極分明。茲特一一拈出。

一舊中之句。有似同而實異者。如個人之凶。與過惡句相似。一則指喪服。一則指惡人。誑諸無識。與謾蒸愚人相似。一則指西席欺誑東家。一則指使巧捉弄無知之人。殺人取財。與破人之家。取其財寶相似。一指權勢大惡。一指平常之人。殺人之善。與挫人所長相似。一象指有位無位。一專指居官。乘威迫脅。與退志作威相似。一則圖其快己。尚無他意。一則以人命爲草菅。輕蔑天民。與勞擾衆生相似。一指百姓。一指牲畜。慢其先生。與恚怒師傅相似。一概指尊宿。一專指受業。包貯險心。與心毒殺慈相似。一則令人不測。一反令人可殺。咒詛求直。與自咒咒他相似。一是忽極求仲。一是撒潑無賴。各句實不相同。茲特分別拈出。庶知經文並無重複之句。

一經文內有語似對舉。意則對舉者。舊本多以串講之。今分爲兩事。以對舉之。合作一事。殊失經旨。涵泳上下文自見。此編或分或合。一一參以鄙見。請質高明。

一舊本徵事多寥寥數語。茲編所載。或得諸傳聞。或得諸目擊。每事皆備記原委。悲歡離合。纖悉皆具。庶閱者得知始末。轉相傳述。不比短幅一覽易盡也。

一各本列傳。有一句援引數事者。有一句祇引一事者。更有此句之事。彼句可以通用者。殊不費一。茲編每句各採一事。俱於本句切合。不可參用他句。觀者自見。

一是編纂註。博採前人之說。其精當不易者。不敢稍有異議。間有語涉泛漫。不合經旨者。則參以鄙見。總期折衷至當。非敢妄逞胸臆。

一經文所載善行善報。不過三十餘條。而惡行惡報。則有一百六十餘條。是知功易積。過難除也。持是經者。雖積善功。不先改過。則功不掩過。難傳福報。

一前列靈驗記。另採新語。分爲八則。使海內諸君子。知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各發虔心。各新所得。斷無不其應如響者。

一經文大旨。雖合上下通勉。而爲居官設誠者尤多。蓋人有官職。一言一事。關係匪輕。則爲功爲罪亦匪輕。得編得褊。豈同於匹夫編戶之列。更宜猛省精進。奉爲服膺也。

一各本徵事。有雖切合本文。而報應不詳者。或雖列報應。而不甚顯赫者。每令閱者有不全不備之憾。茲編所載善惡之報。大小分明。地獄天堂。不爽毫髮。於警世勸俗之道。不無一得云。

一舊本一註一傳一圖。如是而止。茲編圖後或繫以詩。或繫以詞。或繫以古語。反覆叮嚀。如曲終更饒餘韻。雖云下里之音。或有當於晚晴之奏云。

一經文雖出道藏。所言忻格致誠正之功。齊治均平之理。并無鼎爐修煉之習。與四禪六經。相爲表裏。人能全而體之。則可希聖希天。得其緒餘。亦可躋身寡過。觀者慎勿視爲道流而忽之也。

一人當弱稚之年。如甘未受和。白未受采。此時閱淨智見善行。終身不能忘也。所以孟子之人。其中年所記誦者。不可悞。而幼時句讀。歷歷可舉。何也。蒙養之時。心如止水。月之所先見。耳之所先入。習與性成。久而不澀也。世之教子弟者。誦諸經傳之外。宜先取是編訓迪之。

雖文義淺顯。言詞樸直。而寫門警心。直稱易曉。可當小學之修身書。

一是編於甲戌中秋日發願。乙亥下元日竣稿。十二月創刷告成。欲廣佈博施。但費繁力薄。弗克從心。謹法許鶴沙先生成規。將鐫成之板。公諸善信。有擱紙墨到署刷印者。概不取資。貢正元敬識

流通善書說

資聞作善者降祥。作不善者降殃。是禍福之由於善不善也明矣。願善之途不一。莫善於流通善書。何則。善書之流行。可以化一人。且可以化千萬人。可以布一邑。即可以布千萬邑。可以動一世。並可以勸千萬世。非比他端善舉。第能限於一方。拘於一時也。人苟能受用此書。則善心於以啓發。善量於以擴充。善性於以圓滿。由鄉里以達邦國。自儒者以化愚民。維持世道。挽回類風。皆賴乎是。雖曰有性理因果之分。總無非救人爲善。古人云。遇上等人說性理。遇平等人說因果。可知二者之書不可偏廢。蓋可與言性理者。固難多得。而禍福報應之談。亦足以感應人心。是以性理之書。固宜流通。即因果之書。亦斷斷不可少也。古今來撰著善書。纂輯善書。刊布善書。印施善書。因而消災度厄。集福延年者。紛紛不可勝數。即近如顏生愉（字修敬 潘仲謀（號定宇 宋士 何蒼玉（號定宇 宋士 彭凝社（名定求 陳榕門（名宏謀 朱石君（名珪 國柱生（名桐 黃泰一（名元 劉喬松（名山 徐白舫（名時作 李更生（名承 諸先輩。皆以流通善書。而得位得祿得名得壽。則善矣。流通善書之有益於世道人心也。匪淺即爲之亦尚不難。人何以不信此者多。而信此者少耶。要亦未知善書中之真味已耳。然欲人知善書之味。必須先將善書廣爲流通。書既流通。而後可就見書者多。見書者日多。則知味者亦自然不少。誠能知善書中之真味。是已進於善矣。豈不樂哉。豈不樂哉。

附錄善書流通十四法

一全施流通（普之由紙印無力者。或手抄代刷。在乎施人也。最有功德。）

一半施流通（施半印資。或助紙墨。或印刷工。或助心願。皆名半施。）

一新編流通（或名家新編。或時賢新著。皆宜廣印流通。）

一懺罪流通（須及早印施。切勿遲延。）

一吉慶流通（喜慶宴會。隨人所好。印施善書。）

一饋送流通（如官長士大夫。或行或寄。隨時隨物。隨人而施。）

一贈歎流通（富貴之家。以附驥尾。貧賤之家。以引薦書。）

一勸讀流通（文不必深。法度不必嚴。但取其明白易曉。使人觀之。即能感發善心。）

一善寫流通（已經正家。凡遇來求。皆宜寫之。）

一鐫板流通（捐公貲。刻天下通行善書。或刻古今人所未刻者。）

一積貯流通（既印之後。貯其書於庫。隨時散施。）

一賞易流通（於書坊宗祠寺觀印施之地。不發分文。）

一遊幕流通（士君子寄人籬下。幕館生涯。負笈攜書。隨身印施。功不在官下。）

一郵寄流通（寓居僻地。風化之流。所望於行宜少。隨其資財。廣印施之。）

阻施善書歸

古聖人憂天下後世人心不正。於是垂訓以道後世。雖不能強人人皆尊聖訓。然千萬人中。必有一二身體力行者。是聖訓之有功於世也大。若六經四子書。流傳於後世。後世雖不能人人皆行其言。然類有此書之存。尚知尊爲善而賤爲惡。假使無聖賢書。則人果不知有綱常。與禽獸無異矣。厥後又因人心險薄已甚。六經四子書。只可望之有志之士。不能入凡庶之耳。於是有感應篇。陰騭文。覺世經及因果報應諸善書出。使人聞賞善罰惡之言。近而可行。切而易曉。庶知有所願忌而不敢爲惡。有所希冀而樂於爲善。是亦神聖不得已之作。所謂通平等人說因果是也。皆考諸善書所載。凡刻施善書者。皆

荷神寐。可知神罰在天之蹤深。喜人刻施善書。以勸天下後世。咸爲善人也。乃今之阻施善書者曰。近世人心險薄。施善書與人。人未必受。即或受之。亦未必觀覽。且人受之而不敬重。則施者及獲罪。噫。何盲之妄也。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大。豈得謂無賢者乎。善書爲神聖所作。神聖既作善書。豈有不欲人施之理。若謂恐人受之而不敬。即施者反獲罪。是作善書之神聖。亦有罪乎。足見其言之妄耳。嗚呼。阻施善書者。是絕善類也。是滅善教也。若人皆效尤。則善書幾淪沒。而永不行於世。又何異秦始皇之焚書坑儒。突乎。夫阻施善書者。既爲絕善類而滅善教。直是率天下後世之人。皆入於惡。其心甚凶。其罪莫大。吾知其必受天罰。昔有無錫縣鄒一桂。號小山。省試時。有人刻施善書。欲其捐助。鄒曰。非我吝財。人不敬重。反增罪過。是夜夢關帝叱之曰。爾讀書明理。亦爲此言。若人皆效尤。善路不幾絕乎。鄒叩頭謝。印送千本以贖罪。且自畫繡像一部。朝夕虔誦。後於雍正丁未中傳臚。入翰林。歷官至禮部侍郎。鄒每謂人曰。一言足以獲罪戾者。莫甚於阻人之善也。由此觀之。凡阻施善書者。其罪莫大。則受天罰可翹足而待。吾願人共愼諸。

二篇一勸一懲。實爲善之綱領。凡刊刻善書。斷乎不可少此。

己亥小春朔潘心庵評



凄風冷雨不成眠。擁被虔持太上篇。感得海神爲配偶。一生衣祿永綿綿。

得富驗記

（註）世上銀錢。皆由天命定。命裏若無。毫釐不能妄得。此論理之常也。若人能發愼自修。持行感應篇。實可易爲富貴。文所云作善之人。福祿隨之是也。

（案）徽人程致中。與弟致和。同赴湘陽貿易。消折本錢。不能回鄉。二人在客行。代人賣眼。卿度日月。一日致和偶過關帝廟。見壁上粘感應篇。載有報應事實。不覺心動。乃叩神發愿。刻刻持誦。以求得富。時逢九月。塞外早寒。風雪交下。致和晝則虔誠禮誦。夜則擁衾默誦。歷數日不輟。忽見一犬。銜帶金鈴。遶屋一周而去。至夜。忽有神女。隨婢數人。執絳紗燈。引而進。室時滿屋香花。致和驚不敢言。女曰。郎君稱舉太上感動海神。使妾奉賓。帶致和告以貧苦。女曰。是不難。君篋中有傭工銀十兩。可至某山頭。有一匹馬者。速買來。致和如言買回。女敎以進貢俺答。可獲重貲。時俺答雄長諸部。見馬大喜曰。此龍駒也。貲銀五百兩。女又曰。某行販藥材客。母病欲歸。有大黃若干担。價値千金。君可半個買回。不日即獲重利矣。月餘瘟疫大行。大黃市缺。致和所積。獲利十倍。嗣後凡置某貨。女俱先期指點。獲貲無算。乃細載作歸計。是夜女執手泣曰。良緣已盡。固知君不能留也。敬述感應篇效驗

甚大。君歸宜益加勉勵。身體力行。自然富壽綿長。記之記之。漯淚而別。致和不禁長號。其兄慰謝。乃語以故。兄弟焚香拜謝。歸家成富翁。刻感應篇萬卷以公諸世。

（附）松江張德甫。日誦感應篇。身體力行。生子二。田八百餘畝。年老分析。各授感應篇一帙。戒曰。爲人之道。盡在於是。即作家之法。亦不外是。汝習當如我力行之。二子問曰。舊中豈有作家法乎。父曰。算減則貧耗。蓋昔人所以貧也。福祿隨之。蓋昔人所以富也。此即作家法也。後二子奉感應篇如父命。事母孝。置產三千餘頃。富甲一郡。（徐白仙太史感應篇跋語）

一卷貽謀盡露餘。明明經訓即黃金。堂庭繡靜春雞老。兄弟香前讀父書。（徐太史詩）

趙明甫家貧。爲塾師。日與生徒講說是篇。夢父曰。汝勤善心誠。成就人家子弟不少。上帝已賜金起家矣。後果富饒。

石中璞刻感應篇八千部貯樓上。鄰人夜見紅雲燭燒。又見火光四射。告之璞。璞疑有怪。懇張眞人書符鎮盪。眞人命法官往視。曰。非邪氣。乃祥光也。君家其大昌矣。不知何修得此。璞以樓貯感應篇告。法官喝其急散。後巨富三子俱貴。

中央圖書館印　福建民氏藏版



得貴報驗記

半世求名未遇時。
煙窗辛苦少人知。
敬遵太上行功德。
丹桂高攀第一枝。

（註）人之功名。戰於桂籍。掌於文昌。作惡者按過勾除。行善者論功陞賞。人能持行感應篇。則萬善畢備。何患不桂籍標名。文昌增祿哉。

（案）明尚士英。能文善詩。雖係寒士。却學學好善。曾見人募化刻感應篇。欲捐助而苦無力。乃典衣衾以勸其事。冬日著單服不悔。年逾三十。貧猶益甚。附舟到京。作寓館計。僑寓城外關帝廟。半載渺無知者。代人抄寫對聯扇頭。以資餬口。時近除夕。有重臣差其掌事。至關帝廟辦公。掌事性喜文墨。一見士英所書。不禁忻賞。問何處人。何事到京。士英以實對。掌事曰。君既皇皇無主人。予之諸子。現覓西席。何不移榻到舍。朝夕請教。君亦得靜養閒窗。可應試求名也。士英謝而許之。掌事爲之治衣整裘。煥然一新。不復寒士相矣。上元之夕。重臣於花園遍掛花燈。懸匾聯。請賓遊玩。門客所書。多不當意。掌事以士英薦。立召面試。士英運筆如飛。字畫端妍。詞語雅切。大加欣賞。是夕賓臨閣中。問何人手筆。重臣對曰。此臣家西賓尚士英寫作。次早即召見於偏殿。試稱旨。賜進士爲翰林檢討。不數年。陞掌院學士。凡駕臨幸之處。士英載筆相從。一刻不離。遇合之隆。遭逢之盛。無有比者。退朝之

中央圖書館印　福建民氏藏版

暇。備盛禮。至關帝廟酬謝。道士設錦裘綉墊。俟其歇息。述舉稍酣。恍惚見關帝曰。留今日之榮。乃助刻感應篇之力也。此後宜益勵初心。忠君報國。慎勿恃寵滋事。士英醒。方知獲報。故遍以勸人。多有化者。

（附）杭州景江錦。游羅嶺南潮州署。其父亦客兩粵制府幕中。俱深信感應之理。案頭必置感應篇一卷。朝夕持誦。時江錦已年逾四旬。渙於仕進。且懸潮州美地。東金頗優。決意不復秋試。乾隆辛卯大比。父連札三四。促其旋里。最後一札云。如不急回。以不孝論。不得已。快快返棹。入閩。途中亞魁。聯捷。分部未幾。放潮州知府。竟如夙願。羅江錦鄉舉之前。辦一扳評盜案。曾救活五十七命。故也。使平日不奉行感應篇。豈能悉心平反如是耶。（續且補錄又感應篇圖說後）

徐太史曰。是不敢利及無辜者。是不敢以直爲曲。一篇直入輕爲重者。仁人既遂寃民之願。彼蒼亦遂仁人之願。五馬潮陽。事奇而理固常也。

一麾出守笑回頭。瘴嶠當年此地游。五十七囚悉且喜。使君天道到潮州。（徐太史詩）



莫云紀算
總由天。
立命錯身
便自然。
若使時時
遵太上。
管教白髮
易童年。

（註）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壽之修短。乃數之一定。不可輕移。然感命在天。立命在我。人自受生以來。或寡疾病。或疾病纏綿。或入字有刑冲。惟宜心持行是經。久久並無退轉。自然罹者可壯。病者可痊。宜夭者可登壽。考洵挽回造化之良術也。

（案）明劉太司選存心仁恕。用法平允。從無苛刻。所生六子。夭殤其五。俱年不滿二十。其第六子璟。已十七歲矣。聰慧倜儻。而單弱多病。不異諸兄。有蜀中相士周士選。挾術遊京師。名譁一時。公使覘璟相曰。此子但求得壯。不必言富貴也。閱細看半晌。答曰。除公子貴格。難度十九歲之關。但修身立命。學貴垂訓。決無虛語。惟力行太上感應篇。可以挽回造化。舍此則非術士所能知也。璟雖年少。頗能自勉。即對天發願。將感應篇逐條錄出。書者粘於東壁。每行一善。則加一紅圈。惡者粘於西壁。每除一惡。即加一黑圈。行之三年。已過十九歲而竟無恙。一日渡浮子江。見流人網一大龜。璟命從人給錢一千。買回放生。龜昂首隨舟。送至五里。猶戀戀有不捨狀。璟謂之曰。予前途即登岸矣。已知爾之厚意。不必遠送。龜浮水面點首。悠然而逝。是夜泊旅邸。夢一龜。太短胖道士。向之稽首曰。公子力行感應篇。三年不倦。上帝克嘉。已增祿延年矣。但體丟神藥。難保寒暑不侵。貧道有小術相授。服此調攝。可保安身無病。乃傳以叶納導引之法。傳畢別去。璟醒。知係神龜報德。依其所授。加法用功。甫期年。即百病消除。召前相士。備述謝之。是夜周與璟聯床而臥。見璟已睡熟。並無微息。扪之如死人。次早向司選公賀曰。公子龜息也。壽元極永。高貴非長。公從今不必憂矣。後璟享壽九十八歲。五福全臻。此持行感應篇。求德得壽之驗也。

（附）錢塘金鼇園榮虎臣先生。新注感應篇成。慨然欲捐貲付梓。適其室病篤。恍見白衣神示曰。爾夫欲刻感應篇。應增補若干則後可告爾人。篤信奉行。刊印廣施。必延天福爾壽。

洋鏡縱橫事不閒。心頭萬物起祥雲。鼇分得恩波及細君。

朱綬玉日莊題感應篇。康熙戊申七月三日病危。昏昏間。神諭曰。汝信誦感應篇有年。亦能勉行篇中數善事。應錄汝前。不日病愈。

病榻奄奄不耐煩。嬰兒生意返春旛。縱知一紙千鈞重。中有靈光九轉丹。



暮景無兒
最可傷。
形單影隻
斷肝腸。
一朝得藉
持經力。
關蓋森森
滿砌芳。

（註）人之生子。上以承祖宗。下以衍嗣續。所關最重。其無子者。或係命犯孤辰。或係氣質薄弱。似未數之無可如何。若能力行感應篇。久而不倦。則人事修而天意回。自然福祿雙增。孤毛轉趾之祥。可操券得矣。

（案）陝西梁公化鳳。性忠勇。爲江南蘇松總鎮。與士卒同甘苦。軍中有慈父之稱。時海寇鄭國維。圍金陵甚急。公率兵禦之於德勝門外。身先士卒。鏖戰數晝夜。全城危而獲安。以功晉授江提督。公年逾五十。祇生長公子。舉身弱多病。公時以爲憂。一日暨許鎮沙先生感應篇圖說。大生歡喜。捐俸刷印五百部。廣爲勸戒。每日清晨。著淨衣冠。焚香再拜。虔誦一篇。而後出理公事。雖盛暑郡齋。車中舟內。未嘗廢也。公曾於夏夜露坐。忽見室內明如白晝。趙視之。乃所奉感應篇放光照人。毀髮皆見。公知持誦有驗。宏加勉力。不敢稍輟。次年即生次公子。繼降之夕。滿室聞異香。經文放光如前時。公向以單傳爲憂。今則雙珠並耀矣。賓客賀人曰。天下無不可回之天意。但人不知求耳。求則未有不應者也。後次公子。能克紹前烈。由軍功出身。歷任總鎮。匯晉提臺。轉文階爲浙閩制府。生子九人。俱登仕版。文孫濟濟。巖不輟翰雲路。至今陝中稱望族。公世之孤單無嗣者。欲求種子之方。余竟效法梁公之持行感應篇。則無有不獲報者矣。

（附）常州右營守備曹成秀云。余乙丑補宜興。抵任初。聞宜邑紳士徐子經陸續。孝友端方。登務旁午。未遑一晤。越數月始晤。往來款洽。余談及年逾半百。多病乏嗣。行將解組歸里。徐君慰曰。官可辭。而子不可少。但能多行善事。可以致福。余曰。我輩居官。勤止多尤。敢望福報。徐君曰。不須他及。只力行感應篇。更能刊施廣佈。誠心勸善。向來環境。不可枚舉。余始幡然。立願刊施。未幾。身漸康強。丁卯四月。果生一子。余益信神明可以至誠感格也。後於友人案頭。披閱感應篇像註。中列公案。歷如指掌。余不勝驚喜。重誓虔印百部。用公同好。

勤止多尤自責深。片言默已洽天心。不圖虎帳談兵地。經在鐵券誇在陰。

杭州周仲道。梓人中擅場手也。五旬未得子。雍正五年。刻感應篇圖說。必誠必敬。且助刻二板。不取貲。是年舉一男。

領盡欲助奈貧何。字字讀心發欲嵯。始信生來平等性。肯人真謂世無多。

新病獲拴重瞼記



林中密語見情懇。

紙有持經勤冥君。

感得天醫施道術。

神城到處拴奇勳。

（註）疾病。關乎性命。若專醫東手。已成不治之症。惟急持是篇。可起死回生。肯王冥魂。遊地府。覽金字感應篇。歡喜恭敬。即蒙開羅放還。古書所載。非虛語也。

（案）周光晉得翻胃症。二十餘日。飲食不下。懼懼一息。見兩隊差鎖帶出門。約行十數里。遙見樹林中有人呼其名。趨視之。乃好友吉雲和。二人執手流涕。殘難別。吉附耳密語。吾在生無過。因通文理。爲泰山府君總更。甚蒙信用。一切生死。俱操我手。可爲君維持。陰司最重感應篇。精到過常。君但云曾發願誦持萬遍。乞放還。以滿前願。府君有問。吾自代。以語畢辭去。二差帶周至一大衙署。見紛紛出入有用鼓樂迎送者。有披枷帶鎖。聲往地獄者。俄聞喚周瑞。瑞至案前跪下。府君曰。爾爲人雖云循謹。但好殺禽鳥。提活無算。哀鳴吸。彼獨非生命乎。宜赴餓鬼獄受罪。周如言。拉鳥。府君即管行更。有此事否。吉時侍側。以曰。實有之。乃以簿進。府君閱畢。喜曰。有此善願。宜放還。吉又以曰。此人病入膏肓。須急醫救治。府君吩咐。關會天醫院。前二差送周回家。見己身臥床上。差推魂入殼。遂甦。因思天醫乃陶許二真君。強起領杖。赴陽河。陶許廟禱求。至橋中。偏僂欲踣。有山西

客扶住曰。觀君氣色。似患翻胃症。不治則死矣。吾有小術。可以即愈。盍隨我行。共至一小室中。取竹爐生火烹茶。身邊取一銀鍼。從心口右邊針下。約寸餘。連灸二艾火。周呼痛。客即止灸。將針拔出。貼以膏藥。時茶已熟。客斟一盞。令周飲。辭曰。多日點滴不入矣。客曰。此茶不同。爾請試之。周連飲二盞。並無阻隔。覺精神頓爽。客戒之曰。爾歸家。宜先飲米湯。次食稀粥。七日後方許食飯。周如其言。數日果愈。尋客謝之。踪跡全無。房屋亦屬烏有。乃知爲天醫顯應。終身持誦感應篇不輟。獲享福壽。

（附）宋簡州進士王衮。開禧丁卯仲冬病疫。恍爲冥吏攝去。至一山。宮殿崢嶸。高聳雲表。朱門大啓。東嶽府。殿左碑高丈餘。金字標目。乃感應篇也。衮雖誦竟。忻然徐出。復至一署。榜曰速報司。主者呼衮曰。汝陽壽絕矣。頃見感應篇。便生欽慕心。特奏天庭。放汝回生。若能從此奉行。戮痛戒殺生。勸人爲善。自有吉神擁護。冤愆病疹。悉奉行不怠。後官顯要。享遐年。（出廬陵傳錄）

百尺巍碑紫氣多。冥曹亦復奉金科。生前各自回頭早。莫到刀山喚奈何。（徐太史詩）

過難成吉靈驗記



甄雉羣慕
白光麓。
虎豹藏形
莫敢陵。
忠義飛鳥
能感動。
嗟哉曹石
不如禽。

（註）感應篇乃教者之寶文。免患之妙訣。人能恭敬奉持。則隨時隨地。皆有吉神擁護。一切惡星。遠遠退避。自然過難成祥。逢凶化吉矣。

（案）明季項公忠奉持感應篇。由章布以至釋褐。皆虔誠禮誦。未嘗稍輟。正統時爲兵部主事。隨駕征朔漠。遭土木之變。爲伯顏所擄。羈留不放。公每於氊幕中默誦。即有白光上騰。伯顏不敢加害。一日守者他往。公得乘間逃脫。日行山僻小路。夜宿棘莽中。常遇虎狼。並不相侵。漸近紫荊關。幾被一隊不能起。遶伯顏率所部出獵。有從役遺熟羊腿一隻。却在公前。公臥山巖。役竟不覺。去遺。公取而食之。稍得充腹。跋涉進關。脚皆已穿。寸步難移。邓門于朝。景泰帝召見。仍以原官起用。正統復辟。石亨曹吉祥。徐有貞輩。恃奪門之功。攬權納賄。公以欣道爲其所嫉。共相排擠。繫刑部獄。蟣生於髮。搔不可忍。忽有飛鳥啣舊毡一張。從空墜下。用以搘髮。後公出獄。以此毡藏諸家廟。昭示子孫。每當審訊之時。公惟虔誦感應篇。以求解厄。問官雖承曹石意旨。作威相詰。而五毒未加。蓋有神明默相焉。後曹石事敗。公冤得白。出獄。數年間。累歷兵部尚書。爲一代名臣。以福壽終。計公一生所經過難成祥。逢凶化吉。其純忠至性。上格彼蒼。而感慕光生山巖。虎避羊腿。遺於敵人。舊臨卿自飛鳥皆感應篇之力云。

（附）湖州孫勛。與袁了凡先生友善。先生授以感應篇。功過格諸書。勛競競自勵。繩趨尺步。年逾四旬。由拔貢爲縣令。未幾。許上游意。落職回家。貧甚。謂天道渺茫。口占一詩。粘城隍廟柱云。寡過多年不記功。老天何苦令予窮。有誅報應津津者。此後聽如過耳風。未數日。病眩惛中。見二卒引見冥官。官曰。汝前生未種福田。目前所得。已爲轉移之厚。命吏取册示勛。勛視之。凡生平所爲事。纖悉舉錄。其受福處。皆本無而轉有者。其被順處。皆本危而轉安者。視舉方信報應不差。冥官復諭曰。砥行須求善行。廣爲人應念者多。闔後汝當益自力善不息。并廣勸世人同繐善果。勿妄惹神明。致干冥譴。揮令去。勛醒後。倍切修省。親見二子登高第。入仕籍。享壽八十有奇。（袁了凡命錄）

徐太史曰。身躋大寮。子列巍科。是又悔悟後倍加修省所轉移也。三復冥官之言。殷浩書空。王郎拔劍。都非安貧知命者。（袁了凡命錄）

骨肉重逢



父子分離各一方。
天教重會水中央。
助盤纏費金二百。
博取芝蘭百世芳。

（註）慈莫悲兮生別離。骨肉之間不幸謂此雖云天道未始不可以人事挽回。惟度持感應篇心事意篤自然神明默佑不期而會無意而逢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案）李得章中年斷弦祇有十四歲幼子壽官。得章治貨千担。赴湖廣夥賈。著家人李用管押。自同壽官。覓快船先行。舟次烏江。父子登岸閑玩。至大王廟。有道士持緣簿請曰。本廟刊刻感應篇。求居士喜助工價。得章踏勘未答。僧工云。感應靈等開船。遂將簿拋下。急急掛帆而去。至中流。陡遇暴風。覆舟。父子俱落水。兩不相顧。得章被漁舟救起。回迎貨船。重謝漁人。主僕復至廟中。廟祝詢明所以。曰感應篇乃救世靈文。願居士不吝募緣。以致如此。得章曰。若太上有靈。得子相會。情願全出工價。不用毫募也。命李用取銀二百兩付廟祝。主僕押貨船至武昌行中。有二客商客姓傅。名有才。折本羅鍋。流落于此。其人能言。器宇軒昂。得章成意邀王乙安。晚往中貨物甚遲。得章留一半在武昌。一半與有才李用赴荊襄出脫。到未期。只候主人信至。即回。貨數千兩。李用在荊襄料理。不能分身。將票付有才。至武昌取銀。有才得銀到手。頓昧良心。席捲而逃。得章知之。付之一歎。從此骨骨肉肉。不想回家。流落二載。方圖歸計。豈知天佑善人。得章既有刻感應篇善緣。自有善報。其子壽官落水時。抱大木漂至一村。有篤婦收留作子。諸暨進孝。偶至溪邊。見一少女。縱身赴水。亟救起。問其故。答曰。妾父名傅有才。久出作客。將妾寄養舅家。表兄無良。欲賣入娼門。是以尋死。忽人叢中有一老者。驚問女曰。爾何由在此。女視之。乃其父也。父女相見。悲喜可知。有才感當官之德。遂以女妻之。將所拐千金。盡付當官。當官思父心切。舉家登舟。至烏江。尋問三年前蹤跡。唯大王廟不遠。見後船揚帆而來。船頭立一人。疑似其父。至則果然。父子狂喜。欲絕。細問別後之事。當官將銀裝得金原由。一一細說。得章遜船。請姻翁相見。則以被當首。堅臥不起。扶而視之。乃有才也。大笑曰。昔爲好友。今結姻親。千金仍與我子。何害焉。相好如初。回至大王廟酬願。板遂刻成。復施二百金。刷印千部。廣爲勸戒云。

（附）蘇州崑山葛嗣玉。子名穉堅。同心好善。曾刻感應篇廣義。及注疏感通錄。印施甚多。乙酉七月初六。遇亂兵入城。父子俱匿草莽中。兵聞其好善。爲守門三晝夜。全家六十口俱保全。（見善經彙函）

合宅同升



羽流妄說入深山。
顛倒陰陽煉九還。
何似一心證上太。
功成行滿即金丹。

（註）經云。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此特約舉其數耳。若全持太上感應篇。則諸惡淨盡。萬善圓滿。不必煉汞燒丹。蓬萊三島。金闕玉京。計日可到。拔宅飛昇。非難事也。

（案）萬德聚。祖遺太上感應篇一卷。供奉中堂。四代相承。俱虔誠禮誦。至德翁。更身體力行。其妻及兒女。皆具善根。互相勸勉。一舉一動。悉遵理法。一日有羽士。遊門相訪。德聚設齋供養。即問元門妙旨。羽士曰。心即是道。道即是心。心與道離。則入六道三途。心與道合。則遊蓬萊三島。地獄天堂。祇爭此一念耳。若夫講白雲黃芽。鉛鼎兒姹女。無論萬不能求。即使火候將完。必有物焉以敗之。終成望梅止渴。畫餅充饑。吾觀吟府。祥光盤結。未知藏有何寶。德聚曰。貧家四壁蕭然。並無寶也。羽士攜其手。導至中堂。見所供太上感應篇曰。此即至寶也。一教聖賢撰造經文。示人以修行之路。人能依經而行。則心之精誠。發爲英華。經文必字字現寶光。若徒事諷誦。以希福報。則私意掩蓋。經文必黯淡無色。今觀子家感應篇。瑞靄直達霄漢。是子之心。允符太上之心。大丹成矣。殊爲可賀。但天假難可預期。而人事尤宜加勉。子其勉之。勿墮前功。可也。德聚遵羽士教。修持益力。三十年間。濟人利物。無善不行。果有天官降詔。仙樂來迎。萬目共覩。德聚携妻孥子女。白日上昇。鄉里之人。即於其家立像祀之。每遇水旱疫癘。禱輒應。勅封普應靈濟眞君。

（附）臨江韓容。字廣夫。綺歲好道。事親孝。嘗從父郊遊。花徑柳陰。每携榼酒以娛父。雖僕從舉使承役。一日父命至花石潭邀友。行至修篁下。有道人布袍羃冠。止容坐語。容曰。父命詔客。不敢違盟。先生道席何所。請朝恭叩仙關可乎。道人曰。俟我於茲。既而白父。恭詣前訂處。凡五日。道人不至。翼晨乃見扶醉而來。容稽首。道人曰。予偶東歸。窺水子誠信士。予有玉書授子。行當證果。子之孝行。上清已錄。金函矣。容再拜謝。錄而啓帙。惟紫帛一卷。駭愕莫測其故。越數日。一鶴下檐際。見容而舞。容奉帛審玩。鶴忽人言。令焚香莊禮。忽見金文燦爛。乃感應篇也。於是老少奉行。二十年。皆拔宅飛昇。（感應篇靈驗信錄）

黃石相逢亦夙緣。無緣豈易授瓊編。不勞遠訪緱山鶴。春滿蘭陔骨已仙。（徐太史詩）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馬氏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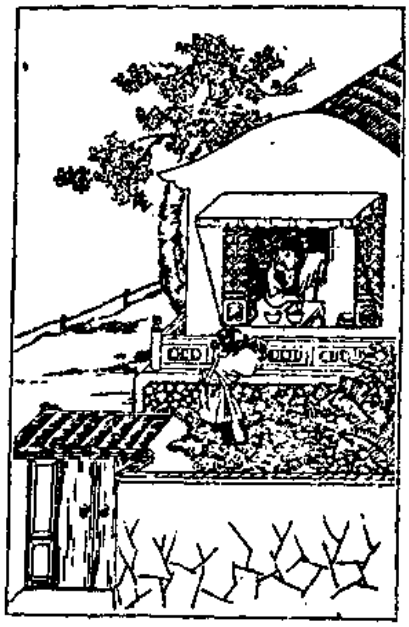
太上感應篇圖說

閩中黃正元泰一氏著
山陽王龍池插柔纂訂
三晉雷仁育萬有評點
無錫尤桐幹丞節錄
滑邑朱汝珍聘三參校
無錫萬鈞叔豪刊板

太上感應篇

太上。尊稱也。開章揭此二字。示人凜凜不敢違悖之意。由此動彼謂之感。由彼答此謂之應。言善惡受報。不爽毫釐也。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馬氏藏版



太上曰編編無門惟人自召

富貴由天未可求。人生何必苦營謀。還好空川千般計。到我難逃個作牛。

馬氏田園歸舊主。葉家事業沐新麻。子孫昌大門庭盛。還善從來報自優。

（注）人心寂然不動。理欲未形。無理欲自無吉凶。及發而見諸事。則吉緣理生。凶緣欲集。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自然而不可易。是謂順之本。人所自召。有何門路。古人所以審勤三省。夜惕四知。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際。無非趨吉避凶之學耳。

（案）淮西庠生葉諱夢。家種蔬。數畦鬻口。有本城巨室馬姓者。延爲西席。教伊二子。見葉爲人周謹。課楊梅數百株。歲館金百兩外。另有後期。更出貲代北生發。葉感激知己。竭力教其二子。數年間。葉亦家累千金矣。後馬爲縣侯。病卒任所。二子渥貲無度。金珠田產。俱被葉手變賣。葉幡然圖謀。發有其衆。致馬二子。一貧骨立。一日葉事至陸司。有官據案而坐。馬在陛下。原數其負義忘恩之罪。官大怒。創變爲牛。葉再四哀懇。求放回歸。屬擋退前產。照應二子。官曰。賢既悔過。權放爾還。若不踐言。永墮阿鼻矣。葉醒。額其廬曰。今日我家享用。皆馬之衆也。即而退還原本。仍不失富翁。後何苦與巢結仇。蒙羞逢決。次日語其二子。徒身歸。家貧冷落。淒涼可憫。見葉大哭。葉亦飄手淌泣。遂幫二子路費。爲之整理衣服。贈銀百金。先爲

日歸用度。數月後。盡出前所得財產。令一子開張典鋪。一子出外經商。二子醒過親隊。亦痛改前非。爭勤立業。各擁重貲。具本利還葉。葉堅却不受。曰。老夫赤貧。承命先務高誼。得有今日。慎勿辭。應老夫與令先君始終交情。倘日地府相見。可彼此良笑耳。時中秋賞月。辭臥窗下。見馬來謝曰。先生向日厚爲。雖屬不地。但我二子習成奢侈。盡產千貲。亦必花費。幸先生代管數年。吾二子從艱難之後。方克改悔成立。是先生憐守吾產。而又成全吾子。吾已告諸冥官。轉奏上帝。先生後福甚長。特來奉報。聽別而去。葉自此凡有經營。賺不如意。所獲倍於馬產。四子克繼書香。稱望族云。

（附）滕章有雙生者。其母坐蓐時。臍帶而下。遂真分孰兄孰弟。至於相貌啼笑如一。相長頭髮舉止皆如一。父母亦莫能辨。因各命之一名。呼某則某應。以別之。至就塾過退時。誦筋悟文理。種種又皆如一。人咸以雙璧稱焉。甫弱冠。同補博士弟子。應試。日主司亦莫其先後。遂分之以庠。笑謂之曰。庠者序也。入府庠爲兄。入縣庠爲弟。嗣後人方知某兄某弟。登完娶。父母恐二媳先後排孰爲夫。乃命各以衣履別之。越年。又同月弄璋。再試。又同時補庠。自是年以至三十。即些微得失。真不相侔。里人咸曰。命固相同。宜其亦不同矣。至三十一歲。各考優等。同拔貢科舉。時寓都有緣。偶面覲。私挑其兄。兄正色拒之。恐復挑其弟。乃以擬情語弟。戒之曰。爾我親同。若挑情。俱勿作損德事。弟佯諾。竟與緣通。婦初不知其爲弟也。彼此情投。因與緣矢曰。我得中。必娶爾及敖姊。兄入殿。弟下第。復訂緣曰。吾將赴春闈。俟榜後至爾。且以乏資斧爲言。緣傾囊付之。春兄復登甲。婦終莫覺。朝夕盼望。鬱鬱成疾。臨歿。遺殉夫所贈資。與入兄手。兄驚詰之。弟不能諱。悉以實告。聞者皆嘆之。次年。弟所舉一子殤。而兄子獨無恙。撫哭不已。雙目瞎盲。未幾亦死。其兄享祿壽。多子孫。稱全福焉。嗟嗟。命固相同。三十年間事事皆同。可謂命相肖有據也。及一旦臨財色。彼此存心不同。遂至彼榮孝且多福。此盲天。且斬後。命耶相耶。不肖無德者耶。命由是變。信相從心生。命由心造。非機緣焉。不然。叔敖陰度積君子。何報報來爲彭。轉佑爲殃耶。其感應篇功過格。實造命之指南。發心之權輿。人鳥可不行之也。因誌之以勵同志。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善報）



作善從來天降祥。
無窮美報自難量。
于公治獄開枝茂。
竇氏施仁桂蕊芳。
事要興隆家道盛。
優游歲月壽元長。
試觀康毅行陰騭。
五福全膺百世昌。

（註）此申明上文自吾之旨。蓋善惡感應。毫髮不爽。如人做一善事。初無心於得福也。而善報自至。人做一惡事。初無心於得禍也。而惡報自至。猶影之與形。響之與聲。陰陽相隨。世人不察。謂某人善而得禍。某人惡而得福。遂起疑謗之端。殊不知有報之本身者。有報之子孫者。形影之喻。乃言其必然。非概謂其速也。即影之有形。亦有遲速之殊。影遠則大。影近則小。善惡之報。豈獨不然。遠則報輕。遠則報重。或善業多。則先受惡報。或善業多。則先受善報。或善心退轉。則因福而得禍。或惡念改悔。則又因禍而得福。人能常將果報二字。省察於中。自然趨福避禍生矣。

（附案）嚴陵。字重山。爲人慷慨。遇貧困時存濟人利物之心。一日往維揚。舟抵高郵湖。暮有老人至舟。謂嚴曰。爾存好心。已感動上帝。明日即行佳運矣。吾有銀一兩。送子作本。可得二十倍也。嚴辭不受。老人堅留而去。嚴終不明二十倍之旨。因老人之言。大有玄機。次日將銀付舟子。買湖中菱。至維揚。果賣銀二兩。此後販貨。俱得加倍。獲利無算。數年遂成巨富。始悟老人所云二十倍者。乃二十次利息也。於是焚香告天。大出貨財。廣行陰騭。一收百穫。金錢牛馬。任人自取。

二兒年旅潮。老疾瘳女。給照環。日領升米三設義。積書萬卷。延名儒生招徠四方英俊就學。厚其膏火。四設普濟堂。遠近有疾貧民。每人給房一間。床一張。藩一竈。延名醫住其中。挨房診視。遣道地藥材。並給飲食資。病愈以後。資以歸家。五竈。延名醫住其中。挨房診視。遣道地藥材。並給飲食資。病愈以後。資以歸家。五代完貧戶。設義六。親戚鄰里有男三十未娶。女二十未嫁者。給資婚配。七施棺木。掩骼埋骸。八立育嬰堂。慢乳母。收養遺棄嬰孩。九期望厭獄。囚每人給米三升。錢三十文。犒首四枚。十厚給貧窮孤子寡婦。收養無依殘疾老之人。其餘一切善事。靡不踴躍力行。後遂遇前期金老人。邀至家拜謝。老人笑謂曰。爾貧時存濟人利物。心吾故贈爾寶木。嘉樹得利之後。廣行陰騭。上帝嘉悅。獲報無窮。尚勉哉。設粥果亭。一百四歲。無疾而終。七子十餘孫。皆登顯位。世世蕃衍。

（附）錢塘朱嘉猷。棄儒好善。林少穆觀察浙江時。朱乞楷寫感應篇及陰騭文兩篇。勒石印施。流通逾萬紙。遵帖者實其楷法之工。朝夕臨寫。遂得漸明經義。藉助身心。一時樂善施者。清廣福報。朱之子世杰。出宰安徽。林公後官兩湖總制。（舉舉後第五保大時）

右軍臨道寫黃庭。觀察新傳法應經。想像含毫無限意。不同山水記遊亭。（史時）

（惡報）



一生作惡。萬千條。
春手傷人。膽性虧。
持刃將身。臂割遍。
劍燒香廳。尚罪饒。

（惡案）張和。爲差役。恣惡毒。綽號張獻忠。謂其殺人無眠。雖如流賊也。有一寡婦。與女度日。和百計謀奸。強娶爲妻。並逐其女。又疑婦有外情。綁縛四肢。用繩杖遍其私。立死。復賣其女爲娼。一富戶家臨溪。時逢上流有屍浮下。和謂是親。誑指富戶謀殺。然禁獄中。詐銀數百兩。賄囑禁卒。毒富戶於獄。其子赴上峰控告。和囑差於山僻無人之處。將其子推落崖岸而死。致富戶一門俱絕。一幼尼頗有姿色。和夜夜偕宿。強姦之。尼不能拒。羞香訴佛自縊。師畏勢不敢報官。一某典史與和相交甚厚。每有飼獸。和俱代爲設合。過付錢物均分。某任滿積有千金。將家回籍。和卑無賴。假云遠送。至中途搶奪一空。某因平時往來俱有銀錢。且微員不應有千金。不敢聲張。負屈投河。妻孥流落。一古寺有銅觀音。和疏云請歸供養。載爲數段。實銀人已。一日和與親友畢集。正飲酒間。和忽摳盂嘆目大呼曰。冤對來矣。舉絕于地。稍時作寡婦聲曰。你強佔我母女。又將我慘殺。理該抵命。和應曰。該抵。理起。取厨刀自割其勢。又作富戶父子聲曰。爾謀我家財。又傷我命。理該抵命。和應曰。該抵。用刀割其耳。挖其兩目。又作幼尼之聲曰。我出家修行。被爾強姦自縊。

我奉觀音菩薩法旨。要討抵命。和連登日。誰抵用刀截其鼻。斷其左手五指。又作臭史聲曰。我與爾相交。只說爾是好人。誰知爾包藏不良之心。害我身死家亡。今日相逢。叫爾一一現報。和自用刀先割四肢。次磨腸。次刺斷其首。抛擲荒落。慘過碎剮而死。未一年。家被火焚。妻女不能自存。報亦極矣。

（附）案柏泉在建陽。成化乙巳秋。被盜發。獲金銀器具鉅萬。盜被執。赴部鞫。末減其罪。蓋後世酷慘之惡也。司寇餘姚清浩。大理姑蘇蔡西關。皆作詩快之曰。權奸擅國弄忠良。二帝中原不復還。恨無英主即顯戮。至今遺臭江魚間。當時碗葬多奇寶。玉碗金繩恣工巧。荒楸無主野人耕。氣鬼爲祟石半傾。一朝被發無全骸。若假盜手行天誅。嗚呼浙土郭王墓。松栢森森天壤俱。秀水馮戶潘峙。肆惡橫行。一日死而復甦。呼妻子告曰。吾死至地獄。見閻君。閻君官眷惡之報。毫釐不爽。死者受罪。生者不知。良由陰陽道隔。無從驗證。以故受者方苦。作者意熾。深可悲憫。今潘峙罪惡多端。著令暫回陽間。假此一人以警萬衆。遂操刀自割其陰。自割其腹。自斫手足而死。遠近喧傳。觀者萬餘。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陰律從來至允平。其中較勘最分明。劍林幾見無辜人。油鼎何嘗枉受烹。墮淚閻前悲鏡湧。乘柯樹畔血風腥。犯輕犯重皆登記。捻罪加誅不徇情。

（註）自此至算盡則死。言人一生所爲。日夜時刻。上下四旁。皆有鬼神察察也。莫謂寂寥。及享用衣食之類。毫除而去之也。犯輕者奪算亦輕。犯重者奪算亦重。過者無心之失。神尚衡其輕重。以奪其算。而大奸大惡。上干神怒。必受顯戮。無疑矣。

（案）郡天宗。恃才放誕。遇人自誇理學。而所爲皆識僻不經。尤不信鬼神。常肆筵風。讀書僧寺。天雨薪濕。呼童劈木。身鑒官作鬼。衣赤紅襖執鞭之神。厲聲叱責曰。爾何無禮至此。本應擊爾死。因爾前生苦志學佛。故今世具此聰明學問。應科甲暗登。錄入蓮籍。還餘算考今爾狂妄誇大。高己卑人。冥司錄過。依陰律斷罰。削爾享之福。已經削除一半。此後若不知悔。必禍還爾。正無煩吾之一鞭也。天宗醒後。不但不懼。且自述其夢。誇於同窗曰。狐鬼畏我矣。衆皆匿笑。其父喜讀佛書。每奉觀音菩薩。天宗乘母睡熟。偷將聖像燒燬。母流涕訓之曰。爾作惡不悛。只願你生好兒子。天宗聽之漠然。年逾四十。厭赴棘闈不第。貪酒嗜色。無所不至。有名家少年子。強誇雄辯。自登知少年轉通其竅。遂致傾蕩貽盡。一日白晝見二隸役。持巨鎖鏈至。東狠府發劄。悉司護捕。司官檢閱冥簿。天宗二十九歲。經得舉。三十歲成進士。官二品。七十八歲善終。因其少時狂蕩。減削其算。晚年以舉人爲司鐸。轉知縣。官五品。年五十四卒於官。緣四十以後作惡萬端。日甚一日。上帝震怒。盡奪其算。劄入九幽之獄。萬劫不許超升。天宗臨告家人大呼曰。悔無及矣。遂吐血而死。

（附）宋遂州婁舉士。開寶辛巳王風登貢。曰。汝前生修善。今世壽該八十有二。中丁丑進士。官至列卿。然不能戒殺。且不合食牛肉。以致算減。絕旁有更告曰。陰府最敬寫感應篇。及決擇金剛經。汝若發心。可減此厄。還汝祿算。婁如言哀求。冥王爲令放還。婁遂虔誠寫經及感應篇。矢願奉行。復甦。終身不食牛肉。後官至翰林學士。

徐太史曰。爲一啖牛肉。自家斷送了一個九轉仙。斷送了六十二歲。前生好事者植來。今生好容易削去。世人謂食牛亦尋常事。罰未免太峻矣。不知嗜食者以爲尋常。司過者不以爲尋常也。

冥司憑誰白世間。森羅的的有刀山。殺機及畢生前轉那得人人盡放還。

算減則貧耗



作惡之人天不容。
施行虧詐趁貧窮。
華田院裏饑寒者。
多是當年富貴翁。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高氏藏版

（註）前算祿算之由。自此以下。至算盡則死。則歷舉算之事。以明感應之不爽也。貧是無財。耗是家破。貧不善之人。天既奪其算。則富者漸至於貧。豐者漸至於耗。動遭逃竄。闔目皆苦境也。

（案）吳庸訐少時美丰姿。有才識。一相士謂之曰。子骨格停勻。乃享五福之人也。當多作好事。以迓天庥。又指其心曰。只恐此方寸之地。難保不壞耳。戒之戒之。吳年既長。心計愈深。或謀人田產。或唆人爭訟。或破人婚姻。報復私怨。或排人骨肉。於中取利。種種作惡。非止一端。一日過前相士大駭曰。吾戒爾莫作壞事。何不守吾言。骨格大變矣。惜哉。吳曰。吾日行善功。時存善念。一舉一動。不愧衾影。子乃有此說。吾所不解。相士笑曰。休得瞞我。凡人有德。則上天錫福。現于面者必光潤。澤子滿臉兇紋。萬端苦惱。行將至矣。目前家業。恐非君有也。嘆息而去。吳自念平生所積累。可支十年。衣可穿一世。憑我心計。何難累百而千。累千而萬。相士之言。未足信也。豈知天不佑作惡之人。田被水淹。房遭火燬。意外花消破費之事。接踵而來。向之稱孝封者。一貧骨立矣。遂抑鬱而死。然則相窶足恃乎。

（附）宋奉符令錢若愚。早歲補官。奉貧很慎。晚年登進士。子女冶喪。閱日無聊。因投詞臺。成山前蹤。憂夢神貢之曰。汝心行很毒。算盡矣。尚何誅焉。未幾卒。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高氏藏版

郭郎恩棟陽財。動與物忤。親友俱疏。恍惚間。常有二物如猿猴。出入無不相逐。諸所造作。如碾磑舂者數年。百計莫能絕之。郭後改過行善。一夕夢來告云。吾乃主世之虛耗者。君以德感獲脫。久煩君厄。渾不相離。今君行善。吾當去。君可安享矣。

明陳繼儒云。江南某翁。富甲一邑。到處珠花。其館師看盡至夜深。閨屋上有神語。一云某謀利甚刻。當奪其居。一云太輕。一云當絕其嗣。一云太重。一云依則與復一。後皆驗。師異而筆記之。暗藏於樑上。是年富翁從揚州娶一妓。號淩霄。百般耗費。生子不育。恒鬱鬱無存。後拆卸屋樑。見師所記神語。來人知之。莫不歎息。

神語分明寄與師。使留果報示人知。倘能及早行諸善。應足回天賜好兒。

多逢喪患



家遇非關命理窮
都緣累積惡中來。
假饒俯仰全無愧。
惡惡何由得聚饅。

（註）憂從中出。患自外來。多違言不善之人。內憂外患。接踵而至也。蓋有患與貧耗。兩相倚伏。貧耗而無憂患。則薄粥弊衣。尚可度命。惟貧耗而更加憂患。則身心俱病。雖處人世。不啻地獄矣。

（案）趙豐言。燒磚瓦爲業。縣中修內衙。給價短少。趙出貢稍緩。監督入境。鞭及司吏。部豐年作弊。尹方優恕豐言。快雖快。答曰。此乃大惡人也。指軍動解赴本衙門發落。尹遂將豐言拿解。及指軍庭訊。指其解批。乃趙豐言非部豐年也。即爲釋而驚恐已受萬千矣。回家無費。只得發作。路逢數大漢。同至一莊院。丐茶。豈知大漢乃係夥盜。痛此探路。是夜其家被劫。有人在暗中看見。乃日間借茶之人。報官捕緝。來青透盜。趙獨脫逃。被擒拏獲。夾打備施。坐監二年。乃獲原盜供明。偶然相遇。並非同夥。釋放回家。貧無立錐。時方深秋。趙饑寒交迫。不得已。至鄉間親戚處告貸。中途值雨。忽覩樑中鑽出兩人。光頂白衫。向趙揖手。曰。君識吾否。乃君之好友也。趙含糊應之。携手同行。兩人曰。君知此生多違憂患之故乎。君前世爲商。與同伴不睦。誤傷其落河身死。致其妻一痛而卒。陰魂抱恨。時刻相隨。君是以勤遣坎坷。趙求解釋之方。兩人曰。易耳。但隨我行。立即往生極樂矣。行過河邊。兩人拉投水中。趙手攀枯樹不放。兩人用泥塞其耳鼻。趙遂昏然。心中尚明。不肯釋枯樹也。往來者見其抱樹如痴。面有泥跡。知係鬼迷。救甦。趙自是知前世冤愆。遂出家爲僧。

（附）文光禪之父。自少至老。無疾無刑獄事。衙楊柱梢。廉不備受。光禪因諸業相誅。師問是何宿孽。師曰。汝父前生善寫詞狀。唆人爭訟。故今生受此報。光禪求師救免。師令其父自着枷杻三日。向佛懺悔。矢心舉行善事。乃稍解。後果如其言。光禪出山陽。生而體弱多病。母謁於師。師見無恙。終身面壁。復親乳六年。至七歲方食葷。母卒時。在庵年四十一。半生多違。憂患。一日讀感應篇。追憶二親。猛然悔過。乃循環諸本。訂以己過。條分縷析。合三十三萬言。分爲八卷。名太上感應篇。親定。藉以補過。來緒仰體親恩。於萬一。順治九年。專同人刊施。由是普者。衛泰。著。

（註）惡者。爲人所厭棄也。言人造惡多端。元神耗散。有一種敗氣。發於顏面。見乎四體。感應有惡。無德之。矣。篇則人惡其積狂。流禍則人惡其慘酷。即加意奉承。人亦惡其奸佞。羣神厭魄。自不能與人相合。純陽祖師嘗訓云。丈夫義不受辱。若爲不善者所惡。正足以見人品。故面鮮圓潤。逢世無災。不足計也。經所云人皆惡之者。乃算減之後。英華銷盡。天怒於上。人怨於下。故有因貧愁我之人。自動皆起憎之心。非指人正士爲單小豬忌之謂也。

（案）廣西吳元裕。秉性苛刻。聞人善言。嗤爲迂腐。見人善事。笑爲癡騃。甚至占墓先。冀其不遵其前誘。一日天晚。到廟中乘涼。忽睡如醉。見一奇形異狀可憎之人。拱手告之曰。我在世以陰計害人。以毒口傷人。爲人鄙棄。不自悔過。反指天怨恨。臨死陳冒。入黑暗地獄。苦歷八百餘劫。今已滿。須得一人代。方得轉生。遍冀世間。惟君之所行。與我相同。欲求替身。非君而誰。遂近身摸摸。吾而爲一元裕。驚覺歸家。妻子怪其形貌。變換自問。見面目仿佛。與夢中人相似。一切朋友鄰舊。被其欺誑。原不往來。自此感悟改過。不與爲謀。兄弟亦惡如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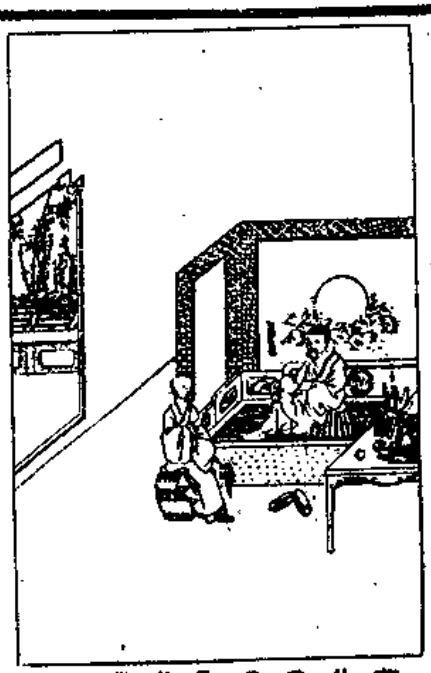


人皆惡之

算減精神已衰然。那能達世得矜憐。性乖到處人皆嗤。劇大來時衆所雄。共里鄰朋羞總面。同胞兄弟亦無緣。祇因作惡遺大罰。兄鳥殘魂拉九泉。

加嗔叱。更可異者。元裕每清晨出門。有遇之者。其人是日必有意外橫禍之事。皆望塵遠避。不敢近。塗間小兒。莫不擲磚拋瓦。罵相嗤唾。喝禁不止。誠莫知其然而然也。元裕家道本不甚豐。自遭索惡。借貸無路。遂至衣食不充。其簽鳥狀。有類交耿直者。獨不信鬼神之說。見而謂之曰。子何一寒至此。吾泛海貿易。舶中備外娶商客。不知子之行事。或可相容。並為之措備行李。方開舟。而風浪大作。舶且覆溺。來告呼天。號慟。風太浪甚。耿叔悟曰。得無有鬼祟在予。衆皆其說。衆共推之上岸。風浪頓息。揚帆而去。所攜之岸。乃係兒婦。並無婦人。元裕聞處。反貨饒盈。中(附)宋遠堂與丁酉同在政府。天下知與不知。聞其名。必目為奸魁。有一善必歸君。未必君所為也。有一惡必歸臣。未必臣所為也。

郭霸以濫殺有功。陞得五品。經月即患危病。臺官至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血。皆云不相放。他而霸以刀自刺乳下曰。大快。是夜卒。是年大旱。至霸死而雨足。武后問外間有何事。耶中張元一曰。外有三歲旱降雨中傳成。郭霸死。武后笑曰。霸見憎如此耶。(俱續玄怪錄節錄)



刑禍隨之

荼荼傳類盡吾徒。
休逞兇殘殺不辜。
我受刑時殊痛楚。
我行重法彼何如。
取禍原來有夙因。
其中報應最分明。
禍人未遂先遭禍。
自禍何曾禍於人。

(註)刑禍皆分天人。註曰殘殺天刑也。官棒橫鞭人刑也。夫水旱疫天禍也。橫逆患難人禍也。隨者。限定不離之意。善惡報應必相隨。種惡報所以刑禍隨之註云。人非欺心不受官刑。人無暗過不遭橫禍。其斯之謂與。

(案)明張卜年。天性刻薄。為侍御史。好入人罪。曾上奏云。天下壞人非重法不足以示戒。祇有犯者。請置行誅。語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王之存心也。蓋為此言。即天下之壞人也。吧之退。一日朱客遠案。因話涉親。卜年不悅。是夜。妻置酒潛於畔。希怒其離間。有錘衣椎拳交法。即置杖一百。血流被體。死而復甦。遂戒閉居。翻以不得行其忠為恨。且夕快悶。手足俱患惡瘡。疼痛異常。如受楚來者。鉗釘高懸到家。所釀。憎曰。官人居官多年。得無有遺憾乎。卜年曾以前二事。且曰。吾為國家除惡黨。非為私也。奈何慘遭天罰。憎曰。世間壞人。亦有等等。豈可一概殺之。上帝好生。君此一念。已干天和。不少報應。乃希望之官。為可妄為。波及君欲刑人而遽以自刑。欲禍人而遽以自禍。天報昭昭。君之受罰。恐不止是也。卜年不勝慚悔。



吉慶避之

積善天憐最愛。
作奸俯仰難貿。
前生造孽幾多般。
文窓偏失意。
種馬配龍顏。
開塾適逢水決。
投人却遇丁艱。
枉將性命付波瀾。
吉凶多漏照。
慶事絕無干。
右調臨江仙

（註）惡迪斯吉積善召慶，乃一定之理，作惡之人，司過之神，既奪其算，使之貧耗以困其身，憂患以艱其遇，不歸於人，動遭刑禍，種種示儆，福緣已盡消除，自然吉化爲凶，慶化爲禍，若或避之，蓋人生吉慶之事，皆有善神主之，君子動與善會，故能膺五福享九如，彼造孽者，既有惡神相隨，自與善神相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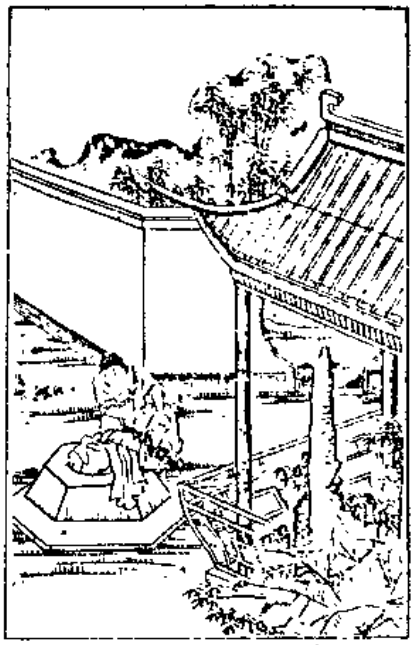
（案）李斌如多才博學，兼善武藝，困童試二十餘年，知府張化鵬愛其才，文試拔置第一，又以弓馬應武考，亦膺首列，人謂入泮無疑矣，及文宗按臨，斌如領卷入號，值天雨，足穿釘鞋，將卷置案上，低頭穿襪，卷落地，穿舉覓卷，已爲釘鞋蹂躪粉爛，哭臬文宗，因無換卷之例，被逐出，武試馬踩損腿，不能入院，文武兩第一，均屬無用，自是貧困無聊，親友爲謀一村館，可供餬口之費，及至到館，是夜忽發山水，一村被衝，自己皆緒衾服，隨流飄失，僅逃性命回家，時知府張化鵬已陞廣東運司，斌如跋涉到廣，求其青目，張適丁內艱，已登程數日，趕至中途，呈謁，張見而憐之曰，范叔一寒如是耶，吾在舟中，若無綈袍之贈，有長子某，現爲杭州倅，幕中之人，吾寫書與汝，到彼相投，藉筆墨之役，可權且安身也，斌如主杭，倅已病危，父

喪亦不能閱，家人留居外室，不數日，倅復歿，斌如舉目無親，將投錢塘江自盡，有一人長髯修眉，形貌甚古，急忙救起，斌如哭訴生平守分，並無過惡，屢遭天罰，好事成虛，其人曰，上天仁愛，豈有偏存，今之趨炎附勢，賢大虧，累祖而坐，列鼎而食者，皆前世積善修來，而飢寒凍餒，投人不著，亦係前生造惡所致，子今世雖無過，前生必是造惡之人，若今生填還不滿，又貽來世累矣，惟存好心，行好事，讀好書，做好人，痛自懺悔，庶幾殃退吉來，災消慶至，斌如聞言，遵行，後獲登第。

（附）吳郡陳生嘉猷，多疾艱子，頻困秋試，乃幡然遵善，彙集感應篇註解，刻施普勸，且多行篇中善事，至萬歷丙午，高中北闈第三名，連舉丈夫子六，長季俱登科甲，餘亦輩登費序。（感應善通格）

徐太史曰，前半生多病乏嗣，屢困棘闈，所謂吉慶避之也，後半生登第多男，接踵科甲，所謂福祿隨之也，禍福在天，而所以轉禍爲福者誰哉，

天香滿袖踏蟾宮，又報泥金步乃翁，寄語孤寒白袍客，不須遼海哭秋風。（徐太史詩）



天有惡星，懸象明明，人以惡感，星以惡臨，以惡招惡，如影隨形，嗟哉周子，養寡屍沈，雖逃主法，難免天刑，一生困阨，半世飄零，冤冤相報，累及來生。

（註）爲善則有吉星照定，如紫微、玉堂、天貴、天官等星是也，爲惡則有凶曜相攝，如喪門、弔客、計都、羅睺等星是也，善惡相感，不爽毫釐，故舉人在上，景星含耀，賢人所居，奎躔呈瑞，若作惡之人，乖氣沴診，禍見於天，惡與惡感，故也，世人不明此義，而徒仗巫師禳解，亦何益乎。

（案）周承讀，貧苦困窮，親友雖疎，家人二十餘口，數年間，喪亡殆盡，口舌官司，疾病災傷，年年不脫，周自知命蹇，遇事收斂，而意外之禍，不期相值，人皆呼爲倒運鬼，謂其一生無善狀也，乃詣上清宮，求道士禳解，道士俯伏良久，醒謂周曰，適本帝旨，赴陰司檢汝惡籍，黑簿所載，諸惡皆可赦，惟十五年前，孫家花園之事，上干天怒，特遣惡星時時相隨，禍將臨入命道，尚冀福報乎，周不覺悚懼流汗，蓋其十五年前，曾借友人孫姓花園習靜，鄰有小婦，與姑不合，乘夜奔逃，周遙步月，誘而閉諸房中，衾留數夕，旋聞其姑報官搜捕，周懼禍及，醉媳而推之井，壓以大石，幸保空閨古井，獲免敗露，而一生困蹙，惡星爲災所由來也，周後日見冤魂索命，抱石投河而死。



花柳壘中命易戕，
千金一擲業消亡，
誘人標賭無良甚，
天福加時何處防。
休將重利剝貧民，
物類雖殊共此身。
任意誅求殊宰殺，
請君試看趙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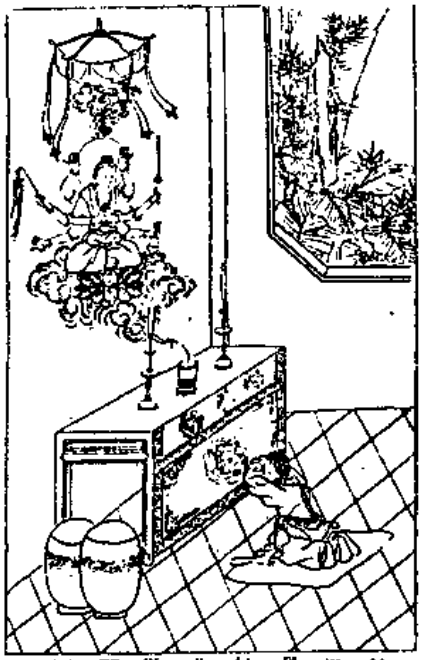
中央圖書館印　編輯高氏藏版

（註）盡謂奪之祿也。死非正命之死，橫也。夭也。極言作惡者。今日以某事減算。明日又以某事減算。減奪不已。會有盡時。夭折橫亡。無術可免。可哀也。且一死之後。更有三途惡道。或落地獄。或墮餓鬼。或變畜生。冥律森然。非一死能了眼也。

（案）明趙春生。內頗奸詐。外面待人一團和氣。非笑容不開口。日善接人。性格曲意奉承。見者莫不傾倒。不日與走陰差。名活無常者相善。託其到陰司查伊壽算。差回報之曰。某煩掌案者檢籍。君壽九十四歲。命子三人。家計萬。衣食享用不盡。全福人也。趙自此經營稍慈。連生三子。恃陰籍有定。漫不修省。日嘯刻遊蕩。修之事。靡所不爲。年五十外。三子相繼夭亡。身居窮多病。家業漸耗。有如無常間之。答曰。陰籍豈有不驗之理。吾近晤掌案者。云子數年以來。設局誘賭。於中取利。致人夫妻反目。父子乖離。倒壽十年。減去衣祿十分之二。漁色哄拐。致人傾家蕩產。又倒壽十年。減去衣祿十分之二。至逢禁滇放利債。過分盤剝生命。皆平神怒。又倒壽二十年。減盡衣祿。三途非遠。君何不懼。趙不明三途之說。固問之。無常曰。吾已奉差。君可沐浴。今夜來我家。一同赴冥。當知君之受報。趙如其言。至夜過其家。無常令趙閉目存息。忽至一大衙門。逢牛列戟。如王者之居。與無常同進。過無數房屋。見有大廳九楹。瑣窗朱柱。白玉爲檻。華彩異常。榜曰蘇善。內藏蟒袍冠帶。金銀寶貝之屬。無常曰。凡人在世行善。轉生當享此報。又朝北幽暗處。有破屋六楹。榜曰罰惡。內藏皮毛羽翼鱗甲之屬。無常曰。凡人在世作惡。轉生當受此苦。遂同出府。見一大河。有渡船一隻。載男女十餘人。或衣白。或衣黑。或衣花繡。歌彈鼓唱。招趙登舟。無常喝曰。時尚未到。爾先作。伊後來可也。遂醒。無常曰。君見否。死後當作舟中人也。趙曰。死而如此。亦不甚惡。無常曰。彼等投胎豬腹。入世一載。即受宰殺。甚苦無比。何快樂之有。趙追悔不及。

（附）昔有布政某，巧於食饌。積財十數萬。及致官階。買良田十萬頃。富甲一郡。其祖父屢示以夢。言冥譴將至。速捐財以行善事。或可挽回天怒。某知而不信。一子一孫。淫賭無節。皆夭死。某亦染癰疽。不數年。家資已罄。某臨危時。忽張目大呼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還。我手中了。不曉。吟畢遂卒。愛世者註腳又入篇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高氏藏版



族中有客病匡叔。
進藥須求對症方。
骨肉消沈鬼夜哭。
始知幽冥自招殃。
北斗高懸夜氣清。
欲將虛潔感神明。
那知紀祀全無用，
不信請觀李赤城。

（註）又字。承上司過來。言不善之人。不但有司過之神。察察報應。其頭上又有神爲之糾察。不可不時加修省也。三台星名。北斗神君。主人間善惡生死。壽夭窮貴貧賤之事。凡人有罪。皆錄惡籍。量罪輕重。奪其紀算。奪主一年。其人災衰疾病。奪主十二年。其人困篤。或遭刑獄而死。善罪與過不同。惡之大者爲罪。則奪紀。惡之小者爲過。則奪算。十二年爲紀。百日爲算。

（案）李赤城經紀小民。一生事北斗甚虔。每逢斗降之辰。必齋戒更衣。北向四十九拜。至心禮誦斗經。寒暑不輟。一日販貨至河南。見一蛇。肚腹膨脹。就林中青草撥之。其腫頓消。遂遨遊去。李再覓異、拔草藏之。又往他處貿易。同寓有遠客患癰。輾轉牀蓆。勢甚危險。李念所藏之草。既消蛇腹。必能治人。煎一碗。與客飲之。夜半不聞聲息。祇聽客床有水滴之聲。乘燭往視。客竹肉遊化爲血水。床上祇存頭髮一撮。李恐禍及。即剃束髮。乘五更辭店主遠遁。店主早起開門。見鼎沓消化。不敢查究。因並無家屬親等。事遂寢。李後歸家。謹密其事。妻子面前。亦不敢說。一日禮斗至夜半。斗姥現形。謂之曰。爾一生事吾。極爲誠敬。已註爾籍。數年前用藥枉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孫氏藏版

殺病人。雖係無心之失。然以人命輕試。作大惡論。三台之神。已盡奪爾之紀算矣。吾不能曲法宥汝也。李涕泣求救。不允。計李一生虔事斗神。偶以救人之心。成殺人之事。尙遭上天譴責。況顯爲不善而干天之怒。又當何如耶。

（附）明甯波士人孫厚字孚遠。家貧渡江課蒙。萬歷二十二年失館。流寓杭州塘栖。館蓄張氏宅。一夕有少婢奔爲厚叱之曰。惡應篇謂三台北斗及三尸滅神。隨身記過。豈夜間人間。而神祇豈知乎。力拒之。婢往同寮兩席宿而去。未幾兩席回家。疽發背死。主人聘厚。厚以故欲辭。主人重其聘。且固訂乃許之。及歸。遇其叔於江口。叔賀曰。吾因兒病。禱於城隍廟。夜夢城隍神中坐。呼吏取仇死籍改注出者。唱名校對。十餘名後。聞唱姪名。我惟問吏。孫某何故改出。吏檢籍曰。此人注定四十六歲。客途仇死。因今年四月十八夜。拒張氏婢。天曹已改入祿籍。增壽二紀。我是以賀也。厚聞之神悚。由是奉行感應篇益力。每歲延聘名儒。講說約百金。家漸腴。年逾古稀。無疾善終。（此段取又有三尸一段）

何遠青彩委九泉。鬼門關昨枉號天。火坑片晌回身快。再活人間廿四年。（像主死時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不守庚申更不疑。此心常與道相依。尸蟲具如簪舌。敢向天庭搆是非。從兄皆因爲奉親。一朝轉念即忠臣。身經苦及甘心死。羞殺當年拜賊人。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孫氏藏版

（註）重言又見可畏之甚也。三尸。人身中自有之神。即是稟氣神之所聚。分而爲三也。庚申日。諸神上天奏事。三尸神乘人熟睡時。亦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故學道之人。有守庚申之說。永夜不眠。令三尸不得出。久則滅除。雖然。若未能修德。徒守庚申。祇增罪過。何能令三尸勿言也。

（案）明末劉國能少年任俠。精於弓馬。練就射場天。事母至孝。崇禎時。天下荒亂。劉不忍母飢寒。與衆少年相結爲盜。得財奉母。雖爲闖賊部下。而所到之處。不殘殺姦淫。時督師。立旗招降。劉遣母命歸誠。由徵奔邊隘副帥。管統兵王太行山。扎營幄幃。幔中假寐。夢有三人。一衣青。一衣白。一衣黑。謂劉曰。吾輩乃三尸神也。今逢庚申日。應上天奏事。世人皆謂吾神。喜言人罪過。不知人有一飾之善。何嘗不據實入告。豈有隱善揚惡之理。子爲衆無奈。雖不得已而爲盜。却不殘殺姦淫。自投誠後。効力行間。頗著忠勇。稱稱好處。吾神已上達天庭矣。茲值北極眞人主世。以子之才。可拜將封侯。若不知變通。漏將不測。子欲封侯拜將乎。抑欲作不朽之人乎。劉夢中流涕曰。吾犯彌天大罪。蒙朝廷赦宥。得以不死。且官至統領。常願殺

身圖報。今母已移年。此身乃報國之身。冥司史册列一名足矣。不願得封拜也。尸神相顧而笑曰好好。後流寓老回回降而復叛。到中兵勦之。賊設伏以待。遂被執誘之降。不屈。罵不絕口。賊衆大怒。肢解之。後人於其處立廟祀焉。

（附）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奉勤謹。孝行克備。每夜禀香爲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日監察。見其心無一毫不孝行動天。七子三婿。皆列殊科。居先身證仙果。（文昌化書救世寶章）

福建呂青好誘人閨閫。偷窺婦女。抑塞名場。家亦客落。二子俱殀。背變卒。見其祖父怒曰。我等數代積善。報在汝身。發達。誰料汝心愛色。汝口造孽。福將折盡。恐汝再犯淫惡。絕嗣。衰無冥王拘汝到此。一看便知利害。勞一卖曰。淫惡陰律倍嚴。凡人一犯淫事。三尸神白首。帝君誠陰申奏。陰漏便是大過。試看今日發落便知。少頃。鬼卒帶衆淫犯跪下。冥王一一判斷。受罪。青若單惩懼。願得悔過自新。冥王乃命放還。從刻遊冥錄勸世。逕生二子。（感應篇）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吳氏藏版

除夕千門爆竹喧。
何堪豁淡倍凄然。
半生虛假多逢困。
一念眞誠便格天。
悔過何難消宿孽。
改行自可蓋前愆。
連生二子皆鸞鳳。
五福全歸至大年。

（註）晦。月盡之日也。當有三十六神。在天爲五帝直符。在地爲五吉太歲。在家爲五祀。掌君。司一家良賤之命。人有罪過。纖悉必記。每月晦日。詣天奏白。按輕重而加之罰。作惡之人。不過取快一時。豈知竈神森然警察。却於何處逃匿乎。

（案）鄒世修。多才博學。名噪庠中。自負取科第如拾芥。約同輩聯十善會。一戒殺、二戒淫、三戒口過。四買物放生。五敬惜字紙。六周恤孤寡。七掩埋枯骨。八勸改後學。九過繼里爭訟。從中勸息。十逢朔望。持齋誦經。行之多年。並無報應。年五十。屢赴棘闈不第。止得一七歲子。頗聰慧。忽患痘疹殀殤。鄒自傷多年行善。反膺重罰。乃爲詩告竈神。有君來司命多聾瞎。不解從公佑善人之句。時值臘月除夕。鄒與婦妻孤燈對坐。無聊之極。仍主竈前。朗吟前詩。恍惚如夢。見一衙署。有老人。白髮方巾。皂服。招鄒至內。遜之坐。曰。吾司命神也。來君住作見責。今特爲分剖。鄒知是竈神。流涕叩頭求示。老人曰。凡人欲得福祿。必有眞正善事。君返而自揣。善事安在。屢屢歸怨神道無靈。逃禍不暇。尚冀美報乎。鄒曰。吾老年聯十善會。救靈濟虛假。不蒙天佑。而反受劉。神道之靈安在。老人笑曰。無論君之所爲種種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吳氏藏版

愆尤。即以十善戒論。如戒殺一條。君爲寒士。伏臘宴客。不得不儉。倘爲有餘貲。豈能持齋茹素。且蝦蟹之類。常登庖厨。彼非生命乎。以六不殺。其誰信之。流盼少艾。悉慾不捨。如有邪緣相湊。能坐懷不亂乎。有登徒子好色之心。託爲兒男子以邀譽。直欺天耳。放生惜字。君不過隨人俯仰。衆不聚行。君亦罷歇。君有哥嫂。不能存活。孤兒現無養。君今還若閉門不過。避衆衆欽。遇孤寡者給以分文。饑衆人之功。以爲己有。乃鬼神所最惡。口過一節。君雖極意警戒。然往往遇事譏彈。出於不覺。大傷忠厚。惟埋骨一事。衆皆忌其朽穢。君獨親身照管。稍有功德。今埋骨之所。已經盈滿。君並無安插之計。亦未了事也。君現爲塾師。生徒功課。何曾認眞。鄉里爭訟。君遇有不平。反爲加石。何嘗勸息。祇於朔望。燒香禮佛。乃婦女之見耳。何功之有。君從今刻刻改悔。切勿自欺。切勿自陷。痛除求名邀福之心。實實落落。以聖賢爲己任。自然感動上天。護庇無窮矣。鄒於次日元旦。對神懺悔。實行善事。次年即連生二子。俱聰慧登第。夫婦猶及見孫。

按竈神。黃帝時已有之。每年八月初三神誕日。各家宜齋心虔禮。切勿殺生。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佛告諸菩薩、善惡報之集云何得長壽、五蘊皆空寂云何奪紀算、作惡無休息、神道暗權衡、較量無差失、云何得消除、念彼觀音力。

中央圖書館印　新編高氏藏版

（註）總承上三節、言鬼神鑒察大小之過、忤不可掩、而奪紀奪算、確乎不爽、以足前章依人所犯二句之義、過乃過惡之過、非過失之過、即下文自非善而動以至終篇是也。

（案）浙東有婦人、至岳廟進香、見廊下判官、貌之而笑、婦歸回家、是晚方就寢、見前判穿綠袍、來至牀前、謂婦曰、我與爾有姻緣之分、予來相就、婦拒不從、判扯婦出門、大叫家人、並無應者、兩足御空而行、至一深居絕頂住下、其中殺侮皆備、遂爲夫婦、判每日清晨下塔、袖菓等類、歸以飼婦、婦一日向下間望、見判遇往來之人、有向之拱揖者、有遠遠讓道者、有摘其帽、扯其衣者、有推之傾跌者、婦不解其故、候判歸問之、判曰、爲吾拱揖之人、或是辰降世、或黑劫修來、後日高官大位、福祿綿長、吾安敢不敬、其讓道之人、生平循謹無過、應享衣祿、吾亦不敢侵犯、惟作惡之人、頭上俱有黑氣、惡之小者、黑氣高一二尺許、陰司則奪其算、惡之大者、黑氣上沖霄漢、陰司則奪其紀、奪紀奪算、俱按黑氣而權衡之、故吾亦得乘機而數弄爲、婦曰、欲解黑氣當如之何、判曰、惟勤修善事、歷誦觀音經、則黑氣消、而陰

中央圖書館印　新編高氏藏版

律減矣、婦自念身陷塔中、欲歸無路、登願念觀音經、以求解厄、前動念、判曰、爾今有大士保佑、吾不能爲爾夫矣、仍御空送回、婦見己身、臥床上、判推之入戕、遂甦、蓋判前之所攝者、乃婦之魂云。

（附）清普化鄒登龍、生平最喜閱感應篇、大書長條、掛懸家堂中、揖館日、呼子相曰、我遺田產、聽爾守吾、所遺堂上福田一紙、爾當終身服膺勿失、日後兒孫、受用不盡、時相年稚不省、長而沈迷酒色、所行事、多與感應篇相背、後病卒、魂攝冥府、見殿側無金字感應篇、跪拜痛悔曰、相若早聽父言、今何得到此、嚎泣不止、隨有更呼至案前、跪下、主者曰、查汝生籍、應七十二歲、因違父命、不奉持感應篇、故削去四十二年、今既痛悔前非、仍發還陽世、勉承先志、還汝壽數、漂之逢甦、（見信錄）徐太史曰、世上腴田、守之足以養衣食、而身不死、紙上福田、守之足以全性命、而心不死、心不死、膏粱之身、亦塊然生矣、況腴田遇不肖兒孫、豈能長守、嗚呼、如鄒公之式穀後昆者、有幾人哉。

鐵面閻羅豈有私、堂堂父命棄如遺、福田到死方知種、多少黃泉悔未知。（徐太史詩）

中央圖書館印　新編高氏藏版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吾身自有長生藥、何用爐中覓九還、次虎離龍皆外道、苦功圓處即金丹、問心無愧即眞仙、要識消除善自造、鬼神紀算增紀算、何須此外覓延年。

（註）此亦承上起下之詞。數百事者。即下文自非義而動。主殺翰打蛇等類是也。前日減算。是教人知所戒。益門長生。是教人知所慕。先須二字。又啓下文千善百善之義。蓋未立善。先須避過。過除而後善立也。今之求長生者。徒恃服氣蓄精。燒丹煉藥。謂神仙可到。不知此皆外道也。惟戒懼恐懼。一切妄念。幾前即覺。纔覺即滅。令心如明月。境如止水。則言動舉止。自然合乎天理。當乎人心。臨祿永貞。無算紀之患矣。

（案）昔有兩道士。慕長生之術。相約入終南山。尋仙訪道。初進山數日。尚有人家。再進數百里。則絕無人跡。但聞虎嘯猿啼。兩人心無退轉。捨命前行。舉纔附葛至一山頭。遙見炊烟。竭蹶至其處。一山穴中有老人。身如槁木。筋似枯藤。兩睛皆深陷。色黑如漆。席地炊黍。驚曰。爾輩從何處來。兩人叩頭曰。弟子有志大道。未得眞傳。今遇神仙。願求指示。老人笑曰。大道人人皆具。歸而求之。自有餘師。爾輩但能勤立功行。則廛市中亦是神仙窟宅。何用遠涉。兩人又問欲立功行。何事爲先。老人曰。先須改過。精思淨慮。自然萬善圓滿。已往之過。不使再犯。現在之過。痛自禁絕。未來之過。加意而預防之。則造命延年。自我操之。便可出離火坑。直上天堂矣。此地非爾所居。宜速去。兩人再拜而還。竟不見老人之面。後成仙道。

（附）上虞監生劉某。其父曾爲按察使。某讀書有文名。久不得第。其族兄某暴死。後忽活。語家人曰。昨死去見冥王。先於廊下候唱名。廊旁有大簿。偶抽看見族弟名。即監生也。大書一生祿位。該二十五歲中舉人。連捷成進士。歷任至八座。壽八十四。二子俱進士。又於上逐年勾去。細註云。某年月日犯某事。削一子。又某事。再削。又犯某罪。削進士舉人。又某事。削壽。後竟削奪無餘。方看舉至升殿唱名。因問曰。適見汝弟薄否。汝命盡矣。今暫放汝歸。傳語人間。以知惡報。乃遍告親友而歿。時監生方應試。聞惡。明年夏。病疫暴死。（是書續註證下同）

陶松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許旌陽。謂曰。吾弟子三十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爲功。汝其懼之。嘗有士夫往謁。求養生術。陶語人曰。此人將死。安望長生。問其故。曰。凡人作一虧心事。則神縮一寸。彼神像數寸耳。後果如其言。



是道勇往踐履。
非道切勿胡行。
陰實榜已註分明。
報應昭昭有準。
鄧氏子孫昌熾。
馮家後代無存。
休言造物有偏心。
善惡總君自審。

右調白鶴香

（註）前歷舉爲惡之報。欲人知所警戒。此則歷舉爲善之端。欲人知所奮勵。道。猶路也。進。猶行也。退。猶避也。順天理。合人心。坦平正直。即是道。當勇往而踐履之。逆天理。拂人心。荆棘險阻。即是非道。當深惡而禁絕之。二則字。有截然不可委靡之意。

（案）山左鄧善心。開酒米店。維編戶細民。一生忠厚正直。從不欺人。亦不自欺。人皆以長者稱之。嘗謂子弟曰。吾不讀詩書。不知聖賢之道。幼年曾看格言。有不可存事上行不去的心。不可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吾奉此兩言。時時警戒。是以獲免罪愆。時聞里有馮姓者。亦開酒米店。嘗聽人講三國演義。曾操有言。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馮欣然大喜曰。處世者不當如是耶。於是逢人即談此二句。一日被攝至陰司。見一衙門。東西兩廊。掛有榜文。東曰。行善之報。首列鄧名。下註不存事上行不去的心。不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子孫貴顯。西曰。作惡之報。首列馮名。下註雖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子孫絕滅。稍時冥官陞座。馮辯曰。我與鄧同業生理。彼此皆口頭話。何至報應懸殊若此。官曰。彼不存事上行不去

的心。即感應篇是道則進也。不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即非道則退也。乃聖賢中人。安得不昌其後子孫。國之寶。欲學曹操。與感應篇全然相反。乃惡人之尤。安得不受惡報。叱鬼使帶還。後郭子儀中興。終身貴顯無窮。

（附）錫州錢道一。幼喪父母。又無產業。見有無賴棍徒。羣聚謀盜某商家。道生意欲同往。有友陸志潔素行端方。見其與棍徒聚語。私挈其衣。至無人處告之曰。做人第一要學好。這等無賴人。切不可交。貧富是前生注定。倘若做不肯事。錢財入官。性命不保。可知上有天。下有地。明有日月。幽有鬼神。鑒察善惡。不如脚踏正路。還有個出頭日子。道生羞慚。是夜閉門不出。三日後。商家被盜。地方官緝獲棍徒七人。一併治罪。道生豁然悟。自後出入常與正人相處。官興蜀山金鎖齡無子。見其誠實。賢之。爲堉。靈以家貲付之。此雍正元年事。（錄自陳士鐸）

胡九韶。家甚貧。事無大小。必遵道而行。每日焚香。感謝清福。甚笑曰。清福安在。曰。幸生盛世。不見兵革。不致饑寒。榜無囚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享壽百二十歲。朝廷月給養贍。賜古稀天理四字匾額。

中央研究院印　有福真氏藏版

不履邪徑



茫茫前路欲何之。見得分明自不迷。一失足成千古恨。休教臨險勒韁遲。

（註）履。行也。徑。路也。邪徑。非理之地也。二字所包極廣。路即走差。使是大錯一朝失足。遺恨終身。可不慎乎。玩不字。有用力禁遏。要足不前之意。

（案）陳襄義。一生端方不苟。踐步不敢違禮。曾記其兩事。雖近迂闊。而言則可採。故特記之。以爲守身者之鑒。義所居之宅。前爲大街。後鄰僧寺。其父一日與僧手談。著人向義取基枰。義兩手持枰。從前門旋轉而至。父怪其來遲。義告以由大路之故。父曰。爾若從後門來。豈不直捷。爲何舍近來遠。義曰。行不由徑。恐人取焉。走後門與徑何異。是以不敢。父笑而頷之。又與衆出城。値大雨。衆皆奔小路歸。家。義獨高視闊步。從大道冒雨緩行。有友人留之避雨。謂之曰。事有經權。有是哉。子之迂也。義曰。今之趨樓妓館。迷戀其中。喪身而不惜。酒肆賭場。呼朋引類。傾家而不悔。以及趨炎附勢。甘逐腥羶。一旦泰山傾倒。累及身家。世人貪而不悟。背緣小事之迷。後來致成大錯。吾豈不知趨行小路。可以捷逾。第以謀小防大。愼微防鉅耳。友不能服。義後以明經授徒。學者稱爲方正先生。

中央研究院印　有福真氏藏版

不欺暗室



風雨遶滿靜掩門。鄰有女夜來奔。魯男自是無情者。莫與寶王一概論。理念消除慾念存。莫將勾引怨摩登。佛光朗照三千界。對此心如皎月澄。

（註）暗室虧衾幽暗之所衆人耳目不及之地也欺妄心之謂也人能於無人之處見可欲而不動把持得定便是克己工夫超凡入聖無難矣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即此意也

（案）北宋末汴梁劉貢士，曾借富人五十金赴廣文之任，後值金兵擾汴，富人家破身亡。妻孥饑寒待斃。劉任回，祇剩七十餘金，悉以給之。富人之妻不知其夫在日有此貸也。其子劉體仁尤端方正直，書借讀僧房，近故守備裘姓之家守備沒。遺有室女年十七，美容善詩畫。臥房與劉書室僅隔一墻，女從墻隙窺劉。見其風神秀逸，苦志讀書，私心眷戀。伺劉背燈停歌，隔墻歌云：惆悵無情不相顧。空勞神女盼陽臺。實劉聞之，劉專心攻習，竟不聞也。女情不能已，用綫串錢一餅，題詩於上，從墻上擲過。劉檢得，並不在念。女知劉老成端正，託身之念愈專。時值初秋，遇雨連綿。夜間墻傾，女逃見劉房燈火尚明，乃赤體相就。劉正收拾書籍，忽見女來，驚慌無措。但連呼云：使不得，使不得。女笑謂劉曰：以妾之才貌，非君莫可作配。冒恥相就，實爲終身。君何太忍。劉無奈。開門冒雨，至佛殿檐避。時佛前琉璃半明半暗，立未片時，忽放白毫光，纏悉舉見。劉於光中，自覺俯仰無愧，心境坦然。自言曰：方纔暗室若有所欺，此時何以對諸佛菩薩。異日歸家，何以見父母乎。候至天明，別主僧還寓。女候劉不至，抱慚而去。從此改行守貞。是秋，劉中亞魁。次春，聯捷。殿試唱名第一，赴瓊林宴。見同年許生，年少才優。因爲女作伐。女得歸許郎，才女貌，琴瑟和諧，終身感劉不置。

（附）明劉公諱理順，河南杞縣人。少年館於巨室。東翁慷一家生端慧幼女，令傳館餐。夜則臥公榻側，意在贈公也。越二年，公辭館。囑令擇配嫁之。東翁曰：先生帶去爲側室可耳。公曰：翁以我爲小人乎。我實未敢一犯也。東翁賢女。果猶是處子也。東翁佩服不已，因贈詩曰：冶容堪愛又堪憐，三載隨君一室眠，情近坐懷從未亂，方知柳下不虛傳。公答詩曰：誰謂妖嬈我亦憐，情來不動只孤眠，席前有女胸無女，明道於今語尚傳。公後狀元及第。居官時，值驅逐犯都，自題絕命詞云：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國之予何不然，遂自縊而死。越五日，家人收其屍，面色如生。

中央研究院印 藏外道書 真氏藏版



堪羨徐翁仙去時，一生功德不求知，非關上帝心偏向，父母從來愛好兒

（註）存諸心曰德，見諸事曰功。自少至老曰積，自果至高曰累。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大。人能今日修一德，明日又修一德，今日成一功，明日又成一功，時時精進，勿畏難，勿中息，則道心充滿，人心不萌，而爲地仙天仙不難矣。

（案）江南有徐汎愛者，以駕船爲業，性極仁慈。貧客附舟，多不計錢。每日除食用外，餘資即買物放生。二十餘年，行之不倦。一日舟至江畔，見一古墓，狐兎穿穴，惻然動念，與子持鍤掩埋，視柩中皆黃白物件。因謂其子曰：此種不義之財，理不當取，但既無失主，與其沈埋無用，莫若取歸作好事。遂搬運回家，成巨富。徐揆此財力，爲善益勇。嘗看文昌陰騭文註云：人所不見爲陰，暗中施與曰貧，不覺大悟曰：天以財物畀我，而我之所行，人人皆知，是以天之愚爲我作人情也。嘉乎可自此凡做好事，不令人知，大出資本，於城之四門，各開錢米店。見無衣食者，與子錢錢者，破屋將傾者，則量其所需，寫票暗標其家。到店取錢，量米，主管見票即給，不問其爲何人何姓，至敗落大家，諺謂寒士，尤加矜恤。常謂人曰：貧賤之驟出其積力，日掙數十文，便可養家餬口，惟此兩等人，肩不能擔，手不能提，又愛惜臉面，窮

中央研究院印 藏外道書 真氏藏版

則貧窮苦則貧苦最可悼惻除夕各暗給米一石錢五百文至於男長未婚女大未嫁者停柩未舉者通欠錢糧者皆量爲賑助親戚朋友待舉火者百十餘家年過八旬舉族如少時忽遇異人謂曰子六十餘年積德累功今世限將滿易從我歸蓬島庶免命終時一番苦惱也徐從之而去子孫追之不及越數年有騎人主四川貿易於峨眉山見徐鶴髮童顏鬚長過尺問鄉家人舉即飛上山頂揖忽不見蓋已仙去後嗣昌熾至今不替

（附）漳州顏公茂猷字光衷生平奉行感應篇積德累功殷然以萬世人心爲念著迪吉錄編以一心普度兆世太平凡八卷挑剔危微助天開教續其書而悔過遷善學道成眞者不知幾千百人也崇禎甲戌春闈全作五經題試官驚其異才而疑遠式揭曉奏於朝大顏大喜特賜進士冠鼎甲前一時咸稱爲天子門生徐太史曰迪吉錄一編關係萬世人心不細此蓋大江南北今猶盛行嗚呼先生之流澤長矣

孰正人心返太初古今治亂此乘除盈衢好對花兩讀度世盧中第一書徐太史爲

慈心於物



紫羅衫子
綠紅裙
不是人間
窈窕娘
水族多情
知報德
敲門夜半
送元霜

（註）慈者萬善之根本人欲積德累功不獨愛人兼當愛物物雖至微亦係生命人能慈心於物命之數方便救護凡殺機自泯仁心漸長矣有不永享福壽者乎

（案）明陸生富於財家有花園一所築臺幽館雖不備具臨亭有池日蓄春池方四數畝遍植芰荷一日天旱水涸見一物在泥中蠕蠕而動視之乃大白魚生父喜曰此異味也昔烹以供客生曰此物久育池中殺之不祥請看其命父首肯生命僮放入江中繞回頭顧生有感謝狀悠然而逝生後疽疑於背甚夜呼痛僵僵一息至夜半忽有一白衣綠裙美女叩門而入至床前謂生曰君染此惡疾如焚用手摩其瘡不啻冰雪頃刻痛止又於袖中出黑藥一粒令用清水服之生瘡旋愈因叩頭謝曰已朽之骨荷蒙上眞救活裘航之遇雲英猶阮之入天台僕何敢忘此念惟願拜爲門下聽教誨足矣女曰不必謝彼此皆扶持也吾雖水仙何能適世間人君不日得佳婦即如妾在房幃留詩一章飄然而去其詩曰妾姓袁分字綠瑛藏春亭畔舊知名月中乞得元霜藥爲報當年免灸烹生方悟袁者綠也乃昔日所救白魚報恩後娶婦其面貌如女喜著白衣女所云如侍房幃之語誠有自也陸生救魚不過一念不忍原無望報之心乃偵察危之際服元霜而立愈則復知環蛇報珠信不誣也世之烹羊物命者觀此當猛省

（附）宋侍郎王敏仲喜放生一日忽生疑往決於小法華禪師曰以某所見物不殺不放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大錯大錯面前木頭背是無心等幾個木頭能救得世間一個苦人否公聞駭然發心永行放生功德大抵慈是善放生實慈之術也

杭州陸麗京張用霖應嗣音陳際叔諸公立有放生社因和作東坡戒殺詩戲戒齊纂輯輪劫輪一書欲採人時有妄少年力詆戒殺之非戲曰脆菜諸君所言背道當蘇公亦未明於道耶少年并蘇亦詆之是夜忽至一處上坐高巾深衣修髯大袖者怒容可畏與之論戒殺放生無背於王道少年辭屈謝罪而退次日口旁生一毒幾殆告許放生十萬以贖罪始甦黃相國雲舉以告人者

放生功德浩無邊安得富人不惜錢寒士募財須愛物先持戒殺貫心堅

（附錄）江邑放生奇報一案以下數案俱係增入

明江山縣朱愷字喜仁。忠厚力學。其家不食牛犬三世矣。少失怙。體羸善病。嘗牛湯即瘥。因貧課徒鄰村。得束脩八金。隔途避雨古廟。見壁上粘二紙。一殺牛果報。一食牛果報。詞皆慘切。讀之悚汗。慨然曰。吾今二十九歲。尚未入泮。必食牛肉之故也。況違祖宗之戒不孝。食有功之畜不仁。恣口腹之欲不義。覩菓報而不痛戒不智。犯此四罪。大禍且至矣。尚何功名福澤之有。即叩謝神前。誓不食牛。雨霽將行。適村屠尤光宇入廟。朱問何來。云近買一瘦牛。虛價本特來求篤。問牛何在。云在廟外。朱出視之。牛雙膝跪地。淚下如雨。朱惻然心動。問其值。云七金。如數付之。尤嫌色低。復索三錢。朱益之。既成。朱乃大書神明放生四字於版。懸牛項。遂解索縱牛去。是歲游泮。貢於鄉。中王賢。家王同窒族也。一日樽酒間。與翁談放牛事。忽黃頭報門外有牛項懸版。墜之不去。朱出認之。果是己所放生者。令引往後園空房。先是鄉有積賊。潭號人猿猴者。素稔王家因婚女妝奩。夜偕牛住空房。穴墻而進。徑至朱房。盜搶衣飾。將出。牛突入。圍倒奩案。聲甚厲。朱驚醒。大呼有賊。盜室亦驚呼。賊懼。趨牛腹下過。牛怒。舉蹄幷蹙。時呼聲又急。賊棄盜而遁。王翁親奩

中央研究院印 圖書文獻處藏版

物無遺。萬德牛。經鼻住牛空房由是翁家永戒不食牛肉。已而雨夕。賊復至。破後園。見牛若怒狀。前被牛敗。隨牽牛出。拋所懸版。舊版獲四金。適朱代翁收貨。經歷門幹見所放牛。即其由。屠以實告。牛向朱跪泣如前。朱又買之。另懸一版。大書雷電放生四字。復解繩縱牛去。越數載。館古田富室。經覽家。近村有盜。鍾黃悉。朱代書策。緒高堉以備。忽小童報來一牛。項懸版。久立館外。朱驚然曰。是吾放生牛也。素發誓。盜將至矣。遂與鍾遠翁家嬰盜事。迨三日。盜果至。持刀放火。鍾梯望之。火光中睹牛。怒叫衝擊。如飛。版墜。盜竄。牛觸死。旁橫二屍。燭之。尤光宇人。猴也。逐縣。捕餘黨。盜悉平。禪德牛。捽之。碣表義牛墓。由是。鍾家永戒不食牛。未幾。歲偵大比。朱赴秋闈。卷落。歸安合某房。闈朱卷不厭意。置之。坐牛跪地。且哭且求。覺而覆閱文殊不佳。曰。是必有陰德。彌補之。竟中。揭曉。謁房師。師問何陰德。朱曰。無之。再問。朱遽近年放牛事。師歎異。因告前夢。及聯捷南宮。房師亦有異兆。還授商邱令。有政聲。嚴禁屠牛。備示所放義牛顛末。婉勸部民。民多化之。後擢顯秩。乞歸。壽母。享年九十一。朱年九十六。子二。俱登仕。子姓蕃衍。物猶如此

徐太史曰。覩牛貫放生。出於舌耕寒士之手。較多金者。功加一等矣。獨不解盜賊未至時。牛何以預知之。且何以既放之牛。而知朱生住足之所。豈鬼神使之默抑義牛之靈光炯炯也。

殘碑幾度薪花秋。傳說朱家舊放牛。熱血黃泉埋不得。尚騰靈氣碧山頭。徐太史詩下闕

過客欲歌感義牛。殘碑幾度薪花秋。文章代盡西風淚。暗裏朱衣亦點頭。刊碑後題山谷

牛戴宰勤只八金。舌耕湖口實酸心。世間多少發華客。誰似朱公種德深。芝堂徐駿題言

偶感危言起悔心。信根全杖慧根深。神前警戒遵先訓。四聖堪垂座右箴。

放牛共貨十餘金。兩度移全愛物心。不待閻中牛報德。仁人早有帝天欽。

鹿鳴宴罷又瓊林。嚴禁屠牛恩更深。婉動部民勞說法。幾人不失布衣心。

須江舊事幾經秋。何處殘碑認義牛。一念生機回造化。轉移還在已心頭。徐太史題二首

中央研究院印 圖書文獻處藏版

人間粒食賴耕牛。孰謂無牛可有秋。果報昭彰誰覺。屠兒幾個早回頭。

辰州青谿王姓家。養母犬。與所牝小犬同牢。一日。王殺其母。賣牛邀客共食。犬子覩案下。伺人擲骨於地。即銜去。往返者數。王對客笑曰。人言犬不認骨。信然。食畢。犬不復來。王怪而尋之。則見閨中犬廿餘成一堆。上覆以土。而小犬死於母骨旁矣。王大驚悔。遂并埋其牛。與客共戒不食。作孝犬記以風世。王姓後俗蕃衍。舒心李曾生曰。以無知犬子。猶且不俟終日。弭其母骨。人有累世不葬其親。骸骨暴露者。覩此何如也。

徐太史曰。警心錄。復記德興農家僮。村家貧。犬生子。無食。鹿坡王氏距牛里。求其子歸。飼以糠糟。每食。竟即掉尾返故處。嘷以哺母。至暮。復然。雖風雨不輟。時有詩人爲賦孝犬歌。歌曰。慈烏返哺古所稱。不聞乳犬能效顰。鹿坡王氏世吉人。乞得乳犬於良鄉。良鄉家貧並乏食。母犬長饑瘦骨立。乳犬食竟掉尾歸。嘷食喂母使母肥。朝餐歸嘷事復覩。獸類之中頗考叔。紛紛眷志多缺如。愧殺四足之韓盧。又

記村民趙五貴家大生子。方兩月。隨母行。母爲虎噬。五呼鄰衆持矛逐之。雉犬奔街虎屁。虎帶之走。爲繩刺挂竹。皮毛殆讖。終不肯舍。虎因銜累相遲。追及。斃刀下。又建寧府志。載威溪章鋼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投猶解人意。後白者忽盲。不能進牢而食。主家以草藉檐外臥之。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臥其旁。及白者死。主人埋之山麓。犬乃朝夕往。纔數匝。若拜泣狀。臥其旁。必移時而返。合前案觀之。犬乎犬乎。乃孝友若斯乎。

明天長縣民魏某。朝出。赴妻牧牛於墅。犬隨之。俄入草莽中。不出。魏妻牽牛等之。未百步。見虎攫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而搏人。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趨牛。五相鬬。不分時。虎負牛勝。人獲免。牧監察聞朝廷。賜一牛代耕。前牛待其自終。明紀

有士人某。性慈。其親卒。家大生四子。以爲不祥。將棄之河。某見而乞歸。養之。一日將暮。忽聲如風雨。草木被靡。震撼山谷。遙見大蟒。身如車輪。目光閃閃。直趨某。將加吞噬。四犬徑前。蟒登跳。拒其首。蟒嗾之。蟒死。某無恙。物猶如此

李晦巖曰。方某之留養犬子。不過一念之不忍。而率免大厄。故凡作善事。但盡我心焉耳。若有意求報。則爲善淺。而誠不足以動物矣。

丹經蟒毒吐腥煙。併力飽恩始快然。溺犬路人尚悽死。白家溺女不知憐。徐太史詩

同年張鶴洲行人。嘗乘一騾。甚愛之。癸酉甲辰。鶴洲以科場事下刑部。緩訊不釋。乃以騾抵遣於人。一日過市。酸嘶悲鳴。踶其新主而逸。踣張郎。相逆之。顛踣。遂不已。家兒西樵官吏部。爲賦義騾行。嗚呼。此與勝華款賈充豬淵六臣之徒多矣。施北倫詩

義騾日下競稱奇。消得瞞那更部詩。新主縱然調抹好。不如故上樂忠飢。徐太史詩

元生公。先曾祖父也。余少時聞先君云。公嘗見一西客。以騎馬負逕皮貨。內一馬背背破爛。血肉淋漓。臥不起。客鞭之數百。馬蠕轉於地。終不能起。公惻然曰。是馬想不能負運。何苦加鞭。客曰。不如此。然則棄之乎。公曰。何不賣去。曰。元貴如是。其誰肯受。公問索價幾何。曰。昔以三十金買得。今僅求一半足矣。公如數與之。客易馬負貨去。是時人皆笑公愚。且謂馬必不起。公試率之。馬乃勉強支持起。遂

殺機一動。幾時休。羔跪屠前枉淚流。轉眼骰開生死路。何人刀下肯回頭。徐太史詩

鳳陽賈某販豬爲業。內有一豬甚馴。似識人意者。甚愛之。作檻豬。每豬結隊行。此豬爲前導。豢養十數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溪口。檻逆旅主人利其金。殺之。投尸曾井。人莫知也。羣豬於屠。逸去。屠追之。值州牧出。豬伏輿前啼。若有所訴。官異之。命役隨所往。奔至曾井側而嗥。探之。得一尸。詰屠。屠不知。問豬所自。曰。買之某店者。往喚。以久出。告豬。突入其室。嚙店主人衣不釋。抽至一訊而服。豬返廐。日給粟升許。牧隆任去。新任者不復給。豬憂食乏。呼豬募化。豬點首若會意狀。黑袋豬項。導入市。衆皆樂施。次日。豬即自化。已給者不復討。未給者守之不去。衆曰。此豬道人也。自是風雨無間。有以豬道人呼者。即搖尾奔至。給瓜果。不食。欲人併入袋中負歸。人益奇之。垂三十年。僧輒以活乾隆戊子。豬老斃。僧以棺殮。爾後表曰義豬墳。物猶如此

徐太史曰。前後報主。曲折分明。衆以道人目之也。豬已人之。特筆記斃之年也。又匿肉以尊常人等之。

披毛乃以道人呼。跳出刀山快意無。醒來原來同佛性。何曾依樣畫葫蘆。徐太史時

衢州里胥。催糧某家。某貧。無以備。貸有伏雞。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黃衣女子。向前乞命。且曰。自死不足惜。不忍兒子未見日光耳。胥憐異。主屋側。見一雞伏蛋。其家將宰。力阻之。後再來。乃抱雛。見胥勝纏。有似感恩狀。既去。行數百步。一虎猝躍出。忽一雞飛撲虎眼。胥獲免。同上

徐太史曰。胥如虎而動惻隱。虎心善矣。不然。難逃眞虎口也。是雞蓋幻莫測。眞慈母。眞俠士。

片念仁慈轉殺機。伏雌誰道幻黃衣。柔腸兒女尋常事。不料雄心奮虎威。徐太史時

與安胥鄰某。往鄉催糧。夜宿假閒隔壁人語曰。我明日當就烹。若藏幸自愛。毋擾客人。諸聽之。乃雞母與小雞語也。清晨。謂主人曰。毋宰雞餉我。幸憐以生。胥得雞去。至岑山。雞奮飛入洞。胥迹之。見白金布地。喟然曰。天賜我乎。我安置此。遂建橋修路。力行善事。棄家爲僧。守戒律終其身。謝自志

淨因寺沙門慧遠。養一鵝。常隨聽經。每聞講經。則入堂伏聽。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南京記

聞到妙來心即神。香雲花雨幸暄身。此間未許談風月。不假孤高鶴做人。徐太史時

明萬曆二年。無錫縣秦貞中年無子。時屆端節。家人將宰鵝。貞見羽毛潔白。冠足如硃。偶動慈念。遂不宰。送至北禪寺放生。越三年。貞夢鵝來謝曰。蒙君不殺。在寺聞講誦金剛經。特來報恩。貞醒。腹痛。遂生子。名夢奇。聰明清秀。年十二入泮。感應事蹟

六道無常疾電催。明珠老蚌孕慈胎。青衫一領休看易。三載閒經佛座來。同上

李昭嘏應試秋闈。主司書凝。忽寤。見一卷在枕前。閱之不平。令吏置案上。復寐。既覺。有碩鼠啣其卷復呈枕前。如是者三。勉錄取之。李榜後來謁。主司問其故。李曰。先人陰德不可知。但三世不登狐耳。主司曰。此鼠報德也。李果春闈捷。同奇錄

家家豬喜食魚肥。世庇茅廬報棘閑。不俟簾官三度薦。點頭卷已拔朱衣。同上

關中商人。得能言鵡。超於隴山。愛而厚食之。因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鵡超曰。郎在囹圄未逾旬。懊惱如是。我閉籠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伴有過隴山者。

聰超必於林間問曰。諸無慈者。幸毒蛇。幸毒蟲。物類如此

徐太史曰。自起間慈放白鷴。此禽可剿。憂繩陶矣

江南諸生某。夜夢環介甲者長跪而曰。請朝有釋在公某夕宰。乘憐而救。生驚寤。或起遣友家。見一奴買竹筏入門。何物曰。市得魚。先早膳。且前視。固活者也。向友白其故。放之江中。臨午。泊揚子口。忽遇巨艦。飄船至山下。有傷船底。艦息將沈。衆呼號。莫措。咸謂無生理矣。頃隨風駛。浪而前。皆有物負而行者。水盈舟。行益疾。竟達於岸。回望之。見一巨鱉擺尾而逝。同上

徐太史曰。不入夢友家。而轉求往救。此友必非仁心爲質者。然遇夢即放江中。還是善根路上人

李景文常就漁人貨其所獲。仍放水中。景文素好飯食。夫婦丹砂。植熱成疾。瘋發。於背藥莫能療。昏脏中。似有翠魚語。其毒清涼快人。隆復蘇。同上

同在清涼世界。行臨淵底事殺心。求仙不少升僊課。鄱陽長生即放生。徐太史時

錢江鄧彪久未第。夢至一所。見大峯黃白蛾。皆作人聲。呼彪姓名曰。汝之不第。以此故也。彪遂念南無阿彌陀佛。蛾翩皆變成黃雀飛去。彪潛痛戒。廣勸世人。後乃及第。官至安撫。感應篇註

華梧棲曰。見人殺生。有錢買放。無錢念佛。是亦救生一法也。

徐太史曰。雀入大水爲蛤。是飛而潛矣。此則蛤化爲雀。是潛而飛矣。陰陽變化。不可思議類如此。但不知蛤何以能言。且能知人禍福也。

幻中復幻幻中眞。戒殺分明示鬼神。會得蛤蟆皆外意。升沉何必問蜚遵。同上

長洲韓侍郎世能。世居陸慕。甚貧。祖水椿。喜放生。乏錢。每早起。必持竿插兩岸螺螄。盡放入水中。有時忽得。插踰數里。如此者四十餘年。不倦。隆慶丁卯。侍郎赴鄉試。夢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當先令汝入蟾林享一品榮。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曾孫治。萬曆丙午舉人。沐崇禎壬午舉人。六世孫萇。康熙癸丑會元狀元。事在後編

閻學汪巽泉先生曰。善惡報應。捷若見聞。灼然可信。閻言登第後。一日假寐齋齋。夢二童子。明璫玉貌。各手擎紅紗燈一盞。至曰。府君請見。予問府君爲誰。不答導

之前往。不覺隨往至一澤側。縱廣不知幾百畝也。幽深靜綠。寒氣襲肌。二童腹水上。如少康衛予錯愕後踵。路黑中恍聞殿宇曲折。歷數重階陛。二童遽燈兩旁。暫見甲士森立。王者冕旒危坐。鬚眉蒼古。予前揖之。王曰。汝甘戕生命數萬。知之乎。予曰。夙世公案。憫憫未悉。現世惡業。自信無戕生靈之事。王曰。非前身事也。盍思之。思之久不得。曰。舉承明問。愚實未解。王又曰。且細思之。當自悟。思之又久。乃曰。憶總角時。館師外出。曾偕諸友嬉戲。捉獲青蠅無算。去其翼。棄於高垤園之。引蟻輿至。亦無算。乃以火著硝黃。突衝其團。蟻蟻灰飛。一時滅沒。互爲拍手笑樂。得毋是乎。王曰。是也。知罪未。予曰。童子何知。希格外原。若王曰。既知懺悔。急宜勞力。當日同害物命諸童。福命較海。俱罹冥誅。汝本體唱第一人。因此降爲一甲二名。仕途得意中。時有拂意事。近交命運。凡年中多亨。衍行且入佳境矣。勉之。忽驚悟。先生饒州樂平人。嘉慶丙辰榜眼。今官大宗伯。自紡謹識。一名普度合掌

姚端恪公戒殺說 公諱文燮字春陵江南桐城人癸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端恪甲午撰戒殺說通書一篇

百物之命。一人之舌。命不再生。舌惟嘗悅。盤內添菜。廚中積血。共襲心傷。竊孝宛結。願我同人。生靈愛惜。孟命如域

施愚山先生放魚子法

凡魚子切勿損壞。勿經熱水。用乾燥細泥拌裹。曝乾收藏。自秋冬及春。積至四月望後。放於河灘水草中。撫不全活。若當四五月間正魚子生育之時。或不得已而用魚。可將子輕輕取出。隨用乾泥拌放。仲常爲日光所照。不半月即生。屢試屢驗。

張文貞公放生辯 公諱玉書江南昇徒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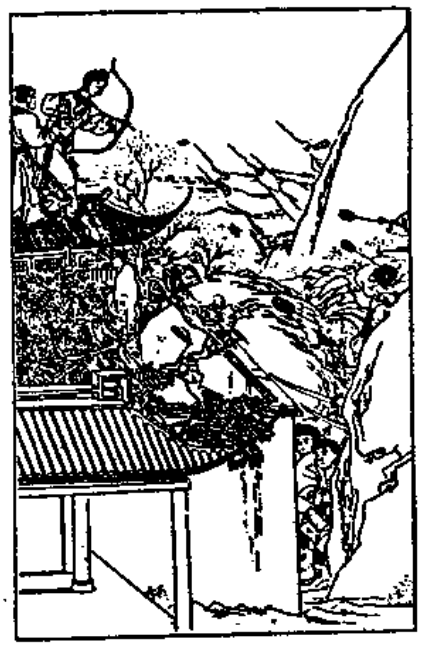
三教聖人。功用雖不同。其仁慈愛物。仰體上帝好生之心則一也。陋儒不見乃自之爲佛老。豈佛老好生而吾儒偏殺乎。白樂天有放生鵝詩。西山有不殺戒。顏魯公隨所守郡縣。即立放生池。其八十一所。咸乞御示。以垂不朽。蘇東坡晚年。極喜放生。念佛。其在杭州。奏修西湖。以復放生池。數公前後文章。彪炳千古。使稍有可疑。數公其肯爲乎。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好生。非無謂也。凡物之將死。其哀號痛苦。亦自有聲有淚。但我凡肉眼凡胎。耳不能聞。目不能見。爾何以故。蓋惟天耳聖人。然後能聽於無聲。亦惟天眼聖人。然後能視於無形。故備陳此哀號痛苦。不啻倒懸之在躬。而達聖人之一救也。於此而能救護之。眞是天地歡喜。神明樂幸。昔但所放之生靈。感恩思德。已成陶石貿曰一虎當道。立萬民皆散走。萬人俱虎心。物命誰當救。勿謂彼肉肥可療我身典。彼此坐露命。但當相憫佑。痛哉斯言也。後佛氏因果之說。陰陽報應之理。猶屬後焉者乎。增補好生錄

林少穆先生跋屠太守書後

信哉。天人感應之理。固昭然不爽也。余友錢塘屠澤園太守。於辛巳秋。得危疾。醫者誤投藥。幾殆。自誓以利人濟物爲懺悔地。他事一不繫懷。一夕。覩自在菩薩感應入夢。謂太守夙世爲營中某官。遇事公而刻。殊傷仁厚。雖無私。亦減祿位。又老牧物命。宜得短命報。幸病中冥願早悟。念念以利濟爲懷。無毫髮怨尤。冥中以他福得折除。當可益算。陰律惟救生可延生。且加祿當益勉之。痊後。遂舉家戒殺。廣放生命。是冬。即奉拜貴州九江之命。即家起用。不次殊遇。明年春。病亦頓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爲大願。欲人人咸獲救殺放生福報。而又慮人人之不盡悉信也。故爲好生錄書後一篇。以暢吾儒不殺之理。而於感夢一事。未嘗及之。其於立言之體固當。而於覺世之義。或有未盡。余故復爲詳述之。使人知感應之故。非荒幻無據也。近時風俗奢靡。無故飲食酬酢。刀几必赤。惟踏安張中丞。獨守此戒。前撫吳日。嘗爲戒殺文註釋。以勸吏民。有讀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已濊爲量。煦煦之仁。假非急務。聞者疑之。獨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愛物。未有愛物而不仁民者。吾方以中丞爲師法。何疑焉。蓋太守之篤信。已非今日始矣。余又聞太守之先德封公。中年始得子。即立願共殺放生。冀其子以文學科名顯。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復於病中感夢大士。蓋福德種子。有自來矣。願覽其文者。人人勉行之。則仁愛風行。太和翔洽。於世道四有裨益。而文學科名之報。與延生起疾。亦正有如響斯應者在也。道光壬午臬六月侯官林則徐跋 增補幸福生回萬編彙書

遂安洪子泉先生。題立願生生勿再放生。万可延生。無力放生。先戒殺。立願自能如願。有心立願。即回天。

忠孝友悌



哀哉將軍。遭時不造。地陷天傾。中箭將軍。忠勇足備。斃賊萬人。瑕慽而歿。弗舍義以偷生。焚全家而不惜。標百代之芳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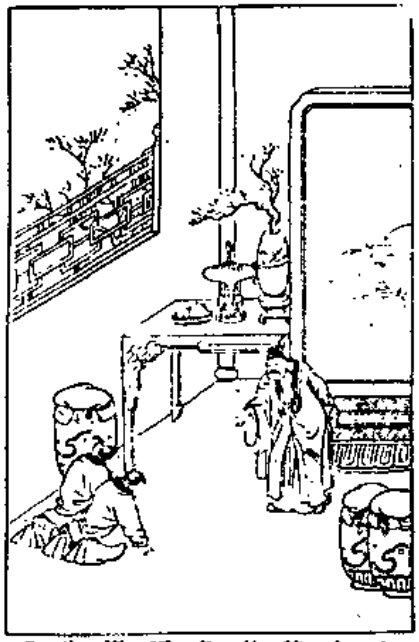
（注）爲臣當忠。爲子當孝。爲兄當友。爲弟當悌。雖自證其倫理之常。而自古迄今。格天地。泣鬼神。化及禽獸。感及草木。惟此主性所孚。應若桴鼓。所以爲衆善之綱。修身之本。蓋居官有居官之忠。士庶亦有士庶之忠。富貴有富貴之孝。貧賤亦有貧賤之孝。兄弟之間。相愛相敬。隨在各一而已。

（案）明周將軍遇吉。幼失父。事母至孝。年甫丁清。晨省昏定。莫不竭力盡志。母嘗有病。時刻奉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母憫其勞。詐云已愈。命息燈歸寢。母方轉輾。已左右扶持。實未嘗去也。母撫其背曰。兒今日爲父子。他日必爲忠臣。爾父有子矣。待諸兄弟。尤篤友愛。事必身先。美不獨擅。崇禎時。天下荒亂。流賊羣起。遇吉應將材科。効力戎行。每戰奮不顧身。所向有功。累陞代州總鎮。修城垣。明軍法。整器械。練士卒。不遑寢食。崇禎十七年二月。賊犯代州。遇吉力戰。殺賊萬餘。兵少食盡。乃退守寧武關。賊復薄城。傅攻五日不下。寸草不留。遇吉悉力拒守。發大砲擊賊。殺萬人。會火藥盡。遇吉悉兵出戰。斬賊數千級。自成懼。欲退。羣賊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更番疊戰。應不勝矣。自成從之。引兵復進。脫幅以自別。官軍且

靈。遇吉自揣不支。歸踐其母前。痛哭母曰。此乾坤倒等時。關前歸家作。羣圍愈遇吉曰。兒稍刻即捐身報國。惟母難捨。母怒曰。殺身成仁。方爲烈丈夫。馬革裹尸。纔是奇男子。爾爲忠臣。我得爲忠臣之母。流芳千古。兒爾父於地下。長笑無恨矣。陛遇吉出時。兵登城陷。遇吉巷戰。馬斃。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絕。賊愛之。等盡射殺之。復圍其內。夫人劉氏奮勇。督一子侍側。夫人曰。吾欲使爾回籍。延爾父一脈子曰。父死。忠。母死。孝。子死。孝。將安往。夫人遂命家將。樓下備柴薪。上加火藥。乃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墻公廨。登屋面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會矢又盡。夫人登樓。命置姓幕。實舉火。合室自焚。賊亦攀入火中。搶奪婦人。忘其名。賊自成嘗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將軍。吾安得這其志弦。光嗣位南都。贈遇吉太保。謚忠武。列祀辭忠祠。

（附）成祖靖難後。方孝孺罵不絕口。成祖怒。命遍殺族主。孝孺面不改色。惟罵其篡而已。及縛其弟孝友。孝孺泣下。孝友吟詩曰。吾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舉表柱頭千載鶴。旅魂依舊到家山。

正己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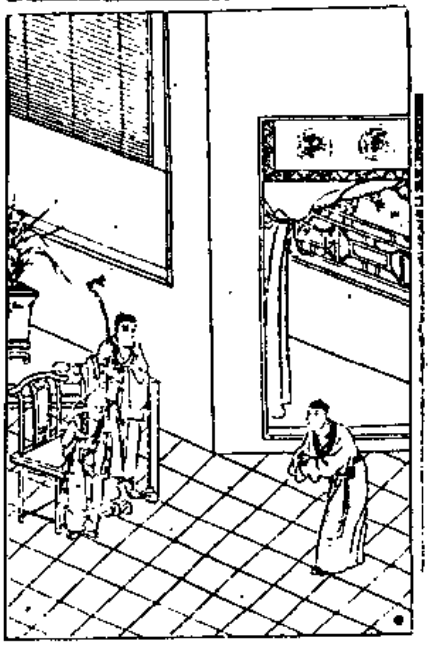
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正己由來可化人。張公勸善論慳吝。生前教誨猶堪法。歿後襄心且降神。

（註）以聖賢之道律己。本諸身者一無可議。則行一事。當時視爲儀型。發一言。後世奉爲準則。所謂正己而物正是也。若己未能存理制欲。欲人爲善去惡。雖刑驅勢迫。人亦不從矣。

（案）清初張清路。嚴毅正直。勤於教誨。人皆化之。後生過於途。皆正立拱手候先生過乃行。婦女立門首。遙見先生來。即返內室。不敢令先生見也。時有販麥者。衆攜獲送官。過先生門。竟遁不前。曰王法自甘。切勿令張某知也。某姓兄佔弟產。官斷未決。乃詣先生質之。甫見面。兄即抱愧流汗。一字不能對。先生曰。天下易得者財產。難得者兄弟。汝還勸諭二人。伏地涕泣。以其產贈族。相讓不取。先生資訓人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爲聖爲賢。須自童子始。故其教幼學。一舉一動。一語一默。皆有法度。至今鄉塾生徒。奉爲準繩。先生易簀之夕。鄰里皆聞弦樂呵導之聲。如新官赴任。後數月。有降生者。扶鸞先生神降其家。留詩數十章。皆勸世語。云吾已奉帝命。爲本府錄善司。鄉人有功德者。吾得考較而上奏焉。降捐資。爲先生立廟塑像。瞻拜者。猶覩感興起云。

矜孤恤寡



世間何事動人憐，說到孤孀更慘然。明鏡不臨閨閣冷，讀書常廢紡車旋。蕭條家業猶爭佔，荒廢田園倘納錢。獨有周生教一道，深仁至德動蒼天。

（註）矜者。矜全之也。恤者。憐憫之也。無父曰孤。無夫曰寡。當念其鰥寡扶危。察其痛苦。體其欲惡。總要想他那種說不出的苦惱。慎勿當爲而不爲。能爲而不爲也。呂祖寶訓云。文王真矜無告孤寡。乃無告之大者。有財者宜幫助。有力者當扶持。若見此兩等人。不生憐憫心。反從而欺淩之。則去豺狼不遠矣。

（案）湖南鍾岡賁與周尚義。爲莫逆交。二人相約往四川成都買米。下夔州發賣。時值米價昂貴。大得利息。鍾忽感疾。臨終。強起作書。囑周曰。我之死於他鄉。命也。弟可爲我搬柩回籍。臨行離舉。吾妻尚年少。決不能守。弟可娶之。代吾教子養母。泉下瞑目。周泣而含糊應之。鍾死。周悉將鍾應分本利。封藏箱中。出己財爲備衣衾棺木。覓舟載回。一路掛孝供飯。如孝子焉。抵家。將本利交其母。一切喪務。皆周爲之支持。葬舉於錢宅傍。枚屋數間。開店營運。凡日用所需。靡不供給。每日跪請母安。與寡嫂並不相見。錢子年已六歲。赴社塾讀書。周早則送往。晚則接回。時刻照看。母欲依亡子遺言。將錢與周合資。周辭曰。凡人誰不欲妻守節。兄因母老子幼。不得已有此亂命。實非本衷。我若爲滅倫之事。乃天地大罪人。異日何面見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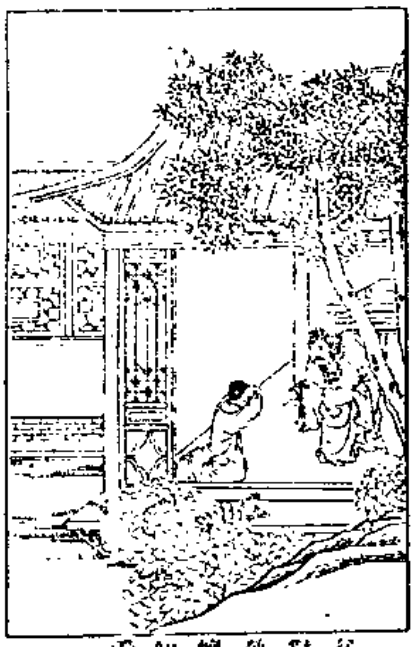
於地下乎。母感而止。周後娶妻生子。錢子事之如父。周殁。襄經三年。以報其德。周以經紀小民。不讀詩書。而其所行事事有合於聖賢。賜公祇園之義。爰以加益。鳴呼。周亦人傑也哉。

（附）明侯始親。信陽州人。族窘。有婦人新寡者。親聞之。必使婢頻頻問餓。爲之策長遠。令婦可以溫飽。人問之。親曰。婦無夫。已不若人。再無資。何處求人。不由我不矜恤也。族婦有守節三十年者。親必給婦里公舉。額以建坊者。不下十餘家。後生子爲總戎。親受封焉。（見增註感應下冊）

清陝州方揚。講棠蔭谷。聞三從兄忠。病將終。亟奔歸。猶及。忠將棺痛哭而誓曰。余鮮兄弟。余之母。即兄之母也。兄今棄予。予今而後。不母視寡子。視孤者。有如此木。尸聞而吁。乃瞑。揚終身不食其言。後成進士。官杭州太守。

程有才。江南婺邑人。與同鄉諸生胡士佳友善。士佳殁。無子。妻鄭老伶仃。不能給朝夕。有才每年分粟助之。九年不倦。曰。恐負我友也。後有才享壽九十餘歲。無疾而終。

敬老憫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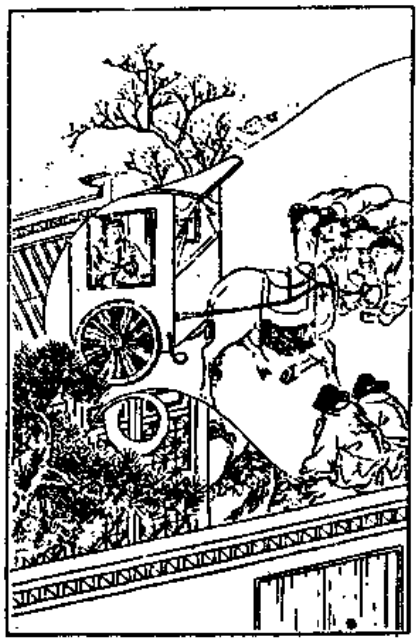
父子多年相背。
對案常流血淚。
敬老遇慈賢。
憫幼芝蘭復萃。
看此天緣奇合。
右調如夢令

（註）老者。年高之人。見之須起恭順心。以其年長。近乎我之父兄。所謂老者安之也。幼者。倖提之童。見之須起慈愛心。以其幼小。近乎我之子弟。所謂少者懷之也。

（案）明襄陽姚長者。貲巨萬。世躡錦衣衛。生子名崑。年六歲。與羣兒上山遊戲。至暮不歸。以爲被虎狼所傷。皆之無可奈何。豈知郎被流丐掠至武昌。亦資與姚姓。子。年十八。博通今古。因繫父母雙亡。了爰不能應試。郎有張敬齋。原任江南監司。遺亂。隱武昌。生女。名倩。倩與郎同歲。見郎老成有器量。欲以女妻之。恐其少歷練。謂曰。時亂世宜習一業。出外經商。可覓利。又可歷練世務。郎苦無本。張出貲貸之。因思其父曾在松江販布。尚有欠賬未楚。遂往松尚前欠。姚長者。自崑郎失後。娶數妾。並不育。屢欲螟蛉。無中意兒。因思江南人才之地。必有堪爲嗣者。扮爲貧老。敝衣蓋履。至松。恰與郎同寓。郎一見加禮。長者曰。老漢窮朽。何足當客官過譽。郎曰。翁姓姚。我亦姓姚。皆湖廣人。見翁如見我父。安敢不敬。越數日。敬不稍衰。長者察其誠也。笑謂曰。我年踰六十。尚無子。留肯爲我後乎。郎曰。皆父母雙亡。時切風木之悲。今得翁以父事之。可慰平生思慕。即拜爲父。起居皆本小心翼翼。長者病。恐其僞假意苛求。動加呵斥。郎無怨。惟晨昏定省。竭盡誠敬。遂命收拾行李回家。郎曰。賬目未清。去何遽也。長者曰。兒以吾爲窮人乎。吾爲無子。四處求賢。今得見。稽後有人矣。吾家財累鉅萬。世襲二品官。隆我回本。悉不富貴。欠賬何足介意。登舟將近武昌。長者取黃金三十兩付郎曰。以此還張欠。還畢。即主。陽家中相見。遂分路。郎至武昌。見城郭殘破。張君已棄逝。閭人云。張君棄官領兵勤王。城陷。君以忠殉城。其女已被擄。又有人云。賊所擄婦女。裝入布袋。資貨十餘一口。生念現有之金。可作贖資。倘張女在內。亦是以報其德。遂至賊營。贖回二十袋。詐稱老醜。無張倩娘有一標。姓姚。襄陽人。即老父之妻係賊破襄陽所擄者。生喜。思得道其故。媪亦大喜曰。張倩娘與吾同拘一室。此女美而老。智。渡揚時。即用巴豆末塗面。如生惡瘡。賊不敢近。肉袋布有血點者。是也。兒速往。倘未覓。即取黃回。果倩娘也。遂資助衆難婦各回。獨母與女回家。主則父已先歸。皆自堤塘中來。爲賊取。見郎與妻同回。夫婦相持痛哭。細問得其詳。父曰。見能敬老。無父而得父。吾能慈幼。無子而得子。皆天數也。遂人齊聲謝張道喜。張君曰。此子久欲貲之爲壻。今爲翁子。小女又在營府。天緣奇遇。宜擇吉合巹。遂成伉儷。一日。郎洗足。母見其足心有七星紋。曰。吾所失子。亦有此紋。兒莫非是乎。郎曰。兒並非武昌姚氏子。記幼時。上山遊戲。波揚。餘皆不記矣。每以告父。父憫之。眞其子也。一家歡慶。郎鼎革後。爲顯官。姚張二姓。世爲婚姻不替。

（附）寓波眞道濟。家貧。不赴秋試。或勸之行。贈以三金。時歲偵歉收。路遇一婦嬰。啼饑將斃。眞惻然。即以三金託婦店夫舖撫之。至省。同鄉友憫其貧。不納。一舊識。偕。勉強留寓。是夜。偕赴各府城隍齊集。以鄉試册進文爺。內有預除者。尚須資斧。寓波城隍。梟曰。眞某救嬰心切。可中。帝命召至。見其寒酸。曰。此子貌寢。奈何。城隍曰。可以判官委貲之。偕赴。驗其及告。眞與眞夢正合。榜發。果中式。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細物宜存保護心
昆蟲也解報戴金
初生草木休戕折
蟣蝨他年送好音

（註）昆衆也昆蟲物之至微者也草木物之無情者也存心仁愛者猶不忍傷況其他乎高柴啓蟄不殺方長不折聖賢用心不忽於細類如此

（案）廣南郡覓字容業居越王臺畔性仁慈不殺生命夏月以紗籠照燈防有蛾入便湖必擇地恐傷諸蟲蚊蚤集壓之而已不撲殺也廣南多白蟻穿箱入篋爲蠹絲衣服之害無能蝕銀惟竹雞能制之覓恐傷生戒家人勿畜有銀千金久藏櫃中被蟻蝕去三百家人見地下銀星尋至一窟見一破甕底果蟻無數散處者約有數斗家人謀曰將此蟻人燻殺之可得原銀七八覓曰爲此三百金害數十萬生命吾不忍也急掩之至夜夢有甲士數十皆衣白袍稱爲安車而迎曰蟣蝨王奉邀當恍惚登車至一城中人民富庶房屋華靚乃大都會也又有無數宮具伏道迎接請赴宮闕王旁綠袍玉帶朱履威儀整肅降階攜手敘賓主禮王曰寡人託庇仁人之宇不聞輸洛保全性命奈智淺德薄政刑不修百姓爲盜傷君之財昨獲罪山又蒙佑牙厚德豈容不報越王臺左側槐樹下有銀一甕乃漢時趙佗所藏君可取而有之寡人聞感蟣不食生物不殘生草君乃人中之傑也惜君老矣無可成就言訖二人可急得命回甲士送回覺遂思曰蟣雖者蝨蟲之名輸胥者竹雞之聲殆前所救之蟣蝨帶報恩耳著人至槐樹下挖之果得銀一甕後生子名瑞蟣登榜作翰林以文章名世

（附）宋程顥號伊川明道先生之弟也哲宗朝爲崇政殿說書一日講書舉哲宗爲起立擺殿檻折柳枝顯進曰方春草木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又問陛下在宮中觀吐漱水必避螻蟻豈有之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顥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曉乎仁人之言其利甚溥非仰體好生之大德豈能念及昆蟲草木哉

明胡侍字伯安家蘭谿室主接察使生平全活龜蟹蛤之屬無算初爲諸生時入省謀借僻地得潘氏園築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諸童子搗火將薰之公聲愴曰以吾一夕安僞數十萬命不忍而返故邸覽人試文思舜其主善蟻盤戰筆端蹤不去久之思絕泉湧七舉立就蟻遂本見所獲處司試者謂有神助公心知爲蟻報好生戒殺行之彌力

宋郊教蟻又胡侍萬命回生寸念慈下筆驅驅有神助報恩多在人間時

宜憫人之凶（其一）



當年壯士
困蓋藁
誰識囚人
負異材
試看城頭
能自悔
一朝平步
上金臺

（莊）此句有兩說。一說凶者。惡人之稱。宜悚惧而化導之。使之改行從善。如孔子之於盜蹠是也。一說凶者。孝服之稱。宜悚惧而周恤之。使之各盡其顧。如孔子之式凶服是也。二說俱通。並存之各爲第傳。

（案）山右伍千舫生有勇力。以拳棒雄一鄉。一言不合。即毆人幾死。或奪物不償。或佰賣不勉。橫種橫暴。人皆畏之。一日天晚。上城樓乘涼。有數人先在。見伍來皆走避。獨一老人端坐不理。伍益氣詈之曰。衆人皆去而君獨坐。將謂我拳脚不利乎。老人曰。苦哉子之迷而不悟也。父母十月懷胎。三年提抱。望爾成立爲朝廷建功立業。上而榮及祖宗。下而封蔭妻子。爾真不世之才。甘心下流。不但國家少一可用之人。爾之父母亦抱恨九泉矣。惜哉。惜哉。伍慚愧流汗曰。世以凶人目我。我故以凶人自待。今聞君好言。如聽晨鐘。不覺猛省。但我不幸於人久矣。月缺難圓。縱使改悔。能入正人之列乎。翁曰。屠子放刀。立地成佛。子果回心向上。且將爲聖爲賢。封侯拜將。若史册而勒旂常。豈獨爲正人耶。伍拜伏受教。自此改行折節。投入營伍。累陞副將。

千頃堂藏院印　福慧雙修馮氏藏版

宜悔人之凶（其二）



含悲不忍
著紅裳。
回憶慈幃
欲斷腸
幸有金錢
施大惠
慕年天賜
兩賢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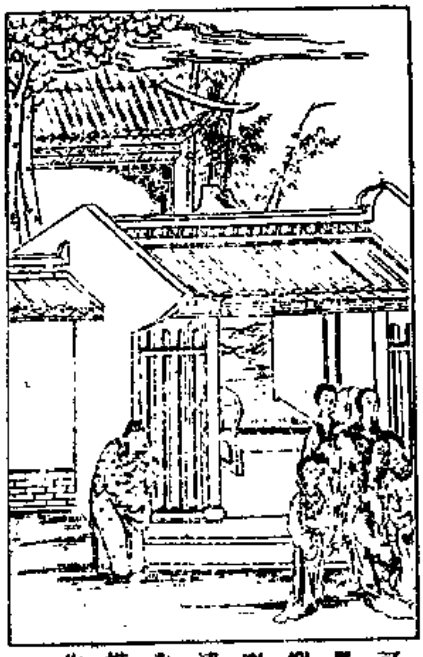
（案）貢人金翁年六十外無子。用銀百兩娶一妾。媒說云係小家之女。翁見其舉止安雅。頗對和柔。心疑之。至晚甚良。紅衫命女易服女持衫欲服不服。淚流滿面。似有無限愁苦。而不敢告者。翁曰。爾但實說。我當爲爾謀。毋慮不足計也。女曰。吾父曾爲縣令。剛直不合上司。被器去官。抑鬱而死。折措殯葬。家計全空。方舉父事。母又去世。既無叔伯。終鮮兄弟。無奈只得賣身。此時尚不知母入棺否。言畢。吉衣。是以痛耳。翁大駭。隨即參取銀數十兩。命其帶一老媼送女還家。殮母事。即命媒婦往女家娶爲之捧良。記其張年。驗五十餘。生二子。俱成名進士。人皆以爲盛德之報云。

（附）譚元春父嘗客遼陽。舟且發。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則里役遺失多金。無以償官。欲赴水死也。翁慰之曰。汝金尚不失。適取一大囊與之。其人曰。此非吾金。安敢妄取。翁曰。汝但取去。不必再言。後丁卯歲。元春悲神告曰。宜自策勵。耐父裏陽事發矣。驚悟以悲告母。母具述前事。是年舉鄉第一。登甲科正途。

案凶字之義。其偏如人遭水火盜賊疾病刑獄之類皆是。悔之必思所以全之。

千頃堂藏院印　福慧雙修馮氏藏版

樂人之善



可憐少婦落天涯，
鳥上啼痕濕絳紗。
烟撲畫樓空有恨，
塵封綺閣已無家。
清霜曉月聞哀角，
殘幕危燈聽寒笳。
莫羨京君能仗義，
生生世世祝蓮花。

（註）善者。人我所同得。世人妄分彼此。好名者。惟欲善自己出。嫉忌者。不喜善與人同。甚至謀陷以阻現。陰計以敗美。快其回心往增罪耳。樂者。誘掖於始事。奬勸於當機。而又播揚推引。使有善者因而益進。無善者亦因而興起。便是無量功德。

（案）章景倫。性好善。見前人嘉言錄行。必恭敬而奉行之。元兵南侵。將婦女子名。閉菩提寺中。擒赴長李德揚看管。李亦善人。嘗謂章曰。此中皆宦宰豪姿。名門淑質。一經兵遣去。必隔番異地。埋玉他鄉。殊堪悯惻。吾欲盡放之。奈有老卜在堂。恐累及。是以不敢。章慨然曰。我係覓身。君但易我名。此事我爲之。設有疏起。斬我自甘。不以相扳也。李深其誠。監明有司。易章看管。章通知衆女。預爲準備。至夜開門盡放之。縱火燒寺。東斗待罪。後兵回。王帥下令。不許帶婦女。章遂得疏釋。後娶妻連生五子。每念昔放女事。發願救母之禍。看破世情。創建爲僧。募化蓋造善提寺。四寇之日。衆大衆設偶日。積德行仁。何須人見。萬理圓明。冥無虧欠。老僧在世無他。只是衆人之善合掌而遊。已成佛矣。五子俱登科甲。李德揚後亦享福。

中央圖書館印　編輯委員會編

濟人之急



胄監治街
叫賣花。
千紅萬紫
鬧奇葩。
一朝救得
三人命。
天賜金
作富家。

（註）急者。如遇疾病。則藥餌爲急。遇死地。則後事爲急。遇饑寒。則衣食爲急。遇婚姻。則奩資爲急。不論相識與不相識。一經目睹。便當力做去。如獨力不能。設法援引有力者爲之。便是無量功德。慎勿謂事不關己。漠然視之。

（案）楚州有王姓者。賣花爲業。值疫症。婦女皆此過年。王花朵鮮艷。莫不添價爭買。王將歸家。先到古廟。坐殿前臺基上。取錢稱銀。約有加倍利息。忽聞殿中西角有喉嗌之聲。驚視。見一破衣男子。悲慘自縊。王即解下。攜歸。牛嚼方畢。曰。君方年少。何故尋此短見。其人曰。小子不幸。家業凋零。貿易無本。一貧徹骨。已近除夕。家無粒米寸柴。寒利又臨盆。我出外欲貸三五十錢。應眼中之急。竟無應者。想男子在世。妻子生產。分文莫措。何面歸家。不如死。王曰。君若死。令妻產中誰爲救援。必死。並腹中子女亦必死。豈非三命。我今日賣花銀一兩六錢。除本八錢。尚餘八錢。吾與君平分。春色何如。將銀慨然與之。亦不問其姓名。其人叩謝而去。王復至街賣餘花。抵暮方歸。妻候於門。曰。君來何暮。使我心懸。王告以贈銀救急之事。妻亦賢淑。並無怨言。曰。適見堂中火光熒熒。約高尺餘。我恐見鬼。是以不敢在家。王視之果然。曰。此寶光也。下必有金銀。挖之得白鏹二錠。各重元寶一錠。上有字。云。救人三命。天賜成家。王得此資。遂成巨富。窖藏元寶。以傳子孫。後代榮衍。人尚稱爲花王云。

（附）祝璽。延平人。性極慈祥。見人之急。無不竭力周濟。遇歲荒。捐貲設廠施粥。全活甚衆。晚年生一子。甚聰慧。試舉日。鄰人有夢報狀元者。喚醒鼓吹。手持大旗。上書濟急之報。及榜發。果璽之子也。

潘封翁。家富巢鼎而獨不發秀。嘗行感應篇。每歲歸。取白金數百兩。分作小封。多寡不等。日披舊袍。往城市鄉鎮。察無計度歲者。值還不能償者。窮途不能歸者。一切貧困。量給與之。人莫知其誰也。又多製棉衣以衣寒者。多設粥厭以食餓者。多施茶藥。多施棺木。凡諸方便。終其身。樂行不倦。親見二子成名。一翰林。一中舉。孫世恩狀元及第。官至首揆。世璜及元孫祖蔭。皆探花。至今科甲猶盛。

學海一卷。不離慳。休感篇芽未萌。陰德耳鳴人不識。狀元宰相已安排。徐木史詩

中央圖書館印　編輯委員會編

救人之危



涵造爭田
事未清。
墜崖身死
禍纏生。
若非賈守
明相鏡。
全士卿冤
何處鳴。

（註）危者。死生在於呼吸。如水火盜賊。鬥鬨刑獄。疾病通負。懸旌患難等事。救之緩則無濟矣。有財有力者。觸目生悔。躬行方便。即功德無量矣。

（案）浙江金華義烏縣。民刁好訟。動以人命。誣陷成獄。邦民咸全士。賈賢。咸盛公田一畝五分。爲業。已經二載。盛公之姪虞祖福。又將此田賣與成兆文。致互爭控縣。未審。時值初夏。兆文赴山查看。堵水失足墜崖。跌傷偏右。并右肱肘。越數日。殞命。其弟兆賢。頓起奸謀。謂嫂吳氏曰。兄與全士爭田。糧戶未決。若移屍投水。告以挾嫌謀命。則田可永業。且間全士抵償。是一舉而積恨可消也。嫂從之。遂不允。告知其堵趙毛。並兆賢之弟媳世德。與姪虞公。是共相阻諱。兆賢不依。即命己之二子。乘夜搖屍。自將兆文頭髮包裹。携帶至王頂塘腿。沈屍於水。置傘物岸上而歸。天明時。有對塘居住之虞佩牛汪大玉。見傘柄刻有兆文名字。往告兆賢。兆賢佯爲不知。同赴查看。暗將兆文原買田契。與控縣呈稿。揑稱棄落塘。經遠有虞餘看見拾取。兆賢即指爲全士挾仇謀命之據。揑稱兆文於四月初九日雞鳴時。赴縣催審。被全士擋路打死。拋塘。報縣。縣諭有致命傷。疯死後棄水。重刑嚴訊。全士無從

置辯。問擬抵罪。遂成冤案。時鄧守來公。英明。決斷事如神。一見此詞。豁然曰。是案疑竇種種。豈置大辟。吾不忍也。遂委謝簿合會同研訊。據兆賢供稱。兆文所穿當初驗時。脫下舉屍投作作陳佛奇取去。用錢買回。質訊佛奇。堅供並無其事。復赴王頂塘履勘。塘岸曲折紆迴。如果全士仇殺。自必急急拋棄。豈肯從容遠涉。況契紙呈稿。何難即時毀滅。焉有留於塘岸。自露形迹。且初夏天雨泥濘。紙棄草地。必濕爛。安能拾取辯明。團喚兆文陷郡。墜暗能重生。並近塘之寺僧。俗生供出兆文在山失跌受傷情事。從此屍屍確究。始據這毛虞餘等將捧屍棄塘。及親見兆賢袖中落出契紙呈稿。並血衣。保兆文跌傷後。般存在家各情節。歷歷不爽。兆賢俯首伏辜。不敢置喙。事得昭雪。計全士黎囚待決。已拂受戮西市。幸遇朱公明鑒。鑒合縣民冤魂。撥雲見日。祝鐘之治蘇郡。民設青天。文孫之滁開。井人稱慈父。以公方之。復何愧焉。公江南婁縣人。諱格。號性齋。乾隆十六年南巡。以賢能特純溫處。到察行功。過格。興衆義學。建置義塚。恢育嬰堂。刻勸善書。施送藥餌。而救救牛助人若舉。濟急救危。功德不可勝舉。仁慈明斷。不愧考亭後裔。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韓公盛德
古今無
人已同親
未有殊
至聖中懷
諸佛最
子孫世世
耀鵝圖

（註）好得惡失。人已同情。小人忌人之得。幸人之失。只緣此心不平之故。抑思財之聚散。勢之盛衰。學問之進退。功名之成敗。人之所得。何損於我。而有快心。總自生嫌。徒增罪孽耳。

（案）韓魏公名琦。字稚圭。平心接物。從無苛刻。當國時。士人日以文章獻。佳者。則鈔錄諷誦之。日琦所不及。劣者。則手自封識。不以示人也。人有善。則聲揚歎賞曰。此君子也。有過。則規諷太息曰。此人平日甚好。何以至此。想傳聞之慢耳。或告公曰。能好人。能惡人。仁者之公心也。公一味有譽無毀。毋乃非直道乎。公曰。方今人才難得。樊噲之猶恐不振。何容稍有挫抑。且君子小人。何代無之。若嫉惡太嚴。絕彼自新之路。則人皆自棄矣。吾備位宰相。欲爲朝廷作登人材。是以視人之得失。不啻己之得失。禮應如是。（見國朝原作闇然媚世態乎。其人愧服而去。公後五福全。終子封王。侍女爲帝后。子孫繁衍。世寶貴。南宋末猶有作台輔者。

執政三朝德望隆。平心接物不矜功。視人猶己存仁恕。胞與爲懷慕魏公。

中央科學院印　編輯委員會編

不彰人短



酷字分明
死不辭。
往來指擿
笑聲多。
愚君抔土
埋桁骨
從此安然
作啞聾。

（註）短。缺處也。或其人才有未能。或其人偶然失足。苟或彰之。則彼之身名。從此敗矣。蓋彰人之短有兩等。有存心刻薄。於廣衆中。逞機逞巧。一言中之。令人無地自容者。亦有談到高興。不知不覺脫口道出者。招尤貫禍。得罪神明。可不戒哉。

（案）京江段克邁生平惡聞人過。閨闈之事。尤禁口不談。一日過黃坑。於路見一婦人。體態風騷。隱有竊賊二字。蓋對犯也。至晚。夢一少年。以衣裹首曰。我在世不作。致遭官刑。今朽骨暴露。黔字猶存。見者不生憐憫。反加非笑。我羞愧之甚。知君忠厚。特來相求。倘蒙掩以坏土。我必有以報君。段次早偕僕偽至黃坑。尋前骨埋之。越數日。復夢少年來曰。感君掩我之醜。君明日過溪。其中有三溺死鬼。往往害人。吾當悉力救援。保君穩渡也。次日渡溪。旋風大起。隱隱聞爭鬬聲。舟抵岸無恙。事畢回家。欲赴田看收穫。家人曰。近出一虎。咬人多矣。段懼不敢往。夜又夢前少年曰。虎食人。必須鬼指引。君可預挖一坑。明日二更時。我與俱引此虎入陷。可殲也。段如其言。率家僕持械伺之。至二更果見有二人疑隱前行。虎後隨。至坑邊。二人用手指坑。虎即跌入。衆械齊下。從此害除。段與鄉鄰遂其事。皆感其德。歡賞爲之立

中央科學院印　編輯委員會編

廟。塑冠帶像。題曰。靈顯大王廟。像成之日。合村之人。皆見乘旗鼓吹前導。有一少年乘軒進廟。如新官到任。自是春秋祭享不絕。祈禱靈應。此可見黔鬼能報德除害。即便成神。人奈何不自振乎。

（附）麻城劉仲龍家貧。自少仁恕。與夫人莊氏初婚之夕。有從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者。因曰。想汝以貧故至此。即檢夫人資飾幾件與之。嘱曰。汝速改行爲善。我必不言。後夫人常問爲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公享壽八十有九。吉慶之事。歲歲不絕。子孫俱發科甲。登顯秩。封誥疊頒。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痛哭。其人頗有客行。疑即前之從兒也。（人鏡）

桐城何文端。官禮部侍郎時。偶感古道庵西。一日赴酌。很煖步歸。遇醉漢衝檐而來。口中罵詈。且吟曰。相逢莫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踢其煖箱而去。公約其僕從。不許呼喝。明早其父携子踵門。持杖請罪。公曰。我昨未出庵門。竟不聞。後拜相。（同上）

彰人短處壞人名。口孽由來報不輕。填羨二公存厚道。慳貧忍辱兩分明。

不街已長



才高何必衆人知。
只合恂恂與世宜。
石受刀錐因孕玉。
聚遺麗鋼爲遇卷。
郭公膺譽綠多識。
韓信戕身在見奇。
班馬文章羊杜業。
一堆黃土掩埋之。

感應篇圖說　不街已長　五六

（註）人有所長。即當幷藏其用。故舉人不矜不伐。君子若無若虛。欲見長便是短處。如鑑以智自害。巢以羽曰殘。石以抱璞而碎。寶象以有齒而焚身。物尚如此。況於人乎。每見少年英異之士。露才揚己。眼中無人。到底只是平常。甚有困頓而死者。蓋器量淺薄。自無受福之地也。

（案）宏治間。浙江許客。能文章。恂恂自處。未嘗以才智先人。時學院試士。有友送其文。考列第一。揚揚得意。逢人自衒。久而忘其所以。在客面前。亦作矜張語。衆友代爲不平。輒欲面訐之。許止之曰。文之遭際。關乎運之否泰。彼運愚首與文何涉。且並非吾文。諸君切勿錯認。友聞之。因相諸罪。且索其窗稿。許仍檢佳者與之。是科七題。全遇友得中式。許反落第。友竟不感。許亦不較。後友選山東縣縣尹。許選赴北闈。過其地。泊船友出拜客。見許佯爲不認。回衙。著鄉地驅逐浙人。不許容留在境。許原無抽豐之意。一笑而已。到京登第。欽點山東巡按。友無面相見。出文告病謝職。許慰留之。竟不提前事。相待如初。

畢問深時憲集。平許公有友侍盧經出文謝師。心知愧。相待如初見至誠。

過惡揚善



見厚領知往失。
畏神忽悟前非。
一朝漂垢學慈悲。
揚名邑內助。
免禍朝貴寀。
里巷公評讚嘆。
門閭榮福善垂。
閫中待字女孩兒。
乘龍得佳婿。
姚李共芳菲。
右調臨江仙

感應篇圖說　過惡揚善　五七

（註）過。並也。未成之惡。則止之使勿行。已成之惡。則止之使速改。揚。我也。一善之善。則表之。使其知所鼓舞。全體之。幷則裒之。使人之所取法。提過勸善。激濁揚清。隨人隨地隨時。皆可爲也。

（案）開封卜祭酒。財童一擲。喪父母。誤不從時。值重九。卜命城外酒肆。備盤饌。偕無親戚人會飲。有一外路生見卜不爲禮。卜怒曰。何物餓狗。如此大模生。答言不遜。卜用拳擊去生鼻。手一格。袖中脫出金扇一柄。紫白玉墜。甚可愛。卜順手接得曰。留此作免打之資。生曰。此祖傳至寶。留以聘婦。何得妄奪。卜笑曰。留果能發跡。吾將女與汝。生欲分辨。店主拉之出。曰。此人無良。屢陷事小。參宜避。免傷性命。生含忍而去。及妻前氏。知卜怕鬼。信神。用七首一把。上粘小帖。紙爲雷神。語若不速改。即行天誅。置卜枕旁。卜醒見之。魂飛膽裂。遂痛哭對天懺悔。再不敢爲非。廣曰。過惡速須改。善我家頗有資財。何不廣行善事。以贖前愆。卜從之。被澤者多。俱稱之曰卜善人。府縣皆旌表其門。縣令吳奇龍。因年荒。卜代民完糧。製一匾。普士庶知。親送懸掛。忽親接君入境。弁出郭迎接。拜謁畢。接君

曰。有卜某者。乃大惡人。吾已行府差拏矣。尹愕然曰。此善士也。歷受旌揚。不識惹何所見。加以惡人之號。按君曰。此人之惡。不但傳聞。抑且目擊。數輩代爲掩護。得毋錢神有靈乎。尹曰。屬吏與憲臺所見不同。稱時自別。殺人媚人。不敢爲也。辭出。府廵進見。其說亦同。按君心疑。仍扮舊日書生。至前酒店私訪。店主一見曰。卜爺人尊官人多次。今適在店後。可進會也。蓋卜預得尹信。借此盤纏。卜一見生。攜手歎然。生曰。向日見作門下。未知何故。卜曰。前得先生玉墜。有婚姻之許。小女至今待字。如先生有室。則將原墜奉還。如未聘。納言可踐也。生笑曰。前原來如此。至誠大非昔比。可喜可賀。但小生一貧徹骨。有辱門下奈何。卜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吾家計頗豐。先生何憂貧用。但我現被按君訪拏。未知性命如何。得見先生來。完小女之事。亦了却胸中一樁碍矣。生察其誠。遂丁寧語曰。吾即按君也。出印章示之。卜伏地戰慄。不敢仰視。生扶起曰。昔因小忿相忤。今爲新婚。何提往事。卜謙不敢當。生曰。雖不食言。久稽令愛佳期。君子也。我覺胥獨爲小人。前途歸。我即行府治差矣。決日。即令縣尹爲媒擇吉成禮。卜後以壽考終。

推多取少



高貴騎通
自有天。
好爭好侈
總徒然。
當場讓得
些兒過。
何必修齋
種佛田。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吳氏藏版

（註）財者人所必爭之物。然人生貧富。自有定數。推之不去。取之不來。究竟能吃虧者。未嘗不是討便宜處也。若鐸錄必較。以致骨肉成仇。親戚臨朋友相爭。歐訟興官。歸咎有何若吃些小虧。常久相處之爲得也。

（案）閩人有丁姓者。長名岱。仲名嵩。季名岳。岱治家。嵩出外經營。岳讀書。兄弟和睦。從無閒言。岱生四子。岳生五子。嵩貳生一子。前四輪一日。岱謂兩弟曰。食指漸衆。家業未增。不若析產爲三。各營生計。嵩曰。九世不分。傳美千古。我兄弟承先人之福蔭。不能師法古人。已爲可愧。今兄有四姪。弟有五姪。我惟一子。不忍諸姪。當而我子獨豐。請析爲十。兄從之。嵩後貿易湖廣。有欠賬千金。乃岱所未知者。嵩取討全抵家。已大富。口不能言。但指銀與諸姪手作十字狀而卒。兄不忍利其有。靈與嵩婦是夕婦夢嵩曰。我與兄弟推多取少。汝何違我之志。獨沒千金。宜速吐出。婦如其言。仍作十分均分。丁保白屋。從無列宦培者。獨嵩子苦志芸窗。未三旬成進士。累代書香。

生前不忍沒千金。示夢猶存友愛心。哲嗣青年成進士。實由賢父善根深。

受辱不怨



總世和柔
莫逞強。
讓他些子
有何妨。
爲人若學
婁師德。
管取終身
免禍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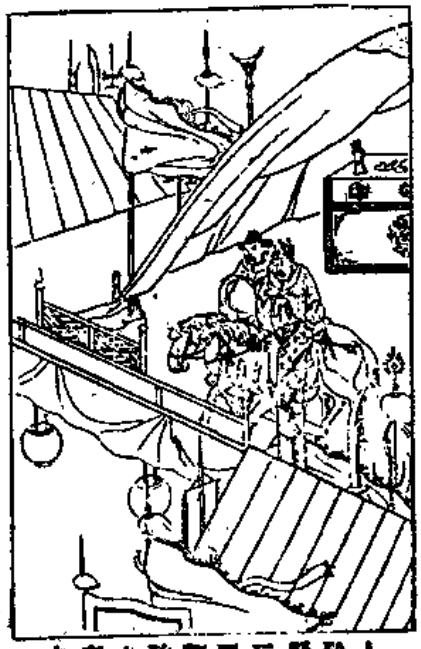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吳氏藏版

（註）凡人辱我。定非無因。若我有可辱。皆自在我。我無可辱。彼自妄耳。又何怒乎。不然。非獨不報。亦不介於心也。古來大手眼人。必然忍小忿小恥。正是享福處。若夫藍怒於心。徐圖報復。又奸險之人耳。豈大空之心哉。

（案）唐裴伷德量過人。有無知者。指名辱罵。公若不聞。或以告公。公曰。恐是罵他人耳。曰。明呼公名。曰。天下豈無同姓同名者。或猶不平。仍以爲言。公曰。彼罵我而子遽之。是實罵我也。毋勞見官。一日入朝。因體肥行緩。同列曰。何異田舍翁。公笑曰。某不爲田舍翁。而誰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公謂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職位過濫。時人所忌。何以自寶。弟曰。有唾某面者。拭之。誠不爲兄憂。公憮然曰。人唾汝面。是怒汝也。拭之。是逆其意而甚之怒也。夫唾不拭自乾。當笑承之。方是處憂之道。公爲帝所倚任。榮寵無比。意加譏謗。凡遇毀謗之來。即反躬自責。若無地自容。嘗曰。人以非譴相加。其中必有所恃。付之不較。非惟資量。亦以免禍。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嗚呼。如裴公者。可謂受辱不怒者矣。

中央圖書館印行　無錫孫氏藏版

受寵若驚



人恃情則驕。矜勢則放。縱觀古來大奸巨惡。類皆恃寵。嗚呼。必如郭侯功業。德深敬謹。大衆出於小心。可以謂之高人。亦可以謂之智士。

（註）一經夸讚。倚人但受寵。便易盛滿。幾到盛滿。便是禍機。若驚云者。如不當得而得。過我分量。擔承不起之意。如此則祿業小心。圖分盡職。內而忠誠。外而勤謹。必無盈滿之禍矣。

（案）唐李泌生有異質。骨相端瑞。能於蒸溜上立屏風上行。每當風清月朗。空中即有鼓樂。迎泌入空而嘯。自是鼓樂不復聞。或查時。胸羅萬卷。凡天象地理。文韜武烈。靡不貫徹。時楊炎擅朝。乃隱居匡廬。不仕。縱山作亂。明皇素知泌。即位靈武。聞泌之名。強起之。待以賓主。呼先生而不名。尚方珍異。泌未嘗一嘗不先食也。屢辭以釣衡之任。泌堅辭不受。曰。臣以布衣備顧問。榮於宰相多矣。在軍中與諸將並騎而行。軍中指之曰。黃衣者。皇人也。白衣者。山人也。真不嘆美。帝於冬日得佳梨。煨中燒熟。親剝啖之。時諸王在側。皆跪請。帝命各賜一枚。諸王曰。卻手親剝。方足爲貴。梨何足異也。帝曰。泌。吾師也。爲夷大難。克復兩京。使社稷危而復安。皆其參贊之功。爾等無征於國。何得妄思非分。卒不創。泌屢受寵。益不自安。求去益力。帝曰。俟天下大定。朕與卿同享二十年富貴。再如卿志。未晚也。一夜與帝同榻而眠。泌涕泣求歸。帝披衣而起曰。朕與卿君臣魚水。尚疑朕不能始終耶。今且疑明早讓之。泌曰。不然。臥榻之前。臣尚不得請。況鼎座之下乎。伏地不肯起。次日上命諸王大臣合劄勸留。泌曰。上之寵公至矣。公之受寵。古今未有其比也。時懼去志。得毋太過。泌曰。公豈知享殿候牲乎。祠以劄幸。被以文錦。天子親臨省視。非不榮且榮也。一旦付諸溝壑。求老死田野。不可得矣。衆回憂。乃暫命還山。代宗時。召任尤篤。泌受兩朝殊遇。卒不受職。可謂善於處榮者矣。

附：餘姚王寬庵先生誕辰子守仁拜題。寬庵先生慨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耶。賊滅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雖得平而平之。此伏祖宗陰德。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今吾父子之榮極矣。榮極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胸下孰與。犯盈滿之戒。履成功而毀名者耶。守仁謹拜。謹受教。

人嘯吾兒志氣頗爲人我是一奚。奚乞憐優。詔歸田里。潛得天香滿布袍。湖海放情閒散慣。林泉結屋任逍遙。逃名學取留侯計。不比綠彭沒下梢。王龍明十章組一

中央圖書館印行　無錫孫氏藏版

施恩不求報



解釋疏囚
莫大恩
如何菩地
聽雲舊。
他年授首
沙場上。
冷雨淒風
沒斷魂。

（註）君子以濟人爲念。一念慈悲。惟恩給之理當如是。若施恩於人而望報。便非真心好施。所施者。亦必皆能報之人。或報以錢財。或報以登榮。而窮途寒思者。不得霑其澤。全是一個私欲矣。故必不求報而後心平。而後利溥。方算得眞施。

（案）吳自修爲齊張令。蓄一大盜。見其品貌非常。心竊異之。但盜所犯甚重。欲生之而無路。乃於夜半。呼盜至內衙謂之曰。汝欲生汝。而律例可生。明日解司。晉鳴差半路釋汝。可偕遁世。次日取銀三百兩。晴暘解定中道共遁。事發。吳以資裝不儀去官。獲盜如洗。家人莫不尤之。吳曰。施恩而望報。不如勿施。貧窮。命也。何尤之有。越數年。盜於通衢立功。陞顯位。思報前德。以書招吳。吳不欲往。家人強之。乃行。至任所。盜事之如父。數日不餘坐。盜要怪而問之。盜語其故。妻曰。君誤矣。妾聞大德不報。彼有挾而來。雖盛禮與之不足。若不遂其意。彼借揚前事。君何顏爲官。不若致之死。歸其棺而厚殮之。願君勿言。而彼亦受報矣。邊恍然曰。卿言是也。遲數日當行之。夫婦私計。不知已爲厨役吳姓竊聽。遂洩盜。吳以介潔不精。枝賞。吳憤恨。盡告吳。吳大驚。業行李。與俱晉。遲次日盜知之。已遠不可追矣。乃大悔。遣人賫千金送其家。吳却不受。感恩。吳原官起用。陞任。尚書。鎮領兵征西域。失機論斬。

（附）明河南劉文正公諱理順。歸厝後。久不第。避書一邸廁。聞哭聲甚哀。問之。其鄰曰。棄子出外七載。母老且貧。寡媳同活。昨得遠耗十二金。今夕即去。姑媳不忍別耳。劉忽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只有納糧銀十餘兩。明日交官矣。劉曰。速取來。官糧再爲借當。遂假作其子書。言難家後。獲利五百餘金。半月便歸。先寄銀十二兩等語。姑媳得銀。感念。尚還其銀。去遠十餘日。子果歸。書中所言悉符。子聞驚甚。喚曰。始神明憐我乎。合家即謝天地。劉公是年會試。臨行前夕。夢鼓吹列旌。二郎神送出廁門。及榜。果狀元及第。仕子後知劉公所爲。踵門拜謝。公竟不認。後自號未央老人云。

吳醒洞居由腐氏。其先世有諸生。事與此同。其所孫者。係木匠母妻。木匠歸。訪知是公。踵謝。不認。匠曰。相公行陰德不居功。小人豈可忘報。聞郎君將娶。小人現造一牀來。願郎君吉利多男。相公勿却。後果連生數子。至今科第連綿。爲河庭望族。

與人不追悔



周郎錦寒
出本心。
道途不貪
沒多金
一朝行滿
飛昇去
留得高名
百代欽。

（註）推解之念人皆有之但初念未嘗不善纔在轉念之間其初心耳故一念惻隱便然與人後一念係戀而悔失我有究竟是吝根難斷爲德不終

（案）袁綵珍家無儲蓄而性好施濟時值歲底祇有米五斗有貧友告貸慨然以三斗與之元旦食粥粥孚苦饑皆由怨責袁曰既已與人追悔何益爾輩浩元旦食粥親並無粥食者何如又冬月見赤體者解衆穗與之歸家有寒慄之色妻詢得其故笑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謂孝也君謀自己之身而憐他人之寒未見不孝轉置吾有小襖可速易回袁曰以小易大不如勿與吾身雖寒而心自樂卿勿慮也乃取小襖著之一日登勝見壁上掛布錢內存白物六大封約三百金喊曰財與命連此時失者不知作何景況坐於路旁等至天晚並無失銀之人攜歸藏匿中家人頭前亦不言及次日復往守候不覺身體困倦憧然欲睡見有神人告曰失銀之人前世係吝異常一文不捨今生爲官俸滿回京私行來會採辦浮閒銀三百兩以圖入己天愚其貪故使之中途失脫彼以不義得之以忙中失之乃係天意彼已不來無用久等也袁醒自思雖承神語終不義之財終

不可用時值年荒斗米二錢乃買米百擔於四城門施粥數日而窮家下雖極饑餓並不沾惠後年逾百齡鬚眉不改強健如少時遇異人授以金丹大道飛昇而去

附一唐郭元振讀書太學家僮竊錢四十萬至會有緣服者叩門來助葬元振悉與之不復問姓名後官至中書門下封代國公（出雲仙雜記卷下）

宋眉山蘇公仲是遇荒歲賣田以賑其鄰及冬年豐人償之辭不受祖業漸貧雖禮寒而心不悔生子洵孫軾轍俱貴顯文章節義世稱不朽（揚州與化縣樂吾家案貧又遇歲饑典押俱盡一日止餘米二升半合有同社友絕糧來告曰如明日何樂吾曰吾等明日方死復即是今日死遂分濟之是夜夢神謂曰汝濟人心切上帝嘉之奏賜汝金一穴明日動地果得之

福嗣興好行陰德有一貧人值大雪餓不能起公憐之擔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歲歉有貧人來雖來受其錢五千俾忘曰汝錢十千耶倍與之凡周救貧乏諸人必多償其值曰彼屏脏以求利恐與之較予享年八十無疾而終子孫累世受福



卓哉此老。
獨脊其身。
廣刊感應。
太上爲心。
芳聲令譽。
上達楓宸。
親揮睿藻。
貽厥子孫。

（註）承上文是道則進以下至與人不追悔皆如此乃所謂善人也曰善人則心逸日休與前所言貪鄙憂患等相去霄壤此在天堂彼在地獄矣

（案）元末有儲紹衣者力行感應篇刊刻廣佈每句各編彈詞傳閨門婦女亦得解悟時羣雄割據一方陳友諒少時貧困無賴儲曾周濟之後數年友諒起兵佔奪湖廣諸郡即僞位國號大漢徵儲不就屢賜金珠幣帛儲不啟封但藏之笥中留以濟貧家雖缺薪米不言用分文明太祖削平諸亂登極後訪天下隱逸善士有司交章薦儲奉詔至都太祖問曰卿在家何事樂回奏曰臣草茅餘生務進太平盛世惟力勤耕種以善自勉並以善教子孫孫餘無所樂也太祖又曰陳友諒僭竊之日卿不入其黨友諒待禮備至可見作善之人雖惡人亦可感動善德無所不周信不虛也楚詩云惟善以爲寶卿可謂國之寶矣御筆親書爲國之寶四字賜之另賜東帛文綺以安車送歸勅有司月給粟肉以養其老官其子爲望

人皆敬之



宋代宋名臣。
惟公一言。
抗章論劾。
我政盛如春。
盛德照今古。
宏仁感國紳。
試觀浙江日。
會葬萬千人。

（註）普告人所同具之公理。人能合此公理。上自王侯將相。下至牧豎村夫。無不尊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此皆勢以迫之。抑以畏之。故所謂天下歸仁是也。

（案）宋司馬溫公居鄉時。張生徙講學。合文之則一飯一羹。一菜一肉。不置酒。公節其甲乙。畢卿里閭之理。鄰里不能決。皆就公決。化有鬥老數人。以菜羹飯爲獻。亦來聽學。公欣然享之如太牢。仁聲之感大矣哉。老退而言曰。吾今知學。人之道也。公每出。市人僉立敬。如神明。來謁避。輿。公下馬之。威儀手加額。百姓遮道呼曰。公幸無陷。朝相天子。活我百姓。時王韶之經洮州。見村民數千百爲。戎所掠。相與號泣。韶之亦悲。許以大快活。突圍出之。戎兵諸部落曰。中國相司馬矣。慎勿生事。公決之日。都城觀者。塡塞街巷。朝三日。都民罷市。相率設位而哭。奠以衣物爲奠。如喪考妣。四方會葬者數萬人。

（附）司馬溫公。諱光。正直自持。風俗爲之一變。時教化之行。人自式焉。

昔知自己行生小子。知其所聚。必相被日。非不善。爲司馬溫公所知。

天道佑之



天道佑善人。
劉公抗疏陳丹衷。
幾番頒死。
皆無遂。
奸相竟勞。
設計鴆。

（註）天道無親。惟與善人。或孤忠可以貫日。或純孝可以格天。或貞女烈士有霜飛屋陷之異。或勞人思婦有感鬼神之應。要皆榮辱自己。禍福自己。若非天道所佑。人力豈能爲哉。佑謂愛護而保祐之也。

（案）宋劉摯之登第後。力學不倦。日講性命之旨。人勸之稍息。答曰。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原非兩事。吾儕早年無知識。背塗雖開。登第門前。如未能信斯言。我何人斯。敢不自勉。及拜諫官。忠直敢言。論章惇小人。不可用。人皆爲昨舌。及宰用事。惟前恐公達。遠未時流貶之。趙以兩學爲梯。惡人皆乘間梯新。興死爲都。高廉僧化。設著便怕。凡此八州。公歷其七。雖盛暑炎日。瘴海胃險。監會者不堪。寬假人。皆謂公必死。而公無恙。時有貴郎。擒惡。欲徑殺公。掌即擒。爲本路判官。其人飛馳來去。所乘二十里。止宿驛亭。捏告明日。殺公。左右震慄。夜半。忽聞鍊聲。貴郎如有物。大叫。吸血而死。宰相具狀。提奏。謀以重案殺公。疏未發。而事敗。並念公前貶章惇回到上不忘。陳帝以是。益知非天佑善人之明驗歟。



韜祿國之

含寶上疏
即金陳。
匡杖已甘
碑百錄。
寫貨來時
錄不得。
都緣命運
有安排。

（註）隨者。不求而自至之謂。大都修而人格。從氣感召。捷於影響。莫知其然而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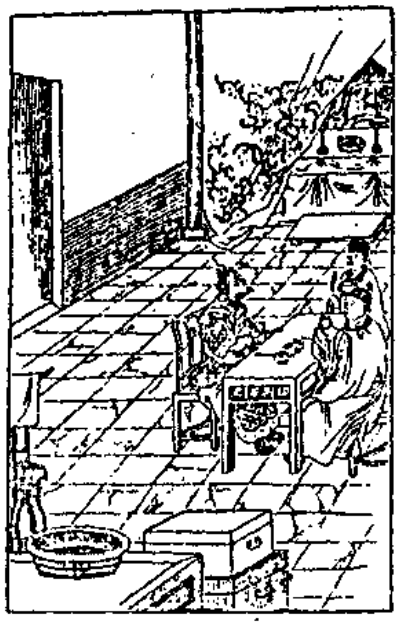
（案）唐武后時。殺戮宗族。大開詐告之門。株連死者不可勝計。有殺尚書。被仇家所誣。棄市。其姪伯容年十七。上疏訟冤。后庭訊之。謂伯容少何能爲。必有人指使。伯容曰。忠孝出於天性。何人能使。陛下爲臣子。是與不是。不當問其他。后大怒。命杖一百。臀四杖氣絕。武后定法。人死猶須杖滿。執杖者憐其少。且已死。以下諸杖。僅數而已。至九十九杖復甦。安插遠道。回乾可汗。猛厲殘人。兄殺係名臣。後裔且通文墨。使教諸孫吉委之以耕。頗不安槍。遂以女妻之。數出其富貴金帛。種田倒倍收。牧馬叫蕃息。與中國通市。得利千萬。自成部落。富埒敵國矣。由是至京。經過皆其佈置之人。朝中事機悉聞知。徐敬業起兵討武后。竟乘機煽惑。叛奴叛三百餘人。裝車數百輛。馬數百匹。晝夜私遁。回乾怒。遣兵追之。竟率家僮拒之。不勝。被執。回乾以愛女故。不忍加誅。拘禁之以待朝命。時敬業之亂既平。武后悉前此流人。更有異謀。遣官安插。皆時令殺之。差官承意旨。殺之。殺係待命之人。反穢冤。差官復命。后變顏曰。欲令爾安插。何故擅殺。文付法司。下詔凡屬流人。並放歸回家。其或以爲流人供役。故施恩以爲掩飾之計。查通逢其合。逆徒黨。張束之諸臣。諸武后退朝後。宮中宗即位。念親寃。復其家。其官荷。皆計殺一生。群位財產。皆不期而至。可謂報應之矣。

（附）宋仁宗時。貝州妖人王則反。文彥博奉詔討。既一日升帳。謂郭妖人用術。飛一大石。當重壓下。恐背後有一人拖之。離數步。止將所坐椅打碎。彥博謂之。其人曰。吾謂神也。因公忠直。故拘執。背既不見。公後卒上聞。位極人臣。子孫榮盛。

宋西蜀李昌齡字天錫。宋州虞邱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官光州太守。平反寃獄。首此感應篇。助宣教化。令人凶事來理。皆曰。做人公官。皆不可一日雖此行。後擢御史中丞。平爲傳論。五福咸臻。有李傳行世。

徐太史曰。宋郎清之感應篇序謂有集非。詩載祖治。信而有徵。即李註也。近吉錄前助天開教。爲功厚矣。其李公之謂歟。

會是篇興於庭訓。想見儀型。安掩關。太上功臣。惟第一。程垂仙露。遠人間。之詩。



衆邪訕之

時世張顛
隨道珠
急交貧金
環張珠
元振代天
行大法。
衆人妖魅
一時降。

（註）妖不勝德。善人正氣充滿。邪不敢干。譬如太陽一出。冰雪自消。一切不正之氣。遠而避之。不敢爲禍也。

（案）唐相郭元振。未第時。挾策遊京師。至太原。日將暮。居停無所。路傍見一廟。額曰將軍祠。元振未第時。挾策遊京師。至太原。日將暮。居停無所。路傍見一廟。額曰將軍祠。儀衛俱列。統帥如巨。女容然。殿上供酒脯。左右室內有女子啼哭。聲振閭巷。元振問爲誰。內應曰。君人耶。則救我。鬼耶。任爲之。元振命僕。將門打開。有盛服女子。年十六七。容色絕好。向元振哭拜。求救。元振曰。予天下血性男子也。備果真。往可。實言。吾當救汝。女曰。此地有烏將軍者。每歲索少女爲夫人。若不進獻。則降災殃。合鄉不寧。數年來。喪女命多口。吾父利鄉人三百金。醉妻而閉之此房。自分必死。倘蒙救援。願爲婢妾。元振命女仍住房中。自與僕在堂靜候。俄有十數人。各持槍弩等。進見元振曰。相公在此。衆所特奔走。又門外有皂衣公吏數十。後見元振。亦曰相公在此。不敢進。元振心喜。自念吾當作相。可除此怪矣。旣時有鼓吹傘旗執事。擁一將軍乘軒來。至二門。公吏回云。郭相公在堂上。將軍將有慚色曰。既郭相公在此。吾當相避。元振命僕主與前謂曰。郭秀才。請見將軍下輿。主

掌上。與元振紅證。元振曰。小生路過。聞將軍威名。請願爲小相。將軍雖不敢當。命酒與元振共飲。談笑其歡。元振有七首。佩鉢利。曰。吾有鹿脯。得自御廚。敢以上獻。從行李中取出。用七首解開。親送將軍前。將軍伸手來取。元振提其腕而斷之。將軍大叫而走。從人悉奔。一時寂靜。元振呼女出。與以飲食。天明。女父持楮錢。哭與衆鄰老來至。廟中。見女無恙。問得其故。衆老嗔曰。破吾香火。欲殿之。元振曰。爾等老於年。未老於事。且勿嗔。靜聽吾語。上帝設神。非增今之州牧乎。衆曰。然。假令州牧不遵法度。貪淫酒色。天子有不加之誅者乎。今烏將軍奸女多人。乃上帝所必殛。吾奉帝命爲一方除害。何嗔焉。衆皆謝曰。是也。公非衆。願血誅。尋至一古墓。有穴如斗。一大猪出。元振命衆擊殺之。火其廟。怪遂絕。父欲留女回。女辭曰。得全貞操。無右爪。臥內。衆所謂將軍也。共

府尋訪今反仇報耶。遂乃昔日之主者。并兩妻之。問父母安否。欲圖一見。答曰。昔日主中流忽被風。船即沉沒。汪一家零落。獨有向日所沉貨財。盡付女婿回曰。留此無用也。須臾船復出。並無沾濕。孫能與夫遇之。船復屋還。官俱迁道而行。不敢復過洞庭矣。

（附）清蕭雲支錄。雍正四年。奉調州太守命。往東洋採辦銅觔。過洋五月十三日。遇回至大洋。颶風陡來。舟幾覆。衆號咷無措。文明天后廟前說曰。倘叩慈佑。見過三日得到。乎。遂默禱力參即太上感應篇。動心默誦。忽見其事中一道霞光。閃現舟前。如有神引導者。十五日未刻。果抵洋呼日。舟遙乍浦矣。（註）

徐太史曰。天后顯靈事蹟。備載天后志及圖經。而此案獨佚。猶賴筆記之有散見他書者。尚復不少。行將萬補梓行。家喻戶曉。

（詩）香雖不染洲。泉羽金支宛在峰。風滿陰帆遙指。神遊已過海東頭。（徐太史吉神默護吉人多。善氣網羅自召和。設與楊四半把柁。世間何處不風波。同上）

中央圖書館印 藏版與民國版

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漢武奈皇都永年。
不思脩德妄求仙。
曇強久已招民怨。
燈滅何能結道緣。
泛海徐福終未返。
加添五利亦徒然。
實如發政施仁澤。
三島蓬萊在目前。

（註）所作必成者。凡有作而不成者。多由畏懼疑慮。遲延觀望。以致大願成虛。功德難滿。若人事既合天心。天心豈違人意。故所作必成。善事既成。則心無懼作。陽春在抱。其氣舒長。所謂仁者壽也。神仙之長生久享。必本乎此。故曰可冀也。

（案）王義修志在行善。每遇打事。雖解衣典物不惜。曾見乞丐橋死路傍。無人埋葬。回家擬理無一文。時值大寒。祇存棉被一條。赴典換錢數百文。不足。又以棉胎理漢之次日。即有還錢牟陳欠者。陸取贖典物外。尚有餘剩。生平所作善事。若有神助。無不成就。鄰城外有宜船開廠臨水。日久租屯。生意不絕。王發願貴值。無力建造。家爲道士募化。人感其誠。無不樂助。期年得千金。鳩工庀材。砌以方石。盤旋花名蓮花街。遂成坦道。餘資建太乙閣。雕塑其中。每早廣施粥材。以救疾苦。一日有疾痢羽士來。閻中求醫。王與之食。且贈以被。衣至夜半。羽士曰。貧大有福緣。故所作必成。肯從我遊乎。王欣然許之。羽士命閉目。拥手而行。如在半空。足下波濤洶湧。啓目驚視。則已在大海也。時孤岸見船。鳥語花香。洞非人境。羽士止王於石。語曰。此別他往。王至後洞。見燕媽數十。環侍。羣死。媽跃死人十數。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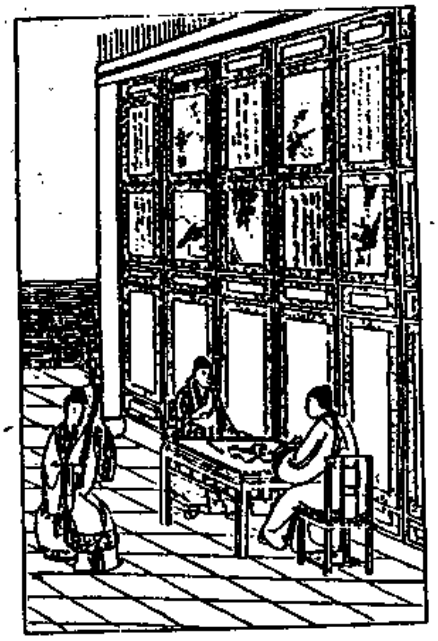
中央圖書館印 藏版與民國版

駭。羽士遽至曰。此晉道友偶出遊人間。作王公卿相。不日即回。何懼焉。王來睹。羽士亦不留。曰。尚餘念既動。仙緣尚淺。有一物付與。可助此行功。後二十年。後晉再爲接引。遂遊歸。其母乃痘疹方興。以治小兒。無不立效。後二十年。復遇羽士度去。

（附）錢塘梁省軒先生紹壬。字虎臣。著述等身。晚輯觀經偶生平與臣言忠與子言孝。無不勉人爲善。其爲下根人設法。每引盛德之案。以啟動之。取感應篇逐句詳釋。做河上公解道德經例。分爲九章。名感應篇道解。又取十三經及二十一史之感應故事。勒爲成書。名感應經史通考。殁後有江右通舍者。館正定梁氏祠劇。見冥官威儀甚肅。旁侍錢塘洪良品。與民與洪友善。趨問作官爲誰。洪曰。吾鄉梁公省軒也。纔向前肅拜。問著述功名。梁曰。人生大節。在忠孝二字。餘皆何足論。語訖而逝。事聞於都下。翰林侍讀施愚山給諫嚴灝亭。皆梁公故人也。同主盟泚。詢其狀貌。悉符。事載吳晉堪太史記中。公生二子。長世臺。次世盛。皆有文名。（徐太史詩）

還從猶存翅斗魁。性光終遠雜花開。欲知地府天曹吏。都自忠臣孝子來。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蓬島在何處。只在此心中。一能堅道念。一則願求衆。富貴須臾事。繁華頃刻終。琵琶彈夜半。風雨羨仙翁。

中央刷書院印 無錫馬氏藏版

（註）承上作結。深明作善爲立命之本也。功行滿足。超居洞天。曰天仙。煉形長在。行地不老。曰地仙。立積也一千三百云者。乃劃期成功之意。勿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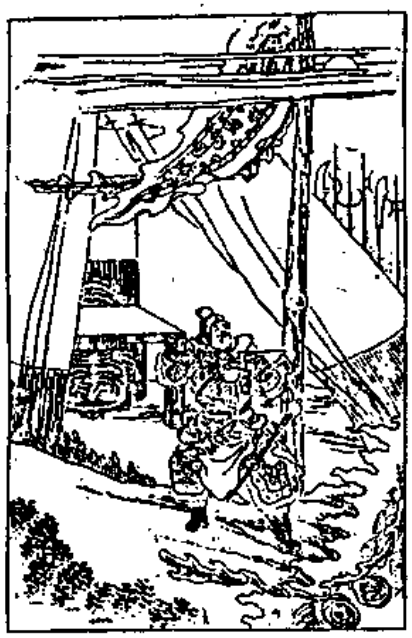
（案）沈劉二子。借入終南山。搆屋修煉。數月形容枯槁。劉曰。吾鑒薄功名。拋父母。居荒寒中。求爲天仙。大亦作地仙。今渺茫無憑。漸爲槁兆。吾將歸矣。沈勸之不從。遂回家娶趙氏。美姿容。善音律。以門廕補禮部主祠。滑陽御史奉命巡江南河道。沿途子確。偶微聞。見一漁人舊笠。搖船而過。乃沈也。急人劉邁到船。握手笑曰。昔矣子之果也。吾回家數載。不敢自割愛緣。然已作御史兄若忽回。不失爲貴人。沈大笑曰。且爲不可語冰士各有志。毋強留也。別曰。君一來主此。倘有所需。當應命。沈曰。倘家尚制不錮。冀來於子。吾近於揚州東門外。新搆一宅。頗有花竹。君暇時可相訪。必掃門出劉亦舉返至揚州。憶沈言。細踪訪之。甫出城。有黃頭數人。道遇曰。主人候久矣。引進二門。和蒿荒涼。漸進則瓊樓玉宇。雀舫雕欄。瑤草琪花。迥非人境。沈留九華。延金章玉佩。左列仙童。右侍玉女。迎劉入。設酌命酒。歌鳳凰。酣暢。曾目所未見者。至夜半。沈呼蒼頭。謂之曰。塵中無樂。宋寂寥。劉郎久染。思歸。無緣

聽吾仙樂。可喚世間善歌女子。來佰酒。少時一素裝女子。撫琵琶。劉魂之。上有清香二字。乃劉親筆。歌彈數曲。侍平日閒中素演者。天將明。沈曰。此地九華仙府。夫人有福。方得到此。故重勞遠涉。仍命蒼頭送回。劉知其以仙侶游戲。悵悔而已。沈曰。道經云。人有一善。百神俱舉。十善同命。儲美百善。惠及七祖。萬善俱備。白日飛昇。劉之天仙。其次當亦可超永劫。免地獄苦。謂之地仙。君擇而勉之可也。劉別後。勉立善功。亦得無纏。享大年。

（附）昔呂祖學道於鍾離祖師。授丹於呂。離曰。此丹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呂祖問曰。終有變乎。鍾離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祖曰。若此。則害五百年後人。某不願學也。鍾離曰。欲仙要積三千功行。汝存此心。三千功行。已完滿矣。後成仙。敕封孚佑帝君。

陶隱君已雖道。以本草濟世活人。而不上昇。託相國訪之。三日後。相公來告曰。君所修本草。以富蟲水蛭爲藥。功雖利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滯留耳。隱君悔悟。復以草木可代物命者。另著三卷行世。後登仙去。并註路註

中央刷書院印 無錫馬氏藏版



欺心貿主欲求榮。未及升榮已滅。堪笑靖南愚昧甚。臨移猶自喚田雄。

（註）自此以下至殺鳥打蛇承上文其過大小有數百事來皆惡行也此二句先徒言之義是心之制事之宜理是天理動則違衆念頓行則見諸實事曰苟或有一時失足後悔無及之意不可不察也

（案）明田雄乃靖南伯黃得功家奴也得功勇冠諸軍每臨陣雄提鞭隨作頓著數鞭得功不學無知人之勇候倘爲心腹凡事信任乙酉五月五日我兵渡江弘光奔蕪時得功鎮守蕪湖乃率太監韓贊周往投之得功一見大哭曰京師爲根本重地當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棄城逃海事不可爲矣乃令

其姐驗。不如關自驗也。乃解衣用利刃由心以下割至腹。擲刀於地。兩手分腹。腸胃皆見而死。鄰怒。視挺立數十人移之不動。郡守聞之。飛馬來驗。置繼母抵償。以時祭其女屍方倒。據法科罪。悽魄人命。本旨發審二十七案。皆得平反。法司惡其太酷。每審一事。或杖或夾。或樑使遍受諸苦。鎖獄中。

（附）宋潘江溫州參將郭承恩。奉公覓恕。司法元珍。殘忍刻薄。時同考滿入都。共買舟行。將抵紹興界。風浪大作。人皆見海神持戶斧劈舟爲兩段。承恩居前艙。直抵岸。元珍居後艙。溺斃。

明李有容。太原人。任靈作惡。有勸以爲善者。則拒之曰。我惟恐人說我花普流一鴻。有阻其爲惡者。則拒之曰。我趁行些惡事。日後見閻王。還依賸些。未後口生一疽。死三日復蘇。語妻子曰。閻王因我行惡。罰我一世變狗。再世變馬。今生東門外某家。乃一白項花狗。汝等可取去。歸其子尊至某家。果生一白項花狗。見子至。眼流淚。口銜衣。因抱回家養大。欲至法華寺。每高僧談經時。此犬即來。若聽者然。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孫氏藏版

陰騭良善



陰人王振。弄朝綱。納賄行私。遏善良。土木喪身。家產盡。爲滑稽者。爲誰忙。

（註）騭。定也。陰。默加人。莫測所自。如彈丸暗發。極慘酷。況施諸善良乎。善良在朝。爲國正。在鄉。爲民望。小人不肯相容。多方傾陷。又豈公論不容。但爲暗中之計。使善良受禍不覺。不知人可欺。天不可欺。故陰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始不爽也。

（案）明宦官王振。性狡黠。善應對。英宗立。年少。振諳事得帝意。遂越次掌司禮監。振外爲留情。陰遏帝用重臣。防大臣欺蔽。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絕。振得因以市權。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於皇城東。規模擬帝闕。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興龍川之師。西南騷動。僉謀劉球。上言陳得失。語刺振。振以發言激帝怒。下球獄。陰使指揮馬順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不禮振。振陰抵他事。陷瑄幾死。時勉荷枷國子監門。御史李鐸遇振。不跪。誚俄縋衛馬石。或劾其官圖謫官間歸。帝頗心向振。以先生呼之。曰振幼。備極褒美。梁劉善良。俱遭賊害。正統十四年。也先大舉入寇。振挾帝親征。風雨迷道。不可進。又天象示變。振懼。始命班師。羣臣公議。誅棄剝。由蔚州回京。振蔚州人。恐老巢線收。道宣府。軍士紓道奔走。也先追及。師大潰。帝遂北狩。報至京。給事王竑。直隸人。殺馬順。及振家人毛二等。部士登極。命簡振姪王山於市。並其黨誅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徑尺者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樹。他珍玩無算。人以爲陰賊之報。

（附）宋呂惠卿。阿附王安石。力行新法。朝中善人。殷計所斥。惟蘇。常語人曰。不具論手。做不出大事。彼迂儒誤。言新法不便。不過欲博善人之名。我見之不啻亡剌。是以必欲去之。後被貶。監州。值大雨。投庵借宿。僧閉門不納。曰。我雖方外。頗知親近善人。豈肯留汝。致污我佛地耶。惠卿愧赧。冒雨而去。

明陳眉公。雖遁跡山林。而當郡符倚重。其言。有山中宰相之目。毛文龍總制三邊。會母壽。思得陳一言以爲榮。特遣將校賫重幣往求。陳遲久未予。將校恐誤期。登堂坐索。陳大怒。斥逐之。并遷怒於毛。通門人某爲兵部尚書。過訪求教。陳漫語曰。拔一毛。可以利天下。門人再拜謝曰。謹受教。及履任。誤毛以罪。誅之。毛既被誅。遂事大壞。論者以明三百年天下。實眉公一言亡之也。後爲天啓殘死。竟並存注。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孫氏藏版

賠侮君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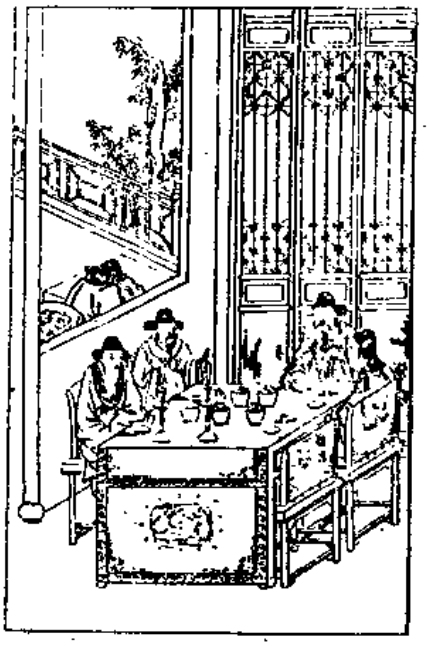
父兮生我。
君兮成我。
父德君恩。
古今爲烈。
晴侮之人。
良心澌滅。
陰受犂泥。
陽遭斧鉞。
蔡攸千年。
罵聲不絕。

感應篇圖說　賠侮君親　八十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高氏藏版

（註）君親之恩與天地等。苟貪祿忘事。規利徇私。此心不可與君知。是晴侮君也。舉業不成。處身不肯。此心不可與親言。是晴侮親也。忠孝有愧。天當首誅之矣。

（案）蔡京以諂媚事徽宗。致相位。攬權納賄。驟朝側目。其子攸頗詐過其父。京年老。每有票擬。付攸代書。攸心苦以爲不然。暗爲更改。內行出如攸議。京以爲御筆所易。不知爲其子所賣也。時金人强盛。攸遣使通好。凡徽宗一舉一動。金國無不知之。不數年。權與父埒。人呼其父子爲大蔡學士。小蔡學士。忽問一客。京方與客坐。攸入。遽執父手。若切脉狀。曰。大人脉緩。得無有不遜乎。京曰。無之。攸辭去。客問故。京曰。此兒欲以疾詆我也。未幾。京果勸令致仕。官和末。金人大舉入寇。汴京被圍。徽宗迫蔡攸。傳位欽宗。羣臣交章擊攸。遂貶嶺南。途中解官拂其意。攸搏頰伴笑曰。今天下大勢。非趙家有矣。我雖失學士之位。安知後來榮顯。不更有大於學士者乎。留那時相見。自悔恐晚矣。蓋攸已通款金人。許其封王故也。解官還襄。遂伏誅。

慢其先生



風雨芸窗
教誨頻。
愛如己子
惜如珍。
一朝得第
忘師德。
千載人人
罵富新。

感應篇圖說　慢其先生　八一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高氏藏版

（註）先生。長者之通稱。得道講學。進德修業。惟先生是賴。而可慢乎。慢者。語其禮貌心生輕易。皆是也。

（案）江右老儒魏遐昌。以授徒爲業。有故人子富新者。年十二。家貧母寡。振力願書。遐昌見其聰慧。憐而教之。與諸生同肄業。不但不取館脯。且歲時伏臘。每有周濟。新年十七入泮。即有傲容。遐昌以子弟畜之。不介意。二十登賢書。乘軒拜爵。過遐昌門。不一顧。有本處某紳生辰。衆賓畢集。紳以新係科目。通之首席。遐昌居末座。新佯爲不知。誤笑自若。旁若無人。遐昌萬不能耐。責之曰。爾何慢師至此。新笑曰。昔爲師徒。今分貴賤矣。老儒當怪自不長進。毋過求虛文也。衆賓惡其太狂。拉遐昌各散出。遐昌氣憤成病。靜念雖新貴義無禮。而其富怪自不長進之語。未嘗不是。病起。發憤勤學。是科中式。年六十八矣。時新已成進士。任平樂知縣。遐昌會試報捷。適值寇作亂。騷擾廣浙。天子策士。問平倭之略。遐昌條對詳明。欽點探花。授御史。巡視廣東。平樂正其所屬。新以貪酷被彈。繫獄。應由御史衙門定案。庭訊時。惟伏地叩首。一字不敢辯。遐昌不記前郤。仍爲之平反。俾得去官。後遐昌陞禮

部尚書。年八十告休。御製詩章褒美。誕日。冠蓋盈庭。祈亦與席。執弟子之禮甚恭。有先時在某紳家。忤聽新狂言者。抗聲曰。昔爲師徒。今分貴賤矣。尊官何必過禮。祈汗流滿面。遜席去。終身不齒於人。

（附）杭州生員郁達。自恃聰明。受業塾師。輒以古字僻文問。師不能答。即去之。凡事數師。皆謂師莫己若。年四十不第。日放蕩於西湖山水間。不復以舉業爲事。友諍之。郁曰。吾不屑科第耳。遂以諸生終其身。（據傳錄下聞）

沈承。字君烈。高才博學。一先達以所作詩文請教。沈閱畢。盛稱其政事。先達曰。某以詩文請教。而君稱政事。何也。沈曰。知公留心經濟。那有閒心檢點及此。鄉達默然。沈年三十二而卒。

叛其所事



特寵胡行　鬼附身。
兩腮自擊　自生瘤。
異時報類　道刑憲。
姬侍須當　警此人。

（註）叛。背也。所事者。分內應事之人也。如國下之於長吏。卒伍之於部曲。僕妾之於主人。所謂叛者。不必明爲忤逆。凡有心不相順貧困不相依。悉疏不相郵。即名爲叛矣。

（案）山東晁監生。家財鉅萬。妾妻紀氏。頗相好。又買女慢輕雲爲妾。雲有才貌。善狐媚。寵擅專房。晁盛興紀反日。分居異處。有女尼向紀化緣。紀留齋佈施。雲謾指爲男僧。唆晁休之。紀氣忿自縊。雲遂居正室。時紀之父兄。赴漕道控告。官事未結。紀棺不敢殮。雲將靈前綫幔扯下做底衣。又命僕役相助。停正在指揮之際。忽兩目閃睜。大罵曰。賊逼淫婦。生前我倒容你。你反不肯容我。先掌嘴。問敢再長舌頭人否。登遂用手自打五十。兩腮登時紅腫。又曰。賊跪下。脫去衣服。雲即解去上衣。赤身俯伏。又曰。着逼淫婦。有何廉恥。底衣係我靈前綫幔。須還我。雲即脫褲。羞恥不顧。衆僕婦環跪懇饒。曰。汝狀全無良心。我生前相待何等恩情。我房中丫鬟。後來交通汝。纔勢利。並不照看。衆叩首認罪。又曰。淫婦不日即有王法加他。不是欺我。到極處。我亦不負。較量。遂去。雲醒。問之一字不知。後遂道提客照婢妾還主母律問絞。

誑諸無識



師嚴而後道尊。道尊人知修業。悞人子弟作先生。三途六道難逃劫。君不見森羅殿下受罪人。曾教子曰與詩云。又不見後代兒孫乞丐樣。祖父當年曾設帳。我勸爲師要盡心。自然步步登青雲。

（註）誑者。言語虛詐之謂。無識之人。當隨事曉諭。豈可以無爲有。以非爲是。使之終於迷誤。此句在慢其先生之下。誘諸同學之上。明指教授而言。如塾師欺不知書之東主。以致誤其子弟是也。不可與譏劣愚人同看。

（三）陸生譚伯符。治心四書。講解精切。每試居優等。名重一時。延爲西席者。俱富室大家。譚衣服鮮華。爲人和氣。性復機巧。能揣生徒之意。每日功課不過虛應故事。逢作文。先將草稿改定。方令謄真。濃圈密點。加以好批。欺其父兄。生徒在館。嚴譴責笑。毫無忌憚。譚一味姑容。反在父兄面前。極力誇獎。其父兄以爲子弟實已改觀。感激稱頌。而不知爲譚所誑也。數十年間。誤人子弟。不一而足。年踰知命。不得一第。辛酉科。復赴闈。寓中擬博學而篤志題。連成兩作。同寓二友。各取其一。熟記。場中首題。果如所擬。譚會通兩作。加以潤澤。自謂必售矣。榜出。二友得雋。譚反失。仰天大恨。思杭州子廟。祈夢最靈。乃買舟至杭。到廟。跪廊下。夢忠肅公陸庫。呼譚至前。怒責之曰。爾前生是一屠人。殺業極重。因捐五十金。助修文廟。故得轉世食斯文之報。善報雖仍當受。惡報必當改。學數十年。功課全無。代改文字。欺誑東

家。以致聰明之子。變爲頑鈍。罪較殺人尤重。爾不日將入冥。訟受屠宰之苦。尚望科第乎。譚後得病。作猪聲而絕。一子痴愚早死。兩孫一爲盜。一作乞丐焉。

（附）京口張生。蚤攻文藝。七試不中。藏文爲嗣。夜夢帝君召曰。人間至矣。尚說觀功名乎。汝試想十五年來。館修束脩。豐凡歷五家。不能教其子弟。反爲改作文字。教其父兄。誤其終身。汝食用服食。亦已足矣。猶聚徒賭博。破人身家。爲師者當如是乎。張方驚痛。俄而其徒因賭鬬毆死。張株連刑辱。歷年館穀。蕩然快快卒。文昌垂鄰縣有一生工文。而偃蹇不第。病中夢至冥司。過一吏。乃其故人。因叩查籍吏曰。君壽未終。而祿已盡。恐不久來此矣。生曰。平生以館穀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爲受人館穀。而殫於訓誨。博奕廢業。冥司謂無功祿食。即屬虛糜。創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故壽未盡而祿盡也。凡利人修脯。誤人子弟。冥譴最重。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減食祿。一錙一銖。計較不爽。世徒見才士通儒。或貧或夭。勘貧天道難明。爲知自誤生平。擲多坐此哉。生痛。病果不起。臨沒。舉以戒所親云。柱香錄



函丈相依、
意氣投。
如何反面
便成仇。
功名自是
天曹定、
寄語痴人
莫浪求。

（註）同學。窗友也。朋友。五倫之一。古人白水結契。矢墳墓心。終身不渝。末世面交成風。不日席破。間笑語慫恿。少有不合。轉面詆誘。甚而落井下石。又貧賤如兄弟。一旦得志。頓忘首抗顏向日好友。有瞥望容睦而不敢進者。此等小人。享福必不長久。

（案）宋之信。與常不器。同窗肄業。俱習詩經。二子皆負美才。而常尤俊逸。縣試。常領案。宋居第二。心不甘服。思欲傾陷之。適府試招覆。二子皆優。選閱原卷批語。常更勝。益恨妬。乃揑寫乘童公揭云。常家貲鉅萬金。關通線索。欲謀案首。還貼府前。郡侯難知其詐。但既遭物議。不便列首。乃以宋爲第一。常列十名外。相見時。宋每指天呼神。痛罵揑揭之人。常益信爲好友。不我負也。學院按臨。二子俱獲售。情意益相密。同赴省闈。房考奇宋文。呈堂力薦。主司亦擊節歎賞。已列批選。及揭曉。監臨取卷。再加校勘。不意燭花落下。將卷燒燬。衆共咨嗟。因命以書經備卷易之。拆號填榜。則自備卷而屢赴選者。乃常也。常後歷官顯仕。宋不及貢。即卒。

誑語詐僞



非笑由人面不揚。
一生言行少忠誠。
當時嬴對親朋面。
死後猶留說謊名。

（註）漫無根據曰虛。妄有所增曰遷。誑詐欺人曰詐。矯情欺世曰僞。此輩逞其智巧。縱能欺人一時。久必敗露。身名俱喪。亦何益之有哉。

（案）邱倚相。沉湎於酒。日在醉鄉。生平無一實語。遇談詩人。則談詩文。遇酒賈。則談交易。遇公門中人。則談時事。滔滔汩汩。口若懸河。總是隨意亂道。並無根據。往往爲人評駁。彼自若也。時文宗歲試。邱門懸紅榜。逼傳親友。云已入泮。衆皆訝其文劣。何由獲售。但此事無說謊之理。只得相約飲賀往賀。正在飲酒學中門斗送全錄至。並無邱名。衆皆嘲笑。邱舉杯長飲。面無愧色。次日門榜如故。或問之。邱曰。吾爲小女結姻。衆親友模認爲入泮耳。及問其姻家爲誰。又茫然莫應。一日復有入城。趨其慌忙。來詢其故。答曰。家兄奔喪事發。被縣差鎖去矣。衆方駭嘆。而其兄適至。見衆面有笑容。詢得其故。披其頰數十。其婁金氏。小產身故。送信母家。內兄弟俱云。是哄我奠儀。爲彼作酒資耳。必非眞話。竟不往。其爲人所不信如此。邱後染大病。猶強起焚香。向北跪拜。作叩謝狀。人詢其故。答曰。我一生聰明正直。本府城隍。召我爲東房帘吏。日侍左右。大見信用。缺滿之日。即陞地土地。奇語衆親友。

達清明以祓祭我。我陰中自當照應也。人皆謂邱一生虛誑詐僞。作鬼猶不改云。

（附）梁禎圖弟三番。順天人。譏詐多端。人號爲弟三騙。凡與識面之人。無不騙到。如不甘其騙。登門討取。彼又善用譏言支吾。如不信其譏言。日夕坐索。彼則出惡語頂撞。人遭騙致窮。彼慣騙成富。旁觀者幾以爲無報矣。未幾。流賊入城。將帶家貲搶一空。併擄其妻女而去。舉往賊營。探妻子消息。彼亦不知下落。是譏詐誑騙。雲南阮祥。年三十八歲。二子四孫。不修善果。欺凌詐僞。無所不至。有友勸之曰。積善者昌。積惡者殃。曷不取古今因果之書閱之。但覺言善者與我不合。言惡者與我相投。爲用是焉。一夕夢神人朱衣黃冠。謂之曰。友勸汝爲善。何漠然置之乎。若更不悛。必損汝年。嗣汝後。未幾二子入泮。十年內家益富。遂翛然自喜曰。人言神語。均安足信哉。不一二年。病狂而死。年未五十。家道衰落。子孫皆亡。（以上）

攻訐宗親



文正歸族。義子展親。南公盛德。萬世傳聲。世有疎本支而密異姓。舍主戚而碌他人。厚所薄而薄所厚。吾不知其心爲何心。

（註）宗謂同族。本一脉之分。親謂姻黨。皆累世之好。攻者。攻其短。訐者。訐其私。皆賢壽於骨肉之間。墾喪其天性之厚者也。處宗程者。愼勿以偶爾牆蜂。不思忍耐。致成大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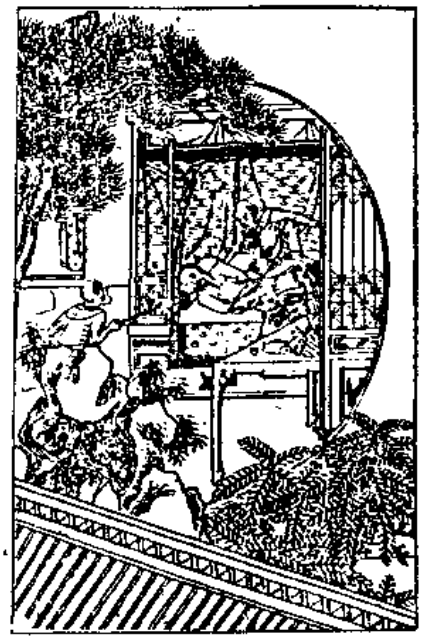
（案）席益有堂叔尚文。家資甚豐。益屢借貸不償。久而亦厭。不應其請。益愧恨。欲中傷。時尚文犯賭被獲到官。通詳未審。遠徙蔵荒。斗米千錢。府縣出示勸捐。尚文捐米三百石贖罪。府縣以體民待哺甚急。尤其請。尚文免罪後。發憤讀書。歷禮試。府縣皆居第一。入泮。益喜曰。前仇可報矣。乃赴學院出首。謂尚文係犯賭罪人。不應學宮矇。學院訪查。果有其事。幾尚文衣衿。府縣均遭褫。益嗾親富戶陳某早死。有妾春桃。生遺腹子。已十六歲。益逼其產。勾地棍孫大漢。冒認爲父。云十六年前。春桃懇益買伊子作己子。告官。出假約爲據。益從中証之。甚力。官亦不能斷。忽有老人傍觀不平。上堂云。某向充該坊鄉約。十七年前。大漢行竊事發。充徒九年。現有案卷。渠流落在外。至前歲方歸。娶妻安得有十六歲子。官檢案果然。二人俱罰責枷示。益自此爲宗親所不容。困苦顛沛。竟同於乞丐。尚文由例捐知州。時值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孫氏藏版

赴任。賀客盈庭。益穿孝衣。跪門求助。尚文曰。前此首官。叔姪之情安在。實告類也。吾看祖宗一脉。有買猪羊餽十兩。今以給汝。若不改悔。則猪羊不若矣。益叩謝而去。後街上閒行。見春桃之子遊泮。衆旗拜客。人笑指曰。此孫大漢之子。尙作中出寶者也。益掩面羞愧不敢回答。

（附）陳忠肅公父。曾爲同族所虐。適族中有同祖者。告訴曰。某無理。我欲訟之官。願君爲證。訴力勸阻。其人曰。某有大恩於君。君得不恨之耶。訴歎曰。宗族間。何忍言恨。彼特學問未至。我與君匪知義理。當以忍耐爲主。安可效尤。乃止。（提世 註叔）蘭谿有叔姪同居。叔欺其姪。盡佔亡兄之產。姪無奈何。往金華府將控之。時當盛夏。熱非常。見一赤蛇上樹。自投於地。盤結少頃。又上樹。擲下。復結。如此八九次。變爲巨蟒。其姪前行至飯店。俄頃。其叔亦至。持一甕。付店將烹之。姪詢其得自亭井。遂力阻勿食。叔固欲烹之。姪告以所見。衆不信。遂於烈日中。絷遊尾倒懸樹上。久而漸長。復化爲蛇。叔乃拖姪慟泣。相與歸家。推所佔者與姪均分。式好如初。（同上）

剛強不仁狠戾自用



天曰大生。地曰廣生。栽培涵濡。至德深仁。如何酷吏。虐彼下民。剛強成性。狠戾居心。將民骨肉。備受非刑。上天震怒。殃及其身。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孫氏藏版

（註）剛則不遜讓。強則不屈抑。而又濟以不仁。則待人純是殺機。狠。殘暴也。戾。乖張也。剛強不仁者。存心殘暴。行事乖張。視天下皆莫己若。即有好友。誰來相親。雖有善言。誰來忠告。以致終身失悔。惡業日深。悔無及矣。

（案）宋張汝霖。性剛強。不循理。凡事執己。人之所非。皆其所是。人之所是。皆其所非。爲提刑時。每審事。輒盛怒。前遣隸。不問情由。皆以意斷。曰某人是。某人不是。稍加分辯。不論輕重。請刑備施。名曰打一套。凡待訊者。俱魂亡膽落。常曰閻羅催票到矣。所用俱非刑。以酷濫聞。曰活打料。廳案緊兩大指。將囚懸拄。曰猴獻果。或斗烙背。曰熟剝皮。鐵繩盤頭。雙時勒出。曰盼佳期。燒地令紅。使囚赤足行其上。曰步步嬌。鐵錯拔手指甲。曰蛇蛻。發鞫足於夾棍夾其膝。曰朝天鐙。更有鳳凰展翅。玉女登梯。猢猻吹簫等刑。幕中友勸其稍寬。答曰。天地之道。有春即有冬。有雨即有晴。吾代天宣化。行酷殺之令。剪除惡類。豈肯學合掌彌陀。作慈悲態乎。吾后官之人。識見宏遠。非尋常生所能知也。後任滿歸。舟中夢數百人。破頭折足。身無完膚。呼汝霖曰。我輩爲爾枉殺。當還我命。至家。果見鬼。或用刀剜其心。或用鉤戳其

腦或用鐵刺其骨呼痛之聲旦夕不歇淫身皮肉零碎爛盡祇存白骨一束

（附）唐李林甫未顯時遇一道士曰君名列仙籍後當白日上昇且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他日事權在手切記吾言及爲相恃寵肆惡無所不爲一日忽遇前道士云君忘吾言乎已獲罪當生水族言訖不見及將敗見一物如人遍體毛髮目光如電長三尺餘以手擊甫叱之不動數日甫七竅流血而死死後朝廷焚其奸惡開棺戮屍遂諸子於嶺南元和六年憲州盧死一娼腋下有林甫後生四字淳熙初漢州盧死一女亦有朱書云唐李林甫爲臣不忠賊害忠良三世爲妲七世作牛作牛訖世世生生永墮水族（是世篇註證）

梅湖公作閻安令有中官托公追債公留中官飲酒即按契追債欠債人說窮公叱曰欠富貴人債那怕你窮今日要還遲則立將杖下欠債人哭而去中官見之惻然公又叫來謂眉指曰我知你窮然沒奈何快賣妻子來償雖然何忍使你骨肉拆散姑寬一月歸與妻子訣別恐此生難見矣欠債人大哭觀者皆哭公哭中官亦哭遂促公取契焚之公後官至侍郎後果厄自川者皆復有人心哉（人鑑）

是非不當向背乘宜



弊賊逢唐主，
君臣魚水情。
北門亡鎖鑰，
南內演傾伶。
復社文星暗，
東林天柱傾。
春風無限子，
萬古負好名。

（註）自此至見殺加怒爲居官者言也是非自有公論乃以非爲是以是爲非非不當處事如此則君子小人憤然變辯始面快交鐵面讒愚一時迎合玷及終身一日乖違禍不旋踵不可不愼也

（案）明阮大鋮字圓海以文章成進士所著傳奇四種膾炙人口可稱一代才人因熱中功名拜魏忠賢爲義父黨惡行奸攻擊東林諸君子不留餘地及忠賢敗大鋮以魏黨被黜倒騙居金陵作十錯認以自悔時復社正雄冒辟疆陳定生吳次尾爲首有翻新論誅伐檄皆爲大鋮作也干祭日大鋮恃貴納人班行禮衆搆其短碎其服拔其鬚不容與祭大鋮自此閉戶不敢入正人之列懷宗煤山之變南都震動朝議欲立潞藩大鋮與馬士英有舊乃背衆議迎福王登極建元洪光大鋮以迎駕功點陞兵部日逐洪光爲撫道事不以天下爲念且大修舊怨復社諸君鑑湮幽南伯左良玉起兵清君側大鋮慌鑑撤淮鳳卷泗諸鎮兵移防上江黃河淮揚一帶寂無一兵清兵乘虛飛渡大鋮正奉命防江首先迎降洪光逃竄唐王監立福建大鋮又通賄勸起兵願爲內應被巡役搜獲按其日月

在已降之後立命拿訊大方鋮與客遊佐酸山飲酒賦詩即信觸石死仍戮其屍

（附）宋李師中守日讜論多與王安石違異及安石權盛乃於舒州作傳道亭蓋以安石常停舒其相也又封於舒故又有吳宗孝對策中刀詆新法及安石得君宗孝乃爲悲讜十卷上之極言新法之善安石心薄二人是非翻覆卒擯不用

宋尹洙未仕時有盛名士多歸之及仕附汲思退詆張魏公逐除諫讜後貶嶺南追悔前事語周益公曰吾三十年名譽一時不審竟壞掃地悔無及矣（陳善捫蝨新話）

明崔呈秀但知肅勢不顧名節奸宦魏忠賢當國呈秀諂事無所不至認爲義父溺器上刻義子呈秀獻造忠賢伏誅呈秀斬呈秀於市（是世篇註證）

武氏僕某當其主武德受國賊爲驃索吉服僕大恸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駕隔主人不奔喪哭臨反取吉服謂見新君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即頭出血不懺悔叱之出僕曰主人爲名利所惑不聽吾言後必有悔吾不忍見主人窮之失所也不食而卒悔後爲淮撫路振飛擒解南京斬之（同上）

（註）諂媚其上希求恩澤。蓋容悅之流。固寵行私者。也如屬官迎合上司紳士迎合官府。更役迎合本官。奸僕豪奴迎合家主。順承於內。肆毒於外。惟加意防閑。勿使有隙而投。則爲上之道得矣。

（案）明萬安字循吉。眉州人。正統進士。授編修。成化初。遷禮部侍郎。入閣參贊機務。中官李永昌、方用事。有養子李孜齒少於安。安以兄禮事之。承順備至。永昌喜。屢薦於上。故得驟遷。安無學術。得柄。惟日事諂媚。結納閹爲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侍致慇懃。自稱子姪輩。妃嘗made出身卑微。無門閥。聞之大喜。安有妾。保妃遣房妹。安欲媚妃。遂將元配遣歸。册妾爲正室。由是出入禁內。備知宮中動靜。羣臣欲請見上奏事。安止之曰。皇上聖明。吾輩有言。但明諭太監。擇而轉奏。上無不允者。何必面對。其容悅不識大體如此。中官汪直寵衰。安知帝意。上疏請罷西廠。報可。中外以是稱安。帝崇信道教。自封玉樞金闕眞君。安日爲道裝。隨番踏拜。人皆笑之。及孝帝嗣位。於宮中得一小篋。皆論房中術者。末有曰臣安進。帝命太監錢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爲耶。安愧伏地。不能起。及錢臣彈章入。復令恩就閣讀之。安但跪而哀。並無去意。恩直前。擿其牙牌曰。可出矣。乃乞歸。年已七十餘。尚羅道上望三台星。冀復用。家居夜經。孫弘曉侍。安教以居官事上之道。嘆嘆不已。弘璧倦困。壓以頭腳。牀柱。安怒曰。乃公教汝。汝反不聽。何也。弘璧曰。具曉公言。不過教璧陷耳。安不能答。未幾。子孫俱死。

（附）宋太祖疑符彥卿有異志。遣王祐按之。謂祐還當與顯秩。祐不飽太祖意。爲白其冤。竟不大用。乃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子旦果爲宋賢宰相。

清方伯榮雲巖。諱望。正直不阿。任池州太守時。有巡按齊某者。與榮爲同年友。欲以私怨害石璞命。嗾榮彈列罪狀。言至再三。榮不應。齊怒曰。如此。則以狗屁借重矣。榮曰。守令賢否。公論難逃。吾不能以人之身家性命。昧此心以逢迎上意也。齊果以狗屁附奏。去官之日。紳士軍民。莫不遮道揮涕。此順治十四年間事。明年。海賊犯郡城。而後官以失守處分。榮以降補。脫然事外。歷官廣東藩臬。是年生長子誠。爲御史。迄今子孫科名甚盛。見宋牧仲先生文集。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萬氏藏版

受恩不感



位爲柱國
冠蕞侯。
魚水君臣
反結仇。
若是越公
知感德。
錦帆那得
到揚州。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萬氏藏版

（註）君子不輕受人恩。既受人恩。則一飯之德。在所必報。縱一時無力。心不可不懷。感若忘恩之人。受人之惠。視爲固然。一有不遂。反生嗔恨。程子云。受人之恩而不忘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則忘人之恩者。其不獲令終。蓋可知也。

（案）隋楊素佐文帝平定天下。功冠羣僚。封越國公。太師上柱國。寵愛無比。素視爲固然。時太子楊勇。粗率不檢。子道爲獨孤后所不愛。晉王楊廣。欲奪儲位。降心事素。待以父禮。素喜謂人曰。此小兒耶。能可人意。異日當提拔之。一夜月色清美。帝與后臨軒賞玩。召素侍宴。帝曰。欲以一劍。削平諸亂。今天下大定。與卿永享富貴矣。對曰。天下本固。無足慮。但陛下家事。尚有未安。帝驚問之。素曰。太子爲國之根本。太子賢則天下安。今宮闈不謹理法。非付大器之人。后不等帝開口。即曰。卿係吾家故舊。非十分忠愛。焉肯議論及此。晉王賢孌久著。同是陛下子。若舍勇而立廣。則付託得人矣。文帝然之。次日即廢勇爲庶人。立廣爲太子。後廣調袁華夫人陳氏。文帝病中知之。大怒。謂素曰。速召我兒來。素命近侍召太子。帝曰。勇也。素曰。太子仁孝。天下歸心。陛下以私意廢之。臣不敢奉詔。帝曰。爾受吾厚恩。不知

恩激反將仇報壞吾家事汝默吾病不能殺汝吾死後決不相饒遂痰喘而絕。
扶廣即位是爲煬帝退朝笑語諸臣曰。小兒子作大家郎。未知能勝任否。衆人皆
愕然不敢對。素從此上殿不拜。奏事不名。煬帝亦無如何。一日早朝畢。方欲退班。
忽逸殿而走。曰臣負陛下厚恩。罪該萬死。倒地氣絕。蓋爲文帝陰鷙所駭云。
（附）明王之巽四川人。未遇時。有族兄供給書卷。衣食皆仰賴之。嘗謂兄曰。厚恩
自有報日。後成進士。赴京謁選。其兄復典質田產。與爲盤費。未幾。巽選江南某邑
令。兄窮困。往任所依之。巽不念前恩。但薄贈之。兄曰。我此番來。欲尋一生路。以此
回家。必填溝壑矣。巽終不顧。兄含恩而去。越一載。聚革屬。猥狙旋里。族中有百餘
人。迎於里。夜大聲曰。此負恩人也。爭指罵之。巽慚憤不敢歸。尋病而死。（見王世貞
西王斯泛海。風壞其舟。得登一山。遇猩猩救入穴內。餉以果實。越年餘。有商舟經
其處。猩猩送之附舟。依依作惜別狀。斯既登舟。語舟人曰。吾固猩血染衣。千年不
變。可共捕之。舟人皆怒曰。彼獸而人。汝人而獸也。共擊出之。（戚元敬傳註）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高氏藏版

念恩不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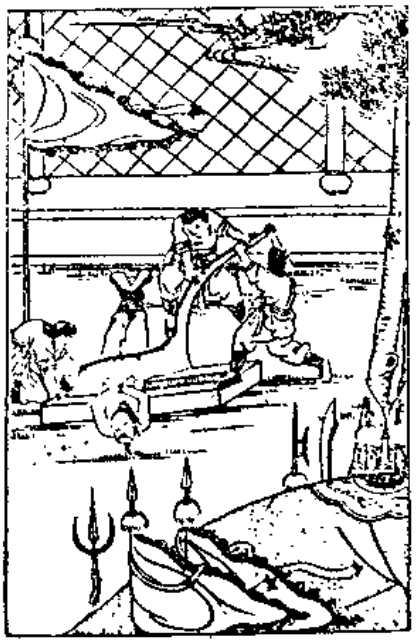
自古同官若弟兄。一言不合便相傾。冤家路上偏相遇。回想當年面發赤。

（止）或一事之犯。或一言之忤。縱當下不能釋然。過後便當消釋。胸中得多少便宜。多少受用。若念之不休。勢必報復。中於報復。則毒根不知何日能忘矣。
（案）唐朝沈與秦國補。同官吏部。能爲文選。司秦爲驗封司。兩人交甚密。時屆大選。尚書問已注名若干名。待銓者若干名。沈答一一詳明。尚書其喜。大加誇獎。能心恨帳忌。從此事事與秦爲仇。雖同盤飲食同案辦事。不啻敵國。居家每憶前事。常撫案大怒。其子諫曰。同官如弟兄。些小過失。可以相忘。能曰。彼於堂尊前辱我。何啻雄諸市朝。此怨安得不念。子不敢再諫。歲餘。能轉刑科給事。秦侍講。時當秋爽。諸翰林相約演長生殿戲文。忘係忌辰。被能訪知。曰。二載之怨。可藉此洩矣。即上疏糾秦。指秦爲罪魁。奉旨秦革職。餘降調。秦有去官詩云。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能一日奏事。偽怨未平。語及前尚書。上怒其詆毀大臣。降旨切責。尚書查出能掌文選時。營私數事。臨列奏聞。上著該部究擬具奏。能百計央當道。向尚書求情。尚書曰。吾非記小怨者。但渠欲我忘。倩渠何不忘情於秦國輔耶。竟議革職。即日驅出都門。遠秦原官起復。還京途中相遇。秦不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高氏藏版

提前事。握手叙舊。厚贈貲費。能謂其子曰。初不識汝吾。改貽今日之愧。悔無及矣。
（附）明崇禎癸未。山東濟南關有文帝武帝二廟。久毀。庫生王道新陳益倩等捐貲鳩工重修。卜吉上樑。廟後界清真寺。回教揚生花楊化龍。慫恿廟地斜窵。拆逐。益倩不平。偕兄嘉倩弟尚謙王宏等。公呈總河禁止。生花街博遮截益修於途。捶殿幾斃。剜其雙目。塞以磁灰。羣以爲斷無生理。夜半。益修忽絲袍偉人。持酒命嚥之。有聲。家人驚聞。次夜。又夢唐巾藍衣人排闥而入。趨益修起云。吾來謝子。手擊腦後。死血進出。目孔噴血如注。三夜見一老嫗。先詞以杳。繼詞以李。使吞之。又投羊眼。益把益修接之。吞其二。兩日復生而明矣。益修忽生花等。復思害之。避去貧里。甲申年。流寇郭升至濟南。將生花合族十三口。一一剜目割心。戮於市。乙酉學政校士。拔陳氏兄弟俱高等。鄉試。益修並弟尚謙。同修廟之王宏王道新。俱中式。聯登甲第。益修授江南貴池令。（原稿雖簡事迹猶紀兵燹則生奇冤殺人無辜之又毛西河合集記此事甚詳）

輕虔天民



煬帝開河道。
錦帆任意遊。
綠楊猶未茂。
白骨已成坵。
幽閨明珠燦。
迷樓勝景留。
君臣皆失道。
枉自說風流。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義氏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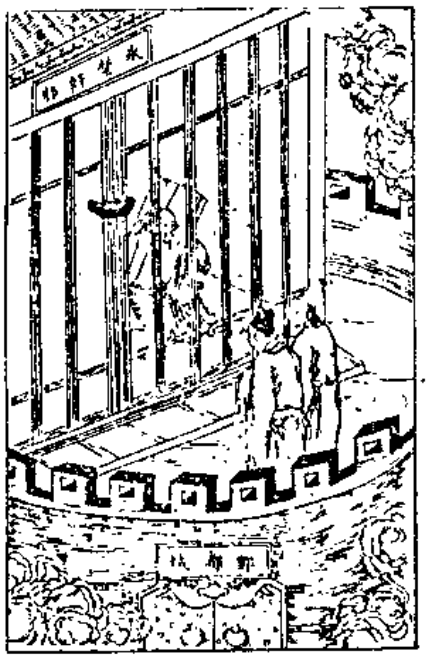
（註）天生斯民。君長之。官分治之。民固天民也。居官者。還志作威。惟吾所爲。或厚歛。或酷虐。或苦役。輕視小民。不啻草芥。豈知民有好惡。天必從之。未有虔棄天民。而不禍其身及其子孫者。

（案）隋麻叔謀。爲開河大總管。起民夫十萬。每日興工。十人爲排。五十人爲隊。分挑段落。前段疏通。後段阻塞。排長隊長俱斬。晝夜催督。沿途餓死病死。及受責被斬而死者。屍骸遍地。民間房屋墳墓。稍礙河路。登時拆毀。由汴至淮。二千餘里。去城二十餘座。毀民屋數百萬間。拋棄骸骨。不可勝計。一日晚間。叔謀出帳閒步。見林中火光燦然。疑爲有賓。往視之。有無數披髮鬼。蜂擁而來。將叔謀擒倒攢毆。大聲喊救。衆役弭至。已骨碎不省人事。延名醫巢元方診脈。云爲鬼風吹入頭腦。服藥而愈。戒之曰。貴恙雖痊。每早須食羊羔。培養元氣。方免舉發。叔謀出令。著百姓供應羊羔。有大瓷陶甕兄弟二人。其祖墳遠當河道。求免無策。忽聞羔羊之令。大喜。夜間盜人家肥澤幼孩。去頭足。割肉成塊。和料烹煮。送至營門。時叔謀方用膳。見送羔羊者。舉筋踏意而食。其美異常。命重賞之。陶不受。每早供獻無缺。叔謀感其情。留酒飯。謂曰。爾何不將羔羊之法。傳授庖人。爾可免費。吾亦安心矣。陶避席跪而曰。那有蒸羊法。止有蒸孩子法耳。叔謀默詢其故。陶曰。初次所送。乃吾子。二三次乃吾姪。親丁不足。總只得轉盜他家兒以供孝敬。叔謀曰。吾與爾素昧生平。何苦如此用心。陶告以免求祖拳之旨。叔謀曰。此易事耳。但羔羊必須照舊送來。陶謝應而去。此風一倡。不還之鬼。皆盜殺幼孩。以求媚人家有小兒。燃燈守夜。不眠。後煬帝怒其殘虐。腰斬之。

（附）蘇州劉心城。名錫九。庚戌進士。初爲廬陵教授。調浮梁。道過黔中。回舟泊鄱陽。登岸。見面像人告曰。某宋將也。在唐爲商。過一寺。見法師登高座。講四十二章經。余發心設齋一堂。隨聽經一座。以此善因。世爲小吏。從不脫官。至宋初。升爲偏將。罪性曹名。轉征江州。久不下。怒屠其城。自此以來。世世爲豬。受殺。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第一受屠者。即余也。有緣相遇。願早度救。劉喊起。呼僕視船頭。果屠門也。頃門將捆一豬出。號聲震地。劉心實憫。回放之。閶門西園。用是判因緣偏布。夫豬孽重性蠢。何能現步。其能現夢者。仍是聽經餘一也。余幸未同公聽講於即中堂。公述其事。余至西園。猶及見此豬。身好潔。呼言翰即應。兩一分合。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義氏藏版

優亂國政



聰明蓋世
目全空。
脾睨朝堂
氣慨雄。
新法行時
天下亂。
民間猪犬
喚荊公

（註）異政。天下之公事也。以一己私意更變之。是爲擾亂。苟有一番更改。則多一番騷擾。近則爲害一時。遠則貽患後世。不可不慎也。

（案）宋王安石以學識負天下。神宗信任之。當國時。創立新法。有免役。盲實。青苗諸名。而青苗尤爲民害。其法。春時出庫貲貸民。至秋收倍還。取息二分。貪官猾吏。緣是爲奸。出則加息。入則加倍。行之經年。天下大擾。鄭俠繪流民圖以獻。神宗感悟。欲罷之。安石猶强辯云。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其黨呂惠卿等復力持之。遂中止。安石又與其子雱。私復肉刑。雱未上。而雱死。安石以國地爲僧寺。逼作佛事。燭光中。恍惚見雱荷枷鎖哭曰。雱復肉刑。罪通於天。永沉地獄。萬劫無出期矣。後安石遭貶。途中聞人呼猪者曰。王安石來食。呼狗者曰。做相公來食。安石不敢住宿。連夜遁去。安石既死。其親郭權。病絕復甦。云在冥中。見一獄。題曰永禁奸邪。中有貴人被械。白髮大目。雖不言其姓名。人皆知爲安石。蔡卞妻。安石女也。今人問權見相公否。權不肯。但云宜速作功德。其在陰司受罪可知。

賞及非義



地坼天傾日。
權奸貴不公。
赤眉多甘露。
白木靈膏封。
金帶尊常物。
銀魚草芥同。
冤魂歸地府。
依舊手拿空。

（註）賞以勸有功。非義而賞之。是旌惡以長奸也。知保舉之弊。上司不實心廉訪。奸巧者。多列薦章。而奉公守法。潔己砥節之士。反不見拔。至遇方將領。實擢尤所當核。若上下扶同。不察其僞。奸卒猾吏。賄賂公行。實缺不得與賢。又或有終身羈縶。一戰失利。而論死者。嗚呼。賞罰則爾濫。其何以服人心乎。

（案）明馬士英貴陽人。崇禎時。爲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數千金。餽送朝貴。事發遣戍。流寓南京。與阮大鋮相結。萬歷四十五年。流賊陷鳳陽。護部侍郎王鏊薦。士英才可用。起復總督鳳廬等處軍務。十七年三月。京師陷。懷宗崩。南京諸大臣。倉猝間變。議立新君。未定。士英擁兵。迎福王至江上。大臣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論定策功。加少傅。士英既秉政。首起其黨阮大鋮。及平日諸所相善者。無不得美官。逆案諸奸。驟得復職。死者憑予贈蔭。降賊者。入則不問。仍以原官用。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都人爲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其行賞倒亂如此。我兵渡江。王出走。士英率衆渡錢塘。欲抵杭州。被擒。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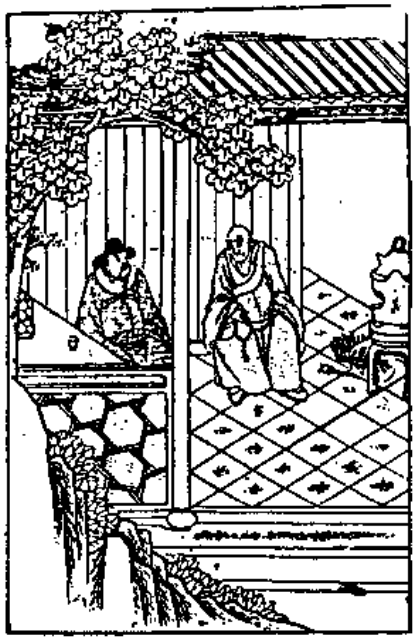
刑及無辜



孝娥刺血
上冤書。
任性偏心
殺不辜。
花燭未諧
身已喪。
殘魂難免
入酆都。

（註）刑以懲有罪。無辜而刑之。是以民命爲草芥也。夫誤罹於法。當爲之辨雪。況可濫及耶。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及宇。是波及之義。一時不察。無辜中寒連受累。即是豈必有意故入而後遭天譴哉。刑不得殺。黃杖皆不可忽。

（案）羅友恒。爲秦州司李。居官頗廉。惟賦性拘執。悍於改過。有大盜殺人劫財。羅貲捕盜拿就獲。庭訊時。盜攀其仇富家臧姓。臧呼號稱冤。羅不聽。比爲從律擬絞。上司報可。臧有女桂姐。刺臂血具詞。願代父死。羅不聽。後雖訪知其冤。緣案已定。不肯自認失察。遂置之。臧被決時。其女抱父屍一痛而絕。羅任滿。改四川司李。舉道不赴。告病歸里。因無子。囑媒娶妾。有韓姐云。近有臧姓新亡。遺女十七歲。無所歸。願爲官家婢侍。羅用五十金買之。見其女容色可人。應對安雅。大喜。是晚成親。女固戶。家人聞房內羅求饒之聲。大駭。又聽女云。我乃孝女。蒙上帝封爲貞靜夫人。豈肯與讎爲妾。汝向日無辜害吾父。今來取爾。赴陰司質對。求饒何益。乘將門擂閉。見羅已七竅流血死。女無踪跡。蓋桂姐之靈也。後訪韓姐。並無其人。亦係鬼之爲幻搴引云。



殺人取財

油鐙烈焰肆誅求。
使盡威風不轉頭。
已取重貲猶掌擷。
又謀弱女侍羹調。
蛇心枉作千年計。
敗子只供一瞬遊。
胸上生瘡腸腐爛。
令人世世笑章修。

（註）此指有位者言。財有定分。不可強求。況殺人以取之乎。惟奇貪之人。必濟以異酷。臺綠林強技。有殺人之伎倆。握發箝符。有殺人之權柄。取財如探囊。如拾芥。其罪一也。下文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指平人言。此指大奸極惡也。

（案）明章大僑。爲廣南太守。有庫吏陸姓者。家饒於貲。女極美。章欲謀其財。並取其女。屢諷之。陸不聽。章懷恨在心。一日獲大盜。使人囑之。令扳陸。許以減罪。盜遂供陸爲同夥。拘到案。嚴刑拷問。陸不承認。用滾油炙其指。乃理服。章率役搜贓。將家財盡沒入己。其女官賓。暗令人買回。乘夜送入衙中。姦佔。女不敢拒。後生一子。章憐愛殊甚。及長。乘肥衣輕。飲酒賭博。無所不爲。章數十年官場中欺心之物。任其浪費。稍有違拂。即持刀欲弒。章遊至杭州。遊淨慈寺。謁天方和尙。叩問生子不肖之故。時爐中煎茶正沸。天方曰。居士欲知此種因緣。可將手入湯中。章曰。沸湯如何可入。天方大喝云。沸湯汝尙難受。滾油中人。怎生禁的。乃作偈曰。十八年前官運好。買盜謀良計太巧。那知天譴破家星。父子仇。惡添煩惱。竹爐湯沸尙難禁。滾油鍋內殘魂繞。冤冤相報在今時。肺肝洞見方機了。章後胸前毒疽潰爛。五臟即旋踵矣。隨以手械一置。焰滅砚翻。遂失所在。予今年二十有五。三登薦榜。不足爲恨。所痛先人負謫。拘絮九幽。行當削髮入山。披緇出世。學目連大士救拔亡靈耳。衆聞咋舌。同號陳扶青作歸山詩以送之。（俟續錄父事命節錄）

漢何顒爲交趾刺史。行部至高要縣。暮宿蝟亭。夜有女子從樓下出。云妾姓蘇。名娥。廣信縣人。重失父母。夫亦久亡。有繒錦二十餘疋。貧以養生。貨車載繒錦。與婢名致富。執御。前往別縣貿易。上年四月初十日到此。日暮不敢行。因就亭止宿。婢夜得疾。腹痛。妾往亭長龔謀家取火。乞藥。當陰操刀。尾妾至車旁。曰。汝從何來。車載何物。丈夫安在。妾不爲答。遽前把臂欲污妾。妾不肯從。即以刀刺腦立死。並殺婢致富。投屍亭東空井中。取繒錦去。妾悽惶莫訴。今奉告使君。言畢痛哭。敘曰。汝欲發屍。以何爲驗。娥曰。妾上下皆白衣。業絲履俱未壞。次日掘之。果然。於乃遣役捕奪。搏物具服。仍下廣信縣驗問。悉與娥語同。收奪妻子皆繫獄。敕奏。奪殺人取財。爲惡陰密。冤魂自訴。今古罕聞。請並誅其妻子。以昭陰報。上許之。（後漢書）

明萬曆中。江陰焦某。以楚中典史還。知事。赴任江行。有楚僧募金六百。往普陀山樹剎。附舟而南。焦推僧入水。取其金。次日。忽見僧從水出。曰。吾命已矣。金乃十方所施。終不爲君有。自是日現形入夢。焦憂懼得病。抵家。從劇。爲宛轉謝。無所不至。僧主必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百金。往南海去也。焦叩頭哀乞。終不聽。

所得金已盡。忽一日。僧持刺相訪。延入堂中。謂兒僕告以主病。僧叱云。吾非募金者。有事見汝主耳。焦方賈床呻吟。妻子環泣。復聞僧來。大驚云。索命鬼變幻如此。不如速死。奪刀欲自殺。家人方共抱止。而僧已至前。謂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風浪中。自分必死。忽有一艘引入蘆溝。滿漁舟救免。故復募六百餘金。將往普陀償願。因過此。知君有異病。特來釋君疑耳。焦曰。金盡奈何。僧笑曰。吾本無意索金。何必如此。舉家聞而羅拜。贈以衣履。不受。一飯而別。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去。自是鬼形遂絕。而焦終不自安。竟死。止一子。年尚少。一日無故走江干。跳怒浪中以殞。僧後自南海歸。聞而歎息者久之。（同上）

清蔡生。江左名士也。公車入都。館滿洲某氏家。主人故。惟主母撫一子一女。一老僕執役。已歷三世矣。會主母將嫁女。使僕糶田租。僧獲八十金以歸。計不數用。主母仍令僕自存。僕念身常出外。慮此銀有失。因搆入館中。密以情告蔡。乞代爲收藏。蔡納之箱中。曰。吾此無妨也。僕謝而去。又半月。僧得餘金歸。復命。主母幷索前金。僕乃往取。蔡不承曰。汝那得有銀存我處。僕曰。先生莫戲言。幸見付。蔡怒曰。何物老奴。敢來譖我。我替汝家教子弟。豈爲汝作看財奴耶。僕大慙。伸縮不已。蔡又變色。但厲聲即欲解館。主母因疑僕。立門外。聽蔡曰。先生莫動氣。吾當責此奴。奴呼僕人痛責。索笞。僕無以自明。但批頰自罵。至夜自縊而死。次年。蔡入闈。稍神恍惚。下帷聚坐。親雜備錄其事。自述昧心滅理。罪不可逭。辭帶自經。此人知警。證已永矣。（前同）

洞庭山奇舉人。赴劉賈利。致富十萬。雖主親不拔一毛。一日盜劫其家。賂其所有。席捲去。盜喜過望。殺牲祇酒。賽願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崖絕無人居。盜賫祭舉。酣飲大醉。不覺扁舟共舟人。載縴而去。盜歸無計。嚴冬凍餓。共斃隙中。此殺人取財之報也。然殺人取財者。不必盡是劫盜。如貪吏取財。斃人刑獄之中。奪家取財。迫人死喪之際。盡醫取財。乘人危急之時。其爲殺人一也。投之往蹟。皆歷歷報。（以上諸書集錄）

清臨川李春湖學士。其祖貲誠封翁。少時家甚貧。壯歲貲於粵。常獲利。而翁性任俠。故屢賠所有。後往交趾市肉桂數斤。得八千金之巨而歸。途遇太平司馬秦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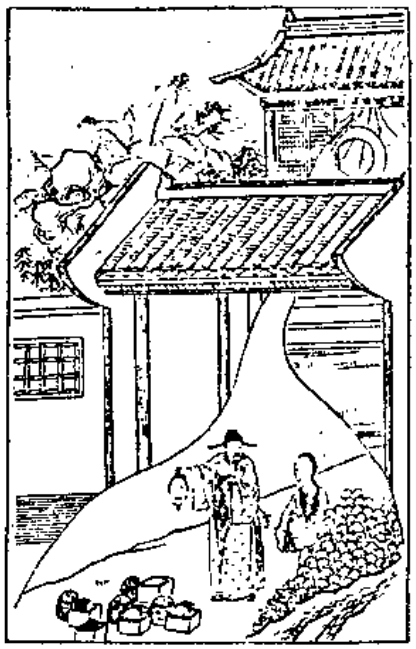
識也。見其顏色慘沮。叩其故。曰。我爲縣令時。背因公事挪移庫金八千兩。爲後任所揭上司。檄至省。將奏革勘追。恐身家非我有耳。翁曰。我有八千金在此。今暴贈君。以之清補官帑足矣。毋戚戚也。某司馬曰。君數年之捧。始有此金。一旦盡畀之我。我何安乎。翁曰。我無此金。可圖再舉。君攜此金。則身陷不測。而妻子監追。其罪重相去何如也。委金不顧而去。司馬得金。事遂解。翁自是改爲猗頓之富。不十年。家至數百萬。春湖學士以長孫登科中入翰林。擢春坊。翁皆及見之。世之積金以遺子孫者多矣。倘遇不肖子孫。千金一擲。其蕩八千金。特瞬息間耳。視李封翁委金而去。無異也。但此則救人之危。濟人之急。適足以成盜德。受榮封。其棄金之得失相去又何如哉。（前同）

清嘉慶己未鼎元姚秋農學使。名文田。浙江歸安人也。己未歲元日。有人夢至一官府。聞喧聞之聲。曰。狀元榜出矣。朱門洞開。兩緋衣吏坐二黃旗出。旗尼各揭四字。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醒而不知其爲誰也。及臚唱。姚公第一人。有以此夢告之者。公思之良久。忽然曰。此先世高祖某公語也。公憲皖江時。獄有二囚。爲怨家

所謀。陷死罪。公按其事。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於公。請必置之死。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得金而枉殺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與旗尾所善。適合。夫公庭片語。天聽式憑。百年後。卒使其雲孫入魁天下。司民命者可以興矣。（謹案）財有定分。不可強求。分中應有。不求自致。分中不應有。雖求無益。即求而得之。享受不起。譬如刀頭甜蜜。不足一飽。而舐之者有割舌之患。況殺人以取之。律法不容。天理難容。未有不遭顯報者矣。夫緣林劇寇。固有殺人之後。而握符組綬。亦有殺人之權威。故其取財之辈。彼此一轍。此句爲官者示戒。其意特嚴。漢書循吏傳。王悖字少林。新都人。除歸令。到官至傳亭。亭長曰。亭有鬼。悖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入亭止宿。夜中聞女子稱冤之聲。悖叱有何枉狀。女子曰。婦夫不敢進。悖便投衣與之。乃訴曰。妾夫爲洛令。過宿此亭。亭長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悖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令門下游徼者也。明日詰問。及同謀。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于是亭遂清安。

中央研究院印　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傾人取位



百計思傾陷。
冏知結大冤。
雖如心上意
已失性中天。
授首刑人市。
埋身逃水邊。
榮華能幾日。
孤墓草芊芊。

（註）傾者。陷害也。凡人一官一職。俱由命定。命裏當有不求自得。命裏若無。只做一日也不可得。豈能妄取。況可妬賢嫉能。陰謀陷害以取之乎。

（案）唐宋申錫爲相。頗以致昇平爲己任。時中官鄭注交通宮幃。放縱不法。申錫欲去之。乃以友人王璠爲京兆尹。密約擒注。送京兆府治罪。璠以注方龍於上。欲殺厚之。盧以謀告注。時有右軍緝事府。偵探機密。以中貴人爲之。皆注黨。遂僞擅申錫罪狀。令人赴右軍府出首。云申錫以金帛珠玉。交結諸王。將圖不軌。更僞爲交結手書。奏上。帝怒。着法司鞫問。滿朝皆知其冤。聯名保奏。得謫開州司馬。王官。憤而卒。王璠得鄭注力。遂代申錫之位。明年春。申錫夫人於堂前假寐。見申錫從中門入。引夫人出城。過流水。前進數里。至曠野。有一大坑。坑邊有竹籠及木杵數個。皆有字記。申錫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怒而叱挪者數次。問爲誰。曰王璠也。我得訴於上帝矣。復問其餘。曰當即知之。不用預說。夫人醒。言於家人親戚。札記之。未幾。注謀逆。誅九族。獨以注黨。肆斬於市。同戮者數人。皆同坎活水之側。

中央研究院印　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誅降從服



改邪歸正
願投降。
屈膝仍遭
劍下亡。
地府若逢
投水婦。
英魂應自
怨王娘。

（註）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殺敵則以悲哀臨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既降服順則憐憫撫諭。令反側自安。苟降而誅之。服而殺之。苛刻矣。

（案）明胡宗憲領兵防倭。時海寇徐明山號徐和尚。雄長諸部。僭位稱王。倭國倚爲外藩。雖極猾貪詐。宗憲計謀。欲征倭寇。必先降服明山。始以檄諭。繼以書召。明山遣校答書云。朝有好使。未必能容壯士。辭氣激昂。閱者動色。宗憲歎曰。賊中有如此才人。按答曰。此我主王夫人手筆也。先是金陵名旗王翠翹。係官家女。其父緣市陷溺。翠翹賣身救父。悞落娼家。姿容才調。冠絕一時。士大夫過南京者。以不識翠翹爲恥。明山聞其名。易服訪之。一見心傾。約爲伉儷。居月餘回海。遣寶馬香車迎翠翹居處。服用僭擬妃后。翠翹才情敏妙。軍中一切文檄。落筆如飛。無不中窾。明山愛敬之如師友。言聽計從。宗憲知翠翹爲明山所寵。乃卑禮厚幣。致明山。另具珠玉錦綵。遺翠翹。見翹答書致謝。自是兩軍通好。宗憲遣媒私謂翠翹曰。徐將軍朝青投誠。慕即大官矣。夫人受朝廷九花官誥。榮歸故里。豈不勝在此處乎。翠翹心動。時明山心亦厭兵。許之。宗憲遣官迎接。二十里小宴。五十里大宴。儀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孫氏藏版

文周備。至轅門。左右請解甲。曰釋此便行禮也。至儀門。請去刀。明山不肯。左右曰。掛刀相見。乃屬員之禮。君係賓客。何用此。去之。至堂。炮聲忽震。兩廊伏兵齊起。刀劍亂下。明山大呼曰。翠翹誤我。遂被害。宗憲既除明山。發兵清剿。擒翠翹至。翠翹請殺明山。不許。請爲尼。又不許。命給配小兵。翠翹曰。明公誅降殺服。如天道何。乃設香案。望海而哭曰。明山明山。妾負君矣。題詩投江而死。其詩曰。建旗海上獨稱雄。爲妾投誠拜轅門。十里英魂如不昧。與君煙月伴黃昏。後宗憲以玩寇律斬。

（附）秦將白起。慘殺好殺。每出兵。必斬首十餘萬。又用詐謀。殺趙降卒四十餘萬。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惡貫既盈。旋即見殺於秦。子孫絕滅。所開皇中太府寺丞趙文昌。死而復活。云至幽冥。見周武帝三重鉗鎖一房。喚昌云。勑還家。爲吾向隋皇帝說吾諸罪狀已辦了。惟滅佛法罪重。未可得免。速爲吾營功德。俾出地獄。昌出。見糞坑中有人。頭髮上出。問是何人。鬼卒云。秦將白起。王所時留殊死一牛。有白起二字。明時。雷殛死娘必一條。亦有白起二字。其殊降幷服之罪。蓋萬劫不赦矣。

貶正排賢



胸有戈兮
腹有矛。
憤私常與
正爲仇。
蒸羊境上
頻搏手。
纔有西丸
莫洗羞。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孫氏藏版

（註）正。方正也。賢。賢良也。故之道方曰貶。捐之失位曰排。正士賢人。中外所賴。乃貶逐之。排擯之。使不得安其位。則病民悞國。上天所必誅也。

（案）宋真宗臨崩。遺詔。寇準李迪。俱忠誠可用。丁謂忌之。誣以朋黨。準貶雷州。迪貶衡州。連坐甚衆。初讀遺詔。王曾云太重。謂執視曾曰。后停主人。恐亦不免。蓋曾以第舍借準也。遂不敢言。前澶州之盟。乃準主持。謂即以此定準罪。草制云。當西塞犯順之日。屬先帝遺豫之時。權此震驚。遂致沉痼。劍下。迫準即就道。或曰。準若貶死。如公論何。謂曰。異日史官記邪。不過曰天下悟之耳。吾不懼也。謂必欲準死。遣中使實敕書。以劍揭焉。前示將致。欲懼準自若。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宣敕。無賜死語。準拜謝。衆乃安。謂貶正排賢。皆賴內侍雷允恭力。及允恭監督山陵。妄移上穴。以吉穴留盜其冊。王曾入奏上。怒。立斬允恭。謂以竄惡下獄。謫崖州。道出雷州。或以詩嘲之曰。若見雷州逐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及謂王冠以羔羊翅之境上。擲爭書歎。恐家人圖報。乃閉門任其飲博。謂聞之愉悅欲死。

後孤遏寡



不義貨財
水上漚。
黃金千兩
叠這讎。
孤兒寡婦
依然在。
逆僕貪官
命已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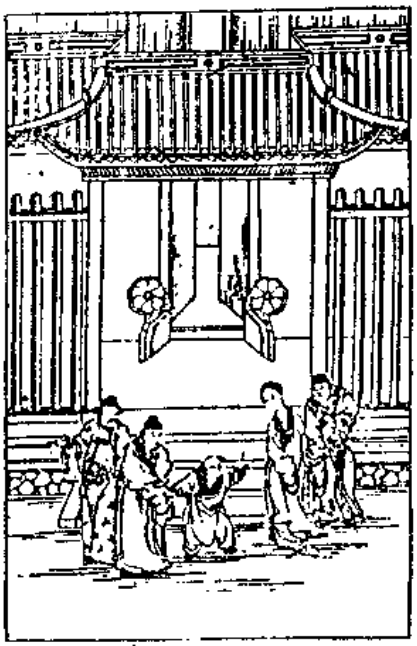
（註）以下六句。指居官而言。孤兒寡婦。最爲可憐。宜多方保護之。使豪惡之徒。不得佔其田產。侵其財物。若反從而誅尋之。誣勒之。會其控訴無門。烏能逃昭昭之鑒乎。

（案）明錦衣千戶仲某。早亡。遺妻吳氏。子珍哥。產業頗豐。時流寇將到。氏與僕王安賊青。議至城外暫住。有黃金千兩。命二僕各帶五百。路中青向安云。世界荒亂。此孤寡。有何好處。我二人所帶。頗可過活。何不舍之而去。安正色相拒。青以戲語解之。莊鄰有狼戶張升。子張一兇悍異常。素與青厚。共約行劫。是夜父子各執兵刃。勢門進。青大呼有賊。氏驚悔。攜子出後門逃避。青拋棄擲破珍哥首。將千金及衣飾席捲去。次日青即辭氏。帶妻往張宅同住。議各帶三百金。至臨清販布。存四百金在張處另分。擇日動身。至東昌府曠野。過松林。張欲暫歇。坐未片刻。青忽見張一執棒而來。未及開口。棒已劈下。頭顱碎矣。張升復拔佩刀刺去。登時氣絕。父子取其金。行未數里。過人馬絡繹而來。乃賊也。父子逃路傍。賊首喝搜其身。各得三百金。賊擺面去。父子依然登舟。自嘆命窮。又轉念家中尚有四百金。與一切

細帆。猜不失爲小富翁。回家哄青妻曰。汝夫帶金。先赴臨清。我回家料理數日。隨後還去。妻大疑。夜聞張屍有欲埋證穴隱狀。之見張父子。方掘土埋金。張妻曰。此內尚有賊青二百兩。何故遺埋。張笑曰。渠被殺。登鬼錄矣。青妻至天明。赴縣首告。縣令委明。追獲贓物。并存內衙。張之所埋。渠猶有之。猶貪心不足。思孤兒寡婦。可以勢相逼。逼以歸。寡不報。拘吳氏珍哥至案。一樣一夾。珍哥年幼。貴千心百十。着人關說。須千金方釋。氏折獻五百兩。始招保。時兵荒之後。蒼大戶助餉。上司即有此案。限取黃金。入官。查對青妻首狀。尚少金六百兩。復考原盜。張父子自知必死。因屢受褒重刑。咬定千金俱說得去。褒不得歸。監獄中。張父子駢斬於市。

（附）清海青茶陵山史檄。康熙丙子。欽赴鄉試。貧無資斧。於父曰。婚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不嫁之。父以爲然。囑媒家於農。家而鄉俗再醮者。里中皆得染指。更值獲五金。挾之登舟。寡即病狂。作亡叔語曰。汝夫求功名。乃爲此滅倫事。吾不拆汝夫婦不休。其父聽之。無效。攜入閩。精神恍惚。兩場俱見其叔罵曰。吾必殺此無行貪歐也。出閩。至溪頭。不能進三場。急買回舟。離家十里。死。卧玉溪頭。

棄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愛富嫌貧
欲悔姻。
有財只說
可通神。
貪官曲直
憑顛倒。
已女誰知
兩嫁人。

（註）法者。朝廷以之懲惡翻冤。官司以之平反是非。若其法受賄。則出一重囚而受賄者舍冤。殺一無辜而枉死者叫屈。曲直顛倒。得罪鬼神。莫不知其死所也。

（案）蘇州有徽人會杜。開張典鋪。生女綉結。年已及笄。未字人。時選侍點選幽女。氏開紛紛。雖妥會欲得佳婿。一時難覓。郡人張翁云。我姪蘇茂才。方弱冠。新入庠序。但家貧若不能贅爲作伐。會大喜。許之。即日過聘。後數日。點選之事。竟寢停閣。會以女配約。不免懊悔。遣妻兄程朝奉往其子自徽來。會命其女出見程曰。甥女長成。曾得乘龍佳壻否。會告以誤配之故。程曰。幸未合卷。尚可轉移。我鄰有家鄉子亦不俗。何不買嘯一人作贅。云。綉女自幼愛伊許配吾子。今來就館。爲劣弟聘。杜願授館。拚以千金送官。何愁不濟。遂重價延聘即寓。即贈伊作暨賜會朱愛陶。浮梁人。賽船貨。知兩遊俱係富室。批准拘訊。得會程銀各四百兩。庭質時。蘇出庚帖爲據。原媒張翁爭辯九力愛陶判云。事急轉計。乃愛女之心。未損明珠。聰還舊浦。張不合以有夫之女妄執奔柯。責二十板。其原聘令蘇領回。蘇曰。大丈夫何患無妻。笑領而出。會女歸程。未經半月。忽患癡症。蘇登甲榜。選浮梁令。時愛陶

已絕。鉄家居。有女自幼許人。其婿不肖逃亡。愛陶將女另配。已生子矣。原婿回。赴蘇案下控告。蘇判云。珠還合浦。會程之前案可翻。將女還婚。張翁之廿板難加。恐係驗員。姑免貲罰。會原婿領女去。後會家被火燒。程權子無孫。恐師生結喉。餓死。

（附）荊州府推官魏劍。以公事往夷陵。道經某鎮。鎮有鄉紳徐少卿。夢神告曰。明晚訊推官過鎮。此人前程遠大。後當爲吏部。宜訊釋之。次日果至。因欵留焉。數日後。少卿復夢神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上帝已削其官籍。壽亦不永矣。少卿訪之。果然。未幾。魏丁憂歸。逾年卒。家亦凋零。

張一索者。京師刑官豪役也。持票拘人。動以一大鐵索自隨。得錢快意。方行釋放。上結重吏。下搆禁兵。寃鬼嘷訴。無所不爲。三年之內。致成巨富。人皆側面畏之。號曰一索。後被孔巡按訪拿處死。財產抄助軍餉。妻發入教坊。

秀州曹吏陸侃。有一囚富甲。受仇家厚賄。差隨逢遠處死。後侃事發。貶革。家貧。每臨睡時。見囚魂立前。不數月。吐血死。

入輕爲重見殺加怒



放火燒姦夫卑人。一時激要便成眞。奇貴兒聚休頑笑。兒得刀頭數及身。

（註）法者。天下之平。如所犯本輕。乃比擬重罪。臨刑不加憐憫。反加嗔怒。殘忍苦死。死者含冤。能不結怨乎。

（案）鏡湖有武姓者。患痢症。娶妻藍氏。綽約多情。恒嫌其夫。常有登徒浪上之事。一日。痢子遣出傭工。氏約所歡。閉門行淫。有少年五人。長者十七八歲。幼者十五六歲。知氏匿中有人。取草一束。燃發大喊有火。其意不過嚇走姦夫。以博一笑。豈非捉姦亦無渾水摸魚之意。鄰婦馬氏聞門外哭聲振天。埋怨藍氏曰。爲爾一人不謹。累衆鄰滅色。彼輩夫回。另選別處。此地萬不能容。藍氏懺悔。即於是夜投繯殞命。地方報官。其邑令鄰某。綽號剝皮。赴屍場相驗。即拘五少年到案。嚴刑拷訊。伊等自幼父母嬌養。不能受刑。俱認服。遂以放火搶姦。逼死烈婦。斷五人律斬。藍氏謂旌。五人赴法場時。俱癱軟無魂魄。兄者酸心。其父兄持牲酒香楮。抱持痛哭。鄰監斬。兒之怎加置怒。云生此不肖子弟。實以累爲。各貫三十板。後藍氏濫受旌表。天遣雷火碎其坊。焚其屍。鄰貪酷索賄。生五子。俱長成。前五少年。一日各附一身。指鄰而罵曰。我輩被汝枉殺。今來相報。五子俱口鼻流血。舌出數寸而死。

知過不改



暴怒傷身利斧。使氣伐性尖刀。貧人流血於方消。忍耐些兒便好。悔過須臾復犯。天曹降罰難饒。欲享福壽任逍遙。猛省回頭及早。

右調白練香

（註）人有口過。有身過。有心過。下愚之人。有過而不自知。其人可憫。其罪尚可原也。若既知過矣。而不能即改。是以無心之失。成有心之惡。漸將淪爲陷溺之小人。（案）山右陳都堂。性善怒。好罵人。呼杖不至。則自下堂。拳揮脚踢。至氣消乃止。曾食鷄子。箸滑不得。落地旋轉。乃大怒。連碗擲碎。足踏爲泥。又蠅集鼻端。揮之不去。大呼拏了。左右四下奔跑。虛作拏狀。牛喘。乃跪訴曰。拏誰。陳曰。蠅。其可笑如此。每當事過之後。亦知自悔。用方木長三尺餘。刻成暴怒二字。鈐上。到處令侍者置面前。以示警。然往往一時性起。即用此打人。多至破頭流血。一日錄囚至晚。退堂。怒猶不息。次日即抱病。面赤口渴。肚腹膨脹。延醫診視。醫曰。肝爲木。屬心爲火。肺爲官。屬動無明。怒氣傷肝。肝爲子。子必須平心定氣。使煉原之勢。既消。自然病退身安。往侍藥餌。無益也。陳猶吸醫爲飾說。面加斥逐。迨病日甚一日。勢將莫救。然後反而自悔。痛改前此種習。病獲平復。陳嘗謂人曰。予性急善怒。當其勃發時。不能自禁。往往忤物傷人。及事過知悔。已無及矣。今緣是生病。醫者教以不心定氣。運行未幾。即獲全愈。始知和以處衆。緩以處事。忍以處辱。淸保命調元一帖淸涼妙劑也。乃改名退庵居士。取凡事退讓。不較不爭之義。後果享福壽。可謂知過能改矣。

（附）淸宵波李煜升。順治乙未進士。初未上。舟泊吳門。夢然臨岸者關帝祠也。夜夢帝謂曰。汝有大過。速往釋太上感應篇一部勸世。可以免禍。李覺而不信。仗而返棹。過淸度泊所。復夢帝促之。仍因循未果。此還家又夢帝怒叱曰。不信吾言。禍立至矣。未幾。丁西北闈事發。李株連下獄。始自悉。遂在獄中。輯感應篇註成帙。授同年都賜侯流。賜其副篇。川陸臥風。後蒙赦出獄。流上陽堡。數年討差回籍。舟至前泊祠下。遣祠祖。

乍歸塞外旋捐館。仍在祠前舊泊舟。獄底往經追悔晚。當時何不早回頭。杭州與淸宵流。與淸波李煜升。同榜相契。李以事下獄。取朱在庵所注感應篇說定。手訂成編。託淸宵轉行。庶無災。則開雕刊板。淸宵即檄給事中。長子竹垞。甲辰翰林。官侍郎。

代校新編製修刊。敢虛一語蓄盟誓。霞風鐵紙經揭錄。落外歸魂帶淚看。

知善不爲



報冥冤賦隙功大。省得梧楊萬萬千。不聽更言愚獨甚。自然蘭桂滿階前。

（註）人生貴同。方便第一。勢所能爲。時所得爲。又非阻於不知。便當場力做去。而乃或情覺。或憚勞。或始勤終怠。機緣錯過。實是自棄自棄。

（案）桃好問爲邑令。隨俗廉潔。頗無失德。惟耳根甚軟。聽信人言。以致利錢。有役。怨歸自己。時值暮春。霪雨四十餘日。各鄉紛紛報災。統親往查勘。見高阜之田。均已淵出。二麥無損。惟西村低處。有地數百畝。盡在水中。統欲以偏災具報。承行吏曰。本縣各鄉平穩。此處雖云被淹。數日水退。仍可補種雜糧。若分別報上。恐干駁詰。統明知吏係私心。但恐貴事遲誤。面不報。開徵時。典置收之地。一例追比。又書欲建義學。依昔潰當。趙先賢祠宇。俱爲書役所踞。而年終知命。禀委俱無所出。統時以爲憂。一日其母病殘。心口尚溫。不敢入棺。越三日而復甦。統泣跪母前。問其回生之故。母曰。我見冥官云。爾爲人慶薄。本應有子。但每遇善事。明知當爲。往往爲人言所阻。如報荒一事。無災者固不可餘以爲有。受災者豈可歷以爲無。前西鄉被淹。爾不分別。一例報熟。致災民身受血比。竇兒環女完糧。卽莫大焉。故給爾壽以彰惡報。冥官曰。愚昧之人。陷不於知。尙可容恕。惟知善不爲之人。甘心自棄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高氏藏版

自棄。乃上天所深惡。可傳諭爾子。欲成嗣續。須勇往行善。勿畏難。勿苟安。勿初念如是。轉念不然。久久自誤吉慶。應所災之罰。可以消除。雖統承母教。無如天性難移。每逢荐役進謁。仍爲述冥事至囚頭不振。

（附）黃駿諸生楊琛。樂善而貧。未弱時。選逼見士曰。按君格局。可望科名。但行運未爲佳境。且蹉場月建。恰值惡神。若急欲上進。非力善不能。琛感其言。遂見鄉人輒金刻感應篇。心益盡欲捐貲而苦無力。勉助刊十七號一版。然終耿耿也。甲午春。夢神告曰。已如汝所刊。排汝十七名矣。是科榜發。果中十七名。丁酉春。琛復刻小卷送人。以便舟車持贈。又中進士十七名。

徐太史曰。甲第名次。何乃適與經版數符。且科目爲天曹秘錄。何乃預洩元機於郡合前。是神明有意顯其報應。以愧夫朱門之見義不爲者。當夫袖手旁觀。休然忽後。琛豈有釣名之心哉。人能盡如琛之勉力。則善紙彌綸矣。

夢裏分明示喜音。香名兩度報泥金。解囊欲助尊前事。雖得來儔一片心。徐太史詩



自從夫溝鎮
空梁之死旅
他鄉柏舟煙
下森飛三尺
血首將白登
玷綢流
殺身救父念
方安事北鄙
餓更較雜蓋
草常青方圖
永斷頭舊處
血猶升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高氏藏版

（註）自作罪孽。便當自受。若妄相連累。是辜中造孽矣。引援也。如罪犯既有贓私。乃扳他人。以圖幫助完贓。或當日窩盜。乘此翼圖報復。更有借口妄招。借端索詐。以犯罪爲射利之計。又有好事歌更。惟恐罪人不多。扳且所扳之人。不殷實。良心安在。

（案）浙中薛尙仁。娶陶氏。生女孝姑。弟尙義。娶柳氏。尙義早亡。柳氏守貞。尙仁將弟婦移至後院。一應出入。從尙仁住房經過。柳氏之兄柳文。家貧。屢至妹處借貸。尙仁叱逐之。文懷恨。值清明。有親眷祀僧人寂照。柳氏喚來商議。與亡夫念經。被尙仁撞見。駡出。柳氏還鍾至庵。約寂照晚間在牆外取經。寂照疑。爲有盜。伊原係大盜。逃罪出家。飛短流長。乃其長技。走起更時。挾利刃越牆而進。柳氏驚喊。寂照用手捫其口。欲強姦。柳氏以死拒。寂照用刀殺死。取其頭。踰牆去。次早。尙仁驚知。來視。不明何人行兇。柳文制舊恨。赴縣具報。云尙仁強姦其妹。不從。殺死。藏頭滅跡。縣令亦以柳氏住房在後。雖能飛進。嚴刑拷問。尙仁結不承認。備受酷朴。令給之曰。爾若將頭盜出。便放汝。其女孝姑聞知。告母曰。父死。母必死。女亦必死。是

父死而母女俱死也。何不將女頭割去充替頭。倘得父回母活。女死無憾矣。母曰。留父命設如此。尚有何說。此事萬不可行。女見母不忍下手。時刻自縊死。母不達其志。恐痛將頭割下。持以交官。令使作作看驗。見頭上無血。皮肉不連。係割於已死之後。大怒曰。爾夫殺一人。案尚未結。如何又殺一人。喝令楚笞。陶氏大哭。實告其故。令不信。至其家驗之。見孝姑屍在地。以頭合之。不差絲毫。不覺心酸淚下。曰有此孝女。為有殺人之父。必係冤枉。又見孝姑面色如生。兩眸炯炯不閉。乃說曰。爾為父捨身。其心苦矣。何不大聲陰訴。以夢示我。應得兇手。自爾之冤。實未舉發。晚間忽令駭吼。是夜夢孝姑來告。感公救父。幽冥哽咽。欲白此冤。可訊僧人寂照。次日密問左右。對曰。此觀音庵住持僧也。乃請來。聲念經。設壇於幽僻處。夜半使少女假作鬼狀。即窗而哭。寂照驚問為誰。答曰。我柳氏也。爾因產我不從。將我殺死。又既我頭。致我身首不得合一。今特尋爾索頭。寂照曰。我一時憒教。已日日念經超度。頭現在堂缺座下。俟經事畢。即取出還你。令在外聽得親切。即隨堂。將僧舉主一訊即伏。以寂照罪大惡極。提剮立決。柳氏孝姑。旌孝烈坊。春秋祭享。

中央圖書館校印 新編真正善本

雜證方術



羽流日不離眞仙，赤情當門觸鬼貫，一夜皮盛飄入海。快私慾卵總徒結。

中央圖書館校印 新編真正善本

（註）方術如醫卜之類。凡人挾一技。能濟者用以謀生。高者用以濟人。若阻抑之使不得行。固誤其生理。而絕其衣食之路。藥方關人生死。尤宜廣行流布。或秘而不傳。或人欲傳而我止之。皆遺笑之甚者也。至煅煉房術。令人亡身喪家。悉宜禁滅。不在此例。

（案）山東四明村陶王爾道士。早太和。貪酒嗜色。齒最同類。一日許旌陽眞君。憫村中應遭水厄。化為緣簿道士。借隱作佩。太和不肯。與金四兩。乃允。眞君或施符水以濟人之苦。或施藥餌。以治人之病。遇善信有德之家。書符四道。令貼於宅之前後左右。人皆登面信之。惟太和不服。四處揚言。云係外來遊棍。惡無宜學。在隣縣竹做寫賊。現今訪拏。君盜當道之牒。勿被其連累。村人感其言。見眞君來。莫不疎遠。眞貼符於宅者。亦大半揭落。眞君嘆息。是夜四更於屋脊空去。次日太和見房門倒閉。即之不應。用力打開。已遍無人矣。壁上有詩云。背為勾漏令。今作寶符人。同道俱相喊。紛紛何足云。方知為眞君。懊悔無及。時六月廿三日。酷暑如蒸。向晚。太和赤身。取椅背閉坐而坐。至二更大雨盆翻。欲起避。則醫已膠粘椅上。不能動移。喊徒來救。牢不可起。至時山水大發。平地深丈餘。合村盡遭沉溺。惟貼符之家。點滴不入。太和連椅漂去。不知是落何所。

（謹案）華佗沛國譙人。精方藥。太祖召佗視病。佗辭以妻病。累書呼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收之。荀彧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繫。宜舍之。太祖曰。不然。天下當無此鼠輩耳。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苦舒病困。太祖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華佗傳）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精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璞異轉稿。通攻無方。累官尚書郎。王敦時舉事。更疑策之。璞曰。無成。又問吾壽幾何。曰。明公起事。必敗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收璞斬之。後敦病死。明帝發棺戮其屍。（晉書）

（附）欲人孫婿坦。淡寫獻縣程家莊。以醫為業。有解厄指方。用之十全。然必選取

重貲。不論所欲。則坐視其死。一日夢本。見夢於岳傳主人曰。吾以貪利之故。誤人九命矣。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我九世服毒死。今將赴轉輪。我哀告鬼卒。得來見君。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擊報也。言訖。淚泣而去。其方以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藥也。又聞沈丈豐功曰。冷水調石膏。解砒毒如神。（見張可大）

朱晦翁所山中。中烏喙毒。幾殆。因思漢貨帶得水可活之語。遂連飲水。大嘔。盡吐而解。（朱子語類）

宋汪待舉守處州。民有飲客者。客醉臥空室中。夜醒口渴。索水不得。乃取花瓶水飲之。大半啓戶。告死矣。其家訟於官。汪公究舍宇有何物。惟瓶浸旱蓮而已。（一云蜈蚣）細詳之。蓋乃白。

英州某僧。往州南三十里插秧。有客船自番禺至。舟中十人。連一僕。僕病腳弱不能行。舟即倒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既賣藥。飲酒醉。乃入山求渠。渠酒授病者。其渠入口。腸胃即痛如刀割。遲明而死。十人皆舟師。舟師恐。即取所餘藥。

自渡酒殺之。不踰時亦死。蓋山多斷腸草。（即鉤吻）人食之輒死。而舟師所取藥。爲楓等所雜。諦不暇擇。便投酒中。是以及於禍。則知草藥不可妄服也。（物即野葛。因入口斷人喉吻。故名。）閩人謂之胡蔓草。又曰斷腸草。閩人謂之火把花。岳州謂之黃藤。其草近人則集動。蔓生。堪圃而光。春夏苗嚴。霜盡秋冬草枯。稍超。五六月開花。似槐柳花。數十朵作穗。稍有花黃。淡有花紅。解鉤吻毒。取人汁飲。或白鴨。或雞。斷頭滴血入口。或羊血灌之。亦解。或煎汁。或甘葛汁。或雞蛋清。皆可解。見洗冤錄。

附錄解救閩中誤飲水毒神方

嘉慶戊寅恩科。余奉派侯明遠榜。首場夜半。散給題紙後。稽查傳出之弊。渴甚飲茶。未暖續檢。甫下咽。覺腹突探吐不出。納悶。腹脹痛。便血不止。試場買舟回閩。過鄱湖神廟前。神魂飄忽。似有人引至高堂下。上設公案。端坐顯者。余前揖之。亦還揖。執余手曰。君非病也。係中蛇毒耳。吾贈雄黃丸服之自愈。又曰。江西文閩。水草衍蔓。蛇毒蓄池井中。每鄉試。執事官員。及應試諸生等。飲受水毒。死者比比。皆從前傳方。用明礬雄黃等分。共研爲細末。帶入場中。量水之多少。配下用明礬雄黃末。幾許將水搖。過。澈去水而浮垢。澄清飲之。自愈。無如日久遺忘。近科來。仍生又凡殘也。君飲水毒。已發。治愈。回去代書。宣傳此方。逢科場前。勸各人務將礬雄末。帶入場中。如法用之。萬無一失。救人多命。功德無量。又指堂上從者曰。吾遺此七神散主助君也。扶手曰。萬囑勿忘。及回。書已三鼓。寤。忽神示七神散助余之語。頓憶沉屙年生。將有七神散之方。又名歸宿湯。治一切宿積痼疾。即照此方。投雄黃一錢。煎服之。少頃。腹鳴瀉出死蛔無數。積以痛直。腹痛立止。又服又解者三。精神如舊。神示之七神散。當歸（壹錢）白芍（壹錢）茯苓（壹錢）白朮（壹錢）黃連子（貳錢）焦山查（壹錢）車前子（貳錢）甘草（六錢）檳榔（壹錢）五分）大黃（壹錢）或場中已中毒。及場後腹不舒暢者。照方服之。無不立效。前廣東高要縣知縣江西林賜府經歷江陰趙經清識。

治瘋狗咬傷發欲危急救良方（老虎刺根一段 細剉白酒一碗 煎七盞 煎水吞服其渣即化）

解鴉片煙毒神方（凡服鴉片煙毒者用細砂一錢 五分 以水酒和滾下一壯即愈）

或服宮粉毒。或飲酒過醉者。均以此方治之。屢試屢驗。

訕坊聖賢



賢聖垂誡
直若金。
無端訕謗
是何心。
他年刺血
招行客。
永墮犁泥
萬劫沈。

論語論有朋等人一段。如學而一篇。皆論人。有才者。還其德性。發慨先哲。空無懷則無所其功名。富貴幽潛之道。其道遂道。叶可見哉。

安二杜守元。敦篤不爲吏法。最下。調下邽縣丞。一日新雖將熟。有周嗣先者。性嗜酒。家貧。不得輒盡。聞杜富於產。欲就飲。面無由進。身。知其不喜孟子乃作嗣孟子時兩亦以寄之。其旨。令日。送酒。勿陳。來可知。孟軻深惜不遭。痴丈人。現在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教之。此次。令日。名其堵圖。至二妻。郡人。郡得詐多。趙。朝中有周大子。何邪忙忙走。競賽。杜得詩大。遽。延。還。厚。歡。痛。欲。輔。誤。非。黑。孟子也。歡日。酒。盡。辭去。無何。兩人。俱染時。症。死。有。郡人。賈易。遠。圖。過一酒肆。其。幽雅。記。當。植者乃周也。郡不知其已死。驚問曰。君。德仁。生。何故。致。衆。答曰。家。寒。稍。賣。蔬。頭。以。活。妻。喘耳入內。半。晌。取。酒一壺。出。其。酒。赤。如。血。色。飲之。甚甘。須臾。告。辭。呼。令再。添。周。慘。然。答。曰。此。酒。安。得。有。除。郡。曰。君。既。惡。命。招。吾。何。設。大。壯。讓。郡。聞。曰。吾。在。世。因。貪。杯。中。物。自。陷。囹。圄。今。賢。柄。至。此。君。其。速。還。杜。守。元。聞。之。不。待。命。終。杜。死。前。入。衙。言。訖。受。印。綬。告。歸。到。此。度。數。日。新。上。任。二。升。以。世。事。勸。世。人。切。勿。似

晉安貧。招。逸。至於宇。紙。尤。宜。啓。情。仕。隱。者。與。論。誘。同。郡。記之。記之。晉乾不見。店。盧全。無。恒有。荒。墳。一。章。郡。大。旅。當。訪。兩人。已。死。牛。戰。矣。

一。附。嘉。靖。間。保。定。郡。守。朔。日。文。廟。行。香。有。貧。生。向。守。求。賑。守。曰。顧。子。頃。縮。陋。巷。不改其。樂。貧。乃。士之。常。豈。能。安。耳。生。曰。顧子。有。附。郭。田。可。耕。何至。如。此。窮。信。其。果。貧。可笑之。極。守。怒。其。佯。使。買。仝。教。官。責之。此。去。使。歲。考。此。生。將。首。圖。遁。蓄。米。豆。宗。節。批。卷。面。云。首。題。遁。落。可笑之。極。遂。除。名。

晉。范。紀。開云。陶。都。經。醫生。有。其。郡。親。葬。文。祖。公。送。院本。中。有。文。清。人。勾。攔。一。佈。本。唐。遠。北。東。諸。亂。亂。起。崔云。晉。葬。墳。也。宋。時。宋。程。山。起。一。寨。首。至。此。賢。等。編。百。科。羅。時。邪。平。生。云。有。此。何。污。我。爲。當。運。啟之。須。臾。花。雲。院。雲。塞。戶。亂。舍。前。關。某云。葬。公。他。日。當。同。記。若。驗。或。戲。佈。前。賢乎。運。取。論。文之。其人。球。提。汗。背。笑。燒。其。舍。諸。鄰。亂。又云。尚有。數。賈。在。某。棺。下。驗之。果。然。即。取。葬。舉。乃。去。棄。中。嚴。嚴。有。甲。馬之。登。



特才放逸口無稽。道德如何妄品題。狂悖卑晉清顯位。罪魂還要受加泥。

（註）聖賢以人實道德以理晉聞聖賢所垂之訓。載在經典。經晉萬世。有。也侵凌者。滅裂。廢。綱。妄爲評駁。敢侮聖晉。是不知天命之小人也。

（案）李。贄。字卓。吾。有小才。持論。晉。刻。不近人情。晉稱始皇爲聖。晉。謂天爲聖后。謂道爲聖。相。反賊林道乾爲二十分。體二十分識。著藏書數十卷。皆稱揚小人。指摘君子。惟孔子不敢。侮。晉。自孟子以下。歷代名。臣。巨儒。無不被其譏。詆。尤不。喜道學。宋朝。讓洛。關閩。諸。儒。盡斥爲。邪說。且。罵爲。蔽心。病狂。甘。看朱子。四。書。集。註。撰。案大。怒。命木工。刻。朱子。像。御。前。手。仰。反。捶。默。置。廁。案上。每。聞一。章。則曰。此。章。應。如是。解。罵爲。何。胡。講。用。戒尺。貫。木手。一二十下。血。至。怒。起。連。像。打。碎。候。評。候刊。看。舉一部四。書。凡。易。像。數十。守。都。曰。朱子。後人。來。謁。贄曰。聖賢。義。理。深。遠。得。文公。妄爲。規。測。若。與。晉。同。時。當。命。作。奴。隸。也。後人。曰。先文公。潛心。數十。載。凡。七易。稿。方。克。成。書。豈同等。閒。贄笑。曰。第七。遍。尚。如此。欠。通。前。註。可。知。急命。還。閩。初。遍。即。其意。見。乃大。悔。閩到。第七。遍。方覺。全。精。至。當。然心。雖。折。服。而口。肆。譏。評。如故。後以。狂。死。革。職。乃。削髮。爲僧。每。當。說。法。時。猶。著。絳。黃。盛。金。帶。存。太守。本色。更。肆。爲。邪。說。云。大。道。不分。男

女同食同寢均無妨碍男女被其蠱惑陷敗者凡數千人。漸有不軌之事。紫陽乘亂受決時。一膝著地。口誦梵語。主死猶滴滴云。

（附）江陰楊居士於水次得沈香觀音像。自來以來。設香燈道場。邑人爭仟。正德元年有王令召晉謁不至。知爲赴仟。大怒。於是往寺取香像積薪而焚之。將盡。猶存踝。衆叩頭乞免。不從。後王令入覲。中途忽患腹痛。召僧行悔焚像事。僧曰。大士普照十方。幻解猶指。豈爲一像。顧生嗔恨。但護法諸神欲彰現報。恐不覺也。於是心痛轉劇。設燔腸出。還至觀音寺河下而死。（感應篇注）

杭州武舉吳性。精拳勇。日事打架。殺人拉諸友飯。遇蔣相公廟。一友從旁嘯聞太上感應經。吳掀掀曰。此等書。只好哄愚夫愚婦耳。士大夫視宜演說。可笑。眞西山一代大儒。乃亦序此。語未畢。忽仆地。嘔血不止。諸友扶歸。詢之。吳云。見左右鬼判。大喝一聲。心膽俱落。不三日而死。此錢塘張潭與玉所目睹。三韓明鑑。（袁了凡纂）（徐士俊詩）

感應篇圖說　卷之四　二四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馬氏藏版

射飛逐走發蓋藏填穴殺巢傷胎破卵



卑惡戕生命。
無如張直方。
山中鳥獸盡。
市上網羅張。
野鼠即名懼。
狡狐見影藏。
一朝天示罰。
九族總招殃。

（註）物之飛走。猶人行劫。物之巢穴。猶人百室。物之胎卵。猶人孕育。若射飛逐走。使不得生。發蓋填穴。使不得安。殺則傷其胎。破其卵。與人損子喪胎何異。忍孰甚焉。保嗣章云。凡人嗣續喪絕者。往世犯一千六百殺生戒緣。故受孤單報。人命何不知省也。

（案）唐張直方。以潘鎮入衛京師。朝廷待之優厚。直方性殘忍。喜遊獵。朝趨弓矢。無虛日。一切飛走之類。遇見直方。即驚鳴奔避。起大第。凡入牖之眞藏穴之物。盡搜殺之。又喜食含胎之肉。牛羊犬豕。俱生剝其胎。以爲脆美。庖人以雞子清洗釜。日費雞卵無算。値天寒微雪。欲出獵。召集友朋知古同行。知古以寒有雅色。直方將己短裘裘與之。共乘馬出城。衆漸散四散。知古不覺驟騎落後。晚。雪甚。策馬尋路回。迷不可進。忽見路旁有甲第一所。知古下馬。叩門樓下。俟天明。忽小廝頓覺晨曦。門內人問爲誰。答曰。偏生周知古。因失道。借息一時。稍頃。門開。有四小婢。持綠紗燈出迎。曰主母召客。知古脫衣延入。至中堂。擺燭輝煌。盛饌肆設。主母清雅無俗韻。謂客曰。良人遠出。本不當留貴人。但夜深。門外恐有虎狼。薄飯草榻。勿

感應篇圖說　卷之四　二五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馬氏藏版

嫌簡褻。知古拽謝。席間詢知古家世年齒。及曾否婚娶。知古以未婚對。主母曰。君子尚未授室。吾有小女。頗具才貌。合是天緣。命婢喚女出拜客。則天人也。移時。洞房花燭。但偏乳媼同客至西。房更衣。解衣面短裘。見裡曰。綠掖之士。而藏武服。何也。知古曰。此友人張直方所贈耳。媼大驚失色。奔告主母曰。錯留此人。乃張直方客也。主母命衆。立驅出。衆持棍亂毆。知古遁謝。方得出門。而戶扃矣。歸告直方曰。山獵野雞。亦知有張直方耶。乃率百騎。令知古引路。至則甲第全無。惟見一塚。挖之。得穴如大屋。藏狐百十。放火焚之。有大狐突出。謂直方曰。獵得殘物命。又害我一家。受報當更慘也。遂遠去。後直方殺人於市。投其家有藏甲。擬謀叛律族誅。

（附）元魏陳宗廷與三年。因田際獲一麋麑。其母悲鳴上下不去。帝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爲雌。爲雄。對曰。雌以爲雌。帝曰。何以知之。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慨然長嘆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資識性情。覓何異哉。於是命放所獲麑。並下詔。禁斷佳鳥不得殺焉。（魏書一百）

片語回春感至妙。秋江鑿影倘魂魄。而今結伴雙飛去。同拜金雞下赦恩。（徐士俊詩）

萬曆癸丑。錢江錢參將部下有李獲一雁。烹而食之。中有一雁。回舟悲號。舟中雁連聲應之。江行百里。不肯舍去。舷中雁仰頸向外大叫。聲震江岸。忽下二雁以頸相交。不放舟中人異之。再向前望。則已自死矣。俄間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三十。此獲雁人病月餘死。警心編

百里隨舟不暫遠。死時交頸兩依依。長江有盡情無盡。悔傍庭花淚水飛。徐太史詩

陳惠度於劍山。射一孕鹿。既傷。產下小鹿。以舌舐子身乾。而母乃死。惠度見之慘然。遂棄弓矢。爲僧。建惠安寺於縣縣東。鹿死處生草。曰鹿胎草。人鑑記

孤兒痛慢徹心頭。禮懺還寒悔未休。芳草萋萋迷鹿處。斑斑猶有淚痕流。徐太史詩

桓溫入蜀。至三峽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鳴。行百餘里不去。遂跳至船。至便氣絕。剝取其皮。因見腹中腸皆寸寸斷。桓聞之。怒。命黜其人。傷心編

百里追兒裡躡航。峽雲陰慘不飛揚。沾裳只聽三聲耳。啼到無聲益更長。同上

金秀才。淮人也。冬月掘地。偶殺一蛇。蛇死時。怒目視之。越旬日。金手臨間。忽生癰疽。有赤蛇一條。從瘡口出。金知爲殺蛇之報。乃向天地悔過。永戒殺生。久之方安。戒殺篇註

晉京兆尹溫瓊。置鈴索廳前。使冤訴得以速達。一日獨坐。屋間鈴聲。跡之無人。如此者三。乃見一鵲飛集其上。瓊曰。是必有人探其雛。故來訴耳。命吏隨鵲所在捕之。其鵲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倘起樹下。吏隨拘至。瓊以事異於常。罷杖之。警心編

公庭兩造判分明。無怪慈鳥恩不平。幾見循良京兆尹。風傳鈴閣偏仁聲。徐太史詩

揚州僧四六。好治園圃。因植諸花。得一蟻穴。廣深如甕。有蟻無數。四六以熱湯灌殺之。築土栽花。其夏四六露體。忽見肌肉間有赤色無數點。頃之渾身皆赤泡。每泡出蟻。不數日而死。戒殺篇註下同

魯山令元汝之。公庭判事。胥隸畢集。忽搗咖草衣覆庭前。元之立命役物色之。果有人脫草衣上樹覆巢取雛。元命笞之。

靈鵲含冤欲訴難。草衣擲下衆驚看。傷心縱遇神明宰。巢覆何能卵再完。徐太史詩

秦和南富村人王功遷。凡養牛者。歲至其家。酬以雞價。所殺無算。後爲人首縣。重

鑒楣示謂衆曰。前夕夢一婦披髮訴云。懷胎在身。乞緩一死。及覺。有人叩門。牽一雞至。我云昨入夢者。始來。汝那得流淚哀鳴。我怒而一刀砍殺。剖視之。果一懷也。今受官刑。必此牛之報。言訖。狂呼心痛欲裂。叫號如牛。半日而死。徐太史戒殺篇引仿太史

一刀子母立時殂。披麻蒼黃夢乍呼。乞緩須臾偏欲殺。豈容倒死緩須臾。同上

宋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撲道左。怪而問之。左右對曰。今日備膳。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許殺羊羔。同生篇

鍋幄推恩軫物情。道旁羊犢識哀鳴。玉盤片片羔兒肉。暗有慈魂哭子聲。同上

白龜年。曾入仙洞。得素書。能辯禽獸語。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之談。適將吏擊羊三十羣。至庭下。中一羊後之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羔。將產。候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羔之。既而果生三羔。昨非錄

李斯義曰。禽獸語即不能辯。而其善其哀。可立辯也。物愛其胎。與人何異。故於物之有胎者。宜更加憐惜。

人羊轉殺距荒唐。爭奪益疵李贄皇。休怒行遲初見血。爲兒一步一迴腸。同上

弋鴈方家教吳某。犬生數子。令其僕撫溺河。僕仁。不忍。乃以公賤。僕後日皆其狀。號叫酸悲。以頭觸柱而死。村婦曰。彼犬也而猶愛其子。況於人乎。溺女之風漸減焉。廣信府志

母魂慘痛繞刀盤。溺女沿沿欲挽難。休薄吳兒心木石。村姑片語且河瀾。同上

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爲咸氏。國百禽見后之未民始食果蓏。蓋啓去之。同。鳳凰鳥止於丹山。去九疑萬八千里。此山多竹。長千仞。鳳食竹實。蓋鳥食木實。杭州府志

丹山木實足忘饑。世味澹時古味奇。莫譜玉團芳肉食。太開混沌渾生機。同上

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奉香火。一日僧自外歸。見鵠中卵二。將鵠矣。問從何來。行童曰。於鵠巢中取之。僧命還之巢中。童曰。卵已熟。還之無生理。僧曰。我豈望其生。但免母鵠悲鳴耳。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焉。令童窺巢。巢前二卵所出也。巢中有一木尺許。五色錯紋。香風馥郁。持下爲佛前供。後倭人入貢。舟因風圍。泊劉家河。入寺拈香。見木間僧謬答曰。此香乃三保太監捨供佛廟。豈敢賣錢。若能還盜後殿觀音閣者。當以與之。倭曰。我難久待。願酬以價。因與金五百



顧人有失

唇舌較量
莫能爭
爭似人心
曲曲彎
終日顧人
常有失
那知積鉅
重如山

後數年倭復入寇訪前僧死矣更習金作供。僧徒問香何以爲實。曰乃仙香也。爇之能令死魂還體。即乘煙洲所出還魂香是也。（編註）

諸生某淹滯名場。每夕呼天索故。夢神語曰。富貴無侍致。非祖先積德。本身行善。不能得也。爾欲科名莫如勤修陰騭。而陰騭又以放生爲最。生曰。某貧甚。安得貨財利物。神曰。佛經云。魚子不經腹浸三年尙可再活。但逢烹魚時。以魚子投水。則全生命無算。何必財乎。生覺後。力行三載。復夢神曰。子活命甚多。已注名桂宮籍矣。是科鄉薦第一。（科名編輯）

按猪本立命錄云。蕅益山先生放魚子法。見人烹魚時。將魚子輕輕取出。勿著腥水。擬放稻草上。或瓦上。候其水途略乾。即放河中。恐爲物所食。須淺埋於水際沙泥中。但不可離水耳。又一法。將乾鮮細泥拌魚子。擬放稻草把上。投放沿河淺水際。物命之多。莫過於此。仁人君子。幸留意焉。（註言編輯）

按蕅益山先生諱智旭江南宜興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僉譯

（註）人之有失。於我無干。乃有一種人。惟恐人無過。胸中不樂。眼中不快。此無他。機相敵。才相等。富招比也。妬心日生。惡願漸長。人未失而自壞心術。獲罪大矣。

（案）山西劉文敏樊白民。常販貨赴江南發賣。劉每得利。樊每折本。不怪自己命薄。反歸咎於劉。聞太行山有賊。勿客商。劉懼不敢出門。樊紿之曰。近有至親南來。路過太行。萬平穩。有賊之說。乃告者過也。且江南皮貨正缺。兄有資本。若盡置皮貨。到彼出脫。利可加倍。劉以好友決不相欺。盡其所蓄。購各色貂狐等皮。附樊南下。至太行。被賊搶一空。僅存性命。流落古廟乞食。一日忽見彭形大漢。到廟。劉前求乞。大漢曰。觀汝相貌。非丐輩中人。何貧寒至此。劉告以被劫之故。大漢曰。爾所失有單賬否。答曰有。大漢乃山中夥賊也。命劉隨行至秦。回明賊帥。查原物已盡給各頭目矣。賊帥令將洋貨抵補。差健僕挑送。劉得珠珀瑪瑙等類一擔。計其價值數倍所失。拜謝回家。道中遇樊。劉曰。幾與兄不相見矣。盡告前情。樊口雖稱真心益生誠。離家數十里。樊曰。目下禁止通洋。兄所帶之貨。皆犯禁物也。我先回。告汝家。著人來接。僕隨回將。庶爲穩當。劉敬謝不已。久等家人不來。只得前進。

突有數人。似公差打扮。將擔勒住。手持硃票云。奉縣查通洋貨犯。擔中所帶。莫非洋貨。喝衆搜之。果洋貨也。欲鎖二人。僕僱打般。與劉奔逃。衆亦不復追趕。祇將貨物取去。劉與僕至樹林坐下。自傷命窮。事負山主好意。僕僱回。我方踪跡走。回頭衆衆人。將貨挑入縣院中去。看此光景。定是一夥光棍。假冒公差。欺騙孤客者。前去十五里。有香山寨。寨集人馬。皆我夥。相約到此。取回原物。爾在此伺等。慣母去也。至晚。僕僱借十數人來。身邊俱有暗器。二更時。偷開籬壁。僕僱先進。打探正見樊與衆人分物不均。互相爭較。僕僱大怒。出曰。劫貨之人。乃爾好友。現在分物。吵嚷。衆俱不平。叫喊聲大。一齊殺入。不留一人。原物仍歸於劉。蓋樊見劉擔中貨物。心懷妬忌。約伊衆。假裝公差。奪去。料係洋貨。劉斷不敢聲張。孰知未害人。先自害乎。劉自是攜家避居江南。不敢復往山西矣。

附：李士衡與余英甫高明回。得物甚多。恐過海船漏。盛以土衡之物。藉船底。以己物置其上。及開船。遇大風。船幾沈。舟人急請減載。介皇信手拋去。及風定檢驗。則所棄者英物。士衡物在船底。竟無一失。（編註）

毀人成功



治河奉命
望功成。
誰料同鋪
下絕情。
水底暗中
施巧計。
堅完堤岸
一時崩。

中央圖書館印 蓮鋪高氏藏版

（註）毀有二義。一毀壞之使不得完全。一毀謗之使不得成功。大而國家政事民生利害。小而一家一身之所營爲。彼竭心力爲之。我及其既成而敗之。此等心術。蛇蝎不如矣。

（案）明山東漕臨水發。漫決兩處口岸。朝廷差陳綸事。李御史到工分岸抽修。限日完竣。陳狡而智。慮已工不速完。又恐李工先成。已不得獨擅其美。乃厚賄善泅水鬼。俟李功將竣。乘夜泅至水底。潛挖一孔。登時復決。陳即具疏。參李庸劣誤工。朝廷命陳總理其事。李得畀效力。李復獻策。用布袋數千。實以沙土。一齊俱下。即可堵塞上流。乘勢興築。陳佯從其策。仍命水鬼施前技。一袋去。衆袋俱崩。滔滔如故。李自認賠償。方免罪。後值秋深霜降。水勢大減。陳得僥倖成功。部中議敘加陞二級。晉副都御史。仍留工督事。陳自是大言不慚。自詡神鳥再世。同列皆惡其狂妄。且共知有敗壞李工之事。欲暴發之而無其蹤。一日衆水鬼因前此分袋不均。醉後爭競。殺一人。縣中訊出其情。通詳治罪。督漕特疏糾參。欽命大臣查審。水鬼供出陳賄囑前弊。衆工員同登作證。歷歷不欺。陳嚴加治罪。李冤始白。

危人自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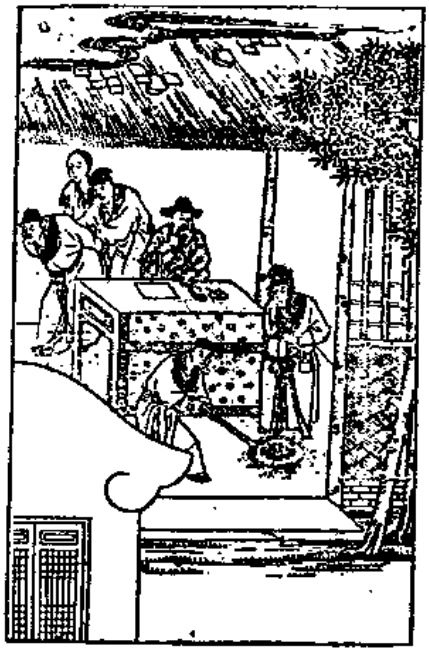


信體投波
去不歸。
夢中畏冷
索一衣。
害人自害
身先死。
幾魂空隨
曉月啼。

中央圖書館印 蓮鋪高氏藏版

（註）君子見人之危。惟恐救援之不能。乃若置人於危。而國己之安。一團私慧。天理滅絕。於身安矣。於心安乎。目前安矣。能保將來必安乎。

（案）衛輝張三李二同過黃河。值大寒。河冰凍合。無舟可渡。張性狡猾。恐冰薄傷命。乃紿李先過。找尋寓所。李不知其以己試險也。履冰行。仍攜酒肴回。與張聚飲。張飲食畢。猶恐不穩。復紿李再往。兩次冰堅如地。張乃放膽同行。兩人相去丈餘。至河心。有聲如雷。張足下層冰忽解。蓄水。李以前行。得登岸無患。至天暖冰消。張屍已不知何往。一日現夢於其妻曰。我因提弄愚人。觸怒河神。將我溺死。即今當差。晝夜辛苦。寒冷透骨。速將棉衣救我。妻醒。即以棉衣數件。至河邊燒化。是夜。又夢張來曰。所與棉衣。盡爲衆鬼搶去。控訴河神。因我誑大。不准追理。城外村中。有鑪爲業者。其人一生熱衷。冬施寒濕。爲人鑄寒河神。最所敬服。可速做紙衣。訪鑪來兵親筆寫鑪某給字樣。則鬼不敢搶。河神庇護矣。妻如其言。以紙製衣。訪鑪來之。鑪授筆書曰。張三張三。危人自安。棉衣一襲。爲償却。某年月日。鑪善心給妻。自是不復夢。



兄弟同
爲共林。
獨吞家產。
是何心。
遺客袖內
藏遺囑。
巧宦從中
得萬金。

損人自益

（註）減損他人。自取饒益。只顧己富。不管人窮。究竟天道惡盈。一時雖討便宜。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不失於目前。必失於日後。不失於其身。必失於其子孫。平心定氣冷眼靜觀。百無一謬也。

（案）明閩中富宦倪某。年七十。妾妾生一子。名眞郎。已十歲。兄老病。妾左右侍奉。乘間言曰。主翁偏有不諱。此爲兒者將何所託。倪曰。我爲此事卻之熟矣。長子爲人。好佔便宜。我死。一應產業。勢必全吞。眞郎孩幼。若與相爭。是以羊敵虎。萬無生理。我有小照一軸。爾可愼藏。俟眞郎成人。遇明白官府。持以控告。管爾母子受用不盡。言訖。即呼長子至。囑前寫遺囑。將業全判執管。委母子。撥給東園草房五間。日與米二升。錢十文。爲養贍。須央目睹。長子不候七終。將委母子驅入草房。遺命錢米十不給二。妾與人縫裳。苦捱度日。眞郎年已十六。時逢除夕。長子宅內備極繁華。妾母子孤燈相對。冷屋荒涼。無限眞郎曰。兒非父之子乎。產業理應均分。今兒當兒貧母並不敢言。何也。妾曰。爾父在日。已慮及此。與我這一軸命俟爾成立之日。持畫控官。定有好處。爾年已十六。又新任縣主頗耶極明。我與爾合

當往控。遂於開印日。母子晨詣縣衙。奈公展看。乃一年老官員。憐抱幼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不得其解。吩咐異日候客選堂細思曰。憐抱幼子。乃此子係伊親生也。一手指天。欲問官照天理斷也。一手指地。不知何謂。乃取畫向日照之。見內隱隱有一指圖寸餘長紙摺在內。忖曰。是必有異。輕輕挑開摺紙。取出看明。大喜。次日乘轎至倪宅。親勸長子出接。公曰。爾弟告爾獨佔家產。有之乎。長子出遺囑爲據。公曰。俟到草屋看明。當有公斷。方至屋。鄰作揖遜坐曰。原來是一老先生坐定。又作聽語狀。曰。大公郎如此欺心。即當重究。稍停。又曰。俄老先生爲大郎說情。但二罪何以存活。又停半晌。曰。老先生何謂深心矣。如此可憎。斷不敢當。大罵謂回。即當處分。又作送客狀。至門外。三揖而回。遂證公案。排衙陞座。喚大郎跪下。責之曰。妻有大小。子無嫡庶。爾何敢獨據父產。隱匿抄所見窄縫。白綾面有點痣者。非爾父耶。大郎即首稱是。公曰。令伊不忍受刑法。再四求饒。只爾弟母子。何以安插。大郎曰。父有遺言。日給米二升。錢十文矣。公曰。並此亦不用。破費遺囑。即當照舊與爾享用。只此草房之內。上至天。下至地。一切所有。俱歸爾弟。大郎思家業全得。又日省錢米。數間空屋。落得四承。遂親寫契依。公即命人挖開東首地土。有白銀萬兩。曰。此爾父分與爾弟者。挖西邊地土。曰。此下有萬兩黃金。係爾父送我作謝者。挖一尺餘。內藏黃金千餘。公立命挖回。原銀與妾母子。立案永不許再爭。（附）蔣樂縣萬安寨有張孝廉某。貪而放債。剝鄰鄰以自從。人不敢忤。家本貧。後遂驟富。臨溪築室。連樓曲水。方亭雕闌。複壁結構甚侈。亡何。謁選得蜀中縣令。道病卒。家隨以破。其居室歸夏生。而孝廉一子。反依栖執役。詩曰。九曲池塘活水流。雕闌面面倚清風。半生心力經營盡。好與人間作話資。（見紀異云。）

江州朱原慮父亡時。二弟幼。原慮佐父所遺積金十餘萬。二弟流離在外。原慮掃數不留。但謂亂仙降筆曰。何處兩風夜撫孤雛。行中斷各出源。吳校檢偷藏私囊。不及婁家布被香。原慮得詩惶愧。召二弟歸。分勸勉。學後俱登第。（註者按）薛包與諸弟分財異。田廬取荒頑者曰。吾少時所理也。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爾等不能用也。器物取其房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後諸弟皆破產。悉包復賑之。（註下同）

以惡易好



煉汞燒丹事未
真愚夫貪得詐
爲神仙家果有
點金術。豈皆將
來別授人。燧
鼎爐火候勻抽
添配合與升沈。
一朝得手飄然
去。鎰內何嘗有
半星。
右調
鷓鴣天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藏版

（註）易換也惡與好皆指物言以我低醜之物換人美好之物欺心貪取鬼神陰怒今日以不義取之他日必以不祥失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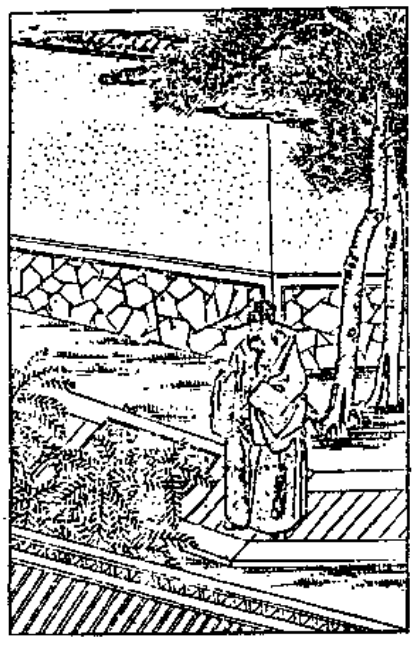
（案）儲徽良好講燒火術。延接方士。終日燒煉。祖遺財產。消費幾半。其心不悔。一日至蘇州虎邱。遇一人衣衫華麗。舉止清雅。叩其姓名。曰江右強自良也。談及燒火。其人品天說地口若懸河。俱有妙旨。儲大悅。次早竭誠造訪之。見強擁有美姜。一切茶鐺酒具。皆燦然黃白物。強指謂儲曰。丹成之後。此物皆數十耳。儲驟拜爲師。初拒不許。至懇求。乃允。途與姜同主儲宅後院居之。儲典賣庄田。得銀二千。強曰。有此爲母。可得子息六萬。轉轉相生。其利不億矣。先取銀一百入爐。餘銀另用箱封貯。強每日出遊。留姜看守。囑儲曰。切須遠濕慎勿汙穢。儲與姜男女共室。遂有不正之事。強歸。見丹爐崩壞。大詬曰。匹夫慢事。嚴搒其姜。姜以實對。儲叩首伏罪。強曰。孺子不能教也。擯姜拂袖去。儲自幸免。竊又失銀不多。欲澆成原價。賠田鬻業。折封刑皆瓦礫。眞者已被易去矣。乃大怒。即日登程。四處尋訪。至南京雨花臺酒肆中。見其獨酌。強一見。不等開口。即邀入座。耳語曰。吾贖汝金無理可說。但燒壞亦犯棄之事。一經到官。與受者同。此處有某姓巨族。家貨千萬。現出五千兩作母。剛可假扮吾師。同至伊家。得手後。除還原項一千。餘者各得其半。是個雖失本於前。取利息於後也。儲不覺貪念復萌。遂許之。至某家。強執弟子之禮甚恭。仍每日出遊。某家以其師守爐。不疑也。至四十九日。強竟不歸。譬窺視之。空空無委。譬銀送官。俱出被騙原由。官不信。重責收監。關會原籍追償。時儲家已罄。厥比無交。坐監三年。方從江西將強緝獲。籍其家產。分償兩姓。強立斃杖下。

（附）宋公孫心元祐間充朝請使。出使新羅國。國王答奇玉文玉赤珠。不世出之寶。以附貢於朝。公孫心竊於東方市其僞者。而還易之。繪主祥心。狂風鼓浪。心與船俱碎。止存一僕。爲浪送之達岸。得傳其事。（感應篇圖說下）

天啓間。一大僚。閱報國寺僧。藏定武蘭亭眞本。使人誘之。來辯眞僞。看畢。出所書一帖示僧。僧認爲贋。大僚曰。上人既貧。鑑即以相易何如。僧不敢違。未幾。大僚事敗。籍沒其家。將古玩發於報國寺。變價原帖仍歸此僧。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藏版

以私廢公



筆縱如椽
腕有神。
揮毫落紙
要留心。
歐公不作
江南曲。
强奪何由
達紫宸。

（註）凡處大事。定大計。須不著一毫私意。若以私廢公。則是非邪正。顛倒錯亂。在朝廷之上。必啟亂國政。阻抑人才。處疆埸之間。必侵剝奪賠。武斷不法矣。

（案）宋趙康靖公樂與歐陽文忠公修同在館閣。趙早喪其妻。歐學問淵宏。才情發越。素輕趙雖同盤飲食。而視之蔑如也。歐有雙女張氏再醮。歐適當春日。有詠新綠小詞。名望江南。其詞曰。江南柳。新綠未成陰。枝嫩不宜輕折落。黃昏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十四五。懷抱猛提防。堂上旋拭堂下走。那時相見已關心。何況到如今。忌者譖指公此詞。爲張而作。奏上。發帝。張備受誣。帝未信。時上怒甚。催具獄共迫。二府皆欲文致其罪。獨上疏曰。歐陽修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暱昧之事。輒加汙衊。臣與修踪跡素疎。而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上感悟釋修。或告歐曰。修當輕公。不報之而反救之。何也。歐曰。以私廢公。吾不取也。歐後享福壽。

按趙康靖公。常行功過格。以黑豆記過。白豆記功。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加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八十八歲。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民族藏版

竊人之能



以鐵盜金。以瓦盜玉。既仲謀而使奸。其蛇心而蚿腹。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註）能者。文章政事技藝之類。若非其有而取之。也名利二字。人所不能。竊人之能以爲己能。我享名利。湮沒他人。其心甚矣。天理豈容乎。

（案）江西盧本齋。學問淵博。論語一書。能通大義。其後遊人至彼地。將山川險易出沒之所。繪圖成軸。獻之。盧於心過百人。若經問。按圖設伏以待。多有斬獲。苗人畏服。盧因撫子。年未五十。告休林下。偕妻與一老僕。至太湖深處。卜宅而居。一日。駕舟網魚。見上流漏下男女二人。急命拽起。猶有氣。須臾而活。其人名汪應采。乃士人。因犯眷。往南岡館。遇暴風。舟覆。惟汪家爲之換乾衣。進酒食。留伊同住。閒中叩其所學。館通遊。盧稽首。朝夕與之講究制義。汪亦日就高明。盧滿意。典錯。汪檢出一册。曰平生指掌。乃盧所著秘略也。將抄而藏之。盧大驚。謂汪曰。子學已成。可出而仕矣。贈盤費百十金。使挈家還以行。汪至京。中式。延試。連問平賊策。汪條對明悉。權川中理刑。以理冤抑到任後。值苗人猖獗。汪隨機用兵。苗獲全勝。苗人大驚。曰。盧公復見矣。遂不敢出期年。禮道聞。盧薦。汪將盧所賞爲己能。繕本進呈。帝大稱善。賞付史館。常嘗與近臣言於休致諸臣中。得老成望重用之。咸以盧對。立起爲兵部侍郎。臨行。見閣臣。帝曰。卿部任當。所向有功。有謀與略。可得即平。盧以謝歸。竟終之與。汪隨進不差一字。甚駭。詢其故。盧實曰。汪未第時。曾住臣家。想彼窃抄耳。但則有利於國。是臣足汪未足計也。帶終不釋然。召汪來問。與盧面質。汪伏地謝罪。當儻欲死。帶其部之。遂不重用。

（附）唐馬周。遊長安。主中郎將常何家。見親中以成皋韶文武官言得失。何未嘗學問。不知所言。周爲代草陳便宜二十四條。上怪其能。何對曰。此實係家客馬周具草耳。上召周。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本使稱旨。上以常何知人。賜絹三百疋。此不特不竊人之能。且爲人之能。卒之人稱其職。已與有榮。非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哉。

高錦初年學道。晚遭病魔。訴於眞君。眞君判曰。鈴敲德已久。鬼設日多。又嘗竊古銘記。以爲己文。水官證其竊。能活祭。特列爲巧詐之首。其不免矣。夫竊果死。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民族藏版

戕人之善



棄女攜男
實可悲。
雲鬟一任
晚風吹。
至今指血
題詩處。
慘殺羊公
墮淚碑。

（註）凡人有所優。皆謂之善。必抑之使不得彰。遏之使不得達。士庶人爲之。祇自壞其心術。滅其善根耳。操權柄政之人。必致排擠英賢。埋沒正士。上誤國政。下害蒼生。

（案）明清王烈婦。美而多才。嫁士人爲妻。生有子女。賊兵破閩。被擄。烈婦求死不得。遂從軍行。主者屢犯之。皆以巧計脫。因烈婦有殊色。主者心愛之。不忍拂也。軍至清風嶺。高千仞。下臨絕壑。烈婦曰。得死所矣。遂云欲游賞。主者許之。烈婦登峯頂。最高處。見有方石如鏡。咬指潛血。題詩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死。棄女拋男恩愛絕。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應料幾時回。兩行清淚頻頻滴。一道悲屏鎖不開。遺言故鄉有兩遺。存亡兩字實哀哉。題畢。投崖死。主者驚嘆。爲之設祭。時名士楊鏡夫。住西湖。評騭海內詩文。覽烈婦傳。笑曰。被擄不即死。隨行許遣。何足取也。援筆題其傳後云。介馬吐行萬里程。清風嶺上血書成。祇因劓阮桃花色。不似巴陵漢水清。後鏡夫六十無子。每日告天。夜夢宏放眞君告曰。汝知無子之故乎。王烈婦昭如日月。汝以劓阮比之。刻薄甚矣。汝雖不能損烈婦之名。但戕人之善。存心太苛。故禍亟前。鏡夫醒。於次日焚香謝罪。改題前傳云。天荒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噴開紅萬朵。蒼江滴願從湘。塞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二月子規啼斷處。秋風無淚寫哀銘。題夢烈婦來謝未幾生子。

（附）明萬曆間。江陵縣修縣志。一婦生有才。與其事。偶見二節婦。有其名而無實蹟可考。途間之。城陷崩遁。士夜聞二婦人泣訴云。氏等一生苦節。死能縣志。某生不訪氏行表章之。反並氏名削去。乞究其事。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當削其祿籍。令壽短。諸生聞。二婦泣拜去。生明年果考劣等。奪廩。遂憤懣而死。

常州進士蔣煜。爲廬城令。有寶鷹人。拾得遺金五兩。擬歸節婦。婦嘱候失主還之。鄰人目擊。俱爲嘆美。少頃。遇失銀生。詢實。全昇之。勞人商其務。勸生酬銀五兩。生不肯。寶鷹人亦然。遂爭。詞生入衙縣。詐稱失完糧銀十五兩。爲某所獲。今止還三分之一。餘銀乾沒。懇爲追究。煜即拘訊。得其詳。隨召其婦。及鄰人與勸分者。補詞皆合。煜謂生曰。汝銀果十五兩耶。生詞不能改。應曰。然。煜顧謂生曰。汝失數與彼拾數不合。想另有拾之者。汝可剔歸。此銀與汝無涉。即給與寶鷹人去。生昨舌面也。邑人稱快。

形人之醜



編造歌謠
還口才。
因風吹浪
妄相栽，
黃鶯曲就
人爭唱，
刺舌還應
自受災。

（註）醜者。人所共知之敗行。或偶然失誤。或出於不幸。皆之已傷忠厚。況形容宜謝。人何以堪。無論其報復如何。所損陰騭。豈不亦多乎。

（案）章齊一練支好嘲。遇人有醜。非巧遣語詞。即暗揭通病。使人醜態畢彰。不可復掩。曾與友人赴鄰縣。其友少年不諳。縣尹出。不知避道。被責十二板。歸。章勿言。章含糊應之。回家。達人便說。且形其和何挎打。如何叫痛之狀。歷歷如繪。更編黃鶯兒小曲一闋。句句暗藏十二之數。其曲云。一日整時辰。羨甘羅早得名。金以對列天祿定。巫峰連隨。柳杆遍凭。今年歲月偏無閏。恨奸賊金牌召岳。令箭擒全。恨此曲傳播。聆笑人口。其友每出。相識者皆歌此以嘲之。友所聘之妻。尚未完婚。因是抑鬱而死。友悲極。遂赴揚州瓊花觀。出家爲道士。每日在三清前。哭求報應。章亦坐謗朝政。流竄登州。性猶不改。追訪如故。一日與人在茶肆中閒談。正在指摘某人醜態。不識某人品行不端。忽瞪目大叫曰。清淨人來割我舌矣。即取身帶小刀。將舌連根割下。切成十二塊。喂狗。須臾而死。所無人類。拋屍荒野。

中央圖書館印　版權與民國版

訐人之報



醜態連枝　居其半。
忍心妄議　辱閨門。
異時子媳　沾多醜。
巾帶貽羞　不可言。

（註）孤者。人所未彰之醜。曖昧不明。最怕人知。若乘機攻發。使人無地自容。損人聲譽。敗人名節。破人功名。害人性命。心地陰險。必遭鬼神譴責。

（案）江西蔡氏。聚族而居。宗祠祭祀。酌用值年。一年讀蔡禮。宗祠祭祀。有族弟蔡禮先。出外貿易。其妻李氏。少艾。獨處夜長。被賊五六人入室捆縛。可取衣物面去。衆皆疑。盜有夥。姦之事。然亦不敢揭虎鬚。操也時逢秋祭。宗祠祭祀。榜圖前云。凡我族人。有品行不端。開門不讓者。毋許與祭。以辱祖宗。禮先亦知此榜爲己貼也。然不到又不可。只得忍氣進祠。祭宗擲阻不容進內。且訐之曰。財辈赤身。被盜與歸。不能死節。尚之開門。揚乎不應乎。請自思之。禮先羞忿欲死。整擊聚譯往鄰邑。小敘再回。祭宗日。祭品已備。獨供出豬蹄是實。禮宗待往鄰邑。全錢縣供。遍貼通衢。禮先揭願。遂江南歸。時禮宗之子。娶蔡親。家柏氏。富之通。其叔兄王某。相知。亦在蔡州閒門。忽遇。先撫住邀官。王某閒徒貧。遣柏氏。遇解圍錯。禮先附字與禮宗曰。向日揭好被盜。事出無可奈何。屢承兄教。汗顏領受。今姪媳柏氏。貌比無鹽。王某才同仙客。兩兩齊。遭被擄到

中央圖書館印　版權與民國版

官。供案昭然。固欲再逢。祭弟與兄均。與祖宗增光矣。恐兄之增光更甚也。語全錄縣供是閒。江西兄萬不可住。弟在姑蘇。製有數處數棟。可聚嫂來同居。於望。禮宗一見。登時痰壅氣絕。

（附）晉賊成翰兄弟。自相懷忌。成翰以監司守制家居。同祖弟閒翰爲待詔。直言於朝。暴成翰居喪不法。狀落職。山濤判曰。吳起忘母。見絕於曾參。楚直證羊。受誅於孔子。皆非倫理。並羣士林。俱所遵之。（吳起忘母見下回）

宋馮商廷一堪輿。往順拳相視。將至。忽拉其人同返。其人問故。商曰。適見順拳有賊騎繞。盜砍大樹。倫吾輩往前。恐被賊跌。攻損其命。不若且回。堪輿曰。君存心如此。牛驥鹿臥。不足道也。後子京。舉三元。入相。先暫云。風水在心。不在地。信哉。宋劉文劉想。同在館中。文一日問想曰。聞君前日冒雨往州西。何耶。想曰。丁君周冷。故訪之耳。文戲謂曰。丁君方判刑部。得非有所平論耶。想曰。然。文曰。彼方知果有平乎。彼時談中其錄耳。一語之誤。便結怨如此。況有意攻訐乎。

耗人貨財



誘人賭賭天良。結盜團黨毀同儕。一夜贏金遂擄取。那知變大時相當。

（註）耗者。取之未必皆我而實由我耗之。如權貴之子弟。豪富之村翁。或幫其嫖賭。或唆其興訟。誘以邪說。詐爲親附。如鼠之偷糧。蟲之蠹木。不知不覺。使其家業凋零。子孫狼狽。皆不賠在受財貨之人。更在耗財貨之人也。

（案）河南福永順。販運萬石至蘇州發賣。行主人接待甚恣。邀請客花中鳳。陪其四遊銀話。習性情直率。見中鳳善舉承迎。成其逆。時刻不離。一日觀女優演劇。雅好拳棒妙。中鳳曰。此猿枝敵柳耳。何足貴觀。城西有署大官人。會任頭職。家多聲伎。論說則朋月差花。論武則繞梁裂石。昨兄若見。則視此輩如土壤矣。祖懋其先容。中鳳別去三日方來。祖問所事就否。答曰。我數運尊意。彼已允。明日當同往也。次早。乘轎沐恩帶。僱從隨。至中鳳引路至一甲第。輝煌赫奕。數青衣守門。見中鳳皆立躬曰。主人有命。客來即延入。無用通報。中鳳引祖。轉過數層曲檻。方至大廳。廳簷楹桷。玉砌金階。機設精工。坐牛物。見主人扶小童出。曰。老夫疲拙家居。久不見客。因中鳳誤及高雅。是以聊交。薄儀謝。呈上禮物。主人笑顧左右收去。似不甚經意。須臾酒至。命家伎侑觴。有四女出拜。一吹笛。一彈箜。一鼓板。皆

殊色也。輪遞而唱。音如新鶯百囀。掌燈時。主人留宿。祖亦不顧去。酒闌。主人先睡。四婢亦散進。小童引客至西園安歇。祖因酒醉臥。呼中鳳開話。遍覓不見。又四附近有牧子聲。唐戶出視。見一小門半掩。內有曲房三間。花木掩映。數女在內呼盧。皆現若天仙。中鳳亦在其中。祖不禁心蕩。呼中鳳至。曰。好快樂地。客曰。幸主人安睡。昨兄若不曾參入。則亦無不可。祖曰。但恐驚動靜也。中鳳邀祖入。衆女亦不羞避。祖大喜。不一時。衆女俱遁。少傾。午可十六七。衣紅襦綠裙。向祖曰。我姊妹今日大歡。堂客不復念入內取一玉瓶出。曰。只此孤注。若再贏主。吾儕贏矣。衆女雜然曰。此主翁愛物。爾何敢擅動。置原物貨財之意。見美人愛物。情感祖矣。一擲而散。衆女興然大笑。將瓶內之物傾出。乃祖母接續石明珠等類。約值五千金。中鳳估計。除還所賒。該找銀四千兩。立勒祖寫會票。至行中交割。祖恍然無難色。天早。主人病不見客。祖回至行中。將實事中鳳。又勾往四處賒賭。萬金資本。銷耗俱盡。垂翅而歸。次年復裝貨至蘇州。訪中鳳。已不知去所。問衆大官。亦遍覓其人。始知設局騙付之一嘆而已。後歸家。夢行主衣黑。衆大官衣白。中鳳

（附）丁湜少負才名。性最爽。酷嗜賭。父責不悛。怒逐之。浪遊京師。補太學。擯南省。偶過相國寺。有術者謂曰。君氣色極佳。吾在此閱人多矣。未有如君者。問其姓名。即大喜於望云。今年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賭益豪。聞同榜兩舉士。挾多貲。即設局延之。湜連勝。得錢六百萬。越數日。復往寺。術者一見大驚曰。君氣色大非前比。即中亦無望。何況魁選。急揭壁上榜嘆曰。塡我名。此言殊不驗矣。湜驚問故。術者曰。相人先觀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謀利之舉。以貢肺明乎。湜悚然以實告。且曰。此事雖出偶然。凡關係財物。便有神主張。非義之得。自然減福。湜深自悔曰。悉以反之可乎。術者曰。既發眞心。神必知之。果能悔過。尙可占甲科。但恐居五人下也。湜歸。急還其所得。是科徐鍊冠榜。湜居第六。（見第六節下例）

文奇。甸人。挾燒煉術。耗人貨財。客商李十五積貨累萬。慫其術。三年掃地。遂至自經。奇復在劍州販一屋。煉藥。火發。延燒奇倉皇走。既出。復入。竟死於燒藥之所。

離人骨肉



頭上骨天不可欺。
離人骨肉已先知。
淒風苦雨黃泉路。
悔鏡臺逋後悔遲。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高氏藏版

（註）骨肉謂一體至親也。離有二義。一作離異之離。如父子兄弟夫婦。本一家團聚之人。因其追脅。致各離散也。一作離間之離。如天倫之樂。本無嫌隙。從有小讒。理宜勸解。乃挑激播弄。使其骨肉如仇。終身不解。罪孽大重。

（案）清渤海皇甫松。弟皇甫竹。皆驍員。松性剛直。交接衙門。有武生姜封國。爲謀主。遇事武斷。竹忠厚無能。析所日。松田園房屋。取其美者。自所分。皆薄田敝屋。谷登忍受。不敢與兄較。竹妻婁氏。心懷忿忿。每逢朔望。至松門哭訴。嗣列姜封國罪狀。苦思一日。姜在松家飯話。忽聞月閒松曰。令弟婦告狀。縣差來拘。要去矣。言訖。昏暈至家。氣絕。心口尚微動。家人不敢殮。時六月念三日也。姜初暈時。覺身輿二差。行峭嶇山路。天色慘淡淒涼。須臾。進城。宛然都會。過亡過親友。拱手之外。不交一言。至縣前。兩差帶姜至木香店借坐。一差進衙探聽消息。姜見大門外懸牌。有一起離人骨肉。幫佔家產事。姜氏告姜封國等。看甫畢。差跑出曰。噢矣。拉姜從東角門入。至堂前跪下。尹年可三十餘。一更在傍喝名。喝至姜。即斥責曰。兄弟乃同胞骨肉。爾從中挑唆。幫佔家產。情殊可惡。姜方欲辯。尹曰。此處不比世間。容爾利口。爾一舉一動。竹有簿記。奚以辯爲。命決杖六十。再候發落。喝名吏隨。姜至二門外。取扇搧汝。姜進前揖曰。我有老母少妻。若竊而不歸。合家俱死。更仰天大笑曰。子真迂儒也。到此地者。誰無母妻。誰無子女。豈能來而復回乎。但本官既有另候發落之論。爾靜聽可也。復聞堂上傳呼。姜趨入。尹曰。閻簿記。惡端甚多。本應剮入地獄。但爾尚有五年頑福未享。可念。回傳論皇甫松。骨肉之間。宜平等公道。毋令婁氏再來纏擾。論原差速送歸。到一小山頂。二差將姜推墮。一嘅而甦。時已六月廿六矣。親友問煞。姜證背不敢隱。論背上杖痕。背紫宛然。松聞之。乃退貨。竹妻亦不敢再訴。城隍爾。姜果逾五年而卒。此乾隆七年事。乃婁口述者。

（附）宋呂陶爲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共隨幼弟田。弟長而赤貧。控之公。集訊。三姊俱伏。諫叱田還弟。弟荷公德。願作佛事報公。公論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幸有彼主守。故田尚在。不然。必爲他人所奪。與其報我。曷若分遺三姊。以全骨肉之情。弟從之。友愛如初。後陶位至中丞。

侵人所愛



爲人處世。誰無所歡。人侵我愛。至死不甘。終身懷恨。報復方安。我侵人愛。使盡奸貪。祇圖自快。不畏譴彈。王章莫濟。陰罪誰寬。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高氏藏版

（註）侵奪也。萬物各有主。人之所愛。而我用計倚勢奪之。去却益幾何。萬一我之所愛。人若奪之。我將何如。以我之心。體人之心。則妄念自息。

案明張綵。遼陽劉瑾之黨也。以附瑾。仕至吏部尚書。有劉介者。少年科甲。爲雄州守。新娶吳氏。國色。綵聞而慕之。乃謀介爲太常寺卿。即屬任綵莊拜之。曰。子得此擅誰之力也。介諾曰。願公提拔耳。曰。子既知恩。何以報我。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子既諾矣。介愕然。不知所爲。綵即揮從人。以肩輿入。擁其妻以去。綵妻性妬。不能相容。吳氏日受凌逼。投繯自盡。懷中遺書。訴冤劉氏。綵大怒。命火焚之。投其灰骨於河水。介悄歸。回籍。乘夜思念亡妻。悽惋不已。夢中相見。同茅山道士。召招魂術。乃往求之。道士曰。得本人親情衣方可。介曰。亡妻衣衫俱藏箱篋。久不忍視。止有百蝶裙一條。乃其所最愛者。臨別時。留爲記念。吾見此物。如見亡妻。行坐不離。今現在此。道士曰。得之矣。乃打禪淨室兩間。內層粘白紙。書符於上。前供香花酒菓。外層爲介棲息之所。戒曰。當存心定氣。想其昔容。思其嗜好。每日看其紙。如有人形。全似夢圖。則事諧矣。介如言。看至三日。隱隱有人樣。五日全身畢現。七日。則宛然妻也。但少氣耳。介不覺傷感大痛。道士曰。死生幻矣。以吳爲主夜伴。道士書符念咒。畢。向壺而祝。畢。中漸聞啼聲。曰。來矣。香風過處。吳自壺間走下。疑咩含睇。若不勝情。握介手曰。難捨難離。時刻思念。好綵侵君之愛。殘我之屍。惡大滿天。不日即有滅族之禍矣。妾以情死。仍以情生。感君恩。懋十七年後。當仍爲君綿也。道士曰。娘子宜速歸。恐遭冥府譴責。呵氣一口。其魂即散。視其書。仍一白紙。介封紙而哭。道士曰。人世光陰。十七年如一瞬息。奈何不稍緩須臾。以圖再會。介以重資酬勞。分毫不受。遂別去。介當賦詩云。惆悵金泥百結裙。春來常喜伴行雲。不教佈施期留得。返魂全恩李少君。綵後以所藏夷三族。介以原官起用。奔走仕途。十七年斷弦未續。至四十二歲。有顯宦吳姓女。年方十七。顯與聯姻。介遂娶之。容音笑貌。容色舉止。宛似前妻。亦憂若百蝶裙。

（附）舒芬爲翰林時。家查來。有以鄰僕其贓告者。公批奇極之曰。千里書來只爲一條。讓他幾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助人爲非



助人作惡
罰爲豬。
紙爲貢金
擅改書。
身死百年
豬被控。
夜壺憑自
悔當初。

（註）凡人爲惡。非誘持獎勸必不力。凡人爲惡。非附比贊襄亦不至太甚。一有助之。而其惡熾矣。故律有造意主使之條。冥冥之中。報可畏乎。

（案）清康熙間。有周姓者。爲人老實。開張布店。一日在店中。忽見四隸差來。將周鎖扭拉去。家人疑其中惡。延醫調治。未甦。周魂與差同至城隍府前。有吏持公文付差曰。可將此人解往南京都府投訊。四差同周即行。過高資揚州。至儀眞渡江。差時到省。赴都府投文。候出批文。又解杭州都府。周與四差。過鎮常蘇。路路都轉瞬到杭。足似踏雲。至都府前。見侍衛森嚴。周不知何事被拿。徬徨悚懼。忽一少年女子。指周罵曰。還我命來。周答以素昧生平。莫非錯認。正在爭辯。聞內擊警板。數次開門。都府陞堂。衆役將周與女帶進。跪堦下。都府看原狀畢。命取前案。吏進破伽卷宗一束。都府閱之良久。叱女子曰。這係已結之案。如何又來控。查此案乃前明嘉靖二十年事。杭州有土棍劉爲調愛鄰家趙姓之女。欲謀作妾。先用銀爲囮。誘趙以女質債。周前世名李延秀。時作代書。暮洗筆硯。字跡得劉銀四兩。將其券內貳字挖去。改爲壹字。銀到取原字。改爲情願爲妾字。女被蠱佔二年。日受打罵。自

頻血死。一盜不味。赴東復番控告。批發杭州都城隍查究。審出其情。劉爲辭罰一世變猪。二世變犬。三世變牛。緣作牛又不耐苦。屢走人舍。觸入蛆蟲道。魂魄銷滅。李廷秀不合得銀四兩。動人爲非。罰變爲猪。再世三世爲豬。豬猪無過。四世託生爲周。去嘉靖時。已一百七十餘年。因重新建築。未將趙氏作何安插。致沉埋至今。新府到任。趙氏復控。准准。都府看明原由。驗看是實。曰。速令趙氏轉輪。以斷冤讎。更臨血曰。歲荐人了報。若被冤魂攝出。不復歸此下吏。很得重罪。望垂仁慈即日廣延僧衆。誦佛經七晝夜。向西化紙。見女從火光中作謝狀。再再而去。（附）吳中某公子。欲私一少婦。友陰授計。公子喜。約某日往。是夜其父夢朱衣神告曰。汝子料犯中人。因壞心術。削除往籍。其友某命本貫。復爲人謀不善。愿寸斬其腸。父驚覺。立至齊齋。知某友腹痛死。公子瘋發狂。披髮行市。不敢以卒。

中央圖書館藏印　無錫錢氏重校

遏惡作威辱人求勝



富貴榮華瞬息間。災淚天道有報現。異時元夕頻稱首。受辱出來趙一般。

（註）遏惡作威。辱我之志也。作威。恃勢仗財之類。辱人。凌辱其人。求勝。謂我本無理。乃以財勢凌壓貧賤。使不敢不伏於我也。此雖一時快心得志。豈知天道惡報。轉盼之間。熱閙煎熬。化作冰冷。向之受辱者。不及於其身。必報於其子孫。可不畏哉。（案）廣城郭文彬。讓於財。貧員外郎。狂妄任性。高已卑人。時逢元夜。彬於門前。結綵山一座。人物皆能自動。左有鸚鵡。能吸水噴落。右有虎。約丈餘。如生。觀者踏踏。有西江巡寓士人曹志美。偕妻金氏賞玩。因人多擁擠。郭於簾內見金氏少艾。令僕拉進。逼令侍酒。金氏喊叫不從。時志美尊堂不得。正在彷徨。忽聞喊聲。奔進實之曰。清平世界。豈得無禮。郭大笑曰。爾道乞丐。不識抬舉。我富貴之人。惡及丐婦。即尊老矣。謂爾妻容色。能中我意乎。呼隨婢出。皆錦裙翠袖。珠圍金釧。志美親之曰。教爾丐婦孰勝。又呼張僕侍立俱皖帽鮮明。衣裳齊楚。曰。較爾乞丐又孰勝。遂給紙筆。令志美寫伏罪文約。不合於元夜同妻無禮嘻閙。願死送官。志美恐伊勢炎。只得照依寫之。方得放出。是年同妻回籍應試。即中式。不數載。陞至廣東廉訪使。時值正月。志美著破衣私訪。從郭宅前經過。遇郭送客出門。見志美。呼而

中央圖書館藏印　無錫錢氏重校

笑曰。爾非向年寫伏罪文書之人乎。前定其奚命取銀二兩。買袍一件。與之。志美故作感謝大日恩任。迨上元大張花燈。公署前結綵山流。虎如郭昔年時。通謂衆紳。郭曾所官。亦得與席。一見志美。魂飛喪叩頭請死。志美曰。爾罪固當誅。因前日送金贖死。尚有人心。今待爾以不死。但今夕綵神雅會。覓容越牛混援。命取敝氈一片。使郭席地坐。給以菩薩麥飯食畢。郭謝。志美戒之曰。富貴有定境。我今日如此待爾。通憶爾向日若彼待我。眞是一飛場耳。取扇一柄。援筆寫古詩一章。以贈之。君不見。河陽花。今日如土。昔如何。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霜。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能久薰。相當年謁郎中。庭百拜。百不應。郎乎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二子豈是大丈夫。前通淚坎。昔偶爾。郎得詩。愧煞欲死。附一南京史良佐。爲西城御史。家住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執數鞭。送東城御史詰之。對曰。民等總被倪御史誤了。曰。何誤。曰。倪昔亦南京人。掌兵部時。出入里中。衆或走避。輒加人止之。曰。與汝輩同鄉里。我不能過門而下車。乃煽爾輩起耶。民等愚意謂史公待倪公。逢不爲起。不意逢彼怒也。東城御史笑釋之。

明金陵廣州右衛軍也。顧百祉。掛揮使張某。益無嗣。若之同。軍餘為戰效命生耶。張其衣。使強軍烈日中。期復開。之。將沒。日。誠能救我。當為汝生。張感泣。以女妻其子。其子後亦登第。

附錄周初平先生百忍歌序

忍之為德。其至矣乎。樂天知命。忍之原也。歡喜歡。忍之方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謙即忍之旨乎。忍為德行之本。忍為聖賢之基。忍為家保之用。故君陳篇云。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云。剛則折。舌柔常存。柔必勝剛。弱必勝強。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為上。是故不為已甚謂而忍也。犯而不校。貧而忍也。不報無道。強而忍也。虛以下人。達而忍也。仁者其言也訒。言可不忍乎。動心忍性。益所不能。性可不忍乎。爽里陳蔡。忍不可忍之患難。簞食瓢飲。忍不可忍之困窮。其守已也。忍餓於睢來。忍渴於盜泉。其篤學也。忍痛於刺股。忍寒於立雪。夷齊餓首陽為義而忍。靜包勤儉為孝而忍。通恂留買復。為忠而忍。子卿甘嚼雪為節而忍。陳雄閉門。沛公忍而赦項。莊。沛杭畔。光武忍而興劉子房忍地上王孫忍袴下。夷吾忍桎梏。卻德忍唾面。劉寬忍汚袍。王旦忍羹飯終身護路。朱仁軌之忍也。遙謝甲馬。李文靖之忍也。大耐官職。向敏中之忍也。汚卷自陳。夏原吉之忍也。折節受侮。公瑾能忍讓。瑾克不息。陳成能忍度。韜已抗禮。郭公能忍貧。六院同庖。若良能忍義。無地起樓。棠溪公能忍儉。若夫忍嫌於乘燭。忍搪於暮。忍功於大樹。忍主於道藥。忍憾於射牛。忍屈夷門而救趙。忍恥饭牛而相齊。忍乞吳門而覆楚。忍事女主而退周。忍之為用。其大矣哉。明此忍則父親可絕。明此忍則希足可騙。明此忍則蓮蛙可吞。明此忍則寶盤可碎。明此忍則巾幗可不恥。明此忍則袖鎚可不問。故我吾衛存殿亦忍。伴死幸嗣舉亦忍。不欲知名毀亦忍。鏽面署名侮亦忍。僨同舍金。瞿亦忍。認馬不爭。妄亦忍。冤銷自貶。怒亦忍。梁上君子。盜亦忍。孟德憐才。則忍陳琳之檄。狄青克己。則忍劉易之語。真益想更。則忍侍兒之私。

馬前潑婢。則忍韓兒之誤。臨面結姻。釋之忍卜賢也。矢印自知。晉公忍嬖故也。緊歌喉。蓄溝澮忍綵紱也。遇刺不懲。魏公忍授命也。不究藥器。齊賢以忍容人也。不還原金。知常以忍全交也。先嫁令女師離琰以忍恤孤也。窮身捨配。黃禹鈞以忍宥過也。人情最難忍者色與財。若斬荊之讓田。避女焉商之還妻贈金。曹瞞之畫名自戒。羅倫之拒女奔棲。是能忍乎色。卞林積之約主還珠。高翰之捐金完配。朱斌之代完背面。舒翁之館貧救婦。是能忍乎財者。由是觀之。自番王以至輔相。自素傑以至聖賢。未有不得力於忍者也。是以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忍人所不堪忍。忍人所萬難處之忍。如冰之忍。陳而益堅。如金之忍。鍊而益精。如松之忍。寒而益勁。忍之為德至矣。盡夫不明此忍。則以愚戾。以橫逆。為作亂。莫大之禍。皆始於不忍。可不戒歟。順張公藝所以有百忍之規。余因以自警。為之敷其旨云。

敢人苗稼



自恃天漢胄。
張羅擾於田。
獲禽未及百。
損稼已盈千。
終歲農功廢。
全家性命捐。
舞人如使父。
笑萬斯年。

（註）民以食爲天。盡稼穡民命。歐之者或阻水利以旱之。或決隄防以淹之。或縱牲畜以踐食之。或好建廬以廣之。傷天地生成。絕民間衣食。此不仁之甚者也。

（案）梁武帝第三子蕭綸。封邵陵王。出守徐州。雖賦性聰明。狂放不循理法。在徐之日。或扮僧遊往富豪廟廨。或爲乞丐。至人家求食。見好婦女。即要行姦。宿民間紡織之家。日閉門。市非鬧紙。性尤好獵。出則車數十乘。馬數百匹。於阡陌吠放中。張羅設網。時值仲夏。二麥成熟。諸人馬到處。蹂踐民田。有田夫於馬首哭訴。蕭綸大怒。遂見有翼從者。執有農器。鳴金驅役。扳刷田夫之口。將生鐮一條。納入。用刀割其脣。鎖頸疼痛。入廐中。田夫復哭七晝夜。流血而死。鄰方聞者莫不快。蕭綸知其事。錄實入奏。帝念親親之誼。不忍加誅。敕旨切責。綸得旨不懼。反出怨言。一日街市間行。見一老者。貌似武帝。喚至府中。取出冕旒袞法物。使之穿戴。老者叩頭稱不敢。因小民著此。立刻折死矣。綸曰。爾見假人。日日扮王。被帝折死。假人。我不過令爾暫作侵人。訴我心事耳。老者不敢不依。穿換畢。命兩人將老者縛座椅上。綸於堦下行大禮奏曰。臣奉旨徐州。勤精職治。並無過失。不意父皇遍信人言。欲加臣罪。絕父子之親。滅天性之親。川敢當陛奏。請伏乞明示。言畢起立。就老者之耳曰。我有何罪。爾如何不說。老者曰。殿下至聖至明。何以云罪。綸曰。我既無罪。爾不說。爾信人言。命掘下。重貶三十。遠出。此事倘至京師。帝命刑部。用檻車往拽。至半路。聽信人言。命掘下。重貶三十。遠出。此事倘至京師。帝命刑部。用檻車往拽。至半路。聽信人言。命掘下。重貶三十。遠出。此事倘至京師。帝命刑部。用檻車往拽。至半路。見有數巨人曰。我輩神也。汝壞我功多矣。言訖。即有一赤蛇。數丈。入綸口。從時中銜出其死骸田夫更悟。

（附）錢塘者某僕也。主因謀郡田不遂。以神數斗。密令盜散郡田中。盜詔要日。彼家力作。何忍誅之。奈何。乃以蒸鵝其神。主偵之。見神已遍散諸田矣。既而神不生。主心異之。後知其故。後盜生子美中。成進士。爲顯官。盜受封。老且病。自度不免。有乩仙降筆曰。三十年前冤孽。陽君貴子更延齡。勿憂也。病果愈。（錄註）

常州鄉民仇某。與周某有隙。周田禾數十畝。正垂熟。仇率其衆夜往擄之。次日周往視。禾已株矣。悵恨而歸。莫知誰何。路逢一叟曰。冥事糜爾。昨暮龍王廟夜半鼓。吾。此地仇某。被周某田禾。獲罪。當奏明上帝。周敬郡國云。奉帝旨。仇某付雷部施行。周聞之大驚。不敢認是失主。未及一年。前言果驗。（錄上）

破人婚姻



錢塘舌錄破人婚姻事。錄之。以爲感應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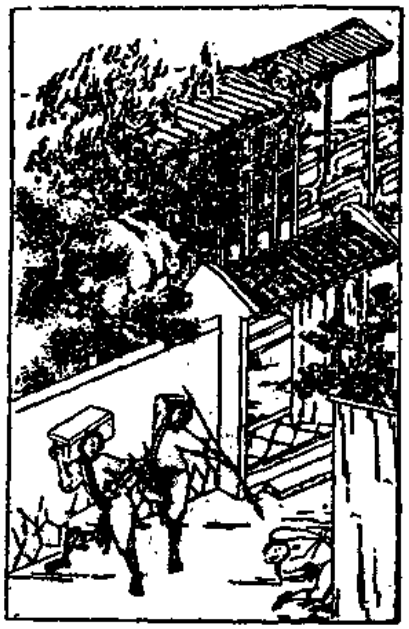
（註）破有數種。有百計非毀。破於未合之先者。有多方阻撓。破於將合之際者。有起釁生波。破於既合之後者。乘室家之奸。傷天理之和。一事而折數生平之福。一念而永墮地獄之苦矣。

（案）明代江南風俗。富家大族。凡喜將女許配文士。有富室徐姓者。生女巧姑。年十七。姿貌無雙。女紅出衆。徐欲得佳婿。來贅者。概不許。允一日迎新秀才。徐於大門塞簾。令婁女覷之。見一生。年未弱冠。風流溫潤。徐一見留神。詢其從者。備得家世。回謂其妻曰。適所見生。爲李氏子。年亦十七。府縣院試皆列第一。多才博學。人物俱重。得此生作乘龍客。庶不負吾女才貌。但女雖不言。私心藏喜。次日即煩親人。要重。得此生作乘龍客。庶不負吾女才貌。但女雖不言。私心藏喜。次日即煩親友執柯。生父以徐富有金帛。又係官紳。許之。不日將行六禮。有孟姓者。亦係富家。曾來徐女爲媳。徐嫌其子蠢陋。拒之。孟因此懷恨。遂與生父會飲。在座多人。孟明知兩姓婚約已定。揚言謂衆曰。徐某之女。求配吾兒。我因其女脚大而醜。且有多話之病。故未之許。諸公如有好門第。相煩代言。見作伐。生父係迂儒。聞此言。竟不審量。鑒受前證。女知。流淚願死。後其父復與莊姓聯姻。迎娶之日。女將裹衣帶縊。

告其母曰。一與之嫁。終身不改。雖李家貧我悔。豈女雖再適。四奸人皆女婿大貌陋。且有不正之行。故忍死須臾。待主避家便。衆親友見女容貌。知前言是奸人偽設。並可據不正之名。絕登東面去南方娶婦歸邦肯得看新婦前之期矣。生與莊宅不取。期親女過門。偕衆往視。見女姿容絕世。不覺驚。女見生兩行泣下。生亦便回去。是夜女紿稱絕。絕七日而蓄前玉碎矣。孟公妻子聚號。家室不知。一日。到鏡絕。塗子從窗間窺。見一綠衣少年。與婦并肩而立。持刀入室。吼聲如牛。方欲舉刃。既得新婦一人。尚修眉未畫。自此終日相鬬。不肯休。敎慈致離婚。孟夢女家北喉。醒不能言。指口而死。生後娉雖仕亦終身不立正。

（附）唐皇甫枚心著。紙版人。爲僧生時。以文謁鄧守。守每夕見皇來。前有金絲燈。守器重之。終未明其。忽一夕來。前無燈照。守異之。詰曰。子近有所作乎。當直言毋隱。皇始懺有貧人殺者。將要賣。衣無代。華以一金託皇。鑒爲作券耳。守因出一金。謂皇曰。子速還其人。金。誘彼婚書。殺碎之。皇如守言。毀前所寫婚書。入謝守。而燈復見矣。守見大喜。因與皇明言其事。正德甲戌。皇年四十六。狀元及第。（編註）

荀富而驕



太上從來
祸主福。
敢行無道
肆侵吞。
異時鑒女
同遭辱。
祇爲惡及
禍淵門。

（註）荀富謂恃傳而富。或得無主橫財。或佔無嗣恒產。或放債取利。刻薄成家。或設局誘賭。險險倒業。諸如此類。雖富尚難保守。況復驕淫矜誇。凌鄉里。慢親友乎。（案）科舉士出身屢蹶。善謀財產。暴發家貨數十萬。貪縱爲鄙。伯因狂妄爲上臺所惡。不安其位。家居。特其豪富。盛氣凌人。交結富遊。武斷鄉曲。隨侍衆僕。倚各橫暴。不循理法。胡常乘轎出門。見人不起。立即命僕按倒。打罵而去。一日。在鄰家宴飲。內有一書生。衣冠稍偉。胡疑而叱之曰。學田院中人。如何與官長共席。有數士人不平。羣起攻之。主人急用好語調停。始散。胡所居近太上廟。其客騎較殿宇稍低。即加高過殿宇三尺。顏其額曰老讓堂。取義於太上亦退讓。莫敢與爭也。復佔廟地爲園圃。一夕。夢太上責之曰。爾鋼吳村牛。驅羣頑。如何連我亦欺。先令晉吃百日苦。命力士掌其頰。大痛而醒。次日。腮間即患瘡。潰如貫珠。痛不可忍。晝夜呼號。醫不見效。擾至百日。方稍痊。其佃戶某。欠租未清。送官拷比。賣女不足償。復賣其妻。僅得完。欠又被黜。逐不與田種。某因失業。無家。遂入盜夥。慣宿想。衆衆數十人。各執器械。夜入胡宅。凡胡氏親丁。一人不留。稱劉勝士。遂劫貨財。其妻媳與女。俱赤身綁縛。綁臥街心。使衆共觀。放火燒其房屋。燒成灰燼。其媳遺腹生子。不能成立。昔日侵佔田地。復爲勢家所奪。遂主貧無立錐。

（附）明吳良佐大興人。家貧。富尚豪侈。設酒待客。器珍非常。娶婦嫁女。奢華無比。而親友探望。則先訴苦。以免其借貸。元旦。有鬼寫對聯於門上云。天賜汝財大厚汝。汝賊天物汝輕天。佐令家人刷去。仍不悔改。後遇運動二次。家財頓減。幕死有一子名蟹哥。祝銀錢如戴土。任意標賭。不十年。裸背行乞。（編註）

清順治間。徽州一丐。背曲如弓。項下復有一骨。面常仰。目鼻俱向上。長不滿三尺。而飲食過量。每日沿門乞食。不足。則取陰溝水噉之。自言知前世事。曰。我前生一富翁也。初貧。以出入貴宦家。雖其貴盛。算厚利。漸致富。益自驕肆。享用二十年。病死。冥司斷爲貧兒。償夙愆。我前世貪吝身傲客。故罰我曲背。又嘗頤指氣使。受人諂奉。故罰我仰面。前世飲酒食肉。而鄙吝。不肯與人一臠一勺。故罰我餐饘雖飽。俟滿二十年。當再托生爲犬矣。（編註）

苟免無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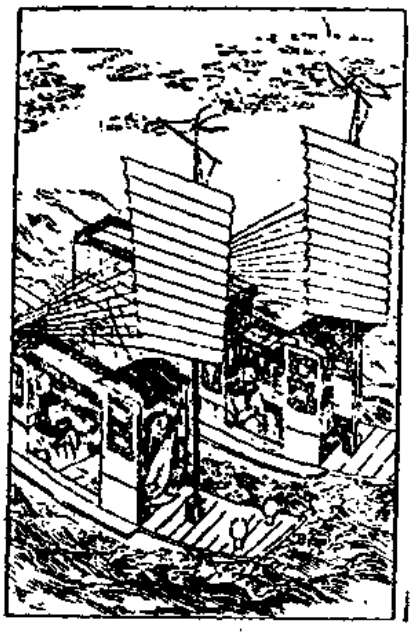
卑賤猶草芥本心。祇因鮮恥便沈淪。隋朝雖得居高位。聖代爲容有臥龍。

感應篇圖說 卷之四 過惡無恥 一五六 中央圖書館印行 國民版

（註）苟免者，倖而獲免之義。君子心有所恥，故生不苟免，死不苟免。若一遇患難，搖尾乞憐，偸生免死，略無愧心，國家何用若人爲乎。

（案）隋蘇威字元慶，爲楊堅近臣，帝恃才，親視逾隆。於威獨加性禮。大業十二年，帝幸榆林，爲字文化及所賦。威不能使義討賊，反上璽首先勸進，得爲前軍都督。化及僭位，授威成之。化及敗歸，密啟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及王世充僭號，署太師。每出，威望路而拜，卑汚苟賤，無所不至。世充雖加任用，心實鄙之。秦王李世民平世充之亂，駐東都，威謂謁，稱老病不能起拜。至不令進見。但使人數之曰：公乃隋朝宰輔，致亂不能匡救，一切逢迎，遂令生民塗炭，社稷亡滅。又偸生僭號，歸順宇文化及，拳拳王世充，簪笏不離拜伏，舞蹈。今既老且病，何不歸田爲故亡主修守陵節，我庶尚少年，新進志効忠義，若容公入朝，恐若輩壞也。無勞相見。威聞此語，毫無慙愧之心，復入長安，至朝堂謁見高祖，不敢仰視而死。

感恩推過



海外均爲使。如何肆詐謀。有恩皆自己。反讎誤同儕。歌舞開華宴。金貲滿舟。一朝奸事露。高貴等浮漚。

感應篇圖說 卷之四 感恩推過 一五七 中央圖書館印行 國民版

（註）恩非己出，而冒認爲己。過實在我，而推諉於人。其始不過要免避怨，然人有眷而我攖之，人無過而我寃之，利己損人，公道泯滅，天理所不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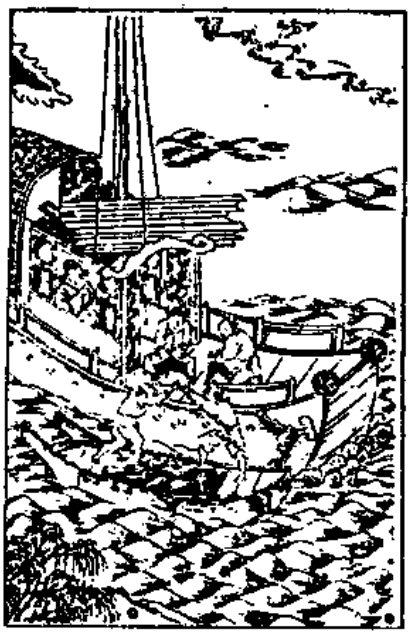
（案）明周璽與吳春，同官證部。奉差至瓜哇封王，周爲正使，吳爲副使。吳博辯有口才，周厚重少言語。時瓜哇感元朝百年，久不通貢，封典未行。嗣王得膺寵命，分外優禮。吳恃其善舌，云朝廷恩典，皆己奏請而成。王亡之一切饋遺，不從厚。周紙循例應贈而已。事畢將旋，土酋送一舟，吳所得，益千果萬。且選禁帶其國歌舞女爲長途耳目之娛。一日至關例應檢查，吳知周柔懦可欺，過其舟，紿之曰，此船形制稍狹，非正使體統，我與公暫時移易，庶足以壯觀瞻，別正副也。屬不知其詐，從之。果爲指使搜出，正使舟中所載，皆出例外。且流禁攜番外國男女副使舟中所載，寥寥無幾，據實上奏，番怒。發法司審問，吳口若懸河，誘卸於周，周大性喊默，不能分辯，且已視居其舟，亦無從盜據也。奏上，周竟削職，而吳晉位部侯三年。瓜哇國王來朝，奏劾曰：監下黎明，恩及遠臣，副大使吳某從中玉成，賜與官帶格外。帝曰：前此之封，皆胶意也，與吳何涉。命取該國所賜二使寶數千以庶德遵。

則周枉認之。枉告吳物也。始知其認恩推過。實爲好狡。立遣取典周原官起用。

（附）宋王竹爲相時。士大夫有請差者。公察其可用。必先正色拒之。既而擢用。倩不與言。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而市恩也。恩欲歸己。孰使誰當。此不謀公者。曹彬與王全斌伐蜀。蜀降卒三千餘人。公缺不問。及歸。上惡。必戮物勿。公自誤服。全城獲免。此不推過者。（按：此條下脫一字）

宜興邵重甫積穀數千石。歲大饑。或勸糶。公曰。是謂利也。或勸賑。公曰。是好名也。乃盡發所積。原價修路。自縣虛湖門止。復浚河橫塘水道。八十餘里。又通溪入震澤。邑人爭來受役。糾全活。而本錢又均得利。置田萬畝。子孫登第。

明嘉靖中。葛守禮爲陝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壞老疾當罷。公請留之。吏部尚書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過吏隔省遠。當時徒取文簿登極。今見其人。方知誤壞。過在布政司。倘可使小吏受枉。尚書震服曰。誰敢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即此可謂賢能第一矣。後官至刑部尚書。



詐謀奪婦股清糧。
年少孤兒命即戕。
此日受刑身死處。
當年索債一齊償。

嫁禍貧惡

（註）嫁禍者我做非理之事。患害將臨。乃用計移與他人。或佯以名。或誘以利。使他替我衝中。代受其禍。是猶以名利爲女將禍嫁與他人。故謂之嫁禍。貪惡者。事本自我主謀。却使他人做上代受呼冤。是猶以所做之事爲貨。而賣與他人也。故謂之貪惡。凌心既險。受禍必大。

（案）明朝張丁運糧。最是苦差。一旗簽及雖業胡之家。立見破敗。故親糧體爲畏途。有蘇州歸心如箭。張旗伍。一日至松江。飯畢。在將中間坐。見一童子。年可十三四。衣履整潔。向行主索錢去。發心如問曰。此子爲誰。行主答曰。此鄰人歸寡婦之子。家道饒豐。上無伯叔。下鮮兄弟。此房係伊之產。日日來索租錢。心如聞言。半晌忽悟得計。次日預備精致菓品。候其子至。與之食。而誘之曰。晉昭眞原是鹽商。與君係一家。取蘇綢二疋。使歸來其母。次日復盛禮登門作拜。心如舉動姿華。言詞敏給。婦女淺見。墮其術中。命其子呼之爲叔。心如呼婦爲嫂。往來親暱。儼然共本同支矣。心如見其三人長爲念。如現管糧船。家已累盡。次爲意。如早逝無子。心如私將寡婦之子。載入盤。如名下。爲二房長子。已居三房。後念如因貧革運。例答二

房。因現在有子。衛官出差。至淞將子蜂擁提來。申詳補役。寡婦不知。反來款於心如。心如給之曰。此衛吾某人作惡。事已定矣。不能挽回。寡婦且夕呼天。唾罵某者。而不知爲心如之計也。後三年。子方十八歲。運糧過淮。缺額十石。漕運總督命加重賞。至十九棍而氣絕。或勸押令心如招承。再及三年。亦因少糧。被漕督嚴刑。責至三十八棍而氣絕。按其身死之處。即子受杖之處。報應毫釐不爽。

（附）郭黃中知雲安軍。厲禁宰牛。鄰舍告曰。使君嘉惠此邦多矣。明且有解屠牛者至。九入之外。公宜察之。應罪不枉結且。遂檄司縛九人來。一兵自言捉獲訓賞。蓋牛乃兵殺。而嫁禍於九人。又執以希功也。公研訊折服。科以罪。

閻宏。山西人。財數十萬。勢焰熏天。邑中良善之人。受之如虎。剝貧人房田。不允。則嫁禍害之。武斷人詞訟。不服。則仗威制之。鄉人號曰。惡閻王。一士子投詩刺之曰。閻王本來誰云惡。此號加君君不樂。何弗扪心細細思。鄉情公論原非酷。後爲按院訪拿處死。家財爲族人爭奪。貽妻子窮不能度日。

沽買虛譽



亡而買爲有。
虛則假爲盈。
巧詐欺同輩。
僥通揣功名。
一朝折擧籌。
鬼魅現其形。
所以玉藏石。
抱璞甘沉淪。

中央圖書館印 善圖真民國版

（註）自古有高世之德業者。皆名重天壤。豈有心求之。實大聲自宏耳。如唐宮本不慮要人稱廉。本不公。要人稱公。以致賄囑要路。買求薦揚。挾恩施惠。刻碑記爲士者我輩未達。好刻文章。名節未真。錦牘聲氣。臨空大名。可恥甚矣。

（案）爲名士宋徽欽人呼爲宋三好。謂其生得一副好面貌。風流若神人。皆樂近。一雙好手。落筆珠璣。酷似趙松雪。一張好口。隨機應變。對答不窮。又且家道富足。揮金結交。開萬春園。延天下能文名士。評選時藝。刻以己名。一時海內之士。皆奉爲程式。非宋徽欽先生所筆削。不置案頭。其爲人所景仰如此。鄉試主司慕其名。欲收爲門下。預送三場題目。宋央能文者作就。至場中照稿謄眞。榜發果得高選。因經藝有犯忌處。未得論元。主司猶嗔嗔抱憾。會試亦因名原。遂擢南宮殿試第。字畫編排。欽點探花。后輪苑宋徽時。猶良心未泯。自知假冒虛名。恃人譽和。遂居鼎甲。遂忘本來面目。大言不慚。儼然眞名士矣。後天子臨軒。試諸翰林日月五星賦。宋又央同試者代作。作者將稿又另與一人謄呈御覽。竟出宋卷。與某卷雷同。發刑部嚴審。宋不敢供出代筆之人。與某供給諸地下。彼此抄襲。所出不知。奏上。奉旨。知某者。係少年無名之人。向可原宥。宋徽謫貶海內。重望。乃盜竊地下。某文以爲己有。無恥極矣。宜革職。宋遂移身不提。

（附）明嘉靖大貳。胥橋其子胥因。爲邑諸生。遊泮文學。輕侮師友。父子濟惡。鄉人上官。譖害不已。起滅詞訟。因而致富。崇禎六年。直指梁公按越。廉得其惡。密訪之。行拿而胥已逃。諸惡矣。山田屋宅。妻妾捧送。當時嚇詐而得者。盡爲人訐告。梁公飭責。一一給還。合郡稱快。因作遊釣圖。無所容。爲人譽寫。復以詞獻梁人。被有力者數輩。重賄。自此恍惚如非利立至。雲霄下降。安升無所。有識者告人曰。此逃生也。案盜籍之越二年。遇衆鬼捉至州上。鬼笑曰。汝父子一生騙害人多。即兄弟親朋。俱懷一點黑心相待。今藩贈財數種。回去更好。恐嚇於人。於是共相變易之。爲金錢之噴。銅鈴之眼。疣瘤之面。魚黃之鼻。逢之中野。諱然而去。因醜悲啼入市。人皆以爲鬼。駭而不近之。乞食無門。饑渴數月而死。其父於他邑逃回。爲鄉人所不識。亦行乞而終。

包貯險心



已造姦淫罪。
天誅伸獲逃。
謂胃虛報德。
笑面暗藏刀。
負義還如彼。
忘情肺似梟。
牛頭來夜半。
聽外鬼聲號。

中央圖書館印 善圖真民國版

許貯藏巨包藏禍心人不能測所謂腹中橫劍笑裏藏刀是也外則滿面春風內則一腔惡念使人不知防備而立被中傷此最害人最毒其受禍亦最慘也

（案）明穆某姚某自幼同窗硯姚有別張仲先出外經商其家房屋甚多且幽靜有花木姚欲穆於誦其中仲先有女年已及笄姚係外兄相見不避男女之愛遂有染中事一日穆歸家行至半路忽憶有銀二兩置牀頭未收回至書房遇二人正在行淫女見穆掩面遁去姚跪求勿洩許以重報穆亦不索報也及姚登第爲[illegible]强尹雖奇其才穆主任所姚一見歎然曰真敵兄愛久未報今幸得做名官願可[illegible]兄送厚儀皆每有關說一絲半小未足償德遠有富家誤殺個戶錢語穆曰非三千金不可又曰設官事須得現物過後則難索也穆信之與富家言定封遞及赴河則姚變色加刑斷富家抵償富家疑穆擅屬供銅遠及差役至厲投出原贓並穆申詳臬司姚復用銀五十兩賄緣役竊穆杖下一夜體下檢閱文書聞書外鐵練聲從者將鋼見牛頭獄卒無數慌忙告姚姚亦惕然就寢夢遊至閻羅殿跪階下見穆蓬垢流血與己對質王切指呵責命本以尖刀刺姚姚血噴丈餘而醒次日甘類漸大如斗月見穆索命前斷面死其皮割受斯鬼本俱被追去

（附）癸未秋延平司李程君從重指伸行部至泰寧館公舊寓有緋衣役謁稱閩都生者見之容甚無問之曰我前令都也中某胥誨而死數載矣以公嚴明故相告其受胥指而寓毒衆門役某也語畢大慟而痛程大駭竊日驗籍果有門役某而無胥名問之他隸隸曰數年前曾給役此今謝去矣計其時適宮都君爲令程立捧門役捧問其吐爲胥誨令飲蓋都初蒞殊嚴令已廉得胥奇利事而未即發胥懼隨門役以毒物入茶杯中都即暗不能語衆皆以爲卒中惡死無由辯也於是捕胥對質亦具服毒令狀獄具駢斬以徇而寓寄所都暨都令家乃知都之死由此莫不切齒恨胥又快其報之顯速以爲有天道云都名守當戊辰進士江西豐城人程名九萬乙丑進士江西鎮州人鄒中所謂同鄉生也愚山子曰傳有之四夫强死其魂魄猶能爲厲況都君賢令乎雖見白日此以知冥理之不恍惚也小人之敢爲惡者謂無天也無天而有鬼惡亦安可爲乎況未嘗無天乎



挫人所長

（注）挫摧折也長謂才能技藝之類人有所長正當委曲遊說以養其才若反摧折之或何心術此較盜人之將更甚蓋盜者奇於援引不爲推薦之謂挫則多方譖陷使其人終身名不彰功不就而後快人恩既深天譴必至矣

（案）明周立民官翰林侍講主南直試南直乃人文淵藪吳不勝收周心懷嫉忌每遇佳文愚其高出己上必多方尋疵瑕索之簾官吳逸年抗言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乃大臣之用心昔張乖崖鎮蜀有蓄軍牢老官識乖崖見其一詩特疏推薦至今美之明公爲朝廷主持文柄作者不取而劣者反收如公道何周怪其目無上司太加斥責吳仗滿進京爲禮科給事將周任性乖張屢屢糾奏雖罰俸從寬不究而此疏傳播大爲士林吐氣周由侍講轉太常時享太廟祭品缺略未旨降三級劉修邊城稽畔立功又與邊帥不和周晝夜宰苦賠償家貲將城修理完固卻不錄其功深倒邊塞對苦萬狀吳後陞倉憲奉命巡邊周具長揖備叙歷年功績拷卻阻和來爲上達吳謂二日挫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乃大上所深戒卿之今日挫人何異爾之昔日有文不錄乎報應固如是也吾不記前恩當爲爾表白遂據實

中奏。周維得釋回。諸子皆愚。不能讀書。惟一孫能文。終身淪落。求青衿不可得。查云報也。

（附）宋穆修以詩名。遊京洛。題詩寺壁。眞宗見而歎賞之。問爲誰。左右以修對。上曰。公卿何無薦之者。丁謂曰。此人行不遵文。由是上不復問。謂之知也。如此。宜其死無葬身之地也。

宋乾道間。劉生與徐生同結齋課。約在鍾閒中交卷時。互相檢察。劉見徐文字勝己。乃伴睡人叢中。暗卷於地。約徐曰。子卷已失矣。奈何。徐泣而謝之。僞有一卷出諸袖中。遞之。曰。適見人踏地上。因收置耳。是科徐中式。劉終身不遇。（註）者郭尚書首。初作賦有名。同舉李越風之。飛布訪訴。後貴貴登第。及再知貢舉。勉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越其憤悔。（註）嘔血數升。

三山陳大璋。治易有名。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偶與同經友貢之。友訴於部。謂其與考官有約。及填榜。十一名果貢易者。部守擒狀。揭示考官。因摘一篇卷裏之。既拆號。則自備卷而中式者。大璋也。由中式而改編卷者。訴狀之友也。士論快之。

護己所短



自誇文章莫與傳。

一聞議論便爲仇。

他年失職悲淪落。

官勢何能使到頭。

（註）短者不如人處也。護者多方掩飾也。較知過不改更甚。蓋不改乃因循怠情。尙可振作。護則認非爲是。始終欺人。終則自欺。病入膏肓。不可救也。且護短不獨在己。如縱父護子。孫之短。勢必遷怒儕之短。有所護。更有之短。許足資。積成怨。

（案）明胡某。劣於文。僥倖登第。還東鄉知縣。人疑其文字短絀。即仇恨入骨。時艾南英評騭天下時文。有東鄉張姓者。以其子之文就教。艾一見笑曰。令郎若遇胡令作房師。萬萬無疑。張篤信其說。艾曰。主不過人。過主不過人。自心心相印也。張遂是科。張子之卷。即分刷令房中。處而中式。謂見時。艾以艾語告胡。胡大怒。以艾名擯入大監。俟中申詳嚴拿。百計求免。不得。有胡同年某。路過東鄉。艾與商解釋之方。某曰。此君一生護短。今被先生嘲笑。雖張之舌。莫能動也。先生既操選政。可使蔣伊鄉會墨加以好批。刻人集中。吾自有計解此結也。遂往謁胡。閒中論曰。此地艾南英先生。與年兄兩賢相遇。定成莫逆交。胡曰。此大盜也。候批詳即拏正法矣。某曰。無論艾決不爲盜。縱有此不幸。年兄亦當念知己。從中援手。不宜自相殘豁也。胡曰。吾與盜何知己之有。某曰。年兄與未知耶。鄉會佳墨。彼俱心悅誠服。列入某某集中。謂非知己而何。胡不語。逕入至坊中取來。閱之。果然。不覺大喜曰。吾固知艾不爲盜也。開罪老矣。遂與某同往謝罪。得消釋。後胡治理案件。多不認錯。爲上司所劾。削職。終身零落。

（附）唐令狐綯爲相時。嘗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對曰。事出南舉。相公欲理之。暇時宜覽古。綯以爲謝己無學。遂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庭筠因坎坷終身。有詩曰。固知此博人多積悔。請南歸第二篇。（註）者明徐陵號存齋。嘗學浙中。時年未三十。有一士子。文中用顧秀孔卓之語。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當領卷時。就卷請曰。宗師見教誠宏。但顧秀孔卓。實出揚子法言。非生員杜撰也。徐起而立曰。本道僞太早。未嘗學問。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遠近傳稱。以爲美談。徐後官至大學士。贈太師。蔭文良子孫貴盛。

宋張詠自號乖崖。在蜀時。有錢帛參軍。以病廢事。公謂之曰。老矣。胡不歸。明日參軍即棄去。且以詩別。有句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鄉夢濃。公驚謝云。僕友有如此。才而不知。吾過也。即慰留之。

來威迫脇



私刑擅用
逼提成
號救無門
指血飛。
夜半風生
雙索命。
泉盜有路
一同歸。

中央研究院印 感應篇民俗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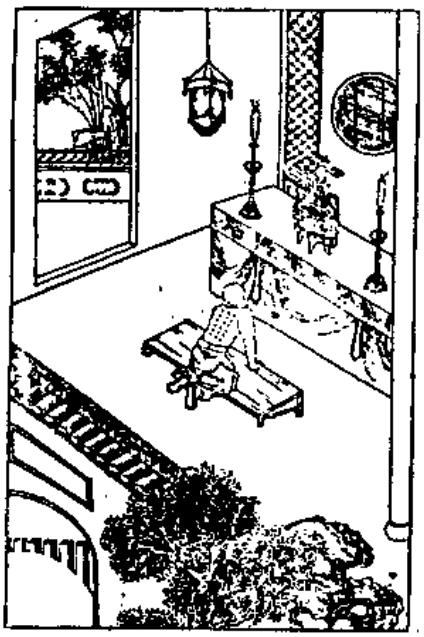
（註）乘威迫脇者，用威以加人，如為官者因不服迫之一服賄不與，迫之使與。興工役，則剋期收完征稅糧，則任情敲詐，又如富貴之家，借勢橫行，女不從，迫之產不售，逼之追索債負，取足取盈，收斂田稅，錙銖務盡，人怨天怒，必受冥報。

（案）太原彭繼祖二子，長曰寬，次曰容。寬狀貌橫鼻，容慈祥仁恕。其母性嚴，呵斥婢妾，撻虐日甚。寬賢成之。一日檢箱篋，失珠花二枝，疑僕婦劉氏，婢女夏荷偷竊，嚴拷二日，不承認。容時年方十二，見之不忍，諫其母曰：珠花值價幾何？曰：值百金。容曰：百金事小，人命關天，譬如兒不管花費，異日分家時，兒少得百金，可也。母業容愛容，聞言頗動心。寬忽然曰：如此貴重之物，失而不究，何以警後？取鋼鎖匙，復將二人樑起，二人受刑不過，妄招。鄰人陸四家內，寬以為訊得真情，欣欣得意。容曰：此又慌矣！我家婢婦，從不出中門，安得至隣人家？嚴刑之下，何求不得？乃擂燈親問之。二人哭曰：二官好人，屢次救我，泉下感激，適間所言，乃暫認須臾之死，並非實話，容亦泣下，好言撫慰而去。是夜二人同縊死。劉氏之夫，與夏荷之父，連詞控官，賠家資數千，方得完結。數年間，繼祖與妻相繼物故，家亦中落。容夢其亡伯謂之曰：爾兄威逼二命，陽案難銷，陰案未結，速做好人，庶免累及。以語寬。笑而不信，陰數不爽。寬忽得異症，每至掌燈時，陰風吹燈光成綠色，兩手抱頭，眼珠突出，呼痛不已，推容坐觸將則稍安，每夜守之不去，一夕，寬忽作劉氏與夏荷聲曰：二官在此，我等不忍相犯，但冤冤相報，真難解。二官宜速避，不必為惡人討情。容跪求，許多做佛事超度。鬼俾許之，至五鼓，容倦而睡寐，寬忽從床上躍起曰：二官去矣，還能為你說情否？言畢，以手勒項，舌出寸餘。家人報容，奔來省視，已不可救矣。

（附）明薛公瑄素不為王振屈，振恨之，會有武吏死，妾苦跪，振廷王山欲奪之，妻不可，委因謀妻誅其夫，都御史王文韜舉振，究問，已服，知方為理少卿，辯其冤，屢駁還之。王又疏御史劾受瑄賄，故出人罪，竟坐死下獄，可恰然就易以自脫，其子二人，請一人死，一人戍，贖父歸，不許，將決，振有老僕泣訴，述其平生甚詳，振益少解，得免死，除名放歸，後土木之敗，護衛將軍樊忠，從帝旁，以所持鐵椎死振曰：吾為天下除此賊，報至京，鄉王令籍其家，僉王山於市，族無少長皆斬之。（見薛文集註）

中央研究院印 感應篇民俗版

縱惡縱傷



空門寂靜
足逍遙。
一念貪饞
起鐵苗。
三百年前
冤對主。
任他經呪
不能消。

（註）殺者，致之死地。隨其命也。假手雖未至死，而殷勤慢毀，也，亦人與物言，譴者訓殘忍，總者訓放肆，乘生殺之權而倚勢逞兇，草管生命，不遺餘力，雖免天誅，

案 台州觀音寺有僧人含輝，年四十餘，頗守戒律。一日街上閒行，見有賈姓因者，忽動慳念，隨寺即還丹參熱起，連吞十八個，形如人首，疼不可忍，遍與人看，則疼稍止，若藏而不使人見，則痛入骨髓，醫者盡其術，總莫能治，僧自知係冒禁，乃負痛跪佛前，虔誦金剛般若經，以求懺悔。一夜，夢見有十八軍士，皆無頭，於頸腔內作聲曰，爾識我乎，僧曰，不識也，曰，汝為金剛參領官，殺我輩二十人，守山頭隘口，有二人下山，遇少婦獨行，拉而姦之，其夫家控汝案下，汝不加細察，將二十人一概處斬，彼二人者，情頗罪當死，固甘心，我輩無辜被戮，何等冤枉，冤汝三百年，方得相遇，汝又為僧守戒，不敢侵犯，前見狗肉動念，已經如來大戒，我等無所畏矣，但爾既誦經解釋，暫段陽命，後三年，當再來索命，也還作陰風而散。



感應篇圖說 無故殺傷 一六八

無故殺傷

前緣為花，佾乘英。
綢頭百疋，等閒輕。
那知午夜，鳴機女。
萬縷千絲，始得成。

（註）此下四句，為不惜物力者言，世間工織女，寒夜勤勞，千絲萬縷，方成布帛，人當減損儘福，勿輕為暫棄，今富貴之家，侈靡成習，綺園十處，相為效尤，揮霍宗世業，日逐輕肥，忘父母資，坐事飾裝，將費則必逐，逐則必淫，其不敗者鮮矣。

（案）明張牧之世為勳戚，擁貲無算，家畜絕艷女，皆衣錦綺，珠翠妻服用者，旅以綾綢足，以為抹碌，毫不知惜，家有張景園，春時牡丹盛開，用異錦作五色之棚，經絲為繩，綠蜀妾百餘歌，名百花圖春會，每歌一曲，給綃二疋，有客勸之曰，昔姬漢公，丹為宰輔，微時侍酒，與綾一疋，識者猶譏其侈，有一曲清歌一東綾，美人猶自惜纖纖那知織女機杼下，幾度投梭始得成之句，通聞之，悔悟明公將位不及，通公用度得無太過，牧之大笑曰，家公酸子耳，我豈與之比哉，卒不聽。又冬日，以綵為花，綾於枝間，敝即易去，殘用綵帛不可勝計，不數年，牧之死，又遭黨革，妻妾皆破衿穿旗，向人求尺布寸絲不可得。

感應篇圖說 無故殺傷 非禮烹宰 一六九

非禮烹宰

三千生命，供盤饌。
水錯山珍，未足奇。
誰料街頭，行乞日。
逢人叩首，為三餐。

（註）軍警費老以及冠婚喪祭之所在不可盡廢或宴小鮮或宰大牲但不可極口腹之欲非殺害也蓋凡人命有定皆一分緣必延一分壽是以君子淡泊明志寧緣寄緣遠若一宴而殺數命一飽而害百生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惨苦殘忍既甚天鬼必加

（案）宋蔡京當國時食用常侈以人乳喂豬芝蘇喂鵝鴨雞豆喂牛羊用珍珠入寶煎湯治饌數沸即棄去另易新者每宴客一盤值中人之產京猶嫌不美無處下箸北宋人程頤字正叔大吉士大夫所稱伊川先生者也貴用無度亦與京等實識者寡朝臣約五百餘家庖人進湯客偶言湯以鴨舌治之美而且補頤顧左右徹示意遽遷而湯至每客一碗每碗三枚客皆驚懼有與頤相善者啟之曰此尚不足可能再添舌頤曰有心請一頭大肚漢耶呼令速添須臾每客又一碗矣有投箸不忍食者計頤此番宴客因偶漏一言傷三千餘命其非禮宰率如此後蔡京遣貶竄頤亦籍沒家產金人擄汴之後貧無立錐沿街叫化餓死

故棄五穀



莫道一簞飯。
農夫汗血成。
顆顆皆至寶。
粒粒是奇珍。
得則腹斯飽。
弗得命斯傾。
王嗣殘五穀。
民害及其親。

（註）五穀乃農夫勤苦所成書曰食爲民天安可不珍護愛重之設棄者或在田面拋撒或在倉廒朽蛀或投諸蔬穢之中或委諸踐踏之地或食其精而遺其粗或因其多而置其餘皆足致凶荒饑饉之報

（案）宋政和間王黼以諂媚事徽宗久膺顯寄攬權納賄勢傾中外家日千餘人皆口厭肥甘尚方品物莫能過也厨房隔相國寺每日從溝中流出白米香飯如玉粒蓮藕寺僧省儉半沙彌輩川竹匾撈起河中淘淨曬乾除大衆食用外積剩十三囤令人破汴二帝北狩王黼誅於貶所遣母吳氏年八十餘流落京城無人資贍沿街求乞有舊役見而憫之仍呼爲老太太母曰我乞化老婆子官人佈施數文稍延殘喘便是莫大功德無用性稍也役曰相國寺賣粥濟貧老太太至彼就食豈不勝似乞化乃偕至寺中見山門外粘帖上書王府餘糧賣粥二衆糧盡即止備省儉知是王老夫人亦不勝嘆息曰此原是太尉口祿養活老夫人享用遂撥房一間與之居住每朝衆吃粥一日母盛中飯粒忽變爲蛆憎而傾之另盛一盌仍是蛆尚蠕蠕而動衆皆驚省儉曰一粒米皆地之精英農夫汗血王公尉不知愛惜散棄過多上天震怒衆及其母正內典所云作惡之人殃祿七趣是也乃命母至佛前懺悔念佛百聲始畢語即不復變後母病殘破衣中蝨虱攢嚙以敝箬裹尸埋之

（附）陳鑑父孟玉好善重五穀若珍寶嘗登廁見有鍋底碗一片在厠旁拾取淨食之是夕夢帝君曰汝好善惜福如此當賜汝玉子以大家門蔭生位敏公仕至太子太保贈荊國公其官毋列一品夫人。

明張養方有田數百頃歲收糧萬餘石不肯周濟貧乏在倉腐爛則捨陰棄之至於以芝蘇喂猪或尊喂牛後正德六年黃河決口田被沒河義方落魄竟至餓死上虞常城村潘姓者傭工爲生一日爲人種田主人以麥粉餵餉之潘怒以爲慢己傾牛糞中即時爲震雷擊死

秋婆爲官家炊煮運貯食餱委之溝中一日病死復活云有兩船運棄食物與糠無比一鬼卒曰此汝生前所散棄者當食之強食數口便覺腹脹難忍苦乞復死

勞擾衆生



爲愛馳驅身墜阱。空將性命等閒拋。投胎馬腹償前辜。受鞭箠筋犁軛。不忍將人落陷坑。墮崖履度貧難還。一朝解脫皮毛去。再轉輪廻作士夫。

感應篇圖說 勞擾衆生 一七二

（註）上三句。皆爲不惜物力者言。連類而及。則此衆生當指牲畜。如騾馬牛驢之類是也。天生畜類。原爲人用。勞亦宜然。但於用時。須存養恤心。得休息便休息。如日夜相繼。筋皮汗血。則勞擾甚矣。各註衆生皆指百姓。愚謂輕蔑天民。苛虐其下等句。已包此義。此句再指百姓。未免重複。

（案）有世家子莊姓性愛馬。廐多駿駒。日至郊外馳騁。以汗出爲度。謂不如是。不足大暢。客諫之曰。馬過勞則病。曷不稍令休息。愛物之仁也。莊笑曰。養馬欲其代勞。養而不勞。何如不養。且吾不能以文章繼家聲。若不習武事。異日何能爲朝廷出力建功勳乎。一日莊乘馬渡溜。溜寬水深。人翻馬滾。莊死水中。一溜無依。遂爲鼈所啗。不作餘膘。肉肥壯馬。主寶與鞍轡中。晝夜富卷。不得休息。辛苦異常。方悔前日。不惜物命。方受此報。當時役過山主。險峻處。恐失足傷人。緩緩而行。役重加鞭策。非口不能言。心中發怒曰。我恐傷爾。爾反報我。不若投崖與之俱死。方欲跳躍。下忽轉念曰。人命關天。若再造此孽。益墮落矣。遂忍痛受朴。緩步過險。役得緩。悉是晚。明見二險。差曰。爾雖已病。可隨我行。至一衙門。有吳官據案坐。訶莊

曰。人物懸殊。性命則一。爾在世勞擾衆生。故墮衆生惡道。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也。報應昭昭。毫髮不爽。宜儲發慈悲心。不忍陷危傷人。一念功德。宿業消除。此去轉牛。當享洪福。切勿再結前轍。役之畢。命送往四川大姓家投胎爲男子。當名登甲榜。官至三傳。道上疏立法。爲馬均勞。逸令馬鞍下加軟墊。乃其遺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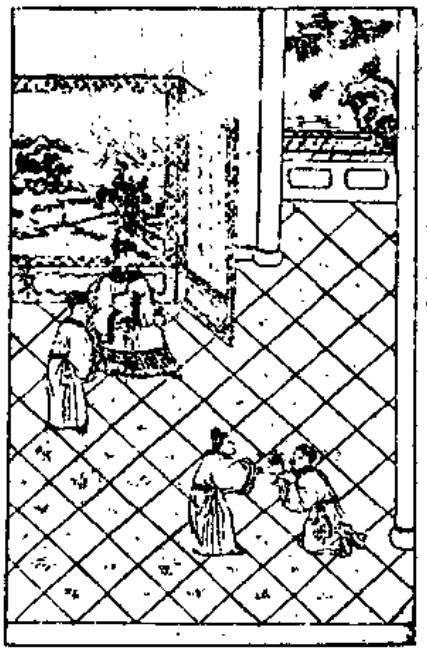
（附）明成化間。鄭廷玉宦滇中。官清官德朝。曾遣王三保下西洋。獲寶無算。上因命兵部尚書西洋水程。時洞大夏爲部郎中。先知其勝。倘背項忠。使更遍檢不得。劉語項曰。三保下西洋時。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纔得珍寶。有何益耶。項拜位謝。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

沈遘知杭州。將赴任。所過堰埭。集牛乘挽。時值隆暑。官役課宿逆上。忽聞呼以排行者曰。來朝何牛活。一曰沈遘之子知杭州。今過此。吾輩又增一番勞苦。一曰。沈遘且有子知杭州耶。嗚呼。忘我衆官吏人迹之。乃復上數牛。有流淚者。衆嘆曰。安知此牛非沈遘舊耶。遘聞之大驚。亟命減載。未幾擢秩。（減載事見上卷）

衆生勞擾執惰渠。五馬當衢赴任初。逼昨不須頻嘯月。乍聞減載喜何如。（陳太史詩）

感應篇圖說 勞擾衆生 一七三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無價金爐發異光。沈香八尺製爲牀。從來尤物招奇禍。愛者誰人不受殃。

（註）財、金銀之屬。寶、珍玩之屬。人所共愛。然物各有主。但當取之有可。況破人之家以取之乎。以非義得之者。必以非義失之。所謂貨一而入者。亦悖而出是也。

（案）江西鷹潭縣有八尺沈香牀。夏月臥其中。清涼無汗氣。蚊蚋不入。又有銅鼎。重不踰二觔。十二相皆具。每値某時。則烟從某口噴出。背底花鳥之形。遶道友友石。苗而欲得之。許以千金。國不許。恨在心。時臨閒傾銷銀店。家有鑄錢。逢諜指爲違禁私鑄。罹兵役籍其家。匿閒風。懷璧遠。支得其牀。並家財。始不誤慈。舉人四處緝拿。必欲得其鼎而後已。遁逃至京師。住一兵部主事家。主事與支係鄉會同年。風聞其解釋。主事曰。渠爲巡道。子爲部民。欲與之抗。何啻以卵敵石。且此兩物。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渠以千金相易。子吝而不與。是自取敗也。不若獻之。以遂其欲。則不求解而自解矣。渠爲命官。貪財愛寶。致破人家。悖而入者。必悖而出。將來報應。必所不免。子但拭目俟之可也。厲聞言感悟。將鼎付主事轉送於支。支得鼎大喜。立刻銷差。覆書主事云。厲某可速回籍。仍將家財判給。厲回。赴官請領。十不得一。惟欲泣而已。後支任滿內陞太常。有親王知其藏有寶鼎及沈香牀二物。

遣人索取。支造爲奇獻之。王驗其非。真欲辱支。事中傷。問罪抄家。二物遂入內庭。

（附）海門崔儀以稅金五百兩付錯工。工欺其無證面負。儀愛之。以管殺後王端毅公爲守。廉得其情。使儀訟。對曰。儀家已破。若訟之。又破一家也。工感悔。舉前金還之。儀子潤。孫崑。曾孫桐。相繼登第。（錄通考）

明太倉州一老儒。家傳一玉帶。邑令提購之。以備標要。不獲。欲陷以罪。其族子某最無賴。與老儒有隙。探知令意。佯邑中失盜。遂投匿名詞。證以窩藏。拘其父子於官。搒掠備至。家財蕩盡。老儒在獄中。悉其祖父曰。貪令欲害吾家者。止爲寶帶耳。遺禍如此。物何足情。但移不願入彼手。使彼快心也。須密遣家人攜玉帶。獻某要津。不獨白冤。且可雪恨。玉負心家賊。吾當自處之。既覺。密令家人如言而往。要津果甚喜。喝左右接其事。邑令以故入人罪坐死。令既不得帶。復失官。快快死。老儒得釋歸。異其夢。然不知實賊爲誰也。未一月。族子腹生瘡。因潰。腸腸俱見。大呼曰。吾不合投匿名詞。害某破家。故受此報。口以手指出腸。痛而死。（錄通考）

決水放火以害居民



幼財殺命欲其亡。弄作寄行蹤遠方。魂魄被讞逃不得。分明有路總茫茫。

（註）禍之最慘烈者。莫如水火。火燔之所焚燬。洪波之所漂蕩。老幼丁口。衣飾廬舍。田產牲畜。以及草木昆蟲之類。片時靡有子遺。見其危者。正當設法救援。而反決之放之。其罪彌天萬劫不赦。至地方長吏。有襲災捍患之責。倘因循息玩。使民有漂沒塗炭之患。視決水放火者。厥罪維均。

（案）杜基爲洛陽尉。城南午橋有民家被放火。焚死數人。盜賊未獲。忽一人踉蹌至縣門。馳出復入。如是者三。執而訊之。自供曰。某名婆李逵。即殺牛橋居民者。結伴五人。劫財物數百千。因放火焚之。令人不疑。其時正欲脫走。盡出道德坊南行。見有火六七團。大者如輪。小者如盤。四散遶之。遂北走。復有小火數團。遠蒸心中。乃自縊。縊入縣門。知必不免。出杜即遣差。飛拏同夥。見五人在窩神色如癡。足不能行。盡被擒獲。內有一人。面貼膏藥。揭去驗之。則有析犯二字。嚴刑研問。供曰。某姓張名自祥。竊河干樁木。致隄潰決。決溺居民。官司獲住。擬斬監禁。乘便越獄。復與婆李逵同夥。杜以決水放火。害及老命。與尋常殺人不同。聚請律斷。

素亂規模以喪人功



堪笑狂夫妄意爲不循古法還才思後人若比前人勝孔聖而今未足奇

感應篇圖說　一七六

（註）規模。大而律令政教之所設施。小而一舟一室之所作置。凡已成將成之局皆是也。彼倏人之功者必巧計敗壞之前人朝營夕繕。考古證今費老少心力。然後定爲規模。乃欲敗其功。並規模而紊亂焉。其人可勝誅哉

一案則成堰道。小有才。執偏任性。爲郡守。變亂前人之法。自以爲能。郡臨洞庭湖。每當夏秋水漲無處宣洩。下游諸邑。常被淹沒。前太守相度地勢。開渠引河以備宣洩。建滾水壩。水小則水從壩上緩緩歸河。陡遇暴水。則去壩建之分流。雖近河田畝微有損。然害小而利大。成到任至壩上踏看良久。笑曰。水有流則無阻。旁洩則易溢。雖建此壩。開此河者。使鄰河田畝。屢被水患。百姓良心。滔罪莫大焉。乃起民夫。將壩與各處港汊。塘堰。改建隄丁。引河淘出挑土。仰植柳株。且立碑以誌其功名。其隄曰成功隄。有教諭周見先諫曰。不忘不忘。事由舊章。資古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前府舉力謂之明公一朝去之。紊亂規模。僅遇暴漲水無歸宿之地。民將爲魚鱉矣。成叱之曰。爾何知。是歲立秋後。霖雨四十餘日。一夜暴風起。湖水大發。新隄開挖不及。下游諸邑人口畜牲。漂沒無數。災民痛恨。改名曰成規隄。

附一宋寶祐之役。楊業不命進討。時賊正攻寶州。李璮點軍士。佯計曰。我師一至。賊必悉衆以迎。公等伏兵石晶谷口。吾引賊至此。縱兵擊之。必獲大勝。俘賊佞乃以賊資已污。欲爭其功。引兵而去。業至不見一兵。遂被擒。倘非佞迎之。功已成矣。王佞後爲叛兵脅食。新頭面黑。或謂曰。

唐牛僧孺與李德裕有隙。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德裕已據其城。奏上。百官皆請許之。僧孺獨曰。御戎守信爲上。宜以歸吐蕃上從之。執悉怛謀及從人送去叶蕃踝之境上。德裕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前之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降。非計也。上大悔。遂能僧孺。

宋初發榮京城。趙普欲方其城。太祖不以爲然。自取華樂之。作大圖。紆曲縱斜。旁批云。依此築。時人以爲不宜於觀美。及榮京當國。乃改而方之。靖康時。金粘罕來攻。圍城下。有喜色曰。是易攻也。乃植砲於四隅。隨方面擊之。城上守兵。不能立。竟失守。始知太祖深見利害。普等所及。其根榮京父子誤國病民。後來氏無疑類。

損人器物以喪人用



一端之善。可以資生。一物之用。可以見能。暗中損壞。有技難呈。反面自忿。是誰何心。

（註）器物，如碑之甎瓦，匠之斧斤，武之刀杖，文之紙筆之類，爲害雖微，乃用所必需，人之所需，而我陰損之，使之臨期無措，心術頃突更有甚此，而陰窒隨之，貧病迫之，功名阻隔，錢財喪失，禍孽莫逃，鮮哉。

（案）太倉沙溪鎮富民沈姓，狠戾不仁，有同畝者，必佔過其界而奪之，納害車軸之類，必偷而陰壞之，盡其侵已之利也。隣有劉智全父子，俱業碾工，技藝既高，其刀具皆自雲南製來，鋒利無比，沈造客廳，募劉於梁柱上鐫刻各種花鳥，劉父子費盡心思，半載方畢，實得重酬。沈薄其值，劉與之爭，沈憤恨在心，一日南京報恩寺造五百羅漢，訪劉之名，募董其事，給銀定日興工，沈暗使人僞爲客商，與之偕行，至中途，將其所用之器盡損之，其人即逃去，至寺，適有本地工匠，與之爭募，劉以器具全無，又係異鄉，不敢與較，遂爲散作，以借前值，工畢，垂翅而歸，蝕無一文，父子仰天大息，徒自咒冤，痛恨損器之人，竟不知是沈所爲也。沈作惡日甚一日，其子婦諫曰，翁之孽深矣，倘上天降罰，何處逃避，沈大怒曰，我有何罪，致干天罰，留惡口咒翁，罪莫大焉，不孝之婦，留何用，逐婦歸母家，行未一里，忽雷雨大作，

中央刷經院印 無錫西氏藏版

婦於林間躲避，見一龍赤鱗朱鬣，黑雲入其家，屋摧震蕩，一切家產，蕩無所遺，合家長幼，俱死，子婦歸母家，獲免，後以善終。

（附）浙江有二士同學，俱春秋名家，秋試前一夕，一生密取彼生膀，真罪嚼去其頷及入場抽用，已盡完矣，倘哭欲奏，告出假寐，間覓有人促之寫者，急視，罪依然完好，孰之，且疑且寫，既完，仍交畢也，交卷至二門，遇彼生迎問曰，佳卷得意否，謝曰，但能完卷耳，其人面發赤，叫曰，掛頭生貼出，秀頷生竟獲雋，（出酉陽雜俎）

南城貢生萬人文，喜植德，乾隆戊子，發心刊印感應篇，送人持誦，刻板，賜紙，召募印送，臺灣匠人某在廣刷印，匠竊紙屢他所，萬未之覺也，一日赴寓催工，匠見萬至，急詐言鑑賞，以紙若干，計少刷經若干卷，致不能廣勸化，現被神譴，罪當死，語竟而亡，萬氏諸子姪，皆目睹其事，同告予者，雙溪老人鄧濂識。（必遠堂信筆）

左右誅心伺光神，非關菁貢下愚民，一人一卷各還善，從此人間多善人。（徐太夷詩）



人生榮貴總由天，似斗金章叶後懸。流貶若能如我苦，彼若默默總無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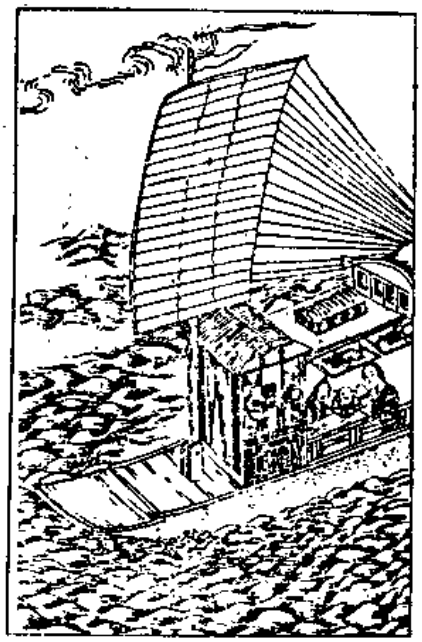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中央刷經院印 無錫西氏藏版

（註）此言妬人之貴也，人之榮貴，於我何損，而望其流貶，此願一萌，生出無限煩惱，此人一日不貶，我心一日不悅，究竟願他流貶，其人未必流貶，而一念之惡神譴隨之，所謂小人枉自爲小人也。

（案）吳耀宗，與僧智選，同里同學，文亦相伯仲，二子交情甚厚，壻早年登第，吳屢困場屋，不怨自己命運，反遷怒於壻，處處與之爲仇，編造無影之談，以譖壻之僧念前情，且已分金泥，付之不較，一日僧選河南理刑，吳宅辭行，吳益妬忌，時適有言廣西右江，乃烟瘴之地，化官到此，鮮無生還，吳乃爲文藉於城隍，求得遠貶右江，以快其欲，未年餘，僧丁內艱回籍，有人以吳請神之事告之，僧笑曰，昔王閻文爲敬平思，決譴王流刑，必陰得善水土處，眞仁人之用心也，我後子孫昌盛，我無罪而渠願我流貶，徒自壞心術耳，城隍有知，必不受祿，此等妬忌小人，何足與較，後僧殿闈，內陞刑部司官，吳以歲貢，謁家資俱絕，選江西南昌縣丞，因通賄賂被參，發部讞罪，照律斷擬，應杖一百，流三千里，所司擬流處未定，僧言及其禱神前事，尚書曰，是可以其人之願，還治其人之身也，乃流右江，吳因路遠，不能攜妻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吳氏藏版



毒口傷人
結恨深。
窗間私語
爲貪金。
已分家業
歸原藏。
破散何曾
遂爾心。

拏。美身前往至流所不服水土。未及半年得暴脹病。醫藥不效而卒。骸骨不能歸。還爲客鬼。

（附）唐郭子儀有興復之功。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忌子儀。偵相州軍潰。檄口詆訐。肅宗罷郭吳柄。居於京師。魚又與元振交攻之。必欲加以竄逐。帝疑未釋。郭愛甚。會吐蕃陷京師。卒得郭力。再安社稷。以勳名終。朝恩元振皆以專恣伏誅。（事跡俱見新唐書）宋盧多遜貶朱崖。李符謂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而瘴癘生還。若改置春州。普不答。未幾符亦坐事竄宜州。上怒未已。或以符語奏。上即日將符改竄春州。到未浹旬而卒。或曰。此是口出惡言。不止心生惡願矣。曰人有惡心。必有惡言。觸事即發。總由心起。彼心生惡願者。但未遂逢其會耳。設使遂逢其會。能不肆其毒害如李符乎。

王國文爲政平恕。常謂其子曰。吾生平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掬眥水土處。吁。此眞仁人之用心歟。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吳氏藏版

（註　此言人之富也。人之富有。乃其命。或以行善而攻。或以積陰而成。於我無與。即使富而不仁。彼自有報。我何得從傍生惡念耶。何不反此一念。願天下人人豐足。我與人共享昇平之樂。共快同一意思。此則天堂。彼則地獄矣。

（案　清顯宦某公。年六十無子。夫人嚴斬。不容娶妾。公屢諷之不聽。乃將家業兩分之。半與其弟。半留供自己薪水。一日內裡戶部。命弟編造物。帶往京中送人。弟在已領檢點。具妻侄曰。老絕戶。無子。我得家財一半。還誰消我夫妻吃伊現成茶飯。我恨之深矣。願兄有之。我破散無存。異時落在我手。方逢我志。倘肯將分定之物。爲伊娶胎。（耶夫人適過窗下聞之。而老絕已三字。尤傷其心。乃含忍不言。公起程去。（旋病不行。俟公行後。乃大出資財。選二十內外精壯女子九人。覓舟送至京。公聞夫人生。迎握夫人手曰。何不同來。乃獨行耶。夫人曰。我爲君送妾來也。安頓行李畢。令九妾北拜。齊編十好女子也。公惟感荷而已。夫人撥歷。命五妾各居。按月經淨時。挨侍公幃。期年得　子。又二年。得二女一子。而若無嗣。今聞兒女滿堂矣。夫人乃命治裝。增二子。一女回家。公愕然曰。感夫人賢德。使我無子而有子。方欲同享富貴。奈何捨我去乎。夫人曰。我有積忽在心。數年不忍言。今幸有子女。欲歸與二叔算賬耳。遂至家。邀請親戚。召叔商量之曰。獨一向享用。並非祖宗遺留。獨兄獲富。實我淡飯黃齏時。獨夫妻安食。幸享我現成之福。反黑我爲老絕戶。又願我家財破散。落汝之手。此等惡願。天道不容。我聞兄孀子。而後弟得有其業。今我有子有女。獨何得沾我產。乃遵案將向所給者。盡收回。叔嬸懊悔無及。抑鬱成病。夫婦雙亡。祇存一子。仍依夫人過活。

（附　趙吳二家比鄰。趙富而父老子幼。吳語人曰。此門必衰。吾當可坐待之。後趙之子。精明強幹。家宅依然。吳流落他鄉。無過日其晚年子身獨處。趙以舊鄰稍爲周濟。吳究不免饑寒。（按下同）

周義夫富而悉橫。同鄰孫識之貧從容勸戒。義夫頓悔。爲識之恨之。曰吾且同其敗也。後義夫以事系獄。識之發第。過爲本路憲官。竟處死。籍其家。未一載。識之家遇寇。一旦破敗。無異義夫。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我動世間人。貪淫如借債。
妻女暗相看。
你賺他不賺。
我奪人之歡。
人亦便我愛。
打破此迷關。
夢魂無罣礙。

(註)諸惡業中。惟色易犯。世德取鱗。莫過於此。淫念一生。諸惡念皆起。邪緣不淺。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欲情顛倒。生貪迷心。淡人之有。生姤嫉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恥盡喪。倫理全無。種種惡業。從此而集。陰律喪人家女者。得絕嗣報。喪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身後不昌。文人才士。終身潦倒者。多由於此。欲除此病。當自起念時痛自禁絕。經文不言私他美色。而言起心私之。蓋此意也。

(案)潘獻策娶龔尤氏。有珠色生二子。潘親老。家貧。門首開雜貨店。竈蝦頭湖口。一日進內吃飯。尤氏看店。有陳官民者。家富好色。是日從店前經過。一見尤氏。魂銷志喪。故作進店買貨。希圖飽看。尤氏喚夫出。陳隨意點買諸物。計價二兩四錢。謂潘曰。君君大有才幹。何株守在家。潘答以無人提拔。陳曰。我正苦夥計。君肯爲我經營乎。潘知陳是財主。拜而謝之。陳笑而別。明刻帶一家人。來取貨去。留銀四兩。潘辭以太多。陳曰。正擬與兄作長久交。勿過謙。自是逢成真逆。陳出本百兩。付潘販貨。得利二十兩。陳祇取一兩。曰。兄留以供父母。我得初次采頭足矣。遲數日。又付本二百。潘得利四十。陳分文不取。曰。近訪江西苧價甚高。我與兄共販數千石。到彼可得重息。那時照利均分。未爲遲也。陳果出銀三千兩。邀潘同行。至河南探貨畢。南下至湖口縣。泊舟石鐘山下。水溜湍急。陳呼潘坐船頭閒話。乘其不備。推之落水。潘從水中翻起。陳用篙一戳。潘仰面隨流漂去。陳方大呼撈救。波浪滔天。已不知屍飄何處。衆惟嘆息而已。陳後歸家。向潘父母哭告曰。令郎失足墮水。不能撈救。我之罪也。將所帶行李貨交。復厚贈銀兩。潘合家感陳是好人。不疑其謀害。三年孝滿。潘老一貫如洗。欲娶媳以活兩孫。陳聞信大喜。央媒說合。尤氏不肯。潘老勸之曰。陳家大富。爾去受享。我亦放心。又早晚可以照看兩孫。且歷來所借銀米。俱有筆約。爾若嫁伊。前欠可銷。尤氏乃肯擇日過門。陳愛如珍寶。尤氏連生二子。彈指十八年矣。値淳暑。陳命治酒水亭。與尤氏看荷乘涼。見池中一雙鯿魚浮水面出。尤氏以竹杖擊之。沈水須臾。復出。尤氏重擊之。鯿魚仰面而死。陳不覺失笑。乘醉吟曰。邇思十八年前事。宛是鯿魚落水時。尤氏詢其意。不肯言。固問之。方曰。我與爾恩愛多年。生子生孫。說亦無礙。乃備言前事。尤亦佯笑。將紙筆付陳。

錄出前詩。次日赴縣呈告。縣令拘陳到案。陳方强辯。忽起陰風一陣。黑影中見一水死鬼。踏地索命。陳神色如癡。供吐不諱。遂擬抵。尤氏嘆曰。我以色致二夫。何以生爲。乃於尼庵自經。陳潘兩家子。申屍歸葬。成訟。縣令斷屍歸潘。而令陳子附祭。兩家俱領。其士人多忽。於見他色美二句下。備列古今貞淫報應。稿脫。則贊之曰。前時佐寫者。乃其子羅棠卿。南昌羅生甄嶽山。崇禎戊辰。冒北上。羅別冒八載矣。是年正月二日。夢入潭邸。有黃衣老翁中坐。紫衣少年左右侍。俱飄然道裝。翁袖出一册。顧左者曰。爾誦來。羅踏踏之字字清朗。乃見他色美二句全註。翁曰。讀中旋顧右者曰。爾試誦詩。應聲曰。貪將折桂攀東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錄畢。翁笑而去。羅醒。作書並詩。報冒公子公九曰。尊人捷南宮矣。惟榜花二字不解。恐誤認之。揭曉果中。越一日。冒詣其友陳宗九齋頭。偶展閱類書。

中央刷印局印　無錫高氏藏版

常見榜花二字。註云。斯文厄中。禮部放榜。姓稱榜者曰榜花。而冒貢應之後官副鹽。蓋亦梁於郎。徐太史曰。沈痾癌園。身且不保。何有於名。冒假非戊午郎榜中人也。中矣而題名公車者十年。冒又假非戊辰會榜中人也。乃一於閻中神助。一於榜前夢示。非由二十年刻苦持經。初終不渝之篤轉移故。益信文昌云。士子有志功名。不憤在幾篇文字用力也。

漫翁風滿列淨宮。青衫翠袖剛成空。等心多被相如誤。休怪歐陽和杜紅。白太史詩。

貢溪某生。善作文。屢試不第。謂眞人上表宣天榜。即錄訴曰。此人籍中。因緣得事去。起貪生。生曰。無此事。神曰。雖無其事。實有其心。蓋少時見繼母貌美。偶動一念故也。念且不可。況有其事乎。人能

蕭山毛西河。諱奇齡。未遇時。遊靖江。遇海昌范文園。業精相術。毛以移身間。范許以青衿終老。毛快快歸。有馮氏女。慕其才名。私就之。毛不允。最拒焉。後復見范。范大驚曰。兒面貌大改觀。當有奇遇。後應康熙己未召試。官翰林院檢討。

昔蘇東坡見江上浮一女屍。因吟詩曰。江上吳皮寨。當年桃花面。而今不忍看。昔

感應篇圖說

見他色第二句　一八四

日恨難見。三復此詩。婦人深省不少。

太上戒淫寶訓十二則 願教集

（一）處女　婦人一生貞節。自處女始。若有污玷。是以片刻之淫。壞數終身之節。後來婚嫁。便非完體。使其父母一門。蒙羞含恥。夫家三代。受醜名。淫罪多端。此爲最重。凡有良心。皆宜痛戒。（二）寡婦　人命無常。當拋妻而死之時。必有無限嗚咽悲傷。而欲其爲我守節。不墮門風。所以守節之婦。上天必使子孫昌大。以報答之。朝廷必建坊立石。以旌表之。若誘而淫之。死生契闊之約。敗於俄頃。貽貞冰潔之操。壞於片時。不獨生者含羞陽世。而死者亦痛憾九泉。此件淫惡。極爲深重。愼勿移情。致干淫譴。（三）婢女　人爲饑寒驅者。萬不得已。將女賣人。原屬痛心切齒之事。爲主人者。當如己女看待。勿行污辱。若以強姦。逼前耳。隨身近便。恣意淫慾。日久遮掩。不使配婚。此亦重於尋常淫惡。當與處女寡婦。同切痛戒。（四）僕婦　家人爲義僕。妻爲義婦。分雖主僕。恩同父子。今好色之徒。欲用家人。先視妻色。既入淫局。必主成姦。且有母女雙遭淫玷。姑媳并無完節者。試思

中央刷印局印　無錫高氏藏版

我既不正。彼亦無良。上干名分。種種傷倫。端由此生。種淫隙。行由此起。宜動世人。垂宜猛省。（五）乳媪　人許愛護自己子女。乳媪命其子女。親我唇後。當忍借我唇後。傷其大命。況媪在我家。夫主空舍。彼意中纔頭。妻不失節也。我勸世人。切勿相犯。（六）人妻　世間不正之事。幻引起於男人。或瓜葛戚屬。不禁往來。或左右比隣。偶然間見。總當以禮自閑。不可毫忽動心。若因貌言相接。頓起淫思。遂爾設計施謀。惡端百出。此等罪孽。報應尤速。何不速己自思。急早痛改。（七）娼妓尼姑　娼妓爲淫賤之流。非要何言名節。豈知君子修身。原同執玉。彼雖無損。我則行虧。且蠱動人心。小則破費貲財。大則染毒致病。決不可近。至於僧尼道姑。業已出家。永斷情根。若加淫褻。不惟犯干陰律。亦且玷彼清規。神誅鬼殛。迅速不爽。

（八）妾　己人妾妾。特爲嗣續計也。查得新忘故。有貧憎富。固非人情所宜。抑或悍妻妬婦。使妾不得其所。甚至百端凌辱。因此傷身殞命。更屬大傷陰德。務使妻妾各得其宜。斯爲美耳。每見富貴之家。嫡妻悍妾。恣意宜淫。一不當意。旋即屏棄。親女子之終身。如同兒戲。人若有良。速自覺悟。（九）正心術　人之干犯淫惡。皆由心地不正。故欲除邪惡。務須禮法持身。以正先陶。不愧刑于。御下以嚴。且又無慚家法。暗室自慊。不動淫思。夢寐神魂。亦無邪見。則志氣清明。無受外誘。

（十）燬淫書　大凡淫詞豔曲。最壞人心術。能香爲主。機關不止千般。宜俏行姦。流毒亦衆數世。被甫夫婦子。淫褻誤墮。而學士文人。亦資引誘方謂風流俊逸。才子思得佳人。豈知德行損虧。衣冠禽獸同貪歡。倘其早戒。以正化源。（十一）交遊謹慎　人能親近端人正士。自然誠實老成。若與匪類相交。則居常無禮義之言。浪遊多輕薄之行。或成羣結黨。勾引姦淫。或歇頭取客。行謀選龍。此雖自無把握。實因若輩貫成。如此背小。急宜屏絕。（十二）斬子嗣　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淫人室女者。得絕嗣報。先哲云。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上刑尋其父母。中則害其夫妻。下則污其子女。此眞正罪惡之魁。非絕嗣無以示報。每見人家。有生子長成。忽而夭死者。有多娶婢妾。而終身無子者。亦有生子不肖。如無子者。皆以淫惡過重。故殃及子孫。誠知報應非輕。急早覺淫戒。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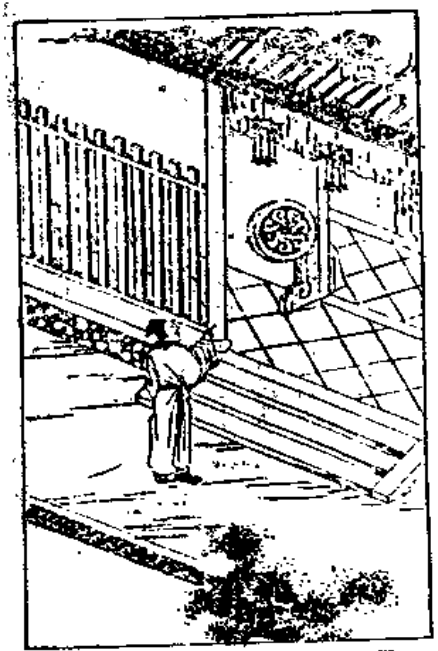
負人財貨。願人亡。只道人亡永不償。誰料變牛還貨業。孽心惡口自招殃。

感應篇圖說　負他貨財二句　一八六

（註）貨是泛物。財是錢銀。貸者借而未還也。欠人錢債。目下無可還。思動若蓄積以償之。若債未償。至願他身死。即良心喪盡。我現做是對報。來世難逃犬馬。

（案）田有才。欠洪成裕錢三百千。久而未償。洪酒於湖南。數年不歸。有人傳其已死。田大喜。具書媚當二郎神。禱曰。願洪某永墜他鄉。但求此信果真。願備牲醴酬神。如係傳言之誤。望神令其速死。後洪得重利歸家。田設酒不見。洪亦不較前欠。竟相忘矣。田數時症死。年餘。鄰家磨房買一騾。壯而有力。一日倒地不肯起。重賣之。乃作人言曰。我田有才也。欠汝錢五千。今已還完。要到洪成裕家變牛去矣。鄰眾聚觀問曰。爾欠洪家何物。答曰。我欠伊三百千。不幸向二郎神前願他身死。毒心惡口。與禽獸無異。故罰變畜牛。償伊耕種十五年。隨老受屠宰之苦。乞語我子。速變家產清償。庶得減罪也。眾奔告其子。不信。親問之。騾仍述前言。舉立死。子乃具本還洪。時成裕久故。子亦盛德。曰。舍間昨產一牛。不意有此一段因果。即發原約燒燬。將錢兩分之一。以贖父志。牛施寺僧為養牛之費。牛得善終。

干求不遂便生咒詛



墜墜思填滿。金然不識羞。方機稱莫逆。轉臉便成仇。蜜口還奸計。狐心肆詐謀。何如立志節。閉戶不交遊。

感應篇圖說　干求不遂二句　一八七

（註）干求。如求陞遷。求財物。求官免。求情面之類。仰面求人。已非美德。雖有不遂。當以盤命自安。若肆其毒心毒口。妄生咒恨。鬼神怒災及其身。咒人自咒矣。

（案）海寧王兩銘。貧困時。除夕缺薪水。向本家告貸不可得。又值大雪。與妻孥閉門待斃。有老友鄒錄三過其門。見其家燈火全無。聲息俱寂。呼問之。大生憐憫。身邊有銀二兩。解而相贈。一家得活。王浦數學。隨軍出征。占驗有功。題授同知。數年爲顯宦。族眾到任所干求者。源源不絕。王不記前事。各爲資助。有遠族姪來投。王並不歸錄。但念係本支。留住數日。贈銀四兩。布四疋。又爲整理衣服。姪嫌其少。求貸五十金。王曰。吾族千丁。一人五十。須五萬金。我力能攜此否。不允其請。時王一子夭殤。姪出至大門前。呼王之名。咒罵曰。斷無子絕嗣。猶慳吝藏待本支。願爾生生世世。俱如此。是歲王正室生子。遠人回籍告喜。族眾俱來作賀。前咒罵之姪亦在內。王治酒大會。遍向年賀金老友首座。對眾言曰。諸君曾記某年除夕下雪時乎。我向某告數十文不與。又向某借數升米不與。水源木本之誼安在。若非鄒翁慷慨贈金。我合家已作溝中瘠矣。今我僑停居官。君寧到此。雖求饒。亦無遠回。

還咒我無子絕嗣。我今有子矣。君豈還能再咒否。乃出千金與鄰爲壽。甘惰慢遲夜還去。

（附）宋盧某懷百金。餽王文正公。求爲江淮轉運。公辭曰。君才不稱。敢以杜賂屬公道乎。盧慚而退。日夕咒詛公。忽夢神叱曰。王旦盡心於國。汝咒其速死。上帝將罪汝矣。及醒。汗流遍體。數日卒。（感應篇注下同）

宋韓侂胄。因以擁立寧宗爲己功。求節鉞於丞相趙汝愚。汝愚不許。遂疏擊。內交宮掖。外比奸邪。謀傾汝愚。而難其名。闕於京鏜經曰。彼宗社也。譬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乃謀右正言李沐。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遂罷相。侂胄因相。遷太師。欲立奇功以自固。乃倡恢復之議。開禧用兵。不息。江淮民死趨衆。中外憂恤。史彌遠。與皇子榮王。謀誅侂胄。請旨。令夏震以兵押出國門。是夕。乃侂胄四夫人邀民。大燕。至五鼓。夏震擁侂胄至玉津園。擊殺之。

陳仲微任莆田。有盜山浮屠。與鄰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曲在浮屠。他日過寺。見鐘上瓦罩。係旦暮咒詛語。微自思曰。吾何心哉。神鑒之矣。詰朝。寺僧暴疾卒。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編輯公子姓名據。立散千金若孟嘗。一旦羞賓渾似洗。舊時狎客笑郎當。

（註）人誰能事事如意。設有失便。或爲數之已定。或爲變之偶值。若見人過此。即揣他不日短處。謂宜有此失意事。是不懷其災而且幸之。不憫其患而且快之矣。

（案）費公子。父爲顯官。遺產鉅萬。性豪華。不善營。門客吳康。極意奉承。嘗呼爲信陵孟嘗。豈知財如流水。會有淵時。不數年。家計全空。破衣敝屣。人皆避之。一日。鄉人會飲。公子與席。吳康非不謙遜。竟居公子之左。且顧而嘻曰。少年不學老來悔。有時不像。意時悔。余先聲道。塞萬豐。因君爲人不端。至於此極。夫復讎怨。公子怒曰。我因好撐酸面。以致落產。並非不肯營謀。有姑蘇宗爵者。嘗呼我爲孟嘗信陵。今乃爲此言。眞反復小人。揮袖去。時公子之父雖亡。門生故吏。個個都中。乃發憤赴京。以門蔭選主事。淵壓郡中。外補郡守。回籍。舊依然高貴。賓客塡門。惟吳康躲避不至。公子使人強邀之。笑謂曰。張儀相秦。由蘇秦一激。我志頓氣惰。已不復有居官之想。非爾相激。焉有今日。理當酬謝。但前此席間之言。雖係正論。我得勢時。何以不說。遠隔時何以不說。只待勢窮境逆。以增笑爲怒。屬如此存心。何異禽獸。從此絕交。請勿復來。見吳康愧憤而去。自是不齒於人。

（附）漢班固作漢書。譖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乃囚以蠶室。故竟拷弭獄中。祝還之宮刑。吏。范氏作後漢書。論贊固身陷大辱。智及而不能守。乃至以謀逆。故竟殂厥宗。親罔之得。蘇更修。終則前人之事。豈可以成敗輕議之乎。

唐威通中。邠國杜悰。節鎮鳳翔。荊南廉訪使蔡匡謀。大舉討賊。不勝。來奔。悰以其窮歷可憐。貰令庭謁。既不從。則使責之曰。汝風塵民也。乃抗鳳翔軍使耶。匡謀報曰。某雖家岐下。少離中土。君制命之日。已急分符。比從利南來。遭賊甜伏塔下。悰怒。乃勸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謂誅之。朝廷勅悰案治。遂斬匡謀。其日旋風暴作。衝突府幕。悰大駭疾發。未幾死。（同上）

明滇州王生。好指摘人過。其隣人有嬰子者。生戲之曰。由前惡種。故有此報。未幾。生之二子皆病故。隣人復前之曰。想前還更報耶。又見其族兄。歲考列四等。生即指之曰。文實荒謬。安望便取不一科。生識者。竟列五等。族兄亦謂之曰。想吾弟文更荒謬耶。人皆遜之以爲笑談。此生竟無顏對人。（同上）

見他發相不具而笑之



不幸天公賦陋顏
自家覽鏡亦難堪
穿人何用生非笑
積恨他年重似山

（註）人生四肢有缺五官不全謂之天刑君子矜不成人正當生憐憫心若肆其輕侮而譏笑之非惟有傷盛德抑且犯人之怒乃取禍之道也

（案）孫元功貌最劣縮頸大腹尖嘴年近五十領鄉薦人以其貌陋皆不敬之有輕薄子作俚語嘲之曰縮頸渾如鼈翅行疏似鴨何來孫行者悅俸占籤科更盡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元功見而微笑援筆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陞無端良所貴形容富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縱得吹噓身漸穩只緣逆境步難通元功後果連捷入翰林出為郡守赴京會試都守李公贈之詩曰君非介胄士奈何具封侯相耶衆皆大笑元功是年登第果官淮南正轄運使前郡守時為副相見似稔但不記前事曰明公似有隸者曾經過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昔比矣元功曰風采非吾所有但生平惟知拈弄筆墨未能持戟執戈封侯之事恐負君家矣郡守愕悚謝不已後位至兩府致政回里大會親友向日輕薄子避而不敢見元功作自嘲詩二章以贈輕薄子見之慚悸欲死

見他才能可稱而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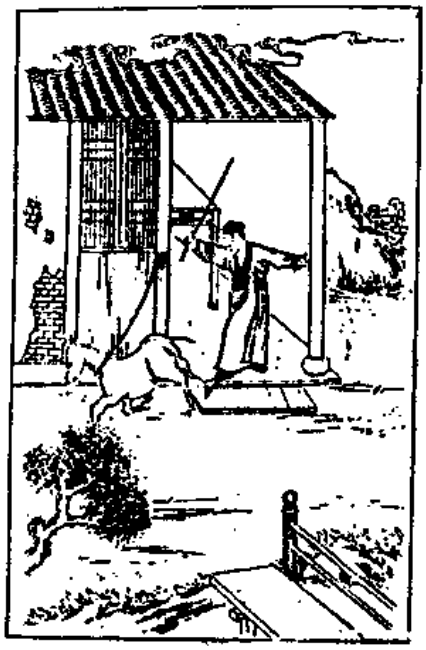
擢髮吐嘯雅景宏
好賢千古羨周公
後人不識前人迹
一見才能便不容

（註）前日貶正排賢事指進退人才言設人之若拂人所長迎指常人言此日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指用人言皆與排者其人已進我退之也抑者其人未進不許其進也四語雖相類然尊經經意實正指人品善指德行長指行事才能指智識各有所別

（案）明沿海近倭處設重臣為經略便點監軍為之副有某公以宰輔出鎮自恃位高望重變亂成法一切口陸錄而無備陰軍不治道屢獻策摘不用惟倚武弁余陸文員劉汝嘯為心腹二人恃謀弄柄日中無人惡監軍之才在某前共詆毀罪抑之致監軍有能莫展一日監軍欲見某請設守望嚴訓練修戰艦慎巡防候謁三日兩者拒之乃乘二人回話之便同進見俟二人言畢疑疑數陳某嘆目不答半晌言曰多一事則多一事之擾徒糜網糧倘倘非知兵者慎勿復言微嘯之二人亦笑監軍辭出不敢復言俟乘無備揚帆入寇臨海郡縣盡被殘破損傷人民數萬監軍特疏料參將某疏防玩寇倍信匪人之處據實陳奏天子震怒將某革職籍沒立功贖罪監軍為經略仍到任日余陸披甲負弓矢前驅刻汝嘯望

悉備伏氣額面笑曰二公來聊何勞重證一人揮汗不敢仰視自是不復用（附戰國時龐涓孫臏俱學兵法於鬼谷子涓往魏自以才能不及臏乃召至誑以官刺刖其足使成廢人臏佯狂得免死齊使者載以歸田忌進之威王以爲軍師時龐涓伐趙勝之齊欲救趙用臏計直擣大梁涓還師與戰大破之後涓伐韓韓又伐魏以救韓致魏兵於馬陵臏夜萬弩俱發涓至樹下自剚（音刺）戰國時李斯韓非俱事荀卿斯之才能不如非秦王見韓非說難書每恨不得見非及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與語大悅將用之李斯懼其奪權寵之下獄非欲自陳不得見竟死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乃死歲者以爲天道好還公明金忠於人有片善必稱之雖素與己異者其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穿壞公者公爲尚書時其人以吏來京師懼不爲公所容公竟薦用之曰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唐楊敬之愛才公正項斯以卷謁之贈斯詩曰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述長安斯擢進士



蓄智造律
禁妖書。
斬決嚴刑
前惡徒。
試看板橋
三娘子。
自采變畜
更留誅。

（註）厭壓也。清律載造畜魘魅蠱毒厭人者斬決。宋當敕所不原。遭生殺之權。造物主之埋蠱厭人者以小人機殺人之柄。暗中死而不知。陰毒其矣。律所以重其罰也。陰陽一理。豈能免於冥報乎

（案）山東板橋店三娘子少寡有容色。家多蘆畜。不乘車馬。人爭買焉。一日有少年子與衆客投店住宿。夜半起溺。忽見三娘子住處有燈火光。潛往窺窗。隙窺之。三娘子赤身據屋。從地下挖出木人。木牛。群踢。踏。唇舌具。仗劍作法。用水噀之。人牛俱活。驚駭。移地須臾。佈種。吐花結實。得麥。斗餘。又令木人刷雜。將各客仍埋地中。就經少年。整備而回。天明。衆客皆起。三娘子出燒餅供客。少年不敢食。餉衆先行。窺見衆客食餅畢。皆伏地作驢鳴。立變爲驢。三娘子盡驅入廄。少年思此蘆藉惡。天地難容。可以計誘。乃覓近鄰。預治燒餅數枚。藏行李內。探其店中無客。暮夜投宿三娘子。歡然相接。問用飯否。答曰未也。遂入內。取餅爲餉。復入取茶。即以行李中之餅換易其一。茶至取所易者食曰。其餅粗。茲不美口。我行李中有餅。較此頗佳。取以相敬何如。三娘子不疑其給己也。乃食之。食畢而驢形現。少年笑曰。窗今日亦嘗此味矣。驢始共踢劣。不服收管。繫之柱上。梗之。乃彌耳。跳用騎往賈易主。臨清有老人見而笑曰。此板橋三娘子也。以人變驢。今自變爲人。適以自熬。但罪大惡極。若歸君善終。轉得便宜。不若復其原形。俟天誅之。方見報應不爽。乃從口涕。遇下驢皮一張。三娘子得股。仍至板橋開店。後爲天雷擊死。

（附）主簿孫公綽到任纔死。一日見鬼於縣令曰。某有冤。來投官中。對。某命未合盡。爲奴婢所厭。衙密通。鄰卒往攝。必不逼網。宅堂前東首第七五塊下。有某形狀。可掘之。而正其罪。言訖不見。縣令即於次日往。捉。捕諸奴向堂前搜之。果獲人形。長尺餘。釘滿其身。木漸爲肉。即之有竅。縣遂申府。將處極刑。（編者註）唐呂用之伏誅。取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一編人。身被桎梏。背書高駢姓名。是以高駢每爲用之所制。噫。高駢既爲所制。用之奚爲。又及於敗。當知埋蠱厭人。未能害人。適足自害。即能害人。亦自速其禍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編者註）吉州術者王淑里。善幻術。嘗慰司秦秀王弼常斫學之。萬里憑其肉以術厭弼。一日弼夜坐。忽見一女鬼至。詰之。鬼曰妾乃王萬里所遣害公者。見公誠薄。不忍俺

公令欽乞公申妾冤妾乃豐州府周和郎之女名月西因母病篤召萬里占之萬里乃記妾生命行咒禁術使妾昏仆門外。萬里負妾至野。割妾髭及九宮五嶽粉以爲丸咒之復束紙以爲人形百端役使。俄頃間即以針刺痛苦不可言强乃問之縣。縣捕萬里訊之果得其情又供曾殺二人。獲證內果有三人相繼。乃殺之。時上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過覺味甘次食黑豆不飽。乃中毒也即燒顱石榴皮搗飲之下即吐出蟲無不愈。李時之云。中毒者以白礬生炭搗爲末冷水飲之即愈又治蠱毒用蕓蒿搗汁半升和酒飲之立下。臨清縣有盜遭金蠶毒者。醫令治之不得其法。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蝟。刺蝟遍身有刺如栗房。置即山中之刺鼠也。金蠶見蝟入其家。金蠶不敢動。蝟庭楊下縛蝟。遂爲蝟擒出之。附錄解蠱毒方　無論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雷金下之或合升麻雷金服之。不吐則下。



用藥救樹

神槐枯時
夏女亡。
夢中一丈
夫相似。
若非田姓
先生救
殤玉埋香
在左廊

（註）方長不折。仁人之用心也。樹木年久或爲鬼神所棲不可輕伐。且不可況用藥以殺之乎。殺之者彼係觸人之樹樹主與己有隙或有礙己之風水。不便明伐。暗謀以害之存心既毒。必招惡報。

（案）唐節度齊國輔。有女嫁防禦使周顗。顗赴京朝覲。妻懷孕待產。歸母家。住花園左廂檢樹一株。令拖不交多黃蜂。節度恐其螫人。命用火藥燒之。蜂去。樹隨焦。是夜。女夢金甲神持巨斧怒責曰。我無故被爾父所戕。要在此棲止。又遭爾生產污穢。宜速遷。次早。女告父。節度不許。夜又夢神曰。爾不遷。將欲試吾斧乎。於慢而去。女懼。欲移右廂。節度知之曰。臨產之人。豈可動勞。重賞僕婢。乃止。是夕節度乘燭伏劍在中間看。衆半聞女有哀呼求救聲。趨視。則頭顱有斧勢痛氣絕矣。節度自傷一時執拗。致女非命。厚殮之。後增歸安葬時。周顗朝覲已畢。回至汝上。見一家舉門外有縞衣似其妻。問僕人皆曰是也。趨至前。果妻也。驚問曰。卿何以在此。妻哭訴枉殺之故。且云冥司責我妻與君還有四十年姻緣之分。但爲樹神挾告。其案未結。難以回生。離此十里。有田先生。領袍異術。君來之必能見援。先生

之親。固不稍也。倘有恥辱加君。須耐受之。若與相拂。妾無生路矣。言訖不見。顗大驚。疑在近村住下。訪問田先生。授課荒寺。乃具衣冠往拜。衆徒云先生出食未來。稍刻。見一人穿麻縷衣。面目醜陋。鬼敝履至。顗即拜。告以相求之故。先生曰。吾者食村農。豈有驚人本事。君誤聽矣。顗長跪不起。先生怒曰。此必癡人。喝令衆徒唾盈面上。顗不敢拭。其告如故。先生又命衆徒舉腳亂打。顗忍痛即拜。先生又令拉出門外。出而復入者數次。先生乃散生徒。顗起曰。君至誠如此。何忍不教。遂設位面南坐令顗下跪。顗恍惚若夢。至一衙門。高牙大纛。侍從深嚴。有王者冕旒端坐。視之乃先生也。呼顗至案前曰。君那吾已盡知。毋庸再說。命速拘樹神。須臾衆力士押到案。先生責之曰。爾合供世間炊煙。縱彼藥殺。與齊氏何涉。神即頓首。拜先生曰。吾已斷齊氏還陽。願之左廂水爲爾之香火。所冤可尋也。衆俱拜。顗。顗仍跪斗室中。先生曰。還君下顗。幸不辱命。賢夫人送歸。君回即生矣。顗衆看到家。縛以其事告節度。開棺面齊氏果活。以左廂奉樹神。顗曰。瑣碎大王。

忿怒師傅



報酬厚豐
是師恩
天地君親
通並敬
賊先無緣
生忿怒
鋼中棒喝
作佛子

（註）前云慢其先生業諸祭宣言。此云忿怒師傅。事指請益者言。而忿怒之罪更甚於慢。忿藏於心。怒發於外。古人事師之道。無犯無隱。凡有所教。當虛心受之。即師或有過。求當念成我之恩。不可悖逆。若加以忿怒。則鬼神不宥矣。

〔案〕常州淨因寺僧大省。性頑劣。師智明屢訓導之。因憤恨在心。伺乘其師智圓舒懷。床前時加拂拭。大省乘其熟睡。以熱汁塗其鼻。智圓醒。聞有臭氣。四處覓抹良久。方知臭在鼻端。又寺圃遠。有枯樹一株。智圓常以手扶樹大哭。大省從板縫斷稜以沙土智圓不知。仍用手扶。陷入圃中。幾傷性命。後知是大省所為。欲痛責之。大省向佛發誓曰。此事我若為之。死後落餓鬼道。永入阿鼻。又於夜間裝惡像以嚇北師智明無效。另遷別寺。大省乃暗賣院田。購作道像。計其值三十兩。若設第人。周旋之可得也。周應允。故令其妻見大省。以眉目送情。且執之曰。屢欲道師。到寒舍便飯。奈拘夫時刻相守。若得伊出門。則願可遂矣。大省不知是計。連落套中。見屬曰。君何不出外生理。株守窶窘。周答以無本大省。借銀十兩。周即束裝登程。妻設茶菓

遂大省。見面即欲無禮。妻以計脫。忽聞叩門甚急。是夫登舟妻故作慌忙。藏大省於櫃。加以鎖。夫本曰。達師之銀。被債主索去無存。只得歸家。至次日午後大舍歸。佯欲死。聽其往來。周等聞。詢見吾師否。叶回早。開出門。主令勿不見回。未知到達矣。周佘妻子開房。將茶葉出外買。果大舍於櫃中見恒。呼主僧喝令啟鎖。連救。須臾周回。恒心欲買此櫃。周曰。櫃內有怪。須銀二百兩方賣。若無此價。道故未連性。境死。恒必加盤交銀。時中半分。將櫃載去。大舍讓已兩。陸又憤無限。舊嗜出。櫃即舍業。船水不字。是乘機命。盧銀事之。恒必得銀。啓鎖。被官查拿。鎖枝下。（註）彼指師性。資性頑鈍。受眾供養之門。個遂課誦。師所傳教。都私計曰。倘我文不作。罪。師彼等。得。珠我若歸。彼又罰。備。補教金矣。雖背。怪去。次日。誦卷不錯一字。後竟死於非命。嗚呼。師若師。五者並重。無犯無隱。慢且不可。況。忿怒乎。新安汪舍道性頑。舊人。藏能。次。師事師。數。悅一日。獨坐。默。齋月中。忽謂出一鬼。指道曰。汝本大。對天下。因。觀。親師。我。創去。緣。精。吾亦去矣。次日。跏。趺。怡然。不。能。成。編

抵觸父兄



父兄如天地
承順豈可逆
不孝不弟者
禽獸無分別
王法所必誅
天雷所必殛
人若不信斯
言請觀磨盤
血跡

（註）抵者作事悖逆之稱。言若干犯之父兮生我等於天地兄係同胞列在五倫若抵觸之則與禽獸無異矣

（案）村中張五。素行橫暴不孝其父常毆其兄。兄係鄰愚。匪弱無能。不敢與較。挈其妻平居遠村避之。五數時至其家。或索酒食。或貸銀錢。稍不遂意。則兄撙箝遷怒。一日天雨。五呼其父上街買煙。父欲行。則舊地濘不行。父恐觸五之怒。乃率其自養母雖以供之。五坐妻子。閒坐而食。並不留餘以與其父。鍋中尚有殘汁。父私取食之。五瞰其口饞。罵口饞鬼。將滾鍋潑人頭中。父跪求前恕。五怒曰。爾兄我耶。我何畏哉。父抱孫歸。偶失手。墮石臺基上。傷額。五逐持棒行逆。父避入牀下。五連床擊碎。父呼號求救。聲達四鄰。皆閉戶不敢管。時值初秋。夜起暴風地震。五恐屋倒。攜妻抱子出外尋避。父老不能走。拉其衣曰。兒救我。五推其父跌於地。與妻子行至巷口。巷兩傍砌大石。磨五方至。將側。地復大震。巷石傾卸。石壓封面碓下。將五與妻子擠腰夾住。腸必繼瓦碎。將三人打爲齏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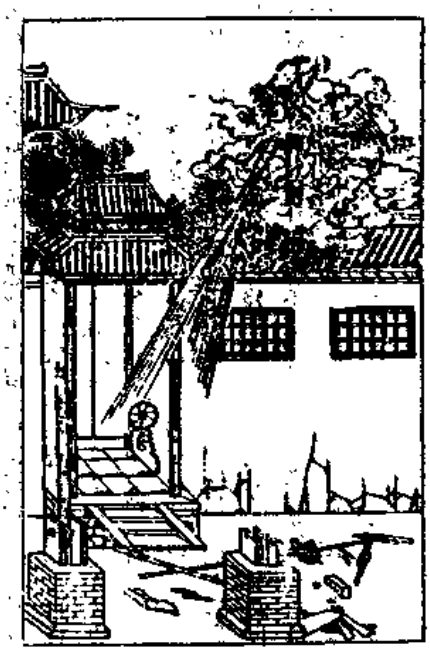
附錄勸速戒罵人娘母口過消劫眞言　三藏法師居士刊施

罵雨詞風定千天譴。罵人傷母必有天殃。罵人之娘。人亦罵其娘。是罵人適以自罵。況夫人雖得罪於我。其母未嘗得罪於我。胡乃出口傷人。衆譴其母。罵人於不孝之地。陷己爲忤逆之徒。是禽獸也。雖免戴角披毛。知父母乎。方許頂天立地。及時痛改。靈悟前非。隨地勸供。請觀後效。

母氏劬勞。誰莫忘。如何開口罵人娘。人惟習慣干天怒。大劫臨頭定葬殃。五一人人有母人人敬。能忍罵娘誰忍聽。明明罵已說罵人。痛改此言慈孝順。其七

記得孩提喚母時。終身銘感敢忘之。罵娘到處成風俗。欲挽頹風仗聖師。其廿父罵其兒兄罵弟。違天害理悖人倫。不但天耳言難逃。最是孩童出口辱。其卅未必人人皆不孝。未必人人皆不罵。皆罵皆爲不孝人。真怪天誅皆慘報。其卅一傷人父母是何心。果報循環報自今。習俗移人賢不免。任情笑罵禍來臨。其六一罵到口頭心要想。得罪於娘切莫嘗。各人自戒自消災。罵一聲來一巴掌。其七

勸君此語天下傳。一時懺悔滿前愆。人知不孝皆知孝。感召祥和萬萬年。其八



強取強求

雖是國宗物。
如何輒奪還。
匿跡月立就。
靜靜已來攝。
兩道索同歸。
三年產俱空。
若逢客死鬼。
地下伺雜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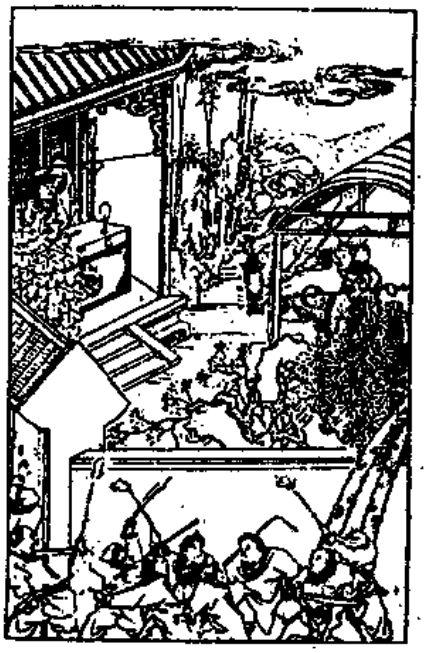
（註）分所不當得而必欲得之謂之強。搶之曰取。干之曰求。人生財物。皆有定數。數所當有。不勞自到。不然。雖百計營謀。何益於事。彼強取強求者。枉費心機。徒令鬼物笑人。造外有禍。不能續而至也。

（案）吉迎祥。富有金寶。又中武科。雄視一鄉。人莫不敬畏。族兄吉又周名列貢增。與迎祥素不相洽。有白石數塊。久置荷塘。繞階點綴。那時迎祥中式。鄰族立還無處覓石。堅取而去之。又周知而理周。迎祥使人謂之曰。本本水源。何期惜此數物。真自招倍賠。債又周因物各有主。取不告而取。是以武斷鄉人。快不能許。迎祥怒曰。好惡相求。親友不該搶劫。那地工數十人。連夜興造。又周糾集十人。往奪。兩造持械對敵。各有損傷。縣令飛與兩案發約。審明訊究。迎祥賄囑石工。認爲原主出資參議。又圖所供。久置無與。將石斷歸迎祥。又期赴學滋鬧。必而造謠。謂不能直。又上控臬司。亦以無案確據。亦准審理。又周因氣惱。遂得重病。歿於旅邸。其子爲父伸冤。費盡三年。迎祥賄囑打點。雖不倒塌。而家業從此盡矣。一日突起風雷。將旗杆折爲數段。堅石粉碎。迎祥恃有家資。任意橫行。始則強取。既則強

求日中全無本支率之身敗益空。風雷示警都憑昭昭不爽。而又周以一石之微。不能忍須臾致斃死命。夢足爲任性橫奪之戒云。

（附）隋末江都亂有太原書生。閑入官廚。見錢數百萬。欲竊取之。一金神持矛遮曰。此財運公錢也。汝欲得之可取公名帖來。生還請。無財運。盜者訪至鐵冶中。見敬德著鎖甲方爲人鍛甕。生拜之。金剛欲。生曰。欲向公乞錢五十千。以開困乏。公笑曰。打鐵人安得錢。生曰。公昔見獅。但賜一名帖足矣。遂書曰。錢付某五十千。某月日書名於上。敬德皆與其金。生持帖至庫。金甲神使領於獅。如數盡錢去。後敬德佐唐有功。賜錢一萬。內缺五十千。府庫主者怨於壁上得帖。乃鐵冶中所書也。驚嘆累日。

武家店關帝廟前。有大錢一條。萬曆間。劉某強採以爲室。方施斧斤。根下湧出。衆勸止不從。竟伐之。及室成。衆賀遷方。教行。其僕忽見赤面神。乘馬操刀。躍躍壁上。驚告賓主。共出踏外殺之。不見其跡。屋隨崩塌。劉某後亦染疫而死。



好佞好奢

防奸須要
防虞誠
莫使無端
放蕩進。
凡事若將
心腹待
倘官到處
肆誅求。

（莊）假濁官貪取錢之役。以勢力明取暗之。客後者所取少。奪則取之。雖貧窮組入對已之事。好善者救窮之不肯已。孰惜人者必惜出。報應昭昭。歲見奢於入。或見奢於鬼神。悉財亦不保。命亦不長也。

（金）明東昌知府韓某。特其兄爲宰輔。橫不留理。法其家弟縱惡。又恃勢。日帶僕從出外。隨遇孤生風人。皆呼爲副太爺。見其木莫不關門。縱遇有監生。生員。富室。貴官。無可道住處。十宅。宏敞。俯瞰城市。有李家花木。最勝。韓喜之。欲奪爲外宅。遂串李其宅。呼吳姓曰。此房賣與韓老千。吾願數給銅。可速相讓。吳曰。某雖不才。亦列庶坊。先人遺產。雖貧。輕賣。有錢置買不貴。物固當強使。奪。揭不義。豈法乎。屬大慈曰。好語相不依。始欲舉房俱空耶。喝令從人亂毆之。打至半死。公公而去。固署假捏賣券。喚其妻夫云。吳某得價不還。意在白韓府出氣。聚役立押出宅。吳被打後。氣忿交攻。至夜半。嘔血卒。其家方哭。孤孫幼。主副不容停。將屍柏及家口即時驅出。有壯士鄰僕見而不平。潛約衆少年。於中夜。更探知屬在宅內演戲。各執鎗刀混入。從中乘金鼓鬧時。突出不意。於席間擒戚呼收之。並

教其衆僕。放火燒宅。而逃府間。變方欲捕拿。見吳魂索命。現得直銅。其家延羽流曉解。魂附府吏曰。匪某作惡。皆因伏闕之勢。隨於主解。冤從府亦吐血斃亡。

（附）浙撫都御史張安舍。志性清慎。政暨。適聞所乘馬日行九百里。頒州刺史梁輝強索其馬不與。輝揚人誣也。受賄收之下獄。而使人告妻子曰。刺史盜馬。欲奪我馬。汝等幼弱。未能申雪。我死。可將紙錢置棺中。以便奏白。果死獄中。家人如所囑。後旬日。帝大會羣臣於殿前。上表曰。臣少蒙恩遂。頗彰清慎。不謂刺史梁輝。心懷貪婪。躬運內臧。欲臣所畜之馬。加臣枉死之刑。上訴皇天。許臣雪冤。用敢以聞。并檄輝不法二十一條。輝賦厚。賂當貴。皆不見。甚以爲異。詔收梁輝下獄。勘。詰枉狀及諸款。帝不信。詔將梁輝往孝直寺前。斬而祭之。遍諭通衢曰。凡邪時人爲之語曰。莫貪鬼無形。杜伯射宣王。莫貪鬼無身。孝直斬生人。

（圖）買張真元泊舟江畔。洪水暴發。漂民居一艘。抱箱來救。張操小舟濟之。見箱中皆金帛。遂奪其箱。復推婦人水。箱箱掩越四年。張所居忽水湧一穿。十餘口皆溺死。

擄掠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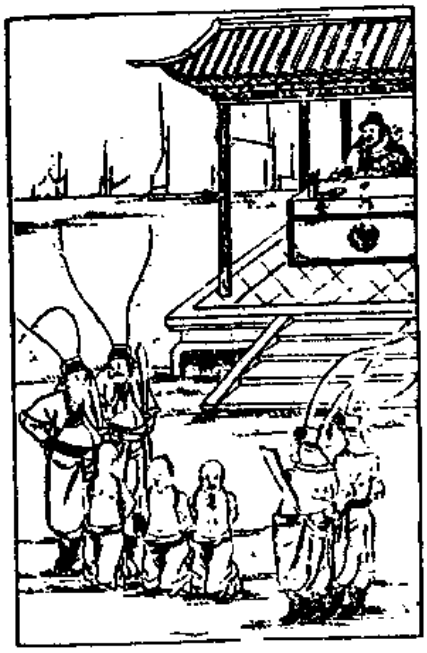


殺人放火
逼强姦。
城擄之家
最可慘。
誰料天公
巧報復。
全家授首
足相償。

（註）擄掠專指劫奪而言或用兵之時恣意放搶或盜賊去後借端焚殺或藏富饑饉之餘或地值水火之厄強盜橫衆暴客轉搶無非是也人之致富或承先世之遺或謀作一之利或躬耕力田或牽車服賈任勞受值求以遺得以義自然長久受享若擄掠致富出爾反爾豈能免於天殃乎

（案）明末盜賊四起鄉村僻壤多有土賊有司無力查拿任其擄掠村民趙四貧乘時習武亦乘亂結黨作匪放火殺人流賊中錢置一產起點革後大赦天下凡失身爲盜者俱許自新趙得漏網搶其向日擄掠之貲至杭州城隍山下買房置產開張油店儼然富翁矣其子不肖專習鐙棒交結匪類時四月八日佛誕之辰子約無賴多人至淨慈寺遊觀見某紳家一女美艷非常子流盼不捨是晚約衆明火執杖打開某紳大門覓尋其女女因外祖母垂危往看病得免淫污遂盡劫資財而還次日報官緝拿一一俱獲抄其家得鎗刀軍仗時天下方平不許民間私藏兵器乃引謀叛律全家俱斬

巧詐求遷



世上優人
最最巧。
官官要簽
欲分肥。
强將命婚
諧遷理。
西市遭刑
類血飛。

（註）巧者營謀詐者詭謀一命之榮許由天定不求而自得若命也求之而始得或求之而不得若命也若加以巧詐則方寸已壞靈之罰必不公忠出而臨民安能廉潔況分非應有天必厭之而予以奇禍巧詐亦何益哉

（案）呂鍾才貌雙全但賦往放蕩所娶者子都宋朝雖有艷妻潘氏呂視之淡如也登甲後遊湖廣孝感縣借妻赴任至蘇州見傻人賀文與己面貌無二大喜邀之同行日共食夜共寢餘桃斷袖莫能瞼也妻見賀事事如人亦有意圖之一日舟次漢江呂酒後不謹感染傷寒舉家與僕計曰官人中道身亡我等進退兩難吾見賀某面貌相同若賀先到任決無人認得且官人既無叔伯兄弟半日朋友親戚人人冷落必無遠來查問若僕以詐賀賀允從是晚妻召賀議事遂成佞僕到任後牽孝感小邑俗朴風醇訟有限苟且敷衍不致張譟時逢舉勤之典賀竟忘已爲假冒百計謀陞滿司與呂同年調任省中面貌舊好賀茫然無應及考其詩文不能答一字滿司怒曰吾與爾是安同寓花前覓句月下聯吟久所服膺今成水火係光棍假冒之奇事密摺奏楊臣訊得賀以其冒官欺君

森信命歸奏請律斬潘氏係受封之婦忘夫仇異於尋常和姦與衆僕俱投頸（附）西路縱寇在京兩年衆行人過之皆以將遊擊處查冒註門籍望曰湖廣非遼妻況尊就在堂便道歸省豈不甚善何反欲避行人曰不然更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晉結避之則楊子由當行從止之不聽終耕病註門籍機一二日更部即開選行人勢不可即出楊覺應選得更科給事中行人仍得前衆徒自恨而已嘻一以巧詐求之一以不巧詐得之世間凡事似此者極多豈獨官職

明嘗波王生當貢其夫爲李某李某無行而多被倒石計獲得之王生機貨不較也李入京就選選錫鄉貢會試入好相嚴嵩門客爲順天試錫嵩鑑其能會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揭榜前徑步至順天學登其堂觀其器俳徊良久容夫發異其舉止詢之李大驚曰吾不數日當坐此黨嚴敢無狀耶齎夫婦乃遁歸於更部門前還前開第大駭亟馳以廣西一小學快快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粵明年王生應貢就選始得順天訓導

貪罰不平



貪罰種種
橫物施
不平些個
衆心疑
奇言衆節
行兵者
諸葛遺徵
者張之

（註）前言貪及非義刑及無辜是貪罰不當也此言不平者謂均之一貪而多寡任意均之一罰而輕重猶私或功勞有大小過一例行貪或犯事有輕重過一例行罰皆不平也若吾心既平則貪罰自無不平矣

（案）昔有大帥性嗜刻決於行罰揮於行貪將士有過一概殺之主有功當賞則持諸再四不得已始予錢帛其主喜而不與參軍諫曰賞罰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功有大小則賞有厚薄過有大小則罰有重輕如持衡稱物毫釐不爽方足以服人心今賞賜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重輕是以當時諸將用命雖魏延反側之徒帖然不敢有異議李平廢立廢棄終身而無怨言蓋能不吝心以平人心者王道也今君侯賞不按功是賞不足以爲勸也罰不按過是罰不足以爲儆也其主當賞而罰當罰而賞種種不平寒忠人懷異志不肯効命疆場其何以慕建功勳乎帥担而不納一日率兵征當下令各裹十日糧日行二百里所過皆窮巢鳥道兵皆拔藤附葛捨命而行帥不恤艱苦一味嚴刑驟道及當亂平有功者俱不得稍沾恩澤後帥統大將軍出征屢立殊勳同事皆曰渠爲帥領矣貪罰不

平人人怨恨此役若令渠矣功報國安在共在大將軍前排揎之竟不錄其功

（附）唐朱泚之亂車駕出幸奉天道有獻瓜者德宗嘉其意欲賞以官陸贄諫曰四海蒼生之公器不可輕也今獻一瓜輒予官後來獻者何以賞之遂不果行

隨貪卒爲名臣（註下同）

宋景德中寇犯邊縣數掠其老幼悉還其家人皆德之而無背爲請賞者張詠密以奏聞詔宗立還居正爲開門祇候居正莫知所自或以詠告正乃急往見之不獲達因禮謁者傳入榜帖詠批紙尾云公臨財廉臨陣勇臨事勤臨民惠加以謹提此報國大丈夫也所謝近私不得相見居正德之誓佩終身

元末東莞人王成作亂何氏起義兵除之鄉人能縛成即予鈔十千於是成之奴縛成以出其如數賞奴令人共馮縫駕車上成懼以爲素已賣乃縛奴烹之使人鳴鼓訟事號於衆曰奴縛主之理所以懲此刑人服其賞罰之公附之者益衆

逸樂過節



一生衣祿總由天，
減得些兒奢便延。
若是奢華奪紀算，
求醫服藥亦徒然。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高氏藏版

（註）逸者安逸樂者快樂。皆人情之所欲。但過節則志氣昏惰。疑蓄無度。或促算。或招殃。蓋人生財祿。皆有定數。不宜過享。譬如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有。若用百文。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則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如是觀。

（案）山右豪民伍某仁厚有家資。奢侈無度。建大第。僭擬王侯。用梨柏爲棟。紅粉爲壁。文石爲堦。鑿池於堂前。以水晶之磚金魚荇藻。鑿然可數。客坐其中。如居水上。又有七寶之牀。遊仙之枕。鳳翮之扇。龍腦之挑。周彝商鼎。趙異秦珍。充牣其中。每食進饌。悉用金盤玉盞。侍婢皆綺羅縰縰。分列兩旁。以手捧饌。視其所欲。而跪進之。有會芳園。廣可十餘里。起十二院。居十二妾。每妾用美婢八人服事。妾皆通棋琴書畫。婢盡解妙舞清歌。晚夕治酒。通宵燃銀燭萬條。明如白晝。令妾賭采。勝者得侍寢。各院之婢。皆持樂器。奏於窗外。俟伍睡酣乃歇。羅則復奏。達旦不寐。家畜男女梨園。客至則演戲。伍自執鼓板。按其宮商之生熟。以爲賞罰。日用千金。率以爲常。豈知福過則災生。伍忽得胃病之症。雖珍羞羅陳。不能下咽。每日臥牀不起。略聞聲樂。即魂無汗出。有道士案請抽添之術。進藥數劑。引動相火。一時不

御女。則下身如火疼痛。忍不數日。痛裂流血。日夜叫號。晝如牛吼。血死。

（附）宋滄州節度使朱信纏當聚歛。於京師築大第。外營田園。其長子任供奉官。厚息貸於富室。券中俱有鐘聲鵝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一瞑目即還也。於是私募役僕十數輩。飾以珍異飽帶。令伺宅旁。俟其出。簇擁而去。鞍馬服玩。簫笳導從。日會京師豪無賴。羣酒酣酒。至借本時。家資已耗什之六七。弟甫四齡。乳母抱之詣府陳訴。奏於朝。餘財悉付其弟。並除供奉官班籍。遂貧困無依。乃代獄卒掌鑰。晝夜。又以疏怠被逐。京師貨鬻者。多弄猾猴爲戲。供奉竟委質焉。

明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登解。同日授官。一授黃州教授。一授鄆州教授。未幾。官黃州者死。官鄆者聞之。即處分後事以待。越數日無恙。因往弔。且說日我與公年庚同。出處又同。今公先我而去。我即死。已後公多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豐。故夭。公生於寒微。未嘗享用。故壽也。官鄆者。由此益自刻苦。不敢逸樂。官至典郡。

苛虐其下



只顧行兇悍，
那知惡貫盈。
榎笞人體裂。
呼喝鬼魂驚。
腹潰肝腸見。
肢殘血肉零。
刽燒與舂磨。
萬劫入油鼎。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高氏藏版

（註）哥是領頭。成是殘害。居官酷貴吏民。前已數言矣。此再言居家之道。袁氏世範曰。奴僕天性多愚。如牧放物件。必以邪爲正。盜竊物料。必以長爲短。又性多忘。觸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爲是。輕於應對。愈加呵叱。其言愈窘。全是蓋沉之氣。實覺可憐。爲家長者。當曲爲寬恕。至婦女不識道理。正資下人。每用非刑。或至絕其飲食。宜委曲勸諭。若幼年子弟。尤宜禁其鞭撻奴婢。以養仁恕之良。

（案）邱維生八女。俱狠戾兇暴。稱爲邱氏八虎。而第五虎尤悍。稍年來三十四嫁其夫。有婢春英。爲夫理髮。虎藏其雙指。又有婢名金蓮。能歌唱。夫甚愛之。虎斷其舌。每性起拷打。俱用非刑。或以鐵鉗攝其肉。或燒紅鐵箸刺其乳。或裝猫於婢女褲中。以鞭打猫。猫不得出。在內抓咬。婢私處及兩腿俱爛。致死多人。夏夜虎方就浴。聞窗外鬼聲甚厲。虎大怒。不候浴完。赤身持棍。坐中堂。喝曰。索命者俱來。吾不畏也。鬼聲寂然。虎生一子一女。共鍾愛。同時患痘。延高僧懺悔。僧曰。人有貴賤。性命則同。夫人造一時之怒。鞭殺侍女僕婦。陰魂含恕。報及兒女。試思彼雖賤類。亦人之兒女也。若我之兒女。供人打扇。我能忍乎。受打求饒。哀聲動地。我能忍乎。打死拋棄。青蠅夜照。我能忍乎。我不能忍。便知他人父母。亦復如是。是以前賢之事。仁者不爲也。夫人但反躬自責。自然寬厚。全消誦經禮懺。奚益耶。虎不能從。子女俱殀。虎後染瘡。遍體蟲集。十指與舌俱爛。落淨身肉。腐潰見骨而死。

（附）衛氏掾張鄧鄰。前刻其下。奴婢因笞死者甚多。中歲病瘵。獨閉室臥。自云不欲見人。人至。輒忿怒。久之。人聞室中有悉悉聲。疑之。已化爲蛇。衣服委爪。散委牀下。家人怪之。殺而焚焉。（感應篇圖說卷下附圖）

馬封翁年逾四十。止生一子。眉目如繪。夫婦愛若珍寶。婢偶抱出門外。失手墜地。跌傷左額而死。封翁見之。命婢奔避。自抱死兒入。夫人能痛殺絕。索婢鞫之不得。乃擅倒封翁幾次。翁並不怨其婢。婢嫁母家。日夜叩首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夫人即生。左額宛然赤痕也。後官至戶部尚書。夫奴婢犯鞫之大。孰有如死其子者。此事尚可恕。又何事不可寬乎。封翁滿腔仁慈。見於行事。其受封宜哉。

明珠既損豈能圓。縱鏟婢傷亦枉然。畢竟仁人篤食報。鍾兒再降賴翁賢。

附錄戒虐連詩

中央圖書館印 版權典藏

男子三十婚。女子二十嫁。婚姻有定期。總不容假借。閭有貧戶。鰥寡孤獨。或因母乏乳。或雖娶無錢。自幼即抱置身邊。名雖爲媳。實同女。三年鞠育。一般苦分。關係種種。即是每少小何曾離左右。無如世有愚婦人。謂媳非我所親生。可憐孤病伶仃女。橫加殘虐。果何因。食則同飼犬。衣則如懸鶉。重無大過。犯拷掠施罪刑。若雖媳幼稚。轉眼即長成。若個媳頑鈍。善誘宜。苦苦徒然。朝加鞭。夕加撻。體膚股栗。跳掌前。身無完膚。殘喘延。父母聞之。空淚汍。姑嫂見之。雖手援。置如几上一塊肉。任宰千刀萬剮。默默無一言。試思汝亦爲人媳。不聞堂上加呵責。汝亦有女兒。不聞嫁後被鞭笞。豈非風世寓懲結。今生還報無參差。吁嗟乎。此媳原以配汝子。他日生孫奉汝祀。胡爲忘却昔肉親。淒厲不堪覓。若此坐令城鄉生女家。忍心溺殺小女娃。所以陰曹虐媳罪。更比溺女一等加。（虐媳溺女俱加金鍼）

諷女儀歌詩（十三）戒溺女虐媳

女媳母宜憐。人何溺虐然。獄應同受地。生實欲達天。狠忍甘投水。鞭狠撻遮。線能永戒。後嗣定多賢

中央圖書館印 版權典藏



悉嘯於仙

這位由來是鹽販。一時怒起便成災。百人百忍垂深戒。無奈庸夫做不來。

流死可內任浮沉。舟子無端起騙心。白鏹人兒能幾日。受刑西市復追金。

（註）君子見人有受懼之事，隨使安慰解釋，使之心寬，使是莫大功德。若端恐嚇之，或致成病，或致喪身，其爲罪孽，小說佛經云，奸欺惱人者，來世當變變龍，畏避諸獸，動輒驚走，蓋恐嚇之報也。

（案）永嘉富人王生，與淵州客爭債，客言過激，生一時怒起，用拳毆之，客登時倒地。生大懼扶起救甦，自認不是，欲以酒飯賠行，贈絹一疋，客感謝而去。至渡口舟子，秦四，問從何處得絹，客曰，爲此幾喪性命，乃備語其故，時數里外，有無主流屍，秦四狡人也，聞客言，暗思一計，向客買絹，並丐貨主之籍，佯登岸，運濡撞屍，至其家，脫衫濕衣之，急叩生門曰，頃有舟客過渡云，爲君捧死流屍呼其父母妻子告官，證絹與鹽爲證，旋即氣絕，不敢不奉告，生舉家流涕，賂以錢百千，舟子捲首不允，增至二百千方許，相與捺屍深林，生有僕趙年，向因通婢事，曾被生痛責，懷恨在心，赴官出首，起屍相驗，拘生償訖，生從未見官，一到公庭，口訥不能辯一字，官命重責，竟死杖下，而客之被打復甦，酒飯出門，與舟子報信諸狀，未及細詢，驗檢結案，秦四得逼網同年，謀客父王，王合家以爲鬼，噪而罵之曰，向者僱倩仆

即醒，便我家主死於非命，今倘來作祟耶，客怪嘆曰，安有是哉，我殺死轉活，豪悪一耶，貧與渡口舟子，即安然歸家，今方資主償致謝，何以爲鬼耶，王生之子哀慟，留客，執故僕訴於官，索捕舟子，訊出藉屍恐嚇，眞情，追原賤給生之子，秦四不合，借屍詐財，致死人命，按賊盜罪律，斬，趙年以僕逼主攻死，立決梟示，原問官革職，

（附）恐嚇有二，一是遇人急難，不行安慰，故動其憂恐，一是虛張聲勢，使之怕我，驚逐所欲，與乘威迫脅不同，夫人有悔畏當曲爲寬解，乃反以危言恐嚇，或致非命，刑章，自我作孽，奈何以個戶張三欠租，必欲令還，致自經死，孫季明以女使與小奴作過，必欲根究，致投水死，雖其自殺，實我殺之，爲其恐嚇使然也，見太上業報因緣經。

浙中王大恩，多負人錢，慮其索債，乃先定恐嚇之計，與賣藥者暗約曰，我會人買砒霜，乞與假者，賣藥者曰，諸索債者至，恩隨會人買砒霜買至，輒服之，索債者驚遁，人莫敢至其門，一日爲父母所責，亦令人買砒霜嚇之，賣藥者偶他出，竟得眞者，服之，腹痛不可忍，父母以爲僞，不之救，遂七竅流血死。



今錢快活，怨人何用，自不長進。尤人妄爲，貴有滿盈，金珠入手，登時就縛。我勸世上貪夫孕婦，安貧最樂。

（註）人生陷缺，皆由命造，於天何與，於人何涉，而乃怨之尤之耶，從來能安命者，食貧守賤，多有後福，而不安本分，動輒怨天尤人，偏有意外奇禍，若怨天者，必不自反，惡業益重，是以天災人禍，其來加速也。

案，荆州楊大同，祖父遺產頗豐，因沉酣博奕，經時致貧，困窘已極，貸者益急，大同不反躬自責，反恨天道不公，每指天而罵，又恨親戚不相助，朋友不扶持，呼名詈咒，願各速死，以快其心，一日月下，正籌錢嘆，忽有一少年，叩門入，謂大同曰，倘欲發跡，當從我遊，恐尤奚益，今有一好境，往可立富，倘能隨行，否大同喜而願從，少年乃出錢沽酒，與大同暢飲，至夜半取銀硯於壁間，貴門，噀水念咒，雙扉忽啓，少年執燭前行，大同後隨，至一處，見堂階宏敞，鋪設華麗，又進至內室，則珠簾綉幌，寶榻雕欄，少年指陳，金銀珠玉，指謂大同曰，子既貧，何爲不取，大同乃儘量取之，少年忽滅燭不見，大同在暗中，竟覓路不得，正在仿徨，忽聞數人大呼，捉賊，用繩縛倒，乃是一巨室，且適官，不能分辨，死於杖下，竟不知少年是何鬼神。

呵風罵雨



澄培嘘值
應物流形。
雨師風伯。
天地功臣。
無端詞罵。
觸怒神明。
夫遭水弱。
妻被火焚。
雙雙身殞。
萬劫沉淪。

感應篇圖說

呵風罵雨 二一二一

（註）風嘘萬物雨澤萬物。風伯雨師奉天而宣之，各有多寡分數，故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程子遇風雨必興。聖賢畏天之誡如此。世人雨多則怨澇，風多則怨暴，豈知風雨不時多由下民作惡乖氣致診詞且罵之罪莫大焉。

（案）村民馮三汲嘗洪氏，俱愚蠢不曉道理，有草房被風吹倒，夫婦心懷怨恨，每遇風起則指而痛罵。一日三汲在門前閒坐，忽有旋風在脚下，旋即奔至河邊，遇風起則指而痛罵。一日三汲在門前閒坐，忽有旋風在脚下，旋即奔至河邊，擲入水中。時有在田力作之人，慌忙拉起，已半似矣。救起詢其故，答曰：適見兩白衣人，過我面前云河中元寶甚多，曷不往取。我隨去，果見白蟻堆集，再而取之，不圖其入水也，自是神魂迷惑，或歌或哭，時以不得元寶爲恨，後夜間，前兩白衣人，復來敲門約去，三汲竟投水而死。其妻洪氏，往田刈麥，偶值大雨，衣衫淋濕，歸至庭前，取火烘烤，且烤且罵，忽有火星爆落衫上，撲而不滅，燒及皮肉，疼痛難忍，喊鄰人來救，衣如膠粘，牢不可脫，用水澆潑，益燒益烈，不啻添油，須臾焦頭爛額，渾身燒如黑炭，受三日煎熬之苦，方絕氣。此詞風罵雨之報也，可謂夫婦之愚矣。

鬪合爭訟



兄弟由來
一樹花。
同生同長
共根芽。
如何却聽
閒言語。
姜被成冰
雁影斜。

感應篇圖說

鬪合爭訟 二一三

（註）鬪合者，兩造用言挑唆也。民之愚者不能訟，富者不願訟，强有力者，雖懷好鬪之心，未有興訟之才，惟好人意在圖利，以言挑唆，相激而成，甚而揑造風波，代寫詞，致令人亡家破，積年不解。蓋訟鬪息則利孔閉，不至利盡不止也。

（案）程姓兄弟十人，頗遺財產百萬，長者當事早，支用多，次者遲，最小者娶無支用。兄弟相與安之，未嘗較也。有表叔冒姻，久寓出納，一日長子檢簿，見其侵費浩繁，變顏相責，鬪姻羞怒，唆其諸弟曰：公中之產，理應均分，爾兄某年取若干，某月取若干，俱侵蝕入己，有簿可按，可使吐出也。諸弟信其言，向兄索找，兄負性，不肯出一好言，致諸弟皆忿戈操同室，由縣控府，由府上控兩道，各有賄賂，越數年，家皆貧落，鬪姻欣欣得意。一日街上有小兒跳舞云：城隍附身，直至鬪姻家。衆隨入聚觀，見小兒至中堂，面南而坐，喝令帶犯人來。鬪姻如有人鎖押，跪於堦下。城隍諭曰：爾綱合爭訟，罪惡彌天，宜速報。即命帶去受罪。鬪姻伏地哀告，謂天須臾，甦醒，城隍問曰：爾受何誅，可對衆宣揚。答曰：適過刀山，有鬼使以鐵叉洞胸，拋在刀上，衆刃攢刺，痛不可忍，城隍曰：爾以刀筆害人，應受此苦，再命帶去，鬪

卿哀叫如初。醒後自供。遠有鬼使以木板夾身。從首至足。縛爲兩半。城陸曰。獄雖人骨肉。應受此苦。又命選歷碓舂池鑊寒氷火林諸獄。舉城陸曰。十八重地獄。若令罪今日受盡。則陰曹法無可加。今陽報既彰。罰除以作陰罰可也。程氏昆季不合信。聞挑唆。自相踐踏。神明震怒。祖父恐惧。各減算祿。起傅與世人共相勸勉。兄弟和好。則訟根浮言。無自入矣。吾神去也。問小兒一字不知。嗣卽不久卒。

（附）楊煇於開元寺前。見一乞食老嫗足腫。覆人酒瓮。被店主毆辱。煇卽解曰。酒値幾錢。曰一貫。煇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他日遇於途。曰。蒙君解難。心不敢忘。吾善治瘡。今有越井岡艾少許。相贈。有遇贅疣。一灼卽愈。後遇一僧。資垂於耳。依法治之。立愈。由是得名。延之者衆。遂致富。或曰。老嫗卽觀音也。（見雜纂）

明黃諫。蘇衛人。其父性教唆爭訟。淪人產業。致人冤獄。後鑑嗣冠登正統壬辰進士。都人皆嘆天道無知。天順在位。鑑既大理寺少卿。一日上御內閣。得鑑於冀泰中。有集錦天順疏。立時伏誅。合家斬戮。

附錄徐明府息訟歌（沒合編）　世人有事莫經官。人也安然。己也安然。諸諸公剖兩情。愿你也無怨。他也無怨。聽人唆訟到衙前。告也要錢。訴也要錢。差人牽鼻又牽鬚。也要錢。開也要錢。三隣干證日三餐。茶也要錢。酒也要錢。投到州縣細盤旋。走也要錢。坐也要錢。三班六房最難言。審也要錢。和也要錢。自古官清更不廉。打也要錢。枷也要錢。唆訟本來是好貪。說也要錢。輸也要錢。爭強鬥勝官司纏。田也賣完屋也賣。完食不充口衣不全。妻也可憐。子也可憐。總知唆訟被人陷。虛也虛實也實。枉然。悔也枉然。咬人爭訟罪彌天。神也恒赫。鬼也恒雄。善人自有天眷顧。惡也徒然。告也徒然。況且人心是一般。你也求安。他也求安。何不人人息訟端。此也休羅。彼也休羅。食毛踐土報恩難。賦也早完。稅也早完。天地親師德無邊。時也念焉。刻也念焉。酒色財氣禍非凡。老也戒焉。少也戒焉。教子讀書與耕田。名也有焉。利也有焉。不犯科條不作奸。爭也無焉。訟也無焉。有事全要自己賣。屈也受焉。辱也受焉。看破勝負總無關。心也平焉。氣也平焉。解事分爭不要錢。禍也無邊。害也無邊。永無是非到官前。官也喜歡民也喜歡。各安本分樂天年。田也保全。屋也保全。世人依得此篇言。行也安然。坐也安然。吾本爲官愛民賢。願子同然。願民同然。雖是幾句閒歌謠。依得身安行得身安。有人抄寫遍相傳。富也綿綿。貴也綿綿。

夢禪居士勸勿訟偈言十二首　（一）勸鄉紳勿訟　幾生修到宰官身。百事隨緣莫認眞。欲重功名須愛己。敢憑權勢更凌人。訟庭縱可欺衙鑑。幽獨如何對鬼神。自古大臣光史冊。家居原是好鄉紳。（二）勸士人勿訟　一領襴衫莫自輕。秀才身分本光榮。但從窗室求無愧。休向公庭訴不平。雀角無端興訟獄。龍門早已誤科名。讀書是學如何事。那有功夫學佔爭。（三）勸富家勿訟　百萬黃金總是虛。富翁何復較錙銖。貪財最足招尤怨。結訟徒然飽吏胥。若待移凶傾產業。空來晚悔喪形軀。君今欲種兒孫福。步步當留地有餘。（四）勸貧人勿訟　任留喊冤訴訟詞。家貧端合受人欺。投呈渾費書呈禮。控案從無結案時。空自奔馳拋歲月。那堪凍餓泣妻兒。不聞賢達垂良訓。死到呼兒學吃虧。（五）勸兄弟勿訟　兄弟從來得最親。如何手足忍相殘。多因棄底藏奸巧。遂使天倫雁影單。同氣有乖須掃除。殺心無異總悲酸。而今門內爭端起。但念高堂莫見官。（六）勸宗族勿訟　族中雖是各分門。上溯高曾共一源。不念祖宗脈水本。頻經州縣佔田園。鷸蚌已自傷毛羽。爲誰何底本根。學得張公忍百忍。也留好樣與兒孫。（七）勸朋友勿訟　歃盟創勿傷同類。人獨何心訟友朋。縱爲谷風雖釋恨。云胡舊雨不關情。昔年願結羅敷契。今日翻成雀鼠爭。連狀到官依案酌。下那堪回首聽鳴嘷。（八）勸鄰鄉勿訟　客路孤蓬嘆子身。偶逢桑梓認鄉親。居家豈遂忘同井。構訟偏多控比鄰。須念閭閻皆故舊。況乡婆誓阳婚姻。晨昏出入時相見。莫爲閒情起禍因。（九）勸勿與孤寡訟　世間孤寡劇堪憐。誰忍欺他角穿宇內窮民傷赤子。閨中苦節歎青年。最宜體恤情相諒。縱有猾嫌訟莫準。若不與伊深計較。寸心陰騭感神天。（十）勸勿代作詞訟　誤用生花筆一枝。爲他人事費神思。視前棍闇還空起。脂底風雲任意欺。日逞殺機心最險。躬遭陰譴難辭。試看牢獄死亡者。多半從前是訟師。（十一）勸勿唆人訟　唆人爭訟破人家。總爲貪財一念差。靈日只憑三寸舌。有時翻作刖頭蛇。欲言夙怨將戮辱。暗造陰謀調鼠牙。縱火自焚難自脫。不如開口吐蓮花。（十二）勸與人息訟　前學魯連立意誠。爲人排難解紛爭。雲霞乍起都飲散。月旦公持代品評。苦口若能談半理。

嘉言感可動君情。挽回一世薄惡成敦厚。盛德百福。

息訟歌　詞訟不可興。家業從此廢。未說一萬兵。自損三千騎。訟師最作惡。十證未必當。那有告公堂。亦無自書更。官斷未可知。先悭如臨履。倘或失足時。辱及雜遝。歇每因變產。人多爲爭地。貧見奪家私。徒然壞兄弟。爲氣結訟詞。成訟更受氣。貪利打官司。難見訟得利。婚姻相成仇。空把親戚棄。失財更遭官。又加一倍費。代代代人爭。終久到失義。因親強出頭。從此絕交誼。子孫誇詩書。百工忘技藝。良家被出賣。商賈拋生意。富者因訟貧。貧者因訟斃。小事不周旋。大事難逃避。弄假遂成眞。移禍因始易。勞力且勞心。何趣復何味。一時雖與高。後苦誰來替。我勸世間人。詞訟勿見喫。若非不世讐。愼勿相讎隙。並勸世間人。解紛第一義。愼勿釀成訟。聽我相勸氣。雖然粗俗語。須要牢牢記。

安逸朋黨



小人植黨。如繩集愆。授權竊柄。如能貶賢。盜亦有道。疾視賄賂。毀其祖墓。滿其家園。披榛寸道。積千年。

（註）賄黨。惡名也。崔昭云。人臣之罪。莫大於植黨。國家之禍。莫烈於分黨。遠者證也。安逸者謂不當邪正不辨。忠佞惟以利害爲勢爲事。以致挽亂國政。排斥忠良。其貽慽宗社。可勝道哉。一說以朋黨爲正人。如李唐司馬光等。安逸如晉衛王甫輩之於尉順。柴京韓佗胄之於元祐。皆諸君子是也。假與陰賊善良相同。前說近是。

（案）明焦芳泌陽人。天順八年進士。相陝無學識。性復陰狠。勳肆讒諂。朝士咸畏之。時劉瑾專權。芳拜爲義父。自稱兒子。瑾喜。由翰林侍講。歷吏部侍郎。依進華蓋殿學士。居閣數年。瑾渴溫海內變。流成法。荼蓋結納。許芳導之。每遇壞言必核口實。揚裁閱章奏。一阿壞意。四方賂壞者。必先賂芳。又結張綵劉宇等爲心腹。每舉一事。芳倡先。則綵宇助之。或綵宇倡先。則芳助之。欲此交通。成爲一黨。吉安大盜趙燧。破州縣。芳產怒江西人。與壞議減裁額。試解額五十名。納貲者勿選京職。且言吉安右藏。宋吳泳仕元宦。楊具瞻壞笑曰。以一盜故。減連一省。至裁解額足矣。宋元人物。亦欲株連耶。乃止。後芳與綵權傾相等。兩虎同窟。議論每多不合。遂有陳經。盡發芳陰事於壞。壞大怒。斥令歸籍。侗治大第。宏麗無比。趙燧破泌陽。火之。發窖多得金寶。乃盡掘其先人塚。焚雞牛馬骨燒之。求芳不得。取芳衣冠披庭樹。拔劍碎砍之。使羣盜汚其先代女塚。曰吾爲天子報仇耳。其見惡於盜尉如此。（附）沈康高家子也。靈敏能文章。見者期以大器。康日與燕朋往來。非尋花問柳即樗蒲酣飲。父貢之不改。入閣之夕。惟夢朱衣神曰。子今科榜首也。不宜戲謔。令老親終日憂。上帝已黜子科名矣。尚宜中耶。康驚神沮。不能成一字。白卷貼出。

往事

清陳石閭言京城有舊家子。偕數友觀劇。丸如樓。召侵伶勸酒。飲方酣。忽一友中惡仆地。勞人方扶掖灌救。突坐起。張目直視。先拊膺痛哭。責其子之浩蕩。大罵科名。大賈盜掘墳墓。數諸友之驕引。詞色俱厲。勢若相搏噬。坐識長父語。跪伏地戰慄。殆鬼人色。諸友皆懸縮。酒遁。有頃。始失足破額者四座莫不太息。獨正甲寅事石閭曾目擊之。阿文勤公曰。人家不通賓客。則子弟不親士大夫。所見惟婦豎傭奴。有何好樣。人家賓客太廣。必有淫朋匪友。參雜其間。狎暱溫柔。貽子弟無窮之害。



忠臣報國
一身輕。
爲聽慈聲
背父母。
夜半子規
啼血處。
孤魂空自
覓頭顱。

不過血死。妻妾亦不知流落何所。夫死於忠與死於賊。等死也。一則遺臭千年。是以君子當變故之來。質乎自斷。妻妾之言。決不可信也。

明清鄉某生。幼聘慧。純母溺愛。稍不遂意。輒詈黑純母及父母。及長。惟純言是用。親父母如路人。乾隆乙酉入闈。文甚得意。房官鳥程黃令首薦。主司曹公已取中。旁有人云。此不孝人。不可中。遂棄之。榜後。召生語其故。生格言。賦曰。學者先心術後文藝。如孝弟有餘。雖才高班馬。安望功名。生涕泣追悔。未一年。嘔血死。

科名
類編

沈澤之。年二十五。即服學課利。婁石氏最賢。力諫不聽。乃告告舅姑曰。新婦死妹。皆嫁士人。今沈郎不肯讀書。令新婦陪嫁。願自備東脯。乞爲撰師。勉令就學。不敢望其享達。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門下。足矣。舅姑從之。五年後。澤竟登第。

科名
類編

青田居民倪九。感於婦言。謂其生母原爲婢妾。移歲置母庖厨下。如老婢。而身與妻子。安享自如。時新穀方熟。令母烹雞治飯。適暴風疾雨。山上大石裂隊。壓倪九寢室。夫婦及子皆壓死。母因治飯厨下。安然無恙。陳中洲作誅逆報記。（或題作逆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高氏藏版

（註）婦人女子。不識詩書。未涉世故。淺見者多。明理者少。用者。我心常無主張。任其轉移也。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其訓子者心無剩義。日無剩言。爲子者當念親年耄。再有時追慕音容。會不可得。忍於承歡膝下時。違其正論乎。

一案。明懷宗末年。逆閹犯闕。朝臣死節者固多。而貪生畏死。開門迎賊者。亦自不少。有顯官某。其父在江南原籍寄書曰。天步艱難。正臣子戮力盡忠之會。吾家世受國恩。不可以二賊之僞授。書面寫以死自誓。及聞煤山之變。赴密室自經。妻鄧氏。妾高氏。奔往救下。妻勸曰。君年正少。前程萬里。況有老親在堂。何苦自戕其身。某曰。吾奉父命爲忠臣。豈肯虧辱親。不能與卿輩白頭相守矣。妾曰。不然。凡爲忠臣者。必期有濟於國。今城破君亡。大仇未報。君忍默捐生。與國家無補。閒南方諸省。未爲賊據。君係南人。若暫屈一時。圖便偕妾輩回家。一則可以奉老親。二則可以思復讐之師。三則夫婦依然完聚。不致中道拋離。一舉而諸善備焉。君其酌之。某妻妾言。皆無不聽。況其所說又婉娩動人。遂忘父訓。頓改前念。穿青衣小帽。至春天殿待罪。賊一見。便妾僞刑部收監。追贓二萬。鐵繩鎖腦。銅棍夾陰。受刑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高氏藏版



得新忘故

錢穀博拈殷管鮑消消清淚灑紅綿麗封蝴蝶魂空斷雲暗桂樓思倚絡艷質頓成閨塞土芳姿化作綺羅塵那知天網難逃遁夫婦雙雙亦隨滅。

（註）天地間所以相維人物者。綱常而已。而夫婦尤綱常之首。故曰。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計貧富。但慕風雅。姓崔。名小玉。非但姿貌無雙。抑且音樂詩書。無不通曉。其母素仰君名。比日之願可諧也。牛媼謝之。擇吉合卺。伉儷相得。女一日忽潸然謂生曰。妾以弱質。自知非匹。僥冀一旦色衰恩易。白頭抱恨。秋扇見捐。是以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請以素縑誓盟約。永不相負。女藏於篋。後生父以書促歸。女治酒餞別。執盃曰。君此去必就佳姻。盟約徒虛語耳。妾年纔十八。君二十有二。遽君壯室猶有八載。一生歡愛。願舉此期。妾便當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斯足矣。生且愧且感。主家父已擇聘盧氏。生既另婚。遂忘前約。女盼生不至。抱恨成病。臥床不起。猶令侍婢。賫篋中服玩。賂遺親知。屢達音耗。生付之不理。後生鈐期已及。匹至京。竟不一顧。有告女者。女強起修容。造生寓。生勉強相見。女

側身轉面。斜視良久。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叢墓。從此永休。抱恨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相報。乃擡生臂。長號數聲。而絕。生得眉州牌。倍盧氏赴任。月夜倚窗。緩話。忽見女自岸邊。冉冉來。夫婦驚駭。如有鬼。拔佩刀投水死。

（附）天順中。都指揮馬良。最爲上愛。妻亡。上令再娶。間。後竟數日不出。七逕之左右以新娶對上。怒曰。還厭夫婦之道尚薄。豈能事我耶。杖而疎之。

襲。章。河東人。父曾。曾鎮荊門州。有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照所重。言其官位當過於父。年弱冠。父爲娶李氏女。章後從職太原。棄妻於洛。過門不入。蓋已別有所娶矣。李氏自悔薄命。褐衣蔬食。奉佛者十餘年。曾移鎮太原。娶照隨焉。章相見。敘舊。照驚曰。貧僧常言郎君必貴。今竟倒置。何也。章以薄妻事語之。僧曰。夫人生魂。訴於上帝。帝命以罪處君矣。速迎歸。或可免。章半信半疑。不能悔過迎妻。後旬日。爲其下以刀劃腹於浴斛。五臟墮地而死。

口是心非



內外須如一。
奚爲嘴息更。
言甘雖似蜜。
心刺却如刺。
使巧忘前約。
趨炎背舊盟。
世間多此輩。
豈獨在朝紳。

（註）心口如一者。君子也。其心不正。言亦不正者。小人也。人皆易辨。惟口是心非之人。外是君子。內則小人。以之事君。必不忠。事親。必不孝。交友。必不信。臨下。必不義。所謂人面獸心。如鬼如蜮者是也。世衰道微。端在此輩矣。

（案）明僖宗時。有兩朝士。一姓陳。一姓魏。文章作擅。聲譽相結爲生死交。誓不相負。時魏閹弄權。雖荼毒縉紳。性頗愛才。聞二人名。使人示意招致。二人約曰。功名小事。名節爲重。切不可往。陳忽自念。忠賢勢焰如天。滿朝求其一盼。且不可得。今親近於我。絕之必有奇禍。不若背魏往謁。庶得其歡心也。次日即修刺親造忠賢門求見。及入。而魏已先在庵矣。兩人相見。面俱發赤。魏謂陳曰。昨日相約。故先來奉候。陳答曰。非見相約。弟來久矣。忠賢笑曰。此時尚未遲也。指魏謂陳曰。此子與予同宗。遠認子爲姻。讓居孫列。予不喜得佳孫。而喜得交兩名士也。遂命治酒相待。出持衡圖。令二人題咏。二人詩中極寫稱讚之意。忠賢大悅。自是許蒙寵用。而魏係義孫。尤見親愛。相待既有親疎。二人遂成吳越。口中雖照舊相好。心內各懷猜忌。後忠賢事敗伏誅。二人參許不留餘力。熹宗初亦信之。及抄忠賢家。得持衡

圖詩中有天命國元勳之句帝怒召二人責之曰國係忠賢之黨今見忠賢勢敗反戈相向眞口是心非之小人而詩中作不祥語尤爲大逆付法司立正典刑（附 庾道季困厄不第病篤設醮祈禱恭神告曰汝平生爲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罪惡已定死在旦夕使神求免得乎數日卒。桂書

宋劉安世先生少慕司馬溫公德望從之學公敎之以誠。今其恪守無妄。劉敬佩之。厥後歷官臺諫。遇事敢言。一時目爲殿上虎。生平以大節自勵。嘗曰。我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卒爲名臣。謚忠定。敬輯

附錄陸贄文四言詩 不可口是心非句 本理所在。曰是曰非。口與心應。何分顯儉。倘或不然。巧爲變機。外則面諛。中乃腹誹。一言甫出。寸裏已遠。戒之愼之。忠信是依。詐虞惡泥。聖賢同歸。楊儀 丹徒縣 口之所說。宜與心符。心口如一。雖不我學。中若臣測。話此恬愉。此非論篤實保矯。矯誣之術。人雖受愚。內省多疚。其可爲乎。承聖堂 施重光 陸贄文註解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武氏藏版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



奸胥暗上隱名虛。
太守廉明燭此誣。
末及害官先自害。
一身難免問流徒。

（註）此二句若分疎則前後文已盡矣。官從合解。案取無厭曰貪。昏昧生私曰冒。上謂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奴僕之於家主。胥役之於本官皆是也。語云盜憎主人。蓋既侵竊其財則必多方掩飾以欺罔之。在臣爲不忠。在子爲不孝。在奴僕胥役爲不義。一朝敗露。禍不旋踵矣。

（案）清浙江處州郡守楊志道。楚北人。忠信明決。片言折獄。闔色紹雲縣有倉書李宗璧。與廷瑄。與王朋。夏廷賢等。朋比爲奸。徵收則挪後補前。查比則易李爲張。弊端萬狀。牢不可破。縣令朱淳。陝西盩厔人。徹底澄清。無微不察。宗璧等。鬼蜮之計既窮。遂延而走險。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郵中簿司公文內。夾入戶倉書吳揭。隱其名。開列七款。皆朱令之所以實心辦理倉儲者。反其說而誣之。其意以爲上司見揭。必疑而主此官。可遂其報復之計。乃事未經旬。爲郡守楊公訪聞。遣差密提到案。四人驟懷殺賊。不能辨一字。隨於身邊搜出底稿。不待加刑。一一供吐如約。爰書既定。兩司據詳兩院。將爲首之李宗璧擬流。下皆滿徒結案。

（附）李善。南陽李元家僕也。元一家盡死於疫。止遺一孫。名馘。未滿週歲。諸奴婢咸欲謀殺。分其財產。善乃潛負馘入山中。親自哺養。推燥就濕。備嘗辛苦。馘雖孩稚。幸之不異長君。每出入。必臨告乃行。至十餘歲。善乃同馘出山。告縣令鎮壓意。捕諸奴僕。悉治罪。上疏焉。諸朝。朝廷拜善及馘。俱爲太子舍人。復遷善爲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即脫朝服。衣故衣。持鋤去草拜墓。哭其哀。自執鋤以祀曰。主君夫人尊在此。數日乃去。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一日。上遣內監徐高。論周后父奏定伯周奎助餉金。謝無有。羞跪泣。哀懇再三。乃捐一萬兩。上少之。命再往。僅再助一萬上。怒奎吝嗇。奏后。后付五千。令足三萬。奎存二千。止以三千繳。後奎被劉賊夾打。追出金銀各五十二萬。金銀器百餘萬。追完。殺之。又首相陳某。賊加極刑。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金銀器大小八千件。幾夾死。後爲亂兵所殺。太監王之心被賊夾打。追出金銀十八萬。紹緞等物過之。附此以爲欺君者戒。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武氏藏版



錢家有女
貌無雙。
惡語相譏
吠影尨
一首淫詩
傳未遍。
滿城都喝
十三腔。

（註）陰人之惡。乃君子忠厚之道。人不幸而陷於過。尚當曲爲掩護。以俟其自新。況以不白無辜之人。而編造流言。使聽者疑惑。不能辯其是非。以致壞人名節。破人身家。傷人性命。良心泯滅。天所必誅也。

（案）穆必達。賦性輕薄。好訐人之私。揚人之醜。編造無影之詩。使受者不能自明。彼則欣然得意。有袁親錢翁家藏書畫古玩。穆以敬學一張。假稱演時。焦尾索重價。翁笑曰。此眞下桐。只可供炊爨。伯喈見之。必發大嘆。豈能留以至今。拒而不買。穆因此懷恨。時翁有女及笄。名茜雲。聰明善詩。已字人矣。穆僞作淫婦之詞。書茜雲之名。逢人宣說。致此女惡名四播。婿家聞之。恥而不娶。親友相勸。勉強過門。婿不肯成親。女大有識見。彌月之夕。邀婿至房。曰。妾以薄柳之姿。謬主巾櫛。自謂終身有託。何期見棄於君。此必惑信流言。遂至疑而失解。妾閱青蠅玷璧。與璧無損。妾如果非璧。任君寸磔自甘也。婿從之。果係無瑕。夫婦由是和好。訪知前詩係穆僞造。率童僕痛毆之。送監枷責。後穆之女。自婿家歸寧。中途值大雨。彷徨等避處。有女尼見而憐之。留宿庵中。次日閱傳女在僧寺過夜。有輕狂子編十三腔小曲。侮影射譏。一唱百和。女竟無以自明。竟自縊死。

（註）高平孝廉王某。任中牟縣文。有李生者。與同里二人有怨。督學至。其人囑王以步行申報。言且欺盜賊。蓋假疑昧謀之罪。舉褫生員衣。且繫獄提訊。生創患病死獄中。而踰月。縣文忽遘異疾。昏臥中見有人攝己。云李生見訟主一公府。主者詰責縣。較縣文初應支俸則遺緑袍下。加以拷夾。縣文乃服。云本某二人所囑。罪宜皆其手授。然亦不知其遽死也。主者又遣緑袍二人至。與李生縣文對狀吐伏。陷是實。乃責重典。縣文以懇請哀切。得從減粘。仍決責數十。三日乃甦。其拷夾則兩骨俱有損痕。受杖則臀肉皆紫赤腫痛。苦拘攣。不可坐立。乃謝病歸。再詢向時助囑之人。皆同時猝病死矣。縣文還里。每爲人言其異。及臉歲。亦不起。夫徇人之囑而以莫須有之罪陷子弟於獄。即非造謀。悖已甚矣。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死也。地下有知。其能舍之。而刑加於幽。創者於體。彼司冥者固借縣文以示誡也。編



刻薄存心
冒道名。
舌鋒到處
莫能擒。
颺流異地
身先死。
中傷貽害
報不輕。

（註）由者正大光明。毫無私曲之謂。非貴好評。直也。言汚人之名。快己之意。徒彰德而已。程伊川曰。君子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此聖賢之心也。然則毀人者自造口業耳。何道之有。

（案）明嘉靖時。豫州周景瑜。性狂放。視天下無一當意之人。見人偽善。不曰。陶淵齋公則曰。鉤息音養。沽名釣譽。假公濟私。主見人有過。或作詩句。編成諷。必广播揚而後已。嘗曰。是是非非。三代之直道也。近世阿諛成風。天不生予。誰為挽頹俗者。又自誇文字為天下第一。其兄正言戒之。答曰。兄文乃李白草舍。祇可藏土銜瓦器。若弟之文。則白鳳樓耳。延袤之高金牛之奇。無不備具。豈可與寒郊瘦島共論哉。是年鄉試。見題料。瑜落第。兄笑謂曰。汝為草舍。有售主矣。弟之白鳳樓。曾遭就否。瑜雖憤不能答。而心益大恨。將其應分之田。盡行典賣。欲往都中另謀事業。期登跡以滅兄口。豈知囊既深。報應自速。雖源不謀。中幕臨產。其妻素有外遇。將其資產之銀。分文不留。約所歡席捲而逃。瑜恐礙及。愧面不敢報官。日閉門獨坐。不見親友之面。知者或吉語解之曰。加郎文字高天下。賠了夫人又失金。城

遂門遊流落多年不歸。有人傳說在都邑醉後登廁。溺入糞中而死。

（附）天門諸生鼎某設帳同邑鄒紳家。鄒富而多欽。館舍正在營後。後樓之鄒妻嘗面辭。為其非揚言曰。鄒夫人效尤文君。我恥與相如二嫂歸乎。鄒返聞之。憤甚。諸城陳樊樓中訴。夢神告曰。渠天祿頗高。非我能制。可赴府訴之。鄒寤而神言。一日。鼎方在齋。忽戰慄大呼曰。有府役傳訊。不可緩。即狂奔家人挽之不止。若有驅逐者。抵鄒泥首神前。自批其頰。逃前後事甚悉。親者如堵。學使來。試鼎試題為我四十不動心。閱卷文頗佳。欲置前茅。結句忽云。今試鼎夫子於花街柳巷中。無妬在前。趙女在後。夫子之心。動乎不動。曰動動。學使大駭。置諸劣等。遂發狂。自言冥差來拘。竟自刎死。（其說可信錄）

康熙中。江南楊發。覆論譯然。某生道之最詳。曰某以賄中也。某不能文也。遇人媒孽告之。一夕夢金甲神責曰。某先世積德。某事親純孝。某有隱德而人不知。汝皆詆毀之。豈謂神明不公耶。汝名已注下科。為此不得科第。無望。壽亦不久。醒後。病舌死。（杜香錄）



紫梨花放滿園香。
神女蘭然劉寇娘。
何物狂生敢褻語。
桂宮除籍暗文光。

（註）聰明正直之謂神。君子朝乾夕惕。時存洋洋如在之意。以檢束身心。為神者。還其狂妄。撫而福之。詎知神道顯靈。還怒陰加。欲冤於鬲。得乎。

（案）青溪有水仙祠。供女像。貌甚端妍。鄉人本為土神。祠祀無虛日。有數士人進內遊賞。一士驀睹見像。曰美哉女也。若係生人。吾當納為小星。衆皆愕然相動。士大笑曰。鬼神乃陰陽二氣。有何形質。此乃鄉間愚人設此為化緣地耳。諸兄適未明理。奚為信此。乃援筆題其壁曰。絳紅衫子紫羅裳。宛似人間劉寇娘。昔使爭妍桃葉渡。板橋西畔作名娼。衆皆漏其狂。不復再動。轉瞬桃黃紛紛。赴試數士同寓文昌閣。一夕夢帝君陞殿。侍衛森嚴。案上有狀一紙。衆俯伏不敢仰視。帝君責之曰。科名載於桂籍。一犯色戒。便遭黜落。凡間之女。且不可戲褻。何況於神。嘗漢女仙。控吾案下。云爾等作詩媒褻。有之乎。衆皆對曰。此某人事也。帝命檢簿。某名下註本科第二名鄉魁。帝取筆抹之。批其狀尾曰。某生見色輒起淫心。已褫本科名矣。褻神之罪。自行究治。衆醒。述所夢皆同。某猶不懼。曰文昌那裏管此閒事。泥塑女鬼。能奈我何。及入闈七篇文字。燦如錦繡。自覺得意。未嘗瞻顧。主司。更忽見水

仙立面前批其頰曰何物狂生敢肆輕浮爾科名已除奎光鐵劍吾何畏焉命侍女或持木梳或持竹杖一齊打來某遂發狂自將卷拉碎口出穢語遂役鬼明監臨命人撞出到寓俄頃卒

（附）清康熙間福州舉人林逸王元升屢赴春闈不第心甚憤懣一日偶醉同往文昌宮指帝君像罵曰今不作汝矣何爲復在此受香祀乎遂上神座盡力推倒像擊碎殘物碎復置書詩於壁題詩回家俱發狂熱自言曰二狂生前世止作小福上帝報汝以一榜且家貧不應已過分矣何敢猖獗惡至此極立付塘府輪治家人惶懼連夕莊嚴聖像卒俱死（暗室虧心）

明鄞人陳敬萬曆戊戌進士殿試後沈相一貫閱其策歎曰吾鄉有此異才狀元無疑矣陳亦自負爲元遂寄邸舍屏曰狀元已定不必來報越宿同榜友拉至前門關帝廟占甲大高下陳擊籤得中下乃狂言曰爾土木安得知我中狀元以籤筒擲帝君像毀軸而歸次日口生疔內長白毛一樓主晚死榜發名在二甲末（戒傲慢）

中央研究院印 據福建民政廳版

棄順效逆



饑鳥無依
方得林
如何反面
便相侵
寶寅異順
甘爲逆
梁武居然
慈父心

中央研究院印 據福建民政廳版

（註）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順也賊妨貴少陵長逆間疏新閒奮小加大淫破義所謂逆也棄順效逆者背棄有理之事作非理之事也試觀古來奸雄倡造逆謀靡不斬頭截領百無一脫人奈何不安分循理順人道之常乎

（案蕭寶寅齊後主之弟梁武帝蓁齊寶寅出奔於魏魏明帝優待之封爲王使鎮西陲後梁武帝妻子蕭正德失寵亦奔魏認寶寅爲叔時明帝薨胡太后淫虐國中大亂寶寅欲乘時起事商之司馬蘇湛湛曰太后柄政殺戮逢將吾不能坐受死亡今爲身計不復作魏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大哭曰王窮困歸魏朝廷假羽翼遂得榮寵不能報德設可乘隙謀反順逆之間惟王自圖之湛不能以累世忠貞一旦爲王滅族也寅知其不爲己用遂與正德計議爲表稱臣於梁求爲外埔平分魏地武帝集羣臣會議皆曰梁魏相和民安境息豈可聽逆臣之言自背盟好帝曰正德在彼若不往援是爲父子之恩也羣臣奏曰正德知慮無則依人飽則遠颺寶寅勢敗彼無處存身不喚自臨若以兵援之使得志則回朝無日矣武帝從之遂不發兵寶寅殺魏孝明帝不服操戈反向遂爲亂本所謂正德惜誅

徽服歸梁羣臣請治罪武帝曰孺子棄父子之恩效寶寅作逆本應加誅但伊自幼失母朕親自撫養今遽申國法朕心實有不忍其敕之乃削其封爵廢爲庶人

（附）明末闖賊破西安張獻忠偽將號飢民作偽相又爲誘文太僕之室鄧夫人遂之鄧氏江南名族知史書工詩獻忠以爲必見幸自成渠重太僕名慫曰汝保同寮不能庇其伉儷而行媚我叱獻忠出立命斬之

張賊獻忠開科取士會試得進士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善弓馬羣僞臣諂獻忠進表稱賀獻忠悅召大受至賜金帶一馬十餘種次日大受入謝左右侍旁贊美獻忠愈喜召入宮賜宴諸僞臣陪宴懽樂竟日臨散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謝獻忠召畫工圖其形像傳播遠方以示奇異又大宴賜甲第一區美女十八家丁二十次日僞湖廣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面謝聖恩獻忠忽頓足曰這賊養的嗜老子妥他不過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於是大受及全家盡斬戮無遺

背親向疎



目斷雲山
病臥牀。
一封書去
淚千行。
可憐易簀
猶相憶。
逆子忘親
滯美鄉。

（註）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理。今世俗之人。有喘背父母。私厚婦家者。有兄弟之間。錙銖必較。朋友外人。則揮金如土者。有主親密戚。貧寒不相顧。而聯結富豪。趨炎附勢者。倫理倒置。輕重失宜。豈近福之道乎。

（案）謝濟。屢舉不第。遊京師。拜御史謝用民門下。曲盡孝敬。御史年老無子。欲納爲螟蛉。問之曰。爾母慈無恙乎。濟揣知其意。答曰。不孝罪孽深重。雙親見背久矣。御史喜。憑親友寫立繼券。遂爲父子。應試改用御史三代籍貫。獲中式。益自得。御史喜憑親友寫立繼券。遂爲父子。應試改用御史三代籍貫。獲中式。益自得。不復作還家念矣。其父盼濟不歸。思想成病。易簀之際。強起作詩寄之。有老病臥牀無起色。望兒歸日療殘骸之句。濟得詩。笔不介意。御史微聞其事。心銜之而未發也。有顯宦張某。與御史同鄉。以女妻濟。濟見御史。桑榆景迫。某宦正在顯赫之時。將向之趨奉御史者。轉而趨奉某宦。視御史漠如也。御史有疾。並不一顧。遣人促歸。囑後事。亦惟故不來。御史怒。病愈。草疏。將其背親負義一一具奏。發法司勘問。法司定爰書。勘得謝濟性比兒梟。心同獨犬。絕稱而不動。望雲之念。既背生父於前。寄資而並無反哺之情。復寘繼父於後。天理滅。人道亡。無啻戴五刑之國三千而彈莫大於不孝。宜正典刑於西市。勿使偷息於國際。部宜碟奏上。允之。

（附）鄧陵舉人某。性極貪。一同堂兄是白丁。與富家訟舉人。密受富家賄。反噬縣官。笞之。縣官責至十板。其人曰。乞看我兄弟情面。官問其弟爲誰。曰。某舉人也。官不信。問左右。皆曰。是也。官喟然嘆曰。孔方兄勝於同堂兄如此。覺釋之。後舉人無子。以堂兄子爲嗣。知其事者。咸齒笑之。（編者註下同）

申積中。乃宣義郎起之子。其祖母乃學士楊光業之姑。業以子有痿疾。積中始生時。光業遂抱爲子。後業連生二子。積中曲盡孝友。光業甚愛之。凡兩遇恩蔭。積中俱力辭。推給二弟。後積中登進士。數年。光業卒於餘杭。積中扶柩歸葬。爲弟妹運名門。婚嫁事完。乃盡以家財付二弟。作歸宗議。數千言。大抵言所生所養。恩皆一也。既報所養。所生亦不可後。乃歸拜其父母。又訪生母杜氏於貧巷。生母垢貌抱哭。後同奉事二十餘年。父母死。既葬。復以家產歸本生諸兄。自出僦居。許光庭薦於朝。詔褒美。宣永興路提舉。朝廷復與其一子官。

指天地以證鄰婦引神明而鑑狐事



天地神明
未可干。
敢將穢事
任欺瞞。
資釵現掛
銷金幅。
借疑雙屍
被犬餐。

（註）鄙吝以心言如與人有約。恐疑其內外之不符。初移之改易而申以盟誓。是也。猥事以行言如市井下賤。結拜兄弟。小男幼女。幽期密約。必誇詐其神。求其作證。是也。

（案）徐州趙生。娶厲氏。其妹常來姊家。與趙逢有苟且之行。一日妹失金釵。遍覓不得。姊疑婢僕盜藏。以言詰之。衆皆不肯承認。時東門外何仙姑祠。扶鸞極靈。衆咸香楮。主祠甲戌。仙批云。說不得再說。又批。不可言。衆嘩曰。我等愛聞無伸。惟仙能前知。故尊稱仙。今作不明不白語。成何神仙。乩筆如飛。批曰。羅漢香增立。南海觀音侍。鐵線紋倒掛。何事問神仙。後批爾等速歸找尋。即刻便得矣。衆雖不明南海觀音之義。而結線紋掛。則顯而易見。回家於各房帳中尋之。至趙帳而得。果倒掛焉。姊呼妹詰之。曰。在爾翠。何由在姊夫帳中。妹憤極變怒曰。爾家人倫我釵。故設此計以相汚。爾不究人反問我耶。趙亦相與抵賴。姊無可奈何而歸。妹日哭告天地神明。以明清白。姊亦信之不疑矣。一夜大雷雨。天明。妹與趙俱不見。尋至後園空屋中。兩人赤體臥地。皮肉胥粘。氣斷身硬。死已久矣。分拆不開。遂同

棺葬。非舉狀被雷擊。將兩屍擲至街心。如示衆然。家人不敢再埋。夜間聞空中大喊。食遺者乃呼仙姑羅漢香增之句。係用南唐李後主私帝周后妹故事。

（附）京師都城隍者。天下城隍皆所屬。明英宗北狩。景泰元年。杭州某公子。年未弱冠。聰秀才。聰慧絕世。赴師舉於京師。假館西山內。一日偶見一衆。甚心慕之。思成病。師詰而知其故。謂曰。都城隍靈。汝其酒牢。我爲撰章奏。奏於城隍前。恭神明力。助汝嘉耦。乃潛備入城。焚香奏舉。頃有巫降於庭。厲聲曰。汝此事。已上文昌司梓潼帝君資考。汝乃萬曆甲戌科狀元。壽九十歸亦同榜進士也。今欲私通室女。不啻莫大。況穢言瀆神。已減折祿算矣。師與淫謀。殺人不暫立命抽腸劓之。巫言訖。如醉而痛。師弟大恐。急還西山。明夜公子夢金甲神取館鑰擊其頂骨。叱而語曰。汝本甲戌狀元。今爲不善。天帝已察。罰錫縣秀才。孫繼皐有夜拒淫奔事。其父又行善。即以是科狀元。改賜之矣。汝二人死期將至。可速還家。猶及與父母相見。公子還白於父母。旋心痛而亡。師病殺腸瘁死。越年穀梁升還。改元萬曆二年甲戌殿試。狀元果孫繼皐也。國家歷數。已先定於冥中。異哉。孫後官侍郎。



祇樹給孤結佛緣。黃金鋪地無慳慮。佛感施與心無悔。福滿三千及大千。

（註）施與者心也。或憐其困苦。或周其急難。一有後悔之意。則善心轉成惡者。前功盡敗。反增惡業。內典云。施有四等。不得上乘果報。一爲欲而施。二爲嗔而施。三爲癡而施。四爲悔而施。更有三事。一發多與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慕即求相報。又曰宰官枉濫人命。取財物以用佈施。是名假施。不能孝養父母。以豐腴供奉僧道。是名不義施。修橋補路。廣費多金。貧窮孤獨。飼鳥驅出。不濟一毫。是名顯倒施。皆無功德。

（案）宋良玉外談施濟。內實慳吝。不知者多爲所惑。有妹丈葛又洪。與友相戲。推牛地而死。言斷減死罪一等。擬流待遣。得五百金。可以納贖其子持田券至良玉家。泣懇於助。良玉慨然許之。俟忽自悔。其子日日造門。良玉不便遽回。託詞以緩其事。子以爲至戚。必不見欺。及遲期已及。良玉潛匿不面。致又洪死於遺所。其子仇恨入骨。杖戈思報。良玉又遊古寺。見殿宇傾圮。金身露處。問僧曰。寺敝如此。何故不修。僧答以無施主。良曰。予雖有家財。雖不能學祇園太子。用黃金佈地。碼瓦木植。尚可勉力。僧大喜。踴躍感謝。良玉觀喜助銀三百兩。已陸續付一半。既

而又悔。主寺中用非法將銀取回。前再往討。則曰。前項通還。要事用錢。菩薩如果有錢。佑我大發貨財。當加倍相償也。僧曰。居士出自是怎諸佛菩薩已證聖。吾緣尚可再募。居士欺罔之罪。無可解免矣。嘆息而去。後又洪之子。探良玉往莊課租。恩於半路刺之。夜夢神告曰。爾爲父殺弟。亦干天理。但良玉未與先悔。既欺爾父於前。與而後悔。又欺諸佛於後。已付大神勾當矣。爾慎毋妄動。未幾。良玉合家夭死。

（附）周惠化。好施不倦。一日。有貌異人化乞。叩試之。周果樂施。即日度之。今爲西華眞人。陽伯雍好施義漿。一日。過異人。授以一升玉種子。孫悟大富貴。綿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施。一日有老人叩門乞漿。兄弟待之薄。安史亂。老人引其脫難。史愛直築室得金。曰。天賜。豈獨享。盡散之貧者。一家俱登壽考。（編者附註）

陳大福。茶陵人。歲凶。出粟平糴。貧戶不能糴。則與米。無米則與飯。無飯則與糜。鄉里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錢糴米。天福施之米。還其錢。道人題詩於壁上。云。遠近皆稱陳長者。與錢糴米來施神。他年桂子共蘭孫。不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巨富。子孫發跡。



（註）太微功過格云。欠人財物。抵諱不還。百錢爲一過。貫錢爲十過。可見負債之過不細。范益謙座右銘曰。凡借人物。不可損敗不還。物係人有。非萬不得已。不須借。既借。宜倍加愛護。借還之。至假借銀錢。尤須清楚。倘家稍未了。宜預死後算償。非虛也。

（案）江右祝三恩出外貿易。偶遊一寺。寺有兩僧出見。留茶。一僧曰。小僧欠居士三十兩貫。今當償矣。一僧曰。居士欠小僧三十萬貫。亦當償矣。祝疑是叫家作機。詳語不其留意。相別時。家妻妾各懷孕。臨產之夕。三恩夢兩僧負衣鉢入門。次日妾先生子。取名僧保。越數日。妻亦得子。取名僧佑。二子長成。各具性情。僧保辛苦立業。每日持籌。慣屑算雖得分文亦交與其父。僧佑好賭。任意揮霍。將僧保所掙之貨。日漸消耗。僧保欲爭較。因疑媪母不敢言。致成氣鬱。鬱一忌祝。攜抱而哭。僧保忽跪曰。我非汝子。實吳爲汝前生名林達生。頗有家業。我名游守靜。欠汝錢二十萬貫。未償而死。幸無欺賴之心。故不墮畜道。今爲汝子。償二十年。本利已滿。當去矣。逾卒。次子亦相繼得病。臨終亦變聲曰。我前世爲黃治中。與汝合開典鋪。汝多支錢三十萬貫。今取討已完。當去矣。視哭曰。汝兄弟俱若我而去。殊是一老。何以爲生。僧佑曰。我二人一來還債。一來索債。均非爾子。倘欲得長命永泰之兒。須多立善功。言訖。倏見。視果依其言。眞心行善。後仍得兩子。壽老

（附）徽商吳某。信義自持。臨終語二子曰。吾所存千金。皆符吾所貸。汝宜照賬一一清完。寧受饑寒。切勿作負心人也。二子恪遵父命。後貸某偶溺一桔井得金千餘錠。鑄唐時年號。明晨有鄰人來賀曰。君有大財至矣。吾病篤。恍主東岳殿前見有解錢纏王者。自稱井泉神主者曰。此唐朝內庫銀也。上帝以吳某財命分明。判此項與其子孫世享。吾勉而異之。故來報。二子以實告。今吳氏鼎富。皆其後裔。

張孝基爲某富翁婿。翁止一子。甚不肖。逐出。翁臨終時。盡以家財付孝基。數年後。基見其子乞於路。召問曰。能潛悔乎。曰。得就食。甚幸。逾年。見其勤敏。復問曰。能管庫乎。曰。嘗閱已幸。敢望管庫。久而視其絕無放蕩。乃盡舉家財還之。孝基卒。有友遊嵩山。見孝基儀衛如王者。詢其自。答曰。上帝嘉我還財命主此山。菩之不見。

分外營求



人生日日喜營謀。
算盡錙銖未肯休。
若是息心除妄想。
自然循理不貪求。

（註）分外者所不當得而妄思得之貪也。曰營求。則苟且賣樣奴顏獻媚。寡廉鮮恥無所不至。豈知富貴貧賤。榮辱得失。皆有命定。彼分外營求者。徒自作孽耳。

（案）鳳子元幼遇一星士。算曰。此命只合粗衣淡飯。打點一生家業。若過百金。必遭橫事。惟死後方行美運。較生前大有光彩。鳳曰。人既死矣。行何美運。雖有光彩何益於己。快邑而去。自是雖竭力經營。總不出百兩之數。一日有販欵衣谷云。其母死。立等回鄉。現存貨物。約值二百餘金。願減價出脫。庶利令智昏。遂忘星士之戒。以五十金買之。轉貨得利三倍。豈知客係大盜。事發。被獲追取原贓。鳳受刑責。枷價方無事。從此一貧徹骨。與妻灑掃度日。忽勤地得石板。下有穴。巨擲皆白鏹。夫婦大喜。方欲取之。驟懷手輒神魂俱失。只得將石板蓋上。照舊掩土。是夜夫婦同夢神語曰。號中之物。乃擧柱所有。爾何得擅動。小心看守。二十年後自有好處。切勿輕洩於人。戒之戒之。後鳳妻臨產。三日不下。手擧牀柱。乃得生子。名取擧柱。二十年後夫婦憶神語。偕子往園揭板。白鏹如故。向之驟懷手襲者今竟安然無事。陰騭運回。賈房治地。遂成富室。未及期年。夫婦相繼而歿。擧柱頗孝殖殖

孝。祭祀不從。豈星士所謂死後方行美運於此始驗。

（附）唐正顯。與太宗有舊。既登大寶。召其三子。皆授五品官。不及顯。諭之曰。卿無貴相。朕豈爲卿惜。顯曰。朝貴夕死足矣。房元齡勸帝試與之。因授三品。是夕卒。（編輯註）

唐魏徵爲僕射。假寐閤中有參隨二更在簾外聞評。一曰。我輩官職。無由此老矜一日。總由天公。微聞其語作書付曾由老翁者。送銓部卷內云。與此人一美官。其人不知也。出門。忽心痛。乃倩曾由天者覷去。銓部閱其姓名。即注補近職。曾由老翁者。聞知其事。益快快自恨。公怪問之。具以實對。公惻然曰。由天之觀非妄也。（上）明南昌李孜省。以邪法寵於明憲宗。位太常卿。時有御史按江右。孜省以增襲正弼爲託。故事。各省秋試臨場時。按院有堂考。遂取正弼爲首。實爲中榜地也。至期場正弼不至。備索之不得。始封門三場舉。正弼踉蹌歸。人問之曰。初欲入場。忧有人引至城隍廟像後。凡忌視者。我皆見之。但口噤不能言。足痿不能行。今始得歸耳。及孜省敗。謀竟無成。（同上）

力上施設



蒸人作饌
古今編
如影隨形
報不爽。
一則全家
同棄市。
一從楼上
炙爲酥。

（註）施設如鑑堂華屋綺筵珠席服食器用之類。張施而陳設之也人之力可至十分止用五分則留下五分止用三分則留下七分。若日上所能盡行施設則奢縱過甚人既不爲物力留有餘天地亦必不以有餘供奢縱也此與上句皆爲不知足者警戒此句指勞民言既與上句不貫且與前後其下輕賤天民重祿。

（案）隋末梁州諸葛培楨修撓。昔謂石梁金谷園御有不堪人目處。園園十數里。凡海內珍禽異獸瑤草琪花。無不充牣其中。日與賓客遊宴。挾妓徵歌。費用無度。渤海高瑾。廣有貨財。行亦奢靡。聞邑名。特往訪之。瑾穿池聚沙。僞鎮千金。僕皆衣文錦。光彩炫目。至邑門通名。良久。邑方出。通布袍絲履。十分淡素而延待入僅置衣俱翠菱爲瑾一見自愧。邑爲設。具雞豚魚鮮。盤不滿尺。瑾疑其慢己。明日大設邀邑烹宰豬羊。數十人扛擡而獻。漁餅長八尺。寬丈餘。餐餌粗如庭柱。以五斗金遍

事仇。人品卑下。但敬戴立調。嫡者清操。今看爾父之面。姑饒爾命。但去爾淫具。可也。乃用刀割其勢。半來逆。孽子昏暴。次日方甦。延醫救治。雖得苟活。竟成閹廢。猶與姬妾同寢。每為淫念發時。喚婢妾過體俱廢。慙恨暴亡。卒主無嗣。

（附）宋王鼎為相。窮極富貴。置大榻於寢室。金玉為屏。碧翠為帳。取以小榻十數。擇美麗婢妾居之。恣為淫樂。日夜不已。所親或規之曰。此危道也。不見夫飛蛾乎。飛翔撲上。燄之不去。終焦爛死。聲色之害。不啻若火也。而乃日縱不已。淫慾無度。後悔何及乎。不聽。未幾。調作。身首異處。（戒慾註）

宋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未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旣知應閻面歎曰。今人戀花婆體。漁色縱慾。即自求押到也。我勸世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陸天池謀友好色。為寓言曰。某帝時。宮人多春疾。勅太醫治之。醫請選十數少年為藥引。未幾。宮人疾愈。謝恩。諸少年伏於後。枯瘠無人狀。帝問為。對曰。藥渣。帝笑曰。安用留此。棄之街衢可也。今人於婦女。無不願為藥。未久而化為渣矣。可畏哉。

心毒貌惡



雞雨常居
僧月堂
閉門仰屋
白商址
害人計就
歡容出
無數鳥家
回刻亡

（注）凡人形逐神遷。貌由心轉。此理之常。人可測識。主若心毒貌惡。徒有中無非險惡。滿腔內都是殺機。外面却使人可親可愛。如李義甫之稱人結蔡元度之稱笑面夜叉。豈怎生生世世不遇見此等人也。

（案）明李元吉。父為舉亭縣尹。被參。有心腹吏曰。京中某公。權勢無比。若通其門路。事可立消。尹從之。命家人劉證。謝金。潛銀三千兩。赴京打點。時某公門庭赫奕。官員屬候不得見。何況縣僚二人。細訪。有優人梁胡二旦。公所最寵。住西河堰二人乃用銀六百兩。覓江南上好菜品及精般玩具。俟其出府往餽。梁方十七。胡方十六。一見家鄉品物。大喜。收下。即其家慈滿口應承。次日進府。某公曰。今日來何遲。對曰。有表兄到京。不覺久談。公問表兄為誰。答曰。舉亭縣李尹之子也。公曰。李尹已被參治罪矣。梁胡跪求開恩。公曰。若非汝等。雖萬金吾亦不許。今爾等速離父母。情殊可憐。現今通州正缺知州。若將李尹陞任離京。密遣。可與爾等不時往來。吾亦放心。梁胡拜謝。越數日。前差捺接不行。果陞通州。闔衙李尹。梁胡為紈與元吉認為表弟。往來契密。儼然甘肉矣。豈知某公忽緣事疑問。波及餘黨。梁胡

亦案累羅內。連夜私逃。往汝衙躲避。主則李尹准病不面。元吉笑而相迎。執手曰。遠聞二弟之事。愚兄量心如冥。但此地耳目衆多。萬不可留。可至吾山東家中。隱姓埋名。庶無人識。又贈帶多少盤費。答曰。金銀頗有。因忽忽上路。不能多帶。所攜約千金。元吉曰。二弟可至城外某僻地等候。吾差家人將行李盤費隨後送來。庶免誤事。又與二旦附耳密語。方別。二旦果至某處等至天黑。不見人來。進退兩難。放聲大哭。有老僧見而問之。二旦以實對。老僧曰。二子慎矣。此李某欲一網出門。留下盤費。送回山東之謀。乃詐也。不速逃。則禍至矣。二旦求救僧曰。吾庵乃先帝香火院。有司不敢查問。惟有出家。可以免難。二旦無奈。拜老僧為師。連夜削髮。元吉自二旦去後。呼劉湖一家人曰。渠係欽犯。擒獲送官。賞銀三百兩。吾留在城外某處。爾等可首官。得此賞銀。湖劉同對曰。公子差矣。主人免脫陞官。皆伊之力。即小人在京承伊十分優待。是何等情義。恩將仇報。小人實不忍為。元吉喝罵二僕無用。二僕密告其母。母流淚曰。逆子心毒至此。李氏闔滅矣。隨取銀百兩付二僕。速往某處。安插二旦。所寄盤費。俟查出交還。又曰。渠一日不死。逆子報謀不止。爾

可回說已經投河則其心便歇矣二人領命至某處尋覓不見正在躊躇忽一小僧從寺中出視之乃胡旦也驚問其出家之故胡細告之且曰二位想李公子命送我至山東耶二人答曰師尚在夢中儘語前事將銀交給急急相別照母語回報元吉後月餘元吉忽得怪症合眼即見梁胡二旦衣衫淋漓扯住索命狂叫數日以手抓吮死但梁胡實現在不知元吉所見是何鬼物亦足爲陰墨負心者戒

（附）河南汝州婦某氏寡爲人繼室生子其前婦亦有子方十餘歲婦欲害之一日炙麵作餅勻薄其中置厨間几上前婦子外歸饑饉婦曰厨有餅可自取之祐餅入手故見赤頰人呼曰隣家媪具饌待汝宜速往餅不可食其子趨赴隣家媪方食各見子至招入命坐徐問所以答曰赤頰人速我來媪訝無有索赤頰不見新須陽壁哭聲殷耳媪走問則某氏所生子誤食厨間餅死矣隣人怪詰知毒由婦愼甚共訟之婦具吐本謀乃論如律夫葬前婦之子乃竟毒己子即殺人誅神已酷其報矣赤頰人從何來一生一殺輪移竟呼吸也（感應篇圖說）

穢食餧人



都后爲蛇事本眞。佛經豈有妄欺人。若非度脫梁王懺。孽鬼何由淨六塵。

（註）穢食。不潔物。餧人。與人食也。以不潔之物。強與人食。是等人於大衆。人既嘔之。神亦惡之矣。須賈困於張祿。范雎間於陳平。皆以惡食啓釁。勿以小而忽之。

（案）梁武帝好僧佞佛。每日淨齋與寶誌公參禪悟道。都后諫曰。陛下爲天下主。若與者德碩僧講求治法。自然四海昇平。萬民業業。國祚綿長。今誌公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乃天下之亂民。未聞與亂民共處而有伴萬機者。武帝曰。卿若見誌公。當不作是語。后曰。妾明日當備齋飯供養。觀其德行若何。命御庖煎肉雜各色菜蔬。製成饅頭。次日乘輦至寺。名賜四枚。每僧一。令二美婢宮娥執盤奉菜。衆僧魂銷菜亂食之立盡。后遍見大笑。惟誌公合掌瞑目。置而不食。后復傳旨相勸。誌公說偈曰。道能制魔。魔能亂道。魔高一張。道增一倍。魔兒蛇報。稽首謝恩。舉大衆埋之。越數年。都后崩。武帝思之。每日念經一度。一日坐便殿。忽聞棟間有聲。視之。乃一大蟒。作人語曰。妾乃都氏。因吞世不合。以穢食破僧戒。故罰變此形。日受萬蟲苦惱。又曾殺宮女多人。繫在陰間。索命每逢三六九日。受報一日。望陛下救援。帝曰。吾久命僧修懺。豈遽無益。后曰。彼皆濁俗凡僧。未得感通。陛下如肯

相救。當延智慧名僧。方可有濟。言訖不見。帝乃遍選天下有道之僧四十九人。改經文三卷。今之梁皇水懺是也。

（附）隋大業中。河南婦人厲氏。養姑不孝。姑日言。婦以蚯蚓作羹。進之。姑怪其味。竊藏示兒。兒見之。慙跳號泣。呼登動天。將錄婦惡鳴官。俄而雷雨大作。失婦所在。頃之。自空墮地。腹飾如故。而變白狗。餓死（感應篇註）

杭州於某。每以饘粥施貧人。里中咸稱之。一日有道士登堂化齋。謂曰。君家以施粥事。奇禍至矣。衆皆訶其妄。道士曰。施粥固屬善舉。但於某名爲施粥。實皆厨中餘積糠食。不堪咳者。貧而枵腹。忍咽充飢。因而致病傷生者甚多。能無天譴乎。言訖而去。是夕。有火毬墮空中。里人皆見。少頃。於某之屋獨焚。四鄰俱無恙。（同）

鄰媪。饒邑女也。年方十二。見母牌嫂虐己。每食以殘穢者與嫂。嘉美者與己。瑛每私分甘與嫂。一日母見嫂食美。欲撻嫂。嫂告以小姑私與之。母怒。責女。女跪泣曰。女後日遠人。倘遇姑如母者。母心安否。母悟。遂轉慈焉。里人稱孝智雙全云。（感應篇圖說）

左道惑衆



河伯無私
稱正神。
肯將月女
作夫人。
妖巫左道
罟財物。
無限蠢姿
落水濱。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民俗文物

（註）左道。不正之道。小之如巫師邪術。術惑愚民。作奸射利。大之如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元末之白蓮等教。多衆徒衆。謀爲不軌。皆是。

（衆）戰國魏文侯時。西門豹爲河內太守。見城郭蕭條。人民寥落。問吏民曰。河內衆稱富饒。衆連年豐稔。若是凋敝。何也。對曰。緣河伯娶婦之故。此地有大巫者。與河伯最契。凡有女之家。大巫即爲之執柯。三老說合。逼令其家獻女。復派大戶備區賄禄。至吉日。將女擲諸河。任其飄流。是以有女者。恐眷而逃。有財者。捲金遠避。所餘。皆孑遺之民耳。安得不凋敝。豹曰。下次。河伯如娶婦當令太守知之。至娶婦日。豹朝衣執笏。五馬雙旌。儀從甚整。大巫率衆徒與三老迎接。乃一年老婦人。見豹略起手。貌甚倨。豹愍勞舉曰。今日河伯嘉禮。太守願爲小相。可令新婦相見。爹時人謂投一彩與主。襄帷扶一少女出。見豹泣拜。豹視之良久。謂大巫曰。爾衆徒中有能爲使令者否。衆共舉一少婦。豹曰。遙見新婦貌劣。爲煩未能供事。煩爾至河伯前致太守意。寬數日另選作者。不由分說。喝衆役將婦拋入河中。豹躬折以待。半晌不回。豹曰。如此大事。乃令少年傳命太守。婦矣。指一中年者曰。煩爾往催。稍遲回。勿假前使。恨事又擲之。去半日。依舊寂然。豹怒。責大巫曰。爾爲師長。安無教訓。兩徒許久不回。定在水府貪歡。爾須自往。大巫再四求緩。豹曰。爾首倡新婦否。衆役齊上。復擲之。豹命將衆徒與三老盡行綑縛。日河水滔滔。[illegible]。河神安在。爾等使邪術四利。致今芳姿陡罰。付諸波流。白骨浸風霜。痛泣。雨天怒人怨。律載左道惑衆。不分首從。皆斬。爭許爾至河伯府論擊。使盡推入河。改河伯廟爲鄉塾。自是人民居業。數年復富庶。

（附）明衆中一大叢林。妖僧多衆其內。每年必有一僧焚身。士民施錢堆積。萬曆甲辰。復約衆於某日某僧焚化至期。果就火。士民觀視。有一御史聞之。來視。呼令止炬。即其懇欲何爲。再四不應。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也。揪眉流淚。不動不言。乃衆僧縛於薪上。加以綑縛。而麻繩塞其口耳。綑縛諸僧。具言每歲取一過路急僧焚之。以惑衆取財。御史大怒。將合院僧俱焚死。（感應篇註）

儒門忠恕釋慈悲。感應一篇道理垂。三教同心扶世運。豈容左道亂綱維。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民俗文物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



貪心事事
佔便宜。
秤斛生奸
計最奇。
一旦全家
同授首。
揚灰滅迹
盡含悲。

（註）尺度升秤之類所以平物價。一人情也。世人或用二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設心只要討便宜。其欺人已狠。人必有天殃。毫分寸尺丈之類名。

（案）明正德時。江西子大用。性刻薄。事事算計。差不肯以便宜與人。家開布帛米雜店。斛決胜斗入則去底。出則加筒。又制空心秤。灌水銀。出入輕重隨手。人皆呼爲于老虎。元旦日。有人五更造其門。見大廳五人。衣服異樣。共相謂曰。此人利錢積餓。天惡人慾。可使合門染疫滅其家。一人曰。未免太貴。上帝因其善子。與以後嗣。是其人知是神語。不敢洩露。語之次年。大用五十有五。妻叙舉子。人皆曰。此家者必是兒也。及長。聰崇絕倫。十六歲入泮。十九歲成進士。爲部屬。大用作封翁。精神愈健。刻薄取利亦愈甚。人其不謂天道茫茫。遂無報應。及宵濟之死。大用受其金。令子奉表謝臣。朝廷之事。纖悉必聞。適值王守仁設計擒宸濠。搜得大用父子陰次叛狀。奏上。武宗大怒。命寸磔其子于市。家口無少長皆斬。其屍棄墳墓。俱燒作灰。次晉平進香之人。始悟病滅其家。猶謂太貴。非生子作叛臣。其惡不盡天之報亦不止也。

以僞雜眞採取姦利



作僞欺人
喪本真。
父爲騙者
子相從。
郊原兩處
眠荒草。
積利如山
總是空。

（註）以僞雜眞。如鹽內攙灰。酒內攙水。銀內攙銅。米內攙穀之類。又如與販犯禁之物。以得重價。忻謂之姦利。姦。私也。取利而防人知。不啻姦也。各本註釋。將此二句分作兩項。終嫌牽之義實相承。以串講爲是。

（案）盛弘祚心巧膽大。善於謀利。人所不敢爲者無不爲之。人所不敢取者無不取之。能將銀鑄空灌鉛。又能造白銅假銀。出外買物。其典販諸物。或以土攙糖。以石灰攙鹽。以沙泥攙糖。種種欺天害理之事。靡不做到。一日從湖南販米。舟過洞庭湖。有大居娘娘廟。咸與同伙到廟遊賞。方入門。如有物擊者大叫曾拿。衆扶回船中。不能言語。惟作雞鳴。稍頃。漸變雞形。衆計曰。盛某惡人也。其子有父風。我等同伙而來。盛變雞回去。其子必不肯認。到官妄告。我等死無日矣。乃倒牲槍。同至廟中。請方舉。盛忽跳起。四顧青地。奔至神座前跪下曰。娘娘已允。爾等所請。俟我到家。從重發落。即復原形。問之一字不知。有告之者。盛反謂其學己。欲與拷金。搖家後。值歲荒。米價沸貴。盛大喜。與子計議。將米攙水。每擔可出加二。忽瞪目呼曰。娘娘遣差持兩張皮至矣。父子倒地打滾。同變爲雞。家人恥之。關閉廠中。大肆踏實。出外糾牧則安然。人以老盛雞小盛雞呼之。即趣登而至。嗟乎。盛變雞後。既復原形。若肯從此改行。則天必予以寬典。乃怙惡不悛。忍於荒歲將米攙水。希圖加二利息。究之重利未曾到手。而父子雙雙變畜矣。採取姦利。亦何益哉。

（附）趙方崔龜太山公家居時。一販夫以預銀三兩。易穀去。越數日。公以數珠買一豕。既而別有所償。方知其僕。亟命防豬豕者。以預銀如數償之。並索僕者投之江。曰。勿留此以誤他人也。後豬豕者來謝。公曰。吾方懼汝憊我也。又何謝。公享年八十餘。及見方崔拳進士官御史。累封贈至二品。（原註下同）

盧章。市賣油燭。以魚膏雜油中。致富。一旦暴死。其母悲泣。夜夢神曰。爾子以魚膏雜油中。誤售人。食不宜。且用爲厨燭。踐氣觸犯神明。死且受罪矣。何泣爲。觀此。則牛油燭益不可用矣。

江南客買某。積本三千金。每剿小說淫書。春宮淫像。人勸止之。不聽。以爲賣古董不如賣時文。賣時文不如賣小說。其取利悖理如此。後某無子。目雙瞽。婆多外交。女三改適。所藏淫褻小說諸板。一火而燼。死之日無棺。又有收買字紙。改造還魂

紙者。稱神殺我。其罪不可勝誅。縱遇陰德。皆勸世人。切勿爲此。戒之。

貨賣假藥。誤人更甚。昔張安國知施州日。出榜戒曰。陶公君。孫真人。傳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賣藥。誠心救人。後輯其書。皆見貨賣假藥。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時減其祿。或身多橫禍。雷霆天火。子孫非理破蕩。蓋緣用藥之人。疾病急切。將錢告買。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睹。反致損傷。寧當殺一飛走之物。猶有肉果。人命最重。無辜被害。其報當更大矣。

洞庭張八年。昆山某典鋪。藏一銀匠於家。親人所典金銀物。係香即易之。其製完。皆原物。有人使老婢以金鐲典銀五兩。迫期時已爲質物。婢不能察也。未幾。再以此物往典。鋪中詗之曰。銅耳。婢曰。前與汝典銀五兩。即此物。何云銅。相持良久。竟以其物贖。主人悲嘆。資婢曰。必汝爲偽耳。婢無以明。欲自盡。忽雷震一聲。典鋪之人死矣。然纔詰曰。晝亡相殺之三日。當忽破棺。擲其屍於通衢。如示衆然。

海鹽倪某開香鋪。每用雜木刻碎爲末。和作香料貨賣。夏日用燒驅蚊。忽爆少火入香末內。頓起煙焰。傾欲出戶。遍室迷漫。不得出。須臾。人屋俱盡。



西湖一曲古今傳。綠慘紅愁最可憐。女總侍門逃一笑。何殊趙上侍歌筵。

虐良爲賤

（註）看事子女。皆謂之良。奴僕婢妾。皆謂之賤。本出良家。而以勢力誑之。奴僕婢妾之列。如強買誘騙之類。主虐良爲賤。則罪大惡極。報更烈矣。

（案）浙江慶濟倉。仔皆植設。每歲發賑實之戶。司其出納。名曰庫子。有陳大年者。其父在日。頗有家貲。大年浪費無度。家道雖中落。猶有富戶之名。是歲派充庫子。便用官錢。無可爲償。府判王某候右人。性極殘忍。乃拘其妻女到官。計貲身之價。不足抵完。遂以小舟載入西湖。令陪客以資納官。士人鮮于樞傷之。爲作湖海曲曰。湖邊蕩槳雖家女。綠慘紅愁愁不語。低徊忍淚倚船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盡。魚鼈無譏客如土。隨意夢短須臾去。需錢生疾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悲懷歌行路。後府判卒於任所。遂有一子兩女。子已娶婦。均年幼。陝去浙窩遠。不能圖籍。僑寓湖側。姑嫂時至門前玩景。遂爲浪子勾引成奸。姑稍智人私敬。既則習爲故然。開門延客矣。判子亦幸貧現成酒飯。不較也。嗚呼。判壞良爲娼。紅知遲一時勢力。資料身死之後。已之女媳。亦俗門獻笑乎。



趙氏貪財己牢固。婪吞猶不肯相饒。女來借貸偏慳吝。留與雙雙敗子消。

（註）誤。誤也。騙。思。用言計設騙。使愚人陷入術中也。妄。竟貪愚心。惡。惡者安然無恙。設者轉盼取笑。天道主公。惡巧而憎拙。愚人反得便宜。佳佳有之矣。

（案）常叔度。性戇。遇大財物。識計百出。同里有遺姓者。家富而愚。叔度殺其可騙。乃與結拜弟兄。以女妻其子。趙以生觀可託。凡事信任。叔度或引之入花柳場中。暗勾地棍擊奪。後出面解勸。藉取其貨。或設局賭。予金一撮。不數年。遺之二十萬家財。使吞其半。時開捐例。又誘遺出粟納官。遺竟用得銀二千兩。遺以託之。叔度到京。自捐監。假部照。種種欺騙。難以悉數。後遺子長孝。娶女為門。趙亦身故。子生計益困。十月窮無棉衣。日夜尤其舅女。歸告叔度。曰。爺在日。與父為至交。父遺不念女當念亡。今吾家一貧似洗。父不憐面相救。異日何以見爺於地下。叔度曰。汝愚。家略吾已大費。雖度現在之遺。乃爾兩兒應得。爾何妄思。說說。女曰。父雖。女不忍得是矣。敢問趙姓之遺。非甘子孫。何為吞佔。吾爺在世。雖愚。恐死後不思。必有報也。叔度大怒。叱女去。不許歸寧。豈知叔度同一好標。乾賭長者。出梅搶。服收。欲圖速。數月後。即大發。遍身皮脫。血死。求名在賭場一夜

輸二千金。天明。忽頭痛肩與。至家。頃刻率。叔度痛子。抑鬱而終。其妻無依。投靖與又來家倚以終老。不但所侵。盡家財。完璧歸趙。並其半生別處。謀騙之貨。亦盡有焉。遺可謂失陷。實處行。但實矣。

（附）江東村落。家。構一神祠。有少年不信。聚眾。四夜。臨之日。放以十萬錢。相贈。少年問其故。曰。汝明早入廟。將。面。遂。祭品。即。錢作。受械。狀。伏地。哀求。少年許諾。明日。如其言。聞者。如市。忽有。黑血。口中。流出。土震。搖。流。牛。與。而死。人益。信。跡之。置。諸。恩得利。無算。越一年。其黨。以分財不均。訟官。首。告。蓋少年之死。係。案。原。預謀。事。於祭品。以害之也。於是。眾。眾伏誅。（感應篇注下圖）

保靖州人楊太。王周。錢火兒。同一。賊。漢。避雨。崖下。俄而。虎至。三人。推。賊。漢。出以當虎。唯。恐。崩。虎。驚。逝。賊。漢。無恙。三人。俱。斃。死。

陳。哥。國門。遺。骨。醫。無效。有僧。曰。汝一生以。智巧。騙。賭。惡。昧之人。故。授。此。報。陳。願改過自。贖。僧。曰。若。能。改。路。夜。行。人之。目。得。明。家人之。目。或。可不。昧。也。陳。即。遵行。并勸里中。共。罷之。合家之。目。皆。果。復。明。而。來。春。氣。疫。盛行。獨。里中。不。染。（感應篇注下圖）



婬為婢女
弟為奴。
同氣忍將
毒手屠。
花未上頭
當已賣。
嗟哉逆子
錢慈烏。

（註）以口取物曰。貪。貪人之貪。如口之貪物。無有窮極也。凡人貪心一熾。一切逆天悖理。欺心犯法。靡不為矣。自此至行多險僻。皆言家庭之事。此句宜指兄弟叔姪。多佔產業。多取銀錢之類。方與上文殺人取財。棄法受賂等句有別。

（案）聞大名。娶。劉氏。父早故。遺有幼弟大紀。童養媳吳氏。大名獨掌家業。親大經如偶。劉視吳如婢。供其驅使。稍不當意。輕則罵。重則打。兩人柔被降伏。見則魂銷膽落。不敢較也。大名夫婦。食則珍饈。衣則錦繡。大經與吳氏。鵝衣蔬食而已。其母年老。忠厚。落在長子之手。欲持公道。不能。大名盡賣產業。將銀入己。時曰。父生前兄弟兩人。爾今日賣房。明日賣地。業將罄矣。幼子長成。將何為生。大名抗聲曰。若一家閉口不食。則不用賣矣。母嘗。布一疋。與吳氏作裏衣。劉氏知之。搜其篋。奪去。曰。爾夫婦吃我現飯。安享自在。尚欲著新褲耶。後劉氏生女。吳氏在房服事。由劉至墓。不得食。母憐其餓。呼出。與湯飯。錫子。劉氏忿怒。從牀上躍起。奪過。倒淨桶中。母仰天大哭。須臾。黑雲四佈。雷電交加。霹靂一聲。將淨桶劈開。一日。天氣晴明。劉方折氏棺花插髮。忽雷聲大震。將頭顱劈碎。棺花尚在其手。大明亦得瘋症

而死。母攜出歷年貧苦之資及祖遺田房紙券。盡與幼子執管。所生之女。大經夫婦擇配。其增復不成器。逃走不歸。女依叔終老。

（附）武昌劉克讓與弟克敏克寬各分田十頃。歷貧在外。克讓平日滿心知足。好周施貧乏。嘗語二弟曰。吾張稍豐厚。不於此處看破。恐得罪神明也。二弟不聽。克敏刻薄慳吝。克寬放彙疼情。形貌異。後克敏二子蕩業。盡賣田移。克寬遺大又爲人命謀販。死獄中。無嗣。惟克讓家興隆。子中進士。（梁令娴）

附錄　清宮禁无生戒賭文

賭博一事。例禁甚嚴。以賭博之爲害甚大也。賭博之其無如富貴之家。不止男子爲然也。閨閣中有耽嗜者。不止上人爲然也。或獲尤有甚焉者。夫富貴之家。既相習成風。又何怪乎閨閣細民。今試言閨閣賭博之害有三。曰蕩。曰盜。曰悍。同棹共戲。偶然好友也。既而勝者得意。負者懊惱。不免口角矣。口角不已。至於鬪毆。衣冠褻頭而許破。賭必至於鬪者。其常也。負而即止。尙不失爲智。惟不甘心於負。而必鬪和本。情急手攘。揀梁不得。則不禁出於盜竊矣。一破敗而當官棍責。尙可爲人乎。閨賭之家。準飯思少於一家。已則自守頭瓶。復有閒漢數輩。遞湯遞點。出入無節。是夜淫風大行。下與婦女。當處安保其無私事乎。敗壞風俗。莫甚於此。三者交自來賭博之人。亦有二種。一則貪財性成。妄思滿載而歸。不覺傾囊而送。故當其勝而貪心益熾。不轉瞬而仍還人矣。及其負而貪念未息。不覺轉瞬而念加倍矣。蓋由貪心而傾家蕩產。父母怨恨。妻子離心者。所在皆是也。一則遊情之子。不習手藝。不顧生理。專以賭場爲棲身之地。有錢則入局。無錢則旁觀。不顧父母之養。不思終身之計。率至凍餒而死者。非一人也。至於富貴之家。以葉子爲遊日之具。較勝負於錙銖之間。家長罔知。蓋鄙子弟徑而效尤。家教安在。若閨閣中。始曜姊妹。聚而戲。已非正理。而更雜以三姑六婆之閑外親黑窟之人。其弊尙可言哉。語云。牌風即是淫風。良有以也。或獲日見其家主之眩於此也。則心無所畏。而拋職業。遠使令。斂具出諸袖中。同輩不招自合。竊油竭以供夜庭。盜銀錢以填所負。責之則已遲。且貧之仍不悛也。言愿戒賭。先自富貴之家始。

唐解元戒賭歌　（明）山先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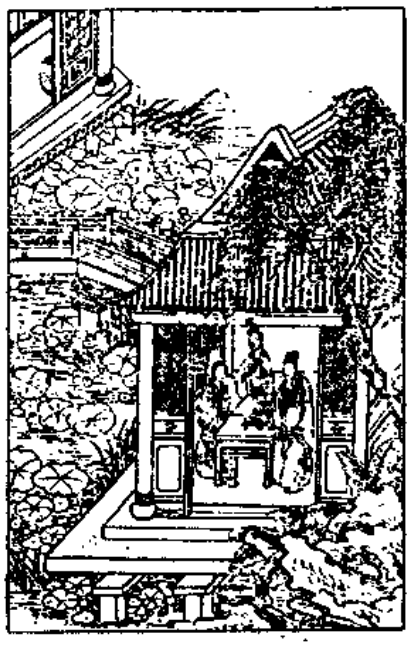
我今有忠言。勸君切莫賭。人道賭當輸。誰識賭中苦。家貧謀生路多。壁任士農工與賈。惟有賭錢人。想念真思苦。總是起貪心。頓到思來富。小小得頭便入迷魂府。此是陷人坑。此是噬人虎。只怕乖面不肯來。都怕來面不入。勝則有支承。相交無勝敗。徹底下流人。引人會賭博。典到誰知飢與寒。神會都賭輸和午。田地不暇耕。衙視封塵土。明知新律嚴。不畏官司捕。父母忍心拋。妻兒全不顧。蕩了更貪多。輸了思翻本。贏得來時不復存。輸將出去猶言禍。告貸已無門。捉襟又無路。深得毒怪惨。朝夕渾難度。那個真王孫。何處逢漂母。且把過來人。遍一勸君數。世有賭錢館。設一朝空。年年蒿塊身無覆。也有天涯遠客牌騙。數盡滿落難夢步。也有窯門濫賭滾揚金。華堂賓盡逃蓬戶。也有作歲逢場偶效尤。從此日漸迷烟花。也有張羅設網老賭家。下稽到底仍如故。細推詳。天亦怒。拆人仍不用差。射人頭不用弩。殺人勝不用此箭鏃。只消一個賭錢場。猴心惡少輩。翅附白日打劫無休歇。偶財喪命人不悟。地方盜賊由此生。少年子弟移斗誤。聽我唱機歌。爲爾難

狂言。及早猛回頭。各各思當務。汝若有閒錢。何不施貧戶。留些好積與兒孫。剩些田房還祖父。千日山中酒一醒。翻身跳出射場塊。（人鏡陽秋）

勸儉歌　（明）　癡兒浪子愛閒耍。幾個回身是好人。男不務生多作歹。女無活計定思淫。銀錢濫使餓皆因。富貴榮華只爲勤。天子萬機宜萬幾。豈容情慢有凡民。（下同）人鏡陽秋）十富　不辭辛苦由正路。勤儉富貴公平多主顧。忠厚富。聽得雞鳴離牀鋪富。心富手脚不停理家務。終久富。常防火盜管門戶。謹慎富。不去爲非犯法度。守分富。合家大小相幫助。同心富。要兒賢慧無欺妬。幫家富。教訓子孫立門戶。後代富。存心積德天加護。爲善富。（明解縉全書作李義山先生十勸十富）

十勸　只因放蕩不經營。漸漸窮。浪費錢財手頭緊。容易窮。朝朝睡到日頭紅。遇過窮。家有田地不務農。懶惰窮。結交盜賊做親幹。賭高窮。好打官司逞英雄。鬪氣窮。借債納利進門風。自添窮。妻子懶惰子偏蓮。命當窮。子孫相與不良朋。同騙窮。好賭貪花沽酒鐘。散底窮。

咒咀求直



誦法圓成
莫違咒。
結華勿御
守三從。
與其詛咒
明心跡。
避諱何如
反貢納。

（註）咒咀者。譬於神也。求直者。人謂其理曲。欲借咒咀以自明其直也。小人時窮勢迫。明知所作非理。每借誓神以塞其責。往往橫遭慘報。如其所咒。可畏也夫。

（案）楊寡婦。性極悍。年未四十。夫死。遺子七歲。延曹姓爲教讀。曹係楊門之壻。認寡婦爲叔岳母。朝夕相見。寡婦家業雖豐。却最慳吝。一文不捨。菜蔬淡飯度日。獨在曹面上事事從厚。銀錢米穀。託其掌管。不問出入之數。又日以珍饌相款。嫗嬸雖疑不疑之。一日曹偶解館。來婦主書房。翻其篋。得數環一包。乃寡婦藏所御者。持以示之。寡婦曰。我數日前。曾煩曹家女婿另換新式。想渠偶然忘記帶回耳。後寡婦又從寡婦枕邊。得金扇一柄。乃曹之物。寡婦曰。我適錢至書房。偶然撞來者。寡婦皆笑曰。前之釵環。曹偶然忘記。今日之扇。爾偶然撞來。天下偶然之事。何其多也。寡婦怒曰。難道我與曹有甚私情。乃對神矢詛。日日咀咒。以明己之清白。而待曹則相厚如故。時逢端節。曹並不歸家。寡婦治酒。與曹在荷亭對飲。且飲且罵。侍婢進角黍。兩人食未竟。寡婦忽云頭疼。攙主房。俄頃即卒。曹直臥至次日辰刻不起。啓戶視之。亦死矣。人皆以爲天報。但詢諸侍婢。僉云兩人形迹可疑。並無勾且不正之事。嗚呼。古人有言。避諱不如自修。爲寡婦者。宜勿負老成西席。固戶克守。婦道事久見人心。不求口而自白。毋口咒咀。適自速其死耳。

（附）某婦容與人私。又竊鄰家一手巾。鄰家詬罵。其夫聞之。咒曰。我妻果與人私。及竊汝巾。當爲雷擊。否則汝亦如之。未幾。果被於雷斧。夫臨下有字曰。痴人保妻。妻臨下亦有字曰。行奢爲證。（此註下同）

蘇州盤門章惟一妻程氏。有妹嫁於徐姓。章妻往探其妹。因竊妹金鐲以歸。妹知其姊所爲。乃遣媳婦言索之。章妻惡竟同寄牢城隍廟。咒咀以自白。隔三日。忽舌長出寸餘。口不能語。惟呼還還而已。一月死。其夫開篋視之。則金鐲宛在。夫恐增妻罪。密遣人還其妹。妹不忍受。變易得價。爲婦作佛事以懺其罪。

康熙戊申年。由左地震。沂州有賈客以布百疋。錢十千。寄於旅舍范氏。及地震後。索之范氏。但與之布。匿其錢。客再索。范氏指天咒曰。如匿錢。即刻壓死。言未竟而屋已傾。獨范氏死焉。其錢在牀下。客唾罵而去。

嗜酒悖亂



昏性莫食
戒性水。
成家宜戒
敗家湯。
試觀好酒
蠹千頃。
骨肉分離
走四方。

註一晴。好也。悖者。反其常道。亂者。失其矩度也。四戒之中。酒爲第一。世人貪飲無厭。以致氣昏神亂。胆大心狂。臥街寫座。凌親犯上。無所不至。士股其名。農工商賈廢其業。甚且損肺腐腸。招疾生死而不悔。可慨也夫。

（案）秦浩字子頃。聰明蓋世。讀書過目成誦。能詩善畫。才情可望大就。但性耽糖藥。以盃中之物爲命。典衣質物。盡付酒家。視父兄妻子褒如也。無飲不醉。無醉不酗。抗父毆兄。罵鄰毀友。致父不以爲子。兄不以爲弟。親戚朋友。見之如猿犬梟鳥。遠遠避去。所與遊者。皆攛夫牧豎。市井無賴。父兄見其人品卑污。逐出不與同住。僦居茅屋三楹。不蔽風雨。困悴日甚。妻孥饑已兩日。向姊家貸錢五百文。浩以四百五十文買酒。五十文買米。暢飲至夜。醉後逞兒時。妻已解衣就寢。從破被中搜出。欲攜諸河。妻大驚呼救。四鄰驚起。見妻赤身。不便上前。呼女眷往救。妻已被淹半死。次日其岳呈送學師。戒飭三十。人皆若之。彼怡怡自若。有鄰女秀媳。頗有姿色。秦屢次調戲。女投梭拒之。乃乘夜踰垣以入。被其家捕獲。送官。覩其衣衿。重責枷號。猶令其妻日供酒食。貧不能應。畏其回家後逼。投環殉命。後得疎釋。無人然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鄧氏藏版

保。遂四處流落。數載不歸。後有人傳說。在鄰邑鄉間教蒙館。又與村師通。醉後熟睡。被其夫殺而倒埋之。父兄恨其不肖。付之不問。嗚呼。狂藥之不可貪也如是夫。

（附）蔡文忠公齊。好飲。飲必醉。時太夫人私憂之。一日存道先生過其治所。戒以詩曰。碧君罇重龍頭還。慈母恩深鶏叟蓬。君罇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大悔悟。自此戒酒。非會親友不飲。飲不敢至醉。卒爲名臣。（嗜酒者注下則）

夏璣。吳縣人。父齊夜坐憑窗。月陰中見一白晳少年醉行。父曰。誰家郎。嗜狂藥若此。及逼近即門。乃璣也。父詰不言。後登第赴選。父戒以前日狀。遂受嚴教。終身不飲酒。後爲河南道御史。黃黃先生撫軍親詣華。酌酒半巵以屬。且曰。李光矣。可飲此。九泉之下。已藥有榮矣。少檢戒。無傷也。璣流涕却之。卒不飲。

閩士劉乙。因醉後與人爭妓。既醒。大慚。乃集古今受酒禍者。以自警。題曰百悔。經遂絕飲終身。

滇南一生。力學能文。而性嗜糟糜。每讀書。攜酒一瓶。漏下十刻不倦。酒後爲文。益發高華典麗。老宿亦推重之。年四十不第。益放飲無節。竟以酒醉死。（注香證）

徐太史曰。近年士人更有嗜鴉片煙者。對臥牀旁。傳筒互吸。以爲快。未幾成癖。而肩摩類縮。顏枯鴻悴矣。一次熒青。神氣頓懶。不知坑送多少折桂郎君。珠墮掩情。非風二詩爲佳士證詩之。無端玉樹折紅塵。酷毒何年渡孽閒。桂殿豈容藍面鬼。閻殿各念白頭人。嘗來更具相如渴。金盞誰憐季子貧。浪說短槍風味好。青衫不易典書身。癡兒騃女骨沈沙。結日如何也嗜痂。毒中毒肯雜再活。才凌斗漢漫相詩。火城風引鳥煙殺。綺幌春濃碧玉家。金粟歲人殊秀色。芸窗偏種來蘼花。（鴉片注）

附解鴉片方（道光四年甲申秋良鄉縣程巴澤修行）

用香猛浸水。臨來時將香猛水生吃下。即嘔吐其涎乃止。倘再發。則再吃。自止。又方　胆老反蒲（即南瓜）搗汁大半鍾許。臨來時即吃下。亦吐其涎而止。或未定。再搗反蒲汁吃立止。

戒煙瓜汁飲（南瓜總性論李林松示）

南瓜正在開花時。連其葉與根蔓一併取下。用水濾淨。於石臼中合而搗之。取汁常服。不數日。夙癮盡去。而經結瓜者亦可。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鄧氏藏版

骨肉忿爭



骨肉如何
忍自烹。
枕邊有語
便相爭。
寄言婦女
休長舌。
和睦人家
覺不生。

（註）天下事皆宜和平處之不得經官興訟一兄骨肉古語云相鼠有皮人倫既傷則天災必至自然之理也忿爭之起不一或以財產或以婚姻或以爭氣不等欲消釋之惟莫計便宜莫使盛氣莫信婦女奴婢之口則得矣

（案）尤守靜尤守讓同胞兄弟也守靜娶張氏蓄家女姚俊甚薄守讓娶汪氏係巢發之家姚俊甚厚張巧而智汪才而狠一種家世一詩富有漸成嫌隙雖同盤欲食不啻吳越又有兩房婢女尋事生風各爲其主隨張者則搬汪之是非隨汪者則言張之過失守靜守讓聽枕邊之言兄見弟則如眼中之釘弟視兄則如背上之刺骨肉之間終日爭競無寧忿構親友出而解紛勸其析居以息爭端將一宅分爲兩院從中築隔兩家自是不相往來雖咫時伏臘並不見面張氏遷生四子汪氏無出遷怒於張隔墻言三語四張氏聞聲對敵姚媲之間又復嘩然一日有堪輿家謂守讓曰君父母葬偏左故長房多子若移置當中則兩房俱興盛倘遷於右首則次枝茂而長枝絕矣守讓信其言商人下將兩墳遷改葬守靜知之以逆弟滅倫掘棄毀屍赴縣呈告縣令大駭親往驗之則封築一新棺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孫氏藏版

如故訊得其詳援汪判曰守靜守讓鴻漸之徒登析天遷之訟孟田荊頓姜姜被成冰改葬既屬愚遂殭屍尤爲謀枉各宜檢示爲不友不恭者警其張汪二婦立罕到案川頒行于坐竹兜上背縛白旗各責長香喫夫離開骨肉令遊街三日釋放後守讓終於無子守靜亦家業陵替二婦俱不令終

（附）晉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病革時命諸子各獻一箭諸子既集乃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慕折之利延應手而折又取十九箭作束使折之則不能折矣阿柴因論之曰孤門易折衆則難摧骨肉同心可禦外侮此其明驗也（感應篇總註下同）

宋周文燦有兄嗜酒仰燦爲生嘗醉後毆燦隣人不平燦怒曰吾兄非毆汝何得雖間我骨肉也司馬溫公嘗書其事以戒人

明順德陽先生司理處州有兄弟爭訟數年不決者先生呼謂之曰汝兩子兩足相爭否兄弟相爭而恬不爲怪乎既相爭自相治可也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撲弟又謂其弟曰爲我撲兄兩人相顧愕然涇陽故促之兩人叩頭請曰嘗者官爲析產今悔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乃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孫氏藏版

哭而去先哲云骨肉間但當論情不可執理執理傷情傷情即非天理矣

明洪武中有告鄰氏交通胡惟庸者吏捕之遍訊行曰弟在安忍使兄罹刑濂曰吾乃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二人爭下獄上聞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皆釋擢用之鄰氏一事天下又有何事當爭乎

明天啓間杭城失火一江西商漢獨無業人問之答云是時倭兒朱衣神洒水故免業即其作何準平商讓言無券後有爭於杭者知其事乃告人曰此吾姪也父有五子性某居長貧鬻出餘俱隨弟父殁時有五歲有三歲者某指撫二十年積至五千金後諸弟冠婚葬會族分財五分均析絲毫不多得會族義之前此之事想由公鑑格天故免災耳黃席門先生見人弟兄相爭作歌諷予歌曰數兒曹要相好爲兄的憐弟小爲弟的念兄老一般都是父娘生沙地龜鼈何時了富貧貧賤總由天任爾癡呆任爾巧心腸乖情性惡總是父娘不疼數親朋也有散場時兄弟不和身不保是非也要自思量兄弟不和名不保錢財也有用完時兄弟不和家不保多憎嫌多氣惱說長說短達人告結下冤讎海樣深父娘罔極何竹報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孫氏藏版

聲氣網走勢要閥門車馬多誇耀一片精神奉別人兄弟飢寒不相服窮富情多佔道途奢吃果拜佛剛無數銀錢送別人兄弟錙銖多計較被人欺受人笑到門陪禮不敢犯無數周旋怕劃久兄弟一語多爭鬧誇褒兒好相貌妻偏寶背子後竹阿嫂弟婦爲不良同胞猶子爲强盜爭新衣戴高帽你家窮困我家飽眼前堕富任君驕前路茫茫難自料你貧窮你自造個個總豪金滿窖縱分一半與君家還說無情漏口詐嗟兄弟非路人一回相見一回老父娘養下一般勞兄友弟恭斯爲寶（人鑑下同）勸兄曹要相好

節孝朱先生曰人家兄弟胸中常要把兩個念頭退步想當發生喪死時譬如父母少生一個兒子當分家授產時譬如父母多生一個兒子一團爭氣自然冰消瓦解了無奈今人兄弟多爭論越多爲父母用財便互相推讓以致父母生失養死失葬而不顧分父母的財又互相爭競往往富的破家窮的越窮而不顧嗟當父母生子時多生一個兒子便添一番歡喜不料就是多增一個禍害豈不可痛至於兄弟經年不會面（會之意亦少兄弟和好之意也）則可惜

男不忠良



男兒最要
秉忠良。
夫婦和諧
家道昌。
可憐薄情
拋結髮。
忍心却戀
野鴛鴦。

感應篇圖說 男不忠良 二六十 中央圖書館印 據通民氏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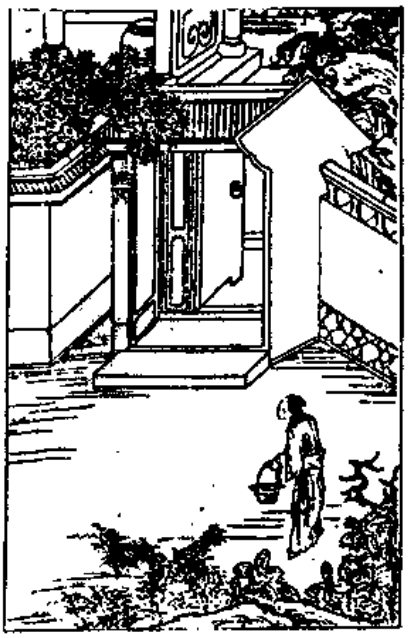
（註）忠誠實也。良易直也。此下數句。皆夫婦居室之事。蓋此不忠良。指奇臣亂國言。似與擾亂國政。脫正排賢等意。重複。玩下文女不柔順。與此句對舉可知。

（案）柏貴民。一生遭蹇。雖妻子面前。亦無一實話。而性復剛狠。日與業無緝。以鬬勇爲事。棄懷氏勸之曰。家貧。若君若貿易。得分文亦可。聊資日用。何必與此輩往來。相曰。我近得一財主提拔。許我爲布店主管。撥房一宅。不日即偕汝同去居住。氏喜而信之。不知其已得銀二十兩。將氏寶與鄰邑楊姓。爲妻。迎娶之日。哄氏登舟。推故過去。楊出見。與氏道其詳。氏始亦相拒。既而相安。無諸伉儷。楊爲人本分。氏復勤儉。夫婦協力。不數年而成素封。一日偕遊鎮鄙。柳綠桃紅。笙歌盈耳。氏排籬玩景。見岸上一窮漢。被店家殿打。視之乃其故夫也。指以告楊。楊憐之。上岸詢其故。店家曰。此賊屢偷食物。故殿之。楊解遂醉其儕。同至舟中。見故妻。羞慚欲死。氏責之曰。貧臣之妻。因貧求去。貽羞千古。我嫁汝數年。食貧茹苦。并無外心。爾得銀三十兩。將我離異。爾爲男子。不忠不良。尚有何面相見乎。乃拔頭上金數一股。擲與之曰。持此兌做作些小經紀。尚可延殘喘。倘再迷與酒家。直餓死之命。神仙不能救矣。與言畢。自縊。楊救留酒飯。另助銀錢。前去。後竟不知所終。

（附）浙西某生。家貧。授館他鄉。一日歸家。疑妻有外遇。跳浪奮擊。妻展轉乞真。手握一鞋而斃。後某入閨。見妻撒般人。蓬頭跣足。握鞋如死時。數之曰。財殘刻無良。害己誤之。冥司。命拿移場耶。某稽首乞真。妻以掌授之曰。吾本命來。難以空返。可書我來矣三字於上。得以暫命。我即去耳。生提筆書之。遂不見。蓋視。乃即書於卷幅也。（秋塍話）

嘉靖甲午。浙省考官馬呈璋入闈之夕。供給官張棋。夢考官人場。有一女子隨後。通身流血。張逐之。女曰。勿逐。特來報冤耳。聽後。以語同事。無何。聞呈璋病劇。監試者以張善醫。令入診視之。則已不可療矣。臨終。但云汝爲我逐此婦。詢其僕。知呈璋前任鎮江時。有妾金氏。才貌俱美。一日得父喪。倫服而歸。呈璋自外歸。妾以新進羞澀。乃將香之。呈璋疑爲情人所寄。遂剖腹出書。氣未絕而書已出。閱訖。始深痛悔。前過甚地。愈心動得疾耳。世之殘刻無良者。可不知所畏哉。（張棋著）

女不柔順



坤道無成
代有夫。
試宜中饋
習針工。
良臣貧困
妻求去。
千古羞坟
草萋萋。

感應篇圖說 男不忠良 女不柔順 二六一 中央圖書館印 據通民氏藏版

（註）婦人幼而從父。出嫁從夫。夫歿從子。是曰三從。故事無擅爲。當和柔遇順以相其夫。顏氏家訓曰。婦人主中饋。供祭祀。酒食衣服之禮。如有聰明才智。但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若陵駕丈夫。干預外事。便是牝鷄司晨。家道不興之兆。

（案）宋時。浙江國官之女。貌雖而悍。線綵秀才爲妻。徐家世儒業。日用淡泊。國氏非嫌夫酸腐。即笑黏黏寒儉。始猶形諸顏色。既則見於言語。久之漸然於室。無一時安靜矣。若姑曰。爾終日吟哦。意欲何爲。答曰。我乃官宦家嬌客。豈能久安貧賤。惟速求遺發耳。秀才曰。賢臣之妻再嫁。依然受若。爾不見爛柯山成文乎。國笑曰。賢臣之妻年老貌劣。故不能嫁好人家。以我姿容。何愁不售。爾拭目視之。秀才即寫離書。立遣回家。時秦檜當國。有表姪張防。慕國氏美。遣媒說合。納聘娶之。國過張門。雖云富足。而猶東丈夫。仍使前番手段。防聚亦無可如何。諸事聽從而已。後防勢藉秦檜勢力。轉文階。累陞吏部侍郎。攬權納賄。豪富莫比。時逢上元。國氏命於門前結綵懸燈。晚夕治酒。乘簾玩燈。列婢女數十。珠圍翠遶。妙舞清歌。往來之人。嘖嘖稱羨。徐秀才亦扶母上街看燈。過其門。見國氏憑欄倚檻。在此中享用。豈是我家嬌婦。嘆息而去。不數年。秦檜死。高宗收其黨張筆問正典刑。籍沒家產。國氏貧無立錐。二子復不肖。犯罪在獄。國氏自憐孤苦。主牢中送飯過夫家。見其門庭如故。花竹依然。泣曰。我當日若柔順守婦道。何致有今日哉。遂抑鬱而死。

（附）唐杜悰妻岐陽公主。憲宗女也。主婦杜。非起一用家人禮。嘗語杜曰。上所賜奴婢。必不肯納。我皆奏納之。別自買微賤者用之。可也。杜惟謹事主。凡婦奴婢。出判澶州。遣人迎主。從者不過二十人。即更進飲食於外。悉返之。杜在澶三年。主不識刺史廳事。姑舅嫉婦。調辱敗則哀婉謝過。杜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房屋卑濕。主無正室。惟處東偏屋。凡六年。時國婿皆豪橫。宦不敢問。主因此愈加貶損。視謁溫清外。不肯施禮。杜仕至工部尚書。主和順。卒終身。不改其行。（以上舊唐書杜悰傳）

潘子璜中丞曰。有友招客。客貧壁立。母老弟幼。販菜讀書。平日運行番君功過格。凡有所入。先敬母與弟。然後及妻。妻王氏。厭貧求改嫁。容多方留之。不允。遂離其去。乾隆辛卯。客聯捷登第。歸謁祖塋。其妻道旁見之。掩面而過。（以上明珠記）

不和其室



均成連理
鳥終鳴。
家室和平
萬事昌。
夜半妻從
弦下死。
自遺家鄰
亦旋亡。

（註）室。指妻而言。夫婦和而後家道昌。婦女能若有不是。當明白曉諭。固不可任其縱恣。亦不可遽生嫌隙。以致乖異。有等愚人。或寵妾侮妻。或迷戀烟花。不聽妻勸。款洽偏至。更有恃其強暴。以妻爲試拳之具者。此違悖得合終。

（案）登舟營兵李彪。性情粗暴。妻冷氏。恣揣無能。容復陋劣。合巹之夕。即不當彪意。欲退回母家。同班衆兵相勸。勉強成親。自此。不是茶蓋菲爭。便是飯鼎覓數。終日譁然。冷氏又不善言語。動則觸彪之氣。日受毒打。體無完膚。一日逢操期。彪命妻五鼓炊飯。氏懶不肯起。彪怒發如雷。從被中拖出。赤身仰面。反縛樓上。以粗繩勒其頸。用竹片重彈之。氏呼痛之聲徹天。衆鄰駭救。戶扃不得入。至打至氣消而後已。棱回。見氏猶睡。正欲再毆。衆鄰泣止。乃赴縣求離異。縣尹問曰。婦人非犯七出之條。無離異之理。汝妻所犯何款。彪踏踏牛鳴曰。犯淫。問奸夫爲誰。答曰。多不能數。尹曰。焉有是事。命拘冷氏。與四鄰到案面審。尹一見氏。笑曰。此豈行淫之人哉。衆鄰同供彪殿妻常用非刑。指氏傷痕爲證。尹欲執法重處。因係營兵。移營究治。受責四十棍。衆營兵憐氏遇人不淑。共起義會。湊銀二十兩。給氏資膳另。

居性且戒彪曰。若再肆凌虐。衆共殺汝矣。彪使夜間。用腰刀撬開氏門。氏方酣睡。彪以弓弦勒其喉。登時氣絕。正在戰慄下摸銀。屍忽躍起。劈面一掌。昏昏倒地。亦死。衆鄰悉聞夜間氏屋中有話詐聲。天明往視。見兩人相背而立。俱僵矣。報官相驗。氏頸帶弓弦。係生前勒死。彪耳根數命總有重傷。係被掌擊死。知係瓮對。無可質究。遂命掩埋兩柩合葬郊外墳前。有樹兩株。自葬之後。皆反背不相對。又有怪鳥兩隻。日夜聚噪。驅去復來。人皆謂是夫婦所化云。

（附）鄒叔通幼時。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學。欲毀婚。既陽則夏氏女已嫁。其伯欲別擇。通堅不可。曰。此女通若不娶。將終身無所偶。況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遽棄。豈人心哉。竟娶之。相好無間。後通官至朝奉大夫。嫁女所生一子。亦登第。

蘇汝惠陝西人。六歲無父。其母爲聘定一妻。時方五歲。未半載。惠母卒。及妻長大。貌陋足跛。惠娶後琴瑟甚調。一友謔之曰。聞汝婦面目可憎。何不另買一婢。惠曰。此吾母所親聘定者也。所戴皆吾母故物。若憎之。是忘母也。情近於貪色。鄙褻於不孝。吾何忍爲。友人改容起敬。後惠由武生出仕。官至總鎮。



不敬其夫

瓦馬雞蘇浚任時。買田此際得揚眉。後來不乏嫌貧婦。傻眼知人謂待兒。

（註）夫者婦之天。終身所歸依。安可不敬。不敬者非由頑劣無恥。即是淫蕩不檢。杜企之婦實臣之妻其明鑒也。

（案）虞州周志大爲廣南縣尹。生二女。長適同邑鉅賈之子趙悌侯。次字同官吳遵適之子慶郎。遵遄歿於任。妻亦繼卒。慶郎貧苦無依。志大欲悔婚。臣於衆議。不得已將慶郎入贅。相待甚薄。其次女復不賢。視郎如僕。自享珍饈。夫食粗糲。自衣文繡。夫著短裳。猶待女輕紅。減慶郎食。非常人早晚怨懟。一日。志大花甲初週。長婿趙悌侯。治館演慈。邀吾親友。慶郎獨坐書齋。無人觞。自早到暮。茶飯不至。枵腹難忍。等妻來食。妻方對鏡理粧。見慶郎。叟顧鳳曰。今日賓客盈門。爾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在書房蘸揔。來此何爲。慶郎告以腹餓。妻曰。爾爲男子。自不能賺。反向老婆求食耶。慶郎亦怒曰。我胸羅萬卷。何患不得富貴。爾試目俟之。妻拉至鏡前曰。爾試自照。窮鬼人有此醜形否。宜速去。無令窮氣侵人也。慶郎回至書房。自縊身命。數日經。忽見輕紅執燈提檐。推門入曰。妾因伺應女客。累君受飢。餓。特送酒肴。權充飢渴。慶郎曰。小生不才。受妻輕賤。感卿厚意。何以克當。輕紅曰。

此地不可一朝居。君宜速思自立之策。生曰。吾有年伯巫某。與先君交最善。現爲河南布政。久欲往投。但苦路遙無資。輕紅曰。妾自十二歲積蓄五年之間。約得三十金。盡以贈君。宜勇力功名。妾盼君衣錦歸也。慶郎連夜束裝。不別而行。至河南謁巫。時巫年老無子。愛生才貌。爲嗣螟。後巫內陞大理正卿。進萬壽聖節詩。命生代作。詞華典贍。字徵精工。聖情大悅。立召廷試。賜進士。爲翰林孵監察。巡按江西。抵建境。仍布袍敝帽。至志大家。見其懋彩張樂。爲次女招夫。亦係賜貢之子。生聞然直入。志大一見驚異。謂其僕曰。對酸來矣。若放出門。必生盜端。不若閉諸幽室。餓死之。永斷葛藟。乃假作美容。謂生曰。賢婿可更衣用膳。小女亦即出來相見矣。親送至書房。盤桓月餘而去。生清瘦至此。正在彷徨。忽聞啓鑰聲。乃輕紅也。曰。君衣履如故。氣色較前豐腴。來得無故作遊戲乎。生以實告。示以印帖。輕紅笑曰。賢夫人蒼青被綠。來冬蔡顯。誰人敢爭所配新夫婿而且兩亦足彰天報矣。袖出菓餅數牛。因曰。窘境須憶。忘卻天大正事。君知今日危乎。主人閉君於此。欲置之死。以絕其患也。前後已命人防守。君插翅難越。生大慚。輕紅曰。掌燈時。妾自有

計脫君勿受生俟主落果見輕紅搖舒倏移諸而至曰今日女客甚多婢侍如林混雜歸君改裝而出人自不覺矣攜手送出大門而歸次日生發牌到任盛陳儀從主周宅志大以爲按君賜拜冠帶出迎下輿則舊舒庭鄰也慚愧欲死生曰前緣實重當將女易適爾自潔我非我棄妻也覆水不可再收舊恩豈容不報吾非尊神郎紅歷來照管兩次救援死已久矣肯以尊神抵命爰則前怨悉消志大唯唯領命生會從設以五花官誥送還郎紅旋東舉遍拜上下至次女房中告別方欲拜女忽氣塞聲倒地不起門之命絕矣後郎紅生三子受一品封

（附）宋周謂以布衣講學湖湘逸見信用奔走權塞不得歸者二十六年其家業貧婦莫氏自靜俟夫事舅姑躬織圖門廓然鄰里汲婦亦無從識其面及二子長成築外室延師寒暑肆業無間晚年產漸厚乃爲兒姑營奠邱大作墳坟松檟蒼茂皆自植又爲夫營別墅水竹交映平閒相望二十六年中二婚一嫁皆得望族其夫在官亦能高節及歸俱已皓首因勸夫致仕偕老林泉時號爲莫節婦

（按此下阿嵇杜判官企梨環八十餘年生一子企梨仕駙中平盛多病眼睛步履皆不任持不獲視氏一節另附錄忽畧不化一起面去）

每好矜誇



妄自矜誇
莫與齊。
功名未得
便休妻。
頻興惡念
遭災劫。
始悔從前
枉著迷。

（註）矜誇。指爲夫者言。人要矜誇。則有鄙其相貌。厭棄糟糠。獻其編纂。濫取登庸者。有自視爲天下奇男子。薄待其妻如婢媵者。居家益驕。出門招尤。不待言矣。

（案）浙江呂益之性好矜誇。一誇能詩。一誇博古。一誇家世。人皆呼爲三不羞。時當科試。偶得列名。遂欣欣逢人自矜曰。此番入闈。當壓倒羣英。赴省高潮。日覽遨女。艷者訪其姓氏登記之。每當酣後。按册狂言曰。我登第做官。醜妻豈堪作配。某女係上選。當謀爲夫人。某女爲次選。當謀作妾媵。某之良田。某之華屋。皆可估而有也。一夜。房主夢神告曰。三不羞未得功名。便思棄妻。妄興淫色。便生惡念。已付火神燬分矣。爾宜速遣之。庶爾宅不同付灰燼也。次日。房主還租錢。善言慰解。呂猶大言曰。新科解元。爾不相與。眞無識之人也。忿忿而去。遂寓僧舍。酒醉酣眠。燈煤落於書卷。延燒牀帳。僧衆驚救。已半焦矣。不能入闈。扶病而歸。渾身變成惡瘡。穢氣逼人。其妻難與同住。另室而處。日費田產醫治。久不能痊。死後人猶掩鼻。由此以觀。天之報施。不爽毫髮。洵可畏也。

（附）石崇與王愷鬬富。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其他珍異之物。莫不爭勝。後崇因誅伏誅。乃嘆曰。奴鑒利吾財耳。此富不足誇之證也。（據郭注）

杜縞少年登第。與同輩遊一寺中。老僧問其姓名。勞人途以科名誇之。老僧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內愧其言。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旁。兩枝升桂一齊芳。謂僧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此貴不足誇之證也。（據郭注）

昔有兩新舉赴公車。意氣揚揚。旁若無人。途次旅店。偶閒步。遇一老者。孝服來投而問其行止。兩舉曰。村老何知。吾輩乃新科會試者。老者曰。然則孝廉公也。兩舉曰。此老亦知奮。竟識孝廉二字。老者曰。如蒙不棄。至小莊茶話。遂同至莊設酒款之。兩舉據上座。肆言不怨。老者端坐。不動聲色。頃之。一人孝服至。客前長揖。老者告客曰。大小兒也。兩舉見其氣宇不凡。向老者曰。令郎必須苦進學乎。老者曰。叨登兩榜。現任布政。兩舉踧踖不自安。欲辭去。老者固止之。少頃。又有孝服三人至。見客揖之。老者曰。此二三四小兒也。兩舉曰。有令兄老先生。則諸兄功名不難矣。老者曰。也到不消。俱已叨登甲榜。二小兒現爲御史。三小兒現作知府。四小兒新中。未選也。兩舉輾轉面赤。老者曰。小兒也未

能封得。老夫明爲某部侍郎。兩舉素帽汗涕。載拜而別。詢之旅店。知老者爲白公中復。因臨葬其夫人。故李服在村莊也。時已一門五進士矣。同上

金壇某生。恃才傲物。一日課文舉拍案曰。豈有作此文而不飛黃騰達者。是夕。酒酣步月。忽謂得志後。某女可娶作側室。某舍可謀作第宅。次夜夢關帝曰。神明鑒汝料簡。雖稱其高。今科總魁。奈懷惡念。又吐狂言。已罰緩二科。後抑鬱卒。出說鈴明會錄。

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人同船。都是年少輕狂。議論鋒出。曾公爲人剛默。若無能者。衆舉人取書疑義問之。曾俱遜謝不知。曾笑曰。彼偶然中舉人耳。因呼爲曾偶然。已而果皆不中。曾中狀元。乃以詩寄之曰。捲領鄉書謁九天。偶然捻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偶然。人鑑

明無化李春芳。年十八及第。奉旨歸娶。一日臨鏡。忽大笑曰。不料我竟中狀元。其夫人故問之曰。狀元幾年始有。曰三年。夫人曰。然則三年也有一個。公心愧其言。自此折節。卒爲名相。

李公。童年入村塾。一貧薪者。偶踏土地廟門。忽聞廟中云。今日李狀元上學。當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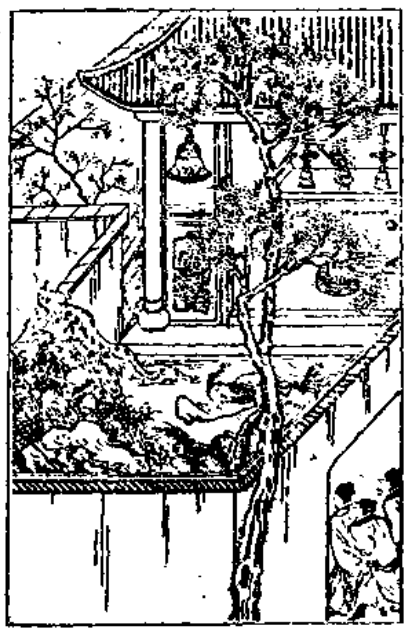
搖街道。趕祇從人。途復坐。頃又聞曰。李宰相來矣。忽疾風搖淨街塵。俄而一人擁一童子。捧書至。遂詳詢姓名。許字以女。未幾。因家貧爲鄰小吏。會見而異之。命伴公子讀。應試入泮。或有謂其解囊薪之媚者。李堅拒之。旋登魁選。後太平。子孫科甲不替。徐太史曰。神祐爲狀元宰相作冰人。觀其得意不驕前型。眞狀元。眞宰相。

浙江張秦。路過嚴州。先一夕。店主夢神曰。明晚來投宿張秀才。科甲中人也。次日張秦至。店主述其夢。秦喜。夜思登第復做官。只有妻醜當另娶。越兩日。店主又夢神曰。張生尚未登第。便思棄妻。今不能貧富貴矣。後果一生窮困。人鑑

吳下名士某。年逾六十。語其婁曰。我雖未登科第。幸一生美館。得以成家。夜夢父責云。汝本科第中人。緣有虧士行。削去桂籍。尚自誇耶。後坎壈移身。桂香

衡岳知處陽。與友諸婦會飲。金精爛然。衡夫人惟刺紋布裙而已。既歸。不樂。岳曰。汝坐何位。曰首席也。岳曰。既坐首席。又欲服飾華美。富貴可衆得耶。處陽人以爲

美談。按近日婦人女子。每以首飾衣服相誇競。附此以資勸誡。編輯者註



常行妬忌

從來最毒婦人心。
笑裏藏刀害意深。
世上而今容不得。
化爲猛虎入山林。

（註）妬忌指爲婦者言。婦人嫉妬。其至絕人嗣續。是惡德也。

（宋）陝人朱容世。頗有家貲。中年無子。妻殷氏。內懷險毒。外飾柔善。窺見夫意。先言曰。古云。婦年四十。爲夫娶妾。我今年三十有八。面小黑。以延後嗣。此其時矣。乃選有容色者。不惜重價。且以妹稱之。十分親熱。不數月。即用巧計。使朱自己遣發。彼反再四慰留。朱躭其術中。不覺也。有富家女。年十七。貌冠一時。朱素常心羨。媒嘱提說合。用銀三百兩娶之。朱如獲至寶。時刻不離。殷強作歡容。私謂女曰。爾出身世族。與小家之女不同。見主翁當作慈容。不可露輕狂之態。庶足見重於主翁也。女信之。自此見朱。或背燈而泣。或憤餓長吁。不復歡笑矣。朱反託殷相勸。殷曰。彼不願作妾。故如是也。一日乘朱往莊課租。唯將女縊死。朱回。見殷披髮長號。反勸曰。此女不願作妾。故尋短見。賢妻權木遠下之恩。人人俱知。彼自無福。奚以哭爲。後有老僕。將歷來之事。一一說明。朱方悟爲殷所愚。此後娶妾。另居花園。與殷兩不見面。殷無計可施。謂朱曰。我年已漸老。欲誦經禮佛。以畢餘生。汝爾之妾。主持家政。花園我自居之。即日兩下遷移。朱惟日日豐其供給。以求無說。時值

中風。朱語妾曰。如此佳節。伊獨處空閨。情殊可憫。既不肯出而就我。何不往而就彼。命治盛饌。與妾同往。殷笑而相迎。留妾同戶同飲。朱候至三更。猶不見妾回。從門隙窺之。燈火尚明。意其踌心未歇。不便驟動。退而徐睡。天早再往。門扁如故。大呼不應。命僕將門撬開。見一斑斕猛虎。從內突出。銜垣而去。妾之肢體已零星食盡。殷不知所往。證者曰。殷一向姤忌。已具虎心。故一見妾。即成虎形。食肉消慎。又何怪焉。或曰。殷人也。豈有變虎之理。花園近山。常多虎患。殷必先爲虎食。後方食妾耳。二說不知孰是。

（附）宋大夫薛塤。有子十人。一德。一波。一鼇。一豎。一綻。一雍。一碧。一堅。一顛。一獃。死。公明子卓見之。問曰。大夫所行如何。而禍至此。塤曰。予生平無他惡。惟好行嫉妒。勝己者忌之。佞己者悅之。聞人之善則疑之。聞人之惡則信之。見人有失。己如有所得。見人有得。己如有所失。子卓嘆曰。大夫心行如此。必至滅門矣。惡報豈止此乎。塤聞其言。愀然愛懼。子卓曰。天雖高而聽甚下。大夫若改往修來。轉禍爲福。不患晚矣。塤自此改悔。盡反生平所行。不數年。諸子之疾皆愈。（袁黃著作注）

無行於妻子



男學梁鴻金作品。女爲孟氏案齊眉。如何誰超相調戲。斷送功名却怨誰。

（註）妻者。我之敵體。子者。我之後嗣。待妻宜和而敬。待子宜正而慈。苟不以禮待妻。有失倡隨之義。不以正教子。有傷天性之恩。

（案）明浙士衛某。少年博學。娶妻嚴氏。貌既超羣。才復出衆。夫婦以風流相競。不幸小孤。某舉進士爲翰林。手書寄嚴氏曰。京師花柳地。吾已置小星數人。足供我輩。論其才貌。與卿相埒。其新孔嘉。不復念舊矣。卿若不妒。可速命駕。同享富貴。幾得書。知其相戲。亦具劄相覆曰。君得有小星。妾在家亦被有小夫。此處樂不思蜀矣。荷蒙寵召。當偕之來京。與君相較。如潘安衛玠。羅分伯仲也。某閒舉大笑。置之案頭。被同僚竊去。欵剣上奏革職。永不敘用。某歸家。益經情聲色。蘇竹管絃之聲。日盈於耳。優人妓女。往來不絕。甚至自塗粉墨。與梁園子弟登臺演戲。結紳之體掃地。豈知身不修。不可齊家。所生二子。效法前人。不讀詩書。不務正業。日與幫閒賢片。或遊秦樓楚館。或執舞榭歌臺。後爲優人引至蘇州學戲。流蕩不返。某夫婦竟無人送老。抱恨而終。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旨哉言乎。

失親於朋姑



堂上翁姑不可輕。未終酒令體全更。寄言天下閨中婦。莫把人身變畜生。

（註）婦人出嫁之後。春秋遠見不要父母而要舅姑。清明祭掃不赴父母之墳而赴舅姑之墓。蓋婦人從夫以舅姑爲父母也。禮律載作逆舅姑。罪在不赦。國法如此。陰律更嚴。可不懼乎。

（案）臨鄂西村有貧翁者。幼爲人牧牛。長人贅金馬幡。父帶牧犬入山捕野獸。偶得雉主橫財。成巨富。生三子。各娶婦。皆富家女。翁與媼自知出身寒微。不敢與三婦爭禮。飲食供事。如侍尊者。三婦習爲固然。稍有不到。非形諸顏色。即見於言語。翁媼皆忍氣吞聲。不與較也。長婦呼翁曰老牛。姑曰牛婆。次婦呼翁曰老馬。姑曰馬婆。三婦呼翁曰老狗。姑曰狗婆。各指其年幼部耶揄笑之。翁好吸煙。時不離口。三婦晴將牛馬糞晒乾。拌入煙吸出。識氣。知是三婦所爲。呼三子至前。欲加杖責。三婦近身出曰。牛馬乃翁之故交。少時不雉。今反雉耶。若論成家之由。翁當報狗恩。食狗糞。何牛馬之足云。各拉其夫歸房。其父母反云。翁媼凌辱其女。聘領多人。將翁毒打。翁反治酒賠情。自是任其無禮。再不敢與較矣。一日值翁牛辰。三婦並不慶祝。擯逐翁于後園食飲。以牛馬狗爲令。長曰。牛不耕田。該打一千。次曰。馬不行路。該打無數。三曰。狗不吃屎。合該打死。正在鬨笑。忽天起黑雲。霹靂一聲。長婦化爲牛。次婦化爲馬。三婦化爲狗。惟手足不變。尚能言語。送佰其父母家。皆恥而不來。三日與以茶飯。皆不食。見牛馬狗糞。食之立盡。遠近皆來爭看。數月乃死。

（附）明宋氏。金華宋濂族女也。夫衡州人。（失其姓名）爲閩州守。坐累死。家人遺成金蘭衛。氏奉姑以行。至常德題詩鄭壁。太祖聞而釋之。賜以閩守之職。今雲南永昌城西有節孝碑。都御史王中題其陰。詞則御史陰汝兆所建也。詩曰。郡亭咫尺堪投宿。手挾親姑愁孑孑。抱薪度地暫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傍人問二是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爲七千戶。奉檄運粟大都回。金牌勿賜雙飛虎。兄弟皆逢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方今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年年遠向衡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遍搜覽。意欲出仕薛蒼生。前年都邑忽交辟。辭親笑做趨神京。萬言長策獻閶闔。泥金捷報來掀騰。承恩榮除閩州守。風烟萬舫西南行。到官搜賢訪遺老。要把好頑盡除擂。日則升堂剖公務。夜則挑燈理文稿。守廉不使檐廣污。執法應教僚佐怒。府推稽罪苦相扳。察院來提誰與訴。臨行資衆無錙銖。惟有魚日將去去。來衣父老泣相送。遮留赤子爭號呼。彼時徵織動盈萬。妾夫白料無從辦。竟最拷打不成招。暗鴉家人莫送飯。無何餓死閻門中。拔軍原籍來抄封。當時只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空。親鄰憐妾貧如洗。欵鈔殷勤餽行李。等丁三日到京師。奉旨邊方戍金齒。兄弟遠竄龍江邊。臨岐抱頭哭向天。祖甫弟北兩相憐。別來再會知何年。開船未幾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蓼青草。眼前有子相親傍。身安且不憂家鄉。如今子死親年高。縱到雲南有何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程戒行色。林空日暮鵑雄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雲梯。百戶發放來取賽。雲晴雨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曉來走向賽中宿。情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熏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遞。翻思昔日閨門內。道行不出中堂遠。融融口影上欄杆。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釵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鬢蛾眉嬌。綉牀新刺雙鴛鴦。坐久尚覺春風饒。誰云今日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途日午姑云飢。欲丐奉姑蓋無口。回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若秋空雲。丧夫未經數十日。盤川重疫鹽商君。血色紅裙總羅袂。騎驢遠沙長安道。程步不知行路難。揭糧指笑青山小。古來節義重難陳。抉目嚴鼻肝胆真。曉哉風俗日頹敗。綱常壞盡趙黃金。妾心汪汪淡如水。甘受飢寒不受恥。我回欲乘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孝思須體夫懇懇。當學慈烏終養歸。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到傷心淚如雨。咽咽低頭不能語。道旁聞者總淒酸。隔嶺哀猿叫何許。（湘潭府志）

武林王茂室施氏。家貧養姑。姑性嚴刻。氏孝敬不衰。每日誦太上感應篇。喜勸女伴爲善。年二十五。病卒。至森羅殿。殿堦下。閻君降階論曰。汝陽數已盡。因汝亦姑孝。且奉行感應篇。郎急特放汝回。增壽一紀。氏曰。還死時備歷痛苦。吾不願復生。閻君曰。汝雖皇孤根。但力行未至。故不脫生死苦海中。若能久積陰功。當解一切疾厄。且不復來冥府矣。遂甦。自此奉行益力。年逾九十。無疾而死。（國朝耆獻類徵）

胡廷桂爲錦山簿。時私釀禁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廷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廷桂曰。汝既孝。可代汝姑受責。即以私釀律笞之。（明史胡廷桂傳）

輕慢先靈



華表路來化狐難。
冷風入戶骨增寒。
丹爲虎食遺簀和。
留與停棺逆子看。

（註）先靈謂已亡祖宗考妣，輕慢若祭祀不誠，拜掃不勤是也。至葬不早辦，輕慢尤甚。死者以入土爲安，世俗信堪輿之說，擇年月日時，卜山水形勢，致有終身不葬者，有貧欲厚葬，及子孫衰弱反不能葬者，有互相推諉，惑於房分之說，多年不葬者，有經年不登塋壠，不問松楸，不謀祀事，更有忍心害理，冀賺收燒者，孝子愛親，斂而藏之，猶恐不至，何忍付之一炬，仁人君子，遇此難而拜爲之解，大功德也。

（案）江右劉敬宇，年老多病，謂其二子曰，古葬禮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庶人七日，此定制也。汝二人素慤，吾我死之後，恐互相推諉，多年停擱，今有銀百兩，付汝爲葬費，使我骸骨得早歸七泉下，獲安矣。言訖而逝。二子計曰，停柩於室，又不吃飯穿衣，何得於人，不若將銀，分而營運，得利再葬，未爲遲也，遂各分銀五十兩，出外貿易，得一思十，得十思百，淹滯十年，不謀塋壠，一任蘧廬委生靈，兒媳納其父臨終囑咐之言，竟不復置念矣。一日鄰火不戒，延燒停柩之室，二子提資物件，不顧父棺，遂被焚燬，以瓦衍盛遺餘，埋於祖塋，一文不費，欣欣得意，時逢清明，村中土地有賑祭孤魂之例，鄉人賽會兩中，神忽顯靈，附於人身，大言曰，此村有兩逆子，得父之貲，不葬父屍，致遭火劫，父投井亡，一付龍，一付白虎矣，爾等當以此爲戒，來問逆子爲誰，神曰，不久自知，無庸預說，數日後，有人寄信云，二子在外，一山行爲虎所食，一夜臥旅邸，火燭燒著被褥，醉不能起，竟被燒死，衆人方知神言預示，蓋指此二子，此輕慢先靈之報也。

（附）宋大觀中，羅豫遊太學，有期年，嘗夢一人，錦服，策馬以前程謁，一夕夢叱曰，子已獲譴於冥，可亟歸，豫曰，某生不能大過，願聞獲譴之由，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豫曰，某尚有兄，何獨受罪，曰，子爲僧者，當明理，襆子兄碌碌，不足貴也，悉覺大恐，是年，果死於非命。（王佐實錄）

何子平，遭母之喪，甚亂，八年不得葬，常如租括之日，冬不衣裘，夏不就清涼，仰食薄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兄子欲葺理，平終曰，哲情罪未申，天地間一罪人耳，屋何宜覆，會稽太守爲營壙葬焉，子平後嗣繁衍，爲會稽望族。（文獻通考）

嘉靖辛巳歲，朱文陳，酷熙壬戌會試北上，其妻夢朱衣神曰，汝夫數世不葬，家中累十餘柩，今科本當首選，帝君因此削其名矣，是科閩中果擢元，以徹骨見落。（註齋筆記）

孔墳丁母憂，既葬，除官至秘書丞，始歸葬黃其母，忽現於前，責之曰，汝棄吾去，盜發吾塚，幾時祭享，寄食於二女家，爲子當如是耶，陰司本欲罪汝以警世，爲汝居官修謹，姑暫記之，自此切須勤視墳塚，歲設一祭，以安山神，亦以安我也。（孫公談圃）

太原王洙言有一官者，病其家數世未葬，急買地一方，自祖考至功緦之親，悉依昭穆，以次葬之，但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葬穴之法，人皆訝其太易，謂巇且不測，乃歲中竟選官秩，家益昌盛，今人積留葬地，動輒逾紀，徵求不可知之禍，於祖先遺骸，真罪人也，至於前人已葬之地，無論親疎貴賤，萬萬不可毀掘，掘而見屍，必有奇禍，否則貽害子孫，若出兵主將，能嚴禁士卒，勿平人塚，勿發人棺，勿伐入壙墳樹木，功德尤大，朱在庵，閻權居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侵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腐矣，仁人孝子，亦當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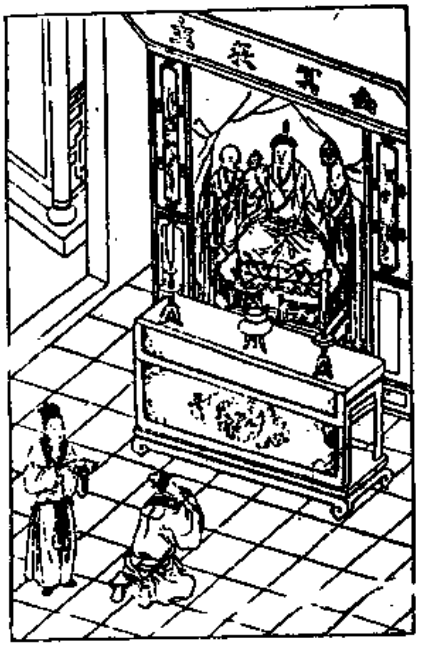
附錄楊椒山先生戒火葬文

燕俗，火葬親柩者，尚有人心哉。上古禮制未興，親死，衣以薪，葬之野，親尸得無惡也，後世聖人制喪禮，始衰麻，飾美衣，朝夕哭，不忍遽死其親，衣周於身，棹周

於棺。勿使後日有悔焉耳。葬則卜其宅兆。表以封域。冀親族之安也。自火葬之說興。焚其身。灼其骨。或投殘燼於流水。或瘞瓦缶而埋之。嗚呼。既火之矣。猶美其名曰。葬不思義之甚。或附此朽骨。骨已燃灰。靈將安附。夫敝帷埋馬。敝蓋埋狗。不忍狗馬之死。陷於土也。及親尸不如狗馬之得全於死後。尚得謂有人心乎。如謂生有知而死無知。獨不念父母木主神像。尚當愛敬。況明保親之肢體。何忍慘酷主此。如謂家貧無力葬。則擇土而埋之可也。如謂埋棺必須有地。豈火化竟可無地埋藏乎。如果確係無地。亦可商之親族。慨多仁人君子。必不移於坐視。倘或親沒遠方。力難扶柩歸葬。與其焚身灼骨。圖將來之緣捨。不若隨地暫葬。保現在之親尸。設使遠命火葬。爲子孫者。亦當自發良心。勉力安葬。何得貪圖省便。置爲順從。昔文王葬無主枯骨。四海歸心。乃以父母之棄而忍付之烈焰乎。然世更有喪心病狂之說。謂火葬易發。瘞埋人心合乎天理。人心既亡。天焉肯佑。乙以福。故文昌孝經。重斥焚尸之忍。惟望長民者。嚴爲禁示勸諭。喚醒習俗。善人同緣同志買隙地。捨資無力人之棺。其功德豈淺鮮哉。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高氏藏版

違逆上命



千百告戒
萬叮嚀
庭訓如何
竟不聽
違逆已千
天重譴。
欺心猶並
日蓮等。

（註）上命舊註指君命臣主命僕尊命卑官命吏役命卑幼言違逆者。惟家庭中子弟或恃愛或恃才往往自持己見視父兄之言如弁髦。不孝不弟。罪莫大焉。

（案）秦中富翁生子寅芳。頗有才具。月中無父。凡翁之命。無不違逆。翁嘗戒之曰。孝順德也。爾事事逆我。順德安在。芳答曰。順者理而已矣。父之所言多不合理。兒故改正之。以求其至是。非敢逆也。翁不能難。反笑曰。孔子惡佞口。嗣後一切事。任爾主之。吾皆不與矣。凡家人皆白則曰。可回大官人。親朋有事相齊。則曰可商之小兒。內外咸知有芳。不知有翁。一日翁女婿寄銀五百金。命贈婆二。增芳頗銘不與。翁雖含怒。但違逆已久。莫可如何。惟付之歎息而已。芳昔與友遊。殺恩寺。見有地藏王菩薩本願經。內載目連救母之事。曰。人死魂歸於天。魄歸於地。有何形質受罪。目連之母。在世不過宰殺豬羊。打鳥偷魚。其過福小。何至入十八重獄。受重重惡報乎。眞是胡說。碎而焚之。一時困倦。偕趙倩房。夢至一精舍門。懸對聯。上書菩薩本願經。無非行孝地獄光明。藏方是能仁。俯視有一童子出曰。菩薩喚汝。隨問進見。菩薩盤膝上坐。裝束與聖像無二。芳曰。目連之事。載於佛典。豈有欺人。翻碎而焚之。是不敬也。目連救母於死後。猶違逆父命於生前。是不孝也。命侍者以米湯飲之。醒後神魂遊蕩。不知饑飽。雖欲違逆而不能矣。

（附）委文達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文。物色。亟欲一見。屢坐公廨。聞門外喧嚷聲。問之則解元與公家人。爲門包角口。公慕其貧。禁家人索詐。立刻傳見。其人面目語言粗鄙。無可取。公不悅。因告方伯某。深悔取士之失。方伯曰。公不言。某不敢白。放榜前一夕。某夢文昌關帝。與宣聖同坐。朱衣神持榜進。題名錄來。關帝碎而曰。此第一人。平生作惡甚多。何以作解頭。文昌曰。渠官階甚大。因無行已削籍矣。然渠好勇喜鬬。一聞母罵即止。不敢違逆。念此尚屬孝心。姑與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關帝尚怒而宣聖無言。未幾。解元果暴亡。

李孝寥知開封府。有秀才爲僕所誣。訟其作狀欲逐出。爲同社勸止。乃自取狀。嚴笞數十。判曰。決杖三十。僕懲之。爲狀走府白。秀才自笞。府判狀。仍決人。寥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寥謂僕曰。汝違逆主命。秀才所判。正與我同。如數決之。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高氏藏版

作爲無益



作爲無益　貿工夫。
艷曲淫詞　更可誅。
陽世縱能　逃國法。
陰間難免　入三途。

中央刷經院印　無錫民興版

（註）無益，如博奕飲酒。奇技淫巧。及淫詞艷曲。酣歌恒舞之類。作爲在此。始之於誤正事。久之迷惑喪志。非徒無益而又害矣

（案）渤海全如玉。維保貧人。却孳孳好善。見人作好事。則獎勸鼓舞。始終不倦。又實力疾手。錄善書。普化世人。有相知見其勞苦。勸令稍歇。答曰。我之爲此。非求得功。祇行吾心所安。若稍存懈怠。此心不安。不如勿爲也。一日泛海。被颶風飄至一山。全登其絕頂。遙望海天一色。十分暢快。忽有一道者。貴冕棕履。古貌長髯。從林中出。謂全曰。世人尚假上帝寶爾生平勸善事。修善事。皆係眞心不求人知。功莫大焉。全識不敢。道者又曰。儒者具有聰明。不爲聖賢解發義理。編造淫詞艷曲。流害天下萬世。此等人墮地獄中。受無量苦。永無出期。爾試往觀之。知彼之罪。則知爾之功矣。乃攜全手。行雲霧中。須臾見一城。榜曰酆都。守門軍役。皆奇形異狀。見道者伏地叩首。又至一大署。侍衛林立。亦靈惜拜伏堂額曰森羅之殿。兩柱聯曰。爾既如斯。任爾奸。任爾詐。任爾作惡。少不得庭前勤問。我誠無妄。盡我法。善我理。盡我奉公。又何須堂下哀求。一王者冕旒出迎。行禮備至。道者曰。淫詞艷曲。最爲人心之害。陰間受罰。陽世不知。犯者如故。可令人帶此子往看。明白傳語世人。倘得回心向道。亦大慈悲也。即有二役將全引至一處。見有數人。或受刀砍。或受碓舂。或受油煎。每受畢。旋復原形。全問此爲何人。鬼卒曰。此乃作金瓶梅演史與蒲團演情快史誘善者。全又問。彼有靈期否。卒曰。萬劫沈淪。求入超生道。未可得也。焉有靈期。全亦心懼。欲回。役復引至殿。遙見折王謂全曰。此明季楊忠愍公也。在世忠直參門。當五毒十刑。上香深慕。特授今職。爾回。並爲宣揚。庶見上天賞善罰惡。孝悌不爽也。乃辭王仍攜全手。回至原山。值風順。別道者。掛帆而去。達人道其所見。諄諄勸勉。無如人心迷惑。有笑其說鬼話者。全亦聽之

（附）閻人諸葛泗。善畫彩色春宮。遊都下。請貴人子弟曉近之家。遂富。一夕盜突至。泗大呼。盜砍去其手。連擇數刃而絕。財帛席捲一空。有參東李孝廉在都。得其遺稿。歎曰。是物流傳。害人家男女不少。償其值。悉火之。是年李登第。子亦聯捷兩官。（據厚德報下冊）

張某奇異才。好編小說。刊板發賣。自謂紙上泡影。筆底雲煙。無傷陰德。一夕夢其父詞之曰。爾所著諸刻。令閻者日校神飛。認假爲眞。因而販人行檢者不少。冥司於此等案。降罰最酷。爾本前程遠大。壽數綿長。今緣是折福矣。可惜祖先數世培植。一旦頓喪。爾手尙謂無傷耶。張驚寤大悔。未幾。全家滾死。

四川錢生大經。學問淹博。年十七遊庠。久困場屋。庚子科。試宿文昌祠。夜夢青衣童子。引至桂香殿前。帝君命吏查冊云。錢大經二十歲鄉榜第二名。聯捷大魁天下。官二品。壽七十二。緣造淫書二部。削籍。壽亦不永。帝君諭曰。汝存心忠厚。且孝友無虧。奈何揑造淫書。使男女阻老。改名竄飾。若非窗植德本。立見殞命墮地獄矣。錢痛而悔。達人勸誡。後以明經老。卒年六十七。

中央刷經院印　無錫民興版

廣東王聯。年近五旬無子。素信善過。欲刊布圖書施送士子。文丙寅除夕。夢帝君抱一嬰兒曰。爾能遍施。又刊文傳世。今賜汝子昌後。次年果舉一子。聰穎異常。中己丑春元。（綠航）

懷挾外心



夜來風雨撲窗門，夫體支分天亦晉。梁上有人瞄不得，首官雙抵駭冤魂。

（註）臣有外心必欺君，子有外心必逆父，妻有外心必背夫，以及兄弟僚友，無不皆然。玩上文俱言男女居室之事，則此句專指婦女方合經旨。蓋婦人雖貧愛富，或性情淫蕩，多不安其室，不必盡如貞臣見棄而猶念在中，難保家門之無事也。

（案）姑蘇蔡元保娶妻蔡氏，年方十八，蔡出外爲商，留妻在家，侍岳父蔡自玉照管。經營三年，積有二百金，收拾回鄉。有鹽梟阿三知其妻有重貨，僞爲蘇人，與蔡同路。蔡日買酒，與共飲，情意甚密。盜原擬至僻處，謀命奪財，至此忽轉念曰：渠忠厚如此，殺之不祥。聞其家中，祇有一幼妻，不若送渠至家，取之亦易也。同行至蘇州，離家約二十里，蔡欲順便省親岳父母，取銀一星，付阿三曰：君可作今晚酒資，明日到舍相會，遂別去。蔡老夫婦見婿回大喜，治酒相待，飲至晚，蔡已半醉，將兩傘留下，借燈籠照路，自行李回家。盜與蔡別後，將所贈銀，買酒獨酌，又轉念曰：此人辛苦掙來之物，若盜取之，吾不忍也。渠少年夫婦，今夜勢必熟睡，取其半而留其半，則情理兩盡矣。計算已定，訪知蔡住僻巷，天晚無人，踰垣而入，聽臥房中有婦人與男子說話，聲，盜心疑。穴隙窺之，見一少婦，與一落腮鬍子，坐牀沿上談心。

盜曰：蔡君遠出，此婦何挾外心，與人私通，若非怕連累，蔡君當千刀之乃快。樓上稍刻，聽聞門聲，則蔡回矣，婦不慌不忙，將蔡夫灌醉下方去開門，銀星寒暄，安罷行李，與蔡痛飲，灌得大醉，將蔡夫放出曰：窗屠刀帶來乎？何不下手？蔡夫遂遵不敢。婦曰：爾何無丈夫氣，奪刀過手，從蔡心口戳入，血湧如泉，須臾命絕。二人又支解其身，裝入桶中，埋於四處。盜一一從樓上看見，因二人挖地埋屍，不能即睡，難以下手。既偷其案上酒壺而逸，至街，遇巡役擾住，搜其懷中有酒，知是偷摸之賊，送官收監。次早，蔡老來看婿，將兩傘送還。女云：並未歸家。蔡曰：婿賣易得銀二百兩，在我家用過飯，即回矣，兩傘現在何云未歸？女曰：我夫堂有重貨，既不歸家，必父回財去命盜赴縣控告。尹拘蔡到案細審，蔡理直氣壯，供語分明。尹問爾有幾女，曰：祇此一女，問年若干，曰：二十有一，問婿出外幾時，曰：二年。又問女家尚有何人，曰：女係獨身，家無夫丁，尸曰：少女獨處，何不帶回同住，曰：壞名相帶，女不肯來，尹心中了然，喝令將婦褫起，曰：爾不回母家，甘心獨處，必謀蔡夫，蔡元保須著爾交出，婦呼天叫冤，反覆狡辯，縣尹只得將蔡老收禁，婦討保再審。蔡老主監中。盜一見笑曰：爾非蔡元保丈人乎？元保踪跡，惟我知之，若令我到堂，登時便有著落。蔡老如言，縣官尸提盜問之。盜將如何與蔡同行，感情不忍下手，如何見婦手刃元保，如何支解其身，埋於某處，且曰：蔡夫長大多鬚，帶有屠刀，必屠戶也。蔡老曰：壞女家不遠，有屠豬者正是此形，尹遣差捉獲起出殘屍二人，皆伏罪，俱梟刑。其蔡元保銀二百兩，並無親人承領，遂以賞盜。

（附）明許逵，固始人，初爲樂陵知縣，值劉六猖獗，他邑或潛餌賊，逵獨募死士，擊却之，以功陞鎮軍，又陞江西副史。時宸濠謀反，奸徒皆著外心，與之結交，公暗事聚之，且陰剪其黨，及濠反，知公才，欲用之，公大罵曰：許逵非事君而二心者，死不從汝也。賊慙殺之，後贈禮部尚書，謚忠貞，立祠祀之。其子孫襲爲錦衣指揮。（及事略註）會稽張然，經商於外，妻與僕私，生是然誉一狗，名烏龍，常以自隨。及歸，僕欲殺然，僞作飲食，妻語然曰：與君別離已久，君可强食。時僕已拔劍，俟其食畢即發矣。然知其意，私以食投狗，祝曰：養汝多年，吾將死，汝能救我否？狗瞪目若有所視，及見僕出，然大呼曰：烏龍狗，應登，昨僕僕失刀而倒。昨其陰，然乃殺僕，以妻語官。

自咒咒他



生來兇暴
性難更。
錢就頭顱
鐵鑄成。
貴謂又枷
枷又貫。
悔行死處
得逃生。

（註）咒咒一事。篇中屢言之。千求不遂。便生咒詛。是徒怨而咒他人也。咒來咒去。是終極而自己也。此則撒潑無賴之小人耳。不獨王法加之。鬼神亦殛之矣。

（案）齊五生性無賴。與人相角。以頭撞去。撞不立倒。骨受木棒數十而頭不破。（註）故綽號齊鐵頭。一日在疏店門首閒坐。店中失錢數百文。主管曰。方纔在此。轉眼不見。想有賊人偷竊。五出而認話曰。留賴我耶。仰天咒罵。店主屏息不敢抵對。有一乘馬者。見其撒潑太甚。斥之曰。彼未嘗指名賴汝。爾無端。獨不畏王法乎。五將其人扯下。拳脚交加。衣冠盡碎。旁人勸曰。此係縣令親友。不可動手。五曰。此更不可怨。鄉地飛來救護。已半死矣。縣尹怒極。差人鎖拏到案。重責四十。枷號三個月。不許進厘。使之日受曝曬。夜受霜露。限滿復責四十。五躍出縣門。指而笑曰。爾奈我何哉。至前疏店。猛然跳入。取身邊小棍亂打。數百金磁貨。一時俱粉。又打進內室。毀其婦女。店主與縣尹曰。此地方大蠹也。吾當爲萬民除害。遣差立刻鎖來。選八名有力皂役。以大板授之。曰。可帶赴大門外。三板一換。勿令速死。真主二百板方許氣絕。五至此方知妄命流血長號。哀求萬狀。尹曰。上帝好生。吾亦爲父母

登忍置人於死。汝既畏法來銷。吾且網開一面。仍命枷號。不拘月日。改悔方釋。計及一年。問五知罪否。五伏地流涕曰。小人知罪。再不爲非矣。倘果改行。得令釋戶之意。責之笞既不畏。殺之又恐傷生。故枷號經年。使之靜中自愧自艾也。

（附）富翁林某有二姊。適陸氏昆季。長生子某。次生子天錫。康熙戊午。林病殘。望日復斃。告家人曰。冥說。陸氏二甥一段因果也。昨至冥府。侍衛森嚴。予方惶悉。忽聞人馬喧闐。謂神送今科天榜至。查核功過以定去取。申祥桂宦冥王因喚予曰。汝緣未終。既來此。看我查核新科舉子。以昭報應之不爽。予慄慄旁立。適有判官呈冊。解元即甥陸某也。冊載母林氏咀咒口過。上干天怒。王色怫然。再查陸某犯財色二字。遂除之。次查主二十一名。乃甥天錫。其母口過相等。王亦欲除之。再查籍中。註有友人遺贈富受杖代償完辦。叔爲縣令斷歸。棄產補之。又拒一奔女。王喜。論予曰。汝甥有此二大善。榜當留名。汝回陽。可勉其精進。勿息。予受命而出。忧悟即歸家也。因召二甥語之。是科。天錫果中二十一名。（註）

偏憎偏愛



白古文章
者大名。
丈人何事
反相輕。
他年革命
逐逃日。
臥聽元戎
報凱更。

（註）平心接物。則是非不爽。好惡不移。故能愛而知善。憎而知惡。用情一偏。則喜怒倒置。居家處世。皆足招怨取禍。主婦人之愛憎多出私心。爲丈夫者尤宜加察。

（案）周清源娶曾標張遊擊次女爲妻。張係行伍出身。不知文墨。見周談詩論文。心厭之。及壻林誠翻弓馬。官守備。爲所深喜。兩壻既分愛憎。兩女雖俱親生。相待亦多偏枯。長女歸寧。則羣集中門。父母笑語相迎。家人整動伏事。如款上賓。次女來。則由角門進。粗使婆姨。如待下人。女亦性傲。非有大事不踏閾。屢屢困小試。內兄弟皆以老童生呼之。一日。長壻舉老邁熏。卷袂櫛風。內兄弟羣聚而食。周遲至。取一枚食之。乘曰。此物消食。汝食他何用。周笑受之。時逢鄉鄉詞科。屬以布衣應試。得列優等。爲翰林檢討。京報到閭。時張遊擊方侍制府早堂。制府賀曰。令壻喜信。汝知之乎。張錯愕。是長壻對曰。林誠居守備。已出塞外。何敢更萌妄想。制府笑曰。此何足道。我所賀者。令夫壻周某。欽點翰苑。乃張叩謝舉。卽飛馬回署。時署中正延女賓演戲。長女盛服居客位。次女另在一處。以布素進之。張氣急汗流。謂其妻曰。二壻作翰林矣。汝女容盛服爲女道士。或送衣裙。或送珠翠。遊與同席。女僅哂曰。寒士之妻。那有此福。所置一切不受。張令鼓吹開門。乘輿迎歸。周後點學差。回籍祭祀。內兄弟皆出郊迎接。周不提前事。惟各送棋枰一盒以悅之。數年後。林亦陞一遊副。周以僉都。奉勅巡邊。林介胄伏道。至夜。持報更周於帳中。作詩曰。赤羽金戈百萬兵。指揮如意總長生。當年曾記臨前席。今夜轅門報五更。

（附）王祥弟覽。乃後母朱氏所生。朱氏愛所生而憎祥。然祥愈孝母。覽亦敬兄。祥被母譖。覽必涕泣抱持。母以非理使祥。覽必與祥共作。母嘗以酒酰祥。覽知其意。欲取飲。母乃覆之。覽後每賜必與祥共。及長。每練其母。母又虐使祥妻。覽令妻亦趨而共之。朱氏遂漸感悟。祥後位太保。覽亦代公卿。更善王氏。皆其後也。（晉書本傳）

（晉文公）

宋張閎娶孔氏。病卒。遺五子。再娶李氏。悍惡。虐遺五子。五子哭於母塚。恍惚間。其母來撫之。勉其咬指。題詩於子衿云。新人間舊人。暗淚幾盈巾。冢今已隔。對面永無因。有娘連遺子。無情戚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子歸以詩呈父。父感之。閎於朝。李氏發配煎膠。（晉書本傳）

中央研究院藏 無錫高氏藏版

越井越溷跳食跳人



人非井溷不能生，堪怪愚夫任意輕，無論跳人兼跳食，那知果報最分明。

（註）井溷載在祀典。各有神以司之。何可越也。食者。民之天。天地間惟人爲貴。跳之。則褻忽甚矣。四者以爲起居之小節。舉動之微。疵但觀人必於所忽。全德始於謹微。此卽陳盈執玉。火滅條容之意也。

（案）吳斯盛。高身長腿。騰踔如飛。最不信神。見人祀竈。卽非嗟之。飯後餘粒。則拋棄之。任意踐踏。不知愛惜。年已三十。束手無策。乃入營食糧。營員見其儀仗可觀。技藝嫻熟。補爲哨長。卽日中軍人每遇同營席地而坐。輒身躍過。示其輕捷。同輩見其來。各遠遠站立。防其踏也。時逢大操。衆皆頂盔穿甲。在帥府伺候。一兵坐地歇息。吳忽從其頭上跳過。不防頭上盔纓鉤利。戳入殺道。血流如注。昏暈倒地。調治數月方愈。又帥府前有古井。以石爲欄。高三尺餘。數日日率衆跳躍演習身法。井欄萬窄。縱有失足。不致傷命。吳一日立欄上。正指揮如意之際。忽如有神按踞。不覺陷入水中。但身壯欄窄。不知何以入也。幸不日增知。水不即沈沒。衆兵以繩垂下。吳兩手握繩。衆拉拽而上。僅能露首身爲井欄束住。衆用大斧將欄打伴。吳忽手鬆。握繩不緊。重復墮落。衆視之。已沈水底。不能救矣。夫吳以有用之

中央研究院藏 無錫高氏藏版

村何難置身雲霄。乃恃其血氣之勇。貪食鬥逞。更圖叢庇。卑膝下以爲。樂卒之身墮井中。永爲水鬼。是以修身之君子。謹小慎微。慄一時一事。勿忽也。

（附）吳滿爲縣吏。居臨剡溪。溪泉清冽。一方汲之。洪爲竹籠遮護。不令穢入。後遇泉神。得證道果。殺子方祀竈神。致大富。崇敬者得福。若此。觸穢者獲罪可知。（註下圖）

唐宗爲太子時。常覩膳。上使太子割羊膏。既割。餘污漬在手。太子以餅揩之。上熟視不悅。太子乃舉餅啖之。上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夫太子於食。尚愛惜如此。人其可以賤食乎。

蘇州閶門少年子趙某。富而好。耽於色。最喜跡人頭上。每逢婦女入廟燒香。羅拜之時。必乘間跡之。時六月十九。趙入北寺。物色。遠有一少女。爲其母病篤。伏地禱告。纖以沸泣。趙見其美。佯爲失跌之狀。從少女頭上跌去。髻髮爲之亂。女不知其詐而諒之。趙從此一跌。忽覺陰囊腫痛。旬日之間。漸大斗大。蹣跚而行。自覺可醜。不復入城市。爲累數年。潰膿血而死。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真氏藏版

損子墮胎



物命豬如
不可宰
如何自己
殺兒孫
最堪憐曰
傷心處
轉轉嗷嗷
在水盆

（註）物命至微。尚當愛好生之仁。而戒殺放生。何況於人。乃或以家貧而厭其多。或以野合而滅其迹。或以婢妾所生而殺之。或以生女太多而消之。有既生而損者。有未生而墮者。夫無故而殺一無罪之人。必獲相報。異損子墮胎。是殺無罪之子。孫罪業不深重矣乎。

（案）劉元秀家財四十萬。生子四人。嘗時於人曰。吾聞業貧十萬。便稱巨富。晉現在之財。使四子各得其一。豈不同稱巨富乎。於是諸妾所生。不問男女。並埋殺之。凡後婦有孕。必用藥墮之。蓋惡慣抱之勞。妨工作之勤也。其嫡褒所生一女。名寶姐。年已十四歲矣。元秀並欲殺之。閉諸樓上。絕其飲食。女腹饑。忍哀流萬狀。元秀與二子付之不聞。女將樓板挖通。向下而哭。求食不得。嗚咽聚哀。業腸而死。秀忽見女偕小兒十數。或形體俱備者。或四肢未全者。或血肉一塊者。皆來索命。女責秀曰。女年已將笄。豬布飲刺。即可遣嫁。何忍下此毒手。父欲留家與四兄看覓。能受享否。今來血塊。滾入四子口中。惟第三子強橫。持利刀亂砍。鬼不敢近。女曰。且暫恕之。三子皆被血塊塞喉。滴水不下。餓至七日。其死更慘於女。秀時見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真氏藏版

來小兒。或抉其睛。或咬其肉。遍身紅縷流血。痛極絕命。其第二子。防鬼再來。時以利刃自隨。一日出城。至僻巷。有一酒肆。以女當壚。容色甚整。子進肆沽飲。女來陪侍。飲至半酣。刃忽墮地。女起拾其吭曰。我實祖也。何汝生年。今方得報。尚償汝耶。往來之人。皆聞田中草內有喉嚨聲。撥草視之。則已死矣。元秀後嗣遂絕。

（附）婦人楊阿剩。自幼貧病。晚年尤狼狽。臨終語人曰。我前身本醫人。因失於詳察。有一婦人自稱病蠱。不能辨其是孕。遽以莞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我一舉殺三人。冥官罰我。令受女身。今已三世。恒爲賤役。長困饑寒。多病少安。可語世之醫者。以我爲戒。切不可誤損人胎。（此節宜加點。切切要緊。）

紹興諸生陳達。其內子初生時。父母欲淹死。忽耳畔聞聲曰。莫淹殺。莫淹殺。丈夫是陳達。父母異而舉之。此女長。父遇達於鄂渚中。見案頭香鼎畔。有太上感應篇一卷。乃達每日虔誦者。詢其姓名。與神言符。遂妻以女。後達連捷南宮。夫婦皆偶一偕老。徐太史曰。三家村一塾師耳。而遵遠住持。始終感應篇爲之。兼赤繩也。不知大千世界。愚癡覆盆中。枉殺多少詰命夫人哀哉。

暗裏伺人作惡終荒村井組即河溺皆此坐據知者少。幾見琉璃逝案顯（唐太宗詩）

超仁。家富最敬元帝。忽患疫醫云。必得葉河車而後愈。仁惻然曰。我見人服此藥不啻血。必慘毒無一善移者。且既食此。則此胎兒女。多死難育。今我何惜一死。不忍使人兒夭殤也。卒不用。是夜夢神告曰。汝命當絕。緣不用胞胎一事。上帝救汝。增壽二紀。後果享年九十一歲。觀此顯報。凡爲醫者。誠不可用此物及勸病人服此。爲醫家者。尤不可貪利食此。以賣於人。致受冥譴也。（徐氏醫書）

假舟道人。北方人也。客居浙東。嘉慶庚申辛酉年間。見金華永康縉雲一帶。慘遭漂沒。不勝唏噓感嘆。夜在舟中寢。夢神告之曰。子知漂沒之故乎。上帝好生。而厥此土者。大率以溺女爲常。不知幾千萬數矣。上帝震怒。降以水災。被溺之人數。適如溺女之人數。分毫不爽。報應無差。子既動嗟憫之心。又不將此言傳布。庶可挽回天意。則子之陰功。亦不小也。醒後因爲之記。以書勸人。（理堂事實生同治辛酉）

溺女胎胎報。曾勸誡諸訓文。詳載江西廣信仁義慈航普渡堂及杭城新刻保嬰合璧等書。識者幸重刊以廣施焉。

中央刻經院印 經綸黃氏藏版

行多陰德



脫卻袈裟
著緋袍。
榜標改用
將閫寨。
琵琶曲罷
林中死，
雞向泉臺
盜兩窠。

（註）隱者不光明。僻者不正大。如盜間暗室。處心積密之類。小人陰爲不善。外面多方掩飾。以爲無人能知。無人能見耳。豈知神鑒昭昭乎。司馬溫公曰。吾生平行事。未有不可與人言者。此正陰德者對病之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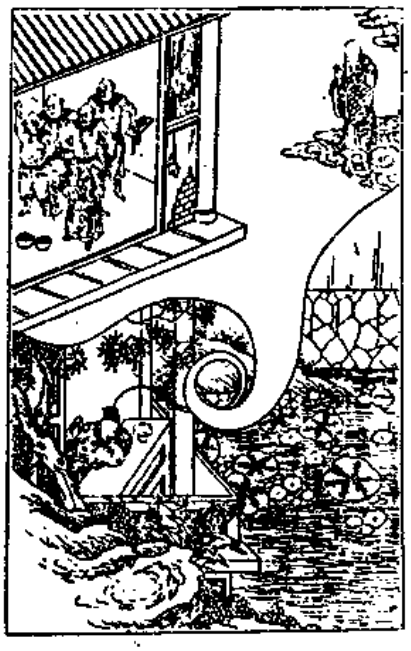
（案）宣甫生存心積密。作事陰深。凡屬邪僻。欺暗室。無一不爲。外面却恂恂雅飭。冒附正人君子。家鄰桂香庵。與幼尼印月通。尼矢願相從。將所積百金。陸續被其哄騙。又將銅佛百餘。零星變賣。供其酒資。其惡事發露。累將尼暗送遠方。著緩發覺。圖作委。豈知其忽患症。痰氣上攻。幷其左目病倦。至數場看撈。又爲流矢中其右目。兩眼全瞎。遂成廢人。家本不甚豐。自罹廢疾。不能貿易。坐食山空。妻武氏。恨其不日所爲。不循道理。亦生外心。席捲所有。約所歡齊遁。尼日食不敷。自悔自恐。亦成雙瞽。遂舉琵琶。將宣生平隱僻之處。並自己被騙作妾。編成長歌。沿街彈唱。乞得分文。以延殘喘。宣之饑餓。莫能頓也。一日大寒大雪。宣腹饑難忍。強起扶杖。走親友處覓食。過橋失足。落水。無人拯救。屍沈冰底。至次年冰解。方得浮起。已爲魚鼈食過半矣。尼房屋被燬。無處存身。欲至桂香庵暫住。衆尼皆罵曰。爾乃佛門之罪人。吾儕之敗類。此清淨地。豈容污穢。共推出門。是夜。即赴柳林自經。

中央刻經院印 經綸黃氏藏版

（附）江南某舉人。家富。性貪而淫虐。死後半年。其友周某。死一晝夜而醒。言到陰司。見某舉人。遍身拷掠。無完膚。枯瘦不堪。呼周哭曰。我生平惡如山。死後一一受報。不可言。不可說。悔無及矣。只有一二事。及今改之。尚可減我惡報萬分之一。我盤算重利。逼寫借票數十張。用計陷害。逼寫田地填屋文契數十張。盡在臥室某箱中。可速還本人。强佔女子幾人。現在家中。可速還他父母。打死僮婢幾人。骸骨埋在後園廁旁。可發出枯骨。用棺葬之。則冥痛極苦。略免半刻。畜生豬狗。略少幾刻。並懇急告吾子。家中金帛雖多。與他無涉。財產一日不還。禍害一日不息。速速還債緣。盡行佈施。雖無濟於我。也有益於他。若不信。可記吾言。某月某日。吾家已勅火部矣。其子諸事一一如命。獨不肯散財。至某日。其家果被火。此康熙甲寅年七月事。（人鏡）

庠生李某。工詩文。年逾五十。屢薦不中。因請乩。箱衣童子判曰。子平生好雞姦。今上帝命添兩翼矣。李愧。天戒。求免墮畜生道。後竟作雞鳴而死。無子。（增廣賢文）

臘歌舞朔旦號怒



淫雄照鬥
演千金
朔旦無端
起怒心
穢物欲餐
餐不得
白雲深處
老僧吟。

中央刷新印務局印
無錫高氏藏版

（註）自此至殺龜打蛇，皆不敬天地神祇之罪。晦月之盡，臘歲之暮；朔月之首，旦日之首。人當此勵志進修，乃酣歌恒舞，鳴號怒叱，非朝乾夕惕之意矣。

（案）薛永年，家貧於貨，傲慢張戾。僕婢畏之。時逢除夕，薛謂家人曰：當茲令辰，若徒飲酒守歲，殊無趣味，乃喚梨園演千金戲文，歌舞為樂，體倦方歇，早起，命設供祀神。僕婢因看戲貪睡，未及陳設。薛大怒，持杖痛責之。其妻張氏勸曰：今日元旦，君因細事，生煩惱，似乎不吉。薛並遷怒於妻，兩相反目。將案上所供品物，香燭之類，一齊推倒，用足踐踏。呼雞犬食之，越數月值夏夜，薛於水榭中，被蜂螫滿，忽見朱鬘綠髮，青面獠牙四鬼，持枷鎖將薛帶至一處，有屋數間，遍貯食物，皆臭穢不堪，眾鬼令薛食之。薛曰：我食餘人，太上所戒，此物烏可食也。一鬼怒以杖擊其背，大痛難忍，不敢不依，乃念佛數聲，方欲取食，忽見一僧從窗中躍下，謂薛曰：爾既知感應篇，亦知臘歌舞朔旦號怒，乃太上所最惡乎。除夕上帝下界考察功罪。爾不知敬畏，演千金戲，褻瀆天聽，動御怒。衆曰：愚人無知，至祀天品物，爾還一時暴怒，語言粉碎，以食雞犬罪，莫大焉。余中所貯，皆爾足踏之餘，爾尚食盡，轉世落貧賤道中，受烏江自刎之苦。幸爾於受恨之時，不忘念佛，善根未泯，吾故來相救。爾回，逆臨臘朔旦，須誠敬虔潔，薛即頭受教。四鬼拉住不放，僧合掌誦華嚴經，眾中穢物，忽起火光，一時俱熾。鬼亦喜而釋手。薛醒，責上掌擊之，痕青紫宛然，懼而改悔。

（附）太倉強生，父死，悲悼不已，往虎丘，求天師高拔遠汎。右一人，亦遇父各出金啓櫬。真人伏壇，移時起曰：衣業者得度，衣債者已發，蚓蟲道矣。蓋汎右人殺父衣業，而強父則償也。強泣拜，問何以至此。真人曰：姑置他罪，只歲臘啖狗肉，終年敬虔，蓋演戲，即宜有此報。強請更行懺謝，真人曰：天律已定，雖懺無益也。（以應篇註）案：吳縣神吳姓者，家蓄歌妓。冬夜為樂，庖人每至五更，不得休息。一日歌妓有暴亡者，恍惚至殿下，聞殿上曰：吳某徹夜酣飲，不恤僕婢，致來咒詛，籍神上奏，合行抄沒其家。本人壽算，歌舞者無與，各從氣數配合，令卒押回，後果如所言。（同上）陳英妻趙氏，性苦悍，好鬬，雖遇朔旦不止。一日獨坐，有道者登門，貨靈丹。氏曰：丹治何疾？曰：服之可長生。氏買吞之，頓成瘖啞，一語不能發。（上同）

中央刷新印務局印
無錫高氏藏版

對北沸唾及溺



北為乾象
獨稱尊。
萬神森森
衛帝閽。
何事愚夫
偏褻慢。
金神震處
失遊魂。

（註）北方乃北斗星君所居斗極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掌握符機紀綱元化爲衆星之主號爲至尊豈可褻瀆況三界諸神皆南面人可向北禮唾及禳耶

（案）龐恒新遊友結斗會持齋誦經極其誠敬一日醉後忘情解衣裸體向北而臥夜起便溺正對北極忽聞乾方雷聲連震天門大開龐懼而穿衣方欲下拜見一人黑面虯髯怒目執鞭從空而下大聲責曰北極玉象爾既聘斗會大瀆汚觸知情故犯宜加罪一等龐備伏言曰愚人一時迷惑以爲夜間可以無拘不意上干天怒後當改悔望尊神容恕神曰君子朝乾夕惕故得無咎適值玉夜過衛宮下車屈敬至今稱之冥冥不可唐行夜間遂可縱肆乎有宮門失敬之律按罪加誅俟彰報於人間今姑釋爾遂乘雲而去天門亦不見龐自是訪其杜悉殊足不敢出門豈知彼蒼降罰欲逃不能有貴親在京爲顯官以書招龐龐不敢辭遂赴京無事出外閒遊過太廟廟初到京不知下馬急馳而過被守廟官員獲住送刑部提罪照過闕不下車律杖一百遞送回籍始知神言蓋不誣云

對酒吟咏及哭



惟神主公善惡齊歸於殿掌惟神主慈良賤均賴其生成何物狂夫肆口玩褻死入泥犁之獄方稱厥辜生前神智之昏尚從竟典

（註）吟咏哭泣皆不敬也酒爲司命之神與人最親若對之吟咏哭泣褻慢甚矣此不必身爲也僕婢無知主人勿禁皆有所錯吟咏歌唱也

（案）每年臘月廿三廿四兩日於竈前撒地除穢陳設酒菓香燭謂之送竈有狂生貿譟獨不信其說送竈之夕作口號詩以嘲神曰人家竈萬戶一竈神今夕歸天上天宮何處存敝廬黑面破服模灰塵自己窮難救烏能福及人其詩極爲鄙俚彼却歡歡得意對竈萬吟數遍呵呵大笑實有婢名柳絲頗擅專房妻使漸疏逆不奉命妻怒責之費裨婢置妻妻忿極主竈前哭訴一日費坐香爐竟夜不睡妻以爲在柳絲房中亦不問次早方起竈厨房婢僕一齊喊叫急趨視之見費雙膝跪地兩手掌竈門以頭相撞青紫流血撞猶不住問之神魂已竄不能答應妻命擡至主房臥下延醫用安魂定魄湯半晚方知人事衆問之答曰昨坐香房忽見兩人將我捉至竈前喝我跪下見一皂衣角帶老人曰何物小子不明道理敢肆狂言惟神主禮合之則一分之咸萬如水行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譬如擲地得泉而日水專在是豈理也哉附詩見既膩詞語尤輕狂無禮甚矣主龍

婢滅妻致令在吾神前哭泣更爲可惡今茶爾智慧若爾還能作詩侮神否命左右以湯飲我飲罷遂昏後病雖獲愈但痰迷心竅不識一字並纖飽亦不知

（附）鎮州有一帛姓段氏常對竈門洗足其姑禁之不聽一子欲卒竟斬其腳心（背陰面翻下同）

魏氏顧建人每在厨下向風罵雨竈君申奏舌上流血死

有一婦賦性上竈舉火燒之湯沸注之一子二歲生瘡潰爛死後竟無嗣

孚佑帝君來玉旨降誥警世發慢竈神十二誡

人若於竈前犯乎咒詛律口舌生瘡膿血出竈上犯乎敲擊律兩肘拘攣生忤逆竈內犯乎燒糞律穢氣衝天遭瘟疫竈中犯乎煖骨律腰臭上聞多惡疾竈下犯乎洗足律橫生疼難脚被翻竈門犯乎媒衣律貧窮難成少子息竈旁犯乎澡身律厥惡神靈宗祀絕竈下犯乎宜淫律永世變牛天雷擊竈內犯乎燒宰律輕賤畜養雙眼瞎竈下犯乎殘食律貧窮無穀世世乞錫內犯乎烹生律水溺火災罹大胖竈前犯乎關殺律滅產傾家天不惜。

又以竈火燒香



釋有金經，道有玉經，金玉雖異，總是修心心有敬肆，功德遂分，試看冥君相待之不同，而後知竈火之不可以違褻。

（註）香以供神，感而遂通，必須誠潔，倘竈有穢染，以之燒香，則不虔甚矣，又油漬紙撚，不可用以焚紙，天地隆陽諸司，皆所不受，供養武夏勿用淨冬勿用石楠，延降一切上真，勿燒乳頭香，檀香，謂之俗香，月季花，謂之不時花，金粗花，謂之鬼花，皆當忌之。

（案）昔有一老人，姓譚，名志忠，誠樸篤實，持誦玉皇經四十餘年不倦，又有僧月朗，戒律精嚴，持誦金剛經，亦四十餘年不倦，二人同時被攝至冥，冥君設高座，供香花異菓，請老人登座誦玉皇經，冥君在下聽聽，誦未半卷，見兩浙鐵網中囚禁諸鬼，皆出半身，誦至終卷，有異香從經中出，化爲五色祥雲，衆鬼皆乘雲升天，冥君合掌贊嘆曰，有其此不可思議功德，異日數終，或歸清微天宮，逍遙自在，或享人間富貴，任意自由，不復到此地矣，命鬼卒以寶幢還陽，乃設平座，令僧誦金剛經，冥君坐而聽之，不甚敬重，誦畢，經中亦無香氣，僧曰，被冥老人同此持誦，而效驗不一，得無金剛經不及玉皇經乎，冥君曰，非也，經一而已，有何高下，師欲知此中因緣，還當詢諸老人，亦命鬼使持幢送歸，既甦，潔沐訪而問之，老人曰，我每誦經，必諸江海之衣，以香水熏播淨室，然後取石中火，或鑽木取火，燒香告曰，如對上帝，若無此淨火，定不敢以他火燒香，恐其褻也，備曰，吾有罪矣，當燒香，當用道下火，即此一節，吾之不敬多矣，謹拜而去。

（附）清康熙四年，松江西門外，袁太葵，端午節，以魚腸雞腸拌飯飼猫，初六日，家僮因開臭氣，拋墻外，旋往尋覓，見飯粒誤入廁中，歸告太葵，母母令速撈糞，長初七日，掃除乾淨，下午，太葵子病，少頃，太葵亦病，初九日，患瘟元神主曰，汝不敬五穀，舉上帝命，執汝赴審，太葵曰，吾生平無過，拋棄五穀，實係不知，此家僮張某所爲，元帥曰，渾坐家長，淡隨行，途遇一人，執旗主曰，已赦矣，速反，元帥曰，吾奉上帝勘問，無以復命，卷往宅堂神審理，遂回家，家堂神曰，袁某生平好善，此事實坐不知，且所棄米粒，已經收拾，但電部必須經過汝家，太葵拜求再四，元帥曰，雷部已發，豈能中阻，汝母妻人等，入我轎下，乃免因舉聽，袁與母妻子女，及張某俱從轎下過，元帥乃去，家堂神諭曰，汝平日早晚在神前燒香，甚善，但汝鄰右，俱到神前取火，反生褻瀆，須勸誡之，本日微雨雷聲遠岸，張某亦昏迷如醉，暮乃醒，（人鑑）

穢柴作食



惜薪一束，所省幾何，穢柴供爨，造孽良多，明遭人惡，陰受神呵，報應到日，身染沈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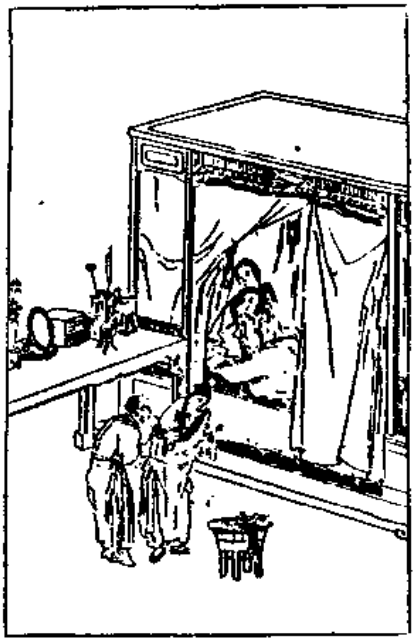
（註）柴雞下氣，氣直上蒸，雞川楼，不惟腐犯神目，煙逢虛空，忌主神怒，至所作之食，或以祀先，或以本長，或以待賓，均屬不敬，甚轉曰，水狀新而釜欲潔，火惡煙而薪惡勞，則稼柴作爨，可勿戒乎。

（案）四川任某，性極慳吝，有農圃三間，日久荒地。某折而作薪，稼氣四達，鄰竹掩映，家人苦勸某曰，許多木植，不用以供爨，可作菜物乎，自是某每夜做夢，皆往來糞窟中，醒而惡之，遂得病，譫舟浮竈形，如癲厥，一妻二子，兩總藉孫，盧不傳染，延醫罔效，或告之曰，峨眉山有道士，年已百，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施藥濟人，盍往求焉，某如言，備香燭供獻，主山頂上，萬松深處，有茅屋數間，道士白髮穌顏，盤坐石上，看童子調藥，一見某，即曰，何處穢人，來污吾地，宜速退，某拜懇曰，某將朽之骨，求上仙更生之，道士曰，爾以稼柴作食，身犯五大罪，不日將入陰獄，備受諸苦，尚敢病愈乎，某曰，一時誤用稼柴，其過甚小，何至犯五罪，道士曰，煙氣上騰，過往神靈，禁足不行，一也，觸汚道君，不安其位，二也，用以祀先，嘔宗不歆，三也，人食嘔吐，四也，四鄰皆惡，五也，子日日所夢，即後日結之處，求吾委盆，某叩首流涕，請示解救之方，道士曰，免冥冥如悔過，去惡必須從善，子自今以後，刻刻存清淨心，事事處潔，勿貪小費而犯神明，早晚對天誠求，圖夢境除，而合家之禍可息矣，乃與藥數劑，使擔回煎服，某敬遵道士之教，不數月，合家安然，而糞窟之夢亦不復作，（附）李生患瘋，百藥不效，有僧與藥一丸，李不敢服，夜夢僧曰，我佛世尊也，汝平日以稼柴作食，厭濁之氣，觸犯神明，所以患瘋，又因汝處誦大悲經三載，故特賜汝靈丹，何故不食，既賜服之，還身皮脫，頭眉再生。（或錄增註）

滕景貞罷官歸，家頗富，其廚中炊飯，雜用稼木，朔望燒香，即取薪度火，忽一日釜中有聲如雷，米上萬弍隆起，其聲轉壯，鼎上生花數十朵，纖似蓮花，色赤如金，俄頃萎滅，既而家業頓敗，子孫有凍餓死者。（四上）

道經云，稼惡家伙，勿於廚前堆積，牛犬田雞一切生命，庖廚永戒，煮鱔穴切勿湯洗雞毛，獸骨稼柴，不可入庖刀斧等物，不可放在竈上過宿，掃把糞箕，不可踢竈衣服鞋襪，不可在竈門烘炕，男婦大小，不可跨竈門，就便向火。

中央刷紙院印 無錫高氏藏版



庭院深沈
夏夜長，
偎身月下
好乘涼，
雖然不用
蒲葵扇，
懊得妖胎
一命亡。

（註）君子明旦畏人臨，則畏神，故雖暗室屋漏，此心惕惕，若有監臨，安可中夜赤體胃犯百靈，以自取罪戾也。

（案）山西丁謀為商江南，裘氏在家，謀逼留外鄉，數載方歸，見裘有五六月身孕，怒而詰之，裘曰，自君之出，妾寸步未出閨門，家間又無男子，且家亦未歸寧，安得有姓，妾抱此奇辱，若早自裁，是徒與溝瀆冤，終莫白也，妾聞婦人有鬼胎氣胎之說，君可稽覽數月，俟臨蓐之日，果係真胎，妾即一縷畢命，不足汚刀斧也，某不信，復嚴拷侍婢，曰，娘子與某時刻相守，並未見有絲毫破綻，豈敢諱言，汚其清白，越數月，其腹愈大，動溫週異常胎，裘欲早自決，婢勸曰，死於後日，與死於今日，等死耳，不若稍緩須臾，俟其生出，看是何物，庶死亦得作明白鬼也，裘從之，直逃至十四月，覺腹中大痛，產門稍啟，收生婦先視之曰，此胎大奇，可請官人來，某至，謂曰，吾今為娘子白冤命，取絮被一條，緊縛產婦下身，婦兩手在被內，俟子方出產戶，即扼其喉，以被包緊，身坐其上，子猶亂動，婦力不能勝，呼婢相幫，半晌方覺氣絕，徐徐開被，撈出，謂某曰，官人試看，此是人胎否，奈何汚娘子也，產下昔聞

中央刷紙院印 無錫高氏藏版

紅疑。其時復生頭生兩角。背有白毛。蹄如刷轉手足皆鳥爪。與廟中所塑千里眼順風耳無異。標曰幸早知覺。若師兒亮光回登時長大。不可復制矣。某又問此胎自何來。標曰。官人外出。家下無人。娘子必於某夜赤身露臥。邪妖見而交媾。故成此胎。恐一時貪滅。後悔却性命。亦足爲婦人不謹之戒矣。某疑乃釋。

（附）郭鍾平日散慢。七月中浴罷。銀燈坐月下。手彈琵琶。舉首見屋際雲端現眞武形。左右二神。執旗捧劍。若人間所畫像。鍾愕然。衆衣冠。爇香拜禮。久之乃隱。而雙股震慄不止。如處寒冬。旬日始愈。自是不敢傲露。（郭鍾註）

景州劉納文住松林鎮東北。莊東南有十畝園。中十岡。高數丈。岡上建文昌閣。前後株蘇交蔭。檜連陰。檜幽邃。劉常率生徒會文於上。時從祖渚發。以貲資往樓之。性嗜酒。一日醉酊。攀藤至岡頂。踣蓐下。裸體納涼。因而假寐。移時忽狂奔至莊。向人言曰。適帝君降我。謂明秋即復武魁。何不自檢束。慢神乃爾。我急整衣冠謝。並悔罪焉。時尚未入洋後應之。明春遊庠。秋闈高捷。衆乃信其言不妄。（柱香註）

中央圖書館印　臺灣高氏藏版

八節行刑



街頭長跪替男女哀叫聲聲乞饒。米當年只爲太施威。今生受報何時已。以鍼刺面面血流。用石壓胸胸碎裂。白雲先生證此因。笑勸爲官當鑒此。

（註）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也。又正月十五爲上元七月十五爲中元。十月初一爲下元。並十齋日。亦爲八節。道經云。是日十天靈官。神仙兵馬。與上聖高真人。下降人間。周度羣品。北斗南辰四司。各錄人間福罪。凡含生之類。各定官祠。飛書勤補。隨緣感化。改故易新。此日當存想齋戒。進善除惡。仰副太上之教。若行刑問罪。大干天地之和。刑不必殺戮。即笞杖皆是。

（案）有白雲先生者。能知過去未來事。從遊者甚衆。一日偕衆開行街市。見男女兩輩者跪地乞饒。米男曲上身。以石壓胸。皮肉青紫。女用竹片密密訂鍼。自刺其腦。衆問先生曰。二人以何因緣。同受此罪。先生曰。此粹男女。前世婦風甚慳酷。嗣覺欲知之。可隨我行。隔壁靜室。令衆開目存思。衆恍惚。隨先生至一衙署。大門外搭彩棚。內供春牛芒神。一官員坐堂上。下跪囚犯百餘。或打或夾。或樣種種備施。又仰觀天上。見有無數神將。擁衛一乘。貴人用手指作怒視狀。先生復率衆至後堂。有盛服婦人上坐。一婢進茶。稍低。蹇婦人怒。以錐刺之。逼體流血。看畢。回至靜室。衆俱醒。先生曰。爾輩見否。街頭以石壓胸者。即決囚之人也。以鍼刺腦者。即誰婢之婦也。前世偶得權勢。遂任性放縱。於立春之日。上帝下界之長。任意行刑。數千大怒。罰變此形。受此罪。期滿後。入畜生道。不得作人身。矣後當得盡時。便氣任性。人莫敢攖。豈知好景易過。美運難留。今之壓胸刺腦。未足償前擊萬一乎。是以君子處富貴而驚。時存匹夫勝予之懼。而不敢惟所欲爲也。衆皆拜服。

（附）淡何比干字少。刺爲汝陰獄吏。每交節之日。哀愍縣令。從事減輕。從輕減免。全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八節良長。矜恤罪人。長壽稱爲何父。一日有老婦至門曰。君家世有陰德。君又治獄平恕。上天賜策。以遺君子孫。因授策授之。凡九百餘。後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數。後累世榮貴。皆如讖言。此八節免刑之報也。（感應篇集註附）

明嘉靖中有某官者。素酷。裝雖住節屢宴。刑杖不少停。哀號之聲震地。若罔聞。時鎮長主一道人。突立堦下。垂目髮指。某官大怒。命左右盡力笞之。忽後堂大呼曰。公子爲鬼擊幾死。某官張皇入內。其子自言。有鬼持巨籍捶我。血流雙股痛不可忍。急遣人至庭前視道人已。天所在某官乃號叫大哭。舉身自擲。

中央圖書館印　臺灣高氏藏版

唾流星指虹霓儛指三光久視日月



揭藥藍橋
事渺然
如何聊唱
妄相傳
夜又變質
來相誘
食龍肢肰
孰爲鱒

(註)流星流走無定所落之處主災唾之必中其禍虹霓亦天之淫氣指之則不敬日月是爲三光代天司照其位最尊頤指久視凝注不已皆不敬也

(案)晉人吳自寶執拘自是不信規諫嘗與客夜坐見一流星自東南來光芒有角尾長數丈蔚然有聲至其宅落而沒吳連唾之來曰此是荐歲多主火災理當敬之何以唾爲吳曰吾之唾正所以掃除不祥君輩何知豈不數日其家火起屋成灰燼又嘗雨後見虹霓指而譏訕或勸之曰詩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君獨不聞乎吳笑曰汝但讀經文未覩集註朱子云蝃蝀天地之淫氣也淫者不正之謂指之何害又對日便溺毫無敬畏對月作惊短餓詩三十韻遍示於人好事者喝和成集時値霖夕永輪回滿吳於月下獨坐注思農寒之宜結想清虛之府嘈然歎曰盛航遇雲英於藍橋攜九霄百日同歸月宮今神仙絕眷今玉兎猶是也藍橋女安在乎正在遐睠忽見天邊一朵彩雲冉冉而下有一素裝女子霓裳羽衣容色殊絕舉止飄逸絕無脂粉之氣眞神仙中人也見吳歔欷而拜吳亦回揖詢其姓氏女曰妾即藍橋人也感君情重敬來相訪吳遂携臥室關戶欲就疑家

倩於門外。開女子大聲云日我果係塘棲張翁與陳翁子作伉儷乎。即開唆嘱之。翌旦僱明火持械將門打開。有一夜叉身長丈八。髮皆赤毛。從內突出。飛空而去。吳身祇剩兩腿。餘皆食盡矣。其和前詩好事者。亦皆不令終。

(附)晉永和間一童子七歲。父母俱臥病。童子夜就星月下。悲嗚懇禱。爲父母祈壽。經月不懈。一夕父母夢神示曰。汝夫妻數當盡。賴有孝子。爲汝增壽。(此下闕)

唐韋卓鎮蜀。與賓客於西亭。忽暴風雨。頃刻風霽。有虹霓自堂而下。直入亭中。垂首於盤。吸其酒食。五色俱褪。四顧左右。久而散去。公懼。祀寬。客曰。虹霓。天使也。將降祥。敬以祥賀。未幾。詔拜臬中書舍。

張瑾居父喪。哀毀盡禮。載柩渡江。過大風。昏黑。咫尺難辨。三光。風波止息。事繼母唐氏尤孝。母嘗患瘧。瑾親吮之。母又患目。瑾禱於三光。祖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壙日夜所雨止。天果開霽。及柩至壙。夜暮無光。瑾復哀號。是光燦爛。幾如白晝。道蔽中數人。每年二月初一日祀日。八月十五日祀月。今世俗則止祀月。

春月燎天



時維春月。
萬物孳生。
羣林殺獸。
王爲不仁。
試看白鹿。
變作老人。
馬前乞命。
伏地哀鳴。
以十當一。
孰不孰輕。

（註）前言射飛逐走。所殺尚可計數。至於嬉獲。猷盡無遺類矣。春月乃鳥獸孳尾之時。幼萌舉達之候。天方生之。我輒戕之。殘虐不仁。能無報乎。

（案）湖廣湘潭縣有一故紳生三子。性皆狂悖。終日持弓挾矢。設網張罝。弋獲禽獸。以爲快樂。一日糾集衆少年。驅逐鹿犬。獵於山中。忽見一白衣老叟。跪於馬前曰。方長不折。胚胎不殺。聖人愛物之仁也。今當仲春。萬物發生。公子不體聖人愛物之心。逞嬉遊之勢。使獸無遺類。上干天怒。必召不祥。老漢一家七口。遭禍不及。幸公子憐而見宥。不忘厚報。三子不明言中之意。嘻口譁之。老叟拜謝而去。有疑之者曰。山僻之中。老叟何來。聊其乞哀之語。似非人類。必山中成精野獸也。三子相率縱馬隨之。見老叟鑽入一山洞中。乃外張羅網。放火焚之。有一白鹿破圍而出。至山頭仍化老叟。指而罵曰。爾害我兒女七命。異日當令爾家十倍抵償。三子引弓射之。老叟遂翦折爲數段。忿恨一躍不見。子達人誇張。以爲得意。忽有一道士到門相訪。曰。貧道善能呼風喚雨。役鬼遣神。一路望氣而來。見尊府九色雲現。乃王氣也。故特來謁三子大宦。使親相日貴不可言。又能觀三婚。曰。后妃也。頭戴冠冕。衆少年一齊俱集。道士貫曰。俱王侯將相也。子留道士在家。與談兵法。皆有妙旨。時或指草爲馬。撒豆成兵。三子深信。遂決意謀爲不軌。聚道刀鎗。招集亡命。定日舉事。有人至制府出首。制府大驚。即命五營兵將圍其宅搜之。搜得軍械及封官册籍。謀反情眞。全家七十人。與獲衆少年俱斬。查拿道士。已經逃去。出首之人。亦涉無踪跡。或謂皆老叟所化云。

（附）昔汾州獵戶劉聰兒。一日與子師保相繼而死。隣人鄔龍威痛卒復甦。言至冥司。見聰兒父子在湯鑊中。皮肉俱盡。惟見白骨。良久復還本形。威問其故。曰爲生前專好火獵。故受此罪。（編者按一般骨肉一般皮毛。獵者與打三獐馬鹿在山中追舉鎗）

僕山一叟。家富無嗣。地有猛虎爲患。叟以草木數茂。一炬焚之。年餘生一子。稍長。即欲縱火燒父。后至十六歲。忽躍出狂呼。流涎作地。復甦。謂父曰。我非汝子。實汝仇家。吾本山中一巨蟒。方春抱娠。被汝放火燒山。傷及萬億生靈。吾母子俱成灰燼。今冤可雪。不復在此矣。言畢而逝。是夕火發舉家盡滅。（威聽篇註）

中央圖書館藏印 善本圖書 善本

對北惡曰



對人慢罵稱其生喊何況北極稱爲至尊愚人逞其兇悖。無禮不畏神明。卷知報應迅速。欲逃免而不能

中央圖書館藏印 善本圖書 善本

（註）梵唄。特細布耳。猶以對北爲罪。況惡罵乎。蓋北爲斗極所在。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乃帝皇太尊精神也。衆星環拱。其尊無比。對之惡罵。罪矣。

（案）湯兆祥。粗蠢使性。不信神道。家有母雞一隻。被人偷竊。日夜對北咒罵。時逢九月。初一至初九。無論貴賤。俱持戒茹素。誦禮斗經。兆祥所居左側。衆道友設立斗壇。虔誠跪拜。兆祥惡罵之聲。與鐘磬之音。隔牆如相酬答。衆道友不堪其擾。共相勸曰。元始天尊。有云。若有信心男女。一心齋戒。臨爾神明。設九光燄。迎請紫光聖母。並七元君。縱有十惡重罪。冤家苦報。如九日輪照於氷山。應時消釋。福壽增延。子孫昌盛。命終之日。超生大梵真界。天尊之音。斷無虛語。倘失雞小事。對北惡罵。豈不招罪。兆祥曰。斗神如果有靈。當使偷雞之人。受無量諸苦。方消我恨。若默默無知。則爾等今日之壇。亦屬多事。衆見其出言發誓。聲聲貫之。兆祥咆哮投縣。尹惡其刁。命責十板。兆祥不服。抗言曰。不究偷雞之賊。反責失雞之人。成何道理。官怒。加責至四十。用重枷枷號兩月。釋放之後。神魂俱喪。終日在街。風狂走跳。過路之人。不知防避。往往被其一把抓住。大睜兩目曰。還我雞來。膽小者無不爲其

所驚。家人怕其禍。以鐵索鎖之。拴大石上。日夜臥草滴中。捱至兩月。命盡。並木遺有子女。其妻聞。便藏葬。屍被犬食。骸骨暴露。無人收埋。

（附）魏管事。偶晨起。對北悔嘆。忽翻然曰。北辰主發所居。何可發犯。深自引咎。若無可容。古人對北敬慎如此。尚有惡罵之事乎。

南康有夫婦。虔祀真武。每日向北斗拜禱。新得一子。後子長。欲往朝謁。家無所有。傾有一豬。召賣得價錢八錢。以付塞。屠乘間竊去。夫妻銀不得。婦因自縊。夫殮埋之。與其子至廟。見妻在。夫曰。爾已死。今其鬼乎。妻曰。我原不死。安得爲鬼。其言明明。乃同進香舉。歸家發塚。但見屠者死其中。左手持原銀。右手執索。觀者盡皆駭異。（按此案似非惡罵之罰然北方屬水武所切錄此以見北方屬神不可褻慢也）

新安汪姓婦董氏。性妒。無子。嫉妾生男。每日慕駡對北惡口詛罵。咒其速死。一夕。正咒罵時。見一星墜地。形如斗大。聲響如雷。婦驚悸成疾。腹漸大如孕。夫疑其外遇。遣歸母家。及產。主七日不得下。痛楚而亡。（以上編者註）

中央圖書館藏　無錫侯氏鉛版

無故殺龜打蛇



惟龜與蛇。物之最靈。藏身洞窟。與世無爭。打之殺之。是誠何心報仇。梳宅書怨。江濱出爾反爾。如影隨形。

（註）對北惡罵之下緊接殺龜打蛇。蓋通與北方爲真武所居。以龜蛇爲二將。蓋六經所未載。然龜知吉凶。休咎。蛇能變化。蛟龍。皆物中之靈。不宜無故殺之打之也。以較傷蟲蟻者不更取罪乎。

（案）朱文寶成景仲。皆富家子。不事正業。專以游蕩爲事。朱好食龜。謂滋陰大補。一日以五百錢買一大龜。或勸之曰。此九尾龜。神物也。殺之不祥。驗之果九尾。兩邊有兩小尾。朱笑曰。縛龜容易放龜難。立命庖人烹之。或歎息而去。成出遊於郊。見一巨蛇。引數小蛇。至河邊飲水。成取棒打之。大蛇逸去。小蛇盡被打死。暗禱西帝。有一白衣少婦。駕青幢車。隨小蛇。在綢店中看貨。婦容色嫣艷。成心動。亦下馬買帛。以便他看小蛇。曰。娘子帶銀不足。官人可暫貸一時。明早加利相償。成曰。但恐粗幣。不足奉佳人。何相償之足云。遂出己貲代買。婦亦不甚愧。有惟向小蛇云。可令此官人明日至青龍橋左側門有雙槐樹宅內取銀。上車而去。成於次晨。潔沐盛服。往訪之。小蛇已在門首。曰。來何暮也。娘子候久矣。儻主翁上酒席已竣。正婦出。邀坐。對飲數巡。成滿斟但聞異香。飲畢告別。主家即云頭痛。蒙被而寢。須臾

中央圖書館藏　無錫侯氏鉛版

間骨肉盡消。祇存頭髮。其妻詢隨行諸僕。方將前事實告。且曰。官人聞有異香。吾輩但覺蛇腥氣耳。遂同往青龍橋。看是何怪。主則前宅全無。惟槐樹孔外有蛇盤之跡。或疑婦人即前蛇所變。朱後渡鎮江。至金山腳下。偶於船邊洗巾。忽見水中伸出一手。將朱拉下。乃一大龜也。久撈不獲。想被食矣。此殺龜打蛇之報也。

（附）晉孝寶在武昌有軍人買得一白龜。放之江。後戰敗於郢城。赴江死者六千人。放龜人披鎧投水。覺如墮石上。有物承足以行。登岸視之。即向所放白龜也。（編者註）

唐孫思邈。隱太白山。煉氣養神。精究醫術。以濟物爲心。偶出行。見牧童擊一小蛇。出血。脫衣覆之。以藥封裹。放草澤中。後月餘。遇白衣少年。邀至宮殿。有觥籌絳衣者出。欣然相接曰。前小兒獲出。爲人所傷。賴道者賜救。又一紀。率青衣小官再三謝。殷勤設饌。留三日。以輕銷金珠贈行。辭不受。乃出藥方三十日。此可助道者。濟世。救人矣。命僕馬送之。歸。試其效。乃綱入千金方中。傳世。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更衣。遂尸解。（物對仙緣云。此詩曰大物、凱旋。謂深自客秘。授孫千金。私人。物物。深宜慎。但道區區一寸心。）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人負此影罰，
能有幾紀算
奪之既不已，
死期自難緩，
餘孽及子孫，
罰命即時換，
貧窶住墳堂，
乞丐相爲伴。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高氏藏版

（註）如是等罪，即上文自非義而動，以至殺蛇打蛇，一切不當爲之惡事。然罪過不無輕重，故司命之神酌其罪重者奪紀，輕者奪算。苟犯罪極重，奪之盡時，便當斗死，若死猶未足償，則遺殃及乎子孫，大抵人性本善，各具福器，惟作惡造業，自壞根基，故天鑒奪之。

（案）有張甲者，因病至冥，見冥王陞座，一枷鎖者跪階下，對簿。視之，乃鄉紳李某也。冥王閱簿良久，曰：爾壽該八十四歲，子三人，一爲郡守，一爲縣尹，一爲中翰。諸孫皆克繼書香。緣某年某事，不合受某人金，雖非過取，實屬壞法，以此減算。又某年某事，一時逞忿，將某人立斃，以此奪紀，計所官五年，或緣受賕，或緣任性，過惡大小不一，俱照所犯奪爾紀算。今壽命盡，猶有餘秩，當累及爾子孫矣。紳伏地懇饒。冥王曰：我處賞功定罪，俱按天律，分毫不爽，非比爾在世間做官，是非曲直可以任意也。命鬼卒帶赴酆都，收管餘孽，令其子孫填補，並將張甲放回，張醒，自念曰：某紳乃鄉人共稱君子者也，陰間已奪其紀算，還要報及子孫，天律何等森嚴，藏之於心，不敢告人。越三年，紳之數子，貧無立錐，兩孫皆將應田房寶藏，合家居墳堂內作乞丐以終，可見人生在世，須反求無過，對冥王而無愧，若但取鄰人之譽而匿漏中多不可問，及其後嗣弗昌，則曰天道無知，夫天道豈無知乎。

（附）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統後夢神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今欲以刑毒人，將來汝子孫，皆被刑死，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後統二子皆死於非命，主冀竟滅族。（故鄉縣錄註下同）

介州都吏孫兆，一日見冥吏來追，兆曰：相者謂我等七十二，今方六十二，豈誤追耶？吏曰：汝有陰過者三，故減十一年耳。鄰人馬清訟婚事，理直而汝曲之，減三年。吏人孫佑無罪，汝欲取悅於太守，誣而陷之，又減三年。汝從母怒汝，汝推之不救，又減五年。今已盡矣，亮無以對。以其語告家人，遂卒。

狄某任冀南定遠縣，有富翁死，其妻擅貲數萬，叔欲爭之，訟於縣。密喝曰：即判斷，以牛爲謝，狄拘其嫂，酷刑拷訊，悉奪所有四萬金，狄得二萬，嫂發憤以死，狄歸一日，晝寢，夢見嫂手持小鯽魚，挂牀上，未幾，遍體生疽，如鯽魚狀，以手按之，四足皆動，痛徹骨髓，踰年死，五子七孫，俱生此疽而死，餘一孫無立錐之地矣。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高氏藏版

又諂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諂事以當妄取之直



倚官藉勢
擁家貲，
只說千年
永不移。
試向海南
廊下臥，
問君能享
幾多時。

（註）上文感應之理。昔之詳且盡矣。此復舉橫取杜殺兩端。蓋以人惟貪嗔尤易犯。故反覆叮嚀。以示戒也。財非我有。以威權凌逼取之曰橫。當面詐給合原取之曰橫也。夫橫取人財者。原爲妻子家口計耳。孰知利之適所以害之。試問財重乎。妻子家口重乎。人奈何不憬然醒悟也。

（案）天台陳退年。被物奸貪。爲府東房吏。姑則。故爲動慎。小忠小信。取悅於官。官不知其詐。凡事值任使。輒專斷勢佔。籠。於制各吏。把持一切。案牘。橫取人財物。有村民胡有憲。被空裝事累。論法不過徒杖。陳擬以大辟。繫獄待決。向其妻索三百金。許以貿釋。妻變產不足。將親生十六歲女。賣與廣東慶遠府。妾得銀湊數。方得免罪。時值二月十九。觀音大士聖誕。善信男女。皆赴普陀進香。陳之妻女。搭一舟。鋪排齊整。儼然官眷。開舟過洋。忽起一陣颶風。將船吹覆。妻女幸未拆開。共抱一木。飄至廣東。被人救起。送鄉官遠雖爲照應。只得來乞度命。初有卷自出獄後。知其女爲慶遠使。寵愛。夫妻到廣相投。慶遠認爲親戚。留住內衙。不數月。妻不服水土身故。有後無事。出遨閒遊。見有乞化母女。作台州音。驚而詢之。則退年眷屬也。合掌念佛曰。有是哉。天之報應。可謂毫髮不爽矣。歸衙逸與慶遠慶遠曰。感應篇有云。橫取人財者。以家口相償。吾當爲汝娶之。以符太上之言。娶人將其母女喚進爲之換衣製衾。擇日。諧伉儷。妻以胡爲夫。女以胡爲父。不復以陳爲念矣。陳自娶女溺海。另娶婁氏。妻世知全家忽染瘟症。死亡略盡。田遭水沒。宅被火焚。新任太守。訪知前官爲其愚弄革役。居家疾病口舌諸事。不期而至。二月又逢大士誕辰。陳乃偏香媽。隨衆過海。至佛座前。叩頭流涕。求慈悲感應。祝龍駕下。稍蘇。昏昏睡去。夢大士向之作偈曰。云何得重罪。爲作三百金。云何得解脫。金剛不壞身。陳醒。方憶胡有義前邪。懊悔無及。遂於普陀出家。

（附）天啓中。雨潦漲下。有村人子。慣殺徑。一日大雨。有客過嶺。子持挺出。驟。偶不中。客亦善鬪。奪其挺。還擊之。破腦死。客逸走至村中。入一人家。曾殺。就寢。坐而烘衣。言被賊狀。其父以子出不返。密往視。死矣。歸。覓巨甚入室。將殺之。客遽先起。其媳抱一孫。炊火爐下。父舉鐵不排。擊之。迸腦裂。與孫俱斃。客竟去。此人後遂絕。夫殺人償命。理之常也。今月自殺一日之中。殺者三人。珍者再世。非神奪其魄哉。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吳氏藏版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密林深處殺同黨。已頭無何亦試刀。一命自當還一命。昭昭天報實難逃。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吳氏藏版

（莊）枉殺者。無罪而置之死地。或以威力殺。或以刑獄殺。或以計謀慣隔殺。皆是也。枉殺人者。不是逞貴。便是任性而冤對分明。一退一報。曰易兵而殺。是殺人實以自殺也。人不愛人。獨不自愛乎。

（案）貢自謂與陳必達合本經商。在外三年。各分銀五百金。買舟回家。至洋子江。遇逆風。不可行於江岸停泊。貢爲人和氣。又慷慨。不時買酒與舟工共飲。陳則慳吝異常。一文不捨。舟工皆喜貢而惡陳。泊舟之所。僻無居民。陳忽謂貢曰。舟中悶坐不遠。何不登山一遊。貢從之。陳將貢宛轉引入深林中。石上並坐。忽取身邊解腕尖刀。猛刺其頸。貢不防備。遂被刺倒地。陳又連扎數刀。登時畢命。拖其屍拋入深澗。乃假哭而回。謂衆舟工曰。貢兄被虎拖去。懇諸位往救之。衆見其身有血跡。又看其神情。心中明白。乃笑曰。虎欲害人。豈肯留其命。待我等去救。虎既爽心。必有天報。我等當他做甚。遂收拾夜飯。一同吃畢。陳踏船邊。衣而臥。衆舟工計曰。此人待吾輩甚薄。今殺貢。不欲沒其財。天理難容。吾等殺此無義之人。爲貢爸報仇。諒神亦不怪也。議定各持械。進艙。陳方假寐。聞聲即醒。衆以刀擲其頸曰。

要死要活陳曰。適中有千金願以半償獻。求僧續命。衆曰。此五百金。乃衆客者與爾何干。爾欲貪命。還一文不費。大是可惡。羅刀欲砍。陳以千金盡與之。衆曰。衆客辛苦所獲之財。爾害其命。盡得之。豈知一文不得。反將己本全折。亦足彰天報矣。今姑饒爾命。共推上岸。挂帆而去。陳得水。叶。忍餓至夜。遙見山上有燈光。如如至其處。有數大漢席地雄飲。見陳大喜曰。漢子來得正好。陳哭訴江中被劫。衆曰。但隨我行。不愁不富。遂與陳飲食畢。駕舟至一鎮。打入一大家。盡搜貴財。次日。某家報官擒獲。衆共指陳爲首。無可分辯。立斬梟示。

（附）高平有二客。就宿城中旅店。次早。一客刃死於牀。一不見。地方聞縣。縣拘店主窮詰。無他狀。將逼餓四出擒賊。主茫然不知所向。正闔門間。有一少年。意色倉皇。若有急者。導賊入。神廚伏不出。衆疑執之。則前夜刃傷宿客者也。詰其故。自言供爾國仲利其囊中十數金。遂殺之。非有他怨。問何以至此。曰。早起到城門。門有鬼逼載。不得出。又空中有火。向身燒。須臾間。周期中有呼予名者。因漫入。不意爲衆所覺。自知罪重。願就死。送縣抵罪。錄獄中。（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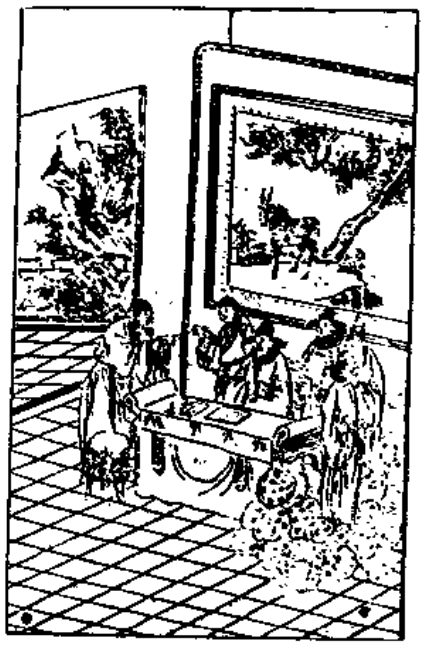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想洵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巴東路八千。非義之財未享。英雄利及已相纏。

（註）非義之財。謂所不當有而取之也。屋漏之水。滿於腸上曰漏腸。有毒能殺人。鴆鳥也。食蝮蛇。其羽入酒。飲之立死。夫取非義之財者。方享時。然如鴆者求食。渴者求飲。豈知禍已不旋踵而發也。嗟乎。人即不忍於鴆渴。其忍於自速其死耶。

（案）唐明皇時。朝上鄭某。少年進士。爲侍御史。見李林甫擅權誤國。列數其奸。屬林甫怒。欲擬貶賜死。時楊國忠纔勢。與林甫不相下。見鄭疏未竟及。已心喜。暗爲維持。貶四川龍安司戶。鄭棒章既奏。朱紱又斷。無所緊繫。東發帶僕。馮元即日就道。沿途李吉又值潭舉鎮遂抱病。過棧道。遇雨。宿店前。遙。趕至一寺。進內暫避。有數僧科頭跣足。乘牀。見客不爲禮。鄭在廡下席地而坐。馮元收拾行李。鄭一僧自外入。見元曰。馮叔何來到此。元一看。乃京師法華寺僧欽豐。因宿娼逐出境。逃住此處。僧問元曰。卿吏公近來安否。元惜曰。此即吾主也。僧大驚。邀至客堂奉茶。令道人將行李搬進。拱手問曰。公不隨朝而遠遠巴蜀。何也。鄭告以被貶之故。僧暗笑曰。原來是個司戶官。係他何用。揚揚而去。道人曰。此人官小。遠謫而有之。可供寺中數年用。僧曰。俟夜間行之。復爲設供酒肴。邀至後面淨室安置。鄭已睡熟。元烘舊衣服。忽肚痛。尋路欲解。見總路之門鎖斷。心甚疑之。又見外面燈火甚明。從隙窺之。一僧踏地磨刀。數僧在棚下暢飲。踴歡笑曰。此人遠當朝李太師供奉。實係利害。今日該其絕命。撞到此處。受此一板刀。總家皆大笑。元一聽。即落飛至牀前。將鄭喚醒。告知所以。二人慌忙出至天井。有樹一株。高出牆外。元爬上一看。見牆外是菜園。有門可出。攜鄭上樹。用繩縋出。自踴身縱出。開門。望山僻小路亂奔。忽見一壯士手提鋼叉。問曰。此地虎狼當道。汝二人何大胆夜行。鄭曰。下官因奏李林甫遣貶。前逢寺中借宿。又爲寺僧謀劫。故乘夜逃命。壯士曰。原來是位忠臣。可敬可敬。遂邀至家。治酒相待。鄭苦路遙無資。壯士笑曰。賊秃非義取財。明日當手刃之。盡還君所有也。天早。果至寺中。喊衆僧取回行李。曰。今祿山作亂。天下多事。某欲圖出身。因有姪女未嫁。故爾遲留。今見尊官。皆年少。後當令侍衾裯。姪女雖長山家。容顏不俗。善騎射。及諸種鈐法。又有膂力。敵數十人。前途爲助。可保無事也。鄭曰。感君高義。下官斷被亦相隨。奉爲正室。壯士大喜。即日成婚。另具盤費送行。壯士爲誰。即睢陽張巡部下副將。姓雨將軍。諱萬春也。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



設法開堂
女命全。
無窮功德
可測天。
善神無數
來相衛。
管取三多
五福臻。

感應篇圖說　夫心起於善三句　三一二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薛氏藏版

（註）凡人爲善。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於心。動於虛。鬼神已得而知之。故君子貴愼獨。吉神善神。皆與善念俱隨之。言感應至速。如影隨形之義。

（案）江西悉俗。生女多不育。今日此家既少一女。明日彼家自少一娘。以致男子有終身無賸。無室家之樂者。某縣令愚欲禁之。呼老吏商議。吏出卷案曰。據舊案公曾禁之而未行。潘吳案公亦禁之而未行。至本府本縣。勸諭之文。如山如阜。民皆視若罔聞。公欲爲此。殊不易也。令退堂後。靜思曰。有治人。即有治法。那有不能禁止之理。父女天性。而忍心殺者。恐後日出嫁時。爲父母累耳。若建育嬰堂。使女有所歸。則溺女之俗。不禁而自止矣。乃檢舊案。得廢寺無主院田若干頃。每年收租若干石。可佃乳娘幾人。又某處廨廂可改建爲堂。原籍本家尙有田二頃。可以契賣換用。計定。坐以待旦。欲赴天后宮求神默助。是夜刷視。即夢聖母諭曰。明早有縣令某君。爲起建育嬰堂。特來進香。此君善願洪深。事雖未行。而一念之誠。已感動彼蒼。有無數吉神擁護。汝可善待之。刷視醒。即播地寬以基。少頃。令某至拈香默禱。道士啓曰。公此來。得無爲育嬰堂事乎。令大驚異曰。此事未以告人。師何由得知。殆冥冥中遇所夢。且賀曰。公既有吉神相隨。後此昭昧未有艾也。令遵奉神語。建育嬰堂。爲善益力。後果陞大位。享壽百年。子孫科名相繼不絕。

（附）宋王文正公旦。初釋褐時。知隨江歟。有囚犯當死。公來出之。通夕不睡。至五鼓。忽有得。急趨出。則更牟已皆起。愕呼相向。公怪問之。對曰。適更者擬擊五鼓。忽聞空中有聲云。起起。公所出矣。方振衣。不意果出也。公默然心契。即引囚核問。竟平反。囚得不死。公後爲賢宰輔。（眼眶鏡注）

宋哦嵋會王湘。紹興辛巳。發心將行感應經。未幾。感疾閉絕。妻子環泣。湘覺身飛半空。下聞哭聲。纔如蜂鳴。頃之。有天神宣諭曰。王湘方欲行感應篇。矢願誠篤。宜速送還陽。遂甦。後壽百有二歲。（以上見下冊）

仁和江端木。名建本。孝恭人知。父病篤。每夕星空叩禱。願印感應篇萬卷。減己算以添親齡。父夢亡祖語之曰。吾孫兒有善願。汝無慮也。病遂瘳。

（徐太虛詩曰。作明善錄九關知地下先靈喜。解印南斗建育嬰堂來江家孝子頌天時。）

感應篇圖說　夫心起於善三句　三一三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薛氏藏版

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



爲愛名圖
起惡心。
引誘誘賭
計謀深。
那知天罰
難逃避。
家業全消
剩敝衣。

（註）上文言爲惡得禍。皆就已行者而言。至一念方萌。遂有凶神。森嚴羅列。更無一毫等待。則操持不可不愼。防閑不可不密矣。今人惡念一生。勢若燎原。不可撲滅。是甘與凶神相附也。豈不哀哉。

（案）羅天富經紀小民也。持籌謀利。算無遺策。家有良田美宅池館聲妓。事事稱意。羅心猶未足。時値仲春。遊東嶽廟。至郊外遊賞。偶見一園。花木成蹊。點綴不俗。遂叩園丁開門。進內觀玩。詢知園丁。知是城中李鄉紳別墅。紳遠官雲南。多年不歸。其子耽嬉業賭。知羅家有女僕。厭次造門相訪。羅懼其借貸。托故不面。今見此園。貪心頓起。坐本香櫚下謂園曰。明日具柬邀到家。先以色誘。後以賭哄。借八當十。盡利儉剝。諒渠不能完債。則此園可唾手得矣。是晚歸家。呼幼子至前曰。吾與爾覓得一讀書處矣。寒日。家中房屋甚多。何必花錢另賃。羅曰。是非爾所知也。欣欣得意就寢。夢一紫衣金帶白鬚老人。指而罵曰。何物村牛。妄思謀人之產。吾兒遠宦滇中。吾探雖不肯。亦不至賣房棄產。爾思設法哄誘。天理難容。吾已訴知冥府。遣冰消瓦解二凶神。時刻瞌汝。看汝尚能盤算否。羅自此死喪水火盜賊。逮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無不備歷。數年而家道罄矣。

（附）江陰南門軍張旺。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濁首厠中。遂慚恨。一夕。自火往燒之。道經官街。有豐師吳恣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見旺。有惡鬼數十尾之行。頃又聞履聲。窺旺回。有青衣童男前導。明日謂旺曰。我初往。欲燬其室。忽念冤冤相報。將無已時。故止。不意有鬼隨行如此。即棄俗出家。（旺下同）

張仲和。與李長衡友善。一日衙過仲和。留其家。仲和未寢。步月中庭。頃之。長衡夢覺。聞庭中履聲。起視則仲和也。因說曰。適得一夢。甚可笑。夢與子同坐此庭。忽有黃冠數人。排闥而入。直前毆子。吾爲子力解。解去復來。吾復解之。仲和聞而駡曰。異說。速欲就寢。見月色可人。踱步於此。因思事小。此外乃黃庭閒地。急欲偏偵少展二肘。不意念盧方萌。遂入於夢。此事若行。其爲異日爭端乎。相對嘆息。念遂寢。

（註）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不改。是爲過矣。若使過勿憚改。譬如玉雖受玷。刮之磨之。自然復溫。所謂苦海無邊。回頭即登彼岸也。

（案）祁軼倫。有勇力。以拳棒自雄。貧者畏之。富者避之。皆莫敢撄其鋒。一日遊泰山殿。見兩廊十八重地獄變相。各有標記。曰。陽世作某惡者。應受此報。祁不覺汗流。自念曰。吾十有九犯。死後豈不遭受諸苦乎。自此時存畏懼心。遇年高有識之人。即拜求解釋之方。識者曰。天律雖嚴。不加悔罪之人。子但悔而自新。可矣。壓子放刀。立地成佛。子獨不聞乎。祁敬受教。盡反平日所爲。盡地獄相。粘諸座右。觸目驚心。有友人犯罪應遣。祁慨然曰。子家貧母老。妻少子單。子去。合家俱死矣。吾隻身。到處皆可爲家。可推罪於我。我代爾行。乃到官自認罪。友得不遣。後遇赦減杖。官訪知其義。並免杖焉。又有寡家。因劉姓欠二十金未楚。逼令其女爲妾。祁至劉宅。見七八狼僕。正在逞威。祁大聲曰。此吾甥女也。爾輩要銀。只要銀耳。敢有無禮者。先試吾拳。僕知是祁。俱斂手不敢動。祁曰。取券來。吾還爾銀。乃賣田得二十金。悉以償之。女父母感激。欲以女妻之。祁曰。渠以索銀而還。爲吾以還銀而娶爲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

使勇逞兇奮老拳。
驚心地獄改前愆。
滌非得瞬山神位。
血食人間億萬年。

妻相去特一間耳。拂袖而去。時方秋深。鄙與衆僧徒。入山逐獸。衆先歸。鄙獨宿山神廟。夜半月色微明。曛氣起處。一虎突入。向山神作人言。求食。神曰。明早溪邊有藍色毋猪。浣衣婦。汝可食之。虎謝而去。鄙思曰。皆有猪而藍色者乎。有何衣服可浣。此必匿語也。天明。持巨斧。溪邊伺之。見一少婦。穿藍布衫。持裙至溪欲浣。虎出。將縛衝去。鄙奮力用斧砍之。虎捨婦撲鄙。鄙持斧與鬬不數合。虎斃。村人皆集。鄙告以夜來所見。衆曰。此鄙生於己亥年。乃猪鼈耳。鄙率衆至廟。指神而責之曰。爾血食一方。不佑民而害民。是不仁也。率獸食人。是不義也。不仁不義。何以爲神。用斧碎勢之。放斧而鄙亦立化。是夜見夢於村人曰。上帝因吾改過。令我命代山神之職。即於明日到任。村人神其事。乃舍其舊塑像。塔因前山神有夫人像。欲以鄙像配之。復夢鄙曰。殺其夫而佔其妻。禽獸之行也。爾等胃昧。使吾停宿田野。不敢進廟。宜速遷之。衆醒。遷夫人像於別所。遂不復夢。至今香火不絕。



諸惡莫作

酒色財氣。
請之四堅。
人無貴賤。
縛束孔多。
若張煙焰。
甘死如蛾。
云何解脫。
全憑大阿。
即除藤蔓。
立超沈痾。
高登彼岸。
無上彌陀。

（註）諸惡衆存心行事。一切大小罪過。皆作即墮子四惡功夫。今之愚俗。自知所作不善。罪惡山積。止憑誦經禮懺。拈財作福。而根本之地。依然如故。是以怀水救車薪之火也。豈不謬哉。

（衆）鄙其心。志在清修。常思惡事難除。惡念易起。乃至淨慈寺。講六通和尚。問曰。念經求佛。可消罪否。師曰。經從佛口出。佛不在經裏。念經何能消罪。鄙再拜懇問。師曰。莫如去惡。惡之已盡者。如攙污積身。漱之欲淨。惡之當境者。如漏脯鴆酒。勿使稍親。至種種未來壞念。務要隨起隨消。待至諸惡淨盡。自然萬善圓滿。蓮風可登。西方可到矣。鄙敬受教。自是不起邪心。一日。遠歸天暮。投宿無所。遙見樹林中有燈光。趨而至其處。則一大莊院也。一老者策杖出迎。邀至客廳。茶罷。獻酒。鄙曰。小生已受五戒。誓不敢飲。老者撫髯笑曰。老夫少年時。也曾修煉。何嘗有一點影響。中年方悔。而還俗。享妻妾之奉。田園之樂。即是現在活佛。君前程萬里。勿自無也。老夫有小女。容頗不俗。若肯入贅爲婿。則現前家業。皆君有矣。鄙拱手謝曰。小生是夢醒者。不肯又着迷。若慎勿言。老人亦不再談。送至西廂住宿。夜半忽

聞叩門聲。問爲誰。答曰。吾主人女也。刺繡燈殘。特來乞火。鄙拒而不納。女在外吟曰。夜闌風雨撲銀釭。乞火端來叩玉窗。恨隔疎櫺一片紙。却教鸞鳳不成雙。鄙曰。男女有別。小生寧死。不敢壞禮。媛子宜速回。女又吟曰。誰道神仙不嫁人。請看弄玉與蕭英。藍橋若肯通消息。好共乘鸞赴玉京。鄙嘿口不答。忽老者帶諸僕打進。云鄙勾引其女。詈辱無所不至。生並不生嗔。惟遜謝而已。老者命縛於柱上。俟天明送官。鄙始困苦。既而酣臥。天明視之。繩索盡解。莊院全無。惟和衣睡芳草中。耳樹上粘一紙帖。上寫云。酒色不侵。財氣無着。諸惡消除。從此解縛。鄙遂得證大道。

（附）宋延縣鄭清之。字德源。弱冠四年進士。侍理宗潛邸。進言曰。臣觀大易一書。包羅天地萬物之變。自始主終。稱必者備四語。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小人勿用。必亂邦也。陰疑於陽必戰。夫天下古今。治亂不一。賢否不一。而所以分者。善惡而已。易之所謂必者。言善惡報應之際。斷乎其不可易。此感應篇所由作也。理宗聞言。恵若觀覽。登極後。注意表章。賜緡錢百萬。命工刊梓御書諸惡莫作微義奉行二語。冠經首。鄙後知樞密院事。進太傅。封魏郡王。謚忠定。



十年行德
不求知
聖念考無
退轉時
神賢仙胎
昌厥後
紅繩二尺
送呱兒

（註）業善。一切好事也。人生在世。誰無行善之心。或苦於力之不能。爲或阻於時之不得爲。致有因循息情者矣。舉行云者。擔當在我。無所推諉也。心無虧欠。則無論能爲與不能爲。得爲與不得爲。而精靈自滿矣。

（案）單心湖南人。高才博學。屢赴棘闈不第。年五十外。尙未生子。遂反躬自責。憶少年行事。多不合理。欲多立善功。以贖前愆。苦寒士無力。乃改業學醫。閉戶讀研三年。術大精。病者用藥。靡不應手。而意求醫者其門如市。單乃發願。一不乘輿。破費人財二開講即往。三用道地藥材。炮製如法。四貧者不要藥資。五貧窮平等。不先富而後貧。六施應病丸散。七遇貧者不能買藥。則量爲幫助。八得富貴謝資。則盡以濟人。九遇瘟疫之年。則酌定良方。遍貼通衢。十貧者病死。則施棺木。行之十年。始終不倦。年已六十四矣。功名之念。既灰。生子之心。亦淡。惟持齋禮佛。以備來世而已。一日夜方二鼓。有叩門者曰。某府娘子。生產甚危。請先生速往。單遂與同行。至一大宅院。產婦年可二十餘。單診視畢。用催生散服之。婦令婢嘱曰。明日此刻。仍煩先生再來。單唯唯。次夜至其處。則宅院全無。惟有茂林豐草。單大驚懼。忽聞林內有啼聲。趨而視之。則紅繩包一小兒在地。孔羅上有律句云。紅繩二尺褁呱兒。送與君家好護持。甲戌年干己巳月壬申日壬丑初時。天生地養人非異。神賢仙胎事甚奇。十六登科三十相。榮封正逢百年期。單抱回撫養。取名天賜。後果十六歲成進士。三十入閣。單受殊封。正値百齡大慶。羅上之言悉驗。

（附）清仁和生員許堯堂。號樂亭。一生樂善好施。活人甚多。其先自徽新公以下。忭佐幕。多陰德。故其後科甲綿綿。爲浙省冠。堯堂子鉞。乾隆戊午舉人。孫學范。乾隆戊子舉人。壬辰進士。學曾。壬子舉人。學范。又多積善。是以丹享壽福。五世同堂。五子登科。博古今罕有之事。學范則彙而有之。學范之子乃來。乾隆癸卯舉人。乃大。嘉慶辛酉舉人。乃濱。戊午副榜。庚申舉人。己巳榜眼。乃穀。道光辛巳舉人。乃普。嘉慶癸酉拔貢。丙子順天舉人。庚辰榜眼。乃鈞。道光戊子亞魁。乙未翰林。孫桂丹。乙酉舉人。曾孫之璠。乙酉副榜。舉曾之子乃安。嘉慶己卯亞魁。道光壬辰翰林。纂事之姪曾孫乃康。嘉慶丁丑翰林。乃裕。己卯舉人。姪元孫立身。辛卯舉人。韻丹。戊子舉人。癸巳進士。至貪慵游庠。每歲未曾或間焉。



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作惡遭祥
善反殃
天公徵應
妙難量
破屋收去
凶神退
從此綿綿
福祿長

（註）久久者。久而又久也。世人拘咫尺之義。以貧報於上天。執一時之窮。以抗報於予占。謂欲善漠漠。爲善未必有報。不知感而無應。皆其爲善之心未眞耳。如果回頭猛省。勇往精進。久久不倦。豈有不格天心哉。

（案）許大年。善謀什一之利。美田華宅。無不備具。家資將近十萬。惟中年無子。時以爲憂。年四十三。正室生子。許萬事已足。自悔生平所爲多不當理。遂回頭行善。一切家產。由折本而得者。加倍償還。由計謀而得者。許其取贖。濟人利物之事。靡不踴躍業行。年五十。前子夭殤。家亦中落。許謂天道無知。終日仰空呼籲。忽悟念曰。天心仁愛。豈有錯誤之理。必是我所存善心。虛而不實。所行善事。假而不眞耳。於是痛自悔責。遇有善事。戒其虛假。務求眞實行之。數年。已五十四矣。家更貧薄。時天寒大雪。許與妻食小菜豆粥。適值昔年被騙妻。貧窘歸。飲美酒。召賓客開樽。擁爐烹茶。何等豪華。今改悔行善。反遭天罰。眞是枉然。忽又轉念曰。釋迦牟尼。在靈山修行。受盡苦楚。方纔成佛。我雖遭魔難。而布衣蔬粥。尚未缺乏。不感天恩。反存怨心。豈要隨落矣。乃發善願。佛流淚懺悔。再不敢萌退轉之心。是夜與妻同夢

一紅衣僕頭神。進玉中堂。呼出許多奇形異狀之鬼。指謂許曰。此東門弔客。氷消瓦解諸惡神也。上帝因爾少時。爲惡種種。敏破屋爲爾之子。以敗爾家。更遣此輩相繼作耗。喜爾得子後。回心向道。力行諸善。本足蓋前愆。故將破屋先爲收回。此輩仍留相隨。以試爾心。靡試久久。爾能無退轉。上帝克嘉。特命吾送爾祿二屋官。爲爾令嗣。爾失一得兩失。塡得好。獲大利矣。向許拱手作賀。率諸惡神出門。而是年妻已五十。忽懷孕。舉生二子。取名增福增祿。皆膺大位。封夫婦親受誥封。

（附）清戶部尚書祖帥參熊子熊圖。賢才蓮。屢困棘闈。康熙癸卯。復下第。心病自咎。欲取所綉文字。憂憤而沉諸河。冀以身殉。其端緒未決。惟大傷厥考心一語爲念。一日趙庭。公溫諭之曰。遇不遇。命也。奚戚戚爲。且得失在天。修爲在人。欲感天心。須盡人事。吾輩德澤學淺。不能爲聖賢性命功夫。然强爲善之念。何可一日不存。汝欲廣播德施。詰就已所見聞。自爲演說。果能發揮事理。指陳融暢。未始非檢身之助。熊聞涕泣受教。遂更名學了。精思著述。集爲四卷。先是其叔有渡人航之刻。會力屢厥事。今願作一帆以助。爰顏其集曰航中帆。付之剞劂。後果大魁天下。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決必降之福



金童升詔
白天來。
位躋羣羨
列上台。
行滿功成
陞玉闕。
一朝凡骨
換仙胎。

（註）此以下。正言以結全篇也。吉人。即善人。不曰善而曰吉。以善能召吉也。所語皆善所親皆善。所行皆善。則其善純矣。三善。即指此三善而言。如此積至三年。毫無作輟。有不致福者乎。三年非遽其期。蓋必三年而其眞始見也。玩必字有斷斷不爽之意。

（案）程淳。字真涵。生性慈祥仁恕。急遽之色。不施於婢僕。叱咤之聲。不及於犬馬。時時以濟人利物爲心。人皆稱爲吉人。蓋取古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之意。嘗見趙崇嗣以鼎白世記善惡。竊自念曰。理欲不兩立。如君子小人不並居。若一日之間。有善又有惡。則一小人足害衆君子。烏乎可。故其用功。學顏子之四勿。非善則不言。非善則不視。非善則不行。如是三年。勤則萬善俱隨。自覺俯仰無愧。一夜月明。程玩賞未睡。忽聞月中有雅樂之音。洋洋入耳。須臾見一仙官。手捧丹詔二道。子左右相隨。一捧金章。一捧赤丸。冉冉從空而下。謂程曰。子一生語善視善行善。久久心無退轉。上帝克嘉。位擢上真。不日帝遣視北極。以子厚德深仁。必能爲帝廣施恩澤。特命冠帶隨駕。又恐彼處寒冷。賜藥一丸。程跪而服之。但覺一股煖氣。

送入井田。這個壞是爲。仙官與童子。升雲落中。停雲以待。程乃召家人作別。端坐而逝。後數月。有友人山行。逢一乘輿貴人。儀從森嚴。呵道而來。友避於路傍。視輿中人。乃程也。執手相叙。不異生時。臨別謂友曰。吾以多文善功。故得帝眷。可語吾子。克遵吾志。切勿視爲泛設。自甘墮落。拱手登輿而去。後其子若孫。皆以善繼善。代代相承。而天亦降之以福。故至今簪纓極盛。

（附）錢生曼文。甲子科應試不售。疑命途多舛。絕意舉業。成祝。乙丑元旦。夢文蒼頡以大時人事未至。遂舉行感應篇。陰騭文帝貸酷。業陽兄開心兄。舉念應事。時覺神明在前。不敢稍涉非禮。行甫三年。丁卯。遂登賢書。

休寧程祥卷。清溪多病。生八女。俱育之。居恒以乏嗣促齡爲憂。至四旬。忽發願持誦感應篇。逕訓力行。甫三載。妻妾生五子。會里中癘疫。設粥食餓。施藥療病。全活無算。年七十。子孫繞膝者二十四人。（袁了凡云。三年天必降之福。不但能改其禍。福隨至矣。是言能積善累功者。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攸同。王業之定。由此其命多。此之謂也。）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藏 民國版



兇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

逞個兇奴。口吐蓮華。心如蛇毒。受天子之供養。不思悟道參禪。却想花眠柳宿。這王身著皮毛。猶敢逞其口吻。咄。若非高情點破前因。豈不永沈地獄。

（註）凶人。即惡人。惡未有不凶者也。語視行皆惡。而至三年。則害人害物。不知幾何。且三年之久。竟無改悔之意。則終於不改。夫必如是而始降之禍。是天心未肯速於絕之也。人奈何不悟耶。

（案）梁武帝。招月同泰寺。住持僧守靜。博通經典。武帝尊信之。寺外有民婦黎氏。於元夜進寺聽講。守靜一見留情。囑媒婦趙婆密白。婉轉達意。遂通好焉。副住持林潤然。見其破壞佛戒。且懼天子知之。貽累寺僧。守靜外順內違。一夜潛住寺中。遂造無影之詞。誣陷潤然。帝曰。明日當付法司治罪。被供茶僧寫稿。私告潤然。連夜逋逃。至梁魏交界之地。入深山結茅而居。日夜參悟。得大道。守靜自潤然去後。從憂悚悔。與氏在寺中姦宿。觸怒韋陀。將擊其項。祠頭墮而死。黎生產不下。亦死。遺骨擊俱受天報。一日。潤然瞑目趺坐。忽見守靜。持利刃入曰。向被兩婦所述。以致得罪師兄。墮入畜道。今日午時。兩孽來此。誓必殺之。潤然瞥目笑曰。此禿又作祟矣。猛携杖至門外。見一猪一犬。飛奔而入。後見猛虎逼來。見潤然俯首不動。潤然舉杖喝曰。業障作惡萬端。國中婦女。被爾勾引。致失人身。彼不思爾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藏 民國版

爾反恐彼。特來欲陷天理安在。虎連連叩首。似有醒悟意。潤然曰。爾既知非。可至佛前懺悔。慈愛以如來大戒。又將猪犬趕出。亦與說戒。二畜皆俯首聽從。自此虎居山洞。犬豕居圈中。潤然呼虎曰。鏗和尚。犬曰老蜜。猪曰小黎。無不應聲而至。後潤然朝峨嵋山。年餘方歸。見小黎跳躍而迎。問彼二畜行業。曰老蜜喫水墮澗。鏗和尚茹素。日漸胜瘦。前日勉主佛前稽首。似有盼望師父早回之意。今晨已圓寂矣。潤然不勝嘆息。命依釋禮。舉火荼毘。火中見虎仍化守靜。合掌向西而去。小黎亦得善終。

（附）簡州王行庵。居恒喜閱感應篇。與中表弟沈生比鄰。沈擅才藻。而風流放蕩。頹隳名場。王屢規之不聽。沈欲褻王戒。誘以倭婦拒之。檄誘以狡蜂。又拒之。沈哂其迂。自恃年富。益縱情花柳。未幾。染死。是歲冬。王病。建醮。道士上章伏地。久而起曰。君無慾炎。查君生籍。壽止五旬。天尊以君力持感應篇。且不淫人妻女。加壽三紀。既而病痊。成進士。八十有六而終。子孫繩繩不絕。而沈無後。

胡不勉面行之



君父恩深莫可酬。
遵持經訓紹箕裘。
臨危任過情彌篤。
功過限分志不休。
繪出軒良期共墾。
假明感應願同修。
人能竭蹶行無倦。
天必遵依福祿道。

(注)胡不二字。總承上文。言人不行善。固不求福。畏禍乎。蓋深望之也。夫自然而善。固難多得。至於勉則人人可能。不論貧富。不論貴賤。不論智愚。皆有衆藥之良。惟在自己發憤恒久不息而已。

(案)清黃正元。福建福源人。其父顯公。於其弱冠時。即以感應篇訓之曰。此備身立命之本源。超凡入聖之階級。汝其謹之。元遵庭訓。敬謹奉持。見女色須下列諸般惡事。稍稍萌意。皆不敢犯。癸巳恩科。赴南宮。挑運待衛。入京。禁廷退食之暇。持誦不輟。同袍笑爲迂。不計也。後以筮仕西陲。遺骸回閩。子息孤單。稍弛前戒。不意次子三子七子。先後夭殤。原配郭氏。亦亡。雍正八年。量移江左。每憶疇昔之失。深自懺悔。力行功過格以改前愆。雍正十年。繼室李氏。生第八子光琦。周歲患症甚危。醫家束手。元焚香告天。是夜異香滿室。似有神祇往來。救護不治之症。霍然頓愈。於是有玉皇經。金剛經。文昌帝君陰騭文圖說。太微仙君功過格諸書之刻。嗣續括蒼。心志復懈。胥語笑譁之間。不無縱逸。癸酉冬。入覲。借光琦公車北上。光琦染瘧疾。終於旅邸。元痛自追悔。覺淫邪之事。雖未敢犯。即胥謔戲。亦干天怒。因發願力行三千善事。冀上蒼默佑。繼妻李氏。以四十八歲近老之齡。二十二年不曾生育者。忽懷妊。生第十子顯觀。益知天道報施。應若桴鼓也。尤有異者。是年八月二十三夜。老僕臥病。不戒於火。衙署被焚。火起二鼓後。僕僕牙與內室相接。煙焰彌漫。內外隔絕。出路已斷。元與妻兒及二三侍女僕婦。欲出無門。其勢危急。李家人皆墻拆壁。得冒火而出。其書房什物。俱成灰燼。惟玉皇經。金剛經。文昌帝君陰騭文。太微仙君功過格諸板。置於小樓洲書屋。烈燄圍逸。乃皆未損傷。其爲神靈呵護。尤自顯然。計元一生所歷。由困而通。由險而夷。無子而復得子。明與封誥。沐恩優渥。皆由拜讀太上感應篇。身體力行。始終不懈。有以致之。故雖當被焚之餘。猶能捐廉俸。謹刊感應篇圖說焉。

(附)蕭山湯惇甫先生金釗。崇奉行感應篇。乾隆甲寅元旦漸。旋登第。入詞館。官至十四年。丁內艱歸里。主講事郡月湖書院。課士之餘。惇惇以持誦是篇。訓勉鄉里。著服闋入都。不數年。已晉侍郎矣。(徐一士按。湯氏持日先課典職。內求己過。卻於子孫。不作非分之想。此等家訓。足爲近今何必求奇學者箴。余曾見其手寫一紙。)

太上感應篇圖說終

民國十五年十月第一次始版

陰善過格凡例

一功改善。本蓮池自知錄。取周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之義。蓋履仁蹈義。我所當然。可謂之善。不可謂之功也。

一記過兼記善。即昔賢投壺白豆之義。不記善。何以消除罰過。故有過不得自諱。有善不必自讓。然要人記過。正是要人寡過。不然日爲之而日記之。記之亦何從耶。

一每日所行之善與過。但記數目。不必錄其事。留一空格於欄前。臨臥時逐事記之。月終總較一月善過。年終總較一年善過。以告於文昌關聖之前。庶乎起一念。行一事有所敬畏而過可以漸寡矣。

一以善折過。亦有不可折者。如致一人死。百過。施百錢。一善。豈殺人者作萬錢功德。便可無罪乎。此等事。須平心審之。

一至公謂師。謂敬天孝親。非論功之地。不敬天。不孝親。爲大罪惡。不可言過。二者皆不在格中。然恐實而不察。必有略根本而務施濟者。故此格仍詳之。

一受賄及稍於勢力者。不得記善。受賄。如得財出人罪。仲人寃之類。屈於勢力。如過美色。勢不能戢而不染。及貧士不用好衣好食之類。

一善過增加。有分載格中者。如救人一命。百善。賑貧百錢。一善。若救一命而復用己之財。則於百善外更照百錢記一善。救一人命。五十過。取不義之財百錢記一過。若陵忽而又因以取利。則於五十過外更照百錢記一過。他準此。

一善過自有是非。如有仇不報。固爲善。若忘父母之仇。則爲過。揚人之惡。固爲過。若欲逐奸除害。則爲善。知此。他可類推矣。

一善有眞假。如見義一節。有年久利多。度不能還而免者。或已經告官。致累貧民而免者。皆不得記善。他若取來不義之物。而用以施捨。明知有罪之人。而務爲救護。皆不得爲善。事編非一。未能縷指也。

一至公謂師功過格云。百錢一善。謂千金以上者。若貧士。則五十錢亦可作一善。極貧士。二十錢亦可作一善。百錢一過。謂貧士如此。若富者。五十錢亦作一過。大富者。二十錢亦作一過。是說共精詳。故觸類引伸。又不必一一尋求紙上也。

一凡文武忠君愛民。及奉職衙役兵丁等。事詳居官功過格中。茲格未載。

感應篇圖說

一如不孝之條。與奸淫亂奪人妻女及決水放火劫財害命等事。乃禽獸盜賊之行。不得謂之過矣。俱不載入。

行善過格之報

先賢范文正公。韓魏公。趙閻道公。趙康靖公。俱行此格。皆爲名臣賢相。表表在人耳目。茲不復贅。

蘇梁行此格。歲凶。賣田以賑其鄉里。子洵。復行之不怠。生東坡子由。俱成進士。文章蓋世。其後科名不絕。

張魏公浚力行此格。高宗朝爲名將。至晚年。益悔前日之非。後諸將皆戮。而公獨再相。子栻爲大儒。

費貴家藏此格。室中夜光燭天。勤而行之。夢此格化爲金字。生宏。狀元及第。又夢此格化爲銀字。生寀。探花及第。

袁了凡行此格。遂獲奇驗。詳立命說。

陶石簣亦行此格。刻板印施。及石簣中會元。

陸粲周行此格。貧爲縣尹。子完學登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四世俱封一品。孫卿正卿任俱進士。

顧茂猷行此格。刻迪吉錄勸世。中甲戌進士。

劉宗周行此格。刻人譜傳世。後爲相。

吳純甫久不第。行此格。遂登第。作守身法勸世。

其餘率行之驗甚多。不能殫述。

太微仙君善過格

倫常第一（善十條惡字下者單論本句若在一事則上俱在內者）

父母（稱呼順父年幼者加一倍與母弟父等者加二倍）

對親和氣婉容。忤慢不形。一日　忘親疾。失敬失養。一日　直言諫親至不悅。私一飲食。一過　代受一勞苦。一事　貨悉順受。一善　貨成。一善　解一怒舒一憂。順親心不吝財物。一善　一大事勸解改過遷善。守一義方訓。一善　補一過及護一過之失。親所愛敬人。細惡愛敬。十　親病小心侍奉護疾。三十　見惡於親。能積誠感動。顯親揚名。喪葬誠悅。五十　親於善當有過勸之和樂。化親行仁成德。百

淫酒忘身。剛很自用。貽親羞。厚妻子薄父母。一惡　順善唆惡。喪葬草率。（儉力所至）久滯親柩。百　親病不小心醫治。增親一短。五十　親有過不能諫。三十　背一善方訓。貪悉抵厲。二十　親所愛敬人。故慢之。親年老事勤。生一厭薄心。吝一財物。違親心。爭競一財物。生一怨言。對親一疾聲厲色。親老令之任勞。親老違出。一事欺親。私害一財物。十　推諉一日供膳。五　貧不能

養。並不顧親。一日　忘親疾。失敬失養。一過　直言諫親至不悅。私一飲食。一過

兄弟（異母兄弟每事加一倍與父母兄弟每事加二倍）

一日敬兄愛弟。推逸任勞。同一事不生異心。一善　一大事勸善止惡。容忍一過。不聽讒佞離言。財物不論爾我。一善　獨任一大事。（如門戶宗族分產物業之類）吝一財物。違親心。爭競一財物。生一怨言。對親一疾聲厲色。親老令之任勞。親老違出。一事欺親。私害一財物。十　推諉一日供膳。五　貧不能多取少。五十　弟兄破產者。復與同居共爨。樂勸弟兄成德。百

鬩訟。欺侵一切弟燕弟。過一難不救。百　阻善貪惡。五十　爭競。聽一讒啓釁。來借一物不應。十　貧思害富。富不順貧。一日　不和睦一族。同事生一異心。一過　私佔產物。一過　見一過不勸。（與自作者同論）

妻妾

閨範詳嚴。善御婢妾。不容抗正室。一日　勸改一大過。（如不孝不睦反重下等）禁止出門遊戲燒香。十　勸化孝公姑。和妯娌。五十　化之行仁成德。百

富貴棄妻。任婦人不孝公姑。一惡　寵妾薄妻。百　縱一惡。（與自作者同論）縱虐一婢妾。十　有過。婦人勸諫。反加怒詈。縱出門遊戲燒香。十　縱一惡淫破產。五百

範不謹。經營室處前妻子女。不和睦。一日　過當行事。受制於內不行。一過

子姪

愛一義方訓。一大事教導見從。一善　爲師誠心導人。一日　禁止一惡習。十　禁刻薄取利。貨綵功名。導之敬順宗族。三十　化之行仁成德。百

不以義方立教。致破敗類。酷虐一他人子。一過　誤一他人子　子孫不肖。爲之貨綵功名。五十　棄一不才。一惡　偏愛憎一人。開一不善事端。一過　恣意打罵。不從容訓戒。二（與自作者同論）一過　爲師引誘一頑徒。十（一日過）　教誨一事不盡心。一過

宗親（宗族也親戚也）

敬尊長。睦同輩。貴賤平等。一日　貧乏來借不吝。一百錢　周給貧乏。百錢　結親。擇一賢良。不計勢利。二十　代辦一棺斂殯葬事。立義田義屋贍給一人。五十　收養一老幼殘疾。富貴妾一殘疾女。（即奴婢）百　本族絕支。立一嗣。不利其產。百　本族絕支。利其產不爲立嗣。一族貧病改嫁鬻婚。百　族有一流蕩人。可教不教。（此失所者單指本族）宗親一急難。可救不救。（失所患難之時急，須本族而認同宗。）五十　緩惟計勢利。以財勢欺一貧親宗親。三十　貧病無依者。能顧不顧。二十　貧乏來借不應。抵厲一尊長。十　乖一尊卑次。一過

師友

敬師。尊敬訓。尊前輩。親賢友。不妄交。一日　通有無。一百錢　淫朋招引遊戲。不從。弔慰誠敬。踐一約。一事　朋友有過。忠告善道。不忘一父執。十　不忘師友。不負貧賤交。三十　不負一妻子寄託。五十　救一急難。百　過一急難來救。可救不救。負一妻子託。百　一明師。負一死友。負一貧賤交。五十　輕棄一故舊。二十　諂諛師長。詔媚人不誠心良諫。戲侮一老成。十　隨一淫朋遊戲。厭一貧賤交。諂一友父母妻子。有無不相通。一過　爽一約。失一弔慰。一過

婢僕

一日厚給衣食。一事稱值艱苦。一善　敕一小過。二　過一痛。川心醫治獲痊。已

一男女及時。禁一很僕。二十善道一婢慎爲揀配。三十白選人一男女。四百字 化一人忠信慈仁。五百字

鋼一婢僕不娶妾。殘一婢股體。賣婢得重價。致配非人，編貧窮婦女得同百福 縱一惡僕。三十 用一次賭刑。配一男女不及時。二十 虐使一婢。五百 寃苦。三百 衣食不過。苦勞不恤。一日

仁愛第二

人類

收養孤依人一口。濟一人饑。濟十人渴。濟凍人一衣。施一晴夜天燈。僧一人開具。施藥一服有效。不沉溺一人若信。一 賑貧苦。周全窮途人士還鄉。臨男女還人。冬日施薑茶。施襯衣。助人棺殮要葬。造橋修路砌河堀井。置義塚。百字 凶荒施粥。疫癘施藥。歲終爲人贖鍰。百字 第錢贖人一命。二百字 盡心謀人一事。療一輕疾得痊。三百字 掩一暴露枯埋一白骨。得人一保全身命事。一小事爲衆出力。十字 救陷一胎，作胞 救一輕刑。二十字

救一重病。施棺木一具。施地葬一人。見人侵凌孤寡。竭力保護。除一人害。伸一人冤。三十 救一人危難流離。救一溺嬰。已生 救一墮胎良。救一人罪徒重罪。葬一無主骸。五十 救人一命。延續一命。合一應合婚姻收養無主嬰孩。伸一人大冤。完聚人一家骨肉。興建一大利地方大事出首遣編。出力任勞。百字

致一人死。設陷阱害一人。謀成一人軍刑。溺殺一嬰。絕一人嗣。致一良爲賤。壞一人陰地。發一人屍。破一人婚姻。醫家計利誤人命。合一毒藥。百字 見一人死，可救不救。讒助人溺一嬰。致人墮一胎。侵凌一孤寡。乘危下石排擠人。以私怨傾一人家業。致一人流離。候禍一人。掘地遇人骸骨拋棄不顧。平人一塚。五十 作踐人禾稼。損壞一義井橋渡。謀成一人斃刑。技術不精，蠱惑害人。見人欺凌孤寡，可護不護。見人寃，得白不白。三十 疑病妄投。一難求救。可救不救，醫相師友此加二十字 移一瘟疫方。墮家宅病不用心。侮弄一老幼殘疾人。侵一窮 害災禁禍 阻截一日通衢橋

渡。十 貧一不應責人。欺一無識。沉滯一人若信。爲人謀一事不忠。恐嚇人。三 窮民衷告不聽。故犯一人忌諱。

物類

救一無力報人之畜命。救綱魚百命。施禽畜食一日。葬一自死禽獸。救垂斃畜力疲乏一時。一 買放生命。百字 爲己救不食二。戒食牛犬一年。五百字 救一有力報人之畜命。十 戒殺生一年。二十 倡戒殺放生。百字

倡殺眼人放生。私烹牛犬。百 殺一有力報人之畜。非法烹資生物使受極苦。壞覆一巢穴。二十 殺一無力報人之畜。無故登戰鬬樓。三 殺細微十命。不憐畜力疲極。龍衆禽畜。一

勸化第三

善類 見他善人之善舉一事。即我助之則善功。阻之則善過也。

勸人爲一切善。人所未見者減半 讚助人一切善。人所已見者減半 勸人出財作福。三百字 到施一善處。百字 編輯一清世善書。成人一美。十字 感化人一家好善。表揚一人陰德。建義學。教誨一人。三十 感化一人成德。五十 倡一善事。利濟一方。百字

阻人施濟。百 排擠一有德人。五十 搶人成功。止人一善。見一賢能舉不舉。五 爲私不贊成人善。非薄人不屑教。五 沒人一長。

惡類 見他惡人之惡舉一事。即我阻之則惡功。助之則惡過也。

勸人改一過。勸止播人一惡。一 折人一惡。解人一怒。息一人鬬。三 解釋一人忽恨。五 息一人訟。止人揚一隱惡。談一國過。燒燬一卷邪書。十 勸一人勿溺子女。指是住教一次 免是勸阻一人 阻人一非爲。解免陰謀下石。三十 化一爲非者改行。勸鄉人改一惡業。如殺生 調停大內外骨肉。五十 化鬬一人主仁孝。百字

教人作一切惡。人無惡事而我教之 讚助人一切惡。人有惡事而我助之 見人一切非爲。可勸不勸。教自作者 撰一傷化詞傳。引誘一婦子。離間一人骨肉。百 翻刻一邪書。唆一人訟。代寫一雌書。五十 薦引一匠人 傳人一

墨衛邪法。二十 助一人孤。二十 親一惡人。十 唆一人鬪。增一人憂恐。五 見人訟。可勸不勸。二 當案斥一人過失。二 見人之缺。不與明言。見人憂。

勤人訴經。不勸解。一

敬慎 第四

存心 心乃行為之本。人能放免不殺。便是減罪工夫。又何患行事之不正乎。

惡念起即排除。一 不欺暗室。一切妄想不生。一 見人之得失。如己之得失。十 一月心常敬畏。有善無惡。

一日常存懺心罪念。二十 晴事墨書洪人。 閱人失利名。生歡喜心。十 閱人卷。不生怠心。二 展轉一淫念。生一惡報念。書一妬念嗔念及諸忘念。誦經書。雜念不除。一

慮事

一日守分循理。臨事敬慎。一 處一事唯知爲來。三 聞一過即改。見一善即行。 這公門。三 不附人財勢。 這一事公道。五 不苟且求一名位。 讓

一善。任一過。 爲善始終如一。 報人一德。二十 當大事能損己益人。五十 善與人同。不存形迹。百

假行孝名。惑這近。百 當大事損人益己。五十 貪一人大德。 假緣得名。三十 假公行私。 失源任功設過。 竭盡一人清白。十 見一善不行。 知過故犯。 之三 殺一人私命。 爲一善不終。 盛衰唯知爲己。 隨一正事不敬。一

出言

慎言。 心口如一。一日 發一至德言。 出一方便語。 說果報勸人。 揚人一善。白一人過迹。十 辨證一人大冤。 開發一部清衆善書。百 這壞一人清德。 揚發一人陰私。 誹謗賢聖。五十 造誘污陷一人。

談一人閒過。 兩舌離間人。三十 傳述一傷風敗化事。 變一是非。口是心非。 出一損德之言。 惡口犯一平交。十 造一人渾名歌謠。 播一人惡。 出一不利人語。 冷語刺人。 背後詆毀人。 明笑人體相不具。 嚴詰傷人。 揚人一醜。三 事問人過失。 揑一班言。 談一淫賄趣。 覓日

多淫浪語。一

事神

敬天。事神明祖先。齋戒至誠。一日 拾這字一千。 積中拾一字紙洗浴焚化。一 出財修葺聖像殿宇。百 開明神聖經典。刊刻行世。百 毀經侮戮叛聖。百 侵佔一席觀寺院屋宇。五十 懷一聖賢經傳。褻瀆天神祖先。二十 以聖經賢籍。指神明設一部邪書。十 所讀許一牲牢惡愿。記處失時。 污穢經籍。 呵風雨後三光。 擔乳酒入聖殿。五 對北惡罵及沸湯。 污穢一字紙。 之三 污穢井竈。 見這字不敬。 手不淨翻動經書。 夜起裸形。一

氣性

一日敬老恨幼。讓和待物。 論一事不執己見。 納一逆耳言。一 爭一怒。忍一勞。 解一怨恨。 受一誇不辯。二 容人一過。 忍受一橫逆。五 過失羞惱。不怨天尤人。 過一善不報。 大事難忍能忍。十 大氣不生。在在歡喜

感化。百

強橫難調人所畏忌。百 慣習伊調。三十 報一怨太過。十 過一榜慫事。忍尤不止。這一小忿。 怒一逆耳言。 苛責人一事。五 論一事偏執己見。 激成一平交。三 喜談好矜誇。一日 還怒一人。 醉犯一人。一

衣食

一日甘粗飯。不虛度衣食。 拾這粒。 與人飲食不擇。一 一月安適惰逸。十 厭棄惡衣食。十 縱酒及鼠。 無故剪裁。 禁屠。私買生物。 服一非法服。五 猥雜米粒。 一日鮮衣美食。享用過豐。一

財貨 這拾遺事不在禁例。

一日貿貨俱實厚。分財公平。 借貸如期還。 不吝器物。借人濟急。一 不貿人寄託。 不取非義財。 還這。 代完官錢私欠。 賑兒貧戶租欠。 荒年平糴。 佈施乞丐貧人。 讓利讓產。 假銀入手。案不行使。一百 放債出當。濟人急。不計利。二百 造一斗秤。公平。 不混取貨債。十 救債還這。全人身家。百

造低銀假銀。湯煎銷交產業。重利盤取貧窮。百過 交易田宅不清楚。五十過 圖一產。三十過 誘人賭博。一次十過 設陷詐騙。倚勢白佔。乘羸覬取。百條十過 覓年關米待高價。一日一過 巧取。負人寄托。負貸。百條五過 賤買強買人貨物。斛以百條五過 騙逼。用低銀。三過 斗秤出入不平。受不義財。多用人財物。百條一過 損人一器物。暴殄天物。不問而取人一針一草。（言至輕之物皆不可取）一過 女色（總結最重者指出。餘人又為比。餘皆另列一條。）有污他人之妻。或有己妻貪財典賣。又不在此例。）見一美色不習盼。十過 除家能節欲。十善 完一女婢。曲全一婚人節。百善 拒一私奔女子。三百善

淫一室女孀婦尼姑。三百過 謀占人妻女。淫一良家婦。百過 毒一原失節婦。五十過 害一貞女使僕在家。二十過 宿一娼。十過 私娶人婚女。評戲一美色。過 一美色習盼。居家淫義非時。五過

官幕功過格 續增功過片現一條

士君子出仕一方，須置身於利害之外。佐輔者須設身於利害之中。居官爲幕。能以

二語時切於心，則無異於藥石之言也。

證心供。一日 躬行節儉。公務不使不得。文移奏請。字字不欺。禁止鴉片烟。一功 獄中除疫與囚薪炭。冬給草蓆湯藥。夏給茶水。遇疾病瘟疫。賜與湯藥。撫家屬重犯。給與囚米冬衣。禁獄卒蜂凌虐。一日五過 老幼醉病勿打。婦女非犯奸勿打。不輕用夾棍樣子。韓長告卑幼失實勿輕打。百姓告衙役失實勿輕打。禁重杖打。禁一塊打。禁下腿灣打。一人十過 批發呈詞。示以定期。遞訟人犯。一到即審。不令守候。不徇囑託。訟者轉控批發。仍平心聽斷。不執成見。用私怒。詞狀干連婦女。即行抹去。剖斷明晰。定罪平允。禁褻瀆字紙。

禁宰耕牛。二十 祭祀齋戒誠敬。居上官科全家屬。居下僚積誠事上。禁捕役私拷及唆盜拔害良善。禁賊勢宦豪強。不許擯惡。懲治訟師。搗發奸豪神棍。嚴禁兵役擾民。禁飭家人不許出衙門生事。教誨頑民。使省訟息爭。旌表節烈孝行。收養孤老。捕蝗盡力。遇小歉。設法賑賤濟。時疫流行。開局醫療。五十功 發還持平考試公明。舉勤得當。同寅協恭。共濟

事不即決。使輾轉牽累。破人身家。逢迎勢要。水旱不慶誠祈禱。不禁褻瀆字紙。不禁屠宰耕牛。祭祀齋戒不誠敬。上官欺陵僚屬。下僚逢迎事上。及矯激抗上。五十過 保甲奉行不善。偏執己見。不禁獄卒陵虐囚犯。醉怒重杖責人。輕打老幼醉病。輕打婦女。輕動夾棍樣子。稽長與卑幼訟。輕打稽長。百姓告衙役。輕打百姓。不禁下腿灣打。不禁重杖一塊打。濫准詞訟。不准完訟。非時輕用民力。不禁賭博爲非。十過 勸農課士不勤。公移沈滯。事用過多。簽從涉乡。致啓害端。不盡心供。一日過 吸食鴉片煙。一日過 幕友勒理案牘。不延師公事。一日功 公事照例批駁。毫無錯誤。不徇情偏護。不任遷擡。一日過 命盜案件。細心體會。疑難能決辯明白。（舉凡生死田人命等出一案十功 地方善事。並賑災救荒諸務。勸百認眞辦理。實惠及民者。百功 小則十功）幕友不認眞辦事。吸食鴉片煙。貽誤案件。十過 公事辦理不善。致干申飭。五過 出署無故。一次五過 懲惡主人貪酷。或商同受賄。故出入人罪。（大事一件千過小事一件百過）公事懈怠。一日過

按此卷過格中。遺漏師第一條。佳存兩句。一爲師誠心誨人句。錯簡入于妊修。一敬師尊教訓句。錯簡入朋友條。師友條目。師字宜改朋字。又居官條原本闕去。亦屬遺憾。茲進身世箴規本補正之。

秋浦王用賓敬識

年	月					
初一日善	過	初二日善	過	初三日善	過	
初四日善	過	初五日善	過	初六日善	過	
初七日善	過	初八日善	過	初九日善	過	
初十日善	過	十一日善	過	十二日善	過	
十三日善	過	十四日善	過	十五日善	過	
十六日善	過	十七日善	過	十八日善	過	
十九日善	過	二十日善	過	廿一日善	過	
廿二日善	過	廿三日善	過	廿四日善	過	
廿五日善	過	廿六日善	過	廿七日善	過	
廿八日善	過	廿九日善	過	三十日善	過	
共善	共過	實存				

除去

按太微功過格。視雲谷禪師所授袁了凡之功過格。較爲詳備。惟太微功過格。亦有兩本。敬信錄內所錄之太微功過格。即與此本不同。行者可參考而互證之。

重刻感應篇圖說跋

昔韓丹察有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旨哉言乎。固已取其意而推論之。蘇以爲善事之勸人。無異良藥之救人也。然而良藥能療身疾。不經良醫調劑。雖參苓不得自爲功。善書可治心病。不經善士流傳。雖神聖不能無遺憾。孟子曰。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良藥猶宜廣爲儲蓄。況善書之頒善書之名不一。其最彰者。莫如太上感應篇。晉葛洪憲撰云感應一書。歷漢而唐。自宋而明。敬奉已久。大要皆修身事天之學。張范生云。歷代仁主以至修士。互相闡發。無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吳氏藏版

非欲人爲善去惡之意。明。但宋序是篇。有曰不但扶翼聖治。而能補助王化。其所係者大矣。我朝順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令刻此篇。頒賜臣工。臣所生平。得遍及於是名賢碩儒。助宣教化。或增註以申其義。或繪圖以證其說。理明詞達。愚蠢可喻。而是篇遂成大觀。竊敬誦有年。久開刊有圖說。以未獲覩爲歉。同治戊辰。授徒環山。錫汪丈植華先生。談論之際。善氣迎人。今年已七十矣。而樂善之心不倦。尤好引掖後進。以善事相切劘。時復過訪。見案上書帙。有善書十餘種。稱爲心寶。索觀數種。珍若拱璧。因出所藏感應篇圖說見示。且告曰。余藏是書。久欲翻刻。乃有志未遂。而逸遺兵燹。猶幸是書無恙。全集俱存。豈非太上在天之靈。所默默陰相。人有善願。天必從之。故留遺至今耳。子其代爲付梓可乎。圖受而讀之。見其註案詳明。像圖工整。不獨文人學士。可以垂鑒。即農工商賈。許可以觀可以興矣。反覆玩味。實獲我心。登城時橅願。思諸一日。何幸如之。原本係閩南黃公所輯。但卷內多留空白。閩因不揣謭陋。摘取各書中有足以相發明者。附錄各案之後。雖自愧見聞未廣。不能若原案之切實。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吳氏藏版

然斷章取義。苟足以資勸誡。迂揣貽譏。所不敢辭。數月後增補漸完。因與梓人公議。計需費四百金。先生獨任之無難色。勇於爲善。洵足爲後進風矣。普願閱是書者。口誦心維。服若參苓。取爲身心之助。以培善氣於無形。俾祉同煙雲過眼。不能播善而從是。暫數藥名而不知其味。則雖參苓日見。終於吾身無小補焉。豈不大可惜哉。今先生刻是書以勸人。何異捨良藥以救人乎。先生初艱於嗣。近得佳兒。岐嶷不凡。足徵積善餘慶。報施不爽。因附筆之。以當口勸。若夫百世勸人以書。則先生之功。非一人之力也。而固不能無賴乎。深望當世之大雅君子。篤力者以口勸。有力者以書勸。則一時之功。等於百世。百世之功。又豈特先生一人哉。同治七年歲次著雍敦徐冬月。須江後學毛金蘭素沐敬跋

重印文昌帝君陰騭文圖說金剛經圖說序

中國道教協會

嘗觀文章闡性道之全感應每先乎純孝佛法說慈悲之理扶持倍重於真誠是以呼吸可通神道應覘乎素履轉移立顯梵宗普渡於慈航非特星辰爲科第之光鐘磬爲昏曉之警已也山西介休侯君鑒階香墀幼年失怙蔭託重慈少即通經長而好善湯藥有躬親之敬庭闈無疑戚之容而且請書得解妙手雕龍談偈隨機長齋繡佛賑饑興於鄉井范忠宣寥舟遂移救困之於友朋魯子敬指囷立見近因王母之嬰疾遠虔顧禱以抒誠心香再申神光

陰騭文圖說

已及鑑慈孫之令德起燕寢於沉痾遂謹如所願敬印送

陰騭文金剛經各三百部卷從此廣傳善本冀疇仰壽考之祟普種福田彼岸慶誕登之衆將見科名鵲起應比靈芝多蝠聯珠如左券焉已

同治四年乙丑嘉平既望大興厚田朱啟熙謹序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閭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理蛇享宰相之榮袁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福正值代天行化慈祥爲國救民忠主孝親救是信友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三教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客羅

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揩衣食周道路之飢寒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攜親戚歲飢賑濟鄰朋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貴宜備責詩求印造經文刱修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蟻蟻禁火莫燒山林黑夜燈以照人行遇河船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奸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

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凌善良勿特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常須陰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剪棘道之荊榛除當塗之凡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墻慎獨加於衾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洛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子祥實集豈不從陰隲中得來者哉

陰騭文圖說

元卷

灌按四川七曲山梓潼觀碑記云

帝君生於晉姓張諱亞越人也後徙蜀郪梓潼居焉其人後雖遷落其文明蜀治蕩爲梓中宗咸有功文教幼年殊解臨弱春宮威時事記爲方外道及門諸子建祠祀之題曰文昌君唐元宗偕宗避蜀入蜀顯靈捍護難平詔封善王後人加稱曰帝蓋尊之也

帝君一十七世姓名事蹟前於化書敘篇不載

帝君聖像



陰騭文圖說　二

文曰帝君曾語

至心依命處

不驕帝境玉眞處宮現九十八化之行藏顯千百萬種之神異飛鸞開化於在在如意救劫以生生至孝至仁功存乎儒道釋教不驕不樂職盡乎天地水官功德難量威靈罔測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九天輔元開化主宰司祿職司舉眞君七曲靈應保德尉仁大帝談經演教消劫行化更生永命天尊



雷門教主七眞為天尊身

陰騭文圖說　三

林鎬甫田人爲工科給事時議開陝俗以通運載民苦於役鎬奏罷之未允後鎬死至一朱門中有紫袍者索鎬生前善惡簿閱之見惡簿累善簿止一小束各置天平內多者反輕少者反重視之乃諫罷役疏也紫袍者甚喜急命鎬還魂鎬曰此事某雖上疏未蒙俞允何意冥間見重如此紫袍者曰君一念之善一民已陰受其福矣



陰陽文圖說　永吉虎氏醉史　三

梁武昌太守張綱常乘船行部民力役稍不如意即重撻之杖死即推之江中一日倚蓬窻閒望見一人披髮流血從水面出對綱曰雖不當死被爾暴虐見殺今來相報綱遂暴卒

元



陰陽文圖說　永吉虎氏醉史　三

明艾原吉爲刑部尚書時一吏持精微文書請押因風吹爲墨所汚吏懼肉袒待罪公曰風也汝何與焉爾起次日早朝畢至便殿見帝請罪曰臣昨不謹墨汚精微文書上命易之公退吏猶懼甚公於懷中出所易者吏大感悅

元



陰騭文圖說　未書虞氏陰史　四　元

北齊張思和天性暴戾爲郡守時吏稍有過必被枷鎖搥楚備極吏不勝痛見之夸魄名曰生羅刹其妻數爭皆臨産悶絕生子皆著肉枷四肢連絆後思和坐事受杖死時手足如初



陰騭文圖說　未書虞氏陰史　五　元

羅倫應會試宿山東僕於院拾一金鈿匿不以聞行兩日倫欵貧乏僕以金鈿告倫大怒欲送還僕曰如此往返恐誤試期倫曰此必婢僕遺失倫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寧不及試無令人死於非命也復至其家果因婢夜潑盆水鈿在水中誤棄於地主答婢婢欲尋死夫責妻妻欲投繯一門如沸公至出鈿與之全活二命人即以狀元期之至京已二月初四會魁榜中狀元



陰騭文圖說　救人之報　六

正德間崇明某姓操舟爲業時七月中旬大風海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算某駕舟中流不救人但撈物見一女子手抱一箱隨波而來扳舟求救某利其箱反用篙推沈此女及發箱有庚帖一紙其姓名生辰即其鴨妻也



陰騭文圖說　救人之報　七

祝染延年人性極慈祥見人急難無不竭力周濟遇歲荒時捐資設廠施粥全活甚衆晚年生一子甚聰慧試舉日隣人有夢蛟報狀元者鳴鑼鼓吹手持大旗上書濟急之報及榜開果染之子也



陰騭文圖說

巴西大荒富人雖窖有穀五千斛藏之內室封鎖完固案高價方糴一日大風門忽自開將窖所貯之穀颺散街衢紅白之色各為一堆顆粒不雜貧民爭取之俱獲飽食睹愧恣之極自縊而死



陰騭文圖說

揚州蔡璉建育嬰社募衆協舉其法只四人共養一嬰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過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招養婦領乳月給工食銀六錢逢月朔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之內聽人領養此法不獨恤孤又可濟貧免一時溺嬰之俗與四方好善之心世間功德莫此為甚凡郡邑村鎮皆可倣行為官司者術此化導各方利濟更大也



陰騭文圖說

信州劉君祥病將死一子尚幼謂其弟君祺曰吾若不幸弟爲我子押家財地下決不忘報及卒君祺設計逐其子盡有其產後五年鄰人張善祥遇君祥於途憂容可掬曰吾子爲弟所害有書一紙付之善祥方悟其死大驚回家切書付君祺君祺不信一日方與客飲忽大呼曰兄來也嘔血數斗兩手如懸而死

個人之孤

十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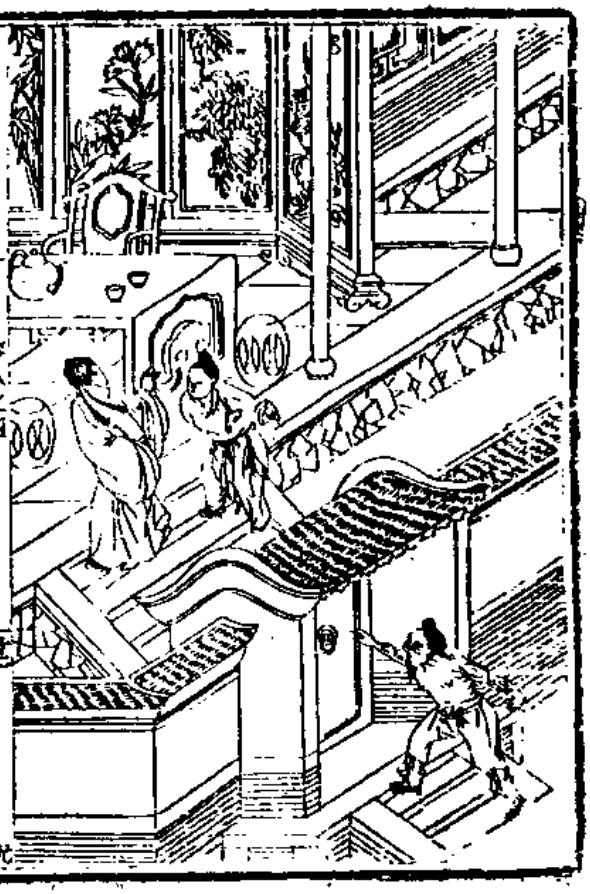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淮安強富持身謹愼接物謙和時值元日有小人送酒登門孚爲富閉門不理家人不平富曰當此佳節誰不飲酒醉後發狂人之恒情若與之較量何小也是夕夢神曰汝於天應之辰能忍人所不能忍　上帝嘉之賜汝福壽矣

個人之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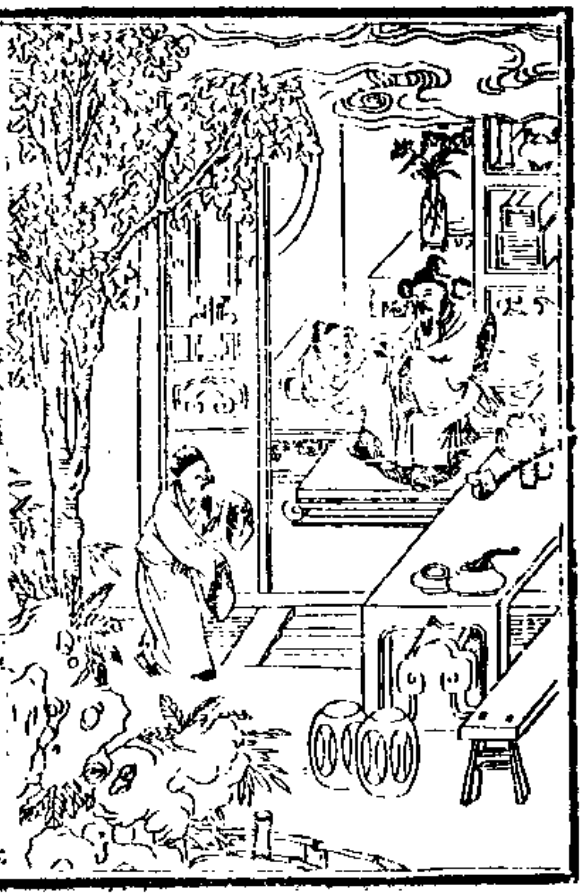
十一

元



陰騭文圖說　十二

萬歷中高郵徐某歷官郡守清介執法不能容物衙役有小過必重笞之一隸違限責三十板竟死杖下隸子幼驚怖死隸母慟痛自縊徐後解任歸止一子甚鍾愛忽病語父曰渠來迫我矣徐問誰曰不知渠只言有何大罪殺其一家三人言訖而死嗣遂絕



陰騭文圖說　十三

台州應尚書山中肄業夜聞鬼語曰某家之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明夜縊死我得代矣公訪之果然潛貲用得銀四兩僞作其子書寄送其家父母得書知男無恙如因不嫁未久夫歸完聚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奈此秀才壞我事旁鬼曰何不禍之曰　上帝克嘉乃心命作陰騭尚書矣我何敢禍公益修陰騭後果官至尚書



陰騭文圖說　廣行陰騭　十四　元

安福周子尹喜齋與有才名凡遇善事皆其倡首人盡稱之一日病故忽甦快快不樂自言閻君責我生平所行之善總是徒博虛名其實心陰行者蓋甚少也命吏檢簿示我心事開載鑿鑿如矜因遍告親友曰凡爲善者不可炎祿利名心其中必只至誠發出者爲重也翌日復卒



陰騭文圖說　廣行陰騭　十五　元

宋張孝基爲富人婿富人止一子因流蕩逐之富人死盡以家財付基後富人子行乞於途基見而收歸令管庫察其謹厚無復故態悉以產業還之後基死其友遊嵩山道逢旌旗騶衛擁護者乃基也相揖問故曰以還財事感格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陰騭文圖說　上格君寫　十六

會稽人吳際友素以醇謹稱一生困悴晚年益甚偶遊天台山與一道者坐談際友自言生平無過而枉受天罰道者笑曰爾外冒長者之名心懷種種陰惡獲罪於天將降大罰若能廣行陰騭庶幾天心可格際友不能從竟困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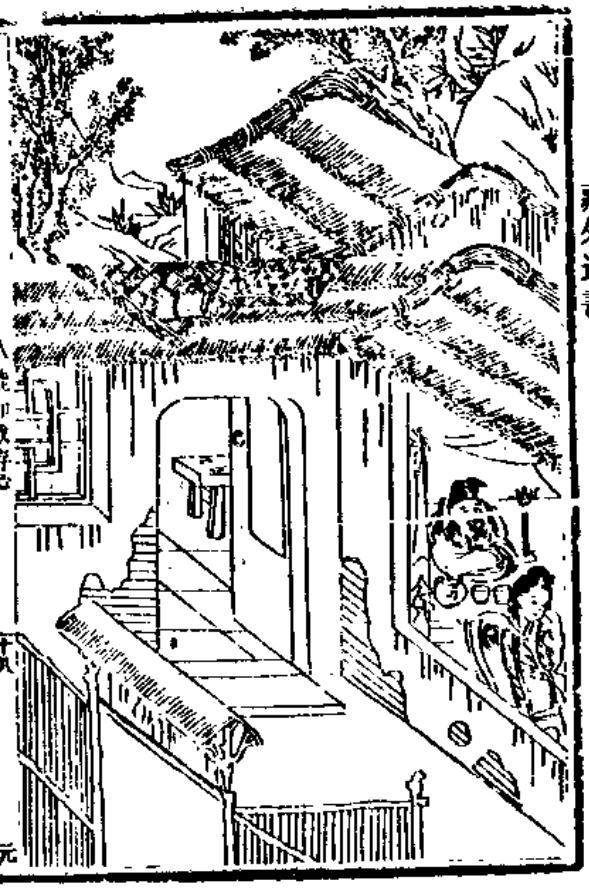
元



陰騭文圖說　上格君寫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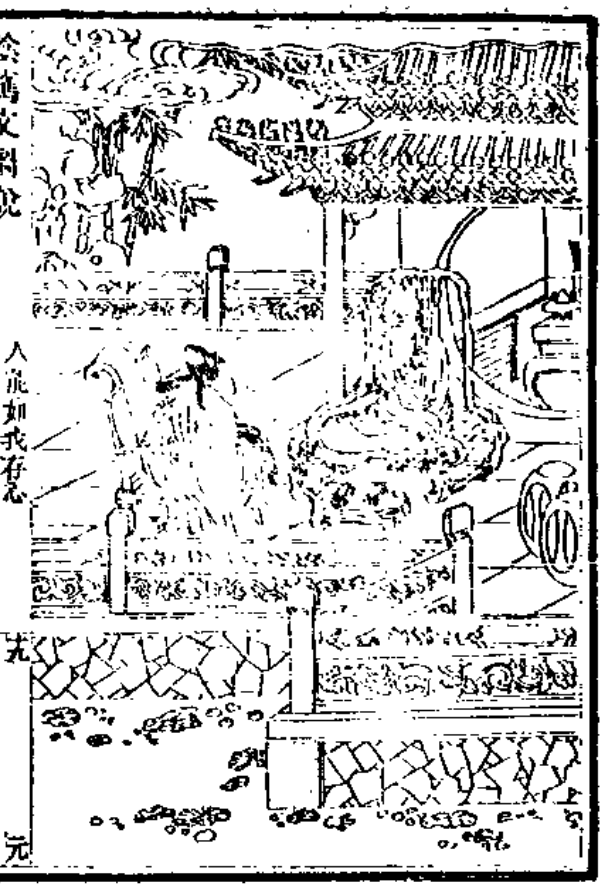
馮商五十無子往京貿易用價百金買一妾因問何故賣身泣而不答固詰之曰父為押運官欠糧百石故賣女以償商將女還其父不取原價竟挾其參歸家妻問妾安在商告以故妻曰存心如此何患無兒數月妻孕果入皆喪鼓樂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次日赴京後中三元拜少師

元



陰隲文圖說

鄒子元翰林外補遂成心疾往叩眞空寺老僧僧曰公疾雖起於煩惱實生於妄想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面前可以順應却又畏首畏尾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或期日後富貴功名皆如所願或望子孫登庸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十二時中毫無善念如此存心安望疾愈乎子元大慚



陰隲文圖說

成武馬默知登州宋制沙門島罪犯官給權者三百人多則投之海中默上章言朝廷既貸其生令以滋額而投海有傷皇仁乞查年久無過者移置登州上納之許爲令自是全活無算默無子一日正晝見絳幘雲披者挾二男女自天而下曰我奉天符以爾妻移沙門島罪犯一事仰續爾嗣復乘雲而去後默妻妾生男女二人皆聰慧默仕至都轉運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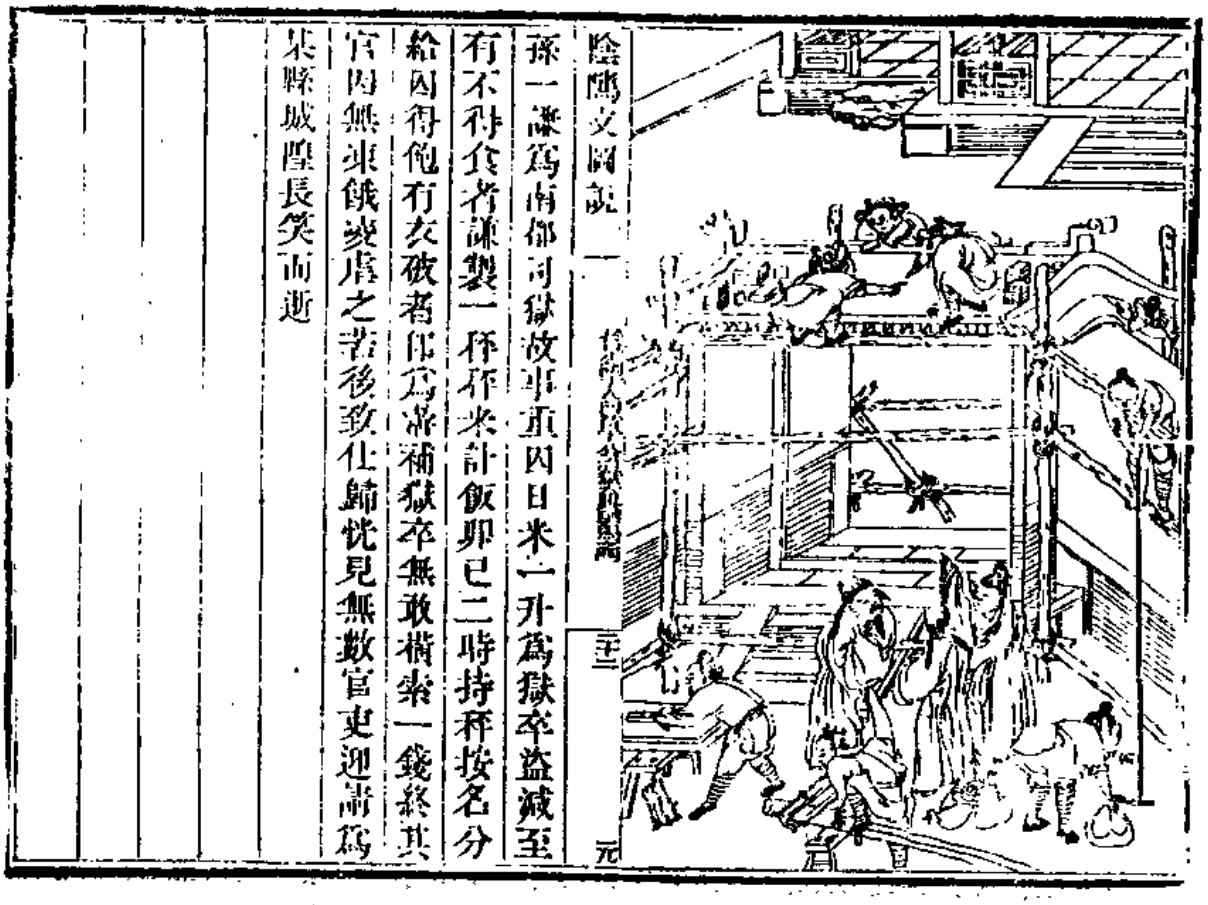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刻器之罪誅官累疏劾章惇小人不可用及惇爲相被竄雷州有貴郎迎合惇意欲殺器之惇卽擢爲雷州判官其人馳驟而來去貶所止二十里夜半忽聞怪聲如有物擊碎血而死器之得免觀此善人自有天祐小人徒壞心術究何用哉



陰騭文圖說

昔漢東海人爲縣獄吏郡有孝婦寡居守節養姑甚謹姑恐妨其嫁自縊死姑女誣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辨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白其冤祭孝婦墓遂雨凡所平決長吏皆允顧公門壞父老謀治之公曰可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德亦無冤枉子孫必有興者後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平西侯孫永侶爲御史大夫



陰騭文圖說

孫一謙爲南都司獄故事重囚日米一升爲獄卒盜減至有不得食者謙製一杼杼米計飯即已二時持杼按名分給囚得飽有衣被者出爲添補獄卒無敢攜索一錢終其官囚無柔餓凌虐之者後致仕歸悅見無數官吏迎謁爲某縣城隍長笑而逝



陰騭文圖說

馬炳然正統間爲嘉魚知縣有盜入縣焚掠或鬼其渠魁爲長髯狀適圍風洋有舟載二十餘人內有長髯者馬不察執之而以獲盜報遽斃於獄馬秩滿召爲御史而真盜爲他邑所獲巡按以馬同室寢其事後馬任回舟泊剛風洋夜爲流賊所劫圍舟被戮計其數亦二十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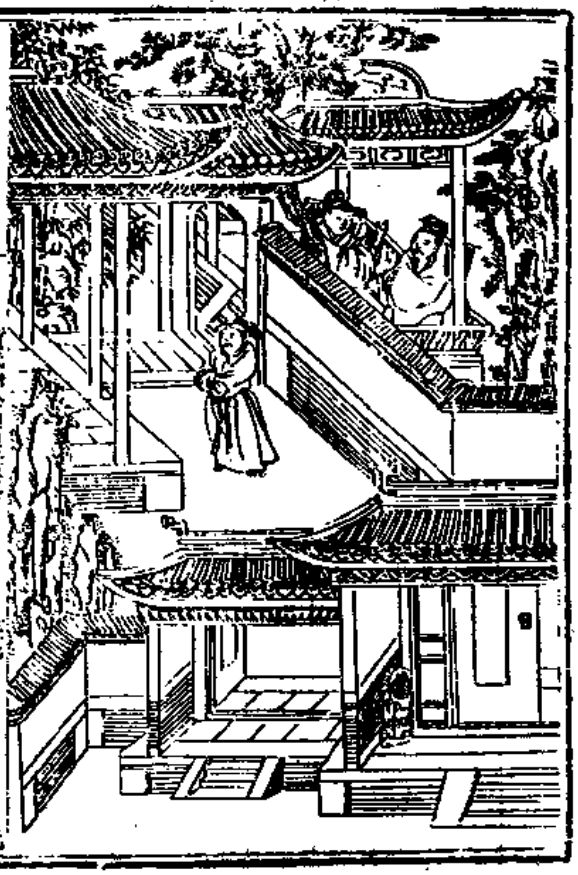
竇氏名禹鈞燕山人年三十外夢祖父告曰汝無子又不壽宜早勤修禹素長者由是力行善事有家人盜錢二百千處事覺自書券繫幼女背示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遂逸避公見而憐之削焚券迫女及笄更以錢二百千擇配嫁之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得遺金二錠銀三十兩明晨請寺候之一人啼泣而至曰父犯大辟徧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因酒後至此失去父命不可活矣公駭實遺之同宗外戚有喪不能舉者爲出錢葬之凡二十七柩有女不能嫁者爲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迺故舊窮困擇其

子弟可委以者貸以金俾使之興販由公成立者數十家歸里待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歲所入除伏臘供給外悉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餘間聚書數十餘卷延文行兼優者爲師四方從學之士聽其就學厚其廩餼由公顯者甚衆公連生五子皆聰明俊偉復夢祖父告曰汝數年來功德浩大已掛名天曹延壽三紀五子但賜顯榮汝可益加勉勵無情初心也後長子儀禮部尚書次儼禮部侍郎三侃左補缺四侗右諫議大夫參大政五儔起居郎八孫皆貴公享壽

八十有二無病談笑而逝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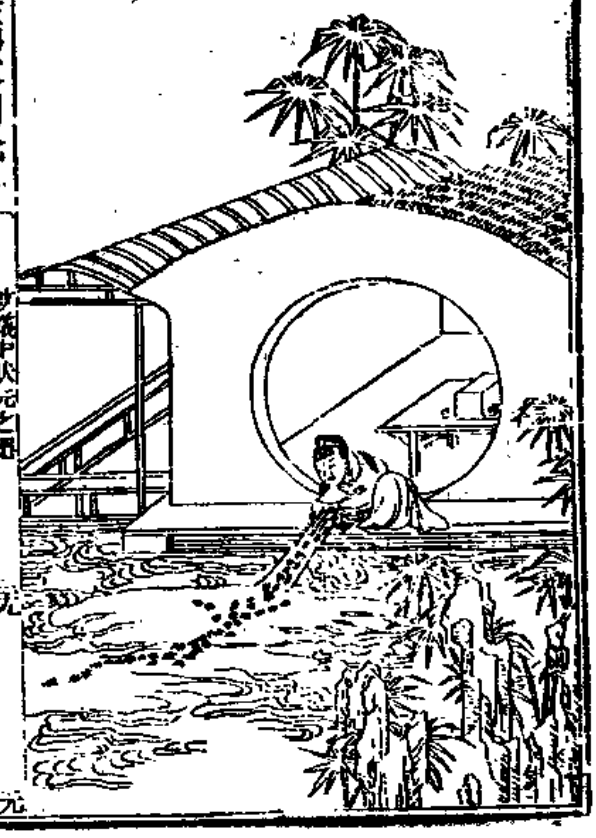
昆山徐太史立齋巳亥狀元其弟健菴庚戌探花彦和癸丑探花同胞三及弟從古未有也人稱爲世德之報某祖某爲蘇撫記室時三吳大水公具疏稿請賑饑撫公猶豫未肯上欲卜之公焉卜者第曰吉乃請於朝全活數百萬人



廣東小吏丁宗臣賦性刻薄見人貧窮則非詆之見人急難更傾陷之生平所爲毫無善行可稱五子一聾一跛一嗇一瘖兩手反背飲食需人親戚朋友見宗臣皆以爲不祥不與爲禮晚年罷職益困悴乞丐而死



陰騭文圖說　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春試畢復遇之僧見大宋舉手賀曰公骨相頓易似有活數百萬生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不然蠕動之物皆命也郊良久曰向日前堂下有蟻穴為簷雨所侵吾編竹橋濟之豈此是耶僧曰是矣小宋今當大魁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禪果狀元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乃以郊第一祁第十始信僧言不謬



陰騭文圖說　胡僧宇伯安當省試得潘氏園蟻聚於崖童子將掃火焚之僧曰以我一夕之安傷數十萬生命不忍也急徙居迨入試三藝既成思窮甚忽蟻集筆端不可逐久之文思泉湧而出經義立就蟻遂不見既得薦主司謂公經義有神助公知為蟻報自是舉步不輕下足官至觀察



陰隲文圖說

救蟻中狀元之巻

杭州婦人某氏素亮悍過蟻循行厨竈輒用火燒之死者不可勝計又常以石灰填蚯蚓穴後生一子方懷抱婦偶出外歸見牀上一黑物驚視之則其子也已爲蟻所噬而死婦痛兒亦斃矣



陰隲文圖說

救蛇中狀元之巻

楚國孫叔敖常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北歸憂而不食母問故泣對曰見閒見兩頭蛇者必死今見見之恐棄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後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吾聞有陰德者必獲善報汝必興於楚後果爲令尹執楚政



陰騭文圖說

廣州山路叢祼多毒蛇藏榛莽中暮夜獨行者往往被害州民吳德生於蛇所必由處多立木標使人知避又造屋數間晚則懸燈高竿迷路者藉以棲宿往來咸稱誦之德生壽九十有六康健無比



陰騭文圖說

廣西近山處人多習蠱毒之術有婦人某氏開飲店生理善蛇蠱其法殺蛇製藥人食之則腹生小蛇立死害人累累一日其婦扃戶甚久而不出家人開房內有跳躍聲開戶視之則身已變為蛇矣



陰隲文圖說

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南園堪輿家謂此地當公卿接踵公曰我家獨貴孰若吳中士子咸教育於此遂奏請建學其處公存此心地故至今數百年來魯郡相繼多至宰輔



陰隲文圖說

建州人林達性極貪殘里中有地風水最吉地主已葬其父達欲謀得之乃造僞契稱其父在時曾賣與我里人爭之不得遂以已父遷葬其中爽畢夢其父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安有奪人之地而能享福利者今反因此絕嗣矣達闔家俱死於疫



陰騭文圖說　卷　元

積歲廉田積善好施時行方便在署惟勤同事商賂父爲嚴州府吏稱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縣囚解府必委曲救之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遥見其家有紅光沖天踪跡之非火也次日召問之對曰某夜來生一子太守曰彌月可抱來一看及抱至太守大驚異曰此子必貴命張茜羅傘送歸後果中三元作宰輔



陰騭文圖說　卷　元

昔有顯宦某公爲人清正無有千以私者六十外甫得一子甚鍾愛以出痘殀折公痛甚每於朔望焚表禱天自愿無罪一夕夢神告曰爾倖居官當廣行方便代天宣化爾一生只是了得自己毫無利益及人遇人急難往往避嫌於節不肯救之存心多刻無子之報不亦宜乎公大悔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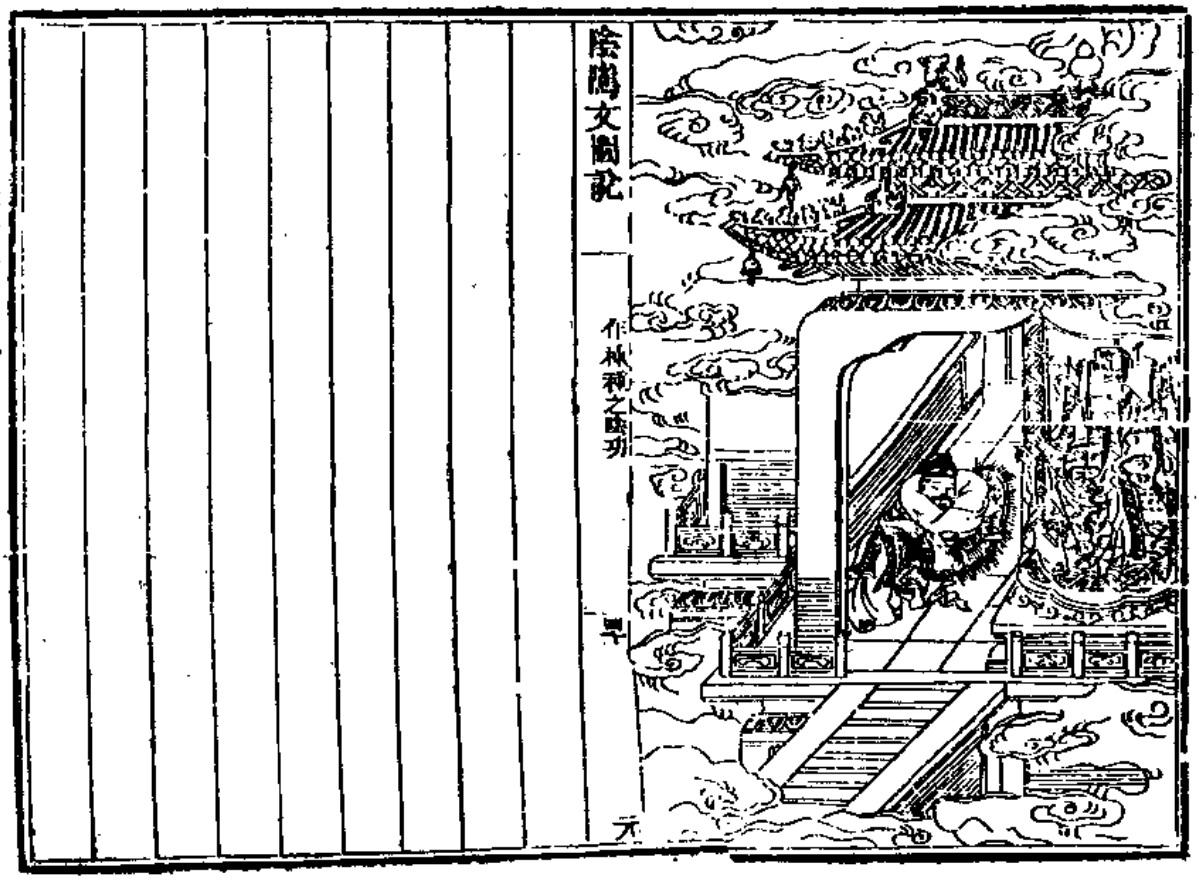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宜興吳陌山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曰方今歲荒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一兩以下代納二輕罪賊贖代完三各城門設粥廠四族屬姻黨貧乏者不時饋遺五村落窮民給粟月濟六置藥局七掩骼八捨棺九置義莊十助學田公欣然隨時隨事實力行之不求人知後連舉三子俱登高第



陰騭文圖說

昔有某士遇諸善事皆倡首爲之以博聲譽人稱爲善人彼亦居之不疑累試不第困悴日甚因祈夢於城隍廟夢神曰爾一生善事俱是爲名起見若名所不在爾必不爲天曹最重陰德爾一味圖名何足以感動　上帝且善人二字至美之稱爾陰竊之獲罪大矣尚望痛乎某憑誌而起


陰騭文圖說
作林神之陰功

陰騭文圖說

亨卷

楊寶年九歲見一黃雀爲梟拇墮地取置巾箱中飼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放之是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切數遭阨感君救養乃以四玉環貽之曰令君子孫爲三公潔白如此環後寶、震、靈、生果皆位三公清白繼此

中國道教協會



武康徐紀以養蠶爲業時值桑貴乃棄蠶於水賣桑圖利至僞百萬生命火年桑賤復養蠶成一繭其大如盤光彩照人紀以爲瑞遍示親朋無不驚異忽兩出火聲若雷震盡焚其家紀遍體焦爛不愈而死



陰騭文圖說

大觀中一士人其父久亡忽於京師靴舖中見之士拉拜父不顧乘馬徑去士追隨數里呼曰父何忍無一言教我耶父曰爲但學爲繁足矣問繁爲誰父曰現爲鎮江太守言訖不見士往鎮江訶繁請教繁曰某力行利人之事日四五條或一二十條今四十年矣並無虛日士問何謂利人之事繁指座間蹔子曰此物置之不正便碍人足某爲正之卽人饑與以飯渴與以水言語動作凡可利人者隨時隨事盡力爲之但不可當面錯過再上自卿相下至庶



陰騭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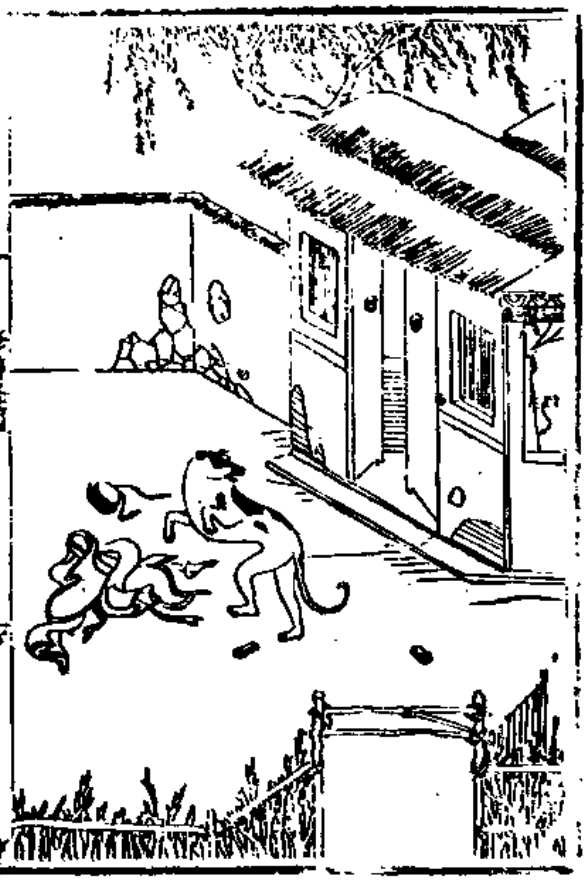
宋時經畧府承差某奉檄辦公止於驛舍怒驛卒服事不恭及去以飼馬殘草投於井中謂已無再過之期矣未幾復奉差過此時天暑渴甚臨井汲飲昔日殘草在內不及細視哽喉氣塞而死



楊旬爲夔州推司常行十種利益一凡有寃獄必與辯雪二收街市棄兒雇人乳養三仲冬貧人自六十以上十五以下者日給米養之至仲春聽其自便四施靈驗湯藥五施棺木六女使長大量給衣資遣嫁七戒殺放生八凶年與糠賤糶賑濟貧民九修橋補路十資給無歸窮旅又置三囊每過錄囚從死改流者投一大錢從流改徒者投一大錢從杖而減輕釋放者投一小錢大錢積至三十九文大錢積至四千餘文小錢積至萬餘文了積大魁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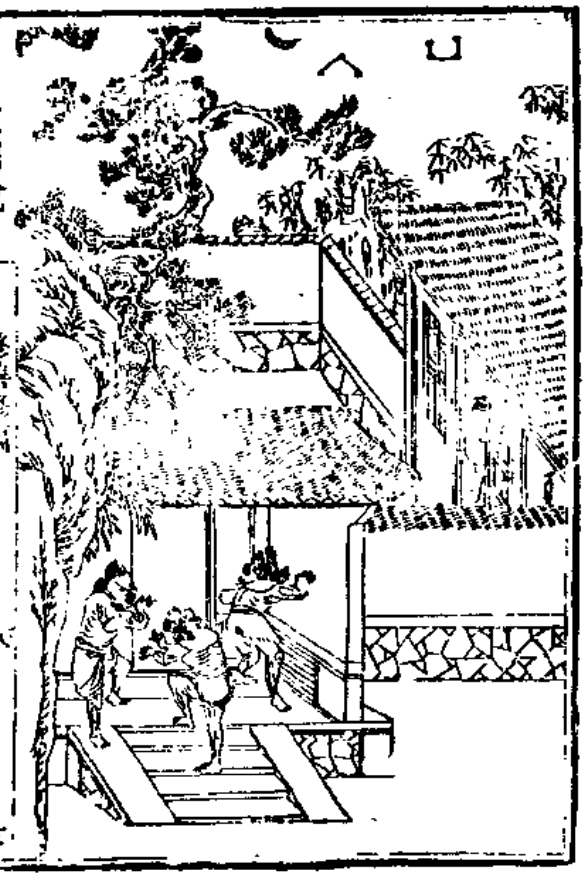


亳州薛簡亭性極頑劣不喜爲善每於古書中所著美言懿行必指爲僞說見人修善果必誹笑之年三十餘日益貧苦身漸短小一日忽得狂疾解衣跳躍遍體生毛遂變爲犬日食不潔經歲方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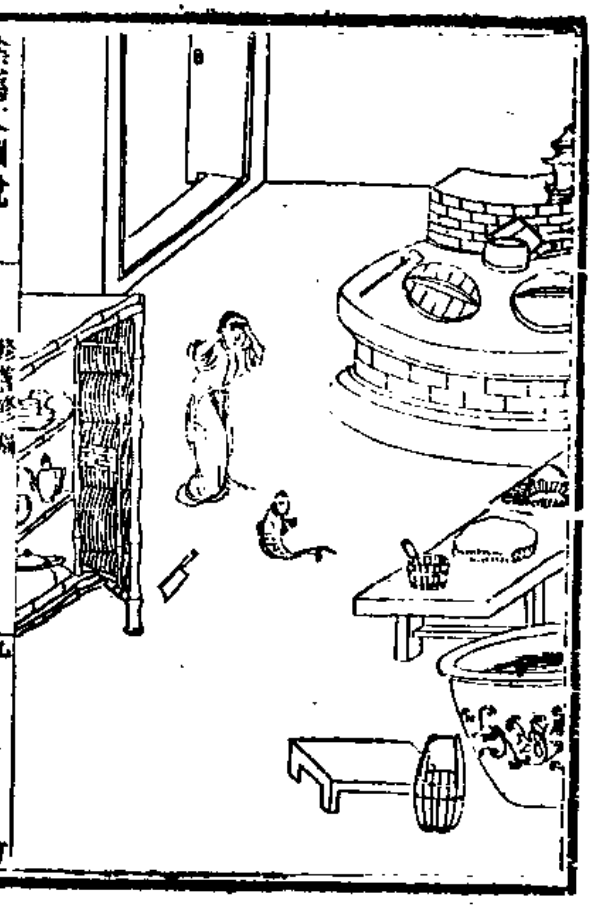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修善修福　七

為善如翁力行修福之事數十年不倦夜有鬼呼於門曰
汝善雖多不應徐家秀才做了舉人即是年其子杖果中
鄉榜翁植德愈厚鬼又呼於門曰千不應萬不應徐家果
入直做到都堂杖登進士第歷官兩浙巡撫



陰騭文圖說　修善修福　八

勝為彭祖二世華氏劣而愛有種嗣昌者家藏戒殺圖說
一本重刻印行勸人修福景請歸看誦華大怒以為忤己
也社灾燬盡後特買魚持刀作膾魚忽躍起觸華兩目血
流不止化蟲遶咽而死



陰騭文圖說

漢陳寔居鄉正直率物爭訟求判者咸感其化皆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一日有盜潛梁上實覺夜起整衣冠呼集子弟而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盜驚懼投地請罪實遠紹二疋論令自新自是一鄉之內風清俗美無復人物者實喬考而終弔者三萬人子元方季方爲一時名士孫晨爲尚書



陰騭文圖說

宋丁謂官居宰輔從無實語嘗曰人生在世全憑機智令人不可測度方能建功立業若博正直之名一味真率則諸事皆幹不成徒受人之侮矣舉朝皆惡其奸詐目爲丁鬼從貶崖州日與人言亦無信者



陰騭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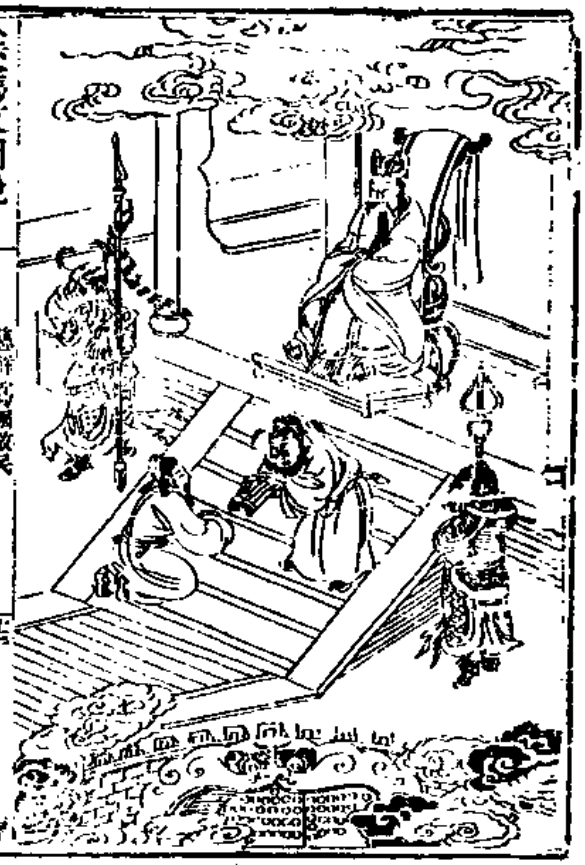
正直代天行化

宋曹彬存心仁厚帥師征討未嘗妄殺遂州叛久不下一日攻破諸將皆欲屠之公堅執不可所獲婦女悉訪其親還之及伐金陵先焚香誓衆戒無殺戮全活不可勝計後彬子璋琮孫相繼領節鉞少子玭封王爵孫女爲光獻太后景世貴盛無比



陰騭文圖說

秀水姚思仁巡按山東河南殿刑致死者甚衆一日被攝至冥冥王命判官取簿與姚閱姚曰某爲天子執法耳王曰子爲儒者豈不聞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乎姚曰當兩省四荒某上疏請賑全活甚衆獨不可相抵乎王曰此爾幕賓贊檠然代作疏稿力勸兩行者也已注其中年大富貴矣姚曰稿雖贊作疏由某上獨不可分其半乎王依言令放還後賀成進士官吏部尚書



陰騭文圖說

唐蔡廷玉秉性忠貞時朱泚謀不軌廷玉不從被囚蔵絳山之泚曰爾亦悔乎廷玉曰作逆則悔做忠臣何悔哉復囚之曰省過免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泚不能屈後歸朝懇仕顯要以壽考終



陰騭文圖說

宋秦檜密許和議時岳忠武一意恢復檜恨之矯詔逮忠武下獄欲殺未果於東窓下沈吟其妻王氏問之檜告以故妻方擁爐向火取箸畫灰曰檜虎易縱虎難檜意決即書片紙令縊忠武於獄未幾檜疽發背死絕嗣有方士入冥見檜與万俟卨備受諸苦王氏亦被諸惡鬼鎖拏入獄檜曰東窓事發矣



陰騭文圖說 忠主孝親 五十

丐楊一武進人性至孝每得食雖極饑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十餘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催爲僧不受曰吾親安可一日離也父母死乞得棺殮已衣斂之遇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即露宿墳傍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常缺失後於墓傍得金一穴上書云天賜孝子遂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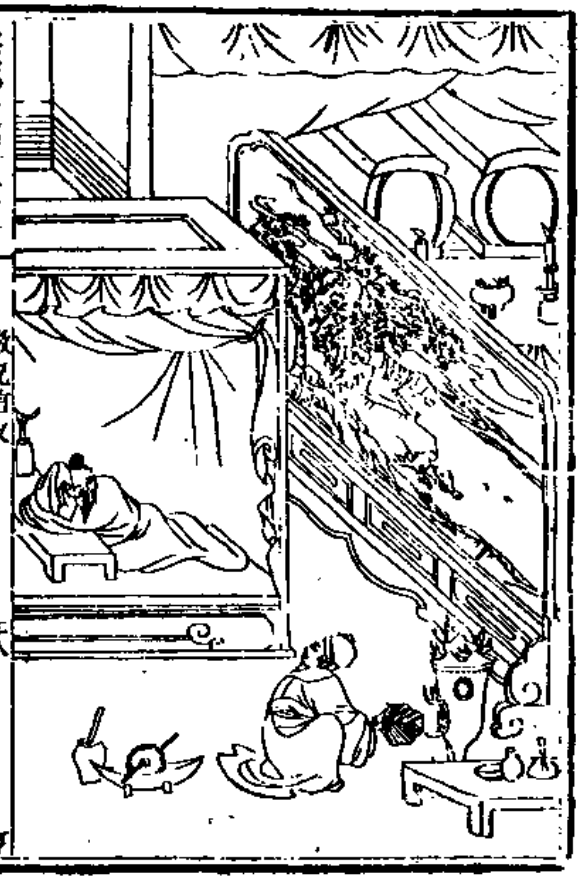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忠主孝親 五十一

華州張某每日告天謝罪一日撕至冥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皆已勾除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之乃欠使刈禾張目瞋恨以此不赦蓋天律最嚴不孝不通懺悔也夫張目瞋恨不順之小者耳而天曹降罰如此況顯爲悖逆者其獲罪又當何如耶



陰騭文圖說　忠主孝親　七

晉咸寧中大疫庾袁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盛家人皆出舍於外袁獨留不去家人強之乃曰袁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得閒復撫二兄之柩哀慟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瘳袁亦無恙文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誠實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於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陰騭文圖說　敬兄信友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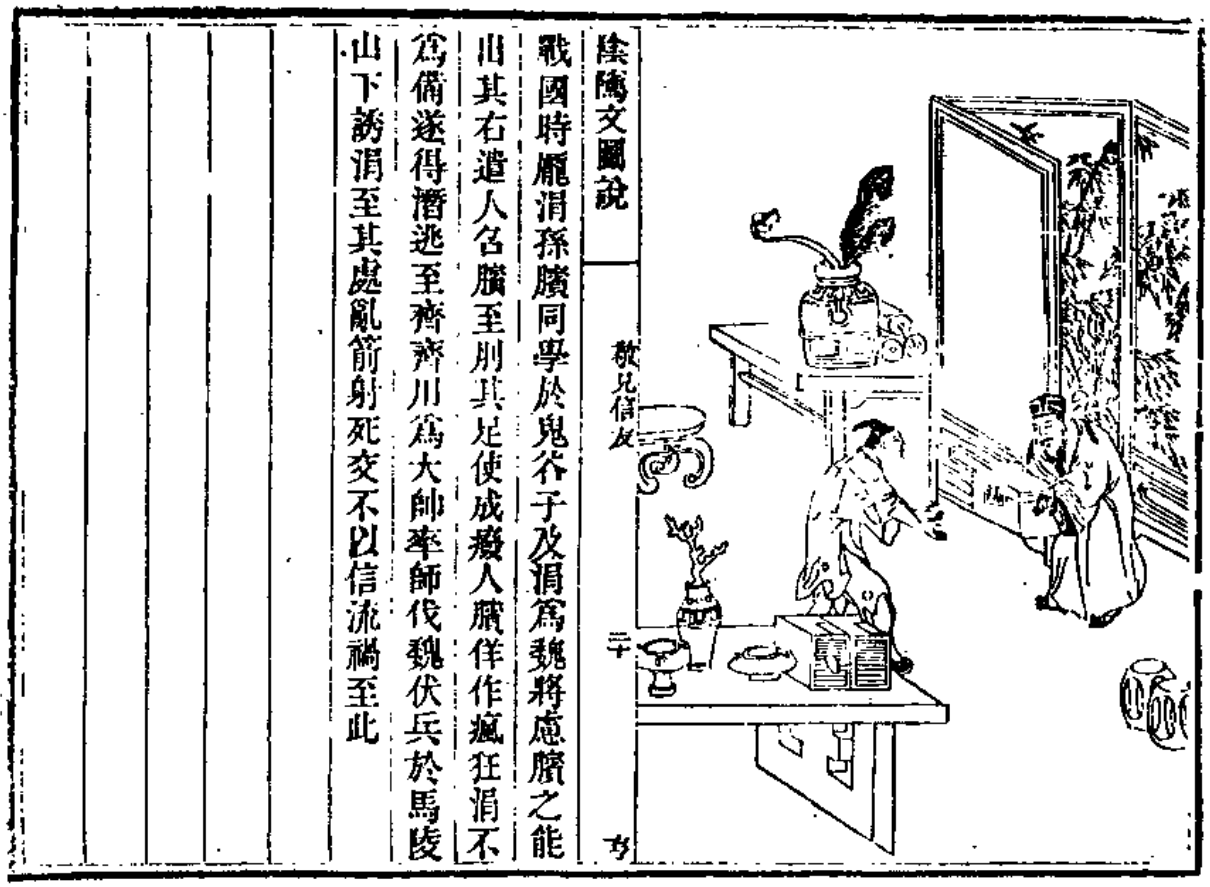
臨潼殷富弟殷貴素不敬兄嘉靖初延三日復避向富叩頭曰從今再不敢慢兄矣富訝問其故貴曰被卒拽赴城隍廟跪階下殿上厲聲曰汝何厲慢其兄合杖一百將受責大呼曰貴思豪自今改過敬兄矣即聞殿上曰汝果能改始免杖放還



陰騭文圖說

敬兄信友

京三郎名德忠厚不欺有友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付以千金曰吾子必敗吾家俟其困急酌量濟之未幾其子竟迫待斃三郎名誥之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至此其子漏不能答三郎曰吾有微物惠汝恐仍浪費耳其子指天自誓斷不負恩三郎立取千金付之封識如舊並告以故其子感泣痛改前非遂成富室三郎之子仲連登第官至尚書



陰騭文圖說

敬兄信友

戰國時龐涓孫臏同學於鬼谷子及涓爲魏將慮臏之能出其右遣人召臏至刖其足使成廢人臏佯作瘋狂涓不爲備遂得潛逃至齊齊用爲大帥率師伐魏伏兵於馬陵山下誘涓至其處亂箭射死交不以信流禍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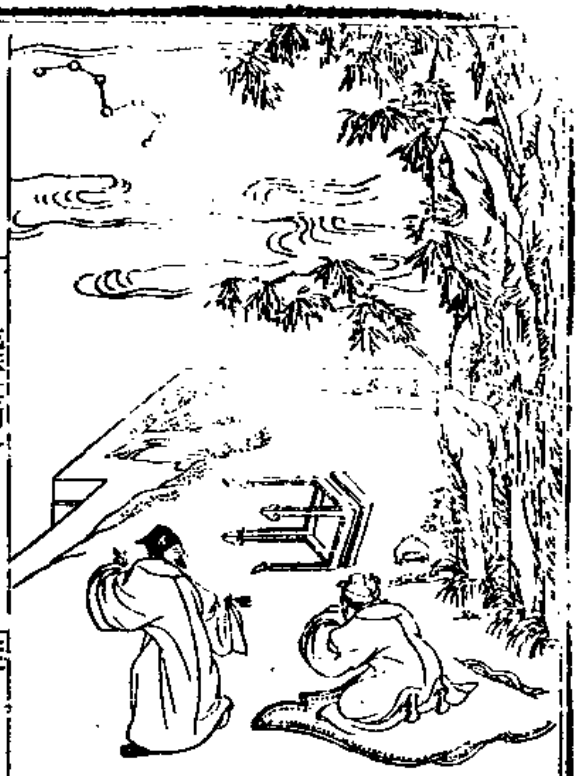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武功伯徐有貞奉斗極虔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寒暑無間後以罪下獄自知不免惟拱手日誦斗姆咒一夕朝斋爲曹吉祥石亨所嗾必欲置之死命官校繫掠有貞隨行念誦忽雷電大作平地水高三尺殿上燈燭俱滅承天門災帝懼而起貞得免罪



陰騭文圖說

荆溪周孝侯最敬神道爲母病拜北斗祈算病旋愈且長壽也是週斗誕斗降日必虔誠設饌一日有醉生責以邀福如神推案而去夜半醉生之子叩門曰我父兩膀皆痛痛欲骨髓命在頃刻奈何孝侯曰汝父獲罪於天非我咎也真子猛省向北叩頭代父悔罪乃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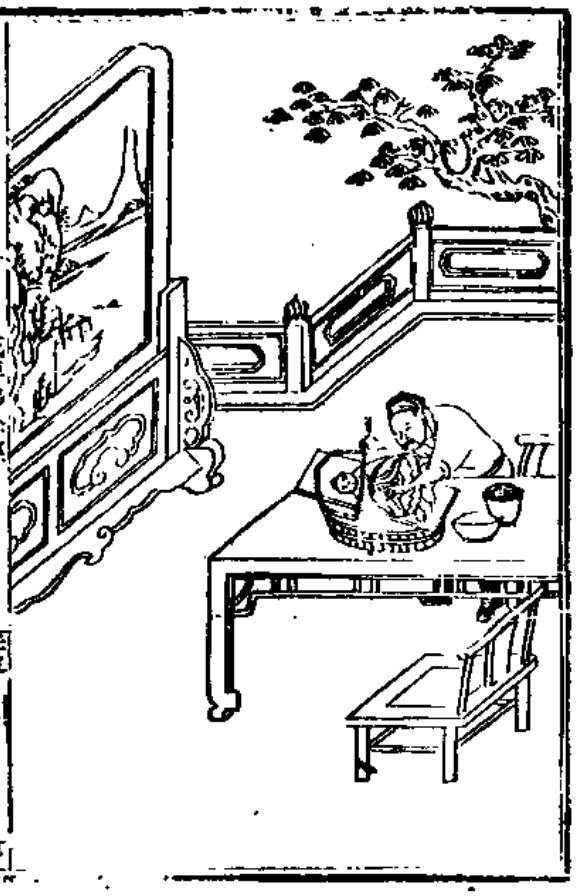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成本真劍斗　三十二　亨

宋臨安張公子晨起必誦金剛經一卷至古寺見佛無手足請歸莊嚴頂禮金兵犯界張伏古井似夢非夢見所拜之佛謂曰汝前生在黃巢軍中曾殺一人令為丁小大明日到此殺汝矣張怖甚次日果有一人披甲持矛臨井此是山欲殺之張驚呼曰汝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張以佛言告之其人離矛狀曰冤冤相報何時得了然留汝於此終為後來所傷復與同行數日而別



陰騭文圖說　成升佛念經　三十三　亨

吳郡高之綏不信佛法見人念經必極口詆毀嘗臥房壁以法華經作穢人送玉佛一尊綏笑曰是可為環也用鎚截開作大小環數十枚餘骨投廁土中後因納謗朝政部發刑部勘問恍見前所鎚之佛告曰汝昔截我今當自受矣次日被斬於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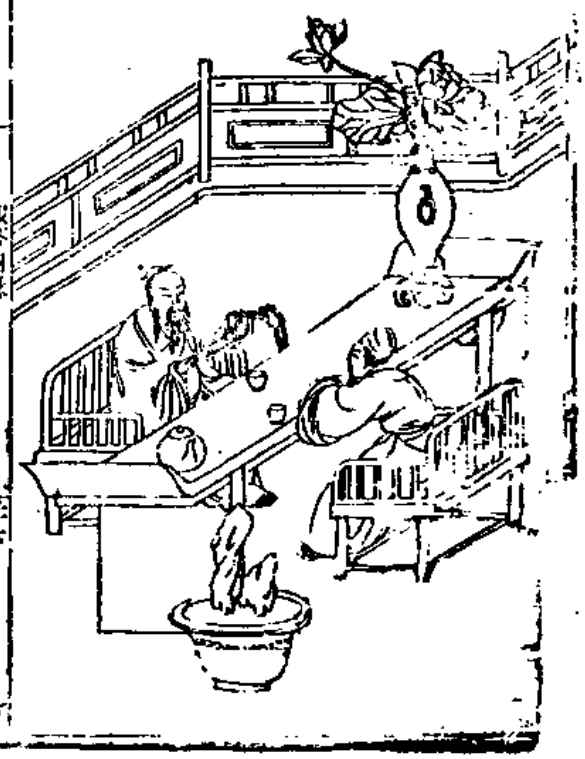


陰隲文圖說

感報四恩

二十五

宋吉天相存心中正品行端方嘗曰天地君親其恩最大人若不知報答與禽獸何異凡教子弟及生徒必先講明此四者一日有羽士至其家曰汝可謂名教中人矣保汝子孫繁衍汝之事謂書登第高大門牆後生二子八孫皆以孝廉稱德行著官至學士者三人餘皆列仕緒



陰隲文圖說

報答四恩

二十六

唐吳川錫家財巨萬父母柩停五年惜費不葬後納貨為戶部郎中安臧無算元旦入朝怒婦遲起撻之至死家有小僕忽昏迷作神言呼川錫之名曰爾不忠不孝不敬天地三光禍不旋夕不數月被誅中外論流沙南而死



宋程一德祖知字義郎孜孜欲人為善每遇嘉言懿行不分三教捐資刊佈冀人警醒一夕夢 帝君告曰汝有善念廼行三教所刻俱錄報天庭矣自是三教典籍不學而曉子孫悉俊拔多少年高第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後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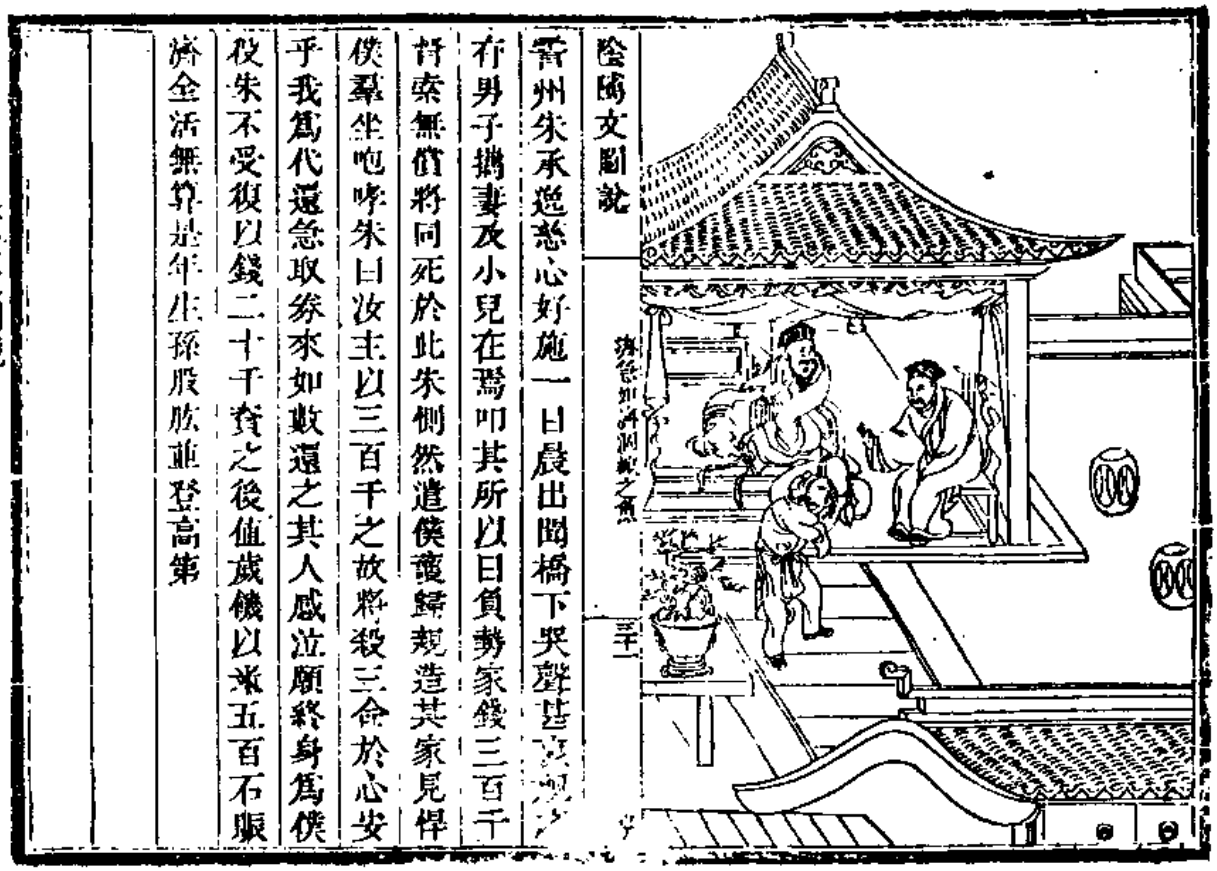
南昌一士子口舌便給不論三教神聖皆加詆毀令尹改建文廟選聖像十數人棄之不能動士謔曰是之謂重泥令尹正色曰汝為士而敢毀聖耶士慚而退是夕夢追至一衙門有官吃之曰慢侮先聖大罪不敬令杖三十醒遂聾自此不識一字子孫流為乞丐



鄧鄆張繡家貧無子置一空櫃積錢十年而滿有鄰人犯徒三年妻子俱幼擬賣妻贖罪繡懼其妻去而子不能活謀諸夫人聚所積錢代為完納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神抱一嬰兒送之遂生國彥歷官尚書



昔某富翁值歲底與門客閑話見一窮漢負花缸求售門客力阻不買窮漢忍怒出門失手墮地缸碎啼泣而去後門客為隔鄰大盜扳為窩主臨刑謂盜曰我與爾無仇何故扳我盜曰爾不記數年前曾缸之人乎彼時爾若不肯承財翁濟我之急使我得錢度歲我何故為盜今我犯大辟乃爾之故遂並正典刑



陰騭文圖說

雷州朱承恩慈心好施一日晨出閘橋下哭聲甚哀問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叩其所以曰負勢家錢三百千計索無償將同死於此朱惻然遣僕護歸親造其家見悍僕羣坐咆哮朱曰汝主以三百千之故將殺三命於心安乎我為代還急取券來如數還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僕役朱不受復以錢二十千資之後值歲饑以粟五百石賑濟全活無算是年生孫服旅並登高第



陰騭文圖說

捕役拷賊極是慘毒有一鄉愚悞買賊衣被捕擒獲帶至古廟中打備施哀告曰我實不是賊現有城中某係我至戚喚來可問也捕與某識認某見賊情恐有連累堅不認視鄉愚被拷而死某至家即見披髮流血之鬼呼號索命曰兩吞一言見死不救爾豈能免乎我已告准閻羅與諸捕共質地下矣某暴卒



陰騭文圖說　救危扶敝濟窮之德　三十三

錢塘張石生與蕭山潘鶚秋同應學業相得甚歡一日潘病篤其子兆奎尚幼請石生至床頭託孤石生首肯迨潘卒石生代理喪務盡善成禮葬畢即率兆奎歸家教養與己子無二兆奎苦學成名與石生之子並成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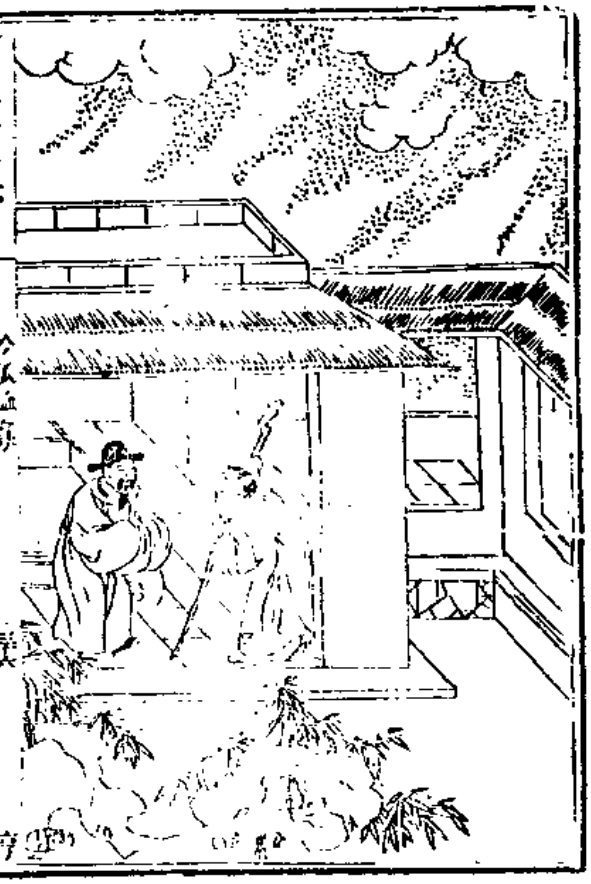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矜孤恤寡　三十四

張開之妻孔氏卒遺有五子開續娶李氏悍虐異常五子哭於母之塚前夜夢母撫兒背取白巾題詩遺開曰新人間舊人暗淚幾盈巾同衾今已隔對面永無因有意憐遺子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及覺墨迹未乾五子呈於開開以告連帥聞於朝李氏罰配嶺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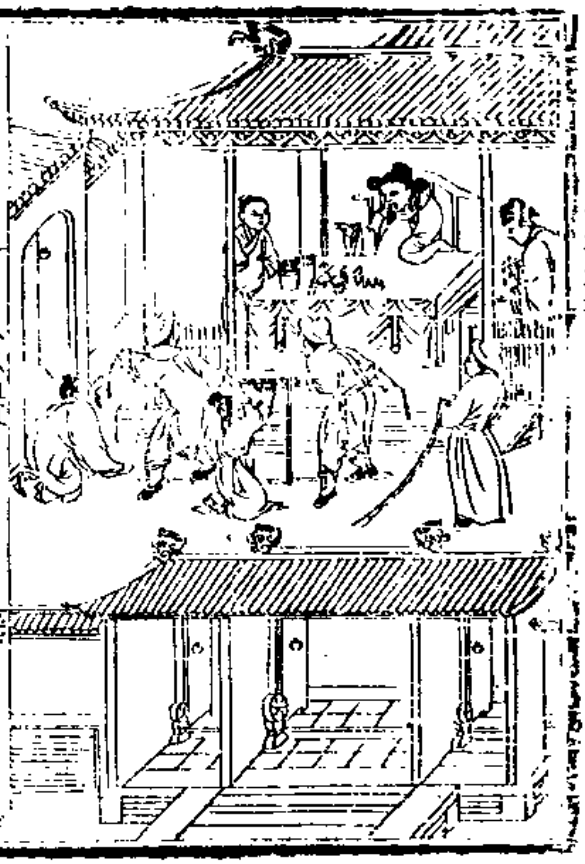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杜環性仁厚其父之友常允恭宦沒九江母年老無所歸
宵雨至環家環見大驚曰母非常太夫人爭何爲至此母
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坐拜之敷家人事之如祖母母性褊
急少不愜卽詬怒環惟順之奉彌謹及有疾親侍湯藥卒
爲殯葬成禮歲時祭其墓人皆稱環高義



陰騭文圖說

溧陽狄某爲雲南定遠縣令娶有富翁死其姊擁貲數萬
叔垂逝而盜之狄拘姊嚴刑拷掠逼出四萬金叔與狄分
行之婦抱恨自縊後狄罹病一日晝寢見此婦手持小團
魚卧於床上忽不見未幾通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
四足皆動痛徹骨髓晝夜呼號而死五子七孫皆患團魚
疽悉成廢人



陰騭文圖說

於孤拖寡

周司敬前世如父母一日過江風波大作舟幾覆及抵岸一漁翁云昨夜江邊有人言明日當覆一舟溺二十人內有周不同在其人素敬老不可壞也今爾舟得免豈有其人耶遍問舟中無有解者曰司字缺左則不成同非周君而誰於是衆皆謝之



陰騭文圖說

陽大年與周御朱昂同在禁旅時朱周二公已老楊方壯盛每輕侮之御大不平乃謂之曰君莫笑我老老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但恐彼此人侮也後大年壽止四十九耶雖偶然亦可爲輕佻之戒



陰騭文圖說

積老憐貧

三九

江都蔣應黍性仁厚家不甚豐每出必措錢百文路增乞丐色甚恭呼曰貧民其誠恪如此子繼善丙子鄉試房師擷其文置落卷箱中夜半箱中火光盈尺其卷徐徐自出房師大驚異呈堂特薦遂中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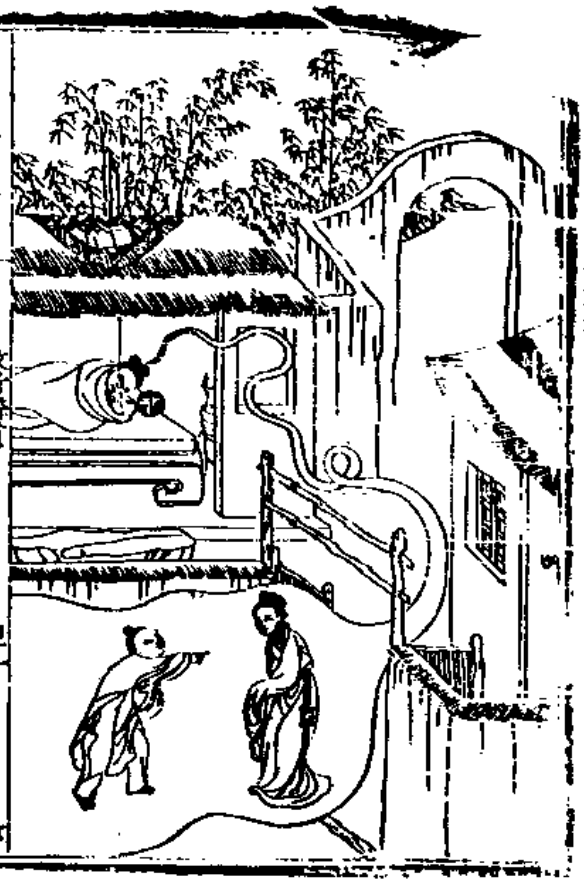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積老憐貧

四〇

周汝器死妻哭之甚袁鄰婦沮之曰爾夫在世一貧如洗果爾衣食不充爾今年少尚可再嫁何哭爲妻由是不復憶悼其夜鄰婦夢汝器曰貧富有命安得於喪婦前追呻其夫使我鬼慚地下爾今將死死不如我未幾果暴卒備夫遠山子尚幼鄰捲埋之



繪陰文圖說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性好善常於粉團施人久而不倦一仙化作道士每旦索六七團母與之毫無吝色衣破褸為另製仙知其誠也因謂之曰三年以來衣我食我無以報爾某處有一吉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芝麻之數後母死其子依穴卜葬界代簪纓至今爾爾有無林不開榜之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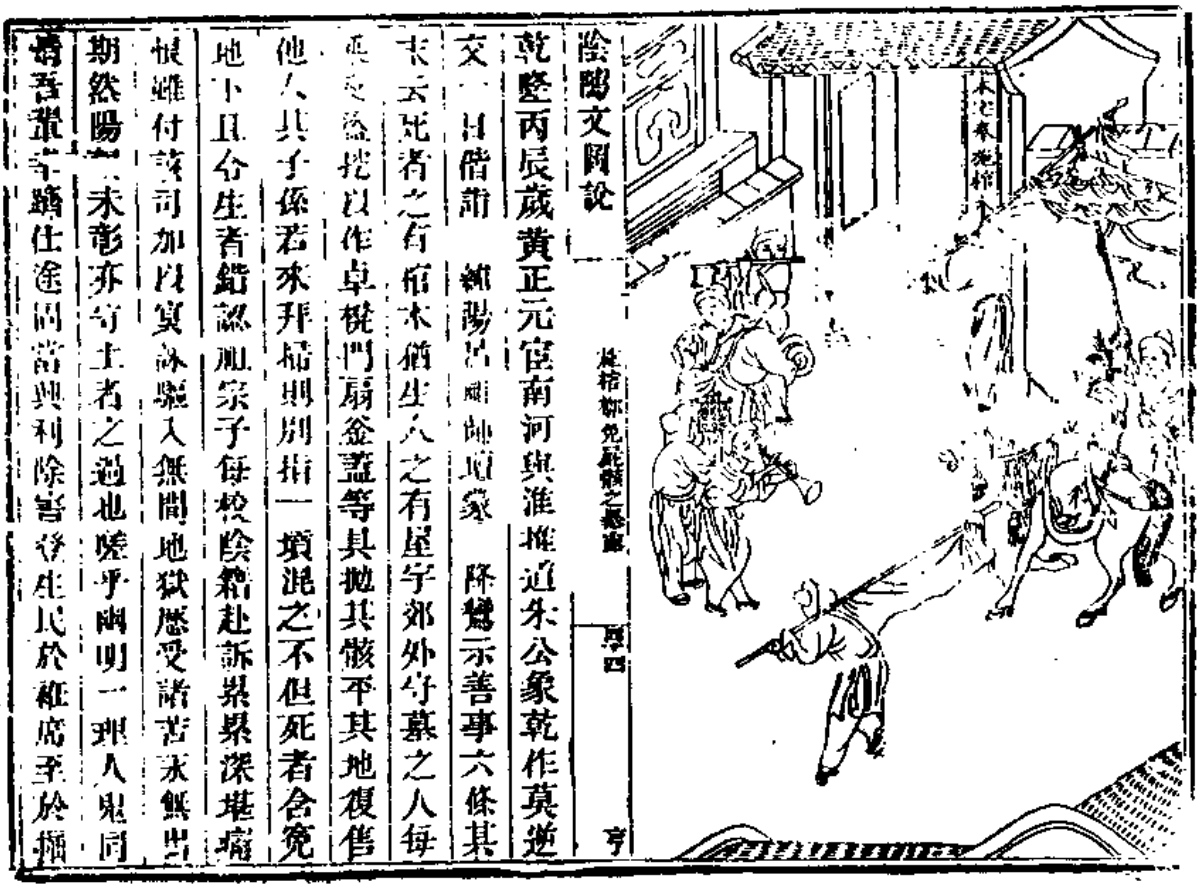
繪陰文圖說

泰州道亭梁性最殘忍開食店為業家道小康每值冬月用輕價典貧民衣服歲豐取贖利必加一一文不與不欠食錢者不論寒暑必脫其衣為當後三遇冬月衣食全無求餓而死



陰騭文圖說

常從禮常造棺槨施人貧不能葬者復濟以錢米享壽百歲殁後托夢於家人丁貴曰我在生多造屋舍與人坐此陰功慶流子孫汝說與十四郎謙光明秋鄉試必中解元自此代代接續科甲不絕矣次年其孫謙光果首薦後無虛榜



陰騭文圖說

乾隆丙辰歲黃正元宦南河與淮揚道朱公象乾作莫逆交一日偕訪　維揚邑廟城隍廟　降鸞示善事六條其末云死者之有棺木猶生人之有屋宇郊外守墓之人每遇盜挖以作卓棹門扇釜蓋等具拋其骸平其地復售他人其子孫若來拜掃則指一墳混之不但死者含冤地下且令生者錯認祖宗子每被陰霧赴訴累累深堪痛恨雖付諸司加以冥誅入無間地獄歷受諸苦永無出期然陽世未彰亦有主者之過也嗟乎幽明一理人鬼同情吾輩幸躋仕途固當興利除害修生民於衽席至於掩

墓盜棺使幽魂抱痛亦宜設法禁止統望有地方之責者
諭祖師寶訓慨然發慈悲心澤及枯骨則功德無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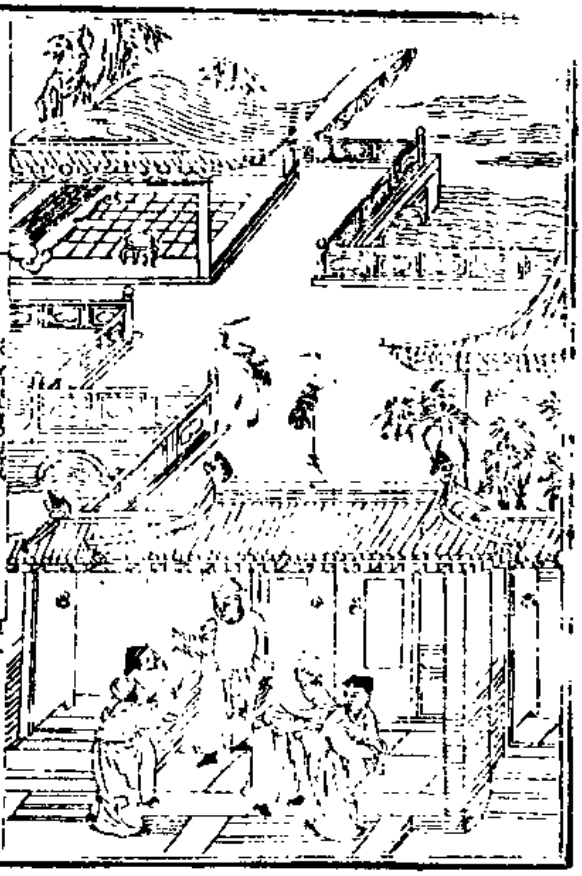
陰隲文圖說

范文正公既貴買良田數百畝爲義莊族中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訓子弟曰我宗族甚衆於我雖有親疎自祖宗視之均是子孫且自祖宗以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乎顏太傅廟乎故其恩例俸賜必先及宋文隲為之經營孤子純仁克紹前志凡有贏餘悉賡義莊父子有世篤德故至今科第綿綿爲吳中望族



陰騭文圖說

宋福州士繇先世居京師鬻黑虎丹人呼曰黑虎王家有流於高宗與秦檜等子孫金紫盈門富比王侯但出身卑微親戚多寒賤者繇先深以為恥槩不許上門絕與辛巳邊釁起繇先首倡重貲為南遷計御史杜莘老劾其罪謫置郴州子孫勒停京師沒其田宅入官家遂蕩然



陰騭文圖說

宋尚書張詠守成都愛調紫府真君座有西門黃丞事真君與尚書坐其下憂畢命左右召之問生平行何陰德對曰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之時隨力出錢收買米糧待來年新陳未接之際賑濟隣朋之不足者餘者糶與細民俾予明而升斗如故尚書嘆曰此宜居我之上也



陰隲文圖說

歲儉賑濟貧民

異

亨

閒日有富民某貯穀數千石值歲歉家家絕糧某閒糴不
肯糶有告貧者則曰數萬金難買此儉歲俟價再高我
方出賣貧民聚大利哭白而糶鄰鄰隣則無不忿恨而去
後盜賊起破其家屠焉

容



陰隲文圖說

武例嚴禁鄰鄰

亨

浙紹姜公譚鏡庄於世家性喜儉約家人買物輒用低銀
小錢迎合主意姜公厭其欺誑見係宦僕不敢與較每致虧本
公閱戶頭書不知市價亦不及問夫人胡氏察知之嘆曰
細民一日汗血獲利幾何豈堪如此剝削乎容令家人如
數補給所用斗秤大小輕重出入如一後公成進士授江
西南州知府夫人身受誥封子逢元禮部尚書孫天樞工
部郎中曾孫希韓丁巳孝廉五世孫日宇祥壬戌戊進士
歷代皆纘為越中巨族皆夫人陰德之報云



陰騭文圖說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一五

江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所用秤斗大小輕重不一有道人過其門戒之曰汝宜存心平等不可如此倘怙惡不悛必有失取此物者災不免矣後有三青衣來言汝家秤斗安在恍惚與之曰憶道人語災者火也即盡徙室中之藏於山中典庫地忽遇裂洪水湧出財物人口俱遭淪沒至今人呼爲祝家潭



陰騭文圖說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一六

尚書馬森父封翁年踰四十止生一子眉目如畫夫婦愛若珍寶婢把嬰戲失手墮地跌傷左額而死封翁見之命婢奔避自抱死兒入室夫人驚痛幾絕捶倒封翁者十數次索婢撻之無有奏婢歸母家日夜禱天願翁早生貴子次年即生森左額赤痕宛然



陰陽文圖說

洪州司馬王易簡得腹疾中有一塊隨氣上下既絕復甦
語其妻曰我到冥司爲小僕所訟不可解釋以我約束太
嚴致斃其命今服中塊乃伊爲祟妻曰僕人卑下何敢如
此易簡曰陽世有貴賤冥中則一也言畢復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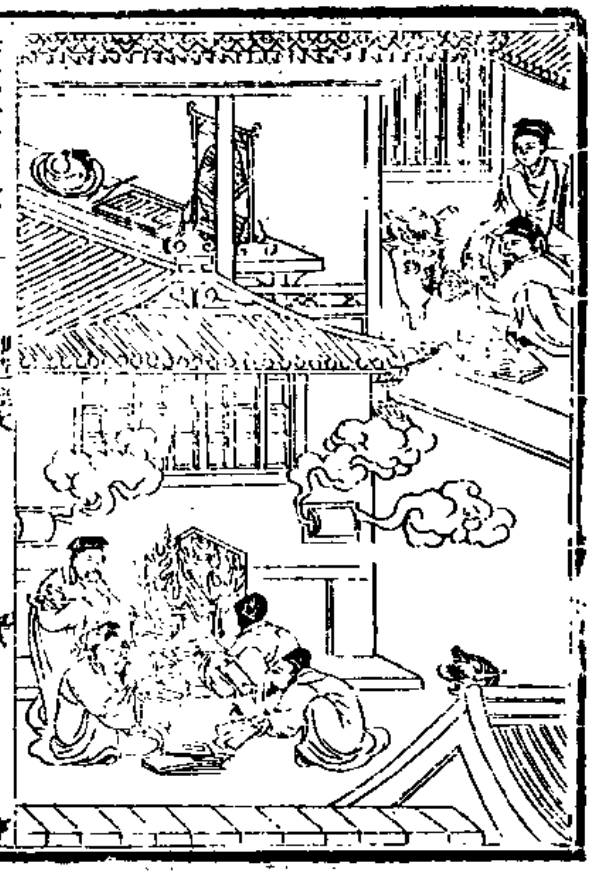
陰陽文圖說

杭州汪靜虛志欲刻　太上感應篇　帝君陰騭文以淑
宦來果其子汪源潭遵先志刊施刻成多方勸募善士名
出貲財印至萬部施散於人一夕婁炎謂曰汝不但落成
我志且勸善其施我已超生天堂汝母亦享高壽衆人與
汝俱已名著善籍矣



陰騭文圖說　卷之二　第三

武功縣西有藏經殿六生講讀其中寒夜四生取經燒炕一生取經燒洗臉水一生心甚惡之而不敢言仰狀元康對山也是夕對山夢三官排衙同五生伏殿中坐者曰汝四人何敢取經燒炕合皆絕後燒洗臉水者合去前程未絕對山曰汝何不言答曰某年幼心知不可不敢犯長者曰汝須出言勸止方可免罪今姑恕汝汝後得志須護法門遂覺具書其事於簡數年四生皆絕後燒臉水生以訓書老



陰騭文圖說　卷之二　第四

范文正公讀書良白寺偶掘地得金一窖急掩之告主僧曰吾若得第當修此寺及爲西師僧使其徒謁之公無所助但贈書一封啟視之內云殿後某處有金一窖如言發之得銀四萬二千餘兩僧用以修寺餘者造橋名范公橋示不忘本也後公入相所得俸銀適符所告之數



陰騭文圖說　創修寺院　卷

弘治中張宏知兗州府治有獄廟素著靈異每夜開鞭扑聲宏晨往禱寂無所覩左右曰虔誠夜往當得一見宏如其言門啟有王者出迎敬禮如賓見鬼卒燃炭炙一僧背王者告曰此某寺僧也募化金錢供其酒食不修寺院故受此罰宏歸錡使人偵之僧果疽發背死



陰騭文圖說　創修寺院　五八

陰騭文圖說

利卷

中國道教協會藏書

嘉定焉生好行善家貧力乏惟覓經驗良方抄寫遍貼一日遊香南海中颶風發舟覆忧見數卒引至龍宮有冠冕如王者謂曰子寫方救人善念誠切感通水府我遣甲士救汝與汝寶珠三顆歸可救窩賜謝曰某命合窮焉敢望寶王者曰貧富固由命惟心為者命亦無憑汝命雖當貧汝心却應富即如水厄亦命所招因汝心好便不為害遂命前卒送歸焉身忽到岸衣不沾濕寶珠在手醫之得愈鬻萬貲成富室益施藥材不怠



沐州白岑粗知醫道曾遇異人授以發背瘡方治人無不立驗有驛吏張好古欲傳其方許行救濟與之數金岑以假方與之不效後岑入山為虎所食遺一襪於道適好古奉差過此拾得之內有一紙乃真方也



陰騭文圖說

杭州行真菜備事母頗孝一日遂遇濟顛禪師師察其芥子一担命和乾泥打台爲九曰今廣東痢疾甚多汝以此九賣之每一九療一疾止許得銀一錢毋多取歸可不賣菜矣及至廣東果痢疾延門服者立愈不數日賣盡滿載而歸以此致富一同作心羨之亦負芥子一担求師爲九師曰彼前生好施茶水沐其惠者今生俱以銀一錢相報故命其往收此果以養其母汝前生並未施捨人亦何因相報耶



陰騭文圖說

昔有某商往山東貿易途行渴甚見一人臨井而汲商向求水其人不與反大罵商不平往問智公禪師師曰人必修因而後得果汝前生吝借盂水不濟彼渴今安望報乎觀此事雖近誕理實可信然施捨茶水費有限斷不可貪功而始爲也



陰騭文圖說　五　利

倉穡閘石梁與蘇州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鬻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無奈力薄兄爲倡首募衆成之何如張曰諾先出銀一兩衆湊成八兩買而繞城放之至秋陶閘愛其祖六汝未該中繇放生功大故早一科陶秘不言後放榜果有名乃笑曰醫時我雖發意實賴芝亭贊成何功德獨歸於我不敢曰南京報錄至張亦中式



陰騭文圖說　六　利

鎮江某商附漁船至瓜洲見網一巨魚開箱取銀買放中有奩銀漁人見而心動遂計誘商云此魚須至無網船處放之乃揚帆北向至一僻島嶼以大網裹商投之江中流至汎地汎兵競來取網解開乃一人也尚未氣絕向兵曰其故立擊漁人至將軍府戮之



陰騭文圖說

或月初而亡

宜與陳信持準提齋不殺生物正月初三晨起見數鬼執旗沿門稱捕信曰何不及我家一鬼答曰此瘟疫也因汝持齋戒殺故得免言訖不見是年村中死者八九陳獨安然後子孫俱登科第



陰騭文圖說

或持齋而死

蕪湖張三賣熏肉爲業所殺生命不可勝計人勸改業弗聽其子年十二患肝症頭不能仰痛楚號呼見有無數雞鵝猪鴨索命嘔血如注手足搖擺如物被殺之狀而死不一年家遭回祿産業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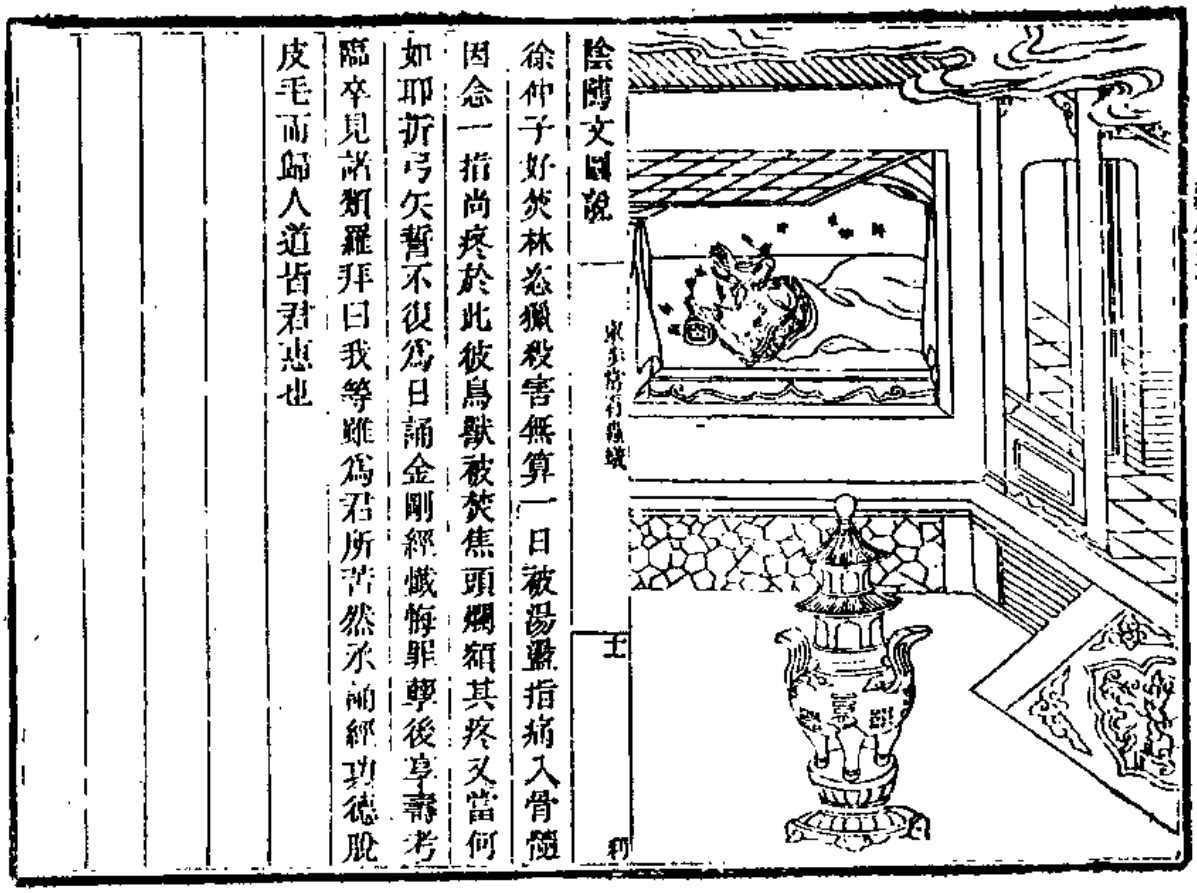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昔有比丘與沙彌共處比丘入定中知沙彌七日當死諭之曰汝家父母思汝可暫歸過八日再來蓋欲其死於家也沙彌既歸八日果來比丘異焉很入定觀之乃知沙彌於路中見一蟻穴流水將滿入急脫袈裟聚土壅之蟻無所害以此延壽一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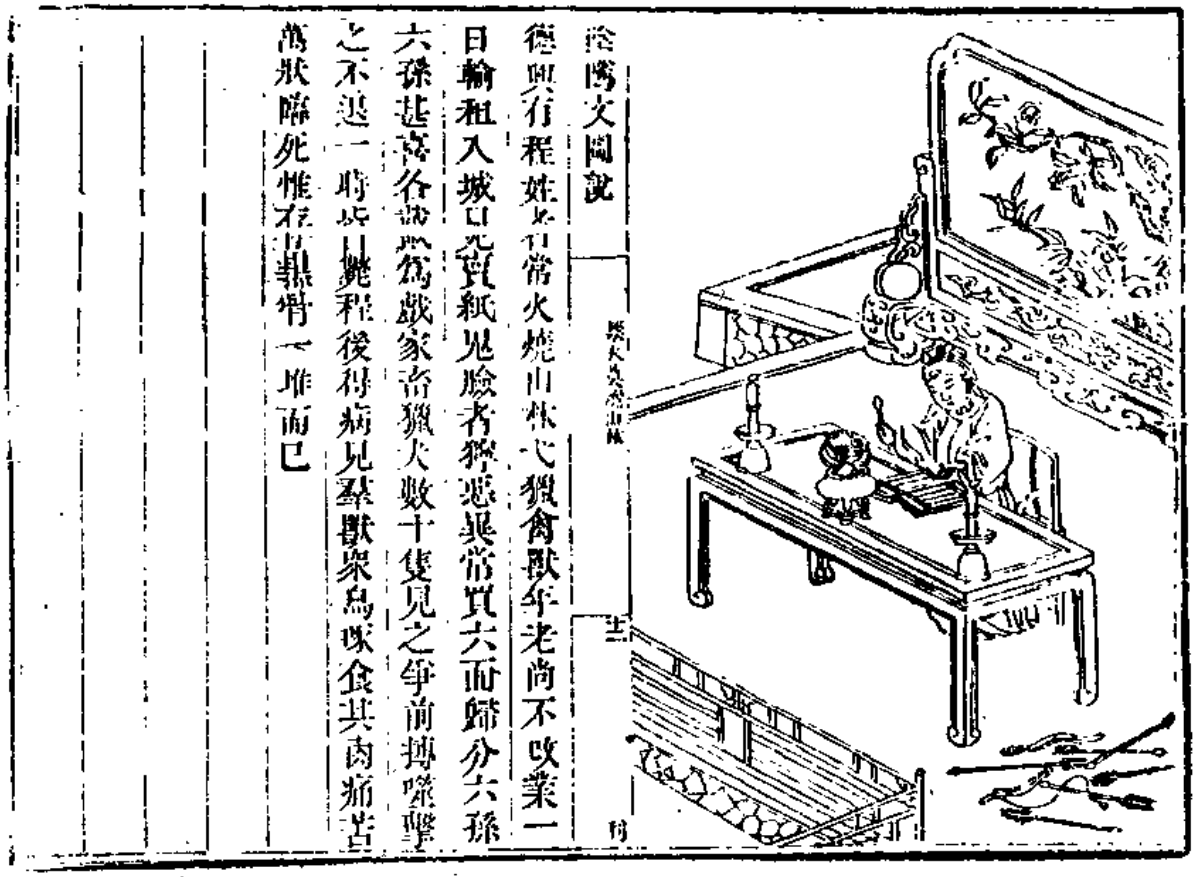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有彭和尚者性惡蟲蟻火燒湯潑不可勝計一日病篤蟲蟻滿牀周匝其身痛不可忍因遷於別室牀之四面俱用石灰圍繞蟻又自空飛來卒為所害罹死七竅皆滿塡之不去一方見之共以為戒



陰騭文圖說

徐仲子好焚林慈獵殺害無算一日被湯盪指痛入骨髓因念一指尚疼於此彼鳥獸被焚焦頭爛額其疼又當何如耶折弓矢誓不復為日誦金剛經懺悔罪孽後享壽考臨卒見諸類羅拜曰我等雖為君所苦然承誦經功德脫皮毛而歸人道皆君惠也



陰騭文圖說

德興有程姓者常火燒山林弋獵禽獸年老尚不改業一日輸租入城以貿紙見臉者獰惡異常買六而歸分六孫六孫甚喜各出為戲家舍獵犬數十隻見之爭前撲噬聲之不退一時皆斃程後得病見羣獸衆烏啄食其肉痛苦萬狀臨死惟存骨鼎骨一堆而已



陰騭文圖說　一　禁宰殺牲畜　壹

王榮家貧頗厚年五十無子雙目常病遂發願力行善事每夜點天燈於要路又置小燈籠百餘枚遇黑夜遠歸者則給之天雨則施草履雨傘如是不倦目疾頓除妻妾各生一子聰明敦厚俱成進士



陰騭文圖說　一　黑夜燈以照人行　貳

宋之丙一生好用智巧欺哄愚昧性復貪　每於黑夜見路燈即偷摘之以供己用後被燈杆宿蜂螫其兩目雙腈突出痛不可忍醫藥無效遂成瞽人二子皆蠢不識一字人皆以為偷摘路燈之報云



險隘文圖說

宋方世隆好造船濟人後生一子名雲路任湖廣總戎奉勅征蠻全師俱覆隻身逃難前阻河路後有追兵仰天大哭忽有老人以船渡之追兵不及而返因問此地安得有船老人曰此汝父所造也路疑之及登岸人船俱不見方悟其父造船濟人之報



險隘文圖說

太湖鄭三性極貪狡家居灘畔門前挖成坑坎引水注滿其中往來不便三藉此圖利每見一人過水必索錢數文無錢者任其徒毆後三爲立蛭咬足毒入脛骨雖獲醫愈然行必需杖不能負人矣



陰騭文圖說　楚中近山之家多以打生爲業有李敬業者獨行好善事無大小不利於人物者不爲見鄉人網取禽鳥即買放之衆笑其迂一日晨起出門見無數鬼卒手執黃旗相謂曰除李敬業家餘者挨家連捕之是夕火起一村連遭回祿惟李宅安然無恙



陰騭文圖說　常熟福山鎮有一人失記姓名善用鳥銃年四十方得一子頭角端正因此改悔前非誓不再爲見七歲入塾讀書偶因師膳乏餘復持銃打鳥自此習以爲常其子忽患疫疹遍身紫泡每泡內有鐵珠一粒不計其數哀號而死其父相繼病歿



陰隲文圖說

江陵郭暉性愛物氛地有惡少每至夏買藥藥魚藥名雷公藤傾汁上流一二十里內魚鰕之類大小盡斃即螺蚌亦皆盡死暉悉年買此藤焚之曰我力不能救物惟焚此亦可稍全數百萬生命耳享年九十有六二子一禮部尚書一都御史七孫俱登科甲



陰隲文圖說

京師永興坊許儼打魚為業忽一日身亦如火痛若炙煮自云見火車燒身百萬魚鰕攢食其肉經數日乍生乍死親戚勸作功德遂造觀世音菩薩像供奉合家供持齋戒殺并印施金剛經百餘卷超度物命乃蘇



陰騭文圖說

吳郡司理某暴卒一宿復甦急呼家人請太守至牀上叩首曰某至陰司乞命甚哀閻君初不許既而憫之曰汝三日內能勸千人不食牛肉則生矣某允之今幸得生祈公為我遍諭百姓太守以為妄伴許之過三日復報司理死矣太守大駭召僚屬共持戒立願通衢願戒者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向空焚之稍頃司理復活告太守曰纔被使者攝去閻君責以失信忽有黃衣人持簡至云是戒牛人姓名閻君視觀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延壽六紀太守亦增福祿後司理果享壽一百有六歲



陰騭文圖說

建州婦人潘七娘本屠家女最善宰牛所殺甚多一日員牛跨歸忽脅髀如槩與牛背合為一體牛不可脫人舉牛婦即呼捕家人牽往野中與人遍視冀得減罪經數日死臂粘牛背不能製棺乃與牛同葬



陰騭文圖說　勿字耕牛　二十二　刊

綵川許白俊癸酉鄉試入闈夜至二鼓恍惚見號房前拋字紙竹筐一隻竹箱一柄筐內字紙光焰燁然傍有朱衣神指示之曰子前生乃天界寺拾字紙僧也今當食報矣是科果中式甲戌成會魁官至都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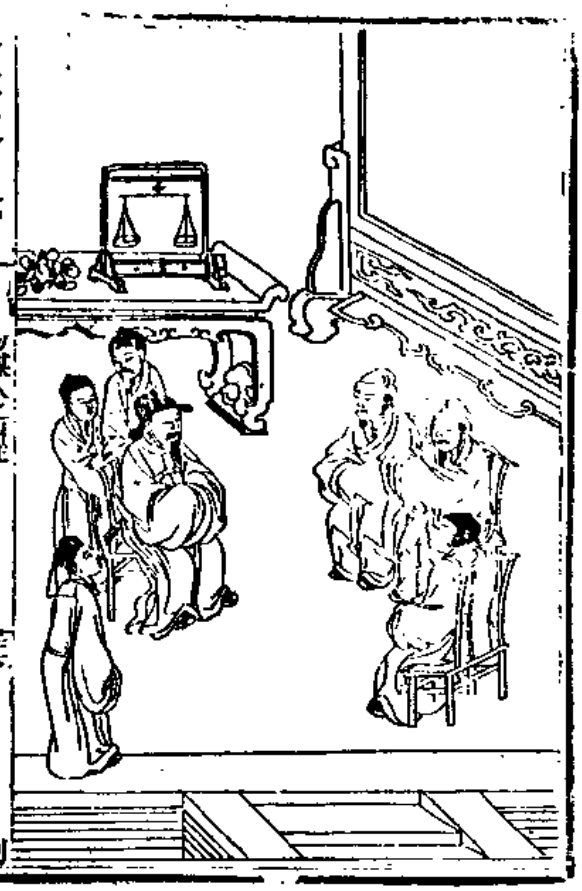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勿棄字紙　二十三　刊

楊憲年九歲善屬文五經諸史過目成誦一夕在館索便壺不得遂將廢紙聚於牀前溺之誤投字紙在內次早翻閱故書卽茫然不省搜遍搆思胸中如有物碍不復成一字次竟至癈棄卒以病歿



陰騭文圖說　勿棄字紙　宝

于清惠公罷崖必詳訪來歷或有兄弟交爭親戚相奪及子盜父業主佔奴產者必正色以理諭之從容解紛使其相安賴以和好者甚衆其確係已置者方與成交銀必足色平必官法一併交足管語家人曰人生佔不得一分便宜況乘產得產皆業不同須細體之三年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曰范文正公三買田地吾愧不能效法前賢亦何忍求而不應也公存心仁厚故子孫累世貴顯



陰騭文圖說　勸人之風俗　実　刊

李文定知崇安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石碑於其地[illegible]年之後突以强佔爲訟二姓爭質於庭不決文公親[illegible]其地觀之見其山川明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佔之情[illegible]其地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遂一意斷與之後解任有事過其地閒步壟上居民備言其埋碑罔告事文公喟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雷雨次日其墳陷爲潭矣



陰騭文圖說

勿謀人之財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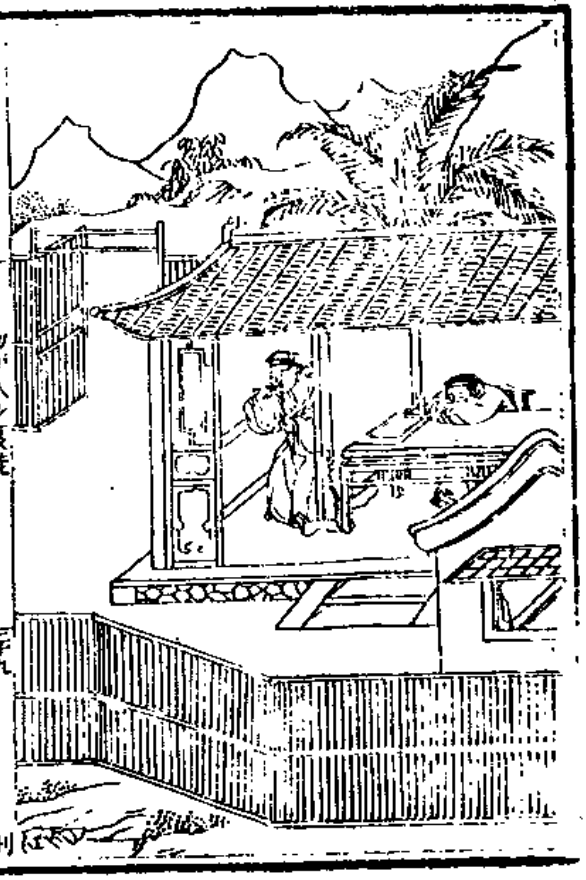
宋寇準居樞密在上前常道王旦之短旦久疾上命肩輿入禁中勉勞數四曰卿必欲退天下事當付何人旦曰據臣愚見莫如寇準上曰朕剛褊何旦曰準之才能舉朝莫及他人則非臣所知準即日得拜入謝曰非聖明臣安得及此上曰此王旦所薦也準乃愧服



陰騭文圖說

勿貪人之技能

昔有二士俱業春秋將入闈之夕一生忌同經者才高寐取其筆嚙去管端及入試筆不堪用大驚乞鄰不與痛哭欲出忽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第書之既寤視筆依然精好文完功然禿筆也生出遇彼生問曰試文必佳對曰和衽完篇中其人而發亦明日彼生貼出禿筆者中魁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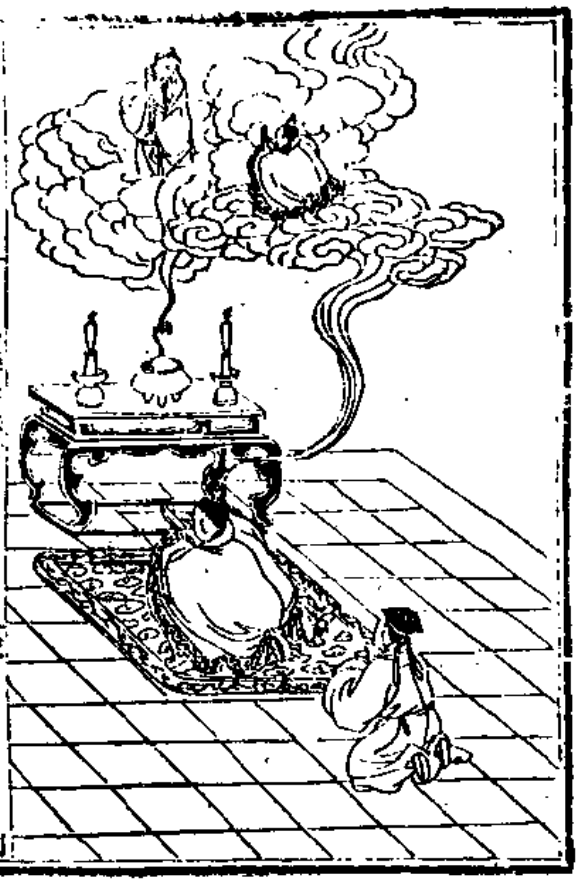
詮賢文圖說　勿貪人之技能　三十九　利

羅城使程元賓攻逐羅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美色公方醉謂之曰汝猶我女安敢相犯乃封鎖於一室明早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大人早建節鉞元賓曰節鉞非所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後公官至觀察使年九十有七從容就寢而逝諸子皆顯官奢縱不絕



詮賢文圖說　勿淫人之妻女　三十　利

唐李登年十八中解元後五十歲不第指葉法靖師問故師以卽文昌帝君帝君曰李登生時　上帝賜玉印十八顆鄭薦十九作狀元玉十三位至右相繼得舉後私覩鄭女事雖未諧而致其父於獄以此遲十年降二甲又使兄李豐屈甚至形於詩又遲十年降三甲又於長安卽中浮一良家婦又遲十年今復盜鄭尚室女爲妻天數已盡使其婿死則至矣尚望第乎師以告登登憤慘而卒



勿違人之親友

陰騭文圖說

李無競樂善好施調官東京至朱仙鎮見二丐爭鬬相扭赴官李問之以索錢相訐李解囊取錢如數償之一丐得錢去一丐曰承君雅意解我爭訟其善人也吾住京中隆和坊他日見訪必當相報李自思曰丐者言報豈異人乎至京乘暇訪之其人延入陋室為具欲饌出麥曰食此可以延年復進桃一器大如數枚熟之至中空取看皆紫金也後享壽一百二十三歲



勿鬬人之爭訟

陰騭文圖說

李光贊之父自少至老無成無刑獄事祈禳枉殺鹿不能受光贊因請暑祖禳師問是何宿孽師曰汝父生前善寫詞狀陰人爭訟故今生受此報光贊求師救免師令其父自著柳枉三日向佛懺悔矢心行善事乃稍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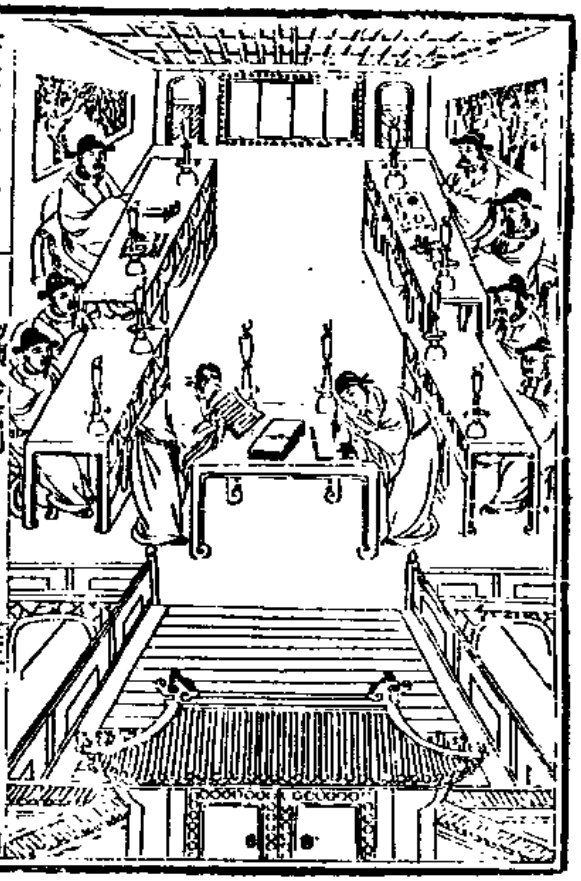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明徐文貞公階告致歸里吳集親朋一人取金杯匿於帽中公適見之撤席主器者四處遍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醉酣潦倒向公致謝不覺杯帽俱墮於地公悄然納於其人之袖中命役扶歸終不洩



陰騭文圖說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名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向人言之有同經生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必與主司有成約又拆號第十一名果得易主司既閱外議乃對衆以副卷首名易之四卷即大璋而所易者仍同經生也明年蘇冠南宮同經生終身淪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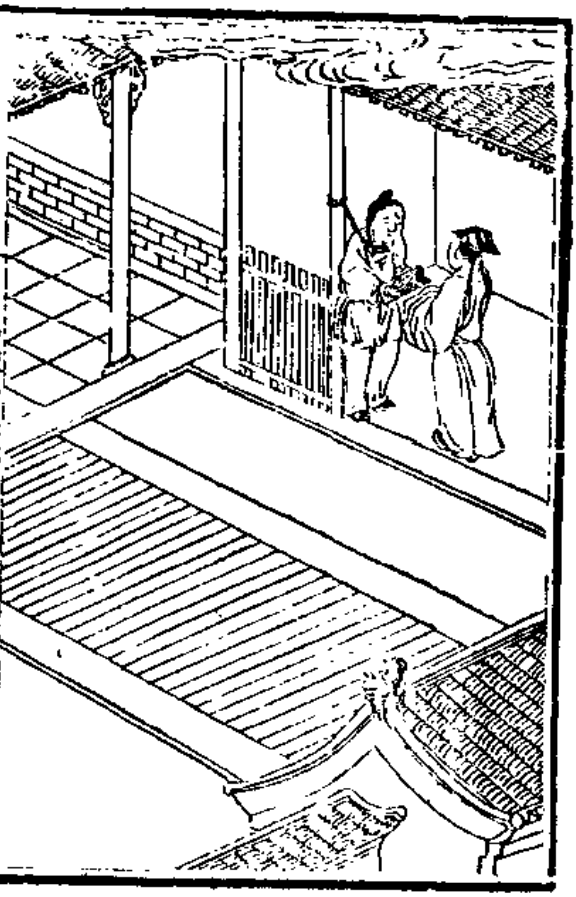


陰隲文圖說

勿與人之名利

三五

蘇允明性篤學有善相者曰子壽不過三九允明每快快不樂一日至公府見少年囚哭甚哀允明問之乃初娶妯尚未合巹忽被盜誣扳將賣妻以償賊心不能捨故爾痛哭允明急售己庄代完得免離折後相士復見之曰異哉子似有大陰德者允明語其故相者曰事不拘大小即一文與乞兒能救旦夕之死猶足回天況全人婚姻乎遐齡不待言矣後享壽九十餘子亦貴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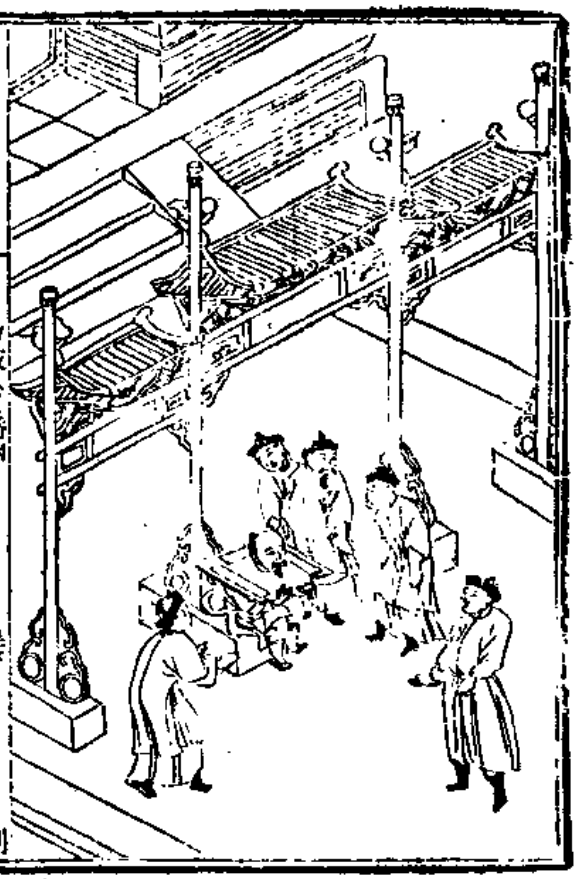


陰隲文圖說

勿破人之婚姻

三六

順治丙申年浙江舉人鄭某有友覩某妻色美欲計得之鄭為畫策飛語入某之耳謂其妻與人有私某欲出妻反商於鄭鄭即代作離書慨脫稿某錄去適賣筆者至選筆處被以稿塞管中越二年庚戌會試攜筆入場忘其稿之在內也搜檢者得之呈於監臨以功令故荷枷杖責革去舉人其友永及娶某之妻即被天雷殛死



陰騭文圖說

勿殺人之婚姻

呂陶令銅陽民有麗氏姊妹三人欺隱幼弟田弟壯憩官不得直貧至傭工及陶到任弟又愬陶一訊三人服罪弟立升堂以田半作佛事以報德陶諭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弟又拜謝聽命姊與弟皆感謝而去後陶位至大中丞



陰騭文圖說

勿因私情使人兄弟不和

長安富室陳大乾生二子長孟容次孟達兄弟極其和好有表親楊雲與達相日遂憤憤恨適大乾死二子析產雲語達與容曰爾父在時溺愛幼子曾以白金百鎰珠玉衣飾等項預受爾弟爾可索之於是兄弟有隙每以分家不均爭鬨成訟久之二子相繼判落雲雙日忽醋遂成瘵人一日遇二子於逵兄弟愚數其過指而痛罵雲無言可答氣成膈症飲食不進數日而死



陰騭文圖說

劉私產使人兄弟不和

三九

劉文思寓蜀中成都楊某納之爲婿既而誅歸兄妻與甥兄皆有不悅之色問其故曰父存日藏以田四十畝爲嫁資適來多事費之幾半適立券爲此不安劉取券焚之曰爲人之壻適其家之嫁資使其甥子兄妹不睦非丈夫也攜妻徒手而歸極其和好後登第官至侍郎



陰騭文圖說

劉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四〇

富人徐池心涎周某房屋周不肯售池令人誘其子嫖賭私借銀與之久而無償遂將房私立賣契與池周某父子由是不睦後池三子五孫俱病癩向神廟前禱夜夢神責之曰爾圖謀房屋使周某父子參商爾之子孫尚望愈乎不一年周家盡卒



陰騭文圖說

昆山顧尚書方相國文康公長子性極謙和折節讀書全無貴介氣一日盛服拜客有卿民擔糞顧經汙其衣家人怒罵之顧方曰彼已驚矣豈可再辱婉言慰諭卿民徑反更衣忠厚如此故至今子孫榮盛



陰騭文圖說

昔有倚族兄催勢脇取人財者歿後止遺一子一日病危召巫降神有冤鬼附巫之口自稱姓名言二十年前次父於雪天捉我來家逼寫欠票又打我成吐血病致我財盡身亡今汝之疾是我為祟也其家許以佛事薦度求免鬼不許曰一命抵一命耳遂卒



陰騭文圖說

嘉興屠應峻存心仁厚官京師有鄰人貧困負其子孟元銀不能償以屋宅及墊地立契貢絕願除前負孟元不肯受曰當另商汝價前欠不追也及峻官歸鄰人來候極言其子盛德峻駭曰房已賣矣爾今何忽曰穆某所峻取前券還之且為築其墳墓後子孫貴顯綿綿不絕



陰騭文圖說

畢某家富豪素欺窮困殘刻成家人有以產售者必陽拒曰我不欲也復使人陰鈎之及至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以就迨立契則曰銀未便約以他日交時以色銀米物充與之高其所值後長子以人命下獄次子以嫖賭傾家乞食他方不知所之



陰騭文圖說

宋文正公李昉既致政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車迎之賜坐御側觀進菓核之珍者賜之曰卿真善人也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親近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功偉績然一生從未歡人之長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信無愧今蒙聖主於羣臣前以善人見稱汝曹當念聖主崇獎之言行我平日四者之事庶幾無忝所生其子宗諤果恪遵先訓益修德行為一時名臣



陰騭文圖說

呂惠卿阿附王安石力行新法朝中善人設計損斥殆盡嘗語人曰不具辣手做不出大事彼迂儒輩言新法不便不過欲博善人之名我見之不啻芒刺是以必欲去之後被貶崖州值天雨投庇僧舍閉門不納曰我雖方外頗知親近善人豈肯留爾致打佛地耶惠卿愧赧回面而去



陰隲文圖說

唐郭子儀病甚百官踵門問候姬妾滿前俱不迴避惟主事盧杞至子儀悉屏姬妾隱几以待人問其故子儀曰杞面藍貌陋心機甚險婦女見之必生訕笑他日得權吾家無遺類矣後杞爲相睚眦之怨無不報者惟子儀獨免於禍



陰隲文圖說

晉潘安仁才貌雙絕石崇雅重之結爲生死交崇所爲多不法安仁明知禍之將及而不忍去後崇爲趙王倫所嗾舉家受禍並逮安仁臨刑之日乃歎曰吾祇知感恩而不知避惡宜受此禍然無及矣

中國道教協會藏書



陰騭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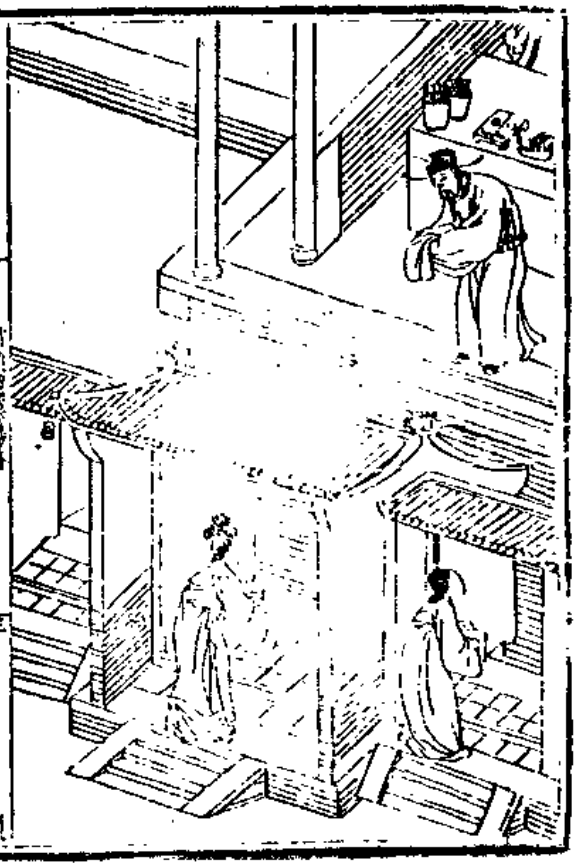
貞卷

蘇州俞少保父閒立門首有偷兒潛入竊一銅佛出家人見而翠窃之少保父曰他兩日前曾問我借去做樣我許他今日來非偷也且此人素有善行我所深知爾輩勿疑偷兒得免窘辱拜謝而去



陰騭文圖說　常須隨緣勸善　三　貞

明萬歷間江陰修縣誌一廩生負盛名延之秉筆見二節婦有其名而不載事蹟遂創之城隍廟道士夜見二婦一從正門入一從東角門入城隍降階迎接二婦訴曰我等一生善節死載縣誌某生不訪氏行表彰反將氏名削去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烈當削其祿籍婉諭二婦回避二婦一從予得受封一明氏人妻也道士以告生生叱為妄明年果考劣卒歲憤鬱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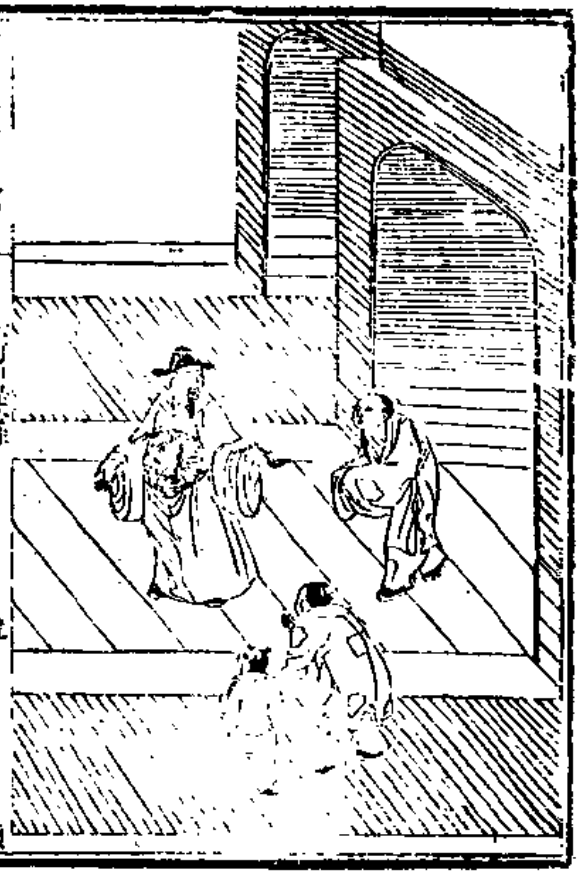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常須隨緣勸善　三　貞

明翰林侍讀黃道周正色立朝嘗參論尚書公某某忘親戀位在上前反覆奏辯上怒聲色俱厲道周終不為屈或勸之曰天威不測公何不稍為曲從以保身命乎道周曰臣之事君祇有一心君中是心非是與君也與君之事豈可為乎上聞之益加愛重



陰騭文圖說

明吏部尚書某山東人各部屬賢能者未嘗不知又恒向人稱道及推舉時非權要先容即中官門下素所稱道者一無所舉朝士惡其口是心非摭其事款奏籍其家貲之半以賑山東饑民終身龍黜子孫流落向故時僚屬乞一文不得



陰騭文圖說

蒲川周士元入山採茶被荊棘鉤衣頓跌刺入肉流血不止因念同伴俱從此路來有腐行走忍痛掙起用力拔去根下灼灼有光視之乃黃金一併持歸作本販貨三年遂成富室子孫相繼世享豐盈



陰騭文圖說

鄉農周四有房一宅獨踞高原門前有路往來已久周惡其喧闢遍插荊棘由是往來者皆從低處行走天雨泥濘每致傾跌周一日升梯葺屋見傾跌者狂笑得意不覺失足墮荊棘中抓傷頭面經年方愈



陰騭文圖說

新安盧世澤立心忠厚見路上瓦片石塊必除去之年六十有七病卒有二童持麻引見幽冥教主曰爾在世刻刻存方便心應增壽二紀命曰速俏折桂花二枝授之曰此兩懸來除瓦石之報也遂得還魂後壽至九十有二子俱登科甲



陰騭文圖說

鎮江丁紀家貲甚厚廣造宅舍破瓦碎石拋擲街心多不
清除一日有瞽者過其處為瓦石所滑跌倒傷額適時而
死尊乃某宦族人宦仲借此居前後至數千金方免到官
紀亦從此貧困所造宅舍修理未完即售與人



陰騭文圖說

淮陰馬廠地方路逕煩雜行者迷惑舊有通衢日久毀廢
貢士王爾師捐數百金催工修築闊道九百餘丈崎嶇之
路盡成坦途計爾師一生凡修路數十處功德浩大故其
子孫至今科甲不絕



陰騭文圖說

泗州張從禮家貲巨萬性極慳吝邑有小路兩傍皆水坍卸已久往來不便有老儒倡衆修整數至禮家一文不助且曰國等為此不過作酒食計耳老儒受極慚阻事遂不行後禮雨夜過其處失足溺死



陰騭文圖說

宋蔡襄守泉州府城東北有海口渡風濤時作溺死無算襄欲壘石為橋慮潮急不可以人力勝乃為文禱海神遣吏持往吏即卧海崖得四文錢一簡字遂於二十一日酉時興工至明潮果退實金錢一千四百萬橋跨洛陽山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歷萬安橋又植松七百里以蔭行人萬民頌德襄位至執政子孫貴顯



清浦有某姓者倡首造一小橋私匿銀一十六兩自製一舟裝載覓利以致橋工不固一日舟從此過似有鬼神按住舟不動篙師橈翻粉碎其舟某僅以身免因驚成痼臥牀數月所費藥餌倍於所匿之數



都元祥患瘵疾百藥不效扶病寫心命歌一千本散施忽夢朱衣神同一仙長至曰　上帝因汝寫心命歌勸人回心百病悉除特令天醫治汝之疾汝壽本四旬今延三紀矣於是服藥有效後果享壽七十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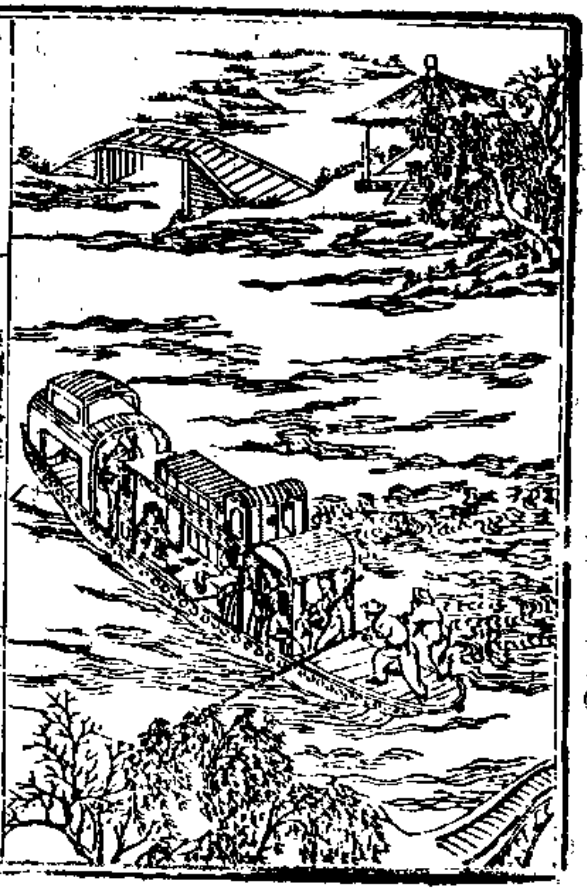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董訓以孫入非

十四

貞

昔有某士特才放誕薄孔孟爲迂儒常爲豔紈撫女樂一部歌舞宴樂自命風流才子平日著作皆淫詞豔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某死後家無積蓄女孫數人流落無依因嫻習歌舞遂作倚門獻笑之事



陰騭文圖說

董訓以孫入非

十五

貞

范文正公在淮揚有孫秀才來謁公助錢十千明年又來謁復助錢十千因問何以汲汲如此孫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爾非乞客吾補爾爲學職月得三千供養爾母爾能安於學乎孫大喜後十年聞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即前孫秀才也公歎曰貧之累人如是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況其下者乎



陰騭文圖說

丙寅貢成人美

十六

貞

余法善山西富室也一日偕友携槓出遊郊外有遠方貧士求見云欲上京應衆缺少路費告貸十千時法善已醉見其人襤褸戲之曰求功名者必具貴相子貌如是豈陵駔之人哉衆友相和而笑貧士羞赧無地後五年山西有課不軌者發臺中勘問一御史將法善名列入奉旨逮問籍其家御史即前受辱之貧士也



陰騭文圖說

丙寅貢成人美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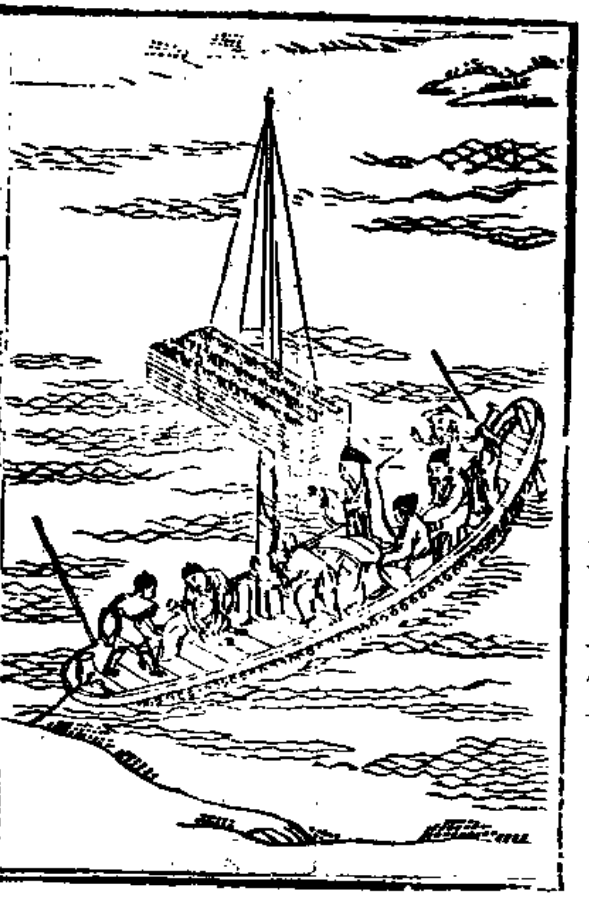
貞

劉九韶家甚貧事無大小必依理而行課兒力畊僅給衣食每日叩天感謝清福妻笑曰三餐薄粥清福安在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不見兵革又一家骨肉不致飢寒又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後九韶壽登一百二十歲朝廷月給米肉布帛賜克循天理四字匾額



陰騭文圖說　作事須循天理　六　貞

正德間有陳良謨者與同年數人公車北上至王家營渡口陳之家僮與土人爭毆陳海賈家僮婉諭土人座中一同年某忽怒罵曰唱喁何人收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劫反誣我家人毆商耶綑而搥之其人叩頭乞饒乃放去在座者嘖嘖稱其才能某亦揚揚得意語陳曰兄何迂哉今之為官者才能智畧耳天理二字却用不著陳憮然不答某後為紹興推官以浮躁刱賊拒發貶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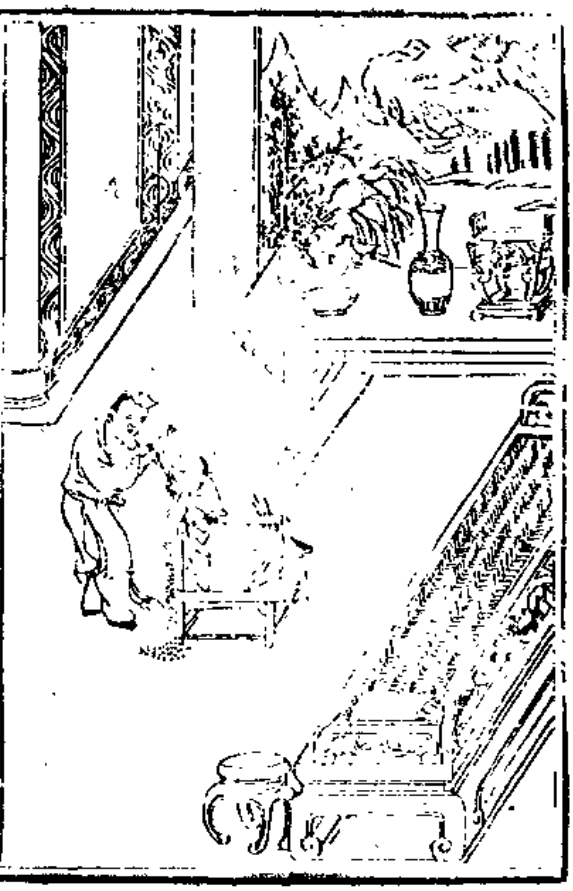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作事須循天理　七　貞

尹師魯生平出言無所隱避惟據理直談是是非非皆合人心將終預知時日先以手書別范文正公范至師魯已沐浴衣冠端坐瞑目范哭之痛師魯復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公豈不曉乎言訖而逝洽家俱見無數旛旗來迎師魯乘馬上升踰時方沒



陰騭文圖說　出李安順公心　示　貞

說期生有日才專一顚倒是非尤好言人短處雖端人正士亦肆加詆毀必敗其名而後已晚年忽病舌黃發時必須刀刺血出升餘乃止一歲常發五六次哀號痛苦寢食俱廢血枯而死葬後尸爲羣犬所食



陰騭文圖說　出李安順公心　主　貞

唐張九成八歲時終日閉閤不出鄰舍生從簾隙窺之見其斂膝危坐對大編若與神明伍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大儒每語人曰予讀論語未嘗自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供孔子顏子像晨夕瞻禮心志肅然若有一毫愧怍其對孔顏也如嫡之市朝矣



李退夫隱居南岳每以不遇真人爲憾一日採藥至山深人靜處忽聞恭子聲舉頭視之見二人坐松樹杪對奕退夫喜上前致敬方欲請問俄見美婦在傍不覺反顧兩奕者已不知所之矣



徐姚王華館一官家宦多妾而無子一妾夜夢公峻拒之妾曰暮夜無知且係主人意也出一帖上題曰欲乞人間種公署其後曰恐驚天上神明曰辭館去秘而不洩一日官家設醮道士拜章久之方醒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延問記名姓否答曰未見姓名只馬前彩旗上一聯云欲乞人間種恐驚天上神明年華果狀元及第後生陽明先生伯爵世襲



陰騭文圖說

昔有某士文行皆優設館講學生徒雲集家道小康一日夜歸見一醉漢卧地不理視之乃其鄰也用力扶起摸其袖中有金二錠某私念日暮夜無有知者竊之何害遂懷之而去某天性不飲忽被酒無度終日沈湎館業盡廢一生貧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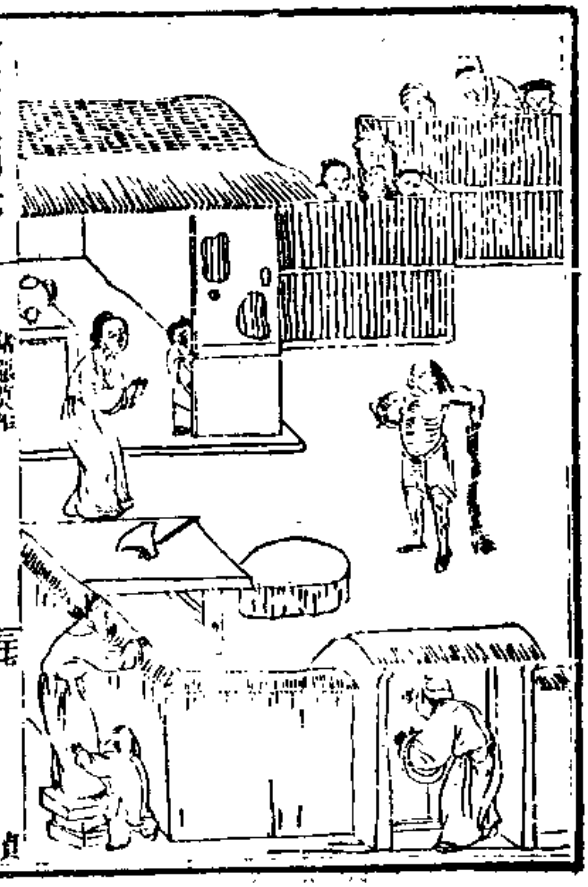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江西俞良臣博學多才十八歲爲諸生以去惡不力七科不第年四十七潦倒落拓一幼子失去無踪妻因痛子兩目俱瞽後於除夕得遇道士明示其故因改發誓願痛改前非凡一舉一動皆如見神在傍不敢少放如是三年即舉鄉薦連登進士子得完聚妻目復明



陰騭文圖說

秀水居戶潘理嫉忍鬼慕無惡不作一日死而復甦呼妻告之曰吾死即當入地獄閻君曰罰惡之典陰司嚴於陽世雖死者受罪生者不知其由陰陽相隔故受者方苦作者復燒報應之說疑而不信深可憫惻今潘其罪孽已極若令暫還陽世假此一人以警萬衆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我宜淫之報自欣一手曰此我屠宰之報自割腹剜心曰此我陰險之報其左眼之剜門緊閉不容入入里鄰俱繞牆聚觀其復大呼曰衆等切勿作惡似我受此慘報也言訖而死



陰騭文圖說

袁了凡少時卜者決其不壽且無子一日遇雲谷禪師授功過格一冊曰依此行當成真幾百人富貴幾千家矣子其勉之袁拜而受之自是每日奉行數善事或數十事毫不間斷至三年萬善圓滿遂成進士享壽七十餘子儼亦登科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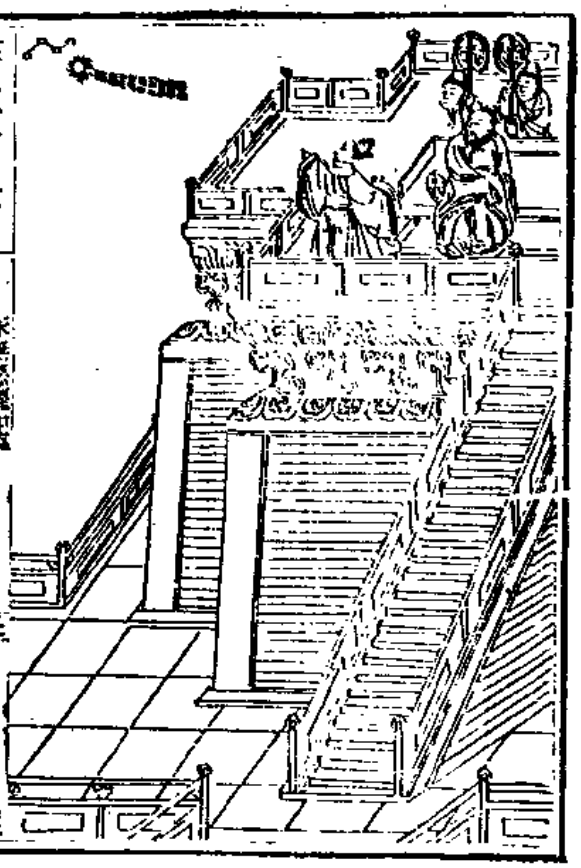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崇禎庚辰　卷六　貞

唐御史李嶷奉使嶺表忽遇一虎入草叢中作人言曰幾傷故人嶷駭曰云何似同年李徽聲虎曰是也敘昔日交情甚悉問何以至此曰一日靜坐忽聞門外呼聲遂發狂嶷問生平有遺恨乎曰某一生毫無善狀以致上干天譴變為虎此足恨耳乃囑嶷歸時切勿由此恐不識也大吼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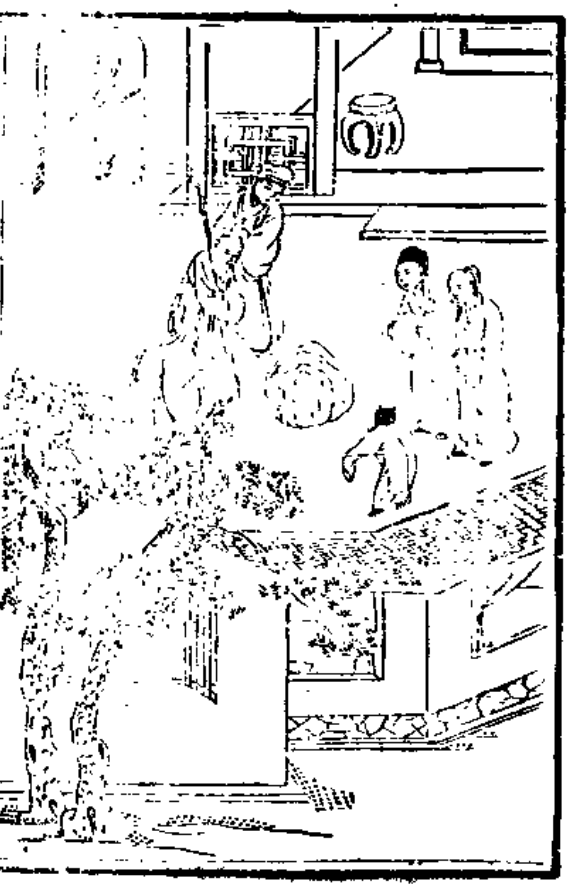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崇禎庚辰　卷九　貞

齊景公時彗星現占者謂主大災公坐柏臺而泣欲使人禳之晏子曰方今百姓怨苦者萬家一人所禱安能勝萬口之咒咀乎公欲禳災莫如修德景公惕然悔悟改過遷善勤政恤民彗星即隱



監陽文圖說

山東莒城馬長史自恃有才作惡多端一日有星隕於其家光彩燁然久之乃變爲石自是無日無訟獄口舌疾病等事迺年長史發家人確欲房產積蓄夢然一空其石周圍數尺色微紫有紋如字至今尚存



陰鴆之圖說

晉陵顧成兒媳錢氏歸寧母家時瘟疫甚盛轉相傳染有一門盡斃者有巷不留數人者一家得病親戚不敢過問成兒得是疾諸子諸婦凡八人俱伏枕待命錢氏聞之急欲迎視其母力阻氏曰夫之娶妻原爲侍奉公姑今公姑一家病俱危篤忍心不歸倘倉猝柯舆或往即死不恨遂子然就道及至門前聞舉一門相繼日哭神竹掩護孝婦來也我等若不遠避必亦不免於家一門不日盡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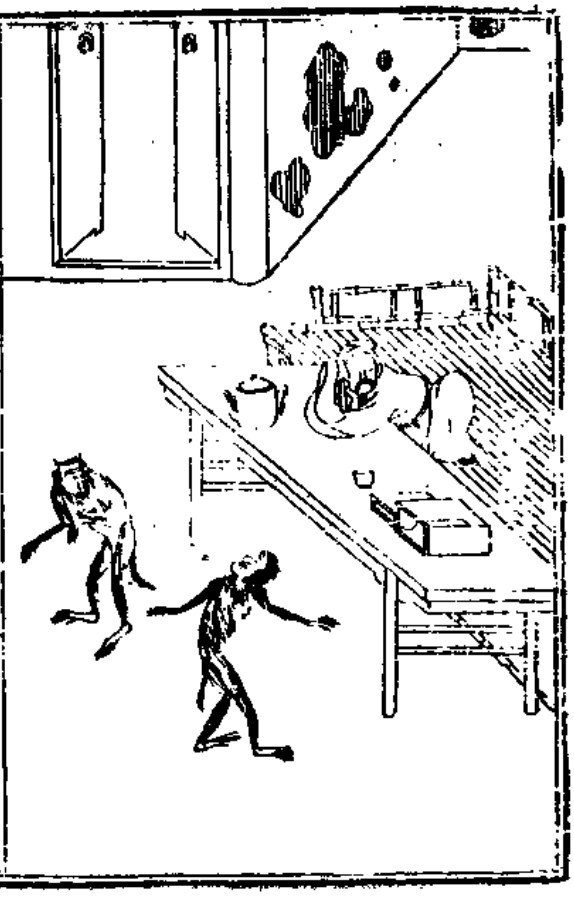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常有吉神擁護

貞

樑陽尉郭鄴貧苦困頓親友漸相疎遠每倦悶時即見二物形如狼猴跳躍左右捉之不得驅之不能心甚惡之忽一日二物作人言曰我乃主世間災耗者以君一生所作毫無善行故奉　帝命特來相捉急宜改過自新否則禍不遠矣



陰騭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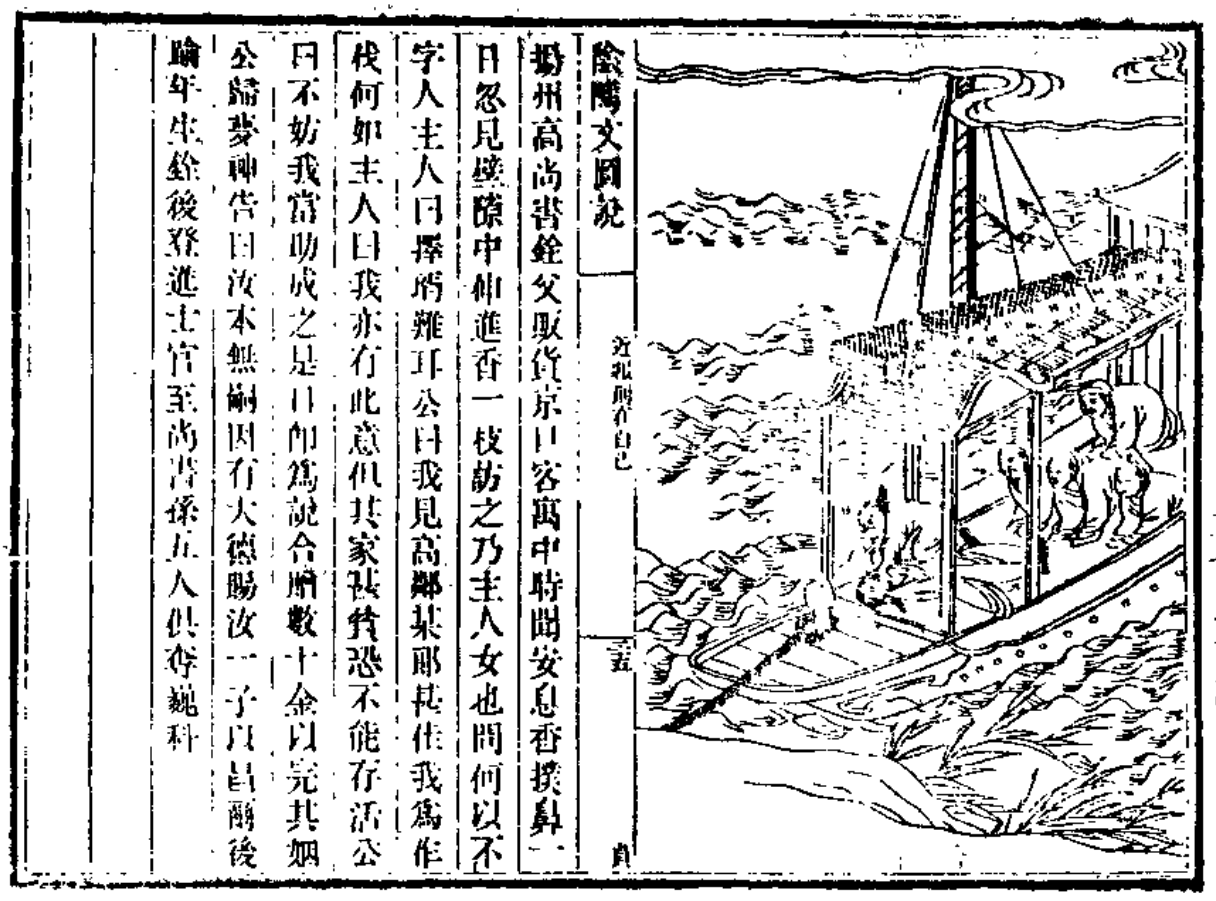
常有吉神擁護

貞

裴晉公度貧時遇相者曰公形神稍異不貴必饑死一日遊香山寺拾得遺物一囊追之不及待之不至攜歸明晨復往候之見一婦人大慟而至曰父以罪繫獄昨賒得玉帶一厓帶二以贖其罪因極尋匆忙遺失於此父無生理矣公遽還之婦願留半以謝公不受後復遇相者大驚曰公滿面陰騭紋前程萬里非吾術所能知也公登進士官上柱國封晉國公享壽七十有六五子皆貴



丁恒客遊燕京遇一壯士結爲死生交未幾壯士以盜扳繫獄丁往省之壯士曰我有數百金藏某處君取來贖我死則葬我倘者任君取之丁利其金賄獄吏斃之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倒作壯士聲大罵丁負心並述爲所害之故舟中人共毆碎云丁自害君與衆人何干君今殺丁於舟中奈連累我輩何鬼曰被自己作惡應自己受報與爾等無涉當至其家殺之丁遂遁匿家三日復大叫仍述前語取鎚自落其兩家人奪之復取刀自割其胸又奪之乃以指自挾其目睛出血流須臾而死



揚州高尚書銓父販貨京口客寓中時聞安息香撲鼻一日忽見壁隙中伸進香一枝劫之乃主人女也問何以不字人主人曰擇壻難耳公曰我見高鄰某郎甚佳我爲作伐何如主人曰我亦有此意但其家甚貧恐不能存活公曰不妨我當助成之是日即爲說合贈數十金以完其姻公歸夢神告曰汝本無嗣因有大德賜汝一子貝勒後裔年生銓後登進士官至尚書孫五人俱奪巍科



陰騭文圖說

遠報則在兒孫

第六

山東周五紮行無賴膂力過人動輒毆人至死凡姦盜邪淫之事無一不爲所生一子聰明機警子復生孫少年即善營運家致大富周坐享兒孫之奉精神愈健人咸謂天道無知未幾流賊起內有與周相善者相約作亂授周僞劄後爲官兵所獲周照謀叛律凌遲處死其子與孫同日棄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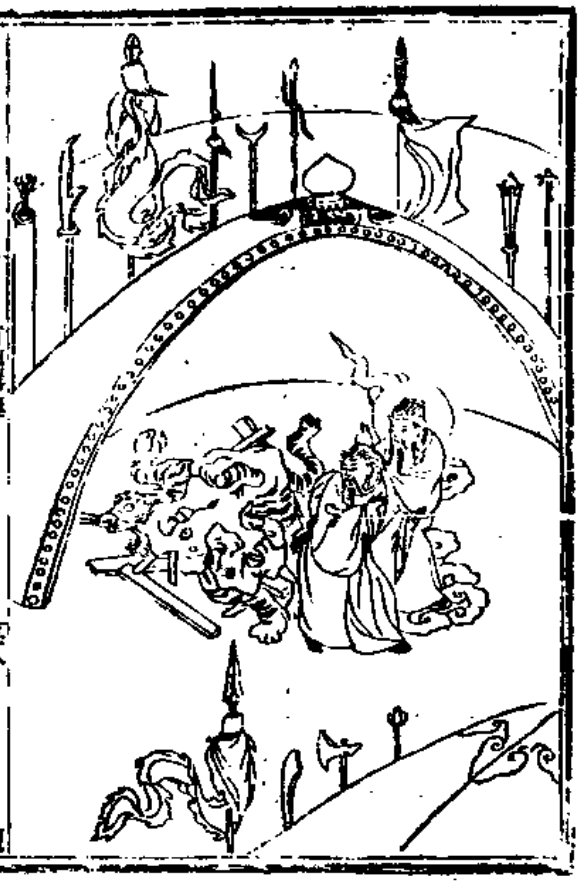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遠報則在兒孫

第七

宋仁宗時貝州妖人王則反文彥博奉詔討賊一日陞帳議事妖人用衝飛一大石當頂墜下忽背後一人抱離數步武將所坐交椅打碎彥博謝之其人曰吾福神也因公忠直故來相救言訖不見公後享上壽位極人臣子孫榮盛百福咸備



陰陽文圖說　百刻旗鐘　二十八　貳

廣西某官身居顯位家貲巨萬壽七十餘五子十二孫多列仕籍人皆以全福稱之某素性貪酷老而愈甚凡殘虐刻薄之事無一不爲以致人怨沸騰朝廷聞之詔奪其家妻女沒爲官婢某疽發邊遠充軍死於道子孫流竄乞丐



陰陽文圖說　百刻旗鐘　二十八　貳

麻城劉仲輔自少仁恕婚之夕有倫兒入室覩之乃素所識也因曰汝以貧至此即檢妻首飾數事給之嘱令改行誓不告人其妻皆聞爲誰輔曰已許不言矣迨輔歿有一族子觸犯痴哭其人頗有善行或疑其即昔之倫兒也輔享壽八十有九吉慶之事歲歲不絕子孫俱發顯秩封誥盈庭



陰騭文圖說

千祥雲集 四十 頁

涇州民學詩清明日出遊郊外見塚中有白花一朵大如盤盂其光燁然詩折歸插瓶中經歲不枯自是貿易無不一本十利門庭客車源源不斷詩恃富作惡強姦鄰女致女自縊女之父訟於官問詩抵償花即枯死家道由是日替



陰騭文圖說

千祥雲集 四十五 頁

楊自懋爲縣吏守法公平廣行陰騭一日縣宰逮囚血流滿地怒猶不息楊跪而解之宰曰此人亂法背理不由人不怒楊婉言再禀曰昔者曾子有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辭顏楊生二子俱爲吏部侍郎長孫刑部侍郎次孫四川僉憲俱爲名臣此皆陰騭中得來者也



陰騭文圖說

莫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莫治書性最乘戾不信因果見人行善則斥爲假道學所爲皆逆天背理之事年四十外即得癱症臥牀十載便溺滿身一日忽呼其子案卓數東命閉其門不容人入其子問內有啖草之聲啟戶視之首已變爲牛矣



陰騭文圖說

莫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奉行陰騭文靈驗

蘇郡彭定求棄家崇事 帝君極其誠敬雖一飲一食亦必獻祝 帝常降乩其家有訓文三篇心懺一部書以做世公即慶刻印施及夜遊行康熙壬子領鄉薦丙辰會狀聯元孫啟豐領庚正丙午鄉薦丁未會狀連元祖孫繼美自古罕有



陰騭文圖說　第四則　貞

山陰俞允在京抱病百藥罔效因虔禱　帝前願力行陰騭文是夜即夢　帝君偏坐一堂衣朝服老人執籍稟云俞允病危求救如何發落　帝曰彼正欲行陰騭文可增壽一紀醒即病減數日全愈



陰騭文圖說　第五則　貞

長洲柯炎奉　帝君甚虔日刻報應錄勸世一日駕舟至江橋鎮遇大風舟覆炎坐艙中不覺身出艙外蓬板等物俱無所碍遂得他舟救起適見　帝攜二童子佇立雲際苦數謖然炎後享遐壽



陰騭文圖說　利國　早六　貞

江西周志仁年踰四十貧困無聊一日往　文昌宮虔禱帝前求賜福祿見座間陰騭文惕然警醒誓願力行自是身心安泰事皆如意不數年間頓成巨富



陰騭文圖說　周四　早七　貞

合稍錢志遠自幼崇信　帝君晨夕虔拜不輟其母王氏體弱多病志遠至心虔禱許施陰騭文萬張保延母壽一夕夢　帝君佇立雲中呼之上謂曰爾之孝心純篤故特允爾所請自此母病遂愈享壽八十有一



陰騭文圖說　錢同　第八　貞

武林龔璋之妻郭氏病亡合家環哭璋晚　帝君前虔誦陰騭文哀求回生夜至二鼓妻忽甦曰有青衣使者持票來拘約行五里外見一仙長執紼追至令吾速回使者不肯仙長曰氏不可去出陰騭文示之使者見文即放遂得復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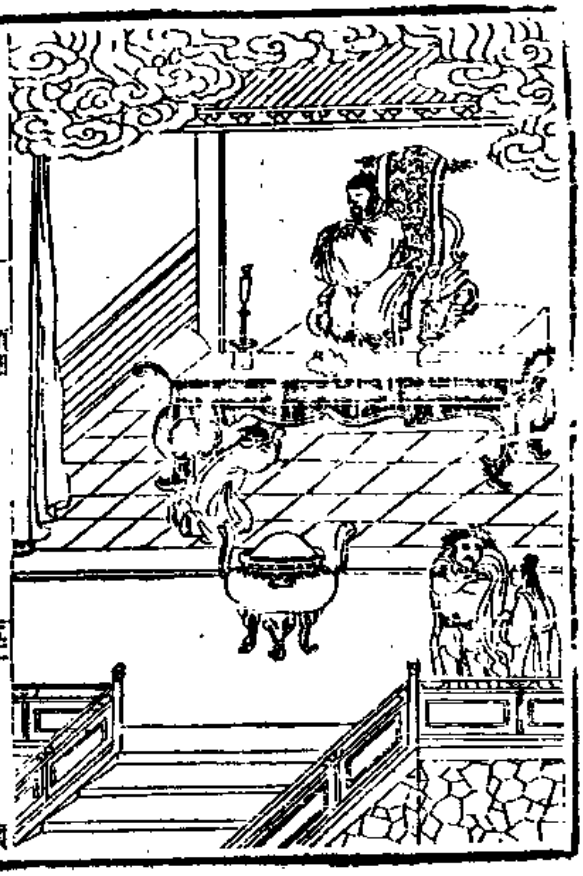
陰騭文圖說　張鳳　第九　貞

寧平謝銓年四十乏嗣發願施陰騭文萬張其妻先患弱病屢孕不育至是病痊與妾各生一子生子後復施萬張紙有破損不及揀去一友往平谷縣作幕欲付二百張帶去普物是夜夢持文至平谷見　帝君從幕中出問持何物呈陰騭文　帝揀破損者十三張曰此不可用銓醒即查破損者果如夢中之數



陰騭文圖說　卷

明御史顏廷表註釋陰騭文欲刻未果七世孫章敬夢帝君授書一冊額曰丹桂籍閱之即乃祖廷表所註陰騭文也於是廣搜報應捐資刻印書成復夢　帝君索閱乃川相伎梁獻四部丁住除夕又夢往酆都陽大神廟至二門見男婦二鬼旁立殿上有神端坐敬跪神揖之起曰所刻丹桂籍可付我敬曰神若需板當虔求以進要書即印印來神曰要書不用板也復揖敬出覺前男婦二鬼隨後神嘱聲曰兩何敢隨顏相公去耶叱止之遂覺即裝釘十餘於元宵日焚於神之殿廡



陰騭文圖說　卷

同治元年順天府通州信士弟子張壽洞之敬送叁拾部

同治四年九月吉日

山東登州府黃縣信士弟子田愚溥敬送三十部

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信士弟子吳光棣敬送三十部

河南懷慶府原武縣知縣吳愚釗敬印送叁拾部

山西汾州府介休縣賀村信士弟子侯鵬閣因祖母故享年八旬有四臨終無疾而逝特印此書以資冥福敬印三百部

省心錄叙

省心錄者宋處士林君復氏之言也錄寄予惠
得失事理成敗要皆爲省心設而諷議諄複又
將寓夫閔俗覺人之意焉夫君子由一心而達
萬化盡吾性而已耳於成敗得失乎何有茲乃
以之省心類事懲而力制者肯濂洛之學未明
於天下耶然而約其少警於中固日用不知者
趨善之助焉爾矣尚論其世宋治方隆處士隱

操詩名高一時意其被髮行歌洗耳濯足以爲
潔者今讀其書惻然欲人同歸於善非忘世者
也聞其卒也詩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
封禪書於戲遠矣又非省心之言之所能尚也
司諫泰和胡君謫尹海寧政先敦俗而後聽訟
讀是編而嘉之曰違道不遠諭俗爲近盍戶說
吾民以省心將有資於理乎使來屬予叙而刻
之嘉靖癸巳秋七月吉海寧許相卿叙

寶顏堂訂正省心錄

宋 林逋君復著
明 陳繼儒仲醇 同訂
陳天保定之校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之氣象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天下有甚於饑渴飲食之道而世或以名利已

或以爲能事哉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是也
孔子以文學爲孝悌之餘事孟子謂良知良能
不出於學是非聖人強人以甚難蓋以愛欲泪
其心而妻子爵祿爲賊忠孝之具間有得臣子
之道者宜乎表出於世苟以孔孟之道求諸已
則知捨孝悌不足以爲人務孝悌爲忠順則立
身行已之道當於世何稱已何能之有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於存雖妻

于不能移其忠推此以盡爲臣之道則爵祿安可易其守于惟知有親焉得不孝臣惟知有君安得不忠所謂良知者其可忘乎父慈于孝兄友弟恭相須之理也然于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聲猶責人以信然後報之以誠夫盡己之當爲乃君子所以立身之道非求備於人也

弼滿則溢人滿則喪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爲素餐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凜然如履氷炭然如臨淵有愧於方寸者多矣若於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貲不足爲盜矣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至於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疑非但六合之內可行動天地感鬼神非誠信不可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爲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饑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子孫反是甘於自殺也然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濫無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欲可寡也

知不足者好學恥下問者自滿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自取如何耳

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恥雖過失不害爲賢者雖疾病不失爲全人

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爲戒爲善者不云利逐利者不見善舜跖之徒自此分捨生取義固不可得見利思義聖人亦取之殆哉利不可言況可爲乎孟子答梁惠王之言

至矣

有過知悔者不失爲君子知過遂非者其小人歟

官爵富貴在人謂之儻來道德仁義在己謂之自得儻來者足以驕妻妾自得者可以愧公卿君子所以修天爵而人爵從之

靜吉動凶德休僞拙聖人戒告甚切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此爲君子昧此爲小人

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成水有所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潴涸之利沛人有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忠義之志出可不養哉故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

善之所爲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子哉

私心勝者可以滅公爲已重者不知利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卅木者以其有爲耳皮毛齒角禽獸以用而名奇味補濕卅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裨俗無功以及物於禽獸卅木之不若也哀哉

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失爲善則善應爲惡則惡報所以成名滅身惟自取如何耳

仁義禮智本自修人必欽崇之放僻邪侈本自

賊人必輕鄙之

得天地之至和者爲君子故溫良惡儉柔陰陽之繆戾者爲小人故克詐姦邪

善惡之性不能易如水之不能熯火之不能溫

形色語默之間善惡自見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善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

得不忠後之人强記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
于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
于史爲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
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寘興
之法耳
禮義廉恥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
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責已
小人責人

德有餘而爲不足者謙財有餘而爲不足者鄙
愛身者所以孝於親愛民者所以忠於君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
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
可欺乎心不欺人其欺我乎
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不犯人易犯而不校難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嘗猶行刺齊中荆
棘之狂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
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何免禍
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
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
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羌貊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欺
詐而可以誠達況夫涉世與人爲徒者誠信其
可捨諸

古人畏四知者謂天地彼我必有一知者不得
不畏況處八達之衢爲萬目所視愼乎所當畏
行乎所無畏可也
誠無悔怨無怨和無仇忿無辱
古賢者與道多忤拙訥者涉世必踈寧踈於世
勿悖於道
華藻見於外者謂之文古今積於中者謂之學
見道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文學

所以在德行政事之下

不欺闇室者肯欺心乎不愧屋漏者肯愧於人乎不欺其心無愧於人庶幾君子矣

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而喪名節內重者外輕故守道義而樂貧賤愛親者保其身愛君者輕其位

窮不易操達不患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

人有過失已必知之已有過失豈不自知明是非者恢人恩憂患者檢身

強辯者餙非謙恭者無爭知其善之可遷善惡在自爲父子不相授堯爲父而有丹朱舜爲子而有瞽瞍堯與賢舜克諧以孝難人之制性惟如隄防之制水常恐其潰壞之易若不顧其泛濫一傾而不可復也

綺語損道雜學亂性

富貴以道得伊尹是也貧賤以道守顏淵是也俱爲聖賢負鼎于湯與簞瓢陋巷勞逸憂樂不可同日而語也

聖賢師心不師跡雖百世而道同後世師跡不師心雖時同而術異

求師問友急於教子弟者始於章句中於文采終於科第所謂入孝出弟泛愛親仁則藉如其行豈不違吾聖人之言乎

舜之非艱行之爲艱誠能踐履雖非聖賢其亦聖賢之徒歟

和以處衆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讒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

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生

知足則榮務貪心憂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不護人短不周人急非仁義也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爲謂之自賊輕諾者信必寡面譽者背必非養於親則子孝飲於人則衆欽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爲善不如捨惡救過不如省非欲不匿則悔施欲長樂則守分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勉强爲善勝於因循爲惡

貴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害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害

寡言省謗寡慾保身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蹶行險途者畏而愼故徐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爲養生之本可不省諸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

務名者害其身爭財者禍其後善惡報緩者非天網踈是欲成君子而減小人也禍福者天地所以愛人也如雷雨雪霜皆欲生成萬物故君子恐懼而畏小人僥倖而忽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傳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也

以忠沽名者訐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者貪以潔沽名者汚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一於此鄉原之徒又何足取哉

爲已重者不仁奸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貪名者無智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嚴不可以馭下

前輩論醫云開門看古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及其出而用藥療疾知今古無方可用此無他聞見力極則止至於應變則無有窮盡噫豈但論醫也士之學問其失正在是苟以是心反之學孳孳旦夜自不知爲有餘縱未能盡愈天下之疾亦庶幾乎十失二三也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
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然無有不由已
者
尋天柱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天或可言忽人
事者雖安必危
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
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景公千駟
不及顏子之一瓢也

外事無大小中慾無淺深有斷則生無斷則死
大丈夫以斷爲先
人皆有好生惡死之心人皆爲捨生取死之道
何也見善不明耳
欲去病則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効欲
齊家則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
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以禮義爲交際之道以廉恥爲律已之法游息
於是朋友見欺而不敢欺妻子取決而不疑僕
盡思慮預防之理所以譬之四維其可廢而不
張乎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
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於
勞而常休樂生於憂而無厭是逸樂也憂勞其
可忘乎
古之人修身以避名今之人飾已以要譽所以

古人臨大節而不奪今人見小利而易守君子
則不然無古無今無治無亂出則忠入則孝用
則知舍則愚
仁言不如仁心之誠利近不如利遠之博仁言
或失於口惠利近或失於姑息
智大心勞者任力小任重者踣
攫金於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羞惡求珠於淵
者利心專而不顧其沉溺

不欺不吝不臨不強者可與人爲徒
塊土不能障狂瀾匹夫不能正頹俗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風興夜寐無非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
暖衣恬然自衛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
接物者疆以善自衛者良
爾謀不臧悔之何及爾見不長敎之何益

子之事親不能承顏養志則必不能忠於君上
弟之事兄不能致恭盡禮則必不能遜於長上
家不和然後見孝子國不亂無以見忠臣如是
則孝子忠臣不容見於治世也僕切疑之有人
能克諧六親欽順父母家不使不和莫大之孝
也有人能引君當道將順正救國不使之亂莫
大之忠也
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豐足
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亡謙柔卑退者德
之餘強暴姦詐者禍之始
舜之所以爲孝者有頑父嚚母傲弟人不幸而
有此當克諧如舜不爲甚難頑凶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
欲常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
之室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

勝於己者必師拙於己者可役愛於己者知善
而不知惡憎於己者見惡而不見善
火之炎上水之就下順其性則烹飪之功成灌
溉之利博
越鳥巢南胡馬嘶北物之眞情尚耳而況於人
乎
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
父之敎子必以孝君之責臣必以忠子不子臣

不住安可爲之以仁爲宅以礼爲門以義爲路
君處於是出入於是踐履於是安得不謂之君
子

內不弱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媿於朋友者
心人性如水水一傾則不可復性一縱
則不可反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礼法
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
善人種德降祥於天惡人種禍殃於後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已於富貴大丈
夫見善明則重名節如泰山用心剛則輕死生
如鴻毛

父善教子者敎於孩提君善責臣者責於冗職
益嗜欲可以奪孝富貴可以奪忠
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於虎狼
言不可不愼術不可不愼也

爲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人作善方便
者其後受惠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
無幾爲君子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
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
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全交
夫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飽藜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賤富貴安義命者

輕死生達是非者忘臧否
少不勤苦老必艱辛少能服勞老必安逸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
譏語默之間亦從而似之何耶人性如水爲不
善如就下故易安可不擇交
近世士大夫多爲子弟所累是溺於愛而甘受
其諱殊不知父當不義聖人猶許爭子子弟不
肯而不能正是納於邪而不知義方之訓也父

兄之罪大矣
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
大則治亂邪正小則晝夜生死皆反手耳反和則正反亂則治反夜則晝反死則生豈可循豫苟且而爲之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憂國者不顧其身愛民者不圖其上

憂天下國家者其慮深其志大其利博其言似迂其合亦寡其過亦難孔孟是也棟棟朽則屋傾賢不肖分則國治上節下儉者財用足本重末輕者天下太平
輕財足以聚人律已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閒廢皆仕宦善知識不有憂安知樂可爲哉

情相親者禮必寡道相悖者貌不同禮簡者談衛異者疎
人不可無識識暗者小人無識者禽獸小人捨正而趨邪假善而爲惡識明者果如是乎禽獸不知父子之親君臣之分爲無識故也
治虛譽於小人不若聽之於天遺貨財於子孫不若周人之急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

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人倫之道盡矣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已之道至矣
無瑕之玉可以爲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爲家瑞
爲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譏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好勝者必畢貪榮者必辱

被文繡而悔不及鴛鴦深林一枝之
以已資衆者心逸而事濟以已樂衆者心勞而
徐聚
薄於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
者不可與共謀貪而喜詐者不可與同利害忍
而好勝者不可與同逸樂
千斤之石置之立坂之上一力可以落九仞萬

舟之舟邇於急流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勢使
然也若馳羣馬於平陸集多士於大庭非駿足
奇才不得先
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
無隱聖人不易之論也古之所謂犯者以已所
見陳於君不以犯上爲犯也後世所謂犯者處
卑位而言非其職徒以沽名之心務行其說直
前抵訐無益於世愚以爲若能以事師之道事
君無隱則不校逢君之惡無犯則不忍暴君之
失諫可行言可聽膏澤可下於民不亦美歟
敢徧聲色之娛易入而難返車服口體之奉相
尚而不厭皆非逸豫安樂之道也
毀譽雜至觀其事則毀譽明善惡混淆公其心
則善惡判此在上之職也若智効一職行其所
當爲而不問毀譽立乎其中道則善惡自黑白
也

事親孝則專其愛而妻子不能移事君忠則盡
其職而爵祿不足動竭力於親者不必須十頼
致身於君者不必問品秩
糊塗太平勘定禍亂可以謂之忠乎苟有隱於
君不若愚下不欺之忠也列侯而封擊鮮而食
可以謂之孝乎苟有違於親不若貧賤養志之
孝也
有至賢之君無忠直之臣則聰明不能達遠雖

賢聖或可拔大哉所謂爲君難
財用足以富國家一夫可以爲風俗所以繫治
亂非有大君子不能變必欲弭禍亂致太平非
風俗淳儉不可
愛君切者不知有富貴爲己重者不知勞名
財不難聚也取予當則富足國不難治也邪正
辨則丕平風不難化也自上及下而風行俗不
難革也自邇及遠而俗變

富貴者奢侈相尚奉養之外棄廢寶貨窮極土
木惟務相勝貧賤者專於工巧伎藝古所未見
一日之直可以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
耕桑者少而衣食者多求其盈餘備積不亦難
哉
甲胄之士責以禦侮州縣之吏委以簿書事理
君而變俗病在不爲耳
蘇張適六國而皆合孔孟走天下而不遇易進
難入王霸之道豈止如霄壤
陶淵明無功德以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
何耶蓋預予以退爲進寧武子愚不可及之徒
歟
婦人悍者必妒醜者必如士大夫繆者忌險者
疑必然之理也
費千金爲一睨之樂號若散而活衆救幾千百
人處敗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於一廛之地乎

堂下遠於千里兜於九重之深雖堯舜不能知
比屋有人能以所聞所見上體仁君愛民求治
之意委曲詳陳之則不待用召山甫而宣王自
能致太平也
能自遂者未必能成人自敗者必罔人能自儉
者未必能周人自恣者必害人然此無他爲善
難爲惡易也
聖賢非作說難而卒歸於說豈非所謂多言數窮

之戒耳

張鮑幹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及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衆謀則泄

蓋棺始能定士之賢愚臨事始能見人之操守猛虎能食人不幸而遇之必疾走以避小人能

媚人人喜與之親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爲中傷毒人而人不知然機穽之設未若天網之不漏也

必尊於事君必嚴於事親必達於天地鬼神必謀於禽獸之屬一於誠則交際之道無不至矣

事名節者識有餘而巧不足保富貴者知不足而才有餘知識明者君子才巧勝者小人用心真者不聞雷霆之震簷霤之切膚爲已重者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禍行通衢大道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貴越人以鞍馬强明人以舟楫共猶詢民瘼於貴游索珍玩於寒士難哉

用不節財何以豐民不蘇國何以安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人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

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者衆君子誠而拙似迂而直故人忤之者寡

舜耕于歷山伊尹耕于莘野聖賢力田見於經傳後世以文學明道其弊至於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艱難哉

人以麟鳳比君子以豺狼比小人徒論其表耳麟鳳爲世瑞而不能多屆易俗君子能厚風俗致太平以來麟鳳豺狼終能害人其狀易別人得

以避之小人深情厚貌毒人不可防關殆有甚於豺狼也

邪正者治亂之本賞罰者治亂之具舉正錯邪賞善罰惡未有不治者邪正相雜賞罰不當求治難矣

天下有正道邪不可干以邪干正者國不治天下有公議私不可奪以私奪公者人不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强辯足以惑衆以無爲有以有爲無者便佞足以媚人心可欺天可欺乎

女相妬於室士相妬於朝古今通患也若無貪榮寵寵之心何嫉妬之有

無恒德者不可以作醫人命死生之繫庸人假醫以自誣其初則要厚利虛實補瀉未必適當幸而不死則呼需百出病者甘心以足其欲不幸而斃則曰飲食不知禁忌欲有所逭非藥之過也厚載而出死者何辜焉世無扁鵲望而知死生無華佗滌腸以愈疾輕以性命託庸醫何如謹致疾之因固養生之本以全天年耶嗚呼悲夫

寶顏堂訂正省心錄終

孚佑帝君小引

自天地闢人物生。動者動。靜者靜。靈明渾和之光。散為萬事。極空極真之主。仍歸一本。道生自無極。而賦之人。人孰無心。即孰無道。患在心為形役。道為生死耳。吾慨道失真傳。心失真性。屢降壇飛鸞。以宣大化。今青雲之壇設立有年。吾廣邀仙友。隨時宣道。但恐代遠年湮。終就汨沒。因命侍壇之生。搜羅舊訓。附以新訓。閒有濟世良方。亦附於內。編之成書。冀廣流傳。因即道在人心。而心須時時省察之

義名之曰照心寶鑑。庶世人讀此。如對明鏡。如臨秋水。滌塵去污。刮垢磨光。俾心復其真。道歸其本。是吾厚望焉。

歲次乙酉年春月降於萬緣別墅

歧而二之也。照心寶鑑。非以聖與仙為鑑。以照人之心者乎。非人心即聖仙之心。藉鑑而自明。以同歸於一者乎。知是道者。可讀是書。

歲次丙戌年夏月降於修竹山房

孚佑帝君命序

嘗讀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太上亦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可見循環果報。昭然不爽。愚昧之人多。不省察。故吾

祖師垂鸞顯化。憫世慈心。一片苦衷。朝暮拯救斯民。消劫弭難。隨時感應。徧及各處。今命輯照心寶鑑一書。以警愚迷。可謂惓惓赤子至微至盡矣。今人不但不悟。惟喜新奇外道之論。視

武聖帝君序

人與聖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聖與仙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天地之間。何人不有。何事不有。人事至不齊也。而天有以齊之。蚩蚩者氓。熙熙者衆。各秉天性。故愚夫愚婦。可以為聖人

不能至之事。彼之為也。出自性也。彼固未懸一的以為準也。當其性之所至。純發於天理。幾希之間。確然自信而不疑。悠然自得而無慮。天地之大。或存身若無地。咫尺之間。或揮刃而有餘。此事也。即性也。性也者。心也。心也者。天也。天也者。人聖仙佛之本源也。吾故曰。人無異於聖。聖無異於仙。何也。以其皆止於至善。得本然之心者也。然則盡人皆聖皆仙乎。曰。是固然。但偶有不幸之人。迷其本性。離其天真。去道日遠。凡聖判焉。一之者無

他。亦還其本心而已矣。還其本心無他。亦以此鑑彼。以人治人而已矣。何謂以此鑑彼。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之謂也。何謂以人治人。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之謂也。故鑑心而心自明。治身而身自正。是一道也。不可

知仙家用意之所在乎。夫心本自明。何待於照。鑑乃物也。何救於心。故但知以此書為鑑。而藉以濯磨者。雖曰信士。終落小乘。要知鑑即心也。心即鑑也。聖賢之心。凡夫之鑑也。而凡夫之心。亦即聖賢之心也。心心相印而已。自心自鑑而已。於書中求鑑。非也。於心外求鑑。亦非也。是書也。即陶鎔萬物。萃聚真理。不啻若自讀是書者之心所出也。夫此書即出自讀此書者之心。則心心相印。同歸於化。毫無障礙阻隔於其間。則是書之功用。豈可計哉。豈可計哉。

歲次丙戌年夏月降於碧溪芳塘

文聖帝君序

湖自一氣鴻濛。開始化生。由靜之動。兩儀分形。三元定運。四氣旋空。萬物資始。乾道昌明。坤順載厚。萬物資生。羣彙駢集。人秉正中。維時天地初創。物欲未騰。有生之道尚簡。恣欲之事未逞。秉一氣以斡旋乾坤。羲皇至聖代有。鎔萬物而歸之大範。堯舜明主迭興。於焉立人生之大本。垂萬世之典型。紀其言曰。人心道心。惟一惟精。十六字開天下之明路。誰能出此。二三聖傳希微之心法。各存乎誠。代代相因。世世相承。莫不以治心為不二之法門。自治以此。治人以此。心也者。大之則彌六合。小之則歸無形。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人欲自立於天地之間。捨治心何以哉。慨自世風日敗。人心不古。物欲牽纏。塵垢蒙蔽。雖有時

明暗無常。已為絕無僅有之事。下焉者墮落塵途。直有暗而無明。於以孽障昏沈。劫難層層。推其本原。仍由心生。今者羣仙隨緣渡世。飛筆成文。積有數卷。欲以傳世。玉帝欣喜。特賜名曰照心寶鑑。嗚呼世人讀此書者。亦

神佛為渺茫。以孔子為拘泥。不知神佛孔子之教化。乃天地之精蘊。人事之當然耳。豈外道乎。又言天地係天主所造。亦謬論也。實不通者之理。世人隨聲附和。不明其本。竊嘗閱三教經典。而得其說焉。夫

太極之氣。萬古不朽。每逢天地運會。分十二統會。即十二干支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每一統會。一萬零八百年。分三十劫。一劫分十二世。一世為三十年。一年分十二月。一月分三十日。一日分十二時。歷數相考。毫不相差。上古年遠。今人多不細察。至於元會盡。天地毀。其陽光不散。猶人死而魂不散之理。雖歸混沌。久則靜極復動。仍開天地。易曰。原始反終。無窮盡也。每逢天地相判。

神佛秘運神通。各變理陰陽。以應世運之機。所以天地有三界之說。上帝司天皇之權。世間人民。各秉天地鐘靈之氣所生。故曰天民。上帝統掌天地人三才之權。以作民之主宰。使之賞善罰惡。然人世作

惡者。能巧脫人。罰者有之。惟天網則踈而不漏。有公理也。至於天主之稱。而外道呼之上帝。謬與玄穹高上帝之稱。令之舛矣。昔古開闢之時。混沌初開。而得太初於無極。而生太極之象。方定乾坤矣。伏查。

玉皇本行經內。廻因世人見者甚少。遂偏信謬論。習而不察。以致赫赫三教之正宗。齊家治國之根本。拋棄於霄壤之外。迷信傍門。洵可悲也。嘗思維桑與梓。父母之邦也。食毛踐土。神聖之裔也。身體髮膚。先人之遺體也。故天地事鬼神。經累千萬年。以至於茲。豈我輩皆賢哲。而昔之人無聞知也。望有心者。其思之。

大清宣統已酉之春日　玉光子遵命謹序

命明海序

夫神道設教。廼仙佛飛鸞說法。慈懇救世。天人相應。感應相通。其濟災濟難。警賢化愚。開悟迷人之竅塞。渡有緣而可修。夫有緣者。何謂也。然人有前根修基。則必信其道。知其修。弗無前根。則必迷其性理。雖渡化入吾仙門修善。究未能克始復終。則謂無仙緣。佛曰有緣可登三寶地。無緣者。難入大乘門。此之謂也。

惟我 純陽祖師。慈悲渡人。垂鸞設教。響應非常。教善者。盡於純善而無疵瘕。效賢希聖。皆所皈依。化惡者。驚心懺悔。以明果報。而贖前愆。天有好生之德。不罪悔過之人。人能放下屠刀。便可成佛。願登慈航而超苦海。此仙佛乃渡人之本願也。海自束髮時。先君諱仲度。曾蒞任廣平府太守。在任時。常以善書垂訓曰。此修身立命之本源。超凡入聖之道德。汝可謹書省過。明性修緣。以培長材而養根基。感遘 天尊必降福澤不替。子若勉行善事。則後日功名必遂其志。又因京師右安門內。設有書鸞法化仙壇。仰望仙佛慈悲。濟災渡人。靈應卓著。凡有士宦商賈。求壇者。驟馬迎門。羣賢畢至。而我先君。且受教於仙鸞。欽善道以遵行。尚蒙 錫壇名。陰靈隨時侍差。常聆 教誨。明達修功。未嘗不三思而後行之者。古有云。作

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信不虛誣也。惟思鸞壇濟世。活人普渡萬方。則以善傳天下。感動善人。尚可勸化億萬人之修善。俾可以傳流於萬世。所以輯成照心寶鑑一部。特爲開壇濟世侍差之規範。列之於前。尚望當世諸鸞同志善士。悉爲彷照而行。並將仙降經驗奇方。附錄於後。以傳世間。遇有患癘者。而拯之。無望海內諸君子。願受神教。篤誠勉行。善心善德。善量擴

兌如不惜囊金將此善書刷印施送則功德庶蔭於兒孫凡求名者必顯求子者必得求壽者必增求財者必應願望四方善士砥礪修功天錫福祿使能趨吉化凶消災延壽是為至言望世人修者勸理合遵命謹序。

時在丙辰年秋夕日出左濟南信士侍壇弟子明海謹序

孚佑帝君小引
文聖帝君序
武聖帝君序
命玉光子序
命明海序
青雲法化壇規
蔡少霞仙重遊花村記
鬼谷仙師勸戒洋煙歌
藍仙覺夢歌
犀仙渡世詩
濟佛勸世歌
僧忠親王警世詩
青虛真人警世詩
重陽帝君指迷示戒詩
賀知章仙說怪詞
藍仙送秋詞
濟佛山歌
濟佛醉歌
濟佛脫幻歌

西華帝君正心務本說
[illegible]帝君正人心論
[illegible]天大帝警世文
濟佛養心息慮山歌
太上老君三才說
濟佛尋春歌
元始天尊明鏡詞
文昌帝君修身立命說
東嶽大帝天地無私篇

韋仙連環詩
濟佛春雪賦
瑤池聖母勸世文
前鎮壇毛公陞江西都城隍詠懷詩
宏教真君賜訓
韋仙聯詩
濟仰凝說
孚佑帝君崇正教以敦行論
玉光子跋 安樂子跋

凡例

一是書代天宣化。隨地訓人。無惡不儆。有善必錄。理明詞達。言簡意賅。閱者切勿信口論過。隨意拋棄。

一是書就簡刪繁。便爲提得字句。取其成文。文理易其精深。期善道復明。善書易解。願是書者。勿聽其俚俗。

一文人善士。得是書者。自必心領神會。遇有婦女幼童。以及未知書理之人。務當向其剴切講明。使之見善必遷。有過必改。則立功非淺。獲福更深。

一通篇字義。詳加校對。均遵洪武正韻。惟書因訓世。義取雅俗。共賞婦孺皆知。故字句內有非從俗不能爽目者。姑且從俗。

一善書原爲勸人。凡有發明振聾之語。不嫌重出疊見。再三勸懲。請者當仰體 神聖勸世苦衷。有加靡已。獨自警心庶取三復白圭之益耳。

一書中體裁詩文。則頂格寫。話論則低一格。凡詩歌中遇有人名。並未加圈。不暇詳註。論文內遇有 玉皇 列聖亦不擡寫。以免眉目不清。祈勿見罪。

一凡賜各弟子詩訓。惟書壇名。曾號不拘。姓字罔愼。漸也。惟詩中有寓立機之語。或用獎勸之詞。無非勉勵人心爲善之意。

一是壇名青雲設立京師最久賜方濟世靈感素著庚寅歲西南水災太鉅會賜一書名廻瀾集專以水災而警勸世人者其他善書惜未流傳茲將歷年疏稿底爲集刻佈散海內庶可以副　神聖救世之慈心

一是壇雖設三十餘年經書刷印[illegible]每經理其事奈才既庸祿時復忽急不無遺漏錯誤有負　神聖多矣閱者諒之

一是書刻竣後均經校對無訛後之善士如欲翻刻廣爲流傳須當細心校正莫徒付刻工經理致使字句錯落是爲幸甚

青雲法化仙壇壇規四十八條開列於左

一設壇濟世原因一切病症醫治罔效及寒苦之家難於措辦大劑藥資者以便來壇叩禱　仙方則壇中備有丹丸各藥隨方施送即湯劑之方　神佛諒病而施斷無冒貪之品無論貧富概可隨便服用仰俟　神靈自然取效或有過事懷疑難定主見者來壇求判吉凶成敗俟以詩詞隱示其情並無妄言惑人之事凡我同壇理宜守此善道各懷利物利人之心不得徒以學善爲名隱行諸惡尤不得借此善道遂飾匿學傍門邪術以僞亂眞傳有此弊一經同人查出無論親友即行票請斥革

一設壇扶乩一事自古及今相傳已久亦無非患病者求之療災治疾叩事者占之趨吉避凶而仙眞降筆著作詩文未嘗不以勸人修善改過自新爲事果能人人遵行則必國泰民安同居盛世凡我同人極宜深明此理不得藉以侍壇爲名揑造流言妄生事端尤不得托借　神佛之名詐騙他人財物私充己囊如有此弊立請懲罰

一前有拳匪亦以鉛壇爲名殘致釀成國家大害緣因附從者大半均係無業游民借此聚衆爲非肆行妄作殺戮無辜竟

致兵戈肆起同遭塗炭雖云劫運使然而起禍之由實因於
吾凡我同人各宜炯戒不得親近傍門沿習異端僭如同人
內有私自學習此等符咒一經發覺別或訪問無論親疎公
同送官究辦以杜邪風而整善道

一簽婆跳神俗名頂香各處流傳概所不免其間眞假亦難定
論大凡此輩多由村婦鄉愚沿習成風希圖漁利騙財者不
少故而哲士端人斷不親信況我同人既遵聖道猶當禁
渠此非不免致清濁難分止邪莫辨暗中若端取事者一經
查出立請除名庶儆邪流而免惑混

一侍壇之道原係省過消愆勉人爲善凡我同人如有過失若
經聖訓勸懲即當痛改前非力除舊惡萬冀勿且因循迫至
臨崖收馬江心補漏尙思求神護佑誠屬望梅止渴畫餅充
饑凡進於善道者各宜三思免致自悞

一飛鸞渡世降訓勸人總欲使人悔過自新大凡人之言動未
形自謂藏之甚固而神聖無不洞燭其心賞善罰惡絲毫不
爽乃近有因聖訓指明其私而其人不知警省反疑被人知
覺暗爲稟求訓語者誠惟無知之見凡我同人各宜儆戒休
懷疑二須守三畏而懍四知效法前賢以爲要務庶足報
天地君親之恩於萬一若徒釣虛名意無實濟神必懲罰禍
由自召

一佛仙垂訓無非勸人以遷善改過爲第一義孔子曰君子成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即大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之道
也況佛仙渡人無非慈心振聾憾悔前咎凡我同人概不得
以妄想非爲之事含混掛號妄求垂佑僭瀆神靈降訓示
懲不能隨心如願輒即口出怨言任意毀謗壇者恐致迪
吉不果獲罪滋深

一每逢叩求方事各號常有稟求非明白批示不可竟致有因

一事再一再二變別掛號反復叩求者殊非誠信之道且人
之吉凶禍福各關因果造化神明雖然洞燭焉能預洩天機
是故概以隱語判示令人自爲測悟而其中言語如果以所
叩之事仔細推求當時亦可皆明一二若各求明白指示則
方事繁多何暇及此況神聖降鸞垂訓自無虛妄之言非與
跳神一律現奉 訓諭嗣後除有發願求乩侍壇應稟之件
稟文明爲 批判外無論何人何事概不得稟求明示以滋
[illegible]
一叩求方事必當親到總以誠信爲先而後方可靈應相感在

壇各生嫌不准將外人方事強攬代替致招物議而毀壇名如實在萬難推却亦屬偶爾從權究不得援以爲例

一凡外人叩求方事無論親友遠近令其自爲詳解言而本壇各生概不自得自恃有限之聰明妄批無窮之奧妙免致濟才錯會反昧神聖靈光

一開壇濟世凡執差者缺一不可自壇越以及上下執鸞乩錄字獻香散方掛號文案暨坤弟子等均當早至切莫因非本班遂竟不到致使執差有缺而悞濟世

一壇越爲一壇之領袖自非衆望素孚能識大體者不足以期

振作而資表率要在平日則推誠接物遇事則力任其難會同佐副各越虛心討論秉公商酌期於兼聽則明有裨益實濟每逢壇期齊率執事各生認眞經理儻有推諉失儀紊亂規模情事必當破除情面正色指陳以儆其餘豈可首避嫌怨隨聲附合使各生覩規廢弛諸務尤忌偏執已見動輒牴牾以致良言難入貽誤更深惟當借資羣力廣益集思庶幾竟竟全功不特自求多福而神悉且福及於闔壇矣

一佐副委協各越均有輔佐協助壇事之責凡遇正越有乖顧不暇識見不到之處而佐副委協各越宜念同受委任自當不分畛域隨事體察婉言商辦切勿袖手傍觀視同秦越總期分勢任恐和衷共濟以固大局

一值壇之差亦有協理壇事之任一切事宜尤須經心照料接班執差遇有事件自當先行知會值壇領長然後再行會同壇越商辦

一立壇濟世首衆上執鸞凡任是差者各當上體神佛救世之心同深悲憫下念疾病侵身之苦不憚煩勞每逢壇期務當早到不可任意遲延於到壇後澄心斂氣默養元神至請筆時自然雜念屏除竅判方事猶須從容詳細萬莫煩躁求速

希圖了事儻有要事實不能來壇者務當先期知會庶免臨時有悞於任差時迎莫互相推諉明以謙讓爲詞暗隨玩懈之意若於無事推故不到是爲藐視神靈貽悞方事其罪更甚

一下執鸞之差關於審辨精微凡執此差心要專一眼休傍顧尤當性靜身平手莫慌亂庶可領會靈機免致認字錯悞一錄字之差最關緊要當知批判方事要有補濟涼熱之分事藏吉凶成敗之象凡於任事時須當聆音察理領會仙機儻如視聽不及無妨稟請重示以免悞事辭寫兩歧字畫固宜

清楚更防錯落筆悞庶不致貽笑於人有悞事機

一稽察壇殿之差亦屬衝繁要任應於壇期日到壇即行檢察丹符紙筆等物是否齊備敷用儻如缺少應如何辦備之處自當向壇越等商酌辦理庶免臨時悞用

一散方之差須在壇前恭聽批判方藥時或丹或符數目若干隨時預備清楚俟文案處將方謄清即將丹符隨方發給於叩求之人當將用丹用符之法詳細說明俾人知曉不致錯用以昭慎重

一獻香各生於壇期尤須早至將所司之事料理齊備傳號時

肅語切要和鸞將一牌之號喚齊立於殿外聽候聆聖訓不准任其在殿前窺探擁擠喧嘩乾號判畢傳坤方時即令乾號退歸客室不得散步閒游庶昭嚴肅

一壇前呈獻茶酒以及各善信供品添香剪燭整翠仙降筆報到隨時參叩均係獻香生專責若有貽悞惟孰此差者是問他生不必代為經理

一文案處有謄錄之任酌定二生壇期輪班凡有詩訓以及各諭來便聽其散亂無著必當即行抄錄在冊以備存壇檢查莫將抄錄之冊私自捆回猶不可假借旁觀有願抄者即於當時自行抄錄其原底仍歸總理收存聽候神諭辦書

一掛號房最屬繁雜緊要執事者務於壇期日已刻來壇以備掛號於掛號時切須問明來人名氏或係求方抑或叩事以及本身所病代人叩禱務要詳細說清註明後再證號牌不可因忙掛錯既屬慎重方無差誤

一掛號之法無論男婦叩求方事均以跪壇之人列名下註係代何人叩禱概不准臨時陡然更換如果列名後臨時本人不到另遣代替抑或代替之號臨時本人跪壇者亦無妨於叫號之先說明將號牌改註不可含混致取錯亂尤不得以

年未及歲之玩童掛號代求庶免不知禱祝情由而有查茫之悞

一每逢壇期方事各號過未時不掛然事能延緩病有莫待凡我同人各宜參酌如於壇期或有叩求方事者實不知時又因路途遙遠抑或病之暴猝事之危急來此掛號叩求必當向壇越等說明代為稟祈再行跪壇聽候批判諸同人扁言不得推餅致使求壇生嫌怨有負善名叩本壇慈濟下人矣

一叩領班長為一壇坤生之首領司出入凡有叩道發願侍壇者應由該班長稟請於賜名後一切壇規須嘗剴切指明

務期彼此和衷共濟以修善果

一婦女叩求方事。須壇時應由坤生傳號。獻香照看接待。各乾弟子均不准向前攙越。如有坤道發有善願者。均由坤領班長趙說明辦理。以免紊亂壇規。致失大體

一諸同人之地理宜肅靜。所有本壇每逢壇期。無論親友遠近。概不得無故入殿。戲耍喧嘩。免致見笑於人。以昭規模整肅

一夏令木屬熱不可當。然在壇各生理宜長服執差。不可因炎天酷暑之際。隨便寬衣露背。輒爲納涼。致失壇儀。所來叩求方事者。亦不得如是。除實係貧無長衣之人不計外。若非窘

士而失此規。各生當向婉言說知。以戒不敬

一每逢壇期。諸生早到。各任自差。禁止笑語喧嘩相爭相戲。更莫閒談匪事。既戒倦心。且昭鄭重。不得親貴壓賤。愛富嫌貧。誰將修善之道。共爲貧緣之叫也

一凡在壇各生有識能者。不可自生驕傲。使氣矜才。俾免腸腹之心。庶可和衷共濟

一凡同壇各生均爲學善。無論長幼。言語須當謙和。不可以大壓小。以強凌弱。猶不可互相猜忌。致結嫌怨

一凡在本壇發心侍壇。更當遵規守矩。出口召言。不可攙弄是非。自招其咎

一凡侍壇各生在外於談論之間。不可鋪張壇事。炫耀己能。莫圖虛邀人譽。免致自任狷狂

一每逢香客助獻各項供品。候文樂處看明。繕簽登簿。後應由獻香生經理。呈獻香案之上。不得存放他處。擅充口食

一每逢善信香客助施各項物件。供品香燭等儀。當由文案處問明姓氏住址。繕簽粘貼榜示之上。以彰善願。而資觀感

一各執差生等。如有稟求事件。須向壇越及上執鑾等會商代爲叩稟。不得隱蔽私衷。妄行瀆壇所禱

一在壇各生多有人心不齊。視有力者不得勒募。任伊樂助。視無力者。不強攀壓迫。凡善願從已心發之。概不得以外人誠獻充自已之虛名

一凡有應行商辦事件。預先定准時日。不可失約。更莫逾時方至。是日果有要事。不能赴約者。無妨先期知會。另行改期。免致失信

一同壇會議公事。無論知識大小。見到者。即當談論分明。概不可緘默無言。坐觀成敗。致將未妥之事。遂使一意竟行。迨遲錯已形始。將自已之成見。對此說彼。對彼說此。互相猜忌。煽

越不和如此不以實心任事誠爲有負仙緣凡我同壇理宜嚴禁

一凡本壇執事各生應司何事各有專責概不得强攬代替尤不可[illegible]妒能嫉賢人毀謗人短談論是非者自有神鑒明[illegible]

一各項執差酌定班次各當按班執事除遇有執班之日[illegible]有要事先期囑託代替外其無事各生無論是否本班均應來壇以備換班至於恭逢聖誕以及封筆開壇各日凡執差者均當齊集早到按次任差以光大典

一本壇除所獻香燭供品另行繕簽登簿外其有助施各項工程陳設器皿無論爲物之重輕均屬善心之感發理宜註明册簿之上以備年終封筆繕表上呈 天鑒俾昭一年之感應而明善士之虔誠

一本壇垂賜諸生繪畫各寶均有奧妙靈光不可褻視污穢抑送他人各當靜室懸掛焚香默禱莫可視爲凡夫之翰墨任意遺落有失不敬雖獲福德之永寓也

一每逢加功賜訓多寡有無均係神聖勉勵人心而該生虔誠相感概不得因賞厚薄以爲仙佛之福庇而求思自己之功行如此德淺亟宜從寬修功自有嘉獎

一每逢恭慶 聖誕之辰凡我同壇理宜恭聆垂訓一切方事無論本壇生以及外人此日概不得隨便掛號冀請批判修我壇道之根本必先孝悌爲重忠信爲誠孰思已過莫論人非凡同善之人各當洗心滌慮厥氣涵性凡事和霊克己復仁隨時存心濟灾扶難矜孤恤寡敬老尊賢以領會仙機悟參玄理致使修緣永久莫可半途棄道澤邪若能始終修之一世方可沒爲神明以仰諸仙慈教於人各爲懍之修之

庚寅六月初二日午刻

鐵崖白公詩陣陣溫風送爽涼感懷時事暗悲傷哀鴻遍野知多少賊濟何曾見善良

執筆步遠詩搜索枯文酌酒巵心花時共筆花開千竿翠竹屏中密萬頃清波檻外來零落芳菲皆莫沒淒涼道路白沙迴今春記得曾遊覽滿目仝非轉碧猶

話今春三月之杪余過京門至豐台自西而南紊間是地村人多以花木田園爲業每值春夏之間花木尤爲繁茂因之而往遊焉果見紅花穿蝶綠柳鳴鶯茂林嘉禾頗足供目留連者久之嗣於夏六月既望復過之作重遊之樂事隨同一友而往至則滿目皆非爲之掃興而罷因其花木之盛一朝滄桑若斯心甚惻然乃即景究源爲之揮毫一記

蔡仙少霞重遊花村記

歲庚寅春三月余往京華道經豐台之西吟詩遣興長嘯抒懷從容而步忽將遊目於暮春盛仿蘭亭之故事也西望羣峰滴翠南覽萬卉繁紅徘徊瞻顧供我娛情因不能即去遂止步而淹留忽覩西北隱隱有白氣中帶肅殺之聲遂曰此必厲氣所感也乃去之而遊於西南則見豐台一帶花木殷繁園圃修暢黃鶯調歌於綠柳粉蝶鼓板於紅花青苗滿畦碧草平坡花氣薰衣野色留人農夫荷鋤犁而來園叟挽轤而歌佳境當前眞能行樂心倦迺遂飽賞片時悵然而去之夏六月溽暑無事欲尋消暑之謀反復熟思終不如飲酒多飲若則損津液過嗜酒則耗精神欲沽焉而又止之細審曷勝奕棋將欲尋同好共奕而復中止夫奕棋亦傷太和之元氣奕棋之道千等萬等賭勝爭先寸心費盡滿局皆空反增若干無用機關於是猶豫良久不覺欣然乃命童子守戶而出過訪於華山之上會友清談因憶遊春之樂事遂邀友重遊於豐台各處焉命童兒攜

詩囊帶琴劍隨侍而行一路唱談歌咏得無邊之雅趣消有限之光陰未幾童兒忽指曰前有河水橫途探其處已至豐台之西南矣余問報遂同仙友前趨而視但見波浪茫茫水勢狂猛蘆草蕭蕭泥淤高厚炊煙斷續村落依稀乃躊躇而呼童子曰汝慎矣此迷津也胡爲而至於斯當急返尋大路以行倘失足於此將危命於須臾而不可救也急繞道出此乃見幾處村園綠樹伐之屋以黃土枯蓬折之覆以濕泥花半開而半謝人半倦而半慌熟視久之終不解此何事此何境也乃使童子再探於農叟曰此即豐台等村也前因暮雨連宵沖決河口狂水奔

發日西而至於東南半為灘場矣此處寺家神盧護佑水勢迴村村人皆衆砍木掘土努力打壩用禦此患得賴稍安耳童子還里余問之不覺淒然客滸向同友歎曰有是哉時境變遷如斯之速也白季春而至季夏三月不足竟全佳境忽變危場亦異矣哉況乎世界之間浮生有限幾幾何何而世人貪求無厭終日勞勞殺人不用刀心較刀快偷德為循理欲勝理強顯得局外人痴誠無如痴疾已深縱有藥石其奈之何終至寶舟向提始能撮手從行榮華富貴屬之他人良可嘆也吾等超乎萬象之外既無聲色貨利脫輪迴生滅可謂樂之大矣今觀村

田花木忽遭此災豈人之所能預料也禍福隨時轉移其令時時恐懼同友曰君未之見也是水狂流濁而不清其勢怒其行急隱約有悽慘之聲暴厲之氣又有珠寶金銀衣物器皿沈溺其間男婦尸骨漂流於內逐波其浪而逝此即吾等常言之迷津也蓋被溺有因圖小利而忘大害溺也沽美名而積惡溺也喪品行失道德溺也子不孝婦不良溺也處世姦強秉性狡猾溺也凡所沈之金銀器物皆迷人所取不義之物故亦隨人而溺焉所溺者如此是謂之迷津矣余聞其說即拜手而問曰吾聞世界之中因教化衰微

宇佑常君佐之以飛鴻宣教所以挽末世而挨聖道其善又吟詩曾自迷津寶筏之論今則迷津溺人若是其寶筏安在哉曰君未詳其意也迷津者非專指狂瀾而言即如世有貪淫者朝臥秦樓暮棲楚館傾囊底之黃金買歡笑於紅粉貪財者早歲操勞晚不休心驅驅類同牛馬營私計為兒孫好酒者醉眼矇矓昏神顛倒失禮於親隣出醜於街巷好勇者忿不顧身鬥能拚命是英豪於片時受禍害於一世及至是非臨頭難免鞭戮纏身雖然悟得幾班錢財來一守慳飲損數杯渴酒損壞一腹精神縱能力敵萬夫終歸氣收身亡大凡如此皆謂之溺於迷

津也其寶筏又有說焉寶筏之用在於力而不在於器人當溺於迷津之時苟能知此是害即提身拔足用心中之定力撐舵使懷內之元氣揚帆柔和搖櫓精銳行船此名曰寶筏雖誤入迷津努力回頭即可登岸依法用渡樂安穩於千秋享其常於一世又安其塵凡不義之物而沈逐天下可樂之人而溺患余得聞其詳論深服是言之妙遂不禁歎曰沈溺固由自蹶也而花木禾苗同被迷失之累淨落堤塹吾不知溺者在皇嶼之間能自悟自救耶願思春遊之際見溺殺之白氣於乾方當時即為溺人發亂意一番次劫先已露於氣象哉凡禍福之來

由人自召而天地即方察善惡以定數焉。余因有感於懷。隨即事撞臺而為之記。世之欲出迷津者。其以此作前車之鑒也可

十二月二十一日酉刻

鎮江白谷尊睺迎春氣又歸來。漸漸風和暗裏催。為報冬殘除舊歲。梅花嶺上幾枝開。

宏教眞君詩。遙望寒山色欲更東皇春氣暗中生。循環來去皆由數。試以塵情細品評。

鬼谷仙師詩。誌掃入間混世魔。靈鶴乘興舞婆娑。若天降劫者生困。欲脫天災聽我歌。

鬼谷仙師勸戒煙歌

夜色迷茫勞鶴兒下了山崗。不知東西南北。道崎嶇。路短長。恨我太慌忙。未曾秉燭。只憑這小星光。看不出四面八方。我只可緊閉雙眸。隨這鶴兒東西撞。大霧漫漫。密鎖空霄上。也不知是誰。詩曰是酒債。將我來磨障。好叫我費推敲。細思量。心神空惘悵。鼻內只嗅些似香非香的滋味。嘗的我腸胃非常。無奈何放心所往。倘可得路去迷鄉。最可怪。拚命兒。也撞不開天羅網。好容易。盼見一微光。疑是天邊明月上。細瞧來。卻是一盞星燈。一根竹棒。旁邊卧着一個如夫人。口吐仿彿是黑戰

慶兵對敵場。相向只吞得濃煙四起。也不知是八陣圖。也不知是長蛇陣。這般煙兒擺弄的我。好似打了失車敗仗。急得我高聲喊叫。震動青霄。奈何他放下槍兒。牀上躺。鼾聲振耳。夢入黃粱。我卻按不住狂性陡起三千丈。扯開喉嚨。嚷旁邊的書童兒。要說仙翁休發惡。他方煙癮足。正在得趣之時。精神大長。仙翁怪何事急得這般樣。呼甚麼叫作煙。有何益處。將身養。咳老仙翁。你不知這寶物。言雖論這洋煙過是癮。也不論三更半夜。直到東方亮。想你嚥多少事。費多少心。用多少精神。永也不受窮。就算是九轉金丹。長命可延長。叫你講的這些好處。叫

我看迷人聽了。連上當。你看他吸煙時。精神滿足。犯癮時。涕泗沱滂。飲食用不多。俾晝作夜。日上七竿。尚在牀間躺。初吸時。還好支持。到後來。把心腐。體胖的品格。改換了。骨瘦面黃。一錢五錢。也添作半觔八兩。有錢的。也要坐吃山空。無錢的。萬般千思。萬想方法。想只聞得。陣也打不開。倘也不敢放。到彼時。這纔着了慌。發很心。踢了煙燈。折了槍。有的便喝茶。有好叫煙。再往下降。有的便配良藥。要除癮根。百遍了。妙劑靈湯。這也是。真正英雄。自過必改。不肯逐風浪。那怕戒不了。三月半年。間兒煙兒。心癮漸衰。舊的。掄動。斷魂倘。點。起。魔王兒。呼。怕殺我。也。牀榻間。

又攝起雷物戰場。我便求風神。盡力把清風煽。霆龍君施恩將甘霖降。這纔現出了滿天清爽。我便叫童兒呀。你把那吸煙的人喚到我身傍。燭付他。能戒了煙。我許他。神清氣健身强壯。壽百歲無病患。到後來還可隨我回行。遊玩在蓬萊方丈。

辛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刻

鎮增崔公詩。舊歲將除新歲來。無邊光景換春回。東風一夜微微起。催得梅花數點開。

宏教眞君詩。萬象含輝願欲更。春前日暖斗回寅。遥觀街市人家處。門列紅聯頌太平。

太平盛世何須頌。全在人心一律公。莫負元黃覆載德。自然當帝保其躬。

藍仙詩。醉卧青雲欲不休。輕敲檀板放歌喉。功名應比花間露。富貴全如水上漚。修命自能千歲壽。平心可躋百年憂。人逢好處須留步。免被南柯一夢收。

藍仙覺夢歌。

休休休。夢收。世間萬事總浮漚。爭甚麽。財貨搶。甚麽田畴行甚麽。刻薄動。甚麽憂愁白費些。兒空氣力空結些。兒讐大限臨時天悠悠。杜奔波。瞎苦求。財貨他人取。田園後輩收。歎復身。風颯颯。意淒淒。獨向幽冥走。枯骨伴荒丘。談來淚欲流。他骨肉。魂嗚難回首。縱教有萬貫資財。買不了。命來。留任憑是名醫國手。挽不了。危時救。塵世名。白拋。只聽那。秋蟲唧唧。寒草蕭蕭。白楊蕭蕭。心怎受。淒風冷雨在荒陬。何不早回頭。善志善心修。今生了。卻前生債。栽培後世樂優游。德廣功高。自有天恩受。味不了。宿根俊。箇仙家勝王侯。免了。門有喚魔了。是非鈎。住在寰區。不衣錦繡。不披裘。不飢不渴。無寒無暑度春秋。此樂人間有。這便是。撒手翻身醒南柯。回頭登岸仙鄉走。呀。休休休。好把塵勞一筆勾。試問世間人知也不。

壬辰六月二十四日未刻

鎮增江公詩。景氣如蒸風力微。迴窗選勝翠成圍。不知門外紅塵地。多少凡夫論是非。

宏教眞君詩。臨壇小駐咏詩成。一筆揮。揚古情。有善不矜方是善。無誠遮飾總非誠。雖論神意窺行止。暗覷人心見仄平。我勸迷夫須醒悟。莫將公過誤今生。

藍仙詩。大笑酣歌世外來。詩壇今日爲誰開。雲連綠柳圍窗暗。日帶紅夜務仙回。雨水甘花棄不染。守達風細香滿徑。此緣幸值神仙。欲干杯卧不能。

鍾離仙詩。久住蓬壺覺世空。滄桑變幻笑談中。勞生不及超生好。清氣爲同濁氣通。胸少礙膺眞自在。意無冰炭迹爽雄。居然仙境塵難到。幸賴栽培克始終。

李仙詩。一根鐵拐倚身傍。迹共蓉仙入畫堂。院靜林幽風力輭。詩成酒醉野情狂。田田翠蓋蓮依水。个个青梢竹帶涼。短賦不堪垂教化。惟將丹鼎熟心香。

呂仙詩。飄然鶴駕落仙壇。底事人情教化難。垂訓每曾嘔血唾。飛昇久已吐心肝。敲鐘未醒黑甜夢。振鐸何消迷戀團。最是純陽還點處。幾時纔使我心安。

張仙詩。我到鸞鑾亦賦詩。權將四韻强修持。自慚裁句難工整。不覺揮毫費索思。惟有一心施救渡。那求七字似珠璣。仙家妙處君知未。不到蓬瀛恐不知。

曹仙詩。遠村極目曉蒼茫。一帶幽林妙景藏。三徑雲深三徑好。幾番風送幾番涼。接天碧水泉生韻。依岸白蓮舫帶香。漁笛無腔聲斷續。仍人宛在水中央。

韓仙詩。閒來最愛向壇遊。不問榮華且醉甌。入耳蛙鳴方若夏。關心蟬報又新秋。光陰易度人先老。疾疢難除願未酬。今把予悔悟世上切須努力奮勳修。

何仙詩。欣然一笑入壇中。又勸抑生早立功。宇宙紛紛皆是幻。心神勞碌盡成空。欲將名氏千秋在。須要德從一貫通。莫厭予言爲淺近。回頭且看女英雄。

七月初三日未刻

鎮壇江公詩。颯颯西風送早秋。遠山如畫遠林幽。此身已共雲舒捲。早把紅塵一筆勾。

宏教眞君詩。珠簾高捲院無塵。日落夕陽看暮雲。入室妙香清意味。臨窗老樹帶秋春。泉流送耳琴聲雅。花艷當庭畫本新。堪此時光應得句。醉中賦就信難神。

濟眞人詩。不消飲食不消歌。且賦新詩自揣摩。蝸角微名何足戀。蠅頭小利莫須捱。萬年歲月無非幻。一世榮枯俱是魔。打破心中華胥夢。最宜樂事住雲窩。

孚佑帝君詩。不知歲月已更秋。又向塵寰覓鶴遊。新露乍垂芳草地。斷煙飛繞白蘋洲。蟬聲高下催時冷。蛩韻淒涼動客愁。明月半天清似洗。光輝願永照探幽。

嘗有幻事話黃粱。誰曉而今到帝鄉。至語悟來尋玄化。靈機動處是陰陽。芳華本是春秋景。名利誰標今古香。大道昭然成一貫。用來均在體中藏。

癸巳六月　十四日早綠

鎮江公詩仙樓壁繞西東舊舞鸞飛綠柳中花影縱橫眉宇裏
無金樽自酒待仙翁

雲房道人鍾離仙詩得道終南不記秋。旋將白眼做公侯。此身
久與雲為侶。無日不臨仙仗遊。時至自傳金月訣。眞機悟沈清會處世
心休回頭喫飽有緣者。臨我逢渠且一遊。

曹仙詩拍板狂歌醉跨鯨。臨鸞揮筆教羣英。意無苟且心安泰。
事不因循道坦平。畢念當防天地鑒。積功能使鬼神驚。莫將德
業隨流水。枉負人間過一生。

呂仙詩閒庭為語逐清風。詩以時吟各不同。似錦蒼痕青覆地。
成陰竹葉翠迷空。依山雲影高低碧。傍牖荷花左右紅。半醉身
臨壇界上。寄聲多上勸修功。

西華帝君李仙詩日影悤悤半過牆。隔籬行鳥喚人忙。一年最
好春秋景。百歲無非名利場。金縷色須終亦壞。培陰德享榮
昌。會心深領能開悟。信我此言滋味長。

張仙詩窗掩紗籠透微香。帷裏歌吟引興長。竹徑風清消永日。
蓮塘水淨映斜陽。南堆碧嶂雲生牖。庭放光明月轉廊。此境道
誰知仙客綠窗詩到仙非

清天眞人韓仙詩半簾搖曳半簾花。醉眼醒歌出酒家。曲徑漁
樵閒對半。江村兒女課桑麻。怡情鳥語風吹碎。入耳蟬聲日送
斜。此是夕陽無限好。金盤因樂映丹霞。

八月十六日午刻

鎮江公詩世上無如為善長。英雄非僅論豪傑。分明天理無
私曲。惡受殃兮善受祥。

宏教眞君詩蓮葉藏鴛水浮鷗。荏苒光陰又一秋。歲月無情忙
似箭。誓將迷罪喚回頭。

濟佛詩。傍午花陰滿地多。秋風爽颯渡銀河。庭前昨夜蟬光滿。
醉倒金樽對月歌。

濟佛勸世歌

懶賦新詞只愛酒。興來獨自酌大甌。醉時不辨東西丁為朋

兮風爲友從來一醉解千愁。我對秋風問笑口笑問秋風幾時
來又問秋風幾時走。人世忙忙日月飛。我避凡塵早早歸。安分
守命且聽天。館粥豈難歲月度。三教九流及百行平等之心當
然。賴生財大道聖人云。此語雖俗是正文。士農工商若聽勸。得
饒人處且饒人。須防閻羅喚你去。算得畢竟難其身。冥階俯首
難爭辯。貧苦罰惡彼時分。莫若生時留餘地。修善存心積陰騭。
不但兒孫受餘祥。自身死後歸來計。我勸眾人聽我說。能依此
歌與行。益雖然頑話是真言。純然天地之正氣。我醉又做水晶
杯。大醉高歌精批淡。精批淡兮快批精。日月西沈又轉東。不知

乾坤之內如許大。我醉吟歌有古風。

十二月二十三日午刻

鎮壇白公詩。瑞靄祥光寶殿開。名香高酒列雲臺。至誠敬無
稍懈。請得金仙此處來。

勸州城陞吳柳堂詩。恆諫直言入帝闈。一心舍死報君恩。不期
身後盡猶在。留得英魂守勸門。

勸忠親王詩。策馬隨風到玉臺。英雄心志怎能灰。畢生不敢言
出。含恨抱男兒挽世才。

話到生前淚暗梭。杜爲督師掃妖氛。未平小醜身先喪。慚愧皇

恩雨露多
芳名自愧世流傳。大志雖伸甘我憐。願祝山河天地固。清平普
政仰君賢。
筆墨詩興日縱橫。日雖拔山志未成。欲爲衷懷何處是。青雲壇
上客峰情。

甲午年正月十八日酉刻

鎮壇白公詩。遊恩原在已修爲。大道無私要廣宣。德若勝人天
福蔭。但憑陰騭論高卑。

青虛眞人詩。生機暢達在陰陽。存氣流通日漸長。際此正應修
德業。爲人要使姓名香。

青虛眞人警世詩。

一年一度見春風。舒柳催花處處同。煙景縱然甚美。無非過
眼便成空。

怪煞凡夫悟不開。便奸弄巧爲錢財。未思貧富由天定。那許明
爭暗算來。

駐足塵寰日賦詩。談來俗事亦深知。人間祇以財爲重。視命還
如

紙一度世石仙壇。回憶無如教化難。總自良心不
發。生人心不

改我心酸。
謀衣謀食度平生。莫以爭貪退不平。天道好還宜自省。餘祥留
蔭子孫榮。
修善雖難卻不難。此心要在破迷團。時時方便莫容易。救得人
災已亦安。
宜善存仁在寸心。非徒用錢許多金。良言苦口逢人勸。化惡爲
賢切更探。
逢冤解釋莫成讐。亦是存心善裏修。言語之間有損益。君將此
理悟根由。

人身原自有靈光。昧卻靈光便不良。善事縱修千萬種。須將雜
念謹提防。
一念差時萬念差。修身原要玉無瑕。請君細看人間事。轉眼開
花旋落花。
日往西沈水逝東。分明數理有窮通。能將無愧酬天地。終有吉
祥及爾躬。
今宵盛會集羣仙。我賦俗詩十一篇。小技雖微成市語。箇中意
味是眞詮。
重陽帝君詩。羣仙夜靜下丹梯。各詠新詩（下題作重陽帝君詩）

四頓殷勤爲省指人迷。
重陽帝君指迷示戒詩。
行人何故步履忙。不顧崎嶇路短長。爲喚世間名利客。從今隨
我出迷鄉。
病能回興亦能傷。嗔喝休來怨杜康。縱醴何妨不過量。自無災
害保身安。
發字原從戈字成。切須利害認分明。公平可格蒼蒼佑。餘地堪
留後輩耕。
從來孽債屬風流。多少英年自此休。識破色空空即色。翻身脫
苦苦還愁。

夫釣魚鈎。
教化殷勤不憚煩。逢冤宜解莫成冤。縱然報得心頭恨。氣大傷
身是至言。
三餐日減瘦類增。耗蝕資財一盞燈。弄得精神身體瘦。晌來不
及病山僧。
一竹竿害最多。英雄何苦被他魔。專心戒卻原容易。莫說窒
因戒杀何。
俗情隨意任搜尋。賦就詩篇仔細吟。果爾世人循此理。紅塵大
地變黃金。

三月二十九日酉刻

顧璧張公詩懷壇頗可會金仙兒卻疑自有緣秉志虔誠休倦怠定邀上聖到堂前

寶仙詩雙搖燭炬影搖紅酣醉狂歌興倍雄塵事只堪付一笑世間萬象總成空

寶知章仙說怪詞

嗟乎今日春歸去明晨夏又來光陰迅速如流水寒暑催人不可挨幾見花謝又花開我將酒澆胸懷醉飲復醒醒復醉

開到紅塵走一回宣武城南水之隈蓑茂叢生綠成陰其間有

一陶然亭陶然亭北賞心快蛙聚相鳴如鼓吹無邊野景真可愛日前忽聽衆人言水內忽然生水怪嘵然一聲衆人驚大呼小叫互相誡宦會出示爲解說愚人不聽竹難柔我在世外一聲吁忽有童兒對我題如今水怪究何物請我說破釋疑不必疑不必猜各人各修好心懷莫逐妄人信邪說休把倫常綱紀壞孝悌忠信人之本舍本圖末人卽怪人卽怪兮怪卽人未害人人自害若能人人遵善行雨順風調皆安泰休聽謠言誣作眞我嘗欣然爲之快

九月二十三日戌刻

顧璧方公詩霜林半落葉蒼黃菊老東籬晚節香更有寒蛩金井畔聲聲喚醒夢黃粱

寶仙詩滿江雲水放輕舟倦眼初開快賞遊天際遙聆孤雁叫人間今又送殘秋黃花色老經霜艷紅蓼枝低帶露稠一管搜夠詩肉妙笛聲嘹亮出瓊樓

話光陰迅速不可禁留轉眼秋欲歸矣覺茲流光能無慨然乃作短詞以送之

寶仙送秋詞

聊一望兮天地寬西風起兮木葉殘蓼花萩梨兮滿江灘客作天涯兮怯衣單江漢徘徊兮翹首觀君何故兮流覽江南雲淡淡兮霧如煙雨淒淒兮斷復連日已落兮月當前影微微兮照前川入耳遙聞兮若有人言今夕何夕兮正好放船無如冷氣侵兮水接天呼朋爲乎若是之寒哉丹子逸答曰此秋將去而秋色殘也客益吟詩以誌其則余遂歌之曰秋色來兮七夕前秋光去兮十月天秋兮秋兮此會在何年君如來兮余仍泊舟於此地以待君還

十二月初八日午刻

顧璧四公詩香鼎香鼎起香煙裊裊濟濟羣英和善緣

是心誠能感格。崔公 衆仙同下大羅天。方公

宏教眞君詩。日月忙忙西復東。催人老在悄然中。去年今日原相似。隔歲光陰又不同。

海蟾仙詩。隔歲光陰又不同。窮而致富富而窮。看來興敗尋常事。不及山家作隱翁。

濟眞人詩。不及山家作隱翁。耕雲釣月笑春風。心胸開拓得眞樂。覰破浮生轉眼空。

白眞人詩。覰破浮生轉眼空。細將此理問心中。何人富貴能牢守。不過花開幾日紅。

妙翔眞人詩。不過花開幾日紅。安排定數有蒼穹。凡夫早悟仙家話。要使循環道理通。

重陽帝君詩。要使循環道理通。羣生細悟妙無窮。春風秋月年年換。來去原歸一樣空。

濟佛詩。來去原歸一樣空。眼前景象不同。勸君急早回頭看。看落芳枝怨晚叢。

濟佛山歌

去年今日我曾來。今歲今晨笑顏開。已過之日如流水。未來之日費猜。人生得意須行樂。莫將俗務縈胸懷。遊化由天暗安排。何用鎖謀會便乖。誰能似我想得透。名利場中站不該。生不寄興惟飲酒。席雲呼月卧蒼苔。幾句山歌一杯酒。說不凝獃又痴獃。天涯海角隨便走。我獨不愛用錢財。仔細思來眞自在。脫了人間臭皮袋。臭皮袋不可愛。一身罪孽總他帶。是非利欲緊隨他。爲他最能把事壞。喜得我仍脫了他。憂愁煩惱全無礙。清淨無塵樂陶陶。誰能效我此道遊。此道遊。樂趣高。天堂地府隨我到。免了紅塵苦奔勞。撒手放去天邊月。回頭吹滅海中潮。不是鄧倫說大話。坦然果是無煩惱。無煩惱。日常笑。醉了長吟舒懷抱。春夏秋冬四時節。看花玩月惟我好。借問世人樂如何。誰

曾參透其中妙。其中妙處不尋常。好把陰功栽培到。栽培花開結果時。善與不善終有報。請君細論濟頻敬。心香焚開其間敬。反覆推求自指陳。不覺忽然哈哈笑。

乙未年三月初三日午刻

鎮壇方公詩。西望西山縹渺間。俗裏依咖淡含塵。淺虛遊賞心神爽。世外逍遙非等閒。

宏教眞君詩。此來何事愛吟詩。消受春光酒一巵。好鳥枝頭呼醉客。開花結果莫嫌遲。

濟佛詩。一飲千樽醉更狂。鸞壇何事常煩忙。無非救化人歸善。

萬語千言費思量。
隨時隨事化人心。詩賦文詞淺共深。非是頭倘莞爾笑。幾人天理肯追尋。

濟佛醉歌

今日醉明日醉。醉中得了真滋味。日月升沈寒暑往來全不知。倚遍金闌惟一睡。王侯公卿宰相貴徼碌忙忙多少累。人生似夢悲歌如在夢中對。我厭俗情俱不堪。優游世外心無愧。一甕酒幾句歌聽得僧家說也慈。一心無罣碍勝走紅塵苦奔波。利網名羅人自入情牽愛鎖人自拖黃金如山一時富轉眼成空似水過朱紫榮身一時貴不修德業終逢坎坷。寬海闊是非多。那厢另覓安樂窩。眞瀟灑多自在。富貴榮華都不愛也無喜也無羞也不奇。也不道怪。悟澈陰陽造化機。看破世俗炎涼態。說到人情道不平。只因頑梗心頭壞。談此無聊轉覺不快。旁有兒童酒類斟。勸我大飲發長吟。翹首問天天不語。且將胸中日積月累。勸人之語滿紙寫煙雲也非淺也非深。開愚醒迷惟在爾之心。頭倘羅頭無頭語。請君細詞此歌。不遜頂門針。

丁酉年十二月初八日辰刻

鎮府崔公詩青松長秀萬年枝。雲繞仙壇鶴舞墀。普渡羣英遊正道。化成天下太平時。

濟佛詩紫霧丹霞映碧天。穆塋今日近羣仙。提壺我把瑤漿獻。願祝仙凡同永年。

濟佛脫幻歌

我自游戲人間那一遭。把那些幻身夢景盡參到。迷迷糊糊倒復顛。一時全都開了竅。這如今歸大羅山樂無窮。把那些不相干的事情都拋掉。不教天羅因不被地網罣。不受鬼使拘不看閻君票。無滅無生無苦惱。醉酒高歌惟我好。不知甲子癸亥多少年。忘了春秋君莫笑。君笑我。我笑君。紅塵誰是百年人。寒暑來復去日月又升沈。光陰似箭催人老。欲歸故里道無因。世間萬事本如此。難免循環一轉輪。君莫笑。我勸君。修眞養性鍊精神。莫逐浮生空碌碌。枉作世間一箇人。須要修存忠厚。庶答天地君親恩。行善自可隨身帶。積財難帶半分文。赤手來空拳去。作箇凡人有何益。終朝每日自憂愁。不爲虛名便爲利。有的爲田園有的爲家計。有的爲功名。有的爲生意。恩恩忙忙度一生。瞎用精神白費力。百年之後不自由。富貴名利都拋棄。閻羅鐵案定如山。賞功罰過行天律。有來有往不相饒。及時快回頭。得修善。且修善。修善積功非一件。

原爲至寶衆生若信我濟頭行善積功不可少若能無休無倦把善修我揭他遊十洲登三島無憂無慮水長生瀟灑悠然無煩惱請君細看脫幻歌仔細思之好不好

己亥年正月十八日戌刻

鍾呂張公詩。靈光照滅界三千。寶鼎名香裊碧煙。大化猶如時雨潤羣英擠濟結仙緣。

嵩州城隍吳柳堂詩。燈光燦爛月光明。龍定雖雪降帝京。鹽說名區傳首善。同歌富庶屬郁城。金蓮選賢才起。易水洞源後秀生。化雨甘霖隨運轉。昌明氣象頌昇平。

臨壇不禁感追桑。塵世如基興與亡。時數豈依人測算。操存原在己思量。莫因棘手遂懷退。當曉誅心難蓋藏。邪正忠奸歲寒貶。春秋筆削挾風霜。

西華帝君詩。拂杖攀雲下碧天。細尋世味淚潸然。書生誰抱治平策。衲子空將道德傳。鄙態炎涼冰炭反。機心巧變利名纏。本來真性全渾滅。誰肯將心分聖凡。

西華帝君正心務本說

吁嗟乎。世道衰微。邪之害正。如蠹蝕木。螟食小麥。心生。良心死。彼陷我。害人得我。慳巧變詐。神仙人。世莫放蕩

邪侈。綱紀將歸淪棄。豈大道之不明。成亦人心之未正耳。夫大道宏深。不外乎務本。天性真常。原本乎一心。心爲人主。本固心立。靈心獨運。道本隨成。此不刊之論。亦味道之言。獨怪夫今之寰海間。爲士爲農爲工爲商之輩。皆見異思遷。因人成事。久之變本加厲。事增誰終。蹈一敗耳。仰有二三老成大牛。圖慮既深。而利害之見。雖未免。太明究竟於事。亦難免。辭山川靈秀。何嘗不英。育有幹之才。然生當斯世。與際此時。喜事未圖。奇花已與。凡卉同蠶。猶之歲未寒。終難知松柏之後凋也。言及於此。何勝浩歎。英雄老死。枯骨空伴。荒塵。豪傑屈生。高才未登。要路。伊

誰之咎哉。搔首問天。天何能語。鼓心顧地。地本無知。幸遇好善諸生。設壇濟世。秉境信以扶持。感神仙而化導。慎時事之難言。滔滔流水。勸人心之向善。諄諄垂篤。莫謂雲飛霧起。鋪滿蒼穹。且待煙被風吹。放回日月。此言雖近空虛。究之誠有道理。休矜持。休恐懼。大義綱常。彝倫攸敘。本我心行。我誠意。作中流之砥柱。莫逐狂瀾而俱遊。庶幾大道。有日明之。則而不致淪胥以亡也。

庚子年四月十三日午刻

鍾離四公詩。槐夏陰濃日影長。細吟詩酒侍仙旁。雖櫻窗半

啟招山翠(崔公)更愛花飄一院香(方公)
夏日初長景倍幽(任公)蕙風鼓蓼浪沈浮(張公)環牆四面山滴翠(崔公)
槐院生涼竹徑遊(方公)
周將軍詩催馬橫刀下帝鄉。妖氛未靖壯心揚。羣英誰作中流柱。擾攘胡朝問彼蒼。
協天大帝詩長江無限鼓風波。此境何年穩渡過。愧甚英雄難展策。心中徒望太平歌。
食兵在後信爲先。曾記東山道早傳。想至而今誰守定。胸前不禁淚潸然。

李佑帝君詩甘載光陰彈指間。幾番遊遍岱河山。衷懷無限增悲憫。惟望蠹明化梗頑。
隆平有道賴持籌。力戒因循懶進修。莫把箴言流水付。後來覆敗定千秋。
李佑帝君正人心論
木壇自開創以來。於今已及廿載。推原設壇之旨。原爲勉人學善行而去邪念。起見兼以救急濟難。垂藥活人。並非僥尚怪奇。惑人之耳目。不過崇言庸行數大端而已。而言庸行之要。不過忠孝二字而已。盡忠盡孝之要。不過一心而已。所以修持之道。先在一心。心能持定。然後遇善能修。此入道之門也。有此大端。則本壇之飛鸞宣教。所以能歷久不輟者。其故不辨可知。乃近來外間假詩壇以爲名。而陰以濟其行險作亂之心。甚至愚昧無知之輩。隨風響應。一唱百和。倘不苦爲分明。勢必邪正難辨。予默默推敲。本壇既以勵善祛邪。救急濟難爲第一要義。則予之心自得大白於斯世。現擇於本月十八日起。無論何人均不準叩事。本壇諸弟子尤當謹行愼言。外間有何新奇議論來告。概不準傳述談及。以免物議。而正人心爲此特諭。此年五月壇事停止

丙午年二月初九日午刻接請開壇請書
鎮壇莫公詩仲春天氣半陰晴。濟世仙壇起善功。果是虔誠能感格。衆仙聯袂下晴空。
宏教眞君詩香氣初和東半消。青雲壇上善行饒。香煙起處羣仙至。嘉爾羣生志願高。
爲仕人詩普渡羣生不憚勞。飛鸞歲域又朝朝。天心向善生生意。多士勤功行高。(緯名揚)
周將軍詩征戰皇馳快馬驕。橫刀願普下天梢。昭昭大訓羣迷教。只怪凡夫不悟迷。

予作帝君尚冰消水暖仲春初柳色輕黃雨拟醒仙客來填多
事化羣生侍立詩編書
話吾等臨鸞振筆有慨時事追想庚子兵亂之苦不禁憮然
長嘆請闡公追述往迹以警世人
勗天大帝詩仲春草木動生機習習清風拂碧池浩然正氣存
方寸占志欲吞曹試戰衣
勗天大帝警世文
嗚呼於今世道大變人心搖搖強者肆其鯨吞弱者甘爲奴隸
知富貴其說謀愚者憑人搖弄富者視財如命貧者棄品不修

貴者妄自尊大賤者枉自攀援以致上干天怒下積魔障庚子
之年神拳大肆殺掠教民殃及無辜嗚呼下民何罪竟遭此報
也書曰上天孚佑下民又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又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由是觀之可知天心即在民心民心向
善大即降祥民心向惡天即降殃大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愚民不知此義性情日遷近朱則赤近墨
則黑又夫鄉間子弟讀書者稀明理者罕誘之以惡則惡引之
以善則善神拳之起大半盡由愚民不知天高聽下海岡山
深橫行一時殺人劫財虛假神道之威以敵敵國之兵妄託仇

教之名以逞殺掠之志官吏失其權勢尚四大具資財小民呼
號無地控訴無門四郊無人橫戶滿野下民不知自省猶復怨
天罵地萬口同聲際此時艱人心尚不能挽回天亦無可如何
矣夫劫由魔生魔由心起浩劫之來在數難逃此天所以收魔
退劫警戒人心振刷一番以開新運所以天下大勢一治一亂
上古洪水既定而五穀生桀紂既死而明王作秦皇焚書坑儒
而經學講於漢五胡紛擾中原而天下定於唐五季亂而宋代
興遼金滅而元明繼於今大地相通時勢更變夷狄入境覬伺
於旁而世人不知振作猶於習俗天心不忍坐視人民陷溺於

咸同之間屢次示警無奈魔障已成不能打破積習愈深毒氣
愈烈遂於庚子之年魔障遺爲神拳以致禍結兵連大加懲創
亂已至極天心思治世人莫窺神佛無邊此乃造化循環一治
一亂之樞機雖神佛亦不能背常違數以姑息於一時也吾今
追憶當時不禁悲歎欲絕故陳述往迹以勸世及時爲善量
力積德莫再蹈此覆轍則吾言不致空費筆墨而世人亦獲無
窮之福矣

二月十二日午刻

鎮壇莫公詩一縷香煙上九天普渡衆生離苦海仙壇垂示貝

元聖打破疑團無掛礙。
宏教眞君詩降龍伏虎世間稀。只要除魔破眾疑。掃筆寫來眞妙理。仙壇濟世廿年餘。
妙翔眞人詩九十春光次第來。千紅萬紫綺羅開。玄機動處天心見。指點窗前數朵梅。
海蟾仙詩旭日晴烘柳欲青。焚香閒自誦黃庭。門前泉水涼涼響。卻帶琴聲入耳聽。
濟貧人詩善因善果兩相依。記取循環暗裏推。妙理元神成萬古。於今壇上盡飛飛。

孚佑帝君詩二十餘年渡世勞。回思往事暗魂消。而今重把舟人喚。再向前川放一篙。
大道齊天無上尊。青雲宣化廿餘春。羣生洗耳聽吾訓。何患吉星不照臨。
濟佛詩閒中生事事生忙。萬慮千思幾斷腸。我勸世人聽我勸。養心息慮愛時光。

清淨山歌

日喫天又好。好好好。好年好月好夫妻。好子好孫好又好。春天暖和夏天熱。秋天涼快冬天寒。皮襖春夏秋冬四時飾。貧心樂事知多少。花開柳綠春光好。蓮花蓮葉夏天晌。秋天桂花開的茂。冬天梅花又放了。春花夏蓮秋桂香。冬梅轉眼又含芳。四時好景如流水。那能久遠那能長。不信顚倒這片話。請君中夜細思量。思量起來眞可歎。可歎世人最無常。無常一到萬事休。恩愛夫妻一旦丟。好子好孫憑他弄。弄來弄去不回頭。山旁水涯盡噴墓。誰能逃出這條路。紅粉青樓盡懶懨。一生風流散雲冪。五更明月容易暗。三月殘花容易散。詩鐘古寺聲聲磬。哀雁長空行斷。君試捫心仔細想。誰能留住春常看。更有財迷不知羞。看見銀錢就伸頭。一文半分成了命。不顧生死也得弄。弄來弄去發了財。喫喝嫖賭吹齊來。敗家子弟知多少。壞了多少好人材。證魁一死兩瞪眼。一文半分不能管。世人都說發財好。我看總是不顧臉。更有仕途奔波者。誰能保住不斷絕。顯爵崇位眞得意。高車駟馬好揚氣。不管敵國來侵欺。不管小民之利弊。今日作養節度使。明日盼着監牢獄。今日進項不大好。明日弄筒大元寶。升官發財忘不了。倒把大事弄稀糟。一旦斷了這口氣。任人指罵不管了。貧賤不長富難保。窮窮富富輪廻巧。可笑世人但想富。不知立命胡尋找。上天有眼看的淸。賞善罰惡不留情。天堂憑你功德上。地獄憑你惡事進。莫說眼前無報應。你

的惡員未滿盈。今日喫頓臨心飯。明日好酒喝幾鐘。一飲一啄安排定。不由人世胡鑽營。春風吹起黃沙舞。夏天房田被水沖。秋天寒衣未做起。冬天挨凍亂哼哼。神佛豈願人受苦。卻是凡人不自主。一心不把自己想。返想神佛不救撫。我勸世人勤自省。自事莫把神佛怨。果能參透此中機。上天自然即垂青。仙根不斷可成仙。善心不退終得善。造化無私眞公道。輪迴來往機最妙。勸君直上青雲梯。千萬莫向火坑跳。請君細念我的詞。早早晚晚自修持。一首山歌言罷俗。混元道理卻在斯。但願世人知我衷。趁吉避凶自逢迎。一首山歌唱完了。不覺話煩語又重。

話哈哈。我有感於世道人心信口說來。不覺話煩語多字句之工拙。我所弗計。但願觀之者足以興。聞之者足以戒云爾。

二月十三日午刻

鎮壇莫公詩善道多魔要謹持。莫將主意亂猜疑。平心斂氣存元理。月到天心悟道時。

拋一員人詩小別蓬萊此地遊。長時休負一登樓。迎窗翠色周圍繞。登入耳琴聲活水流。地僻俗塵飛不到。興多天趣靜中收。消閒仍把金丹鍊。留與春行病者投。

藍仙詩人非休教。百寸陰坪前路度。寫金箴。好詩佳興時時寄。

渡道無心卻有心。

青陽帝君詩二月風和日色融。青青芳草已成叢。最欣淨地塵難到。轉訝仙源路可通。隙外鶯穿楊柳綠。檐前鳥語杏花紅。春光怎忍閒拋卻。妙筆臨坪贊化工。

孚佑帝君詩臨壇最喜教君知。不渡無緣渡有緣。豈上雙親眞活佛。腔中方寸即金仙。天堂路自光明入。地獄門從壁隙穿。寄語諸生當自愼。着鞭休讓逐爭先。

太上老君詩道心生處萬心清。金體飛昇兜率宮。多士虔誠聆訓語。靈鸞搧動彩雲生。

太上老君三才說

天地人謂之三才。人盡知之矣。至於天之奧妙。地之氣運。人之本源。則知者蓋罕。夫天有形無體。純是青化之氣。積碧橫空。仙宮寶殿窈窈冥冥。求之即有。非求即無。誠心即之。即在目前。冥漠視之。遠在萬里。靈山不遠。即在人心。此之謂也。然而太極之氣。千劫常在。迴旋不止。猶如轉輪。故冥來冥往。晝去夜回。洽亂迭更。生死互代。虧盈盛衰。伏凶倚吉。此乃自天之妙。仙佛之宗。世界視此爲升降。人物隨此而死生。風雨依此而布濩。日月乘此而代明。諸仙調其理。五帝司其成。人豈莫能逃其外。仙佛莫

能肖其經大至三千世界細至草木昆蟲當轉即來在不動即不生天心即人心人靈通神靈其氣既旁通四海之表其微乃存注一心之中佛說妙哉妙哉仙曰窈窈冥冥世人欲求天之眞理原須自問乎心中夫地者人物所附寄以生者也世人所居之地爲一世界此外尙有各世界佛言三千大千世界是也地運東西旋轉與天理有應合之妙世人欲知天理先求地運地運雞明先參人事果能通乎此即能無怨尤矣又夫地獄之說世人罕明其理地獄之有無亦視人心何在耳人心向善遠地獄而近靈山人心向惡出靈山而墜地獄故曰靈山地獄全

在人心也夫人者合天地之精含五行之秀而生者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人之元氣全在於心善保者心靜善用者心靈不保者心散不用者心死生死在乎心故心爲一身之主而耳目口鼻手足皆聽命於心上智之人心如明鏡下愚之人心如頑石中人之心可明可暗可動可靜磨之則明蔽之則暗迎之則動故運巧研幾鉤深致遠保之則靜故知白守黑知雄守雌心之法力可以格天感地倒海移山人若無心直同木偶人若放心直同游尸心也者人身之主天地之真全在乎此用其心者耳目百體無不效其能放其心者耳目百體無不

遠其命存心之義大矣哉

二月十五日午刻

鎭壇張公詩天氣溫和二月中羣芳競豔醉東風年年春景隨心賞趁此光陰立善功

宏教眞君詩花朝節到好風光剷草栽花士女忙好景當頭須返本用思則聖否則狂

採眞人詩人間原自有長方何用別尋紺命湯陰隱自當勤種植疾痾方免入膏肓掃除嗜慾精神爽拋卻奸邪壽算長即此便爲丹九轉不須另去問歧黃

即藥王尊者眞人

青陽帝君詩八字橫空雁一行春風遠送韻飄颺韶華在目眞無限施濟爲懷莫敢遑百物含生深化育一心救世細思量臨壇復又舒良曲願祝寰中日月長

孚佑帝君詩繁華春景是今晨山水樓臺一望新誠酒尋芳楊柳路迎人最愛暖風熏

濟佛詩春風秋雨總傷神花開花卸幾時新問得不生不滅法修成五蘊見至尊

語今日是花朝佳節士女游春好不熱鬧也作尋春歌以諷世人

濟佛尋春歌

君問春從何處來。非從海外共瑞臺。君問春從何處尋。棚外花鳥不是春。君問春從何處賞。無處無春陌處訪。君問春從何處去。不見春去草滿地。春來春去隨他意。尋春賞春君莫迷。有酒莫教空滿盞。有花及時芳田種。芳田種。抽新芽。綠蓋滿枝映紅花。映紅花。春景好。隨心稱意看箇飽。看箇飽。莫生煩惱閑事放心頭。放心頭。不可搖。怎如清風共明月。共明月。風往來無罣礙。無罣礙。得任去來。脫了人間皮骨殼。翻身跳上白蓮臺。世人但知春光好。不知早晚土中埋。土中埋。日月長。長安街上熟蓍葉。生存

華屋多遺意。死歸黃土對白楊。爭春都從墓前走。誰想身後景淒涼。昔時繁華歌舞地。今日變作瓦礫場。春鳥秋蟲聞煞語。秋草春花順時芳。請君當景回頭想。世事總是水雲鄉。水退狂風能起浪。雪浮天上變無常。晨眠隨風逐雨去。恒久還是日月光。日月光。存千古。普照莫教晝處舞。工夫只在心頭用。變化一二三四五。天地之數原無識。其間妙用不離五。不離五。好修持。春夏秋冬順四時。打破迷陣出凡世。離卻色相上蓮池。頻偕說的有川話。世人莫作風月詞。其中妙理知多少。反覆玩味君自知。

清晨人詩月色初升萬象新。一堂仙佛話前因。奇花瑞草何人種。春景芳菲到世應。

眞眞人詩逍遙快樂是仙翁。謝卻塵勞趣不同。逝水芳華容易老。生幾度見春風。

太乙天尊詩。曾證凡塵不懈勞。青雲壇上快逍遙。飛鸞乘興遊仙島。歸來重生立志高。

元始天尊詩。有花有月是今宵。樓上何人品玉簫。一曲好歌隨意去。黃粱未熟夢先覺。

元始天尊明鏡詞。多

海上古銅青天邊寶鑑明。寒花茫琢磨雕晶。拂拭無塵神可照。光皎潔體精瑩。寶氣燦金城。寒光鎮玉宮。問根原地鑄天成。萬古常磨非俗品。分明暗。辨西東。

二月二十日辰刻

鎮壇江公詩。旭日幽林滿。晨光氣最清。窗前聞鳥語。枕上落鐘聲。大夢誰曾悟。浮生我自明。消除諸妄念。頓悟一身輕。

宏教眞君詩。大化無邊包四垂。聲香明德萬人師。青雲又駐仙緣廣。揮動靈幡且賦詩。

雲路飛昇作上仙。靈光普照遍三千。臨壇宣教明眞理。多士虔

誡結善緣

濟佛詩快樂逍遙號喜顯吟詩酌酒笑狐禪眞空悟徹乾坤小幾度輕狂欲上天

孚佑帝君詩凌雲步月快逍遙仙客心胸意趣高清淨無塵合正旨青雲壇上試揮毫

文昌帝君詩勝日尋芳山光接水光道心花外靜精氣璞中藏水暖知魚樂泥香看燕忙天機隨處是活潑動青陽

文昌帝君修身立命說

人有富貴貧賤疾病生死吉凶順逆夭壽窮通是皆有天命焉

非人力所可致也然而天命不虛行全視人事爲轉移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安命者吉悖命者凶存亡吉凶視乎人事而應乎天命故世人一飯一啄莫非前定或生或死皆是因果不出人世鑽謀或貴或賤視乎陰騭一塗一通關於造化非憑智謀取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然而修身之道豈易言哉大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樹無本則枯水無本則涸人無本則德無本則墜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務其先徒事其後是猶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其不枯亡者希矣木有小方出新枝水有源方長新流人有根方可生存德有基方可日進世人專求細故鮮明大義事尚浮文鮮務根基明德新民之說徒爲腐儒空談成仙作佛之言空成俗子閒話不知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徒從幻世浮華華落而寔隳以致天下之事純尚虛爲世界之風日愈澆薄天命既壞而人方斲削眞本人失而世益浮華可勝歎哉世人欲返眞歸璞樂天知命觀種樹導水之[illegible]明心見性之書遇人欲葆天眞伐之理之導之抑之官明之討論之研究判析温習之庶眞本徐轉而天命可延也

二月二十三日午刻

鎮壇莫公詩孽鏡高懸心膽寒而今悔恨也徒然生前善果須明辨地獄天堂一紙間

宏教眞君詩執掌鸞壇立善功羣生慶念禱和平壇詩領袖仙佛趣苦海隄旁自在行

感佛詩無物無塵無我身眞空悟徹見天尊陰陽變化時更換骨肉消淪影不存酒裏迷誰已破環中端緒渺難尋何如返本修眞性清淨逍遙作上人

妙翔眞人詩春山如笑水東流萬誠慇懃去不休送盡古今多少客誰曾慢岸一回頭

遺眞人詩凡夫何者可成仙。鍊道端宜養性天。不論是非常貴已但將動靜謹持權。不爭自滅心頭火。無取能開舌上蓮。參透人生一大夢。橫揮慧劍斬塵緣。

李帝帝君詩妙理詳推意味長。應寰誰解認仙鄉。青雲設教垂多士。廣修答上蒼。

東嶽大帝詩日月茫茫去不回。青春無幾老來催。何如試訪天心處。冬至陽生數點梅。

東嶽大帝天地無私篇

鈞是人也。或貧或富或賤或貴。鈞是人也。或夭或壽或窮或通。

貧富也貴賤也。是運也。非智謀所能違也。天壽也窮通也。是命也。非人力所能改也。知命承運者。謹其事以聽命。修其身以順運。處富貴而不驕。處貧賤而不濫。素夷狄行夷狄。素患難行患難。居易以俟命。樂天而不憂。然而安命而行。順運以修。可以轉貧賤而富貴。化險阻爲平夷。此乃天造地設萬劫不泯之公理也。夫天地猶之明鏡無象不呈。無微不察。如垢面逢頭而對鏡。鏡不能除其醜。能思若知其醜而檮昧焉。則鏡中所呈之象。亦轉爲眉目清揚矣。知命順運而得美報者。何以異是。若怨鏡之不去其醜。不知自修而碎其鏡。明鏡雖破。而其醜如故也。不安命待運而怨天尤人者。何以異是。終之積罪滅身。自結凶果。是豈天地之絕人哉。亦人自絕於天地耳。由此推之。天地無私之旨可大明矣。

二月二十五日辰刻

鑽壇莫公詩大道如明鏡。如何少客行。祇因生慾障。蒙蔽困天

憲。

宏教眞君詩萬古長春法化玄。天機奧妙最難參。靈臺揮動眞音湧。仔細尋求結善緣。

妙用眞人詩悟道原宜白慮淸。寸心切戒好虛名。修眞養性須貶踐莫以空談負此生。

羣仙連環詩

正陽帝君詩睡醒靈山日已高。昔年壇上且逍遙。淸光和氣乾坤滿。濟濟羣仙下九霄。

張仙詩濟濟羣仙下九霄。散遊川水逐漁樵。眞空須用眞心悟。萬古千古渡衆曹。

羣仙詩萬語千言渡衆曹。壇前名士盡英豪。凌風步月常常事。日向深山避俗囂。

攜鸞凌空赴早朝
海蟾仙詩攜鸞凌空赴早朝仙宮世外任逍遙幾尋白鹿銜芝草又向山頭品玉簫
何仙詩又向山頭品玉簫攙頭一望海雲高看來富貴同雲散
那似仙山風味饒
西華帝君詩那似仙山風味饒金精爲酒玉爲漿看來世界如煙霧回首塵寰幾萬遭
藍仙詩回首塵寰幾萬遭風聲樹響滿水泱泱東流一去永無返
苦渡凡塵不憚勞
照心寶鑑 卷一 連環詩 四十四
濟佛詩苦渡凡塵不憚勞山歌唱了萬千遭逍遙世外誰知我
酒醉酣眠脫破袍
李佑帝君詩酒醉酣眠脫破袍壺中日月景偏饒眞言參透得超渡不負羣仙願望高
話吾等臨壇吟咏無非慈悲之念超度之心十首詩中意味深長果能尋思有得必結善果生等勉之
二月二十九日午刻
鎖壇眞公詩春雪初晴天半寒瑤池玉屑積西山乘閒一覽春城景遥指雲端下衆仙

宏教眞君詩一夜西風催雪飛輕塞料峭透春衣臨壇即景且揮筆仙客咸來寫妙微
華眞君詩昨夜天公散玉瑛朝來暖日放新晴殘雲歸岫東風起拂岸參差柳線輕
白祖入詩雪霽天光朗風和淑氣清一輪春日暖萬物共生生
葛覃人詩春雪初晴景物新殘雲四捲盡層陰東皇鼓動東風暖方見韶華造化神
濟佛詩一陣冷風催我背回頭春雪滿長安銀花燦爛眞如許短賦揮成且破眠
照心寶鑑 卷一 春雪賦 四十五
話今當春雪初晴餘寒尚在生等酌酒聽我賦之
濟佛春雪賦以早春雪爲題
天半起陰雲簫颯寒風曉雪花四野飛了卻春光好吟春居士仰天而歎曰春光已和韶光半老奈何甘雨未施冰雪又埽寒凝向日之花冷斷鳴春之鳥爾乃白橫河沙青埋野草西風起兮聲狂南窗倚兮室小歎陽和之乍離悔禦寒之不早陳封岸柳已高前津頭平崎嶇世界皆輕薄衣襟遮指瑕樓玉宇回看明月柴門不知富貴如何經寒陣陣休管清貧如許也看戲玉紛紛天地無情枯樹那堪暗暖春風有意輕條捲盡浮

雲三千世界初霽多少城郭回春冰綠見日而解梅瓣逐風而開三徑新泥滑半庭斜照寒沙岸鷺鷥翩翩輕飛欲盡酒旗牛背笛橫花重壓應雖天涯日暮游子長留是光猶動庭竹風信早過山巒孝齊雅士閒居盥梅中詩為澤幽人獨步溝陳初殘於是歸其像而輕寒頓移消其酒而微形漸減歸雁橫天以參差殘花鋪地而斷續知幻質之難留惜粉態之將絕乃提壺沽酒重吟綠蟻紅鑪應憑清室聊賦陽春白雪

三月初三日未刻

鎮壇張公詩天氣溫和上巳辰這番風景最宜人花紅柳綠流

鶯囀多士開壇聆道音

宏教眞君詩上巳良辰天氣和柳含晴露水微波蟠桃宴罷瑤池會春色無邊人醉哦

濟眞人詩紛紛世態炎凉易代榮華起滅遷宛破塵寰皆是幻翻身撥千丹二滴

妙用眞人詩桃李花開又一春不知誰是看花人看花應有惜花意惜花還似惜青幻與眞

陳祖師詩天氣和日暖是春白鳥飛來自然近此身睡醒始知年又去滿花全在夢中新

濟師尊宴罷瑤池王母家春光滿面醉流霞頻催即景多清興不是吟春即詠花

李伯帝君詩三三上巳好風光宴罷蟠桃勸酒香撒展祥雲來淨土飛鸞動處寫天章

瑤池聖母詩東風和暖好花開萬紫千紅仙子栽盛宴年年天上設蒼黎普中埋光陰似箭春難住華髮如絲老易催寄語人間修善者心田福地及時培

瑤池聖母勸世文

人生在世不過百年光陰迅速猶如流水或貧賤薄弱而中道

天殂或一事未成而已蓐衰老故古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惡亦惟日不足孽孽為善者思積善以成名孽孽為惡者終罹惡以滅身因果無差報應不爽作善一身不報報在兒孫作惡一身無罰罰及後裔頭上有天庭眞謂神佛無眼足下有地府眞謂幽冥無知須要仰不愧而俯不怍切戒捨不善而習其善世上之人不外士農工商緇道尼冠各任父子夫婦昆弟師友聖賢明定綱常佛聖申訓戒凡經典詩訓無非勸人作善之書無如世人冥頑固念不肯修持或笑聖賢為迂闊或誚仙佛為怪異頑石尚能點頭而人不可勸雖大尚得超昇而人不

上帝發赫斯怒厲命凶神下界以造洪劫期於人知恐懼改過自新無奈世人狃于姦宄以惡爲能不知痛定思痛而反幸災樂禍終致陰長陽消生氣盡絕深陷苦海之底永無出頭日矣

上帝原無絕人之念而滅　上帝之心謂之何哉吾察世人造孽之由不外殺盜淫妄貪五條此五者皆害身之禍蹟剉眉之刀鋸而人依之爲宗主親之如膠漆不誅六賊反認賊作親子不持三戒直視戒爲具文種種不法之事不可枚舉上乖天意之和下悖生成之理爲士者不修道德甘自暴棄爲農者不安本分外爲工商者不求信實純尚虛僞出世焚修者

不懍法戒奸肆昏世道愈趨愈下而人心愈出愈奇爲善者稀於曉星作惡者密似河沙不遵陽世之罰必受幽冥之責悔恨無及何不乘時修善呼號無地何不及早回頭死後怕爲雙頭獸生前莫作兩頭蛇奉勸世人熟讀斯文夙夜修持莫以有限之光陰造無窮之罪孽則幸甚矣

詩曰乃上已畏反在瑤池宴罷乘興來塵作詩一首文一首以昭爾等之感格爾等宜恪遵吾言愼自修持並宜持此爲人解說告誡俾人人俱懍仙訓相勉爲善方不負吾一番苦衷也

三月初八日午刻

領明莫公詩暮春風景最宜人萬色青青柳色新鳥弄笙簧花弄蕊生生各自樂天眞

修道端宜萬念灰靜中休被動來催豁然參破眞消息個性全從悟性來

領周張公詩百合名香篆碧煙身閒愈覺道心堅年來詩債猶多少都付青山綠水邊

氣暖風和午日斜白雲深處有人家綠絲綠映門前柳點點紅開牆外花

閒裏有時聞鳥語人間何處泛仙槎若能重認桃源路切戒心頭一念差

眞君侍者前木堃福德毛公詩青雲還設廿餘年多士虔誠結善緣柳暗花明風景好飛經試詠草春天

毛公詠懷詩

天心向善理固純歷盡魔頭便是眞積善之家餘慶厚斷無災運苦侵尋

雨光蕩漾月華生祇礪塵心似鏡明神似遠山看蘊藉氣如秋水映長空

方寸修持可對天和平家室慶團圓人間福自珍珠貴報循

覺等開
富貴花開幾日紅依然客落返東風福田木自心田種過眼雲煙總是空
話吾於詩才不甚靈活不過感君等盛意聊寄聲律以抒所懷君等輯之書中以誌古道可也今日乃　三月初八日福德神傳　諭今日宏教眞君聖誕君等各將忱悃在壇前慶賀自獲多福也
宏教眞君詩弟子虔誠拜我仙名茶美酒醉仙顏吾今願祝聖前士福似岡陵壽似山
詩今日是吾星辰衆生等虔心慶賀吾無以爲贈各贈生等詩一首以表吾之微衷而勉生等前途
訓諭憶自青春向善場而今兩鬢似秋霜心誠念善終無改他日書成姓氏香
訓曰月升恆毒風雲世變多山嶽春不老銅古鏡常磨心性參佛理精通悟道歌功成結善果飛渡佛雲羅
訓曰快外秀中善金純誠功在上昇奔善西東參佛性定悟道心空好自修持可登退離
訓雖事尚善莫生魔工夫到福緣多

訓明女侍我仙眞立善緣修持功滿自通玄明心見性無雜念向善工夫淺學
訓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懷之民庶可方比
訓明保衛精神切莫因循工夫勤煉久自通神
訓明正善念勤修無慮無愁大道在邇不必遠求
訓明通侍壇濟世功勞已深始終不改方見佛心
訓明善道寬善心誠問消息玉兎明
訓慶心持堅夙夜莫玩靈光大顯自結善緣
訓善念修持方寸心惟將救苦在千存靈如證佑休生怠莫作尋常世上人
訓一道乃玄門苦把持金丹九轉自運連清修去妄惟推玫善因修行待好時
三月十五日子時
鎮壇張公諱鏡花水月總虛情愚暗凡夫何日明法化仙眞開覺路幾多衆善共金繩
宏教眞君諱淨筆衷昏請上仙運砌仙子下重天苦雲普渡爲善衆同登彼岸心意虔
妙翔眞人諱喜春已平海宗開梁土昆崙無子來要重普度衆

性果鋤雲汲雨趁時栽。
濟航人詩鑑中神火鍊乾坤。旋轉陰陽納一身。玄理難窺且靜養會將白石變黃金
海蟾仙詩荒村古渡影茫然。我泛輕舟待有緣。閱歷不知春幾許。可憐白髮自垂肩
呂純陽詩四相能空魔不侵。好從空處覓金針。光陰似箭催人老。惟德休教負寸陰
高道人詩閒步春城外。青山向我迎。柳長隄亦綠。花落水猶紅。漫道春江暖。須知昨夜冰。四時隨意興。潛泊樂無窮。

南宮米芾仙詩當年畫畫自風流。明月清風不識愁。灑脫神仙呼米老。三山五嶽任吾遊。
太白李仙詩燕山三月見桃花。門泛鵝黃羽士家。明月不知儂已醉。滿光送我到天涯。
玄天大帝詩寶劍寒光射太空。元神步月更凌風。空明洞澈羣魔伏。威鎮玄天是道名。
協天大帝詩丈夫志氣要英豪。休逐啁啁兒女曹。氣薄雲霄功蓋世。赤心未死尚磨刀。
青陽帝君詩輕舟已過小橋東。綠水悠悠接碧空。最是岸旁三月景。桃花無數笑春風。

午刻

羣仙聯詩

天氣清明飛絮時。正陽仙翁降筆且聯詩。東風嫋嫋香烟篆。海蟾仙午日遲遲樹影移。張紫陽仙皓月清輝窺色相。國師珠潤玉品文詞。呂純陽仙飛鸞動處天心見。佛語仙言最醒癡。普庵佛暮春已半百花香。西華帝君仙佛臨壇共一堂。和合二仙喚雨呼晴春鳥樂。羣仙爭名奪利世人忙。元始天尊輕雲徐步無牽掛。道德天尊芳草獨薰愛景光。孚佑帝君富貴功名兼壽考。塵寰事事總荒唐。正陽帝君

濟佛詩一生垢面又蓬頭。散蕩顛狂是我儔。借問緣何能若此。祇緣無慮也無愁。
話頭與羣仙聯詩吾有佛語仙言最醒癡之句。今即就醒癡二字作癡說一首。讀者細心會悟。必當茫然自失。啞然自笑。
撒手懸崖過登彼岸。則吾之詩與文誠不爲虛語矣。
濟佛癡說
迎向之來有盛有衰。寄世之物。有生有死。盛衰無常。生死有定。若要無生死。須要參佛理。若要無盛衰。須脫輪迴。欲無生無死不識不知大覺。若欲大智若愚。嗚呼世人。急須參究佛理。輪

迴之說誠盛者趨而羣趨之衰者伏而羣避之生則親之死則
逆之又從而喜悅哀痛笑語哭號之嗚呼誰知天理之循環誰
知地運之輪轉誰知人事之變移哉斯之謂悖也哀痛誠笑語
哭嚎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癡而已

三月十八日申刻

鎮壘張公詩功名富貴等雲浮莫負年光逝水流往事誠思眞
懺悔英勉力且精修

宏教眞君詩揮毫題句動塵寰普放靈光燭大千善念陰功可
立命羣生莫負此番緣

韓仙詩流水光陰又一春花開如錦草如茵武陵漁父今何在
悵望船頭待問津

西華帝君詩一壺玉液一囊詩冷暖年光總不知三島十洲隨
所興人間喚我作仙癡

海蟾仙詩海外仙居樂難教世上知雲山開古畫風月得新詩
不許滄桑幻焉知歲序移洞天眞福地靜坐養靈基

正陽帝君詩山外殘暉鎖夕陽花間且過幾春光詩酒琴徑
吾好逐利爭名任爾忙萬劫元陽常自在羣魔不敢近仙鄉
將此理心頭想喜樂悲歡夢

孚佑帝君詩跨鶴乘雲任我遊感傷世事意難休名臣史筆昭
千古險詐機謀陷盜讎大海塵飛紅日上一天月淡暗雲浮揮
毫化靈光燭一筆勾消萬古愁

呂祖等所擬之崇正教以敦行論題敬吾心所未發用意甚
深總論之

孚佑帝君崇正教以敦行論

大地之上人物雜處人行維繫之以物無聯絡之情中原自上
古以來聖賢代起明人論說仁義其始也渾渾噩噩與木石居
與禽獸遊古帝王明智天生創爲宮室飲食衣服以彰禮節養

生送爲禮樂制度文章以正心而御世中古之時有五教曰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此之時教門未分故曰此五者爲五
教及三代之末風俗澆漓雜派歧出諸子百家之說紛紛不一
轉相駁詰秦皇坑焚棄先聖之典型付之一炬而文教日以微
矣佛教出自天竺於漢代入中原及南北朝之後而大盛道教
原於老子最爲玄妙悟道者難之其人絕其教之根源終未
大顯於世曰仙佛之教出與孔教並行中原而有三教之稱世
上之人上智甚稀不能總攬各教而通其源故分門別戶互相
攻擊人主出奴紛紛論議遂使吸取名教無檢點向之徒得以

乘隙而揚波於今耶穌之教又來自西其勢力赫赫直入中原。
考其根源亦有所自故今又有四教之說。生等恐各教相侵。愈以擾亂請吾作論。吾知生等之意。欲崇三教而排外教。固見生等防患弭亂之深心。然今世不患教多而患無教。何言無教。四教相維。道明義隱。既無上智之人為之通其本而明其標。反多狂妄之徒。愈以毀其綱而紊其紀。以致四教各失其所。各亂其眞。又安得謂之有教。生等皆謹愼之士。自宜正心敦行。不可隨波逐浪。今之自號高明者。率以尊孔孟為拘泥。奉仙佛為迷信。不知世界之上。專賴各教維持。而後人安其分。品行以敦。若號然自放妄議肆詆。則與無聊絡之禽獸何以異。至於迷信二字。吾尤有辨論。今因黃昏。俟諸異日再論。

安樂子跋

人生於天地之間。秉陰陽氣運之育化。伏思受命於天。所以生人之理。庶乎仰承天命。無負穹蒼俯作善良。同登壽域。然天有好生之德。人莫識之。於善惡何有焉。蓋世界之大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大道之本源。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修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儒釋道之名雖各不同。而其道則一也。夫人誠能孝悌忠信之心。禮義廉恥之明。則世界必無惡人。既無惡人。則世界稱為極樂之世界。人民稱為極善人民。而世風又何變幻哉。蓋人原本善性。習則相遠。遂有作德心逸日休。作僞揚善隱惡。自失去本性也。惟作德者天降以祥。其作僞者天降以殃。而天地無私。以繩惡人使歸諸善。然刑繩惡人。固不若以道化惡人。警惡人不過警惡人之心。化惡人則化惡人之

性此仙壇乃仰　上載諸神列聖救難之說也嗟乎今世人心變幻不思天理因果之報矣信於鬼神敗之於網倫難挽人心之虛僞尙蒙我純陽祖師飛鸞濟世刱善書以拯世災活人無數此卽神道設教之意夫以世道凌夷人心不古目佛道爲邪道以神說爲妄說失其本性自斷生機神佛雖慈悲救其難而世人執迷不悟其本源甘霖雖降

難潤無根之草佛門廣大難渡不善之心卽此理也昔孔子有謂惡人自作孽不可活是知上天本有好生之德垂救世之恩有加無已苟能革面洗心懺悔前咎於惡人有一分追悔之心天卽有一分之好德卽人世所不敢希冀者無不得之人不負天天尤不負人溯於古往今來天道無親人心自滅而善惡果報毫絲不爽者昭昭乎若揭呼吾輩忙回頭是岸願拯迷

夫早登寶筏以渡出沉淪之海海也惟人何不懷神佛濟世救難之慈憫而勉勵世人以明本增善道之宗旨爲世界救難濟世也哉是爲謹跋

丙辰年端陽節序延慶歸居士安樂子善鑑敬跋

玉光子跋

因果書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敎於斯二語會反復而味知矣徵之既往驗之將來果然毫髮不爽信乎此言之不誣也試畧述之以為未經歷者鑒敎稚年時嘗夜夢自經書廩則粃莊難憶年十一束髮授書每讀日誦十六篇無難色似猶宿存於胸者入學市兩月遭變散館次年入學外村未二月復因母患病旋棄學從此家道凋零學詮間斷雖不能再從師遊年十八投身商業以謀生計乃因命運蹇滯坎坷多般虛度半生毫無建樹撫膺愚之人或即前世之大過歟敎生平性嗜讀書舉凡天文地理奇門六壬周易星評諸子典籍無一不覽嘗以歷數自推命該一生窮困孤獨無子嗣因偶讀因果論云始知修德能增福蔭添子

益孫敎健於光緒廿五年間右妥門內有青雲法化寶佛降乩濟世救民世餘年來靈應昭著敎樂而往投憑幸蒙收錄在壇侍差旋蒙 濟佛作引道師又蒙

純陽帝君諄諄教誨囑以孝悌忠信務貴實行非禮勿為是誥當作聞命之下銘誌肺腑每自省身有過必改行之既久雜念屏除從此屢受

仙佛點佑肇中遭火三次皆化險為夷外出購貨前後被劫卒處無失中年家業漸展本身舊疾服藥痊愈老年返壯年玉花甲之後連生二子聰明健壯不特身受

慈恩追報成三壇寶訓即敎先祖父母等已蒙純陽帝君保奏為神且臨壇垂訓家教有云倘能為善吾等冥中亦沾恩惠矣凡此皆本壇為證之

報也。生爲善人。殁爲神明。敦曾目覩廿餘人。創辦青雲壇。越誠靈毛國鑑。殁爲江西都城隍。蔣靈昌永才。殁爲顯天省城隍。其餘爲府縣城隍。兩德正神者。不及盡述。青雲壇弟子。有百餘人。得善報者。亦惟言行質陡者享之也。聊述顛末。以作勸世觀。

生平束髮授詩書　歷讀因果勸迷夫。
渥得天恩增壽域　善功能蔭子孫餘。

時在
乙卯年中秋月　玉光子敦靈敬跋

純陽帝君序

扶乩術也。然術與理通。純正而無邪。至庸而無奇。此最難之術。非易言也。夫仙在虛空縹渺之境。人逐勢利名祿之場。一純清。一至濁。欲其渾合無間。同歸於化。不綦難乎。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先機之動。邪正最要分明。神之現靈。乃先機之感召。猶立竿見影。人為竿而神為影。非先機動於人而神為其所感召乎。故扶乩之術。以人之邪正而分。人正者必無邪說。人邪者盡屬荒誕。未入洗伐

之門。妄冀扶乩以得金丹之道。未培心地之善。妄思扶乩以求富貴之榮。此皆邪欲焚蒸。妖怪斯作。何有仙跡之可尋乎。非神之害人也。人自害耳。宣南青雲壇。吾得弟子數十人。群能秉正以宣化。未嘗入邪而興妖。頻年施教靈跡昭垂。不知者非曰奇怪。不可思議。即曰妄誕不可為經。噫。是亦未取吾青雲壇所輯之書一讀耳。世人不信吾言。試取是書平心降氣一觀。非盡純正無邪至庸無奇之談乎。吾於是書之成也。恐世人不明其所以成。故特揭扶乩。輯書之正理。於卷端。以為篤信好學者勸。

歲次乙酉年春王月降於洞庭仙館

命圓明子序

孔子曰有教無異端之說不特受教者則恐有邪辟之衷既受教者先正其心而後修其身是爲道也蓋儒教皆抱一與人爲善之心所謂三教一理也是知聖賢之心卽仙佛之心仙佛之言皆聖賢之言其理一也伏思

純陽呂祖由儒入道誠以仙佛之心爲聖賢之心仙

佛之言爲聖賢之言者而婆心諄諄飛鸞以勸善其詩訓頻頻警化於世間未有輯書者稀矣於光緒初元之時降筆於北京三聖觀青雲法化壇值際拳匪舉起先命停壇具見本書照心寶鑑訓內防邪衛道降諭一篇三致意焉所有勸世訓誡又恐其散佚也命[illegible]及震靈廣鈔集歷年訓誡將日成篇俾可傳流於世也渥蒙 呂祖慈悲渡人之心卽早回頭而登彼岸惟在壇諸弟子皆得以自照其心而寡過不但與千秋金鑑同其寶貴也哉

時在

乙卯年春月望日 圓明子靈虛遵命謹序

命抱樸子序

粵自天地開闢以來。今歷六萬餘年。六合之氣化育萬方。陰陽交泰。人物滋生。異類於人皆自有性。性也者。及魂魄之元神也。神統百形。種類不一。性皆本善。人心不一。夫人生大地之間。靈通於萬物。性貫於天。然為人道者。當報四大之恩。自明三世之果。則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可作世上之全人矣。所以聖賢有

至性以秉天地載德而化人民。以明其道也。古聖云。人而無教。可謂迷氓。人而無品。近於禽獸。際今世道澆漓。人心不古。性善習遠。奸詐百出。倫理徒褒。忠孝全無。視鬼神為迷信。見善書以具文。不思天理昭彰。循還果報。大限來時。悔莫及矣。信熟思因果。抱樸陰陽。喜聞道德。洞開茅塞。尚蒙吾純陽祖師為渡世之慈懇。是以不忍斯民失迷賦性。敗壞綱常。因以普天之下。飛鸞設教。不憚煩勞。勸化世人明心信篤。誠求必應。凡我鸞道非異端之左道。仰三教之神佛慈悲。憫世人之孽海挽波。濤於狂瀾。願渡衆生共撐仙舟之快樂乎。是為敬序。

時在

丙辰年端陽月望日抱樸子信靈邀命敬序

純陽帝君序
命圖明子序
命抱璞子序
孚佑帝君解逆信賦
孚佑帝君講禮樂大旨
羣仙慨歎時世詩
濟佛抹逆歌
毛公圖鑑慎獨記
孚佑帝君歎世雜詠

孚佑帝君遊春賦
濟佛遊春賦
孚佑帝君養心說
文昌帝君申明五戒文
羣仙詩
孚佑帝君崇正去邪說
幽冥教主果報篇
濟佛修性歌
葛真人修命歌
濟佛養性四時樂
孚佑帝君廣渡篇
孚佑帝君修持戒律
羣仙遊環詩
孚佑帝君勸人修持論
濟佛醒世山歌
純陽帝君即景書事文
孚佑帝君端人心以正風俗論
孚佑帝君賜訓

文武二帝神道設教文
羣仙連環詩
呂祖師垂訓
孚佑帝君生死論
純陽祖師論
沈性子跋
悟元子跋

丙午年三月二十一日申刻

鎮壇冥公詩寶鼎香煙起碧空仙壇多士請仙翁仙詩佛偈知多少廣布流傳即普功

宏教眞君詩青鸞壇上動鸞儀寫出眞言極妙微最是靈山不易入莫教空手赤拳歸

妙翔眞人詩靜昧閒中得仙居日月長閒關鶯語笑來去燕飛忙老樹連雲潤新花經雨香科頭松下坐懷抱做羲皇

海蟾仙詩日上簾鉤日影斜春風三月隔天涯不知已過清明節祇見溪邊飛柳花

青虛眞人詩歲月消磨去似飛何妨乘興賞芳菲媽紅姹紫東風後留得餘香待我歸

葛眞人詩小坐山亭春暮時惜春爲賦送春詩東風將去誰風至樹影輕隨日影移幾見梨花飄亂雪又看柳絮駐遊絲駒光似駛催人老一飲千觴醉莫辭

西華帝君詩山亭無事且流連心曠神怡得自然瑤草琪花生滿地唐詩酬酒集羣仙瓊筵人醉蟠桃宴在境非疑兜率天坐久靜看香篆細倍教救世意纏綿

藍仙詩都說仙家藍采和一經醉後便狂歌精神活潑存千古意趣清閒伏衆魔富貴貧時如露電功名何地不風波居然我自無拘束是是非非不管他

重陽帝君詩日移綠樹影搖遮近水光陰可奈何爲慾升沈諸幻象年來不覺詠詩多

濟佛詩世外逍遙樂自知醒時歌笑醉時詩有人若問頭僧事最愛長吟勸世詞

孚佑帝君詩草長平蕪柳絮飛仙壇乘盼自依依青雲有路修因果願爾羣生志莫灰

話吾今開愍凡塵有最可驚之事即世人率以崇敬神佛爲迷信是也不知崇敬神佛亦有二類有不知修持而妄行祈禱者有束身名教而自獲多福者焉可不分皂白一筆抹倒吾今辨析其理作爲短賦以存告朔之餼羊

孚佑帝君解迷信賦（此減則爲韻）

人心大變兮世事忽更天地無情兮草木無聲風俗升降兮治道污隆日月無光兮山川無名仙飄飄其遠舉兮願塵寰而有淚佛渺渺其潛去兮住淨土而無蹤名教場地兮經典爲生香鼎無煙兮寶座頹傾逃出範圍兮今之所謂豪傑束身名教兮

卒皆笑爲愚痴。不思報本分。肆行無忌。莫知返始分。虛言無識。（以上說時事爲證）若夫平素乖張。平生反側。不畏天地分。久慣積凶。不憚神明分。時常裝德。或無事則肆分。有難方號呼。或平時猜疑分。有念而掩飾。或內懷昏濁分。不知修持。或隱微自欺分。不知踐踏。如此之人。号曰神佛所棄。而不知自省分。方疑祠而致力。縱口曰禮神佛分。終不通靈。即聲聲呼天地分。究何所得。是之謂迷信分。宜斥宜排。以是爲處誠分。何法何則。（此段說不知修持表行持）（前言之以明迷信）若乃慈悲念厥元。默神通。躬自厚責分。待人以恕。內自潛修分。處世以公。知鬼神之由來分。純求定理。焚心香而修積分。不尚虛名。拜地叩天分。無非自懍其戒。禮佛參佛分。無非自檢其行。求眞元於身心分。不使昏蔽。慧獨知於衾影分。黃斂骸形。是謂奉名教之維持分。孰言迷信。法聖賢之禱久分。孰謂無靈。（此段說東身名教自護多福）（前言之以解非迷信下總結嗚呼。懍懍。何世人之涇渭不分。清濁莫辨。而詆排若斯也。

三月二十五日午刻

鎮壩莫公詩。昨日風雷震四郊。電光閃閃雨瀟瀟。今天雲淨風和息。桃李依然關婉嫕。

宏教眞君詩。青青瓊隴麥苗齊。水滿池塘柳滿隄。化潤乾坤光

四照伽坻飛寫勸人詩。

九十春光老。殘花落綠林。韶華眞片刻。乾惕惜分陰。勵學物能益。存心道自深。世人曾識否。百鍊出精金。

濟佛詩。溪邊草綠雨初晴。醉倒沙隄有鳥鳴。爾自亂鳴我自睡。何勞多意弄繁聲。

孚佑帝君詩。參贊天機教化宣。塵寰苦海幾撐船。人心硬似山邊石。任爾磋磨總枉然。

一醒黃粱萬念灰。榮華暗被五更催。此心識破浮漚幻。得意而來得意回。

乘雲再再下蓬瀛。一路朋歌不計程。俯仰自如輕富貴。去來無定淡功名。塵寰可畏互興滅。世事何堪論仄平。寄語世間修善者。應從寂地覓眞空。

孚佑帝君講禮樂大旨。

眞古今通天地者。惟禮樂。事神明和人事者。惟禮樂。禮非進退周旋揖讓升降而已也。樂非滑濁高下聲韻鏗鏘而止也。夫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進退周旋揖讓升降。乃禮之皮毛也。滑濁高下聲韻鏗鏘。乃樂之末節也。禮樂之來原于人心。進退周旋聲韻鏗鏘。不過以此爲其誠敬悾悾于至聖

有言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不求禮樂所自來空談禮樂之形聲此千古之通弊所以禮樂廢弛日甚一日也詩勿論其大者遠者即就今人事神而言率多平日無行閒居曰放之事相在爾室不愧屋漏及乎將及其身祸到臨頭方禱天祝地求神拜佛鐘磬鏗鏘供品陳列非不外觀嚴肅局面雍容也然其心則放僻邪侈其事則乖謬違當未嘗修之心徒求襲其貌其如禮樂何哉其如神明何哉求福不獲反受其殃徒足以爲唱迷信者之口實耳夫禮樂之本不在周旋鏗鏘之間而在起居隱微之時一念之敬即是禮一念

之和即是樂須知神明不遠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羹牆衾影皆是至禮和順平時皆是至樂平時以之修身而身以正臨事以之敬神而神以饗爾心既誠何必周旋之威儀俱盡鏗鏘之聲韻俱調然後謂之禮樂大備哉或曰禮樂之文載於經典者極爲繁密如子之言將無所用之耶曰此正所以將其誠敬之心者也蓋誠積於中形發於外出於情之不能已故必曰所周旋中規曲折是皆從內出非由外至苟失其誠徒襲其

說不亦遠乎哉

四月十二日午刻

鎮堂張公詩風日清和四月時牡丹齊放映丹墀名生果是心誠敬懸格金仙又降詩

酒眞人詩翠竹當庭日影移小窗閒看一枰棋分明世事渾如此說與凡人恐未知

鶴眞人詞清和已至氣暖風輕青山百色綠水無聲雲爲詩留琴共泉鳴優哉游哉以資吾情

宏教眞君詩律換時更景氣催清和景象轉霏微海棠仙苑紅妝俏楊柳沙隄黃鳥飛漫道羣仙顏帶酒最欣多士志無灰臨軒賦就七言律乘興靈機不住揮

話慨自庚子之亂時勢忽更神道設教之說尚浪於天地間矣諸生當此風波不測之時能各秉至誠基爲仙訓寔爲罕見況生等屢遭危險能不變其初志是眞人神所共鑑而天地所垂祐者也吾願與二三子同加奮勉俾此書成就以續已斷之緒而垂不刊之論諸生定獲福無量而吾儕之苦心亦可宣明於塵世矣羣仙吟詩爾等靜聽

濟佛詩久與塵寰斷往來名花嬌豔爲誰開衣襟常帶仙家酒杖履曾沾佛院苔龍鍊成龍虎氣明珠養就蚌螺胎先生勇靜何爲者祇得詩提趁雨栽

張仙詩倒跨騷驢過短橋無拘無束快逍遙飛紅滿紛花姿老
映水含煙柳態妖幻質終難存臭氣靈丹端在養根苗金剛百
鍊精神固莫逐形聲暗裏銷

海蟾仙詩綠樹陰濃近午天小樓閒坐且怡然閑心宜化仙家
事隨意吟哦詞客緣無辱無榮情已泯有花有酒興陶然但將
眞性存千古莫逐俗風任倒顛

碧霞元君詩簾移午日影沈沈小駐香壇任筆吟良藥醫人皆
苦口靈方濟世是婆心渡人說得舌唇敝修道誰知性理深悟
望紅塵空自愧頹風難挽暗陽神

曹仙詩半樓山色半樓風想像蓬萊縹渺中左右野花香滿徑
參差老樹翠遮空胸懷救世須情少力挽狂瀾壯志雄一筆盡
收今古事願將木鐸振聾聾

西華帝君詩最堪寓目是青山倒翠玲瓏半插天靜裏方知春
是夢閒中轉訝日如年峰巒碧靄炊煙起嶺樹黃昏倦鳥還可
歎羣生終日裏渾如細蟻把珠穿

藍仙詩槐密竹深夏亦涼風吹花氣入簾香佳醪微醉詩多妙
午夢沈酣晝亦長座對遠山神靜穆窗臨活水韻悠揚塵凡不
解歸真法逝水光陰最可傷

韓仙詩原來甕裏可安眠底事情狂欲上天一事無成成白首
千秋有恨恨紅顏紅顏難駐君知否白首相催日慘然知否慘
然情兩離着棲誰其我爭先

李佑帝君詩斜陽半射晚霞紅日自西沈水自東零落桃花經
細雨輕顰柳絮逐狂風驚心歲月三春去過眼繁華一夢空自
是鳳凰非俗侶年年棲我老梧桐

正陽帝君詩眾仙同下白雲鄉分韻吟詩興妙哉夢想違離心
自淡眞機開悟頂先光十洲指點仙山好七寶莊嚴佛土香性
命諫修超萬古世人誰復醒黃粱

閏四月十九日午刻

鎮壇張公詩似火榴花齊吐紅花村里靜晴色迎香風輕送桔
槔唱想像當年太古風

宏教眞君詩綠槐高處夏蟬鳴轉眼年光幾變更忽有香煙沖
斗府乘雲再再下晴空

薛眞人詩霞飛黃雲麥熟時插秧煮雨苦林辭人生有定從天
到安食豈須謀國詩

如翔眞人詩赤日當天暑氣催人間何處是仙臺忽飛花片車
詩筆不移不順路驚來

孚佑帝君詩片雲吹送過蓬瀛。仗劍閒遊渡眾生。法化仙壇揮妙筆。虛機動處鬼神驚。

濟佛詩荷塘小艷翠亭亭。碧水一渠似鏡明。待到蓮花齊放日。滿湖盡是採蓮聲。

話今日我作採蓮歌。此吾南國見日湖中風味也。作此歌者。不知幾許矣。吾又效顰。可笑可笑。閱者取其意而略其詞可也。

濟佛採蓮歌

青舫宋橋掩映間。香風輕過破蒼煙。裊絲有意牽儂槳。鴛起鴛

鴦葉底眠。

放棹徐徐入鏡湖。舟輕風靜水平鋪。細漪清搖荷葉上。明圓滾滾似珍珠。

香風十里盡芙蓉。緊御輕舟上小亭。忽見殘花浮水上。驀然頓悟一身輕。

石頭波漲八月時。荷塘風景最清淒。接天蓮葉空餘梗。露重江邊漸漸絲。

丁未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午刻

鎮壇吳公詩世間災難苦侵尋。無限英雄沒此身。立志不移終有濟。到頭方是有心人。

鎮壇張公詩孽海風波日轉深。東生植福總慈人。山中高臥無知者。且向佛前靜養心。

江西省城隍毛公請鑑詩轉眼年光又一新。世上曾無百歲人。奈語羣生多積善。會看福祿自天申。

毛公慎獨說

今逢臘祭之辰。諸神監察人間善惡。上奏天庭。是是非非。不爽毫髮。有善必賞。不在己身。便在兒孫。有惡必罰。不受陽刑。便遭陰譴。莫謂天網恢恢。容我一人作惡。莫謂報應冥冥。何必孜孜為善。若存此念。便墮泥犁地獄。永無出頭之日。世人須知神靈不遠。即在心頭。心機與靈機相通。正如形影相隨。爾心纔想動作。便將靈機觸動。與天心相感。不必神靈日日巡視。人人監察。作善作惡。自不能毫髮隱瞞也。故古人火滅修容。不愧屋漏。雖無師保。如臨父母。正是此意。羣生將吾言錄出。慎獨修身之君子觀此。則更加勉勵。無忌憚之小人讀此。亦可知痛改。

申刻

宏教真君詩寒風吹散一天雲。日影曈曈開暮陰。乘興揮毫明大化。世人莫作等閒文。

四貞人詩物換星移歲又闌（明）明光陰謹惜餘年（清）清生
努力勤爲善（白）福祿頭祥降自天（清）
李宮帝君詩道心似鐵煉功深方寸無更急須洗去塵緣成秋
水劍天人理欲兩平分
詩曰呼轉眼又新年矣時事變遷日新月異山人洞中冥坐
世人塵界奔波幾忘吾之甘而世之苦也但余心存濟世豈
忍長閉閒寂從此與塵世兩斷故重爲羽士仙童引道復臨
斯境揮旣絕之筆續未就之書吾知此書旣成當爲千古絕
響而羣生之功亦標炳於宇宙矣吾今作雜咏二十首以抒

襟懷
李佑帝君雜咏
部元一氣產陰陽道在其中色尚黃萬古長存鉉不滅有緣會
兒發奇光
玄洞清幽居住宜千年不散劫灰餘花明柳暗非人境只有仙
童引羽車
寶月光寒燭大干窗前悔夢破仙顏此中會意人非遠祇在山
頭水腳間
不是仙家慣賦詩祇因塵世太長癡明明大道非說達不授仙
傳總不知
煉丹服藥總荒唐試問吾詩意味長不授仙家真秘訣誰知清
靜是仙鄉
世間最苦是災侵平日無誠莫總神君子乾乾勤日勵欲求福
祿必修身
光陰日日正當窗轉眼西沈送晚涼一刻光陰君慢棄及時爲
善最禪祥
綠柳垂垂紅杏嬌這般風景快逍遙香車駿馬誇豪富不及崎
嶇穩渡橋

行爲渡說無神知暗裏存心關巧奇生死關頭隔近日縱然悔
悟已嫌遲
塵世崎嶇不易行風波險惡使人驚勸君操守須堅固險惡時
嶇一律平
得失須從局外觀居心平直物難纏六根斷淨無牽碍三寶皈
依悟妙禪
鏡中青鬢漸來侵日月如梭去不留只要不貪財與色勸一
念可成仙
夏日洗洗槐陰清閒閒山寺一聲鐘道人睡醒黃粱夢舉目庶

萬事空。風捲殘雲片片無。當空滿月似圓珠。清幽午夜凌虛步。俯首長河一帶鋪。亂山似箭起鋒鋩。雲霧漫空路渺茫。步步低頭休大意。自然仙洞有靈光。

明鏡高懸不可欺。森嚴萬法本無歧。清心識得心頭路。打破迷團解惑疑。

窗前竹影綠參差。明月當空影漸移。待到金雞初唱曉。月沈影散萬緣虛。

愛身如玉莫輕狂。暗裏修持謹愼藏。看破凡塵無一物。眞空妙境見靈光。

春雨秋風老暗催。一生壯志漸成灰。天心復處一陽轉。愼保生機莫再摧。

信筆揮來廿首成。細將玄理渡羣英。修緣及早休疑貳。轉眼時光又變更。

己酉年二月二十五日申刻

鎮壇真公詩。春事初消暖日融。芳林漸漸鼓東風。生機無限窗前滿。轉眼桃花又綻紅。

宏教眞君詩。春光輕透水紋波。借問詩人意若何。際此時光應得句。開臨壇上且高歌

青陽帝君詩。紫瓊羣玉琢玲瓏。奇想天開疑鬼工。飄灑隨風逐雨去。朝暾初上已消融。

游仙詩。醉中味趣少人知。性定心堅悟道時。皮面顏狂寬色相。揮毫自詠醉中詩。

話哈哈。又哈哈。今日我同呂道友來。壇暢酒作賦。空中呂道友至矣。

二眞人詩。羽扇輕移星影搖。金仙緩步下瑤霄。春光似海

隨心賞。世外仙人與倍高。

李佑帝君詩。劍佩丁東下九重。青雲壇上羽車停。揮毫即景吟長句。勸向塵寰渡衆生。

話今當春雪初晴。春花初放。開賞春光。悠然意遠。試即景揮毫。與濟禪師各作遊春賦一首。

李佑帝君遊春賦。（此句原本作新春馬前新春馬前新春馬前）

新冰初破。頭冷已融。深林鳥喚。小院風吹。和神淡慮。攜藥舒詞。斯酌半酣。暖日遲移。芸窗靜心。冰解竹徑雲廻。封擡輕寒尚在。傲骨堪支。泥滑新苔初融。花發四檐香滿。重簾不捲。煙滿輕帷。

斯時也拂箋吮筆磨墨拈鬚有客揮毫作賦何人擊缺倡詩開懷午暢衆慮難加欲題新柳又咏名花陳語萬千何驂騄入雅興之卷一二聊祛俗世淨戒指點空深之處且誅隱逸之家春山滴翠春鳥嚶嚶長邊新柳牛黃誰知簡中清味大際高峰深翠獨抒世外幽情過眼繁華都作長安之夢蠻心慘淡何來鄭衛之聲世變難期醉醒汶汶春光大至吟咏清溝杖履撥雲麥苗覆隴喜春意之無邊隨心志而俱迥紅紫當芳綺吐錦繡轉眄成圖浮沈世事堪悲心身永嗟圮楔洞中酣酬部華人間奔波市井十餘之步劃分塵土煙霞億萬斯年誰判眞空幻景牛

鬼張狂蛇神違怪那知性命不存難免皮毛俱壞何如乘志滑修持法戒心懷淡泊茹春蔬而野菜時挑氣候推移趁春雨而香花叫賣浮影難存眞神永在寸陰似玉片刻如金清池原能洗耳皓月最可明心梁頭燕子銜泥主猶尋舊花外鶯兒弄韻調莫翻新靜調元鼎牢穩天君任他腔奏笙簧何勞鼓吹憑我心如鐵石獨自歸眞歎韶華之景難留勸君返本知仙客之

味隨我遊春

清佛遊春賦以題爲韻

積雪壓層樓寒光動客愁俯仰今共古身世兩悠悠感往知來日月原留眼角觀天察地塵寰端在眉頭吟咏偏乾坤何人過問寄性惟山水到處淹留知行樂須及時試覽寰中佳景欣託身有福地永住海外神洲風暖煙輕鶯聲入耳盛顯豪情山色盈眸朗步十里沙隄載行載咏徧歷二千世界以遊以遨山似笠嫩草如茵行路無非名利客田間誰是紅塵大競談佛國難修登岸苦無寶筏或謂仙源重認沿溪盡是迷津入門事事盡邪魔往來黑獄世上年年俱春夢奔走紅塵幻態無常滄桑屢變春光難駐氣運相循胡不及早修身脫離苦境還宜乘時明性了悟前因若能個個似金剛何愁時分冷暖要須心如鐵石

那管景換秋春淨洗浮華別尋大路山深可避俗喧心明嚴開煙霧莫逐桃花輕薄水上紛紛莫隨燕子差池風前繞繞宜靜似春山潤如清露壯志與鵬程俱遠北溟高翔幻蹤到蟻國而驚南柯頓覺詳參世事如東去之奔流聊寫心懷作春遊之短賦

閏二月初九日午刻

鎮壇莫公詩瑞靄祥雲罩碧空鸞壇多士請仙翁心誠自與神明會沙理玄機在箇中

宏教眞君詩晨扉指近清明鹽麗花光淡蕩風即景題詩多

妙趣乘時修善勿羣生
青虛眞人詩春色無邊快賞遊蓮翩仙客下瀛洲對花酌酒當吟咏塵世循環一望收
妙翔眞人詩歌喉宛轉鳥鳴春鼓吹詩家意味新無取無求眞自在隨緣隨景見天心
葛眞人詩錦繡卿煌花笑春寢中氣象一番新天機隨處皆流露靜坐花前養道心
薛眞人詩鏗鏘碧玉水流春佳景年年一望新雨岸垂楊含雨潤箇中趣味可消心

白眞人詩拂閱青山養春往來雲氣換陳新閒居無事精神飲世界三千納一心
孚佑帝君詩念念存誠可達天羣生好結此中緣清心正志前途進作佛成仙無後先

話遠稽上古噫覽塵寰江河日下風俗澆薄人心不古將不知伊于胡底矣吾今作養心說以牖斯民

孚佑帝君養心說

天有日以分晝夜以紀寒暑國有君以作民牧以施刑賞人有心以管百體以制動靜天無日則暗國無君則亂人無心則與禽獸不相判矣腹飢則思食喉渴則思飲寒則衣暑則思凉飢渴寒暑感於心而飲食裘葛施於身是身之當養由於心之有感覺也人知養身而不知養心者何哉夫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心之不存身將何主人須以身養心莫以心養身何謂以心養身口之所嗜耳之所聞目之所視意之所感心不能制而反爲形役終日奔競憧憧擾擾此即以心養身也何謂以身養心五官四肢或動或靜均聽命於心而無或亂妄此即以身養心也以身養心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作聖作賢成神成仙均基於是以心養身則魔隨殺生天罡暴殄乃氛交淪重光陸

孚吾嘗偏歷三千細察沿亂興衰之由其始也由乎一人之心之所嚮其終也百千萬人趨之而莫之能禦生死之機於是焉起風俗之變於是焉成所謂星火終致燎原杯水可成巨漫樞機之發可不愼哉夫心之所嚮可以格天地感鬼神亦可以釀禍亂破世界世人迷惑於擾攘之中而不知靜觀乎紛紜之外隨風迷俗近朱近墨升降污隆興衰成敗多因人成事之庸夫乏獨立卓見之英俊君子小人福田隍海生於心害於事而不知察坐昧天授之靈明空逐塵世之污濁最不大可惜哉憂時勢之君子修性命之至人細讀吾說當細然內觀捨遠求近

知時勢之變化雖緊要不外乎一心性命之旨趣雖奧又豈離乎方寸涵養得宜動靜有節通天知人亦易事耳有心者幸勿以吾言為迂闊

問 一月十三日午刻

鎮壇覺公詩靈光圓燦照乾坤法化無邊妙理深多士虔誠請寶訓斷無災難到君身

宏教真君降花香鳥語見天機箇裏機關最妙微嘉爾群生心意敬吾今履遍蓬飛

藍仙詩靜坐仙山悟道心知生知死了前因黃鶯弄舌聲聲巧

寶鼎焚香細細熏一貫精神經萬劫無窮幻象化千身來壇乘興即登岸微笑岳髭且醉吟

青天真人詩參透紅塵事事空翻身撒手禮三清洗心未淨生疑障起念通神帶片誠紫燕風前飛上下青山雨後映西東天心隨處能參悟脫死超生見始終

重陽帝君詩瑤草琪花滿地香乘雲縱鶴下仙鄉塵寰事事波濤險仙島悠悠日月長弱柳迎風多弄態寒花背日也呈芳世間修善諸君子仁愛為先謹退藏

普仙詩世事如煙眼底過何憂塵世妄生歷百旬排閑供歌嘯碧水常吟人道哦節養心身壺永日齊馳名利海橫波梁頭燕子眞多事忘忙忙又過

太乙天尊詩三山海外任吾遊塊擁瑤窗白玉樓雪氣風聲同漠漠日華月影兩悠悠壺中佳釀留長醉筆下新詩破積愁此等逍遙誰可共心殷超渡住雲頭

李佑帝君詩揮毫滿壁寫新詩五內裏誠孰可知窗外嬌花飛片片門前新柳弄絲絲天機生意氣氤化仙路學因迷漠疑即景詩成宜細悟樊籠打破好修持

文昌帝君詩戒律森嚴神鬼驚如何凡子不兢兢吾今握筆重頻說

申命勸衆慎勿輕

話殺盜淫妄貪謂之五戒仙經佛典久懸為誡禁世人祖為其文一笑置之善心無自而生其甘為禽獸也宜矣吾今申明五戒以警頑愚之徒若肯遵戒修行自然效華嚴刀立地成佛若狃於習俗怙惡不悛罰及其身弗可悔

文昌帝君申明五戒文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若積善積惡以千里君子知微難欺小人則肆無忌憚欲之所至心即隨之日復一日天理迷消滅淨盡陰氣盤踞死即隨之及至冥路號呼悔

之晚矣。仰佛痛人心之不善。悲墜傷之難逃。慢垂訓誡。著之經典。一戒殺。二戒盜。次戒淫妄貪。此五條謂之五戒。奈世人陷溺甚深。雖有訓誡。視同具文。甚者且笑爲迂闊。日自棄棄。淪胥以亡。可勝歎哉。吾今申明此五條。詳訂律文。如左。

殺人之律。陽世已有明文。吾不再贅。今但將誅心之律。明定數條。

一曰暗殺明殺。易避。暗殺難防。小人居心陰險。不測往往於談笑之間。已致人於死地。幔蛇蠍。蛇蠍猶有形。天理犯此者。永無登福地之日。

二曰轉殺。何爲轉殺。乃己欲害人。而不肯自犯。不避。乃假手他人以殺之。嫁禍於人。而己反安然處於無事之地。此等之人。罪孽最深。犯此者。神鬼共擊之。

三曰妄殺。天地之間。人與物同稟生生之氣。人處兩大之間。應體好生之心。切不可違其口腹之欲。妄動殺機。此條著於禮經。昭昭可考。非吾之濫言也。世人務宜遵守。

盜律亦有明條。吾今所指者。皆法律所不及。世人宜注意。

一曰盜。書古聖賢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所謂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眞修身第一妙訣也。奈世間多陰險之輩。妒人之善。不惟妒之。嫉之。且往往竊取人之善。以作己之善。人根不蠢。是非混淆。犯此者。天地不容。其絕滅。

二曰盜名。名者。是之華也。誠於中。形於外。乃自然之理。非可盜取者也。

君子恐眞不相得。猶戛戛之。小人則反是。不務實功。純盜虛名。人之眞形畢露。毫髮難掩。亦何益哉。犯此者。人神共怒。窮賓以終。

三曰盜隱。何爲盜隱。謂隱於一事之中。而還其作惡之心也。士子不遵聖訓。妄謀分外。乃聖門之大盜。爲道不明。規矩壞。法吾乃教門之大盜。官吏不思盡忠保民。而肆行貪污。處陷害理。乃國家之大盜。此等之人。假公濟私。敗壞名教。傷殘天理。最爲可恨。犯此者。難轉人身。永作畜類。

吾再申明淫律。戒淫之訓。已汗牛充棟。吾今又何必贅述。識以淫爲萬惡之首。而世人又最易犯此戒。故吾不憚煩。再申律文如左。

一曰淫。在律有言曰。非禮勿視。蓋五官四體。同爲心之官。司心不作主。則被體之動作。無非邪。心之理世間。目主視。視目明。邪色入目。心爲目所誤。目是視。

最為害事且外言不入內言不出明載禮經何得視同具文每見世人臺臨終日多喜談論閻閻往往以此生事最為深重犯此者永墜坡吉地獄

一曰慈悲為懷心意難防意馬心猿忽出忽入人之元神有限何堪如此擾攘終之天理全泯乃與禽獸無異世人何不及早回頭速速放下屠刀

前已申明殺盜淫三條至於妄貪二字所包甚廣殺盜淫亦莫不由於妄貪而起此二字不必另立專條世人欲出苦海登彼岸祇要先將妄念貪念掃除淨盡自然過眞善多矣夫妄由生貪貪由生瞋癡愛皆相因而至苟遂其欲已為不可若一不遂其欲則百弊叢生萬孽俱積因淫生殺因盜生淫轉相殘害曷其有極推究其源不過妄與貪二字而已善今申明戒律俾在方策期望世人畏高明之監察秉慎獨之訓誡恭敬方直匪步莫亂其度幾乎

四月十四日亥刻

鎮壇眞公仙師降鸞

鎮壇眞公仙師降鸞起香煙濟濟奉仙下九天弟子虔誠齊祝願願知東海訣如山

鎮壇眞公詩商如東海訣如山海深桑生結海緣誓願救功

普且金仙垂佑自連綿

鎮壇眞公詩盛會良辰拜上仙眾生好結此番緣莫言天不出人算須知人功可勝天

灾星恒君詩香煙直上玉虛宮無上眞人下九重多士虔誠參寶籙個緣永結萬緣空

太乙天尊詩修善修功莫較量清風明月是心腸一誠感格諸仙佑姓氏常存萬古揚

靈寶道尊詩三清無上道心堅德配乾坤作上仙垂佑羣生離苦海清風明月兩悠然

元始天尊詩好景當前宜賦詩箇中妙理少人知來壇乘興揮灑筆灑灑文章救世詞

藍仙詩不履不衫世外客良宵乘興到蓬萊櫻桃顆顆凝珠爛芍藥枝枝似錦裁年景流光隨水去月華星象傍雲開閒歌漫舞垂眞教濟濟羣生皆上才

韓仙詩滄海變幻未無端滄海桑田劇可憐朝露初晞花漸放暮雲經滌月重懸往來寒暑皆陳蹟盛烈英雄盡逝煙那及仙家風味好清風兩袖快悠然

青仙詩夜景清幽下碧天凌雲步月到仙軒琴生貫串仙休倦

萬古成行遍赤縣揮筆成詩深意寓飛錫救世妙機尊個家住
川誠難測月到天心誠太玄

西華李仙詩揮筆殷勤救世心來坦乘興靜中吟好花幾日爭
嬌豔古道千年任水沈可歎世人空碌碌最厭多士意農農靈
光普照修緣者垂佑其身禍不侵

張仙詩來坦乘興亦吟詩鍛鍊功深撚短髭堪笑年光隨水去
最憐竹影被風篩結根須自來牢固成果且休計早迎揮筆殷
勤明渡化君生慢作等閒詞

碧霞元君詩歎艷紅光剡影搖來坦乘興賞良宵清香滿殿花
照心寶鑑　卷二　皇仙詩　壹

齊放碧陰當窗月轉高獨自修持存古道且休依戀人塵囂吾
言細悟知其味如此修行出苦曹

文昌帝君詩文章道德炳塵寰氣象軒宏自不凡五戒申明勤
救世一詩揮就又隔塵寰清靜無人我上下圓明道地天赫
赫聲名垂宇宙無窮無盡萬斯年

武聖帝君詩正氣浩然萬古存青龍赤兔躍秋春英雄不老乾
坤在節義孤高日月尊

呂祖師仙詩
三教聖人詩
重陽祖師詩
正陽帝君詩道古心清氣象高來坦乘興渡君豪性誠感動天

垂脊可見區區是我曹

李仙帝君詩萬物混融體樂和君生靜立遊仙重修緣只在心
頭念一片靈光永不磨

七月初二日午刻

領壇張公海香煙繚繞仙壇多士虔誠結善緣一點靈光滿
萬象雨中壇上又飛鸞

宏教真君詩青囊法化濟羣生多士殷勤立善功誠敬君先神
自格乘鸞又下九華宮

妙翔真人詩塵世滄桑幾變遷仙翁下駕淚潸然滾天波浪環
照心寶鑑　卷二　皇仙詩　貳

重海碇日峯巒擁萬山世路崎嶇俱宝險人生頃刻化輕煙青
雲壇上靈光普賴此區區作渡船

碧霞君詩秋月春風彈指間朝猶青鬢暮斑斑年年似水流難
返事事如雲去不還花鳥無情催客老金丹有訣待人傳羣生
努力青雲上百歲光陰豈等閒

呂祖師詩妙法無邊萬古存渾然一氣見天真金剛不壞生極
樂智慧慈悲渡此身

齊天君詩仙聖功德配乾坤　光緒壬寅妙理無窮神變
化真空幻相永長春

李佑帝君詩青雲妙境集仙跨鶴乘鸞下九天揮動靈機傳
妙諦欣同乡土結深緣
明鏡高懸萬象呈纖毫畢見顯真形問君何術能如此祇在心
頭一念清

李佑帝君崇正去邪說

天地至大也日月至明也山川至秀也神佛至靈也天地何以
大以其純粹精一得至健至柔之正也日月何以明以其經緯
不紊得至貞至順之正也山川何以秀以其堅固流通得至動
至靜之正也神佛何以靈以其明心見性得至善至慈之正也

賦形受命於天地遂生順長於日月秉氣含粹於山川通德感
靈於神佛塊然成形粹然含性者其惟人乎人既由此天地日
月山川神佛以得是形性則其動靜語默出處行止自莫不與
天地日月山川神佛呼吸相通脈絡相屬舉凡至健至柔至正
至順至動至靜至善至慈皆人所固有之德本然之性故人也
者正不啻天地日月山川神佛之化形也人思此身之由來何
等重大何等鄭重仰觀俯察豈容昧昧自必以天地日月山川
神佛一正爲正而不敢稍懈益加一念之誠稍涉旁門也然而世
變無窮眞源久失人有六根四識同生俱有六塵相爲引誘展
轉往還日以陷溺捨本來之面目逐風世之幻形所謂認賊作
子以邪爲正者是矣譬之天地日月頓爲雲霧所蔽山川神佛
忽被邪怪所乘以眞爲假以是爲非喪其本心失其至正入而
不自知邪之爲邪也即或天機微動偶辯一綫之明亦倏爲暗
氣邪欲所捲去由是行之必墮沓生之道又安得爲人乎更安
得與天地日月山川神佛通靈離裏乎要知邪正之相去間不
容髮而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每見世人偶作小善以謂無益而
不知由此行之終得至正也偶作小惡以謂無傷而不知積漸
成久終陷至邪也譬之有紙一方此面爲正彼面爲邪邪正之

分反掌即是世人欲崇正去邪豈難事哉反掌之間耳

七月二十日未刻

鎮壇莫公詩飛鸞宣化濟羣生妙理通神賴片誠多士殷勤聆
寶訓共欣身世永安平

宏教眞君詩新秋爽氣度西風旅水年光太可憐海外三山春
永住蓬窗日月幾西東

妙翔眞君詩眞空永在是金剛神妙玄微筒裏藏無法可說法
更妙羣生細悟意深長

高眞君詩先天一氣貫千秋無來無拘任我遊海外三山原不

還未泰貞生眞心頭
太乙天尊年歲似水易春秋昨日朱顏今白頭日月循環成
往事朝生暮死歎蜉蝣
李伯常君詩擊海風波最可愁臨坦渡化道橋飛盡光四照塵
寰劫萬劫千災盡化灰
今古總悠去不回年光暗被鬢毛催塵寰大夢何時醒一枕黃
粱夢未成
[illegible]我生為塵寰世事總非但四海之中盡路人大限到時各
自[illegible]分訴說疏親

往還來往永無端苦海無邊障纏及早修行功莫比休教到
臨時悔難

話吾今日臨壇正值諸善士緇素善信吾即招左言以昭盛
格

幽冥教主果報篇

果報二字孰曰無信請見不僧其異笑其愚甚者或誤
為無或作為妄誕展轉相因莫不由為陳言虛誕相視何以
救後賢心卽無悔但狂瀾日風不息可勝救哉天有形心
有影有響必有報人盡知之至於善則得福惡則得禍報應昭

昭不爽人反視為陳爲虛誕而不生信心亦大愚矣須知影從
何來響由何起推究其原而知有形爲有聲惡爲福緣何來福因
何召推究其原猶不知有善爲有惡爲乎天使即知有善有
惡爲因之而有福爲有禍爲如操券如執契條條相符件件相
證而猶得謂之陳腐虛誕乎雖然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行善
修福不生貪人之所爲然我佛以福德無故而更得福德多是
知不貪報而報乃更厚也然而至人無幾中材寡多誘以果報

之說善修福不猶愈於任其視爲陳腐虛誕毫無顧忌
轉加貪瞋積孽乎故果報之說雖落小乘然有心世道者必不
廢此弗談也

八月初十日戌刻

顧野王公詩顯聖化濟羣生萬類存心一皆被倚地仰天全
不愧心香一瓣達神明
勞教眞君詩抑起靈機覺妙音靈光動處見天心羣生普渡得
貫樂一氣常存萬古春
[illegible]眞人詩一氣常存萬古春先天渾化納陽陰金丹妙訣神推
轉逆數顛乾又倒坤
妙指眞人詩逆數顛乾又倒坤二千里界在身邊逆上下無

但覺為有玄天一點金。
清眞人詩為有玄天一點金。不教幻質換塵心。千春永在尊無上。任我所之變化神。
白眞人詩任我所之變化神。三山五嶽等飛塵。行行能至神機運。萬變千形在此心。
李宿白詩渡化不離晝夜勤。心憂塵世永沈淪。靈光普照仙壇上。試把金丹仔細論。
濟佛詩誰知醉中妙。頓悟門知道。你若是問我。我祇是一笑。
語吟吟我久來臨塵。今夜來此興致甚高。唱個散兒消遣消

遣。

勸佛修性歌

人物生來皆有性。若是無性不中用。一點靈光躲內藏。五官四肢皆能動。不怕此身忽變化。此性獨存不與其物性稍異人性靈。此為至寶千金重。千金難買此至寶。大公偏要白相送。你有性。我有性。人有性。物有性。你我人物總一般。同是生來得恒性。性天性高性又深。高性來總配天。你也是天。我也是天。你我性天性高性又深。高性來總配天。你也是天。我也是天。你我性[illegible]。[illegible]才離分寸於其間。推究本根原如此。只因後來知隔縣。有人修他有不修。此中遂分天與淵。問人既是一個模

何相差又如此。此中又有緣說焉。人生雖有性。卻有六賊相糾纏。不怕作聰明過眞者。除塵出化清煙聰明總想發便有物來。一朝來報眞緣至。空空里裏送個空。自頭看海越覺越深。這個虛把性求倘隨奇道更苦修。此山海雨悠悠。回頭細想當年事。自苦自惱又誰尤。當年聰明能絕世。今日反作非人儔。日月循環尚相代。此身竟爾作長遊。只因至寶東如土。恒恨當年不早修。我佛慈悲許懺悔。別開生路渡人鬼。說決無法。法重大。不用工夫誰知其中美。其中美處未無他。要把性字修到家。人手先把六賊斬。不容邪欲相交加。忍為第一波羅蜜。說到此處散天花。能忍萬事皆能做。修性工夫在此處。志要堅。氣要平。堅志平氣物是形。因物之形見我性。推開物形現月明。月明本無色。又無形。亦有色。亦有形。果能參透此中妙。性功到頂人眞空。配天地。握風雨。天神人物稱我妙。又靈我無靈也無妙。祇是性功修得到。你若修性能如此。天神人物亦說你靈妙。

八月二十四日戌刻

鎮陽張公詩香煙結緣好看仙。住化仙前願結緣。願願生生[illegible]。[illegible]為倒此也隔然

宏孝頂老詩夜色蒼茫下九重。誰人識得無解[illegible]

心鏡掃邪塵救衆生。
善道勤修無怠時仙凡各自勵操持聞聲赴感昭靈佑運動仙
凰管一支。
法化青雲濟衆生心誠身淨道光明九天春色涵千古殺氣陰
風一律平。
妙門眞人詩清淨方知色是空此中妙意最難明問心果爾無
瑕玷自有清風五夜鐘。
濟眞人詩萬法皆空見至眞至眞妙諦奈迷津清池皓月心心
印洗盡塵灰現法身。

白眞人詩寶殿祥雲四面凝蔡仙劍履下長空靈鸞飛舞眞音
海勤向塵寰渡衆生。
馮眞人詩頂上仙光逐次回廻環一氣入先天成功原在勤修
已漫向他人求寶丹。 即雅川仙
葛眞人 瓢瓢修命歌
凡夫何者可成仙修命工夫爲其端。修命不必向遠求。人身自
是小週天。百生之初先稟氣。太極分形歛眞元渾合二氣成形
體。含育萬象各有官。心頭上應眞極主三昧眞火納丹田。鼓動
靈機生氣旺。靈光一片難窺狀。澈底清如秋潤水。三更明月光

漾漾莫使天半退烏雲來遮光華失其眞翻百顧復如蓋子誠
心宅忌蓋元神漸漸羽毛便豐滿破碧門表我性命逍遙無罣
礙更含靈胎養百靈爾心九九功成合正本一氣復還千年
這般工夫非易易嘆覓四海少其人間君果欲精與道須知入
手有關鍵三千功行爲第一古來最重全忠孝動靜語默要合
天心德仰是天之道盡天爵人功德備根基固最爲要果能
備有此功行漸可語吾其中妙更須誠心堅志跡火赴水非
難中死裏求生實幸告。打破凡關歷可至梅花一點見天機。脫
去凡胎試仙衣肩肩工夫有訣秘授眞訣更精微君若欲問
是何訣請君三復斯歌再說之

九月二十二日戌刻

鎮邛冀公詩靈鸞飛舞散靈光普濟羣生善業長。法化青雲功
第一他年姓字永流芳。
宏教眞君詩法化仙鸞飛彩鸞。天機流露兒眞源。仙人有術拯
塵世不憚煩勞普結緣。
普眞香清寶殿華一清便爾是仙家。揮毫寫出長春字助順修
誠降百嘉。
四眞人詩青鸞普渡善功深妙用眞人顯道高鸞背妙音人至理

願從淺近入。自覓雖云小道亦招心人。
拳佛帝君詩四風陣陣送新寒轉眼秋深歲漸闌。濟世宜勤休
倦怠寸心莫作等閒看
夏景夜景皆清幽曠覽塵寰下玉樓。五萬春花如夢裏。大千秋
色在眉頭。心胸坦蕩能容物。胸腑清澄不染愁。放眼乾坤眞簡
小。自行直作太虛遊。
濟佛詩空花一現復空空。無色無聲涉漠中。若認色身爲至寶
蓮宮笑煞古先生。
醉夢爲吾事。閒花漫笑人。紅銜山日日。白擁笛頭雲。世上渾無

賴。空中自有眞。皮毛不可在。轉眼化灰塵。

勉佛養性四時樂

芳春物景闢妍華。放徧千樹萬樹花。好鳥枝頭多情趣。新燕風
前故輕斜。春光浩蕩眞如海。一片生機萬里賒。放開心胸任遊
賞足跡到處便爲家。一點眞性更活潑。不去不留無障遮。眼
生意助我興。元機躍動總無邪。入花不隨花色亂。眞致心地淨
無瑕。有時空去春事起。任我捲舒總不差。本性原來無一物。不

向夢中長可歎。世人迷本性。忽明忽暗總招殃。本性不爭塵世
樂。何須紛紛說。莫出向花出。水淨如許卿。可與性相比。方若能
參透清淨趣。世態炎涼夢一場。
池秋水明如鏡。印入天光雲影。其澈底清澄不染塵。物態全
呈爲吾用。世上事物總非眞。眞者祇有吾之性。清比秋水還加
清。鑒徹虛靈皆夢夢。朝夕賞此一池水。萬念全消無輕重。重重
嚴冬靜時好。花落地葉辭枝。天地四合無一物。本性現出永
無移。不其四氣相代謝。那怕嚴寒雪滿蹊。就金剛存萬劫。還
吾眞性本如斯。天地盡閉冬容寂。眞性沈寂亦似痴。似痴非痴

非不癡。自有眞趣人不知。一點梅花向我笑。豁然頓悟復奚疑。

九月二十四日戌刻

鎮壇莫公詩飛鸞仙濟衆生。妙諦淵源道不窮。一點誠心昭
感格。證眞自爾自神通。
宏教眞君詩秋老黃花滿地開。時光似水去難回。超生妙訣書
陽永。萬劫如斯無去來。
青龍眞人詩[illegible]華作上清。凌然雨袖御清風。心清萬世皆
[illegible]染心澄澈底澄。
妙翔眞人詩呼風喚雨本非奇。要向玄機深處覓。見解不眞終

口讀一生斷送路三歧。

葛眞人詩書雲量化滂群生。一點靈光宇宙明。大道無邊包六合。選將此道納心中

李佑帝君詩修善如修萬仞山。勿修日日又年年。功深自有成全日。第一須先立志堅。

妙化難窺包四垂。玄關深鎖萬端歸。一元執定無窮妙。天地難逃此範圍。

李佑帝君廣渡篇。

渺渺一畫開天先。天之氣。四散分布。清者爲天。濁者爲地。稟天

地之精者爲人。得天地之餘者爲物。天地人物同一體也。人之有賢愚。物之有美惡。非本然之源。即如此也。乃因受外物所牽誘。邪氣所感觸。遂失其本源耳。人之愚。非愚於一人也。非與賢者不同其本也。物之惡。非惡於一物也。非與美者不共其根也。人之賢。非其自賢也。賢非一人所得自私也。物之美。非此獨美也。美非一物所能自據也。同生於天地之間。同受天地覆載之恩。同得天地之正。夫又惡能自別耳。吾賢也。此美也。吾豈賢此物天不過亦猶是人也。猶是物也。孰能自異人。此非物乎。夫物不能以非人自得。則吾之賢。須化不賢者。返而天地之

心非吾之私也。聖人有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佛祖亦曰。我今發宏願。普渡羣生。吾道教之人。或還度其本。或還度其末。普世亦莫不以渡人爲念。合此觀之。可見人已同體。物我無間。渡人非渡人。即自渡也。自渡非自渡。即渡人也。夫然後可與天地同體。作無上之尊。世人昧同體其根之義。得一滴曰是吾之。吾也。人非能有也。見一不善。曰是彼之惡也。與吾無關也。是之謂地自限。是之謂以非人自待。雖曰賢其與愚等耳。且其愚更甚於愚者耳。以此而欲立己。以此而欲解脫。能乎不能

十一月十二日戌刻

鎮壇莫公與靈詩。香煙燭影滿重霄。仙仗威嚴仙殿高。上帝垂簾書眞道。弟子終當得解超。

宏教眞君詩。鶴與鶴鬚馭祥光。飛下重霄雲路長。不解金丹玄妙理。何能追步九華堂。

妙翔眞人詩。寶鼎焚香降上仙。書壇上影聯翩。眾生急渡仙緣廣。自有眞言渡妙關。

[illegible]詩。[illegible]心。[illegible]道心高體明。鑑人通神機關玄妙。[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物。[illegible]與君。

[illegible]眞君詩。抱樸含精氣象宏。玄機參透萬緣空。仙童小駐瀛[illegible]

上妙諦直關指點中。
濟真君詩揮戈濟世已多年。塵世灾殘化葬烟。多士虔誠昭感應。壇今又降金仙。
宇佑帝君詩劍佩丁東下九天。青霊壇上又飛鸞。羣生秉正遵吾道。指日功成九轉丹。
提定心猿好鍊丹。看來世事似雲烟。玄機參透歸眞本。金體飛昇作上仙。
金丹大道。玄關高上。絕非無大來歷大智慧者所能從事。然大來歷大智慧亦係由修持得來者。吾今來壇。將修持事

宜著爲戒律。凡四綱六目。刊之書中。以便有志斯道者。得其門而入。

修持戒律

四綱

一凡欲得金仙正道者。首須有極大功德。方能享受無上大自在。修持者。貴多行方便。無地無時。不存大慈悲心。大布施心。但不可稍存私念。懷望報之心。若果如此。便降百門。應爲首戒

此條最爲緊要。積德行善。貴力而爲。首以自己不入爲重。如自己孝悌。見人有不孝悌者。便如同自己不孝悌。有如此便須設方勸導之。或教誨之。必使之感悟。改行而後已。又如他人有善。便如己善。不可生嫉心。如此便是無人無我。不惟無貪。且無瞋矣。至於行方便之法。到處皆是。以助人以力。救人以財。濟人均是方便。

須不心下氣。力戒爭勝。爭先。須知天地之間。無人無我。同爲一氣。若先存人見我見。便降瞋門。亦爲首戒。

瞋之一字。亦須細看。不必自違於吾心之事。吾便發作。方謂之瞋。舉凡稍有不順不遂之事。大吾自中。吾須不見其爲不

順。不遂方是不瞋。

一凡塵世有聲有色之物。俱爲伐性之斧。敗心之盜。耗精費神。終日奔忙。大限到時。還是赤手歸原。不能帶去分毫。世人大世神仙出世。在世亦能出世。出世亦有不如在世者。要之總在方寸之間。或明或暗。或絕或雜耳。心之出入。最難知覺。見物而喜。弗得弗釋。即或爲物所累。仍茫然不知。回首是隔。途倘見物而喜。又見一物而又喜。終日喜彼。不能離此。不能捨。竟以此送盡春秋。氣盡神亡。是謂愛途。此一條亦爲首戒。

六曰

一曰謙謙爲受益之地。立身之本。虛心平氣。降志折節。已有小善。視如無善。已有小能。視如無能。上至王公貴介。下至乞丐。皆以禮敬。宜一視平等。不可前倨後高。下之心務使心平如水。莫起無謂之波浪。直宜守身如玉。虛懷斂然之鋒鋩。太上有云。披褐懷玉。知雄守雌。修士當細思之。

一曰恒。凡作一事。識見既定。便當竭力趨行。犯風霜而不畏。蹈水火而不悔。有志竟成。休生疑貳。

一曰儉。物力維艱。生生不易。儉以持躬。心神乃斂。昆蟲草木。一絲一粒。均須用所當用。不可過傷天地之氣。以致斲喪元機。知落本性。修士宜清心寡欲。歸眞返璞。庶見道速而成功易也。

一曰勤。天既生我必有用。超凡悟道。切須勤苦。宜四肢勞其心志。磨鍊既久。乃成金剛。甚無畏葸。勞苦坐使天性消滅也。恒之懷之。

一曰柔。萬物之生也柔。和其死也剛。強盛能柔。則可見。容過剛。則必見折。故宜知雄守雌。成眞人。節。就處卑。存身藏神之。法。莫大於此。

一曰悲。天地生生萬物。以成然。自暴雨狂風。巨禍災劫。神種盡。難。種思。吾之一身。亦衆生生之氣。人皆同體。物皆同氣。皆。得道。應同體同氣之倫。悲憫之懷。涵蓋天地。即成人。即是。成已度物。即是自度。

十一月二十二日戌刻

鎮壇莫公詩梅雷衛寒次第開。清香陣陣逐風來。天心恢弘面。環理寄語諸君仔細猜。

宏教眞君詩。靈嶽飛動遊天機。眉黛之關最妙微。至理名言珠玉藴。掃雲祭與試題詩。

青陽帝君詩青雲壇上現仙臨。揮動靈官妙音賦就仙詩連萬古。壓中佳句樣翻新。

濟佛詩因果相生逐妄心。來來往往盡塵因。誰人斷取無生自。誠向西方即世尊。

李伯帝君詩法化青雲人設壇。聯翩仙客下重天。羣生虔敬聆仙訓。賦就連環筆下傳。

羣仙連環詩

正陽帝君詩正教昌明大化宣。青雲妙境設仙筵。羣生好待良。培到功德聲名永配天。

西華帝君詩功德盛名永配天羣生好結此因緣仙言句句皆
眞諦寄語人間漫舍旃
張仙詩寄語人間漫舍旃從來為善似為山功成九仞須努力
一簣之功豈等閒
曹仙詩一簣之功豈等閒眞修功業付雲烟成仙作佛無他妙
要在心誠可固堅
太乙天尊詩要在心誠可固堅慾壑自窮到人間勸君莫放光
陰過時到功成自遇緣
韓仙詩時到功成自遇緣勸君努力種心田人間天上非遙遠
只隔心頭方寸間
藍仙詩只隔心頭方寸間天堂地獄可相憐果能打破雲烟障
放下屠刀立地仙
孚佑帝君詩放下屠刀立地仙人間災難一齊捐運環賦就傳
塵世渾放光明燭太千

庚戌年正月二十六日午刻

鎮壇莫公詩大地春回氣象和青鸞壇上善緣多輯書垂訓傳
千古寶道堅求不磨

鎮壇張公詩救苦消災廣濟行慧火煽存寸心誠佛德無限深

情意願頌聖賢永太平

鎮壇毛公詩春色撫遊存良和臨壇乘興日高歌漱天不醒貪
戀夢徒使善人嗟奈何

宏教護君詩香煙直上大羅空法化仙壇請上靈濟世為心功
德滿扶持斯道賴羣生

青陽帝君詩青陽啓令暢生機萬古長春福壽齊善士自然天
保佑昭彰果報又何疑

太乙天尊詩香壇寶鼎迓清煙仙客聯翩下九天春色撫遊隨
意願教塵世福緣綿

靈寶道君詩春風剪剪柳青青百歲光陰轉瞬中彈指已非今
日事教人那得不競競

孚佑帝君詩新春已換又飛鶯法化垂靈萬古傳信者如為山
九仞功虧一簣也徒然

孚佑帝君勸人修持論

光陰迅速又一年矣人生百歲猶如一夢風雪霜花朝朱顏而
青白頭孰能長留青春永駐紅塵哉人身可貴光陰可惜際茲
聖主盛世處此溫飽樂境可不戰戰兢兢勉圖自立而門
歲長暇指熟寶樂莫謂眼前如夢幻即歸道及早回頭還猶彼

是風吹修持早成正果庶不負此百年光陰也昔之修於生
者如此修於天下之人者亦如此生等其各服膺斯言並刊入
書中以廣流傳焉

二月初六日午刻

鎮江張公夢因善果雨相連功滿福來本自然多生修持宜
努力功虧一簣不成山

宏教眞君詩妙理無窮隨處求行行直到水源頭中途而廢切
須戒事事不成一世休

呂祖師詩鏡花水月本虛緣妙相日逐塵形亦不然揣能
照心寶鑑 卷二 勸人修持論 三

殷勤來喚夢中君黃粱已香醒邯鄲路

正陽帝君詩逝水滔滔去不回壯心未了老來催共欣名利人
間福那管留傳身後灾散漫浮雲成底事傀儡濁世欲何爲屈
刀放下成仙佛樂境逍遙幾箇來

西華帝君詩暖風吹送好花香三島清閑日月長洗淨心頭雜
念愚羞談世上爛文章孤松拔地能延壽細草迎陽也自芳妙
道無形能大小勸君莫事細思量

張仙師詩百年無幾去難還朝是青絲暮已斑旭日初升清露潤
狂風忽捲好花殘及時修善陰功厚退步存心福更寬放眼人

間眞是海底初渡日早撐船

李帝君詩暗室神明欲置時生逢名花正盛時春意三分半
大地生機無限動光枝流光迅速催人老事業臨此立志宜絕
世一大爭早勸君宜及時思

白雲利雨齊馳轉眼年華已經花謝雁招十日好人生最
是百年疑紅塵僕僕盈天下貪戀紛紛顧名棄大限來時汝可
救回頭不早悔應遲

二月初五日午刻

鎮江莫公興靈詩雲張化寶君生廣結因緣相片誠至道無
照心寶鑑 卷二 勸修詩 三

邊衛次進功深一旦爽光明

宏教眞君詩從來積善在存心一片仁慈旺萬春救苦救災惟
我事濟貧濟苦此念即眞人

蘇仙詩春城三月遍飛花萬紫千紅鬬彩霞無限風光皆可愛
都因忠孝好年華都東坡仙

呂仙師詩來仙詩船放江頭趁夜潮滔滔春水漲三篙一帆風順揚千里
金粉煙雲過六朝即采鸞陽

妙明眞君詩最好聲鳴隔翠幃一番吹入一番非此中眞趣宜
心領佳景年年大可悲

靈感法師詩曰清池見性寧緘嘿不覺大空神　如如不動與無相別住西方自在羣　仰羊陵大法師

濟佛詩路生羅列老顛前老顛哈哈開笑顏願借靈舟傳我願與君永結箇中緣

濟佛仙歌

哈哈靜極生動動生相隨落人間煩惱昧了靈機迷凡塵一住高低隨風浪以眞爲假假爲眞以昏爲明明爲昏皮囊包住空靈性達使靈機無處試甚樂相循銷至性年年日月秋復春何日能脫此業障轉眼靈此百年身仰法無邊大慈悲指點玄

機頓破迷迴日雖更心未改依然復我本來時於今道超極樂世長壽如斯大與齊山動反靜無所住空明洞徹見眞路性理功夫推第一念此更由何法度步步修來步步進要從寬地放寬步步寬寬不遠在目前欲見如來聽我言明心見性修莫怠反復此歌妙妙玄

四月十五日酉刻

鎮南吳公詩紫生濟濟拜金仙洗性明心結善緣萬事無端蠲不錯中妙理住循環

孝教眞君詩三清妙理最高玄靜靜天機不自然靜中般動皇

正教慶滅深信自逢緣

青陽帝君詩揮筆殷勤濟衆生長春萬古住元明塵寰事事皆虛妄速御春秋景便更

四眞君詩花香滿殿淨無塵妙湖濟濟仙詩上貝偈眞一念存誠能感格自眞上仙降筆說原因清貞

眞眞君詩清煙直上降羣仙揮筆殷勤濟世心救苦消災除衆厄同應世駐千春

青陽帝君詩濟世心殷殷降鸞還光普照過三千揮毫乘興書眞訣指點源頭第一關

正陽帝君詩歲月多多去不回循環四氣遞相催紅塵奔走何時了迷御身從何處來

孚佑帝君詩纔覺每到蓋殷殷不是散心是苦心多少迷人沈苦海幾人向我問前津

正陽帝君詩古道猶存欣在斯勸君各自勵修持好花那有長時好即景直爲悟道時

[illegible]花齊放生酒盈樽乞士過列位時光善道場住子弟[illegible]

[illegible]今日與有之吾今即景事以傳後世以證因果

正陽帝君即景事文

陽谷性真道貫日中天氣清和道場園靜各花爭豔園客自酒
[illegible]氣芳弟子洗心滌慮侍立壇下信仰之誠藉物以達供
品之豐將誠以俱於是鐘離老人掀鬚微笑右手把七寶之杯
左手持芍藥之花而告諸生曰生等托足兩大之間運用四時
之氣以生以嬉固百年之樂事也當茲有花有酒之時生等亦
宜少離俗務暫泯俗念以靜觀萬物領略時光乎夫酒以助人
之性而過量則傷花以養人之情而遍眼成空善惡之中寓至
寶盛衰之中有眞空朝含露而晨芳夕隨風而俱殞人生一世
朝奇絕而暮白雪瞬息之間迥異本而但化則此花何不與佛

同道豈爲吾現身說法也助人之性或鼓其勇狹之人心或發
[illegible]或飲之而意憂或獻之以介壽酒之功用固若斯之大也
然可飲而不可貪貪則生亂自古以來或以酒亡其國或以酒
喪其身此又不善用之者之過也推而言之宇宙間可以濟人
之法亦多矣然以法濟人法本不可恃以德與人報又安可期
世人紛紛擾擾恃法望報偏私護生陷入魔窟以了殘生書正
不少也此又與不善飲酒者奚異哉吾之生於諸生者止此諸
生其各善體吾意是吾之望也夫

八月十二日申刻

[illegible]吳公臨西雲法化濟眾生多士虔誠虛恪盡欲廣福田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重陽帝君詩法化無邊任自說羣生頭上即青雲玄機到處皆堪悟日向心田勞力耘
青囊則君詩算來佳節近中秋逝者如斯歎水流乘興臨壇傳妙諦高懸明鏡月當頭
紫陽帝君詩靈根培養要清修一念無邪靜裏求取得先天歸祖氣長生那復計春秋
太乙天尊詩雲宣化遍神州廛遠蠻飛不計秋解脫塵寰騰紫府清虛明月兩悠悠
南極仙翁詩銀燭高燒寶殿明青雲道上降仙翁靈光一點通三界大象因果分明兩界平
孚佑帝君詩至教無方遍大千靈機活現透真源揮毫寫就仙家語不渡凡夫渡有緣
孚佑帝君端人心以正風俗論
嗟呼世變日亟風俗日壞綱紀不張蕩檢盡撤客人多口舌談不知天高地下愚夫蠢動狂奔不知冰薄淵深空貢者流逞淫欲而虛返不知火炎堂棟燕巢難存貧賤之輩思一攫之幸昔

之人如禽獸之爭食吾何忍言與言未而爭勝負不畏死亡言道德仁義則掩耳而走牛見利棄華便是先迷性朋於中流誰挽狂瀾於既倒洪鐘發於大塊吾申大訓之昭垂嗟爾羣生各有天性可奈物欲之是從不畏天命之廼傾須知心機一動全體皆擊心術一邪世風大壞其始也發於一二人之心其既也蠹乎六大合之內正由此邪亦由此莫謂天地之大吾身之微嫌隙不正無礙也莫謂世事甚繁一事之微雖稍不謹無傷也人人存敬天畏人之念事事源頭獨居易之行人心既正風俗必端塵寰尚不致墜落乎勉之勗之

賜某生訓二年來汝已入宦途騰達超遷正未可量不變不富貴切須守德行善不可與世變遷今冬爾留滯京華正可惜此光陰力行善事吾所願之言始於汝亦必終於汝此緣汝未可輕視也趁此光陰勤來侍壇早日成吾吾之願也即爾之福也任勞任怨事方有成爾後居官尚當以此自勵爾此時自於任勞任怨亦爾後日居官之本也吾言其三思之

賜某生訓爾秉性正直以善爲家自處儉素以仁爲本諸生乘

不可不講。可與言方與之言。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處世之道。守身之法。當如斯也。爾誰過是求。亦願他人之入道。誰至於受氣吃虧。倘皆樂爲。俱可嘉尚。但當於言語之間。俾加意慎耳。吾言不可忘也。

二月初五日戌刻

宏教眞君詩。兼正濶修是我徒。全憑心地作工夫。心機動處天機動。片念之前爭有無。

濟眞君詩。功名貨利兩蕭心。日日韋繩失本眞。撒手懸崖能果斷。如斯方是道中人。

葛眞君詩。自在片心誠。儒者傳言誠則明。成敗不關勻內事。堅貞到底一成功。

妙翔眞君詩。道妙心求自可知。迴翔中道兩參差。眞理能明心照。心寶鑑 卷二 訓 一神道設教文 誥

自周天君爲主好修持。

宏教眞君諭。

祖師今晚臨壇垂訓。諸生敬候。羣仙亦各留詩。以備輯書刊刷。祖師化人之意。羣仙來也。今晚文武二帝同祖師臨壇。各自訓示。祖師敦請各位仙佛。每逢開壇請訓。列聖羣仙到壇者。約有十餘位。或留詩句。或垂訓誡。一字一句。皆是至寶。不可遺漏。片語隻字。全行編入書中。訓示既多。書成自快。此祖師道緣結緣。與人爲善之至意也。爾等知之。此示

第二功曹詩。羣仙列聖共臨壇。樂與塵寰結善緣。請士虔誠誦

正教寸心之動自通天。
青陽帝君詩仙凡異路兩相逢何事能傳道內機妙法一聞驚
筆動天機透處自深徹
孫眞人詩欲煉金丹本不難生生世世善心堅三千功德能圓
滿即我醫流亦是仙。
朱衣大仙詩人生孝友最爲先內行能敦自過緣多少仙佛天
上列原來內行各敎緣
周將軍詩心正情純理不拋隨緣渡世試與歌羣仙濟濟臨壇
上吾亦催將木筆磨

文昌帝君詩人心日日益澆漓大化不明路更歧達德森嚴並
天地吾今特用訓辭垂
神道設教文
嗚呼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四維五教。廢弛不講。蠢蠢之民。狂
蕩妄爲。剛者肆行。柔者待斃。正如虎之出柙。兕不施羈。誰復
能節制之而歸於正道乎。往古至今。神道設教。聖賢在位。尙
且如此。況凡才駑世。乃欲棄此。弗講。淨聖滅教。罪孽大焉。
爰立神道設教。原欲使民鑒其觀感。而後改化。易人事半功
倍。此古聖治世之大法也。歷觀古聖之典。讀經傳。無非敎五
倫。脩八行。設祭祀之典。以彰禮樂之盲。雖曰神道設教。並非
出乎人道之外。有何等虛妄之爲也。今也不然。斥神道設教
之大法。送使人無所矜式。無所儆懼。五倫八行。盡皆廢弛。眞
乃人面獸心。愈出愈奇。吾恨救世爲念。又安忍坐視而不救
哉。推其本原。只因神道不講。則教化不興。耳世事既已如此。
狂瀾實有難挽之勢。惟有望於深信吾言者。奉行吾言。以身
作則。庶幾乎中流尙有砥柱。大化尙存一機。不至淪胥以亡。
尙有補救萬一之望也。
關聖帝君詩忠心義膽凜如冰奸慝猖狂自不平千古常存此

正氣伏魔到處顯威名。
戒陰險論。
從來私不滅公。邪不勝正。寸心雖小。一念之動。可以充滿天
地。通貫古今。是即浩然之氣。至正無邪之精也。可嘆世人貪
鬪目前之利。習爲陰險。或笑中有刀。或暗裏放箭。損人利己。
貪昧妄行。似此之輩。眞同鬼蜮。邪魔暗運手段。較之悖剛妄
爲者。尤爲可怪。尤爲難除。有神明伏魔。眞君坐視此輩殘害
良善。用特垂訓示。凡書爲陰險者。速速改過。尙可爲善。不
然望言仍蹈前非。吾必加以懲創。勿謂日事變遷。報應不爽。

世人遂可妄爲也。

孚佑帝君詩夜靜人稀壇境清。羣仙揮筆未能停。祇緣救世心思重。寶訓篇篇筆下生。

話今晚文武二聖臨壇垂訓。一儆剛強肆行之人。一戒陰險害人之輩。文分二篇。意全兩面。世人不信正教。肆意妄爲者。大約不出此二篇。今有此二文以作訓示。庶世人知所儆惕。力圖自新。不負照心寶鑑一番編錄之勞也。

十月十八日

宏教眞君詩法化青雲壽世奇。人心仙意兩相持。靈光遍滿三千界。功行直同天地齊。藥師琉璃佛詩暗室孤燈一線光。全憑指引渡迷茫。揮毫寫出天機妙。名利之心自消滅。

文殊菩薩詩妙引羣生出有無。滿眞二字費工夫。能空四相塵根斷。自爾超羣與衆殊。

阿南尊者詩佛理仙心一本通。分門別戶太愚癡。長生原自無生始。不過微分內外功。

南海大士詩塵寰因果永循環。無上眞乘誰肯參。待到臨頭方恨晚。可憐用力也徒然。

話今日呂仙。邀請吾佛門弟子。來壇說法。普設慈航。吾思我佛妙法。全在不言之中。故世尊言。若是說法。即非說法。是名說法。可見佛家妙旨。全在悟功。不在言詞也。吾等謹遵我佛法旨。又何敢妄言說法。不得已。吾仍就世上淺近之事。重申告誡。以救世道。以儆人心。略作爲渡海之一航可耳。前幽冥教主來壇。曾說報應之事。今即再申此義。

報應篇。

世風日降。人心日詭。肆意妄爲。愈出愈奇。率眞理佛。指爲迷

信。講因說果。斥爲妄誕。不知因果報應。乃自然之天理。誰非由人所造者也。即如天有陰晴寒暑。互相轉移。互相生滅。有暑必有寒。有陰必有晴。陰時寒暑。即因果報應之影也。世人不信因果報應之說。而不能謂天無陰晴寒暑。既知天有陰晴寒暑。而不知有因果報應。是眞愚人凡夫也。又如種實於地。必生萌芽。有此萌芽。必生果實。萌芽即因也。果實即果也。有種實而生萌芽之因。即有結收果實之果。合而言之。即報應也。再就人身言之。饑則思食。渴則思飲。故饑渴爲因。而飲食爲果。由饑渴而飲食。由飲食而飽飫。此即報應也。吾嘉此

三端世人尚有達於求應乎。世人又曰因果之事吾已信矣。若言神佛況堂報應吾實不信。噫此仍不明善惡者也。若言因果報應順係天理之自然陰晴寒暑乃自然推移之理。善報惡報亦自然相生之道故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報應之理。系人心自然相感相生者也。神佛不過順於理。隨事說法以啟人耳。若謂神佛必一一報應之。神佛無乃太勞乎。此萬難立說者也。

十月初二日戌刻

鎮堂張公編五言詩。光陰如箭快如梭。且莫虛生歲月過。隨時隨事多行善。強如終日念彌陀。

宏教眞君詩。菊花吐馥滿壇香。愛賞秋光一色芳。不是潮明偏愛菊。只因晚節傲嚴霜。

四眞君詩。鶺鴒乘鸞羽士來。妙正達壇上菊花開。鉛揮毫乘性題佳句。（清仙中寓天機莫笑猜。海蟾）

李佑帝君詩。匆匆機過菊花時。梅領香風又動枝。四序推移誠不住。催人青鬢瞬成絲。

十月初六日酉刻

江西省城隍毛公（諱國鑑）詩。閒中歲月莫虛過。憶昔青雲功果多。感得天恩超苦海。脫身脫去是非窩。

宏教眞君詩。從來善念可回天。立志存誠格感玄。神鬼幽冥原一理。乾坤大化本無邊。江山萬古原如此。機會臨時豈等閒。寄語世人勤自立。眼前莫失此深緣。

妙湘眞君詩。眼前莫失此深緣。好把仙詩仔細看。壺裡有天容日月。錯中何處認坤乾。隨波得勢因風起。危露無心恃葉翻。不向善中牢立足。更無福地把身安。

太乙眞人詩。更無福地把身安。苦海狂波萬仞懸。以善存心多苦處。留神處世可安眠。風雲日變成今古。清濁常分辨地天。簡裡機關人不曉。總教說破也徒然。

李佑帝君詩。人心天意兩相關。箇裏機關靜裏參。流水落花春日暮。惟望明月在中懸。

[illegible]等知悉。吾飛鸞闡化北京。業已數十年矣。爲濟世之[illegible]。多請書之壇甚少。青雲壇立石三十年餘。只得一本。[illegible]濁集中正壇請成一本。苦海金隄。其餘想[illegible]。能登彼岸。亦有全稿已成。半途生變。亦有人不努力。半途而廢。[illegible]。此照心寶鑑

良可傷也。即以照心寶鑑而論。數年於茲。尙無眉目。今幸二三子存心不退。銳意求成。迄今以後。奮勉行事。吾必感化以成其志。特諭。

二月初六日亥刻

鎭壇[illegible]二公詩。春光明媚麗色新。甜窗清靜鳥啼音。鳴鸞和送祥佳句。誰人能效公冶人。

宏教[illegible]君詩。山青水秀別有天。幻來人世不知玄。仙術無窮傳[illegible]。要知奧理便成仙。

[illegible]仙詩。旭詩誠禱佛尊即降壇。今逢聖誕會頭仙。草書幾篇塵[illegible]本管恭領三多懸桃緣。我愛樓詩隨意寫。成玄妙與先天。臨鸞又囑諸生事。不用躊躇自緣。今

李仙詩。太白詩邀我羣員赴妙壇。搞來美酒呼上船。醉飲不知紅塵事。看來名利枉徒然。

[illegible]仙詩。知章詩。鑾光就在爾心頭。欲舉上手莫回愁。能參人世[illegible]。思與孝自然法到有乩扶。

來仙詩。襄陽詩。最愛吟詩赴緣壇。說到人情我也酸。顚倒陰陽今已應。誰知果報有循環。

褚仙詩。遂良詩。一斗金漿半未酬。醒來一渉至詩壇。愛波羣英[illegible]

知文理。悟開妙法得眞詮。

焦仙詩。燧詩。羣仙畢至此妙因。壇室光明照修人。箇裏機關雖暗點。惟增智慧化乾坤。

[illegible]佛禪師詩。醉飲蘭陵酒一巵。談禪說法指癡迷。佛法無窮人不識。貪來名利總羣持。

李佑帝君詩。仙鸞翩翩落紅凡。仙師佑汝解倒懸。莫因苦多怨氣[illegible]由命製。總是艱存心正大。天必奬。立德無偏神自憐。[illegible]性剛回思已過。勝先賢。

李佑帝君生死論

夫壽命一節非由人願生者即生願死者即死孔聖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吾所論人間生死到數必終損者減壽修者增壽而富貴兩途也因前生自種富者不積陰功後世必貧貴者不作仁理定遭循環而逝後再生孤獨人也況汝等今生雖在壇侍差慿有餘年各當見善則喜見不善則化恤人之苦勸人之功行於仙眞之心作於世上之全人歿後自能脫輪迴六道之苦享萬世之清福不但歿後如此相報生前總心種福自然諸神護佑天錫福祿立有善報吾仙眞願各壇生若果修心無愧雖命薄而榮福雖夭壽而增添海屋

之籌也

純陽論四序已成惟眞詮尙可補請即著明清敬謹將事早日成書敦靈督催不可稍怠目下青雲壇弟子凋零風洗雲散若欲再繼善舉恐非易事一刻光陰值千金今日之謂也今晚請序明晦到差大有仙緣豈等閒哉咳你們辛苦一場各了心願吾看待你等直如手足可惜時事變遷爾等亦各有俗緣未了吾亦祇好隨緣作事常此筆談不易多得惟望爾等各了俗緣那時候各証因果玉清之宮吾道重闡捕徑以通豈不快哉

沈性子跋

夫有以人爲鑑者然以人而爲鑑不若以心爲鑑則爲至寶焉若心爲鑑宜於求諸己而後求諸人要在求己之於心心本明也是爲於鑑然以心自照則心爲己之鑑心明則善爲之至寶見有善而必從見不善而自改則心寔爲己之寶鑑也惟照心寶鑑一書世間罕矣叨蒙呂祖勸人遷善改過自新然鑑之

於書不若鑑之於心是爲至寶也故是書之輯乃敦靈立其志於十數年前抑青雲法化壇降筆三十餘載僅成廻瀾集一本挽狂瀾而漂沒拯京陽而安澗則深禦而付諸於東流無數農民脫其劫難也際今人心不古世風囂頹感蒙諸仙列聖救世一片慈心憑陳 上帝編輯照心寶鑑闡揚善道以化迷愚爲宗旨又邀上古名醫并賜異難奇症仙方善人湏緣

而可回春幸得敦靈慈心化人勇爲善愿惟此書乃勸世金箴鑄成寶鑑也願世人回頭向善以心爲寶俾寶鑑而廣照於宇宙之間矣是爲謹跋

呂祖賜跋詩

善事原來要有終　爲山九仞必期成
羨君箇箇能勤勉　永共羣生樂太平

時在

乙卯年清和月沈性子敬跋

悟元子跋

教一世之人者以眞言教萬世之人者以善書然書傳於天下善可化迷人省心立德善賢人悲憫世界人心積惡不思循環之報故聖人以克己復禮立言立德戒之於理化之於惡思之於本立之於德夫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昔儒教之孔子其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敏事愼言就有道而正焉至大學一章述於曾子中庸一書述於子思皆本孔子輯書之奧旨也夫孔子所贊爲猶龍者非老子乎老子爲周柱下史舉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道莫不取其精粹而道華藻遂作道德五千言以授關尹令度函谷而西去惟其警世者莫如太上感應篇一書其言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又有三台北斗星君在人

頭上錄人罪惡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善惡分明毫絲不爽欲求長生者須先避之於靜欲求增福者須先立之於德功德圓滿殺必爲神豈不信乎此老子宣道之寶籙也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昔舜爲東夷文王爲西夷仁志行乎中國道德行乎萬邦先

聖後聖其揆一也所謂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文王治天下以道德而化之先聖後聖道傳普通於天下矣佛曰能仁其慈悲之心視人如己不住於色無人無我皆願作如是觀望衆生同登壽域以渡極樂云故藏經雖祕於古代之世而金人入夢遂白馬馱經於漢明帝而因果之說實足以補中國王化之所不及而有合於迪吉逆凶積善餘慶不善餘殃之

冒焉故我本壇諸生俯仰吾

爭佑祖師飛鴻救世普渡羣生業已輯成苦海金隄一部又將玻勝果妙因一書無非代天宣化以立言立德立功之說爲宗旨爲化人心之傀儡使欲明道德者均於是書求之而後知爲善之最樂也云云爲此敬跋

丙辰年蒲月望日延慶縣商士悟元子書靈譚跋

命沈性子序

人莫不知生之宜衛也。而不知生之所以衛。知生之宜衛則愼寒暑節飲食。預防乎病之所由來。即或偶有疾病。擇良醫而治之。求良方而服之。未始不足以盡其天年。此皆稍知衛生者所能爲力也。至於求生之所以衛。不敢損人以益己。惟是推己以及人。欲全一己之生。必先全萬物之生。既全萬物之生。乃以全

一己之生。小而推衣解食。大而博施濟衆。體天地生物之心。以遂萬物謀生之心。則生之理全。而生之機暢。所謂致中和。以位天地而育萬物者。非虛言也。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與衆共生之心。自有與衆共享之福。衛濟之眞詮在是矣。如謂顏子早夭。伯夷餓死。雖生之數莫測。而生之理常存。是在衛生者有以識其眞而會其通。若夫訓於長生之說。煉丹採藥。如秦皇漢武之流。妄冀成仙。攷其生平。毒害生靈。暴殄天物。死不旋踵。何有於生。卒之害子孫而獲宗祉。豈非眞知衛生者所當引以爲戒哉。

辛亥五月初六日沈性子震靈奉

命謹序

命涵和子序

一字值千金者何所爲也惟漢字珍重而能普通於天下者乎則世界儒人莫不以遵抑其古聖之道遺風溯源蘧業詩書以爲近人之大化者未嘗不本乎天命人理道德之言也昔蒼頡之造字蒙孔聖以教言則爲後人明其文理達其學問夫人道之中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皆從以文字之學問而古聖先賢

遺作經史書籍廣遺後世所謂後人以讀書明理資道成材惟人若弗學文理以謂惛懵之夫豈能以修身齊家治國安邦之大道哉最迩爲秦始皇無道之時徒敗綱常誦謗聖德焚書坑儒士築城戀嫵婷亦殞身而搓骯以殘子而滅國報在兒孫而失之於天下矣嗟乎今覩衢街各巷偏地字紙糜爛拋棄履踏污尤甚士宦之人視爲廢紙不惜商賈之家充作包貨之用而可惡者近有學洋文之生頗不以漢字爲然任意污屁屎茵之中尤僇罪莫大焉不思學從聖門之書爲基礎焉能通習洋文而雖業專負先聖之雅化忸怩已身之斯文渥蒙

文昌帝君彙鶯宣教以昭因果報云凡世人如有任意污滅字紙者俾轉世輪迴生於瞽聾瘖傻之苦報不虛呻而世人若能常目不忘敬惜字紙者天必降

福官必擢陞陰騭廣陰各種福田故而有本壇善士震靈等存心敬惜字紙不憚煩勞另設有公益惜字會一處以訖敬焚功德浩大望企

各界士宦紳商勉惜字紙則獲福無窮矣理合敬序。

時在

丙辰年荷月侍壇弟子明孝涵和子遵命敬序

藥王孫真人序

世間醫病之書。汗牛充棟。精義良方。美不勝數。然則衛濟真詮一書。非仙人之多事乎。曰非也。世有恆言。心病還須心藥醫。此言也。世人習而不察。茫然不得其真解。猝臨病症。藥石雜投。手足忙亂。幸而免死。究未除根。何以故。以其未嘗醫心也。病伏於中。乘時竊發。亦云殆哉。人不覺耳。夫塵世之間。固無不死之藥。而心地之內。自有長生之方。青雲宣化。設方醫病。愈者無數。靈迹所垂。不勝傴指。第循循

於草木金石之間。未發揮心病心藥之理。吾滋憾焉。純陽道友。與吾同志。遂廣約仙佛。闡明醫理。間錄方劑以為輔。本末兼全。不循凡醫之蹊徑。亦欲世人善用其言。以為攝生卻病之訣。謂曰衛濟真詮。洵循名責實之談。惟望世人善體斯意可也。

歲次

丁巳年秋月降於粹文書院

光緒十五年四月初一日午刻降

顯道白公詩律中甚賞仲夏時榴花似火綴繁枝仙拈濟世無他意揮筆惟書勸世詞

青陽帝君詩可歎凡間幻海深無邊災難苦侵尋仙家盡無長生藥惟有歸生保命文

青陽帝君申明時疾論帝君即東聖普列國名醫韋姓芳名慈藏是帝君之諱也

昔者余以醫濟世也用藥靈奇手到回春吾未嘗掣肘也後至明季忽有一生至揖余而言曰家兄病甚罔知何由今者不揣愚昧敢請大夫光顧則幸甚矣余問其言哀之遂慨然隨往至其

家則高堂大廈水閣涼亭花香鳥語彩羽朱英僕從奚囊侍妾香生而病人也方擁錦繡而眠其姬妾也乃抱箏琶而唱眞成花簇爛熳一室香凝余見此愀然而問曰子之疾得毋爲內傷乎其人起曰心中煩悶身乃酸痛食而無味語而失聲敢請賞賜一脁余就枕而脁之移時曰子之疾也由停食而致瘟因勞傷則水困請服吾方而試之故書方一劑余既返里過日其弟復來曰家兄之瘟去矣然而尙有眼病心燥余則復用淸火之品治之次日又來曰此症去矣而又喘嗽不停奈何余又施以潤肺淸金之藥飲之數日則又來曰是疾免矣而復口味不開吾以培土之丹養之二日復來曰味開矣今也終日昏昏夢語鬼神特請屈駕一視余至又扶其脈而驚曰奇哉子之病也始而由瘟繼則生火復有土傷乃又金虧今則復由內傷挾以外感邪風入內病愈失調故而如是夫是症水枯而不能補補則肝火上升風邪而不敢散散則虛弱欲終難救子之症也使余無從指手執筆莫敢用藥攄症難救回生嗚呼噫嘻吾以醫濟世也歷有年矣未見有如是之症也時則悶而不悅思之計旣視而不救何爲好生鬱鬱憂憂憑几而卧恍恍惚惚若在夢中乃見一人白髮蒼蒼道骨仙風手執百草身立雲中握余而言

曰吾見子似有難色面帶愁容敢問何故余揖而言曰今者現有一子病欲絕躬余治數日罔見其功醫將不未訴之以聽則見夫道長哂曰癡哉子也爾用藥雖妙未知其情余又請曰恭聆訓誨以釋疑衷彼曰子未聞其說也今之人去古遠矣方今之人也不尙純實浮華乃興姦巧刻薄未嗔樸誠不憚三戒悉意橫行其身也則行止不定難共性情其心也則瞞人味己奸詐無窮其意也貌視尊長得意稱能其言也言詞淫惡舌若銼鋒其眼也輕視貧賤目無白丁其耳也良言不聞惡聲則聽其口也口是心非傷害生靈其作事也善則揚己惡推人行其與

人交也。貧者無禮。富者屈承。居家則兄不友弟不恭。父母之訓。罔聞兄長之教難從。子姪不敎正道。婁妾溺愛其情。爲官則貪賄枉法。屈者難明。奉迎權貴希圖改陞。刻剝民之膏脂。以供日之豐盈。片言難盡。萬孽歸從。且有凶橫之輩。不圖出身之本。甘陷草莽逞雄。犯上作亂。殺人行兇。世界賢少惡多。良可慨也。今也天道好還。報應分明。似此積惡之輩也。子未見乎。一旦惡滿。方有災攻。子未見有魂遭天誅者乎。子未見有身受人刑者乎。子未見有抱疾終身者乎。子未見有肢體殘缺者乎。子未見有鰥寡孤獨者乎。子未見有盲聾喑啞者乎。子未見有貧而富富

而貧者乎。子未見有病而愈愈而病者乎。此則近世之大概也。子所治之疾也。亦復如是。焉能投藥即愈乎。子若醫是症。宜先治彼之心。後則再醫其症。一劑無不效矣。余再拜稽首而言曰。吾今聞命矣。承仙人高論。敢不唯命是從。敢問仙眞。聖號何稱乎。其仙微哂曰。乎回顧地之百草。欲成林矣。子再談。恐百草發路。不可行矣。余乃愕然返觀。則見百草叢生。無徑可回。既而再視其仙。則杳杳然飄空而去矣。余則驚悌而造。惟見余身隱几而臥。詩曰。奇哉。豈皆然乃一夢也。乃俯自潛思曰。其仙果何人也。尋思而悟曰。是矣。乃神農氏也。嘗百草而立良方。伊今手執百草。得毋是歟。吾得聞其教矣。乃對病生而言曰。子之症。乃心有不善者乎。仙曰。大夫何出而知也。我之過不少矣。皆違青春貪色。中道橫行。種種惡端。不盡千言。件件善事全無一星。我今悔過矣。大夫可救我乎。余聞其言。悚然作色曰。誠哉仙者之言也。果有如是焉。余爲述夢中之論而告之。於是病者起牀沐浴。淨手焚香。誓改前非。去惡爲良。余在旁視其虔心所禱。諒必感動上蒼。余即復診其脈。已而驚曰。怪哉。子之脈也。稍可治矣。前若痛改前非。將見有長壽之兆也。於是未過一旬。誠

改其所行。余乃施一劑。果愈矣。後其人改惡成善。得享九十而逝。此乃吾所治之生也。事迹無虛。今因諸子所請。特以用告斯人。爾世人照此爲善可也。仍其悔過可也。何致有奇災也。何致有奇疾也。何致愈而復病也。何致富而又貧也。何致不享大年也。何致不遂心志也。今之愚子庸夫。視吾之論也。其亦有感而興起者乎。

光緒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戊刻

鎮壘白公詩曖迎春氣又臨。未斷殘冰和風裏催爲報冬殘除舊歲。梅花嶺上幾枝開。

去後更看詩遞寫寒山色欲更東皇春氣暗中生循環來去皆

因數試以塵情細品評

丙午年三月初七日午刻

鎮壇張公詩開壇濟世請金仙法華垂靈結善緣多士虔誠聆寶訓福如東海壽如山

青陽帝君詩三月羣芳各鬪妍韶華似海暮春天閒遊郊外尋芳草賜與人間疾苦捐

華眞君詩三月羣芳鬪色香無邊風景動晴光仙家志欲捐疾苦編錄成書姓氏揚

話吾蒙青陽帝君邀致臨壇令吾暢所欲言以濟世人吾才

疏學淺實恐有愧帝君之雅意不揣荒疏作先天後天論

華眞君先天後天論

大易之繫辭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言大人修德之事也吾竊以爲人之保身亦何獨不然夫人受父精母血十月而生生後六月而坐十月而能匍以行至於三年囟門閉而言語通八年童齒落而智識培十四年精長而人道明二十年血氣漸充三十年精氣已健四十年滿盈而漸退五十而衰六十七十而精枯氣短血敗骨空八十九十登此壽域者稀矣古語云人生七十古來稀況八十九十乎人當此五六十年間富者多淫貧者多貪貴者多逸賤者多鬱淫既無已則耗精血勞而無節則傷筋絡多逸則血脈滯塞多鬱則心血痞積此人生戕賊其身之大概也先天強足者猶可頻延歲月其不足者則根基既不固而再加以戕伐欲不作青年鬼其可得乎夫先天之培原在父母後天之養端在已身古時有胎育之教早已失傳然而爲子孫計者不可不少留意於攝養之法酒色之節父母雖強理有固然代代相沿而人愈短小力漸衰薄耳坐乖其人未生之前由先天而入後天既老之後由後天而返先天人有兩腎一爲精府一爲

命門結胎之始由此而漸成命門屬火故先天爲純陽之氣後天則陰陽相雜陽盛陰衰少疾病之苦陽衰陰盛多夭亡之人先天而天弗違順五行而成體後天而奉天時合四氣以葆眞順此者昌悖此者亡培先天而健養後天而長世人莫謂我託之空言尚有絕妙仙方

培元補後丹

大潞党五錢　生黃耆五錢　炒白朮三錢　懷山藥五錢

雲茯苓四錢　寸菖蒲二錢　枸杞子二錢　何首烏四錢

薑中樸五錢　建澤瀉三錢　酒杭芍三錢　製香附三錢

天門冬二錢　炒杜仲二錢　焦六曲一錢五分　黑附片一錢
炙甘草二錢

其為細末用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錢用開水送下此丹可治先天不足後天斲喪虛癆盜汗種種弱症但雖賜錫方而總以預先培養為妙未雨綢繆免致臨時倉卒若不留意培養病至方悔雖有仙丹難取奇效矣戒之戒之

三月十二日午刻

鎮壇莫公詩一片慈心渡眾生靈壇感格降仙翁存誠居敬滿心慮那有災殃及汝身

華眞君詩保命延年別有方煉就陽精壽自長何人悟徹金丹道一德乎天配上蒼

四眞人詩萬花齊放滿春城妙哉眞人九十韶華景物濃碧桃眞人開到仙壇揮妙筆眞人靈光一片渡羣生白眞人

孚佑帝君詩青雲法化渡羣生感格神仙賜丹誠多士清心明善念冥中久矣積陰功

青陽帝君詩寒食佳辰祭掃忙春城滿路杏花香微延歲月登高壽先保嬰兒寫妙方

話人欲捐除疾苦壽登百歲必心中幼年調養免立朴基也善

作保嬰篇

青陽帝君保嬰篇

顆個種樹木植蔬禾欲其條達舒暢果實繁衍必自培養根苗為始樹根淺則無哥禾苗瘠則粒小此農圃所通知也保嬰之道亦如是耳夫嬰兒血氣未定肢體未成囟門未閉腦力未健皮膚甚嫩易於感覺臟腑甚纖易於動蕩譬之樹之初生禾之初萌根淺苗細澤微氣弱微旱則枯微潦則腐風動則偃雨至則俯且或鋤耨少懈則草生而苗被欺保護不動則蟲生而芽被噬夫嬰兒之纖弱較之樹芽禾苗有過之而無不及凡任保

姆之責者應如何盡心竭力以保護此嬰兒以承天地生生之心奈今之胎育既不講而體育亦不明無惑乎人之不壽也今將保嬰事宜指示數條分列於左

一嬰兒食乳最須關心夫小兒不食五穀惟飲乳汁而乳汁乃血所化血乃五穀之精氣所成凡乳育嬰兒者不可食辛辣之味不可貪油膩之物食辛辣則乳熱貪油膩則乳濁果之美者有益於乳味之清者[illegible]乳兒者固宜謹慎求人乳兒者更須詳察

一嬰兒身體宜淨居處宜暖今之保嬰者無能致意於此入其

室則冷暖無節撫其兒則濁垢滿身是大有害於小兒之生長者也又小兒皮膚甚嫩易於感覺每見人之誇讚其兒令人看視輒將其強抱盡行解脫致小兒感觸風寒生驚風及各種吐瀉之症是不可不留意者也

一嬰兒之生長全在睡功小兒無妨使其欠伸而不可令其失睡欠伸則其腹中清爽失睡則其全身無力每見人之乳兒者於睡功尚可於乳上往往無節必使嬰兒吸乳至吐泛之時方止殊非養嬰之道

一嬰兒睡卧宜放平正不可欹側致有骨曲面偏之弊

一嬰兒不可多令服藥與兒臟腑纖弱不堪克消培補之力總宜預先調護若果症勢危險藥亦不可不用

一小兒四五歲時已能飲食行走飲食宜淡不可油膩行走宜多不宜懷抱貧家子弟多強壯而無疾富家子弟多軟弱而多災正作此弊耳

以上數條不過指示緊要之處至於細節全在養子者隨時體會古語云如保赤子又云求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可知保赤最難然子與母同體全在爲之父母者體會故曰不學而能純是天理人情相關之機苟肯尋求是爲易易吾本欲傳一保嬰方因念病非一律時不相同凡保嬰者應隨時察驗不可以一方以蔽之也

三月十五日辰刻

鎮壇張公詩善愈勒修心愈和猶如美玉用琢磨果然方寸無假玷一念眞誠感格多

宏教眞君詩春雲淡鎖謹中山風送仙槎水一灣爲恐良時輕辜負尋芳復又到塵寰

華眞君詩青囊普濟世間灾存意融和拜下來靈草縱延君壽算不如陰騭自培栽

葛眞人詩壇壝酌酒濟人方道統中庸一貫藏大化自如甘雨潤看來無處不春光

葛眞人攝生詩

放眼瀛寰天地寬人生何處不隨緣當頭明月清如水拂面紅塵淡似煙蓬戶能留春久住朱門誰訂海長添陶情澹慮無量礙益壽消愁地上仙

鍊金服藥是邪門試把眞傳說與君天壽窮通皆是命吉凶生死不由人月臨望後虧將至炭到灰時燄尚存誰益虧盈千古事請君仔細一推論

曉來天氣尚輕寒午刻風光似火然冷暖消息輪轉妙春秋代換氣迴旋怡情最愛長流水定性還如太古山服藥吞丹終自誤何人參透此機關

水暖春江好放船迷茫前岸起炊煙好花霧裏空爭豔弱柳風中漫欲眠配就玉輔拴意馬好將金鼎鍊心猿眞丹原在眞空裏水火船金豈是丹

迷來有路在人間慢道凡胎不可仙紅面蓮花風淡淡綠眉柳葉露涓涓浮滬水上回頭滅貿相雲中放眼觀底事塵寰多醉客也曾一醒把機參

衆齒焚身亦可哀兩般名利上中埋恨海情天眞險矣淺渠步月亦奇哉紅裉殘花泣曉露青昉新竹動春雷往來遞換眞玄理打破關頭上玉臺

春風吹送好花香的燦明珠動寶光幻質原來同草木仙家久矣變陰陽開慾起處生魔障俗庶拋開見帝鄉多事樑頭春燕子飛來飛去也學忙

洗心滌慮聚精神冬至陽生夏至陰二氣迴環極上四時代換本根純分途者萬歸於一成物爲秋起自春鍊得精神成一片洞方上下統元眞

三月十八日午刻

鎮壓莫公詩世事升沈有定時可憐俗子妄猜疑福因善積禍因惡咎勵功行切莫遲

宏教眞君詩大道精微在自持無窮奧妙有誰知我今細指玄關路明月何分上下池

華眞君詩九轉金丹百鍊成世人無不願長生豈知立德能延壽寄語凡夫細認明

濟佛詩人生多病又多災災病纏綿事盡灰和尙講篇虛渺語令君長壽上春臺

話我見世人壽數有限苦累無邊佛家以色聲香味觸法爲六賊言其能戕人以致命傷也我將六賊演成小說世人看看這六賊利害好想除暴安良之法也哈哈

濟佛禪師六賊演義

當日唐玄裝往西天拜佛求取眞經前出唐界有六賊前徑被他大徒弟孫行者一棒盡行打死後生出猴六賊絕迹於世界之上世人不受其害一時想起六人好苦不可絕其後代差金星老頭下世代爲覓客命方下世身着一番知六賊平生狡猾專以强奪輒詐暗誘明殺爲事嗣又察其家世知六人

並無先代亦無後嗣皆是附體而生因物而長的金星既奉欽旨無計奈何四望週圍見地皮上尙有玄黃白馬所撒之溺未乾因撮土和成泥團分作六分各重二分五厘吹口仙氣那泥團變作六箇三分長的小人那小人見風即長竟長了三尺多高搖搖擺擺走到金星跟前納頭便拜謝其造生之恩那金星開口喝道你們六箇既得了命應續爲那道傍六箇死尸之後代你等可願意那六人只顧叩頭無不應允金星說你等既肯如此我即給你等起箇姓名先抓過一箇來道你姓眼名叫要關閉那箇叫頭而起又指一箇道你姓耳名叫要塞龜又指那

四箇道一箇叫鼻要堵一箇叫舌要淡一箇叫身要靜一箇叫意要禁六箇人得了姓名一箇箇喜孜孜的雙跳到是意要禁有些見識對那五箇道咱們雖得了姓名卻無住處營業如何過得那五箇道依你的主意應當怎麽辦法那意要禁說這箇我也無有主意衫這箇老頭兒未走咱們還得領他去你看他六箇一齊踴躍向前趕上金星留在意中思忖倒褫的也有掀翻鼓的也有爬在肩上的[illegible]這老叫兒弄得迷迷糊糊老虧這老頭有點金性還可以約束得住傍人也就叫他們給弄大了頭了這是閒話卻說那金星不慌不忙開口說道你們眞是禽獸心腸反臉不認人的東西我且問你六人是從那裏來的那六人道是你老人家慈悲的金星道你們既[illegible]思報効或安居樂業勿干天罰那纔是正理何得[illegible]哈哈那六箇人口舌也很伶俐一聽金星之言齊開口道你老人家不題安居樂業的話還罷了你既題起我等可有的說了你老人家大慈大悲我等得生自是你老的厚情但你老怎該不細細的想去將我等安置妥當你老再走也算行善行到底了你老不給我等想條生路就徉常而走眞非叫我等喝風不成要把我等餓死恐老天還問你一箇傷生害理

的罪哩金星一聽此言又氣又急登時無名火起拘過土地吩咐道你將這六箇畜生帶去嚴加管束飢食烏有飯渴飲虛無湯顧名須思義專等有緣人金星說完飄然而去閃下六人與那土地你抱怨我我抱怨你土地將他等帶去照金星之言辦理那六人無計奈何也就平平安安度了些年有一日意要禁說這幾天來我的心眞是說不出的難受那一箇也說我的眼疼又一箇說我的口渴而無味有的說我的身體眞是麻木難受帶受一齊亂吵起來意要禁說我記得那老頭兒的話有什麽叫等有緣人莫非我等緣法到了福來折磨的這等不受用

依我的主意咱們不如偷空出去上大路上等緣法去或老天見憐給咱們一條生路也未可知那五箇一聽此言箇箇喜出望外商議既妥趁土地睡覺箇箇溜在外邊順大路而走只見大路上盡是正直剛強之人不敢向前眼要閉睜眼一看見有一股小道不遠就是道上也有往來之人遂率領著那五箇直奔小道而去可巧小道上有一箇人走來他六箇看見就要向前打攪還是意要禁說道慢著些我想我等的前代在路上尋徑被那獼猴子打死我等今日只可旗鎗不可硬欺意要禁還未說完眼要閉說我看這人眞是咱們的造化了你看他也有

眼耳鼻舌身意盡不是給咱們預備的好店也六人於是各自尋店眼要閉住了他的眼耳要塞住了他的耳那四箇也各人住了各人的店在店裏成天家看花喝酒作樂尋趣無端訛詐強迫索求不上兩箇月把箇店主弄死了他六人盜了店主的眞寶有了道行遂一化十十化百百化千千化萬萬化億這十百千萬億化身各處尋店不知弄死了多少店主聽書的明公呀要是有開這等店的趁早把他等推出閉門歇業省得叫他等纔箇不了若待發出不好再想推他可就晚了

四月初一日午刻

鎮覺崔公詩先難後易事皆然萬緣全從一本傳悟徹眞機功白到羣生方不負仙緣

宏教眞君詩花香滿殿酒盈樽日午槐陰綠映門又是一番春去也聲聲山鳥嘆王孫

四眞君詩孟夏槐窗綠漸肥薄眞君稀稀花疎倦人歸葛眞君清光滿院清香裊孫眞君碧水清山繞四圍南華眞君

青陽帝君詩作善之心最要誠端方謹愼勵功行十陰莫教閒中過庶不空來此一生

青陽帝君少年保身論

夫人生天地之間嬰年養育任在父母少壯保護責在已身聖師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人生二十曰少三十曰壯百體成全精神煥發如花之方蕾竹之方苞雖具長成之勢尚無堅壯之體血氣未定而情竇已開血氣既剛而慾慢方烈正如花蕾竹苞其生長開放之力全聚於此苟遏抑太甚固有時過之欲然啟發太早亦有洩證之慮當此之時非比嬰兒之無知無識飲食起卧在在需人自應上念天地生生之意深體父母唯疾之憂寒暄節好懲忿窒慾勿貪一時之歡上貽父母之羞下遺子孫之累勿動一朝之忿

既忘己身之患。並及二人之辱。敦行孝悌。則疾苦自捐。力希忠恕。則艱戾自消。起屢以時。毋遲眠而遲起。動作以節。毋過勞而過逸。須要看破六塵。方不為羈絆所牽。調和七情。始免為疾病所困。酒地花天。消壽命而不覺。口刀腹劍。耗生氣而不知。此少壯之通弊。而生死之機關也。世人肯遵吾訓。窒力奉行。諒域可躋。苦海可出。又何必蓬萊閬陽。方為調元益壽之品。焚香頂禮。方為消災祈福之門也哉。

四月十四日午刻

鎮虛張公詩。一念存誠百善成。試將此理看分明。中心原有神

靈在。月印深潭澈底清。

青陽帝君詩。萬病皆從一病牽。世人究竟未深參。寸裹果祛無私欲。不用蠶湯亦爽然。

葛仙君詩。初夏清和好景多。綠陰滿院舞婆娑。仙壇乘興揮鸞筆。酒混茶餘入醉哦。

南華真君詩。仙壇道何意悠悠。筆下揮來腕力遒。寫出真言數語。渡化。願君共我永遨遊。

雷真君詩。靈光閃爍照仙壇。樂其善生結善緣。揮動鸞機傳妙諦。塵寰災難化雲煙。

華真君詩。百草寒溫我備嘗。活人濟世有青囊。世人欲治心頭病。何不虔心拜藥王。

話。世人凡福第一曰壽。但塵世濁垢難逃。變人修得大年。吾今指一修壽之路。以問諸世。

華陀真君修壽指路

何謂壽。豈必八十九十。以至百歲。然後謂之壽哉。夫不朽有三。立德。立言。立功。道德與天地同體。文業垂日月爭光。雖身歿而名存千古。乃是真壽。至於區區口頰之養。骨肉之胎。此乃須臾間之幻形耳。故朝聞道而夕死無憾。疾沒世而名不稱。可知此

骨肉之體。乃道德之道旅。事業之器具。道借之以傳。業因之而就。道既得。業既成。則此區區之體。何必久留於天地間。而為食穀之大蠹哉。或問於余曰。就先生之言。則凡保生養命之訣。盡可棄之如敝屣耶。曰是又不然。夫工欲善其事。必先立其器。身也者。乃道德之舍宇。而事業之根基。故我佛慧器。抵竭惜玉。安得以如金如玉之體。而同於濁垢穢污之具。吾乃實言。真壽不在壽。蓋期願耳。唯非欲世人以己之身。視同草芥。如子之言。亦大謬矣。

四月二十一日未刻

鎮壇莫公詩寶鼎香煙起碧霄羣仙降筆也逍遙青雲白鶴隨仙客到處清幽無俗囂

玄教眞君詩自過青山似畫圖垂楊蘸綠澗如酥乘時乘景多修善不愧人間大丈夫

妙翔眞君詩氤陽一氣任迴環吐納飛昇作上仙金玉無瑕靈寶服貞堅永固萬斯年

孚佑帝君詩青雲壇上降金仙寶鼎氤氳碧煙傳授眞詮勤渡化羣生善自結仙緣

太乙天尊詩道中妙處最平常日月回旋陰共陽可笑世人多忘本虛虛假假說荒唐

話時雨晚零嘉禾有望榴花吐蕊幽草含香當此之時不可無撰記以賞盛景吾今作順時養生論一首以爲攝生保命之津梁

太乙天尊順時養生論

四時代謝一年之變也晝夜迭更一日之變也治亂相生千古之變也夫天下可寶者莫過於時可畏者亦莫過於時即以人之一身而論夏葛而冬裘冬裘而渴飲及其裘者必盡死冬而葛者必凍僵飢而飲之而飢盡渴而餐之而渴平酷達人哲士順時之自然無造作無強迫和六氣節五味二至之時必掩身而寢喘欲雷將發聲必齋戒而謹密止春則行賞夏而開放秋方用刑冬謹蓋藏時季而碟歲終而祭出火納冰授衣斂跡節勞逸望氣候古雲書氣驅疫除瘟種種善政誠於經典明明氣象應於雲霄吐納迴環爭日月之精起居坐臥順時令之序天之時地之氣無非養人而保生者也特人不善用之耳善順時者無境不安無遇不樂春鳥秋蟲盡是天籟喜語笑談皆是春陽一心包涵萬象應時而變四時賞覽風光隨遇而安夫何戚戚之有哉夫何疾苦之有哉

四月二十三日酉刻

福德淨壇

白眞君詩燭影搖紅香霧霏青雲壇上降羣仙光四照乾坤朗朗徹幽明妙道通

葛眞君詩識得眞空結至緣天心明月影團圓休將淨竭常凝聚打破迷關見上仙

青陽帝君詩存心向善結仙緣萬善千災化作煙多士勤修無倦怠積祥福祥自綿綿

濟佛詩老僧無日不清閒不愛聽經不愛禪酒醉睡醒隨意吟

算來此事最天然。

濟佛禪師山歌

開口一笑入壇來。夜靜風和花半開。花半開時召當賓。莫教風雨便相摧。君不見昨日花紅似美錦。今日紛紛點翠苔。君不見三春花柳爭非意。轉眼秋到黃葉飛。黃葉飛。狂風起。蜂蝶唧唧入室裏嗟哉寒蟲能幾日。可憐將被霜雪死。得一日過一日。光陰速於流水逝。流水逝去不回還。今日白髮青紅顏。世人不知修根本。妄向仙人乞寶丹。仙人無有長生藥。惟有攝生立命言。立命言最妙玄。不出塵凡難知道。鑪中有火鍊陰陽。並無靈苓

延年藥。鍊得水火成一片。鋼牙咬開天地竅。天地竅。死與生。生來死去兩分明。根濁墜入幽冥界。根清飄飄上清空。陰極成鬼純陽仙。宜從本性下眞功。下眞功。如煅煉。頑鐵成鋼形質換。滴水江河卷石山。非因積累從何見。丈六金身本秕米。應向有無見佛面。見佛面。請看咱。咱是西方老濟顚。本來面目少人識。撥火煮芋效懶殘。顚復笑笑哈哈。轉眼走入海天涯。擺手招君從我去。我與君。看看閻苑花。

四月二十七日午刻

鎮壇江公詩仙壇提筆疑吟。咱是眞人勸善詞。陰騭脫行

是德。自然感動上天知。

宏教眞君詩。斗室香煙瑞氣多。當時四月正清和。幾人修到神仙果。未筆揮來伏眾魔。

俏忠親王詩。海內澄清億萬年。乘輿暫蠻到長安。英雄難免勾魂使。惟有精忠可對天。

會文正公詩。蒼天赤子兩相關。好養民心答上天。如以如揣無自悮。細思板蕩最悽然。

雷眞君詩。救苦消殃寫妙詞。無端生意動情思。試臨壇境垂仙訓。揮起脫顏筆一支。

話吾來此地。為諸生指示各症源流。今先講瘍傷之症。

雷眞君講瘍傷論

閬雅川眞人

人受天地之氣。父母之精以成形。是猶吹皮囊而漲之。綳木架而衣之。浸枯物而潤之。令散沙而黏之。皮囊氣盡則空矣。木架衣剝則瘦矣。枯物出水則仍枯。萎矣。散沙失黏則仍一一分離。消亡於無何有矣。是氣也。衣也。水也。黏也。何物也。即人之全身也。之元陽也。人之有元陽。猶皮囊之有氣。木架之有衣。枯物之有潤。散沙之得黏也。胚胎於命門。結根於丹田。苞蘗於心脾。著花於腦囟。是四者或為元陽之本宮。或為元陽之寄舍。或為

元陽出入之門或爲元陽休息之所夫物熱則動而動愈熱冷則靜而靜愈冷元陽者何熱而動者也血脈週流乎四體氣息出入乎二竅手足舞蹈口鼻開張何一非借此元陽之熱之動也飲食起化乎臟腑滋味辨別乎口鼻事物感於心器具成於手何一非借此元陽之熱之動也男女交歡陰陽合一具而成形生生不已何一非借此元陽之熱之動也坡涉千里耐風耐雨成立大業復登壽域何一非借此元陽之熱之動也元陽者乃天地之日鑪竈之火也達人哲士攝精鍊氣天地爲鑪日月爲薪烝發眞陽鍛化元氣上者則昇舉成仙中者亦延年益壽

此固非凡夫所能企及者也世人不能聽天安命妄爲經營既背天理復損心神枯其血竭其精竭其腦疲其神猶復風雨奔波晝夜馳騖輕者知難而退猶可收桑榆晚景重者則陷入苦海爰成癆瘵青年貪色重葬繼財或不達大道百慮煎憂或不知進退亢龍有悔之歎者皆催死之靈符成癆之妙訣可不慎哉犯此病者宜查其致病之源考其當時之勢或勘其因保元陽或勘其靜養心神或開佈其心胸或指點其歸路然後投以對症之劑緩緩培補庶可挽已墜之日陣已潰之水而不致墜逝也非然者不尋致病之源徒投治病之藥是豈區區草木之

凝所能福救者哉願世人三復斯言

雷眞君保命歌

人生在世苦奔波少壯無幾奈老何老壽猶爲凡間福青年殞命更吞嗟吾作此歌來勸世非教世人不磋磨要知動極能衰命然而靜極亦生魔須要動靜合天理鬼神自爾爲揮呵何必妄想生妄事妄事既生災自多世人果欲捐疾苦請看吾之保命歌

丁未年正月二十六日午刻

鎭壇莫公詩香煙直上燭光紅虔請羣仙下九重弟子兩傍垂手立容顏端正見心誠

宋教眞君詩仙壇宣化滿神州無邊仙法默裏求木筆一揮靈法鴻廣救人間疾苦修

青陽帝君詩妙劑靈方筆下揮靈鸞來往不停飛羣生秉善來聽訓道德淵源一本歸

濟佛詩酒醉顚狂愛賦詩況當梅放雪消時三分春色十分興揮起生花筆一支

一杯濁酒一篇詩說盡瘋狂唱盡癡醉能初醒醒復醉其中妙處有誰知

話哈哈酒醉詩興來不能無所吟咏今將保身消疾之語爲世咏之

濟佛禪師保身消疾詩

水月澄清不染塵更當秋夜倍精神祇緣天畔烏雲起遮盡光華便失眞

孤燈耿耿半明昏雨打寒窗冷透魂自有秋蟲牆畔語試聽清韻可清神

從來寡欲可存心總教雜念意莫伸多少癡人迷本性任他苦海永沈淪

眼底無塵世界空泠然善也御風行欲捐疾苦無他事祇在清心順理功

東西南北苦奔忙轉眼華胥夢一場識得此中眞意味長安市上熟眞漿

三月二十九日戌刻

鎭壇張公詩處世從來尙保眞無憂無慮度秋春仙人降筆書眞諦寄語羣生仔細尋

眞君侍者毛公詩萬慮千思一筆勾死生打破此關頭春花秋月隨緣眞不解悲歡不解愁

話今晚天定風清乘興同遊來此淨地也聊抒衷情將醫治心病之方作成拙詩以問諸生。

毛公醫心病詩

世間心病最難調猶似狂風鼓夜潮名利奔馳神力罷祇緣心火炙三焦

口古興戎天地昏執能緘口執爲捫心頭爭似刀鋒快不剋心金亂更紛

邪聲邪色最難防作善如登萬仞牆心似橫流君不管任他調治總荒唐

客氣猶如終日風朝從西至夕復東飄蓬飛絮成何用心本不調怎見功

土居中央萬事宜五行生剋盡由之勸君努力培心土自附平和與善期

戊申年五月初五日申刻

鎭壇莫公詩飛鸞濟世賴羣公果是心虔感應靈二十餘年修福地至今猶自住仙蹤

宏牧與君詩端午良辰夏景新蒲龍艾虎瑞氛氳天中日麗多祥氣積善人家福到門

孚佑帝君詩放眼乾坤氣象澄陰陽上下理相通行雲又駐仙壇上為感羣生一念誠

青陽帝君詩祥雲散布滿乾坤法化仙壇降眾神弟子虔誠聆聖訓永無災難到爾身

青陽帝君保身論 并註

血氣宜節制心神莫外馳四時知冷暖六氣防侵欺閉目調元鼎搖頭撼太池果能遵此訓自可卜期頤

血氣宜節制病痛之來全由邪欲所致邪欲之生全由血氣所感天理人欲伏機於此天理勝人欲則心坦坦身蕩蕩何

病之有人欲滅天理則心戚戚身勞勞百端擾於中形肢困於外雖欲無病得乎夫上智無幾中人居多既非生知之資自須下克己之功故曰血氣宜節制也

心神莫外馳動乎血氣必動心神所謂有動乎中必搖其精也血氣賁張心神疲勞外強中乾能不殆哉惟能節制血氣心神自不外馳矣

四時知冷暖四氣代謝萬物生成若無寒無暑則萬物各失其所人得天地之氣成此形體觸寒暑而分冬夏驗榮枯以別春秋氣宜更代心宜清靈每見戕身之徒病死臨頭尚不知節制嗜欲轉移氣質是猶大寒大暑永無消長天下之物尚有能生成者乎

六氣防侵欺古名醫有言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善調之則以相養不善調之則必相戕夫一人之身不啻太倉稊米以藐然之身而日沈浸於酖毒之中焉得而不速其亡也攝生之家宜調和元氣濃淡合宜六氣自無孔而入矣

閉目調元鼎元鼎指丹田言丹田火動由目之勞於視閉目靜坐則萬慮澄清一心人虛浮火下沈歸於丹田丹田能盛

此浮火收入鑪竈鍊成三昧上助脾胃人果善用此工夫定無一切頭目眩暈陽精不固之症

搖頭撼太池太池指腦言人之動作莫不耗費腦神神不守舍盜賊乃來倘能於每晨夕靜坐片刻無思無慮專一鍛鍊元神再緩緩搖頭三十九次以散腦火以平腦波益莫大焉若能與上句工夫並用尤易收效

果能遵此訓自可卜期頤此二句不煩詮註乃勸人如此用功定卜高年也

五月初六日午刻

鎮壇張公詩香煙結篆翳仙壇無上金仙又降鸞多士虔誠歸正教願祥福祿萬斯年

宋良真君詩淨室焚香請上仙聯翩仙子下重天青雲普渡為吾願善爾羣生心意虔

妙翔真君詩道德齊天作上真白雲明月證前因塵寰日日爭名利幾箇修心養性人

青陽帝君詩節過端陽景物新榴花似火草如茵臨壇揮筆傳真諦不憚煩勞渡世人

括諸生即示保胎之方聽吾論之。

青陽帝君保胎論

天地氤氳萬物化醇陰陽和暢生機始動此中造化最為玄妙人為萬物之靈胎為成人之本此間理由更為深邃世間人往往因之嗣之故百計多方以求之大半皆屬妄作即或一索而得又每遭胎墜胎化種種險事呼亦可悲矣但保胎有方而或施之不得其當或於其人不相宜無益有損更為可憫吾今分為數類縷細言之並附妙方以濟羣生

一講胎育

古來名媛賢婦操身以德動靜有宜舉止不苟平心易氣無嫉妒褊狹之念端色正容無輕浮嬌縱之態是以血氣調筋骨舒暢煩憂之病不及其躬故后妃化內宜家而有十男之慶也閨閫之內果能遵后妃之化貞靜幽閒端莊靜一自爾心氣和平血脈調順育麟之兆定可媲美賢妃此為養胎之大本世人不可以此言為迂闊也

附凝玉湯此方可醫婦女久不孕育血氣淤閉虛心服之當有奇效

炒知母 九錢　大党參 五錢　酒杭芍 四錢　歸身 五錢　酒杭芍 五分　車前子 二錢　大小薊 二錢　南紅花 一錢　桂心 八分

山楂子 一錢五分　冬青子 一錢五分　細木通 一錢　狗脊 一錢　胡桃 一錢五分　炙甘草 一錢

引用老酒一盞水煎每晚服之此方無論有無他症皆可服之惟服數日後脾胃乾燥者不可再用

二講保胎

陰陽既和胎已成形此時最忌氣惱發怒動作無節過靜必滯過勞恐漏呼吸宜平毋喘坐臥宜正毋偏衣服宜少厚毋單飲食宜少淡毋貪污穢之處遊而莫忘狂言高呼無端生怒尤所當忌禁此數端保胎之大略備矣

附千金九此方爲保胎聖藥凡婦女懷孕月餘吞酸頭暈或數月之後胎動不安服之立效

酒金歸五錢　大生冬一錢五分　寸苓浦三錢　冬青子一錢五分
條伏苓三錢　炒黑仁三錢　降香一錢　炒知母五錢
山萸肉五錢　桂心八分　糖瓜蔞三錢　益母草五錢
廣陳皮四錢　煨木香五分　桔梗二錢　甘草一錢

共爲細末鍊蜜爲丸如彈子大硃砂爲衣每晚川萬湯冲服三丸

三防患詳說

天地之氣一升一降或寒或暑風以震動雨以養潤日以暄暖霜以收斂然後百物生成無天折枯萎之虞胎生之物尤爲精細況人得天地之正氣而成者乎故當胎成之時其氣爲先天最爲純一呼吸於母漸長養於天應故母之調養失宜則胎之成長難期胎在母身爲純一不雜之質故母或食葷腥則有墜化之憂或易怒惱則有動蕩之害或動靜無節產生必難多食煎炒胎毒必烈母近怪亂之場防生妖物母倚豔麗之敗防生邪子飾其動靜以安之節其思慮以養之端容恒貴以正之制飲寧慈以調之誠能謹遵此方諸爲慶防定必麟鳳呈祥何患

參斯難卜話此處本宜列方但既曰防患則宜按症下藥不可總歸一方之內查世間各醫書中所列調治胎中各症之方甚多亦可稱完善矣且世人應以思患預防爲上若果有危礙時詳查成方即可獲效吾不必縷陳矣

衛濟眞詮卷三

己酉年三月二十七日未刻

鎮壇莫公詩香煙花氣駐仙壇濟濟羣生結善緣普照大千歸極樂誠感動下金仙

宏教眞君詩妙法無邊色相空清風明月兩無蹤眞空透徹歸眞樂去住無常萬理通

吉陽帝君詩妙化長春濟衆生臨壇揮筆論仙蹤莫方救世知多少感格羣仙賜片誠

雷眞君詩法化無邊道大光仙壇垂訓意深長好將訓語勤玩味百世千年永吉昌

緣柳陰清景倍幽欲看山色一登樓雲林指點深深處應有仙人結伴遊

雷眞君消災八語

陰陽已伏寒暑代謝生物變遷天何不仁人於兩大之間兆然一身經寒暑歷四時可否參差其體較之衣草披葉不足以禦風雪百變平治其生矣然而血氣之動作毛孔之開闔汗之通塞面目清濁叶降呼吸之微關乎生死強弱之機氣質清

面白活度居宜滋潤溫暖臟腑宜疏通清潔或寒或暑應斟酌天時以衛身不可自恃強壯亦不可太自嬌持又毋貪褥冬毋重裘春宜稍暖秋宜微涼此所以固其筋骨舒其血脈者也或勞或逸應調劑人事以節制過勞則損精血過逸則生滯濁日出而作日入而休飯後宜散步子夜宜遲眠寅毋懶起午毋酣睡此所以運其血脈清其臟腑者也或喜或怒應詳參物理以發情遷怒則傷德過喜則傷氣朔旦號怒上干天和對眞狀難褒濱家主世人不謹於此往往因之獲罪生疾宜謹養性天節制動作情發乎中禮應乎外此所以養其志氣宜其天君泰也或剛或柔應細揆事機以應變過剛則生肝火過柔則萎脾土

宜準酌中情出於和順苟非大不得已不可妄用剛克此所以調和土木培養元機者也世人果能調和寒暑節制勞逸順適喜怒斟酌剛柔何致有傷寒幹犯疫癘癆傷鬱滯狂癡眩瞀等症哉順此八語消彼萬災世人又何憚而不爲也

七月二十七日申刻

鎮壇莫公詩參透玄機渡衆生青空法化集羣靈天心向善人心順自爾靈光徹九重

宏教眞君詩善念勤修切莫荒朝乾夕惕要恆當果能遵訓行吾道自爾蒼天降百祥

青虛眞君詩共飛鸞筆結仙緣救世情長感地天善果將成神鬼羨平康四海福緜緜

孫眞君詩及時努力善中修普運慈心遍九州積德積功邀帝眷獻祥福祿自臨頭

濟佛詩善念時操便成功一誠即可感君等存心莫懈成功是

天理元神一氣通

李佑帝君詩凡胎易換道難成全在心頭秉至誠升降陰陽天意現情風拂水月三更

從來作事怕生疑纔起疑心路已岐執定一元探萬理但培根

木莫培枝

蕩盡浮塵洗盡灰晶光四照澈天機堅貞忍耐剛爲體那怕嚴冬積雪摧

一氣渾和涵太虛內中藏智外呈愚凡夫不解天機奧枉向深山求鼎鑪

後天完備人先天逆數週流靜裏參倒轉陰陽推四序莫教二氣任循環

李佑帝君補天訣

每日寅正要起牀洗手淨口氣安詳端身盤膝且正坐身背向陰面向陽心絕雜念身微息牙齒咬固手莫張靜坐須燃香一炷緩緩起立戒急忙起立徐步百三十遭復端坐理中央東方吸氣三三口徐徐嚥下須少長鼻嘘抱住臍門處叩齒三六遍須揚此次功畢再起立兩足用力緊蹋地上身東西緩緩搖下身莫動久廿四搖頭仰看目須張低頭內視目須閉龍行虎步鳳展翅六六數滿功全畢

七月二十九日申刻

鎮壇莫公詩靈鸞飛舞妙音傳無上金仙又降壇多士洗心聆大訓深長永結此中緣

宏教眞君詩寶殿祥雲結異光金仙緩緩下仙鄉成功端在有終始善道勤修萬古芳

雷眞君詩法化青雲不老春一枝鸞筆渡世人仙家妙用誰能曉欲渡良緣明果因

孫眞君詩瑞彩騰光寶殿高孜生濟濟盡英豪勤修不倦積功厚海外三山路距遙

妙翔眞君詩彩雲直下九重天又結青雲翰墨緣多士靜聆仙客語塵中疾苦一時捐

葛眞君詩飛鸞救世有奇緣不識知者莫妄談妙理無窮難淺

測靈光一片鎮中圓。
青陽帝君詩七情六慾總經身。悟透玄機簡最深。富貴不淫貧賤樂。人能如此是天眞。
華眞君詩慢將醫道等閒窺。差却毫釐千里違。妙理層層似鋸解。苦心孤詣可幾希。
青陽帝君節養血氣說。
人之生也。血以充之。氣以承之。血氣者。後天之要物也。血閉氣過則死。血滯氣鬱則病。故舒通血氣。使之條達暢發。爲延年卻病之要道。然血氣生於後天。充溢軀殼。條理不紊。發洩以時。是

由心神以節制之也。若心神不能節制血氣。則血淫氣狂。百弊叢生。反克天君。以奴爲主。顚狂囈魘。風疾燥火。肝肺太旺。大傷脾胃。內則臟腑暗虧。外則肌膚呈像。癰疽疔毒。癬疥瘢疹。眼昏耳聾。鼻閉舌焦。甚至引寇入院。外邪偕來。風入裏侵。溼中其裏。發爲癱瘓。蠱脹殞命。喪生推其根源。血氣之患耳。血氣固當養而不可無節。血氣狂奔。猶天之終風且暴。淫雨爲災也。風雨固陰陽之和。然過和則相傷。過節則爲災。理固然也。世之欲攝生者。宜於節制血氣。加意焉。心血則清之活之。氣則吐之納之。於清活吐納四字有得焉。其庶幾乎。吾今更傳節制導養二方。以爲攝生者助。

扶君抑臣丹　此節制之方也。專治血氣猖狂。頭眩目眩。心氣怔忡等病。

炒棗仁五錢　北五味二錢　遠志肉三錢　木　通一兩
棗　朮一兩　枸杞子二錢　酸青皮一兩　煨木香八分
茯苓乾九錢　建蓮肉七錢　龍胆草七錢　款冬花六錢
馬兜鈴五錢　炒杜仲一兩

共研細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硃衣。早晚用淡鹽湯沖服四錢。

養元助神丹　此導養之方也。專治五官疲弱。四肢酸懶。腰疼。胃痛等病。

眞沈香一兩　煨木香五錢　粉丹皮一兩　炒白朮一兩
川續斷九錢　川牛膝一兩　金銀花九錢　甘菊花一兩
夏枯草七錢　補骨脂九錢　天門冬二兩　旱蓮草一兩
前　胡九錢　常　山六錢　酒杭芍一兩五錢

共研細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硃衣。早晚用陳糕米湯沖服四錢。

八月二十一日辰刻

鍼壇莫公詩。揮綿濟世在心誠。法化青雲立善功。方便為門垂
祐普。衆仙齊下九華宮。
宓教眞君詩。颯颯西風秋漸深。時光似箭老催人。仙家留得春
長在。別有壺天寓此身。
孫眞君詩。別有壺天寓此身。清幽閒散斷塵因。世間苦海波濤
險。何不隨仙一洗心。
華眞君詩。何不隨仙一洗心。自甘苦海永沈淪。青雲壇上靈光
普。欲覓仙蹤此處尋。
雪眞君詩。欲覓仙蹤此處尋。仙家妙用與君論。果然心地能清
淨。萬劫千災化細塵。

青陽帝君詩。芝草蒼松可助年。虛文久矣世間傳。仙家別有延
年法。不遇知音不妄談。
青陽帝君攝生三要
吾今指示攝生妙訣。有三要焉。一曰鎮腎。二曰培脾。三曰養心
腎居下而命門繫焉。心居上而天君位焉。脾居心腎之間。承上
運下而為中間之關鍵焉。人苟能使此三者各得其宜。上之則
為超生成仙之基。下之亦不失為延年益壽之術。今將三者分
陳於左。願世人留意焉。

鎮腎

鎮腎即鍊精之門也。溯自人生之初。因氣成形。由微至大。其初
動之機。為命門與精府。命門為火。精府為水。合為二腎。水火既
濟。百體成形。故二腎為生死之關。成立之基。上應乎心。與天同
體。陰伏陽起。生生不息。命門火為陽。精府水為陰。宜靜不宜動。
動宜有節。動無節則水虧而火旺。火旺則邪火生。邪火生則陰
陽俱亂。而腎以絕。腎絕則無生理矣。故欲使腎得其宜。宜鎮之
而無擾。調和慾節。制淫慾。安其心。無使搖搖其心而動其腎。
暖其脾。毋使冷。冷其脾則敗其腎。於安心暖脾之外。更宜用補

助之功。即閉目息慮以靜其水。搓手擦肾以助其火也。果能
此道矣。腎必安其位。而病卻無增矣。更進而言之。且為鍊精還
元超生成仙之入手工夫矣。

培脾

生生所恃。端由飲食。飲食之調。端賴脾健。脾不健則胃弱。胃弱
則口失其官。而飲食減矣。飲食即減。則氣血虛。氣血虛則火衰。
火衰則心腎不交。而肝肺生疾。或肺風發。或肝火棲。邪火既勝。
於上則寒凝潛入於下。致命之症於焉起矣。脾為土。土宜培猶
之農夫治田。耕耨既熟。糞肥宜施。耕耨熟則土脈厚。糞肥施則

土脈暖土脈厚且暖然後禾稼能暢茂也培脾之道無異乎此宜平肝清肺以舒脾和胃煖腎以助脾能留意於是培脾之能事畢矣

養心

心為百體之君一身之主心得其所百體無不安其位而身自無不康矣故攝生者須以養心為至要養心由何不外安之靖之而已夫心如一池活水因風則生浪染塵則變濁生浪則心動心動則搖其精變濁則心昏心昏則亂其體搖其精則內傷而不自知亂其體則外潰而莫能止蓋本撥枝枯源窮流竭理固然也養心者不惟於飲食起居須注意更須致力於修道明德方為內外俱備功效大成也故攝生修道原是相連之事世人妄欲長生而不致力於道德終至百無一成與草木同腐不亦大可哀哉

九月二十五日子刻

鎮壇張公詩夜深人靜景清幽冷冷妻妻送暮秋多士開壇明大化仙家妙意句中求

宏教眞君詩靈光普照澈幽明揮筆度勤渡眾生法化青蚩昭感格端由多士乘心誠

雷眞君詩臨鸞揮筆為良方救世心殷善意長夜半清幽堪對語渾疑此地即仙鄉

諸生叩傳治陰瘍方吾門論其病源並授妙方以濟羣生

治陰瘍方

此病係因寒暖失調血脈伏滯邪氣由外入心包絡復由包絡竄走血管內外斷隔屢轉就斃吾今傳授針法並湯飲一方凡遇此症若肌膚已潰緊黑毒外現用針深刺湧泉入中二穴放出毒血俟病者少安用

薑厚樸五錢 山茨菇二錢 僵蠶 金二錢 霜桑葉一錢

煎湯服之可愈也

九月二十四日巳刻

宏教眞君詩佳期正是菊花時弟子虔誠善念持九仞山成功可待羣仙乘興各吟詩

宏教眞君勵世人立志諭

爾等之志吾甚欣悅夫九仞之山譬若一簣之虧萬里之川不讓塵壤之細溯自明海入壇守護 祖師大授靈機以扶斧之奧妙于五日內使其通達 祖師於此中大有深意慈悲普設壇以來濟厥羣生朝夕從事上仰玄帝之靈光下賴羣生

之誠意垂訓以格人非降方以濟人厄靈聲彰著非一日矣羣仙願其請弟子將歷來之訓誥編輯成書永垂萬世以濟來玆不意人各一心事事不齊徒託空言難成大業壇運告終而歷來列仙之實訓靈蹟亦隨之付於東流消滅無聞使世人不知仙佛之感應不知天道之昭彰愈以狂悖妄爲無所徵兆是豈吾等救世之本心哉

祖師遍試請弟子洞知難成此事故特啟明海之靈機又大獎敦靈等之誠意使爾等和衷共濟勉爲其難編輯寶訓以救世人是豈偶然哉仙緣難結都因塵心太重善事難成祇因私欲

牽纏爾等幸勉此弊雖累經變患始終不渝其志此書之成非汝等之功又誰之功哉堅貞清白之心是卽仙根佛緣之所在世人於請種善業若皆能如二三子之衆夫又有何難成之事哉吾爲此言既獎二三子之堅誠卽所以鼓勵世人之立志刊之書中以告於世羣生伺候羣仙至矣

妙翔真君詩善事於今辦更難人心不厚淡如煙中流祇柱礎生起善報昭明在上天

萬前君詩世事難長總似煙千般事業化人難狂爲放肆全無忌那顧蒼蒼有上天

濟真人詩私念糾纏行善難不知宮貫等雲煙生生死死終何用公理難逃自有天

孚佑帝君詩壇前寶鼎起香煙靜室獨開別有天嘉衛羣生能立志成全善業有何難

話吾已令宏教宣諭蒞獎三生並勵世人此書之成指日可待敦靈督率明海明孝侍壇請訓此書今冬可成其心大快之事也敦海孝各記大功一次並賜平安吉慶以勵其志

今晚吾請 濟佛作勸世歌爾等少候

濟佛詩回頭又見菊花黃誰謂塵寰日月長可歎世人迷不悟

請聽狂客唱歌章

話我自入壇以來山歌唱了不少祇是無人肯聽看罷付之一笑我也只可哈哈一笑但是我的笑與世人之笑不同我是長笑長笑永無煩惱要說世人的笑不是長笑眼前雖笑回頭就苦哭哈哈眞是離悲刑傷越法笑慾顚倒也哈哈若要問我爲何笑聽我道來

濟佛勸世歌

歌笑笑笑世人難知笑中妙今日哈哈也是笑明日哈哈也是笑若問其中妙顚倒不說你們難知道顚倒說破了你們若是

付一笑你們還是不知我的笑中妙閒言提過請聽頓悟我的笑上笑天有陰晴寒暑之不同下笑地有山川高下之不同中笑世人生死苦樂你爭我奪東馳西跑一輩子瞎胡鬧我的師你們笑我的笑你們作不到祇因六塵六根相固循藏有假來無有眞塵實事皆是假可歎世人迷本根昏怒悲歡無有定眞眞是昏昏昏昏癡迷心更可歎不知明理求返本反把假事當作眞名利兩途終日奔得失兩字掛在心得了罷笑哈哈失了去哀哀泣我說你們哭笑無常是一點也不屈心你們請看我不是凡軀身祇因六根六塵無我分所以是越樂越笑越開

心是生不死免要不怕死長樂不悲就在其中尋我也不知我我也不知尋我也不管山共水處處都可安我身我也不爭我也不奪名利得失四箇字講章吾是簡直不入門哈哈又哈哈世人祇知你我他我管我不管你與他越來越擠萬事全從此處壞到家我說我是我我說我就是你我他說破無我佛家妙妙哉妙哉又哈哈

九月二十七日酉刻

宏教謹書詩心誠自珂格壘仙乩交瀛臨下九天玄女吟詩醒世人名利是非莫要

話今晚雷祖來壇續衛濟眞詮各臨壇賦渡世之詩

太乙眞君詩香靄青煙燭影紅揮筆渡醒善修生百年長壽難逃死萬貫雄才總是空流水浮雲轉眼過出生入死要心驚勸君急早回頭看慧劍橫揮絕俗踪

張紫陽道君詩世人疾病苦纏糾祇爲貪瞋未罷休終日奔波緣底事百年似水不知愁朝來兩鬢添霜點夕至一身入壞樓誰似金仙長不老昭昭大道有誰求

呂祖帝君詩幽菊黃時酒正香仙家也自愛時光千金一刻休虛擲累代遷朝爲底忙去假求眞方解脫醉生夢死總荒唐勸

君試取吾詩看莫與俗人論短長

孚佑帝君詩仙家救世本無方隨事隨緣說短長山號北邙盡白骨夢留鄙鄙熟黃粱好花難保長年艷異味祇爭片刻香最是塵根難斷淨縱教說煞也徒忙

話今晚吾請雷友續書少時即至

雷眞君詩塵寰萬事起於心貪妄相生永自沈不解平安即是福偏從閒裏費精神

雷眞君養心致壽文

人世招災致病之緣因大半多由勞心所致思慮太過貪妄

相生諸種幻像悉由此起心既入於魔道不辨何者是眞何者是幻以幻像作眞理心之所思身欲行之不知所思原爲水中之月便欲捉月豈能水洗此即以貪妄生幻像由幻像起魔境非致身於死不能離也故世人不遇列聖羣仙諸佛之賢訓不知養心寡欲明心見理終日昏昏俗塵擾擾不修己德不盡己力不問安分聽天偏欲僥倖一時幸而得之則肆無忌憚私慾日勝如火燎原不至自焚其身而不止不幸而不得則終日感感貪心熾熾妄心乃起心思之所至萬乃胡然而天胡然而地種種魔像步步孽海隨此身於荆棘之中展轉無路進退維谷

內慮既深外形隨變所謂有動乎中必搖其精精既搖氣乃虧氣既虧神則變日日如此必致神不守舍雖生猶死疾病相侵勞傷怔忡諸種虛靡悒鬱之症悉由是起及至身已如此猶不知急養心氣退步求有餘之地反怨天尤人妄爲咀呪是則因妄生狂非終死於顚癇氣逆諸腫肝症而不止推其原因其始也只因一念之差以致枉費心機其終也乃起諸般之疾以致喪其生命世人之升沈通困自有天定何苦以至寶之心至貴之身徒死於貪慾之中哉三復吾言可以長壽

九月三十日辰刻

宏教眞君詩寒風連日作狂鳴氣象森嚴又入冬善事修持終有報豈同凡物有枯榮

鈔翔氣禪詩天道無私氣運更自然時序辨春冬世人清靜修持者也與天心暗暗通

長壽帝君詩人身自有小乾坤氣運相移要抱眞一粒金丹包守宮長春必須入仙門

孫眞君詩綦閑長生不易求莊莊工拇致深幽試尋眞訣勤玩味自覺虛靈最上頭

李佑帝君詩陰陽二氣要相和陰勝陽衰便是魔欲得金仙長

壽術純陽二字細研磨

話今日濟佛臨壇講論治療之方誠爲救世之至寶也凡閱此者切不可疏忽褻仙至矣

青陽帝君詩仙客聯翩又降壇齊揮木筆各留言此中無數長生訣渡化塵寰疾苦捐

救苦天尊詩仙凡兩路本相關救世心殷便是仙人不救世也難直上大羅天

劉守眞君元集詩妙訣全憑木筆傳珠璣句句滿砂盤純陽救世心獨厚算得仙中第一仙

雷眞君詩飛鸞傳字衍非奇心到神通妙自知可笑愚人心不透從傍論笑妄猜疑

靈寶道君詩欲學仙佛本不難心清是佛氣純仙世人終日昏昏者枉自持經與鍊丹

海蟾仙詩不用餐霞共鍊金邪門傍道枉追尋世人若問成仙術祇在能存赤子心

曹大仙詩富貴榮華身外物精神氣乃命中眞世人貪念難消滅不看朝陽看暮雲

正陽帝君詩一點誠心能格仙天即心兮心是天若教誠性全

消散直比頑石心更頑

濟佛詩鸞飛字字得砂盤爲出眞言渡大千靈意誠心相輔佐天心人念兩團圓

話哈哈頗僧不是淨唱山歌今日也號號脈開箇方若問是何脈是何方有緣者便知無緣者不曉佛渡有緣人頗僧的藥方也是治有緣人若問何人是有緣人哈哈多得很凡信服此道愛讀是書者全是有緣的人了哈哈閒話休提書開正本

濟佛治瘵眞傳

人生有道合和二氣負陰而抱陽由太極而兩儀氣和則順五行四序順行而流通氣不和則逆五行四序逆推而阻滯故一人之身雖小實等天地之大天地升降應節候以爲動靜則風雨調和萬物康寧乖道則反是人身之二氣即乾坤之妙用陽氣上升應時而下降陰氣下降應時而上升則如天地之春溫其時則陽氣升而不降陰氣降而不升則如天地之冬春則動冬則靜動非長動靜非長靜各有其時然後五行之氣週流於身體之中而無相剋之弊人之五行之氣生根於臟腑而佈枝葉於百體一行有傷則一行之根葉必呈衰弱之像故醫家莫

不以五臟六腑之研求爲各疾治本之術以百體之研求爲各疾治標之方治標治本其功有差不待我言也五行之氣若偏有相剋之處以致壅滯而不流五行既乖四序必亂推其本原由於二氣有勝衰若是陽氣勝則必發爲陽癰瘡肖各種火疔之屬若是陰勝則往往不能即時發現於外而日日愈加壅滯以成瘵疾使人消滅於無形之中日見身體之瘠弱而不能觀望而知其致病之源此蓋陰險之症屬人或非識也世人往往患此病而醫藥無效者試取其平日所服之藥而考之未有不以我列後之方便將此方以治此病而藥無不效者

死之人也哈哈

治病奇方

呂純陽曰取離方淨土作丸每日用之炊爨俟冬至日拆毀罐中紅土揀淨不拘多少研細用米汁糊為丸大小亦不拘俟乾再用

蒼朮　麻黃　甘菊　甘草　各相等火炙取煙熏丸以四十九度為止將此丸收瓶中密封其口不可絲毫走氣存留備用若有患此病者用開水神丸誠心服之自有奇效照方炮製以備人求功德浩大

十月十一日

福德神淨壇

宏教真君詩梅嶺風光又小春一陽欲動見天心生機不息為仁性大道根源此處尋

為真君詩人心原似水之清最怕塵飛逐野風種種塵緣洗不淨祇因六慾共七情

長春帝君詩人生疾病苦相侵傷氣虧神要小心培本自然枝葉茂能遵此道可長春

妙翔真君詩一點靈光萬理明原心洗淨碧潭清清心既是長生道莫把清心看太輕

重陽帝君詩人生性命最為先性命工夫要細參富貴榮華身外物何須終日苦鑽研

濟真君詩塵寰何事最勞神名利牽纏費盡心何似仙家修本性塵不染上青雲

孚佑帝君詩羣仙齊降寶壇來講性修真寶妙哉塵世若能遵此訓飛昇永不墜塵埃

話今日吾請青陽道友演講煉性却病妙法羣生緣之衛濟真詮內以為世人攝生之助

青陽帝君詩人心似水易生波動靜無常魔障多主一能恆兼算慾陰陽二氣自相和

話吾蒙純陽道友邀至來壇囑吾為世人廣說却病延年之方吾思却病之方莫過於修心煉性吾即以煉性之法為却病之術雖不能日仙家之丹術然由此用功亦即通仙之津梁也

青陽帝君煉性却病文

七情六慾盡生於心然心為實體無運用之靈其靈乃在乎性故四大於心猶果實中之有仁最生長蓋由於此欲情心理

之學舍煉性之外無他術也欲去疾病之苦舍煉性之外無奇方也何則疾病之由生皆原於七情六欲之運用七情六欲生乎性者也故欲節制七情六欲舍煉性之外實不能節制之也何由煉於此有三術焉待吾言之

一曰靜人身歪貿除心性之外皆屬身外浮塵浮塵擾其身欲亂其中此即損傷天元之大弊也欲除此者必先習靜

一曰清既已能靜則浮塵自不能纏繞吾身以亂吾性性既不亂則見理自明處事得宜而七情六欲自無妄用之處此即由靜而清之功也

三曰定定之一字最難蓋天地之間萬事萬物皆有對偶故有靜則有動有清則有濁有明則有暗有生則有死蓋天地之成形已爲後天之道故有生死動靜之分不能一定而不移今用煉性之功欲由後天而返先天有清而無濁有靜而無動如此則吾性永包含先天之氣無一刻片時之隙使浮塵得入則情慾永得其平而私情邪慾漸就消滅由此一往直可以長生而不死以通於仙靈又豈僅僅能却病而已哉

十月十五日亥刻

福德神淨壇

宏教眞君詩明月當空萬象淸及時說法化人情空明洞澈塵難染要使此心如月明

妙用眞君詩法化羣生道最玄能憑木筆代仙言此中妙理推何事只在心誠便結緣

白眉君詩光陰已是小春天嶺上梅花蕊暁煙塵寰亦有淸閑地只爲奔忙雜遇緣

淸眞人詩爭名奪利太心癡只願生時忘死時至寶在身不知守却從身外起猜疑

孚佑帝君詩從來天道在人心心即天分天即心一念之誠成萬事流傳千古保長春

呂祖養氣保生文

人之百體各有其能然此百體之能實以氣爲主氣爲三寶之一精充則氣足氣足則神固故此三者之中氣實爲其關鍵氣既爲百體之主又爲三寶之關鍵如此則養氣之功誠不可緩也氣分爲二有本身之主氣有外來之客氣主氣屬水客氣乃火水火不相容二氣亦不能並居也主氣勝則心靜意淸百體安寧客氣勝則心昏意亂百體乖戾何爲主氣由先天而來一

身之微。日日為客氣所鼓動。則心肝二經受傷最重。蓋得失之念勝。則喜愠過度而傷其心。順逆之事集。則喜怒易動而傷其肝。心土肝木土。均則木枯。木枯則土失其用。心肝相因以保存。則亦以此之故。兩敗而俱傷。土木即傷。他又安能獨存哉。客氣之為害。如此之重。故吾於養氣術中。先將此客氣說明。使世人知所棄取。養氣者。專指養先天之主氣。即言遠塵務。清心地。虛世利。平待人。寬恕。聽天知命。樂而不憂。此及養氣之大功也。世人若能盡此大功。無一時之懈怠。久之可成地仙。推而求之。非昇不難也。又安得以為老生常談而輕視之哉。

乙卯年七月十五日戌刻濟孤會之期

衆福德神詩。盛勝一理道無偏。張公鑑。明性修德即聖賢。賈公鑑。真虛靈。善藏緣前生種。祝公鑑。善誠心能格上天。牌。錢公鑑。悟莫道屋漏神早察。張公鑑。多修寸地得覺鬼。楊公鑑。至靈喜爾亦合同我善。毛公誠鑑。歷載功德普解冤。呂公胡鑑。

話吾毛呂二城隍。同衆福德。今日分四路彈壓分賞鬼魂。得受賞惠可也。

四眞人詩。秋雨淋漓半未晴。柳眞人。蟬聲隔斷倍悽情。曹眞人。光陰料峭催人老。羅眞人。黃菜不熟夢先驚。妙翔眞人。

孚佑帝君詩。仙壇駿首喜羣童。今載功德分外豐。暗有慈恩垂妙法。諸生難滿增福。

地藏王菩薩詩。頻年劫運總難解。戾氣何能感上天。我願衆生勤立善。齊心共搏救生船。

諭。吾地藏王菩薩。喜聞善生等。歷年各助資斧。普濟孤魂等衆。吾今親為監督。以觀焚化錠紙。庶免鬼役。循私酷利。秉公分放。以昭善功。今日濟孤助善施資諸生。各加大功十次。以勵其誠。可也。為此特諭。

乙卯年九月初三日午刻

福德神等洋堉
宏教眞君詩一天秋雨自連綿正是菊花將放顏傲雪堪誇相
景媚且將菊酒度蒼年
十大明醫詩普救乾坤災難消青囊萬卷術玄高垂拔患孝修
善士修身立德自無嫉
救苦教主青陽帝君藥聖章詩慈蔭
普濟眞君藥王孫眞人詩思邈
聖明哲世華眞人詩陀
明衛普化常眞人詩桑年
衛濟眞詮 卷三 治瀉痢下血奇方 毛

普善開生玉眞人詩叔和
救世王眞人詩周鵲
救危皇甫眞人詩世安
玄道普眞人詩通觀
妙手李眞人詩東垣
明衛玄妙羅眞人詩大淵
問春張眞人詩仲景
拘樸葛眞人詩稚川
李東垣每人治瀉腹下血奇方

六人秉中和之氣在於先天之强銳充後天之精溢氣敗則脾
濕脾濕而血虛寒以作瀉腹下血之症吾今特擬活血中和湯
一方以垂斯世而救災生也
草果仁四錢去皮 槐花三錢 熟地炭四錢 麗參五分 相子仁三錢
細茶葉五錢 粳炒枳子二錢 兎絲子三錢 楸二錢 五分 蜜黃蓍四錢
益智子一錢 炒 龍眼肉五錢 白蔻壹五錢 滑石三錢 吳茱萸二錢
石蓮肉五錢 防風一錢 水煎五分 生甘草二錢
引用 黃酒三大盞 美七大片 黑棗香一撮 三劑空心服
此方專治腸風代血中腕不調氣虛血虧內寒等症世人如

衛濟眞詮 卷三 治瀉痢下血奇方 天

遇此症者誠服此湯效驗如神如年逾五旬以外加附片厚
樸桂枝羌青各味分量均一錢按病酌劑水煎服之
王叔和眞人張健定喘化痰千金丹
人參二錢 遠志肉一錢 蓮房炭五錢 蜜黃蓍一兩 九節菖蒲八錢
廣木香二錢 雲茯苓四錢 菴棗子三錢 淨海石一兩 青毛鹿茸二錢
鹿角石一兩 麝香一分 真熟地一兩 製香附五錢 青箱子四錢
川黃柏三錢 兎絲子五錢
此丹專治諸病百損神氣促敗肺痿虛寒氣不充元脾胃虛
熱等症又兼戒亞片洋煙大有其功如神效也

以上各藥味共爲細末合白蜜爲丸金箔爲衣每九一錢四分重每服一丸淡薑湯送下

仙傳奇驗婦科產後回生丹 屢試屢驗大有起死回生之功惟願仁人君子配合施送功德不可思議

川錦紋壹斤研細末 蘇木肆兩河水伍碗煎至三碗濾用 大黑豆叁升南紅花叁兩炒黃入酒三五碗去渣將大黃末以米醋蒸之 當歸貳兩將紅花汁蘇木汁一併用沙鍋蒸之忌鐵器 黨參貳兩當歸壹兩老川芎壹兩老香附壹兩 元胡壹兩醋炒 蒼朮壹兩炒 蒲黃壹兩炒 茯苓壹兩 桃仁壹兩去皮尖 川牛膝五錢老酒洗 炙草五錢 地羊五錢 川羌五錢 化橘紅五錢 白芍五錢老酒洗 木瓜叁錢 青皮叁錢炒 白朮叁錢米泔炒 烏藥壹兩五錢去皮 良美叁錢 木香叁錢 乳香貳錢 沒藥貳錢 大盛沉五錢 益母草貳兩 馬鞭草五錢 秋葵子叁錢 熟地壹兩 三稜五錢醋炒 蓬朮五錢醋炒 山萸肉五錢 老酒蒸搗爛

共爲細末鍊蜜爲九每九二錢五分朥皮封固

以上各藥遵方虔製奏效如神不可輕視湯引列後

一治難產參湯化服立刻分娩 無參用淡炒鹽湯亦可

子死腹中或因產母患病所致用車前子湯下

或亂下太早子死用人參車前子湯 無參用陳酒同車前子煎湯服

胎衣不下用炒鹽少許泡湯化服

產後血暈用薄荷湯化服

以上四條乃臨產危症生死關頭一時即有名醫指手不及服此丹可能起死回生有姙婦者此丹必須預備首列四條危症如遇生產兒之手足先出者非此丹不可必須先將兒之手足輕輕扶入再服此丹而母子皆可保全性命切記切記惟心會要

產後三日血氣未定奔衝眼見黑花茯神湯化下

產後七日因食物與血結聚口乾心悶煩渴用焦神曲湯下

產後虛羸血熱似瘧還志湯下

產後敗血走注化爲浮腫茯苓蒼朮湯下

產後血熱言語顛狂茯神還志湯下

產後敗血入心閉塞失音甘菊花桔梗湯下

產後誤食硬物泄痢澁血山渣湯下

產後虛脹酸疼蘇梗湯下

產後小便澁結溺血木通湯下

產後大便澁難有瘀血成塊陳皮湯下

產後惡露未淨崩漏白朮厚皮湯下

產後面黃口乾鼻中流血遍身斑黯陳酒化服

產後血崩豬米湯下

赤白帶下阿膠艾葉湯下

瀉血大棗湯下

產後嘔吐陳皮湯下傷寒頭疼身熱無汗胠黃憨婆湯下
室女經痼不通蓬朮姜黃赤芍天花粉同酒化服經自通矣
婦人月信或前或後空心老酒化服
以上危症皆產後破血爲害也故此丹有奇功至產後一切
異症醫家不識人所未經但服此丹無不立安一丸未應二
丸必效無疑所有揭飲不過器述大概統治產後一切疑難
異症眞有起死回生之力誠者珍之寶之忌鐵器務望仁
人君子體上天好生之德利物利人能
合施送廣傳此方何愁不登福壽之域耳

附方專治急慢驚瘋神效方

桃核仁十四粒　杏核仁十四粒　枸杞子十四粒　梔子三錢
共爲細面鷄蛋清搗勻糊手腕脉門上再用白布纏緊勿漏

氣　按男左女右手貼十二個時辰即拿下立見功效　如
肉皮青色內毒出淨即愈眞妙方也

老幼五勞七傷咳嗽痰血吐血咯血衄血便血溺血血瘀
及陽水胠體浮腫又治婦人崩中漏血胎氣胎動不安產
後胞衣不下一切血痢血熱氣邪神虛攻補兩難者服之
神效每服二丸按症引藥開列於後
一治便血脫肛槐花大小薊各二錢煎湯下
一治溺血淋痛木通二錢煎送
一治陽水胠體浮腫茶皮浮萍各二錢煎送
一治婦人崩中漏血當歸二錢川芎一錢煎湯下
一治胎氣胎動下血子芩一錢煎湯下白開水亦可

新鮮荷葉（挑大個十人劑用罐屋蒸一次晒乾再用老酒十五斤加罐屋蒸一次晒乾一次再蒸加蒸酒九次爲度）
生地炭（一兩）五錢　白茅根（一兩）五錢　側栢炭（一兩）五錢　黑梔（一兩）五錢　蒲黃炭（一兩）
大小薊（二兩）　川牛膝（一兩）　槐花（一兩）　紫苑（一兩）
以上各品藥味務要眞實地道必須如法炮製共研細末
煉蜜爲丸每丸重二錢
此丹惟治失血大有奇功若血性平和功效神奇調元
氣育生生不息之功和血脈有活瘀生新之能專治男婦

一治產後胞衣不下童便送下。

一治血痢血熱氣卻神麯黃歸柏子仁各二錢煎湯下。切忌生葱蒿苣菜辛辣厚味房勞等惟此藥乃經驗有年。甚效如神勿視爲尋常之藥也。

辛卯年仲春上澣篤慶居士虔合

治吐血保元湯

此湯藥味雖減其效神速專治努傷或跌打或急努須臾之間嘔吐大口急服此湯三劑立能止血故本壇除鸞降仙方外精選救急經驗良方以傳世上而拯多人矣

歸身三錢 紅花三錢 大黃三錢 桃仁七枚研碎

引以老酒半勺頭煎六兩二煎二兩前服三劑立能止血忌食生葱韭菜魚蝦海參一切海內之物歡娛等事且宜戒之爲重乙卯年燕都醒廛居士撰錄。

濟孤白紙序文

青雲法化仙壇爲前清光緒初年毛公國鑑壇號誠靈者創立爾時毛公嘆世道澆漓綱常淪溺欲設神教以挽頹風所以虔誠具表叩乞

上蒼沛渥恩慈拯救斯民開化愚蒙俾共祉席之登庶無迷津之苦乃荷

列聖羣仙大發仁慈不憚勞瘁廣宣教化救難濟災化頑

警愚振聾啟聵更勸諭弟子等捐欵濟孤用示陽世陰曹其理無二聲香俎豆禮當享祭於春秋孝子賢孫必須不忘夫終遠是以每年七月十五日焚化鍍銀紙錢若干普濟三代宗親以及姻親孤魂等衆使在泉台咸沾寵惠又命捐資歷年呈獻白紙册籍焚化以補冥府錄用之不足雖然各弟子皆具誠懇之忱衷何敢邀功

乃蒙
上天恩慈廣博有善必錄絲毫不負善功優恩有加無已敎靈親見仰荷
天恩寵渥者數人茲略述之以爲篤信遵敎者鑑首
創青雲壇誠靈毛國鑑近爲江西都城隍靖靈
吕永才逝爲順天府城隍趙愷逝爲夏鄉縣城
隍白雲溪爲來水縣城隍其宛平縣張鎰靈祝

靈善賈茂靈錢靈悟其士祇福德陶建初張慶
祿趙元靈莫興靈江福德崔福德張景靈曹蔭
松李全長李思梅張金玉楊至靈祝明結陳靈
誠暨坤生張王氏淑貞萬裴氏淑温陶季氏李
侯氏張劉氏李侯氏等功受爲西方極樂優婆
夷或受爲瑤池散仙得脫輪廻之苦各蒙
拯救純非虛妄世有謬妄者流或訛之以譌語

或謗之以謠諑但以根本論之氣非儒敎之弟子能不遵崇
聖道敬奉禮儀祭祀蒸嘗願爲愼終追遠代代相因使後世無忘先人至於非禮勿爲知非憾悔改過自新則可爲束身之道太上云諸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祥如此終其身沒後未有不爲神明者敦靈閱歷之久目覩之

衆謹拔意記錄敷則以爲好善者勸

丙辰年榴月中浣玉光子敦靈敬序

直隸天津府城隍殿案前錄用共十六本
直隸安州城隍殿案前錄用共四本
直隸安州雄縣城隍殿案前錄用共四本
直隸安州雄縣土地殿案前錄用共四本
直隸都土地殿案前錄用共十八本
以上共呈獻一百三十處共四千五百本
孚佑祖師論令誡舉辦白紙會所自助衆助力諸生各賜奬訓一道以慰勤勞而贊善功俾傳斯世而效善舉爲此恃論
賜敎靈訓誠心修善廿餘年喜覩詩書道德篇若爾能開眞至

性許爾德滿沒爲仙
訓曰青雲修善歷有廿餘年之功自爲善處心不惰任勞任怨喜聞仙訓響應非常今年逢古稀壽增康寧當修明心見性之玄妙復克已修德於塵世在壇領率諸生見善奉行今明因修果協力承辦白紙其功浩大天垂福壽光裕兒孫爲之後望是幸
賜善靈訓善功浩大功蓋金冥府感佩作德人願爾扶危常舉善海屋添籌裕兒孫
訓曰爾少時曾受搓磨歷涉艱難（此處墨塗）

世功德甚廣今遵仙諭又助欵白紙會呈獻幽冥感佩增福延壽光裕兒孫感動天顏不勝忻慰惟望爾舉善歷行扶危勸世後得西方極樂之善果也
賜慧靈訓智慧光明不外求賦性領畧善中修從此深心皈依法定能延年慶千秋
訓曰爾入壇年淺智果通明暢達仙機之妙悟澈道法之根深倘與善靈功同如一量助白紙之欵陰功尤其大遐殊深可嘉若能始終不怠仙善久必增福益年不負爾之心愿也
賜震靈訓震動乾坤有善名君今白首莫負情如如大道中心

悟梅妻鶴子伴長生
賜安靈訓苦志潛修已多年前因未得種福田弃波受盡堪可嘆羨爾福祿定遇緣
賜明清訓善志莫灰廿餘年喜汝明性感天顏青燈耐性勤揮筆許爾得志遇奇緣
賜信靈訓誠信居心在壇前平安順利增福源勸爾靜心常悟道甘霖天降潤良田
賜明福訓福緣善慶有善根證善元孫裕家門羨爾福源當有報開壇濟世感眞人

賜明功訓。功德歷有道未明。須向訓誡悟來生。玄關只在心頭地。性明可達與理情。

賜明同訓。同志同心道本和。修善且莫起風波。他年自有風雲會。得意之中喫蒲陀。

賜明源訓。財源汲汲可流通。奈爾時運總不同。修善能增福祿壽。待候新秋稱心中。

賜明聰訓。聰明正直可為神。敬學善道修果因。免邦浮華歸至性。仙緣佑庇度長春。

賜明瑜訓。善道須從種因緣。修心且莫起疑端。功成有日時來到。

至助爾一帆順風船。

賜明錢訓。志銳剛強氣要和。鍾靈育化自琢磨。若得煉到丹爐火。既濟相生永泰和。

賜明備訓。備查太上有眞言。明明大道在中間。存心克己終有報。立德立愿感蒼天。

賜明鏗訓。性情柔和道內參。勸爾須要種福田。前因後果君當悟。永修善德增福緣。

賜明定訓。中央定靜莫妄生。妙與陰陽理不更。最是君身原有本。好修後果與今生。

慧通子跋

蓋人生今世爲之福因。逝後爲之善果。而因果循環。遲速有報。誰識天堂地獄。兩般盡在人間。然天地無私。人心獻獻。不思善惡昭彰。循環報應。以爲鬼神涉茫。破除迷信之論。其理非也。而世人又謂人死則沒氣。氣化青風。肉腐爲泥。豈知陰曹鐵案。森嚴鑿鑿。善惡毫絲不容。難逃生前之孽。以墜地獄之苦耳。昔有

淡迷道人。曾遊歷地府。每見各地獄法律陰刑慘不可忍。於亡魂受此無限之罪。難以脫生。故而述錄玉歷鈔傳一卷。以警世愚。原明因果。傳不虛謬。今世人不計今生種德。焉能得沒後之善果。雖有黃金珠寶。亦手難帶。嬌妻愛子。恩當分離。爭名奪利。沃已陷人。有時數到。難免無常。此一大關頭也。吁嗟乎。清幼儒人。頗熟思已過。常聆仙教。嘗閱因果。自修善廿餘年

來。今忝掌上乩。存心濟世。不辭辛勞。任怨以順前非。未嘗不思天理昭彰。立等見影之果報也。天陰曹法律。乃天命定數。實罰人間善惡。善登極樂。惡墜沉淪。溫逝方明悔莫及矣。望勸世人以明福因而修善果也。茲啟者。爲京師齊化門外東嶽廟內向有善舉。呈獻幽冥白紙。慨此會由明末清代創辦至今。歷載呈獻。善功浩大。旋於丙辰年清和朔日仰遵

岳武穆王勅掌速報司飛鸞宣諭。際今時刼數佈滿大地。雖有東嶽廟所呈獻之白紙。而幽冥置之錄用。特委本壇有力之生。敦勸善緣。慧鑒等。量助襄金。備獻白紙一千五百册。業奏

上帝不勝欣悅。勅命幽冥各殿閻君。特將助數助力各生。增福延壽。添子益孫。免御駕身之罪。業超脫先人之輪迴。如此善功。仰祈陰曹慈悲。感深願弘

果善子跋

天下之最可憐者孤而已矣天下之最可憫者孤魂而已矣夫孤何以憐以其無父母兄弟之可依而有憐他之撫養也孤魂何以憫以其嘗歷載而祭之然陽世之人多貧苦缺乏於白鑞而陰曹之鬼亦艱難乏之於紙錠惟陰陽兩界皆一禮也而古人又云生死兩關亦大輪廻耳使人死雖絕氣則靈魂歸於冥

府善者得轉生於福門惡者必墜落於地獄伏思諸佛祖慈悲於孤魂發般若三藐三菩提心願解脫一切孤魂以轉輪廻之超生也故而本壇衆善生同心舉善實力奉行各助金銀紙錁誠遵善例於歷年七月十五日普濟孤魂等衆以佈施放焰惠所有在壇乾坤各善生之三代宗親姻親並有已故果壇生必須清繕姓名各備有包袱一箇而記之追思善義

以慰幽靈受享恩澤為宗旨而世人多有不明因果之理惟燒錢化紙古制今傳於世上非為迷信也然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昔孔子曰死生之以禮而祭之以禮也則以列祖列宗可享祖豆馨香以昭久遠願望天下　諸大善士不吝資斧襄願普濟孤魂則陰功於獲福無量矣是為謹跋

丙辰年蒲月望日山左信士果善子明功謹跋

天下壇界諸大善士不惜資斧承舉此書則功德無量以證因果云

丙辰年清和月都門布衣慧通子明清謹跋

華真君序

人身一天地也。陰陽相維。上下相感。內外相關。大小相繫。一動一靜之間。息息於天地之氣互為感應。天地之最著者為四時六氣。推嬗遞衍。萬物資生。四時不正。六氣邪淫。則萬物不得其所。而夭折之患興。人感天地之氣於萬物同。而所感獨厚且獨靈。故人身如一天地。其生其死。關於天地者半。關於自身者亦半。古之名醫談論醫理。罔不深探玄素。觀察上下。求天地與人最相關切之處以昭示來

茲。區區草木之滋。乃醫家之末事。試思天地之大。豈萬物所能補助。人生之奧。豈草木所能操持。故欲醫病者。必先醫心。不求根本之病。徒恃草木之功。豈先醫之本旨哉。青雲仙壇。飛鸞濟衆。方藥既施。尤重訓誡。深得醫

病醫心之理。天人相關之道也。觀衛濟真詮之書。愈信吾言之不謬矣。所望世人奉而行之。勿徒視為空言無補。而置之無用之地也。庶不負羣仙濟世之苦心矣夫。

歲次

辛亥年冬月降於望月松亭

命樞靈序

夫神教之興衰。關乎人心之善惡。試觀信仰神教之人。莫不循規守矩。欽敬神靈。人遵禮樂。天道無虧。其國家之强銳也。苟反其轍。未有不察亂於塵寰。致使擾害公家。農不務於耕。傭不勤於讀。子不孝於親。臣不忠於君。妻逆夫。弟悖兄。則倫理徒敗。其世道自弱矣。蓋帝王則以愛民懲其過。而聖人亦爲褒貶勸人

善。民心若臣測。聖教若不導。而世界於涉涘之中矣。惟佛果渡人。超脫苦海。以善結緣。說無量功德。亦作如是觀耳。然聖教以敎人品正心勸善爲本王道以賞善罰惡爲宗。神教以講因果爲法。仙鸞以濟世渡生爲功。王法或弗懼。以神教化之。今大世旋璣。陰陽復轉。而愚頑不化。道理難明。而世人普謂神佛無靈驗也。不思循環果報。天理昭彰。今際人心詭詐。無所

忌憚豺狼成性禽獸爲行世道澆漓人不學聖賢之禮樂固無綱紀以至神教甚微亦關乎人心之善惡不明矣縱神道設教之功亦大矣哉聖人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祭如在祭神如神斯在矣今之維新學家破除迷信所謂無鬼神之靈感深負天地之好生也然鬼神無親惟德是依人能誠心向善則名登金籙善修陰隲皆有萬靈默佑千百輪迴終莫不爽

太上所謂心起於善而吉神已隨之是也今讀照心寶鑑一書乃神佛欵世道之殷衰人心之不篤

累蒙

羣眞列聖垂鸞飛筆成文以覺醒世篇言無非勸人忠孝克己復仁代天宣化爲國救民俾得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此書大可快人心之樂善也哉 時在乙卯年小陽月靈智子 撰靈護序

慶餘子序

今夫善者道之本源是知修善爲修道之根修道須學修善之本也若修道弗知存仁種德之根源妄爲他道以爲自作聰明惑傳於世上貪者多修眞者少是謂道左人邪豈能通仙家之奧聖渡世人之功行伏思孔子曰朝聞眞道而夕死可矣慶之先嚴諱庚身府君培名靈善自侍壇爲善克已修仁開創聖壇

道德仙壇存心濟世自任勞瘁數十年沒後復蒙純陽祖師提拔充當木壇鎮壇正士祇任使兼署京都宛平縣城隍之職此是爲善獲報之實錄也慶秉侍仙壇誠心不二理門守道才識昆嬴叨承先嚴遺訓於家庭接設壇於濟世用申忠告之原因願我同道之人當以勤躍修善克始克終而能消慈免難延壽增福是爲至善也切矣

純陽呂祖所訓修善爲根修道爲本以爲修人拳拳
服膺惟以修善練道真行中途而中止終不能赴此
極樂緣境之逍遥哉太上曰所謂欲求長生大道者
必先修身執玉涵性厥元立德本以善廣悟玄法於
抱一致使三尸入泌九轉還元如此修法方可得其
金丹之大道則長生於無極矣欲修眞善者必先悔
已過却妄貪正已化人忠孝友悌不論人短莫揚已

長濟人之急救人之難矜孤恤寡敬老懷幼不履邪
徑不欺閫室時刻存心積功累德則所謂善人神靈
衛之魔自避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凡有人爲善心
起於念天必鑒之心起於惡天必誅之善惡兩途皆
由人心自作惟天網昭彰分清善惡望世人明心見
性以達修善道之根本爲修仙之始爲序

丙辰年巧月燕都信士侍晉卿子加福謹餘子敬序

甲寅年正月二十九日戌刻
福德神淨壇
宏教眞君詩果報昭彰警世人衆生動靜見天心揮毫喚醒癡
人夢一字仙言一滴金
滌眞人詩驚心塵世幻滄桑百歲光陰幾許長道在中和德在
大寸心可共日爭光
妙翔眞人詩玄妙無端何處尋花滿三山一月春箇中指點能
知悟纔露現處見天心
純陽祖詩苦樂無端役衆生須研故紙太平平超凡入聖無難
事只要心頭一念清

純陽祖滴念延壽詩
枯木逢春亦放花人生何事太堪嗟中心未定九九草萬事羣
興縷縷麻欲結金丹先去妄未知本性怎還家蹉跎歲月催人
老轉眼霜絲換鬢鴉
人生各自稟天眞底事邪魔日見侵漠漠春城花隱霧霏霏暮
靄日藏雲凝人靈向迷途去道士空爲局外吟人自不修修便
是願將此理證君心
黃矜家放莫矜才英俊凡愚一樣埋只有坐應老共死那能爭

脫去還來迷途盡被金銀誤世界空將日月當四藥療年年一改換衰生不及鼠頭梅

試把眞言說與君欲求延壽在淸心不管塵緣空投汶憑將寸念解紛紛流年似水生難再貪慾如焚未可親記取吾言勤玩味便能長樂共長春

甲寅年十二月十一日午刻

鎮壇張公詩午正天光微暖和臨鸞常願濟災疴靜掃壇堂金仙降垂緣厚佑利益多

柳眞人詩歲轉陽春又一年光陰如箭又如梭萬象回寅隨流

水花開能有幾番鮮

濟眞人詩花開能有幾番鮮轉瞬顏衰越青年誰料巫山原是夢醒來方覺世變遷

妙翔眞人詩醒來方覺世變遷堪歎迷人名利牽多少英雄千古迹今人奸詭負蒼天

海蟾眞人詩今人奸詭負蒼天萬善難渡幾人賢回憶仙壇空設教有誰終始善修參

藥王孫眞人詩濟世猶來功達天搜索丹書萬卷篇難治人心奸惡險命到終時悔難遷

藥王孫眞人化翳光明退雲散

天有日月之精華人有陰陽之胴明然先天逆氣則爲膜後天逆腎則爲殿夫腎水枯損安能接元久患醫者不能治之今擬一方以揉眼翳裏膜氣膜火膜等症則可痊治矣

光明退雲散

木賊三錢　光明子二錢　石決明二錢　蒙花五錢

佛手乾三錢　沙苑蒺藜五錢　石蟹二錢　掌齊根五錢

上煎連二錢　白芷一錢　薄荷一錢　製首烏一錢

生地四錢　夜明砂二錢　廣木香五分　法夏錢半

生甘草三錢

引用燈心三子　竹葉五十片　水煎化服

此散無論男婦老幼按症輕重隨方量服大有奇功

甲寅年正月二十六日戌刻

福德神壇

宏教眞君詩空明洞澈見玄機心定神淸破眾疑大道猶如天上日光華四海照迷離

濟眞人詩塵因纏擾客紅生萬念消除道自明可歎世人迷去路更從何處說眞經

妙翔眞人詩二月春風鼓太和仙家妙趣妙如何長生化育天心見一字能通不在多

孚佑帝君詩世人何事苦煎熬妄念紛興似海潮解脫塵緣得自在仙家樂趣最爲高

濟佛詩鸞筆無端又一揮繽紛妙理說精微羣生得此能延壽未可閑言一共窺

青陽帝君詩普渡羣生一片心算來那復計秋春循環世事如流水羨爾諸生證果因

青陽帝君二氣虛實說

人身一天地也天地二氣而已輕清者上浮重濁者下降溯自太極開元陰陽分理萬品羣生以成世界何物不生何生不暢理之自然也人秉二氣之精英貞陰抱陽升火降水表裏相維上下相繫迴環於一身之中者爲氣合氣成形者爲血一身之相通未可歧而二之也世人不明虛實之說往往分氣爲陽血爲陰判爲二者其論斯謬不知氣有陰陽血亦有陰陽氣特虛耳血乃實耳一虛一實乃能相持陰陽之機伏於斯矣血有寒熱氣有壯衰此又血氣之中又各有虛實之際人身之理不亦奧哉既明虛實之理可講調劑之方此不外乎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而已故氣貴涵養而血貴舒通各乘其偏而救其弊養生之道斯得矣蓋以氣爲清質易致消耗血爲濁品易致壅瘀故非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而可也然而氣有積聚衝突之時血有貧薄淡衰之患是又得一偏而成病虛實之中又生變象此所以氣有須流通之時血有須補養之日也要之明乎虛實之原自不致爲外象所迷藏養生者細味吾言可以濟世矣

濟佛五妙詩

心是天君不可搖澄清萬念托瓢牢休休和樂郁煩惱自爾消魔壽數高

腎爲命府最嫌纖縱慾貪歡乃自殘常把陰陽理君相世人自此可延年

肺是人身氣府居舒通暢達且清虛安閒步履休煩燥金性鏗鏘豈可紓

脾是土性助消化上承胃氣下調元健餐全是此關肚滋味雖甘未可貪

肝爲木氣屬陽春切忌浮狂傷乃神若不平和克自抑緊防傷肺損天君

甲寅年二月初三日未刻

鎮壇賈公詩一念存誠感上蒼皇天默佑降千祥羣生秉善歸吾道指日功成見性光

江西省城隍毛公誠意詩滿濟羣生又結仙仙凡同結善因緣緣深功滿天垂佑賜爾羣生福壽綿

鎮壇張公詩善念猶如欲放花全憑涵養性功加羣生誠感稽仙佑福祿祯祥降爾家

順天城隍胡公靖靈永才詩一字誠誠眞始終摩心洗淨道心清羣生秉正皆吾友證果緣深指日成

宏教眞君詩良晨屈指過中和吉慶人家吉慶多今日又逢文

聖壽羣仙乘性快如何

濟眞人詩仙壇善事賴君持海廣敦篤孝義滋指日書成傳萬世塵寰永慶太平時

孚佑帝君詩救苦超凡是我心青雲壇上駐仙雲揮毫欲寫長生賦下筆千言意自深

華眞君詩世上誰知長壽方陳編檢遍意徬徨青雲法化傳眞諦一念虔誠御眾殃

青陽帝君延年二妙訣

天地以好生為心未嘗欲世人不仁不善也人秉天地之秀木可

與天地同壽也故天地人並立而三才之三才經傳所記亦曰參天地贊化育是知人本與天地同體同能非可與禽獸草木一例而論人豈可自輕自棄哉溯自既有太極始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二氣也天地之間不過二氣耳陰至在十月之交而一陽已生於子陽至在五月之中而微陰已伏於下陰陽遞推循環無端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物叢雖繁均不能出乎二氣之外況人與天地同體豈非此二氣哉鴻鈞雖大亦不能出乎二氣之外而人與天地同壽寧獨非恃此二氣哉知乎此可與言延年先天之數

逆數也其氣為推陰而納陽後天之數順數也其氣為眞陰而抱陽故先天陽勝陰絕則為仙後天陰長陽衰則為鬼陰陽適平乃可長生雖然未易言也二氣剋生之機發乎隱現乎遠互相倚伏未易推測如腎虧陰耗也而虛火熾矣肝鬱陽共也而寒濕注矣陰陽迭相消長有相因而成之時亦有兩敗俱傷之日攝生者欲得燮理之術非含育太極莫可為也太極包二氣之先機操動靜之大本故和合淳漓知動納萬物於虛谷開天地於玄牝其在於人即清靜寧一澹泊和樂無塵昏之曠曠無邪念之煎熬如鼓無絃之琴而太音正和如飲玄酒之味

而雜氣不消夫然後陰陽二氣各識其妙動靜之機由吾所操邪病延年即在斯矣

青陽帝君訓

陰陽錯亂自生風天道人心兩不平時氣相乘瘟欲起可憐妙劑波羣生

天時人事兩相催魔障難將日月開欲脫塵紛無別路全憑善念邪灾

病前修善可長生病後求方藥豈靈兩路說明名自悮莫言此語太冥冥

青陽帝君避瘟一捏散

山茨菇三兩去毛 生大黃二兩 白芷一兩 貫衆一兩五錢 雄黃五錢 辰砂五錢 明雄黃五錢 麝香一兩 廣木香一兩 眞沉香五錢 川續斷一兩五錢 檀香一兩 紅芽大戟五錢煮半晝焙乾 右共爲細末秘封磁瓶內聽用用法列後

如欲避瘟自用可取藥一捻細紙包好外用紗羅袋門談宴可時時取聞自避瘟氣

如欲共用可取藥一捻用紙作細筒將藥摻入火燃取煙可免共染

如救中瘟之人可取藥一捻開水冲服

如遇觸瘟猝倒不省人事可取藥一捻再加皁角麪少許和勻吹入鼻中取嚏便醒再取藥一捻如前冲服

梓潼帝君詩兩路仙凡何處通虔誠一念徹幽明揮毫寫就長生賦仙子慈心佑衆生

梓潼帝君長壽賦 見萬古長春真訣

春日漸和薄凍初散風轉動柔條雲開見曆嶽斯時也廣宴以濟祷祠誠天地以生生爲念福至災消霧開日見桑弧初設祝仙子之千秋桃蕊半開慶青陽之復旦盼來禽綠干端企慇懃

心一片願塵寰之太平欣蒼生之無間於是揮筆成短賦之數行於焉降祥卜斯年於億萬既自世道凌夷人心不古雖海則鼓浪興波人情則翻雲覆雨惡毒干天濟助如土世道險巇人生何日得安情欲牽纏妖魔紛然起舞欺如夢之浮生感仙家而告語其各息機止念思晴事光存治埃之誠念昭天地之禎祥心念定而神愈清如欲出離志愈淡而身愈靜如領蘭香名傳不朽道統斯長求福全憑心地感佑不在聲香擊出麗日發散冷雲不隨桃花流水自有竹窗虛心不老長生書欣凡壽長存永住白特天其去濛萬三秋之氣普熙皞二代之民樂土共

欲長住。庶何自而侵。其慶昇平。誰所風於萬古。同躋大化。祝釐世之長春。

青陽帝君詩。二月春城欲見花。仙壇有酒醉仙家。光陰未可空過指。破仙機自無差。

青陽帝君論相水火說。

世人不知。以為兩方之精。一為離門之燄。二者遞盛相資。而實不相能。蓋天地造化之功。五行生剋之妙。成於相乘。論由於寒熱異性。是故冬去春來。無嚴寒無以致陽和。夏遷秋到。無炎熱無以

見涼爽。生者剋之。蹺剋者生之。漸水火二性背馳而缺其一焉。則不能成世界。若能使二者互相為用。是真知天地生生之理。而可以奪造化之妙矣。驗之於人。水火之功。川亦最居要部。火性上炎。水性下降。然使炎炎而散。水降而沉。則水火二者。毫不相干。無造化生生之妙。此所以曰火水未濟也。必使火性屈而居水下。然後得其炎上之功。水性激而升火上。然後收其降下之用。此所以曰水火既濟也。故人體之內。水火既調。方能暢達。不然。有必火浮而燥。水墜而耗矣。能知此道。方可保全。

拜　公論諸友靜聽輯書傳世。為青囊第一功德。今三順之書。以次將成仙凡兩願。各結因緣。吾等當在冥中感應保佑。助成此事也。

甲寅年八月初四日午刻

福德神淨壇

宏教眞君詩。春花秋月自年年。誰肯忘心靜裏參。多少虛名逐水去。到頭世事兩茫然。

葛眞君詩。珠玉連篇輯聖書。至憑詳玉可留傳。敦靈清悔心常在。者段仙緣豈等閒。

濟眞君詩。飛鸞宣化號青眞。數十年來因果深。留得此書傳萬

世。人心原即是天心。

孚佑帝君詩。香煙直上起祥雲。家志慈生又誦神。秉筆大書醒世語。全終全始化迷塵。

青陽帝君詩。誠修衛濟法眞詮。奧妙玄關簡冀傳。若得修生知造化。保全精氣修眞仙。

蓋因人生天地之中。莫不循陰陽之造化。五行之生剋。夫人生以氣為主。以精為根。以神為智慧。則可三元統一。而得三清之決。今人不知修操。妙法顛倒陰陽。雖欲衛生而不能。火水未濟。已失先天之本原。損後天之精血。以致陰火熏蒸。則精血一枯。

豈不作骷髏之鬼焉。若得保長生之眞元。以此藥保衛長生。可享大年。細參吾意。其功自成也。

青陽帝君衛生培元長壽丹

九節菖蒲 四兩　煅牡蠣 四兩　廣生地 六兩　阿膠炭 四兩
遠志 六兩　破故紙 四兩　川續斷 三兩　炒枸杞 四兩
甲 鼈 六兩　潞黨參 二兩　法製丹砂 一兩　延壽果 五兩

以蜜爲丸。每丸三錢重。每服二丸。若能常服。百日即可精血還原。大有仙功之奇妙也。此丹兼能治一切勞傷虛損。筋血不舒。善能培元補氣。御腰腿四肢拘攣。麻木不仁。勞疾痰嗽喘嗜等症。服此定獲衛生培元之益。則水火既濟矣。用白糖開水送下。

防治小孩四六瘋神效方

凡婦人懷孕身體時常有疾。以致胞胎毒火。懷結日滿分娩。若不將內毒瀉淨。而四六日起瘋。九死一生。苦難挽救。悔之無及矣。敦厚堂前屢遭此景。甚是傷慨。後得此方。功效奇異。今特留此方。願傳世上。以防此險患也。

川大黃三分　廳香一厘半　黃一厘半　甘草四分

共研極細。麪紅糖少許。白開水調勻。小兒落草先灌此藥。後大便瀉出黑糞。再喫乳。決無四六瘋之患也。

乙卯年正月十八日亥刻

孫一公淨壇詩。年年勸世費辛勤。一片婆心值萬金。可歎塵寰人不古。眞言空向筆頭陳。

宏教眞君詩。奉寄一刻值千金。莫負修善此光陰。心種菩提眞似寶。功成福蔭裕後人。

濟眞人詩。香傳柏酒樂開顏。論地談天化眾氓。因果須知皆造定。修德能增福壽長。

妙翔眞人詩。百善忠孝本爲先。詩壇常願會群賢。願爾輯成書一部。善名留世萬千年。

白猿眞人詩。講道傳玄人不求。陰陽復始歷千秋。大德曰生資萬物。迷人迷卽早回頭。

孚佑帝君詩。光陰倏又到新春。斗柄回時恰轉寅。願爾羣生勤勉力。陰功仍向善中尋。

太乙救苦天尊詩。文光法照共輝煌。篤就長生道德章。普渡羣賢垂大化。盤勸勒世姓名香。

太乙救苦天尊長生道德篇。

憶自開闢鴻鈞復始太極無極而生四相以兩儀定陰陽以四相分八方始有天干復有地支順生剋之造化定五行之根本人欲得太極之真原脫六道之輪迴而不求真道迷卻本性是真愚氓頑夫可勝歎哉吾今願傳大道之無窮妙法而論先天之陰陽指濁長生而明真道循之以往可成仙也今人白失根本致使陰陽顛倒土水相剋安能登長壽之域哉惟道之大統一曰生二曰滅三曰理四曰玄五曰德一生者俯仰天機之造化能明五行之生剋陰陽復始種育萬物二滅者色相皆空滅凡火而煉太真三理者復先天之靈源陰陽果之循環而昭彰

其大道四玄者由太極之本原明性理之宗旨無相無形是爲玄五德者修根基種福田以善爲寶其生自厚人若能修此根本煉陰陽生生之資成仙之道也蓋因俗世澆漓陰陽顛倒不明大道豈能修此吾今特垂長生太極丹一方以補後天之精銳復先天之純氣凡三旬以外及五旬年邁者皆可每日頻服百日精氣還原亦長生不老之妙法也

太乙救苦長生太極丹

九節菖蒲一兩 蜜黃蓍五兩 人參葉一兩 廣木香一兩
熟地黃四兩 龜板一兩 鹿絲子一兩 鎖陽一兩
枸杞子二兩 京杜仲二兩 雄精五錢 羊藿二兩
鹿茸五錢 肥知母二兩 金櫻子二兩 川雲樸五錢
細澤瀉一兩 製甘草五錢 煅牡礪一兩

以上羣味均研細麵以磁瓶盛之擇避陰處掘一深坑以三尺深爲妙將磁瓶埋於地內至二十七天掘出再用白蜜爲丸珠砂爲衣每丸重一錢八分每服一丸用薑湯送下老人常服此藥免卻思慾百天外兼可種子大有奇功也

保孕平安湯

伏龍肝二錢 九節菖蒲二錢 香附子一錢 桔梗一錢

當歸二錢 白通草五分 製首烏一錢 法陳皮二錢
大紅花一錢五分

引用荷葉一張 黃酒一小盞 酌服二三劑

此方治孕婦懷胎數月胸膈不開氣虛作喘肝鬱不舒血虛等症皆可服之

甲寅年二月初五日申刻

江西省城隍毛公 國鑑許宰心誠篤侍書云憶回昔道化迷生懼我無才堪大使而令簪帶管蠻氓

神思可歎塵風光變人心總似太凝迷

宏教眞君詩春光豔冶鼓太和柳絮飛花蕩漾過世態繁華終是夢鳴鸞啼醒此南柯

濟眞人詩臨鸞最愛賦新詩教化全憑筆一支欲寫玄機傳大道道宏非遠莫遲疑

黃庭眞人詩醍醐醉罷赴詩壇勸世奇功衛眞詮說與人間明道士須從學問澈根源

劉海蟾眞人詩壺天日月已初長逝水光陰渡滄桑惟警迷夫登彼岸回頭即早撐慈航

邱長春眞人詩祥雲靄靄下天墀帝鶴雅化頻旋璣願渡修人明翰墨悟開奧理道精微

羅大澤眞人詩文光摛藻吐玄機品正心清道自微靈性圓通凝育化陰功御向善中祈

王重陽帝君詩玉石磨穿筆一支派醒頑俚破癡迷因果常思功過論善增福壽永昌期

文昌帝君詩醉飲蘭陵性倍酣詩囊搜索集遍攔珠璣字字垂箴教好與凡夫結妙緣

孚佑帝君詩蒿卷青囊濟世施惟憑奧妙筆花開惟賴羣生恢

善愿功成德滿赴蓬萊

太乙救苦天尊詩飄然渺渺赴雲臺最喜朋書結善緣欲寫眞詮說大道須從太極識先天保身煉氣爲眞寶養性修心是本源欲見金丹須自悟仙機奧處在玄玄

太乙救苦天尊煉性修心法說

人生於塵寰之間性乃最初所賦即是天然之浩氣仰天地陰陽而生育欲葆性靈未有不首在修身者人際世俗澆漓人心不古淫慾如蓼微生如草隨風光而搖曳涉深津而漂沒弗知持躬任賦性以失迷世之得金丹大道者鮮矣夫修金丹大道

煉玄元之本性返天地之精華煉眞精而盛於陽陽精九轉復始丹成爐鼎生光而宇宙輝煌然丹乃心之苗也耕農種田先人耕種心地心地洗滌一清善爲涵養莫使陰勝於陽水浸於火則寶鼎無煉其火自滅也今人來明天地之精華人道之陰陽是迷迷卻先天賦性自此心性支離矣不思人生一世光陰幾何隙度駒光去如逝水根株無土之培養心火被水浸淫世多夭折今擬一正氣保元方世人信心誠服大有裨益方列於左

乾坤陰陽正氣保元方

漢防己二兩　鹿茸草五錢　肥玉竹二兩　廣生地五兩
元胡索二兩　九節菖蒲二兩　香　附二兩　全　歸五兩
杜　仲三兩　牛　膝三兩　益智子五兩　木　通二兩
栝子仁五兩　化橘紅五兩　蒼白朮五兩　炒枳殼二兩
肉蓯蓉五兩

此丹以蜜爲丸。每丸重二錢五分。硃砂爲衣。每服一丸。引用薑湯送下。孕婦莫服。

凡有男婦年逾五旬。陽氣虧損。陰血枯乾。以致腰腿拘攣。氣虛血虛。痰涎壅盛。喘咳痿傷等症。皆可常服。而正氣還原。大

有奇功。

乙卯年二月初六日未刻

福德神淨壇。

宏教真君詩。青雲濟世慶長春。妙劑仙丹渡衆人。種德種福功行普。羣生各自證前因。

濤真人詩。吉慶連綿福祿長。全憑積善結千祥。渡人勸世書成卷。姓字流傳萬古芳。

孫真人詩。救善回春有妙方。精研玄妙指青囊。靈光普照三千界。共樂壺天日月長。

雷真君詩。海宇澄清樂太平。陽和花樹滿春城。塵心洗淨明吾道。勸世乘時感衆明。

青陽帝君詩。靜室焚香萬慮清。平和微動氣長生。蒼天願人多積善。好自完成一質功。

字佰帝君體仁篇。

世界變化無常。人生光陰有限。處此紛紛擾攘之際。值此艱難險巇之時。禍福之機。肇於幾微。生死之關。判於頃刻。春光正盛。風雨催殘。秋月正明。雲霧遮掩。好時光能有幾何。意外事多。生不測。人生一世。如朝露之在枝頭。如蜉蝣之寄野外。倏忽而逝。

良可悲也。生理不易。境遇逼人。憂思焦慮。何人能免。故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血。枯心虛短命。招病展轉委頓。草木而俱萎。豈天地之不仁哉。抑人之自取也。吾遍覽塵世。見生死雖常。禍福無定。未嘗不浩然感歎。而深思有以勸警斯民也。塵世何事非目前之幻象。人心何念非一時之妄想。妄生幻。幻引妄。求之不得。死而不悟。力之所能何事不爲。因之上干天和。下鍾厲氣。促其天年。減其祿算。最難得者是人身。今竟以爭奪幻妄之故。捐棄其本原而不惜。可謂大愚不解者矣。須知天地至仁。無時不以生生爲念。人果肯體此念。破除妄端。秉一以撥萬變。守眞以

制萬化外物邪欲不為所牽心靜氣平涵養天機戰其清靜與
世寧壹品與仙等壽與天齊嗟哉眾生速破迷離
太乙天尊詩塵寰何事日忙忙名利關心妄念張仙訓連篇能
勸守一身頓悟境清涼
正陽帝君詩一身頓悟境清涼風自徐徐花自香天地寬宏能
俯仰清澄一念秉中央
重陽帝君詩清澄一念秉中央月印千潭一樣光洞澈玄機無
障礙靈明世界共馨香
濟佛禪師詩靈明世界共馨香化險為夷樂趣長今日仙壇重

降筆羣生各自賜福祥
清酒沾唇可醉仙好花到眼悅仙顏有花有酒我心暢賜爾羣
生福壽綿
揮筆顛狂欲賦詩心中趣味少人知頭僧自有頭僧樂笑指梅
花三兩枝
寫出心懷怕世驚文章有價奪天功玄機參透無猜慮海外江
潮一律平
青山綠水可延年仙境清幽佛理玄攝合仙佛成一念山中有
水水中山

欲將醫藥渡羣生愧我無才枉負名只有此中心理靜遍將沙
界渡羣情
菩提有種降君家心氣清和體自華妙相莊嚴神鬼敬須看我
佛又拈花
人生屈轉一夢中六道輪迴苦眾生墜落非關身外事浸將天
地作無情
春風春月自年年塵世滄桑幾變遷欲識如來眞面目如如不
動照三千
人說眞經我說詩妙諦玄機一樣持識破世人求我意隨緣渡

化莫嗔癡
濟佛兩字戒世歌
轉眼年華又是春春城美景多宜人芳林鳥語聲聲好二月中
和天氣新雲影山光入襟袖令我心曠又怡神青雲壇上獻美
酒請我顛僧說妙因香煙繚繞壇堂滿羣生秉念各虔心揮筆
待我寫詩句寫罷天花散紛紛哈哈今日有酒今日醉今朝有
暇今朝睡花落空庭閒不掃誰能領略開滋味天畔浮雲任風
捲海上明月復升墜世事無常原如此貪嗔兩字毀三昧更有
浮狂動靜乖忽爾陂池忽棲鳳雨去不知了後願世前空自愧

疑猜耿耿瑩光思奪月蚩蚩心地尚迷才更有貪婪一輩人財是性命忘其身朝思暮慮無他事祇有此念費心神動靜乖張性慳吝偏愛人間意外金轉眼朱顏成枯槁瞬間滿頭白髮新。黃泉渺渺空身去誰能帶去半分文我說貪嗔兩字戒即將此理證君心晨鐘暮鼓聲聲喚傳遍三千無醒人人生不悟原是夢說來空使我傷神不用千金丹不求海外方能去貪嗔字保壽命長班編字字心頭出欲渡塵寰歌一章頭僧說話無虛假漫言我語盡荒唐

乙卯年二月初八日午刻

福德神淨壇

宏教眞君詩善念孚天天意和青雲壇上眾仙羅飛鸞翔鳳靈光普渡化人間吉慶多

太乙天尊詩積善原來勝積金五花燦爛展青雲三千功行齊天福只在仁慈一片心

藥王孫眞人詩災病由來本自因仙拯凡人治好心若能修到先天法何愁壽世不長春

藥王孫眞人救急神效保生湯一方

凡稚子瘢疹之症自由先天氣弱因風熱而得者瘢瘢山脾寒而生因瘟瘧而得者疹疹由心胃而作此兩症皆由風熱溫瘧陰勝於陽陽氣不足而患此症祇呼世上名醫不研求至理惟孩子先天氣弱受後天之風熱致使陰勝於陽陰氣衰弱陽以許脈用藥劑以通神今吾所論風熱以表散脾虛以表裏熱以溫表寒以消散是為治之法也

青連翹五分　銀花一錢　防風五分　木通五分

柴胡五分　白芍五分　漢防己五分　薄荷二分

牛蒡子二分　梭羅子一盞　川芎五分　荊芥五分

生甘草一錢

引用蘆根二枝　水煎送服

十歲以下均用此湯不必加減凡有一切瘟瘢不出不逾三日者皆可救之大有神效

救急嬰兒痘疹神效保生湯二方

觀音柳一錢　廣木通五分　白芷五分　防風五分

廣青黛五分　紅炒梔子一錢　桔梗一錢　元參一錢

天門冬一錢　橘核一錢　[illegible]　[illegible]

薄荷四分　生甘草四分

引用蘆根三枝　水煎服

凡有一切瘡疹不出急用此藥連服三劑立見回春之功也。

華陀眞君詩醫人醫病不醫心壽到臨時命難存願救斯世摯生旨惟修至寶壽長春

華陀眞君救急嬰兒保命回生湯。

此劑專治孩子急慢驚風然此症者自孩子先天氣弱後天不足內熱中寒陰陽不均氣不固元乳不浸胃而作此症凡有四六驚風多多難治而俗醫未研求此理之陰陽虛弱今吾共擬乃以挽赤子而保長生也。

京牛黃二分　遲羅爾角二分雙鉤藤一錢　防風一錢

焦元參一錢　生地一錢　車前草五分　九節菖蒲五分

桔梗五分　花粉五分　遠志肉一錢　甘草五分

引用燈心二子　木香二分　水煎送服二劑立見奇功。

服藥之時切避寒風忌食生冷等物如舌去青眞氣而可挽救之也。

孫眞人詩慢將鷹訓等閒窺心感神通理最微多士秉誠明大化生仙乘興遣鸞飛

雷公人詩青望普濟樂長生法化無邊渡善生垂光散妙人生憂脫世於今享太平

雷眞人調和五行文

天一地二推衍遞數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百十有五此中寓生剋之妙用示吉凶之先兆故一生一成陰陽相資或生或剋五行相統順之者動逆之者靜動則起後天之氣逆則返先天之本五行之中土居中央木火金水各列其位往來順數在天則分四時而萬物生成在人則分五臟而氣血貫通既有生成之形難驟返先生之理故就人論人不得不順五行遞推之數思所以調和中土之功以其形體而保其天年也法天地自然之氣

得其性而不致於溢故心屬土而心爲百體之君肝之木氣最易發揚惟心氣少欲則肝氣自抑腎之水氣最易流蕩惟心氣少欲則腎氣自固脾之剋化火氣也肺之鏗鏘金聲也然而土氣不旺則肺愈嬌脆而脾愈萎頓故心之一動一靜無一不旁及於四表欲調和五行以養生者可知其大體矣

青陽帝君詩春日晴和花欲開群仙遊賞入壇來最欣弟子能持正濟濟堂前濫土才

青陽帝君煉性歌

世人何事可延年煉性功夫最妙玄性定神清大機關自是人

身不老丹。人生境遇原無定。窮通富貴各由天。任他風雨催殘菊。性理不亂自安然。春花秋月隨心賞。冀識朝霞到處餐。過眼繁華龍頭水。附身名利樹外煙。我自心中有所好。一任造化倒復顛。清流可以悅吾目。白雲可以怡我顏。七情六欲發乎性。四時六氣正其端。寒暑感人知氣改。利欲薰人戒情遷。還我本來真面目。神中自有妙機關。人生惟性最可寶。保性自爾可延年。知足便是取樂道。思退自可養餘閒。性中原來無一物。切莫付之塵土捐。若是感於外物誘。七情六欲相糾纏。傷中敗氣病端起。醫藥雖施恐徒然。世人切記莫輕試。何人不可似神仙。

話時當春令草物滋生。陽氣暢達。肝經發動。凡肝旺脾弱之人。春際每發肝疾。茲傳一方。以濟世人。

陽和理肝湯。

醋青皮一錢五分　地榆一錢　山萸肉二錢　黑元參一錢五分　苦桔梗一錢　廣陳皮一錢五分　川厚樸一錢　伏龍肝八分

此藥性氣和平。最益肝脾。凡當春季。肝氣動作。邪火發生之人。可時時煎服。離養元氣。肝疾可御也。

乙卯年二月初十日酉刻　張一公淨壇

洪濟真人詩。香煙裊裊掩春光。芝草花開分外香。韶華轉瞬催人老。不似仙家日月長。

白猿真人詩。靈花吐彩善生光。寫透玄機變陰陽。萬物能隨天造化。光陰幾度世人忙。

妙翔真人詩。逝水光陰不久長。人生何事苦奔忙。名利牽纏終是幻。誰能早覺夢黃粱。

宏教真人詩。詩壇揮管費長篇。賦粹文精警世賢。論道須從心地種。積德勝似阮囊錢。

濟佛禪師詩。仙壇酒醉說因緣。善修本性自天然。莫使心猿離中土。慣能虎跳潛龍潭。

孚佑帝君詩。丹成九轉伴鶴眠。揮麈雅化界三千。普渡羣賢修勝果。善增福壽裕延年。

常桑年眞君詩。醫術由來與且深。學從儒理窮玄篆。活人橘井長桑法。說透陰陽濟世塵。

常桑年眞君脈理論。

古時醫術精妙。人何不研求至道之理。天地以陰陽變化。人生以精氣凝陽。陽生於氣。而精自能聚。陰藏於血。而水能還源。週天之數。丹精爲主。血氣爲輔。其人永年無窮。今之俗醫庸以

弒人僞識尙淺豈通內奧名馳市井之中希圖肥利而入閒之高明者罕矣論症胷視殊多望聞問切用藥調和不知虛寒實熱夫陰陽之變化表裏於虛實虛則以溫和而濟於陽實則以表降於陰陰虛則邪火上蒸陽熱而陰元下降即此寸關六脈孰能徹悟根原浮則以降沉則以泄數則以調滑則以補四時之順逆老弱之虛實用藥須知寒熱性伏中和其災自寡能見功效凡人吐血症分陰陽之說虛弱嘔血以先天氣不復陽陷不滋腎多以傷鬱而患實以陽盛氣傷於肝虛以陰乏氣不固元以致膀胱火盛而患此症今和二方以濟於世

吐血還原湯

大生地四錢　生牡礪三錢　菟絲子二錢　山萸炭三錢
淫羊藿三錢　阿膠三錢　枸杞子二錢　水三七一錢
藏紅花五分　青木香五分　製首烏二錢　栢子仁四錢
生甘草二錢

引用黃酒三小盞　荷葉炭四錢　三劑水煎服

此方凡三旬以外及五旬者先天虧元後天不充傷肝鬱之氣嘔吐痰血即服此方立能回春

吐血附方

藏犀角五分　黃連二錢　側栢炭三錢　大生地三錢
杭芍二錢　黑梔子二錢　生石膏二錢　廣木香一錢
熟眼枳實二錢　草蔻仁五分　陳棕櫚三錢　土三七一錢
鮮蕓艾二錢　生甘草一錢　竹茹二錢

引用荷葉炭四錢　燈心二千　水煎服三五劑

凡有青年身體健壯因肝腑火旺怒傷吐血者即服此方立能見功忌食酸辣之物

治破傷風方

此症因破傷以將痊愈多由響器震動之由傷處復腫身體覺倦即是此症之苗也症有急緩急者不過二三日緩者不過五六日不治者九死一生敦厚堂恍此症傷人甚多所得之方屢試屢驗百不失一以廣流傳

渥水鄒北郭敦厚堂李誌

荊穗二錢　防風二錢　白芷二錢　蔥艾二錢
當歸二錢　貝母二錢　川芎二錢　胆星二錢
半夏二錢五分　魚鰾五錢　黃蠟三錢　肉桂五分

引用黃酒一鉢水一盞煎服見汗即愈小孩藥減半

五虎丹　專治刀斧破傷

南星酒浸　防風　川芎　紅花

當歸各三錢　黃酒四兩　對水煎服

此五味各均共研細末磁礶收貯如破傷敷患處即愈眞妙方也

乙卯年二月十三日戌刻

宏教眞人詩窮通富貴命由天修善積德勝金錢誰知前生因果定福德且向善中添

梅眞人詩塵寰變幻世已變遷名利何事把人纏邯鄲夢覺道正心修善壽長綿

萬明揚眞人詩飛鸞雅化渡羣賢青雲法化顯靈玄願垂箴言儒聖道存心忠恕四非言

邱長春眞人詩人修福壽永康年翠栢蒼松一色顏不惜冬風寒徹本好與鶴鹿壽長延

青陽帝君詩揮毫欲寫濟世篇生死由命定在天惟勸人修身至寶無瑕美玉種福田

西湖醉客詩醉性說來我非顛世人何不善修賢洗淨心中無滓慮免教邪欲被牽纏

扁鵲眞君詩仙術無邊濟世緣搜詩木筆我迴旋願拯人間災與難要知善惡在心田

扁鵲眞君醒世詞　扁鵲受教虛靖傳常桑年桑年傳張仲景

人子之事親也在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意未動而先知也醫者之治病也亦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病未來而先知之也於無形而見其形斯病之見於形者無所不視目有神於望矣於無聲而聽其聲斯病之微於聲者無所不聽耳有神於聞矣由是而聞焉所以證其形之強與弱也由是而切焉所以考其聲之清與濁也此皆防患於未然非治病於已然也世之人不知衛生之道日肆其戕賊嗜慾愈深生機愈促神不足而形敗氣不足

而聲竭遂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命亦歸於無何有之鄉矣昔扁之初見齊桓公也桓公舉動如常語言如常當告亦病之將至而公不信未幾再見而公之病已伏於無形見於無聲而公猶不信至三見而公之病望其色而盡知聽其聲而共駭公之病已不可救吾遂走而不爲之治也人其鑒此而自醒也哉

乙卯年二月十五日午刻

福德神淨壇

宏教眞君詩春雪淡淡日初和共化仙壇訓論多降筆垂靈功行滿皇生共聽太平歌

濟眞人詩仙凡一念可相通感格無私祇在誠普渡羣生惟我
善青雲壇上積陰功
妙翔眞人詩春風春雪滿春城好景當頭快我情乘性隨壇揮
禾筆仙吉有味渡羣生
白猿眞人詩苦口婆心一片誠忙忙日日渡羣生飛鸞乘興明
天道留與人間共太平
萬眞人詩羣仙同下大羅天共向壇中結善緣多士虔誠能感
格靈方寶訓賜人間
純陽祖詩正心誠意結仙緣揮筆惟書勸世篇人世果能遵我

訓塵寰何處不逢仙
純陽祖天道好生篇
二氣攸分萬物成形含和抱中而成世界芸芸之眾戴天履地
內藏五形之精英外感四序之化育本固者枝榮氣厚者神旺
鼓氣而生如花之逢春藏神自固如山之經冬宜閉以時導抑
有序生死相成興衰迭運無時間斷循環不已四大六合充滿
無隙本天地之自然順陰陽之綱紀並行而不悖俱存而無傷
何厄罹殘之來以傷生生之義哉慨乎人世變遷天理日晦棄
陰陽之和乖四時之氣自外生成又將誰怨古者順時養生四

時各有所宜起居易處飲食異味仁行於春義施於秋所以逆
天地自然之氣以求暢遂厥生也綱紀墜褻恣慾無涯惟吾之
所欲雖酖毒亦甘是天地之戕其生也抑曰取之竭尼耶世
人欲求天理先去物欲物欲不張客氣潛藏乘好生之一念懷
天地之浩然吁云樂兮樂且無央
青陽帝君詩善念誠心可格仙青雲壇上鸞飛鶴羣生方寸皆
清靜白爾塵中厥遇緣
重陽帝君詩揮毫不住渡塵寰法化無邊結善緣列聖羣仙勸

濟眾書成萬古樂長年
長春邱祖詩天道昭明可證心漫將兩路判仙塵此中玄妙能
參透二氣和兮永不分
太一老祖詩塵世匆匆又一年春風秋月自問問人生何事空
勞碌及早回頭便是仙
話羣生祝壽各賜詩訓
賜敦靈訓古道於今何處存玄機奧妙證君心冲虛淡定能延
壽抱與不凡是上人
賜蠲厥訓性似明珠水底藏今[illegible]

賜靈安訓抱朴含和性自沈虛中淨念道心深順時自有長生
巢不慕浮華見性眞
賜靈機訓知君秉念感齊蒼隨事成緣樂自長塵世何人窺至
道更須誠敬秉中央
賜明海訓礪性磨情定寸心隨緣濟世自長存明明大道堪尋
覓立志不移可保身
賜明福訓存中一念是赤誠爲善勤勤濟衆生方寸清虛能悟
妙隨緣事事樂生生
賜信鑒訓天性高明善志多存誠秉正退羣魔修持自是延年
法潛定中心道自和
賜明振訓積善人家福祿長心田廣大永無疆清和事事皆綏
順風雪難侵烈日光
賜靈保訓中和秀質本天成美汝存心念念誠感格通靈福壽
賜寸心清靜境元明
賜明清訓至性誠虔可感天存誠且莫起疑端專心努力誠心
愿何地何時不遇緣

青陽帝君[illegible]病說

庶幾少[illegible]生之道不易明通以肉體凡胎於慾念爭奪之圍

欲存其微軀保其壽算出生入死入死求生當其念動之時百
事干端捽集方寸焦思苦慮既已損氣耗元及乎入手斡旋又
復顛風沐雨奔走號呼以赴機而謀成又已疲力傷神人非金
石經一番挫折即受一番傷感傷感不已壽命將盡可勝歎哉
細思人生天地之間必有可以生存之道入特昧此不求而妄
念紛紛道以是晦徑以是舛迷途愈遠何處可棲於是徬徨路
畔自致疑慮引鬼入門又將誰尤中無所主故外物爭起以撼
其本中有所欲則外物爭投以入其隙所謂木壅土木自取
之於人何罪焉吾素以醫術活人爲事對此情況安能無言夫

人受氣成形百體之動靜皆中自有操持得宜則百體安泰百
體安泰則身康而命長操持失宜則反是世人抱病逢殃每怨
天氣不正或謂時勢所逼或責草木無靈或謂醫術無補紛紜
雜說交閙並起金石針灸爭投雜施妍奈病勢日侵將以不起
至死不悟到頭方休曾未就己身著想何能淨除病原以享其
天年哉吾今特標一題曰理中邦病世人可細味吾說將翻然
自悔矣中者心也干端萬緒不出此心陰陽升降血氣流通語
默出處神往情傳皆此心爲之操持而非由於他持此爲喻可
知疾病纏身壽命短削者非天氣所能干時勢所能乘草木所

能救醫術所能挽蓋天氣時勢外感也內無邪則外感不能入草木醫術末事也本不固則末事難爲功所謂內所謂本者何也夫亦曰心而已矣人欲求却病延年之法必肌乎木腐蛀生之理清中而寡欲和中而樸外斯二者雖非玄妙無邊之法實係渡人救命之方可歎世事蔽人迷其本原執此爲說反笑爲老生常談無關大旨苦海浮沉伊於胡底吾不避訕笑又復喋喋言之所望世人深體吾言細味吾說於平淡無奇之中求別開生路之妙當可恍然於吾言之非謬矣且夫理中之說力而行之非難事也一念之淸立致中和一念之滅立復元神一日

爲之獲一年之效爲之不已豈不修身受其益哉世人又何憚而不爲也

乙卯年二月十六日申刻

（張經歷貫茂靈二福德神詩結緣處世感眞心仙壇奧妙濟災塵只在人心誠一念垂方靈驗病回春

署理宛平縣城隍祝庚身公靈誥詩春日融和氣爽多修心常願奉仙佛因果方明人事苦光陰轉瞬莫蹉跎

甘肅寧夏府城隍錢彭壽公靈悟詩生平才志用偏長芸窗揮管便成章花甲未遂功名路仙恩拔授署城隍

程眞人詩文光高照善氣揚幾番化渡世迷盲不識前因與後果循環有定死生忙

淡迷道人詩淑氣融和春日長桃源深處百花香山淸水秀雖堪賞白鷺伴我到慈航

太白李仝星詩詩壇斗酒落文章爲管精書翰墨香回憶長安曾醉飲草書譯語驚蠻邦

九日道人張仙詩道仙原本聖傳修最喜騷文筆下搜萬金難買書一卷流傳衛濟世間求

李佑帝君詩鶴侶鵬我任西東融和氣爽彭春風臨鸞雅教華

賢士道在中和心在誠

張仲景眞君詩仙佛醫術本無窮丹經內裏有奇功拯濟羣黎脫苦難善修且要正心中

張仲景眞君五淋神方

夫淋症一患分爲五行生剋相浸然淋患乃腎不固原氣不固精有因脾濕而患有因精氣兩虛而患有因風入內腑精不固原而患有因血不固氣氣不固精而患有因好慾戀色陰陽氣皆不潔而患大凡此淋症之根源皆由人不修身精泛氣虛而血自虧也吾今特留五淋神方五方以救斯世可御內患也

風淋第一方。

車前二錢　小薊二錢　萬苗二錢　法半夏二錢
桑寄生二錢　五加皮二錢　煅牡礪二錢　天葵花二錢
丹陽草二錢　天蓬草二錢　細澤瀉二錢　大生地二錢
車前子二錢　川楝皮二錢　北鶴虱二錢　紫地丁二錢
生甘草二錢

引用　大夫葉五錢　水煎。按病酌劑而服。

血淋第二方

生地炭二錢　地榆炭二錢　藏紅花二錢　五加皮二錢

三七二錢　木通二錢　紅梔子二錢　滁黨參二錢
白芍二錢　條芩二錢　側栢葉二錢　蜜黃蓍二錢
益智子二錢　廣阿膠二錢　生甘草三錢

引用　燈心三尺　水煎。按病酌劑而服

寒淋第三方

韭菜子三錢　枸杞子三錢　南萇勝子三錢　青鹿茸二錢
附片二錢　生黃蓍三錢　草薢薢三錢　大生地三錢
元胡索三錢　川草烏三錢　廣木通三錢　川芎三錢
酒炒歸二錢　法夏三錢　炙草二錢

引用　薑三片　水煎。按病酌劑而服。

火淋第四方。

黃連三錢　炒梔三錢　半夏二錢　生薑三錢
木香二錢　白芍三錢　細斷二錢　雪不食草三錢
濟懼金三錢　白芷三錢　青皮三錢　麥冬三錢
鹽知母三錢　橘核三錢　益智子三錢　黑參三錢
甘草梢三錢　天竺黃一錢

引用　荷梗三尺　水煎。按病酌劑而服。

臟淋第五方。

班毛一對　川鱉甲二錢　粉丹皮二錢　蒼耳子二錢
法夏二錢　天葵子二錢　蛇退二錢　生地二錢
草薢二錢　煅龍骨二錢　枸杞二錢　杜仲二錢
白芷二錢　防風二錢　荊芥二錢　川芎二錢
公英二錢　地丁二錢　乳香二錢　沒藥二錢

引用　麝香一分　水煎。按病酌劑而服。

此五淋之症。凡有年不過三四旬者。均可按方。不得減藥。如五旬以外。均可減藥而服。此方乃仙醫凝判。倘與凡醫不同。若能服此之藥。必見奇功。

乙卯年二月十九日申刻
福德神淨壇。
[illegible]二眞人詩存心濟世果虔誠。衆善抱一志成城。指日書成天
必獎。美與羣生福祿榮。
妙翊眞人詩仙壇常願救災生。賴爾諸生力精誠。莫道修功無
感佑。善願格天定增榮。
[illegible]帝君[illegible]人詩玄開道化渡善人。蓬爾今時氣未氤。顚倒陰陽無
因果。識右善惡爽清分。
[illegible]祖師詩書夜揮毫爲人忙。執筆長篇細評詳。善惡到時終
有報。玄靈孚感本無疆。福因善慶修終始。德由人積在短長。羣
英果達天造化。修眞暗庇福自昌。
孚佑祖師獎諭。
諭哈哈衆敦靈、震靈、靈安、明清等知悉。現今時事變更。人心不
古。萬人難選一介信實難言。由中道德誰於無影之說。世態繁
華。條無綱紀。爲信變遷時有幾人不能見善勇爲。挽回災難。濟
世渡人返爲識。刺旨青鑒壇設教以來。世餘載。功格天獎。迄今
各道人心離散。遇此時事。受此艱苦。亦難教化勸世也。吾仙喜
衆等各發普愿。努力輯書。又尋常扶方濟災。實屬誠心可嘉。今

吾仙破除情面。跪啟 上帝天恩。頒賞羣生。福壽二字。業已恩准。待看遇時化險爲康也。特諭。
[illegible]漢天尊詩青龍偃月鎮坤乾。常存大義保桃園。忠信無虧人
世道。羣生善惡效先賢。
應元雷祖詩揮刀掃盡萬魔除。庇佑仙壇善有餘。天垂福壽美
諸子。尘愚修善輯良書。
東嶽天齊詩精忠日月貫乾坤。最喜英雄忠孝人。古往今來評
果報。陰功賴汝自修眞。
救世天尊托塔李天王詩赤面無私鎮昊天。忠仁智勇定乾元。
愛波英雄賢雅士善名留與後人傳。
斗母元君詩清夜尋光正盛陽。龍韜飄落碧蒼手。挽木乩垂
眞妙。身背天言諭傳揚。羣生困苦災與難。靈霄恩准賜榮光。諸
童各有祥瑞。日運轉福來大吉祥。
南海大士詩慈心一片渡世凡。須知因果現循環。萬善當頭忠
與孝。誠心格感上天憐。
詔哈哈善哉善哉。今日說道濟生。各賜一訓。以勵其誠。
賜明海訓文深志廣。意更切。輯書精誠最爲先。美爾功名能上
進。清風明月映蓬[illegible]

賜震靈訓震動金聲入耳來鏗鏘擲地到瑶台瑞草芝蘭香有味桃源流水花自開

賜敦靈訓誠心爲爾首先功輯書化世歷年成暗有栽培君莫識當員平康路不迷

賜靈安訓苦志誠修歷有年悟參奥理性明圓道理能知前後果福壽修來感在天

賜明清訓清心滌慮御傍端正性修來法自圓聊妝生機桃放後輕船得渡萬重潭

賜明育訓心定神凝莫妄猜修心且向善中來指日功成能結

果枯木逢春花自開

賜明通訓智性圓通道能明丹成九轉壽長生富貴能修君有分好懇誠禱佑康寧

賜明振訓虔心一片玉靈清雨露凝珠分外明且看月中飄桂蕊花香又是一番晴

乙卯年二月二十七日未刻

福德淨壇

宏教真君詩春景怡人詩性爽開二紅堪攷天桃何人能悟仙家樂悟到仙家樂更高

濟真人詩光陰迅速過花朝柳綫輕黃帶雨飄生意滿前生意活願渡塵世善修牢

妙翔真人詩清溪水暖漲三篙山景含煙一望遙塵世忙忙何所事可能覩我共漁樵

青蓮真人詩濟世爲懷不敢休殷勤揮筆慢悠悠世人果肯遵吾訓不解辛甘不解愁

青蓮真人御製詩十四首

人身至寶總無他一點元陽正無邪本必先固自暢達枝葉能舒始著花元氣猶如天之極高居不動衆星拱旋轉陰陽分四序合調六氣無徑庭一氣迴環萬氣通生死之妙在其中清濁相異分上下溫涼互代到西東年年更始歲歲新後果追遂證前因前後相關無間斷四序運用始平春春氣仁和能發育萬物復蘇沾和煦枯者能潤潤更鮮生機大暢自繁蘊請君自思君身寶善用善藏無大小何以若者便天亡何以若者能不老人人具此骨肉身誰比玉石誰似金何以若者棄似土何以若者保其真此中相繫似天淵更似朝復與暮頻明暗既分天壽判總由能若慎其端若不知何事無端起猜疑萬事須看人手端抱

三尸清心心自無墨礙攝神神自無邪弛鎖靜瀟蕩持其寶諺定蘊倪自不迷浮雲有時蔽日影狂風亦有掩雲時魔障原來是虛假有似風雲偶差參見透識定如烈日那怕邪魔亂紛馳君家細思此中妙自能操持入大道不是一番寒徹骨那見梅花開口笑請從今日修君寶長壽無災御煩惱莫謂吾言無奇妙細味自知吾言好

青陽帝君詩世事原同日暮煙修眞明性探根源仙家一片蘊心念特住青雲廣結緣

青陽帝君愼始愼獨以養生文

嗟呼塵魔紛起何處可以修眞靈明日暗何人自樂長生蚩蚩者但顧目前不作百年之計而欲其有長思遠慮以享長春之樂也不亦鮮乎世人具有此身孰非父母所遺孰非天地所長然鈞是人也或修身而樂道或縱欲以戕生豈人之身體壽命有異同哉亦其心之所存者不一耳故君子愼始方復其初放以持躬無廢事亦無濫事事不濫則志專志專則心靈元神不搖百體康寧不能愼始者則反是一念既錯頓入迷途久成自然雖欲反故道而無由矣故君子愼獨慮微無欺衾影勵躬火滅修容無一時之或肆無一念之放狂念不狂則身靜身靜則心定定心而靜身元氣可保持而外邪不能侵不愼獨者則反是閒居獨處以謂人不知其所爲漫縱其意念遊檢踰閑心氣不固而元神耗散矣夫身命原通乎造化而御病端在於修持醫藥未可全恃也譬之於水宜先事節蓄濟深通瀦各適其宜然後水性收就下之效而無奔潰昏墊之虞若不先事節蓄務爲引導而任其所之無所措施及至漏流潰崩一決千里始悔晚防爲補禦之策此杜而彼開此收而彼放百孔千瘡不堪廢爛而不已世之不知修持而專恃醫藥以爲臨時調養之方者何以異是須知醫藥不可全廢而修持實爲要著孔子有病而禱

曰丘之禱久矣可見聖賢立身無時不兢兢業業如持虛器莫敢少怠雖不能長生不老而其病也其死也乃命也非聖賢自取之咎也世人不明仙佛之理然孰不讀聖賢之書細思吾言證以古訓當可知所從事矣

青陽帝君詩來去原歸一樣空眼前又見杏花紅勸君卽早回頭看零落方知願不從

青陽帝君修心修性命詩

內丹無瑕價比金金還方寸勵其身修心修性方修命自此能延萬載春

心地清澄不染塵要將洗滌用功探求仁仁自非遙遠祇此靈山便可尋

萬念不興邪欲消俯觀方寸靜塵囂隨緣處世多和樂莫使繁霜染鬢毛

自是心頭有妙丹勸君仔細靜中參培元固氣心機暢怡樂無窮享大年

性在心間基本源猶如活水日涓涓抱清祛濁休攀越信是壺中別有天

性如明鏡須常磨拂拭無塵萬象羅眞形鑑定休猜慮世事如

煙眼底過

性定猶如平遠山遊瞻仙島浩如煙古井狂瀾何自起全憑心定命能延

命自先天稟賦來神精鬼怪費疑猜此中原自無奇妙一點梅花雪裏開

陰陽二氣任推移命府玄關誰不知到底未窮丹訣妙何能爍火正青時

先天氣數要推尋卻盡純陰氣自純一點靈光萬古如如不動自長春

福德神等淨壇

海蟾眞人詩拂面春風桃柳暖平紅闊盡排鳥語吭啼山野景湖濱流過碧山崖

扁鵲眞君詩仙鶴翀霄朝陛辭生在世夢如煙料峭光陰輪法轉幾回人世換蒼顏

扁鵲眞君瘟瘟回春湯

今春瘟疫盛行時人多染而瘟疫絞腸以致上嘔下瀉頭昏眼迷怔忡羊毛疔疹手舞足蹈及人事昏迷者一種瘟瘟凶險已極須與時命難以挽治法賜瘟瘟回春湯一劑世人若遇此

症無論何年均可照方急服立能回春也

黑梔子三錢　柴　胡三錢　漢防己二錢　管　仲三錢
青連翹二錢　山豆根二錢　霍　梗二錢　蘇　葉二錢
生　軍二錢　元明粉二錢　白　丑二錢　黑元參二錢
焦　檳二錢　廣青黛二錢　生甘草二錢　葛　花二錢
引用　木香一錢　燈心二子　水煎服一劑。渣子半劑
忌食生冷腥辣厚味等物

雷公眞君詩人間災病苦難禁。常存濟世發深心。今垂絕妙靈方劑。挽救赤子早回春。

雷公眞君治婦女肝血抽筋痿方

婦人血乃陰氣之元。氣虧則血寒。血寒則脾敗內傷。血與肝經往往有血崩血滯寒以白色。滯以赤色。以及血氣兩虧而寒攻於脾肺。風入肝胆二經。固作抽筋之痿症也。今吾垂方以顯仙術。而挽坤生之灾險也。

菟絲子三錢　海風藤三錢　赤茯苓三錢　毛蒼朮三錢
益母草三錢　肥玉竹三錢　郁李仁三錢　正當歸三錢
川續斷三錢　香　附三錢　白　芍三錢　潞党參三錢
草烏藥三錢　白附子三錢　桑寄生三錢　藏紅花五分
木　香五分
引用　紅棗七箇　黃酒三大盞　按病酌劑而服。水煎化。

濟佛禪師詩醉龍西湖到妙境杏花村內興猶酣。臨覺又降詩詞風寫滿山河爽爽烟。

李佑帝君詩日落春山花自香。無邊美景盛芳塘。最好光陰留不住。人間幾度變滄桑

黃帝眞君詩採來芝草濟灾功。製藥應知甚不同。辛辣苦酸誰能識。用當通神醫莫盧。

黃帝萬靈化毒湯

今之洋醫治法。尤爲貽笑大方。不知陰陽復始。五行生剋化育之法。凡有外科各種病症。以刀開臟。能安五臟。據吾論來。雖惡症有以善治之法。吾特降萬靈化毒湯一方。專治膿胸一切癰疽疙瘩等症。立服如神。實不瞞人。

紫地丁二錢　蛇　退二錢　皁　刺二錢　公　英二錢
天葵花二錢　鳳眼草二錢　串腸草二錢　敗醬草二錢
粉丹皮二錢　北鶴虱二錢　川山甲二錢　酒全歸二錢
乳　香二錢　沒　藥二錢　紅娘虫二對　芫　花一錢
引用　黃酒　水煎化按病酌劑而服

黃帝十珍化毒散

此散專治一切疔毒惡瘡。膿背串龍腰瘡。鼠瘡。乳癌。陰瘡。諸般疮瘡。兼治魚口便毒。楊梅倒發劍線痔。黃水瘡。牛皮各種癬等症。皆可敷之奠服。

麝香五分　梅片五分　清水蛙七箇（用火炙放）　紫草三錢
天蓬草三錢　乳香三錢　沒藥三錢　白芍三錢
地丁三錢　天花子花三錢　商陸三錢　青木本三錢
木香葉三錢　毛茨菇三錢　狼毒三錢　羊蹄三錢

共為極細麪。瘡口腐爛用乾麪敷於患處。如瘡口不爛者。用青茶調上患處。

李時珍真人詩萬病千灾何用醫。人修至命潤身滋。丹成水火相既濟。氣滿神充精自隨。

李時珍真人治噎嘔奇方

今吾渥蒙古聖醫師。相遊來壇垂憐憫世。以精氣神為題。則知一方以救赤子回春也。嘗云天地三才曰月星。人間三寶精氣神。惟人氣本仰於中和。精神輔於陰陽之育化。若中和氣散則傷心肝。固作噎嘔。此症一患難以復生。吾今特留治噎嘔中和湯神效方。

藿梗子二錢　大赤包二錢　公母丁香二錢　九香虫七箇
化沉香二錢　九節菖蒲二錢　大木通二錢　葉服子二錢
烏眼根莖二錢　赤芍二錢　縮砂殼二錢　青橘核二錢
法製半夏二錢　草烏一分

引用通草二錢　煨薑一片　白鴨血五滴　水煎化。按病酌劑而服。

乙卯年三月十一日巳時
福德神淨壇。
柳貞人詩濟世常存一片心善志高懷越古今留得衛濟傳真
道警世提經得開門。
清閟二眞君文探道高似嵩峯古柏蒼松萬年生若人能修眞
根木壽世添籌海天同
濟眞人詩心為至寶清[illegible]結果在今因惟人若能修心
地勝似菩提一部經。
補極二大帝詩聖室焚香設善筵輯書文雅遍塵寰渡醒參人
衛濟眞詮 卷四 治臌症奇方 三十

明大道性中妙裏覓玄關
字佑帝君詩心術端正慮不侵人修善愿要專心始終不怠仙
壇善暗有佑護保康甯
常桑年眞君詩醫功用編法靑囊救世尤難渡人艮萬惡不消
心頭意難免報應有昭彰。
常桑年眞君五痞水臌氣臌奇方眞傳。
世間臌症是為險症有異治之法用敢降方救世人之災難拯
善生之厄患凡有男子作此症者亦由肝鬱氣虛脾虛血不沖
元而得已難挽治而俗醫不得著手回春之法也又兼婦女患

此症者有二然婦人以血為主凡得此症者因氣沖於脾肩肝
虛血敗固作氣臌脾濕血敗則膀胱火虛盛於陰而水積在腹
內更難挽治若用洋醫針灸難以取功也只及閨女作此氣臌
者亦如是我吾仙特留男婦閨媛三方以救世災俾傳妙術也

治男子氣臌水臌症奇方

酒腹皮二錢 黑白丑二錢 炒香附二錢 門前咀二錢
地骨皮二錢 沈香磅二錢 桑寄生二錢 鳳尾草二錢
水蛭一對 九節菖蒲二錢 五加皮二錢 鵝掌楸眞丹二錢
焦曲二錢 木香二錢 熟軍丹二錢 潞黨參二錢
衛濟眞詮 卷四 男婦氣水臌奇方 三十一

川芎二錢 生甘草二錢
引用黃酒三大盞 按症酌劑而服水煎化

治婦人氣臌水臌血臌奇方

香附二錢 潞黨參二錢 芫花二錢 腹皮二錢
酒全歸二錢 法夏二錢 黑白丑二錢 芫蔚子二錢
大紅花二錢 生薑二錢 側柏炭二錢 鐵金丹二錢
生軍二錢 五加皮二錢 猪苓二錢 車前子二錢包煎
木通二錢 黑梔二錢 生地二錢 甘草二錢
藏紅花五分 紅娘一個

引用黃酒二大盞　按症酌劑水煎化

治閨女血臟氣臟水臟奇方

萊菔子二錢　鳳眼草二錢　鶏冠花二錢　川鼈金二錢
白芍二錢　製首烏二錢　威靈仙二錢　老鶏草二錢
生地炭二錢　酒金斛二錢　香附子二錢　佛手乾二錢
苦河車二錢　車前子二錢　廣木香二錢　六神曲二錢
甘草二錢　海汎香五分　紅娘虫一對　蚯虫一對
老山楂二分　鹿茸二錢

引川黃酒二大盞　按病酌劑水煎化。

衛濟眞詮　卷四　婦女科氣水血臟症奇方善

乙卯年三月十五日申刻

福德神等降壇。

柳眞人詩仙不虧人善堪福編佑修功慶有餘化厄無災身平泰解難排紛感有期

濟眞人詩還生勉力振精神勞心日日修善眞晴有栽培福壽果勸君各自放胸襟

妙翔眞人詩修功修善異等分克勤克仁首慈心看來世人爲富貴雖既有錢施盛金

門清眞人詩名利二字總纏身若修眞善川深心轉出留傳天下濟自天中福報諸君

青陽帝君詩普化大道傳寶書萬金難買善良爺願得斯世世道術飽讀仙語與眞機

羅大澤眞人詩文深意與寶鑑功心照光明道自成願傳世界修善上德高天地鬼神驚

玄壇大帝詩金鞭伏虎鎮南天思心慈勇爲民安最喜善人勤善志正心修德聚財源

詩今日係吾聖誕祝嘏諸生各賜一訓。

昭敎靈訓大道生財事業隆蛔頭何苦用心窮來源滾滾流不息今歲奇緣不易逢

衛濟眞詮　卷四　賜訓　五五

賜明結訓本固枝榮事自寬許君身體自平安榴花照眼飛雙燕此日財源馬上鞍已故生意升木運勿力累仙差

賜明清訓掃除舊運入新年正是君家喜兆先振刷精神宜前進盛取財源利百川

賜靈誠訓行運坎坷路不平巍山勒馬慢前行耐過危險逢大路他日財源昇氣侵

賜明福訓財源輔助有福家庭事何能此刻高五月端陽逢老濟美君頭上滿插花

賜樞靈訓。暫待良辰。何用憂事。身平穩兩悠悠。且過三春逢夏熱。許君佳境自然優。

賜靈安訓。遍地黃金不易尋。數爾無時悶沉沉。五月熏風六月雨。蓼浪翻波財自深。

賜靈保訓。世道無頭心自迷。務須從緩現仙機。指要玄三五點。此時成敗兩相宜。

李仙帝君詩。靈霄朝罷赴壇台。上帝催促詔書才。嘱爾精誠多勉力。書成福自暗中來。

虛閬真君詩。仙醫濟世有妙功。拯救善人灾難生。萬語千言垂

救世。君生且要立心公。

盧醫真君瘟瘧治鷄法

嘗研傷寒術法。百有二十八論。凡人患此瘧鷄。亦由食水過甚。而陽氣盛於陰氣。瘟寒侵內。毒火攻心。若不即早治之。雙鷄色如粉蝶。舌氣一青。難以回生。今吾擬和一方。不用針灸。過緣拯救法。爲回春之妙法方。

牛黃二分 犀角二分 硼砂五分 山豆根五分

錦燈籠一錢 破欖果十個 生石膏五分 黑梔子五分

方 風五分 銀柴胡五分 青半夏五分 生甘草五分

引用燈心二錢 伏龍肝二錢 水煎服五六劑即愈。

化鷄回春散

真狗寶二分 藏羚羊二分 硼砂二分 梅片二分

猫胆皮二分 當門子二分 天竺黃二分 皁刺二分

以上共爲研極細末。盛入磁瓶內。於每月十五日夜正子時。將藥末曬於露地。向於太陰。得光照之精華。於七箇月挨次時授後。再入瓶。遇有男婦老幼。先以服藥後。用此吹藥少許。大有奇功。救人之仙方也。

乙卯年二月二十二日戊刻
張禹德淨壇
普濟真人詩臨壇常攜一卷書救世仙丹不外求著手成春施
妙術救人方在此中搜
話哈哈爾敦靈知悉今有爾之子善保已患瘟疹現時表出
未透又加受風恐疹自回爾不必心傷憔悴今吾仙念爾修
善數載保留此子回生今賜一方立見奇效可也
化疹散風回生湯
防風五分 荊芥穗五分 牛蒡子一錢 觀音柳三錢 麻黃三分 紅炒梔子
一錢 葛根一錢 羚羊二分 石膏炭一錢 生地一錢 桔梗一錢 參
一錢 生甘草一錢
引用橘葉一箇連皮 伏龍肝一塊 竹葉三箇 燈心三
水煎服三劑立效
此方專治嬰兒瘟疹瘟痧兼治急慢驚風如遇此症危險急
服此湯立能回生挽嬰之功大有神效也
清心化疹七表湯附方
淡芸豉二錢 連翹兩半 荊芥穗 薄荷 牛蒡子 觀音柳 麻黃 參
一錢 法制半夏 貝母 桔梗 梔子 甘草 炒梔子 生甘草

分
引用龍膽草四分 燈心子五 水煎服三劑
此附方凡有嬰兒時患瘟痧瘟疹以至內熱肝燥等症急服此
湯立見奇功拨方酌量服藥忌食生冷等物
華陀眞君詩良醫濟世本天然妙用岐黃百草研我道不同俗
醫論活人救苦濟坤乾
斉牲一類亦生於大地之間以陰氣而降於陽氣而由食水
木之傷之內原以至毛膚俟至乾性而受傷之生而敗於脾
晴亦青直而傷於肝臟必生於風濕之間鼻聞藥香定傷於
肝胃偏身浮腫者自傷於肺腸二經雖然斉牲其五臟與人
相同而相反矣昔時吾早留歌中經一書今失傳久矣故而
畧述治斉驚馬異症奇方
治斉驚馬異症奇方
沒齒子 台烏藥 生膽草 川大黃 黃荊子 雙鉤藤
北細辛 茅蒼朮 雲茸子 防風葉 生甘草 以上各味
均三錢
以上各味共研極細末如無異味者可去之凡有驚馬驅等
類患此症者每服藥麵八錢加大棗二箇同煎四錢用

白開水送下如畜牲等類有藥麵以清茶送於患處如畜牲等類鼻黑舌直毛燥難以治之

李東垣眞君治難產保命湯

陰陽相弊人之育也日月相蝕天之獘也血不充元寒之虧也氣不俯神精之散也然天道有日月相獘人道有陰陽相反夫男子以精爲本婦人以血爲主血泛則內寒內寒而氣虛氣虛則神不固血氣不充元凡有十月懷胎孕難產生者皆由血虛氣弱以及難產恰好倒生昏迷不省交骨難開急服吾藥立能保命降生也

佛手乾 沉香末 兎絲子 藏紅花 木 通 紅娘蟲一對 川 芎 生地炭 白通草 炒姜蠶 黑白丑 川羌活 金鈆石斛 桑寄生 五加皮 雛 草 以上各味均一錢五分

引木香五分 燈心三十 黃酒三盞 水煎空心服下按病斟劑而服可也

凡遇臨產危險不生以前七日之內即服此湯一劑忌食牛羊猪魚臘辣等物方能有效此方萬可輕視誠服則靈驗如神也

乙卯年四月十四日辰刻

寄夏府城隍錢靈悟 祇靈書二公詩鬼神一理咫尺間善惡到時有術現勸爾修心德爲本功成緣滿証仙緣

玄教眞君詩羣生善願道是皆生善明日進玉皇奉遇恩羣浩惠各增福壽樂無疆

張仙 諱 旭詩幸逢呂友毒誕明邀集羣仙現珠璣草書能驚天下士飛繊雅教喚羣迷

李仙 諱 太白詩醉酒長安古蹟留賢名不朽振千秋奉詔譔書驚番寇只討青蛾沽酒甌

濟佛祖詩善生多聚我心歡喜得資鑑衆仙言警世不離眞道德喚醒迷人知機關

李仙 諱 適之詩過渡文人結善緣書來翰墨警明賢人生但憑心見性自然明道可修仙

焦仙 諱 遂詩三斗飲龍口流涎市上呼我是醉仙不貪世塵名與利善壇多事化迷頑

米仙 諱 襄陽詩石軍筆下任縱橫飛鸞不管吐舌龍愛渡世塵文雅士明善眞修道自成

李仙 諱 璡詩天地人和道本通玄喚羣生立善功而今書成傳

宇宙自然天增福壽隆
（許眞人詩）善惡兩途在人修。天地無私大德昌。願度世凡修善道。脫離苦海渡瀛洲
（許眞人詩）善緣一事本非凡。須要今世種福田。信道全憑心
（許眞人詩）光明正大感蒼天。
（青陽帝君青虛眞人詩）詩壇寄語與羣賢。揮來木筆爲箴言。萬金雖買心頭寶。積德勝如萬貫錢。
（白猿海鶴眞人詩）三壇善事感蒼天。衆志一誠積如山。九力莫勞心內地。性明即可法通玄。

四將軍詩寶甲爭光日月忙。（馬超將軍）自將躍跳下西岡。（馬岱將軍）臨蠻奉旨垂恩浩。（趙雲將軍）羣生感格降福昌。（關平將軍）
四將軍詩人學善道是本源。（王平將軍）忠孝言爲（張苞將軍）寄語修生從此悟。（黃忠將軍）陰功德滿赴蓬山。（嚴顏將軍）
四軍門詩進戰忠心保大清。（曹克忠軍門）胸藏韜略有威風。（張國標軍門）英雄可恨羣羣逆。（魏超軍門）盪掃洪賊樂太平。（張玉標軍門）
四清帥詩自古忠臣可爲神。（李公衡）清朝勇士希賢人。（向公榮）我羅不才平天下。（胡公林翼）掃盡南匪報國昌。（曾公國藩）
正陽帝君詩醉卧蓬萊又一人。（鍾離權）提到人間事堪歎人被利名拴。（鍾離仙祖）
凝陽帝君詩遍訪修人亦有年。（呂洞賓仙祖）日談天道未及言。誰知因果循環事。人生碌碌夢如煙。（李鐵拐仙祖）
化道帝君詩深山醉卧不知年。幾番世上亂變遷。可歎人心終未篤。奸淫惡氣怒蒼天。（曹湘子仙祖）
碧虛元君詩羣仙聯詠證前緣。話到生死一涉玄。（韓湘子仙祖）須知善惡有循環。（何仙姑仙祖）
宏濟帝君詩羣仙大會此修壇。（鍾離仙祖）法垂文要修真。（呂洞賓仙祖）功果功成德滿赴仙山。（張果老仙祖）
普濟帝君詩千言萬語寄修壇。忠孝存心感上仙。普道眞偏心寸地。自然明性見眞玄。（曹國舅仙祖）
惠施帝君詩善氣輝煌一爐香。祥雲瑞靄繞瀛堂。幸逢今日昌公壽。筆花獻瑞祝無疆。（藍彩和仙祖）
孚佑帝君詩青雲宣化世餘年。誰料今時世變遷。善惡不知前因造。孝悌孰能後世賢。勸勿災劫臨頭苦。一片眞言勸世間。輯成寶鑑傳世界。第一眞功爲爲先。（呂純陽仙祖）
諭今時已全書告竣。請生勢疼勇爲善愿。各賜奧訓一首。以勵其成而讚其功。

賜敦靈訓文傳千古事最奇勝果青雲中正齊智得三垣書海
世芳名千古不能移

賜廣靈訓此道修身不計年奉行善舉汝當先暗裏陰功君有
分早經達到玉翁前

賜安靈訓寒梅得雪自生香做骨堪能壓衆芳經此一番磨練
後許君福祿永綿長

賜德靈訓水到渠成地脈觀先從龍虎結根源岸頭對照方成
塔事到無心喜自然

賜盛靈訓厄運結交解不開誰知暗有貴人培喜君實力多行

善七巧雲開財自來

賜信靈訓誠信仙嘗結善緣一生忠厚自天然書成賴爾發金
助薄得芳名萬古傳

賜善靈訓勸世無如書最高萬古千秋名自豪輔助宮門欽舉
善他年羨汝占金鰲

賜慧靈訓善道修持不計年問誰能有爾心處書成此舉捐資
弁羨汝芳名列在先

賜保靈訓一番誠信一番緣一日仙成畫前果得孝心天必
喜超脫苦海極金蓮

賜明海訓夙根有分莫蹉跎好把元機參太和弟子克承仙佛
願許君連步上雲窠

賜明清訓功成圓滿慶書齋盤石成山賴爾移此番辛勤誠可
羨天當佑汝事和宜

賜明孝訓今日功成寶鑑書不知費卻幾功夫勤勞賴爾多揮
筆日後嘉祥自有餘

賜明保訓果然書成功最深立愿存仁事可尋日日青雲修善
業个朝喜爾立功成

賜明虔訓克承父志悟前因果滿功成神亦欽天佑善人家道

順自然和樂慶長春

賜明方訓善舉書成日流傳功自深青雲多立善福祿自遂心

賜明福訓善道多修善積功自有功書成完璧後天助一帆風

賜明煥訓爲人忠厚無二誠信仙壇第一道番篇實無人比積
德後嗣如意

賜明通訓久旱田禾枯今辰甘露滋如同靈感處存心有天知

賜明敏訓秉性溫樸自率眞果然天賜四時春一番誠信終無
意日後家祥慶又生

賜善彬訓孝道無窮可對天果然承順子當先輔書立得求謀

願立志修身可延年已故牛

賜明功訓兒善慨自助義金果有前緣悟後因喜爾公慈欽孝道天當錫祐永祚禎

賜坤生志安訓立德立功賴爾誠家門吉慶福自生從此悠優欽善舉禎祥長降振家聲聖雲壇又賜名福全

賜坤生志謙訓家道興昌賴爾和滿門吉慶喜尚歌德言容功堪可敬益子榮夫財更多聖雲壇又賜名福鑑

賜坤生忠延訓忠孝傳家裕兒孫萱堂快樂百福臻佑尔修緣多增壽蒼松古栢慶長春

衛濟真詮 卷四 賜坤生獎訓 卒

賜坤生福延訓益壽延年慶長春堂前善訓理家門寒溫度過光陰苦後來歡喜福自臨

賜坤生淑賢訓賢德猶來心最純操家理業費精神若能悟道持齋願衰汝壽永長春聖雲壇又賜名福賢

賜坤生淑慎訓家庭勤慎且安修禮義溫和自當求姊妹同心扶事業兒孫裕後可傳流聖雲壇又賜名福慎

賜坤生淑温訓智性温和似春風夫唱婦隨樂相從玉笛長嘯能引鳳仙緣有分在修功聖雲壇又賜名福温

賜坤生淑善訓忠貞純厚福隨身操理田園度光陰莫辦世事渾不解仙恩化導自修存聖雲壇又賜名福善

賜坤生志厚訓厚道常中修善德天恩降下雨露多若能細悟戀訓誠修心義氣鼓太和聖雲壇原賜名福厚

賜坤生志深訓深心須悟善陰德存仁克己自琢磨練到性圓明自然修緣結果善中得聖雲壇又賜名福惠

賜坤生志蓮訓妙境仙源別有天勸君修道見金仙蓮花不染塵淤泥自得廿霖花放顏

賜坤生貞純訓純心悟道理門庭教子讀書各成名他年自有榮福耀功成緣滿伴仙伴

賜坤生貞慈訓懺悟前生有善根慈心奉孝侍堂親佑汝庭前多和樂一門善愿修福因

賜坤生貞悟訓妙裏仙機化修緣悟開智慧法空圓向善且由心頭作道在中和佑在天

賜坤生貞淑訓心靈性巧達機關容德且要自莊嚴修善本來真面目西方極樂現金蓮

賜坤生貞德訓立德為本知三從禮義且向善修誠勤化心開明似鏡塵垢去放光明

賜坤生貞和訓春風和煦照門楣輕船順水渡深波滿處鳴鶯

啼入夢醒來方知此南柯

陽神生眞達訓通達禮義古家風。市糊不愧女英雄。且效先賢
[illegible]蹤芳名留得是生平

陽神生貞英訓淑氣融和性要貞。大樸鼎上煉丹心。婦隨夫善
綻自悟裏衣福裕福見孫。

陽神生貞義訓禮義綱常女中求。溫和喜氣樂當頭。化御魔魂
[illegible]安靜他日福來善自修。

陽神生純篤訓篤厚純忠一片心。靈台安穩見天眞。勿爾常侍
堂前孝天當賜福得康甯。

陽神生純潔訓明月皎潔一輪華。光輝普照遍天涯。蟾宮月裏
攀丹桂。又放人間一枝花。

孚佑帝君回鸞詩一首

衆善成就願達天　修功積德有根源
指日飛昇天必與　擧英福壽名綿綿

晉粵去訖

靜如子跋

附編衛濟眞詮之書爲渡世之寶籙也。荷蒙古聖神醫發慈心而濟世垂鸞術以衛生宣明醫理拯救市廛之異難而活人無數矣今之俗醫庸者尙多。鄙勢驄轄希圖沃利肥潤已身。臨其症而刱乱其脈理玄奧。可謂庸醫弒人者多矣。有負於上天好生之德也。夫醫道一家溯淵學可研。授明師以療人知其脈

理。明其藥性而能診斷人之疾疴。厄險方明生殺之機關也。變陰陽而表裏扶順逆以精通。則可上仰天機之昌運。下衛生民之危難。而世醫若能看破此錄行其術正則陰功而福蔭於後裕矣。安一介寒儒才識弇陋。歷侍仙壇。雨鬢白首。授教於我

純陽祖師垂鸞大化。嘗訓誡於因果云。然人生一世。終是大夢一場。孰人不知其言也。但富貴兒孫貧賤

壽夭皆乃三世之造定也勸望世人明於賦性懺悟前世之果警醒今生之報富無驕當以慊慨扶人之難貧無濫而得修仁蓄口之德則必天錫嘉祐海屋添籌以及蓁樓妓嬉屠戶傭頑亦可修今生之福種來世之善報也憶昔青雲法化仙壇曾在京隅三聖觀設壇卅餘年來存心濟災毫無酷利感蒙列聖仙佛化導世俗以挽狂瀾超脫苦海惟我同道

善友超凡入道者不及其數歷有可攷殷後臨壇每憶執筆訓導箴言亦如復生如一言之不僞也而時嘗神魂夢警以慰我同道友誼云修其至道莫以疑端惟此蠻善之功自修自得必其磨玉成珪淘沙見金其道功德圓滿逝後自能得昇仙路此爲生之福因殷之善果也今之世風日變人心不篤姦媢網常喪敗倫理不思天理昭彰循環之報因我

純陽祖師慈憫救世一片純衷特命侍壇弟子敦靈等搜羅舊訓附降良方彙輯照心寶鑑一部以警貿化愚修德種福之起見願望世人細觀是書以證因果之善報云

安穩靈山靜裏修　如心不動悟中求
四相皆空空色相　菩提結果渡千秋

時在

乙卯年菊月　靜如子安靈敬跋

妙眞子跋

蓋因扶乱之道。亦非怪力亂神之說。然而天下艱壇。設教頗繁。以人心正。其術響應。術不驗。而心自寓也。夫術廼性之理也。術若正。而靈機洞澈於心矣。人若能修此心性。則必明其術理。而道實通天地之造化也。嗟今人不明其術理。焉知其徵。果惟天道昭彰。疎而弗漏。人間禍福。自作自召。修善者天庇降祥。作孽

者終報。譴殃此爲至理也。凡有鸞乩訓誡。希仰列聖仙佛飛鸞渡世。警賢化愚。崇正人心。救脫罪業。以養天機。恢復善道。而世人以爲迷信。諸諒見其善視爲妄傳。反增訕笑。此道者多。而不知道通於天理。善欽於鬼神。昔古聖云。人能宏道。非道宏人。道莫須臾離。可離者非道也。維思道正人邪。多非眞術。豈不妥哉。於世間矣。爲此鸞道之根源。必先以明其性。而照其心。則其道大光也哉。希望世人。明參實鑑。同歸抱一者乎。遵命謹跋。

握管騷題寶鑑書。結緣翰墨渡凡夫。
願望世人心存德。吉祥永照普鄉居。

時在乙卯年中秋月 妙眞子明清遵命謹跋

附 諸佛聖誕日期

玉皇大帝 正月初九日聖誕
賜福天官 正月十五日聖誕
邱長春眞人 正月十九日聖誕
文昌帝君 二月初三日聖誕
濟顚僧佛 二月初六日聖誕
葛 眞 人 二月十三日聖誕
太上老君 二月十五日聖誕
南海大士 九月十九日得道 二月十九日聖誕
王母娘娘 三月初三日聖誕
宏教眞君 三月初八日聖誕
何 元 君 四月初十日聖誕
孚佑帝君 四月十四日聖誕
正陽帝君 四月十五日聖誕
藥王孫眞人 四月二十八日聖誕
東方朔祖師 五月初 日聖誕
南極大帝 五月初 日聖誕

丹陽馬眞人 五月二十日聖誕
劉海蟾眞人 六月初十日聖誕
關聖帝君 六月二十四日聖誕
藍祖大仙 六月二十五日聖誕
西華帝君 李拐仙 七月初十日聖誕
中元地官 七月十五日聖誕
曹國舅仙 八月十五日聖誕
華陀祖師 九月十三日聖誕
張果老眞人 十月初十日聖誕
下元水官 十月十五日聖誕
韓湘子大仙 冬月初九日聖誕
太乙救苦天尊 冬月十一日聖誕
釋迦牟尼佛 四月初八日聖誕 十二月初八日得道
青陽帝君 九月十七日聖誕
青虛眞君 二月初七日聖誕

丁巳年閏二月

山左介福堂田宅敬送五拾部

封永修　敬送二拾部

江志坡敬印十部　曹志凝敬印五部

庚申年二月

李經魁敬印五部　知止軒敬印五部

所有捐資姓氏開例於左

康普覃　助洋伍拾元　又助銀洋壹百元

陶靈廣　助刻板洋叁拾元　又助印書洋拾元

陶志安　助刻板印洋拾伍元

劉清順　助洋伍拾元

敦厚堂　助洋壹佰元

劉潤庠　助洋伍拾元

員壽彬　助洋貳拾元

姓氏

張潤山　助洋拾元

侯喜春　助洋叁元

呂楨岐　助洋拾元　又助洋拾元　今又助銀洋拾元

賈希曾　助洋壹元

淑温　助洋貳拾元

王紹先　助銀洋叁元

姜昱　助銀洋伍拾元

王錡　助銀洋貳拾元

愚靈　助洋叁拾元

李壽堂　助洋拾元

敦靈　助洋拾元

趙鳳岐　助洋貳元

劉馨山　助洋貳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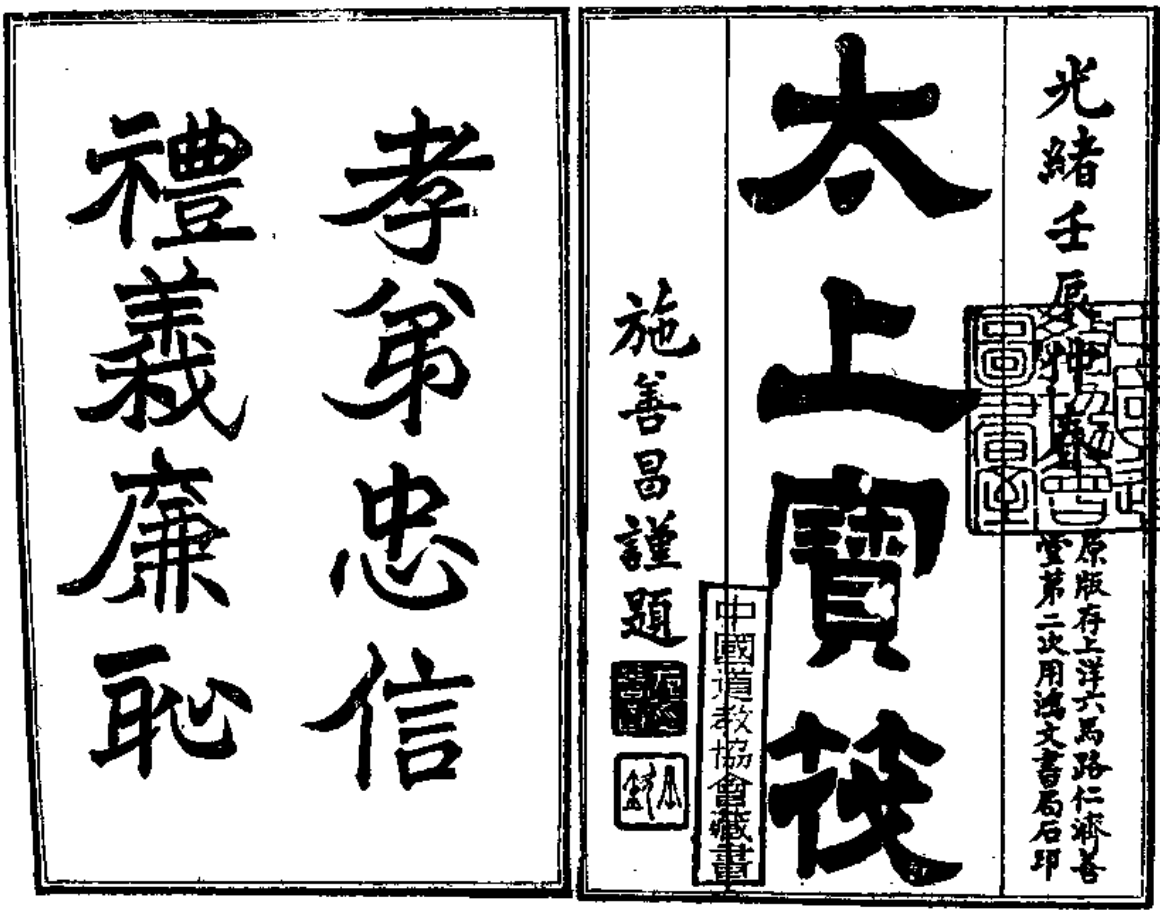
謹將丙辰年自紙會助欵乾坤各善生芳名列後

善靈　助洋陸拾元
坤生淑賢　助洋貳拾元
坤生淑慎　助洋貳拾元
慧靈　助洋叁拾元
坤生淑溫　助洋貳拾元
明功　助洋貳拾元
明瑜　助洋五元
明同　助洋五元

明鉞　助洋五元
明聰　助洋貳元
明鏤　助洋貳元
明備　助洋貳元
敦靈　助洋拾元
明方　助洋貳元
姜明功　助洋拾元

以上乾坤各善生總共助欵洋貳百零叁元整業已具表

京兆江志宏　印送二十部
直隸新安北鄉小陽村李經魁印送二十部
小陽村賈鶴亭　施洋叁圓
無名氏　印送二十五部


光緒壬辰
施善昌謹題
太上寶筏
中國道教協會藏書
原版存上洋六馬路仁濟善堂
壹第二次用鴻文書局石印
孝弟忠信
禮義廉恥


順治十二年
世祖章皇帝御製勸善要言序
朕惟天道至善即以其善賦之下民故人之生無有不善其或有不善者皆因內蔽於私欲外染於污習至不能守其初心違悖乎天矣因人之存心行事不同是以
上天鑒察降以災祥其降祥者固以顯佑善人其不得已而降災者亦以明戒下民使之改過而遷於善也從來報應昭昭不爽詎不可畏哉古人原天垂訓以教天下正論嘉言不一而足但文之深者或不易通言之簡者又不能盡朕恭承
太上寶筏圖說 一
天命撫育萬方深念上之教世勸勉為先人之立身為善最樂故取諸書之要者輯為一編名曰勸善要言語不欲文期於明理詞不厭詳期於曉衆欲使賢愚同喻大小共知讀此書者當深思其義體之於身省之於心善者則益當加勉而進於純良以求吉慶其或無知而誤染於不善者尤當速改而歸於無過以免災戾庶不負
上天好生之心而朕殷殷教化之意亦不虛矣凡我人民其敬勉之哉

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世宗憲皇帝

上諭

民間借貸一事所以通彼此之有無濟一時之緩急意本善也乃有貪利營私之徒往往乘人匱乏勒索重利如借貸米穀則不但加三起息竟有加五或多則加倍者小民偶值窘迫止顧目前及禾稼登場終歲辛苦之所獲不能復為己有雖豐稔之歲僅足供償債之需一遇歉收之年則束手無策必至息上加息累年不能楚結且貽累於子孫而挾貲射利乘急多取者視為固然全無矜

憐憫惜之意貪鄙為性澆薄成風此亦人心世道之患也夫緩急人所時有周禮三物六行孝友睦婣而繼以任恤蓋州里族黨有急則相倚任有困則相賑恤此鄉鄰風俗之美王化所先而其人以仁厚居心亦所以長享福澤于弗替此即仰邀

天地神明賜佑休徵之根本也從來窮通貧富境遇不常幸而富厚有餘是

天之待我獨厚則當思濟人利物恤災扶困以廣行善事仰答

天恩若以

天之厚我者特以為剝削貧人之具不但

天鑒臨必加譴責即返之於心亦忍為之乎凡屬貧鄙之人利令智昏以為如此可以致富獨不思貧富有一定之數善惡有不爽之報假令為富不仁者皆得擁厚貲以長子孫則樂善好施者必至匱乏終身矣自古迄今有此天理乎嘗見不義之財得之若易乃享受未久或耗於意外之災患或敗於不肖之後人是知刻薄之行損人適以自損仁厚之風利人還以自利也此種盤算薄惡之俗若不曉諭化導遽以官法繩之又恐轉阻貧民借貸之路故特將天道循環之理委曲開導啟其良心挽其敝俗凡有借貸銀錢米穀者二分三分起息尚屬情理可行若太多則誠為富不仁矣著地方有司將天理人心時時訓諭以化其殘忍刻薄之習倘勸導既久而下愚頑惡之性不肯改移尚有重利盤剝者則訪確一二人加以懲治以儆其餘如此庶惡習可以轉移貪風可以止息矣如有無賴棍徒因朕此次勸導之訓諭或借端圖賴或生事強借以擾害良善溫飽之家者尤當加以重懲不可寬貸此全賴地方有司奉行勸導之公當勤誠也

乾隆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奉

上諭從來為治之道不外教養而端然衣食足而禮義興故論治者往往先養後教朕御極以來日為斯民籌衣食之源水旱之備所期溥海黎民蓋藏充裕俯仰有資以為施教之地而解愠阜財之效尚未克副朕懷第思雖皇降衷有物有則衣食以養其形教化以復其性二者相成而不相妨不容偏廢正如為學之道知先行後然知行並進非劃然兩事又安得謂養之道未裕遂可置教化為緩圖也今學校徧天下山陬海澨之人無不挾詩書而遊庠序顧學徒以文藝式科名官司以課

試為職業於學問根本切實用功所在概未暇及司牧者盡心於簿書催督或進諸生而講文藝則以為作養人材振興文教其於閭閻小民則謂是蚩蚩者不足與興教化平時不加訓迪及陷於罪則執法以繩之無怪乎習俗之不洽而詖詐澆漓之不能禁止也朱子云聖人教人大概只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官者自著此言深探立教之本原至為切實蓋性心雖民之秉彝而心為物誘則放性為欲累則昏存心養性非知道者不足與幾矣夫事親從兄則家庭日用人人共由孩提知愛少長知敬又人人共具不待勉強為之堯舜之道不外乎是即如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此即是孝能推是心而凡所以順其親者無不至則為孝子父之善隨行兄之善雁行此即是悌能推是心而凡所以敬其長者無不至則為悌弟一人如此人人從而效焉一家如此一鄉從而效焉則為善俗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由是道也惟在上者不為之提撕警覺則習而不察而一時之明不勝夫積習之漸染堂廡鋼蔽日入於禽獸而不自知任君師之責者奚忍不亟為之申重而切諭之也哉

聖祖仁皇帝頒

聖諭以教士民首崇孝悌

皇考世宗憲皇帝衍為廣訓往復周詳已無遺蘊但朔望宣講祇屬具文口耳傳述未能領會不知國家教人字字要人躬行實踐模範做去人倫日用正是聖賢學問至切要處堯舜之世比戶可封只是能盡孝弟敦睦那個法綱只為不知孝弟記曰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惡名必不果誠能如此存心豈復有縱欲妄行之事前不從此處切實做起誦讀詩書高談性命直謂之不學可耳凡有牧民課士之責者

隨時隨事切實訓誨有一事之近於孝弟則從而獎勉之有一事之近於不孝不弟則從而懲戒之平時則為之開導遇事則為之剖晰如此則親切而易入將見父語兄勉日積月累天良勃發率其良知良能以先孝弟之實揚然有思秩然有序順積於家庭太和翔於宇宙親邁成風必打此始凡吾赤子其敬聽諸凡厥司牧其敬奉諸

太上寶筏序

一念不起時鬼神覩不見為問有感應乎無感應乎祇要知此覩不見處即是此心相應處道德經所謂知其白守其黑是也知其白故感應在自力守其黑故感應在他力感應之幾微乎其微哉感應篇與道德經同出於道祖李伯陽手筆

感應之旨敘切近而圖說較注釋家尤切近仲芳聶觀察捐廉購此圖說板付託施君少欽施君遂重以寶筏名之夫三災之為害水災最先波浪餘生不沒於水忽窮饑而填溝壑施君坐鎮滬上與諸大善士同出隻手而籌運不思議之貽欵此即措衆材造寶筏也迨至災黎呼籲感

朝廷護帑之濟之善信倡率感中外樂輸以輔之冥漠若斯所謂符籙為之動靈此即涉大川濟寶筏也歷推明解賑廣至十三省約計所保全多至數百萬戶此即越苦海渡寶筏也試觀曆年報章按月按日以稽核其感應之靈驗始知其中之或一感一應眾感眾應累感累應

至感至應者直天然一幅現身大感應圖說垂訓人間謂之為寶筏是真寶筏矣何必更向彼上尋畫上覓即雖然此一幅大感應圖祇圖現在人之所共見而旬此圖說板奉援古證今正好為畫未來際感應之明鑑施君以筏喻者其用心之深且遠蓋如是息庵試為商量抑更有未

跨船能已登彼岸之消息在焉為問拈起圖說時無感不應放下圖說時舉竟感應在甚麼處得是寶筏者試雖心意識參

光緒十有五年歲次己丑夏著門示現日

仁和息庵許樾身撰序

太上感應篇圖說原序

世祖章皇帝本上天好生之心廣喜與人同之願博採舊文獨標新義名曰勸善要言而太上感應篇乃在摘取中有也冠以御製照耀簡端大哉

王言真若星漢經天江河沛地矣追我

皇上繼統承庥尊孔孟之書闡六經之旨纂通鑑衍孝經布告臣民頒行中外猗歟盛哉仰見淵源

聖學先後一揆大一代同文之治廣千古心法之傳不惟海內黎元戶誦詩書家修孝弟即日出月入之鄉鳥音弁服之倫莫不輸誠慕義服教畏神熙熙然囿囿然直與虞夏商周共臻

上理而豈漢唐宋明所可彷彿萬一者哉余叨沐

皇恩兩撫滇境一切農桑學校無不諄諄勸勉每逢朔望督率僚屬宣揚

聖諭並令守令等官一體講解雖數年以來建圖漸溢風俗漸醲而夙夜匪懈之心余則何敢斯須或去也甲戌夏五月偶得太上感應篇圖說翻閱數過手不忍釋其引經也見訓典之足徵其證史也示法戒之可信其徵事也考往而知來其繪圖也因象而悟理大而四端五典紀綱法度以至撙節愛養

動靜語默無不色舉而無遺推暨而圖外現出明於天楷洩造化於毫端其於世道人心非小補也余仰體

皇仁推廣

聖化特捐薄俸刊序刷頒惟願讀是篇者觸目驚心身體力行毋曰微善甚渺也一事之公私即為天地所式臨毋曰幽室可欺也一念之邪正即為鬼神所指摘但使日用倫常之際為臣者竭忠盡於國為子者孝敬於家為士者守禮義於膠庠為民者安耕鑿於閭井化惟善為文明變戈矛為干羽相與擊壤歌風共嬉遊於萬年有道之

朝是余之志也夫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仲夏月穀旦廣甯王繼文序

太上感應篇圖說原序

我　朝

列聖相承紹天建極錫厥庶民六合之內八方之外風德濡化罔不率俾天上之所好民之表也顧教思無窮則易所謂正辭書所謂皇極之敷言作君作師有不能已而人臣承流布澤繼附古訓稽參演繹於以宣上德廣教化治庶幾焉欽惟

世祖章皇帝平定天下安集羣生即治維新務以德化其時蒸庶懷

仁性類循理喁喁如也猶念遐邇殊俗運世異時乃考前勳善要言命詞臣翻譯成帙冠以

睿藻序文洪揚宇內昭垂來許臣部王麟實伏誦

聖製傳旨點取於太上感應篇採錄為多夫是篇會萃羣書該括萬事其指洪纖悉備其辭顯蒙可覩捔鼓影響之理使人確然無疑宋初李夫錫表出於道藏為之作傳南宋鄭德源作讀理宗嘗以黃錢百萬刊布先儒真西山氏復序而行之

大聖顧揚至教益顯時雲南撫臣王繼文鏤板流傳

王言垂於前感應為圖說繫於後展卷則尊信之心生披圖則從違

意洪纖治教之一助也迨至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嚮我

皇上所以覺世牖民輝照紹纘後先一揆是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臣　王麟自奉

命節制閩浙仰承

累朝正德厚生一道同俗至意凡農桑學校諸事理心經畫數年來綱紀舉已舉張吏民亦安條教顧亟政欲其勿壞數數要於振德後而黍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則撫臣王繼文感應篇圖說實足以導覺人之心目爰集善本較讐增益重付剞劂以廣其傳夫善惡感應天之常也苟為善而不期報民之上也即期報而為善民之中也若知有報而不能為善甚惡民之下也而況以善為不足為以惡為不必去者乎凡啟士庶率生

重熙累洽之時沐漸仁摩義之澤欽

聖主之格命佩太上之明訓覩淑慝之肖形其尚增美釋回益自修潔臻於粹精以答教育以儲福祐也哉

乾隆三年歲次戊午仲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騎都尉加七級紀錄三十八次功加一等臣郝玉麟謹序

舊序

古之出入將相若律綸而膺繁祉者非特才略氣也必其仁心為質鰥寡孤獨之意有以軫被於天下而後有以感召乎陰陽鬼神之應故易論天人理數之間桃若影響無處爽與是故易尚書聖人覺世牖民之書也易言積善積惡書言惠迪吉從逆凶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乃或者以感應之說近於矯誣且啓人僥倖不知為善而即思獲福改過而出於畏罪竊非聖人之心僅之以福慊之以罪以堅其為善改過之念則正聖人覺世牖民之善術也故余嘗謂

太上感應篇與易尚書相表裏不可不心解而力行之者節制處金開府黃公數膺兵閫垂四十年戡兵燹民功烈卓卓可紀而利物濟人如散藥療疾揭貲言與諸善事指不勝屈生平篤信感應篇一言一行無不奉為模範既更欲公之同好於是博採古今善惡之報考為論著繪之圖像繫以詩章刊刻流布將歿休哉蓋

公之立心在乎覺世牖民以為廣徵博引不啻六韜三略三令五申也論斷確鑿不啻步伐止齊刁斗森嚴也繪之為圖不啻山川形勢聚米畫沙也紀之以詩不啻採徽六月咏歌

見志也蒸則

公之一生所以豐被天下者可於是書見之是以勸高望重荷

聖天子特達之知鎖鑰之寄而且廣張達士吾夢叶關熊作善降祥修德獲報

公之感召彼蒼者亦即於是書決之感應篇可作易尚書讀則是書作易尚書註解讀奚不可哉今奉師率之任於

公為同城職喜是書流布自桂省始俾所部士民咸知心解力行以之為善而改過即以之錫福而免罪是尤

公之大有造於桂也用是不辭固陋敬書數言於簡末以見

公之著偉績而膺繁祉者其來有自且以志余之私幸云

乾隆二十年十月玉沙楊志道謹書

舊序

嘗曠觀於天人之理其感應之機至不爽也天有四時莫大於春雖溫肅遞嬗而大和之氣運而日新人有四德莫大於仁雖寬嚴互施而柔慈之真流而不息天也人也一而二二而一也故人心之淑慝其感召徵其應甚速一念之祥和在人為眸面盎背在天則景星慶雲應之矣一念之慘刻在人為疾聲厲色在天則淒風苦雨應之矣易傳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禹謨謂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皆昔之聖人洞達天人之旨言雖互異理固同揆也桂省

總鎮大人黃公德宗性喜學究天人

公之

太翁韻公大人曾於趙庭之日授以感應真言世德淵源其來已久

公自弱冠登鄉薦成達士第射策

金門侍衛

殿陛應任西江巴蜀自江南河協陞任金庫總鎮數十年間所閱雖殊篤志好善久而彌純日以感應秘訓為親親居恆軍政稍暇採輯古今事跡足與經旨相發明者配註作傳至數十

言蓋本其平日身體力行天人協應歷歷不爽者現身說法
欲使萬類同歸善域普天感頌休徵以沐浴平春風膏雨鼓
歌於光天化日者也許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惟
公有焉乙亥春錄其傳註欲公同志者 肯點次付梓焉事既
竣爰拜手為之序宣陽雅令汾湄雷仁育敬書於蓮城山屋

太上感應篇圖說序

我

世祖章皇帝乘乾建極統御萬邦軫念下民智愚不同素觀感有淺
深爰體彼蒼好生之心廣善與人同之意博採羣書垂為教
法名曰勸善要言而于感應篇中摘取尤多

親灑宸翰焜耀簡端至哉

聖人之心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凡屬血氣之倫固已展卷思
異聞風向化矣迨至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繼我

皇上聖聖相承心源合撰凡所以覺世牖民者

時勤賡處

叠沛恩綸至德之感乎淪肌浹髓扶杖而觀者感激涕泣咸仰
聖天子推誠佈赤超卑辟而邁百王非漢唐宋明粉飾虛文可得
彷彿其萬一也臣黃正元海疆薄植一介庸材父子兄弟世
受

國恩愧乏報稱稗

聖治竊念太上感應篇統四端兼萬善其指洪纖悉備具辭淺近

易明現幽明於尺幅洩造化於毫端桴鼓影響之理如是乎確然其不爽也蓋有所慕而後為善有所畏而後去不善者民之情也是篇引之以所慕而勸之以所畏俾善者益堅遒念不善者革其非心洵足羽翼

皇猷贊勷

聖化其於世道人心非小補也因不揣固陋擧前賢之故步纂輯成帙冠以

列聖天章頒曰感應篇圖說惟願世人口誦而心持心持而身體各念生

聖人之世由祖父以及于孫百餘年來休養生息耳不聞兵甲之音身不受饑寒之苦偶遇偏災動費

帑金千萬

賑典異數實為千古所未聞因感生奮因奮生勵倫常日用之間為臣有大法小廉為子者竭力盡志為士者執經於膠序為農者秉耒於田疇以及婦人女子亦守內則而凜閨箴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親睦成風徹訟衰息相與擊壤鼓腹共享萬世太平之福方克副太上傳經之心也夫

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仲冬浙江處州鎮總兵官臣黃正元敬識

凡例十六則

一感應篇圖說始於雲間許鶴沙先生借印者則有梁公化鳳羅列者則有朱公作鼎王公繼文郝公玉麟流傳海內今天下智愚賢不肖咸知福善禍淫不爽雷發莫不惕然自省洵濟世之寶筏也但人心厭故喜新或匠數見不鮮多有塵積案頭久不寓目者是編句必有註註必有傳復繪圖以肖其狀仍師鶴沙先生故步而所引事實多採新聞無非欲動閱者之目興起其從善去惡之心質之鶴沙先生諒亦不以為疵也

一感應篇舊本多援引六經文義深奧執擧淺者而強語之必泛濫不解致生倦意伏讀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曰語不欲文期於明理詞不厭詳期於曉衆大哉

王言真若日月經天江河沛地為著書之玉律金科故編仰遵

聖諭復註列傳辭旨淺顯俾據夫販豎婦人女子如聽稗官小說雖不了然於心一切深奧之語概不載入

一感應篇有章節有段落有起伏照應自開端太上曰至如影隨形乃全篇之綱領為第一章天地有司過之神至算盡

則死先言惡報以示警為第二章又有三台北斗至先須避之極言上天糾察之嚴為第三章是道則進至三百善備舉善行使人知所勉為第四章苟或非義而動至殃及于孫備舉惡行使人知所畏為第五章又諸橫取至死亦及之三致叮嚀告戒為第六章心起於善至轉禍為福發明形影之喻反覆咏嘆為第七章吉人語善至末總結善惡之報與首節相應為第八章此全篇之大旨也前人從略故特拈出

一經文惡行章一句自為一事望之雖若瀰漫其中自有條理如苟或非義至狠戾自用指悖逆大惡是非不當至見殺

加惡指住宅之惡如過不改至侵凌道德指士庶之惡如射飛逐走至傷胎破卵指殺生之惡願人有失至助人為非指柔惡這惡作威至殘暴殺傷指剛惡無故剪截至勞擾衆生指不惜物力之惡破人之家至以陷人用指顯橫之惡見他榮貴至願他身死指隱藏之惡干求不遂至可稱而抑之是有因而肆其惡埋冤厭人至奸使奸奪是無因而肆其惡撓採致富至惡嚇於他是得志之惡恩天尤人至鑪猥事是無忌憚之惡拙與後悔至操蓍惡人是不仁恕之惡貪婪無厭至行多隱僻是家庭之惡蹈臘歌舞至殺龜打蛇是不敬天地

神明之惡層次條理原極分明故特一一拈出

一篇中之句有似同而實異者如憫人之凶與這惡句相似一則指喪服一則指惡人詛諸無識與讒慕惡人相似一則指西席欺誑東家一則指使巧捉弄無知之人殺人之財與破人之家取其財寶相似一指權勢大惡一指平常之人敲人之善與挫人所長相似一兼指有位無位一專指若官乘威迫脅與這惡作威相似一則圖其快己尚無他意一則以人命為草菅輕蔑天民與勞擾衆生相似一指百姓一指牲畜慢其先生與恚怒師傅相似一概指尊指一專指受業包

貪險心與心毒親慈相似一則令人不測一反令人可親咒詛求直與自咒咒他相似一是忿極求伸一是撒潑無賴各句實不相同故特分別拈出庶知經文並無重複之句

一經文內有語似對舉意則串講者亦有語似串講意則對舉者舊本多以串講之句分為兩事以對舉之句合作一事殊失經旨泛泳上下文自見此編或分或合一一參以鄙見請質高明

一舊本徵事多家家數語並編所載或得諸傳聞或得諸目擊每事皆備記原委悲歡離合纖悉皆具庶閱者得知始末

轉相傳述不比短幅一覽易盡也

一各本列傳有一句援引數事者有一句祇引一事者更有此句之事彼可可以通用者殊不盡一並編每句各採一事俱於本句切合不可移用他句觀者自見

一是編實註博採前人之說其精當不易者不敢稍有異議間有語涉泛漫不合經旨者則參以鄙見總期折衷至當非敢妄逞胸臆

一經文所載善行善報不過三十餘條而惡行惡報則有一百六十餘條是知功易積過難除也持是經者雖積善功不

先改過則功不掩過難得福報

一世本前列靈驗記彼此抄襲雷同無二觀者屢卷則曰平既已知之矣遂置而不閱並編另採新語分為八則使海內諸君子知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各發度心各祈所得斷無不其應如響者

一經文大旨雖合上下通勉而為居官箴誡者尤多蓋人有官職一言一事關係匪輕則為功為罪亦匪輕得福得禍豈同於匹夫編戶之列更宜猛省精進奉奉服膺也

一各本傲事有雖切合本文而報應不詳者或雖列報應而不甚顯赫者每令閱者有不全不備之憾並編所載善惡之報大小分明地獄天堂不爽掌覆於警世勵俗之道不無一得云

一舊本一註一傳一圖如是而止並編圖後或繫以詩或繫以詞或繫以古語反覆叮嚀如曲終更餘韻雖云下里之音亦有當於瞽瞍之奏云

一經文雖出通藏所言皆格致誠正之功齊治均平之理並無鼎爐修煉之習與四書六經相為表裏人能全而體之則可希聖希天得其緒餘亦可謹身寡過觀者慎勿視為道書而忽之也

一人當髫稚之年如甘未受和白未受采此時聞善言見善行終身不能忘也所以老老之人其中年所記誦者不可憶而幼時口讀歷歷可舉何也蒙養之時心如止水目之所先見耳之所先入習與性成久而不遷也每見世之教子弟者誦讀經書之外間涉風雲月露之詞竊以為不若先取是編訓迪之雖文義淺顯言詞樸直而寓目警心童稚易曉可以當小學之書

是編於甲戌中秋日發願乙亥下元日竣稿十二月剞劂告

成欲廣佈博施但費繁力薄弟兌從心謹法許鶴沙先生成規將鐫成之板公諸善信有捐紙墨到者刷印者概不敢吝

黃正元敬識

流通善書說

蓋聞作善者降祥作不善者降殃是福福之由於善不善也明矣願善之進不已其善於流通善書何則善書之流行可以化一人且可以化千萬人可以布一邑即可以布千萬邑可以勸一世並可以勸千萬世非比他端善舉算能限於一方拘於一時也人苟能受用此書則善心於以啟發善量於以擴充善性於以圓熟由鄉里以達邦國自儒者以化愚民維持世道挽回頹風皆賴乎是雖書有性理因果之分總無非教人為善古人云過上等人說性理過平等人說因果可知二者之書不可偏廢蓋可與言性理者固難多得而禍福報應之談亦足以感應人心是以性理之書固宜流通即因果之書亦斷斷不可少也古今來撰著善書裒輯善書刊布善書即施善書因而消災度厄集福延年者紛紛不可勝數即近如顏生愉幸潘仲謀成何荅玉士瑗彭凝祉定瑗陳榕門宏謀朱石君珪關柱生槐黃泰一正元劉喬松山奕徐白舫謀李更生承福諸先輩皆以流通善書而得位得祿得名得壽則甚矣流通善書之有益於世道人心也雖淺即為之亦尚不難人何以不信此者多而信此者少即要亦未知善書中之真味已耳然欲人知善書之味必須先將善書廣為

流通書既流通而後可冀見書者多見書者日多則知味者亦自然不少誠能知善書中之真味是已進於善矣豈不樂哉豈不樂哉

附錄善書流通十四法

一全施流通將出版刷印裝成全部而供施人也此惟有力者能之若在無力者或代為校字或代為募資皆可

一半施流通或助紙價或助印資或助裝訂隨便發心皆名為施也但衆士誠心樂善即印施三五部亦是功德

一祈福流通衆名衆利衆子衆壽若能隨力印施所願必達若因親病祈痊許印施善書者果有誠心靈應更捷

一懺罪流通若非聖人誰能無過但天道福淫不罪悔過之人須及早苦切懺悔以流通善書為己任其罪乃消

一吉慶流通若遇入泮登科上任陞官婚姻生子壽誕榮封等事當捐資刊刻印贈施以答天地君親師之恩

一餽送流通如賀禮賠禮贊禮須用物色者竟以善書代之普願士大夫家行為世則善與人同庶可移風易俗

一讌款流通富者以財帛為施貧者以口舌為施倘遇親朋宴會即席取談宜引善書中事讚揚嘉美以扶名教

一勸請流通不假法度萬人無過於勸人度誦善書如童子誦文昌孝經能增智慧益福壽感驗不爽踰可類推

一善寫流通善寫之家凡遇來書法者必選善書中語寫之數已品而正人心厥功甚鉅若能寫全部付梓更佳

一鐫板流通淫詞艷曲傷風敗俗世人尚笑棄何如刪刻善書公之天下使舉世漸仁摩義不至湯檢踰閑也

一積籍流通藏書積籍之家將欲買去今書史當預印善書少貶其價以倒換之書坊能刻善書印施獲福更大

一貿易流通書坊刷印善書或發兌於鄉會大比之年或發兌於夫宗接臨之地不惟造福兼可盈貨識者勉之

一遊幕流通士君子寄人帷幕借展生平抱負原欲積德累功誠能勤當事刊板印施功不在賀擘然疏稿下也

一郵寄流通商賈走報之流將欲速行宜少貽其資寄之流俾更望司厥化者躬所至即已廣施善書同臻善果

阻施善書辨

且古聖人憂天下後世人心不正於是垂訓以遺後世雖不能強人人皆尊聖訓然千萬人中必有一二身體力行者是聖訓之有功於世也大若六經四子書流傳於後世後世雖不能人人皆行其言然賴有此書之存尚知尊為善而賤為惡假使無聖賢書則人皆不知有綱常與禽獸無異矣厥後又因人心險薄已甚六經四子書只可望之有志之士不能入凡庸之耳於是有感應篇陰騭文覺世經及因果報應諸善書出使人聞賞善罰惡之言近而可行切而易曉庶知有所顧忌而不敢為惡

有所希冀而樂於為善是亦神聖不得已之作所謂遇卑等人說因果是也余嘗考諸善書所載凡刻施善書者皆荷神庥可知神聖在天之靈深善人刻施善書以勸天下後世感為善人也乃今之阻施善書者曰近世人心險薄施善書與人人未必受即或受之亦未必觀覽且曰人受之而不敬重則施者反獲罪愆何其言之妄也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大豈得謂無賢者乎夫善書為神聖所作神聖既作善書豈有不欲人施之理若謂恐人受之而不敬則施者反獲罪是作善書之神聖亦有罪乎足見其言之妄耳嗚呼世之阻施善書者是

絕善類也是滅善教也若人皆效尤則善書幾淪沒而永不行於世又何異於秦始皇之焚書坑儒矣平言念及此哭盡眼中血矣夫阻施善書者既為絕善類而滅善教直是率天下後世之人皆入於惡其心甚凶其罪莫大吾知其必受天罰昔有無錫縣鄉一柱號小山省試時有人刻施善書欲其捐助鄉曰非我吝財人不敬重反增罪過是夜夢關帝叱之曰爾讀書明理亦為此言若人皆效尤善路不塞絕乎鄉叩頭謝罪印送千本以贖罪且自畫繡像一部朝夕虔誦後於雍正丁未中傳臚入翰林應官至禮部侍郎每謂人曰一言足以獲罪矣者莫善於阻人之善也由此觀之凡阻施善書者其罪莫大則受天罰可翹足而待吾願人其慎諸

二篇一勸一懲實為善之綱領凡刊刻善書斷乎不可少此

己亥小春朔潘心庵評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

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炫己長過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為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傷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誕詐偽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乘宜虛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實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

雁眠正排賢凌珍過寨棄法受賂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入輕為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為自罪引他塵塞方術詐誣聖賢使凌道德財飛逐走發藏滿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計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為非違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責惡洁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迫脅緻暴殺傷無故前義非禮棄宰散棄五穀勞擾衆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奏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

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材能可稱而抑之埋蠱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奪搪掠至富巧詐求遂實利不平逆樂過節計慮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鬬合爭訟妄述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敗圖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慊引神明而鑑狠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餧人左

道惡衆短尺狹度輕稱小升以偽亂真採取衰利壓良為賤誤落愚人貪妾無厭咒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紛爭鬪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妬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為無益憧挾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朏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咏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觜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

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凄風冷雨不成眠擁
被愛持太上篇感澤
海神為配偶一生衣
孫永綿

得寶靈驗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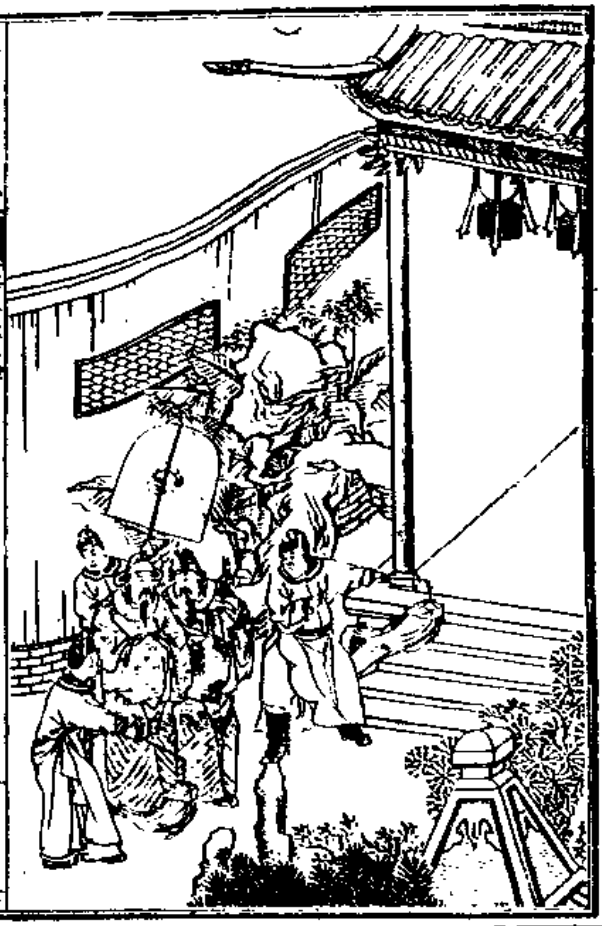
世上錢財皆由於命定命裏若無雖不能妄得此論理之常也若人能於情自修持行感應篇首可易為富貴之所云作善之人福祿隨之是也

蘇州人程致中與弟致和同赴潼陽貿易消折本錢不能回鄉二人在客行代人寫賬聊度日月一日致和偶過關帝廟見壁上粘感應篇載有報應事實不覺心動乃叩神發卢刻刻持誦以求得富時逢九月塞外早寒風雪交下致和晝則度城禮誦夜則抽金致誦歷數日不輟忽見一大頭帶金鈴遶屋一周而去至夜忽有神女隨將數人執牌肋燈引導而過晝時滿屋書亮致和嗤不致言女曰即君尊奉太上感動海神使奉寶事毋勿疑應命侍婢與致和更換新衣隨鋪羅綉列錦屏古玩之類分席而飲侍婢或歌或舞彈丸之宴覓無有餘夜深撤席為伉儷天明辭去囑曰慎勿輕洩於人次早真兄見致和訊曰吾弟神采煥發大異往常答曰一寒至此那得有好氣色兄復來安否兄曰承復甚未睡也兩房相聯歌舞之聲兄竟未聞致和笑不致言是夕女復來致和告以實告女曰是不難知君囊中有備工銀十兩可至某山頭有一會馬者遶買來致和如言買回女教以遶

貢倍答可獲重資時倍答雄長指部已稱可汗一見馬大喜曰此龍駒也當銀五百兩女又曰某行販無材客母病欲歸有大黃若干担價值千金君可平價買回不日即獲重利矣月餘瘟疫大行大黃市缺致和所積獲利十倍嗣後凡置某貨女俱先期指點獲皆無算乃細載作歸計是夜女執手泣曰良緣已盡圓知君不能留也祇遵感應篇致驗甚大君歸宜益加勉勵身體力行自然富壽綿長記之記之淚淚而別致和不禁長號其兄驚問乃語以故兄弟焚香拜謝歸二城富有刻感應篇萬卷以公諸世

附松江張德甫曰誦感應篇身體力行生子二四八百餘歲年老分析各授感應篇一帙戒曰為人之道盡在於是即作家之用亦不外是汝曹當如我力行之二子問曰篇中豈有作家法乎父曰算減則貧耗蓋言人所以貧也福祿隨之蓋言人所以富也此即作家法也後二子奉感應篇如父命事母孝置產三千餘頃富甲一郡徐白船太史應坤錄

一卷貽謀盥錄明明經訓即勸善靈驗垂春雖老兄弟香前請父壽徐太史撰



半世求名未遇時燈窗辛苦少人知教道
太上行功德丹桂高攀第一枝

得貴寶驗記

㊀人之功名載於桂錄掌於文昌作惡者接過向除行善者論功陞貴人能持行感應若則萬善備何患不桂錄書名文昌增祿哉

㊁前朝高士莫能文善書雖寒士郎舉行善當見人募化刻感應篇故捐助而苦無力乃典衣衾以勸其事冬日着單服不晦半道三十貫置盆炭附舟到京作竟詣計橋寓城外關帝廟中半載渺無知者代人書寫對聯扇頭以資餬口時近除夕有重臣差其掌事至關帝廟辦公掌事性喜文墨一見士莫所書不禁斯賞問何處人何事到京士莫以實對掌事曰君既皇皇無主人子之請千現在寬西席何不移館到舍朝夕詣教君求作靜養讀書可應試求名也士莫謝而許之掌事為之治衣楚楚然一新不復寒士相矣上元之夕重臣於花園邀掛花燈雜劇即請賀遊玩門客所書多不當意掌事以士莫篇立命面試乃面試士莫運筆如飛字畫端妍詞語雅切大加欣賞是夕駕臨園中問何人手筆重臣對曰此臣家西賓高士莫寫作次早即召見於偏殿試稱旨欽賜進士為翰林檢討不數年陞掌院學士凡賓眠事之處士莫無不相從一刻不離邊合之隆遭逢之盛無有比者退朝之暇倡募道玉關帝廟酬謝道士設錄衆緣像真歌息禮拜懇恍惚見關帝曰爾今日之舉乃助劉感應篇之方也此後宜益勵初心忠君報國慎勿特龍滋事士莫醒方知夢報故遍以勸人多有化者

㊂杭州景江錦游幕偵南潮州署其父亦客兩粵制府幕中俱深信感應之理業頭必置感應篇一卷朝夕持誦時江錦已年逾四旬淡於仕進且戀潮州美地東倉願慢決意不復秋試乾隆辛卯大比父逢札三四促其旋里最後一札云如不急回以不孝論不得已快快做裝入閩道中巫魁鄧捷分部來粵故故潮州知府竟如風願差江錦鄉舉之前辦一板極盛蓋當數活五十七命故也使平日不奉行感應篇豈能悉心平反如是耶晴昌續錄又張應整信錄

徐太史曰是不敢刑及無罪者是不敢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入輕為重者仁人既遠東民之願彼蒼亦遂仁人之願五馬潮陽事奇而理固常也

一魔出守吳回顧遂篇當年此地游五十七回悲且喜使君天遠到潮州徐太史詩



莫云纪算億由天立
命脩夏俟自玆益使
時遵太上普救白
發易童年

得壽靈驗

注語云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壽之修短乃數之一定不可輕移然賦命在天立命在我人自愛生以來或累賦屬弱或疾病纏綿或八字有刑沖惟實心持行是經久久並無退轉自然弱者可壯病者可愈宜死者可登壽考洵佛門之良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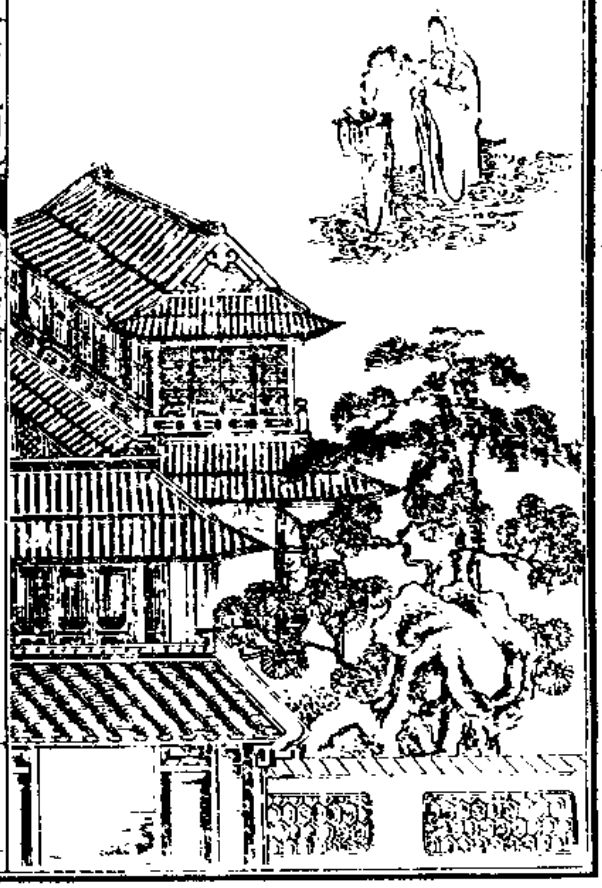
案前朝劉大司寇存心仁恕用法平允從典掌劇所生六子环璟其五俱年不滿二十其第六子環已十七歲矣躍聽選個僅而單薄多病不異諸兄有蜀中相士周士連挾術進京師名震一時公使觀環相曰此子但求得壽不必言貴也周細看半晌答曰論公子貴格難度十九歲之關但修身立命聖賢垂訓決無虛語惟力行太上感應篇可以挽回造化舍此則非術士所能知也環雖年少頗能自勉即對天發願將感應篇逐條錄出善者粘於東壁每行一善則加一紅圈惡者粘於西壁每除一惡即加一黑圈行之三年已過十九歲而竟無恙一日渡洋子江見漁人網一大龜環命從人貼錢一千買回救生遂帶首隨舟送至五里猶戀戀有不捨狀環謂之曰千萬速即登岸矣已知爾之厚意不必遠送遂投於水面點首悠然而逝是夜環指揮夢一皂衣短胖道士向之稽首曰公子力行感應篇三年不像上帝充表已增祿迨年矣但體弱神薄難保榮壽不使貧道有小術相授限此細摘可保安身無病乃作以吐納導引之法俾事到去環醒知係神道報德依其所授如法用功前期年即百病消除名前相士儀楨謝之是夜周與環睡床而寢見環已睡熟並無微息捫之如死人次早向司寇公賀曰公子龜息也壽元延永富貴長久從今不必憂矣後環享壽九十八歲五福全臻此持行感應篇永壽得壽之驗也

附錢塘金鏡閣梁虎臣先生新注感應篇成恍然欲捐貲付梓適其室病篤悅見白衣神示曰爾夫欲刻感應篇應增前壽嗣後可告世人篤信永行判印廣施必延　天福無量永免墓注記驗

善緣福感善乍聞心頭蓮勃起祥雲鶴傳海屋添籌信分得恩波及細君徐大士詩

朱襄王日莊誦感應篇康熙戊申七月三日病危昏昏聞　神諭曰汝信誦感應篇有年亦能起行篇中數善事應錫汝齡不日病愈張應篇紀驗

病篤驚秋不耐寒婆娑生意返春難誰知一服十鈞重中有靈光九轉丹同上



暮景無兒最可傷形
單影隻妨肝腸一朝
得藉持往力蘭蕊森
森滿砌芳

得子靈驗記

㊟人之生子上以承祖宗下以衍嗣續所關最重其無子者或係命犯孤辰或係業緣淺薄似亦數之無可如何若能力行慈應為久而不懈則人事修而天意回自然螽羣麟趾之祥可操券而得矣

㊟陝西梁公化鳳其性忠勇為江南蘇松總鎮與士卒同甘苦軍中有慫父之稱時海寇鄭國性作亂圍金陵甚急公率兵擊之於機關門外身先赴敵盡殲賊衆全城免而授安以功晉松江提督公年踰五十祇生長公子鼎身弱多病公時以為憂一日覺訝鶴沙先生感應篇圖說大生歡喜捐俸資刷印五百部廣為勸戒每日清晨盥淨衣冠焚香再拜虔誦一篇而後出理公事雖盛暑祁寒車中舟內未嘗廢也公曾於夏夜露坐忽一室內明如白晝趨視之乃所奉感應篇放光照人體疑容見公知持誦有靈益加勉力不敢稍懈次年即生次公子爾提降之夕滿室聞異香經文放光如前時公向以單傳為憂今則聯珠並耀矣實語人曰天下無不可回之天意但人不知求耳求則未有不應者也後次公子爾兆紹前烈由軍功出身應任總鎮陞福建提臺歸文陞為浙閩制府遭遇之隆近世罕比生子九人俱登仕版文孫濤濤雁不斷翔實跡至今陝中稱望族云世之孫單無嗣者欲求種子之方莫若效法梁公之持行感應為則無有不獲報者矣

㊟常州右營守備雲成秀云余乙丑補宜琴抵任初倒閩宜邑紳士徐千總陸者年友端方營務處年未逮識荊越數月始晤住來款洽余談及年逾半百多病乏嗣行將解組歸里徐君勉曰官可辭而子不可少但能多行善事可以致福余曰我輩善事動止多尤敢望福報徐君曰不須他及只力行感應為更能刊施廣佈誠心勸善向來靈驗不可枚舉余始豁然立願刊施未竟身漸康強丁卯四月果生一子余益信　神明可以至誠感格也後於友人案頭披讀感應篇像註中列公案除如指掌余不勝驚喜重發印百部用公同好感應堅信錄

動止多尤自責深斤言默已洽　天心不關虎帳談兵地經在鎮考鶴在陰徐太史時

杭州周仲連梓人中擅場手也年四十未得子雍正五年刻感應篇圖說必誠必敬且助刻二板不取值是年舉一男補註編

傾囊卻助奈貧何字字鎮心製欲瞻始信生來平等性善人莫謂世無多見時徐大史



林中密語見情慇懃
有持經動冥君感得
天醫施道術神鍼到
屢建奇勳

祈病護產靈驗記

㊀人之疾病關乎性命若醫藥未手已成不治之症惟急持是篇可以起死回生昔王奠魂遊地府覽金字感應篇敬書恭敬即蒙閻羅放還古書所載非虛語也

㊁周光善得翻胃症二十餘日飲食不下服藥一息見兩陰差鎮帶出門約行十數里遠見樹林中有人呼其名趨視之乃好友吉雲和二人執手流淚欷歔別吉附周耳密語吾在生無過因過大業為泰山府君總吏喜衆信用一切生死俱操我手可以為君雖持陰司最重感應篇稍遲過堂君但云曾發願誦持萬遍已救還以滿前願府君有問吾自代棗揚暴酵去二差帶周至一大街喜見紛紛出入有用鼓樂迎送者有綵牌執事者有披枷荷鎖共住地獄者俄聞喚周聽者周至案前跪下府君曰爾為人雖云積德但好貪舍為捉活虫飼喂獨非生命乎宜赴餓鬼獄受罪周知言言泣棗府君問嘗行更有此事否吉時侍側棗曰實有之乃以薄遣府君聞舉喜曰有此善願宜放還吉又棗曰此人病入膏肓須令醫救治府君吩咐關會天醫院前二差送周回家見已身臥床上差推魂入竅遂甦固

恩天醫乃陶許二真君強起棗杖赴隔河陶許廟禱求至橋中偃僕欲踣有山西客扶住曰觀君氣色似患翻胃症不治則死矣吾有小術可以即愈盍隨我行其至一小室中取竹罐生火煮茶與連取一銀鍼從心口右邊斜下約寸餘連炙二艾火周呼痛客即止炙將鍼拔出貼以膏藥時茶已熟客斟一盞令周飲謝曰多日點滴不入矣客曰此茶不同嘗請試之周連飲二盞並無阻隔覺精神頓爽客戒之曰爾歸家宜先飲米湯次食稀粥七日後方許食飯周如其言數日果愈尋客謝之踪跡全無方歷求廣為有乃知為天醫顯應矣并持誦感應篇不輟獲享福壽

㊂蘭州運士王奠關禍丁卯仲冬病篤恍惚身至一山宮殿崢嶸高聳雲表朱門大書東嶽府殿左碑高丈餘金字燦目乃感應篇也奠非誦竟忻然徐出復至一署榜曰速報司主者呼奠曰汝陽壽絕矣頃見感應篇便生欽慕心特奏天庭救汝回生若能從此奉行廣積陰騭生勤人為善自有　吉神擁護奠魂來朱門大書東嶽府殿左碑高丈餘金字燦目乃感應篇也奠非誦竟忻然徐出復至一署榜曰速報司主者呼奠曰汝陽壽絕矣頃見感應篇便生欽慕心特奏天庭救汝回生若能從此奉行廣積陰騭生勤人為善自有　吉神擁護奠魂病身能奉行不忘復官願要享遐年感應堅住錄

百尺竿頭進步人多貴亦復孝金科生前各自回頭早莫到刀山喚奈何（徐大史詩）



太上寶筏圖說　遇難感吉　十二

穆惟羲幕白光騰庫
豹藏形莫敢陵忠義
飛烏能感動嗟哉曹
石不如禽

遇難感吉靈驗記

註感應為乃教苦之重文承忠之抄錄人能恭敬奉持則隨時隨地皆有吉神擁護一切惡星逢遇避自無遇難成祥逢凶化吉矣

明李頊公忠奉持感應為由幸本以生稽福皆虛妄從禮錫木實稽帳正統時為兵部主事隨駕征朔漠遭土木之變為伯顏所擒囚禁不殺公每於暮中默誦即有白光上騰伯顏不敢加害一日守者他往公得乘間逃脫日行山徑小路夜宿林中常遇虎狼並不相侵受盡艱辛漸近於劉關隘中饑餓卧不能起適伯顏率所部出獵有從役遇熊羊腿一隻即在公前公卧山巖復覓不得去遇公取而食之稍得充腹疲涉道關聯書已舉十步難移事聞于朝景泰帝召見仍以原官起用正統復辟石亨曹吉祥徐有正輩恃奮門之功擅權納賄公以耿直為其所嫉共相排擠罷刑部職歸生於家雖不可悉考有載為御製詩一張從空降下用以褒獎復公出獄以此詩藏諸家廟昭示子孫每當暮夜之時公惟虔誦感應篇以求解厄問官雖不曾石意旨作成相詰而妄事未加此中蓋有神明默相焉後曹石事敗公始得白出獄數年之間累陞兵部尚書為一代名臣以福壽終計

公一生所經遇難感祥逢凶化吉其純忠至性上格蒼穹而能事先生山藏虎遊羊腿遭於蕨人舊見御自飛鳥皆感應篇之力云

附湖州孫勉與袁了凡先生友善先生授以感應篇功過格諸書勉就就自勵既過尺步年過四旬由拔貢為縣今未展抒上游意淡歸回家會喜謂　天道渺茫口占一詩托城隍廟柱云寒窗多年不記功　老天何苦令干窮有說報應津津者此復驗如過耳風未數日病臥牀中見二卒引見冥官曰汝前生未種福田目前所得已為輕移之厚命吏取冊示勉勉視之凡生平所為事纖惡巨細其受福處皆本無而我有者其應順處皆本有而我事方信報應不差　冥官復諭曰吾行順來善行廣為人應念苦人多翻後汝當益自力善不怠并廣勸世人同臨善果勿吳怨　神明致干已遣揮令去勉聽後倍切修省親見二子登高第入仕籍享壽八十有奇　林間拿命錄

徐太史曰吳琳大奎子列無科是又悔悟後倍加修省所轉移也三復　冥官之言殷浩書空王部投劾都非要貴知命者許錄



父子分離各一方天
教重會水中央助鎊
祇貲金三百博取芝
蘭百世芳

散華復合重驗記

(甘)淮安趙介生剃髮骨肉之間不幸而遭此變離云天意未始不可以人事挽回惟虔持懺悔為心專意禱告自然神明默佑不期而會無意而遇有異知其然而然者矣

(癸)本得事中年新建祇有十四歲幼子奉官得景治官千担赴湖廣貿賣著家人李用管押自同舟管貨快船先行舟次烏江父子登岸閒玩至大王廟中有道士持牒薄請曰本廟判副感應為求善士喜助工價得重修事竣未蒙當工云風順止等開船送將薄抛下急速拽帆而去至中波陡遇暴風覆舟父子俱落水兩不相顧得章被浪身救起回迎貨船重開漁人主僧復至廟中廟祝詢明所以曰感應為乃救世靈文前善士不肯善捨以致如此得事曰若太上有靈得子相會情願全出工價不用零募此令事用取銀二百兩付廟祝主僧抑貨船至武昌行中有一老商客姓傅名有才折本跟隨流落于此其人能言語善本與得事成美遂之交時行中貨物善賠得事留一事在武昌一事與有才事用赴期兼出脫到未期月餘行主人信云貨已賣銀千兩事用在期裏料理不能分身將票付有才至武昌取銀有才得銀到手頓昧良心席捲而逃得事知之付之一歎從此貧窮踽踽不想回家流蕩二載方回歸計量知天佑善人得事既有劇感應為善緣自有善報其子喜當落水時抱大木漂至一村有農婦收留作子媳喜道事偶至漂遇見一少女清早赴水急忙救起問其故答曰妾父名得有才久出作客將妾喜善婆家表兄無良欲賣入娼門是以尋死怨人叢中有一老者當問女曰前何由在此女視之乃其父也父女相見其樂可知有才感喜當之德遂以女妻之將所掛千金盡付為喜當感父心切與岳父買舟至為江事問三年前跟隨大王廟不遠見後船揚帆而來船頭立一人宛似其父主則果然父子狂喜欲赴細問剎後之事喜當料駭妻得金原由一一細說得事進艙請婦翁相見則以被蒙首睡卧不起揭而視之乃有才也大笑曰昔為好友今結姻親千金仍與我子何當為相好如初回至大王廟酬願板遍刻成俊施三百金刷印千部廣為勸戒骨肉散而復聚何其非升劇感應為之報云

(卯)蘇州崑山葛朗玉子名祥堅同心好善當刻感應為廣疏及法華感通錄印施甚多乙酉七月初六遇亂兵入城父子俱匿菜林中兵闖其好善為守門三晝夜全家六十口俱保全同善稱念者



太上寶筏圖說　合宅同升　十五

羽流妄說入深山顛
倒陰陽鍊九還何似
一心遵太上功成行
滿即金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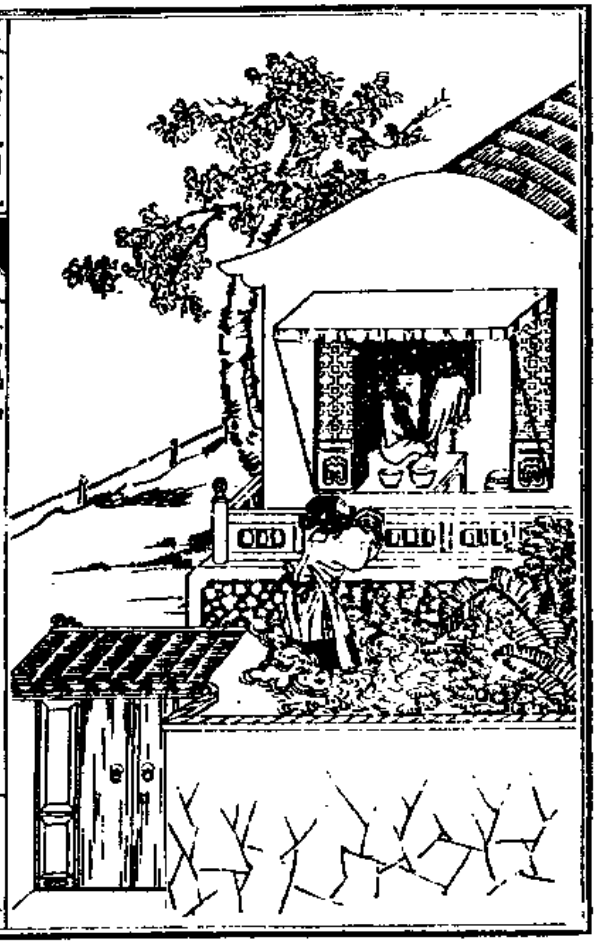
合宅同升靈驗記

[illegible]雖云誅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此指約舉其數耳若會得太上感應篇則諸般淨善萬善圓滿不必煉求唯遵第三品金闕玉京計日可到拔宅飛昇非難事也

[illegible]善惡報應遵太上感應篇一卷供奉中堂四代相承俱虔誠禮誦至德聚更身體力行其妻及兒女皆具善根互相勉勵一舉一動悉遵理法一日有羽士造門相謁德貺設齋供養叩問元門妙旨羽士曰心即是道道即是心心與道離則入六道三途心與道合則造道登三島地獄天堂祇在一念耳若夫講白雲黃庭度兒經女典論為不能求即使火候將完必有物焉以貶之終成望梅止渴畫餅充饑善觀等府將光照結未知緣有何實德貺曰貧家四壁蕭然並無寶也羽士指其手掌中實見所供太上感應篇曰此即至寶也三教聖賢撰造經文示人以作行之路人能依經而行則心之精誠得與善經文必字字現實光若依事誦讀以希福報則私意揣度經文必點污無已今觀子家感應為瑞德直達青漢是子之心先將太上之心大昇成矣緣為可貴但天時雖可預期而人事尤宜加謹子其勉之勿隨前功可也德聚道羽士教修持益力三十年濟人利物無善不行果有天官拜詔仙衆來迎萬目共覩德聚揮袂望空于白日上昇鄉里之人即於其宅立傳祀之每遇水旱祈禱感應如封書應驗清真君

[illegible]臨江籍溪宇廣大時歲好道事親孝實從父郊遊花徑柳陰每携榼酒以娛父雖僕從平使承役一日父命花石潭邀友行至徐里下有道人布袍杖立容坐語容曰父命招客不敢遲留先生道席何所指朝恭叩仙關可乎道人曰俟我於坡既而白父然詣前訂處凡五日道人不至實展乃見扶醉而來容稽首道人曰子偶來歸弱水子誠信士子有玉書授子行當證果子之孝行　上清已錄金丸矣容拜書拜辭歸而故帙惟素帛一卷敬伺莫測其技越數日一臨下榻降見容而舉容奉帛審玩驚忽人言令焚香莊禮恐見金火煉爛乃感應篇也於是老少奉行十年皆拔宅飛昇感應聖信錄

黃石相逢赤風綠無線盒易投瓊編不磐遠遊雖山飄春滿蘭陵骨已仙（俗太史詩）



太上寶筏圖說　太上曰禍福　七　章

富貴由天未可求人生何必苦營謀逞奸空用千般計負義難逃罰作牛馬氏田園賸舊主業家事業沐新麻子孫昌大門庭盛遜善從來報自優

太上感應篇圖說

閬中黃正元泰一氏著　男繼善　孫文治

朱聞

山陽王龍池法家纂訂

三晉曾仁言馬有押跋

太上感應篇

太上單稱也閱章揭此二字示人凜凜不敢違悖之意由此動彼謂之感由彼答此謂之應言善惡報不爽也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註)人心寂然不動理欲未形無理欲自無吉凶及發而見諸事則吉凶理生吉緣欲集如種不得不收糧蓋得蓋自然而不可易是禍福之來人所自召有何門路古人所以重動二字有夜惕四知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際無非趨福避禍之意耳

(註)淮西犀生葉語梁武極貧報答錢四百有本賦巨室馬姓者延為西席教伊二子見葉為人倜儻深相契重每歲饋金百兩外另有優贈更出資代其生發葉感激知己

竭力報其二子數年間葉亦家累千金成富翁矣後馬為郡伶獄卒任所二子浪費無度金珠田產俱過葉手變賣葉轉料園堤盡有其業致馬二子一貧膏立一日葉夢王陵引有官捉葉而坐馬在階下歷數其負義忘恩之罪官大怒判變為牛葉再四哀懇來救回陽願盡還前產照應二子言訖驚覺悔過權救贖還若不踐此言永墮阿鼻矣葉醒語其婦婦曰今日我家享用皆馬之業也即使還還原本仍不失為富翁何苦與他結仇葉意遂決次日訪其二子接身歿屋黑廚冷竈淒涼可憐見葉大哭葉亦趨起前情執手沸泣送二子歸家為之整理衣服贈銀百金先為目前用度數月後盡出前所得財產令一子開張典鋪一子出外經商二子感過艱難亦痛改前非孝勤立業各賺重貲具本利還葉堅卻不受曰老夫赤貧承令先尊高誼得有今日慎勿辭庶老夫與令先尊終交情他日地府相見可彼此長笑耳時中秋值月醉卧窗下見馬來謝曰先生向日所為雖屬不應但我之二子習成驕傲產于彼求必從費盡先生代管數年每二子從艱難之後方免改悔成立是先生慎守吾產而又成全吾子此恩此德吾已告訴冥官轉奏上帝先生積福甚大特來奉報勸弟去棄自此凡有經營雖不如意所獲得於馬產四子亮維書香綿望族云



作善從來天降祥無窮義
報自維量于公治獄築枝茂
實氏施仁桂蕊芳事業興隆
家道盛優游歲月壽屹長
試觀廉竣行陰隲五福全
膺百世昌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此申明生死自作之旨善善惡惡應若桴鼓不爽如人做一善事初無心於得福也而善報自至人做一惡事初無心於得禍也而惡報自至猶形之與影趨步相隨世人不察謂某人善而得禍某人惡而得福遂起疑議之端殊不知有報之本身者有報之子孫者形影之喻乃言其必然非概謂其速也即影之有形亦有遠近之殊影遠則大影近則小善惡之報亦猶不然速則報輕遲則報重或惡業多則先受惡報或善業多則先受善報或善心退轉則因福而得禍或惡念改悔則又因禍而得福人能常將業報二字有警於中自然福滅福生矣

善報唐崇重山高人懶慨難處貧困時存濟人利物之心一日往維揚舟抵高郵湖暮有老人至舟請坡曰爾作好心已感動上帝明日即行佳運矣吾有銀一兩送子作本可得二十金也坡辭不受老人堅留而去坡雖不明二十金之旨因老人之言大有元機次日料銀付舟子買湖中菱藕至維揚果賣銀二兩此後販賣俱得加倍獲利無算數年遂成巨富始悟老人所云二十金者乃二十次對金利息也於是樂善好施天大出貲財廣行陰隲一收買糧食減價平糴仕人自量二

荒年施粥老疾婦女給照票日領升米三按義塾積書萬卷延名儒生招徠四方英俊就學庠其實大四設善濟堂遠近有疾貧民每人給房一間床一張席一領延名醫住其中按方診視道地藥材量給飲食資補病軀給其人歸費回家五代完貧戶錢糧六親戚鄰里有男三十未娶女二十未嫁者給貲婚配七施棺木掩骼埋胔八立育嬰堂備乳母收養遺棄嬰孩九朝望賑濟四每人給米三升錢三十文錢首四枚十厚給貧第無子寡婦收養無依孤疾年老之人其餘一切善事靡不踴躍力行後遇前賠金老人坡遂至家拜謝老人笑謂曰觀貧時存濟人利物心專故賜爾貲本喜爾得利之後廣行陰隲上帝嘉悅維報無窮尚勉矜哉坡果享壽一百四歲無疾而終七子十餘孫皆登顯位世世簪纓

浙江錢塘朱嘉猷業醫好善林少穆先生觀察浙江時來乞稽寫感應篇及陰隲文兩篇勒石印施珀逾萬紙摸帖者實見稽法之工朝夕臨寫遂得漸明經義補助身心一時書有施者皆膺福報朱之子世杰出舉士登嶽林公後官兩湖總制雖采仙館筆記

右軍監道黃爾觀察新傳感應經相傳公臺無限憲不同山水記蘭亭史詳 徐文



一生作惡爭千條毒
手傷人勝怪梟特丐
將身窗割盡剜燒舂
磨尚雜饒

惡報張和高差役心惡毒辣號張惡忠謂其殺人無厭如流賊也常坐酒肆茶館聽客人說話次小稱記之生蝎詐害若不達意或嫌盜拙板或令素稟不破其家不止有一寡婦與幼女度日和百計謀去強娶而妻並注其女又疑婦有外情挪綁四肢用繩杖通其私立死復責其女為娼一富戶家臨溪畔適上流有屍浮下和胥認屍誣指富戶謀殺監禁獄中詐銀數百兩賄囑禁卒毆富戶於獄其子赴上控告和囑盜於山僻無人之處將其子推落雙岸而死致富戶一門俱跪一幼尼頗有姿色和夜夜借催強姦之尼不能拒焚香訴佛自縊師畏勢不敢報官一某典史與和相交甚厚每有詞狀和俱代為說合過付錢物均分某任滿積有千金擇家回籍和率無賴假云遠送至中洋搶拳一空某因平時往來俱有筆據且微員不應有千金不敢聲張負屈投河真好流落一古寺有銅觀音和說云請歸供養載為數段賣銀入己一日和誕辰親友畢集正飲酒間和忽擲盃瞋目大叫曰索對來矣舉起千地稍時作寡婦聲曰你強佔我母女又將我悔殺理該抵命和應曰該抵罪起取廚刀自割其勢又作富戶父子聲曰倘謀我家財又傷我命理該抵命和應曰該抵用刀割其耳挖其兩目又作幼尼之聲曰我出家

修行被倘強奪自縊我奉觀音菩薩法旨要倘抵命和連聲曰該抵用刀截其鼻斷其左手五指又作典史聲曰我與爾相交只說爾是好人誰知爾已藏不良之心害我身死家亡今日相逢叫爾一一現報和自用刀先割四肢次屠腸次剜斷其首拋擲零落慘遇碎剮而死未一年家被火焚妻女不能自存報亦極矣

附　秦檜墓在建康成化乙巳秋被盜發獲金銀器其鉅萬盜被執赴部鞫未減其罪蓋復世猶恨檜之惡也司寇餘姚潘浩大理姑蘇西園昂作詩快之曰權奸揣陷孫忠殘二帝中原不復還恨無英主即顧戮至今遺其江皋閒當時殉葬多奇寶盡金縷恣工巧羌檜無主野人耕狐兎而麇石羊倒一朝被發無全軀若假盜手行　天珠嗚呼浙土郭玉墓松栢森森天境俱殘塘夏喔齋覺世篇註證節錄

秀水唐戶濮顯肆惡橫行一日死而復甦呼妻子告曰吾死至地獄見閻君閻君言尋惡之報宜應不爽死者受罪生者不知良由陰陽道隔無從曉諭以故受者方苦作者愈熾深可悲憫今清減罪惡多端着令暫回陽間假此一人以警萬衆遂操刀自割其陰自剜其腹自斫手足而死遠近嗟傳觀者萬餘節錄



陰律從來至允平其中枉
勘冤分明劍林發息免幸
入油鼎何當枉受熬煎深潤
前愆霧湧奈何橋畔血風
腥犯罪犯重皆登祀按罪加
誅不徇情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甘)自此至算盡則死言人一生所為日復時刻上下四旁皆有鬼神鑒察也算謂壽數及享用衣食之類奪除而去之也犯輕者奪算未輕犯重者奪算亦重過者無心之失神尚衛其輕重以奪其算而大罰大惡十年神怒立受顯戮不問可知矣

(柔)祈天宗恃才非誕達人自詩理掌而所為皆說鬼不經无不信鬼神常駐持焉讀書僧寺天雨新濕呼童掃木身靈官作業復夢紅鬚執鞭之神厲聲叱責曰爾何無禮至此本應鞭撻爾死固爾前生苦志學富故今世具此聰明學問應科甲聯登祿入萬鍾遐齡壽考今爾狂妄詩大高己早人冥司錄過依條律勘斷爾應享之福已經削除一半儿後若不知悔必罹重罰正無順吾之一鞭也天宗醒後不但不懼且自述其夢語於同輩曰那鬼畏我矣果官階天其父喜讀佛書每奉觀音大士甚虔天宗來母睡熟偷料聖像蜈蚣毋流涕謂之曰爾作惡不悛只願你生好兒子天宗聽之漠然年過四十屢赴棘闈不第心志昏迷貪酒嗜色無所不至有名家少年子強訪難毒豈知引水入輸少年轉過其媳逞狂惟淳貽譏一日白晝見二陰役持旦鎖鎖去帶至東嶽府廷司惡司攝罪司官檢閱冥簿天宗

二十九歲應得舉三十歲成進士官二品七十八歲善終因其少時狂蕩減削其算晚年以舉人為司錄轉知縣官五品年五十四年於官縣四十以後作惡萬端日甚一日上帝震怒盡奪其算罰入九幽之獄萬劫不許超升天宗醒告家人大呼曰悔無及矣吐血而死遺有二子長不啐斜眼形如鬼類次子瘸腿折臂終疾無用不數年而家湯然矣

(附)宋遂州義學士弱冠舉卒　冥王厲聲責曰汝前生修善今世壽該八十有二中丁丑進士官至刑部然不能戒殺且不合食牛肉以致算減祿絕旁有吏告曰陰府最敬重感應篇及法華金剛經汝若發心可脫此厄遣汝祿算如言良求冥王乃令放還義學讀誦寫經及感應篇矢願奉行復誓終身不食牛肉後官至翰林學士見世真經說證集篇

徐太史曰為一嗜牛肉自家斷送了一個九卿且斷送了六十二歲前生好辛苦積來今生好容易削去世人謂食牛赤舌掌事真耶未免太峻矣不知嗜食者以為尋常司過者不以為奉常也政案所錄

冥司鴻雁白世間森羅的的有刀山劍樹及早生前轉那得人人盡救還徐大史所



作惡之人天不容越
行奸詐越貧窮窄田
院裏饑寒者多是當
年富貴翁

註前言算之由自此以下至算盡則死則應舉算算之事以明感應之不爽也
貧是耗財是家破言不善之人天既奪其算則富者漸至於貧壽者漸至於夭
必無仍如其祿厚其積之理所以勸遷善遠罪福自當然境也

袁了凡少時算命孫有才識一相士謂之曰子當格作當乃享五福之人也當
袁吳廣言少時算命孫有才識一相士謂之曰子當格作當乃享五福之人也當
多作好事以迓天麻又指其心曰只恐此方寸之地難保不壞耳戒之戒之袁年
既長心計奇窮或謀人田產或唆人爭訟或破人婚姻報復私怨或離人骨肉於
中取利種種作惡非止一端一日遇前相士大驚曰吾戒爾莫作壞事爲何不守
吾言算格大變矣惜哉吳曰吾日行善功時行善念一舉一動不愧余影子乃有
此說吾所不解相士笑曰休得瞞我凡人有德則上天錫福現于面者必光華潤
澤子滿臉皃鼓萬端苦惱行將至矣目前家業雖非君有也嘆息而去吳自念平
生所積業可支十年衣可穿一世過我心計何難累百而千累千而萬相士之言
未足信也豈知忽盈則虛月滿則虧天不佑作惡之人田被水淹房遭火燬意外
花消破費之事接踵而來向之稱素封者今則一貧徹骨且矣終日悲眉淚眼如身

處地獄中刻難寬解遂抑鬱而死然則相算足恃乎
附宋奉符令錢若水享年減補官政事很愎晚年益迷憊于女淪喪腦目無聊因投
詞龍虎山祈禱夜夢　神音之曰汝心行俱虧奪算益矣尚何禱焉未幾卒焉應
若算注下同

郭鄴龍標陽動與物忤親友俱疎恍惚間常有二物如猿猴出入無不相逐諸
所造作如鑽枳棘者數年百計莫能絕之鄴偶改過行善一夕夢來告云吾乃主
世之虛耗者君以隱匿積罪久來君危厚不相離今君行善吾當去君可安享矣
明陳智錫云江南某翁富甲一邑刻薄殊甚其館師有書生夜深閒座上有神語
一云某謀利甚刻當奪其居一云太輕一云當絕其嗣一云太重一云然則與彼
一凌貧龍師異而筆記之暗識於榻上是年富翁從揚州娶一妓號凌貧百般龍
貴生子不肖傾湯無存後折卻屋稟見師所記神語衆人知之莫不歎息竟世篇

註解

神語分明奪與師使留果報示人知儆能及早行諸善應足回　天賜好兒徐
太史詩



蹇速非因命裡該都
緣累積惡中來假饒
俯仰全無愧憂患何
由得棄懷

(注)憂從中出患自外來多造言不善之人內畏外患接踵而至也善憂與貧賤而相倚伏貧賤而無憂患則淳樸鶴本尚可度命惟貧賤而更加憂患則身心俱病雖處人世不啻地獄矣

(墨)趙憂言境碑及為雲縣中修內街路備短少趙出言猶豫適逢軍人坊鎮及司書卻憂年作算尹方懷恨憂言誤聽候答曰此乃大惡人也擁軍將解赴本衙門待等尹逕出官長將憂言蜂擁至解及撫軍趕訊驗其解紙乃趙憂言非卻憂年也即為有釋而憂患已受萬千矣回家無費只得步行路遠數大漢同至一莊院內荅豈知大漢乃係夥強精此探路是夜其家被劫有人在暗中看見乃日間借茶之人報官捕緝衆皆逃匿趙獨跪踏現行就捕擊讓夫打備花生監二年乃獲原盜供明偶然相遇並非同夥釋放回家貧無立錐時方深秋趙饑寒交迫不得已至鄰問親戚處告貸中途值兩惡道稟中銷出兩人光頂白衫向趙拱手曰君識吾否乃君之好友也趙含糊應之攜手同行兩人曰君知此生多造憂患之故乎君前世為商與同伴不睦誤得其妻溺河身死致其妻一痛而卒陰魂抱恨時刻相

隨若是以勤遣狀訶趙求解釋之方兩人曰易耳但隨我行立即往生極樂矣行過河逢兩人拉投水中趙手攀枯樹不放兩人用泥塞其耳其趙逆命憂然心中尚明不肯釋枯樹也往來者見其抱樹如痴面有泥跡知係鬼逮救起趙自是知前世冤孽遂出家為僧

(附)文光讀之父自少至老無成無刑獄事析為性稽雖不備受光讀因語其相諱師叩問是何指導師曰汝父前生喜寫詞狀唆人爭訟故今生受此報光讀求師救免師令其父自看枷柱三日向　佛懺悔矣心慕行善事乃稍解往隨大圓說山陽朱在庵生而體弱多病母禱於　神願兒無憂終身如素復親乳六年至七歲方食菜母卒時在庵年四十一幸生多造憂患一日讀感應篇追憶二親猛然悔過乃編輯結本訂以己意除分纖析合三十三篇言分為八卷名　太上感應篇說計輯以補過未路仰報親恩於萬一耳順治九年暮同人刊施焉由是否者漸奉寒者轉通簡往編節錄

著書　天欲假廣卿憂患餘生志竟成濁世可憐塵滾滾誰聞太華夜鐘聲徐太史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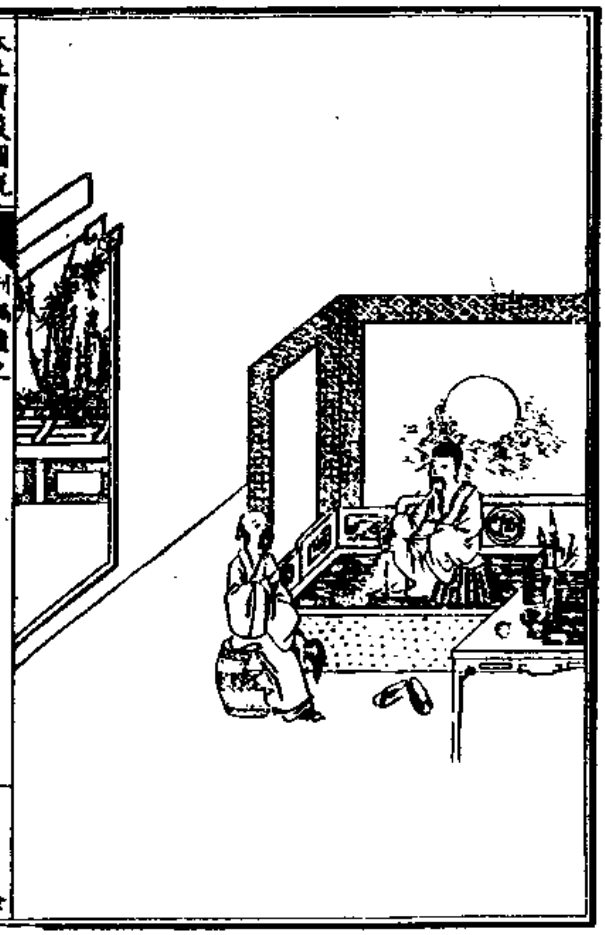
算滅精神已索然那能逢
世得矜憐怪鳥到處人皆
憎猜犬來時衆所捶共里
隣朋善識面同胞兄弟忘
無緣祇因作惡遭天罰荒
島殘魂泣九泉

人皆惡之

註惡者為人所厭棄也言人造惡多端元神耗散有一種賊氣發於顏面見乎四體處處有惡燄燻之笑語則人惡其猖狂流涕則人惡其悲訓即加惡拳承人亦惡其奸佞義神斬鑿長自不能與人相合純陽祖師實訓云丈夫義不受憐若為不善者所惡正足以見人品耿而對婚緣道世無資不足計也經所云人皆惡之者乃算滅之候若華銷沮天怒於上人怨於下故骨肉皆憎我之人言動皆起憎之端非端人正士為摩小猶惡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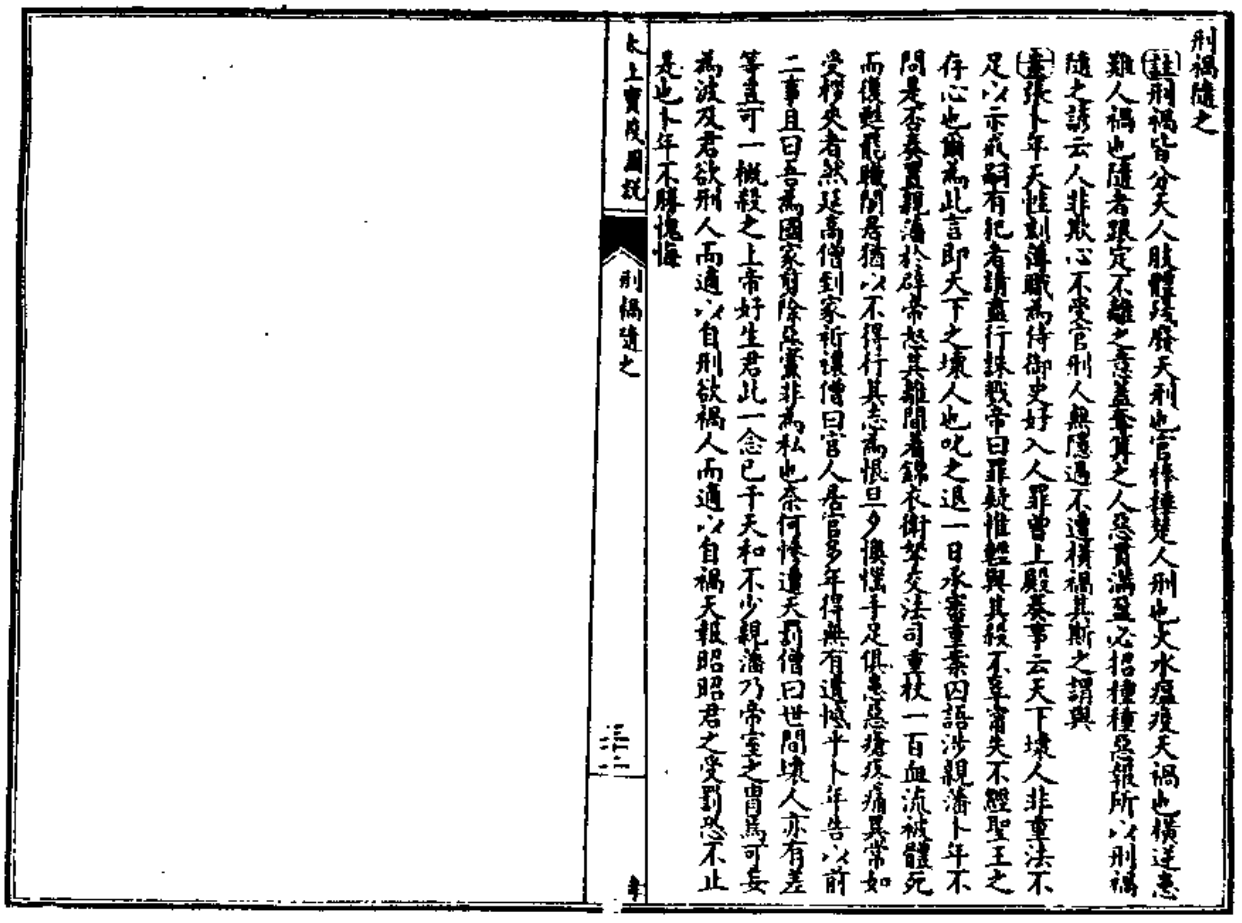
晉廣西吳元裕秉性奇刻聞人善言毀為道婆見人善事笑為迂腐甚至古聖先賢莫不遭其詆誹一日天暑到廟中乘涼恍惚如醉見一奇形異狀可憎之人拱手告之曰我在世以陰計害人以善口傷人為人鄙棄不自悔過反指天怨恨誹怒陰曹判入黑暗地獄苦楚八百餘劫今已業滿須得一人代抵方得轉生過竟世間惟君之所行與我相同欲求替身非君而誰遂近身摟抱合而為一元裕醒後歸家妻子怪其形狀覓鏡自照見面目仿佛與夢中人相似一切朋友鄉黨被其傷損原不往來自此更遠遠避去不與為伍妻生同胞兄弟亦惡如讎與而加嗔叱更可畏者元裕每清晨出門有遇之者其人是日必有意外橫逆之事皆畏如蛇蠍不敢近溷圊小兒莫不擲磚拋瓦羣相噪唾喝禁不止識與不識其然而然也元裕家道本不甚豐自遭衆惡借貸無路遂至衣食不充貧窶萬狀有識之士莫不憐其苦而不信衆惡之說見而謂之曰子何一寒至此吾泛海貿易船中皆外鄉商客不知子之行事或可相容倘得海外發跡未知也遂為之措備行李方開舟而風浪大作船且幾覆衆客呼天懺悔風大浪甚眾忽悟曰得無有衆惡在乎與衆言其故衆共推之上岸風浪頓息揚帆而去所推之岸乃係荒島並無居人元裕無處覓食餓死島中

附宋寇準與丁謂同在政府天下知與不知聞準名必心許為忠盡聞謂名必目為奸欲有一善必歸準未必準所為也有一惡必歸謂未必謂所為也（此下同）郭霸以濫殺有功驟得五品經月即患病晝晝至閻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遶體流血皆云不相放俟而霸以刀自刺乳下曰大快是夜卒是年太平主霸死而兩足武后問外間有何事郎中張元一曰外有三處旱降南中橋成郭霸死武后笑曰霸見憎如此耶



太上寶筏圖說　刑禍隨之　三二　李

芸、儔類盡君徒休逞兇
殘殺不辜我受刑時殊痛
楚我行重法彼何妨
承禍原來有風因其中報
應冤冤明禍人未遂先遭
既自既何嘗禍於人



太上寶筏圖說　刑禍隨之　三三　李

刑禍隨之

註刑禍皆分天人胝體殘廢天刑也官棒鞭笞人刑也天水瘟疫天禍也橫逆患難人禍也隨者躡定不離之意蓋善惡之人惡貫滿盈必招種種惡報所以刑禍隨之諺云人非草木孰不受官刑人無隱過不遭橫禍其斯之謂與

盡張卜年天性剛薄職為侍御史好入人罪嘗上殿奏事云天下壞人非重法不足以示威嚇有犯者請盡行誅戮帝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聖王之存心也爾為此言即天下之壞人也叱之退一日承審重案因語涉親藩卜年不問是否奏買親藩於辟帝怒其離間著錦衣衛拏交法司重杖一百血流被體死而復甦既瘥閒居猶以不得行其志為恨旦夕懷憤手足俱患惡瘡疾痛異常如受刑狀者然延高僧到家祈禳僧曰官人居官多年得無有遺憾乎卜年告以前二事且曰吾為國家剪除惡黨非為私也奈何悔遭天罰僧曰世間壞人亦有差等且可一概殺之上帝好生君此一念已干天和不少親藩乃帝室之胄焉可妄為波及君欲刑人而適以自刑欲禍人而適以自禍天報昭昭君之受罰恐不止是也卜年不勝愧悔



積善天懷最暢作奸倘仰蒼
寬前生造孽多般女高偏
失意墮馬更羞顏 閻墅適
逢水決投人却遇丁艱杜將
性命付滔滔吉星多滿照慶
事總無干 右調臨江仙

(注)惠迪斯吉積善召慶乃一定之理作惡之人司過之神既奪其算使之貧乾以困其身憂患以艱其遇不啻於人動遭刑禍種種示罰福祿已盡消除自然吉化為凶慶化為禍若或避之蓋人生吉慶之事皆有善神主之君子動與善神故能膺五福享九如彼造孽者既有惡神相隨自與善神相左也

(案)李斌如多才博學兼善武藝國會試二十餘年知府張化鵬愛其才文試拔置第一又以弓馬應武考亦屬首到人謂入津無疑矣及文宗按臨斌如領卷入號值天雨足穿釘鞋將卷置案上低頭穿襪卷落地穿舉見卷已為釘鞋跳踏粉爛哭稟文宗因無換卷之例被逐出武試馬踢損腰不能入院文武兩第一均屬無用自是貧困無聊親友為謀一村館可供餬口之資及到館是夜忽聞山水一村被衝自己書籍衣服隨流艱失僅逃性命回家時知府張化鵬已陞廣東運司斌如跋涉到廣求其青目張適丁內艱已登程數日趕至中途稟謁張見而憐之曰范叔一寒如是耶吾在艱中苦無緼袍之贈有贵于某現為杭州停幕中之人吾為書與汝到彼相投館穀之役可權且安身也斌如至杭倅已病危父書

亦不能聞家人留居外室不數日倅復疫斌如舉目無親將投錢塘江自盡有一人長髯修眉形貌甚古急忙救起斌如哭訴生平守分並無過惡屢遭天劉好事成虛其人曰上天仁愛豈有偏私今之連高者皆坐列祖而食者皆前世積善修來而飢寒凍餒投人不着亦係前生造惡所致于今世雖然無過前生必是造惡之人若今生填還不滿又貽來世累矣惟存好心行好事請好書做好人痛自悔悟庶幾殃退吉來災消慶至斌如聞言遵行後獲登第

(附)吳郡陳生嘉猷多疾艱于頻困秋試乃憤然遵善書積感應篇註解刻施善勸且多行篇中善事至萬歷丙午高中北闈第三名連舉丈夫子六長季俱登科甲餘亦皆發黌序成應善過格

徐太史曰前半生多病多窮屢困秋闈所謂吉慶避之也後半生登第多男接連科甲所謂福祿隨之也禍福在 天而所以轉禍為福者誰哉

天香滿袖蹈蟾宮又報泥金步九衢新語推裏白袍客不須遠海哭秋風徐太史詩



太上實報圖說　惡星災之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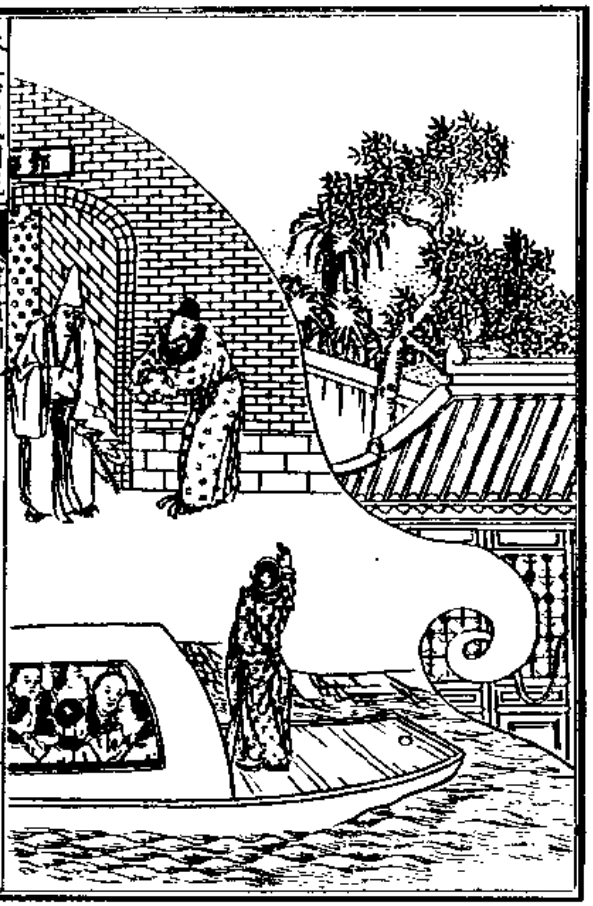
天有惡星聚象明。人心惡感星心惡臨心惡招惡如影隨形嗟哉周子姦宄沉雒逃王法難免天刑一生困阨半世飄零窮。相報累及來生

太上實報圖說　惡星災之　四

惡星災之

(註)人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皆有星主之為善則有吉星照定如紫微玉堂天貴天富等星是也為惡則有凶曜相攝如喪門弔客計都羅睺等星是也善惡相感不爽毫厘故聖人在上景星卿雲賢人所居參雜星瑞若作惡之人乖氣珠沙錯見於天惡與惡感故也世人不明此義而徒使巫師禳解冰何益乎

(案)周承謨貧苦困頓親友益疎家人二十餘口數年間喪亡殆盡口舌官非疾病災禍年年不脫周自知命薄遇事收斂而意外之禍不期相值人皆呼為倒運鬼謂其一生無善狀也乃詣上清宮求道士禳解道士俯伏良久醒謂周曰適奉帝旨赴陰司檢查惡籍惡簿所載諸惡皆可貶恕惟十五年前孫家花園之事上干天怒特遣惡星晝晝相隨爾將墮入畜道尚冀福報平周不覺悚懼流汗蓋其十五年前曾借友人孫姓花園習靜鄰有小婦貌姑不合乘夜奔逃周適步月誘而開諸房中姦宿數夕後聞其姑報官捉拏周懼禍及醉媼而推之井廢以大石幸係空園古井覆免既露而一生困頓惡星生為災所由來也周後日見冤魂索命抱石投河死



花柳叢中命易戕千金一擲業消心誘人嫖賭無良甚天罰加時何處防休將至利剝貧民物類雖殊共此身任意誅求無害殺請君試看趙喜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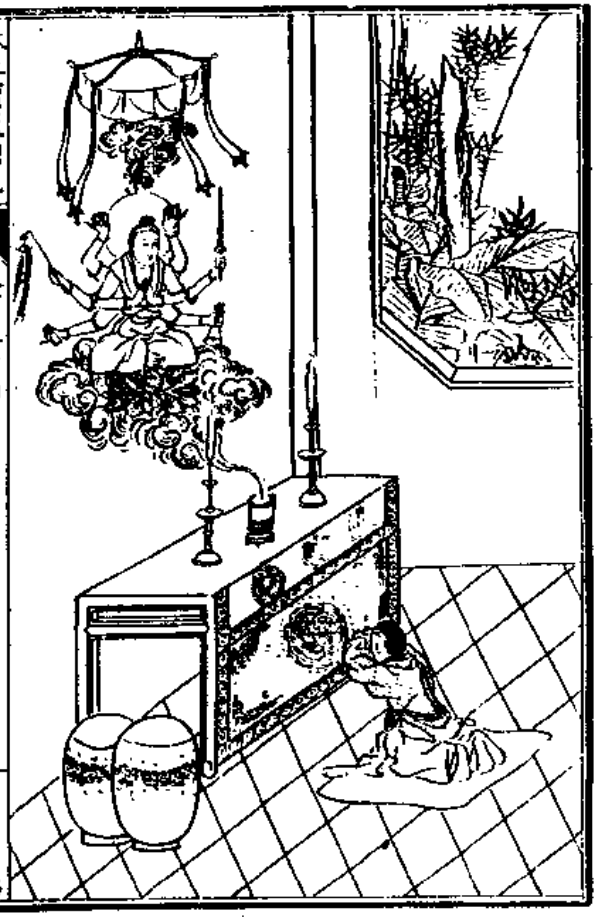
算盡則死

(注)盡謂壽之盡也死非正命之死盡橫也天也極言作惡者今日以某事減算明日又以某事減算減算不已會有盡時天折橫亡無術可免真可哀也且一死之後更有三途惡道或落地獄或墮餓鬼或墮畜生冥律森嚴又非一死能了賬也

(增)前朝有趙春生者內懷奸詐外面待人一團和氣非笑容不開口且善談人性格曲意奉承故見者莫不傾倒平日與走陰差名活無常者相善託其到陰司查伊壽算差回覆之曰某煩掌案者檢籍君壽九十四歲今于三人家計萬金衣食享用不盡全福人也趙自此經營稱意逢生三子進特陰籍有定準不修者易騙剝濟善修之事雖所不為年登五十外三子相繼夭亡身屢病多病家業漸耗復尋無常問之答曰陰籍豈有不驗之理吾近賄掌案者云君數年以來設局誘賭於中取利致人夫妻反目父子乖離削壽十年減去衣祿十分之二漁色哄嫖致人傾家蕩產又削壽十年減去衣祿十分之二至違禁濫放利債過分剝算生命皆于神怒又削壽二十年減盡衣祿三途非違君何不懼趙不明三途之說固問之無常曰吾已奉差君可沐浴今夜來我家一同赴冥當知君之受報趙如其言

至夜邀其家無常令趙閉目存息纔至一大衙門建牙列戟如王者之居與無常同進過無數房屋見有大殿九楹瓊瑤為柱白玉為梁畫彩異常榜曰莊善內藏蟒袍玉帶金銀寶貝之屬無常曰凡人在世行善轉生當享此報又朝北幽暗處有破屋六楹榜曰罰惡內藏皮毛羽鱗鼈甲之屬無常曰凡人在世作惡轉生當受此苦遂同出府見一大河有畫船一隻載男女十餘人或衣白或衣黑或衣花綵吹彈鼓唱招趙登舟無常喝曰時尚未到爾先往伊後來可也遂醒無常曰君見否死後當作舟中人也趙曰死而如此亦不甚惡無常曰彼等損胎猪膜入世一載即受事殺其苦無比何快樂之有趙追悔不及

(附)昔有布政某巧於奔競積財至數十萬及歿官歸買良田十萬頃富甲一鄉其祖父屢示以夢言冥譴將至速捐則以行善事或可挽回　天怒某知而不信止一子一孫淫賭無節皆天死某亦染癰疾不能起臨歿不數年家資已盡矣某臨危時忽張目大呼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真我手中了不曉吟畢遂卒嗚呼世之富貴人能不為之寒心乎



太上寶筏圖說　又有三台四句　七

旅中有客病巨林迎藥須
求對症方醫肉消沈鬼夜
哭始知園莽自招殃
北斗高懸夜氣清欲心慶
潔感神明那知禱祀全無
用不信請觀李赤城

太上寶筏圖說　又有三台四句　八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註　又字承上司過來言不善之人不但有司過之神紫微報應其頭上又有神為之糾察不可不時加修省也三台星名北斗神君主人間善惡生死壽夭富貧賤之事凡人有罪皆錄惡籍重罪輕重奪其紀算奪至一年其人坎坷多事五年其人災衰疾病奪至十二年其人困篤或遭刑獄而死蓋罪與過不同惡之大者為罪則奪紀惡之小者為過則奪算十二年為紀百日為算

案　李赤城經紀小民一生事北斗甚虔每逢斗降之辰必齋戒更衣北向四十九拜至心諷誦斗經寒暑不輟一日販貨至河南見一蛇肚腹腫脹就林中青草搏之其腫頓消遂迤邐去李喜異復草藏之又往他處貿易同寓有遠客患蠱脹靜牀待斃甚危險李念所藏之草既消蛇腹必能治人煎一碗與客飲之夜半不聞聲息視聽客床有水滴之聲秉燭往觀客骨肉盡化為血水床上祇存頭髮一綹李恐禍及即刻束裝黎五更辭店主遠遁店主早起開門見蠱客消化不敢查究因並無家屬跟尋事遂寢李後歸家謹守其事妻子面前亦不敢說一日禮斗至夜半斗光現形謂之曰爾一生事吾極為誠敬已註編福壽數年前用藥拄救病人雖係無心之失然以人命輕試作大惡論三台之神已奪爾之紀算矣吾不能曲法宥汝也李涕泣求救不允討李一生慶事斗神儻以救人之心成殺人之事尚遣上天謫責況顧為不善而干天之怒又當何如耶

附　算波士人孫厚宇幸遠家貧渡江課蒙萬歷二十二年失館流寓杭州塘栖儒書張氏宅一夕有少婢奔馬厚叱之曰感應篇謂三台北斗及三尸竈神隨身記過豈夜闌人闃而　神祇弗知乎力拒之婢往同齋西席宿而去未幾西席回家疽發背死主人聘厚厚以故欲辭主人重其聘且固訂乃許之及歸遇其叔於江口叔賀曰吾因鬼病禱於城隍廟夜夢　城隍神中坐呼吏取飢死籍改注者唱名校對十餘名後聞唱姪名我潛問吏探某何故改出吏檢籍曰此人注定四十六歲客途飢死因今年四月十八夜拒張氏婢　天曹已改入祿籍增壽二紀我是以賀也厚聞之神悚由是奉行感應篇益力每歲延聘著修儀約百金家漸腴年邁古稀無疾善終身世慈航又造色編

何逐青衫委九泉鬼門關畔枉號天火坑片晌回身快再活人間廿四年　徐太史詩



太上寶筏圖說　又有三尸五句　九

不守庚申更不疑　此心常與道相依　三尸縱具如簧舌　敢向天庭播是非

從寬告回為奉親　一朝豁念即忠臣　身住等及甘心死　殺當年拜賊人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奏上諸天曾言人罪過

(注)童言又見可畏之甚也三尸人身中自有之神即是精氣神之所聚分而為三也庚申日諸神上天奏事三尸神乘人寐時亦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故學道之人有守庚申之說永夜不眠令三尸不得出久則滅除理然若未能修德徒守庚申祇增罪過何能令三尸勿言也

(案)明末劉國能少年任俠精於弓馬綽號射塌天事母至孝崇正時天下荒亂劉不忍母飢寒與眾少年相結為盜得財奉母雖為闖賊部下而所到之處不殘殺姦淫時督帥立旗招降劉遵母命歸誠由微弁遷院副帥嘗統兵至太行山北營壁畔帳中假寐夢有三人一衣青一衣白一衣黑謂劉曰吾輩乃三尸神也今遷庚申日應上天奏事世人皆謂吾神喜言人罪過不知人有一節之善何嘗不據實入告豈有隱善揚惡之理乎為母無養雖不得已而為盜却不殘殺姦淫自投誠後効力行間頗著忠勇種種好處吾神已上達天庭矣茲值北極真人主世以子之才可拜將封侯若不知變通禍將不測子欲封侯拜將乎抑欲作不朽之人乎劉夢中流涕曰吾犯彌天大罪豈朝廷赦宥待以不死且官至統領常願殺身圖報今母已終年此身乃報國之身異日史冊列一名足矣不願得封拜也三尸神相顧而笑曰奸奸後流遊老回回降而復叛劉率兵勦之賊設伏以待遂被執誘之降不屈罵不絕口賊取大甑腐解之後人於其處立廟祀焉

(附)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奉勤謹孝行克諧每夜焚香為父母祈禱三尸上奏　天遣飛天大神逐日監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　天七子三婿皆列珠班居先身證仙果文昌化書救劫寶章福建呂青好談人間閨闈偷窺婦女抑塞名場家寒寒落二子俱夭青慕卒見其祖父怒曰我等數代積善報在汝身發達誰料汝心愛色汝口造孽福將折盡恐汝再犯淫惡絕嗣良慰冥王拘汝到此一看便知利害青一吏曰淫惡陰律倍嚴凡人一犯淫事三尸神自首竈君城隍申奏隱漏便是大過試看今日發落便知少頃鬼卒帶眾淫犯跪下冥王一一判斷受罪者晝夜慟哭願得悔過自新冥王乃命放還後刻遊冥錄勸世遷生二千部錄

太上寶筏圖說　又有三尸五句　十



除夕千門爆竹喧孤燈熒滅夜漏將半生靈假多逢困一念真誠便格天悔過何難消宿孽改行自可益前慈連生二子皆麟鳳五福全膺享大年

月晦之日竈神赤紙

註晦月盡之日也竈有三十六神在天為五帝其神在地為五音太歲在家為五祀竈君司一家良賤之命人有罪過輕重必記每月晦日詣　天奏白按輕重而加之罰作惡之人不過取快一時豈知竈神森然監察鄰於何處逃匿乎

案鄭世儀多才博學名噪岸中自負取科第如拾芥約同輩聯十善會一戒殺二戒淫三戒口過四買物放生五敬惜字紙六剔恤孤寡七掩埋枯骨八勤救後學九過鄉里爭訟從中勸息十遇朔望持齋誦經行之多年並無報應年五十餘赴棘闈不第止得一七歲子顧聰慧忽患疳疾瘍鄭自傷多年行善反膺重罰乃為詩告竈神有看來司命多算晴不解從公估善人之句時值晦月除夕鄭與病妻孤燈對坐無聊之極仍至竈前朗吟前詩忧惚如夢見一衙署有老人白髮方巾皂服招鄭至內進之坐曰吾司命神也承君佳作見責今特為分剖鄭知是竈神流涕叩頭求示老人曰凡人欲得福祿必有真正善事君返而自揣善事安在屋廬歸怨神道無靈進福不服尚冀美報乎鄭曰吾多年聯十善會三盡屬虛假不霑天佑而反受刑神道之靈安在烏能無怨老人笑曰無論君之所為種種怨

尤即以十善論如戒殺一條君為寒士伏臘宴客不得不設偶農有餘貨豈能持齋招客且蝦蝝之類常登庖廚彼獨非生命乎以云不殺其誰信之流盼少艾戀戀不捨如有那絲相湊能坐懷不亂乎有登徒子好色之心託為曾男子以遊舉直敢天耳放生惜字君不過隨人俯仰眾不舉行君亦能獨君有寡嫂不能存活孤兒現無營業君今置若罔聞不過遊眾歟欲還孤寡者給以分文獲眾人之功以為己有乃鬼神所最惡口過一節君雖極善戒然往往過事譏彈出於不覺戀不捨如有那絲相湊能坐懷不亂乎有登徒子好色之心託為曾男子以遊舉直敢天耳放生惜字君不過隨人俯仰眾不舉行君亦能獨君有寡嫂不能存活孤兒現無營業君今置若罔聞不過遊眾歟欲還孤寡者給以分文獲眾人之功以為己有乃鬼神所最惡口過一節君雖極善戒然往往過事譏彈出於不覺大傷忠厚惟埋骨一事眾皆惡其朽穢君獨親身照管稍有功德今埋骨之所已經盈滿君並無安插之計亦未了事也君現為塾師生徒功課何嘗認真鄉里事豈君還有不平反為加石何嘗勸息祇於朔望燒香禮佛乃婦女之見耳何功之有君從今刻刻改悔切勿自歎切勿自墮痛除求名邀福之心實實落落以聖賢為己任自然感動上天護庇無窮矣歸於次年即連生二子俱聰慧登第夫婦猶及見孫

愚按竈神黃帝時已有之善願廣告四方竈神用事之日不宜刮鍋沖犯每年八月初三神誕日各家宜齋心虔禮切勿殺生慎之戒之



太上寶筏圖說　凡人有過三句　十三

佛告諸菩薩善有福之集
云何得長壽五福皆空寂云
何奪紀算作惡無休息神道
暗權衡毫無差失云何得
消除念彼觀音力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㊀總承上三節言鬼神監察大小之過皆不可掩而奪紀奪算確乎不爽以足前章依人所犯二句之義過乃過惡之過非過失之過即下文自非義而動以至終篇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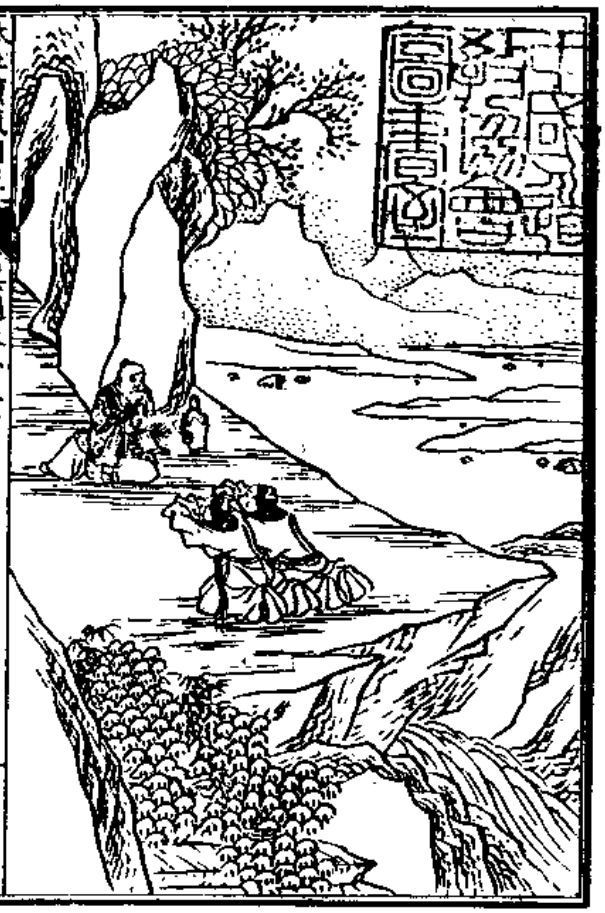
㊁浙東有婦人至岳廟進香見廊下判官視之而笑婦懷回家是晚方就寢見前判來領祝來至牀前謂婦曰我與爾有姻緣之分今來相就婦拒不從判壯婦出門大呼家人並無應者由足御空而行至一淨處鉗項住下其中衆穢皆備遂為夫婦判每日清晨下塔袖菓餅等類歸以與婦婦一日向下閒望見判過往來之人有向之拱揖者有違遠讓道者有摘其鬚壯其衣者有推之傾跌者婦不解其故候判歸問之判曰爲吾拱揖之人或星辰降世或累劫修來後日高官大爵福祿隆長吾安敢不敬其讓道之人生平循謹無過應享衣祿吾亦不敢侵犯惟作惡之人頭上俱有黑氣惡之小者黑氣高一二尺許陰司則奪其算惡之大者黑氣上沖霄漢陰司則奪其紀奪算俱按黑氣而權衡之故吾亦得乘機而戲弄焉婦曰欲解黑氣當如之何判曰惟勤修善事虔誦觀音經則黑氣消而陰律減矣婦自念身陷塔中孤歸無路特願念觀音經以來歸厄甫勤念判曰爾今有大士保佑吾不能爲爾矣矣仍御空送回婦見己身臥床上判推之入蘇送麪蓋判前之所攝者乃婦之魂云

㊂善化鄭登龍生平最善閱感應篇大書長箋襍懸家堂中捐館日呼子相曰我遺田產聽爾守否所遺堂上福田一紙爾當終身服膺勿失日後兒孫受用不盡時相年稚不省長而沈迷酒色所行事多與感應篇相背至雍正十三年病革魂攝冥府見殿側懸金字感應篇跪拜痛悔曰相若早聽父言今何得到此哽泣不止隨有吏呼至案前跪下主者曰查汝生籍應七十二歲因違父命不奉持感應篇故削去四十二年今既痛悔前非仍發還陽世勉承先志還汝壽數凜之遂甦

敬信錄

徐太史曰世上耿田守之足以資衣食而身不死紙上福田守之足以全性命而心不死心不死實業之身亦魂然生矣況腴田遺不肖兒孫豈能長守嗚呼如鄭公之式穀後昆者有幾人哉

鐵面關羅崇有私堂堂父命棄如遺福田到死方知種多少黃泉尚未知徐太史詩



要身自有長生藥何用爐
中覓九還坎兌離龍皆外道
善功圓處即金丹
洞心無愧即真仙衆惡消
除善自遷思量神欽地祀
算何須此外覓延年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註此承上起下之詞數百事者即下文自非義而動至殺蝦打蛇等類是也前曰減算是教人知所戒茲曰長生是教人知所慕先須二字又啟下文千善百善之義蓋未立善先須避過過除而後善立也今之求長生者往往服食藏精煉丹竟謂神仙可到不知此皆外道也惟戒愼恐懼一切妄念纔萌即覺纔覺即滅令心如明月境如止水則言動舉止自然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福祿永貞無量算壽之基矣

案昔有兩道士慕長生之術相約入終南山奉仙坊通初進山數日尚有人家再進數百里則絕無人跡但聞虎嘯猿啼兩人心無退轉捨命前行纔能附舊至一山頭遙見炊烟唱聲至其處一山穴中有老人身如槁木筋似枯藤兩睛皆深碧色席地炊煮鶯曰爾輩從何處來兩人叩頭曰弟子有志大道未得真傳今遇神仙願求指示老人笑曰大道人人皆具歸而求之自有餘師爾輩但能勤立功行則塵市中亦是神仙窟宅何用遠涉兩人又問欲立功行何事為先老人曰先須改過諸惡淨盡自然萬善圓滿已往之過不使再犯現在之過痛自禁絕未來之過加意而預防之則造命延年自我操之便可出離火坑直上天堂矣此地非爾所居宜速去兩人再拜而還克遵老人之訓後成仙道

附上廣監生劉某其父曾為按察使某讀書有文名久不得第其族兄某暴死後忽活語家人曰昨死去見冥王先於廊下候唱名廊旁有大簿偶抽看見族弟名即監生也大書一生祿位該二十五歲中舉人連捷成進士歷任至八座壽八十四二子俱進士又於上逐筆勾去細註云某年月日犯某事削一子又某事再削又犯某罪削進士舉人又某事削壽後竟削筆無餘方看畢王升殿唱名因問曰適見汝弟簿否汝命盡矣今暫放汝歸傳語人間以知恩報乃遍告親友而殁時監生方應試無恙明年夏病疫暴死覺世真詮證下冊

陶松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　許旌陽謂曰吾弟子三十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為功汝其慎之當有士夫往謁求養生術陶語人曰此人將見安望長生開其故曰凡人作一虧心事則神縮一寸彼神僅數寸耳後果如其言



是道勇往踐履非道切勿
胡行陰曹榜已註分明報
應昭昭有準　鄧氏子孫昌
熾馮家後代無休言造
物有倫心善惡憑君自審

右調白蘋香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註前歷舉為惡之報欲人知所警戒此則歷舉為善之端欲人知所奮勵道猶路也進猶行也退猶避也順天理合人心坦平正直即是道當勇往高踐履之逆天理拂人心荆棘險阻即是非道當深惡而屏絕之二則字有斬然不可委靡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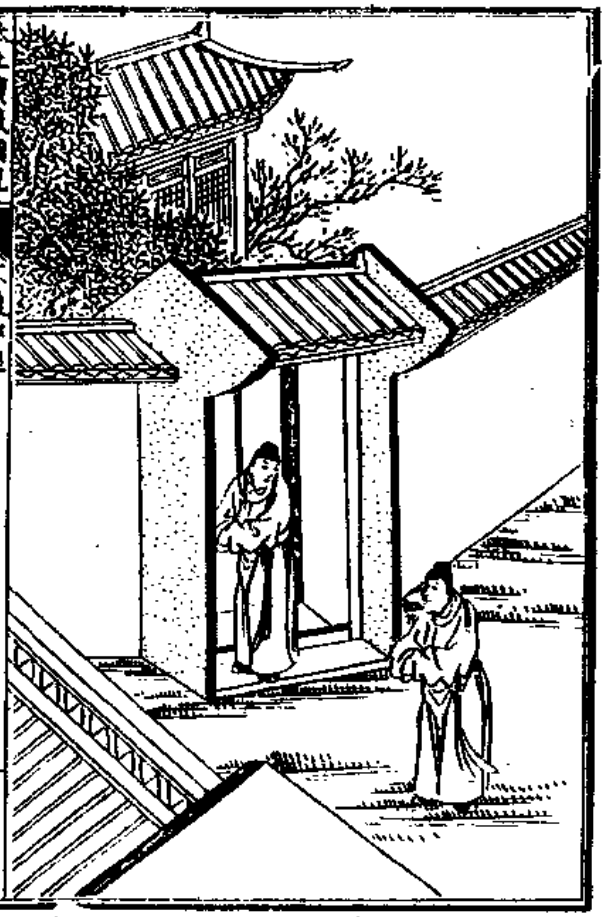
案山左鄧善心開酒米店雖編戶細民一生忠厚正直從不欺人亦不自欺人皆以長者稱之嘗謂子弟曰吾不讀詩書不知聖賢之道幼年曾看格言有不可存事上行不去的心不可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吾奉此兩言時時警戒是以獲免罪愆時同里有馮姓者亦開酒米店嘗聽人講三國演義曹操有言寧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馮欣然大喜曰處世者不當如是耶於是逢人即說此二句一日被攝至陰司見一衙門東西兩廊掛有榜文東曰行善之報首列鄧名下註不存事上行不去的心不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子孫貴顯西曰作惡之報首列馮名下註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子孫絕滅稍時冥官陞座馮猶曰我與鄧同業生理彼此皆口頭話何至報應懸殊若此官曰彼不存事上行不去的心即感應篇是道則進也不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即非道則退也乃聖賢中人安

得不畏其後子聽三國之事欲學曹操與感應篇全然相反乃惡人之尤安得不受惡報此鬼使常遣獲鄧子犍甲馮緑身貧困無嗣

附揚州鍵道生幼喪父母又無產業見有無賴棍徒屢騙謀盜某商家道生意欲同往有友陸志潔素行端方見其與棍徒聚語私拏其衣至無人處告之曰做人第一要學好這等無賴人切不可交貧富是前生注定倘若坐不肖事錢財入官性命不保可知上有　天下有地明有日月幽有鬼　神鑒察善惡不如腳踏正路還有個出頭日子道生羞慚是夜關門不出三日後商家被盜地方官踏緝棍徒七人一併治罪道生警悟自後出入常與正人相處宜興蜀山金鶴齡無子見其誠實敬之為增產以家貲付之此雍正元年事湯西崖人鑑

胡九韶家甚貧事無大小必遵道而行每日焚香感謝清福妻笑曰清福安在曰幸生盛世不見兵革不致饑寒稍無病人狀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享壽百二十歲

朝廷月給養贍賜克循天理四字匾額



太上寶筏圖說　不履邪徑　九

苦前路欲何之見
得分明自不迷一失
足成千古恨休教臨
險勒韁遲

太上寶筏圖說　不履邪徑　千

不履邪徑

註履行也徑路也邪徑非理之地也二字所包極廣路頭走差便是大錯一朝失足遺恨終身可不慎乎玩不字有用力禁過意足不前之意

疏陳秉義一生端方不苟跬步不敢違禮曾記其兩事雖近迂濶而言則可振世特記之以為守身者之鑒義所居之宅前為大街後鄰僧寺其父一日與僧子談著人向義取基行義兩手持斜從前門蜿轉而至父怪其來遲義告以由大路之故父曰爾若從後門來豈不直捷為何舍近求遠義曰行不由徑聖人取焉走後門與徑何異是以不敢父笑而領之又與眾出城值大雨眾皆奔小路歸家義獨高視濶步從大道冒雨緩行有友人留之避雨曰事有經權自是哉子之迂也義曰今之韜樓妓館逢戲其中喪身而不惜酒肆賭場呼朋引類傾家而不悔以及趨炎附勢甘逐腥羶一旦泰山傾倒累及身家世人貪而不悟皆緣小事之迷後來致成大錯吾豈不知趨行小路可以避雨第欲謹小防大慎微防鉅耳友不勝嘆服義後以明經授徒學者模為方正先生



不欺暗室

（註）暗室隱僻幽暗之所衆人耳目不及之地也衆人之心之謂人能於無人之處見可欲而不動把持得定便是克己工夫超凡入聖無難矣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即此意也

（案）此宋末汴梁劉貢士曾借富人五十金赴爾文之任後值金兵擾汴富人家破身亡妻孥饑寒待嫁劉往回祇剩七十餘金應以給之富人之妻不知其夫在日有此貸也其子劉體仁尤端方正直嘗借讀僧房近故守備黎旺之家備沒遺有室女年十七美姿容善詩畫卧房與劉書室僅隔一墻女從墻隙窺劉見其風神秀逸甚志讀書私心眷戀伺劉書聲停歇隔墻歌云惆悵無情不相顧空牀神女盼陽臺莫對閒之劉專心攻習竟不聞也女情不能已用綫巾書一絕題詩於上從墻上擲過其詩云白衣指日換金衣開口如啼却不啼自是墻頭飛不過休悲無樹借君根劉檢得並不在念女知劉老成端正託身之念愈專時值初秋霪雨連綿夜間墻傾女逕見劉房燈火尚明乃赤體相就劉正收拾書籍忽見女來驚愧無措但連呼云使不得使不得女笑謂劉曰以妾之才貌非君莫可作配冒恥相就實為終身君何太忍劉無奈關門留兩至佛殿躲避時佛前現燭半明半暗立未片時忽然花自墻光燄愈羣見劉於光中自覺俯仰無愧心境坦然自言曰方纔暗室若有所欺此時何以對諸佛菩薩異日歸家何以見父母乎候至天明別主僧遣寓女候劉不至抱慚而去從此改行守貞是秋劉中亞魁次春聯捷殿試唱名第一赴瓊林宴見同年許生年少才優因為女作伐女得歸許郎才女貌琴瑟和諧享封誥之榮終身感劉不置

（附）劉公諱理順河南杞縣人少年館於巨室東翁棟一家生端慧幼女令傳館譬夜則卧公榻側意在贈公也越三年公辭館囑令擇配婿之東翁曰先生帶去為側室可耳公曰翁以我為小人乎我實未敢一犯也東翁歸令其妻驗女果猶是處子也東翁佩服不已因贈詩曰治容堪愛又堪憐三載隨君一室眠情近坐懷從未亂方知柳下不盧傳公答詩曰誰謂妖嬈我亦憐情牽不動只孤眠席前有劍無鼓明遵於令誌尚傳公後狀元及第官時值闖寇都自題絕命詞云咸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予何不然遂自縊而死越五日家人收其屍面色如生覺世篇註證



太上寶筏圖說　積德累功　十三　第

堪羨徐翁仙去時一生功德不求知非泗上帝心偏向父母從來愛好兒

(注)作緣心曰德見諸事曰功自少至老曰積自事至高曰累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大人能今日脩一德明日又成一功時時精進如是雖匆中忽則遠心充滿人心不謝而為地仙天仙不難矣

(案)江南有徐汎愛者以駕船為業性極仁慈貧客附舟多不計錢每日除食用外餘資即買物救生二十餘年行之不倦一日舟至江畔見一古墓塚兒穿穴惻然動念與子持鋤掩埋視棺中皆黃白物件因謂其子曰此種不義之財理不當取但既無失主與其沈埋無用曷若取歸作好事遂搬運回家成巨富徐檀此財力為善益勇書夜不息陰隲文註云人所不見為陰暗中施與曰隲不覺大悟曰天以財物畀我而我之所行人人皆知是以天之思為我作人情也烏乎可自此凡做好事不令人知大出資本於城之四門各開錢米店見無衣食者裹子凍餒者破屋將頹者則量其所需酒米時粿到店取錢量米書見帶即給不問其為何人何姓至貧落大家讀書寒士尤加矜恤常謂人曰貧賤之輩出其精力日掙數十文便可養家餬口惟此兩等人有不能提又復惜臉面訐則

真窮苦則真苦最可憐憫除夕各暗給米一石錢五百文至於男長未婚女大未嫁者停棺未葬者通天錢糧者皆量為資助親戚朋友待舉大者百十餘家年過八旬雖如少時忽遇異人謂曰子六十餘年積德累功今世限將滿為從我歸運出庶免命終時一番苦惱也徐從此而去子孫追之不及越數年有隣人至四川貿易於峨眉山見徐鶴髮童顏精氣長過尺問詢家人舉即飛上山頂俟忽不見蓋已仙去後嗣昌熾至今不替

(附)漳州顧公茂獻字光輿生平本行感應篇積德累功殷然以濟世人心為念著迪吉錄編以一心善度兆世太平凡公卷執剔危徼助　天關教讀其書而悔過遷善學道成真者不知幾千百人也崇正甲戌春閒余作五經題試官騭其異才而疑遷式揭曉奏於朝天顏大喜特賜進士冠帶甲前一時咸稱為天子門生（編次後為堅信錄）

徐太史曰迪吉錄一編關係萬世人心不細此書大江南北今猶盛行嗚呼先生之流澤長矣

執正人心返太初古今治亂此乘除盤薇好對花南讀度世書中第一書（徐大淵注）



素羅衫子繡紅裳不
是人間窈窕娘水族
多情知報德敲門夜
半送元霜

慈心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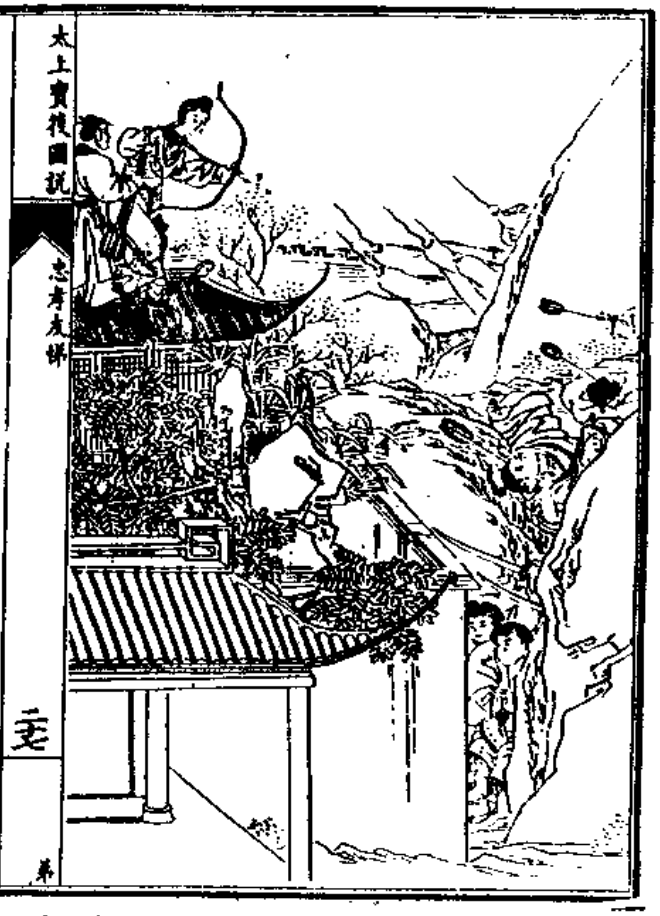
慈者萬善之根本人欲積德累功不問貴人兼當愛物蓋物至微求係生命人能慈心於物命之微方便救護則殺機自泯仁心漸長矣有不求享福壽者乎

前明陸生富於財家有花園一所築臺蓄館靡不備具臨池有亭曰藏春池方圓數畝遍植芙蓉一日天旱水涸見一物在泥中蠕蠕而動視之乃大白龜生父喜曰此異味也蒸煮以供客生曰此物久育池中救之不祥請官其命父首肯生命僮救入江中龜回頭顧生有感謝狀俄然而逝生後疽發於背晝夜呼痛懨懨一息至夜半忽有一白衣婦攜美女叩門而入至床前謂生曰君築此慈心臺如其用手摩其瘡不啻冰雪頃刻痛止又於袖中出黑藥一粒令用清水服之生瘡旋愈因叩頭謝曰已朽之骨倚賓上真救活殘航之過實英劉阮之入天台僕何敢萌此念惟願拜為門下驍報海足矣女曰不忘謝彼此皆扶持也吾掌水仙何能適世間人君不日得佳婦即如妾在房幃留詩一章飄然而去其詩曰妾姓袁兮字輕漢武春亭時借知君月中乞得元霜藥為報當年免受烹生方悟食者龜也乃昔日所救白龜報恩復變婦其面貌如女喜著白衣女所云如侍房幃之語誠有自也陸生救龜不過一念不忍原無望報之心乃值垂危之際服元霜而立愈則冥冥中環蛇報珠信不誣也世之草菅物命者觀此當猛省

宋侍郎王敏仲喜放生一日忽生啟往決於小法華禪師曰以某所見物不殺不放付之無心可乎師應聲曰大錯大錯面前木頭皆是無心著幾個木頭能救得世間一個苦人否公聞駭然猶心永行放生功德大抵慈善放生實養慈之術也

杭州陸展京張用霖應嗣音陳際叔諸公立有放生社因和作東坡戒殺詩載茂齋集雖韓劫輪一書欲株入時有妄少年力抵戒殺之非戴曰展京諸君所言皆道真蘇公再來明於道耶少年并酥亦舐之是夜夢至一廳上坐高巾深衣修髯大顙者怒容可畏責之論戒殺放生無背於王道少年驚伏謝罪而退次日口旁生一毒瘡痛苦許放生十萬以贖罪始愈黃相國雲舉以告人者

放生功德浩無邊安得富人不惜錢寒士算財須愛物先持戒殺貴心堅



太上賈禍圖說　忠孝友悌　三老　第

哀哉將軍遭時不造遘此陷
天傾卓哉將軍忠勇之倫
殲賊萬人寧慷慨而就磔
捨義以偷生忝全家而不
惜標百代之芳名

太上賈禍圖說　忠孝友悌　三老　第

忠孝友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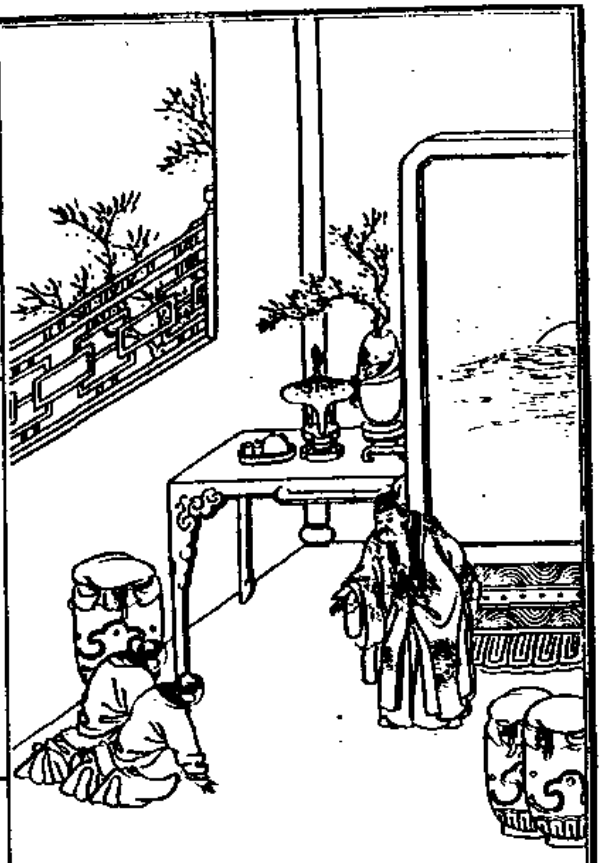
注為臣當忠為子當孝為兄當友為弟當悌能自盡其倫理之常而自古迄今格天地泣鬼神化及禽獸感及草木惟此至性所存應若符契所以為聖為賢之綱修身之本蓋居官有居官之忠士庶有士庶之忠富貴有富貴之孝貧賤亦有貧賤之孝兄弟之間相愛相敬隨在各盡而已

案明周將軍遘吉幼失父事母孝冬溫夏清晨省昏定莫不竭力盡志母嘗有病時刻奉湯藥衣不解帶自本交賊母憫其勞詐云已命息矯歸服母方賴肯已左右扶持實未嘗去也母感其情曰兒今日為孝子他日必為忠臣國父有子矣得諸兄弟尤極友愛事必身先美不獨擅榮正時天下荒亂盜賊蜂起遘吉應募材料幼力戎行每戰奮不顧身所向有功累陞代州總鎮修城垣明軍法整器械練士卒不遑寢食崇正十七年二月賊犯代州遘吉力戰殺賊萬餘兵少食盡乃退守寧武關賊復薄城傳檄五日不下寸草不留遘吉悉力拒守發大炮擊賊殺萬人會火藥盡遘吉悉兵出戰斬賊數千級自成懼欲退軍賊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更翻彙戰我不勝矣自成從之引兵復進脫帽以自別官軍且盡

太上賈禍圖說　忠孝友悌　三一　第

遘吉自揣不支歸謁其母前痛哭母曰此乾坤何等時節尚歸家作兒曰能遘吉曰兒稍刻即捨身報國惟母難捨母怒曰殺身成仁方為烈丈夫馬革裹尸歸是奇男子願為忠臣我得為忠臣之母流芳千古見爾父於地下長笑無恨矣慶遘吉出時兵盡城陷遘吉裝戰馬躍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為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竿萬箭殺之復臠其肉夫人劉氏素勇健時一子侍側夫人曰吾欲使爾回籍返爾父一脈子曰父死忠母死節子死孝將安往夫人遂命家將權下備柴薪上加火藥乃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會矢又盡夫人益樓命貴妃幕賓舉火合室自焚貴亦躍入火中同燼貴偶關人忘其名子官山右時伊孫親向予言有史冊所未載者故特表而出之後賊自成當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將軍吾安得還其志洪光嗣位南都贈遘吉太保謚忠武列祀旌忠祠

附成祖靖難後方孝孺罵不絕口成祖怒命遍其親族至孝孺面不改色惟罵其篡而已及殺其弟孝友孝孺淚下孝友吟詩曰吾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鶴旅魂依舊到家山



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如正己由來可化人張公勸善滿懷春生前教誨堪堪堪法發後婆心且降神

正己化人

[注]以聖賢之道律己本諸身者一無可議則行一事當時視為儀型發一言後世奉為準則所謂正己而物正是也若己未能行理制欲欲人為善去惡難矣

[圖說]初指坤張遵路嚴設正直勤於教誨人皆化之後生過於進皆正立拱手俟先生過乃行婦女立門首遠見先生來即返內室不敢令先生見也時有盜麥者聚擒禮送官過先生門遠遜不前曰王法自甘切勿令張某知也某姓兄佔弟產官斷未決乃詣先生質之甫見面兄即抱慟流汁一字不能對先生曰天下易得者財產難得者兄弟反覆勸諭二人伏地泣以其產贈族相讓不取先生嘗謂人曰家以養正聖功也禹聖為賢須自量子始故其教幼學一舉一動一語一默皆有法度至今鄉塾生徒奉為準繩先生易貫之夕鄰里皆聞鼓樂呵導之聲如新官赴任後數月有陸姓者扶櫬先生神降其家留詩數十章皆勸世語云吾已奉帝令為本府錄善司神人有功德者吾得考較而上奏焉陸捐資為先生立廟塑像百年來贈拜者猶觀感興起云



太上寶筏圖說　矜孤恤寡　三十二

世間何事動人慳　說到孤孀更慘然　明鏡不臨閨閣冷　殘書常慶養蠶篇　蕭條家業猶爭佔　荒廢田園尚納錢　獨有周生敦古道　凉仁至德動蒼天

矜孤恤寡

(其)於者矜全之也恤者體恤之也無父曰孤無夫曰寡當念其饑寒扶其顛危察其痛苦體其欲惡勿要想他那種說不出的苦惱憤勿當為而不為能為而不為也呂祖寶訓云丈夫處矜無告孤寡乃無告之大者有財者宜幫助有力者當扶持若見此兩等人不生憐憫心反從而欺逼之則去豺狼不遠矣

(蘇)湖南錢國寶與周尚義為莫逆交二人相約往四川成都買米下夔州發賣昨值米價昂貴大得利息錢忽感疾臨終強起作書囑周曰我之死於他鄉命也弟可為我搬柩回籍歸骨祖塋吾妻尚年少決不能守弟可娶之代吾教子養母衆下聽目周泣而含糊應之錢死周悉將錢應分本利封識箱中出己財為備衣衾棺木覓舟載回一路辦茶供飯如孝子焉抵家將本利交其母一切殺務皆周為之支持舉於錢宅修稅屋數間開店營運凡日用所需靡不供給每日晚請母安與算如並不相見錢子年已六歲赴社數讀書周早則送往晚則接回昨刻照看母欲依亡子遺言將媳與周合卺周辭曰凡人誰不年邁守節兄因母老子幼不得已有此亂命實非本衷我若為滅倫之事乃天地大罪人異日何面見兄於

地下爭母敢而止應後娶妻生子錢子事之如父周殁衰絰三年以報其德周以經紀小民不讀詩書而其所行事事有合於聖賢開公桃園之義真以加茲嗚呼周亦人傑也哉

(附)明侯詰觀信陽州人族業有婦人新孕者觀聞之必使婢頻頻問飢為之衰食遠令婦可以溫飽人問之觀曰婦無夫已不若人再無養何處求人不由我不矜恤也張婦有守節三十年者觀必約鄉里公舉賴以建坊者不下十餘家後生子為總戎觀受封焉覺世篇註證下同

陝州方楊讓業蜜谷聞三從兄忠病將終亟奔歸猶及殮拊棺痛哭而誓曰余鮮兄弟余之身即兄之身也兄今棄子子今而後不母視棄子視孫者有如此木尸聞而吁乃瞑楊終身不食其言後成進士官杭州太守

程有才江南婺邑人與同鄉諸生胡士佳友善士佳殁無子妻鄭老伶仃不能給朝夕有才每年分粟助之九年不倦曰恐負我友也後有才享壽九十餘歲無疾而終



父子多年相背對景
常流血淚敬老遇椿
萱懷幼芝蘭滋蓀知
未知未看此天緣奇會
右補如夢令

敬老懷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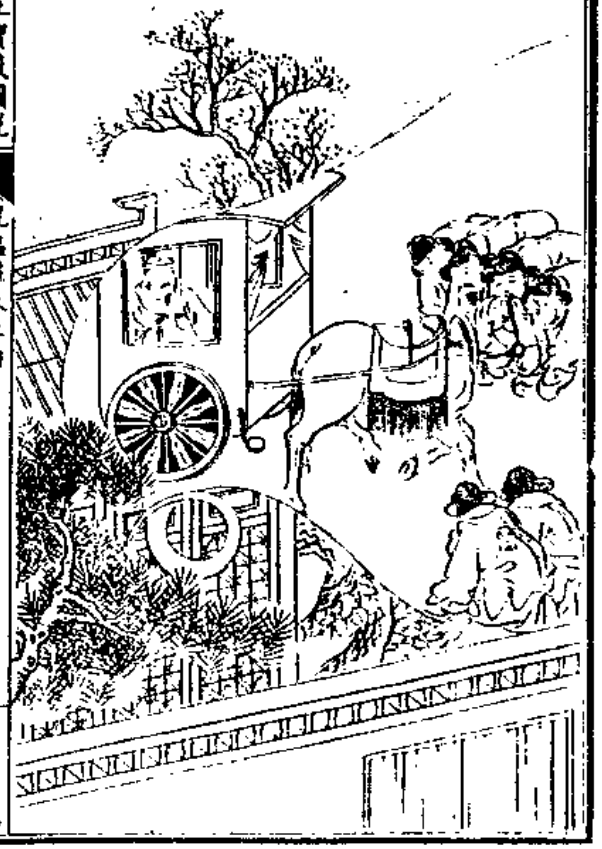
【註】老者高年之人世間最難得者壽見之須起恭順心以其年長近乎我之父兄所謂老者安之也幼者孩提之童知識不廣見之須起慈愛心以其幼小近乎我之子弟所謂少者懷之也

【事】湖廣襄陽姚長者家資巨萬世襲錦衣衛生一子名乳郎年六歲與尊兒上山採藏至暮不歸四覓不得以為被虎狼所傷付之無可奈何宣知郎被流丐拐至武昌亦貧與姚姓為子久而漸忘家鄉年十八喜孚一表揮通今古因繼父母雙亡了畢在家不能應試郎有張設館原任江南監司遭世亂隱居武昌生一女名倩倩與郎同歲見郎老成有器量欲以女妻之恐其本幼少歷練而謂曰處亂世之道宜習一何業又曰惟出外經商既可見利又可歷練世務郎皆無本張出貲貸之因思其父在日曾在松江販布行中尚有欠賬未楚遂別張徑往松江執父舊券討前欠賬逐未得即歸時姚長者自亂即失復娶數妻並不生育雇欲螟蛉無中意兒因思江南人才之地必有堪為嗣者扮為貧老赦視舊賬行至松江天緣相湊恰與郎同寓郎一見加禮十分敬重長者曰老漢窮打何足當客官過謙

郎曰前姓姚我亦姓姚皆係湖廣人見豹如見我父安敢不敬越數日敬不稍衰長者察其誠也笑謂曰我年踰六十尚無子願肯為我後乎郎曰吾父母雙亡時切風木之悲今得前以父事之可慰平生恩慕之志何不可之有即拜為父一切起居侍奉小心翼翼過於親生長者猶恐其偽假意苛求或嫌飲食不佳或云做人不安動加呵斥郎並無怨言惟跪而認過愈益無異遂命收拾行李回家郎曰賬目未清去何速也長者曰兒以吾為窮老人乎吾為無子四處求賢今得兒繼後有人矣吾家財產世襲三品官兒隨我回不愁不富貴欠賬何足介意父子登舟將近武昌長者取黃金三十兩付郎曰以此還張姓之欠還畢即至襄陽家中相見父子遂分路郎至武昌見城郭殘破張氏之居已被焚燬舉人間之云張起復原官領兵勤賊兩月前張室忠破城其女已被擄又有人云賊所掠婦女裝入布袋袋貴十兩一口生念現有之金可作贖資倘張女在內亦足以報其德矣遂至賊營贖回三十袋啟視之多老醜無張倩娘有一媪姓姚襄陽人即老父之妻係賊破襄陽所掠者生喜認母遂其改嫁媪亦大喜曰張倩娘與吾同拘一室此女美而多智被掠時即用巴豆末塗面如生惡瘡賊不敢近白布袋有血點者是

也兒速往尚未青也郎取銀買回果信娘也逢災助眾難婦各回抱母與女回家至則父已先歸幸甘則埋地中未熟賊取見郎與妻同回夫婦相持痛哭細問得其詳父曰兒能敬老無父而得父吾能慈幼無子而得子皆天報也遠人寄書達張道真張雅書云此子久欲賢之為壻今為翁子小女又在尊府天緣奇遇宜擇吉合娶女亦知父有此意並不推辭遂成伉儷一日郎洗足母見其足心有七星紋曰吾所失之子亦有此紋兒莫非是乞郎乎郎曰兒並非武昌姚氏子記幼時上山遊嬉被拐賣不記矣母以告父共認之真其子也一家歡慶不啻登仙郎果後為顯官姚張二姓世為婚姻不替

附載汝表道濟家貧不赴秋試或勸之行贈以三金時歲值歉收路過一寨聞啼饑將鬻表側洪即以三金託肩店夫婦撫之至省同鄉友憎其貧不納一舊識僧勉強留宿是夜備參各府城隍奉集以鄉試册進　文帝內有削除者尚須查補算波城隍畢白表慕救嬰心切可中　帝命召至見其寒陋曰此子貌寒奈何城隍曰可以判官賜賞之僧寤驗其及告表與表夢正合榜發果中式滿娶賈後



細物宜存保護心昆蟲也解報蔵堇初生草木休戕折麟必他年送好音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註昆歌也昆蟲之至微者也草木物之無情者也存心仁愛者猶不忍傷況其他乎高崇敬謹不殺方長不折聖賢用心不忽於細類如此

案廣南郡覽之宇容眾居越王臺畔性仁慈不殺生命夏月以紗籠照燈防有蛾入便溺必擇淨地恐傷諸蟲蠅蚊叢集驅之而已不擾殺也廣南多白蟻來蛀人舊為書籍衣服之害兼能蝕銀惟竹雞能制之實珠傷生戒家人勿畜有銀十金久藏櫥中被蟻蝕去三百余人見地下鄉里聚至一窟見一破甕底集蟻無數散處者約有數斗家人謀曰將此蟻入爐煉之可得原銀七八兩曰為此三百金害數十萬生命吾不忍也急掃之至夜夢有甲士數十皆衣白駕馳馬安車來迎曰好好王奉邀宜恍惚登車至一城中人民富庶房屋華麗乃大都會也又有無數官員伏道迎接請赴宮闕王著縫袍玉帶來廣階降階攜手敘賓主禮王曰寡人託庇仁人之宇不聞朝音保全性命恭智漢德澤政刑不修百姓為盜偷君之財昨獲數山又蒙佑宥厚德喜容不報越王臺左側槐樹下有銀一窖乃漢時趙佗所藏君可取而有之寡人聞麒麟不食生物不踐生草君乃人中之麟也惜君老矣無可成就留貽後人可也仍命原甲士送回寬醒思曰好好者蟻蝘之名翰音者竹雞之聲殆前所救之蟻蝘夢報德耳若人至閩下佗之果得銀一窖後生子名瑞麟登榜作翰林以文章名世

宋程頤號伊川明道先生之弟也哲宗朝為崇政殿說書一日講書畢哲宗偶折欄杖折柳枝頤進曰方春草木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又問陛下在宮中嘗吐漱水必避蟻蟻信有之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嗟乎仁人之言其利甚溥程之後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非仰體好生之大德豈能念及昆蟲草木哉 朱衣點頭錄

明胡僊字伯安家前鑰官至按察使生平全活龜鼈螺蛤之屬無算初為諸生時入省謁徒倚地得潘氏圍屋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請置手擲大指熱之公戲謂曰以吾一夕安僊數十萬命不忍亟近故邨農入試文思甚苦蟻蹴蹴草端見不去久之思窘泉湧七襲立就蟻遂不見既貴司試者謂有神助報曰多在人間時修太蟻報好生戒殺行之彌力

宋郎敦蟻又胡僊萬命回生寸念慈下筆纔點有神助報曰多在人間時修太



當年壯士圍萬萊誰識函人負哥材試看城頭能自悔一朝平步上金臺

宜憫人之凶

註此句有兩說一說凶者惡人之稱宜憫而化導之使之改行從善如孔子之於盜跖是也一說凶者孝服之稱宜憫而周恤之使之各遂其願如孔子之式凶服是也二說俱通並存之各為集傳

案山右伍千為生有勇力以拳棒雄一鄉一言不合即毆人幾死或奪物不償或借貲不楚種種橫暴人皆畏之一日天暑上城樓乘涼有數人先在見伍來皆走避獨一老人端坐不理伍感義謂之曰眾人皆去而翁獨坐將謂我拳腳不利乎老人曰甚哉子之迷而不悟也父母十月懷胎三年提抱望其成立為朝廷建功立業上而榮及祖宗下而封妻廕子幽冥不世之才甘心下流不但國家少一可用之人爾之父母亦抱恨九泉矣惜哉惜哉伍慚愧流汗曰世以凶人目我我故以凶人自待今聞翁好言如聽晨鐘不覺猛省但我不幸於人久矣月缺難圓縱使改悔能入正人之列乎翁曰屠手放刀立地成佛子果回心向上且將為聖為賢封侯拜將著史册而勒銘常直彌為正人耶伍拜伏受教自是改行折節投入營伍累陞副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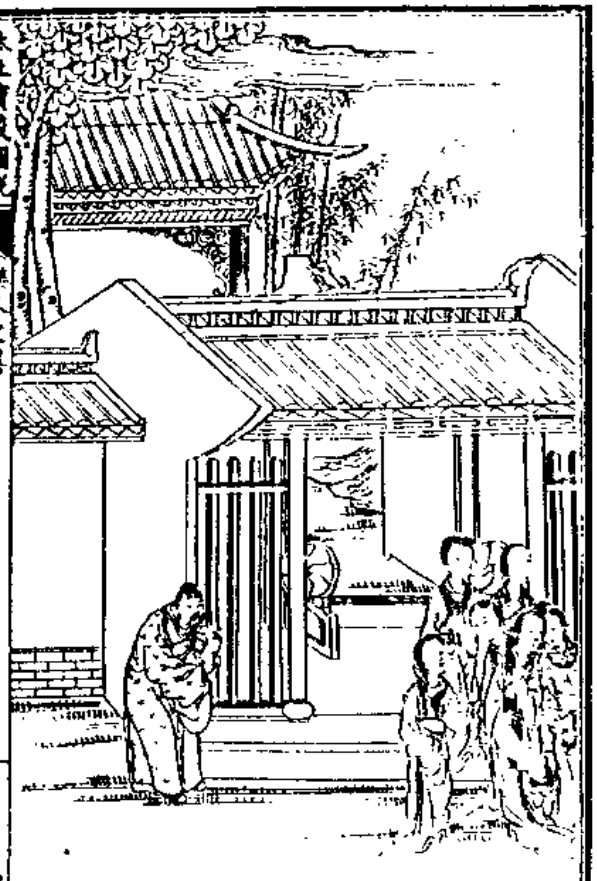


舍悲不忍著紅裳回
憤慈怖欲賦腸爭有
金翁施大惠暮年天
賜兩賢郎

宋徽人金翁年六十外無子用銀百兩娶一妾媒說云係小家之女翁見其舉止安雅應對和柔心竊疑之至晚妻以紅衫命女易服女持衫欲服不服淚流滿面似有無限慘苦而不敢告者翁曰關但實說我當為關謀身價不足計也女曰吾父曾為縣令剛直不合上司被參去官抑鬱而死行槖蕭然家計全空方舉父事母又去世既無叔伯終鮮兄弟無奈只得賣身此時尚不知主人驗否安逆吉凶衣是以痛耳翁大駭隨煙其券取銀數十兩令妻自帶一老媼送女還家殮母畢即命媼同住女家意為之擇良配其妻年踰五十舉生二子俱成名進士人皆以為感德之報云

附譚元春父嘗客襄陽舟旦暮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則里役遺失多金無以償官欲赴水死也翁慰之曰汝金固不失隨取一大函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安敢妄取翁曰汝但取去不必再言後丁卯歲元春夢　神告曰宜自策勵爾父襄陽事發冤獄悟以夢告母母具述前事是年鄉薦第一覺世篇註證

愚案此字之義甚廣如人遺水火盜賊疾病刑獄之禍皆是倘之則必思所以全之前案可鑒



可憐少婦旅天涯馬上啼痕濕絳紗烟撲鬢雲空有恨塵封繡閣已無家清霜曉月閒哀角毛毳幕毡帷聽塞笳堪羨君能仗義生亡世祝蓮花

樂人之善

(註)善者人我所同得世人妄分彼此好名者惟欲善自己出嫉忌者不喜善與人同甚至詆詞以誣取陰計以敗美不過快其禍心徒增罪孽直樂善誘掖於始事於勸幾而又揄揚推引使有善者因而益進無善者亦聞而興起便是無量功德

(案)董蓉綸性好善見前人嘉言懿行必恭敬而奉行之元兵南侵婦女十名閉菩提寺中撥社長李德揚看管李亦善人嘗謂章曰此中所聞者皆宜室嫣妾名門淑質一經隨兵遠去必陷香異地埋玉他鄉殊堪惻惻吾欲盡放之奈有老母在堂誠恐累及是以不敢章慨然曰我係獲身君但易我名此事我為之設有隔壁自甘不以相扳也李察其誠樂明有司易章看管章通知眾女預為準備至夜開門盡放之殺大隻寺承身待罪後兵回主帥下令不許帶婦女章遂得脫釋後娶妻連生五子每念昭昔放女事幾罹殺身之禍看破世情遂削髮為僧募化重建菩提寺圓寂之日聚大眾說偈曰積德行仁何須人見萬理同圓是無前後老僧在世無他只是樂人之善合掌而逝已成佛矣五子俱登科甲李德揚初

發善念後亦享福壽



背篋沿街叫賣花千
紅萬紫鬧壽苑一朝
救得三人命天賜多
金作富家

濟人之急

【註】急者如遇疾病則藥餌為急遇死喪則後事為急遇饑寒則衣食為急遇婚姻則資業為急不論相識與不相識一經目睹便儘力做去如獨力不能設法援引有力者為之便是無量功德慎勿謂事不關己漠然視之也

【畫】楚州有王姓者貴花為業時值歲底婦女雲此過年王花來鮮艷異不洛價爭買王不歸家先到古廟中坐殿前量基上取錢稱銀約有加倍利自忽聞殿中西角有喉嗚之聲王聲視見一破衣男子腰繫白帽王即解下帽摩手數方雖曰君方年少何故尋此短見其人曰小子不幸家業凋零貿易無本一貧徹骨已近除夕家無粒米寸柴寒氣又臨筮我出外欲貸三五十錢應募中之急竟無應者想男子在世妻子生產分文莫措何面歸家不如尋死王曰君若死令妻產中誰為救援必死並腹中子女亦必死豈非三命我今日賣花銀一兩六錢除本八錢尚餘八錢吾與君平分春色何如將銀慨然與之亦不問其姓名其人叩謝而去王復至街賣餘花獲暮方歸妻立門首舉燭曰君來何暮使我心驚王告以贈銀救急之事妻亦賢淑並無怨言曰適見堂中火光熒熒約高尺餘我恐見鬼是以不敢在家王視之果然曰此寶光也下必有金銀花之果得白銀二罐各重元寶一錠上有字云救人三命天賜成家王得此營運遂成巨富謹藏元寶以傳子孫至今後代繁衍人尚稱為花王云

【附】祝梁延平人性極慈祥見人之急無不竭力周濟遇歲荒捐貲設廠施粥全活甚眾晚年生一子甚聰慧試翠日鄰人有夢報狀元者鳴鑼吹手持大旗上書濟急之報及榜發果梁之子也（救善錄）

潘封翁某家富素豐而獨不發秀年行臧應鶴每歲暮即取白金數百兩分作小封多寡不等日投舊禍往城市鄉鎮察無計度窮者債逼不能償者窮途不能歸者一切貧困量給與之人莫知其誰也又多製棉衣以衣寒者多設粥廠以食饑者多施茶藥多施棺木凡諸方便終其身樂行不倦親見二子成名一翰林一中書孫世恩狀元及第宮至首揆世璜及元孫祖蔭皆探花至今科甲猶盛

孝拳一卷不離慎休庵簡著未出時陰德耳鳴人不識狀元宰相已安排（徐太史傳）



兩造爭田事未清
墜身死禍端生
若非賢守明如鏡
全士啣冤何處鳴

救人之危

[注]危者死生在於呼吸如水火盜賊爭鬬刑獄疾病通負欠債逼迫無告之類皆救之援助無濟矣有財有力者隨目生情廣行方便則功德無量矣

[事]浙江金郡義烏縣民羽奸玄動以人命誣功成獄鄉民屈全士償買虞戚公田一畝五分為業已經二載戚公之姪虞祖福又將此田賣與虞兆文以致互爭控縣未審時值初夏兆文赴山查看樹木失足墜崖跌傷偏右並右肱肘越數日痛命其弟兆賢趙起訐謀謂嫂吳氏曰兄與全士爭田輸贏未決若移屍投水告以扶擊謀命則田可永業且問全士抵償是一舉而積恨可消也嫂喜禍不先告知其壻趙毛並兆賢之弟虞世德與姪虞公星共相阻勸兆賢不依即令已之二子乘夜移屍自將兆文兩拳包裹攜帶至王項塘腰沈屍於水置拳物所上而歸天明時有對塘居住之虞佩生汪大玉見拳柄刻有兆文名字往告兆賢兆賢佯為不知同赴查看時兆文原買田契與控縣呈稿壯碑業落塘腰適有虞欽看見拾取兆賢即指為全士挾仇謀命之據拉稿兆文於四月初九日雞鳴時赴縣值審被全士糾路打死拋塘報縣驗明有致命傷復死復業水重刑嚴訊全士無從

置辯問絞擬抵遠成冤案時郡守朱公慈祥明決斷事如神一見歎詞理然曰是案疑實積疑冤至大辟吾不忍也適委屬縣各會同研鞫據兆賢續呈血衣一件供係兆文所穿當初驗時脫下塗屍被作作證係奇取去用錢買回賞訖佛奇堅供並無其事復赴王項塘履勘塘腰曲折紆迴如果全士仇殺自必急圖拋棄豈肯從容遠涉況與狀呈稿何難即時投藏為肯留於塘腰自露形迹且初夏天雨泥濘狀棄草地必然浸爛安能拾取辨別隨喚兆文貼鄰虞昭能單項生並近塘之寺僧裕生供出兆文在山失跌受傷情事從此層層推究始據趙毛虞欽等將樓屍棄塘及親見兆賢袖中落出與狀呈稿並血衣係兆文跌傷復脫存在家各情即應吾不與兆賢俯首伏罪本欲置嚴事得賄實計全士擊因得決已訖受錢西曾幸遇宋公明察速令欽屍冤魂得雪見日況鎮之治蘇郡民訟青天文拯之壯開封人稱包文以公方之復何愧焉公江南婁縣人諱楫號性齋乾隆十六年聖駕南巡以賢能特陞溫處觀察行功過格興舉善舉建置義塚修育嬰堂刻勸善書施送藥餌戒殺放生助人善舉濟急救危功德不可勝舉仁慈明斷實為近代罕有不愧書本後留云



韓公感法古今無人
已同親未有疎至聖
中懷諸佛量子孫世
世耀麟圖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註好得惡失人己同情小人忌人之得幸人之失只緣此心不平之故抑思用之聚散勢之成衰業之興廢世間之進退功名之成敗人之所得何損於我而有忌心人之所失何益於我而有快心總自生煩惱徒增罪孽耳

魏公名琦字瑋圭平心接物從無苛刻當國時士人日以文章歌佳者則夢錄諷誦之曰琦所不及劣者則手自封藏不以示人也人有善則襃嘆即歿賞曰此君子也有過則憮膺太息曰此人平日甚好何以至此想傳聞之誤耳或告公曰能好人能惡人仁者之公心也公一味有譽無毀豈乃非直道乎公曰方今人才漸替毀拔之猶恐不振何容稍有抑抑且君子小人何代無之若嫉惡太嚴舉非自新之路則人皆自棄矣吾備位宰相欲為朝廷作養人材是以視人之得失不啻己之得失體應如是宣同鄉原作閒然媚世態乎真人愧服而去公後五福全綠子封王尚文為帝后子孫等纔世世業盛南宋末猶有作台鼎者

執政三朝德望隆平心接物不矜功視人猶己存仁恕胞與為懷慕魏公



默字分明勿不磨往
來指摘喙聲多感君
拯土埋枯骨泛此安
於佛菩薩

不彰人短

往往缺處也或其人才有未能或其人偶然失足苟或彰之則彼之身名從此眹矣益彰人之短有兩害有存心刻薄於寃冤中迎機凌巧一言中之令人無地自容者亦有談到鳥興不知不覺順口道出者招尤費禍得罪神明可不戒哉

舉京江段克遷生平惡聞人過閨闥之事尤忌口不談一日過黃坑於路見一腐儒隱隱有竊賊二字蓋默記也至晚宿高中夢一少年以衣掌肖曰我在世不肖段過官刑今枯骨拋露黔宇猶有見者不生憐憫反加非笑我羞愧之甚知君忠厚特來相求倘蒙掩以坏土我必有以報君矣段醒憶其言次早偕僕仍至黃坑尋前骨埋之越數日復夢少年來曰感君掩我之德君明日過溪其中有三溺死鬼往往害人吾當悉力救援保君穩渡也次日渡溪旋風大起隱隱聞爭嚷聲幷抵岸無恙事畢回家欲赴田看收雜家人曰近出一虎噬人多矣段懼不敢往夜又夢前少年曰虎食人必須假鬼指引君可預挖一坑明日二更時我與倀引此畜入阱可殲也段如其言率家僕持械伺之至二更果見有二人隱隱前行虎從隨至坑邊二人用手指坑虎即跃入衆械齊下從此害除段與鄰鄉述其事皆感

其德欲背為之立廟塑冠帶像題曰雷顯大王祠像成之日合村之人皆見傘旗鼓吹前導有一少年乘軒進廟如新官到任自是春秋祭賽未絕祈禱報應此可見黙鬼能報德除害即便成神人奈何不自振乎

附麻城劉仲輔家貧自少仁恕與夫人董氏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婆起視之乃所識者因曰想汝以貧故至此即檢夫人首飾幾件與之囑曰汝速改行為善我必不言後夫人常問為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公享壽八十有九吉慶之事歲歲不絕子孫俱登科甲登顯秩封誥盈庭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痛哭其人頗有善行疑即昔之偷兒也人證

桐城何文瑞做禮部侍郎時偶寓古通庵內一日赴酌張燈步歸過醉漢直撞而來口中罵詈且吟曰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踢其頭顱而去公約其僕從不許呼喝明早其父攜子跪門持杖請罪公曰我昨未出庵門竟不問後拜相同上

彰人短處壞人名口舌由來報不輕遺羞二公存厚道憐貧忍辱兩分明



寸高何必冀人知只合恬然與世宜石愛刀錐同孕玉翠遭罹個為逞儀郭公膺福像多讓韓信戕身壯見奇雅馬文章羊杜業一堆黃土掩埋之

不衒己長

人有所長即當善藏其用故聖人不矜不伐君子若無若虛覽欲見長便是短處如美以智自害翠以羽自殘石以抱璞而碎質象以有齒而焚身物尚如此況於人乎每見少年英異之士露才揚己眼中無人到底只是平常甚有因頓而死者蓋器量淺薄自無受福之地也

梁宏治間浙江許容能文爭恂恂自處未書以才智先人時學院試士有友盜其文考居第一揚揚得意逢人自衒久而忘其所以在客面前亦作矜張語眾友代為不平虧欲面訐之許止之曰文之遭際關乎運之否泰彼運應居首與文何涉且並非吾文諸君切勿錯認友聞之內祖請罪且索其閱稿許仍檢佳者與之是科七題全遇友得中式許反落第友竟不成許赴不數後友選山東滕縣尹許適赴北關過其地泊船友出拜客見許伴為不認回衙著鄉地驅逐浙人不許容留在境許原無抽豐之意一笑而已到京值第欽點山東巡按友無面相見出文告病謝職許慰留之竟不提前事相待如初

學問深時意氣平許公有友盜虛聲出文謝職心知愧相待如初見至誠



遇惡揚善

見汝賴知往失畏神無怪前非一朝澄垢淨無遺揚名濕田即免禍賴賢妻 星卷公評積 門閭榮額纍 閨中待字女孩兒乘龍得佳婿 梳李共芳菲

過止也表成之惡則止之使勿行已成之惡則止之使速改揚表也一端之善則表之使其知所鼓舞全體之善則表之使人知所取法規過勸善激濁揚清隨人隨地隨時皆可為也

栗開封卜霄蒼財盖一鄉喜交匿類生事妻俞氏練不從時值重九卜命城外酒肆備設饌偕無賴數人會飲有一外惡書生見卜不為禮卜怒曰何物賤丐如此大悖生答言不遜卜用拳擊去生舉手一格袖中脫出金扇一柄擊白玉釐晶瑩可愛卜順手接得曰留此作免打之資生曰此祖傳至寶留以聘姻何得妄奪卜笑曰窮書能賠珠吾將女與汝生後分辦店主拉之出曰此人無良肩壁事小急宜遠避免傷性命生含忍而去其妻俞氏知卜怕鬼信神用七首一把上粘小帖託為雷神語若不速改即行天誅潛置卜枕旁卜醒見之魂魄沮喪遂棄沐對天懺悔再不敢為非真曰過惡還須為善我家頗有資財何不廣行善事以贖前愆卜從之被澤者多倜儻之日卜善人府縣皆推表其門縣令吳育龍因年荒卜代民完糧製一匾善士醫顯親送賜掛忽罹疾君入境尹出郊迎接拜謁畢接君曰

有卜某者乃大惡人吾已行府是擊矣尹愕然曰此善士也歷受推揚不識家壹何所見加以惡人之號接君曰此人之惡不但律國抑且日擊貴縣代為揚揆得無錢神有靈平尹曰屬吏與家壹所見不同稱呼自別殺人媚人不敢為也辭出府廳逆見其說亦同接君心疑仍扮皆日書生至前酒店私訪店主一見曰卜善人每官人多次今適在店後可進會也盖卜預得尹信借此縣避卜一見生握手歡然生曰向日見件門下未知何故卜曰前得先生玉座有婚姻之許小女至今待字如先生有室則將原壁奉還如未聘前言可踐也生笑曰翁原來如此至誠大非昔比可喜可賀但小生一貧徹骨有舉門下奈何卜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吾家計願學先生何憂貧用但我現被接君訪擊未知性命如何得見先生來完小女之事亦了却胸中一掛碍矣生聚其城遂耳語曰吾即接君也出印章示之卜伏地戰慄不敢仰視生扶起曰昔因小忿相忤今為翁婿何畏焉卜謙不敢當生曰翁不貪言久負令愛佳婿君子也我宜青獨為小人翁速歸我即行府銷差矣次日即令肆尹為媒擇吉成禮卜後以壽考終

痛改前非結善緣揚名免禍賴婁賢接君便是乘龍婿佳語何妨到處傳



富貴窮通自有天好爭好奪徒徒費惱讓得些兒過何必修齋種佛田

推多取少

財者人所必爭之物然人生貧富自有定數惟之不去取之不來究竟能與彭者未嘗不是計便宜處也若錙銖必較以致骨肉成仇親戚故舊朋友相爭獄訟聲與同歸烏有何若嘆些小彭常久相處之為得也

鄰人有丁姓者長名岱仲名高季名岳俱治家高出外經營岳與舍兄弟和好從無間言岱生四子岳生五子高祇生一子甫四齡一日俱謂兩弟曰貧指衝眾家業未增不若析產為三各覓生計當曰凡世不分傳美千古我兄弟承先人之福蔭不能效法古人已為可愧今兄有四姪弟有五姪我惟一子不忍諸姪貧而我子獨豐請析為十兄從之萬後貿易湖廣有欠賬千金乃伐岱所未知者高取討全抵家已大病口不能言但指銀與諸姪手作十字狀而卒兄不忍利其有盡與高婦是夕歸夢高曰我與兄弟推多取少法何遽我之志獨沒千金宜添以出歸如其言仍作十分均分丁係白屋從無到官墻者獨高子若忘云爾耳 二甸成進士累代書香

生前不忍沒千金示夢猶存友愛心哲嗣青年成進士實由賢父善根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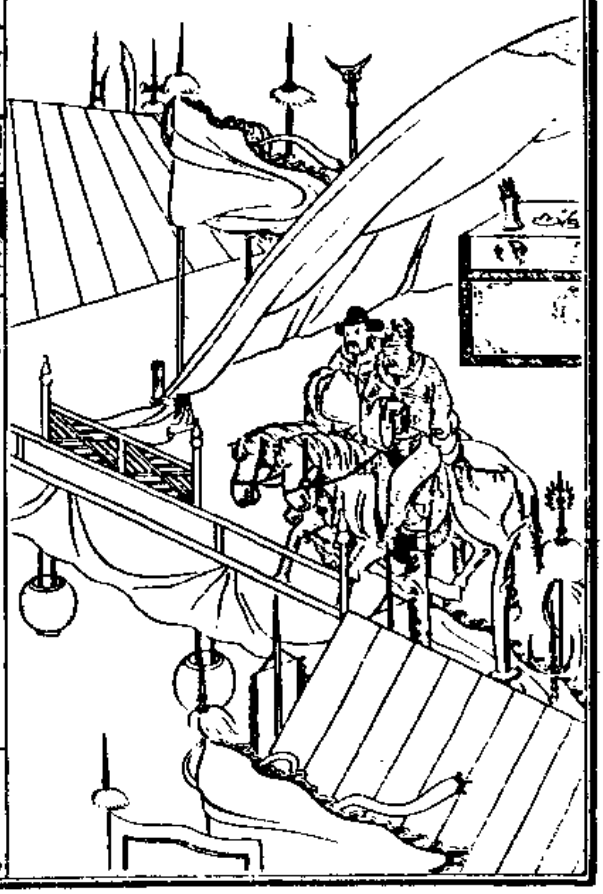


處世和柔莫逞強讓他些子有何妨為人若學婁師德終取終身免禍殃

受辱不怨

凡人辱我定非無因若我有可辱答自在我我無可辱彼自妄耳又何怨乎不怨非獨不報亦不介於心也古來大手眼人必然忍小忿小恥正是享福處若夫藏怒於心徐圖報復又奸險之人耳豈太空之心哉

袁喜裏師德器量過人有無知者指名辱罵公若不聞或以告公公曰恐是罵他人耳曰明呼公名曰天下豈無同姓同名者或猶不平仍以為言公曰彼罵我而于述之是重罵我也毋勞見告一日入朝因體肥行緩同列曰何異田舍翁公笑曰某不為田舍翁烏識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公謂曰吾兄弟久國厚恩祿位過盛眸人所忌何以自覓弟曰有唾某面者拭之庶不為兄憂公愀然曰人唾汝面是怒汝也拭之是逆其意而甚之怒也夫唾不拭自乾當受承之方是處盛之道公為帝所信任舉朝無比愈加謙謹凡遇毀謗之來即反躬自責若無地自容嘗曰人以非禮相加其中必有所情付之不較非惟養量亦以免禍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嗚呼如裏公者可謂受辱不怨者矣



人臣情寵則驕矜驕矜則放佚屢觀古來大奸巨惡類皆恃寵貿禍嗚呼必如鄭侯功業愈深敬謹大業出於小心可以謂之高人尒可以謂之智士

受寵若驚

(註)福分福倚人但受寵便易盛滿境到盛滿便是禍機若驚云者如不當得而得過我分量擔承不起之意如此則競業小心隨分盡職內而忠誠外而勤謹必無盈滿之禍也

(案)唐李泌生有異質眉睛珊珊能於夢龍上立屏風上行每當風清月朗空中即有鼓樂來迎家人惡之潛毀水向空而唾自是鼓樂不復聞成童時駒羅萬卷凡天象地理文武韜略靡不貫徹時楊妃擅寵奸佞盈朝乃隱居匡廬不肯仕進至綠山作亂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聞泌之名徵起之舁檀備至呼先生而不名尚方珍異泌未嘗嘗不先食也屢辭以鈞衡之任泌堅辭不受曰臣以布衣備顧問榮於宰相多矣在軍中與帝並騎而行軍中指之曰貴來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其不嘆羨帝於冬日得佳炭爐中燒熱親削賜之時諸王在側皆跪諸帝命各賜一枝諸王曰御手親削方足為貴泌何足異也帝曰汾吾師也安矣大難克復兩京使社稷危而復安皆其參贊之功錫爵無益於國何得妄恩非分卒不削泌屢受恩寵益不自安求去益力帝曰俟天下大定朕與卿同享二十年富貴再如卿意未晚也一夜與帝同榻而寢泌潸泣求歸帝驚披衣而起曰朕與卿君臣魚水尚疑朕不能始終耶今且寢明早議之泌曰不然臥榻之前臣尚不得請況輔座之下乎伏地不肯起次日上命諸王大臣合詞勸留歎曰上之寵公至矣公之受寵古今未有其比也時憤去志得毋太過泌曰公擊知事殷鑑牲乎創以勇畏被以文御天子親臨省視非不尊且榮也一旦付諸鼎俎求老死田野不可得矣歎回奏乃聲命遠山代宗時信任尤篤泌受兩朝殊遇卒不受職可謂善於處榮者矣

(附)徐姚王寶庵先生延辰子守仁捧觴為壽先生慨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耶賊潭之亂皆以汝為死矣而不死以為事雖狩平而平之此仗祖宗神靈朝廷威德直汝一書生所能辦今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膺下執戟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鉞令名者畢守仁跪曰謹受教

附錄　忠按王陽明先生報濠良言一十章故錄錄備言一事亦足見先生之學得力於良知云

八項吾兒志氣銳為人我是一英豪乞憐優語歸田里帶得天香滿布袍湖海

放情開散逸林泉結屋住遠遠逃名學取留侯計不比韓彭沒下梢

附錄江邑放牛奇報一案此下數案係宣城人馬心齋編錄因錄附案時未曾編入故附錄於此

明江山縣朱愷字壽仁忠厚力學其家不貧牛犬三世矣少失怙體羸善病設牛湯即應固貧課徒鄉村得束脩八金歸遠避兩古廟見壁上粘二紙一紙牛果報一食牛果報讀之詞旨悽切感汗淋漓憮然曰吾今二十九歲尚未入洋必食牛由之故也況遠祖宗之戒不孝食有功之畜不仁恣口腹之欲不義親茲果報而不痛戒不智犯此四罪大禍且至矣尚何功名福澤之有即叩禱　神前誓不食牛面賽歸行過村廬尤光宇入廟朱問何來云近買一瘦牛意欲本村來求盛問牛何在云在廟外朱出視之牛雙膝跪地淚下如雨朱側然心動問其值云七金如數付之尤嫌色低復索三錢朱益之既成朱乃大書神明放生四字於版懸牛項送解舁繩縱牛去是歲游洋貸於鄉中王賢家王固望族也一日樽酒閒與劄談故牛事忽叢頭報門外有牛項懸版覺之不去朱出認之果是己所放生者令引往後園空房先是鄉有積賊潭號人猫猴者素稔王家困窺女妝豐夜傍牛往空房穴牆而進徑至朱房費擄衣飾將出牛突入聞倒舍驚甚廳朱驚醒大呼有賊盜室亦驚呼賊體縛牛腹下過牛怒繫蹄蚌腹時呼聲又急賊棄囊而遁王翁視囊物無恙惟穩牛繩舁往牛空房由是翁家永戒不食牛肉已而兩夕賊復至破後園扉見牛若怒狀因前被牛觸所懸版借屠獲四金適來代翁收債經屠門瞥見所放牛叩其出屠以實告牛向朱跪泣如前朱又買之另懸一版大書書雲放生四字復解繩縱牛去越數載館古田富室鍾寬家近村有盜鍾甚恐朱代盡築籬高垣以備忽小童報來一牛項懸版久立館外朱瞿然曰是吾放生牛也牽雲檐下將至矣述與鍾述翁家築盜事迨三日盜果至持刀放火鍾梯望之火光中睹牛怒哮衝擊如飛賊輒被觸盜竄牛復死衆橫二屍燭之光光宇人猫猴也送縣捕餘黨盜悉平鍾德牛產之碣表墓牛墓由是鍾家永戒不食牛未幾歲復大比朱赴秋闈裝箱歸妾今某房閉朱慈不愜意置之舊牛跪地且哭且求覺而獲闈文殊不佳曰是必有陰德强焉之竟中揭曉謁房師師問何陰德朱曰無之再問朱述近年放牛事師歎異因告前夢及聘提南宮房師亦有異兆選授商邱令有政聲雖禁屠牛備示所放義牛顛末蛻勤部民民多化之後擢顯秩乞歸養母享年九十一朱年九十六子二俱登仕至今子姓蕃衍焉物猶如此

徐太史曰觀主賣牧生出於古耕焉士之手較多之者功加一等矣編不解泣號未至時牛何以預知之且何以既放之牛而知牛生住足之所哉豈鬼神使之默抑義牛之靈光烟烟也

殘碑態度辭花林傳說朱家舊放牛熟血黃泉埋不得尚騰靈氣暮山頭徐太史詩下同

過客欽敬感義牛殘碑態度辭花秋文章代謝西風淚暗裘衣來點頭何戒殺祇知福

半載辛勤只八金舌耕餬口實酸心世間多少豪華客誰似朱公種德深並堂徐太史頌四首

偶感危言起悔心信根全仗慧根深　神前警戒遵先訓四罪堪垂座右箴

殺生共賈十餘金兩度終全愛物心不待閻中牛報德仁人早有　帝天欽

鹿鳴宴罷又瓊林嚴禁屠牛息更深婉勸部民勞說法幾人不失布衣心

須江舊事幾經秋何處殘碑認義牛一念生機回造化轉移還在己心頭徐太史頌二首

人間粒食賴耕牛戮謂無牛可有秋果報昭彰誰猛覺屠兒幾個早回頭

嚴州青谿王姓家養母犬與所生小犬同牢一日主殺其母煮半邊客共食犬子繞案下伺人擲骨於地即銜去往返者數王對客笑曰人言犬不認骨信然食盡犬不復來王怪而尋之則見園中犬骨壘成一堆上覆以土而小犬死於母骨旁矣王大驚悔遂并埋其半與客共戒不食作孝犬記以風世王姓後裔恭行警心錄

李哲生曰以無知犬子猶且不忘終日葬其母骨人有累世不葬其親骸骨暴露者視此何如也

徐太史曰警心錄復記德興農家虞村家竹犬生子無食鹿坡王氏距半里求其子歸飼以膳糖每食竟即掉尾返故處嘔以哺母至暮復然雖風雨不輟時有詩人為賦孝犬歌歌曰慈烏返哺古所稱不聞乳犬能效擊鹿坡王氏世吉人乞得乳犬於良鄰良鄰家貧並乏食母犬長饑柴骨立乳犬食竟掉尾歸嘔食喂母使母肥朝餐歸嘔暮復續歲類之中頗考叔給紛養志寫缺如憫殺四足之韓盧又記村民趙五其家犬生子方兩月隨母行母為虎噬五呼鄰眾持矛逐之稚犬奔銜虎尾虎帶之走滿棘刺挂骨皮毛殆盡終不肯脫虎困擊累稍遲追及斃乃下

又建寧府志載成溪童鎬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牧豬解人意後白者忽毒不能進牢而食主家以草藉豬外臥之花者日街飯吐而飼之夜則臥其旁及白者死主人埋之山麓犬乃朝夕往繞數匝若拜泣狀臥其旁久移時而返合前豪猪之犬乎犬乎乃孝友若斯雖畜乎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望夫隨之俄入草莽中不出戴妻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而食之虎見人至舍犬而搏人牛見主有難忽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互相鬬不踰時虎負牛勝人獲免牧監奏聞頒廷陽一牛代耕前牛待其自然明記

有士人某性善其親事家犬生四子以為不祥將棄之河某見而乞歸養之一日將暮忽聞如風雨草木被靡震撼山谷遙見大蟒身如車輪目光閃閃直趨某將加吞噬四犬徑與蟒登跳扼其首競嗔之蟒死某無恙物猶如此

李斯義曰方某之留養犬子不過一念之不忍而卒免大厄故凡作善事但盡我心焉耳若有意求報則為善漬而誠不足以動物矣

身驅蜂者吐腥烟併力翻恩始快然溺大路人尚憐死自家溺女不知憐徐太史詩

同年張鶴洲行人當乘一騾甚愛之康熙甲辰鶴洲以科場事下刑部鹽粥不繼乃以騾抵通於人一日過市酸嘶悲鳴隨其新主而還歸張郎猶近之輒踏齧不已家兄西撫官吏部為賦義騾行嗚呼此騾勝華歆賈充禍淵六臣之徒多矣池北偶談

義騾日下競稱奇消得瑯琊吏部詩新主縱然窮秣好不如故土樂忘飢徐太史詩

予生公先曾祖父也余少時聞先君云公嘗見一西客以騾馬貨遷度貨內一馬脊背破爛血肉淋漓臥不起客鞭之數百馬輾轉於地終不能起立公惻然曰是馬想不能負蓬何苦加鞭客曰不如此然則棄之乎公曰何不賣去曰元貧如是其誰肯受公聞索價幾何曰昔以三十金買得今惟求一半足矣公如數與之客另僱馬負貨去是時人皆笑公愚且謂馬必不起公試喂之馬乃勉強支持起逐牽至家調養月餘脊脅復肥健而馴從不驚蹴大稱公意一日騎至親友家赴宴歸公因過醉行不數里已在馬背上睡熟矣路經山麓旁臨深澗嶇嶇難行馬至此不前而公睡如故馬大嘶公亦不醒舉日已西沈馬長嘶不輟村人聞馬聲有異覘之乃公也急喚醒馬公訝曰馬若冒險前行禍必不測馬誠不負余哉後馬

死公泣而埋之未復如是

伏櫪壯懷縱喘存佛粮沈醉怯黃昏青山埋骨頻揮淚何日駕駘再報恩徐太史詩

鄒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並羔一日欲刻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雙跪前膝兩目淋淋安驚異良久置刀於地去喚一童稚共事割羊及回羔失刀乃為羔口啣之去置場陰下而卧其上安疑為鄰人竊忽轉身趨起羔兒見刀在腹下遂頓悟即解下母羊與羔並送僧寺已長生自身尋捨與坪投寺內竺天師為僧名守恩同生緣二編徐太史曰雖畜一杵大眾誠靜思此羔皆見縛母時若何心碎況屠時若何血迸臥刀時若何驚戰隨母入寺時若何足蹈孝哉羔乎殺戒屠手

殺機一動雖時休羔跪屠前狂淚流轉眼掌關生死聽何人刀下肯回頭徐太史詩

鳳陽曹某販豬為業內有一豬甚馴似識人意喜養之留作種豬每豬結隊行此豬為前導養二十數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溪口忽逸被主人刺其金殺之投尸智井人莫知也豬踏於屠還去屠追之值州牧出豬伏輿前啼若有所訴官異之令役隨所往舁至智井側而嘷掻之得一尸詰屠曰不知問豬所自曰買之某店者往喚以久出告豬突入其室噬店主人衣不釋捕至一訊而服豬送廟日給粟并許牧歿任去新任者不復

給僧最食之呼豬慕化結點首若會意狀悲泣豬項導入市眾皆樂施次日豬即自往已給者不復討未給者守之不去眾曰此豬遺人也自是風雨無間有以豬遺人呼者即搖尾奔至給瓜果不食欲人併入袋中負歸人益奇之垂三十年僧賴以活乾隆戊子豬老踐僧以棺葬廟後表曰義豬墳物猶如此

徐太史曰前後報主曲折分明眾以遺人目之也豬已人之特筆記驚之年也又匪直以畜常人等之

披毛刃以道人呼跳出刀山快意無量義原來同佛性何曾依樣畫葫蘆徐太史詩

衢州里胥催糧業家某貧無以備餐胥伏雄嗷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黃衣女子向前乞命且曰自死不足惜不忍覓子來身耳胥悔異至屋側見一雛伏蓼其家將宰力沮之後再來乃抱雛見胥踴躍有似感恩云既去行數百步一虎猝躍出忽一雛飛撲虎眼胥擊死虎口中

徐太史曰胥如虎而動惻隱虎心善矣不然難逃真虎口也是雛靈幻莫測真慈母真喚士

片念仁慈轉殺機伏蠅誰遣幻黃衣桑腸兒女尋常事不料雛心奪虎威徐太史詩

興去骨歸葬往鄉催糧夜宿似聞隔壁人語曰我明日當就享若輩享自愛母攜雛人錄雛之乃雞母與小雞語也清晨謂主人曰吾享雞鈎我享錢以生骨得雞去至岑山雞會飛入洞骨逐之見白金布地喟然曰　天賜我乎我安置此逐逐楊作路力行善事棄家為僧守戒律終其身廣信志志

淨因寺沙門某遠養一鵝常隨戲膝每聞講經則入堂伏聽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兩朱記

聞到妙來心即神香雲花雨幸皈身此間未許談風月不似孫高鶴做人徐太史詩

萬曆二年無錫縣春負中年無子時值清明家人將羊鵝負見羽毛潔白冠足如硃偶動憐念遂不宰送至北禪寺放生越三年負夢鵝來謝曰蒙君不殺在寺聞講誦金剛經特來報恩負醒長嘆痛逝生于名夢寄聰明清秀年十二入泮兩舉鄉試六道輿常疾書催明珠老蚌孕慈胎青衫一領休看易三載聞經佛座來同上

李昭祥應試杖謝主司盡殺恩賜見一卷在枕前閱之平平今吏置案上復取視有硃鼠咬其卷復呈枕前如是者三趣錄取之李持授來謁主司問其故李曰先人陰德不可知但三世不養貓耳主司曰此鼠報德也李來春聯捷閻奉詩

家家貓喜食魚肥世俗茅雖報鼠穴不俟簪官三度萬點頭卷已拔朱衣同上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厚食之因事下獄歸時數恨不已鸚鵡曰郎在囹圄未適自憐憐如是我閉籠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伴有過隴山者鸚鵡必於林間問曰郎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物猶如此

徐太史曰自起開籠放白鸚此商可謂賽雖陶矣

江南諸生某夜夢環介冒者長跪請曰詰朝有難在公某友家幸垂憐往救生靈窟盂起送友家見一奴攜竹籃入問何物曰市得魚充早膳耳前視則活鯉也向友白其故放之江中踰年渡揚子江陡遇狂颶颶船至山下石傷船底將息將沈衆呼號冀措咸謂無生理矣頃隨風颶浪而前若有物負而行者水盈舟行益疾竟達於岸回望之見一巨鯉搖尾而逝同上

徐太史曰不入夢友家高鯉來往救此友必非仁心為質者然遂夢即救江中還是喜報路上人

李景文常航漁人貨其所獲仍放水中景文素好服食火煉丹砂積熱成疾疽發於背漁莫能療宮寐中似有摩魚滿沐其毒清涼快人遂瘳虛同上

同在清涼世界行菩薩道度事救心願求仙不少丹碑誤那識長生即救生(修文史辨)

鎮江郡趙久未第夢至一所見大釜煮蛤蜊皆作人聲呼趙姓名曰汝之不第以此故也能速念南無阿彌陀佛蛤蜊皆變成黃雀飛去趙醒痛戒殺廣勸世人後乃及第官至安撫使應冥註

華藏植曰見人殺生有錢買救無錢念佛是亦救生一法也

徐太史曰雀入大水為蛤是乘而潛矣此則蛤化為雀是潛而飛矣陰陽變化不可思議類如此但不知蚤蛤何以能言且能知人禍福也

幻中復幻幻中真戒殺分明示鬼神會得蛤蜊言外意升沉何必問嚴遵(同上)

長洲韓侍郎世能世居陸墓喜買祖米梅善救生之鏡每早起必持筆掃兩岸螺螄盡投入水中有時忽憶掃數里如此者四十餘年不倦隆慶丁卯侍郎赴鄉試夢 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救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當先令汝入翰林事一品榮復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曹孫治萬曆丙午舉人沐榮正壬午舉人六世孫美廉紹袞且會元狀元拿命錄後編

南康狄相國太守著中桂花題酒次遠聞學江其皋先生主講豫章書院時予適

訪焉偶談及果報先生曰善惡報應從古聖賢以至近代史傳所載可信固多然第復一日假寐書齋夢二童子明璫玉貌各手擎紅紗燈一盞至曰府君請牛問府君為誰不答導之前往不覺隨往至一潭側跟廣不知幾百畝也蓮葉田田綠蓋翠翹肥大二童履水上如步康衢于錯愕揆度間黑中恍惚殿宇曲折屏戟森嚴陛上二童置燈兩旁皆見甲士森立 王者黑旒冕坐對殿簷高于前揖之 王曰汝江某乎曰然曰汝曾戕生命數萬知之乎予曰風世公案歷歷未悉現世無業自信無戕生靈之事 王曰非前身事也蓋惡之惡之之久不得曰屏冰明問憑梁未解 王又曰且細思之當自悟惡之又久乃曰憶題角時館師外出曾偕塾方嬉戲捉獲青蠅無算去其翼聚於高埕園之引螞蟻緣至亦無算乃以火焚有頃黃爽衛其團蟻蟻反飛一時滅沒互為指手笑樂得無是乎 王曰是也知罪未乎曰重乎何如希格外庸宥 王曰既知懺悔急宜圖功力當日同害物命皆量福命報清俱惟實踐汝本願喝第一人因此降為一甲二名仕途得意中時有拂意事逆交命運五年中少事衝行且入佳境矣勉之勿怠警悟先生歸川舉年人長慶丙辰榜眼今官大宗伯白貽謀藏一心善度合編

姚坦恪公戒殺藏公諱文燦字若侯江南桐城人登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贈治甲午鄉試應舉項言一篇

百物之命一人之舌命不再生舌惟智悅盤內添饌廚中續血共華心傷腸雖冤結願我同人生靈愛惜 全今起後

施愚山先生放魚子法

凡魚子切勿損壞勿經鹽水用乾鬆細泥拌裹曬乾收藏自秋冬及春積至四月望後放於河灘水草中無不全活若當四五月間正魚子生育之時或不得已而用魚可將子輕輕取出隨用乾泥拌放使當為日光所照不半月即生屢試屢驗

張文貞公救生辭 公諱玉書江南丹徒人

三教聖人功用雖不同其仁慈愛物仰體 上帝好生之心則一也陋儒淺見乃目之為佛老豈佛老好生而吾儒尚殺乎白樂天有放生儀真西山有不殺誡顏魯公臨所守郡縣即立放生池共八十一所咸乞御示以垂不朽蘇東坡貶年極喜放生念佛其在杭州奏修西湖以續放生池數公節義文章炳耀千古使稍有可疵數公其肯為乎天地之大德曰生 上帝好生非無謂也凡物之將死其哀號痛苦亦自有聲有淚但我輩肉眼凡胎耳不能聞目不能見爾何以故蓋惟天

耳聖人然後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故懺嘆此哀號痛苦不啻倒懸之在躬而遠望人之一救也於此而能救護之真是天地歡喜神明樂幸皇直所教之生靈感恩德已哉陶石簣曰一虎當已立萬民驟散走萬人俱虎心物命誰當救勿謂彼肉肥可療我身殘彼此當露命但當相憫佑痛哉斯言也彼佛氏因果之說陰陽報應之理猶屬後焉者乎增修好生錄

林少穆先生放屠太守書後

信哉天人感應之理固昭然不爽也余友錢塘屠潛園太守於辛巳秋得危疾醫者誤投藥幾殆自誓以利人濟物為懺悔地他事一不繫懷一夕 觀自在菩薩感應入夢謂太守風世為雙中某官遇事公而剋殊傷仁厚雖無私亦減祿位又多殘物命宜得短命報幸病中誓願堅固念念以利濟為懷無毫髮怨尤冥中以他福得折除當可益算陰律惟救生可延生且加祿當益勉之痛後遂舉家戒殺廣放生命是冬即疊拜衰州九江之 命即家起用不次 殊遇明年春病亦頓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為大願欲人人咸雅戒殺放生福報而又慮人人之不盡信也故為好生錄書後一篇第暢明善儒不殺之理而於感夢一事

未嘗及之其於立言之體固當而於覺世之意或有未盡余故復為詳述之使人知戒殺之旨非荒幻無據也近時風俗奢靡無故飲食酬酢刀俎紛陳中丞獨守此戒前撫吳日當禹戒殺文註釋以勸吏民有議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己饑己溺為量豈惟愛之仁似非惠番閻者疑之獨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愛物未有愛物而不仁民者吾方以中丞為師法何疑焉太守之篤信已非今日始矣余又聞太守之先德封公中年始得子即立願戒殺放生貴其子以文學科名願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復於病中感夢　大士蓋福慧種子有自來矣願覽其文者人人勉行之則仁愛風行太和翔洽於世道既有裨益而文學科名之報與延生起衰開斯願者在也道光壬午夏六月侯官林則徐跋錢塘李更生圖並繪

中國印經協會藏書

送安洪子參生原名廣白放生方可延生無力放生先戒殺立願自能如願有心

中國印經協會藏書



解網疎因莫大恩如何惜地酹妻言他年
搜首沙場上冷雨淒風泣劍魂

註君子以濟人為念一念觸發推恩給之見得道理自當如是若施恩於人而望報便不是真心好施所施者亦必皆能報之人或報以錙銖或報以盤饗而窮途望恩者不得拿其澤金是一團私欲矣故必不求報而後心平心平而根利源方算得真施也

案自情作善後令審一大盜見其豐偉健美品貌非常心竊異之但盜所犯甚重欲生之而無路乃於夜半呼盜至內衙謂之曰吾欲生汝而律無可生明日解司吾殉是半路釋汝可相偕而逃也次日取銀三百兩贈殉差中道其逆事發吳以吾是不慎去官豪囊如洗家人莫不尤之吳曰施恩而望報不如勿施貧窮命也何尤之有越數年盜於逢庭立功躋顯位恩報前德以書招吳吳心不欲往家人強之乃行至住所盜事之如父時刻不離數日不歸後堂妻陰而問之盜語其故妻曰君誤矣吳聞大德不報彼有挾而求雖盡貴與之不足若不遂其意彼搶揚前事君何面為官不若致之死歸其棺而後贈之庶君事不露而彼亦受報吳盜抚然曰卿言是也遂數日當行之夫婦私計不知已為廚役樊姓竊聽通逆

午膳與以肴饌不精被責二十板樊懷恨言將私計告吳吳大驚棄行李與樊宵遁次早盜知之已遠不可追矣乃大海道人貴千金送其家吳卻之不受值旱恩吳作官起用歷任尚書盜領兵征西域失機論斬亦負德之報

附河南劉文正公諱理順鄉萬復久不第讀書二郎廟聞哭聲甚哀問之其鄰曰渠子出外七載母老且貧婦媳團活昨得遠商十二金今夕即竊姑媳不忍別耳劉忽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之用只有納糧的十餘兩明日交官矣劉曰速取來官裡再為借當還假作其子書言離家復積利五百錄金半月伏歸先寄銀十二兩等語姑媳得錄信急告商還其銀去越十餘日子果歸書中所言悉符子聞狀喜嘆曰殆　神明憐我乎舍家叩謝　天地劉公是年會試數行前名夢數次列矩　二郎神送出廟門及臚唱果狀元及第其子後知劉公所為建門拜謝公竟不認係白鮫太史杜香銳

吳郡洞庭山席氏其先世有誥生事與此同其所拯者係木匠母妻木匠歸訪知是公誰謝不認匠曰相公行陰德不居功小人豈可忘報開郎喬將娶小人親遊一林來顧郎君吉利多男相公勿卻後果連生數子至今科第連綿為洞庭望族



周卿飢寒出本心道
途不肯沒多金一朝
行滿飛昇去留得高
名百代欽

與人不追悔

【注】推解之念人皆有之但初念未嘗不善病在轉念之易其初心耳故一念惻隱慨然與人復一念係戀而悔失我有究竟是否根難斷義利不明為德不終食前日熾推此追悔之心非惟不能與人將來必且奪人矣

【衆】衆業豫家無儲蓄而性好施濟時值歲凶祇有米五斗有貧友告貸慨然以三斗與之元旦貪薄粥妻孥苦饑皆出怨言衆曰既已與人追悔何益爾輩苦元旦食粥視並無粥食者何如又冬月見赤體者解貂裸與之歸家有寒慄之色妻拘得其故笑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謂孝也君凍自己之身而恤他人之寒未見不稱輕重吾有小襖可達易同衣曰以小易大不如勿與吾身雖凍而心自樂卿勿慮也乃取小襖著之一日登廁見壁上掛布袋內存白物大如封約三百金嘆曰財與命連此時失者不知作何景況生於路旁等至天晚並無失銀之人揭歸藏匣中家人面前亦不言及次日復往守候不覺身體困倦悔然欲睡見有神人告曰失銀之人前世慳吝異常一文不捨今生為官僕背主私行來命株連浮閻銀三百兩以圖入己天惡其貪故使之中途失脫彼以不義得之以忙中失之乃係天意彼已不來無用久等也衆醒自思雖承神語然不義之財終不可用時值年荒斗米三錢乃買米百擔於四城門施粥數日而衆家下雖極饑餓並不沾惠後年逍百齡眉不改強健如少時遇異人授以金丹大道飛昇而去

【附】唐郭元振讀書太學寃債濟錢四十萬至會有縗服者叩門求助莫元振悉與之不復問姓名後官至中書門下封代國公丹桂籍注果下回

宋眉山蘇公仲果遇荒歲賣田以賑其鄰及冬年豐人償之辭不受祖業漸衰雖飢寒而心不悔生子洵洴軾轍俱貴顯文章節義世稱不朽揚州與化韓樂吾家素貧足遇歲饑與押俱盡一日止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欲半贈之妻曰如明日何樂吾曰吾等明日方死彼即是今日死送分濟之是夜夢　神謂曰汝濟人心切　上帝鑒之矣當賜汝金一穴明日鋤地果得之

程嗣興好行陰德有一貧人值大雪饑不能起公憐之攜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貧歎有貧人來糴米受其錢五千俾志曰汝錢十千耶倍與之凡肩挑背負諸人必多債其值曰拔腳手脫足以求利忍與之較乎享年八十無疾而終子孫累世榮顯



卓哉此老獨善其身廣
利感應太上為心芳聲
令譽上達楓宸親揮賽
藻貽厥子孫

所謂善人

註承上文是道則進以下至與人不追悔言如此乃所謂善人也曰善人則心迹日休之象與前所言貧耗憂患等相去霄壤此在天堂彼在地獄矣

案元末有儲紹來者力行感應篇刊刻廣佈等句各編彈詞俾閨門婦女亦得解悟時羣雄割據一方陳友諒少時貧困無賴儲曾周濟之後數年友諒起兵佔鄱湖廣據鄱郡即偽位國號大漢擄儲不就屢賜金珠等物儲不敢辭但藏之笥中留以待貧家難缺錢米不肯用分文明太祖削平諸亂整飭復訪天下隱逸善士有司文章為儲奉詔至都太祖問曰卿在家何事最樂回奏曰臣草莽餘生恭逢太平盛世惟力勤耕種以養親教子課孫餘無所樂也太祖又曰陳友諒僭竊之日卿不入其黨友諒尊禮備至可見作善之人雖惡人亦可感動善德與所不屑信不虛也雙書云惟善以為寶卿可謂得之寶矣御筆親書為圖之寶四字賜之另賜米帛文綺以安車送歸勅有司月給粟肉以養其老官其子為雲南布政司掾入太學讀書俟學問有成量材受職



宋代求名相惟公莫與倫抗亲依舜日夢改畫生春盛法昭今古宏献歷緒紳試觀蓼述日會

蓼翁千人

人皆敬之

【注】善者人所同具之公理人能全此公理上自王侯卿相下至牧豎村夫無不尊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此豈勢以迫之術以馭之哉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也

【案】宋司馬溫公居鄉時鄰生徒講學會文之期一飯一蔬一菜一肉不置酒公第其甲乙畢即申明孝弟忠信之理規矩不修學者莫不感化有鄰老數人以菜羹麥飯為獻亦來講學公欣然享之如太牢會畢為之講大學聖經一章眾老退而喜曰吾今知聖人之道也公每出市人傍立起敬如對神明裹詔赴闕衛士觀之咸舉手加額百姓遮道呼曰公幸無歸留相天子活我百姓時王闢之過青州見村民數千百為羣踴躍相慶曰司馬作相吾輩大快活矣契丹聞之戒其諸部落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擾邊公薨之日帝減膳撤樂輟朝三日都民罷市相聚設位而哭祭衣物為奠如喪考妣四方會葬者數萬人香楮紙錢之類市肆為之一空蓋從來未有之也

【附】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為之一變皆敦尚名教不隱貧乏人隨貧富皆知自足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為不善恐為司馬溫公所知并註附註末



天道從來佑善人
公抗疏簡丹宸幾番
瀕死皆無慈奸相宰
勞設計頻

天道佑之

註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或孫忠可以貫日或純孝可以格天或貞女烈士有猶飛星隕之異或節人遭客有鯨波瘴癘之危要皆冥雖自全履險克濟若非天道所佑人力豈能為歟佑謂陰護而保翼之也

案宋劉器之登第後力學不倦日謀性命之旨人勸之稍息答曰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原非兩事吾儕值太平毫無知識昔漆雕開為聖門高弟尚以未能信斯為歎我何人斯敢不自勉及拜諫官忠直敢言累抗疏論章惇小人不可用人皆為咋舌及惇用事修前怨公遠遠竄宋時流貶之處以兩粵為極惡人言春捕梅新與死為鄰高廉雷化說著便怕況此八州公應真七雖臧暑炎日泛海冒瘴盜賊橫者不論寬假人皆謂公必死而竟無恙時有貨郎揣惇意欲狸殺公惇即擢為本路判官其人飛馳來去賊所經二十里止宿驛亭擬於明日處公左右震懼夜半忽聞鐘聲貨郎如有物擊大叫嘔血而死惇復具疏揑奏誣以重案殺公疏未發而事敗帝念公前言立招回朝歷平章國事以福壽終非天佑善人之明驗歟



舍寬上疏叩金階延
杖已甘碎百骸富貴
来時辭不得都緣命
運有安排

福祿隨之

福祿隨之也 福者福之也 祿者祿之也 隨者不求而自至之謂 蓋天爵修而人爵從 善根感召 報於影響 其如是而然也

唐武后僭位 授戮宗族 大開告密之門 株連蔓延 死者不可勝計 有裴炎者 素疾仇家所誣 蒙市 其妻仙客年十七上疏訟冤 后趣執之 謂曰年少何能為必有人所使 仙客抗言曰 忠孝出於天性 何人能使陛下當路臣言是與不是 不當問其他 后大怒 命杖一百 擬四杖 氣絕 武后定法 人元犯須杖滿 執杖者憐其少且己死 以下諸杖備數而已 至九十九杖 復蘇 安插遷遠回紇 可汗雅重漢人 見裴係名臣 俟眷且通文墨 使教諸子書 妻之以事 雖不安插 遷以女妻之 裴由是富有金帛 種田則倍收 牧馬則蕃息 與中國通市 得利千萬 自成部落 富強敵國 矣由遷至京驛遞 皆其佈置之人 朝中之事 纖悉畢知 時徐敬業起兵討武后 國中有事 裴未機 欲歸 僧要以婢三百餘人 裝車數百輛 馬數百匹 連夜私遁回紇 恕遣兵追之 裴率家僮拒之 不勝 被執回紇 以愛女之故 不忍加 執拘管之 以待朝命 時敬業之亂既平 武后思前此流人 更有異謀 遣官安插 實暗令殺之也 是官承意旨 畫殺之 裴係待命之人

太上寶筏圖說 福祿隨之 十三 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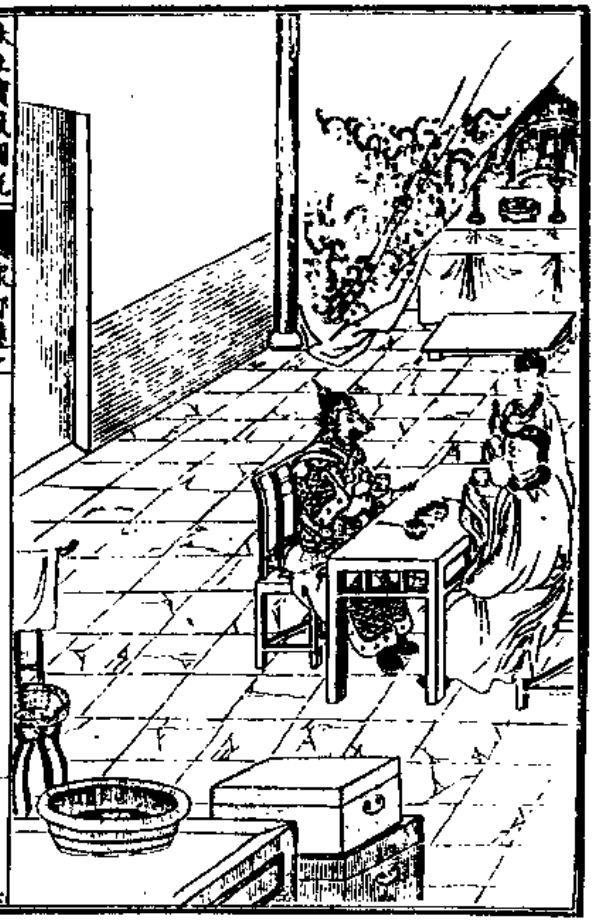
反獲免 是官回朝 復命后 果嘉曰 朕命爾安插 何故擅殺 立付法司 與刑下詔凡屬流人 盡殺 果回家甚意 以為流人 俱盡故施恩 以為捧飾之計 裴遍達其會 遂得歸時張柬之 謀殺諸武 后退居後宮中 宗即位 念裴實復其家 累官尚書 計裴一生爵位財產 皆不期而至 可謂福祿隨之矣

附 宋仁宗時 貝州妖人王則反 文彥博舉趙計賊一日升堂 攝事妖人用術飛一大石當頂壓下 忽皆復有一人抱之 雖數步止將所坐椅打碎 彥博謝之 其人曰 吾福神也 因公忠直故來相救 言訖不見 公後事上 壽位極人臣 子孫榮盛 載善錄

西蜀李昌齡字天鶴 宋州虞邱人 太平興國三年進士 官光州太守 平反冤獄 有莊嚴寶筏 勸世救化 令人因事求理 書曰 做人為官 皆不可一日離此 書後 擢御史中丞 年高德劭 五福咸臻 有事傳行世 最精核

徐太史曰 宋鄭清之 歐應篇序 謂 德有集莊 賢融洽 信而有徵 即李莊也 迪吉錄 謂助 天開敏 高功厚矣 其李公之謂歟

香嶼燕寢松扉閒 想見賓朋筆揮間 太上功臣推第一 華山雲瀑入閒徐太史詩



太上寶筏圖說 廣邪遠之 十四 忠

將軍娶婦應遭誅愚父貪金攘掌珠元振代天行大法害人妖魅一時屠

眾邪遠之

狂妖不勝德善人正氣充滿邪不敢干譬如太陽一出冰雪自消一切不正之氣遠而避之不敢為禍也

唐相郭元振未第時挾策遊東都至太原日將暮居停無所路偟見一廟頗書烏將軍祠十分整肅振偕僕入見殿塔兩侍俱列鞏容如嫁女者然殿上供酒饌有金介冑將軍上坐閻左邊室內有女子啼哭聲振問為誰內應曰若人耶則救我鬼耶住為之振命僕將門打開有盛服女子年十六七容色姣好向振哭拜求救振曰子天下血性男子也關果員狂可實言吾當救汝捨身不惜也女曰此地有烏將軍者每歲索少艾女為夫人若不進獻則降災合鄉不寧數年來喪女命多口吾父判鄉人三百金醉妻而鬧之此居自分必死倘蒙救援願為婢妾報命女仍住居中自與僕在堂靜候俄頃有十數人各持搖幡等類進內見元振曰相公在此某所持奇去又門外有兒衣公吏數十還見振者曰相公在此不敢進內振心喜自念吾當作相可除此怪矣靈時有鼓吹拳旗執事擁一將軍來軒而來至二門公吏回云郭相公在堂上將軍若有懼色曰既郭相公在此吾當相避

振命僕至與前語曰郭秀才請見將軍下輿至堂上與振敘禮振曰小生路過閒將軍喜稚願為小相將軍謙不敢當命酒與振共飲談笑甚歡振有乞首桂鋒利思欲剃之曰吾有疾腦得自御厨敢以上獻從行李中取出用之首解開親送將軍前將軍伸手來取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大呼而走從人急奔一時寂靜振呼女出與以飲食至天明女父持梢鎖嚎哭與眾鄉老來至廟中見女竟無恙問得其故眾老嗥曰破吾香火欲殺之振曰謂等老於年來老於事且勿嗥靜聽吾語上帝設神非猶今之州牧乎眾曰然假令州牧不遵法度貪濫酷色天子有不加之誅者乎今為將軍奸女多人乃上帝所必誅吾奉帝命為一方除害何嗥為眾皆踴躍曰是也公率眾熙血跡尋至一古塚有穴如屋一大豬無右爪臥內蓋所謂將軍也眾共殺之火其廟怪遂絕父欲攜女同歸辭曰得金賣女置於死地父子之情安在吾永隨郭恩公不復念家鄉矣郭喜為側室生二子

明戚甲賓福建漳州瘴癘盛行染者立死殆億萬計有道人云惟寒行感應篇者得無恙詩之果然

海霧漫天雨不開牧牛疫鬼氣氛氳道人無限慈悲意應是琳宮奉勅來



月色湖光黯淡時招魂此際倍淒其松聲一盞犹留報滿載空珠作酒資

神靈衛之

(注)神道無私其所歆者忠孝所飲者正直所受者精良所享者道德故過善人無不曲加保護古來積德之人遇水火兵盜之災往往化吉生祥脫離凶危傳曰神所憑依料在德矣此之謂也

(案)長沙趙德鄰六歲患痘將危有神人送藥一丸石愈嘗出外遇鬼見土地持杖衛護每隨貴汪姓女為婦實換重貲合家居大艘常泊岳州湖岸趙歲時過洞庭省視有鬻蓋笑者貴願載趙見其船無錨篷問何貪曰蓋笑耳趙常有佳釀名松醪蓋廣飲之貴亦不悋指一日要歸寶居父舟復起風濤合家漂沒趙設祭湖濱痛哭招魂三日夜不輟精誠感動水府主者命查勘左右曰有汪姓一家已拘到矣檢簿無其女名嘆出即趙妻也主者曰前世積德神靈庇庇相衛他日治岳鄂與吾有拾揄之誼當救爾還家索筆題汪氏臂曰昔日湖頭蓋笑人感君數飲松醪蓋活君家室以為報珍重長沙趙德鄰命水卒送回趙正祭奠見有一物漂來拉起乃巢也問之得主者救回之故設位朝夕頂禮以報其德後銓選得鄂果如主者言移宰赴任過湖有一老叟挽棹若不在意命杖之叟曰昔日水府

程爾今反仇報耶細視乃昔日之主者拜而謝之問父母安否欲圖一見翁曰易耳至中流忽狡風船即沉湖底汪一家舉舟嚎痛將向日所沉貨賄盡付女載回曰留此無用也頃更船復出湖並無污漬祇鄂與夫述之趙後屢遷官俱迂道而行再不敢復過洞庭矣

(附)蓉湖費文輝雍正四年奉湖州太守命領庫銀往東洋採辦銅斛越歲五月十三日返棹至大洋颶風猝來舟數觸眾號吼無措文輝至心度禱　天后座前祝曰倘叨　慈佑免危三日得到乍浦願竭力多印　太上感應篇勸世樽舉忽見冥晦中一道靈光閃爍舟前如有　神引導者十五日未到眾距躍呼曰舟抵乍浦矣蘭社編

附太史曰　天后炳靈事蹟備載　天后志及顧聖錄而此案獨俠義嘆靈蹟之之歆見他書者當復不少行將蒐補料行宮闡慈化

蓉香誰不拜滄洲翠羽傘支兒在辟風滿歸帆海指雪神鴉已送海東頭徐太吉神摘護吉人多善氣細繹自召和說與持師宰把柁世間何處不風波同上



漢武秦皇慕永年不思脩德安求仙暴殘久已招民怨燼累何能結道緣泛海徐翁終未返加誅亟利心往往冀改施仁澤三島蓬萊在目前

所作必成神像可冀

【注】所作指作善而言凡有作而不成者多由善根淺善緣薄以致大願成應功德難滿若人事既合天心天心豈違人意故所作必成善事既成則心無愧作陽春在抱真氣舒長所謂仁者壽也神仙之長生久視必本乎此故曰可冀也

【纂】王茂侍志在行善每遇好事雖解衣典物不惜曾見它弓病死路傍無人埋其囘家搜囊無一文時值天寒衣存絮被一條赴典鋪質錢數百文不足又以妻耳環滿之次日即有還債年陳欠者陸續典物外尚有餘剩生平所作善事若有神助無不成就鄰城外有官路兩面臨水日久頽圮往來不便王發願重修無力遂出家為道士募化人緣其誠無不樂助期年得千金鳩工庀材砌以方石整造花名連花街遂成坦道雖資建太乙閣修煉其中每早廣施藥材以救疾苦一日有病癩羽士來閒中乘機王與之食且贈以納衣至夜半羽士曰爾大有福緣故所作必成肯從我遊乎王欣然許之羽士命閉目攜手而行如在半空足下波濤洶湧啟目微視則茫茫大海也霎時抵岸見層巒疊嶂鳥語花香迥非人境羽士止王於石室暫刷他往王至復洞見蝙蝠數十螳螂蟄龍數十蟒蟲毒蛇地卧死人十數王大駭

羽士適至曰此吾道友偶出遊人間作王公卿相不日即回何憶焉王求歸羽士亦不留曰爾歸念既動仙緣尚淺有一書付爾可照此行功俟二十年後吾再為接引遂送歸其書乃瘍疹方王用以治小兒無不立痊後二十年復遇前羽士度去

【附】張塘張肯軒先生諱紹炳字虎臣著述善書皆輔翼經傳生平與人言忠與子言孝無不勉人為善其為下根人說法每引感應之案以款動之因取感應篇逐句詳釋徵河上公解道德經例分為九章名感應篇直解又取十三經及二十一史之感應故事勒為成書名感應經史通考後復有江右羅含者館正定梁氏病劇見　異官威儀甚肅考侍錢塘洪員孫羅風與洪友善趨問尊官為誰洪曰吾鄉張公肯軒也羅向前肅拜問特來功名張曰人生大節在忠孝二字窮達何足論語記而疑事閻於都下翰林侍讀掖惡山給諫嚴灝亭皆張公故人也同至羅寓詢其狀貌悉符事載吳青壇太史記中甚詳公生二子長世堂次世臺皆有文名蘭社編

瓊筏續存曜　斗魁性光蛟龍筆花開欲知地府天曹吏都自忠臣孝子來作

太史詩



蓬島在何處只在此心
中一能堅道念一則願
求榮富貴須臾事繁華
頃刻終琵琶彈夜半异
術羨仙翁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註]求上作結深明作善為立命之本也功行滿足超居洞天曰天仙煉形長在行地不老曰地仙立積也一千三百云者乃劃期成功之意勿泥

[事]昔沈劉二公子有志清修偕入終南山攝座修煉數月形容枯瘠劉忽嘆曰吾輩業功名拋父母居荒寂中求為天仙次事作地仙今渺茫無憑滿為搞鬼吾將歸矣沈勸之不從遂同家數趙氏美姿容音律劉以門庭補禮部主事浙陞御史奉命巡江南河道舟泊燕子磯時值微雨見一漁人箬笠搖船而過乃沈也羞人強逝到船握手笑曰善矣子之愚也吾同家數載不敢白謂顏違然已作御史兄若急早回頭尚不失為貴人沈大笑曰夏蟲不可語冰士各有志毋強留也劉曰君一寒至此倘有所需吾當應命沈曰仙家何物不備豈求於子吾近於揚州東門外新搆一宅頗有花竹若暇時可相訪也揮袖而去劉事畢過至揚州憶沈言搞童訪之甫出城有黃髮數人道迎曰主人候久矣引進一門初春晨涼漸進則見樓玉宇畫檻雕欄瑤草琪花迥非人境沈帶九華冠金童玉佩在列仙童右侍玉女迎劉入敘禮命酒觴鸞鳳簫皆目所未見者至夜半沈呼茶頻謂之曰塵中無樂珠覺寂寞劉即久染

腥羶無緣聽吾仙樂可嘆世間善歌女子逢來俏酒捐時一素粧女子手搞琵琶劉視之上有清音二字乃劉親筆歌彈數曲皆平日閨中素演者天將明沈曰此地九華仙府夫人有福方得到此故重勞遠涉仍命送回劉知其以仙術游戲悔悔請教沈曰道經云人有一善百神俱來十善司命僊美百善來華注名千善福及七祖萬善僊俱白日登真謂之天仙其次當亦可超永劫免地獄之苦謂之地仙君擇而勉之可也劉別後雖居仕途勉立善功亦得無病享大年

[附]昔 呂祖學道於 鍾離祖師授丹於 呂祖白此丹點鐵為金可以濟世 呂祖問曰終有壞乎 鍾離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 呂祖曰若此則害五百年後人某不願學也 鍾離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存此心三千功行已完滿矣後成仙教劉 事始末君

陶隱君已獲道以本草濟世活人而不上昇託桓閻訪之三日後桓公來告曰君所修本草以重五水蛭為藥功雖利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耳隱君悔悟復以草木可代物命者易著三卷行世後遂仙去丹柱題壁



苟或非義二句

欺心賣主欲求榮未及身榮已潰癰堪悔

請南愚昧甚臨終牀自嘆田雁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自此以下至報應打蛇承上文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本皆惡行也此二句先統言之義是心之制事之宜理是天理動則違事念頭行則見諸實事曰苟或有一時失足復悔無及之意不可不察也

㊟田雄乃靖南伯黃得功家奴也得功勇冠諸軍每臨陣雄裸服隨侍頗著微績靖南不學無知人之明恨倚為心腹凡事信任乙酉五月五日我兵渡江洪光弁寶時得功鎮守蕪湖乃卑太監轉賢國往投之得功一見大哭曰京師為根本重地當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龍雖渡海事不可為矣乃令曹執鞭謂雄曰帝寢帳中我與爾皆宿衛之臣干係不小雄唯唯不知已通信二藩劉良佐劉澤清共劫獻洪光為擒功之地矣至夜半雄進言曰看洪光舉動非人君之相元帥貴妻者光景目下天下理道義理二字不可拘泥得功叱之曰忠臣有死無二今天不暮明杜祖將墟吾惟一死以報國恩耳汝為吾心腹何出此言語未畢而二藩已率兵來趙得功單騎與雄從後射之中左腿倒地遂入帳中將洪光舁出謂二藩曰寶貝到手三家不必爭矣隨眾而去得功負重傷不能追仰天大哮曰明朝三

百年天下被我斷送也拔劍自刎而死洪光自在雄背上取擇不理咬落其項肉一塊遠成雄痘瘡爛見骨頭落而死後嗣絕宗族子孫恥認之不得承襲

㊟明陳良謨曰正德乙卯謨北上至王家渡同泊數舟皆豪子能鬨毆辞聲則子家僮與人鬨千言家僮揣違其人去坐中一同年新淦人也獲猜怒罵曰出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船行趣反謂我舟人毆爾耶呼縛而撻之其人叩頭哀乞乃叱去在座者皆稱其能已亦洋洋自得謂予曰兄何迂哉今之為官者天理人心四字用不著矣予憮然不答其人後為緹騎推官惟逸胸膛蔑民以考察陟調庇教背冤無子撤任歸

徐太史曰試看官場不用天理人心者如此結局

劉威居心公正有張浚孫廣二人濟萬金影開當鋪威與作中越三年廣死其子欲抽本茂不與言原本帶利爾父支使已盡今止剩八百兩其子告於官茂私造一賬許威五百兩作證威曰於理有悖我不肯昧心也堅辭不受官審時為廣之子直證復原生一子官至州牧覺世篇註證



酷吏周興來後任曾將重法置囚人後車不鑒前車覆獄底青蠅化蔘塵

賈家有女喚貞娘聖德祖裁事渺茫酷吏忍心成杜斷刺腸千古骨猶香

以惡為能忍作殘害

㊟惡即上文非義背理之事以為能者自負為手段也如此則善念日消惡根日熾矣傷之曰殘殺之曰害業人物言以惡為能之人心上無過不去的事故忍作殘害而不顧所謂惡人專行惡事也

㊟山東朱宗子素性殘忍為郡倅遣倒追重刑杖責八斤半夾棍一尺六寸枷三百斷糧上裹鐵葷伴係閒曹無可拘藏乃謀署縣印甫到任令兇隸改紫如閻羅殺鬼使狀吐喝令作鬼聲閒者戰慄每日至未刻睡起掌嘴時坐堂血飛肉綻哼號連旦慘不忍聞民間有病死人令棄報往驗夫死則指妻為因姦殺師死則指徒為貪財害命遣死者則指為拐擄覓株連牽累不可勝計人畏刑誣服彼且欣欣得意計署事四十餘日誣指命案置大辟者二十七件有貴姓生女貞姑己字孫宅將嫁雖爭誣為有孕孫赴縣告休宗子淮理女父雖知冤莫伸繼妻不敢言惟向女流淚嘆息女驚問父語以故女曰朱惡人也女若不出父必受重刑女罪通天矣不若挺身赴質或可辯白乃更衣至縣看者數千人女並無羞泣宗子理堂不容分辨令穩婆看驗婆回實係原身並無胎氣宗子大怒一棍百敲

婆死復鞫仍命再驗女即立起大言曰不必驗矣婆受刑如此豈敢再說實話與其婆驗不如備自驗也乃解衣用利刃由心以下割至腹擲刀於地兩手分腹腸胃皆見而死猶怒視挺立數十人移之不動郡守聞之飛馬來驗置繼母抵債以禮祭葬女庶方倒撫屢剖察宗子任性濫刑悚覽人命奉旨發審二十七案皆得平反法司惡其太酷每審一事或杖或夾或檛使過受諸苦覽欲中

㊟宋浙江溫州參將郭承恩奉公覓趙司法元珍殘忍刻薄時同考滿入都共買舟行將抵紹興界風濤大作人皆見　海神持巨斧劈舟為兩截承恩居前艙直抵岸元珍居後艙溺焉覺世篤注

明李有容太原人任意作惡有勸以為善者則反言以拒之曰我惟恐人說我在善流一邊有阻其為惡者則反言以祝之曰我趕早行些惡事日後見閻王還仗腳些未幾口生一疽死三日復甦語妻子曰閻王因我行惡罰我一世纏狗再世變馬今生來門外某家乃一白項花狗汝等可取我歸其子尋至某家果生一白項花狗見子至眼流淚口銜衣裙抱同家養大送至法華寺每為僧誦經時此犬即來若聽者然同上



陰賊良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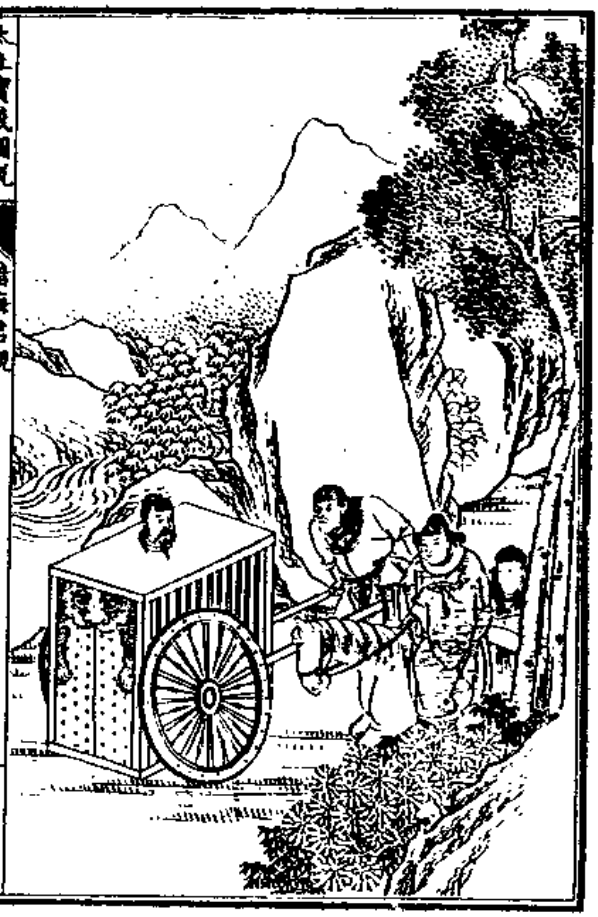
【注】賊害也陰對陽而言陰謀加人莫測所自如彈丸暗擊極為惨毒況花諂善良乎善良在朝為國正在鄉為民望小人不肯相容多方傾陷又恐公論不容但為暗中之計使善良受禍不覺不知人可欺天不可欺故陰謀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殆不爽也

【集】唐王振性狡黠善應對英宗立年少振諂事得帝意遷越次掌司禮監振外為稽謹陰導帝用貪興防大臣欺蔽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絕振得因以市權遠近皆不可制作大第於皇城東規模擬帝闕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興麗川之師西南騷動待講劉球上言陳得失語刺振振以微言激帝怒下球獄陰使指揮馬順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不禮振振陰嗾他事陷瑄竟死時勉荷枷囚子監門御史李鐩遇振不跪請鐵鎖衛禁石璟言其官聞請宮問罪帝傾心向振以先生呼之賜振勅僭極褒美舉朝善良俱遭賊害正統十四年也先大舉入寇振挾帝親征風雨迷道不可進又天象示異振懼始命班師羣臣公議進紫荊關由蔚州回京擾蔚州人怨璟鄉撰陛遣堂府單士舒道暮走也先追及師大潰帝

送北狩報至京師事王竑率眾擊殺馬順及振家人毛二等卿王聲極命錦衣姪王山於市並其家屬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徑尺者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樹他珍玩無算人以為陰賊之報

【附】宋呂惠卿阿附王安石力行新法朝中善人設計擯斥殆盡實語人曰不具臻手做不出大事彼迂儒輩言新法不便不過欲博善人之名我見之不啻芒刺是以必欲去之後被貶崖州值天雨投庵借宿僧閉門不納曰我雖方外頗知親近善人豈肯留汝敗污我佛地耶惠卿愧報買兩而去陰陽文圖說

明陳眉公雖遁跡山林而當事皆倚重其言有山中宰相之目毛文龍總制三邊會晉壽恩得陳一言以為榮特遣將校賫重幣往求陳遲久未予將校恐誤期登堂坐索陳大怒斥逐之并遣起於毛遁門人某為兵部尚書過訪求教陳遂語曰拔一毛可以利天下門人再拜謝曰謹受教及履任誣毛以罪誅之毛既被誅遣事大壞論者以明三百年天下實眉公一言亡之也後陳為　天雷殛死覺世篇註證



父兮生我　君兮成我父
德君恩古今為烈　暗侮
之人良心漸滅陰受犂
泥陽遭斧鉞蔡收千年
罵聲不絕

暗侮君親

註君親之恩與天地等苟食祿忘掌規利徇私此心不可與君知是暗侮君也奉養不誠盡身不肖此心不可與親言是暗侮親也忠孝有虧天雷首擊之矣

舉蔡京以諂媚事徽宗致相位攬權納賄樂朝側目其子攸說詐通其父京年老每有票擬付攸代書攸心皆以為不然暗為更改內旨出如攸議京以為御筆所易不知為其子所賣也時金人強盛攸遣使通好凡徽宗一舉一動金國無不知之不數年權與父埒人呼其父子為大蔡學士小蔡學士攸聞一相京京方與客坐談攸入遽執父手若切脉狀曰大人脉絕得無有不遇乎京曰無之攸辭去客問故京曰此兒欲以疾罷我也未幾京果勤令致仕室和未金人大舉入寇汴京被圍徽宗迫慶議傳位欽宗舉臣交章舉攸遠貶嶺南途中解官梯其意攸竟讀佯笑曰今天下大勢非趙家有矣我雖失學士之位安知後來榮顯不更有大於學士者乎爾那時相見自悔恐晚矣蓋攸已通敵金人許其封王故也解官還秦遂伏誅



風雨芸牕教讀頻愛
如己子惜如珍一朝
得第總師德千載人
人罵富新

慢其先生

（註）先生長者之通稱傳道講學進德修業惟先生元贛而可慢幸慢者語言禮貌心生輕易皆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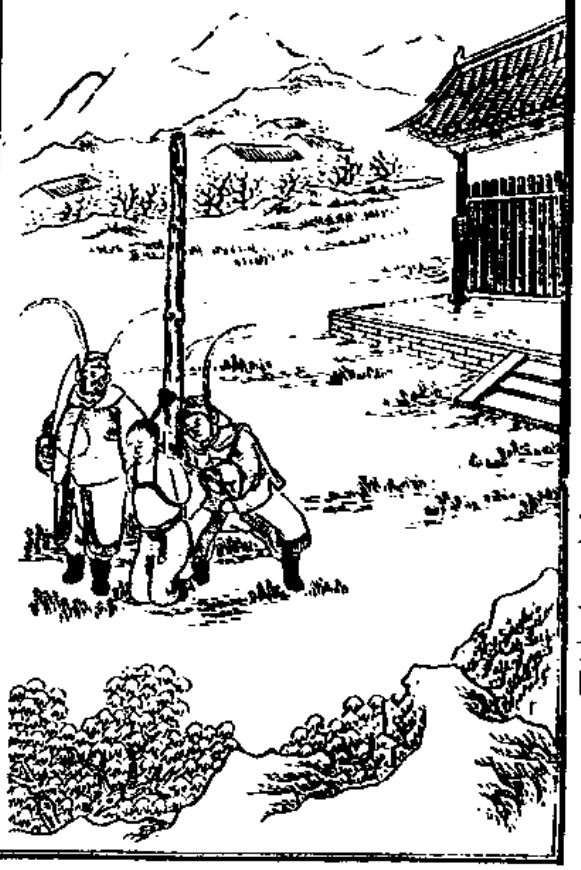
（梁）江右老儒魏遐昌以後徒為業有故人子言新者年十二家貧母寡無力讀書遐昌見其聰慧憐而教之與諸生同肄業不但不取脩脯且歲時伏臘每有周濟新年十七入泮即有徵客遐昌以子弟禮之不介意二十登賢書乘軒歸客過遐昌門不一顧有本處某紳生辰來有舉業紳以新像科目謁之首席遐昌居末座新佯為不見謁笑自若書若無人遐昌萬不能耐貴之曰爾何慢師至此新笑曰昔為師使今分貴賤矣老前書怪自不長進毋過求虛文也即不肯為其太狂拉遐昌各散出遐昌氣將成病靜念雖新貴甚無禮而其當自怪不是追之語未嘗不是病起發憤勤學是科中式年六十八矣時新已成進士任平樂知縣遐昌會試聯捷通侯冠作亂脅擾廣浙天子策士問平侯之略遐昌條對詳明欽點探花授御史巡視廣東平樂正其所屬新以貪酷被彈繫獄應由御史衙門定案屢訊時惟伏地叩首一字不敢辨遐昌不記前事仍為之平反僅將去官復遐昌陞禮部尚書年八十告休御製詩章

袁黃說曰冠蓋盈庭新亦與席教弟子之禮甚恭有先時在某紳家曾聽新狂言者抗聲曰昔為師使今分貴賤矣等官何必過禮新汗流滿面逃席去終身不齒於人（附）杭州生員鄭達自恃聰明愛業熱師輒以古字徵文問師不能答即去之凡事歎師皆謂師莫己若年四十不第日放蕩於西湖山水間不復以舉業為事友諍之鄭曰吾不屑科第耳遂以諸生終其身似信錄下同

徐杭趙昕嘗為主考自言己酉鄉闈閱卷時已二鼓偶披一卷起句便不慷奇謀猷之思慷風骨起當開煬滅疑而就寢卷置案上晨起視夜所抹是無痕跡異之回拔置末卷乃淮安許致和也趙喜欲一見許以為文字自能中式竟不往謁

徐太史曰閩中種種顛異度其必有大陰隲者推許生之意不特目無主師並鬼神之報應祖宗之積累俱一筆抹卻呼儔嘯侶得志便傾情肆行決非載福之器可知人以為胥師恩也吾以為負先澤多矣

沈承字君張高才博學一先達以所作詩文請教沈閱畢盛稱其政事先達曰某以詩文請政而君稱政事何也沈曰知公留心經濟耶有閒心檢點及此鄉達默然沈年三十二而卒



情寵胡行鬼附身兩腮自拏自生嗔異時環頸遭刑憲姬侍須當鑒此人

叛其所事

註叛背也所事者分內應事之人也如下屬之於長吏卒伍之於部將僕妾之於主人所謂叛者不必明為悖逆凡行亡不相顧貧困不相依患難不相卹即名為叛矣

雲山東嘉監生家財鉅萬娶妻紀氏頗和好又買女優輕雲為妾雲有才貌善彈琵琶擅拳房乘紀氏回分屢與紀有女尼向紀化緣紀留齋佛施雲誣指為男僧嗾晁休之紀氣忿自縊雲亦逐居正室時紀之父兄赴巡道控告官事未結紀稽不敢葬雲將靈前緞幔扯下做底衣又命僮撞棺別葬正在指揮之際忽兩目圓睜大罵曰賊淫婦生前我倒容你你反不肯容我先拿嘴問敢再長舌頭人否雲遂用手自打五十兩腮登時紅腫又曰賊蹄下脫去衣服雲即解去上衣赤身俯伏又曰賊淫婦有何廉恥底衣像我靈前緞幔須還我雲即脫褲羞恥不顧眾僕婦環跪懇饒曰汝罪全無良心我生前相待何等恩情我屍中了鬟纔寒大造汝筆勢利並不照看叔叩首謝罪又曰淫婦不日即有王法加他不是殺我到極處我亦不與較量送去雲醒問之一字不知後巡道提審照婷妻逼主再律問絞



師嚴而後道尊道尊人知修業悞人子弟作先生三途六道誰逃劫君不見森羅殿下受罪人曾教子回與詩云又不見後代兒孫乞丐樣祖父當年曾設帳我勸為師要盡心自然步步登青雲

誰諸無識

【註】誰者言語虛詐之謂無識之人當隨事晚諭豈可以無為有以非為是使之終於迷誤此句在慢其先生之下諸諸同學之上明指教授而言如塾師欺不知書之東主以致誤其子弟是也不可與諸諸惡人同看

【裏】庠生譚伯荷潛心四書講解精切每試居優等名重一時延為西席者俱富室大家譚衣服鮮華為人和氣性復機巧能揣生徒之意每日功課不過虛應故事逢作文先將草稿改定方令謄真濃圈密點加以好批欺其父兄生徒在館戲謔言笑毫無忌憚譚一味姑容反在父兄面前極力誇獎其父兄以為子弟實已改觀感激稱頌而不知為譚所誑也數十年間誤人子弟不一而足年踰知命不得一第車薪俸赴閩寓中設博學而篤志題連成兩作同寓二友各取其一熟記場中首題果如所設譚會通兩作加以潤澤自謂必售矣榜出二友得而譚反失卻天大恨思杭州于廟祈夢最靈乃買舟至杭到廟跪庭下夢忠肅公陞座呼譚至前訶責之曰爾前生是一屠人殺業極重因稍五十金助修文廟故得轉世食斯文之報善報盡仍當受惡報況爾教學數十年功課全無代改文字欺誑東家以致聰明之子變為頑鈍

罪殺人尤重爾不日將入豕胎受屠宰之苦尚望將第平譚後得病作諸聲而絕一子痴愚早死兩孫一為盜一作乞丐焉此誰諸無識之報云

【附】萬歷間江南京口張生參雲文舉七試不中褥　文昌祠夜夢　帝君責曰天罰至矣尚覬覦功名乎汝試想十五年來館修珠豐凡歷五家汝不能教其子弟反為改作文字欺其父兄誤其終身汝資用服食亦已足矣猶黎後賄傳破人身家為師者當如是乎張方驚寤俄而其徒因賄而鬬毆死張株連刑辱歷年館穀盡快快以卒　文帝金書

安邑朱卓塘宦鄯縣言邑有一生頗工文而偃蹇不第病中夢至冥司遇一吏乃其故人因叩冥籍史曰君命未終而祿已盡恐不久來此矣生言平生以館餬口無過分之暴珍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為受人館穀而疎於訓誨傳奚廢業自謂廣造冥司謂無功竊食即屬虛廢削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故壽未盡而祿盡也凡利人修脯誤人子弟冥譴最重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減食祿一錙一銖計較不爽世徒見才士通儈或貧或夭動言天道難明烏知自誤生平罪孽生此哉生寤病果不起臨沒嘆以戒所親云杜香銳



函丈相依意氣投如何反面便成仇功名自是天曹定寄語痴人莫浪求

詬謔同學

【註】同學官友也朋友五倫之一古人白水結契雖壇盟心終身不渝末世面交成風平日席魂間笑語慇懃少有不合轉面詆詬甚而落井下石又貧賤如兄弟一旦得志輒吊首抗顏向日好友有瞻望咨嗟而不敢逆者此等小人享福必不長久

【案】宋之信與常不器同窗肆業俱習書經二子皆負美才而常尤俊逸縣試常領案宋居第二心不甘服思欲傾陷之適府試招覆二子皆優選閱原卷批語當更勝益憶妬忌乃捏寫眾童公揭云富家貲鉅萬金關通線索欲謀案首通貼府前郡侯雖知其誣但既遭物議不使到首乃以宋為第一常列十名外相見時宋每指天呼神痛罵捏揭之人常益信為好友不我軋也學院按臨二子俱預備情意益綢密同赴省聞房考許宋文呈堂力薦主司亦擊節歎賞已到魁選及揭曉監臨取卷再加校勘不意蠟花落下將房號燒燬眾共咨嗟固命以書經備卷易之拆號填榜則自備卷而房魁選者乃常也常後感踽顏仕宋不及貢即卒



虛誕詐偽

非笑由人面不赧一
生言行少忠誠當時
雖對親朋面死後犹
留說謊名

虛誕詐偽

謾無根據曰虛妄有汗牛充棟曰誕說詐欺人曰詐矯情欺世曰偽此皆違其智巧縱能欺人一時久必敗露身名俱喪亦何益之有哉

鄙俚相沉湎於酒日在醉鄉生平無一實語還讀書人則談詩文遇商賈則談交易遇公門中人則談時事滔滔汩汩口若懸河總是隨意亂道並無根據往往為人譏駁彼自若也時文宗歲試邱門懸紅緣過傳觀友云已入泮衆皆訝其文劣何由獲售但此事無說說之理只得相約賦貧往賀正在飲酒學中門斗送全錄至並無邱名衆皆哂笑邱舉杯長飲面無愧色次日門緣如故或問之邱曰吾為小女結姻衆親友恐認為入泮耳及問其姻家為誰又茫然莫應一日衆入城熊甚慌忙衆詢其故答曰家兄女婿事發被縣差鎖去矣衆方駭嘆而其兄適至見衆面有笑容詢得其故彼其頻數十其妻金氏小產身故送信母家內兄弟俱云是哄我奠儀為彼作酒資耳必非真話竟不往其為人所不信如此邱後染大病猶強起焚香向北跪拜作叩謝狀人詢其故答曰我一生聰明正直本府城隍召我為東房書吏日侍左右大凡信用缺滿之日即陞補土地寄語衆親友速

清明以禮祭我我陰中自當照應也人皆謂邱一生虛誕詐偽作鬼猶不改云

附崇正閻郎三善順天人說詐多騙人號為郎三騙凡與識面之人無不騙到如不甘其騙聲門討取彼又善用謊言支吾如不信其謊言日夕坐索彼則出惡語頂撞人遭騙致窮彼慣騙成富旁觀者幾以為無報矣未幾流賊入城將善家焚搶一空併掠其妻女而去善往賊營探妻子消息復亦不知下落覺世菊註證

雲南阮祥年三十八歲二子四孫不修善果欺詐偽無所不至有友勸之曰積善者昌積惡者殃曷不取古今因果之書閱之祥曰吾書閱之但覺言善者與我不合言惡者與我相投烏用是為一夕夢　神人朱衣黃冠謂之曰友勸汝為善何漢紙置之乎若更不悛必損汝年斬汝復未幾二子入泮十年內家業富逸詡然自喜曰人言神語均妄足信哉不一二年病狂而死年未五十家道衰落子孫皆七　同上



文正贍族婁子展親而公威德著世傳舊世有疎李支而密昇姓舍至戚而聯他人厚所薄而薄所厚吾不知其心為何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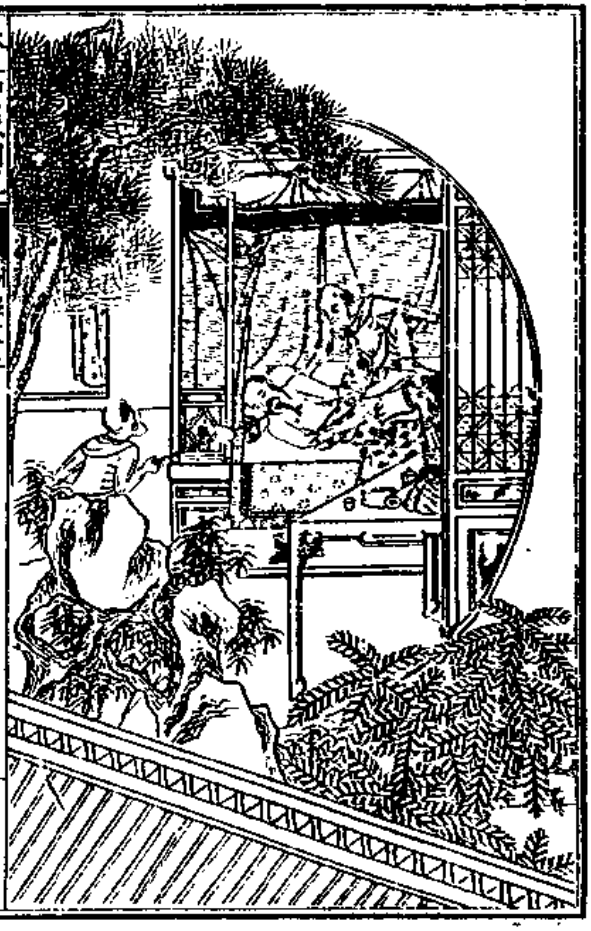
攻訐宗親

注宗謂同族本一脉之分親謂姻黨皆果世之好攻者攻其短訐者訐其私皆肆毒於骨肉之間繫喪其天性之厚者也戒宗親者擯勿以偶爾指嫌不思忍耐致成大惡也

宋唐益有堂叔尚文家貧善畜益屢借貸不懌久而慈厭不應益請益懷恨欵中僞時尚文犯贓被獲到官通詐未審通值歲荒斗米十錢府縣出示勸捐尚文捐米三百石贖罪府縣以饑民待哺甚急先其請尚文免罪後貲債還者應書試府縣皆居第一入泮益喜曰前仇可報矣乃赴學院出首謂尚文係犯贓罪人不應參言學院紡查果有其事祿尚文衣衿府縣均遭衆處益姻親高戶陳某早死有妻春桃生遺腹子已十六歲益涎其產勾地棍孫大漢冒認為父云十六年前春桃憑益買伊子作己子告官出僞約為據益從中証之甚力官亦不能斷忽有老人傍視不平上堂云某向充該坊鄰約十七年前大漢行騙事發充徒五年現有素卷張流落在外至前歲方歸娶妻安得有十六歲子官拘案果然二人俱重責枷示益自此為宗親所不容困苦顛沛竟同於乞丐尚文由例捐知州時值赴任貿客盤庭益穿櫳罅衣號門求助尚文曰前此首官叔姪之情安在真畜類也吾看祖宗一脉有實指羊銀十兩今以給汝若不改悔則猪羊不若矣益叩謝而去後街上閒行見春桃之子遊泮拿旗拜客人笑指曰此孫大漢之子開作中出賣者也益掩面羞愧不敢回答

附陳忠肅公父實為同族所虐適族中有同怨者告翁曰某無理甚我欲訟之官頃君為證翁力為勸阻其人曰某有大怨於君君得不恨之耶翁歎曰宗族間何忍言一恨字彼特舉問耒生我與君既知義理當以忍耐為主安可效尤乃止覺世篇註證

蘭谿縣有叔姪同居叔欺其姪盡佔亡兄之產姪無可奈何往金華府將控之時當盛夏想并亭見一赤蛇上樹自投於地盤結少頃又上樹擲下復結如此八九次變為巨蟒其姪惡之前行至飯店俄頃其叔亦至持一簞付店將烹之姪細其得自亭并運力阻其勿食叔固欲烹之姪告以所見眾不信遂於烈日中縛雙足倒懸樹上久而漸長復化為蛇叔乃抱姪感泣相與歸家推所佔者與姪均分式好如初同上



天曰大生地曰廣生裁培涵濡至德淳仁如何酷吏虐彼下民剽強成性狠戾居心將民膏肉偷受非刑上天震怒殃及其身

剛强不仁恨戾自用

註剛則不遷讓强則不屈抑而又濟以不仁則待人純是殺機很戾暴也戾乖張也剛强不仁者存心殘暴行事乖張視天下皆莫己若即有好友誰來相親雖有善言誰來忠告以致終身失悞惡業日深悔無及矣

(案)宋朝張汝慶生性剛强不循道理凡事執拗人之所非皆其所是人之所是皆其所非為提刑時每審事輒臆想而造聽審不問情由皆以意斷曰某人是某人不是稍加分辨不論輕重諸刑備施名曰打一套凡待訊者俱魂亡膽落曰問雁催到矣所用俱是非刑以醋灌鼻曰活打料麻索緊兩大指將囚懸掛曰猴獃果臭斗烙背曰執剝皮鐵起盤頭雙睛勒出曰盼佳期境地令紅使囚赤足行其上曰步步嬌鐵鉗扳手指甲曰蛇蜕擊足於夾棍夾其膝曰朝天鐙更有風風雨雨趙五女登梯棚縛吹簫等刑皆目所未見耳所未聞者幕中友勸其稍寬答曰天地之道有春即有冬有雨即有雪吾代天宣化行嚴殺之令剪除惡類豈肯學合掌編陀作慈悲態乎吾居官之人識見宏遠非區區書生所能知也後任滿歸舟中夢數百人破頭折足身無完膚呼汝慶曰我輩為爾枉殺當還我命至家書見鬼

或用刀刷其心或用鎗戳其腦或用錐刺其骨呼痛之聲旦夕不歇渾身皮肉零碎糜盡祇存白骨一束

(附)唐奸相李林甫未顯時遇一道士曰君名列仙籍後當白日上昇且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他日事權在手切記吾言及為相恃寵肆惡雖所不為一日忽遇前道士云君忘吾言乎已難逃當生永墮言訖不見及將敗見一物如人遍體毛鬚目光如電長三尺餘以手擊前前叱之不動數日而七竅流血而死死後朝廷追奪其官爵抄沒家產元和六年惠州裔死一媪脇下有林甫後生四字適熙初漢州裔死一女亦有朱書云唐李林甫為臣不忠賊害忠良三世為娼七世作牛作牛抗世世生生永墮永劫受世苦註證

梅湘公作固安令有中官托公追債公留中官飲酒隨即按契追債欠債人說窮公叱曰欠富貴人債那怕你窮今日要還還則立斃杖下欠債人哭而去中官見之心中惻然公又叫來吩咐曰我知你窮然也沒奈何快快賣妻子來償雖然何忍使你骨肉折散姑寬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恐此生難見欠債人大哭觀者盡哭公袂中宣亦哭公遂取契焚之公後官至侍郎彼狠戾自用者直復有人心哉



聳賊逢庸主君昏魚水情北門上鎖鑰南內演優伶復社文星暗东林天柱傾春風無燕子筆古負好名

是非不當向背乘宜

註自此至見殺加怒為居官者言也天下事是非自有公論乃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不當也處事如此則君子小人悟然莫辨始而悞交繼而害惡一時迎合玷及終身一日乖違禍不旋踵不可不慎也

案明阮大鋮字圓海以文章成進士所著傳奇四種膾炙人口可稱一代才人因執中功名鮮聞人魏忠賢為義父黨惡行奸靡所不為攻擊東林諸君子不留餘力及忠賢事敗大鋮以魏黨被黜削職居金陵始知從前之悞作十錯論以自悔時復社正與言群體陳定生吳次尾為首有點奸論詛侯機皆為大鋮作也丁祭日大鋮特糾紳入班行禮眾擯其頑碎其服拔其鬚不容與祭大鋮自此閉戶不敢入正人之列矣懷宗嗣立之愛南都震動朝議欲立潞藩大鋮與馬士英有舊乃背眾議往迎福王登極建元洪光大鋮以迎駕功累陞兵部日導洪光為無道事不以天下為念大修舊怨復社諸君盡遭陷禍宿南伯左良玉起兵清君側大鋮始懼盡撤淮鎮毫四諸鎮兵移防上江黃河淮揚一帶寂無一兵我兵乘虛飛渡大鋮正準命防江首先迎降洪光逃竄唐王繼立福建大鋮又通書勸起

兵願為內應被巡撫捕按其日月在已降之後立命拿訊大鋮方與客遊攜酒賦詩聞信嘱石死仍戮其屍至今遺臭儒林

附宋李師中平日議論多與王安石違異及安石擢盛之時師中方知舒州作傳嚴事蓋以安石常倅舒其相也又討於舒故又有吳宗孝對策中力詆新法及安石得君宗孝乃為甚議十卷上之極言新法之善安石心薄二人是非翻覆卒擯不用

宋尹洙未仕時有盛名士論多歸之及仕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逐陳諫議人皆惡之後貶嶺南追悔前事語周益公曰吾三十年名舉一時不審達至破壞橫地悔無及矣識信作

明崔呈秀但知趨勢不顧名節奸宦魏忠賢當國呈秀諂事無所不至認為義父溺器上刻義子呈秀獻迎忠賢伏誅尋斬呈秀於市覺世篇註證

武氏僕某當其主武懿受閱賊偽職素吉服僕大慟曰奴閣主厚臣辱主辱臣死今寇崩主人不奔喪哭臨反取吉服謁見新君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懿不聽叱之出僕曰主人為名利所惑不聽吾言後必有悔吾不忍見主人翁之失所也不食而卒懿後為淮撫路振飛擒解南京斬之同上



殺人千萬欲圖功只
道勳名勒景鐘誰料
淮河三潭決空將身
命付波中

虐下取功

【註】虐害也下謂我所屬官吏軍民皆是虐下以取功必非實功或浚倩以鍼其口或設朴以奪其情彼所謂功即天地所不恕之罪也縱得遊賞豈能消災

【案】梁武帝欲爭北魏壽春城屢年興兵不下有侵臣王足獻計云壽春居淮水上游若從下游築壩與城平使水反灌則城可得也得城而去壩水仍歸道帝奇其計從之封足為大將軍總理其事起民夫十萬限日興工一時奔鋪如雲沙飛蔽日雖大暑嚴寒雨天雪夜不許休息民不勝其苦死者無算壩將成夜大風雨見神龍數十遊戲水上築說之壩登時冲卸民夫隨波漂沒悼不可言事為帝所聞不加足罪復起丁五萬添補先時築草柳枝泥土近處所取已經用盡又從數十里外搬運足不惜民令嚴刑催督輕則細打重則立斬民苦死者又過半將成又冲空喪國帑壩終不就帝御駕臨工足奏龍山腳下有龍穴築壩驚動是以出擾帝曰龍性畏鐵若取鐵數萬石鎔汁灌之則龍去而功可奏矣大臣苦諫不聽差官各省賦鐵再起民夫十萬協濟一日取土見一石屋內有人髮長丈餘指甲燒身二週端坐如生帶親讀其碑銘有未世蕭梁會我莊周王足無瑞壞我龍班之

句帝曰莊子仙人預知後事可見此工應做催築益力三月工成倒灌壽春城不沒者三版帝大喜設宴頒賞民夫歡呼如雷是夜大雨滂沱霈霈交作水面有千軍萬馬之聲須臾復崩帶領萬雄波濤洶湧數間三百里下游諸郡縣人民盛舍牲畜盡行漂沒帝僅以身免王足知罪無可逃大哭投波而死

【附】許進為都御史冨雪夜行三十里以擒哈密得逋種八百人照校以為封侯可得進曰行師之道期在綏安安忍以多賊為功窮兵黷武之逆天逆天者無後八百人不死公三子皆秩尚書咸應篇作註

附斷　此不忍虐取之報書謂將家無後可信而不可信也其故止在好殺與否觀許公不以多賊為功而嗣後克昌可知所法矣原跋

嘉靖時御史王珣巡按三吳舊例催鹽至三百人者陞四品俸珣部中所獲至數千人按之多非實公盡釋去曰我不敢殺人以取功也後陞左都御史四子皆顯順治四年許某隨大兵入粵授許邑令妄欲立功乃收鄰閭長幫者十四人偽稱山賊申報上司盡殺之殺時正午刻是日許之家屬赴任遭盜劫殺男婦十四口亦在午時感應篇註



廿載立朝忠附勢趨權要丹
中回首望三台犹冀丹書召
夜半忽呼燈心法頻々告
倭來頭屢觸床榻贏得兒
孫笑　右调卜算子

謁上帝旨

【註】旨恩澤也謁謁其上帝求恩澤蓋今視之流罪龍行私者也如屬官迎合上司紳士迎合官府吏役迎合本官奸徒豪奴迎合家主順承於內肆毒於外惟加意防閑勿使之有隙而投則為上之道得矣

【唐】開萬安宇德吉眉州人正統進士授編修成化初遷禮部詩郎入閣參贊機務中官梁芳用事有童子李孜善少於安安以兒進事之承順備至永昌皇太后萬於上故得驟遷安無學術得柄用惟日事謁遍結張鬧為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侍致意願自稱子姪筆妃嘗憶出身卑微鬧鬧之大喜安有奏保妃連房姊安欲媚妃遂將元配遣歸册妾為正室由是出入禁內備知宮中動靜肇臣欲請見上計事安止之曰皇上聖明吾輩有言但開諸太監擇而轉奏上無不允者何必面對其容悅不識大體如此中官汪直龍衰安窺帝意上疏請罷西廠銀可中外以是稱安帝崇信道教自封玉樞金闕真君安日為道裝隨帝跪拜人皆笑之及孝帝嗣位於宮中得一小匱皆論房中術者末書曰臣安進帝命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伏地不能起及諸臣罪章入復令恩說

閣讀之安但跪而求哀並無去意恩直前擲其牙牌曰可出矣乃乞歸年已七十餘尚於遠上望三台星實復用家居夜觀孫孔與侍安教以居官事上之道嘅嘅不已弘壁傳固屢以頭觸牀柱安恐曰乃公教汝汝反不聽何也弘壁曰具晚公言不過教望諂單安不能答未幾子孫俱死

【附】宋太祖疑符彥卿有異志遣王祐按之謂祐遣當與顧秩祐不徇太祖意為白其冤竟不大用乃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子旦果為宋賢宰相

附斷　舍一己之陞遷活全家之性命肯鬱至矣以是為不諂上希旨之証誰曰不宜原跋

方伯榮書農諱望正直不阿任池州太守時有巡按衙某者與榮為同年友欲以私怨參石璋令嘱榮誣列罪狀言至再三榮不應衙恕曰如此則以狗庇借重矣榮曰守令賢否公論難逃吾不能以人之身家性命昧此心以逢迎上臺也衙果以狗庇附參去官之日紳士軍民莫不遮道釋涕此順治十四年閒事明年海賊槍郡城而後言以夫守處分榮則降補脫然事外歷官廣東海豪是年生長子謙為卿史迄今子孫科名甚盛見宋牧仲先生文集暨世篤註證



位為柱國冤群侯魚
水君臣反結仇若是
越公知感德錦帆那
得到揚州

受恩不感

【註】君子不輕受人恩既受人恩則一飯之德在所必報縱一時無力心不可不懷感若忘恩之人受人之恩視為固然一有不遂反生嗔恨故程子云受人之恩而不忘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則忘人之恩者其不獲令終蓋可知也

【案】隋楊素佐文帝平定天下功冠羣像封越國公太師上柱國寵事無比素視為固然時太子楊勇粗率不喜子適為獨孤后所不愛晉王楊廣欲奪儲位陳心事素待以父禮素喜謂人曰此小兒郎儘可人意異日當提拔之一夜月色清美帝與后臨軒賞玩召素侍宴帝曰朕以一劍削平諸亂今天下太定與卿永享富貴矣對曰天下事固無足慮但陛下家事尚有未妥帝驚問之素曰太子為國之根本太子賢則天下安今晉宮不循理法非付大事之人后不等帝開口即曰卿係吾家故舊非十分忠愛焉肯議論及此昔王賢摩久著同是陛下子若舍勇而立廣則付託得人矣兩人同心相幫不由文帝不依次日即廢勇為庶人立廣為太子後廣調高熲宇華夫人陳氏文帝病中知之大怒謂素曰速召我兒來素命近侍召太子帝曰勇也素曰太子仁孝天下歸心陛下以私意廢之臣不敢奉詔帝曰

嗣受吾厚恩不知感激反將仇報壞吾家事汝欺吾病不能殺汝吾死後決不相饒遂瘦殿而崩素扶廣即位是為煬帝退朝笑語諸臣曰小兒子作大家郎未知能勝任否眾人皆憧然不敢對素從此上殿不拜奏事不名謁帝亦無如何一日早朝舉方欲退班忽遶殿而走曰臣負陛下厚恩罪該萬死倒地氣絕蓋為文帝陰靈所擊云

【附】明王之賓四川人未遇時有族兄供給讀書一衣一食皆仰給於兄嘗謂兄曰厚恩自有報日後成進士赴京謁選其兄復典賣田產與為盤費未幾賓選江南某邑令兄窮困無奈往任所抽豐其不念前恩但續贈之兄曰我此番來欲尋一生路以此回家必填溝壑矣冀終不顧兄含怨而去越一載棄官職狼狽還里族中有百餘人迎於里外大聲曰此負恩人也爭指罵之冀慚憤不敢歸尋病而死覺世篇注

西王斯泛海風壞其舟得登一山遇猩猩截入穴內飼以果實越年餘有商舟經其處猩猩送之附舟依依作情別意斯既登舟語舟人曰吾誾猩血染衣千年不變可具摘之舟人皆怒曰彼獸而人汝人而獸也其難出之戚應篇注



自古同宮多弟兄一言不合莫相傾寬家路上偏相遇回想當年面帶羞

念慮不休

【註】怒小隙也或一事之犯或一言之忤纔當下不能不氣過後便當消釋胸中得多少便宜多少受用若念之不休數日報復至於報復則毒恨不知何日能忘矣

【秦熊朝鴞與秦國輔同官吏部熊為文選司秦為驗封司兩人交情甚密時屆大選尚書陶已鉉者若干名待鉉者若干名熊念與秦應秦代為署各一一詳明尚書甚喜大加許獎熊心懷嫉忌從此事事與秦為仇雖同僚缺食同業辭事不書敵國居家每懷前事常擬報秦大起其子諫曰同官如弟兄些小過失可以相忘熊曰彼於堂薦前事我何書親指市朝此恨安得不念子不敢再諫越歲餘熊轉刑科給事秦轉侍讀時當秋奏退朝無事結綸林相約至酒園演長生殿戲文忘係忌辰被熊訐知曰二戴之怨可藉此洩矣即上疏糾參指秦為罪魁奉旨秦革職餘降調秦有去官詩云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之句熊一日上殿奏事首怨未平語侵前尚書上意其詆毀大臣降旨切責尚書牽出熊掌文選時警私教事臨列奏聞上即着該部究擬其妻熊百計央當道向尚書來情尚書曰吾非記小怨者但渠欲我忘情渠何不忘情於秦國輔耶竟讓堂職即日驅出都門

遠秦原官起復還京途中相遇秦不提前事握手敘舊厚贈盤費熊謂其子曰當初不聽汝言致貽今日之愧悔無及矣

【附】崇正癸未山東濟甯南關有　文帝　武帝二廟久圮庠生王道新陳益脩等捐貲鼎勸鳩工重脩卜吉上樑廟後界清真寺回教楊生花楊化龍侵攘廟地糾衆拆運益脩不平偕兄嘉脩弟尚謙王宏等公呈總河禁止生花銜憾邀截益脩於運堰毆幾斃其雙目塞以礦灰聲言為脩計斷無生理矣夜半益脩夢綠袍偉人持酒令無之有聲家人驚聞次夜又夢唐巾藍衣排闥而入趣益脩起云吾來醫子手擊腦後死血迸出目孔噴血如注三夜見一老嫗先飼以杏繼飼以李使吞之又授羊眼益把益脩接之吞其二兩目復生而明矣益脩恐生花等復思害之避去舊里甲申年流寇部升至濟甯將生花合族十三口一一剮目割心戮於市乙酉舉政校士拔陳氏兄弟俱高等鄉試益脩並弟尚謙同脩廟王宏王道新俱中式明年甲第益脩授江南貴池令居易錄

花閒筆短齋雜記云陳刻有奇報錄余親見其目瞳子微異而州人無異辭故信其不誣而記之又毛西河合集紀此事甚詳



楊帝開河道錦帆任意遊絳楊犹未茂白骨已成坵幽閨明珠燦迷樓勝景留君王皆失道杜自詭風流

輕慢天民

謹天生斯民君長之官分治之民固天民也居官者還思作威惟吾所為或厚斂或賠瘦或苦役輕視小民不啻草芥豈知民有好惡天必從之未有虐暴天民而不禍其身及其子孫者

(案)隋麻叔謀為開河大總管起天下民夫十萬晝日興工十人為隊分段挑濬前段疏通後段阻塞排長隊長復斬峻法嚴刑日夜催督沿途餓死病死及受責被斬而死者屍骸遍地民間房屋墳墓稍礙河路悉時折毀由汴至淮二千餘里去城二十餘座毀民屋數百萬間拋棄骸骨不可勝計一日晚間叔謀出帳閒步見林中大光燭燒疑為有寶佳視之有無數被髮鬼縛擁而來將叔謀捺倒捶殿大聲喊叫衆役奔來已昏暈不省人事延名醫醫之方診脉云為鬼風吹入頭腦服藥而愈或之曰貴恙雖除每早須食羊羔培養元氣方免裏急叔謀出令着百姓供應羊羔不惜厚貴有大盜陶姓兄弟三人其祖墳適當河道求免無策忽聞羔羊之令大喜使閒盜人家肥澤幼孩去頭足割肉成塊五料烹煎送至營門時叔謀方用膳見送羔羊者羅拜泣訴而食其美異常命重賞之陶不受每早供獻無缺叔謀感其情留酒飯謂曰隋何不報養羊之法傳授庶人陶可免書吾亦安心矣陶遜席跪泣曰那有養羊法止有殺孩子法耳叔謀驚詢其故陶曰初次所送乃吾子二三次乃吾兩姪親丁不足總已得轉盜他家兒以伸孝敬叔謀曰吾與爾素昧生平何苦如此用心陶告以求免租墾之故叔謀曰此易事耳但羔羊必須腰舊送來陶謝應而去此風一倡不逞之輩皆盜殺幼孩以求媚人家有小兒祟燈守夜不眠後場帝怒其殘虐腰斬之

(案)蘇州劉心城名錫九庚戌進士初為雇募義授應濟聘道過黔中回舟泊郵亭夢長面偉人告曰某來將也在唐朝為商過一寺見法師登高座講　佛門四十二章經余發心投誠一堂聽經一座以此善因世為小吏從不貶官妻來初并為偏將軍姓曹名翰征江州久不下怒屠其城因此以來世世為將覓仇全公泊舟廬山下吾死所少頃第一受屠者即余也有張相過願垂表救劉歇起呼僕覓船頭果屠門也門啟擒一豬出旋棄地劉喝買載而放之閉門西園用長刊困線編布大猪擊其拿至西園猶及見此猪身好潔呼曾聯即應與人無異佛白貽太史淨內一句合編



聰明蓋世目全空睜
睨朝堂氣概雄誅法
行時天下亂民間猪
犬喚荊公

擾亂國政

國政天下之公事也以一己私意變之是為擾亂祖宗成法有司奉行已久民亦安以為便有一番更改則多一番擾民近則為害一時遠則貽患後世不可不慎也

宋主安石以學識做天下神宗信任之當國時創立新法有免役青苗均輸名而青苗尤為民害其法春時出庫錢貸民至秋收斂還取息二分貧富俱逮是為奸出則扣赴入則加倍行之經年天下大擾鄭俠繪流民圖以獻神宗感悟欲罷之安石猶強詞云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吳充呂惠卿等復力持之帝遂中止安石又與其子雱私復肉刑謂未上而雱死安石以罔地為僧寺建作佛事煽光中恍惚見雱荷枷鎖天曰謂復肉刑罪過於天永沉地獄其超無出期矣後安石遭貶逐中閒有人呼豬者曰王安石來食呼狗者曰做相公來食安石不敢住宿連夜遁去安石既死其親郭禮病絕復甦云在冥中見一獄題曰永棄幷那中有貴人被械白髮大目雖不言其姓名人皆知為安石蔡卞之輩即安石女也令人問禮見相公否禮不肯言但云宜速作功德其在陰司受罪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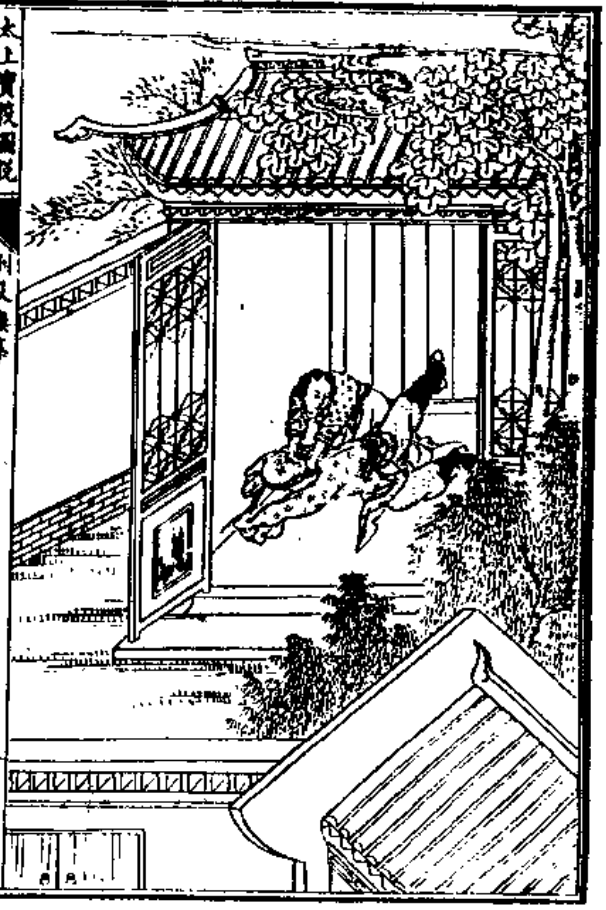


地坼天傾日權好賞不
公赤舄多冒蔭白木盡
膺封金堆尋常物銀魚
草芥同罪魂歸地府依
當手全空

賞及非義

賞以勸有功非義而賞之是懲惡以長奸也如保舉之事上司不能實心廉訪奸巧者多到薦章而舉公守法潔己砥節之士反多屈抑至遇方將須賞罹尤所當核若上下狀同不察真偽奸卒猾弁冒級希賞而奮力報効不屑貪緣者不得一與實格又或有終身疆場一戰大利而論死者嗚呼賞罰則到濫其何以服人心乎

萬士英貴陽人崇禎時為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到官甫一月徵取公帑數千金餽送朝貴事發逮戍流寓南京與阮大鋮相結甚歡十五年流賊陷鳳陽禮部侍郎王錫袞薦士英才可用起復總督鳳廬等處軍務十七年三月京師陷懷宗崩南京諸大臣會弈閣爰議立新君未定士英擁兵迎福王至江上大臣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論定策功加少傅士英既秉政首起其舊院大鋮及平日諸所相善者無不得美官進崇諸奸盡得復職死者恩予贈卹降賊者人賄不問仍以原官用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都人為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其行賞倒亂如此我兵渡江王出走士英率衆渡錢塘欲抵杭州被擒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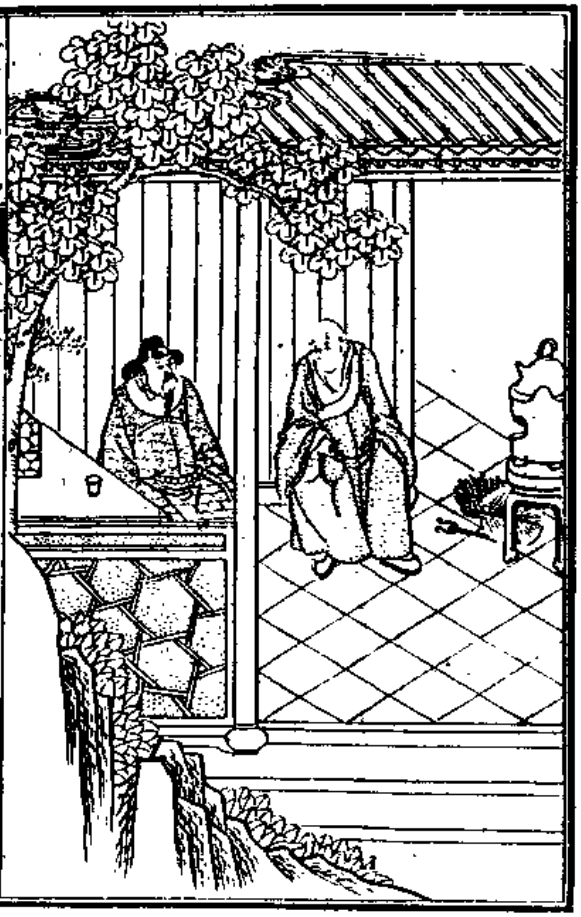


孝嫩刺血上冤書任
性偏心殺不辜花燭
未諧身已喪殘魂難
免入鄧都

刑及無事

(註)刑以懲有罪無辜而刑之是以民令為芻狗也夫誤罹於法當為之辨雪況可濫及耶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羅織無辜戮朴成獄為世所共戮也宜矣及宇是波及之義一時不察無辜中牽連受累即是豈必有意故入而後遭天譴哉刑不獨殺戮苦杖皆不可忽

(案)羅友恒為泰州司李居官頗廉惟嗜性酒戮悍於殺適時有大盜殺人刻財羅責捕盜拿已經就獲庭訊時盜攀其有仇家藏娃藏匿羅不聽比為從律應絞上司報可臨有女桂姐割臂血具詞願代父死羅不聽後雖訪知其冤縲囚案已定不肯自認失入之罪遂置之獄後適時其女抱父屍一痛而絕羅任滿改四川司李是連不赴告病歸里囷無子獨媒娶妾有韓媼云近有臧娃新亡遺女十七歲無所歸情願為官家婢侍羅用五十金買之見其女容色可人應對安雅大喜是晚成親女閨戶家人閒房內羅束銳之聲大駭又聽女云我乃孝女棄上帝封為貞靜夫人豈肯與爾為妾汝向日錄事言吾父今來取爾赴陰司質對求饒何益東髯門撞隔見羅已七竅流血死矣女無踪跡真桂姐之靈也後訪聞媼並無其人亦係鬼云



油鍋烈焰肆誅求使盡威風不轉頭已取重貲歸掌握又謀弱女侍衾裯癡心枉作千年計敗子只供一瞬遊胸上生瘡腸肺露令人世笑章修

殺人取財

註 此指有位者言財有定分不可强求況殺人以取之乎惟奇貪之人必濟以異醜益鋒林彌拔有殺人之伎倆握衆綰符有殺人之權柄取財如探囊如挹注其輸一也下文破人之家取其財實指平人言此指大奸極惡也各本徵事俱引多漂今特正之

漢前朝章大僧為廣南太守有摩史陸廷者家貲於資文接美章欲謀其財並取其女屢諷之陸不應章懷恨在心一日獲大盜使人囑之令扳陸詐以滅罪盜遂供陸為同夥拘到衙嚴刑拷問陸不承認用滾油炙其指乃誣服章卑復捉賊將家財盡沒入己其女官賣暗令人買回乘夜送入衙中私宿女不敢拒復生一子章憐愛殊甚及長乘肥衣輕飲酒賭博無所不為數十年官場中欺心之物任其浪費積有遺佈即持刀欲試章避至杭州遊淨慈寺遇天方和尚叩問生子不肖之故時雄中煎茶正沸天方曰居士欲知此種因緣可將手入湯中章曰沸湯如何可入天方大喝云沸湯汝尚難受滾油中人怎生禁的乃作偈曰十八年前官運好買盡良計太巧那知天雄破家盡父子仇怨深頻探竹雄湯沸尚難禁

滾油豬肉殘魂冤冤相報在今時肺肝淵見方驚子章復駡劍毒瘡潰爛五臟皆見而死其子竟不收屍暴陸氏舊推家資歸婿子有其業

附 常州江陰耐生乾隆某科南闈鄉試前畢頭場即治任眾怪而問之言語支吾而色甚慘沮力詰之不得已始告曰吾之痛矣先君宦游半世歸組而歸病革時呼子兄弟四人至榻前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冤殺二囚為大罪惡昨指冥司對案陰報當絕嗣以祖上有陰德稍緩留一子草傳五世不得溫飽吾地獄之苦已不得脫子孫或不知命妄想功名適益吾罪非孝慈也汝兄弟其各勉為善事而已言訖而瞑後兄弟繼死唯我僅存鄉試二次悉被污卷昨三更舵稿候一人披帷入驚視之乃先君也顏色慘苦責予曰汝既不能積德累功挽回 天意奈何忘我遺囑致我奔走道路辛苦備嘗且重積罪若再不悛禍即接踵矣隨以手械一擊痛徹砭髓遽失所在予今年二十有五三登鼇榜不足為恨所痛先人冥譴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披緇出世學 曰連大士救援亡靈幸諸君子垂鑒此裏馬來閘咋舌同號陳枝青作歸山詩以送之在後段錄又奇命錄前編

附錄

漢何敏為交趾刺史行部至高要縣暮宿驛舍夜有女子從樓下出云妾姓蘇名娥廣信縣人妾夫父母夫亦久亡有繒錦二十餘疋貴以養生資車載繒錦與婢名致富欲御前往別縣貿易上洋四月初十日到此日暮不敢行因就驛止宿婢夜得疾腹痛妾往視婢家取火已聚典同棲刀尾妾至車旁曰汝從何來車載何物丈夫驚起妾不為答遂前刺殺汝婢妾不莞能動即以力制腦立死并殺婢致富投屍車東空井中取繒錦去妾修情莫訴今奉告使君言畢痛哭敏曰汝能殺死以何為驗娥曰妾上下皆白衣青裙履從東壁次日檢之果然敏乃遣役捕盡得其服仍下廣信縣驗問悉與娥語無異收妻子皆梟獄敏表其事殺人取財為惡陰宏冤魂自訴今古子閻請并錄其妻子以昭陰報上許之 感應篇集註

萬曆中江陰馬某以楚中典史還知事赴任江行有楚僧募金六百往普陀山樹剎附舟而南馬推僧入水取其金次日忽見僧從水出曰吾命已矣金乃叶方所施終不為君得自是日現影人夢馬懺謝病抵家益剏為真禳謝無所不誓僧至必大哮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百金往南海去也馬叩頭哀乞終不聽所得之金已盡忽一日僧持刺相訪直入堂中請見僕告以主病僧叱云吾非募金者有事見汝主耳馬劣登床呻吟妻子環泣復聞僧來大駭云業命鬼變幻如此不如速死奪刀欲自殺家人方共抱止而僧已至前矣謂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風浪中自分必死忽有一燈引入蘆溝過漁舟救免故復募六百餘金將往普陀償願因過此知君有異病特來釋君之疑耳馬曰金盡奈何僧笑曰吾本無意索金何必如此舉家聞而羅拜贈以衣履不受一飯而別使人跡之果來南海舟去自是鬼形逶迤而焦終不自安竟死止一子年尚少方應舉以親喪不赴一日無故走江干跳起浪中以殺僧後自南海歸聞而歎息者久之 同上

琴生江左名士也公車入都館滿洲某氏家主人故惟主母撫一子一女一老僕執役已歷三世矣會主母將嫁女使僕做田租僅獲八十金以歸計不敷用主母仍令僕自存僕念舅常出外應此銀有失因攜入館中密以情告琴氏為收藏琴勗之箱中曰寄此無妨也僕謝而去又半月做得餘金歸僕命主母并索前金湊用僕乃往取琴不承曰汝那得有銀存我處僕曰鬼生莫戲言事見付琴恕曰何物老奴敢學趙我我替汝家教子弟豈為汝作看財奴耶僕大懼事辨不已琴又聲色俱厲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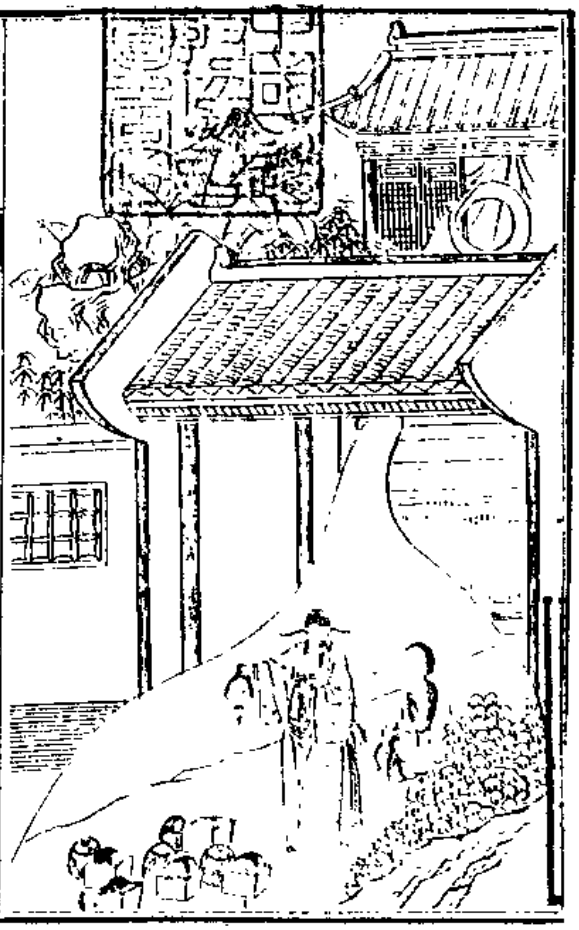
欲解館主毋因疑僕立門外趙蔡曰先生莫動氣吾當責此叛奴呼僕入痛責棄債僕無以自明但此頃自焉至夜自縊而死次年蔡入閩精神恍惚下帷東塌親睹僕錄其事自述昧心滅理罪不可逭解帶自縊此人知覺體已永矣為文人無行者戒書令錄自編

洞庭山蔣翁人赴荊谿富十萬雖至親不拔一毛一日盜劫其家盡其所有席捲去盜喜過望殺牲載酒賽願於小畜山神山在湖中斷崖絕無人居盜賀祭畢酣飲大醉不慮廟祝共舟人載艤而去盜歸無計屢冬凍餒其晚廟中此殺人取財之報也然世之殺人取財者不必盡是劫盜如貪吏取財覓人刑獄之中衆家取財迫人死徙之際庸醫取財乘人危急之時其為殺人一也按之往蹟皆陰惡報感應篇集註

臨川李春湖學士其大父曾誠封翁少時家甚貧壯歲賈於粵東獲利而歸性任俠故廬發其所有復往交趾市肉桂歸吉備實數千得八千金之蓄而歸值遇太平司馬案所職也見其顏色慘沮叩其故曰我為縣令時當因公事挪移庫金八千兩因為後任所揭上司檄至有將參革勘追惡身家非我有耳翁曰我有八千金在此今舉

贈君以之清補官毋足矣毋戚戚也梁司馬曰君數年之辛始有此金一旦盡弃之我我何安乎翁曰我無此金可圖再舉君無此金則身陷不測而妻子監追其輕重相去何如也妻金不顧而去司馬得金事遂解翁自是改為待頗之術不十年家業數百萬春湖學士以長孫貴科甲入翰林擢春坊翁皆及見之嘻爭世之積金以遺子孫者君矣倘遇不肖子孫十金一擲其棄八千金特瞬息間耳視李封翁妻金而去無異也但此則救人之危濟人之急適足以成盛德受榮封天下稱之後世傳之其棄金之得夫相去又何如哉書令錄

嘉慶己未鼎元姚秋農學使名文田浙江歸安人也己未歲元旦有人夢至一官府開噪聞之聲曰狀元榜出矣宋門洞開兩雄衣東擎二黃旗出旗尾各綴四字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醒而不知其為誰也及臚唱姚公第一人有以此夢告之者公思之良久曰前歲[illegible]世高　祖某公語也公高祝江時獄有二囚為怨家所誣陷死一囚[illegible]將出之怨家厥二千金於公謂必置之死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illegible]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旗尾所書得無是歟夫公庭[illegible]後卒使其雲初大魁天下司民命者可以興矣



百计思倾陷图知结大
冤雖如心上意已失性
中天授首刑人市埋身
滩水邊榮華能幾日孤
墓草萋萋

傾人取位

㊟傾者陷害也凡人一官一職俱由命定命裏當有不求自得命裏若無只做一日也不可得盡能妄取況可妬賢嫉能陰謀陷害以取之乎烏能一朝居也

㊟唐宋申錫為宰相頗以致昇平為己任時中官鄭注交通宮禁放縱不法擅作威福申錫疏去之乃以友人王璠為京兆尹密約擒注送京兆府治罪璠以注方寵於上欲親厚之盡以謀告注時有右軍綫事府偵探機密以中貴人為之皆注黨遂偽捏申錫罪狀令人赴右軍府出首云申錫以金帛珠玉交結諸王將圖不軌更偽為交結手書遍似申錫親筆奏上帝怒着法司鞫問舉朝皆知其冤雖名保奏俾論開州司馬至宮慣而卒王璠得鄭注力遂代申錫之位明年春申錫夫人於堂前假寐見申錫從中門入引夫人出城過滻水前進數里至曠野有一大坑坑邊有竹籠及木匣數個皆有字記申錫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怒而叱擲者數次問為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問其餘曰當即知之不用預說夫人醒言其家人親戚扎記之未幾注謀逆誅九族璠以注黨翻斬於市同戮者數人皆同坎滻水之側



改邪歸正願投降屈膝仍遭劍下亡地府英逢投水婦英魂應自怨王娘

誅降戰服

[誅]兵者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古者殺戮衆多則以悲哀臨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既歸降服順則悼憫撫綸令反側自安苟降而誅之服而戮之用意計刻為報亦甚烈也

[案]明胡宗憲領兵防倭駐海上時海寇徐明山號徐和尚人材出衆武藝超羣雄長諸部僭位稱王倭國倚為外藩驍擾浙廣諸省宗憲與衆計議欲征倭寇必先降服明山始以撒諭檄以書召明山遣校荅書云朝有奸佞未必能容壯士辭氣激昂閒者動色宗憲歎曰賊中有如此才人校荅曰此我主王夫人手筆也先是金陵名妓王翠翹像官家女其父坐事陷溺翠翹賣身救父悞落娼家姿容才調冠絕一時士大夫過南京者以不識翠翹為愧明山在海中聞其名心慕悉易服訪之一見心傾翠翹知明山非常人約為伉儷居月餘回海邊寶馬香車迎翠翹居處服用僭擬妃后翠翹才情敏妙筆中一切文檄落筆如飛無不中窾明山愛敬之如師友言聽計從宗憲知翠翹為明山所寵乃單禮厚幣致明山另具珠玉釵環以遺翠翹翠翹答書致謝自是兩軍通好宗憲遣媪私謂翠翹曰徐將軍朝肯授誠慕即大官矣夫人受朝廷五花官誥榮歸故里豈不勝在此處乎翠翹心動時明山心亦厭兵許之宗憲遣官迎接二十里小宴五十里大宴供文周備至轅門左右請解甲曰釋此便行禮也至儀門請去刀明山不肯左右曰拜刀相見乃屬員之禮君係貴客何用此去之至堂皂聲忽震兩廊伏兵齊起刀槍亂下明山大呼曰翠翹悞我遂被害宗憲既除明山設兵清剿擒翠翹至翠翹請差明山不許請為尼又不許命給配小兵翠翹曰明公誅降戮服如天道何乃設香楮望海而哭曰明山明山妾負君矣題詩投江而死其詩曰建旗海上獨稱尊為妾投誠拜戰門十里英魂如不昧與君煙月伴黃昏後宗憲以玩倭律斬蓋云報也

[附]秦將白起侯秦好殺每出兵必斬首十餘萬又用詐謀殺趙降卒四十餘萬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惡貫既盈旋即見殺於秦子孫絕滅隋開皇中太府寺丞趙文昌死而復活云至幽冥見周武帝三重鉗鎖一房嗔昌云卿還家為吾向隋皇帝說吾諸罪並已斷了惟滅佛法罪重未可得免速為吾營功德俾出地獄昌出又見冀坑中有人頭髮上出問是何人鬼卒云秦將白起至唐時當殛死一牛有白起二字明時當殛死蜈蚣一條亦有白起二字其誅降戰服之罪誠萬殺不赦矣



胸有戈兮腹有劵懷
私常與正為仇蒸羊
境上頻攜手終有兩
江莫洗羞

貶正排賢

謹正方正也賢賢良也貶之遠方曰貶檥之失位曰排正士賢人中外所賴乃貶逐之排擯之使不得安其位則病民悞國上天所必誅也

肅宗直忠藎崩遺詔冤準李迪俱忠誠可用丁謂忌之誣以朋黨準貶雷州迪貶衡州連坐者甚衆初謂寇準逐王曾云太重謂執視曾曰居傳主人恐未不免盡曾以第舍借準故也準不敢言前澧州之貶乃冤準主持謂即以此定準罪莫制云當西寨犯順之日屬先帝違豫之時准此宗室遂致沉劉制下使人追準即日就道或勸之曰準若暴死如公論何謂曰異日史官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吾不憚也謂必欲準死遣中使齎敕書以劍揭於馬前示將殺狀衆皆惶懼準神色自若曰朝廷若賜準死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宣敕並無賜死語準拜謝衆乃安謂貶正排賢皆賴內侍雷允恭之力及允恭監督山陵妄移上穴而以吉穴圖鑒其母王氏冀悶入奏上怒立斬允恭謂以蒙蔽下獄尋竄雄州道由雷州或以詩嘲之曰若見雷州道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及謂至冠以蒸羊迎之境上握手甚歡恐衆人圖報乃閉門任其飲博訶聞之慚憤欲死



不義賢財水上漚黃
金千兩盈還謀孤兒
寡婦依然壯逆僕會
官命已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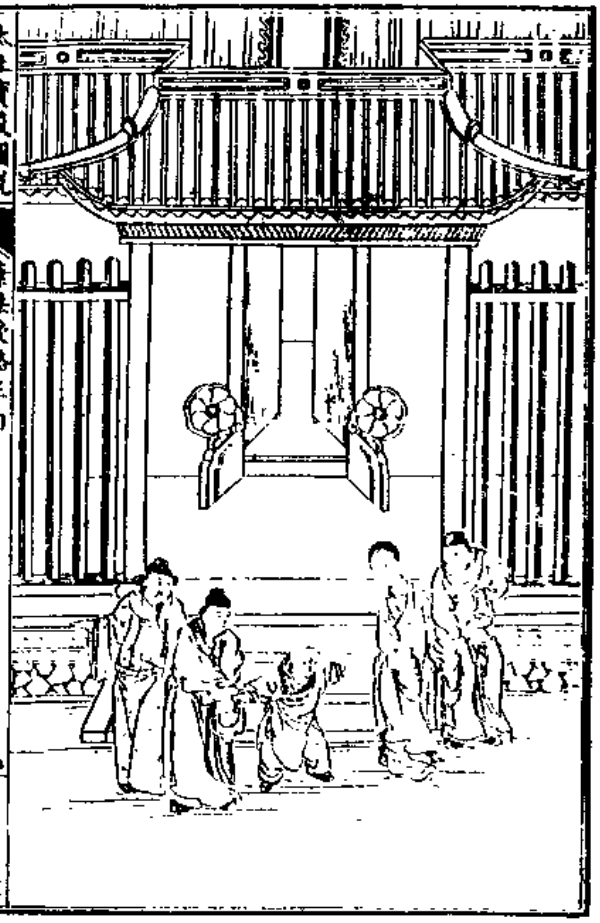
凌孤逼寡

註以下六句指居官而言孤兒寡婦最為可憫宜多方保護之使衰惡之後不得佔其田產役其財物方無愧父母斯民之責若反從而淩辱之逼勒之令其控訴無門烏能逃昭昭之鑒乎

[illegible]錦衣千戶仲某早亡遺妻吳氏子珍哥產業頗豐時流寇將到民俱逃散民與僕王安盛宵攜至城外暫住有黃金千兩令二僕各帶五百路中商向安云世界荒亂隨此孤寡有何好處我二人所帶頗可過活何不舍之而去安正色相拒宵以戲語解之莊鄰有職戶張升子張一虎悍異常素與宵厚共約行劫是夜父子各執兵刃破門而進宵大呼有賊氏驚慌攜子出後門逃避宵拋磚擲破珍哥首將千金及衣飾盡搜而去次日宵即辭氏帶妻往張宅同住誑各帶三百金至臨清賊布存四百金在張處另分擇日動身至東昌府曠野過松林張欲暫歇坐未片刻宵忽見張一執棒而來未及開口棒已劈下頭顱碎矣張升復拔佩刀剌去登時氣絕父子取其金行未數里遇人馬蜂擁而來乃賊也父子跪路傍賊首喝令其身各得三百金問從何處得來答曰乃接陀諜隱者賊首搗而去父子依然

空手自嘆命窮又轉念曰家中尚有四百金與一切細軟猶不失為小富翁回家哭訴妻曰汝夫帶金先赴臨清我回家料理數日隨後趕去妻大疑夜間閒張屋有砍地聲穴隙窺之見張父子方掘土埋金張妻曰此內尚有窩賊二百兩何故並埋張笑曰渠被殺登魄豈肯妻至天明赴縣首告縣令表明起贓賊物封存內衙張之所埋表盡有之猶貪心不足思孤兒寡婦可以勢相淩逼逢以詐盜不報徇吳氏珍哥王妥到案一拶一夾珍哥年幼難以加刑責手心百十着人關說須千金方釋氏折獄五百兩始招保時兵荒之後者大戶助餉上司開有此案概取贓金入官查對宵妻首狀尚少金六百兩復考原盜張父子自知必死固屋受棗重刑一口咬定千金俱棗得去棗有口難分監獄中張父子駢斬於市

附海寧茶磨山史積康熙丙子歲赴鄉試貧無資藉於父曰嬸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勿嫁之父以為然囑媒妁於農家而鄉俗再醮者里中皆得浪指史僅雜五金挾之登舟妻即疾狂作亡奴語曰汝夫求功名乃為此滅倫事吾必折汝夫婦不休其父譴之無效擣入閨精神恍惚兩場俱見其叔罵曰吾必殺此無行禽獸也出闈至寓痛不能進三場急買舟回離家十里死計至妻病愈微信錄



愛富嫌貧欲悔姻有財只說可通神貪官曲直憑顛倒已女誰知而嫁人

棄法受賂以直為曲以曲為直

註法者朝廷以之懲惡罰罪官司以之平反是非若棄法受賂則出一重囚而受害者含冤莫一無辜而枉死者哭屈曲直顛倒得罪鬼神真不知其死所也

蘇州有徵人俞柱開張典鋪生女端姑年已及笄未字人時訛傳點選端女民間紛紛嫁娶俞欲得佳婿一時難覓鄰人張翁云表姪蕭茂才年方弱冠新入庠序但家道貧寒若不攀高門下顧為作伐俞大喜許之即日通聘擇數日點選之事竟屬得閒俞以女配窮儒不免懷悔適吳兄程翁奉帶其子自嚴來省俞命其女出見媽然憐奸程曰甥女長成曾得窺覘荼否翁告以誤配之故程曰幸未合巹尚可轉移也我薄有家業子亦不陋何不置喙一人作原媒云甥女自幼憑伊許配吾子令來就姻為劣矜霸聘赴縣控告耕以千金送官何慈不海送重價延訟師寫詞即晴伊作證縣令朱愛陶淳梁人性喜賄賂知兩造俱係富室大有可啖托淮拘執得俞程銀各四百兩庭質時蘇出庚帖為據原媒張翁爭辯尤力愛陶判云事貴轉圜乃愛女之心未損明珠應還借浦張不合以有夫之女妄執斧柯責二十板其原聘令蘇領回蘇曰大丈夫只患無功名何患無妻笑領而出俞

女歸程未經年夫患癱症蘇簽甲榜選淳梁令時愛陶已罷秩家居有女自幼許人其壻不肖逃亡愛陶將女另配已生子奚原壻回赴蘇業下控告蘇判云珠還舊滴俞程之前業可循將女重婚張翁之廿板難恕念係職員姑免責判令原壻領女去後俞家被火燒程癱子無依訟師生結喉餓死

荊州府推官魏劍以公事往夷陵道經某鎮鎮有鄉紳徐少卿夢　神告曰明晚魏推官過鎮此人前程遠大後當為吏部宜預識之次日果至因款留焉數日後少卿復夢　神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故出入罪使死者含冤

上帝已削其官罰壽亦不永矣少卿訪之果然未幾魏丁憂歸途年卒家亦凋零

張一索者京師刑官差役也持票拘人動以一大鐵索自隨得錢快意方行釋放上結書吏下攜禁兵妄取嚇詐無所不為三年之內致成巨富人皆望而畏之故號曰一索云後被孔巡按訪拿處死財產抄助軍餉妻發入教坊

秀州書吏陸僕有一囚當杖死囚受仇家厚賂遂誣淩遲處死後僕事發責革家資甚每陰雨時見囚魂立前不數月吐血死



放火攢姦大罪人一
時戕命便成真寄言
兄輩休頑笑免得刀
頸戮及身

入輕為重見殺加怒

註法者天下之平如人所犯本輕乃比擬重罪臨刑不加憐憫反加嗔怒此輩殘忍好殺死者含冤能不結怨乎

(案)鏡湖有武姓者患癆症娶妻藍氏婢約多情憎嫌其夫常有桑間濮上之事一日煽于逢出傭工氏約所歡閉門行淫有少年五人長者十七八歲幼者十五六歲知氏屋中有人取草一束燃着大喊有火其意不過嚇走姦夫以博一笑竝非捉姦亦無潭水擊鼓之意鄭婦惹氏聽門外笑聲狼天埋怨藍氏曰為爾一人不謹累眾鄰滅色俟爾夫回另遷別處此地萬不能容藍氏懷慚即於是夜投繯殞命地方報官其邑令鄭某蟬聯剩度赴屍場相驗即拘五少年到案嚴刑拷訊伊等自幼父母嬌養不能受刑俱誣服遵以杖大擯姦逼死烈婦斷五人律斬藍氏請枉五人赴法場時俱癱軟無魂觀者酸心其父兄持牲酒香楮抱持痛哭鄭監斬見之念加震怒云生此不肖子弟奚以哭為各責三十板後藍氏溫受旌表天遣雷火碑其坊焚其屍鄭令貪贓革職生五子俱長成前五少年一日各附一身指鄭而罵曰我輩被汝枉殺今來相報五子俱口鼻流血舌出數寸而死



暴怒傷身利斧伐性
夫刀責人流血忿方消忍耐
些兒便好 悔過須臾後犯
天曹降罰雖饒欲享福壽
任逍遙猛省回頭及早

右調白鷓鴣

知過不改

(註)人有口過有身過有心過下愚之人有過而不自知其人可憫其罪尚可原也夫既知過矣知過之人胸中必有見地賦性必有聰明有過而不能即改是以無心之失成有心之惡漸將流為陷溺之小人

(案)山右陳都堂性甚急好責人呼杖不至則自下堂奉杖脚踢至氣消乃止曾食鵝子箸滑不得落地旋轉乃大怒連碗擲碎足踏為泥又跳集其端捽之不去大呼拏了左右四下奔跪虛作拏狀半晌乃跪請曰拏誰陳曰姬其可笑如此每當事過之後亦知自悔用方木長三尺鐫刻戒暴怒三字於上到處令侍者置面前以示警然往往一時性起即用此打人多至破頭流血一日錄四至晚退堂怒猶不息次日即抱病面赤口渴脏腑脂膜延醫時視醫曰肝為木屬心為火屬肝官屢動無明怒氣傷肝母為子累必須平心定氣使燥原之勢既消自然病退身安徒恃藥餌無益也陳猶嗔醫為飾說面加作逐逐病日甚一日勢將莫救然後反而自悔痛改前此之習病復平復陳嘗謂人曰予性急甚怒當其勃發時不能自禁往往忤物傷人及事過知悔已無及矣今緣是生病醫者教以平心定氣遵行

未愈即獲金象始知和以處衆緩以處事洵保命調元一帖清涼妙劑也乃改名退庵居士取凡事退讓不較不爭之義後果享福壽嗚呼如陳公者可謂知過能改者矣

附清波李蜕升順治乙未進士初赴上舟泊吳門歸帆臨岸者關帝祠也夜夢帝詔曰汝有大禍速注釋 太上感應篇一部勸世可以免禍李覺之不信既而返櫂過前度泊所復夢 帝促之仍因循未果比還家又夢 帝怒叱曰不信吾言禍立至矣未幾丁酉北闈事發李株連下獄始自怨艾遂在獄中輯感應篇諸注成帙後同年都諫嚴流嘱其刻施用踐夙願後蒙赦出獄流上陽堡數年討差回籍舟至前泊祠下遂病殂覺世真經說驗

乍歸塞外捷捐館仍在祠前舊泊舟獄裏注經追悔晚當時何不早回頭徐太史杭州嚴瀨亭洗與甫波李蜕升同榜相契李以事下獄取朱在庵所注感應篇說定予訂成編託瀨亭梓行康熙癸卯閒雕甫竣瀨亭即權給事中長子曾掌甲辰翰林官侍郎感應篇紀驗

代校新編對偉判致虛一諾誓盟寒雪風颯紙燈搖綠塞外歸魂帶淚看同上



報实免賦陰功大者
得掛楊爺千不聽
更言憑獨妙自然蘭
桂滿階前

知善不為

註人生世間方便第一夢所能為時所得為又非阻於不知便當竭力做去而乃或惜費或懼勞或始勤終怠機緣錯過真是自暴自棄不特謂之無勇已也

案姚好問為邑令謹慎廉潔願無失德惟耳根甚軟聽信人言以私利歸胥役怨歸自己時值暮春雪雨四十餘日各鄉紛紛報災姚親往查勘見高阜之田均已淵出二麥無損惟西村低處有地數百畝盡在水中姚欲以偏災具報承行吏曰本縣各鄉平穩此處雖云被淹數日水退仍可補種雜糧若分別報上恐關駁詰姚明知吏係私心但恐貧事遮隱而不報開徵時與豐收之地一例追比又嘗欲建義學修普濟堂綱先賢祠宇俱為書役所阻而年踰知命妻妾俱無所出姚時以為憂一日其母病殁心口尚溫不敢入棺越三日而復甦姚泣跪母前問其何生之故母曰我見冥官云爾為人廉潔本應有子但每遇善事明知當為往往為人言所阻如報荒一事無災者固不可飾以為有災者豈可隱以為無前西鄉被淹爾不分別一例報熟致災民身受血比書兒冥女完糧罪莫大焉故絕嗣嗣以彰惡報冥官曰愚昧之人陷於不知尚可容恕惟知善不為之人甘心自暴自棄乃上天所深惡可傳諭爾子欲廣嗣續須勇往行善勿畏難勿苟安勿初念如是轉念不然父父自獲吉慶庶匿災之罪可以消除姚雖承母教無如天性難移每逢善舉進言仍為迷惑卒至困循不振

附黃巖諸生楊琛樂善而貧未第時邂逅星士曰按君格局可望科名但行運未為佳境且臨場月建恰值惡曜若急欲上進非力善不能琛感其言適見鄉人醵金刻風應籍心望望欲捐貲而苦無力勉助刊十七號一版然終耿耿也甲午春試　神告曰已如汝所刊排汝十七名矣是科榜發果中十七名丁酉春琛復刻小卷送人以便舟車持誦又中進士十七名感應昭昭信非徐太史曰甲第名次何乃通與經版數符且科目為　天曹秘錄何乃預洩元機於鄉會前是蓋　神明有意顯其報應以愧夫朱門之見義不為者當夫袖手旁觀惕然恐後琛豈有釣名之心哉吁人人盡如琛勉善之力則善氣蓮勃福滿刹塵沙界矣

掌裏分明示善音香名兩度報泥金解囊發助尊常事難得寒儒一片心徐太史詩



自從夫逝鎖空樓之死靡他
誓柏舟燈不穿死三尺血肯
滑白璧玷惴流
殺身救父念方安事比曹娥
要救雞蓬州常青芳踰永
啣頭猶冀血猶丹

自罪引他

【註】自作罪孽事便當自受若妄相連累是譬中造孽反引援也如罪犯既有賄私乃扳他人以圖幫助完賦或舊日宿冤藉此下水拖人算圖報復更有信口妄招借端索詐以犯罪為射利之計又有好事獄吏惟恐罪人不多扳且扳害之人不甚般實良心安在哉

【案】浙中薛尚仁孝陶氏生女孝姑弟尚義娶柳氏兄弟同居尚義早亡柳氏守貞不嫁尚仁將弟婦移至後院一應出入從尚仁住房經過柳氏之兄柳丈家貧屢至妹處借貸尚仁叱逐之丈懷恨在心時值清明有觀音庵僧人寂照柳氏喚來商議與亡夫念經被尚仁撞見驅出柳氏進庵至庵約寂照晚間在牆外候送盤資寂照疑為有意伊原係大盜逃罪出家飛越瑞壁乃其長技至起更時挾利刀越牆而進柳氏驚喊寂照用手捫其口欲強姦柳氏以死拒寂照用刀殺死取其頭踰牆而去次早尚仁驚知來視不明何人行兇柳丈心懷舊怨赴縣具報云尚仁強姦其妹不從殺死藏頭滅跡縣令亦以柳氏住房在後誰能飛進嚴刑拷問尚仁死不承認擬受斬令結之曰爾若將頭送出便放汝矣其女孝姑聞知告

母曰父死則母必死女亦必死是父死而母女俱死也何不將女頭割去充塡頭倘得父回母活女死無憾矣母曰爾父命該如此爾有何罪此事萬不可行女見母不忍下手歸房自縊死母不遂其志忍痛將頭割下持以交官令使仵作看驗見面上無血皮肉不接係割於己死之後大怒曰爾夫殺一人業尚未結如何又殺一人喝令拶起陶氏大哭實告其故令不信至其家驗之見孝姑屍骸在地以頭合之不差纖毫不覺心酸流淚曰天下有此孝女焉有殺人之父必係冤枉又見孝姑面色如生兩眸炯炯不閉乃祝曰爾為父捨身其心苦矣何不大顯陰靈以夢示我庶得兇手白爾之冤言未畢雙睛忽合令驗屍是夜即夢孝姑來告感公救父幽冥即結陰白此冤可訊僧人寂照次日密問左右對曰此觀音庵住持僧也乃請來署念經設法壇於幽僻處夜半使少女假作鬼聲叩窗而哭寂照驚問為誰答曰我柳氏也爾因姦我不從將我殺死又將我頭藏匿致我身首不得合一令特專爾要頭寂照曰我一時慾殺已日日念經超度頭現在草取座下候經事畢即取出還你令在外聽得親切即陞堂將僧拏查一訊即伏以寂照罪大惡極與尋常殺人不同擬割立決柳氏孝姑為建孝烈坊春秋祭享



羽流日不識真仙赤
體當門窮聖賢一夜
皮囊亂入海挾私恨
妒德徒然

註方術如醫卜之類凡挾一技一能淺者用以謀生高者用以濟人苟阻抑之使不得行則誤其生理而敗其衣食之路罪莫大矣如藥方關人生死尤宜廣行流布或秘而不傳或人欲傳而我止之皆造孽之甚者也至境壊房術令人亡身喪家蠱毒厭魅不在此例

(宋)山東四明村關王廟道士崔太和貪酒嗜色恣意同類一日詐往陽真君祠村中應遣水厄化為蠅蠅遍士借廟住宿太和不肯與金四兩乃免真君或祐符水以濟人之若或施藥餌以治人之病遇善信有德之家書符四道令貼於宅之前後左右人皆尊而信之惟太和不服四文揚言云係外來遊棍惑無實學在隔縣賣做騙賊現今訪拏君皇當遠之慎勿被其連累村人有何議見關太和之言見真君來莫不疎遠其貼符於宅者亦大半揭落真君嘆息是夜題詩於壁騰空而去次日太和見房門但關叩之不應用力打開已聞無人去壁上有詩云普為向病今令作費持人同道猶相嫉紛紛何足云方知為真君懊悔無及時六月二十三日酷暑如蒸向晚太和赤身不掛一條取符作關聖而坐至二更大雨並翻欲起避則臀已脫粘椅上不能動移喊徒來救牢不可起霎時山水大發平地深丈餘合村盡遭沉溺惟貼符之家點滴不入太和連椅漂去不知所落何所云

(附)歙人許榮垣流寓麒麟程家能以醫為業有解砒毒方用之十全無必選取重貲不滿所欲則坐視其死一日暴卒見榮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貪利之故誤人九命矣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將赴轉輪我哀告鬼卒得來見君以此方奉救君能持以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孽報也言訖涕泣而去其方以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藥也又聞沈文豐功曰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真救可信錄

朱晦翁居山中中鳥噪毒幾殆因思漢貴帝得水可活之語汲連飲水大嘔泄而解同上錄全書下同

宋汪待舉守處州民有飲客者宿醉臥空室中夜醒口渴索水不得乃取花瓶水飲之次早啟戶客死矣其家訟於官汪公究舍宇有何物惟瓶淡旱蓮而已一云瓶細鞘之訟乃白

兵州某僧往州南三十里募緣有客船自番禺至舟中士人攜一僕僕病腳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既賽廟舉飲醉顛醉乃入山求藥漬酒與病者其藥入口腸胃即痛如刀割遂明而死士人登舟即舟師所餘藥自飲服之不瞬時亦死益山多斷腸草舟人食之亦死而舟師所取藥為根葉所纏絕無洋不服搽便投酒中是以及於禍則知草藥不可妄服也

鉤吻即野葛因入口鉤人喉吻故名廣人謂之胡蔓草又曰斷腸草滇人謂之火把花岳州謂之黃藤其葉近人則諸節受生葉圓而光春夏苗嫩毒甚秋冬草枯根緊五六月開花似槲柳花數十朵作攢簇狀花黃滇南花紅解鉤吻毒取人糞汁或白鴨或鵝斷頭滿血入口或羊血灌之亦解或葱汁或甘蔗汁或雞糞清皆可解見法苑珠林

附錄解救閩中蠱飲水毒神方

嘉慶戊寅 恩科會舉派值明遠樓看場後半散給題紙後偕曾傳出之解渴其飲茶未敢細檢甫下咽覺腹具痛吐不出胸悶腹痛便血不止試竣買舟回南康過鄱湖神廟前遂晤神祐鐵忽似有人引至高堂下上設公案端坐顧有余前揖之亦還揖執余手曰君非病也係中蛇毒耳吾賜雄黃丸服之自愈又曰江西之閩水草街蛇毒未敢細檢甫下咽覺腹具痛吐不出胸悶腹痛便血不止試竣買舟回南康過鄱湖神廟前遂晤神祐鐵忽似有人引至高堂下上設公案端坐顧有余前揖之亦還揖執余手曰君非病也係中蛇毒耳吾賜雄黃丸服之自愈又曰江西之閩水草街蛇毒蓄池井中毋鄉試執事官員及應試諸生辛飲食水毒死者叱吾從前傳方用明礬雄黃等物共研為細末帶入場中量水之多少配下用明礬雄黃末幾許許將水攪遇攪

去水面浮垢澄清飲之自愈無如日久遺忘近科來傷生又凡幾也君飲水毒已為治愈回去代吾宣傳救方逢科場前勸各人務將礬雄末帶入場中如法用之萬無一失救人多命功德無量又指堂上從者曰吾遣此七神散去助君也拱手曰萬囑勿忘汉回署已三載凝思神示七神散助余之語頓憶當屋寄生畫有七神散之方又名歸芍湯治一切疼痛痢疾效驗如神即照此方授雄黃一錢前服之少頃腹鳴瀉出死蛇叫無數繼以穢血腹痛立止又服入解者三精神如舊

神示之七神散當歸白芍各二錢 茯苓 白朮 陳皮 甘草各一錢 柴胡 山查 薑汁炒各五分

雄黃二錢 礬末一錢 共為末每服三錢 水煎服 或場中之中毒及場後腹不舒暢者即照此方服之無不立效希同志者廣傳萬一前後東高要縣知縣江西南康府屬江陰裴鼓清識

治瘋狗咬人毒發欲死急救良方 江邑楓溪同善局刊施

老虎刺根 頭到白麻一度 黃芪七粒 煎水吞服其毒即化

解鴉片烟毒神方 凡服鴉片烟毒者用硼砂二錢五分以涼水調和灌下一吐而愈或服宮粉毒或飲酒過醉者均以此方治之屢試屢驗伏望 仁人君子廣為流傳是幸



賢聖垂漢室若無
端汕謗是何心他年
剌血招行客永墜
泥梨刼沈

汕謗聖賢

註汕謗有兩等人一是痴愚者昧於趨向一是才辯者逞其隨性褒貶先哲褒貶無忌憚明則削其功名毒暴幽則匿之地獄無道哼可畏哉

(梁杜宇元教篤不循理法嚴不喜孟子動輒詆毀一日新釀料飄有問劉先者性嗜酒家貧不得暢意願杜富於醯醯欲造飲而無由進身知其不喜孟子乃作咄孟子詩而章以寄之其首章曰先食墻間髮二妻鄰人那得許多鵝朝中尚有周天子何事忙忙走魏齊杜得詩大喜遂進厚款痛飲暢談無非罵孟子也數日酒盡辭去無何兩人俱暴時症死有鄰人貿易遠回過一酒肆甚幽雅視當壚者乃周也鄰不知其已死驚問曰君係傷生何故改業答曰家素無余捐貢蠅頭以活殘喘耳入內半晌取酒一壺送出其酒赤如血色飲之甚甘須臾告罄呼令再添周面色慘然答曰此酒安得有餘鄰曰君既墜帝招客何變大肚漢耶周曰吾在世因貪杯中之物作兩部汕謗聖賢觸怨陰曹與杜宇元同尊壽莫不得令終杜死罰入犁泥地獄常罪吾罰到此處責酒日刺身上血二升以供客君同幸勉世人切勿似吾妄言招怨至於字紙尤宜敬惜作踐者與

汕謗同罪記之如之言說不見店屋金無惟有瓶罐草鄰大家攜歸訪兩人已死半載矣

(附)靖問保定鄢守湖日 文廟行香有貢生向守求賜守曰頗子單瓶陋巷不改其樂貧乃士之常貴能安耳生曰願子有附郭田可耕何至如此窮信其果貧可笑之極守怒其侮慢 聖賢今欲富貴之叱去後歲考此生將首題遺落未寫宗師批卷面云首題遺落可笑之極遂除名世為社鼠

(附)張問陶紀聞云四都錢魯生言其鄉編修文清公為院本中有文清入勾欄一節本戚適其東請乱乱忽書云吾師瑞也朱晦菴章楓山羅一峯皆至此爾等勿利祿時事平準不言有此何污我為當速燬之須臾狂飈起索院雲塞戶乱投書 閩某云薛公他日當廟祀若事敗戲像前賢予速取猫焚之其人垂髮汗背大驚其言遂罷乱又云尚有數頁在某抽下驗之果然即取焚畢乃去雲中颯颯有甲馬之聲焉

(附)孫湖男條詩一章勸來聖賢之好心

好處湖心田芳蔽華若天勘他師往聖勉勵晉來賢精一建前賢危微絡秘傳明後聞非提邪至涉陂偏



恃才放誕口吝稽道
德妒何妄品題狂悖
卓吾遭顯戮罪魂還
要受犁泥

註聖賢以人言道德以理言即聖賢所垂之訓載在經典再諸萬世者也侵凌者
滅裂不顧妄為評駁敢傳聖言是不知天命之小人也
案李贄字卓吾賦有小才持論苛刻不近人情嘗稱始皇為聖帝則天為聖后馮
道為聖相反畏林道乾為二十分臞二十分識著藏書數十卷皆稱揚小人指摘
君子怕孔子不敢置諸自孟子以下歷代名臣儒無不被其譏訕尤不喜道學
宋胡濙洛閩閩諸書盡斥為邪說且焉為喪心病狂嘗看朱子四書集註撲案大
怒命木工刊朱子便伸兩手作長揖狀置書案上每閱一章則曰此章應如是解
爾為何胡講用戒尺責木千一二十下甚至怒起連像打碎後辟侯刊有單一部
四書凡易像數十寺邵日朱子後人來謁贊曰聖賢義理深遠爾文公妄為窮測
若與吾同時當令作奴隸也後人曰先文公潛心數十載凡七易稿方克成書豈
同等閒觀矣曰第七過尚如此欠通前註可知急命送閻初通即其意見乃大驚
閻到第七過方覺至精至當無心雖折服而口肆譏評如故後以狂妄革職乃削
髮為僧每講說法時猶紫袍黃絛金帶存太守本色更肆為邪說云大道不分男

女同衾同寢均無妨礙野女被其蠱惑歸教者凡數千人漸有不軌之事好閒棄
市受決時一膊著地口誦梵語至死猶說偈云
附江陰楊居士於水次得沈香　觀音像自宋以來載設兩廡道場皆人爭會正
德元年有王令召入祿不至知為赴會大怒於是往寺取香像積薪而焚之將企
腦有舟來叩頭乞免不從後王令入親中途忽患腹痛召僧懺悔焚像事稍已
大士昔照十方幻軀猶指豈為一像觸生嗔恨但持法諸神欲彰現報恐不免也
於是心痛轉劇腸胴出還至　觀音寺河下而死感應昭著
杭州武舉吳姓者精拳勇日事扛舉咬松拉諸友組連橋　許相公廟一友從旁
繞間　太上感應經吳柳榆曰此等書只好哄愚夫愚婦耳士大夫宜演說可
笑貞白山一代大儒乃亦序此語未畢忽仆地嘔血不止請友扶歸詢之始云是
時見左右鬼判大喝一聲心膽俱落不三日而殂此錢塘張溥字鼎玉者所目睹
三韓明鼎識五命全書
撼樹蚍蜉自喪生陸龜何損日華明頑心不信宰雞破安得時時有雇犁　徐太史詩



太上寶筏圖說　射飛逐走四句　卷二　信

肆惡戕生命無妙張直
方山中鳥獸盡市上網
羅張野魅閘名懼妖狐
見影藏一朝天示罰九
族總招殃

射飛逐走發弩機項穴覆巢傷胎破卵

(註)物之飛走猶人行動物之發機猶人穿窟物之巢穴猶人宮室物之胎卵猶人孕育若射飛逐走使不得生發弩機使不得逃項穴覆巢使不得安其則傷其胎破其卵與人損子隨胎何異忍孰甚焉保命章云凡人調養衆疾有能世犯一千六百殺生戒條故受報單報人奈何不知省也

(案)唐時張直方以落鎮入衛京師朝廷待之優厚直方性殘忍喜遊獵網雖弓矢無虛日一切飛走之類遠見直方即驚鳴奔避走大第凡入籠之鳥藏穴之物盡搜覓殺之又性喜食禽胎之肉半羊大豕俱生剝其胎以為臛美庖人日以雞子清洗釜日暮雞卵無算時值天寒微雪直方欲出獵忽暴疾周占同行知古以天寒有難色直方將已短貂裘與之其裘馬出城衆逐獸四散知古不慣馳騁落後天晚雪甚迷馬路回達不可進忽見路傍有甲第一所如公侯家知古下馬敲門樓下以俟天明忽小廝頓綽長嘶門內有人問為誰答曰偶生周知古因失道借息一時稍頃門開有四小鬟持綠紗燈出迎曰主母召客知古肅衣冠入至中堂燈燭輝煌設重毯清雅無俗韻謂客曰良人遠出本不當留貴人但夜深門外恐有虎狼驚動演飯草榻勿嫌簡褻知古愧謝席間詢及知古家世年齒及曾否婚娶知古以未婚對主母曰君子尚未授室吾有小女頗具才貌合是天緣命駕與女出拜容則天上人也移時洞房花燭俱備乳媪同客至西房更衣解衣而寢良久曰此友人張直方所賠耳媪大驚失色奔告主母曰錯留此人乃張直方客也主母命衆亟驅出衆皆梳亂敲知古遁謝方得出門而尸為矣歸告直方曰山精野魅未知有張直方耶乃率百騎令知古引路至則甲第全無惟見一塚命掘之得穴如大屋藏狐狸百十枚大焚之有大狐突出謂直方曰爾傷我一家今報當更除也遂逸去後直方往往殺人於市搜其家有藏甲挾謀教律族誅

附元魏顯宗延興三年因田獵獲一鴛鴦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為雌為雄對曰臣以為雌帝曰何以知之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悅然長嘆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資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命放所獲鴛鴦并下詔禁斷罟獵為不得畜焉第一切德報

片語回春感至尊秋江蓑影尚驚魂而今結伴雙飛去同拜金雞下赦恩(徐太史詩)

萬曆癸丑鎮江錢參將部下有卒役一雁觸置舟屋空中有一雁隨舟悲號舟中雁連聲應之江行百里不肯棄捨將至岸蒿中雁伸頸向外大呼空中雁忽下二雁以頸相交不散舟中人異之亟向前發開已俱死矣錢聞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三十其護雁人病月餘死 心錄

百里隨舟不暫違死時交頸兩俱依長江有盡情無盡悔後落花淺水飛 徐太史詩

陳慧度於劍山射一牝鹿號鳴產下小鹿以舌舐子身乾而毋乃死慧度見之慘然遂棄弓矢為僧建慧安寺峰肆東鹿死處生草曰鹿胎草人誦類記

紙兒痛恨做心頭禮佛還宜悔未休芳草萋萋埋鹿處斑猶有淚痕流 徐太史詩

程溫入蜀至三峽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求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至船至便氣絕剖取其腹因見腹中腸皆寸寸斷程聞之恕命黜其人 傳心錄

百里追兒倩躍航峽雲陰慘不飛猿啼到無聲腸更長 同上

金秀才淮人也冬月捉地偶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越旬日金手臂間忽生

癰疽有赤蛇一條從瘡口出金知為殺蛇之報乃向 天地悔過水戒數生久之方愈 感應篇集註

昌京兆尹溫璋累鈐索盧前使免訴得以速遣一日獨坐屢聞鈐聲跡之無人如此者三乃見一鴉飛集其上璋曰是必有人探其雛故來訴耳命吏隨鴉所在捕之其鴉號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懸樹下吏隨拘至璋以事與於常重杖之 警心錄

李斯義曰鴉固黑訓尹亦神明想其行縣錄囚多所平反可知矣

公庭兩造判分明無怪冤鴉訴不平警見循良京兆尹風傳鈐閣偏仁聲 徐太史詩

揚州郡四六好治園圃因植諸花擇一蟻穴廣深如甕有蟻無數四六以熱湯灌殺之築土栽花其夏四六暴疾忽見胸肉間有赤色無數點頃之滿身皆赤泡每泡出蟻不數日而死 感應篇集註下同

魯山令元汝之公庭判事存親筆集忽歎咄草衣隨庭前元之立命役物色之果有人脫草衣上樹覆巢取雛元命笞之

雲鵲舍宅欲訴難草衣擇下衆鳥有傷心報過神明事果覆何能卻再宅條太史詩

泰和南鄉村人王功遇凡盜牛者輒主其家酬以錢僧所殺無算後為人舌瘡重懇極乖謂果因前罪夢一婦攜嬰訴云怪胎在身乞緩一死及免兒命門拳一拄至我云昨公誓者殆業畜耶悔流涕咄膝誓號我怒而一刀砍殺剖視之果一猪也今改宮刑必此牛之報云記狂呼心痛欲裂再號如牛半日而死 徐白齋太史戒殺禪師編

一刀子母立時殂被髮爺前索命乍乞緩須臾偏砍殺盡爺前死緩須臾 同上

宋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角掛道左怪而問之左右對曰今日尚膳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許殺羊羔 同上 二編

補幢招恩軒物情通靈羊柳謝蒸鳴玉盤片片羔兒肉暗有怨讐哭子聲 同上

白龜年曾入仙洞得素書能解禽獸語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之談適將史賜羊三十羣羊在羣中一羊鞭之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里將產係產訖廿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既而果生三羔 神仙感遇傳

李斯義曰禽獸語即不能辨而其喜其哀可立辨也物愛其胎與人何異故於物之有胎者宜更加憐惜

人羊轉投誰荒唐事表流傳李翺皇休怒行進鞭見無為兒一步一迴鵑 同上

戈陽方家墩吳某大生數子今其後揚潮語河後私烹之犬踵僕後日睹其狀號叫醜惡以頭觸柱而死村婦曰彼犬也而猶愛其子況於人乎潮女之風漸減焉 虞信有志

毋魂像痛繞刃號溺女沼沼欲挽難休薄吳兒心未石村姑厉語且迴潤 同上

禹貢人首鳥身其光為虞氏馴百禽夏后之末民始食卵孟鄰去之鳳凰隨焉止於丹山去九疑萬八千里此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實非鄰食木實 括地圖

丹山木實足忘饑世味淡時古味希莫謂五圖非肉食未聞混沌滿生機 同上

太谷劉家河 天地宮永樂初建以僧奉香火一日僧自外歸見鍋中煮二卵將快矣問從何來行童曰於師巢中取之僧命還之無生理 同上

僧曰我直望其生但免毋鵲悲鳴耳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焉今垂覆巢東前二卵所出也巢中有一木尺許五色錯紋香風馥郁持下為 佛前供後後人入貢

舟困風阻泊劉家河入寺拈香見木閘僧僧謀答曰此香乃三保太監捨供　佛
朝廷敕賞錢若能造業複殿　觀音隨着當以與之僕曰我難久待願酬以價因
與金五百兩後數年後復入貢訪前僧死矣更留金作供僧徒問香何以為寶曰
乃仙香也焚之能令死魂還體即聚寶洲所出還魂香是也　戚虞篇集註
諸生某海濱名場每夕呼　天索故夢　神語曰富貴無伴致非祖先積德本身
行善不能得也爾欲利名莫如勤修陰陽而陰陽又以放生為最生曰某貧甚安
得許財利物　神曰佛經云魚子不經驢浸三年尚可再活但逢魚販以魚子
投水則全生命無算何必財乎生覺後力行三載復夢　神曰子活命甚多已注
名　挂宮祿籍矣是科鄉薦第一科名頗報
按陽本立命錄云施愚山先生牧滇干法見人烹魚時將魚子輕輕取出勿着鹽
水瞰收稻草上或瓦上候其水迸累乾即放河中恐為物所食須淺埋於水際沙
泥中俱不可離水耳又一法將乾稻田泥拌魚子攤於稻草把上投放沿河溪水
際物命之多莫過於此仁人君子幸留意焉　佳宮錄
施愚山先生諱閏章江南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侍講



層峯峻嶺莫能攀爭
似人心曲〻灣後日
願人常有失那知積
罪重如山

願人有失

註人之有失於我無干乃有一種人惟恐人之無過胸中不樂眼中不快此無他推扣敲也才相等也富扣比也妬心日生惡念斷長人未失而自壞心術獲罪大矣

案山西劉人康與白民二人常販貨赴江南發賣劉每得利與每折本不怪自己命薄及歸各於劉聞太行山有賊劫客商劉惟不敢出門與給之曰近有至親自江南來路過太行甚是平穩有賊之說乃告者過也且江南皮貨正缺兄有資本若置皮貨到彼出脫利可加倍劉以好友決不相欺盡其所蓄購各色貂狐等皮物別與南下至太行被賊搶一空僅存性命流落古廟乞食一日忽見彪形大漢到廟借座劉上前求乞大漢曰觀汝相貌非吾輩中人何貧寒至此劉告以被劫之故大漢曰適所失有單眼否答曰有大漢乃山中綠賊也命劉隨行至寨回明賊帥查原物已盡給各頭目吳賊帥令將洋貨抵補差僅抵送劉得珠珀珈楠瑪瑙等類一擔計其價值數倍所失拜謝回家適中遇甚至相對落劉曰幾與兄不相見矣煮言前情與口雖稱貧心益生嫉雖家數十里與曰目下禁止通洋兄所帶之貨皆犯禁物也我先回送信汝家着人來接僅回府庶為穩當劉致謝不已久等家人不來只得

前進突有數人似公差打扮將擔物住手持硃票云奉縣查拏通洋重犯擔中所帶莫非洋貨嗎衆搜之果洋貨也欲鎖二人僅雖打脫與劉奔避衆亦不復追趕祇將貨物取去劉與僅雖手拆林坐下自揚命鶴章圖山主好意僅雖曰是不難我方纔聽差回頭望衆人將貨挑入縣院中去有此光景定是一夥光棍假冒公差欺騙孤客者前去十五里有香山寨聚集人馬皆我夥華相約到此取回原物衙在此坐等誤毋去也至晚果見僅雖借十數人來身攜俱有暗器二更時拿開賊帥僅雖先進打探正見與衆人分物不均互相爭較僅雖大怒出曰劫貨之人乃陽好友現在分物如衆俱不平吶喊放火一齊殺入不留一人原貨仍歸於劉羞與見劉擔中貨物心懷感忌的伊表親假裝公差拿去料係洋貨劉斷不敢聲張執知未害人命自告平劉自不攜家眷居江南不敢復住山西矣

註士衡與余姨侄高麗回得物甚多其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積船底以己物置其上及開船過大風船幾沉舟人急請減載余堅信平拋盡及風定檢驗則所棄皆其物士衡物在超底竟無一失惠應篇集註



治河奉命望功成誰料同袍下絕情水底暗中施巧計垂完堤岸一時崩

毀人成功

[壞]毀有二義一壞壞之使不得完全一毀謗之使不得成功大而國家政事民生利害小而一事一身之所營為皆是也彼逼心竭力為之及其既成而我敗之此等心術蛇蝎不如矣

[案]前朝山東黃陰水發漫洪兩處口岸朝廷差陳給事李御史到工分岸挑修限日完竣陳狡而智慮乙工不速完又怨李工先成己不得獨擅其美乃陰嗾黃河水鬼候李功將竣東夜泅至水底潛挖一孔登時復決陳即具疏參李虛冒功績侯上朝廷命陳總理其事李帶罪効力李復獻策用布袋數千實以沙土一齊傾下剋可堵塞上流衆散興築陳得從其衆仍命水鬼施術拔一張去東衆復歸沿沿如故李自認賠償方免參處後值秋深霜降水勢大減陳得僥倖成功部中議敘加陞三級晉副都御史仍留工督率陳自是目空一世大言不慚自謂神禹再世同列皆忌其狂妄且共知有敗壞李工之事欲舉發之而無其隙一日衆水鬼因前此分贓不均醉後爭競毆殺一人縣中訊出真情通詳治罪督撫特疏糾參欽命大臣查看水鬼供出陳賄囑前辦廳工員同幫作證應斃不揮嚴加治罪李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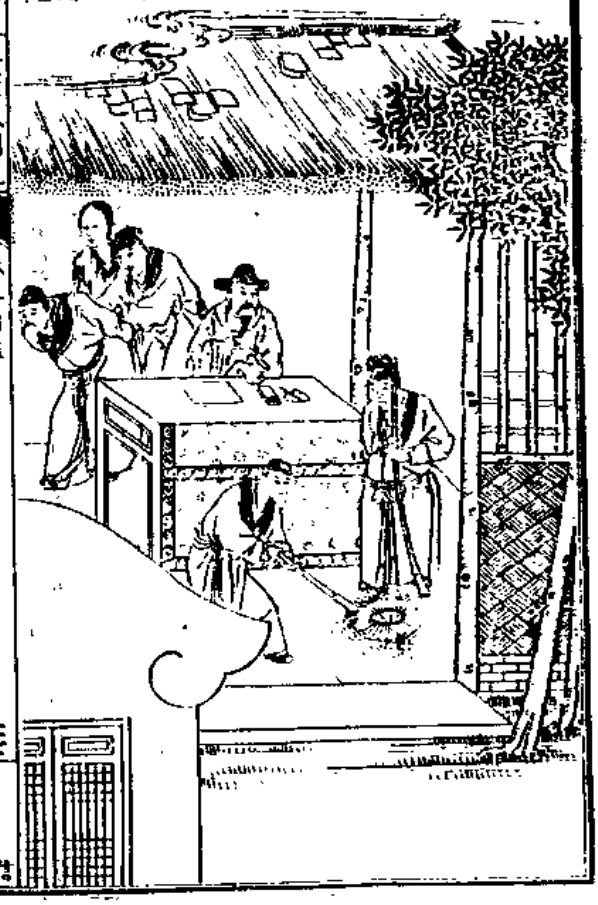


僵體投波去不歸夢
中畏冷索棉衣害人
自害身先死殘魄空
隨曉月啼

危人自安

註君子見人之危惟恐救援之不能乃若置人於危而圖己之安一開私意天理滅絕於身安矣於心安乎目前安矣能保將來必安乎

案衛輝府有張三孝三同過黃河時值天寒河冰凍合無舟可渡張性狡猾惟恐冰薄有傷性命乃先遣孝先過北孝需時孝不知其以己試險也履冰而行仍攜酒有回暖張探其懷飲食暴猶恐不穩覺給孝再往兩次冰堅如地張乃放膽同行兩人相去丈餘至河心有響聲如雷張足下屋冰忽解身落水中孝以前行得登岸無恙至天曉冰消張之屍已不知落何所矣一日現夢於其妻白我因貪圖人之錦惹河神將我溺死罰令當差後幸苦寒全活昨逢將棉衣救我女亂即以棉衣數件至河邊焚化是夜又夢張來告曰所與棉衣盡為衆鬼搶去性許河神因我罪大不准返理城外村中有鍾為善者其人一生熱衷冬施暑湯為人濟渡河神前所做服可速做紙衣若許鍾某燒宇樣則鬼不敢搶河神庇護衆衆如其言以紙製衣若許鍾衆之鍾攜衆書回張三張三危人自安棉衣一襲為關都衆若平月日鍾善心紛衆自是不復夢



兄弟如同鳥共林獨吞家產是何心遺容軸內藏遺囑巧宜從中得衆金

(註)滅損他人自取餘益只顧己富不管人窮究竟天道惡盈一時雖討便宜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不失於目前必失於日後不失於其身必失於其子孫平心定氣冷眼靜觀百無一謬也

(案)閻中富倪某年七十娶妾生一子名真郎已十歲倪老病妾左右侍奉來問言曰主翁倘有不諱此兒覓者將何所托倪曰我為此事慮之熟矣長子為人好佔便宜我死一應產業靡必全吞真郎獲幼若與相爭是以羊啟虎萬無生理我有小照一軸謂可懷藏俟真郎成人遇明白官府持以控告官斷母子受用不盡言訖即呼長子至榻前為遺囑將家全判執管妾母子撥給東園草房五間日與米二升錢十文為養贍須臾目瞑長子不候七終將妾母子驅入草房遣命錢米十不給二妾與人傭賃苦難度日真郎年已十六時逢除夕長子宅內備極繁華妾母子孤雌相對茅屋冷風荒涼無限真郎曰兒非父之子平產業理應均分今兄富兒貴母並不敢言何也妾曰爾父在日已慮及此與我畫一軸命俟爾成立之日持畫控官定能舒爾冤爾年已十六又新任秦縣生斷事極明我與爾合當往

控遂於開印日母子二人畫真訴秦公展看乃一年老官員懷抱幼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不得其解吩咐異日候審退堂細思曰懷抱幼子乃此子係伊親生也一手指天欲問官照天理斷也一手指地不知何謂乃取畫向日照之見內隱隱有一指溜寸餘長紙指在內忖曰是必有異輕輕挑開裱紙取出看明大喜次日來牆至倪宅親勘長子出接公曰爾弟告爾獨佔家產有之乎長子出道嗎為據公曰候到草屋看明當有公斷方至屋忽作揖遜狀曰原來是倪老先生坐定又作謝狀曰大公郎如此欺心即當重究稍停又曰既老先生為大郎說情但二郎何以存活足停半晌曰老先生可謂深心矣知此厚時斷不敢當大官請回即當處分又作遜客狀至門外三揖而回遂說公業排衙陞座喝大郎跪下責之曰爾有大小子無嫡處謂何敢獨擅父產過問我所見寫綠袍白鬍鬚有點疣者非爾父耶大郎叩首稱是公曰令尊不忍爾受刑法再四求饒只留弟母手何以安插大郎曰父有遺言日給米二升錢十文餘公曰並此亦不用破費這嘴產業歸與爾掌用只此草房之內上至天下至地一切所有俱歸爾弟大郎思家業全得又日省錢米數個空屋給與逐親官遵依公斷命人把開東首地土有白銀萬

兩曰此爾父分與爾弟者挖西邊地土曰此下有黃兩黃金係爾父送我作謝者挖一巨罈內載黃金千錠公立命雇回斷還與妾母子立業永不許再爭秦公可謂巧於聽斷者矣

(附)將樂縣之萬安鄉有張孝廉某貧而好施侵剝鄉鄰以自益人不敢忤家本貧後遂解富臨溪建橋曲水方亭雕闌複磴結搆甚侈亡何謂遊仙翰郡縣令道病辭家隨壞令其屋盡踞不肯去孝廉一呼反從徘徊不知愧于丁酉過其生家見每每一息零落頹屋之狀心感之因坐方亭作詩曰九曲池塘活水流雕闌畫面倩清幽平生心力經營盡好與人間話勝遊為之紀其實云是備矣

江州朱原盧有詩名父亡時二弟幼原盧匿父所遺錢錦十餘匿二弟流離居外原盧鄉試屢不售偶請乩仙降筆曰何處西風夜倚窗雁行中斷各悲涼吳鉤越錦藏私篋不及萋菁被春原盧得詩悔恨召二弟歸均分勸勉力學後俱登第壯名譽

詳見與諸弟分財異居田廬取兌頑者曰吾少時所理也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爾等不能用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獲諸弟皆破產而己優厚之感應當如影隨形

林退齋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退齋曰無他言只要汝曹學做彭城古其雄只為不能學書了多少事



太上寶筏圖說　以惡易好　罕　信

煉汞燒丹事未真愚夫貪
得花為神自家果有點金
術豈肯將來別授人　爐冀
倘火候勻抽添配合與井沈
一朝得手飄然去鐺內何嘗
有半星　右調鷓鴣天

【注】易換也惡好皆指物言以我低昵之物換人美好之物何益於我而欺心貪賄之徒必欲竭其機械盡其巧詐以遂其所欲豈知鬼神呵怒今日以不義取之他日必以不祥失之矣

【案】儲肇良好講燒丹之術延接方士終日燒煉視遺財產消費幾半其心不悔一日至蘇州虎邱遇一人衣衫華麗舉止清雅叩其姓名曰江右強自良也談及燒丹其人品天說地口若懸河俱有妙旨儲大悅次早蝟城造寓訪之見強偶有美妾一切茶鐺酒具皆燦然黃白物強指謂儲曰丹成之後此物皆屬土耳儲服拜為師初拒不許至跪求乃允遂與妾同至儲宅後院居之儲典賣庄田得銀二千強曰有此為母可得子息六萬兩轉轉相生其利不億矣先取銀一百入爐鎔銀另用鉛封點強每日出外遊玩留妾看守爐儲曰切須虔潔慎勿汙穢儲與妾男女共室先漿熟大未免生姻遂有不正之事強歸見丹爐崩壞大詬曰匹夫誤事厲指其妾妾以實對儲叩首伏罪強曰孽于不能殺也揚妾揮袖而去儲自幸免禍又失銀不多從凍成庵價賣田歸業折封則皆瓦碌真者已被騙去矣乃大悟

恨即日登程四處尋訪覓得兒面寸碌之方快至南京兩花臺酒肆中見其獨酌強一見不等開口即邀入座耳語曰吾雖汝金無理可說但燒煉亦犯禁之事一經到官與受皆同王石俱笑此處有某姓巨族家貲千萬現出五千兩作母雨可假扮吾師同至伊家得手之後除還汝原項二千餘者各得其半是爾雖失未於前取利息於後也儲不覺貪念復萌遂許之至某家強執弟子之禮甚恭仍似前番每日出入某家亦以其師字號不疑也至四十九日強竟不歸破鼎視之空空無靈龍儲送官供出被騙原由官不信事實枚監關會原籍追償時儲家已罄矣屋比與文生監三年方從江西將強拏獲錄其家產分償兩姓強立監枝下

【附】公孫心元祐間充朝請使出使新羅國國王答奇玉文犀赤珠不世出之寶以附貢於朝公孫心盡於奏方市其偽者而過易之船至洋心狂風鼓浪孫心與船俱碎止存一僕為浪送之達岸得傳其事感應篇集註下

天啟間一大僚開報國寺僧藏定武蘭亭真本使人訪之來辭真偽看畢出所蓄一帖示僧僧捍為贋實大僚曰上人既實鑑即以相易何如僧不敢違未幾大僚事敗籍沒其家將古玩鮮於報國寺慶僧原帖仍歸此僧



筆從此椽脫有神揮
毫蓋紙要留心歐公
不作江南曲彈奏何
由達榮宸

以私廢公

註　凡處大事定大計要在廣詢獨斷不著一毫私意若以私廢公則是非邪正顛倒錯亂在朝廷之上必賊亂國政退抑人才處鄉黨之間必促利貨賄武斷不法皆由徇私之一念為之可勿戒哉

案　趙康靖公榮與歐陽文忠公修同在諫關趙厚重慕言歐學問淵宏才情發越素常輕趙雖同舍飲食而視之蔑如也歐有甥女張氏再醮歐適當春日有詠新綠小詞名望江南其詞曰江南柳新綠未成陰枝嫩不宜輕折落黃鶯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十四五懷抱罷琵琶堂上藏鎖堂下走那時相見已關心何況到如今恩者誰指公此詞為張而作奏上張審張備受楚辜未嘗承認時上怒甚催具獄甚迫二府皆欲文致成其罪而獨上疏為公辨白曰歐陽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汙衊臣與修踪跡素疎而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上感悟釋修或告梁曰修嘗輕公不報之而反救之何也梁曰以私廢公吾不取也嗚呼如梁者可謂大臣矣宜其享福壽也

按趙康靖公著行功過格以黑豆記過白豆記功熙甯初拜觀文殿學士加太子少師薨年年八十八歲



以鐵盜金以兎盜玉既使詐而使奸真蛇心而蜴腹饗諸小人其犹窃之盜也與

竊人之能

佳能者主臺政事後裔之類竊者非其有而取之也蓋名利二字人所必爭今竊人之能以為己能我享名利湮沒他人欺心甚矣天理豈能容乎

董江西盧本秦學問淵博一切文藝武略靡不通曉任川東道時鄰近苗疆盧遣人至後地將出剿險易出沒之所繪圖成帙甚於心遇苗人竊於即按圖設伏以待之有翻雅第人最服盧謂是予等事五十告休林下偕妻與一老僕至太湖深處事耕而居一日駕舟觀看見上流漂下男女二人急命拯起尚有氣須臾而活其人名汪應采乃士人因望眷往南園誰遇暴風覆舟盧憫之偕至家為之換就衣進酒食留伊同住隨中即其所學頗通遂盧甚喜朝夕與之講究制藝汪亦日就高明盧遂盡以兵指掌乃盧所著秘略也暗抄而熟記之居半年值大比盧謂汪曰子學已成可出而仕矣贈費五十金使挈其妻以行汪至京中式珏試適問平寧東汪條對明悉擢川中理刑專理苗事到任後值苗人猖獗汪照冊用兵皆獲全勝苗人大驚曰盧公復見矣遂不敢出期年陞道即盧其錄汪將盧冊寄為已能錄本進呈帝大稱善言付史館帝嘗與近臣言於

休致請臣中得老成望重用之咸以盧對立起為兵部侍郎盧延見謝恩帝曰卿前往苗疆所向有功可謀異略可得聞乎盧以前冊獻帝覽之與汪所進不差一字甚駭詢其故盧奏曰汪未第時曾住臣家想彼竊抄耳但期有利於國是臣是汪未足計也帝終不罪然召汪來闕與盧面質汪伏地流汗慚愧欲死帝甚鄙之遂不重用

附馬周遊長安主中郎將常何家上以歲旱詔文武官言得失何平日未嘗學問不知所言周為代草陳便宜二十四條上怪其能何對曰此非臣能皆係馬周具草耳上召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知人賜絹三百疋此不特不竊人之能而且為人之能辛之人稱其賢已與有榮非所謂君子樂得為君子哉感應篇集註

高齡初年學道晚遭病魔祈祐於　真君　真君判曰虧欠德已久鬼訟日多又當竊古銘記以為己文　水官謂其竊能活衆特列為巧詐之首其不免矣未幾果元夫竊能不但竊人文字如竊人之謀以為己所畫竊人之功以為己所成竊師傅之教誨以為己之識見皆是欺心之事報謂必矣



奇女拋男實可悲雲
鬟一任曉風吹至今
指血題詩處慘勝羊
公墮淚碑

敬人之善

（註）凡人有所長皆謂之善必和之使不得彰遏之使不得達士庶人為之祇自壞其心衙滅其善根且採擢秉政之人必致排抑英賢埋沒正士上誤國政下害蒼生所關豈小哉

（增）福清王烈婦美而多才嫁士人為妻生有子女眠兵破閩被擄烈婦求死不得遂從軍行主者屢犯之皆以巧計脫困烈婦有殊色王者心愛之不異拂也軍至清風嶺高千仞下臨絕壑烈婦曰得死所矣謂云欲避賞主者許之烈婦從峰頭最高處見有方石如鏡咬指滿血題詩石上曰君王無道是當誅笑棄女拋男遂為寒夫面不知何日見妻身應料幾時回兩行清淚頻偷滴一道愁眉鎖不開四月故鄉看漸遠存亡兩字實裁裁題畢投崖而死主者驚嘆為之設祭時名士楊濂夫住西湖評隲海內詩文覽烈婦傳笑曰被擄不即死隨行許遠何足取也援筆題其傳後云介馬馳行萬里程清風嶺上血書成祇同劉阮桃花色不似巴陵湘水清後濂夫六十無子每日告天夜夢宏教真君告曰汝知無子之故乎王烈婦昭如日月汝以劉阮比之剝薄甚矣汝雖不能損烈婦之名但敬人之善存心太苛故罹重罰濂夫醒於次日焚香謝罪改題前傳云天荒地老無盡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恨開寢嶺西非苦痕化作雪江清難從湘蘋聲中死不遲胡茄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處秋風無淚寫哀銘隨夢烈婦來謝未幾生子

（增）萬歷間江陰縣修縣志一廩生有才與其事偶見二節婦有其名而無實蹟可考遂削之城隍廟道士夜聞二婦人泣訴云氏等一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生不訪氏行表事之反并氏名削去冤究其事　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即義當削其祿籍令蹭蹬諸生間二婦泣拜而去生聞之斥為妄語明年果考劣等拳廬遂情憤而死感應篇集註下卷

常州進士蔣螿為麻城令有貴戚人拾得遺金五百揭帖語婦婦囑候失主還之鄰人目擊俱為嘖美少頃遇失銀生監貴金昇之夢人高其義勸生酬銀五星生不肯貴戚人亦忘遂爭鬨生入衙縣詐稱失完糧銀十五兩為某所獲今止還三分之一銀就沒緝為追究螿即拘訊得其詳隨召其婦及鄰人與拾分者對詞皆合螿詰生曰汝銀果十五兩耶生詞不能改應曰然螿顧謂生曰汝失數與彼拾數不合想另有拾之者汝可剔括此銀與汝無涉即給與貴戚人去生咋舌而出邑人稱快



編造歌詞逞口才因
風吹浪妄相栽黃鶯
曲就人爭唱割舌還
應自受災

形人之醜

註醜者人所共知之眹行或偽然失笑或出於不意言之已傷忠厚況形容並揭人何以堪無論其報復如何所損陰隲不淺哉

案善齋一能文好嘲過人有醜非巧造謔詞即暗揭通衢使人醜態畢彰不可復掩嘗與友人赴鄰縣其友少年不諳縣尹出不知避道旁青十二板嘱章勿言章含糊應之回家遂人便說且形其如何揉打如何叫痛之狀愚愚如繪更編前驅為兒小曲一闋句句暗藏十二之數其曲云一日雞啼辰美甘羅早得君金釵對列天狼定亚峰過臨潤打過徒今年歲月偏無閏恨奸秦金牌召岳令箭搖全根此曲傳播膾炙人口其友每出相識者皆歌此以嘲之友所聘之妻尚未完姻因是抑鬱而死友念極遠赴揚州瓊花觀出家為道士每日在三清前哭求報應冥亦坐諸朝政流竄釜州性猶不改造謔如故一日與人在茶肆中閒談正在指摘某人閨闈不謹某人品行不端忽聽日大叫曰三清差人來割我舌矣即取身帶小刀將舌連根割下切成十二塊嚥約頃吏而死家所無人殯殮抛棄荒野



訐人之私

註私者人所未彰之醜昧不明最怕人知若乘機攻發使人無地自容損人解譬敗人名節破人功名害人性命心地陰險必遭鬼神譴責

[清]江西婺源民聚族而處宗祠祭祀輪序值首振弟榮維先出外貿易甚豐季民少艾獨處夜被賊五六人入室綑縛刼取衣物而去眾皆疑盜有夥知之事然未不過拓度未有實據也時逢秋祭繼宗貽楊祠前云凡我族人有品行不端閨門不謹者毋許與祭以辱祖宗繼先亦知此據為己貽也然不到又不可只得忍氣進祠繼宗綑阻不容進內且訐之曰爾妻未身被盜綑縛不能死節潮之閨門辱乎不肖甘思之復對眾宣揚編造李氏醜態以實之網先羞忿欲死遂舉妻遷往鄰邑不敢再與祠祭矣一日前盜被獲供出贓衣是實繼宗持往鄰邑全錄縣供過貽通衢繼先無顏遠遷江南鄉郡時繼宗之子知春號陋妻柏氏惜之通其表兄王某相約私奔至蘇州閶門忽遇繼先猶住逆旅王某問後往遷柏氏遽解回指繼先附子與繼宗曰向日拙婦被盜事出無可奈何屢承兄教汗顏領受今姪媳柏氏貌比無雙王某才同仙客兩兩宵遁被獲到官供

太上寶筏圖說
訐人之私
畢
信

柔貽累嗣後再遂祠祭弟與兄均與祖宗增光矣恐兄之增光更甚也謹全錄縣供呈閻江西兄萬不可復弟在姪鄰襲有職權數據可望繼宗一兒登科庶幾藏拙

附晉臧成翁兄弟自相保完成翁以監司守制家居同祖弟閻輸為得詔書於朝奏成翁居喪不法狀落職山澤判白吳起念母見絕於曾參是真設事實誅於孔子官非倫理羞殆士林嗟乎仕途之險也乃至兄弟相訐其見斥逐於山公也宜哉感應篇集註下同

馮商述一堆與往祖塋相視將至忽拉其人同遁其人問故商曰汝空見祖塋有賊踞對巍峩碑大樹倘皆葬往前來被擊致損其命不若且回堆與曰君存心如此判賊應時不見遁也後李登舉三元入相名譽有云風水在心不在地誠哉是言

劉敞劉貽同在館中被一日問起居郎君前日胃雨往州西何耶起曰丁君開冷其詐之耳敞歸謂曰丁君方判刑部得非有所干請耶起慚其日做方知果有干來後時誤中其機其可見干謁之禍便已詰怨如此況有實跡許有爭



誘人嫖賭昧天良結
黨聯羣設局場一夜
爭奩憑攫取那知笑
犬暗相償

耗人貨財

耗者取之不必皆我而實由我耗之如權貴之子弟暴富之村翁或留其綵賭或嗜其興訟盈次耶說詐為親附知識之設種種不一不知不覺使其家業凋零子孫狼狽罪不盡在受財貨之人更在耗財貨之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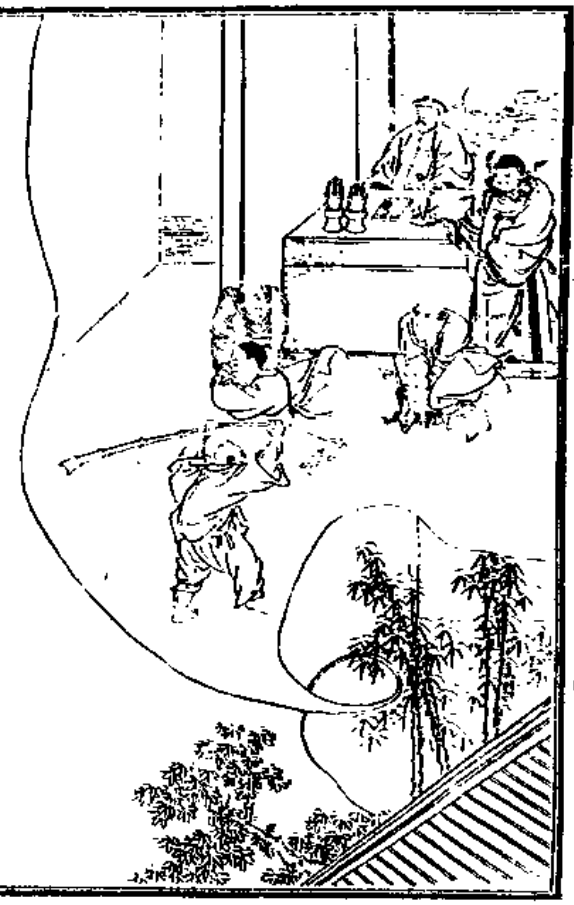
河南嵩高翟永順販茗萬石至蘇州發貨行主人接待甚恩邀清客花中飄陪其閒遊飲話翟係北人性情直率一見中風能逆其意事事承歡每每曲引嫖賭無不通曉遂成莫逆時刻不離一日親女復演戲翟設筵稱壽中風曰此殘桃敗柳耳何足賞盛城西有富大翁人皆往顧職客多鄉僻則閒月羞花詢歌則綠樹聚石尊兒若見則視此筆如土壤矣翟感其光容中風剩去三日方來翟問所事統告答曰我販運茗兄之意彼已喜允明日當同往鬼大旱翟梳沐更華服備盛禮使中風引路至一甲第輝煌綵奕數重未許門見中風皆立起曰主人有命客來即延入無用通報中風引翟轉無數曠棚曲檻方至大廳洞簾紙幔玉爐金鼎擺設精工坐半晌方見主人扶小童出曰老夫歲杜家居久不見客即中風談及高雅是以願交翟謙謝呈上禮物主人笑領左右收去似不甚經意須臾酒至命家伎俏服有四女出拜一吹笛一吹笙一彈絃一鼓板皆殊色也輪遞而唱音如新鶯百轉嚶嚶動人筆燈時主人留宿翟未願去酒闌主人先歸從四僕亦隨進小童引客至西園安歇翟因酒醉難耐呼中風閒話通宵不見又聞附近有歌于聲啟戶出視見一小門半掩內有曲房三間花木掩映數女在內呼盧宿說若天仙中風亦在其中翟不禁心癢呼中風至曰好快樂也答曰幸主人安親尊兄若不惜鈔入局亦無不可翟曰但得親近神仙傾家不惜也中風遂翟入眾女亦不羞拒遂共賭不一時眾女皆負一小伎年可十六七面紅腮紫曰我鈍妹今日大敗宣容不復忽入內取一玉瓶出曰只此孤注若再贏去吾使服矣眾女皆然曰此主翁愛物兩何敢攖動翟原無貪財之意見美人發急情願認輸一擲而敗眾女聞笑天天將瓶內之物傾出乃祖母綠猶睛石明珠等類約值五千金中風估計除還所贏該找銀四千兩立助翟為會票至行中交割翟慨然無難色次早主人推病不見客翟回至行中清負畢中風又勾往四處嫖賭萬金資來銷耗很盡只得垂翅而歸次年復集貨至蘇州訪中風已不知去所問翟大官來邊無其人始知先棍設局豢騙付之一笑而已後歸家夢行主衣黑貂大官衣白中

夙衣班向翟叩曰耗君貨財今來還報矣時翟家母大生三子正一白一黑一班乃三人所娶也

丁漫少負才名性豪爽酷嗜賭父責不悛怒逐之浪遊京師經營補太學南省奏捷偏過祖國寺有術者謂曰君氣色極佳吾在此間人多矣未有如君者問其姓名即大書於壁云今年狀元是丁漫漫益喜自負賭無豪閒同儕兩蜀士林多貴即設局延之漫連勝得錢六百萬緡數日後詣寺中術者一見大驚曰君氣色大非前比即中勝有無定何況魁選急揭壁上書噗曰壞我名此言殊不驗矣漫驚問故術者曰相人先觀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謀利之累以貧

神明平漫怏然以資告且曰戲事亦有損乎術者曰君莫謂此事為戲也凡關係財物使有　神明主張非義之得自無減福漫深自悔曰無則慕以反之可乎術者曰既發真心　神必知之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但恐居五人下也漫歸急還其所得是科徐鐸冤牒漫居第六感應篇集註下同

文奇到人技娆淑之術耗人貨財富商李十五積貨累萬慕奇之術三年耗地逐至自經奇復在劍州城一屋煉藥火發延燒寺舍皆走避既出復入竟死於燒藥之所



頭上青天不可欺
人心自己先知
苦雨黃泉路茫茫
鏡台
邊後悔遲

離人骨肉

註骨肉謂一體至親也離有二義一作離異之離如父子兄弟夫婦本一家團聚之人因其起貪致各離散也一作離間之離如天倫之樂本無憂隙縱有小嫌理宜勸解乃挑激播弄使其骨肉如仇終身不解是皆无量

[眉]渤海高松弟也甫竹守職員松性刻薄交接衙門有武生吳封國為其主遇事武斷人莫敢攖竹忠厚無能閉門自守而已析居之日松田園房屋取其美者竹之所分皆薄田敝廬吞聲忍受不敢與兄較量竹妻吳氏心懷怨恨望至城隍廟哭訴神前列吳封國為害魅首惡一日吳在松家飲酒忽聞松曰今弟婦告我騷擾未拘要去矣言訖吳舉身墜絕心口尚微動家人不敢殮時六月念三日也吳初舉時覺身輿一差行崎嶇山路天色慘淡淒涼如深秋欲雨之時須臾進城街市冗雜都會過七過親友拱手之外不交一言至縣前雨差滯吳車未罷店倩生一差進衙探聽消息吳看大門外點燈書辦有一起離人骨肉鄰佑家產事吳氏告吳封國拿看兩單差跪出回吳云拉吳從東角門入至堂前跪下尹年可三十餘有上髭無下鬚紗袍緯帽遵本朝制度一吏在傍唱名唱至

吳即斥責曰兄弟乃同胞骨肉兩從中挑唆帮佑家產情殊可惡吳方欲辨尹曰此處不比世間爭爾利口爾之一舉一動皆有簿記莫以辨為命決杖六十再候發落唱名吳隨差至二門外取扇捐涼吳進前揖曰我有老母少妻懷抱子女若斷而不歸合家俱死吏仰天大笑曰子真迂儒也到此地者誰無母妻誰無子女直能來而復回乎但本官既有另候發落之諭爾靜聽可也復開堂上傳呼吳趨入尹曰聞爾薄記惡端甚多本應到入地獄但爾尚有五年頑福未享可急回傳諭皇甫松骨肉之間宜平等公道毋令吳氏再來纏擾諭原差速送歸到一小山頂二差將吳推墮一喨而甦時已六月二十六矣親友問慰吳盡言不敢隱驗背上杖痕青紫宛然松聞之乃退貨產竹吳亦不敢再赴城隍廟矣吳逾五年而卒果應神言此乾隆七年間事乃吳親口述者

[附]宋呂陶為銅梁令民鄢氏姊妹三人共隱幼弟田鄢長而亦貧控之公集訊三姊俱伏罪吐田還弟弟荷公德願作佛事報公公諭曰三姊宜汝同氣汝幼時幸有彼主守故田尚在不然必為他人所奪與其報我曷若今還三姊以全骨肉之情弟從之友愛如初後陶位至中丞



為人養世誰全面歉人侵

我愛玉死不甘終身恨恨

報復方好我侵人愛使其

奸貪只圖自快不畏誅殛

王序莫道陰罪難寬

戒人所愛

謹戒奪他世間萬物各有所主人之所愛而我用計倚勢奪之其報應幾何為一我之所愛人若奪之我將何如以我之心體人之心則妄念自息

崇明張綵述閻劉瑾之事也以附理仕至吏部尚書有劉介者少年科甲為撫川守新娶吳氏國色綵聞而慕之乃陰介為太常卿即辰仕綵往拜之曰子得此指誰之力也介謝曰賴公提攜耳曰子既知恩何以報我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子既謀奪介惕然不知所為綵即捍從人以厚價入棹其妻以去綵妻性韌不能相容吳氏日堂凌遲投繯自盡像中遣言請歸屍劉氏綵大怒命火焚之投其灰骨於河水介削職回籍晝夜思念亡妻事而寤其圖夢中相見一日忽聞茅山道士善招魂之術乃往求之道士曰得本人親體衣方可行事介曰亡妻衣衫甚多俱藏箱篋久不思視止有百蝶裙一條乃其所最愛者臨別時留為記念吾見此物如見亡妻行坐不離今現在此道士曰得之妻乃打掃淨室兩層內層鋪白紙書符於上前供香花酒果外層為介拜息之所戒曰當存心定氣想其音容思其嘯詠每日看其紙如有人形全似尊閫則事諧矣介如

言看至三日方隱隱有人樣五日全身畢現七日則宛然妻也但少氣耳介不覺傷感大痛道士責之曰捨大不識頭腦死生夢幻奚以哭為至夜半道士書符念咒舉裙向壁而招壁中漸聞啼聲曰來來香風過處吳自壁間走下凝眸含睇若不勝情握介手曰雖居椎門時劉思念舒綵徒君之覺醒我之屍惡夫鋼天不日即有滅族之禍矣妻以情屍仍以情生感君懇懇十七年後當仍為君婦也道士曰娘子且速歸恐遭冥府譴責呵氣一口妻竟即死視之實乃一白紙介對紙而哭道士曰人世光陰十七年如一瞬息奈何不稍緩須臾以圖再會介以重資酬勞分厚不受送劉去介當賦詩云個個金泥百蝶裙春來常伴行雲不教佈施劉留得返魂金免拳少君綵復以瑾懷丘壑介以原官起用奔走仕途十七年斷弦未續至四十二歲有顯官長樂之女年方十七願與聯姻介遂娶之看其聲音笑貌容色舉止宛似劉妻不覺看淚綵裙亦其所好之物隔世猶不忘云

附新分為翰林時家書來有以鄰僕宜婦告者公批書背之曰千里書來只為婢誰能救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勸人作惡罰為豬狗
為貪金擅改書身死
百年犹被控夜叉庭
自悔當初

助人為非

註凡人為善非謂報償契勘必不為凡人為惡非期比賞裹亦不至太甚一有助之而其惡孽矣故律有造惡主使之條冥冥之中獨可逭乎

崇本朝康熙年間有周姓者為人老實開張布店一日在店中忽見四隂差蜂擁而來將周鎖拘去審人疑其中惡延醫調治未甦周魂與差同至城隍府前有吏持公文付差曰可將此人解往南京都府投訊四差同周即行過高資揚州至儀真渡江真時到省赴都府投文候出批文又解杭州都府周與四差過鎮常蘇嘉諸郡轉瞬到杭足似騰雲不甚困苦至都府前凡侍衛森嚴周不知何事被掌傳進堂惶怱一少年女子指周罵曰還我命來周答以素昧生平莫非錯認正在爭辯間內擊云板鼓吹開門都府陞堂衆役將周與女帶進跪堦下都府看原狀畢命取前案查進破爛卷宗一束都府閱之良久叱女子曰這婦人狠刁原來係已結之案如何又來控蓋此案乃前明嘉靖二十年事杭州有土棍劉為關受鄰家趙姓之女欲謀作妾先用銀為囮誘趙以女質債時周前世名李廷秀作代書善洗補字跡得劉銀四兩將其券內質字挖去改為賣字銀到取贖字改為指領為妻字女被姦佔二年日受打罵自刎而死一蜜不睦赴

東嶽帝控告批發杭州都城隍查究審出真情劉為轉罰一世變猪二世變犬三世之牛償作牛又不馴良鞭死人命罰入蛆蟲道魂銷滅不可追矣李廷秀不合得銀四兩助人為非罰變為猪再世三世為商循謀無過四世託生為周去嘉靖時已一百七十餘年矣因當初結案時未將趙氏作何安插以致沉埋至今新府到任趙氏復控淮南都府有明原由諭掌案吏曰速令趙氏轉輪以斷葛藤吏跪稟曰最終人丁很冊若彼岳府檢出不但前此下吏俱得重譴並應任諸府亦有失察處分惟佛力甚大能令亡魂從導花化生不由地府轉輪則彼此無碍矣府縣首稱善謂周曰偏助人為非雖已受報但此女久無歸着亦罰來了事也宜速同回延僧超度周叩首信應府即諭差送歸周攜女同行不復詣冥至家而甦即日廣延僧來虔誦佛經七晝夜向西化紙見女從火光中作謝狀冉冉而去

吳中某公子欲私一少婦與友謀之友陰授計公子喜約某日往是夜其父夢 朱衣神告曰汝子料第中人固壞心術陰佳稱矣友某命本貧賤復為人謀不善應十斬其腸又壅愛至重喜講知某友已腹痛而死公子漸發狂披髮行市不救以卒柱香跋



富貴繁華眼息間炎涼天道有循環冥時
元多頭稽首受辱田來德一服

逞志作威二句

太上寶筏圖說

逞志作威二句

註逞志肆我之志也作威如倚勢仗財等類辱人凌辱其人未勝謂我本無理乃心時智凌辱實賤使不敢不伏於我以為勝也此雖一時快心得志豈知天道惡盈轉眄之間熱閙戲場化作冰冷向之受辱者不及於身必報於其子孫可不畏哉

案廣城郭文彩鏡於財曾官員外郎為人狂妄任性高已卑人時逢元夜滿城士女出遊彩於門前築山一座人物皆能自動玲瓏奇巧左有蜻龍鋪甲閃爍能吸水噴濟右有虎豹騰踔勇猛如生觀者絡繹有西江流寓士人曹志美偕妻金氏賞玩間人多擁散郭於簾內見金氏少艾命銀僕拉進逼令侍酒金氏哦叫不從時志美舉妻不得正在徬徨忽聞哦聲奔進責之曰清平世界何得無禮郭大笑曰兩逞乞丐不識抬舉我富貴之人思及丐婦屈尊多矣謂爾妻容色能中我意平呼諸婢出皆錦裙翠袖珠圍令志美觀之曰較爾丐婦孰勝又呼衆僕侍立俱執帽鮮明衣裳楚楚又謂志美曰較爾乞丐又孰勝遂給紙筆令志美寫伏罪文約不合於元夜闖入無禮喧嚷擾亂應逐官志美見其笑裏藏刀勢只得照依書之方得放出是年同妻回籍應試即中式不數載陞至廣東廉訪使時值正月志美着破衣私訪從郭宅前經過郭送客出門一見志美哼而笑曰爾非向年寫伏罪文書之人乎前更甚奈命取銀二兩幫花一件與之志美故作感謝次日假任上元之夕大張花燈公署前命紮鰲山龍虎如郭當年時逼詣眾紳都曾屆官亦得與席一見志美魂飛膽裂叩頭請死志美曰爾罪固所當誅因前日送金贈詢尚有人心今得爾以不死但今多結紳雅會意容趙半泥擬命取敝履一片使郭席地而坐給以美麥飯食畢郭謝賞志美戒之曰富貴豈有定哉我今日如此待爾過憶前向日若彼待我真是一戲場耳取扇一柄把筆寫古詩一章以贈之君不見河陽花今日如上賓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第人生焉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能久萬相當年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憫惟二子豈是丈夫大勢通流故皆偶爾郭得詩愧赧欲死

（附）南京史良佐為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怨聲人不為起乃執數筆送東城御史詩之對曰民等怨抗倪尚書誤了曰何誤曰尚書亦南京人其掌兵部時出入里中不或遭鄙使人止之曰與汝曹同鄉里我不能過里門而下車乃須

逞志作威二句

涓書起耶民等焉敢謂史公猶倪公遂不為起不幸逞後怨也來城御史笑而罷之感應篇集註下同

金誠廣州右衛軍也讀書社學指揮使張某最無賴誥之曰軍餘乃敢放肆生耶幌其衣使雜劇日中稍緩則撻之誠泣曰誠誥書期順揚今躬服厚貺父張愈怒拘其父倉廩之行賄乃免水漿不面科誠領解即聯捷授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至堂見誠貌脉甚一步九頓誠笑迎之為言於堂官釋其罪張謝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以女妻其子甚于後亦登第

附錄周初平先生百忍歌

忍之為德其至矣乎樂天知命忍之原也慈悲喜捨忍之方也天道酬勤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謙即忍之旨乎忍為德行之本忍為聖賢之基忍為萬像之用故君陳篇云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云齒剛則折舌柔常存柔必勝剛弱必勝強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為上是故不為已甚聖而忍也犯而不校賢而忍也不報無道強而忍也處以下人達而忍也仁者其言也訒言可不忍乎動心忍性益所不能性可不忍乎羲皇陳箴忍不可忍之感應篇

馬前潑婦則忍慈兒之誤跪而結髮釋之忍下賢也夫印自如晉公忍容叔也繫獄讀書楊漣忍縲紲也還劍不殺趙文忍授命也不完鴛鴦屠賢以忍容人也不認原金知常以忍全交也先嫁令女鍾離瑾以忍恤孤也禁春擇配賞馬鈞以忍有過也人情最難忍者色與財若斯翁之踰垣避女馮商之逼妻贈金酬昌邠之書名自戒離倫之拒女齊樓是能忍乎色者林積之約主還珠高翁之捐金完配宋軼之代完青田舒翁之館貸救歸是能忍乎財者由是觀之自帝王以至卿相自豪傑以至聖賢未有不得力於忍者也是以君子忍人所不能忍人所不堪忍人所萬難處之忍如水之厚漸而益堅如金之忍鍊而益精如松之忍寒而益勁忍之為德至矣廣矣不明此忍則為暴虐為狂逆為作亂萬大之禍皆始於不忍可不戒歟噫張公藝所以有百忍之規余因以自警為之廣其旨云桂香識

徐太史璠王用予夢驗記云久聞百忍說常以未見為恨正錄此案時適澤陽友人貽常惺集快觀果確也附刻以廣其傳末審初平先生果周解元先人否也

潘振聲先生勸人自反歌　橫逆來分宜自反若自反免禍患總彼不是有十分必緣由我有幾分我非聖人孰能無過但肯反求理愈見明事精詳心愈緣一番經歷一番益省了多少閒氣力如此忍耐免傷財若施強暴必招災人throughout



自恃天潢胄張羅獵於
田蘧禽未及百損稼已
盈千終歲農功慶全家
性命捐務人如杖父貽
笑萬斯年

殺人笛條

謹民以食為天田稚酬平民命賊之者或阻水利以旱之或決隄防以撈之或縱牲畜以踐食之或好遊獵以踩踏之傷天地之生成絕民間之衣食此不仁之甚者也

梁武帝第二子名蕭綸封邵陵王出守徐州雖賦性聰明狂放不循理法在徐之日或扮僧道往宿祠廟或為乞丐羊人家求食見好婦女即硬行姦宿民間終日閉門市井籌策如無人之境性尤好獵出則率數十乘馬數百匹於阡陌獵故中張羅設網時值仲夏二麥成熟綸人馬到處盡遭蹂躪有田夫於馬首哭阻言語稍觸綸大怒遂見有黃魚者挑有黃鬍鳴令隨役扳開田夫之口將生鯽一條捺入用刀割其尾鯽魚疼躍入腹中田夫須臾大叫流血而死綸方鼓掌稱快盡誅知其事拔劍入舍帝令親視之誼不忍加誅厲旨切責綸得旨大謝及出怨言一日街市間行見一老者與武帝一般品貌喚至府中取出冕旒龍袍法物使之穿戴老者叩頭稱不敢曰小民有此立刻折死矣綸曰滿見優人日日扮王裝帝折死幾人我不過令渠暫作優人訴我心事耳老者不敢不依牽提舉命兩人將老者捺坐椅上綸於堦下行大禮奏曰臣忝任徐州屬藉國治並無過失不意父皇過信人言欲加臣罪絕父子之誼滅天性之親用敢當陛奏請伏乞明示奏畢起立扳老者之耳曰我有何罪滿如何不說老者曰殿下至聖至明何以云罪綸曰我既無罪滿不該聽信人言命捆下重責三十遂出此事傳至京師帝命刑部用檻車往檻至中路見有數巨人曰我輩神也汝壞我功多矣言訖即有一赤蛇鑽入綸口從腹中拖出其死殺田夫更條

附錄　蓋者其僕也主因謀鄰田不遂以稗數斗密令益歐鄰田中無謂曩曰彼家力作何忍誤之然不滿則逆主命奈何乃私棄其稗毛偵之見稗已漏敬諸田矣既而稗不生主心異之異知其故後益生子異中成進士為顯官益加子到任受對老且病隨舊自度不免有乳仙降筆曰三十年前莫稗事賜君貴子更延齡君勿憂也

病果全愈應篇集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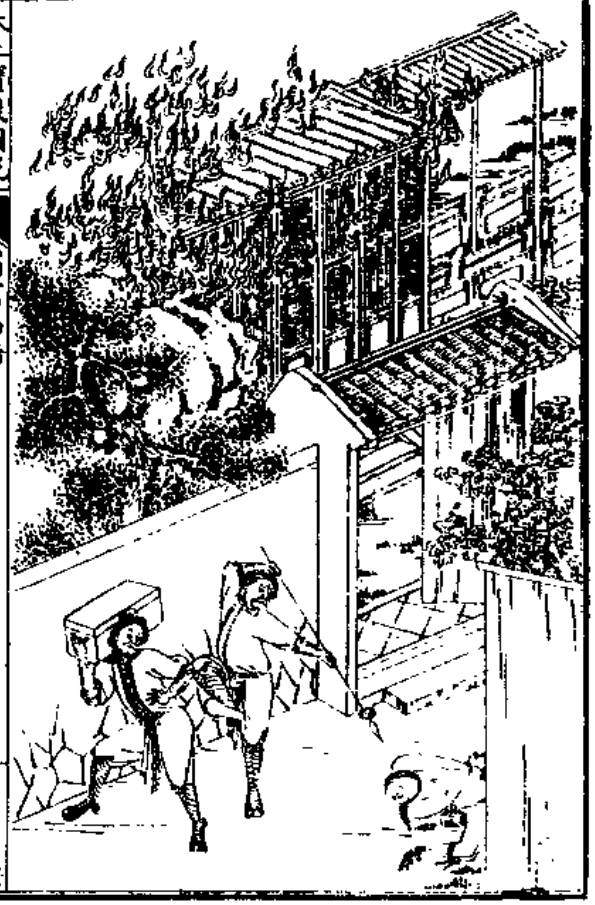
繞逞舌鋒破鳳儔冬瑞兒
婦忘成仇雛人雛已還身
死天倘恢恢漏得不
郎才女貌實良儔懷恨阻
撓枉結仇孟氏害人終自
害迂儒到此折將不

破人婚姻

註破有數等有百計非毀破於未合之先者有多方限境破於將合之際者有起釁生波破於既合之後者事實家之好傷天理之和一事而折盡生平之福一念而永墮地獄之苦矣

案江南風俗富家大室最重將女許配大士每當試貧儒紛紛得婦有富室徐姓者生女巧姑年十七姿貌無雙女紅出衆徐欲得佳婿求婚者概不許先一日選新秀才徐於大門垂簾令妻女觀之見有一生年未弱冠風流溫潤望之如玉琢人徐一見留神詢其從者備得家世回謂其妻曰適所見之生為李氏子年亦十七府縣院皆居第一多才博學人人愛重得此生作乘龍客庶不負吾女才貌也女雖不言私竊喜次日即煩親友執柯生父以徐富有金帛又係富豪許之不日將行六禮有孟姓者亦係富家曾求徐女為媳徐嫌其子麤陋推之孟因此懷恨適與生父會飲在座多人孟明知兩姓婚約已定揚言謂衆曰徐某之女求配吾兒我因其女腳大而醜且有多麤之謂故未之許諸公如有好門第相煩代吾覓作佳偶生父係近儒聞此言竟不審量遂毀前諾女知流涕願死後其父復與莊姓聯姻迎娶之日女將裹衣密縫告其母曰

一與之熙終身不改雖李家負義悔盟豈義無再適閒奸人言女腳大貌陋且有不正之行故忍死須臾待至莊家使衆親友見女容貌知前言是奸人飾說並可滌不正之名也遂登車而去南方娶婦之家鄉鄰皆得看新婦謂之鬧房生與莊宅不遠聞醜女過門俏衆往觀見女姿容絕世不覺發羞女見生來注目良久兩行泣下生亦哽咽悉涉嫌疑掩面過去是夜女粧痴顛不肯成親絕粒七日而香消玉碎矣孟為李子娶婦家室不和常相反目一日新婦對鏡理粧李從窗隙窺見一線衣少年與婦並肩而立持刀入室吼聲如牛方欲舉刀砍得新婦一人尚修眉未竟自此終日相鬧不寧仇敵遂致離婚妻事女寔其喉醒不能言指口而死生後瘖瘂仕亦終身不立正附眉睫心卷歙縣人為諸生時以天謁郡守守每夕見舉來前有金繒燈籠相照守因詰重之然未明言其故忍一夕來前無燈照守異之因詰曰子近有所作乎當直言毋隱舉始懼有負人錢者將妻貴償然無代筆以一金託舉速為作券耳守因出一金囑舉曰子速還其人金携彼婚書毀碎之舉如守言毀前所寫婚書入謝守而燈復見矣守見大喜因與舉明言其事正德甲戌舉年四十六狀元及第歲應篇張注



太上從來稱至尊敢
行無禮肆侵吞異時
妻女同遭辱祇為騙
盈禍滿門

苟富而驕

(註)苟富期侵律而富也或得無主橫財或佔無祖恒產或放債取利剝薄成家或設局詐賭陰險刻素諸如此類雖富尚難保守況復驕淫拾拷侠樂放縱凌鄉里慢親友以自取禍患乎

(案)胡勝士出身屠豬基業財產暴得猪珠家貨數十萬實緣為群伯國征妄為上事所惑不安其位壹病家居恃其豪富威福凌人交結當道武斷鄉曲隨侍衆僕俱各賭作供暴不循理法胡掌衆轎出里門見人不起主即令僕按倒亂打起罵而去一日佳姻家宴飲內有一書生衣冠稍歛胡顧而呪之曰汝乃卑田院中人如何與官長共席有數士人不平扶起攻之主人急用好語調伴士人拈歛胡所居近太上廟其宅巍峩殿宇稍低即加高過殿宇三尺顏其額曰老壞堂雖取尚益之義其實暗藏太上亦退讓其敢與爭也使佔廟地為圍圖一夕夢太上責之曰鋼鉄打牛腰事頑福如何連我亦敢先令兩亡百日苦惱命刀士掌其頰大痛而醒次日腮間即患癰累如貫珠痛不可忍晝夜呼號醫家盡其方術俱不見效捱至百日方得猜瘥其個戶景人祖來清送宮婢之拷比責女不足償復當其妻僅得完太又被驅逐不與田穫業固夫業無家逐

入盜郭心慷宿德衆衆數十人各執器械乘夜打入胡宅凡胡氏親丁一人不留碎割腸士盡劫貨財其妻嬰與女俱赤身挪躲卧街心使衆共觀放火燒其房屋盡成灰燼其媳遺腹生子不能成立昔日侵佔田地復為勢家所奪遂至貧無立錐

(附)明吳良佐大興縣人家巨富日尚奢侈以鼎鳴為不足適口以破綿為不堪著體設酒待客暴殄非常娶婦嫁女奢華無比而親友保望則先訴苦狀以免其借貸元旦日有慶賀對聯於門上云天賜汝財天厚汝汝成天物汝輕天佐令家人刷去仍不悔改後遭寇劫二次家財頓減等死有一子名譽昇視銀錢如糞土任意嫖賭不十年課背行乞見世高談極

順治間蘇州一弓背曲如弓項下復有一骨面常仰日真俱向上長不滿三尺而飲食飲食每日沿門乞食不足則取道中陰溝水啜之自言能知前世事每謂人曰我前生一富翁也初善貧以出入貴宦家騎真貨驢算厚利漸致富益自驕肆事用二十年後病死冥司訊為貧兒以償風恣我前世富貴身做客故今到我曲背人富顏指氣使受人謝奉故今訊我仰面前世飲酒食肉而性鄙吝不肯與人一酬一勺故今到我騎貧難跑候滿二十年法債富再作生為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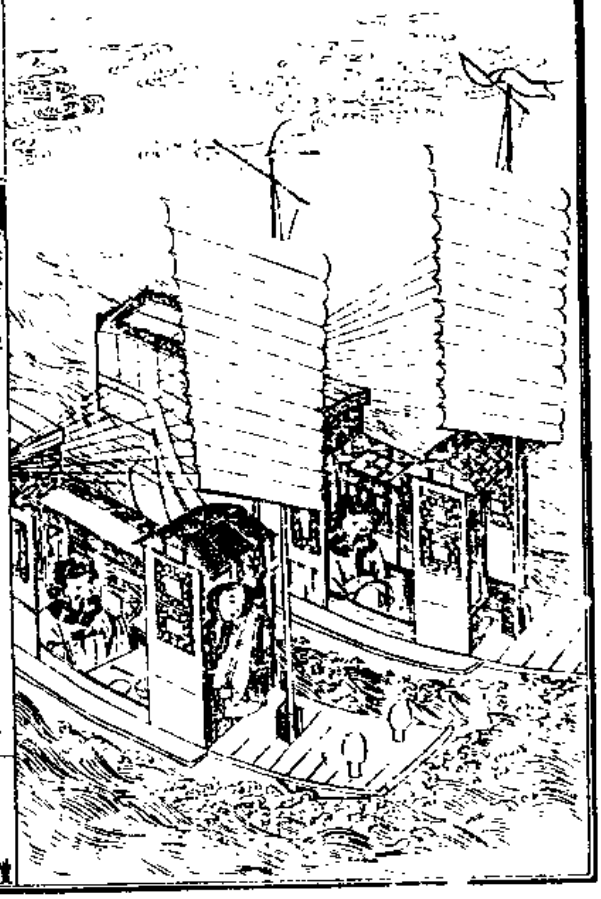


畢賤脂韋豈本心祇
因鮮恥便沈淪濁朝
雖濁居高位聖代焉
容有獸禽

苟免無恥

註苟免者偷而護免之義君子心有所恥雖生不苟免如螳螂之臣當衛鋒陷陣衆有溝於國事何愛其身委捐之臣當扎萬除佞誠感悟乎君心何辭九死若一遇衆難捐軀之時偷生苟免罪無愧心國家何用若臣為乎

案隋威字元畏為開陽常近臣常恃才貌視班聯於威稱加尊禮大業十二年帝幸揚州為宇文化及所弒威不能化義討賊反上寶首先勸進得為前軍都督化及僭位冊威威之也化及敗歸李密密敗歸東都趙王倫以為上柱國及王世充階署太師每出威望塵而拜卑污苟賤無所不至世充誅和任用心實鄙之秦王李世民平世充之亂坐東都威請竭誠老病不能起拜王不令進見但使人數之曰公乃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一切逆迎遂令生民塗炭君死國亡又偷生偉曰公乃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一切逆迎遂令生民塗炭君死國亡又偷生偉免歸順宇文化及李密王世充等皆不辭拜伏舞蹈今既老且病何不歸田為數亡主發守臣節我輩少年新進志禮忠義若容公入朝恐若輩壞也無特相見威聞此語老無羞愧之心復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不許憤悒而死



海外均為使如何肆詐謀有恩皆自己畏禍護同儕歌舞鬧華宴金貲聚滿舟一朝奸畢露富貴等浮漚

認恩推過

㊀恩非己出而冒認為己過實在我而推諉於人其始不過要譽避怨之心然人有善而我掩之人無過而我冤之利己損人公道泯滅乃小人之過失天理所不容也

㊁前朝周盤與吳寶賚同官禮部奉差至尒哇封王周為正使吳為副使吳得辦有口才周厚重少言語時尒哇歷元朝百年久不通貢封典未行副王得周寵命分外使禮吳恃其居舌云朝廷恩典皆已奏請而成王信之一切餽送靡不從厚周祿備倒薄贈而已事畢將發王各送一舟吳所得盈千累萬且違禁帶真國歌童舞女為長連耳目之娛一日王關例應查查吳知周柔懦可欺遂其舟給之曰此船形制稍狹非正使體統我與公暫時移易庶足以壯觀瞻別正副也周不知其詐從之果為椎使查出正使舟中所載皆出例外且違禁攜帶外國男女副使舟中所載寥寥無幾據實上奏帝怒發法司審問吳口若懸河諉卸於周周天性戇默不能分辨且已現居其舟求無從置喙也奏上周竟削職而吳晉侍郎後三年尒哇嗣主來朝奏謝曰陛下聖明恩及遠臣嗣大使吳某從中五成貶黜貪出

格外常曰前此之封皆朕意也與吳何涉命取該國所餽二使寶數王以底蒲進則周枉誤之職皆吳物也始知其感恩推過實屬奸狡立置重典周原官起用

㊂宋王曾為相時士大夫有請差者公察其可用必先正色拒之既而擢用併不與言審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而市恩也恩歸己怨使誰當此不認恩者曾彬與王全斌伐蜀斌投降卒三千餘人公諫不聽及歸上怒必欲鞫勘公自証服全斌獲免此不推過者感篇集註下同

宜興部臺甫積穀數千石歲大歉或勸之出糴公曰是圖利也或勸之賑糶公曰是好名也乃直發所積在儲隙道修路自舜至湖四十里復浚農河橫塘水道八十里又通溪入震澤邑人爭來受役實賴全活而水陸又均得利後臺晉享年九十餘子孫相繼登第此非惟不認恩而又能善報其恩者也

袁靖中萬守禮為陝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攜老疾當罷公請留之吏部尚書曰計簿出自靖伯何自忘也公曰達吏隔省遠當時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續過在布政司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嘆服曰誰敢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即此可謂賢能第一矣後官至刑部尚書



詐謀畏禍脫漕粮年
少狐兒命即戕此日
受刑身死處當年業
債一齊償

嫁禍貪惡

【註】嫁禍者我做非理之事恐害將臨乃用計移與他人或餌以名或誘以利使他隨我衝中代受其禍是猶以名利爲女將禍嫁與他人故謂之嫁禍貪惡者事本自我主謀却使他人做去代受唾罵是猶以所做之事爲貪而貽與他人也故謂之貪惡設心險險受罰必大

【案】明朝旅子運糧最是苦差一領委及雖素對之家立見破敗故視糧艘爲畏途有蘇州鄭心如籍隸旗伍一日至松江販布在行中閒坐見一童子年可十三四衣履整楚向行主索錢去後心如問曰此子爲誰行主答曰此鄭人鄭某婦之子家道雖豐上無伯叔下鮮兄弟此房係伊之產日日來索租錢心如筹畫半晌忽然得計次日預備精致菓品候其子至與之食而謂之曰吾祖貴原是雲間與君係一家取歸嫂二足使歸奉其母次日復戒禮舅門往拜心如舉動爽華言詞敏給婦女望見隔其衙中命其子呼之爲叔心如呼婦爲嫂往來親密儼然一家本同支矣心如兄弟三人長爲念如現有糧艘家已裝盡次氣急如早逝無子心如私將其婦之子載入舟如名下爲二房長子己居三房後念如因貧累運例發二房

因現在有子衛官出差至松將子蜂擁捉來申詳補役實婦不知反求救於心如心如紿之曰此衛書某人作惡事已定矣不能挽回實婦旦夕呼天嗟冥某書而不知爲心如之計也踰三年子方十八歲運糧過淮缺額十石漕運總督命加重責至十九棍而氣絕殊乘押令心如接領甫及三年亦因少糧被溝督嚴刑責至三十八棍而氣絕按其身死之處卽子受杖之處報應事理不爽

【附】郭黃中知雲安軍應榮宰牛夢　神告曰使君喜惡此邦多矣明旦有解屠牛者至九人之外公宜察之應罪不枉詰旦巡檢司縛九人來一兵自言捉賴請賞蓋牛乃兵殺而嫁禍於九人又執以希功也公研訊折服科以罪或投牒判編屠牛未足且唐人談笑緘刀孰辨眞不是琴臺春滿抱何由香界夢通　神僚太史詩

【閻宏山西人財數十萬某婦貴夫色中良善之人畏之如虎翻賣人房田不允則嫁禍書之武斷人詞訟不服則使威制之鄉人號曰惡閻王一士子投詩刺之曰閻王本善推云惡此號加君君不樂何弗悛心細細思卿情公論原非酷後爲按院訪拿處死家財爲族人爭奪盡妻子窮不能度日覺世篇註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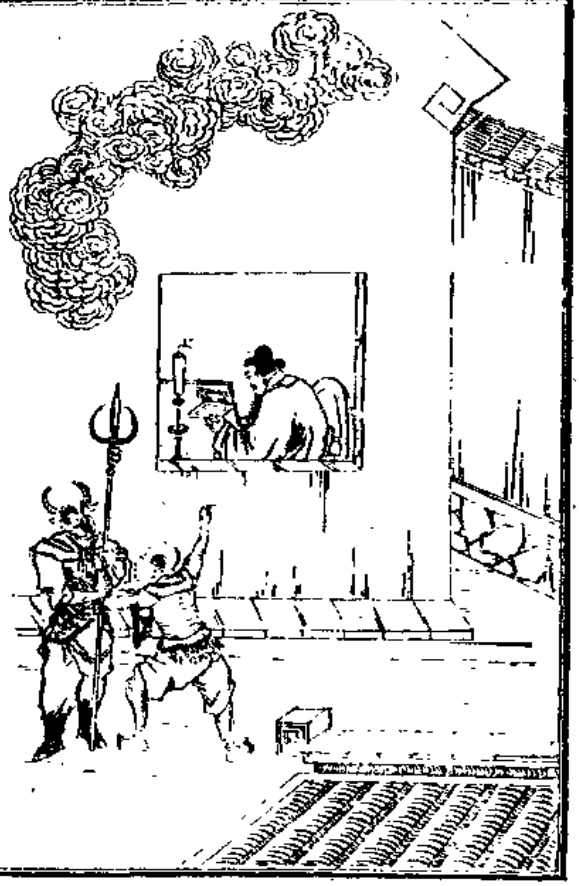


以而胥爲有實則假爲
盈巧詐欺同輩潤通攫
功名一朝奸畢露鬼蜮
現其形所以玉石抱
璞甘沉淪

詰貢盛譽

註自古有高世之德業者皆名垂天壤豈有心求之貢大譽自家耳如居官本不廉要人稱廉本不公要人稱公以致薦剡要路貢禹羌楊褒惠梵應詔封碑記再如為士者教理書未達也好刻之章名師本未真也編輯聲氣甚而為假道學謊騙盛稱堂事大名未可恥之甚矣

米倫名士宋聽濂人呼為宋三好謂其生得一副好面貌聰明若神人皆樂近一好手落筆脫俗似趙雪松一張好口隨機應變對答不窮又且家道富足揮金結交開萬春園延接天下能文名宿藏脩其中評選時藝刻以己名一時海內之士皆奉為程式非宋繼濂先生所筆削不置案頭其為人所景仰如此鄉試主司慕其名欲收為門下預送三場題目宋央能文者作就至場中照稿謄真特發未得回避困經藝有記忘處因未得倫元主司猶咄咄抱臧會試本困名重遠接而宮殿試策字畫端妍欽點探花居翰苑宋晨時猶良心未泯自知假冒虛名待人謙和迎居鼎甲遂忘本來面目大言不慚儼然真名士矣後天子臨軒試諸新科日月五星賦聚奎與同試者代作作者將稿又另與一人進呈御覽查出宋卷



已造姦淫尊天誅俾獲
逃甜言密報德吸面暗
藏刀負義還如獍忘情
勝似梟牛頭來夜半魂
外鬼聲鏗

包藏險心

註 歌也包藏於心人不能測所謂腹中橫劍笑裏藏刀是也外則滿面春風內則一團惡念使人不知防備而立被中傷此害人最毒其受禍亦最快也

舊朝穆景姚景二人自幼同窗硯相交最厚姚有舅張仲先出外經商其家房產甚多且品靜有能才姚遊穆吟誦其中仲先有女年已及笄姚係外兄相見不避湯貧女受遂有終中之事一日穆因家務須歸行至半路忽憶有銀二兩置非頭未收回至書房遇二人正在行法女見穆掩面遁去姚跪求勿洩許以重報穆亦不望報也及姚登第為縣尹屢書邀穆至任所姚一見歡然握手曰舊家兄受人未圖報今幸得微名領可剛矣穆不便回答但憶荷而已送居僧舍每有關說報辦事小未足償德適有富家誤殺佃戶姚語穆曰非三千金不可又曰講說官事須得現物過後則難索也穆信之與富家言定封藏及赴物則姚變色加刑斷富家抵償富家疑穆指騙供詞連及差役至富搜出原贓並穆申詳縣司姚復用銀五十兩賄囑縣役斃穆杖下一夜燈下檢閱文書閒窗外有鐵鍊之聲從者啟視見千頭鐵卒無數慌忙告姚姚亦惕然就寢夢攝至閻羅王殿跪於階下見穆建垢流血與己對質王切指呵責命牽以尖刀割姚頭血噴丈餘而醒次日其頭逐瘡漸大如斗日見穆來索命頭斷而死其棄司受賄皇卒俱被追去

附 癸未秋延平司李程君從直指使行部至泰寧宿公署夢有辮衣投謁稱同鄉生未見之容甚恩問之曰我前令鄒也中暴骨毒而死數載矣以公廳明故相告其受骨指而真毒者門役某也語畢大慟而寤程大駭翼日驗箱果有門役某而無骨名問之他隸曰數年前曾給役此今謝去矣計其時適當鄒君為令程意解立捽門役掠問具吐為骨毒令狀益鄒初蓋殊嚴介已廉得骨衷利事而未即發骨憚賄門役以毒物入茶梧中鄒即暗不能語衆皆以為卒中惡死無由辨也於是捕骨對質亦具服毒令狀獄具駢新本邑以徇而泰甫所部暨鄒令家乃知鄒君之死由此莫不切齒恨骨又快其報之顯速以為有天道云鄒君名守書戊辰進士江西豐城人程君名九萬乙丑進士江西饒州人夢中所謂同鄉生也憲山子曰傳有之匿夫強死其魂魄猶能為厲況鄒君賢令平衆見白日此以知冥理之不恍惚也小人之敢為惡者謂無天也無天而有鬼感豈安可為乎況未嘗無天乎 熊楊編節錄



濃淡清奇體各殊忍將佳作作奴癒至公堂上無公道後代兒孫盡不愚

挫人所長

註挫摧折也長謂才能技藝之類人有所長正當委曲遠就以盡其才若反摧折之成何心術此教誡人之言更具蓋藏者吾於援引不為推薦之謂挫則多方誣陷使其人缺身名不彰功不就而後快人怨既深天誅必至矣

案前朝周立民官為翰林侍講欽點南直主試南直乃人文淵藪美不勝收周心懷嫉忌每遇佳文惡其高出己上必多方尋疵點落之而後快簾官吳達年忽甚抗言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乃大臣之用心也昔張乖崖鎮蜀有參軍平老宜點乖崖見其一詩特疏揭薦至今美之明公為朝廷主持文柄佳者不取而劣者反收其如公道何周怪其目無上司大加斥責吳任滿欲取進京為禮科給事將周任性乖張之疏應隨奏雖朝廷從寬不究而此疏傳播大為士林吐氣周由侍講轉太常時享太廟祭品缺畢奉旨降三級調修邊城帶罪立功又與邊帥不和周奎夜半苦賂盡家資將城修理完固帥俱不錄其功潦倒邊塞窮苦萬狀吳後陞會憲奉命巡邊周具長箋備敘慰年功績被帥阻抑求為上達吳謝而謂之曰挫人之長乃太上所深戒帥之今日挫爾何異爾之昔日佳文不錄孝報應固如是其不爽也吾不記前賢當為補表白遂據實申奏周雖得釋回鄉諸子皆憂鬱不能繼書香惟一孫聰穎能文終身潦寥求青衿不可得蓋云報也

附穆修以詩著名遊京洛題詩寺壁真宗見而歎賞之問為誰左右以修對上曰公卿何無薦之者丁謂一言沮曰此人行不遠文由是上不復問謂之妬心如此宜其死無葬身之地也

乾道間劉生與徐生同赴省課約在錄闈中交卷時互相檢察劉見徐文字勝己乃佯撚人叢中墮卷於地給徐曰子卷已失矣蔡何徐泣而尋之俄有一吏出諸袖中還之曰適見人擲地上因收置耳是科徐中式劉歿身不第 杜香號

郭尚書執初作賦有名同學李勉忌之飛布讖語後賛竟登第及再知貢舉勉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甚愧悔感應為集註下同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名戊午鄉試第十一名偶與同經友言之友訴於郡謂其與考官有約及填榜十一名果習易者郡守攜狀編示考官因抽一備卷更之既拆號則自備卷而中式者即大璋也由中式而改為備卷者即訴狀之友也士論快之



自謂文章莫與傳一聞議論便為仇他年失職悲淪落何啻勢何如使到頭

護己所短

註短者一事一行不如人處也護有多方推師也較知過不改更甚蓋不改乃因循念猶尚有振作之時護則恐非為是掩飾欺人終則自欺是以病入膏肓不可救也且護短不獨在自己一身祖父而護子孫之短官府而護吏胥之短迨至養癰成患悔無及矣

宋劉朔胡某少於文而偉望爭選東鄉知縣人苦議其文字短處即仇恨入骨時鄉士文南英詩隱天下詩文有東鄉張姓者以其子之文就政文一見笑曰今郎若遇胡令作房師則高終無疑張竟詞其故父曰至不通人遇至不通人自心心相印也詎意真料張子之卷即分胡君房中薦而中式謁見時盡以父之語告胡胡相愛大慙以父名擬入大盜供中申詳褒拿百計求免不得怨有胡同年某赴京路過東鄉父與之商量解釋之方某曰此君一生護短今被先生嘲笑雖蘇張之舌莫能動也先生既據還政可速將伊鄉會墨卷以好批刻入集中吾自有計解此結也遂往謁胡開中論曰此乃父南英先生與年兄兩賢相遇定然文成其通胡慙曰此大盜也候批詳即拏正法矣某曰無論文先生決不為盜縱有此不肖之事年兄亦當念

知己從中援手不宜自相踐踏也胡曰吾與盜何知己之有某舅兄尚未知耶鄉會佳墨彼俱心悅誠服刊入某某集中謂非知己而何胡不信差人至坊中取來閱之果然不覺大喜曰吾固知文先生不為盜也開罪多矣遂與某同往謝罪前案竟得消釋後胡善理案件卒不認錯為上司所劾削職終身零落則護短有何益乎

附今孤幽為相時曾以德事訪於溫庭筠庭筠對曰事出南華相公愛理之眼時宜覽古須以為訓己無學遂答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庭筠因坎坷終身有詩曰固知此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註者徒

明徐階號存齋智掌浙中時年未三十有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享之語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當領扑時執卷請曰宗師見教誠當但顏苦孔卓實出楊子法言非杜撰也徐起而立曰本道僅作太早未嘗學問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遠近傳稱以為美談徐後官至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貞子孫貴盛

張非厓在蜀有鎮事參軍以病假事公諷之曰老矣胡不歸明日參軍即求去且以詩別有句云秋光部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為賦云像友如此才而不知吾過也即註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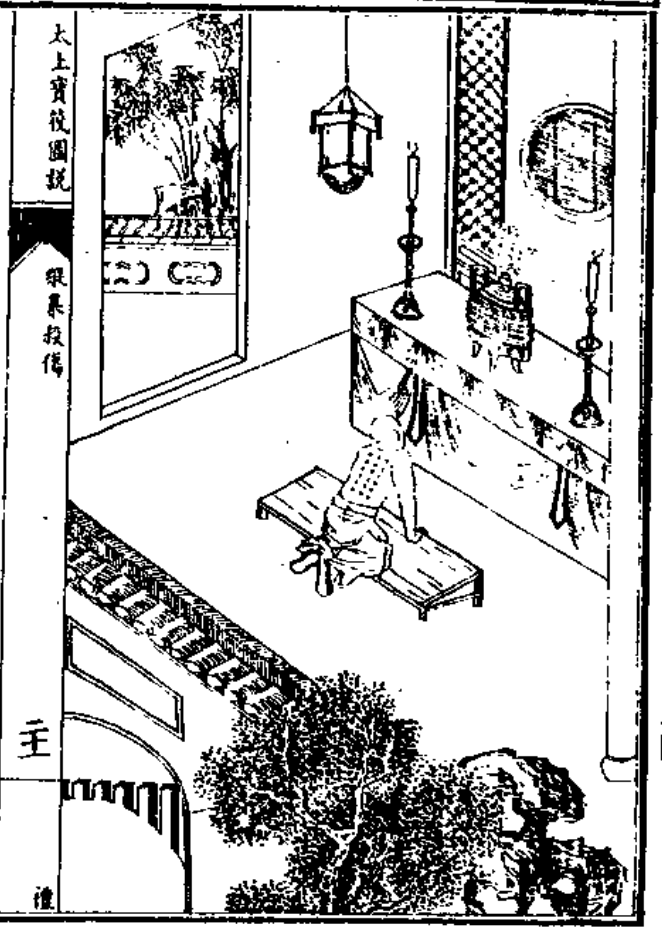
私刑擅用逞雄威歸
救無門招血死在半
風生獄卒命衆有
路一同歸

乘戚迫脇

乘戚迫脇者用戚以加人如為官者因不服迫之使服賄不與迫之使與以至興工役則刻期取完征稅糧則任情設朴又如富貴之家借勢橫行欠不從迫之使從產不售逼之使售以至追索債負取足取盈收放租稅錙銖務盡人怨天怒不災冥報者鮮矣

唐太原彭雛祖生二子長曰寬次曰容寬狠戾橫暴不讀詩書容敦厚仁恕好學不倦其母性嚴酸朴婢妾無虛日容寬皆成之一日檢視匱失珠花二枝疑僕婦劉氏婢女夏荷偷盜嚴拷二日死不承認容時年方十二見之不忍諫止母曰珠花值錢豈可容曰值百金容曰百金事小人命關天譬如兒不肖花費萬日分家時兒少得百金可也母素寬容聞言頗動心寬怒其作色曰如此貴重之物失而不究何以警後取銅鎖匙復將二人拶起二人受刑不過妄招藏鄰人陸四家內寬又為訊得真情欣欣得意容曰此又換矣我家婢婦從不出中門安得至隣人家藏刑之下何求不得乃攜燈親問之二人哭曰二官好人屢次教我來下感激適間所言乃暫寬須臾之死並非實話容亦泣下好言撫慰而去是夜二人同縊死劉氏之夫與夏荷之父連詞控官盤察資數千方得完結數年間糜祖與妻相繼物故家漸中落容夢其亡過伯父謂之曰爾兄咸逼二命陽案雖銷陰案未結速做好人庶免提拿醒以語寬寬而不信踰數年寬忽得異症每至掌燈時陰風吹燈光成綠色即有手抱頭服珠突出呼痛不已惟容坐榻前則稍安每夜守之不去一夕寬忽作劉氏與夏荷之聲曰二官在此我等陰魂不忍相犯但冤冤相報萬難免想二官真速避不必為惡人討情容聽求許多做佛事超度鬼律許之至五鼓容倦而歸寬忽從床上跳起曰二官去矣還能為你說情否言畢以手勁項古出寸餘容人視容飛來有視己不可救矣

附薛公瑄素不為王振屈振恨之會有武吏死妻甚艷振姪王山欲奪之妻不可妻因誣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論事振究問已誣服瑄方為理少卿辨其冤屢駁還之王文嫉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竟坐死下獄瑄怡然讀易以自娛其子三人請一人死二人戍贖父罪不許將決振有老僕泣陳述其平生甚詳振意少解得免死除名放歸後土木之敗謨衛將軍與忠者從帝旁以所持鎚擊死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報主宗邸王令稱其家福王山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之



空門寂靜足道途一
念貪饞起禍苗三百
年前寃對面任他任
呪不能消

殺暴救傷

殺者致之死地斷其命也傷者雖未至死而肢體殘缺去殺不遠也業人與物言暴者殘忍之謂殺者故殺之謂乘生殺之權而倚勢逞虐草管生命不遭顯罰難免天誅

雲台州觀音寺有僧人名輝年四十餘頗守戒律一日街上閑行見有賣狗肉者忽動戀念歸寺即遍身發熱起毒瘡十八個形如人首痛不可忍遍與人看則疼稍止若藏而不使人見則痛入骨髓醫者盡其術總莫能治僧自知係宿孽乃負痛跏佛前虔誦金剛般若經以求懺悔一夜忽見有十八軍士皆無頭於頸腔內作聲曰爾識我乎僧曰不識也曰汝為金朝叅領官差我軍二十人守山頭隘口有二人下山遇少婦獨行拉而姦之其夫家捉汝案下汝不加細察將二十人一概處斬彼二人者情真罪當死固甘心我輩無辜被戮是何等冤枉負汝三百年方得相遇汝又為僧守戒不敢侵犯前見狗肉動念已破如來大戒我等無所畏矣但關既牽經解冤說願命後三年當再來索命也遂作陰風而散



剪綵為花首衆英儼
頸有足等閒枉那知
午夜鳴機女爭似千
絲招得成

無故剪裁

【註】此下四句為不惜物力者言也機工織女晝夜勤勞千緜萬縷方成布帛人之用物有限當減損惜福勿輕為剪裁今富貴之家侈靡成習閨閣士庶相為效尤捐祖宗之世業日逐輕肥忘父母之饑飧爭飾紈綺豈知寒則必驟驟則必濯其不渝於敗不慎於法者鮮矣

【集】前朝張牧之世為勳戚擁貲無算豪華驕縱王侯莫比婢女皆衣錦繡奴僕俱着綺羅妻妾服用寶靡以綾羅足以息風蔽雪不知惜家有聚寶園春時牡丹盛開用異果作五歡之供綠綠為碧聚蛙妾百餘歌歡名百花同春會每歌一曲給綃二疋有客勸之曰昔范蠡公身為宰輔徵妓侍酒與綾一疋識者猶譏其侈有一曲清歌一束羅美人猶自意嫌輕那知織女機窗下機度投梭始得成之句范蠡之悔明公爵位不及范公用度得無太過妓之大笑曰某公酸子耳我豈與之比哉卒不聽又冬日剪綠為花服於枝間敝即易去歲用綠帛不可勝計不數年妓之死人遺張筆妻妾皆破衲穿履向人求尺布寸縷不可得



三千生命供盤匜水
錯山珍未足奇雀舌
街頭行乞日逢人叩
首氈為炊

非禮烹宰

謹卑親長是以及冠婚喪祭禮之所在不可盡廢或宰小畜或宰大牲但不可極口腹之欲非禮殺害也蓋凡人福命有定省一分祿必延一分壽是以君子淡泊明志福壽綿遠若一餐而殺數命一羹而害百生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殘忍既甚天罰必加

崇慕京都時食用膳侈以人乳喂豬芝蘇喂鵝鴨並喂牛羊用珍珠八寶煎湯治饌數沸即棄去另易新者每宴客一餐值中人之產竭猶嫌不美無處下箸其家人稽諫字六吉士大夫所稱雲峯先生者是也實用無度亦與京等僭歲終宴朝臣約五百餘客庖人進湯客偶言湯以鴿舌治之美而且補諫顧左右徹示意逡巡而湯至每客一碗每碗三枝客既嘗惜有與諫相善者戲之曰此尚不足可能再添否諫曰有心請客是大肚漢那吽令速添須臾每客又一碗客有投箸不忍食者諫此番宴客因偶爾一言傷三千餘命其非禮烹宰如此後慕京遭恥辱諫亦籍沒家產金人擄汴之後逆至貧無立錐活街叫化餓死



莫道一盞飯粟夫汗血成顆，皆至寶粒，是奇珍得則腹斯飽弗得命斯傾王蒯殘五穀災害及其親

散棄五穀

世五穀天地之所生農夫勤苦之所成書曰食為民天安可不珍護愛重之散棄者或在田而拋撒或在倉廩而打盪或投之糞壑中或委諸路場之地或食其精而遺其粗或因其多而置其餘種種暴殄皆足以致凶荒饑饉之報

秦政和間王輔以論蝗事數宋久膺頻歲攜懷納賄勢傾中外家口千餘人皆口厭肥甘尚方品物莫能過也府房臨相國寺每日從溝中流出白米香飯如玉粒珠糰寺僧省檢率沙彌舉用竹筐撈起河中淘淨曬乾除大衆食用外餘剩十三噸余人破汴二帝北狩王輔誅於貶所遣母吳氏年八十餘流落京城無人養贍沿街求乞有識復見而憫之仍呼為老太太母曰我乞化老婆子官人佈施數文錢延殘喘便是莫大功德無用尊稱也復曰相國寺香粥濟貧老太太至彼就食豈不勝似乞化乃領至寺中見山門外粘帖上書王府餘糧香粥接濟貧民即止領有徵知是王老夫人亦不勝嘆息曰此原是太尉口祿應該老夫人享用遂撥房一間與之居住每頓隨衆吃粥一日母盛中飯粒物喪為蛆母懼而傾之另盛一盆仍是蛆尚蠕蠕而動衆皆笑省檢曰一粒米皆地之精英農夫汗血王太尉不知愛惜散棄過多上天豈怒累及非母正內典所云作惡之人殃線七祖是也乃命母至佛前懺悔念佛百聲始舉者即不復受後母病瘦破衣中蟣虱攢噬以簸箕裹尸埋之

前陳鑑父孟王好善重五提於珍寶堂剛見有鍋底飯一片在側拾取滌淨食之是夕夢　帝君曰汝好善惜福如此當賜汝貴子以大家門風生傳敏公仕至太子太保贈爺如其官母封一品夫人曉湍編

戒棄開惜飯說　士人飲飲惜飯食無遺閒中飯有存餘不妨帶出若與號軍在士子原是憐恤其飢餓之意無如為號軍者每不知愛惜飯粒食之不盡始則置於屋上遇雨盡入泥溝而吠飯之鍋切不可令號軍洗淨號軍洗淨必將鍋底飯粒傾入溝中至晚間則諸公小便及之矣奉勸入闈君子勿吝微勞每食畢開號軍取開水一盞入鍋數沸則鍋巴一齊俱下取而吃之不過兩三口耳而積福甚大何可以養生謹命之物與穢溝汚泥谷為一處乎書路欲登移倦苦口金人垣則各省貢院中每逢大比散棄飯粒目不忍覩為士子者當隨己之食量用米切勿過多食則不留餘粒庶免洗滌踐踏向號軍諄諄明其故多加賞錢婉詞勸諭便知愛惜識者幸留意焉



勞擾衆生

為愛馳驅身墮澗
宮將牲命等閒
拋投胎馬腹儭前
業愛盡鞭笞就與饒
不忍將人為險途臨崖裂
度費如廝一朝解脫皮毛
去再持編迴作士夫

勞擾衆生

註上三句皆為不惜物力者言連類而觀則此衆生當指莊畜如驅馬牛騾之類是也天生萬類原為人用勞亦宜然但於用時須存養恤心得休息便休息如日夜相續筋疲汗血則勞擾甚矣各註衆生皆指百姓愚謂輕蔑天民苛虐其下等句已包此義此句再指百姓未免重複

案昔有世家子莊姓者性愛馬廐多种駿日至郊外馳騁以汗出為度謂不如是不長大膘客諫之曰馬過勞則病易不稽今休息亦愛物之仁也莊笑曰養馬欲其代勞養而不勞何如不養且吾不能以大章巡家察若不習武事異日何能為朝廷出力建功數乎客不能對一日莊乘馬渡澗澗寬水深人翻馬溺並死水中一靈無依騎投馬腹始賴食乳漸食草料不年餘騾次肥壯馬主貴與騾中晝夜當差不得休息卒苦異常方悔前生為人不惜物命方受此報常駝役過山至險峻處恐失足傷人緩緩而行役重加鞭策莊口不能言心中發怒曰我恐傷前踊反鞭我不若投崖與之俱死方欲縱躍而下忽轉念曰人命關天若再造此孽益發隕落矣遂忍痛受扑緩步過險役得無恙是晚即見二陰差曰爾雖已滿可隨

我行至一衙門有冥官據案而坐謂莊曰人物雖殊性命則一爾在世勞擾衆生故墮衆生惡道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也報應昭昭寧爾不與喜爾發慈悲心不忍領尼傷人一念功德頓消除此去轉生當事洪福切勿再蹈前轍戒之戒之命送往四川大姓家投胎為男子讀書發甲榜官至驛傳道逐上疏立法為驛馬均勞逸至今馬鞍下加軟氈乃其遺澤云

明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官言雲德朝曾遣王三保下西洋獲寶無算上因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為部郎中先陛其冊尚書項忠使吏遍檢不得劉語項曰三保下西洋時勞擾軍民死者為計纔得珍寶有何益耶項降位揖謝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

沈過知杭州將赴任所堰壩皆集牛羣挽時值隆暑官役露宿堰上忽聞呼以排行者曰來朝何生活一日沈幾之子知杭州今過此吾輩又增一番勞苦一日沈幾且有子知杭州耶嗚咽悲嘆衆官使人速之乃堰上數牛有流淚者來嘆曰安知此牛非沈幾親舊耶遇閘之大者為亟命臧載未幾擢秩成發歸刻編

衆生或乃投執棒梁五馬驕嘶赴任初堰畔不須頻喘月作閘臧載喜何如



無價寶燼發骨光沈
香八尺製為床沒來
尤物招奇禍愛者誰
人不愛狄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註財金銀之屬寶珍玩之屬人所共愛然物各有主無故取之猶不可況破人之家以取之乎以非義得之者必以非義失之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是也

廣江西應輔國有八尺沈香卧榻月卧其中清涼無汗蚊蠅蚊不入又有銅鼎重不踰二觔十二相皆具每值暑時則烟從某口噴出皆成花鳥之形真奇物也巡道吳石慕而欲得之許以千金屢不許懷恨在心時應開銷銀店家有錯銀遂誣指為違禁私鑄牽兵役籍其家應開風懼嚴遁吳得其牀並家財猶不滿意差人四處緝拿必欲得其鼎而後已應逃至京師住一兵部主事家主事與吳係鄉會同年應熊其解脫主事曰渠為巡道子為部民欲與之抗何啻以卵敵石且此兩物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渠以千金相易子吝而不與是自取禍也不若獻之以達其欲則差拿之禍不求解而自解矣渠為朝廷命官負財寶以致破人之家悖而入者必悖而出前來報應必所不免于但拭目以俟之可也屬閒言感悟將鼎付主事轉送於吳吳得鼎大喜立刻銷差原書主事云屬某可速回籍何將家財判給應回赴實請領十不得一惟欣泣而已後吳仕滿內陞太常有親王

知其藏有寶鼎及沈香牀二物遣人索取吳造假者獻之王驗其非真大怒事中傷閒罪抄家二物送入內庭

明海門崔銑以親金五百兩付鋪工工取其無證而負之銑遂破產以償親後王端毅公為冢宰得其情使鎮江對日鎖家已破若訴之又破一家也工感悔泉前金還之鎮子湘探母當探柯相繼登第昧閒拿命非

太倉州一老儒家傳一玉帶乃奇寶也已令婿之以贈權要不復欲陷其罪其婿子某最無賴與老儒有隙探知令意會邑中失盜遂投匿名詞誣以窩藏拘其父于衙待掠備至家財蕩盡老儒在獄中忽夢其祖父曰貪令欲害吾家者止為寶帶耳遺稿如此物何足惜但終不願入彼手使彼快心也須密遣家人攜至京獻某要津不獨自免且可雪恨至於負心家賊吾當自處之既覺密令家人如言而往要津果喜曩負猶按其事已令以故入人罪坐充令既不得帶復失官充快快死老儒得釋歸其妻猶不知家賊為誰也未一月族子腹生瘡肉潰肺腸俱見大呼曰吾不合投匿名詞害某破家故受此報自以手撐出肺腸而死感應篇集句



刦財殺命欲霸亡奔
住宵行竄遠方魂魄
被擒逃不得分明有
勿總花之

決水救火二句

決水救火

註 隔之最惨烈者莫如水火蔓延之所焚燬決渡之所漂溺老幼丁口衣物廬舍田產牲畜以及草木昆蟲之類片時靡有孑遺其尤者正當設法救援而反決之救之其罪彌天萬死不赦至地方長吏有御災捍患之責倘因循怠玩使民有漂溺焚燬之患視決水救火者尤罪難逭

雲杜基為海陽尉城南午橋有民家被火大熾民戕人縛賊未獲忽一人踉蹌至縣門恥出復入如是者三執而訊之自供曰某名某奉李逵即殺午橋居民者結伴五人取財物數百十囲放火焚之今人不疑其時正放火處出道傍坊廂行見有火六七囲大者如輪小者如盤四散逸之遂北走復有小火數囲直甄心中乃自投鏡驅入縣門知災不免也杜即遣差飛牌同野見五人在寫神色如痴足不能行盡被擒獲內有一人面貼膏藥揭去驗之刺有斬犯二字嚴刑鞫問供曰某姓張名自祥曾盜河工椿木致隄潰決海覺居民官司獲住擬斬監禁衆便越獄復與衆李逵同劫杜以決水救火害及多命與奉當殺人不同奏請律斷

奉敕規模二句



堪嗟狂夫妄意為不
循古法逞其思後人
莫比前人勝孔聖而
今未足奇

素亂規模以敗人功

[註]規模大而律令政教之所設施小而一身一家之所措置凡已成將成之局皆是也被族人之功者必巧計毀壞之前人朝畫夕摹考古證今費多少心力無後定為規模乃欲敗其功並規模而紊亂焉其人可勝誅哉

[襲]前朝成垣遺小有才具執做任性為郡守時往往變亂前人之法自以為能郡臨洞庭湖居諸屬上游每當夏秋湖水泛漲無處宣洩下游諸邑常被淹沒前太守相度地勢開濬引河以備宣洩又建滾水壩水小則水從壩上緩緩歸河若陡遇暴水則去壩使之分流雖近河田畝微有損傷然害小而利大也成到任後至壩上踏看良久笑曰水直流則無阻旁洩則易溢是誰建此壩開此河者而使鄰河田畝屢被水患百姓屢受魏溺罪莫大焉乃起民夫將壩與各處港汊盡行堵塞改建隄工引河過出招民佃種且立石碑以誌其功名其隄曰成功隄有教諭周見先諫曰不可不忘率由舊章遵古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前府舉力圖之明公一朝去之紊亂規模倘遇暴漲水無歸宿之地民將為魚鱉矣成叱之曰爾何知爾慕之木拱矣勿復言周不敢再諫是歲立秋後霪雨四十餘日一夜暴風起湖水大發新隄潰決不及下

游諸邑人口廬舍牲畜漂沒無數災民痛恨改名曰成規隄革作俚語以罵之

[附]晉裴頠之役楊業奉命進討時賊正攻寰州業與監軍王侁計曰我師一至賊必悉眾以迎公等伏兵石碣谷口吾引賊至此縱兵擊之必獲大勝既戰說乃以賊為已遁欲爭其功引兵而去業至不見一兵遂被擒陶非侁沮之功已成矣王侁後為晉兵所食斯須而盡感應篇集註下同

牛僧孺與李德裕有隙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吐番將尚恐悔謀以維州降德裕已據其城奏上百官皆請許之僧孺獨曰御戎守信為上宜以歸吐蕃上從之執悔悔謀及從人送去吐蕃誅之境上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前之續送悔悔謀以快虜心絕後降非計也上大悔遂罷僧孺

宋初營築京城趙普欲方其城太祖不以為然自取筆塗之以一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批云依此築時人以為不宜於觀美及築京當周時養廣其規乃改而方之靖康時金粘罕來攻至城下有喜色曰是易攻也乃植砲於四隅隨方而擊之城上守兵不能立竟失守始悟太祖遠見非趙普等所及共恨蔡京父子誤國病民後然民盡膩無噍類



一端之善可以濟生
一物之用可以見性
中損壞有技難呈反
而自念是誠何心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註器物如耕之犁鋤匠之斧斤武之刀杖文之紙筆之類為物雖微乃用所必需人之所需而我陰損之使之臨期無措心術壞矣更有因此而饑寒墮之貧病迫之功名阻陽錢財喪失遠壽算減鮮哉

案太倉沙漢鎮富民沈姓狠戾不仁有同歙者必估過其界而拳之綑皆車拳之類必借而陰壞之庶其便己之利也隣有劉智全父子俱業雕工技藝既高其刀具皆自雲南製來鋒利無比沈遠客聽慕劉於操柱上鐫刻各種花鳥劉父子費盡心思半載方畢竟得重酬沈澤其植劉與之爭沈懷恨在心一日南京報恩寺造五百羅漢訪劉之名召至其事給銀定日興工沈暗使人偽為客商與之偕行至中途將其所用之器盡損之其人即還去至寺適有本地工匠與之爭募劉以器具全無人像異鄉不敢與較遂為散作以償前值工畢垂翅而歸裹無一文父子仰天太息毋自呼冤痛恨損器之人竟不知是沈之所為也沈作惡日甚一日其子婦諫曰翁之財業豈不饒矣倘上天降罰何處逃避沈大怒曰我有何罪數千天罰爾惡口咒詛罪莫大焉不孝之婦留此何用逐婦歸母家行未一里忽雷雨大作

婦於林間躲避遙見一龍赤髯朱鬚乘黑雲入其家庭捲沈滅一切家產毫無所遺合家長幼俱死子婦歸母家獲免後以壽令終可見損人器物徒自損耳何損於人

閒浙江有二士同學俱舉秋名家秋試前一夕一生密取彼生膳具筆墨將去其頭及入場抽用已盡羌奚慟哭欲棄卷出假罪問覺有人促之寫者起視筆依然完好執之且疑且寫既完仍充事也交卷至二門還彼生迎問曰佳卷得意否謝曰但能完卷耳其人面發赤明日嚼腹生貼出羌題生竟獲魁選勸善錄

南城貢生為人文善植德好隆戊子發心刊印感應篇送人持誦刻成購紙名蕈浙湖匠人某在寓刷印匠竊紙匿他所萬不之覺也一日非寓促工匠見萬並怨帘脅疏酬下自言竊紙若干計少刷總若干卷致不能廣勸化現被 神譴罪當死語覺而亡萬氏諸子婦皆目睹其事同告予有盤潛老人鄭漢識感應堅信錄

左右誅心伺鬼神非關奇貴下愚民一人一卷各遵善從此人間多善人徐太史詩



人生榮貴總由天
斗筲享福後緊沐貶
若能如我亦彼若默
默總各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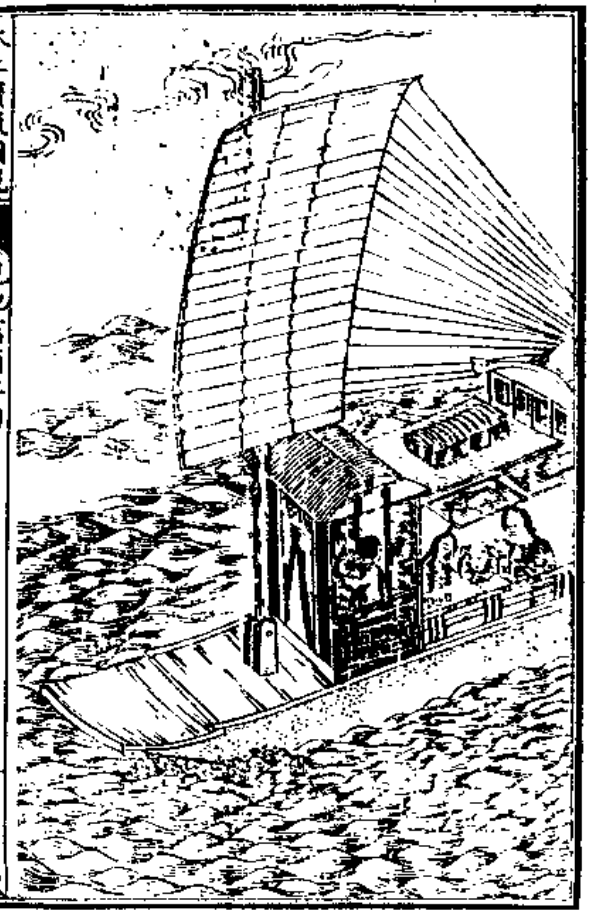
日他日宋貴賴他流貶
誰此言妬人之貴也人之榮貴於我何損而望其流貶此願一萌生出無限煩惱此人一日不貶我心一日不悅究竟願他流貶真人未必流貶而一念之惡神誰隨之所謂小人枉自叱豬也

宋吳越宗與唐疇通同里同學文非相為伯仲二子交情甚厚唐早年登第吳屢困場屋不怨自己命運反遷怒於唐唐處處與之為仇騙造與影之談以誣蔑之唐念前情且己分雲泥付之不較一日唐提河南理刑拿捉主吳究斷行吳直據妬忌時適有言廣西右江乃蠻獠之地住官到此甚無生趣吳乃為文祷於城隍求唐速貶右江以快其欲未半餘唐于內難回猶有人以吳祷神之事告之唐笑曰昔王博文為政平恕決罪至流刑必陰擇善水土處真仁人之用心也其後子孫昌盛我無罪而渠願我流貶徒自壞心術耳城隍有知必不受祷此等妬忌小人何足為較後唐服闋內陞刑部司官吳以歲貢考銓安遠縣改選江西南昌縣丞因通賄賂被參發部議罪照律斷擬應杖一百流三千里所司擬流廣未定唐書及其祷神前事曰書曰是可以真人之願遷治其人之身也乃流右江吳因路遠不

能隔萬里身前往至流所不服水土未及半年得瘴腹病藥不效而卒骸骨不能歸葬遠為客鬼觀此則願人流貶者徒自喪心術招惡報耳於人奚損乎

附郭子儀有興復之功與朝恩為觀軍容使忌子儀值相州軍潰極口詆譖肅宗罷郭兵柄居於京師魚朝恩與元載交攻之必欲加以窩逆帝疑未釋郭暴其會吐蕃陷京師卒得郭力再安社稷以勳名終朝恩元振皆以專恣伏誅咸應萬事莊宋慶孟避貶宋庠李行謂趙普曰宋庠雖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無生還昌若改宋庠春州普不答宋幾得亦坐事貶昌州上怒未已或以行語奏上即日將行改宋庠春州到未決旬而卒願他流貶者擊此戒曰此是口出惡言不止心生惡願矣曰人有惡心必有惡言騙事即轉總由心起彼心生惡願者但未遂逞其會耳說使遂逞其會能不肆其毒害如李行乎故　太上於此直從源頭起處勸之如願人有失願他破散願他身死起心私之便生咒恨等語皆是此義

王博文為政平恕常謂其子曰吾生平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呼此真仁人之用心歟



盡口傷人結恨深
間私語為貪金已分
家業歸原棄破散何
嘗遂尔心

一見他富貴願他破敗

註此言婦人之當也人之當有乃其福命或以行善而致或以節儉而成於我無與何可忌婦即使當而不仁彼自有報我安得從修生惡念耶何不反此一念願天下人人豈足成一大有世界我與人共享平平豈不甚快同一意想此則天堂彼則地獄矣

[附]昔本朝顯宦某公年六十無子夫人性嚴妬不容娶妾公屢禱之不聽乃將家業兩分之一半與其第一半留供自己新水一日內隨戶部命差備禮物帶往京中送人第在己箧中檢點其妻奪住曰老爺已無子我僅得家財一半還應備我夫妻吃伊現成茶飯我恨之深矣願他所有之資破散無存異時落在我手方遂我志尚肯將分定之物為伊裝臉面耶夫妻正在爭論夫人適過窗下語語聽見而老爺已三字九個其心乃含忍不言公起程之日夫人推病不行僕公行後乃大出資財遍送二十內外精壯女子五人覓幷親送至京時公與客閑棊子戲聞夫人至不覺大驚墜棊於地至與前迎接握夫人手曰何不同來乃獨行耶夫人曰我為君送妻來也公不知其故不敢答安頓行李畢今五妾出拜皆端正好女子也公狂喜不禁惟感荷

而已夫人既房令五妾各居按其經濟時接待公服期年得三子又二年得二女一子公向若無剩今則兒女滿堂矣夫人乃命治裝攜二子一女回家公愕然曰感夫人賢德使我無子而有子方欲同享富貴奈何欲捨我而去乎夫人曰我有積怨在心數年不忍言今幸有子女欲歸與二叔算賬耳送至家遍請親戚召叔嬸責之曰爾一向享用並非祖宗遺留爾兄管商霄案我淡飯黃齏時爾夫妻安在享我現成之福反罵我為老絕戶又願我家財破散落汝之手此等惡願大道不容我聞兄無子而後弟得有其業今我有子有女爾何得侵佔我產乃遍眾將向所給者盡行收回叔嬸懊悔無及抑鬱成病夫婦雙亡祇存一子仍依夫人過活

[附]昔有趙吳二家久為比鄰趙頗富而父老子幼吳語人曰此門必敗吾輩可拭目待也後趙之子精明強幹家業依然吳流落他鄉無聊日甚晚年子身獨處趙以富鄰稍為周濟吳究不免饑寒咸應富集注下同

周義夫富而逐橫同鄰琢識之實從容勸戒義夫輒起罵識之恨之曰吾且伺其敗也後義夫以事叙拔識之督郵適為本路漕官竟處死籍其家未一載識之家遇寇一旦破敗無異義夫



我勸世間人貪淫勿借
債妻女暗相償你賴他
不賴我奪人之歡人亦
侵我愛打破此迷魂夢
覩無罣礙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註）諸惡業中惟色易犯敗德取禍亦莫過此淫念一生諸惡念皆起邪緣不滅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欲情顛倒生貪著心羨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恥盡喪倫理全無種種惡業從此而集陰律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身後不昌文人才士終身潦倒者多由於此欲除此病當自起念時痛自禁絕經文不言私他美色而言起心私之義此意也

（案）潘敬夏舉喜尤氏有殊色生二子潘父母年老家業薄門首開雜貨店賣蠅頭餬口一日進內吃飯尤氏看店有陳百民者家業甚豐酷好女色是日從店前經過一見尤氏魂銷志喪故作進店買貨看圖貌看尤氏嘆夫出陳隨意點買諸物計價銀二兩四錢謂潘曰看君大有才幹爲何株守在家潘答以無人提攜陳曰我目下正乏夥計君肯爲我經營平潘知陳是財主拜而謝之陳笑而別約刻帶一家人來取貨去留銀四兩潘辭以太多陳曰正擬與兄作長久交切勿過謙自是連成莫辭陳出本百兩付潘販貨得利二十兩陳抵取一兩曰兄留以供父

母我得初次采頭足矣遲數日又付本二百潘得利四十陳分文不取曰近訪江西莫價昔昂我與兄躉販數千石到彼可得重息那時照利均分未爲遲也陳果出銀三千兩邀潘同行至河南採買畢南下至河口縣泊舟石鍾山下水漲湍急陳呼潘坐船頭閒話乘其不備推之落水潘從水中翻起陳用篙一戳潘仰面隨流滿去陳方大呼救救波浪滔天已不知屍飄何處衆惟嘆息而已陳後歸家向潘父母哭告曰令郎失足墮水不能撈救我之罪也將所帶行李查交復厚贈銀兩潘合家感陳是好人不疑其謀害三年孝滿潘老一貧如洗欲振媳以活兩孫陳聞信大喜央媒說合尤氏不肯潘老勸之曰陳家大富爾去受享我亦放心又早晚可以照看兩孫且歷來所借銀米俱有簿約爾若嫁伊前欠可銷尤氏乃肯擇日過門陳愛如珍看尤氏連生二子彈指十八年矣時值清明陳命治酒水亭與尤氏看荷來淳見池中一蝦蟆擒水而出尤氏以竹杖擊之沈水須臾復出尤氏重擊之蝦蟆仰面而死陳不覺大笑乘醉吟曰迴思十八年前事宛是蝦蟆落水時尤氏詢其意不肯言固問之方曰我與爾原受多年生子生孫說亦無礙乃備言前事尤亦佯笑將家貲付陳錄出前詩次日赴縣呈告縣令拘陳到案陳方

強辯忽起陰風一陣黑影中見一水死鬼疏地索命陳神色如痴供吐不諱遂擬抵尤氏嘆曰我以顧客被二夫何以生爲乃於尼庵自經陳潘兩家之子爭扶歸葬成訟縣令斷屍歸潘而令陳子附祭

（附）冒起宗揚州如皋人宇嵩少萬曆丙午列子衿每晨必莊誦太上感應篇曾拒少艾私奔戊午抱疴道閣神惟眼睡不見卷格重關走筆出閽不記一字中後見墨卷稽書勝常始信　神助己未春宮下第歸揆願增註感應篇念好色損德尤甚士人多忽於見他色美二句下備列古今色淫報應稿脫則焚之　神前時佐寫者乃其子冀業師南昌羅生宗敏也崇禎戊辰冒北上雇別冒八載矣是年正月二日夢入潭第有　黃衣老翁中坐　紫衣少年左右侍俱糊黑道裝　翁袖出一冊顧左者曰爾誦來灌諸聽之字字清朗乃見他色美二句全註　翁曰該中旋顧右者曰爾試咏詩應聲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咏畢　翁笑而去雖醒作書並詩報冒公子公允曰尊人搜南宮矣惟榜花二字不解恐誤聽之揭曉果中越一日冒詣其友陳宗九齋頭偶展閱類書卽見榜花二字註云唐大歷中禮部放榜姓稀僻者曰榜花而冒

實應之後擢官副憲雖生亦寒於鄉林閒勸戒錄

徐太史曰試想沈痾臨閒身且不保何有於名冒之定數似非戊午鄉榜中人也中矣而蹈踵公車者十年冒之定數又似非戊辰會榜中人也乃一於閽中　神助一於榜前昭示非由二十年刻厲持經初終不息之爲轉移哉益信　文帝云士子有志功名不懂在雜篇文字用力也

漫翁風流列泮宮青衫翅黨兩成空琴心多被相如誤休怪歐陽勤帚紅（徐太青溪菜生善作文屢試不第請真人上表查　天榜聞　神語曰此人該中因盜嬸母事去超昔生生曰無此事　神曰雖無其事實有其心蓋少時見嬸母貌美偶動一念故也念且不可況有其事乎人雖下同

蕭山毛西河諱奇齡未遇時遊靖江遇潭昌范文園棄精相術毛以終身問范許以青衿終老毛怏怏歸家有馮氏女慕其才名私就之毛不允嚴拒馬後復見范范大驚曰兄面貌大改觀當有奇遇後魔厄解已來　召試官翰林院檢討

昔解東坡見江上浮一女屍因吟詩曰江上桃花面今不忍看昔日恨難見三復此詩發人深省不少

處女一婦人一生貞節自處女始若有污玷是以片刻之淫壞畢終身之節後來婚嫁便非完體使其父母一門暗傷體面夫家三代現受醜名淫惡之報此爲最重凡有良心者宜痛戒

寡婦二人命無常當拋妻而死之時必有無限牽情悲傷而欲其爲我守節不嫁門風所以守節之婦　上天必使子孫昌大以報答之　朝廷必建坊立石以旌表之若誘而淫之死生與溷之豈敗於俄頃霜貞冰潔之操壞於片時不獨生者含羞陽世而死者亦痛慨九泉此件淫惡極爲深重愼勿稍情致干淫禍

婢女三人爲饑寒驅若萬不得已將女賣人原屬痛心切齒之事爲主人者當如己女看待勿行汚辱若以婢爲食增前車隨身近便恣意淫慾且久遭幽閉不使配婚此亦重於尋常淫惡當與處女寡婦同切痛戒

僕婦四家人爲義僕妻爲義婦分雖主僕恩同父子今好色之徒欲用家人先觀妻色既入淫局必至成姦且看母女盡遭淫玷姑媳並無完節者試思我既不正彼亦無良上干名分種種敗端由此生種種醜行由此起奉勸世人亟宜猛省

乳姬五人皆愛護自己子女乃乳姬舍其子女鞠我嬰孩豈忍借我嬰孩傷其夫節況姬在我家夫守空舍彼其意中難保妻不失節而永夜淫淚未嘗不自羞而自悔也我勸世人切勿相犯

人妻六世間不正之事多引起於男人或瓜葛嫌屬不禁往來或左右比隣偶然相見總當以禮自閑不可輕忽動心若因貌言相接頓起淫思遂生設計施謀惡端百出此等罪孽尤爲顯著此等報應尤爲迅速何不返己自思宜早痛改

娼妓尼姑七娼妓爲淫賤之流此輩何言名節豈知君子修身原同執玉彼雖無損我則行虧且狐媚動人小則耗費貨財大則毒毒致病具惱人深坑決不可近至於僧尼道姑業已出家永斷情根若加淫褻不惟自干陰律亦且玷彼清規神誅鬼殛迅速不爽

妾八古人娶妾特爲嗣續計也蓋得新忘故有負糟糠固非人情所宜抑或悍妻妒婦使妾不得其所甚至百端凌辱因此傷身殞命更屬大傷陰德務使妻妾各得其宜斯爲美耳每見富貴之家廣置婢妾恣意宣淫一不當意旋即屏棄視女子之終身如同兒戲人若有良速自覺悟

正心術九人之干犯淫惡皆由心地不正故欲除邪惡務循禮法持身以正先能不愧屋漏下以嚴且又無慚家法暗室自處不動淫思室家神魂齊無邪見則志氣清明無憂外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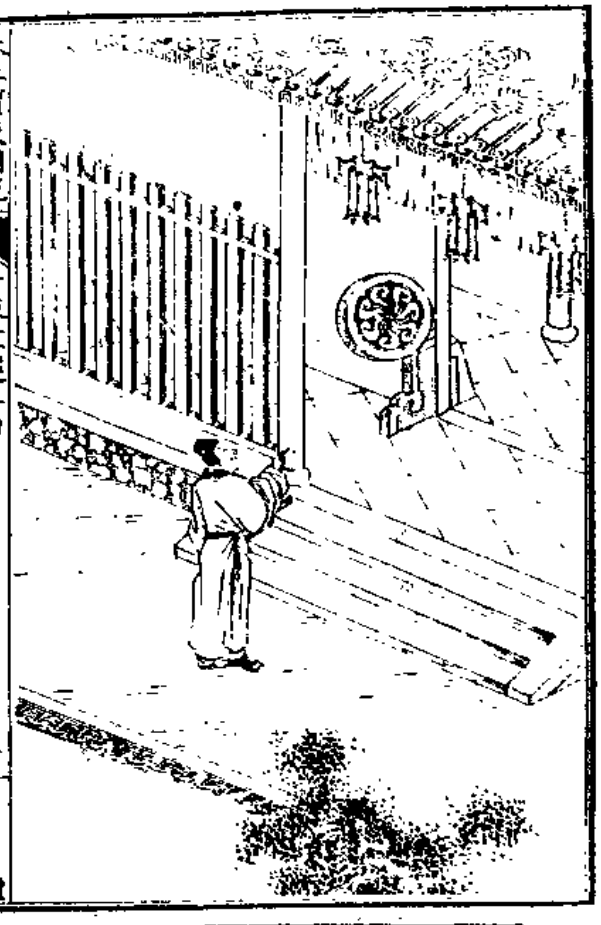
燬淫書十大凡淫詞艷曲最壞人心街偷香竊玉機關不止千般書倡行姦流毒直暴戾世彼庸夫俗子迷爾邪惡而學士文人亦遭引誘方謂風流俊逸才子思得佳人豈知德行損虧衣冠禽獸尚其早燬以正化源

交遊淫慎十人能親近端人正士自然誠實老成若與匪類相交則居常無禮義之言浪遊多輕薄之行或成賽結黨約引姦淫或歌娼取容行謀進寵此雖自無犯淫實因若遇贊成如此者小急宜屏絕

斬子嗣二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淫人室女者得絕嗣報先哲云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積德必彰醜聲易播上則辱其父母中則害其夫妻下則污其子女此真正罪惡之魁非絕嗣無以示報每見人家有生子已經長成忽而夭死者有多娶婢妾而終身無子者亦有生子不肖如同無子者皆以淫惡過重故冥殃及子孫誠知報應非輕曷不早覺淫戒



負人財債願人一心只
道人心永不償誰料
冤牛填宿業毒心惡
口自招殃



太上寶筏圖說　千來不遂二句　壬一　遵

慾壑思填滿全然不識
羞方後稱莫逆狀臉便
成仇蜜口逞奸計狼心
肆詐謀何如立志節閑
戶不交遊

千來不遂便生冤恨

註千求如求醫遠求財物求官免求情面之類不知傀儡仰面求人已辜美德戰有不遂當以義命自安若肆其辜心辜口妄生冤恨瞞鬼神之慾哭及其身冤人自冤往往有之矣

集海清王西銘貧困時除夕缺薪水向本家告貸不可得又值大雪舉火共閒土燒開門待賓有老友鄉某二適過其門見其家慘大全無聲息俱寂呼出問之大生憤懣身邊有銀一兩解而相贈一家得活王深感教學隨軍出征占驗有功主帥賜授同知數年陞大位為顯官後家對任所千來書源源不絕王不記前事量其事勢各為資助有遠房族侄來投王並不認識但念係本支留住數日贈銀四兩布四疋又為整理衣服侄嫌其少求貸五十金方足用王笑曰吾族千十一人五十頭五萬金救之力量能辦此否不允其猜時王一子纔陽侄出署至大門前呼王之名冗罵曰關鍵子絕嗣猶怪吝滯待本支但願彌生生世世慎是如此是歲王正室生子連人回報告廟報喜親眾俱來作賀前冗罵之侄亦在內王治酒大會遍向年贈金老友首座對眾言曰諸君曾記某年除夕下雪時乎我向某借銀升米不與水源木本之誼

太上寶筏圖說　千來不遂二句　壬一　遵

安在若非鄒翁據慨贈金我合家已作溝中瘠矣今我倘佯居官君輩到此雖未飽囊亦無虛回還冗我無子絕嗣我今有子矣君輩還能再冗否乃出千金與鄒為壽姪嶄悅連夜遁去

附宋盧革懷百金餽王文正公求為江淮轉運公辭曰君才不稱敢以私賂壞公道乎盧慚而退日夕冗詛公恕罪　神叱曰王旦盡心於國汝冗其速死　上帝將罪汝矣及醒汗流遍體數日卒盧應篇集註下同

韓侂胄因與擬立寧宗為己功求師銳於丞相趙汝愚汝愚不許遂怨甚內交宮掖外北奸邪謀傾汝愚而難其名問於京鐘鐘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乃諷右正言李沐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遂罷相侂胄因相遣太師欲立奇功以自固乃倡恢復之議開邊釁遣陳用兵不息江淮之民死者不可勝計中外憂惶侍郎史彌遠與皇子榮王謀誅侂胄請旨令襄陽以兵押出關門是夕乃侂胄四夫人誕辰大燕堂上五鼓夏震擁侂胄至玉津園擊殺之陳仲微任甫田有贈山浮屠與鄰學卓水利久不決仲微授法曲在浮屠他日過寺見鐘上寇萊係旦暮冗詛等語徹自思曰吾何心哉　神嗟之矣詰朝有僧暴疾而卒



太上寶筏圖說　見他失便二句　五十二　禮

翻公子姓名揚立
散千金笑垂當一旦
蓋囊渾似洗當時
狎客返郎當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註】人生百年雖能事事如意設有失便或爲數之已定或爲衆之偏值若見人遭此即搞他平日短處謂宜有此失豈事事是不順其變而且幸之不恤其患而且快之存心如此量長厚之道乎

【事】昔有費公子其父爲顯宦遺產鉅萬費賦性豪華不善營運門客吳康極意奉承嘗呼爲信陵王費量知財如流水會有溺時不數年家計全空向之高貴公子變爲貧寒士破衣破履人皆避之一日卿人會飲公子與席吳康並不識避覓居公子之左且顧而嘻曰少年不學老來悔有時不信無時悔今光景遭衰喜豐因君爲人不端至於此極夫復誰怨公子怒曰我困奸謀臉面以致傷產並非不肖嫖賭有玷祖宗爾昔爲吾狎客嘗呼我爲孟嘗信陵今乃爲此言真反覆小人拂袖而去時公子之父雖亡門生故吏徧滿都中乃發憤赴京以門蔭選主事漸陞郎中外補郡守回鄉祭祖依然富貴賓客填門惟吳康躲過不至公子使人強邀之笑謂曰張儀相秦由蘇秦之一激我志願氣憤已不復有居官之想非爾相激焉有今日望當酬謝但爾前此席間之言難保正論我得勢之時何以不說

太上寶筏圖說　見他失便二句　五十三　禮

處順之時何以不說只待勢窮境逆以譏笑爲怒罵如此存心何異禽獸從此絕交請勿復敢見矣吳康懷慚而去自是不滿於人

【附】班固作漢書謂司馬遷撰物治聞而不能以智自全乃固以貴其故竟指殖蔽中視遷之宮刑更甚范曄作後漢書論班固身陷大戮智及而不能守乃華以謀逆故竟殞厥宗視固之得禍更慘然則前人之事豈可以成敗輕議之乎（集註成語篇）

成通中邠國杜悰節鎮鳳翔荊南廉訪使奏匡謀大衆討賊不勝來奔悰以其窮蹙可憐責令庭謁既不從則使吏責之曰汝鳳翔軍使耶匡謀報曰某雖家岐下少離中土君製節之日已忝分符比從荊南來遽難趨侯增下悰怒乃劾匡謀擅棄城池不恤元元事請誅之朝廷勿悰案治遂斬匡謀其日旋風暴作衝突府署悰大駭疾發未幾死（同上）

明漢州王生好指摘人過其隣人有喪子者生斥之曰由爾惡極故有此報未幾生之二子皆病故隣人復詬之曰想爾惡更極耶又見其族兄過歲考列四等生即指之曰文實業課安敢優取不一科生歲考黃到五等族兄亦詬之曰想吾弟文更荒課耶人皆遠之以爲笑詬此生竟無顏對人覺世篇註證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註人生四肢有缺五官不全謂之天刑君子矜不成人正當生憐憫心若肆其輕侮而訕笑之非惟有傷厚德抑且犯人之忌乃取禍之道也

案孫元功貌劣駝頸大腹尖嘴年近五十領鄉薦人以其品陋皆不敬之有輕薄子作俚語嘲之曰縮頸潭如鼈行兒似鵝何來孫行者倪侍占魁科更畫其形於紙舊上引滿放之元功見而微笑援筆題詞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臧無端貢使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嗤得吹笙身漸穩只疑遠赴蟠宮兩鉢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紫雲中赴宴會試郡守李令言戲之曰君非介胄士奈何具封侯相耶衆皆大笑元功是年登第累官淮南正轉運使前郡守時爲副相見頤攜面貌但不記前事曰明公似有喜者豈當遷返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昔比矣元功答曰風采非吾所有但生平惟知拈弄筆墨未能持戟荷戈封侯之事恐負君望矣郡守忽憶悵謝不已元功付之一笑後位至兩府致政回里大會親友向日輕薄子遭而不敬見元功作自嘲詩二章以贈輕薄子見之慚懼欲死

太上寶筏圖說
見他體相一句
五十五



握髮吐哺雅量宏好
賢千古羨周公後人
不踐前人迹一見如
舊便不容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註前曰賦正排賢專指大臣當國進退人才言又曰藏人之善性人所長泛指常人言此曰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亦指用人言無政與排者其人已進我退之也抑者其人未進不許其進也四語雖相類然細味聖意賢正指人品善指德行長指行事才能指智量各有所別

(增)前朝沿海近倭處設重臣爲總督使熙監軍爲之副有某公以宰輔出鎮威名赫赫自恃位高望重變亂成法一切口陞珠而無備監軍平治道慮獻奇策擯棄不用惟倚武弁余陞文員劉汝礪爲心腹凡事信任之二人恃寵驕矜目中無人忌監軍之才在某公前共旋毀廢抑之致監軍有能莫展事事掣肘一日監軍欲見某公請設守望嚴訓練修戰艦慎邊防皆切中時弊倭謂三日閒者拒之乃乘二人回話之便一同進見倭二人言畢緩緩數陳某公瞑目不答半晌言曰多一事則多一事之擾徒糜朝廷糧餉爾非知兵者慎勿復言徵悔之二人亦相帮而笑監軍辭出不敢復言倭來無備揚帆入寇臨海郡縣盡被殘破擄傷人民數萬監軍特疏糾參將某公疏防玩寇倚信匪人之處據實陳奏天子震怒將某公革

職戴罪立功即陞監軍爲總督使到任之日余陞被冒領弓矢前職劉汝礪望塵俯伏監軍顧而笑曰二公來耶何勞重禮二人揮汗不敢仰視自是不蒙重用

(附)周滌菴俱學兵法於鬼谷子滌仕魏自以才能不及臏乃召至庵以官尊刖其足使成廢人臏佯狂得免死齊使者竊載以歸田忌進之威王以爲軍師時龐涓伐趙勝之齊欲救趙用臏計直趨大梁致魏還師與戰大破之後涓伐韓臏又伐魏以救韓致魏兵於馬陵臨夜萬弩俱發涓至樹下自刎列國志節錄

李斯韓非俱事荀卿斯之才能不如非秦王見韓非說難書每恨不得見非及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與語大悅將用之李斯懼其奪寵譖之下獄非欲自陳不得見竟死後李斯爲趙高所指亦欲自陳不得乃死讖者以爲天道好還報應不爽云

金忠於人有片善必稱之雖素與己異者其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軍人有數窘辱公者公爲尚書時其人以吏來京師懼不爲公所容公竟薦用之曰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楊敬之愛才公正一日贈項斯詩曰處處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蓄蓄造律禁妖書斬
決嚴刑禽惡徒誅兇
板橋三娘子自家發
畜更雷誅

理蠢厥人

註厥制也律載蠢毒魔魅斬決禁示常教所不原蠢生殺之權造物主之朝廷主之理蠢厥人者以小人操殺人之柄隳其術中宛而不知陰毒甚矣律所以重其罰也陰陽一理豈能免於冥報乎

華山東板橋店三娘子少寡有容色家多驢富不索重價人爭賈焉一日有少年子與衆客投店住宿夜半起溺忽見三娘子住處有燈火光潛往從窗隙窺之三娘子赤身披髮從地下挖出木人木牛耕耡碾磨皆具仗劍作法用水噀之人牛俱活駕犁耕地須臾佈種吐花結實得蕎麥斗餘又令木人磨麵羅將各器仍埋地中就寢少年驚懼而回天明衆客皆起三娘子出蕎餅供客少年不敢食別衆先行望見衆客食餅畢皆伏地作驢鳴立變爲驢三娘子盡驅入廐少年思此婦毒惡天地難容可以計誅乃復近寫損治蕎餅數枚藏行李內探其店中無客暮夜投宿三娘子歡然相接問用飯否答曰未也遂入內取餅爲餉復入取茶即以行李中之餅潛易其一茶至取所易者食曰此餅粗甚不美口我行李中有餅較此頗佳取以相啖何如三娘子不疑其始己也乃食之食畢而驢形現少年笑曰

爾今日亦嘗此味矣驢始甚蹴踏不服收管擊之柱上鞭之乃貼耳聽用騎往貿易至臨清有老人見而笑曰此板橋三娘子也以人變驢今自變蠢人適以自蠢但罪大惡極若隨君善終轉得便宜不若復其原形俟天誅之方見報應不爽乃從口邊摘下驢皮一張三娘子得脫仍至板橋開店復爲天雷擊死

附主簿孫公綽到任暴死一日見黃於縣令曰某有冤求長官申雪某命未合盡爲奴婢所殿倘蒙選健卒往擒必不漏網宅堂屋東首第七瓦壠下有某形狀可搜之而正其罪言訖不見縣令即於次日往捉盡捕諸奴向堂屋搜之果獲人形長尺餘釘滿其身木漸爲肉叩之有聲縣遂申府皆處極刑彼徒以利竊之心害主人之命不過恩免罪生前執知報於死後奴婢害主其罪曷可逭哉感應篇集註背呂用之伏誅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一銅人身被桎梏背書高駢姓名是以高駢每爲用之所制噫高駢既爲所制用之裏爲又及於戮當知埋蠢厥人未能害人適足自害卽能害人亦自速其禍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感應篇集註

吉州術者王名萬里善幻術宣慰司奏差王弼當折辱之萬里恚甚因以術厭弼一日弼夜坐忽見一女鬼至詰之鬼曰妾乃王萬里所遣害公者見公誠謹不忍

侮公今欲乞公申妻竟妾乃豐州府周和鄉之女名月西因母病篤召萬里占之萬里乃記年生命行咒禁之街使妾昏仆門外萬里負妾至野割妾髮及五官五臟之屬粉以爲丸咒之復束歛以爲人形百端役使稍違節以針刺痛苦不可言鄉乃聞之縣解捕萬里訊之果得其情又供實殺二人搜邪囊內果有三人指髮乃殺之曰上

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書不識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漉煎石榴皮根飲之下即吐出蟲無不愈者

李晦之云凡中毒者以白鼈茅茶搗爲末冷水飲之即愈又治蠱毒用苧麻根搗汁半升和酒飲之立下同善錄

福清縣有訟遭金蠶毒者縣令治之不得其瑕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次獲蝟獸類過身有刺如栗房蓋即山中之刺蝟也金蠶畏蝟入其家金蠶不敢動雖透梁下牆竅盡爲蝟噉出之附錄解蠱毒方

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雙金下之或合升麻雙金服之不吐則下鬼

廣東通志九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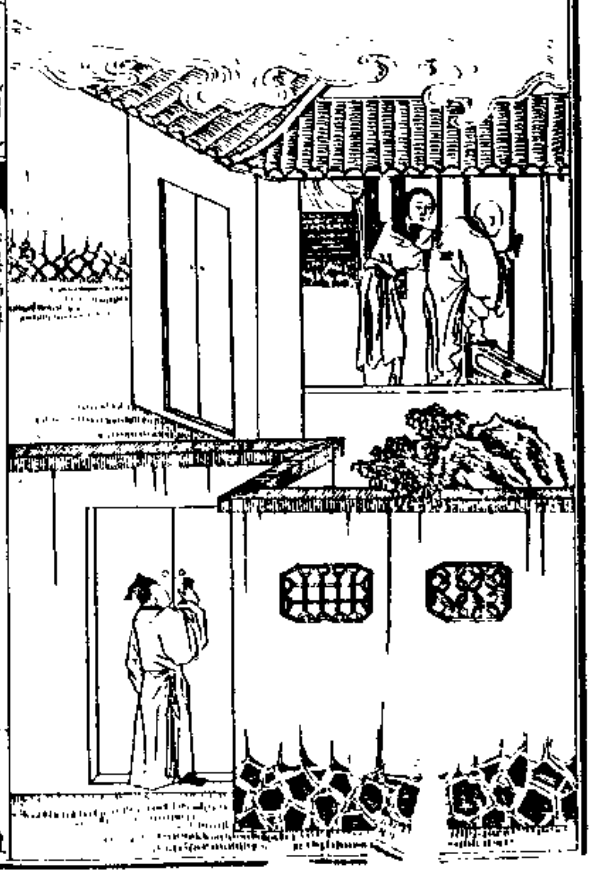


神樹招時愛女亡夢
中一爺足相償爺非
田姓先生救殞玉墀
乐拉右廂

用藥殺樹

甚方長不折仁人之用心也至樹木年久或爲鬼神所棲不可輕伐矣伐且不可況用藥以殺之乎殺之者或係他人之樹樹主與己有隙或有破己之風水不便明伐陰謀以害之存心既毒必招惡報

唐唐朝節度壽國輔有女嫁防禦使周駿駿赴京朝覲妻懷孕侍產歸母家住花園左廂榆樹一枝合抱不交冬黃蜂節度怒其擾人命用火燒之蜂去樹隨焦是夜女夢金甲神持巨斧怒責曰我無故被爾父所戕要在此處棲止又遭爾生產污穢宜速遷次早女以告父節度不許夜又夢神曰爾不遷將欲試吾斧乎忽恨而去女懼欲移右廂節度知之曰臨蓐之人豈可動勞重貴諸婢乃止是夕節度果痛仆劍在中間看書便牢聞女有哀呼求饒之聲趨視之則頭顱有斧劈痕氣絕矣節度自傷一時執拗致女非命摩驗之後婿歸安葬時周駿朝覲已畢回至汶上縣見一家雞鬥外有婦人宛似其妻問諸僕人皆曰是也趨至前果妻也驚問曰卿何以在此妻哭訴枉殺之故且云冥司查案妻與君還有四十年姻緣之分但爲樹神控告其案未結難以回生離此十里有田先生懷抱異術君求之必能見援先生之貌固不稱也倘有恥辱加君須耐受之若與之相拂妻無生路矣言訖不見顧大驚駭在近村住下訪問田先生授蒙荒寺乃具衣冠往拜叩徒云先生出食未來稍刻見一人穿藍縷衣面目醜陋曳跛履而至顧叩拜告以相求之故先生曰吾寄食村農豈有驚人本事君誤聽矣顧長跪不起先生怒曰此必痴人喝令衆徒嘩盆面上顧不敢拭哀告如故先生又命衆徒奉腳亂打顧忍痛叩拜先生又令拉出門外出而復入者數次先生乃歎生徒攙顧起曰君至誠如此何忍不救遂設位面南而坐令顧下跪顧恍忽若夢至一衙門高牙大纛侍從深嚴有王者冕旒端坐視之乃先生也呼顧至案前曰君事吾已盡知毋庸再說命速拘樹神須臾衆力士押到案先生責之曰爾合供世間炊爨燎彼藥殺與齋氏何涉神叩頭認罪先生曰吾已斷齋氏還陽園之左廂永爲爾之香火兩宜可釋也衆俱拜服顧醒仍跪斗室中先生曰業君下顧幸不辱命賢夫人吾已令人送歸君回即生矣顧兼程到家盡以其事告節度開棺而齋氏果活重諧伉儷以左廂奉樹神題曰瑞椒大王祠



報酬雖未是師恩天地君親道並尊賊禿名端生惡怨樹中枵服作飢魂

慧超師傳

註前云慢其先生兼請尊宿言此云慧超師傳尊宿請業者言而慧超之畢更甚於慢慧藏於心超發於外古人事師之道無犯無隱凡有所教當虛心受之即師或有過求當念成我之德不可悖逆若加以慧超則鬼神不宥矣

蘇常州淨因寺有僧大省性頑劣師智圓廣訓誨之因懷恨在心侮弄其師無所不至智圓好潔廁間時加拂拭大省乘其無睹以糞汁塗其鼻智圓覺聞有臭氣四處尋探良久方知臭在鼻端又寺廁邊有柘樹一枝智圓常以手扶樹大解大省從根鋸斷覆以沙土智圓不知仍用手扶墮入廁中幾傷性命後知是大省所為欲痛責之大省向佛發誓曰此事若我為之死後落餓鬼道永入阿鼻又於夜間繫惡像以號其師智圓無奈另遷別寺大省乃得舒暢暗賣院田園作遷徙計其徒恆心尤狡猾知大省素慕周姓之妻乃與周計曰吾師現有賣田銀二百兩若設美人局誘之可探囊得也周應允故合其妻見大省以眉目送情且挑之曰塵欲邊師到寒舍便奮袞袖夫時刻相守若得伊出門則願可遂矣大省不知是計遂落套中矣周曰君何不出外生理株守吳窩周答以無本大省借銀十兩

周即束裝登程妻設茶菜遠大省見面即欲無禮妻以計脫急關叩門聲急是夫聲音妻故作慌忙藏大省於櫥加以鎖夫入曰適間之銀被債主索去無奈只得歸家至次日午後大省腹餓欲死聽其徒來周家問曰爾見吾師否昨日早間出門至今猶不見回未知何適矣周命妻至廚房煮茶自出外買菜大省於櫥縫中張見恆心呼至前囑令設法速救須臾周回恆心欲買其櫥周曰櫥內有怪須銀二百兩方肯若無此價則放火連怪燒死恆心如數交銀暗中一分將櫥撞去大省饑已兩日又受無限驚嚇出櫥即昏暈點水不下是夜隕命而餓鬼之聲恆心得銀婢妓被官查拏幾詣杖下

附錢塘郡姓者資性頑敏受業張某之門每逢課藝師直筆刪改郡私計曰編我文不佳耶腐儒依我等為生我若歸彼又關脩脯數金矣攜書偃去次日繳卷不識一字後竟死於非命蓋天地君親師五者並重無犯無隱慢且猶不可況慧超乎新安汪會道性喜頑悟過目成誦八歲能文然事師傲慢一日獨坐書齋目中忽躍出一鬼指汪曰汝本大魁天下因汝藐視師長　上帝削去祿籍吾亦從此去矣次日繙閱故書法蕊不能成誦覓世為註證



父兄如天地承順豈可逆不孝不弟者禽獸名分昭垂法所必誅天雷所必擊人若不信斯言請觀磨盤血跡

抵觸父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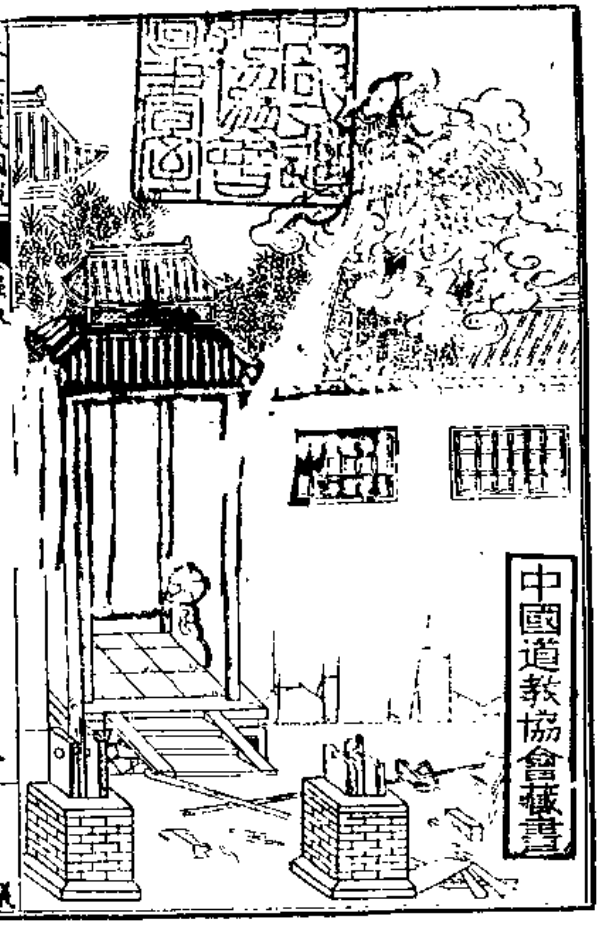
註抵者作事悖逆之稱者言語干犯之父兮生養拳於天地兄係同胞列在五倫若抵觸之則與禽獸無異王法必加當建必擊可勿懼乎

案料人溫五生性橫暴不孝其父常喚其兄兄係鄉愚屢弱無能不敢與較擊其妻孥居達村遊之五猶時至其家或索酒食或要銀錢稍不遂意則兄嫂皆遭淩辱一日天雨五呼其父上街買餌父欲行則苦地濘不行又恐觸五之怒乃拿其自養雞母以供之五率妻子圍坐而食並不留餘以與其父鍋中尚有殘汁父私取食之五覺其口饞肆口謾罵將湯潑傾入廁中父跣足前泣訴五怒曰關兄我耶我何畏哉父抱孫嬉戲偶失手墮石臺基上傷額五遂持棒行逐父躲入牀下五連床擊碎父呼號求救聲達四鄰皆閉戶不敢管時值初秋夜起暴風地震五恐屋倒將妻抱子出外尋避處父老不能走拉其衣曰兒救我五推其父跌於地與妻子行至巷口巷兩邊砌大石磨五方至磨側地復大震巷牆傾卸石磨對面磕下將五與妻子擁腰夾住牆上磚瓦如雨下將二人打為養粉視當擊死甚至今磨上血跡猶存人皆以為不孝不弟之報

附錄勸速戒罵人娘母口過消罪真言三徧最樂居士判送

罵而詞風定干天誅罵人傷母必有天殃罵人之娘人亦罵其娘是罵人適以自罵也夫人縱得罪於我其母未嘗得罪於我胡乃出口傷人牽連其母置人於不孝之地陷己為忤逆之徒是禽獸也雖免戴角披毛知父母乎方許頂天立地及時痛改盡懺前非隨地勸戒請觀後效

母氏劬勞德莫忘如何開口罵人娘人惟習慣干天怒大禍臨頭定降殃其一人人有母人人敬誰忍罵娘誰忍聽明明罵己謝罵人痛改此言思孝順其二記得孩提喚母時終身銘慕敢忘之罵娘到處成風俗故犯明知悔過遲其三父罵其兒弟罵兄傷天害理悖人情不堪入耳言難述最是孩童出口聲其四未必人人皆不孝未必人人皆懷梟獍罵官為不孝人莫怪天誅官慘報其五傷人父母是何心罵處傷兄有冷看俗移人賢不免任情笑罵禍來臨其六罵到口頭心要想勸君速改勿造孽各人自戒自消災罵一聲來一巴掌其七勸戒此言天下傳懷慚報應前世人知不孝當知孝感格祥和鬼神歡喜其八



雖是同 如何恁逞
函區旗方立 猷霹靂已
來轟兩造家同盡三年
產俱空若逢窓死鬼地
下尚雞窓

中國道教協會藏書

強取強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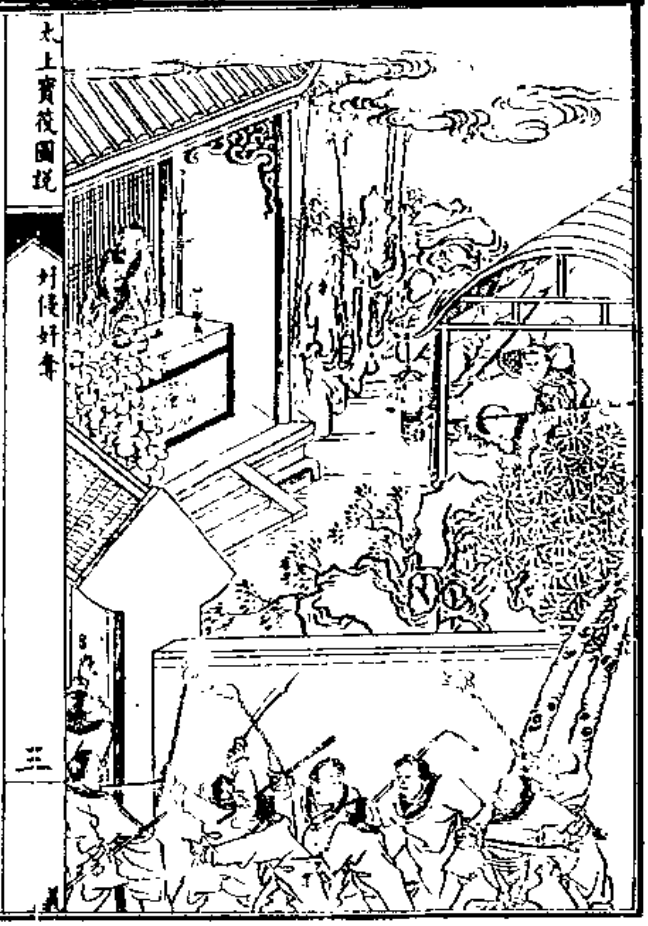
【註】分所不當得而必欲得之謂之強伸手攫物曰取千人祈福曰求人生財物皆有定數數所當有不勞自得不然雖百計營謀何益於事彼強取強求者枉費心機徒令鬼物笑人意外奇禍不旋踵而至也

【案】吉迎祥當有金資又中武科雄視一鄉人莫不敬畏族兄吉又周名列宮墻與迎祥素不相合有白石數塊久置河邊偏修祖基時迎祥中式建旗立匾無處覓石遂取而用之又周知而理阻迎祥使人謂之曰木本水源何用惜此微物異日彼自加倍賠償又周曰物各有主渠不告而取是以武聚敗人決不能許迎祥怒曰好意相求渠反不識抬舉耶鳩工數十人連夜興造又周亦約數十人往奪兩造持械對敵各有損傷縣令飛與前來柴約帶回訊究迎祥賄囑石工認為原主出具券為據又周所供久遠無憑將石斷歸迎祥又周終學戒飭不而控諸府不得五人上控臬司亦以縣案確鑿不准審理又周因氣憤遂得重病歿於旅邸其子為父伸冤興訟三年迎祥費打點雖不問抵而家業從此盡矣一日突起風雷將旗杆折為數段擊石如粉計迎祥情有家資任意橫行始則強取既則強求

目中全無本支卒之身敗費空風雷不鑒報應昭昭不爽石入周以一石之微不能忍氣以致客死他鄉未足為任性執拗之戒云

【附】清末江都亂有太原書生閑入官庫見錢數百萬欲少取之一金甲神持矛逐曰此尉遲公錢也汝欲得之可取公名帖來生遇訪無尉遲姓者訪至鐵冶中見敬德逢首袒露方為人煆煉生拜之公問故生曰欲向公乞錢五十千以周困之公怒曰打鐵人安得錢生曰公若見憐但賜一名帖足矣遂書曰錢付某五十千某月日書名於上擬者皆笑其妄生持帖至庫金甲神使緊於櫟如數取錢去後敬德佐唐有功賜錢一庫內缺五十千將罪主者忽於櫟上得帖乃鐵冶中所書也驚嘆累日

武家店　關帝廟前有大槐一株萬歷間土門劉某強採以營室方施斧斤根血湧出眾勸止不從竟伐之及室成眾賀酒方數行其僕忽見　赤面神乘馬操刀馳驅屋上聚告賓主共出觀外視之不見其跡屋隨崩塌劉某後亦染瘵而死（新鄭縣志）



防奸須要防親戚
莫使無端放蕩遊
凡事若將心腹待
倚官到處肆誅求

好色好奪

註以詭計暗取謂之使以勢力明取謂之奪又使者所取少奪則取之盡也皆損人利己之事好者孜孜為之不肯已也悖入者必悖出報應昭昭或見奪於人或見奪於鬼神竊恐財亦不保命亦不長也

案前代東昌知府韓某恃其兄為宰輔豪橫不循理法殘民脂膏鯑所不至其妻弟屬從掌文恃某之勢每日帶領僕從出外閒遊遇事生風詐騙財物人皆呼為副太爺見其來莫不關門緊避有監生吳青雲其父曾為監司遺住房一宅宏廠精潔廣有亭池花木痛閒而慕之欲奪為外宅以住僕人妓女遂率眾至其宅呼吳出曰此房價值若干吾照數給爾可速相讓吳曰某雖不才系列成均先人遺產誰許輕棄有錢雖買不賣物稱倚強侵奪獨不畏閻法乎屬大怒曰好語爾不依始欲銀房俱空耶喝令從人重毆之打至半死悠悠乘馬而去回署假捏盜案供其姊夫云吳某得贓不遂意在白賴府不度情理出硃票差役立押出宅時吳被打之後氣忿交攻至夜半嘔血而卒其家方營殯殮狼差蜂擁而至刻不容停將屍棺及家口即時驅出有壯士鄭傑見而不平潛約眾少年於中秋夜探知屬在宅內演戲各執鎗刀混入優中乘金鼓鬧時突出不意於席間擒屬碎砍之並殺其眾僕放火燒宅而遁府閒雲方欲緝拿即見吳魂索命逐得重病其家延羽流禳解魂附府身曰屬某作惡當罔仗爾之勢罪歸於王禳解莫益府亦吐血暴亡七

附孝直漢景帝時為長安令志性清慎政聲遠聞所乘馬日行五百里雖州刺史梁緯與帝聯婚張索其馬不獲密構人誣直受賕收之下獄直使人告妻子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汝等幼弱未能申雪我死可將紙筆直棺中以便奏白果死獄中家人如所囑後旬日帝大會羣臣直於殿前上表曰臣少忝官途頗彰清慎不謂刺史梁緯心懷貪婪勢連內戚欲臣所畜之馬加臣枉死之刑上訴 皇天許臣雪冤用敢以聞并梁緯不法二十一條粘狀屍景帝覽表訖忽不見甚以為異詔收梁緯下獄勘詰枉殺孝直及諸款事事不虛詔將梁緯往孝直墓前斬而祭之追贈直尚書郎時人為之語曰莫言鬼無形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身孝直訟生人 張真元鹽賈也泊舟江畔時漢水暴發漂蕩民居無算一婦抱衣箱求救張攬小舟濟之及見箱中皆金帛遂奪其箱復推此婦入水竟攜箱歸越四年張所居忽水湧一家十餘口皆溺死



殺人放火逞強梁被
虜之家最可傷誰料
天公巧報復全家授
首足相償 前集卷九

搶掠致富

註搶掠專指刼奪而言或用兵之時恣意放槍或盜賊去後借端焚殺或歲當饑饉之餘或地值水火之危強凌弱眾暴寡艸竊姦宄皆是也夫人之致富或承先世之遺或謀什一之利或躬耕力田或奉車服賈任勞受值求以道得以養自然長久受享若搶掠致富出爾反爾豈能免於天殃乎

案明末盜起四起鄉村倖壤多有土賊有司無力查拏任其搶掠村民趙四員督力智武藝乘亂結黨作匪殺人流賊中綽號一條龍者是也鼎革後大鼓天下凡失身為盜者俱許自新趙得以漏網搶其向日搶掠之資至杭州城隍山下買房置產開張油店儼然富翁矣其子不肖專習鎗棒交結匪類時四月八日佛誕之辰子約無賴多人至淨慈寺遊戲見某紳家一女美艷非常手流眄不捨是晚約眾明火執杖打開某紳大門看奪其女女因外祖母喪往看病得免溷污遂盡刼資財而遁次日報官緝拿一一被獲抄其家得緒刀軍仗時天下方平不許民間私藏兵器乃引謀叛律全家俱斬趙四搶掠致富天道不容終不免身首異處云



世上優人品最微冒
官乘策欲分肥強將
命婦諧連理西市遭
刑頸血飛

巧詐來遷

註巧者營謀詐者說謊一命之榮皆由天定不求而自得者命也求之而不得者命也若不以巧詐則者[illegible]能廉潔況分非應有天必厭之而予以奇禍巧詐亦何益哉

粵西南方有一士姓呂名鍾才貌兼全望之如神仙中人但賦性放蕩所寵者子都宋朝所不留意者王檜西子雖有艷妻潘氏呂視之淡如也登甲後選湖廣本處縣僧妻赴任至蘇州見復人貴丈與己面貌即板無二呂大喜邀之同行日則共食夜則共寢徐桃斷袖莫能踰也妻見貴事事可人亦有意屬之一日舟次漢江呂酒後不謹感染傷寒舉室與僕計曰官人中道身亡我等進退兩難吾見貴某面貌相同若買充到任決無人識得且官人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平日朋友親戚人人冷落必無遠來查問者僕以語費費允從是晚妻召費議事遂成伉儷到任後半年感小邑俗朴風醇詞訟有限苟且數行不致張露時逢舉劾之期費竟忘己為假冒百計謀陞藩司與呂同年調任省中面欲舊好費花然無應反考其詩文不能答一字藩司怒曰吾與爾長安同寓花前夜句月下聯吟久所服膺

今成木偶定係光棍假冒乃帶至密處呼夾棍厲訊俾實以其冒官欺君當佔命婦奏請律斬潘氏係賞封之婦忘夫事仇與尋常和姦不同與眾僕俱緩頰

附西絡龍寬在京邸同年某行人過之告以將避湖廣差暫註門籍寬曰湖廣非遠差況尊前在堂便道歸省豈不甚善何反欲避耶行人曰不然吏部將選科道若永此差恐不得與選寧姑遊之則楊子山當行覓止之不聽遂稱病註門籍纔一二日吏部即開選行人勢不可即出楊竟應選得吏科給事中行人仍得前差徒自恨而已噫一以巧詐求之一以不巧詐得之世間凡事似此者極多豈獨官職哉應編集註下同

甯波王生當貢其次為李某李素無行而多狡術百計攘得之王生模實不較也李入京就選遍謁鄉貴貴豪入奸相嵩門求為順天訓導嵩諭意銓曹許之於是把揚自得未掛榜前緝步至順天學蒞其堂窺其著徘徊良久嵩大喜謀其據止呵之李大聲曰吾不改日當[illegible]

選司開語大駭無易以廣西一小學快去未離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粵明年王生應貢就選恰得順天訓導



貪罰權衡稱物施不平些箇眾心離寄言秉節行兵者諸葛遺徽盡效之

賞罰不平

注前言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是賞罰不當也此言不平者謂均之一賞而多寡任意均之一罰而輕重徇私或功勞有大小而一例行賞或犯事有輕重而一例行罰皆不平也若吾心既平則賞罰自無不平矣

漢晉有大帥性極苛刻決於行罰嘗將士有過一棄殺之至有功當賞則躊躇再四不得已始予薄賞甚至吝而不與將士雖不離心然軍旅曰賞罰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功有大小則賞有厚薄過有大小則罰有重輕如持衡稱物定墜不爽方足以服人心昔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是以當時諸將用命雖魏延反側之徒帖然不敢有異誠李平廖立輩終身而無怨言蓋能平吾心以平人心者王道也此孔明所以來易及歟今君侯賞不掩功是賞不足以為勸也罰不掩過是罰不足以為懲也甚至當賞而罰當罰而賞種種不平竊恐人懷異志不肯effort命疆場其何以懋建功勳乎帥拒而不納一日率兵征苗下令各裹十日糧日行二百里所過皆縱義鳥道兵皆反藤附葛捨命而行帥不恤艱苦一味嚴刑驅迫不許稍息及苗亂既平有功者俱不得稍沾恩澤事聞於朝

下詔切責後帥副大將軍出征屢立殊勳問事皆曰渠為帥領兵賞罰不平人人怨恨今此之役若令渠奏功報應安在共在大將軍前排擯之竟不錄其功賞云報也附唐宋此之亂軍鴉出事奏天道有獻瓜者德宗嘉其意欲賞以官陸贄諫曰爵祿者天下之公器不可輕也今獻一瓜輒予官使志願者何以賞之遂不果行陸贄字為名臣 感應篇集註下同

宋宣德中寇犯邊郡縣數擢其善王兵者無敢一挫之時李居正以小官權稅一鎮招募丁壯奮力擊之因深入其穴奪所掠男婦老幼悉還其家人皆德之而無肯為之請賞者惟張詠密以奏聞真宗大悅立遷居正為閤門祇候居正莫知所自或以詠告正乃急往見之不獲達因投閤者傳入柳帖詠批紙尾云公臨財廉臨陣勇臨事勤臨民惠加以謹是此報國大丈夫也所謂近私不得相見居正德之聖佩終身此則賞之當者矣

元末東莞人王成作亂何真起義兵除之募人能縛成即予鈔十千於是成之奴縛成以出真如數賞奴令人具湯鎮駕車上成罵以為辱已真乃縛奴烹之使人鳴鼓推車巡於衆曰奴縛主之理所以罹此刑人服其賞罰之公附之者益衆



一生衣祿總由天減
得些兒壽便延年是
奢靡奪紀算未堅服
菜忘往往

逸樂過報

註逸者安逸樂者快樂皆人情之所欲但過節則志氣昏惰智慧無度或促壽或招殃不慎之理也蓋人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當宜過享如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有若服百文則可至十日用五十則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如是觀

漢山石崖民伍共仁廣有家貲奢侈無度建大第僭擬王侯用翠桁為欄紅粉為壁文石為墀鑿池於堂前以水晶之磚金魚行藻燦然可數客坐其中如居水上皆驚懼不甯又有七寶之床遊仙之枕鳳翮之扇龍鬚之拂周秦商鼎越異秦珍靡不充物其中每食遍徵志用金盤玉盞侍婢皆綺羅錦繡分列兩旁以手擎饌視其所欲而頃進之有會芳園廣可十餘里起十二院居十二妾每妾用美婢八人服事晝夜通琴棋書畫婢盡解妙舞清歌晚夕治酒通宵燃銀燭萬條明如白晝金妾賭采勝者得侍寢各院之婢皆持樂器奏於窗外侯伍睡醒乃歌醒則復奏達旦不輟家畜男女樂閒客至則演戲伍自執鼓板按其宮商之生熟以為賞罰日用千金率以為常直知福過則災生樂久則苦至極欲窮奢造物所忌伍忽忽得胃病之症雖珍羞羅陳不能下咽每日卧床不起略聞響動聲即魂驚汗出有道士素講抽添之術進

藥數劑引動相火一時不御女則下身如火疼痛難忍不數日瘡裂流血日夜叫號聲如牛吼而死

附宋滄州節度使朱信纖嗇聚斂於京師築大第外慕田園其長子任供奉官學息貸於富室參中俱有鍾愛繼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一瞑目即還也於是私蓄僕僕十數輩飾以珍異袍帶入則宅舍侯其出簇擁而去鞍馬服玩備極華美日會京師眾無賴指引誘酗酒嘗言盡此逸樂者惟我而已至信卒時家貲已耗什之六七第甫四齡乳母抱之詣府陳訴奏於朝即為特其弟並除供奉官班籍逢貧困無依乃代獄卒掌鑰鑒夜又以疏急被逐京邑傳聞者多弄猱猴為戲供奉竟無賀焉公侯之胄一旦至此慎哉慎哉

明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登科又同日授官一授黃州教授一授鄂州教授未幾官黃州者死官鄂者聞之即處分後事以待越數日無恙因往弔且視曰我與公年庚同出處又同今公先我而去我即死已後公多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後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盛致死公生於寒微未嘗享用故壽也官鄂者由此益自刻苦不敢逸樂官至興都



只願行兇悍邪知惡貫盈鞭笞人膾喪呼喝鬼魂驚腹潰肝腸見肢殘血向雲刺燒與舂磨等刼入油鑊

苛虐其下

諸苛是煩惱虐是殘害居官酷責吏民前已數言矣此專言處家之道衰代世範曰奴僕天性多愚如捕捉物件必以邪為正裁裁物料必以長為短又性多忘犒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為是輕於應對愈加呵叱其言愈辯全是蠢濁之氣實乖可憐為家長者當曲為覓恕至婦女不識道理其責丁人每用非刑或至死其飲食宜委曲勸導若幼年子弟尤宜禁其鞭撻奴婢以養仁恕之良將來自無刻薄之患矣

張紳邱姓者生八女俱狠戾先後嫁為邱氏八虎而第五虎尤為悍妬年未三十四條其夫有婢春英為夫理髮虎詬其雙指又有婢名金蓮能歌唱夫甚愛之虎斷其舌拳住起拷打俱用非刑或以鐵鉗搯其肉或燒紅鐵簽刺其乳或裝貓於婢女褲中以鞭打貓貓不得出在內抓咬婢私處及兩腿俱爛致死多人夏夜虎方就浴聞窗外鬼聲甚厲虎大恕不候浴完赤身持鞭坐中堂喝曰索命者俱來吾不畏也鬼聲寂然虎生一子一女甚鍾愛同時患痘垂危延高僧懺悔僧曰人有責限性命則同夫人還一時之怒鞭殺侍女僕婢陰魂舍怨報及兒女試思

彼雖賤類亦人之兒女也若我之兒女供人打罵我能忍乎受打求饒哀聲動地我能忍乎打死拋棄曠夜照我能忍乎我不能忍使知他人父母亦復如是是以苛虐之事仁者不為也夫人但反躬自責自然克孽全消誦經禮佛萬益耶虎不能從子女俱殀虎後染瘡毒遍體蘚集十指與舌俱爛落渾身肉塊腐潰見骨而死

附衛氏嫁張郡幕苛刻其下奴婢因笞死者甚多中歲病惑獨閉室臥自云不欲見人人至慨念怒之人間室中有惡狀駭覩之已化為蛇衣服髮爪散委牀下家人怪之殺而焚焉凡為婦人之狠毒者亦知有此毒報乎（戒應篇集注下同）

馬封翁年踰四十止生一子眉目如繪夫婦愛若珍寶婢偶抱出門外失手墜地跌傷左額而死封翁見之命婢奔避自抱死兒入夫人驚痛幾絕索婢撻之不得乃撞倒封翁幾次翁並不怨其婢婢歸母家日夜叩首祝　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夫人即生森左額宛然赤痕也森後官至戶部尚書夫奴婢犯罪之大者孰有如死其子此事尚可恕又何事不可寬乎封翁滿腔仁慈見於行事其受封宜哉

明珠院損宜能圖報婢傷亦枉然畢竟仁人當食報麟兒再降賴翁賢

附佯戒虐婦詩　雨江書屋老人著

男子三十婚女子二十嫁婚姻有定期禮不容假借閭有貧戶禮從權或因母乏乳或慮妾無資自幼即抱置身邊名雖為媳實同女三年鞠育一般苦分為真婦即是母少小何曾離左右無如世有愚婦人謂媳非我所親生可憐孤孩伶仃女撲加殘虐果何因食則同飼夫衣則如懸鶉並無大過犯鞭捶加棘刑若雖媳幼拜轉眼即長成若慳媳頑鈍善誘宜循循徒然朝加鞭夕加箠膽戰膝寒庭堂前身無完膚殘喘延父母閨之空淚漣姑嫂見之誰手援擘如凡上一塊肉任爾子割滿刺瘢默默無一言戚思汝亦為人媳不聞堂上加呵責汝亦有女兒不聞嫁後被鞭笞豈真風世寬擊結今生還報無參差呼嗟乎此媳原以配汝子他日生孫未汝祀胡為忘即骨肉親淒慘不堪覓若此坐令絕嗣生女家恐心酒殺小女娃所以陰曹虐媳罪更比酒女一等加虔如金錢

訓女孫歌詩　二戒酒女虐媳

女兒母宜憐人何酒虐無獄應同受地生寶欲遂　天錄忍廿投水婢很慣搥鞭怎解能永戒後嗣定多賢

思按此句既專言處家之道則虐媳亦在其中故附錄之



運念由來是禍胎一時怒起便成災古人百忍垂訓戒無奈庸夫做不來

流屍河內任浮沈舟子無端起惡心白鏹入囊能發刑西市後悔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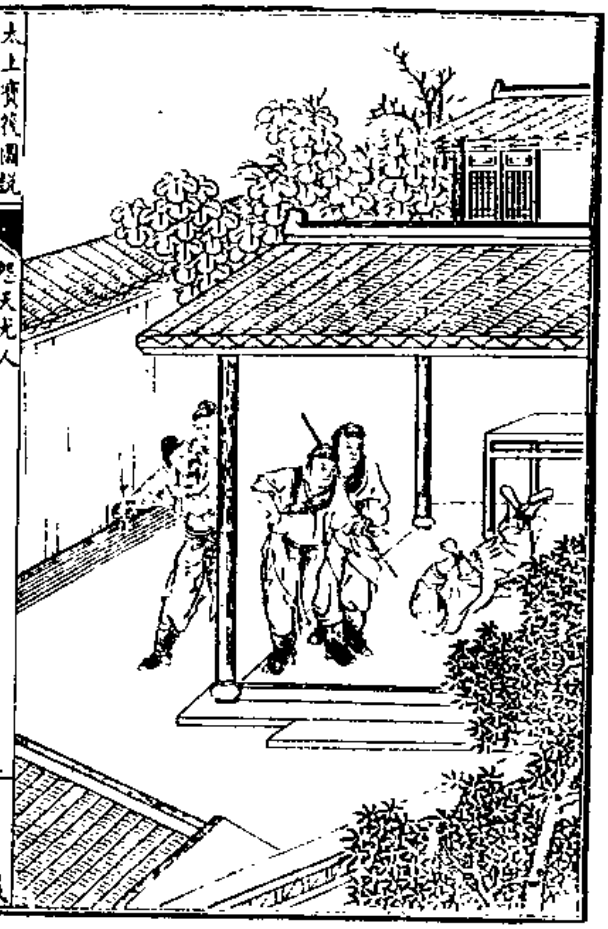
恐嚇於他

註君子見人有憂悔之事隨便安慰解釋使之心寬便是莫大功德若能端恐嚇之或致成病或致喪身其為罪孽豈小哉佛經云好驚怖人者來世當墮麤鹿是避諸歌動輒驚走蓋恐嚇之報也

㊀宋嘉富人王生與湖州小客爭蓋債客言過歲生一時怒起用拳毆之客昏暈倒地生大懼扶起救甦自謂不是欵以酒飯臨行贈絹一疋客感謝而去至渡口舟子泰四問從何處得絹客曰為此幾喪性命乃備語其故時數里外有無主流屍泰四狡人也聞客言暗思一計向客買絹並丐貨蓋之籃俟客登岸遽掌屍至其家脫衫褲衣之急走叩生門曰頃有蓋客過渡云為君搥死浣我呼其父母妻子告官留絹與籃為證疑即氣絕不敢不奉告生舉家泣怖賂以錢百千舟子搥首不允直增至二百千方許相與瘞屍深林生有逆僕趙年向因通婢事發被生痛責恨恨在心赴官出首起屍相驗拘生嚴訊生從未見官一到公庭口詞不能辦一字官命重責竟死杖下而被打復醒酒飯出門與舟子報信諸欵未及細詢兇膝脫結棄泰四得以漏網明年蓋客又至王合家以為鬼魂而罵之日向者

頃偶仆即醒使我家主死於非命今尚來作祟耶客怪嘆曰安有是哉我幾死轉活蒙惠一絹貴與渡口舟子即安然歸家今方賣主償欵謝何以為鬼耶王生之子衣物留客執欵僕訴於官索捕舟子訊出藉屍恐嚇真情追原贓給生之子泰四不合借屍嚇詐致死人命按贓治罪律斬趙年以僕逼主致死立決梟示原問官革職

附恐嚇有二一是遇人急難不行安慰欵僧其勢動其憂恐一是圖利修怨虛張聲勢使之怕我莫遂所欲皆是恐嚇與乘威逼脅者不同夫人有怖畏出當曲為寬解乃反以危言恐嚇或致非命則孽自我作能無報乎李舜卿以佃戶張三欠租必欲令還致自經死孫季明以女使與小奴作過必欲根究致投水死雖其自投實我殺之為其恐嚇使然也　太上累報因緣經載此二事以為人戒（戒應高集註）浙中王大恩多負人錢庸其素債乃先定恐嚇之計與賣藥者時約日我令人買砒霜乞與假者素賣藥者曰諸素債者至恩隨令人買砒霜買至轉服之素債者驚逋人莫敢至其門一日為父母所責亦令人買砒霜之偶賣藥者他出竟得其者服之腹漏不可忍父母以為偽不之救逞七竅流血死感應篇云恐



太上寶筏圖說　怨天尤人　十八

命該缺陷怨天何用自
不長進尤人奚為雖有
滿筐金珠入手登時就
縛我勸世上貪夫守賤
安貧寔樂

怨天尤人

注人生陷阱皆由命造於天何與於人何涉而乃怨之尤之也從來能安命者能貧賤多百後福而不安本分動輒怨天尤人偏有意外奇禍蓋怨尤者必不自反德業益重是以天災人禍其來加速也

梁州楊大同祖父遺產頗豐因其沉酣蛆類兼好賭以致貧寒為眾所輕聊大同不反躬自責反恨天道不公每日指天而罵又恨親戚不為幫助朋友不為援持呼名毒咒願各速死以快其心一日月下正逕落淚嘆怨有一少年叩門而入衣衫齊楚品貌端莊謂大同曰獨欲發跡當從我遊怨尤奚益今有一好境欲偕爾往可以立刻富貴爾能隨行否大同喜而願從少年乃出錢沽酒與大同暢飲至夜半命取筆硯於壁間畫門嘘水念咒雖是能怨假少年執燭前行大同後隨至一處見堂階宏敞鋪設華麗又進至內室則珠簾繡幔畫檻雕欄宛然仙境少年起身盡是金銀珠玉指謂大同曰子既貧何為不取大同乃隨意取之少年忽被燭不見大同在暗中覓歸路不得正在徬徨怨嘆數人大呼捉賊用繩綁倒乃是一巨室旦送官不能分辨死於杖下竟不知少年是何鬼神

太上寶筏圖說　怨天尤人　十九



滋培嘉植庶物流形雨
師風伯天地功臣無端
訶罵觸怒神明夫遭水
溺妻被火焚婁之身殞
爭翅沈淪

訶風罵雨

註風雨滋萬物雨澤萬物風伯雨師奉天而宣之風雨多寡各有分數故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程子遇風雨必興聖賢畏天之誠如此世人雨多則怨澇風多則怨暴豈知風雨不時或由官吏等虐民作孽非氣致沴與風雨何涉愚人訶且罵之罪莫大焉

宋村民馮三汲妻洪氏俱愚蠢不通道理有孝房被風吹倒夫婦心懷怨恨每遇風起則指而痛罵一日三汲在門前閒坐忽有旋風在腳下旋遶即奔至河邊躍入水中時有在田力作之人慌忙拉起已半僵矣救甦詢其故答曰適見兩白衣人過我面前云河中元寶甚多爲不往取我隨去果見白鏹堆集拿而取之不圖其入水也自是神魂痴迷或歌或哭時以不得元寶爲恨後夜閒前兩白衣人復來敲門約去三汲竟投水而死其妻洪氏往田刈麥偶值大雨布衫淋濕歸至竈前取火煖焙兒焙且罵忽有火星爆落衫上撲而不滅燒及皮肉疼痛難忍哦鄰人來救衣如膠粘牢不可脫用水澆發衆合力不曾淋油須臾焦頭爛額潭身燒如黑炭受三日無量之苦方煙氣絕此訶風罵雨之報也可謂夫婦之愚矣



鬪合爭訟

註鬪合者兩造用言挑唆也民之悪者不能訟富者不願訟強有力者雖懷好鬪之心未有健訟之才惟奸人意在圖利以言挑唆相激而成甚而控造風波代寫虛詞致令人亡家破積年不解蓋訟端息則利孔閉不致利歸於盡不止也

昔有程姓兄弟十人祖遺財產有為長者當事早則支用多次者支用遞減最小者幾無支用兄弟相與安之未嘗較也有表叔龔嗣卿久掌出納一日長子檢簿見其糜費浩繁幾類侵蝕入己現有簿可按可決之吐出也諸弟信其言向兄索我兄負性不肯出一好言以致諸弟皆忿千戈操同室矣由縣控府由府上控兩造爭勝各通賄賂窩送官吏不肯於骨肉之間稍寬一線越數年家皆貧落嗣卿欣欣得意一日街上有小兒跳舞云城隍附身直至嗣卿家眾隨入聚觀見小兒至堂中面南而坐喝令帶犯人來嗣卿如有人僨押跪於階下城隍諭曰爾鬪合爭訟罪惡彌天宜速報即令帶去受罪嗣卿伏地哀鳴實不知天須臾甦醒城隍問曰爾受何罪可對眾宣揚答曰適過刀山有鬼使以鐵叉洞胸拋在刀上眾刀

附刺痛不可忍城隍曰爾以刀筆害人應受此苦再命帶去嗣卿哀叫如初醒後自供適有鬼使以木板夾身從首至足鋸為兩半城隍曰爾離人骨肉應受此苦又令過磨碓舂油鑪寒冰火林諸獄畢城隍曰十八重地獄若今開令日受盡則陰曹法無可加今陽報既彰留陰以作陰罰可也程氏昆季不合信嗣挑唆自相踐踏神明震怒祖父怨詛各各滅算奪紀俾與世人共相勸勉兄弟之間宜敦和好則訟棍淨言無自入矣吾神去也問小兒一字不知嗣卿不久卒

附崔煒於開元寺前見一乞食老嫗足腫瘡人酒與被店主毆拏煒解曰酒值幾錢曰一甕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他日遇於途曰蒙君解雖心不敢忘吾善治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相贈若還贅疣一物即愈後遇一僧贅垂於耳依法治之立驗由是得名延之者眾遂致富或曰老嫗即鉢姑也 舟柱集

黃鑑蘇衙人其父慣教唆爭訟鑑人產業致人冤獄後鑑弱冠登正統壬辰進士那人守喉 天道無知天順在位鑑陞大理寺少卿一日上御內閣得鑑於景泰中有禁錮天順疏立時伏誅合家斬戮

閒錄徐明府息訟歌一心善度合掌

世人有事見經官人也安然已也安然請衆公剖而情應你也無怨他也無怨雖人
唆你到劉前告也要錢訴也要錢差人拿拿又拿貧鋪也要錢開也要錢約隣干證
日三餐茶也要錢酒也要錢投到州縣細盤詰也要錢坐也要錢三班六房最難
言當也要錢和也要錢自古道官清吏不廉打也要錢扣也要錢唆訟本來是好貪
寵也要錢討也要錢爭強官司輸田也賣完屋也賣完食不充口衣不全要也
可憐子也可憐知唆訟誤人階禍也枉然悔也枉然唆人爭訟罪彌天神也憎嫌
鬼也可憐嫌事人自有天報顧害也後悔苦也後悔況且人心是一般你也求安他也
求安何不人人息訟端此也休纏彼也休纏食王水土報恩難賦也早完稅也早完
天地親師德無邊時也念高劉也念馬酒色財氣禍非凡老也戒馬少也戒馬教子
讀書與耕田名也有馬利也有馬不犯科條不作好事也無馬訟也無馬有事會要
自己覓個也要馬解也要馬看破勝負總無關心也平馬和也平馬解事分爭不要
錢福也無邊壽也無邊永無是非到官前官也喜歡民也喜歡各安本分樂天年田
也保全屋也保全世人依得此箴言行也安然坐也安然吾本為官愛民賢願子同

然願民同然雖是幾句閒話歌依得身安行得身安有人抄寫遍相傳富也綿綿貴
也綿綿

徐太史跋曰適見元宰公讀書編劉息訟歌言近旨遠所云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也
亟附錄之以廣其傳

第吉居士勸勿訟偶言十二首

勸鄉紳勿訟

幾生修到宰官身喜事隨緣莫計真欲重功名須愛己最憑權勢更凌人訟庭纔可
防閑猶幽獨如何對鬼神自古大臣光史冊家居廣是好鄉紳

勸士人勿訟

一領襴衫莫自輕秀才身分本光榮但從隱處兼無愧休向公庭訴不平雀角無端
興訟獄龍門早已誤科名讀書是學如何事那有功夫學佞爭

勸富家勿訟

百萬黃金總是塵富翁何復較錙銖會財最足招尤怨結訟徒能說吏胥若待終凶
何產業空來晚悔教彭韜君今欲種兒孫福步步當留地有餘

勸窮人勿訟

任閒花麦訴訟詞家貧端合受人欺投呈浪費書里禮控案從無結案時空自奔
馳徒廢日那堪未饑注妻兒不聞賢達垂良訓死到呼兄學吃虧

勸兄弟勿訟

兄弟原來得氣均如何手足忍相殘多因紫陌爭雄劣巧逞紅顏起釁端雁影寒同孤有
雀頭情聞鶴心無異翎秉酸鼻今門內爭端起但念同生莫動官

勸宗族勿訟

族中雖是各分門上溯高曾共一源不念祖宗臨水本須經州縣住田園鴻鵠已
自傷毛羽蓼蕭如何庇未根學得張公書百忍也留好情與兒孫

勸朋友勿訟

朋友當知勿傷同類人情何必訟友朋錢為谷風雖擇悔云胡舊雨不關情昔年願
結金蘭契今日翻成甚訟爭連使說依索諸下那堪四首聽鳴鶯

勸鄰鄙勿訟

客路翻逢吳下鄉偏逢狹隘結鄰鄉居家且遠忘同井携訟偏多控亂鄰頃公間
機心最險勿遭陰謀罪難解試看牢獄死亡者多半從前是訟師

勸勿興風波訟

世間孫策制惟忍張良報漢惟隨宇內窮民傷幸鬥中苦節欺青年最宜體
孔相讓縱自嫌猜訟莫牽若不與伊深計較寸心陰隲感神天

勸勿代作訟

訟師生花筆一枝為他人事害神思硯前樓閣憑空起腕底風雷任意吹日逞狡
機心最險勿遭陰謀罪難解試看牢獄死亡者多半從前是訟師

勸勿唆人訟

唆人爭訟破人家總為貪財一念差盡日只憑三寸舌有時翻作兩頭蛇欲消厲
怨將焚喉舌是陰謀鬪亂乎樂火自焚難自脫不如閒口吐蓮花

勸與人息訟

須學魯連立意談為人排難解紛爭雲霄一振都吹散月旦公持代品評若口若
能談至理真言亦可動霍情挽回一世爭無訟為娃成熙樂太平

蕅益居士浦城善上也杜孟名啟榮勸學好善見義必為年未三十高等食餼

現在方興未艾子友陸香史徐虛谷諸君雅知其詳每向予稱道弗衰子心竊敬慕之不識何時得領清誨也 江山主金圖注識

息訟歌　詞訟不可興家業從此發發富一萬兵自損三千騎訟師挫敗傷十證素厚榮那有善公差未敢白書吏官斷未可知急忙如臨履倘蒸失足時辱及雖遮蔽每聞變產人多為爭田地嘗見豪家私徒然壞兄弟為氣結訟詞成訟更受氣貧利打官司幾見訟得利婚姻相成仇室把親戚棄失財更遭官又加一倍費仗義代人爭終久到失義因親強出頭從此絕交誼士子誤詩書百工忘技藝農家嫌田畴商賈拋生意富者因訟貧貧者因訟斃小事不周旋大事難逃避弄假遂成真終難回始易勞力且勞心何趣復何味一時雖興高後苦誰來替我勸世間人詞訟勿見戲若非不共讐慎勿相牽繫并勸世間人解紛第一義慎勿觀成敗聽其相鬬氣雖粗俗語須要牢牢記人傳下同

唆訟之人最不良往來暗地使刀鎗當官硬証傷　天理害眾深誅誇己長公道難容　神鬼恨幽冥定與子孫殃智鬬起滅包詞訟冥間拔舌又剉腸



小人植黨如蠅集釁攬權竊柄妒能嫉賢盜忠眚道疾視賄亡毀其祖墓蕩其家園披村寸磔遺穢千年

妾逐朋黨

註朋黨惡名也聖世之所不宜有人臣之所不敢居夏昭有云人臣之罪莫大於值當國家之禍莫恥於分黨逐者隨也妾逐者謂不審邪正不辨忠佞惟以趨炎附勢為事以扶援亂國政惟斬忠良其賠誤宗社可勝道哉一說以朋黨為正人如李膺司馬光等妾逐如曹鄴王市輩之於周顗桑京韓侂胄於元祐黨諸君子是也似與陰騭善良相同前說近是

〔集註〕芳泌陽人天順八年進士粗通學識性復陰狠動輒讒弘朝士成器之時劉瑾專權芳拜為義父自稱兒子瑾喜由翰林侍講陞吏部侍郎僦進華蓋殿學士居閣數年瑾漸亂海內變置成法奏事繕紳皆芳導之每遇瑾言必極口贊揚裁閱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賂瑾者必先賂芳又結張綵劉宇等為心腹每舉一事芳倡先則綵宇助之或綵宇倡先則芳助之彼此交通成為一黨吉安大盜趙燧殘破州縣芳邊恕江西人與瑾議減裁鄉試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且言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宜棲其罪瑾笑曰以一盜故禍連一省至裁解額足矣宋元人物亦欲株連耶乃上後芳與綵權銳相等而虎同寅議論每多不合遂有陳

綵盡發芳陰事於瑾瑾大怒斥令歸籍猶治大第宏麗無比趙燧破泌陽火之發害多得金寶乃盜掘其先人塚墓雖以牛馬骨燒之求芳不得取芳衣冠披庭廚拔劍碎砍之使聲盜汙其先代女塚曰吾為天子報仇耳其見逐於盜尚如此〔附〕沈準當家子也盧敖能文章見者期以大器康日與燕朋往來非尋花問柳即博簺酣飲父責之不改入閣之夕康夢宋衣神曰子今科榜首也不宜嗜酒今老規終日聚賭　上帝已黜于科名矣尚望中耶康驚神沮不能成一字白泰貼出

陳石閒言京城有諸生係富家子偕數友觀劇九如樓召優伶勸酒飲方酣忽一友中惡仆地喘人方扶掖灌救突坐起張目直視先附耳痛哭貪其子之治遊大累科名次謹密握拳數諸友之誤引詞色俱厲勢若相搏嗥生職其父語聲低地戰慄殆無人色諸友皆駭竊潛遁有踉蹌失足破額者四座莫不太息雞正甲寅事石閒智目擊之但不肯道其姓名耳先師阿文勤公曰人家不通賓客則子弟不親士大夫所見惟媒嬖僕奴有何好樣人家賓客太廣必有淫朋匪友參雜其間狎昵濡染貽子弟無窮之害數十年來歷歷驗所見聞知公言真藥石也



忠臣報國一身無為
聽鶯聲背父書夜半
子規啼血處孤魂空
自覓頭顱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註）婦人女子不讀詩書未涉世故淺見者多明理者少用者我心意無主張任其情移也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其訓子者心無利義曰無利言為子者當念親年雖再有時追養容者不可得忍於承歡膝下時違其正論乎

（案明崇禎末年流闖犯闕朝臣死節者固多而貪生畏死開門迎賊者寔自不少有順官某其父在江南原籍寄書曰天步艱難正臣子效力盡忠之會吾家世受國恩不可以二鬼之某棒書而泣以死自誓及聞陝山之變赴蜜室自經裹邸氏妾高氏奔往救下裹勸曰君年正少前程萬里況有老親在堂何苦自戕其身某曰吾承父命為忠臣豈肯虧體辱親不能與鄉黨白頭相守矣妾曰不然凡為忠臣者必期有濟於國今城破君亡大仇未報君默默捐生與國異論閨南方路皆未為既悵君係南人若肯暫屈一時圖便倍妾棄即家一則可以奉老親二則可以起復舉之師三則夫婦依然完聚不致中道拋離一舉而諸善備焉君其酌之某素愛妾言無不聽況其所說又根根動人遂忘父訓頓捐念家青衣小帽至奉天殺待罪闕城一見便發偽刑部收監追贓三萬鐵繩縛腦銅棍夾膝受刑不

過而死妻妾亦不知流落何所夫死於忠與死於賊等死也一則流芳百世一則遺臭千年是以君子當舉故之來貴乎自斷妻妾之言決不可信也

附（桐鄉某生幼聰慧祖母最溺愛稍不遂意輒罵祖母及父母初不之較也及長惟婦言是用視父母如路人乾隆乙酉科入闈文甚得意房官為程黃令首薦主司曹公已取中案若有人云此不孝人不可中遂棄之榜後召生語其故書格言賜曰學者先心術後文藝如孝弟有虧雖才高班馬安望功名生見之滿泣追悔未一年嘔血死（科名順報）

沈澤之年二十五即棄學謀利妻石氏最賢力諫不聽乃苦告翁姑曰新婦姊妹皆嫁士人今沈郎不肯讀書令新婦歸寧羞見親戚願自備束脩乞為擇師勉令就學不敢望其寧達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門下足矣翁姑從之五年後澤竟登第青田居民倪九歲於歸言謂其生母原為婢妾不認其母終藏置母庖廚下略如老婢而身與妻子安享自如時新婦方熟令母掌雜治飯忽暴風疾雨有山上大石裂墜正壓倪九寢室夫婦及子皆壓死母困治飯廚下安然無恙咸謂天道可畏陳中洲快其事作詩述嚴記載雁蕩集仕



鐵條擔拈慶管絃酒、清淚濕紅綿塵封綉幙魂空渺雲暗妝樓思悄然貌頓損成蘭蕙土芳姿化作倚羅煙那知天網雖遲遲夫婦棄、不墮淵

註天地間新故相推人物皆然小而衣服器用大而親誼交情新者成故故者日新人貴不忘其初若悅色而棄糟糠之妻貌貧而絕寒窗之友得志而疎貧賤之僕刻薄寡情造怨賈禍莫甚於此矣

紫陌西李益門張清華才情俊逸赴京得進士第北樓紀盛訪求佳偶嵗曰有一仙人謫在下界未計貧財但兼風雅姓霍名小玉非但容貌無雙抑且音樂詩書無不通曉其母素仰君名比日之願可諧也生踈謝之擇吉合巹伉儷相得鶼鶼和鳴莫能踰也女一日忽流淚謂生曰妾以弱質自知非匹偶處一旦色衰恩易白頭抱怨秋扇見捐是以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請以素練着盟約永不相負命侍兒取筆硯生引命山河誓指日月句句懇切女藏於篋後生父以書促歸女治酒餞別執盃曰君此去必就佳姻盟約徒虛語耳妾年纔十八君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載一生歡愛願畢此期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風昔之願於斯足矣生且愧且感至家父已擇聘盧氏生既另婚遂忘前約女聆生不至抱恨成病卧床不起猶令侍婢貴簪中服玩賂遺親知屢達音書生付之不理後生銓

期已及再至京中竟不一顧有告女者女強起修容遠望之窗生不得已勉強相見女側身轉面斜視良久曰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大夫貴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翰墨從此永休抱恨黃泉宿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相報乃擲生髻長號數聲而絕生得訃州停館盧氏赴任月夜倚遽商歌語及女自岸邊再拜而來夫婦驚駭知有鬼祟設水死酬天順中都指揮馬良娶為上房妻七上每慰問後竟數日不出上怪之左右以新娶對上怒曰這厮夫婦之道尚薄真能事我耶杖而疎之今人於妻妾間得新忘故者鑒此

裴章河東人父曾官鎮荊門州有僧雲遊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為照所重言其官位當過於父年弱冠父為娶李氏女章後從職太原妻留於洛過門不入蓋已別有所聘李氏自悔薄命祸衣鬱鬱疏食奉佛者十餘年會移鎮太原裴照隨焉舉相見依舊驚曰貧僧常言郎君必貴今竟削盡何也章以薄妻一事語之照曰夫人生魂訴於 上帝帝命以罪處君矣速迎歸或可免章聞言半信半疑不能悔遽迎歸其妻後旬日為其下以刀割腹於浴斛五臟墮地而死同上



口外須臾一笑為瞬息
聚言甘雖似密心刺却
如荊使巧恣前約趨炎
情著盟世間多此輩豈
獨拉朝伸

口是心非

謹心口如一者君子也其心不正言亦不正者小人也人實易辨惟口是心非之人外是君子內則小人以之事君必不忠事親必不孝交友必不信臨下必不義所謂人面獸心如鬼如蜮者是也世衰道微端在此輩矣

宋明儒宗時有兩朝士一姓陳一姓魏文章宦業聲譽相埒為生死交鋒不相貿時魏閹弄權陳奉書緘卻性頗愛才聞二人名使人示意招致二人約曰功名小事名節為重切不可往陳忽自念忠賢勢焰如天滿朝來其一盼且不可得今親近於我絕之必有奇禍不若背魏往謁庶得其歡心也次日即修刺親造忠賢門求見及入而魏已先在座矣兩人相見面俱發赤魏謂陳曰昨日相約故先來奉候陳答曰非兄相約弟聚久矣忠賢笑曰此時尚未遲也指魏謂陳曰此子與予同社適認予為祖謙居陳列子不喜得佳孫而喜得交兩名士也遂命治酒相待出片衛國令二人題咏二人詩中極寫稱讚之意忠賢大悅自是寄豪氣用而魏陳義若孫尤見親愛相待既有親疎二人遂成吳越口中雖與舊相好心內各懷猜忌後忠賢事敗伏誅二人參訐不留餘力攘宗初亦信之及抄忠賢家得指衛國

詩中有天命靡元勳之句帝超召二人責之曰爾係忠賢之黨今見中賢勢敗反戈相向真口是心非之小人而詩中作不道語尤為大逆付法司立正典刑

附庾道季因己不第病為謗讒祈禱冥　神告曰汝平生為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多功無一罪惡已定死在旦夕後神求免得乎載日宰相齋鏡

劉安世先生少從司馬溫公德望從之學公教之以誠令自不忘語始劉敞佩之厥後歷官直諫遇事敢言一時目為殿上虎生平以大節自勵嘗曰我欲為元結金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孚為名臣識忠定與外編

附錄陸隴文四言詩　不可口是心非句

事理所在曰是曰非口與心應何分顯微倘或不然巧為變機外則面諛中乃腹誹一言甫出寸衷已違戒之慎之忠信是依詐虞恣詆聖賢同歸毋蹈口之所說宜與心符心口如一誰不我孚中若叵測語其悖倫此非論篤實係矯誣偽詐之術人雖受愚內省多疚其可為乎　不睦堂施重刊陸隴文註解



奸胥暗上隱名書太
守廉明燭此証未及
害官先自害一身雖
免罰添徒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

註此二句若分講則前後文已屢見矣宜從合解索取無厭曰貪昏昧無恥曰冒上謂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奴僕之於家主胥役之於本官守是也語云盜憎主人蓋說使能其財則必多方掩飾以欺罔之在臣為不忠在子為不孝在奴僕胥役為不義一朝敗露禍不旋踵矣

浙江處州郡守楊公名志道楚北人忠信明決片言折獄屬已歸雲縣有富豪李宗壁與莊瑾與王朝夏莊贊等朋比為奸徵收則挪後補前查比則易李為張奚端篤狀牢不可破縣令朱君名濬陝西靈武人徹底澄清無微不察宗壁等鬼蜮之計既窮逆挺而走險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郵中簡司公文內夾入戶書書揭隱其名開到七款皆朱令之所以實心辦理舍階者反其說而誣之其意以為上司見揭必疑而去此一官可達其報復之計也乃事未經旬即為郡守楊公訪聞遣差提到案四人戰慄叢辯不能辦一字隨於身邊搜出底稿不待加刑一一供吐如綸矣書既定而司憲詳兩院將為首之李宗壁擬流下皆滿徒結案此若非郡守神明先事查審不但朱令以廉吏能貧被不白之冤安知

案情久遠四轩不攜歸滿綑乎計公到任期年開書院修廢勘農課桑潔己愛民于與公同城作宦知公最悉且真故特舉其一端以繼龍圖公案之後云

李善南陽李元家僕也元一家盡死於疫止遺一孫名績未滿週歲諸奴婢咸欲謀殺分其財產善乃潛負績入山中親自哺養推燥就濕備嘗辛苦績雖孩稚率之不異長君每出入閉必跪告乃行至十餘歲善乃同績出山告縣令理雖意在捕諸奴僕悉治罪上疏薦諸朝朝廷拜善及績俱為太子舍人復遷善為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冢一里外即脫朝服衣故衣持鋤去草拜墓哭甚哀自執爨以祀曰主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夫僕尚能如此彼居官食祿者又當何如乎

崇正十七年三月一日上遣內監徐義諭周后父嘉定伯周奎助餉金謝無有某疏泣哀懇再三乃捐一萬兩上少之命再往催再助一萬上感奎雲奏后后付五千令足三萬奎存二千止以三千緞後奎被閹賊夾打追出金銀各五十二萬金銀器百餘萬追完殺之又首相陳演賊加極刑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金銀器大小八千件貔貅死復為亂兵所殺太監王之心被賊夾打追出金銀十五萬貂緞等物過之附此以為貪者戒



錢家有女貌與淫惡
詩相証吠影吠一首
淫詩傳未遍滿城都
唱十三腔

造作惡語疑殺乎人

註隱人之惡乃君子忠厚之道人不幸而陷於過當曲為掩護以俟其自新況以乎白無辜之人而編造流言使聽者變色不能辨其是非以致傷人名節破人身家陰人性命良心泯滅天所必誅也

案淫必造賦性輕薄好評人之私揚人之醜甚至編造無影之詞使受者不能自明被則欲投繯自盡長舌婦最喜聚古玩珍以敵琴一張假稱漢時焦尾未重價購笑曰此真贋下個只可供收煮伯嗜見之必經大喊真能習以至令抵而不買穆同此憤恨時有女及笄名萬雲聰明慧詩已字人矣穆偽作淫褻之詞書萬雲之名造人宣說以致此女悲名四傳婚家聞之毀而不娶親友相勸迫強過門桥不肯成親女大有識見彌月之久遂婚至房曰妾以薄柳之姿謬主掃箒自謂終身有託何期見棄於君此必誤信流言遂至疑石英解妾開青蠅玷壁與望無損妾如果非堅任君寸磔自甘也婚從之果係無根大婦由是和好詩知前詩係穆偽造事重便痛毆之送監枷責復穆之女自婚家歸寧中途值大雨僕僮尋避處有女尼見而憐之留宿庵中次日聞傳女在僧寺過夜有輕任手編十

三腔小曲備形醜態一唱百和女竟無以自明遂為夫家所棄穆誣人女而女亦被誣淫詩一首留敵十三腔小曲乎天之巧於報復蓋如此

附島平李廉王某任中李廣文有李生者與同里二人有怨偶賢掌奎其父嘱王以劣行申報言其散蕩進母蓋假瞭睛誣之皆學讀生與杖且繫獄擬罪生創恚病死獄中甫踰月廣文忽遘異疾守卧中見有人攝己去李生見訟至一公府主者詰責殿陵廣文初應支飾則遠縛縲下加以搒掠廣文乃服云本某二人所嘱罪欲皆其手授無亦不知其遠死也主者又遠縛縲二人至與李生廣文對狀吐仇陷是實乃真重與廣文以狠當其切得從減鞫仍決責數十三日乃縱真搒夾則脛骨皆碎有搒痕觉往則臀肉潰爛未腫痛苦狗寧不可坐立乃謝病歸再詣向時賄囑之人皆同時得病死矣廣文遂里居為人言其異及踰歲亦不起其同邑王君用體為予述太倘人之嘱而以莫須有之事陷羊子於殺冲非造謀悖已甚矣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死也地下有知其能舍之而刑加於無辜者於體彼司冥者固借廣文以示誡也嗚呼士大夫得志於時救其一已之私為之而不恤在下之怨怒欲無冥譴得乎其掌當人命者勿論已　雜錄編



刻薄存心冒直名舌鋒到處莫牀櫻飄流異地身先死中箭貽羞報不爽

毀人稱直

註直者正大光明毫無私曲之謂非以好訐為直也若污人之名快己之意使形薄德而已程伊川曰君子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此聖賢之心也然則毀人者自逸口業耳何直之有

榮明嘉靖時豫州周景琦性極狂放視天下無一當意之人見人為善不毀曰腐儒齋公則曰姑息養奸沽名吊譽又曰假公濟私種種惡語令人難受至見人有過或作詩句編歌謠四處播揚而後已嘗謂人曰是是非非三代之直道也近世阿諛成風天不生子誰為挽頹俗者又自誇文學為天下第一其兄書正言戒之答曰兄文乃茅簷草舍祇可藏土崔瓦器若弟之文則五鳳樓耳短裳之富金玉之奇無不備具豈可與寒鄉薄島共論哉是年鄉試兄登科琦落第兄笑謂曰茅簷草舍有佳士矣弟之五鳳樓曾造就否琦雖慚不能答而心益大恨將其應分之田盡行典賣欲往都中乃尋事業務期銓選以滅兄口豈知罪業既深報應自速帷薄不謹中冓貽羞其妻素有外遇將其實產之銀分文不留約所歡席捲而逃琦恐懼及臨面不敢報官每日閉門悶坐不見親友之面知者改古語嘲之曰周郎文字高天下贻了夫

人又失金瑜逢四處流落多年不歸有人傳說在鄰邑醉後登廁墮入糞中而死乃惡口毀人之報云

附天門諸生聶某風振文名設帳同邑鄰紳家鄰需次錄書止女婢僕役使聶挑之鄰妻詈而辭焉聶思得其非揚言曰鄰夫人效尤文君我聊學相如逐託故歸耳鄰返聞之憤甚詣城隍焚牒申訴使夢神告曰渠天祿頗高非我能制可赴府訴之鄰寤如神言一日聶方在書舍忽聞傳大呼曰有府役傳訊不可緩即瞑目狂奔家人挽之不止若有驅逐者抵郡泥首神前自述其頰逆前後事甚悉觀者如堵鄰乃具牒以答神佑學使來郡歲試題為我四十不動心聞聶文頗佳欲置前茅結句忽云今試置夫子於花街柳巷中無妨在前趨女在後夫子之心動乎不動曰動動學使大駭置諸劣等遂發狂自言妻妾來拘竟自刎死子任天門赴郡偏額曾親見之異哉可信緣康熙中江南樗發案論譯然某生獨道之最詳曰某以賄中也某不能文也某薄於行也凡遇人無不媿罷者之一夕夢　金甲神責曰某先世積德某事親純孝某有隱德而人不知汝何識毀之耳謂　神明不公耶汝名已註下科為此不特科第無望壽亦不久醒後病苦死杜香谷



棠梨花放滿枝香
女端丞窈窕娘何物
狂生敢褻褻桂宮除
籍暗文光

罵神摘正

註聰明正直之謂神君子朝乾夕惕時存洋洋如在之意以格來享心罵神者違其狂妄無所顧忌詎知神道顯靈趙忽隨加缺免於禍得乎

[illegible]漢有水仙祠供女像俚甚越妍鄉人奉為土神禱祀無虛日時逢二月祠內梨花盛開有數士人進內遊賞一士褻惟見像曰美哉女也若得生人吾當納為小星以供衾裯眾皆哂然相勸士大笑曰鬼神乃陰陽二氣有何形質有何仙女此乃鄉閭愚人設此為化緣地耳語又讀書明理豈為信此乃援筆題其壁曰綠紅衫子素羅裳宛似人間窈窕娘若使爭妍鬥豔誰西畔作名場眾皆譁其狂亦不復再勸轉瞬榴黃紛紛赴試數士同寫文呂閣一夕夢帝君陞殿金章玉佩侍衛森嚴儀仗整肅掌上有狀一紙眾俯伏不敢仰視帝君責之曰科名載於桂籍一犯色戒便遭黜落凡閨之女且不可戲褻何況於神青漢女仙控吾掌下云爾等作詩褻罵有之乎眾皆對曰此某人事也帝命檢簿某名下註本科第二名鄉魁帝取筆抹之批其狀尾曰某生見色輒起淫心已蝕其科名矣罵神之罪自行究治眾醒述所夢皆同某猶不悛曰文昌那裡管此閨事看泥塑女鬼能奈我何及入闈七篇文字爍如錦繡自覺得意果獨膺真主

三更時分忽見水仙立面前批其頰曰何物狂生敢肆褻瀆翻科名已除拳先盡敬吾何畏焉命侍女或持木梳或持竹杖一齊打來某遂棄狂自將卷扯碎口出穢語逕投棄明盤臨命人捧出到寓俄項即卒

附康熙年間福州舉人林逸王元升集赴春闈不第心甚憤懣一日偶醉同住　文昌宮指　帝君像罵曰今不作汝矣何為復在此受褻祀乎逸上　神座畫力推像踣跌粉碎復濺書詩於壁踉蹌回家俱發狂熱自言曰二狂生前世上作小福上帝報汝以一榜且家貲不薄已過分矣何敢猖獗惡玉此極立付地府勒治家人惶懼連夕匪寐

聖像卒俱死附生理

鄭人陳敬有文名萬曆戊戌進士殿試後沈相一貫閱其策歎曰真卿有此異才走人報陳曰狀元無疑矣陳亦自負為元逢書郎舍屏曰狀元已定不必來報越宿同榜及拉至前門關帝廟占甲次高下陳聖筊得中十乃狂言曰關上木形安得知我中狀元以筊問卿　帝君像毀訕而歸次日日生疔肉長白毛一綞至晚死榜發名在二甲末戒

應善通格

狀元即未必中進士現在乃以不信　正神自達其死惜哉



饑鳥每依方澤林如何反面便相侵寅

弃順甘為逆梟武居

然慈父心

棄順效逆

【註】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順也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逆破義所謂逆也棄順效逆有言背棄有理之事而作非理之事也試觀古來奸雄倡造逆謀靡不斬頭截頸百無一脫人奈何不安分循理保全性命順人道之常乎

【案】蕭寶寅乃後主之弟梁武帝篡蕭寶夤出奔於魏魏明帝優待之封為王使鎮西鄙後梁武帝養子蕭正德失寵亦叛而奔魏說寶寅為叔而人逆成莫逆時明帝薨胡太后淫虐國中大亂寶寅欲乘時起事商之司馬蘇湛曰太后柄政根戟遠將吾不能坐受死亡今為卿計不復作魏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大笑曰王能用歸魏朝廷假羽翼遠得榮寵不能報德豈可乘隙反順逆之間惟王自圖之湛不能以累世忠貞一旦為王滅族也寶寅知其不為己用叱之出湛與正德計謀當表稱臣於梁求為外援平分魏地武帝集泰臣會議皆曰梁魏相和民安境息豈可聽逆臣之言自背盟好帝曰正德在彼若不住援是傷父子之恩也眾臣奏曰正德如鷹饑則作人飽則遠颺寶寅窮蹙彼無處存身不喪自歸若以兵援之使之得志則回朝無日矣武帝從之遂不發兵寶寅叛魏眾心不服操戈反向逆至為亂卒所殺正德

懼誅微服歸梁奉臣請治罪武帝泣曰孺子棄父之恩效寶寅作逆本應加誅但伊自幼失母朕親自撫養今遠市國法朕心實有不忍其赦之乃削其封爵降為庶人月給俸米養贍

【附】明末闖賊破西安張國紳首倡僭號親作偽相又為誘文太僕之室鄧夫人進之鄧氏江南名族知史書工詩國紳以為必見幸自成素重太僕名怒曰汝係同輩不能死其位僣而行媚賊叱國紳出立命斬之張戴獻忠開科取士會試得進士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顧善之為眾偽臣諂獻忠咸進表稱賀獻忠大悅召大受至賞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日大眾入廟謝恩左右文武從容贊美獻忠愈喜召入宮賜宴語偽臣隨宜獻樂竟日臨散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獻忠召畫工圖其形像傳播遠方以示奇異又大宴賞賜甲第一區美女十八人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偽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面謝聖恩獻忠忽頓戟曰這驟養的哈老子愛他不過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於是大受及全家盡數斬戮無遺



背親向疎

日對雲山病卧床一
封書去淚千行可憐
易簀杭相憶逆子忘
親滯异鄉

背親向疎

註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今世俗之人有踰背父母私厚楊家者有兄弟之間錙銖必較朋友外人則揮金如土者有至親窘戚貧寒不相顧而聯結富豪趨炎附勢者倫理倒置極重失宜堂逆福之道乎

明海瑞棄不第遊至京師拜御史鄒用庇為門下問安視膳曲盡孝敬御史年老無子孝欽繼為螟蛉問之曰爾嚴慈俱在奈何棄親事人海瑞知其意答曰不孝棄親背親見背久矣御史喜為親友劉立繼承運為父子應試改用御史二代籍貫狼中式舉首得不復作還家念矣其父聞海瑞不歸思想成病召貴之醫往起作詩寄之有老病卧床無起色望兒歸日應幾數之句海得詩覽不介意御史戲問其事心頗咄之而未發也有顯官張某與御史同鄉以女妻海海見御史桑榆景迫甚宜正在顯赫之時將向之趨奉御史者轉而趨奉某宜視御史漠如也御史有疾並不一顧遣人促歸竭後事亦推故不來御史怒病危草疏將其背親負義之處一一具奏發法司勘問法司定發書看得謝海性比兇暴心同禽犬絕裾而不動望雲之念戕背生父於前寄養而並無反哺之情復叛繼父於後天理盡滅人道全無書載五刑之條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宜正

典刑於西市勿使衛身於圜扉翠宜懲奏上允之

附郡陵舉人某性極貪一同堂兄是白丁與富家訟舉人密受富家賄反噬縣官笞之縣官責至十板其人曰乞看我兄弟情面官問其弟為誰曰某舉人也官不信問左右皆曰是也官喟然嘆曰孔方兄勝於同堂兄如此竟釋之後舉人無子以堂兄子為嗣知其事者咸鄙笑之戒庵筆乘五下同

申積中乃宦義郎起之子其祖母乃學士楊光素之姑素以子有孺疾積中始生時光素送祝為子後素連生二子積中幽靈孝友光素甚愛之凡兩世恩澤積中俱力辭推給二弟後積中登進士數年光素卒於徐杭積中扶櫬歸葬並弟妹還名門婚嫁事完乃盡以家財付二弟作歸宗誠數千言大抵言所生所養恩皆一也既報所養所生亦不可後乃歸拜其父母又訪生母杜氏於貧巷生母垢跣抱哭仆同拜事二十餘年父母死既襄葬事復以家產歸本生諸兄自出就居許光庭為於朝詔褒美官永與路恨聚朝廷復與其一子官夫積中不負所養復能無忝所生洵足以風世矣彼背親向疎者可不知所返哉



天地神明未可干敢
將穢事任欺瞞寶釵
現掛銷金帳雷擊漆
麗被火焚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察事

註 鄙懷以心言如與人有約恐疑其內外之不符初終之改易而申以誓每千履載是也察事以行言如市井下賤結拜兄弟小男幼女無期密約必禱請尊神求其作鑑是也察事甚矣能逃罪乎

案徐州趙生娶巫氏其妹常來姊家與趙遂有苟且之行一日妹失金釵遍覓不得姊疑婢僕偷竊以言詰之眾皆呼天捨地不肯承認時東門外何仙姑祠扶鸞極靈眾備香燈至祠叩禱仙批云說不得再禱又批不可言眾準日我等要底無伸惟仙能前知故虔誠叩問今作不明不白語成何神仙乩似怒者運筆如飛批曰雖祇香堵立南唐舊事傳繡牌釵倒掛何事問神仙後批爾等速歸找尋即刻便得矣眾雖不明南唐舊事之義而繡牌釵掛之句則顛而易見回家於各房帳中奉之至趙帳而得果倒掛焉姊呼妹詰之曰釵在爾整何由在姊夫帳中妹懼羞變怒曰爾家人偷我釵故設此計以相汙爾不究人反問我耶趙亦相幫抵賴姊無可奈何而罷妹日日哭告天地神明以明清白姊亦信之不復疑矣一夜大雷雨天明妹與趙俱不見奉主後園空屋中兩人赤體臥地皮肉膠粘氣斷身硬死已久矣分析不開遂同

棺而葬葬畢復被雷擊將兩屍擲至街心如示眾然家人不敢再埋夜間遂被野犬撲食戴者乃明何仙姑罪穢香燈之句係用南唐李後主私幸周后之妹故事以譏嘲云

附京師都城隍者天下城隍寄所屬嚴肅毫敢犯隆慶五年杭州某公子年未弱冠聚秀才聽講絕世隨師肆業居京師僦館西山內莊偶見一藥者公子心艷之酒恩成病師詰而知其故謂曰都城隍最靈汝具酒牢我為撰章奏焚於城隍前陰神明力助汝嘉姻乃潛偕入城焚章奏畢頃有巫降於庭厲聲曰汝此事已上 文祿司梓潼帝君查考汝乃萬歷甲戌科狀元壽九十師亦同榜進士也今欲私通室女不善莫大況穢言贈 神已減折祿算矣師與淫媒教人不善立命抽腸剔之巫言訖如醉而寤師弟大恐急還西山明夜公子夢金甲神取鉗鎚鑿其頂骨叱而語曰汝本甲戌狀元今為不善 天帝已察無錫縣秀才孫繼皐有夜拒淫奏事其父行善即以是科狀元改賜之矣汝二人死期將至可速還家猶及與父母相見也公子驚寤急還白於父母捉心痛而亡師病痰腸蒲死逾年穆宗升遐改元萬歷二年甲戌殿試狀元果孫繼皐也國家庶數已先定於冥中真哉孫後官侍郎柱香跋



祇樹談經結佛緣黃
金鋪地繡為毡傾囊
施與心無悔福滿三
千及大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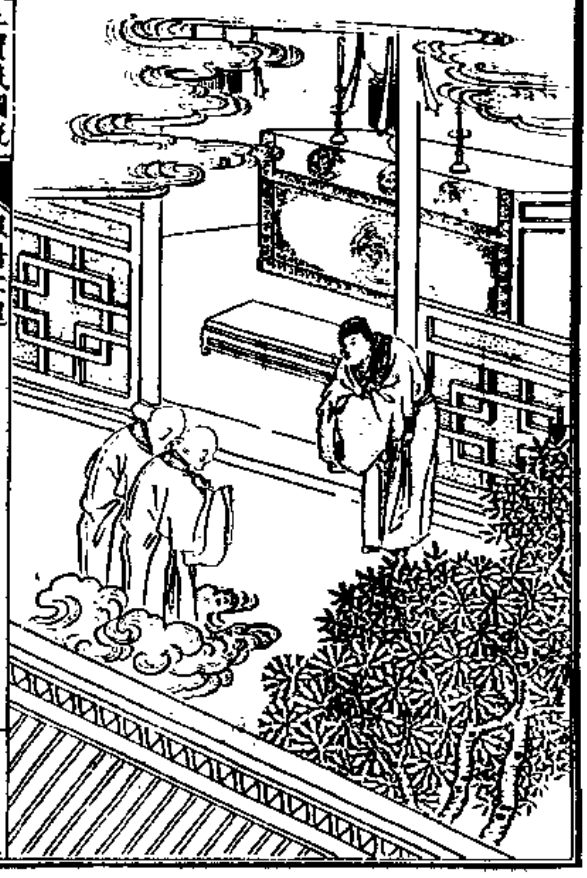
施與後悔

注施與善念也或憐其困苦或周其急難一有後悔之意則善念轉成慳吝前功盡敗反增惡業是不可惜內與云施有四等不得上乘果報一為欲而施二為嗔而施三為痴而施四為畏怖而施更有三事一發多與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惠即求相報又曰宰官枉濫人命取財物以用佛施是名假施不能孝養父母以豐膳供奉僧道是名不義施脩橋補路廣費多金貧窮孤獨訶罵驅出不濟一毫是名顛倒施皆無功德

(案)宋良玉外護施濟內實慳吝不知者多為所愚有妹丈舊又洪與友相戲設推仆地而死官斷減死罪一等擬流待遣得五百金可以納贖其子持田券至良玉家泣懇幫助良玉慨然許之條忽自悔其子日日造門良玉不便遽回託詞以緩其期子以為至戚必不見欺及遣期已及良玉潛躲不回以致又洪死於遣所其子仇恨入骨枕戈思報待滿而發良玉又遊古寺見殿宇傾圮金身露處問僧曰寺敝如此何故不脩僧答以無施主良曰子輩有家財雖不能學祇園太子用黃金佈地磚或不難尚可施力僧大喜跪進錢簿良玉親書喜助銀三百兩已陸續付一半既而又悔至寺中用詐語將銀取回僧再往討則曰前項過遞要筆用盡菩薩如果有靈佑我大發貲財當加倍相奉也僧曰居士出口是應諸佛菩薩已證盟吾輩尚可再募居士欺罔之罪無可解免矣嘆息而去後又洪之子探良玉往庄課租思於半路刺之夜夢神告曰謂為父報讐亦干天理但良玉未與先悔既欺誑父於前與而後悔又欺詐佛於後已付火神勾當矣爾慎毋妄動未幾良玉合家焚死

(附)周惠化好施不倦一日智覩真人化為乞丐試驗其事周果樂施即日度之令為西華真人陽伯雍好施義漿一日遇一異人投以一升玉種子孫皆大富貴襲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施一日有老人踵門乞漿兄弟侍之盡敬後安史之亂老人引入洞中得脫兵難火象真梁寶得金嘆曰財者人之命也既蒙　天賜宜獨事乃益散之貧者一家數口俱登壽考感應篇集註

陳大福泰陵人歲凶出廩立糶貧戶不能糴則與米無米則與飯無飯則與錢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錢糴米大福施之米還其錢道人題詩於壁上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糴米來施捨他年桂子兒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巨富子孫榮貴



填報須知是往因一犁春雨費艱辛試看今世為牛者盡屬前生欠債人

假借不還

註未徵仙君功過格云欠人財物抵諍不還百錢為一過貫錢為十過可見負債之過不細況益據產右銘曰凡借人物不可損敗不還物主人有非甚不得已不須借須借宜倍加愛護歸還之至矣假借銀錢尤須清楚明白佛家稱本子宿過死後填償非虛也

[illegible]江右祝三恩出外貿易偶遊一古寺有兩僧出見留茶一僧曰小僧欠居士三十萬貫今當償矣一僧曰居士欠小僧三十萬貫亦當償矣祝疑是禪家作機鋒語不甚留意相別歸家妻妾各懷孕臨產之夕三恩夢兩僧負衣鉢入門次日妾先生子取名僧保越數日妻亦得子取名僧佑二子長成各具性情僧保辛苦立業每日持篙撐船算雖得分文亦交與其父僧佑好嫖好賭任意揮霍將僧保所掙之資日漸消耗僧保欲爭較因礙嫡母不敢言致成氣鬱懨懨一息祝撫抱而哭僧保忽哎聲曰我非汝子奚哭為汝前生名林達生願有家業我名游守靜欠汝錢三十萬貫未償而死幸無欺騙之心故不墮畜道今為汝子當淨二十年本利已清當去矣說罷辛次子亦相繼得病臨終亦哎聲曰我前世為黃治中與汝合開典鋪汝多支錢三十萬貫未還今取討已完當去矣祝哭曰汝兄弟俱捨我而去獨一老何以為生僧佑曰我二人一來還債一來索債均非償子頭欲得長命永家之兒須多立善功言訖瞑目祝果依其言真心行善後仍得兩子送老

附徽商吳某信義自持臨終語二子曰吾所存千金適符吾所貸汝宜照賬一一清完俾受饑寒切勿作負心人也二子恪遵父命後貧甚偶潛一枯井得金千餘錠鎮唐時年號明是有鄰人來賀曰君有大財主矣吾病篤恍至東岳殿前見有解錢種王者自稱掌衆神主者曰此唐朝內庫銀也 上帝以吳某財帛分明判此項與其子孫世享吾駐而異之故來查訪二子以實告今吳氏非富宜其後裔可見負債者則為畜類以償還債者則享累世之富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 感應篇集註下同

張孝基為某當角訴角止一子甚不肖逐出角臨終時盡以家財付孝基數年後基見其子乞於路召問曰能推園乎曰得就食基幸適年見其勤敏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管園已幸敢望管庫久而視其謹慤無復故態乃盡舉家財還之後孝基卒有友游嵩山見孝基儀衛如王者詢其自曰 上帝嘉我還財一事命主此山言訖不見夫承受之財尚還人況係假借者乎



人生日々喜營謀算
盡錙銖未肯休若是
息心除妄想自然循
理不貪求

分外營求

【注】分外者所不當得而妄思得之是貪也曰營求則苟且委棄奴顏卑膝靦然無所不至矣豈知富貴貧賤榮辱得失皆有命定彼分外營求者徒自作孽耳

【雪】應子元幼年遇一星士推算曰此命只合粗衣淡飯打熬一生家業若還百金必遭橫事惟死後方行大運較生前大有光彩應曰人說死矣行何大運雖有光彩何益於己快悒而去自是雖竭力經營總不出百兩之數一日有販故衣客云其母死立等回鄉現存貨物約值二百餘金情願減價出脫應利令智昏遂罄囊橐之成以五十金買之歸貨得利二倍囊橐又復大增事發被追取原贓僅受刑責緩償方無事從此一貧徹骨與妻淚面度日忽鋤地得石板下有六巨甕皆白鎔大錠大喜方欲取之戰慄手軟神魂俱失只得將石板蓋上踉蹌搖上是夜大婦同夢神語曰甕中之物乃攀桂所有隨何得擾動小心看守二十年後自有好處切勿輕洩於人戒之戒之後應是驗座三日不下手樂座桂乃得生子遂取名攀桂攀指二十年夫婦憐神語偕子往圍偷板白鎔如故向之戰慄手軟者今竟安然無事陸續運回買房沿地遂成富室大婦命薄不能消受未及期年相繼而歿攀桂頗孝續娶繁盛

不從豐里士所謂死後方行大運於此始驗由是觀之子之財未必真時父尚不能有何況他人彼營營逐逐以求分外者可憐然憫矣

【附】唐王顏與太宗有舊交既登大寶召其五子皆授五品官不及顏諭之曰卿無貴相朕安為卿惜顏曰朝貴夕死足矣房元齡勸帝曰何不試與之四授三品賜金紫是夕卒咸應編集註

鬼微為僕射殷羅開中有參隨一吏在幕外聞拜一曰我掌官職皆由此老翁一曰總由天公做閒其場遂作書付言由老翁者送往部書內大署云與此人一美官其人不知也接書出門忽心痛乃倩言曲天者齎去往部閱其姓名即注補近職而言由老翁者謂知其事至快快自恨公怪而問之具以實對公嘿然曰由天之說非吾也同上

南昌李孜省以邪法寵於明宗宗位大常卿時有御史按江右孜省餽之以增襲正卿為託故事各省秋試臨場時梅院有堂考送取正卿為首實為冲榜地也至頭場正榜不至偏索之不得於封門三場畢正卿踉蹌歸人問之曰初欲入場恍有人引至城隍廟像復凡語祀者我皆見之但口噤不能言足癢不能行今始得歸耳及放省榜果無成曰上



太上寶筏圖說　方上設施　壹壹　義

蒸人作餌古今無如
影隨形報不殊一則
全家同弃市一從椽
上吳為酥

力上施設

註施設如錦堂華座綺筵綠席服食器用之類張施而陳設之也人之力可至十分止用五分則留下五分止用三分則留下七分若力上所能盡行施設則奢縱過甚人既不為物力留有餘天地亦必不以有餘供奢縱也此與上句雖為不知足者言猶註此句指勞民言既與上句不貫且與前處其下輕淺矣民重複故乃參末義

雲臺末溪州諸葛昂性極修飾書謂石崇金谷園尚有不堪入目處離園十數里凡海內珍禽異獸瑤草琪花靡不充牣其中日與諸客遊賞按規徵歌費用無度渤海高贊廣有貲財性亦奢靡聞昂名特往訪之贊安集翠裘價值千金僕皆衣文錦光彩炫目見者贊美至昂門通名良久昂方出迎布袍縲履十分淡素而隨侍八僮盡衣集翠裘高贊一見自愧昂設具雖豚魚雜俎不滿尺贊疑其慢己明日大設邀昂來客豬羊數十人紅樓而獻鵝鮮長八尺寬丈餘裹銘袒如庭柱以五斗金琥作酒盞奉行酒一巡自為金剛舞以送之昂微笑而已復具報答召客數百人妓數百名車行酒馬行炙方丈金盤盛膾碓舉詩舊唱夜叉歌獅子舞自此兩人相與酬酢務極侈靡以求爭勝相傳增益廢穫以資昂昂連棄資喜以啖賓雖事屬不經殊未可信但以好勝之心為悚傷之事亦何所不至昂後遭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樑支解之瞋與賊通謀亦全家誅斬

附漢梁冀與妻孫壽各起大第窮極土木為圖圃十里九坂山谿若生成以金玉珠寶珍禽奇獸充其中園與妻張羽翼遊之門不通客又作百林苑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皆繚垣數十里復以鄧香妻宣秉其壻貴度壽百餘子孫崇親第市收其財貨縣官所貴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玉府園以業窮民書法通鑑節錄長州許五居秉鯉坊故通士許成章應弟也貌清俊祖知文里或勸其讀書輒不應頗治二年忽思作宦乃盜青其祥腊田數十畝謀得吳江劉委守備招其家于二十人衣甲鮮華啟行之日張樂設宴有請人世衣錦之榮無有過此南出城數十里而白雁頭賊猝至執而殺之授尸長流時年十九其母號泣義絕里人嘆曰是婦其力以求死也成應篇集註

海瑞晉南家宰以豬物賀者俱不受名紙用紅者亦以為侈而卻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端喜曰如此方是乃受之越數日置酒酬鄒惟錦四盂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淫慾過度



十二金釵列畫屏
所生子女火為形
寻時雪夜連群盜
涸廢終身負妙齡

淫慾過度

【注】邪經外令敗德喪心已垂戒於前矣主人婦之道男女之慾亦當節制不可過縱道書云人身慾念不興則精氣散於三焦和榮百脉及慾念一起則三焦大熾精氣流散從命門瀉出諸病由是而起真取死之道也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得長生人能淡寡慾則元陽壯盛子孫蕃衍而壽永矣又朝望晦朧二至二分日以及重神誕辰祭祀大典皆宜切戒

【集】明永樂時有名臣之子某叛往恃亂入宮呼為風子其父雖屢深自守其如大通賄賂廣聚貴財謀什一之利錙銖不遺造國事事關曲房無室以居姬妾晝夜淫縱信方士邪術以狗腎推陽所生子女皆具狗形某聽而不育盡棲殺之家近彭湖禁民間網魚已舉其利眾漁戶皆痛恨入骨一夜天寒大雪眾相結為遊明火持械打入某家盡取其財過夏風子不得執一小雙詢之竟引眾至一密所叠石為山洞極宏廣裝指地曰在此下地用木板鋪平惟東角數扇可以啟閉眾掀開見數丈之下有屋數間燃各種花燈明如白晝古玩書畫綢緞錦衾靡不備具眾曲石磴而下其中煖如初夏風子與眾姬妾皆裸下體淫褻眾槌毀之一盜

責之曰爾父反面事仇人品卑下但數載立朝頗著清操今養爾父之面拈銖爾命但去爾淫具可也乃用刀割其勢率眾而遁風子呼掌次日方甦延醫救治雖得苟活竟成閹廢猶與姬妾同寢每當淫念發時嘔血數升遍體俱瘡慾燄暴亡卒至無嗣

【附】王鼬為相窮極富貴置大牖於寢室金玉為屏翡翠為帳環以小牖十數擇美麗姬妾居之淡為淫樂日夜不已所親或規之曰此危道也不見夫飛蛾者乎飛翔燭上軀之不去終於焦爛必期於死貪色之害不啻蛾也而乃日慾不已淫慾無度後悔何及乎不聽未幾禍作身首異處自古貪荒女色未有不喪身亡家者王鼬之死可戒也（載廣筆集注）

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熊勉庵聞而歎曰今人廣置妾媵淫色縱慾者即自求押到之輩也我勸世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何如何如（怒海慈航）

陸天池謙友好色為寫言擊之曰某帝時宮人多得春疾勅太醫治之醫請選十數少年為藥劑帝如所請未幾宮人疾愈謝恩詩少年伏於後枯瘠無人狀矣帝問此何物對曰華渣帝大笑曰安用留此棄之街衢可也今人於婦人女子無不願為良藥乃未久而化為渣矣可畏哉

義甫常居偃月堂閑
門仰屋自商量害人
計就歡容出無數身
家頃刻亡



心毒貌慈

【註】凡人形逐神遷貌由心轉此理之常人可測識至若心毒貌慈徑寸中無非險惡滿腔內都是殺機外面却使人可親可愛如李義甫之倜人猫蓉元度之倜笑面夜叉普愿生生世世不遇見此等人也

【案】前朝李元吉父為華亭縣尹被參有心腹吏謀曰京中某公權勢無比若通其門路事可立消尹從之命家人劉陞謝榮携銀三千兩赴京打點時某公門庭赫奕官員雲候不得見何況縣僕二人細訪有優人梁胡二旦公所最喜現住西河堰二人乃用銀六百兩覓江南上好菓品及諸般玩具候其出府往餽梁方十七胡方十六不知世事一見家鄉品物大喜收下叩其來意滿口應承次日進府某公曰今日來何遲對曰有表兄到京不覺久談公問表兄為誰答曰華亭縣李尹之子也公曰李尹已被參治罪矣梁胡跪求照應公曰若非汝等雖第金吾亦不許今爾等遠離父母情殊可憐現今通州正缺知州若將李尹陞任離京密邇可與爾等不時往來吾亦放心梁胡拜謝越數日前參揉按不行果陞通州嗣後李尹認梁胡為甥與元吉認為表弟往來緊密儼然骨肉矣豈知某公忽緣事發問

波及餘黨梁胡亦羣黑黨內連夜私逃往李衙躲避至則李尹推病不面元吉哭面相迎携手曰適聞二弟之事使愚兄憂心如焚但此地耳目眾多萬不可留可至吾山東家中隱姓埋名庶無人識又問帶多少盤費答曰金銀頗有因怨聖上路不能多帶所攜約千金元吉曰二弟可至城外某僻地等候吾差家人將行李盤費隨後送來庶免張露又與二旦附耳密語方別二旦果至某處等至天黑不見人來進退兩難放聲大哭有老僧見而問之二旦以實對老僧曰二子誤矣此李某欲推禍出門留爾盤費送回山東之語乃詐也若不速逃則禍至矣二旦求救僧曰吾庵乃先帝香火院有司不敢查問誰有出家可以免難二旦無奈拜老僧為師連夜削髮元吉自二旦去後呼劉謝二家人曰渠係欽犯倘擒送官當銀三百兩吾留在城外某處爾等可首官得此賞銀謝劉同對曰公子差矣王人免罪陞官皆伊之力即小人在京承伊十分優待是何等情義思將仇報小人實不忍為元吉喝罵二僕無用二僕密告其母母流淚曰逆子心毒至此李氏應滅矣隨取銀百兩付二僕速往某處安插二旦所寄盤費候查出交還又曰渠一日不死逆子毒謀不止爾可回說已經投河則其心陡歇矣二人領命至某處尋覓不

見正在踱踏忽一小僧從寺中出視之乃胡旦也驚問其出家之故胡細告之旦曰二位想寒公子命送我至山東耶二人笑曰師尚在夢中倘語前事將銀交給急急相別照母語回覆元吉後月餘元吉忽得怪症合眼即見梁胡二旦衣衫淋漓扯住索命狂叫數日以手抓咬而死但梁胡現在不知元吉所見是何鬼物亦足為陰惡負心者示戒

附河南汝州婦某氏嫁為人繼室生子其前婦亦有子方十餘歲婦欲害之一日炙餌作餅匀毒其中置廚間凡上前婦子外歸寵饞婦曰廚有餅可自取之拈餅入手欲見赤頰人呼曰隣家媪具饌待汝宜速往餅不可食其子趨赴隣家媪方會客見子至招入命坐徐問所以答曰赤頰人速我來媪訝無有索赤頰不見斯須隔壁哭聲殷耳媪走問則某氏所生子誤食廚間餅死矣隣人怪詰知毒由婦憤甚共訟之婦具吐本謀乃論如律夫毒前婦之子乃竟毒己子即微人誅　神已酷其報矣赤頰人從何來一生一殺轉移竟呼吸也東海生曰豈惟婦哉衛鞅咸陽之車周興食棗之棗毒莫不自及也是亦併也　慕楫編

服前赤子半前婦所生安得赤頰呼之鞅車與棗清問　天道原叙



鄰后為蛇事卓真佛
徑豈有妄欺人若非
愛誦梁王懺薩鬼何
由淨六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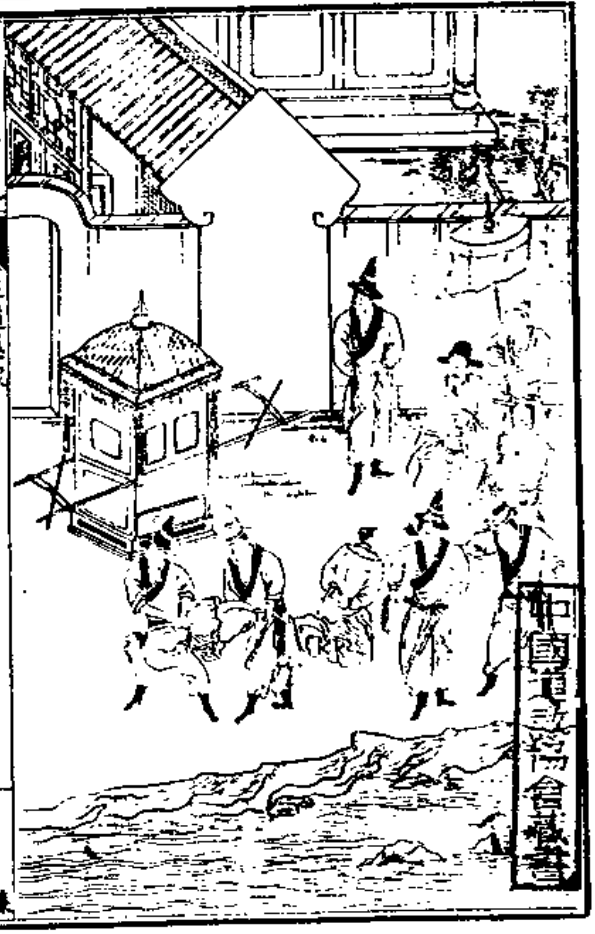
噉食餓人

【註】噉食不潔物也餓人與人食也以不潔之物強與人食是等人於大衆人既嗔之神亦惡之矣須費思於張祿楚使閒於陳平皆以惡食欵慢勿以小而忽之也

【梁】梁武帝好僧佞佛每日清齋與寶誌公參禪悟道郗后諫曰陛下為天下主若與書德頑儒講求治法自然四海昇平萬民樂業國祚綿長今誌公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乃天下之亂民未聞與亂民共處而有神通機者武帝曰卿若見誌公當不作是語后曰妾明日當備齋飯供養觀其德行若何命御庖煮肉雜各色菜制成饅頭次日乘輦至寺各賜四枚每僧令二美役宮娥執盞奉茶衆僧魂銷意亂食之立盡后還見大笑惟誌公合掌瞑目置而不食后復傳旨相勸誌公說偈曰道能制魔魔能亂道噉食餓人難免蛇報稽首謝恩舉令大衆埋之越數年郗后崩武帝思之每日念經超度一日坐便殿忽聞樑間有聲視之乃一大蟒作人語曰妾乃郗氏因在世不合以噉食破僧戒故罰變此形日居蓁穢受無量苦惱又曾殺宮女多人盡在陰間索命每逢三六九日受鞭一百疼痛難忍望陛下救援帝曰吾久命僧修懺豈盡無益后曰彼皆濁俗凡僧未得感通陛下如肯相救當延智慧名僧方可有濟言訖不見帝乃遍選天下有道之僧四十九人改經文三卷今之梁皇水懺是也觀郗后諫武帝數語侃侃正論可稱賢后乃因一念之迷即墮惡道噉食餓人其可忽乎

【附】大業中河南婦人厲氏養姑不孝姑目盲婦以蚯蚓作羹進之姑怪其味腥藏示兒兒見之驚跳號泣呼聲動　天將錄婦惡鳴官餓而雷雨大作失婦所在項之自空墮地服飾如故頭變白狗餓死（咸應篇集註）

杭州城外于某每以糠粥施貧餓人里中咸稱之一日有道士登堂化齋謂曰君家以施粥事奇禍至矣衆皆呵其妄道士曰公等有所不知施粥固屬善舉但于某名為施粥實暗中餘積穢食不堪咽者貧兒枵腹忍啗充飢因而致病傷生（此事與前二天雖平言說而去是夕有大蟒墮空中里人皆見少頃于某之屋



河伯無私稱正神肯將凡女作夫人妖巫左道誣財物無限嬉娑落水濱

左道惑衆

【註】左道不正之道小之如巫師邪術煽惑民作奸射利大之如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元末之白蓮軍殺多聚徒衆謀為不軌肆毒事發之時身首異處無一人得免案賞朝廷之兵威福府庫之蓄積擾地方之良民幸而撲滅所損已多有民社之責者不可不綢繆於未雨之先也

【案】西門豹為河內太守見城鄴鄉傑人民窠落問父者曰河內素稱富底業連年豐稔若是凋敝何也對曰緣河伯娶婦之故此地有大巫者與河伯最異凡有女之家夜間河伯以兵甲遣其宅大巫即為之執柯三老說合遣令其家獻女復添大戶備奩贈婿至吉日將女飾詣河伯娶婦之流是以有女者望春而逃有財者攜金遠避所餘貧矛遭之民耳安得不凋敝豹曰下次當令太守知之至娶婦日豹朝衣執笏立馬巫旌儀從甚整大巫率衆徒與三老迎接乃一年老婦人見豹略起手就甚倨豹熟視巫曰嫗不善白河伯嘉禮太守願為小相可令新婦相見後時入鄴挽一彩輿至褰帷扶一少女出見豹泣拜豹視之良久謂大巫曰嫗衆徒中有能為使令者否衆共舉一少婦豹年二十餘豹曰適見新婦貌劣福薄未能侯巔

繁煩屬至河伯廟數太守意實數日另選佳者不由分說喝衆夜將婦拋入河中豹磬折以待半晌不回豹曰如此大事乃令少年傳命太守錯矣指一中年者曰煩爾往催務速回勿似前使恨事又擲之去半日依舊寂然豹起責大巫曰煩為師長老無教訓再徒許久不回定在水府貪歡國須自往大巫再四求饒豹曰前肯饒新婦否衆復齊上復擲之豹命衙衆我與三老盡行細縛曰河水滔滔去而不返河神安在爾等仗邪術圖利殺令芳妄褻瀆付諸淩流白骨婆風青燐泣雨天怒人怨律載左道惑衆不分首從皆斬今許爾至河伯府備貼使盡推入河眩河伯廟為鄉黨官是人民歸業數年復富庶

【附】案中一大叢林妖僧多聚其內每年必有一僧焚身士民施貲堆積萬曆甲辰復約衆於某日某僧焚化至期果就火士民雜觀有一御史聞之來視呼令止炬叩其應欲何為再四不應令人升梁棚察之僧但攢眉流淚不動不言乃衆僧縛於薪上加以編袖而府集衆其口耳嚴鞫諸僧具言每歲取一過路愚僧焚之以惑衆取財御史大怒將合院僧俱焚凡惑應為集註

儒門忠恕釋慈悲感應一篇道祖垂三教同心扶世運三谷左道範網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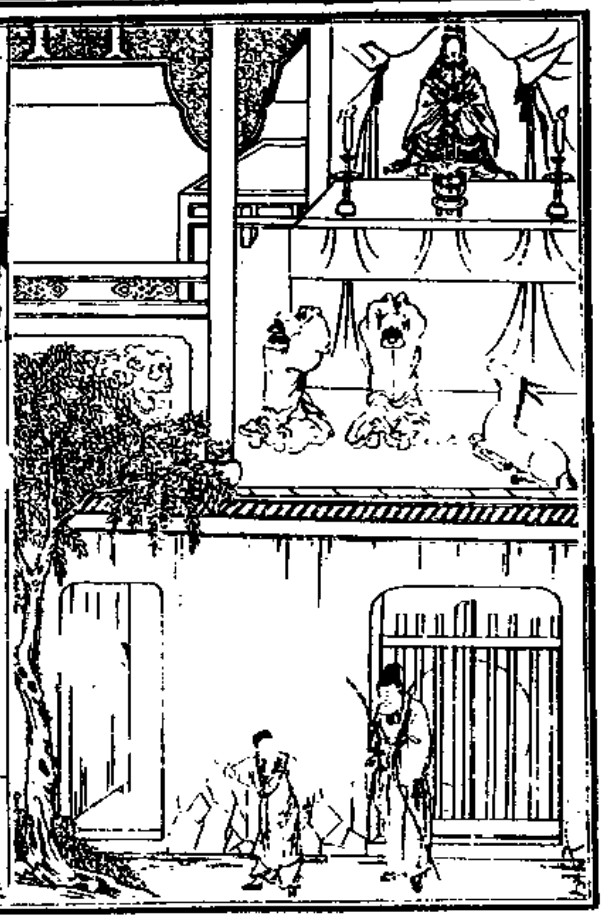


貪心事、佔便宜秤
裏生奸計最奇一旦
全家同授首楊灰祖
墓盡含悲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

(註)尺度升秤之類所以平物價一人情也世人或用一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設心只要討便宜耳然益已損人必有天殃度分寸尺丈之總名

(案)順正德時江西于大朋生性刻薄事事算計從不肯以便宜與人家開布帛米糧店剋夫底斗入則去底出則加底又制出心秤灌水銀出入輕重騙手人皆呼為于老虎元旦之日有人五更進香過其門見有大漢五人衣服異狀共相謂曰此人利益錙銖錯天怒人怨可使之合門殄滅其家一人曰未免太急上帝固其無于與必使嗣矣其人知是神語不敢復謀誌之次年大朋五十有五喪忽舉于人皆曰駐家者必是兒也及長聰慧絕倫十六歲入泮十九歲成進士為部屬大朋作封翁精神健旺刻薄取利有食其人其不稍天道茫茫未報應及嘗聞之叛大朋受其金今于奉表稱臣朝廷之事職思必違迎樞王守仁設計擒問罪獲得大朋父子歷次書表卷上武宗大怒立命寸磔其于于市家口無少長皆斬其祖宗墳墓俱燒貴揚仗皆年進香之人始悟病滅其家猶屬未覓非生于作叛臣其惡不盈天之報亦不暢所謂積得極高方跌得稀爛也



作偽欺人喪本哀父
為驢畜子相從郊原
兩眴眠茗艸積利如
山慫是空

以僞雜真採取森利

【註】以僞雜真如鹽內攙灰酒內攙水銀內攙銅米內攙穀之類又如與販犯禁之物以得重價皆謂之森利森私也取利而防人知不啻奸也各本註釋將此二句分作兩項然細味之義實相蒙以串講為是

【案】戚弘猷心巧膽大善於謀利人所不敢為者無不為之人所不敢取者無不取之能將銀鐲空灌鉛又能造白銅假銀出外買物被人識出彼已遠颺其奈販諸物或以上攙鹽以石灰攙麪以沙泥攙糖種種欺天害理之事靡不做到一日從湖南販米舟過洞庭湖有天后娘娘廟戚與同伙到廟進貢方入門知有物擊者大叫昏暈衆扶回船中不能言語惟作驢鳴猶頃漸變驢形衆計曰戚某惡人也其子有父風我等同伙而來戚突驢回去其子必不肯認到官安吾我等死無日矣乃偽推惰同至廟中禱方畢戚忽躍起四蹄着地奔至神座前跪下曰娘娘已先爾等所請俟我到家從重發落即復原形問之一字不知有言之者戚反謂其辱己欲與拂命揑衆復值蔵荒米價湧貴戚大喜興于計議將米攙水每擔可出加二忽聽目吽曰娘娘違差持兩驢皮至矣父子倒地打滾同變為驢衆人聚之

關閉廠中大肆踏出外易收則安然入以老戚驢小戚驢呼之即應聲而至噬乎計戚變驢之後又復原形若肯從此改行則天后娘娘當必予以寬典乃怙惡不悛忽於蔵戚將米攙水布圖加二利息完之重利未曾到手而父子盤旋喪命矣採取森利亦何益哉

【附】趙方塵祖次山公家居時一販夫以厚銀三兩易穀去越數日公以穀錄置一系既而別有所售方知其價亟命訪緻系者以真銀如數償之并索厚者投之江曰勿留此以誤他人也後緻系者來謝公曰吾方惟汝臧我也又何謝公享年八十餘及見方塵舉進士官郎吏累封贈至二品臧應萬集註下同

塵堂市賣油燭以無實雜油中致富一旦暴死其母悲泣夜夢神曰爾子以無實雜油中無論人食不宜且用為廟場壁或竊犯　神明死且受罪矣何泣為觀此則半油燭愈不可用矣

江南書賈翠積本三千金每刻小說淫書春宮淫像人勸止之不聽以為賣古書不如賣時文賣時文不如賣小說其取利特厚如此後某無子目睹醫婁多外交女三改適所藏淫書小說諸板一火而燼死之日無棺此亦採取森利之報也又有收買字紙改造還魂紙者種種褻瀆其罪不可勝誅紙送陽司雖免陰譴善動世人切勿為此戒之慎之

又世間最可恨者貨賣假藥誤人更甚昔張安國知撫州日出榜戒曰商隱君孫真人傳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積福甚衆曾見貨賣假藥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暗減其祿或身多積福書寫天火子孫老理被盜盜賊之人疾病急切將錯吉貨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賺反致攪傷每常殺一服走之物猶有因果人命最重無辜被害其報當更大矣

康熙八年冬孟某典鋪藏一銀匠於家視人所典金銀物值者即以偽者易之其製花肖原物買人使老婢以金鐲典銀五兩逾時已為質物婢不能察也未幾再以此物往典鋪中訶之曰銅耳婢曰前與汝典銀五兩即此銅何言銅相持良久竟以其物歸主人憑其責婢曰必汝為偽耳婢無以明即欲自盡忽聞雷震一聲則典鋪中之人死真然猶諱之曰暴亡指驗之三日雷忽破棺擲其屍於通衢如示衆然

海鹽倪某開香鋪每用雜木劈碎為末和作香料貨賣夏日用藥薰蚊忽爆火大入香末內頃起煙焰倪欲出戶適室迷漫不得出須臾人屋俱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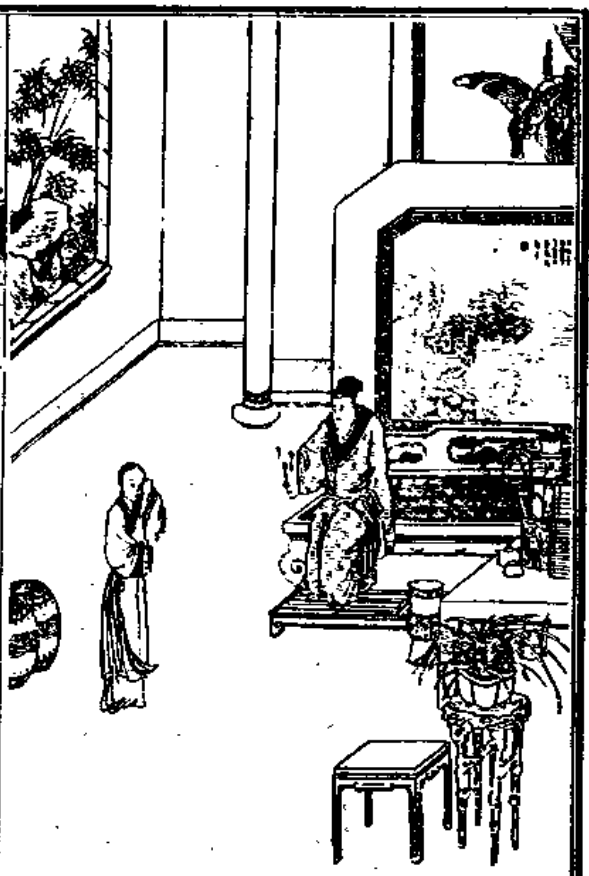


西湖一曲古今傳絳
悽紅愁最可憐女媳
倚門邀客笑何殊船
上倚歌筵

壓良為賤

註舊家子女皆謂之良奴僕婢妾皆謂之賤若本出良家而以勢力買之奴僕婢妾之列加強買誘騙之類至壓良為娼則罪大惡極報不旋踵矣

案浙江廣濟倉存貯積穀每歲撥賞之戶司其出納名曰庫子有陳大年者其父在日頗有家貲大年浪費無度家道頹云中落猶有富戶之名是歲添充庫子如餓鷹見食不能充活後用官穀無可為償府判王某陝右人性極殘忍乃拘其妻女到官封貲身之價不足抵完遂以小舟載入西湖令陪客以貲納官士人聞于相傳之為作湖邊曲曰湖邊蕩槳雜來文綠倖紅愁蓋不語低徊思淚倩郎船貪得艤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嘗魚腹熊蹯素知土陽臺夢短歌長去莫留銷生寒愁日暮女得良士鄰千金遂令梁溪歌行露復府判卒於任所遺有一子兩女子已娶婦均年幼陝去浙萬遠不能回籍倩寫湖側始終時玉門前玩景遂為浪子勾引成家始猶背人私飲既則習為故然閉門延客矣判子亦幸食現成酒飯不數年鳴呼判壓良為娼報知逞一時勢力豈料身死之後已之女媳亦倚門賣笑也乎天之報施益厚毫不爽云



太上寶筏圖說　報冀惡人　十

趙氏資財已半凋鯨
吞猶不肯相饒女來
借貸偏慳吝留與隻
隻敗子消

讀冀惡人

（註）讀說也冀騙也用詭計設騙使惡人墜其術中也冤冤實盡心機惡者安無惡報者轉則取笑天道至公惡巧而騙拙惡人反得便宜往往有之矣

（案）常叔度性極狡猾誰人財物說計百出同里有趙姓者家富而愚叔度窺其可哨乃與之結拜弟兄以女妻其子趙以至親可託凡事信任叔度或引之入花柳之地賭勾地棍擊破衣衫出面解紛藉取其貨或設局誘賭千金一擲不數年趙之十萬家財仗吞其半猶不滿意時開捐例又誘趙出粟納官趙不知其計費田得銀二千兩盡以託之叔度到京自稱職銜連假部照相唆種種欺騙難以悉數後趙子長成娶女過門趙亦身故子生計益困十月天猶無綿衣日夜尤甚其妻女悉極歸咎叔度曰翁在日與父為一人交父歿不念女當念七翁今吾家一貧似洗父不憐而相欺異日何以見翁於地下乎叔度曰汝出嫁時吾已大費粧奩現在之產乃瞞兩兄應得爾何妄思覬覦女曰父之產女不應得是矣敢問趙姓之產非其子孫何為吞佔乎吾翁在世雖惡猶恐死後不悉父必有報也叔度大怒叱女去再不許歸寧且知天必不佑奸人叔度兩子奸嫖賭無所不至長者思悔痛服收斂棄父圖遠奔數月後即大發遍身皮脫而死次者在賭場一夜輸二千金天明忽言頭重有與至家頃刻卒叔度痛子抑鬱而終其妻復身無依投壻與女來家倚半子終老不但所侵趙之家財全壁而歸並其半生剝處騙之貨亦盡有焉趙可謂大快宜處得便宜矣

（附）江東村落眾巫構一神祠有少年不信眾巫固夜賭之曰敢以十萬錢相贈少年問其故曰汝明早入廟毒罵而唾祭品即偽作受械狀伏地哀求少年許諾明日如其言親者如市忽有黑血口中流出大數鬥流仆地而死人益信其神之靈諸巫得利無算越一年其黨以分財不均詣官首告蓋少年之死係眾巫預置毒於祭品以害之也於是眾巫伏誅（戚應為其註下同）

保靖州人楊太王周錢大兒同一騶漢過雨崖下跳而虎至三人推騶漢出以當虎崖忽崩虎墮逝騶漢無恙三人俱壓死

陳覺閒門道醫醫稍無效有僧曰汝一生以智巧欺騙愚昧之人故獲此報陳願改過自贖僧曰若能永點夜燈行人之目得明家人之目或可不昧也陳即遵行并勸里中共點之合家之目果皆復明而來春瘟疫盛行獨里中不染（陸曦大集註）

經云熙聲之人世世得明眼報又云慧業流行不入無燈之家蓮池大師曰夜燈照水魚鼈可見吾輩不爲清人果能濟物



嬸為婢女弟為奴同氣忍將毒手屠花未上頭雷已震嗟哉逆子梟慈鳥

註以口取物曰婪言人之貪如口之食物無有窮極也凡人貪心一熾一切逆天悖理欺心犯法靡所不為矣自此至行多隱辭皆言家庭之事而此句宜指兄弟叔姪多佔產業多取銀錢及婦女見小多藏什物之類方與上文殺人取財棄法受賂等句有別

案閻大名娶妻劉氏父早故遺有幼弟大經童養媳吳氏大名獨掌家業視大經如僕劉視吳如婢供其驅使稍不當意輕則罵重則打兩人素植降伏見則魂銷胆落不敢較也大名夫婦食則珍饈衣則錦綉大經與吳氏鶉衣箪食而已其母年老忠厚落在長子之手欲持公道不能大名屢賣產業將銀入已母曰父生兩兄弟兩人爾今日賣房明日賣地業將罄矣幼子長成將何為生大名反抗聲對曰若一家閉口不食則不用賣矣母書窮布一疋與吳氏作裘衣劉氏知之搜其篋奪去曰爾夫婦吃我現成安享自在尚欲著新袴耶後劉氏生女吳氏在房服事由朝至暮不得食母憐其饑呼出與湯飯雖于劉氏忿怒從床上躍起奪過倒淨桶中母仰天大哭須臾黑雲四佈雷雹交加霹靂一聲將淨桶劈開雷神破血

汗簡不能飛騰落於產房牆外萬目共見神猴形兩翅與廟中塑像不甚相遠大名過延道士詞經禳解數日方不見劉氏每遇陰天即頂血布於首以防再擊一日天氣晴明劉氏方折榴花插髮忽雷聲大震將頭顱擊碎榴花尚在其手大名亦得猛症而死母攜出歷年貧苦之資及私置田房紙約盡與幼子款管所生之女大經夫婦撫養擇配其婿復不成器逃走不歸女依叔嬸終老

附武昌劉克讓與弟克敬克寬各分田十頃家貲在外克讓平日滿心知足好周救貧之書語二弟曰吾輩稍豐厚不於此處看破恐得罪　神明也二弟不聽克敏刻薄慳吝克寬豪放累於情形卒異後克敏二子湯業敗產窮而終克寬遺犬又為人命誣扳死獄中無嗣惟克讓家興隆于中進士奪命錄增編

附錄蔣省菴先生戒賭文同善錄全書

按賭之為害甚大而人每好之者大都為貪財起見且有藉賭為業以賭謀生雖法律昭彰而明知故犯者茲特勸以此文焉

聖朝移風易俗首禁賭博至嚴誠以賭博之為害至大也今當嚴禁之後似乎其風稍息然持不敢顯為之耳其為之最勤者無如富貴之家不止男子為然也閨閣抑有甚焉者不止上人為然也藏獲尤有甚焉者夫富貴之家既相習成風又何怪乎閭閻細民今試言閭閻賭博之害有三曰鬬曰盜曰私同衆共戲雖然好友也既而勝者得意負者怨怒不免口角矣口角不已至於鬬毆衣冠盡裂頭面皆破賭必至於鬬者其常也負而即止尚不失為智惟不甘心於負而必圖復本性急手癢挾米不得則不禁出於盜竊矣一破敗而當官枷責尚可為人乎鬬賭之家羣聚惡少於一室已則自守頭巾覆有鬬漢數輩進湯遞酒出入處無顧忌夜深假寐廚下與婦女雜處安保其無私事乎敗壞風俗莫甚於此二者矣自來賭博之人亦有二種一則貪財性成妄思滿載而歸不覺傾囊而送故當其勝而貪心益熾不轉瞬而仍還人矣及其負而貪念未息不覺轉瞬而愈加倍矣蓋由貪心而傾家蕩産父母怨恨妻子離心者所在皆是也一則逍情之子不習手藝不嫻生理專以賭場為僥身之地有錢則入局無錢則旁觀不顧父母之養不思終身之計卒至凍餒而死者非一人也至於富貴之家以葉子為遣日之具較勝負於錙銖之間家長固知羞鄙于弟從而效尤家教安在若閭閻中婦娌姊妹聚而戲已非正理而更雜以三姑六婆之屬外親異室之人其弊尚可言哉語云

脾風即是濕風良有以也臧獲日見其家主之航於此也則心無所畏而拖曉業進使令戲具出諸袖中同筆不招自合藉油燭以供夜戲盜銀錢以填所負責之則已遁且責之仍不悛也吾願戒賭先自富貴之家長始師錄庶解元戒賭歌同善錄全書作鬼愚山先生捧腹歌我今有忠言勸君切莫賭人道賭為樂誰識賭中苦衣食謀生路儘多隨任士農工與賈惟有賭錢人想念其愚兩總是起貪心頃刻思求富小小得蝇頭便入迷魂府此是陷人坑此是嚼人虎只怕乘而不肯來那怕來而不入彀相對有戈矛相交無肺腑徹底下流人引入金蘭譜與到誰知饑與寒神昏那辨辰和午田地不暇耕筆硯封塵土明知新律嚴不畏官司捕父母忍心拋妻兒全不顧羸了更贏多輸了思翻負贏得來時不復行輸將出去剜瘡補告貸已無門拐騙又無路弄得赤條條朝夕渾難度那個哀王孫何處逢漂母且把過來人逐一為君數也有傾錢舖設一朝空年年落魄身無褥也有天涯遠客盤歸囊罄窮途流落難移步也有豪門濫賭浪擇金華堂賣盡遷蓬戶也有作戲逢場偶效尤荒耽日漸遠烟霧也有張羅設網老賭家下梢到底仍如故細推詳　天亦怒折人房不用斧斫人頭不用弩殺人腸不用砒霜盡只消一個賭錢場狠心惡少牽趨

消白日打劫無休歇奪財喪命人不悟地方盜賊由此生少年子弟終身誤賤我唱樵歌為爾開往醫急早猛回頭各各思當務汝若有閒錢何不施貧戶留此好樣與兒孫剩此田疇還祖父千日山中酒一醒翻身跳出紅塵人無拳同善錄全書

勤儉歌　痴兒浪子愛閒身幾箇閒身是好人男不營生多作歹女無活計定思淫銀雖凍餓官因懶富貴榮華只為勤天下萬般官萬事宜容情慢有凡民人雖下同十富　不辭辛苦由正路勤儉富貴公平多主顧忠厚富聽得雞鳴離床鏟富手腳不停理家務終久富常防火盜管門戶謹慎富不去為非犯公度守分富合家大小相幫助同心富夫賢妻無妖妬帶家富教訓子孫立門戶後代富存心積德　天加護為善富同善錄全書作李義山先生十窮十富也

十窮　只因懶惰不經營漸漸窮浪費錢財手頭鬆容易窮朝朝睡到日頭紅還道窮家有田地不務農懶惰窮結交豪宦做親翁舉高窮好打官司逞英雄鬧氣窮借債納利莊門風自弄窮妻孥懶情子輩逆命當窮子孫相與不良朋局騙窮好賭貪花捻酒鐘鐘破窮

僕觀摩解元總是起貪心頃刻思求富二語不禁感嘅係之矣蓋富非可強求惟有勤儉二字或能致富故於戒賭歌後即錄勤儉歌為求富者指引迷途也繼錄十富為勤儉者列其條目也終錄十窮為既富者防微杜漸也嗟乎未富而不勤儉則終身難免於窮既富而不勤儉則後日亦必至於窮況可不務勤儉日逐於賭而不已乎倘肯回心堂依苦口



誦法閩箴莫逞兇鉛
華句御守三從與其
詛咒明心跡避誇何
如反責躬

咒咀求直

註咒咀者誓於神也求直者人謂其理曲欲借咒咀以自明其直也小人時嗷嗷迫明知所作非理每借誓神以塞其謗往往橫遭侮辱如其所咒可畏也夫

裘楊寡婦性拙悍年未四十夫死遺子七歲遺貲甚饒為教讀曹倏楊門之壻與寡婦為叔嫂朝夕相見寡婦家業雖豐却最慳嗇一文不捨菜羹泔飯度日獨在曹面上事事從厚銀錢未敢託其掌管不問出入之數又日以珍饌相款嫗輩無不疑之一日曹偶解館衆婦至書房翻其篋得鈒環一包乃寡婦素所御者持以示之寡婦曰我數日前曾煩曹家女壻另換新式想渠偶然忘記帶回耳後衆婦又從寡婦梳遣得金扇一柄乃曹之物寡婦曰我適至書房偶然撿來者衆婦皆笑曰前之鈒環曹偶然忘記今日之扇爾偶然撿來天下偶然之事何其多也寡婦怒曰難道我與曹有甚私情乃對神矢誓日日咀咒以明已之清白而得曹則相厚如故時逢端節曹並不歸家寡婦治酒與曹在衙爭對飲且飲且罵侍婢進角黍兩人食未畢寡婦忽云頭疼攙至房俄頃即卒曹直卧至次日辰刻不起啟戶視之果死矣人皆以為天報但詢諸侍婢僉云兩人形迹可疑並無苟且

不正之事嗚呼古人有言避謗不如自修篋內鈒環杭邊金扇種種生人之疑為寡婦者宜另看老成西席閉戶克守婦道事久見人心不求直而自直矣乃為嫌疑之際而猶可爭設實撰酒言歡雖曰無私其誰信之則毒口咒咀適自速其死耳

附某婦嘗與人私又藉鄰家一手巾鄰家詬罵其夫聞之咒曰我妻果與人私及藉汝巾當為雷擊否則汝亦如之未幾果能於雷斧夫脇下有字曰痴人保妻真

脇下亦有字曰行姦為證（感應篇集註下同）

蘇州盤門章惟一妻展氏有妹嫁於徐姓章妻往探其妹因藉妹金釧以歸妹知其姊所為乃遣媼婉言索之章妻怒竟同媼至城隍廟咒咀以自白歸三日忽吉長出寸餘口不能語惟呼還還而已一月死其夫開匱視之則金釧宛在夫恐增妻罪秘不發人還其妹妹不忍受竟易得價為姊作佛事以懺其罪

康熙戊申年山左地震沂州有貢容以布百疋錢十千寄於旅舍范氏及地震後索之范氏但與之布匿其錢客再索范氏指天咒曰如匿爾錢即刻壓死言未竟而屋已傾獨范氏死焉其錢在林下容嗟嘆而去



嗜酒悖亂

【注】嗜好也悖者反其常道亂者失其矩度也四戒之中酒為第一世人貪飲無厭以致氣昏神亂胆大心狂叫街罵座凌親犯上無所不至士敗其名農工商賈廢其業甚且損肺腐腸招疾至死而不悔可慨也夫

【案】秦浩字子瑜聰明盡世讀書過目成誦能詩善畫才情可學大就但性耽麴糵以盃中之物為命典衣賣物盡付酒家視父兄妻子漠如也口無飲不醉無醉不酣抗父毆兄罵鄰凌友以至父不以為子兄不以為弟親戚朋友見之如制犬梟鳥遠遠避去所與遊者皆擯夫投壁市井無賴父兄見其人品卑汙逐出不與同住僅居茅屋三楹不蔽風雨困悴日甚妻孥饑已兩日向婢家貸錢五百文浩以四百五十文買酒五十文買米暢飲至夜醉後逞兇時妻已解衣就寢從破被中拽起欲擲諸河妻大聲呼救四鄰驚起見妻赤身不便上前呼女舁往救妻已被淹半死次日其岳呈送學師戒飭三十人皆慕之彼怡怡自若也有鄰女秀姑頗有姿色秦屢次調戲女投梭拒之乃乘夜踰垣入人被其家擒獲送官襯其衣衿重責枷號猶令其妻日供酒資貧不能應景其回家後逼投繯頸命後得疎釋無

人做保遂四處流落數載不歸後有人傳說在鄰邑鄉間教蒙館又與村婦通醉後就睡被其夫殺而倒埋之父兄恨其不肖付之不問嗚呼狂樂之不可貪也如是夫

【附】蔡文忠公齊好飲飲必醉時太夫人私憂之一日存道先生過其治所戒公蔣曰聖君賢臣龍童龍頭還慈母思溪鶴髮垂君龍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大悔悟自此戒酒非會親友不飲飲不敢至醉卒為名臣（威恩名集注下同）

夏璜吳縣人父鄰夜坐憑前月陰中見一白皙少年醉行父曰誰家郎嗜狂藥若此及通近叩門乃璜也父詈不言後登第赴選父戒以前日狀遠受嚴教終身不飲酒後為河南道御史楚黃先生撫軍親詣謁酌酒半卮以慶且曰壑先矣可飲此九泉之下已樂有舉對少報我無傷也璜流涕卻之卒不飲

閩士劉乙因醉後與人爭鬨既醒大慚乃集古今受酒禍者以自警題曰百悔經遂絕飲終身

滇南一生方學能文而性嗜麴糵每讀書輒酒一瓶漏下十刻不復酒後為文益覺高華典麗老宿亦推重之年四十不第喜飲無節竟以酒醉死（桂香說）

徐太史曰近年士人更有嗜鴉片煙者對卧榻客傳筒互吸以為快未幾成癮而肩聳頸縮顏枯涕橫矣雖入矮屋個垂簷倚壁一大焚膏神氣懨懨不知院送多少折桂即君殊堪悔惜謹賦二詩為佳士戒詩云無端玉樹折紅塵酷毒何年渡鬼關桂魄豈容虛面鬼關陰各念白頭人癮來更甚相如渴金盡誰憐季子貧浪說趙藥風味好蓋以杉不易識書具癮兒娛女貝流沙繞口如何地嗜痂每中書盲難再活才逢斗漢漫相誇大城風引烏烟獄結恨春泥碧玉家金粟釀人膿秀色芸窗偏種來最花同上

附醒鴉片方　道光四年甲申秋貴州學生程恩澤得行

用番藤浸水癮來時將番藤水生吃下即咽吐其涎乃止倘再發癮則再吃自止

又方　用老反蒲即南瓜搗汁大半鍾許癮來時即吃下亦吐其涎而止或未定再搗反蒲汁吃立止

戒煙水汁飲兩湖總督部堂林頒示　所頒良方茲不及備載

南瓜正在開花時連其葉與根莖一併取下用水滌淨於石臼中舍而搗之取汁常服不數日鴉癮盡去甫經結瓜者亦可

林制軍頒示戒煙斷癮方總論有曰人溺而知戒不過困於一時窮而不戒則直殉以身命可不慎哉



骨肉如何忍自烹挑
邊有語便相爭寄言
婦女休長舌和睦人
家賢不生

(註)天下事實且和平處之不得躁競何況骨肉古語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若人倫既隳則天災必至自貽之理也忿爭之起不一或以財產或以護猜或以長幼不齊賢愚不等欲消融之惟其討便宜莫使蹊義其信婦女奴婢之口則得矣

(案)凡守靜凡守謙同胞兄弟也守靜娶張氏守謙娶汪氏俱慕發之家雖奩甚厚張巧而智汪才而狡一若家世一誇富有漸成嫌隙雖同醒飲食不啻異越又有兩房婢女各事生風各為其主隨張者則報汪之是非隨汪者則言張之過矣守靜守謙聽枕邊之言如本將事之命令到奉行雖无無二以致兄見弟則如眼中之釘弟視兄則如肩上之刺骨肉之間終日忿爭並無可暴露太出而解紛勸其析居以息爭端將一宅分為兩院從中塞斷兩家自是不相往來雖咸時伏臘並不見面張氏連生四子汪氏無出不怪自己命運反遷怒於張隔牆言二語四張氏又不肯推耳聚鬨聲對罵婦娌之間又復譁然矣一日有塔與家謂守謙曰君父母拜地偏左故長房多子若移置當中則兩房俱興倘偏遷於右首則次枝茂而長枝絕矣守謙信其言多帶人工將兩枢遷改既葬守靜

得知以逆弟滅倫擾墓毀屍等事赴縣呈告縣令大驚親往驗之則封築一新松楸如故訊得其詳援筆判曰守靜守謙聽枕邊之寶聲析天逢之雁翼田荊樹萎萇被成冰既葬既屬悉遷毀屍尤為逞枉重責枷示為不友不恭者警其張汪二婦立拏到案用繩縛手坐竹凳上背插白旗各書長舌喉夫離間骨肉令遊街三日釋放後守謙終於無子守靜亦家業陵替二婦俱不令終乃骨肉忿爭之驗也

(附)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病革時命諸子各獻一箭諸子既集乃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應手而折又取十九箭作束使折之則不能折矣阿柴因諭之曰孤則易折累則難摧骨肉同心可禦外侮此其明驗也咸應篇慕註下同

宋周文煇有兄嗜酒仰煇為生酒醒後毆煇隣人不平煇怒曰吾兄非毆汝何得雖間我骨肉也司馬溫公書其事以戒人

顧涇陽先生司理處州有兄弟爭訟數年不決者先生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為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也各投之枝謂其兄曰為我撲倒弟又謂其弟曰為我撲倒兄兩人相顧悔謝涇陽故促之兩人叩頭諾曰是吾言為折曲直故不服今服矣不知曲直也顧得自新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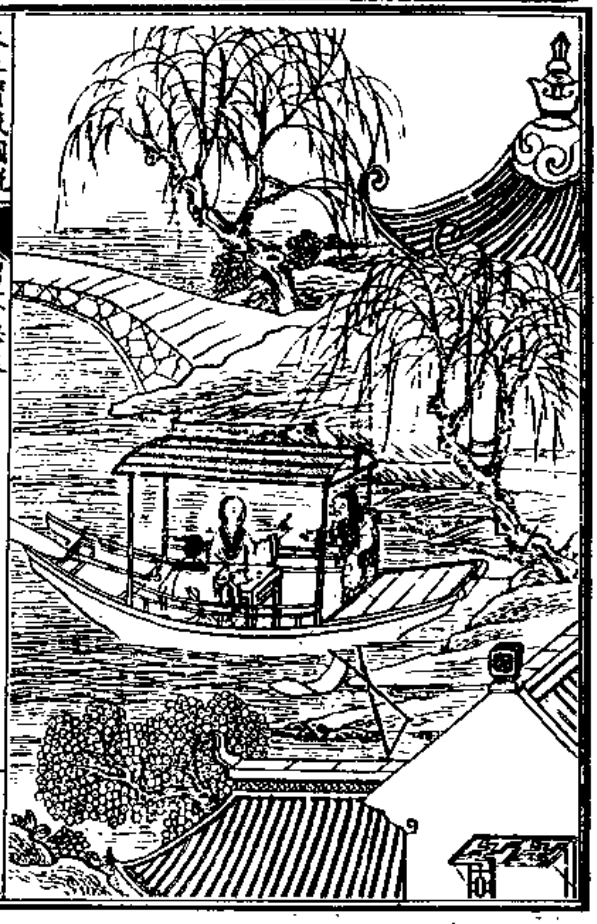
令兄弟相損謝兩人大哭而去先哲云骨肉鬩但當論情不可執理執理使傷情情即非天理矣

洪武中有吉鄭氏交通胡惟庸者吏捕之逮詣行曰弟在妄忍使兄罹刑律遠曰吾乃豪長當任罪弟無與焉二人爭下獄上聞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宥而擢用之今之骨肉爭者總為自己不肯吃虧耳觀鄭氏爭獄一事天下又有何事當爭乎

天啟間杭城失火一江西商寓偶無家人聞之答云是時悅見來衣神洒水故見果叩其作何善事商據言無有僅有客於杭者知其事乃告人曰此吾姪也父有五子惟某居長且娶出餘俱幼父殁時有五萬有三萬者某指播二十年積至五千金俟諸弟成婚畢會族分財五分均析纔竟不多得合族義之前此之事想由公道指天故見異耳黃帝門先生見人弟兄相爭作歌訓子歌曰教兄弟要相好為兄的攜弟小為弟的念兄老一般都是父娘生吵吵鬧鬧何時了當貧賤總由天任爾殺杲住爾巧心腸來情性雖總是父娘不善教親朋也有數端時兄弟不和身不保是非也要自思量兄弟不和名不保錢財也有用光時兄弟不和家不保多情婦多藏

惱說長道短逞人生結下冤讐海株深父娘閃極何曾報聯衾翅走鴛鴦閫門事馬多詼壞一片精神事別人兄弟飢寒不相照廣積步佈道規齋吃素拜佛願無數銀錢養別人兄弟錯多計較被人欺受人笑到門陪禮不敢抬無數周旋怕別人兄弟一語多爭鬧辭妻兄好相親妻偏賢慧子俊俏阿嫂弟婦罵不良同胞猶子萬強逢年新衣戴高帽你家窮困我家飽眼前堂富任君誇前路茫茫難自料你貧窮你自造偏思他家金滿誉線分一半與君家還說無情滿口詐嘆兄弟非路人一回相見一回老父娘養下一般勞兄友弟恭膝封誥勸兄曹要相好人題下句

節孝宋先生曰人家兄弟胸中當要把兩個念頭退步想當養生喪死時譬如父母少生一個兄于當分家教產時譬如父母多生一個兄于一團和氣自然冰消瓦解了無忝今人兄弟多爭論越多為父母用財便互相推諉以致父母生又養死又葬而不顧分父母的財又互相爭競往往當的破家窮的越前而不顧嗟當父母生于時多生一個兄于便添一番歡喜不料說是多增一個禍害直不可痛至於情意疎落兄弟經年不會面雖無骨肉鬩爭之患亦少兄弟和好之樂也屬可惜



男兒最要重忠良
夫婦和諧家道昌
可恨薄情拋結髮
思心却戀野鴛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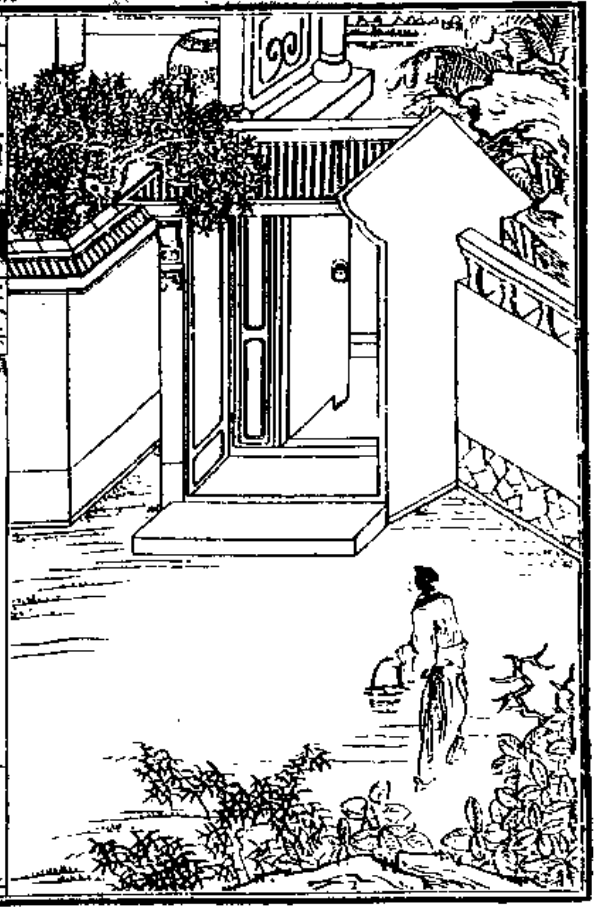
男不忠良

註忠誠實迪良曷直也此下數句皆夫婦居室之事舊註不忠良指女臣亂國言似與擾亂國政貶正排賢等義重複玩下文女不柔順與此句對舉可知事有不必遵前人故步者此類是也

柔柏養民一生虛誕雖妻子面前未無一實話而性很剛狠日與眾無賴必鬬勇為事妻慎民勸之曰家貧賣盡君若貿易得分文亦可稍資日用何必與此輩往來柏曰我近得一財主提攜許我為布店主管趨居一宅不日即偕汝同去居住民喜而信之不知其已得銀三十兩將民賣與鄰邑楊姓為妻適娶之日哄民登舟推故遣去楊出見與民道其詳民始亦相拒既而相安遂諧伉儷楊為人本分民復勤儉夫婦協力不數年而成素封一日偕遊鏡湖時鶯啼燕語柳綠桃紅士女爭春笙歌盈耳民指廣玩景見岸上一船漢被店家毆打視之乃其故夫也指以告楊楊憫之上岸詢其故店家曰此賊屢偷食物故毆之楊解囊酹其值同至舟中見故妻羞慚欲死民責之曰買臣之妻因貧求去貽譏千古我緣汝數年食貧如昔並無外心尚得銀三十兩將我雖異猶為男子不忠不良尚有何面相見乎乃拔頭上金釵一隻擲與之曰持此兌債作此小經紀尚可延殘喘倘再迷與酒家真飢殍之命神仙不能救矣我與爾思斷義絕後此不必再見楊復留酒飯另助銀錢而去後竟不知所終

附浙西某生家貧授館他郡一日歸家疑妻有外遇跳浪奮擊妻展轉乞哀手握一鞋而覓後某入閨見妻被廣入蓬頭跣足握鞋如死時數之曰爾殘刻無良吾已訴之冥司尚望終場耶某稽首乞哀妻以掌擬之曰吾奉命來雖以芯工返可書我來矣三字於上得以覆命我即去耳生提筆書之遂不見審視乃即書於簽幅也收場良話

嘉靖甲午浙省考官馬呈瑞入簾之久供給官張烘等考官入場有一女子隨後通身流血張遂之女曰勿逐持來報冤耳語後以語同事無何聞呈瑞病劇監試者以張善醫令入診視之則已不可療矣臨終但云汝為我速此婦詢其僕知呈瑞前任鎮江時有妾金氏才貌美一日得父書倚廉而讀呈瑞自外歸妾以新進羞澀乃嗔奪之呈瑞疑為情人所寄遂剖腹出書氣未絕而書已出閨乳始深痛悔前過其地愈心動得疾耳世之良刻無衰指可不知所懲哉



坤道無成代有終祇
宜中饋習針工賢臣
貧困妻求去千古羞
坟蔓州叢

女不順柔

註婦人幼而從父出嫁從夫夫歿從子是曰三從故事無擅為當和柔避順以相其夫顏氏家訓曰婦人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如有聰明才智但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若隨鶵夫夫干預外事便是牝雞晨鳴家道不興之兆可不慎與

宋時浙江厲官之女貌麗而悍妹徐秀才為妻徐家世儒業日用淡泊厲氏生於官家眼界甚大非嫌夫之醜窮即笑翁姑無儉始猶彫諸顏色既則見於言語久之譏燕於室無一時安靜矣翁姑曰爾終日吵鬧意欲何為答曰我乃官室嬌姿豈能久安貧賤催逼來遭發耳秀才曰貧臣之妻丹妹依然受苦爾倘不見爛柯山厥文乎厲大曰貧臣之妻年老親劣故不能嫁好人家以我之姿容何愁不富爾試目視之秀才亦有志即為雄書無難色立送回家時秦檜當國有表姪張防梁閣厲之美遣媒說合納聘娶之厲過張門雖云貴足而猶未大夫仍使前番手段防梁亦無可如何惟諧事聽從而已後防梁稍秦檜勢力轉文階累陞吏部侍即攬權納賄豪富莫比時逢上元厲氏令於門前結綵懸燈晚夕治酒要厲賞玩俄到婢女數十珠圍翠遶妙舞清歌往來之人莫不嘖嘖稱贊以為神仙中人

徐秀才亦技母立街看燈適過其門見厲氏體統尊嚴曰渠合在此中享用豈是我家行婦嘆息而去不數年秦檜死高宗收其黨張拏問正典刑籍沒家產厲氏貧無立錐二子復不肖犯事在獄厲氏自擣五穀舂牢中送飯過故夫家見其門庭如故花竹依然泣曰我當日若柔順守婦道何致有今日哉遂抑鬱死

附唐杜悰妻岐陽公主憲宗女也主歸杜拜起一用家人禮答語杜曰上所賜奴婢必不肯前約我皆奏納之別自買微賤者用之可也杜惟讀書主職婦事杜出判澧州建人迎主從者不過二十人馳吏進飲食於外悉返之杜在澧三年主不識刺史廳事始病婉順調舅故則衣敝盡禮杜復為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房屋卑濕主無正室惟處東偏屋凡六年時國壻皆豪橫宮不敢問主因此愈加貶損親謁溫清外不言他事杜仕至上部尚書主和順事之終身不改其行

潘子璜中丞曰有友招容者家貧壁立母老弟幼賤菜讀書平日遵行 帝君功過格凡有所入先奉母與弟然後及妻妻王氏厭菜肉容多方留之不允遂聽其去乾隆辛卯容聯捷登第歸謁祖塋其妻道旁見之掩面而過二十二類明袾記



材能連雅多賀朱家
室和平美事昌祖宗
妻淫妒不死自遺羞
聲名於地

不和其室

注室指妻而言夫婦和而後家道昌婦女肇未宜讓書明理所行雖善實是天性暗合若有不是當明白曉諭固不可任其蹴悖不可違生嗔嫌以致乖異有等愚人或寵妾偏嬌或迷幽花不聽妻勸致淫僧至更有悖其往異以妻為讎拳之具有此輩罕得令終

圖李身管兵拳起性猛粗暴妻冷氏馬快無能容復陷為合卺之夕即不當意痛加毒狀逼回母家同遊眾兵相勸離強成親自此不是拳責其舉使是飯食貨物終日譁然冷氏又不善言語動則觸起之氣日受毒打體無完膚一日連捶期能命矣五鼓炊飯氏懶不肯起起怒發如雷從被中拖出赤身仰面反縛樓上以粗繩勒其私用竹片重彈之氏呼痛之聲徹天衆鄰皆救戶扃不得入只打至氣消而後已捶回見氏猶睡正欲再毆眾鄰拉止乃赴縣求離具縣尹問曰婦人非犯七出之條無離異之理汝妻所犯何款起路璋率眾曰犯淫問款夫為誰答曰多不能數尹曰焉有是事命拘冷氏與四鄰到案面審尹一見氏笑曰此直行淫之人豈眾鄰同供起毆妻常用非刑指氏傷痕為證尹欲執法重處因保增兵報警究治受責四十楓眾擊去楓氏遁人不敢共起暴會

秦銀二十兩給氏養贍守節居住且戒起曰若再肆淫虐眾共毆治矣起候夜間用腰刀挑開氏門氏方酣睡起以弓弦勒其喉登時氣絕正在破篇下摸銀起忽理起劈面一拳將氏倒地亦死眾鄰悉聞夜聞氏屋中有詬詈聲天明往視見兩人相背而立俱僵矣報官相驗氏頸帶弓弦係生前勒死起耳根致命處有重傷係被拳擊死知係實對無可重究遂令掩埋兩柩合葬鄰外墳前有樹兩株自葬之後皆反背不相對又有怪鳥二翼日夜擊撲驅去復來人皆謂是夫婦所化云

附鄭叔通幼時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學遂棄第既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欲別擇通壻不可曰此女通若不取將終身無所歸況無惡而定婚固疾而遽棄直人心哉竟娶之相好無間後通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登第國初名集註

蘇汝惠陝西人六歲無父其母為聘定一妻時方五歲未半載惠母卒及妻長大貌陋足跛惠母後娶婺源一友諸之曰聞汝婦面目可憎何不另買一婢惠曰此吾母所親聘定者也所謂錄母錄母吾母故物若憎之是忘母也情近於貪色罪莫於不孝吾何忍為友人改容起敬後惠由貢生出仕官至翰林見世篤注證



五馬旌旋泊任時賢
臣此際浮揚眉後事
不之擡簡婦後眼知
人讓侍兒

不敬其夫

註夫者婦之天終身所歸依安可不敬不敬者非由頑劣無恥即是淫蕩不檢杜企之婦實臣之妻其明鑒也

寧夏州劇志大為農南縣尹生二女長適同邑醫置之子趙鄒侯次宇同官吳遵道之子慶郎遵道現於任妻亦繼祖慶郎貧苦無依志大欲悔婚屈於衆議不得已將慶郎入贅相得甚歡其次女復不賢視郎如僕自享珍饈夫食粗糲自衣文錦夫著短褐稠侍女輕紅譏慶郎為非常人早晚慫恿聊管一日志大花甲初週長婿趙鄒侯沿舊俗召親友慶郎獨坐書齋無人敬酒自早到暮茶飯不至楊雖憂吾得專妻來食妻方對鏡理粧一見慶郎憮然嘆曰今日賓客滿門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在書房藏拙來此何意慶郎告以腹餓妻曰爾為男子自不能聘仄向老婆求食耶慶郎亦怒曰我胸羅萬卷筆有千言何愚不得富貴蹴拭目俟之妻拉至鏡前曰爾試自照富貴人有此襤褸形否蹴宜速去無令窮氣侵人也慶郎回至書房自傷薄命計欲自經忽見輕紅執燈揀菜推門而入曰妻因伺應女客累君受飢餓特送酒肴權以充飢湯慶郎曰小生不才受妻輕賤感

卿厚意何以克當輕紅曰此地不可一朝居君宜速思自立之策生曰吾有年伯巫某與先君交最善今現為河南布政久欲往投但苦路遠無資輕紅曰妾自十二歲積聚五年之間約得三十金盡以贈君宜努力功名妻盼君衣錦歸也慶郎連夜束裝不別而行至河南謁巫時巫年老無子愛生才品雖為嬖幹後巫內陞大理正卿進萬壽恩詔詩命生代作生詞華典贍字學酷似鍾王聖情大悅立召廷試欽賜進士為翰林轉監察巡按江西御史行部雷令風行十分榮耀抵虔境仍布衣敝履至志大家見其懸彩張樂為次女招夫亦係驢贅之子生昂然直入志大一見驚惶語其妻巨鼈敗來矣若放出門必生訟端不若閉諸幽室餓死之庶永斷葛藤也乃假作笑容謂生曰賢婿可更衣用膳小女亦即出來相見矣親送至書房內為戶而去生清冷至晚正在徬徨忽聞啟鑰之聲乃輕紅也曰觀君衣履知欲氣像軒昂微服而來得無故作遊戲乎生以實告示以即章輕紅笑曰賢夫人若肯稍緩須臾令該榮顯誰人敢爭所配新夫壻而且陋亦足彰夫報矣袖出美餅飼生因曰貪歡樂懷忘部天大正事君知今日危乎主人閉君於此欲置之死以絕其患也前後已命人防守君插翅難飛生大懼輕紅曰掌燈時妾自有計脫君君勿憂生俟至暮果見輕紅攜髻髻衫裙而至曰今日女客甚多婢侍如林沸穢難辦君改粧而出人自不覺吳攜手送出大門而別次日生登牌到任咸陳儀從至周宅志大以為接君賜拜冠帶出迎下輿則舊婿慶郎也慚愧欲死生曰翁婿義豈容有存另適翁自妻我非我妻妻也履水不可再收舊恩豈容不報吾非尊婢輕紅歷來照管兩次救援死已久矣翁肯以尊婢抵今愛則前恩悉消矣志大唯唯領命生令從役以五花官誥送道輕紅粧束拜遍闔上下至次女房中告別方敘禮而拜女忽氣絕痰湧倒地不起捫之命絕矣此不敬其夫之報也後輕紅生三子受一品封

附周訥以布衣謁藝祖遂見信用命充饋塞不得歸者二十六年其家素貧婦莫氏貞靜侯夫日惟事織紡躬操井臼閉門蔬粥雖鄰里淑婦亦無從識其面及二子長成築外室延師寒暑肄業無間晚年虛漸厚乃為夫姑營葬吳邱大作壽坎松檟密茂皆自植又為夫營別墅水竹交映亭閣相望二十六年中二婚一嫁自得望族其夫在官亦修高節及歸慨己皓首因勸夫致仕偕老林泉時號為莫節婦莫女中丈夫也（續虞篇集註下冊）

蜀將杜判官企娶張氏十餘年生一子企素怯弱中年益多病視聽步履皆不任持不獲張氏一顧也後忽暴卒化一蛇而去



太上寶筏圖說　每好矜誇　三十四

妄自矜誇奠與齊功
名未滿便休妻頻興
惡念遭焚刼始悔從
前枉着迷

註矜誇夸指為夫者言蓋人愛矜誇則有辭其糟糠廣置姬妾者有厭其綺羅濫取聲伎者有自視為天下奇男子淫待其妻如婢媵者居家盈滿出門招尤不待言矣

案浙江呂盈之性好矜誇一誇能詩遇景覓句到處留題一誇博古高談潤論漫無根據一誇家世太公是其始祖吳簡公著是其近宗二者人家笑之彼靦然自若也固皆呼為三不羞時逢科試偶得列名遂欣欣得意逢人自矜曰此番入闈當壓倒羣英矣赴省寓居湖側日賢遊女艷者訪其姓氏登記之每當醉後按册狂言曰我登第做官醜妻豈堪作配某女係上選當謀為夫人某女為次選當謀作妾媵某之一田某之華屋宜可佔而有也一夜房主夢神告曰三不羞未得功名便思棄妻且妄興漁色侵產惡念已付大神處分矣爾宜速遣之庶爾室不同付灰燼也次日房主憶神語退還租錢妻言婉辭呂猶作大言曰新科解元囊不相與真無識之人也忿恕而去遂遣竇僧舍酒醉酣眠燈燼落於書卷延燒床帳僧眾覺起救出已半焦矣不能入闈狀病而歸漂易變成惡瘡徹氣遍人其妻難

與同住另室兩處日費田產醫治久不能痊死後人猶掩鼻由此以觀呂欲棄妻而反為妻所棄被佔人產而自責其產嫡妻美妾未曾到手先作貧痛之鬼天之報施不爽豈髮淘可畏也

附石崇與王愷鬬富誇示奇麗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其他珍異之物莫不爭勝後崇因罪伏誅乃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此富不足誇之證也杜鎮少年登第與同輩遊一寺中老僧問其姓名旁人遂以科名誇之老僧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內愧其言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旁兩枝丹桂一齊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此貴不足誇之證也

昔有兩新舉赴公車意氣揚揚旁若無人逐次旅店偶閒步遇一老者孝服而來揖而問其行止兩舉曰村老何知吾輩乃新科會試者老者曰然則孝廉公也兩舉曰此老亦知書竟識孝廉二字老者曰如蒙不棄至小庄茶話遂同至座設酒款之兩舉據上座老者不忌老者端坐不動聲色頃之一人孝服至客前長揖老者皆答曰大小兒也兩舉見其亂字不凡問老者曰令郎必讀書進學乎老者曰叨登兩榜現任布政兩舉踧踖不自安欲辭去老者固止之少頃又有孝服三人

至見客揖之老者曰此二三四小兒也兩舉曰有令兄老先生則諸兄功名不難矣老者曰也到不消俱已叨登甲榜二小兒現為御史三小兒現作知府四小兒新中未進也兩舉嘅然曰嗟生不識老封翁救肆唐突老者曰小兒也未能封得老夫叨為臺部侍郎兩舉益慚汗涕載拜而別詢之旅店知老者為白公中復回歸葬其夫人故李厥在村莊也時已一鼓五進士矣同上

金壇某生特才傲物一日謁文恭相業曰嘗有作此文而不遇貧賤達者是夕酒酣步月意謂得志後某女可娶作側室某舍可謀作第宅次夜夢 關帝告曰神明重夜剝暴僧祿籍甚高今科應魁南國余簡既諫忽念又吐狂言已洛 文帝罰還三科矣後抑鬱而卒 勸誡類 妙

狀元宰輔齡未衆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人同船都是年少輕狂議論鋒出曾公為人簡默若無能者皮舉人取書肆義問之曾俱避謝不知皆笑曰彼偶然中舉人耳因呼為曾偶然已而聚皆不中曾中狀元乃以詩寄之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趙得浙江船世間因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偶然 人鑑

明興亿年春芳年十八及第奉旨歸娶一日臨鏡忽大笑曰不料我竟中狀元其夫人故問之曰狀元題年始有曰三年夫人曰然則三年也有一箇公心愧其言自此折節卒為名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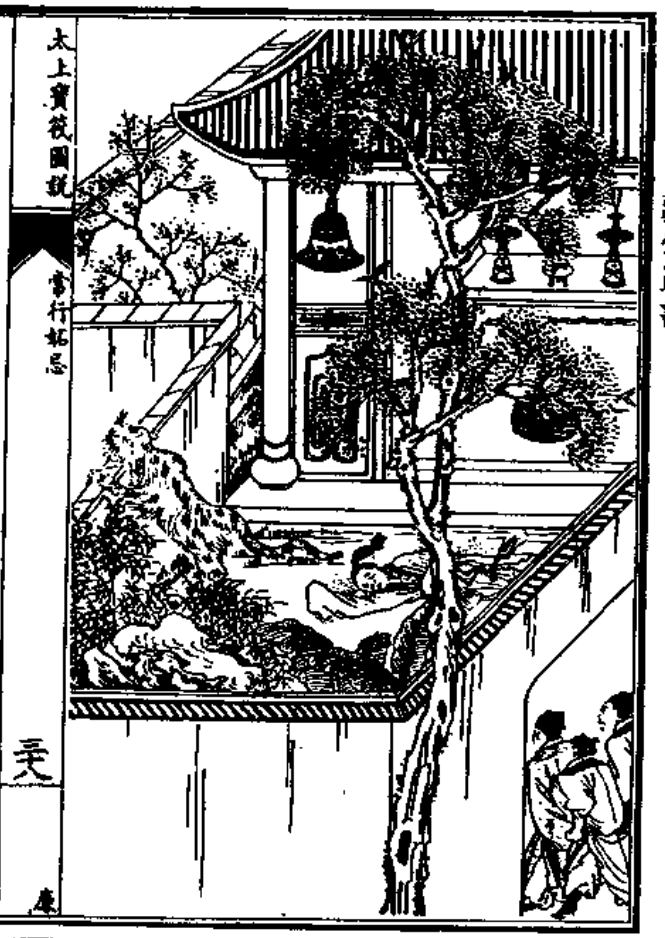
按李公童年時初入村塾一員新者偶指土地祠門忽聞廟中云今日李狀元上學當洒掃街道起視無人遂復坐頃又聞曰李宰相來矣忽疾風掃淨街塵俄而一人攜一童子捧書而至遂詳詢姓名許年以女未嫁因家貧為縣小吏今見而異之命俾公子讀應試入泮或有諷其解貧新之姻者李堅拒之挽登魁選後大拜子孫科甲不替 桂香號

徐太史曰神貽為狀元宰相作冰人耶觀其泮宮得意不寒前盟真狀元真宰相浙江張泰路過嚴州先一夕店主夢 神曰明晚來投宿張秀才科甲中人也次日張泰至店主述其夢泰喜夜思登第後做官只有美醜當易娶越兩日店主又夢 神曰張生尚未登第便思娶妻今不能發富貴矣後果一生窮困 人鑑

吳下名士某年逾六十一日語其妻曰我雖未登科第幸一生美館得以成家夜夢其父責云汝本科第中人只緣處館曠職有虧士行 文昌削去桂籍尚自詩耶後坎壈終身 桂香號

衡岳知慶陽僚友請婦會飲金時姻燕衡夫人雅制叙布裙而已既歸不樂岳曰汝坐何位曰首席也岳曰既坐首席又欲服飾華美當責豈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為美談 通鑑綱目

近日婦人女子每以首飾衣服相誇耀故附此以資勸誡



太上寶筏圖說　常行妬忌　三九　康

從來寡毒婦人心笑裏藏刀蓄意涂世上而今宿不得化為猛虎入山林

常行妬忌

註　妬忌專指為婦者言七出之條妬居其首蓋婦人明理者少陰鷙者多爭寵構怨善至絕人嗣續惡有不可勝言者妬為女石言女心如石不可轉也忘為己心言惟知有己不容物也

案　陝人朱容世廣有家資中年無子妻殷氏內懷陰毒外飾柔善竟見夫意先言曰古云婦年四十為夫娶妾我今年三十有八置小星以廷後嗣此其時矣乃選有容色者不惜重價且以妹稱之十分親熱不數月即用巧計使朱自己遣僕反再四慫恿朱隨其術中不覺也有舊家女年十七貌冠一時朱素常心羨殷嘱媒說合用銀三百兩娶之朱如獲至寶時刻不離殷強作歡容私謂女曰前出身世族與小家之女不同見吐痰當作愁容不可露輕狂之態庶足見重於主翁也女信之自此見朱或背燈而泣或攬鏡長吁不復歡笑矣朱反託殷相勸殷曰彼不願作妾故如是也一日朱往莊課租率諸婢將女驅死朱回見殷披髮長號反勸曰此女不願作妾故率短見賢妻穆禾速下之恩人人俱知彼自無福異以哭為後有老僕將慰朱之事一一說明朱方悔為殷所愚此後娶妾另居花園與殷兩不見而殷無計可施

謂朱曰我年已漸老欲誦經禮佛以畢餘生讓爾之妻主持家政花園我自居之即日兩下遷移朱惟日日營其供給以求無說時值中秋朱語妾曰如此佳節伊獨處空園情殊可憫既不肯出而就我何不往而就彼命治盛饌與妾同往殷笑而相迎留妾閒戶同飲朱候至三更猶不見妾回從門隙窺之燈火尚明急冀談心未歇不便驚動退而歸寢次早再往門扃如故大呼不應令僕將門撞開見一斑斕猛虎從內突出踰垣而去妾之肢體已零星食盡殷不知所往識者曰殷一向妬忌已具虎心故一見妾即成虎形食肉消恨又何怪焉或曰殷人也豈有變虎之理花園近山常多虎患殷必先為虎食復方食妾耳二說不知孰是

附　宋大夫薛瓊有子十人一僕一跛一蹇一聾一瞽一啞一顛一獄死公明子皐見之問曰大夫所行如何而禍至此瓊曰予生平無他惡惟好行嫉妬勝己者忌之佞己者悅之聞人之善則疑之聞人之惡則信之見人有失己如有所得見人有得己如有所失子皐嘆曰大夫心行如此必至滅門矣惡報豈止此乎瓊聞其言信然子皐懼子皐曰　天雖高而聽甚下大夫若改往修來轉禍為福不患晚矣瓊自此改悔盡反生平所行不數年薛子之疾皆愈瓊應萬祿註



太上寶筏圖說　無行于妻子　罕

男學梁鴻舉作品女
為孟氏案齊眉如何
筆墨相調戲歌送功
名却怨誰

無行於妻子

註　妻者我之敵體子者我之後嗣待妻宜和而敬待子宜嚴而慈勿不以禮待妻有失倡隨之義不以正義于有傷天性之恩反己有愧成何家道哉

蓋前朝浙士衛某少年博學娶妻嚴氏貌既超羣才復出衆夫婦以風流相競不務小師某師提成進士高翰苑子書奇嚴氏曰京師花柳地吾已置小屋數人足供金綢論其才貌與卿相爲其新孔嘉不復念舊矣卿若不忘可速命駕同享富貴得書知其相戲亦具劄相復曰君得有小星妾在家亦嘗有小夫此處樂不思歸矣衛家龍乃富偕之來京與君相敵如潘安衛玠難分伯仲也某閱舉大笑置之案頭久而忘收被同僚竊去列款上奏皇藏承不欲用其歸家益縱情聲色絲竹管絃之聲日盈於耳優人妓女往來不絕甚至自塗粉墨與梨園子弟登臺演戲縉紳之體掃地直知身之不修不可齊家所生二子效法前人之樣不讀詩書不務正業日與幫閒篾片或遊秦樓楚館或就舞榭歌臺後為優人勾引至蘇州學戲流蕩不返某夫婦竟無人送老抱恨而終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旨哉言乎



太上實祝圖說　失禮于舅姑　四十三　廉

堂上翁姑不可輕未
終酒令骰全更寄言
天下閨中婦
身家富生

失禮於舅姑

【注】婦人出嫁之後春秋還豆不躬父母而饗其舅姑清明祭掃不赴父母之墳而赴舅姑之墓甚婦人從夫以舅姑為父母也律載忤逆舅姑罪在不赦王法如此陰律更嚴可不慎乎

【案】臨邛郡西村有駱翁者幼為人牧牛長入贅食馬粮又常縋犬入山捕野獸偶得無主橫財成巨富生三子各為娶婦皆舊家女翁與媼自知出身寒微不敢與三婦爭禮飲食供奉如待尊客三婦習為固然稍有不到非形諸顏色即見於言語翁媼皆忍氣吞聲不與較也長婦呼翁曰老牛姑曰牛婆次婦呼翁曰老馬姑曰馬婆三婦呼翁曰老狗姑曰狗婆各指其年幼鄙事嘲笑之翁好吸煙時不離口三婦瞎將牛馬糞晒乾拌入翁吸出嗤氣知是三婦所為呼三子至前欲加杖責三婦捉身出曰牛馬乃翁之故交少時不嫌今反據耶若論成家之由翁當報狗恩食狗糞何牛馬之足云各拉其夫歸房其父母反云翁媼凌辱其女率領多人將翁毒打翁反治酒賠情自是任其無禮再不敢與較矣一日值翁生辰三婦並不慶祝攜酒肴至後園會飲以牛馬狗為令長曰牛不耕田該打一千次曰馬不行路該打無數三曰狗不吃屎合該打死正在鬨笑忽天起黑雲霹靂一聲長婦化為牛次婦化為馬三婦化為狗惟手足不變尚能言語送信其父母家皆恥而不來三畜與以茶飯皆不食見牛馬狗糞食之立盡遠近聞者皆來爭看數月乃死

【附】宋氏金華宋濂族女也夫衢州人夫其姓名為閩州守坐累死家人遠戍金萬街氏未姑以行至常德題詩郵壁太祖聞而釋之賜以閩守之祿今雲南永昌城西有節孝碑都御史王中題其陰祠則御史陰汝兆所建也詩曰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挾親姑怨茅屋抱薪度地暫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傍人問我是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為土千戶奉旨運粟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兄弟晦迹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方今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幷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過搜覽意欲出仕蘇蒼生前年都邑恩交辟辭親笑做趙神京萬言長策獻閶闔況金拔報來徵膺承恩榮除閩州守赴然晝舫西南行到官搜賢訪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升堂剖公務夜則挑燈理文稿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應教像佐郡推獲罪苦相拔寮院來投誰與訴臨

太上實祝圖說　失禮于舅姑　四十三　廉

行囊素無蓄鮮惟有舊日將去書帶衣父老泣相送遶留永于爭號呼彼時徵賦動盈萬妻夫自料無從辦竟農拷打不成招暗嘆哭令莫送飯無何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只望門戶豈興一旦翻成空親鄰憐妾貧如洗斂鈔殷勤餽行李零丁三日到京師奉旨邊方戍金蓋兒弟遠餞龍江邊臨岐抱頭哭向天姐南弟北兩相慟別來再會知何年開船未幾于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眼前有子相親傍身安且不憂家鴻如今子死親年高鬼到雲南有何望八月官船渡常德倪茶壺程戚行色林空日暮鵑鴣啼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雲梯百户幹放來取善兩賠雲消犯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情思實昏倦無力五更睡重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遣翻思昔日閨門內連行不出中堂遠融融日影上棚杆花落庭前鳥聲碎實難斜暮金風翅翠雲蟬鬢蛾眉嫣續床新剩雙蝴蝶坐久尚餐春思饒誰云今日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途日午姑云飢欲丐奉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若秋空雲喪夫未經數十日畫眉重綵臨王國君血色紅裙蹴羅袂騎驢遠涉長安道穩步不知行路難楊鞭指笑青山小古來節義重難陳抉目截鼻肝肥真嗟說風俗日頹敗綱常廢蓋趨黃金妾

心汪汪淚如水甯受飢寒不受恥幾回欲墜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孝思須體夫戀戀當學蘇高終養膝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到傷心淚如雨咽咽低頭不能語道旁閒者總婆酸隔鄰哀猿叫何許衡州府志

武林王茂室施氏家貧養姑姑性嚴刻氏孝敬不衰每日誦

太上感應篇善勸女作為善年二十五病卒至森羅殿跪堦下閻君霽顏諭曰汝陽數已盡因汝事姑孝且奉行感應篇弗忍特赦汝回增壽一紀氏曰適死時備歷痛苦吾不願復生　閻君曰汝雖稟靈根但力行未至故不脫生死苦海中若能久積陰功當解一切疾厄且不復來冥府矣遂甦自此奉行益力年逾九十無疾而死蘭桂編

徐太史曰真誦經而勸人為善是曾帶前生善根來力行善而垂老不倦是又帶今生善根去此媲來去自是蓮邦中人何以故善為證果根孝為眾善根也

茫茫苦海幾回頭　仙佛垂慈淚不休難得開伸施孝婦此心灑落已瓊樓徐太史詩

胡廷桂為鉛山簿時私釀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廷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予曰孝廷桂曰汝既孝可代汝姑受責即以私釀律笞之感應集註



華表歸來化鶴難冷風入戶骨增寒身為厚恩遭捨劫留與傳棺送子看

輕慢先靈

註先靈謂已亡祖宗考妣輕慢若祭祀不謹拜掃不勤是也至於葬不早辦輕慢尤甚夫死者以土為安世俗信堪輿之說擇年月日時卜山水形數數有終身不葬者有貧欲厚葬及子孫孩皆仄不能葬者有互相推諉或藏於房分之說多年不葬者有經年不登塋隴不閉松楸不躬祀事更有忍心害理焚燬收遺者夫孝子愛親欽而藏之猶恐不至何忍付之一炬仁人君子遇此輩而曲為之解亦大功德也

宋江右劉敬宇年老多病謂其二子曰古葬禮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庶人七日此定制也汝二人素憚客我死之後恐互相推諉多年停櫬令有銀百兩付汝為葬費使我骸骨得早歸土泉下獲安矣言訖而逝二子計曰停柩於室又不吃飯穿衣何碍於人不若將銀分而營運得利再葬未為遲也遂各分銀五十兩出外貿易得一思十得十思百沒滯十年不謀塋壙一任總帳塵生靈几蛛網其父臨終諄囑之言竟不復置念矣一日鄰火不戒延燒停柩之室二子搬搶物件不顧父棺遂被焚燬以瓦缶盛燼埋於祖塋一丈不費欣欣得意時

逢清明村中土地有賑祭孤魂之例鄉人賽會廟中神忽顯靈附於人身大言曰此村有兩逆子得父之貲不葬父屍致遭火燄父投控東嶽一付離龍一付白虎矣嗣掌當以此為戒衆聞逆子為誰神曰不久自知無庸預說數日後有人寄信云二子在外一山行為虎所食一夜卧旅邸火龍燒著被褥不能起竟被燒死衆人方知神言預示蓋指此二子此輕慢先靈之報也

附大觀中雍鞏遊太學有　關聖祠甚靈顯鞏每以前程禱一夕夢北曰子已獲譴於冥可亟歸鞏曰某生平無大過願聞譴罪之由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鞏曰某尚有兄何獨受罪曰子為儒者當明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死於非命　王佐實錄編

何子平遭母之喪世亂八年不得葬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日食薄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兄子欲葺理平泣曰吾情罪未申天地間一罪人耳屋何宜修會稽太守為營擴葬馬子平後嗣繁衍為會稽望族　文獻閒全書

劉機父卒家人泥陰陽言各以生時與葬時相值久不克葬公獨曰願以某生時所值葬父於是力葬之公後官至大司馬贈宮保　同上

鼎甚孝廉朱又陳老於公車康熙壬戌會試北上其妻夢朱衣神告曰汝夫數世不葬家中累十餘棺令科本當首選　帝君因此削其名矣是科閻中果擬元以微言見落柱香錢

徐太史曰素與祥潼庠生聞葉事同伏讀　帝君重本文曰是故七世祖考有一不安則子孫不能發達　聖訓諄切示人如此其削名也固宜

孔塤丁母憂既葬歷官至秘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於前責之曰汝棄吾土窆益吾殊歲時祭享寄食於二女家為子當如是耶陰司本欲罪汝以警世為汝居官仍讀姑暫置之自此切須勤視墳塋歲設一祭以甯山神亦以安我也　風應篇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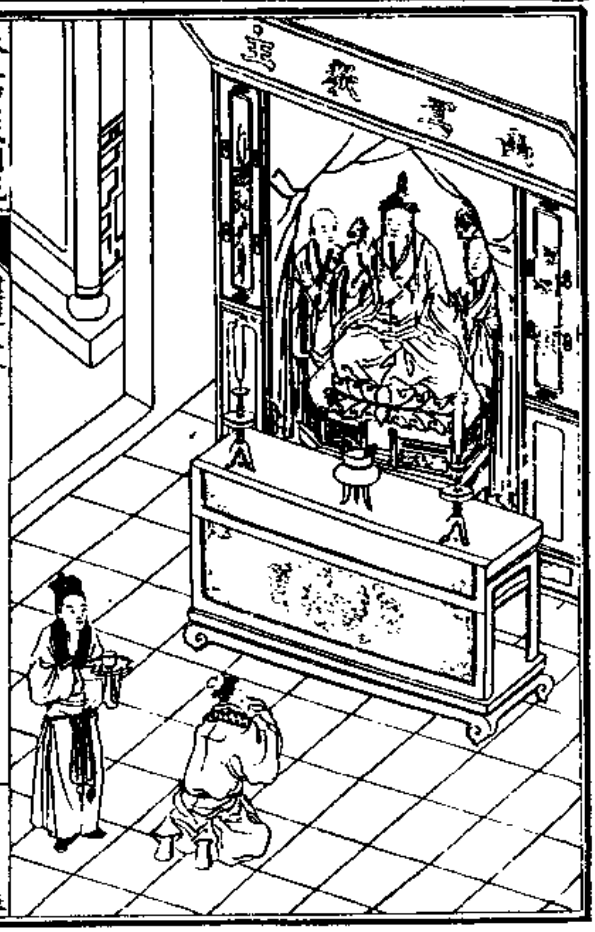
太原王涘言向有一官者病其家數世未葬急買地一方自祖考至功緦之親悉依昭穆以次葬之俱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營穴之法人皆訝其太易謂禍且不測乃歲中竟遷官擢家益昌盛今人稽留葬地動輒逾紀徵求不可知之福於祖先遺體真罪人也至於前人已葬之地無論親疎賢不肖萬萬不可毀掘掘而見屍必有奇禍否則貽害子孫若出兵主將能覆葉士卒勿平人塚勿發人棺勿伐人護墳樹木功德尤大

朱在庵曰權厝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侵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腐矣仁人孝子亦當念之　權厝與火葬皆是惡習

附錄楊椒山先生戒火葬文

慈溪火葬親柩者尚有人心哉上古禮制未興親死衣以薪葬之野親尸得無惡也後世聖人制喪葬禮始喪擗踊哭泣朝夕饋奠不忍遽死其親也衣周於身槨周於棺勿使傷日有悔焉耳葬則卜其宅兆表以封域崇親體之安也自火葬之說興焚其身灼其骨或投殘燼於流水或貯瓦缶而埋之嗚呼既火之矣猶美其名曰葬不思親之靈爽附此朽骨骨已朽矣靈將安附夫狀帷埋馬蔽蓋埋狗不忍狗馬之死陷於土也乃親尸不如狗馬之得全於死復尚得謂有人心乎如謂生有知而死無知獨不念父母本主神像尚當愛敬況明係親之肢體何忍慘酷至此如謂家貧無力營葬則掘土而埋之可也如謂埋棺必須有地豈火化竟可無地埋藏乎如果確係無地亦可商之親族世多仁人君子必不終於坐視倘或親沒遠方力難扶柩歸葬與其焚身灼骨圖將來之祭掃不若隨地暫葬俟現在之親尸設使遺命火葬為子孫者亦當自發良心勉力安葬何得貪圖省便謬為順從昔文王葬無主枯骨四海歸心乃以父母之軀而忍付之烈焰乎然世更有喪心病狂之說謂火葬易發嗟嗟人心合乎　天理人心既亡　天焉肯錫之以福故　文昌孝經畫斥焚尸之忍惟望長民者廣為榜示勸諭安醒習俗善人則斜同志買隙地掩葬無力人之棺其功德豈淺鮮哉　崇善堂彙錄

文昌孝經曰一或貪阻敗壞移體以親朽骨為名利陷此以上為輕慢者言也甚而慘惡焚化親屍此以下為火葬者言也辭情慨切詞意悲愴一字一淚令人不忍卒讀楊公椒山先生為明孝忠臣其戒火葬文引用是經則其平日持奉是經可知矣又何疑乎是經傳自宋代真文忠公為之倡明有明邱文莊王文恪諸公更為之序而行世且是經智愚感悅實與至聖孝經相表裏通體四言最便訓蒙奉持者必獲靈驗蘭於同治乙丑春謹仿千字文離句法編寫付梓以廣其傳而蘭即於是春歲試微倖入泮後蒙　戴邑尊暨　許學師撰跋附梓捐廉倡刷並蒙樂善諸君子助貲印送其間靈驗異常不能盡述原本卷末俱有芳名可證現已印至七千餘卷四方各塾師亦皆信受奉行視為訓蒙善本嗟嗟人性皆善有覺斯興蘭之捐刻孝經者非敢沽名徼福特欲藉是書流傳聊贖不孝之罪於萬一云爾茲因楊公椒山先生之言追念孝經靈應之速附載於此敬告同志已巳夏月弟子毛金蘭記



千言告戒爺叮嚀庭訓如何竟不聽違逆已干天重譴欺心猶試目蓮經

違逆上命

【註】上命舊註以指君命臣主命僕將命士卒官命吏役而言愚謂國法森嚴臣僕兵役未有敢顯棄背逆者也惟家庭中子弟或情愛或情才往往自持己見視父兄之言如弁髦不孝不弟罪莫大焉

【案】秦中賈翁生子賈芳潤有才具目中無父凡翁之命無不違逆翁嘗戒之曰孝順德也爾事事違我順德安在芳答曰順者理而已矣父之所言多不合理兒故改正之以求其至是非敢逆也反覆辨論口若懸河翁不能難及笑曰孔子惡佞口嗣後一切事任爾主之音容不與矣凡家人啟白則曰可回大官人親朋有事相咨則曰可商之小兒內外祇知有芳不知有翁一日翁女歸寧翁憫其貧命贈參二担芳顆粒不與翁雖含怒但違逆已久莫可如何惟付之歎息而已芳嘗與友遊報恩寺見有地藏王菩薩本願經內載目連救母之事曰人死魂歸於天魄歸於地有何形質受罪且目連之母在世不過宰殺猪羊打罵僧道其過極小何致入十八重獄受重重苦報乎真是胡說碎而焚之一時困倦借憩僧房晝至一精室門懸斜聯上書菩薩本願經無非行孝地獄光明藏方是能仁稍刻有一童子

出曰菩薩喚汝隨同進見菩薩盤膝上坐裝束與塑像無二責芳曰目連之事載於佛典豈有欺人爾碎而焚之是不敬也目連救母於死後爾違逆父命於生前是不孝也不敬不孝何以為人命侍者以米湯飲之醒復神魂還復與之飲食亦不知饑飽雖欲違逆而不能矣

【附】袁文達公典試福建心齋解元文稿發至欲一見盡坐公廨閽門外喧囂聲聞之則解元與公家人為門包角口公意其貧孥家人索詐之刻傳見其人面目語言粗鄙無可取公不悅固告方伯某深悔取士之失方伯曰公不言某不敢白放榜前一夕某夢　文昌　關帝　宣聖同坐朱衣神持福建題名錄來　關帝　威嶽曰此第一人平生作惡甚斷何以作解頭　文昌曰渠官階甚大因無行已削盡矣然渠好善喜讀一聞母喝即止不敢違逆念此尚屬孝心姑與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　關帝尚怒而　宣聖無言未幾解元果暴亡忘往看銳

李孝喜知開封府有秀才為僕所凌忿甚作狀欲送府為同社所勸解而止乃自取狀覽學考壽判曰決杖三十僕怨之竊狀走府曰秀才自學府判狀私決人壽即令追之既至真陳所以壽謂僕曰汝違逆主命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命吏如數決之



作為無益費工夫龜
曲濫詞更可誅陽世
縱能逃國法陰間難
免入三途

作為無益

註無益如博奕飲酒奇技戲術及淫詞艷曲酣歌恒舞之類作為在此始之耽誤正事久之迷戀喪志非徒無益而又害矣

梁渤海全如王雖係貪人卻喜好善見人作好事則共勸鼓舞始終不倦又嘗刀疾手錄善書普化世人有相知見其勞苦勸令稍歇答曰我之為此非求得功祇行吾心所安若稍存懶怠此心不安不如勿為也一日泛海被颶風飄至一山全登其絕頂遠望海天一色十分暢快忽有一道者青袍桮杖古貌長鬚從林中出謂全曰世人尚假上帝喜真歸生平勤善事修善書皆係真心不求人知功莫大焉全謙不敢當道者又曰儒者具有聰明不為聖賢闡發義理編造淫詞艷曲流害天下萬世此等人墮地獄中受無量苦永無出期爾試往觀之知彼之罪則知爾之功矣乃攜金手行雲霧中須臾見一城樓曰酆都守門軍役皆奇形異狀見道者伏地叩首又至一大署侍衛林立亦復頂拜伏堂額曰森羅之殿兩柱聯曰爾既如斯任爾好任爾詐任爾作惡少不得庭前勘問我誠無奈爾我法盡我理盡我奉公又何須堂下哀求一王者見猿出迎導禮備至道者曰淫詞艷曲最

為人心之害陰間受刑陽世不知犯者如故可令人帶此千往看明白傳語世人倘得回心向道亦大慈悲也即有二役將全引至一處見有數人或受刀砍或受型流或受碓舂或受油鍋受畢一罪被復原形全問此何人鬼卒曰此乃作金瓶梅浪史肉蒲團濃情快史諸書者全又問罪有盡期否卒曰萬劫沈淪求入蛆蟲道未可得也焉有盡期全亦心懼欲回役復引至殿道者指王謂全曰此明季楊忠愍公也在世忠直參殿嵩五奸十罪上帝深嘉特授令職爾回並為宣揚庶見上天賞善罰惡毫厘不爽也乃辭王仍攜全手回至原山值風順別道者掛帆而去送人道其所見謂語勸勉無如人心迷惑反有笑其說鬼話者全亦聽之而已

附閻人諸葛潤善畫影色春宮浪遊都下名重價高諸貴人子弟日雖近之家遂富一夕盜突至潤大呼盜砍去其手連揮數刃而絕財帛席捲一空有舉家孝康在都得其遺稿數回是物流傳害人家男女不少償其值而卷火之是年季登第子亦先後聯捷南宮

裝時摘錄下同

張某稟異才好編小說刊板發賣自謂紙上泡影筆底雲煙無傷陰德一夕夢其父訶之曰爾所著者刻令閱者目眩神飛認假為真因而敗人行檢者不少冥司於此等業降到最酷刷本前程遠大善數綿長令孽根折消矣可惜祖先數世培植一旦頓喪關手尚謂無傷耶張悚然寤大悔未幾全家溺死

四川錢生大經準閩海博年十七遊庠久困場屋庚子科稽留太邑祠夜夢青衣童子引至桂香殿前　帝君命吏查冊云錢大經二十歲鄉榜第二名聯捷大魁天下官二品壽七十二緣造淫書三部削籍奪祿不永　帝君諭曰汝存心忠厚且孝友無虧奈何撰造淫書使男女閱者敗名喪節若非宿植德本立見殞命墮地獄矣錢寤而悔遂人勸誡後以明經老卒年六十七註香祝

徐太史曰造淫書者曲繪情形多心地尖薄乃忠厚孝友之士亦蕩浪為之此　帝君所以為錢生深惜也度其意不過才子戲筆借紙上賓標海市聊以自娛豈真挾殺人之心哉不知筆鋒快處血濺頭顱心逆濃時根深地獄僅示削籍猶為薄譴倘移江郎彩筆表揚忠孝節烈則闡幽光祇頒俗馨洽人　天宇宇徧作善道華矣

唐東王聯年近五旬無子素信善遇欲刊布　關帝戒士子文至丙寅除夕夢　帝君抱一嬰兒曰爾能遍發又刊文傳世今賜汝子昌後次年果舉一子聰穎異

常連中乙丑春元鎮航琳



夜來風雨撲紫門夫
體支分天亦啓梁上
有人瞞不得首官獲
拭慰寃魂

懷快外心

㊟臣有外心則必欺君子有外心則必逆父妻有外心則必背夫以及兄弟僚友無不皆然玩上文俱言男女居室之事則此句專指婦女方合體旨蓋婦人嫁貴愛富或性情淫蕩多不安其室不必盡如賈臣見秦而邪念在中難保家門之無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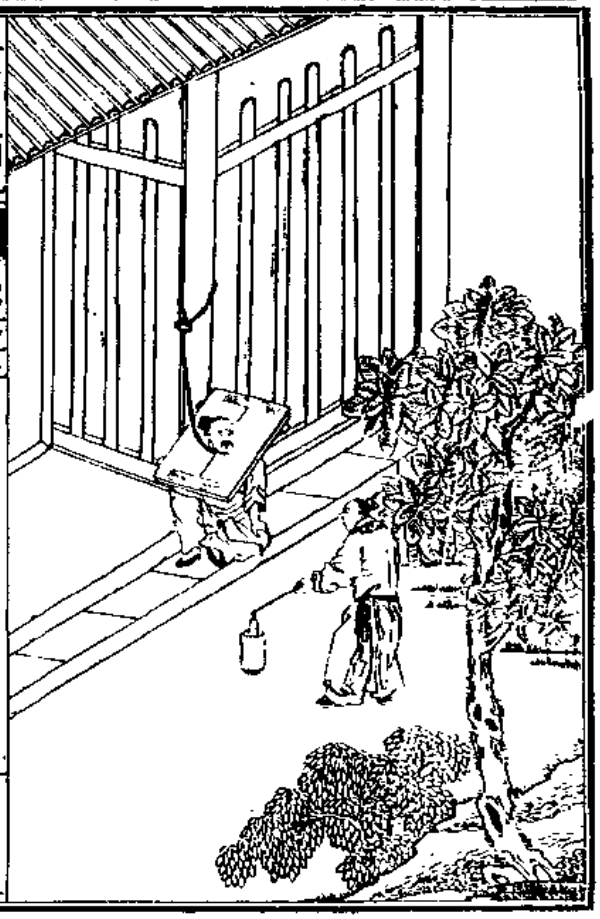
㊟秦蘇秦元保娶妻秦氏年方十八秦出外為商留妻在家託岳父秦自玉照管經營三年積有二百金收拾回鄉有盜姚阿三知其囊有重貲偽為蘇人與秦同路秦每日買酒與之共飲情意甚密盜原擬至僻處傷命奪財至此忽轉念曰渠忠厚如此殺之不祥聞其家中祇有一幼妻不若送渠至家取之亦易也同行至蘇州離家約二十里秦欲順便省視岳父母取銀一星付阿三曰君可作今晚酒貨明日到舍相會送別去秦老夫婦見婿回大喜治酒相待飯至晚秦已半醉將兩傘留下借燈籠照路背行李回家盜與秦別後將所賠之銀買酒獨酌又轉念曰此人辛苦掙來之物若盡取之吾不忍也祇少年夫婦今夜勢必熟睡取其半而留其半則情理兩盡矣計算已定訪知秦住僻巷天晚無人踰垣而入聽鼾聲

中有婦人與男子說話之聲盜心疑穴隙窺之見一少婦與一落腮鬍子坐床沿上摸心盜曰秦君遠出此婦懷快外心與人私通若非怕遠累秦君當手刃之乃潛伏樑上稍刻聽叩門聲則秦回矣婦不慌不忙將秦夫藏床下方去開門敷畢寒暄去龍行李與秦殢飲灌得大醉將秦夫扶出曰爾屠刀帶來乎何不下手秦夫遠遁不敢婦曰爾何無丈夫氣拿刀過手從秦心口戳入血湧如泉須臾命絕二人又支解其身裝入罈中埋於四處盜一一從樑上看見因二人挖地埋屍不能即睡雖以下手祇偷其素上酒盞而逸至街遇巡役獲住搜其懷中有酒器知是拘撲之賊送官收監次早秦老來看婿將兩傘送還女云並未歸家秦曰婿貿易得銀二百兩在我家用過錢即回矣兩傘現在何云未歸女曰我夫裏有重貲既不歸家必父圖財害命遂赴縣控告尹拘秦到案細審秦理直氣壯供語分明尹問倘有親女曰祇此一女問年若干曰二十有一問婿出外幾時曰三年又問女家尚有何人曰女係寡身家無次丁尹曰少女獨處何不帶回同住曰屢次相帶女不肯來尹心中了然喝令將婦樓起曰爾不回母家甘心獨處必懷姦夫慕元保須者備交出婦呼天叫冤反復狡辯縣尹只得將秦老收禁婦訐保再審秦

老李於獄中益一見笑曰翁非蔡元保大人乎元保踪跡我能知之若今我對堂堂時使有着緑蓑老如言稟官尹提鞫問之盜將如何與蔡同行臧情不思下手如何見婦手刃元保如何支解其身埋於某處且曰養夫長大多頭帶有屠刀必屠戶也蔡老曰雖女家不遠有廣省者正是此形尹達其捉獲起出骸屍二人皆伏罪俱極刑其蔡元保錄二百兩並無親人承領亟以賞其先存好心既能出首以免冒情淘道中之有道者也

附明許達固始人初為樂陵知縣值劉六猖獗他邑或潛竄賊或迎賊去達獨慕死士持巨梃擊却之以功陞兵事大陞江西副史時寧濠謀反奸徒皆蓄外心與之結交公隨事戮之且陰剪其黨及濠反知公才欲用之公大罵曰許達非事君而二心者死不從汝也賊怒殺之後贈禮部尚書謚忠貞立祠祀之其子瑒襲錦衣指揮僉事為集註下回

會稽張然作商於外其妻與僕私先是張養一狗名烏龍常以自隨及歸僕欲殺張戒作飲食妻語張曰與君別離已久君可張食時僕已拔劍俟其食畢即殺矣張知其意注漘不能食私以食投狗視曰養汝多年正將死汝能救我否狗亦不食盛目若有所視及見僕出張大呼曰烏龍狗應聲作僕僕失刀而倒狗咋其陰張乃以刀殺僕以妻語官官展訊得實殺之



生來兇暴性難更鍊
就頸甘鐵鑄成責罰
又加之又責悔行死
裏得逃生

自咒咒他

註咀咒一事篇中屢言之千萬不遂便生咒恨是懷怨而咒他人也咀咒求直是忿極而自己也此則撒潑無賴之小人耳不獨王法加之鬼神亦殛之矣

案許五生性無賴與人相角以頭撞去雇不立倒皆受木棒數十而頭不破痛故綽號賽鐵頭一日在碗店門首閒坐店中不見錢數百文主管曰方纔在此轉眼不見想有賊人偷竊五出而認話曰賴我耶仰天咒罵店主屢言不敢抵對有一乘馬者見其撒潑太甚斥之曰彼未嘗指名賴汝辱罵無禮獨不畏王法乎五將其人扯下拳腳交加衣冠盡碎夢人勸曰此係縣令親友不可動手五曰此更不可怨鄉地飛來救護已半死矣縣尹怒極差人鎖拏到案重責四十枷號三個月不許進屋使之日受曝曬夜受霜露限滿復責四十五躍出縣門指而笑曰關奈我何哉至前碗店猖然跳入取身邊小提亂打數百金破貨一時俱粉又打進內室拏其婦女店主稟縣尹曰此地方大憨也吾當為萬民除害遣差立刻鎖來選八名有力皂役以大板授之曰可帶赴大門外三板一換勿令連死責至二百板方許氣絕五至此方知要命流血長號哀求萬狀尹曰上帝好生吾奉為父母豈忍置人於死汝既畏法求饒吾且姑開一面仍命枷號不拘月日計及一年改悔方釋問五知罪否五伏地流涕曰小人知罪再不為非矣後果改行得令終尹之意責之後既不畏殺之又恐傷生故枷號經年使之靜中自怨自艾亦居官之微權也

附當湖林某有一婢適陸氏兒李長生子某次生子天錫康熙癸卯林病殁翌日復甦告家人曰異哉陸氏二甥一段因果也昨至冥府伴衛蘇掌方惶恐間人馬喧闐諸神送令科天榜至查核功過以定去取申詳桂宮冥王回喚予曰汝祿未終既來此看我查核新科舉子以貼報應之不爽予悚惶旁立隨有判官呈冊解元即甥陸某也冊載母林氏咀咒口過上千　天怒王色怫然再查陸某犯財色二字遠除之次查至二十一名乃甥天錫其母口過相等王亦欲除之再查籍中註有友人通賦當受杖代為完辦叔為縣令斷於母座補之又拒一奔女王喜諭予曰汝甥有此三大善稍當留名汝回陽可勉其精進勿怠予受命而出恍惚間即歸家也因召二甥語之是科天錫果中二十一名桂香榜



自古女子著大名
人何事反相輕他年
奉命巡邊日卧聽元
戎報五更

偏憎偏愛

注 若平平心接物則是非不爽好惡不私故能憎而知善愛而知惡苟用情一偏則喜怒倒置居家處世皆足招怨取禍至婦人之愛憎多出私心為丈夫者尤宜加察也

雲棲周清源娶雲棲張遊擊次女為妻張係行伍出身不知文墨見周談詩論文心竊厭之長壻林誠卿乃馬官守備為所深喜兩壻既皆愛憎兩女雖俱親生相待亦多偏枯長女歸寧則豢養進中門父母天語相迎家人慇懃伏事一切備待如歎上賓次女來則由角門而進粗飯菜羹如待下人女亦性傲非有大事不歸周屢困小試不能得青衿內兄弟皆以老童生呼之一日長壻奉差過臺署槟榔園內兄弟聚飲而食周適至取一枝食之眾曰此物消食汝食他何用周笑而受之時逢閩鴻詞科周以布衣上京應試得列榜等為翰林檢討京報到閩時張遊擊方待制府早堂制府賀曰令婿喜信汝知之乎張錯認是長壻對曰林誠居守備已出望外何敢更萌妄想制府笑曰此何足道我所賀者令次壻周某欽點翰苑耳張叩謝舉卽飛馬回署時署中正延安賓演戲長女盛服居客位次女另在一處以布幕遮之張羞怒汗流謂其妻曰二壻恭喜作繭抽絲長女喜養幀為女道喜或送衣裾或送珠翠邀與同席女撇唇曰寒士之妻那有此福所贈一切不受張令鼓吹開門眾僕擁送歸周後默舉差回藉祭祖內兄弟皆出郊迎非周不提前事惟各送槟榔一盒以愧之數年後林亦陞三邊副帥周以僉都御史勅巡邊徼林分曹伏道至夜持箏報更周於帳中作詩曰赤羽金戈百萬兵指揮如意聽書生當年曾記席前坐今夜轅門報五更此可見人生窮達有命彼偏憎偏愛者祇自形其鄙耳

附 王祥弟覽乃後母朱氏所生朱氏愛所生而憎祥然祥愈孝母覽亦敬兄祥被母楚撻覽必涕泣抱持母或以非理使祥覽必與祥共作母嘗以酒酖祥覽知其意發取飲母乃覆之覽後母雖忌與祥共及長每諫其母母又忿使祥妻覽又令妻齊翹而共之朱氏緣此遂漸感悟祥後往太保覽九代公卿東晉王氏皆其後也（晉陰陽文集註）

宋張潮妻孔氏病革遺五子再娶李氏悍惡虐遺五子五子哭於母塚恍惚聞其母宋撫之曰兒莫啼趙李終當去新人聞舊人暗澤發盥巾同衆今已隔對面永無因有恨要遺子無情祇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子歸以詩呈父父駭之聞於朝李氏發配嶺南回上）



人非井竈不能生堪
怪愚夫任意輕無禮
跳人兼跳食那知果
報當分明

越井越甕跳食跳人

(註)井甃載在祀典各有神以司之何可越也食者民之天天地惟人為貴跳之則褻聖哀四者以為超居之小節舉動之微玩但觀人於所忽全德始於謹微此即捧盈執玉火滅修容之意也

(雲)吳斯盛高身長腿膕躍如飛最不信神見人祀竈則非毀之飯後餘粒則拋棄之任意踐踏不知愛惜平已三十柬手無業乃入營食糧每員見真僕役可觀投簿戟補為唷長卽日中無人每遇同輩席地而坐蹇身躍過示其輕捷同輩見其來各遠遠路立防其踢也時逢大操眾皆頂盔穿甲在帥府伺候一兵坐地歇息吳忽從其頭上跳過不防頭上盔鎗鋒利戳入殺道血流如注昏暈倒地調治數月方愈又帥府前有古井以石為欄高三尺闊數圍吳日日率眾騰跳演習身法井欄甚窄縱有失足不致傷命吳一日立欄上正指麾如意之際忽如有神接捻不覺墮入水中但覺身壯欄窄不知何以入也幸平日稍知泅水不卽沈沒眾兵以繩垂下吳兩手握繩眾扯搜而上僅能露首身為井欄束住眾用大斧將欄打碎吳忽手鬆握繩不緊重復墮落眾視之已沈水底不能救矣夫吳以有用之材若肯勤習弓馬小心辦事何難富貴身霎時乃恃其血氣之勇踐食罵寵使同輩居其跨下以為嬉樂卒之身墮井中未為水鬼修身之君子是以謹小慎微無一時一事而敢忽也

(附)昔吳湛為縣吏居臨荊溪溪泉清澈一方汲之湛為行雞遶護小令鐵入後遇泉神得盤道果陰子方祀竈神送幸大富崇敬者倩福若此則福神者護罪可知矣感應篇最註下同

肅宗為太子時常視膳上使太子割羊臂臑既割餘污漬在手太子以餅指之上熟視不懌太子乃棄餅啖之上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夫太子於食尚愛惜如此人其可以跳食乎

蘇州閭門少年子趙某富而驕耽於色最喜跨人頭上每逢婦女入廟焚香羅拜之時必乘間跨之時六月十九趙入北寺物色適有一少女為其母病篤伏地禱告纏以涕泣趙見其美佯為絆跌之狀從少女頭上跳去髮髻為之亂不知其詐而誅之趙從此一跌忽覺陰囊腹痛旬日之間漸次斗大踹蹦而行自覺可醜不復入城市為累數年潰膿血而死

夫少年輕薄子毫無忌憚固為鬼神所不容矣但婦女入寺燒香亦足傷風敗俗其最可慮者如此書摘採數富豪內所載宦家女與媒媪淫污是也卽使能保無慮然以閨中賢淑甘為惡少窺探僧徒品題果何意乎昔石天基先生曰婦女能孝公姑敬丈夫勤女工主中饋教子女恤婢僕便是修善修福如不學好雖日日燒香神佛亦厭惡之矣有味哉其言也



物命猶知不可冤如何自己殺兒孫寃堪惨目傷心憂猿斬嬰嬰壯水盆

損子墮胎

註物命至微尚當體好生之仁戒殺放生何況於人乃或以家貧而厭其多或以野合而滅其迹或以婢妾所生而殺之或以生女太多而溺之有既生而損者有未生而墮者夫無故而殺一無罪之人忍羣相賊異損子墮胎者是殺無罪之子孫罪重深重不更有甚焉者乎

案劉元秀家財四十萬生子四人嘗語於人曰吾聞聚貲十萬使錢巨富吾今現在之財使四子各得其一豈不可稱巨富乎於是諸妻所生不問男女並理產之凡僕婢有孕必用藥墮之蓋惡懷抱之勞妨工作之勤也其嫡妻所生一女名雪姐年已十四歲矣元秀並欲殺之閉諸樓上絕其飲食女腹餓難忍哀號萬狀元秀與四子付之不聞女將樓板拆通向下而哭求食不得嚥所穿絮衣塞腸而死秀忽見女偕小鬼十數或形體俱備者或四肢未全者或血團一塊者皆來索命女責秀曰女年已將笄稱布釵荊即可遣嫁何忍下此毒手父欲留家業與四兄者渠能享否今眾血塊滾入四子口中惟第三子強橫持利刃亂砍鬼不敢近女曰且暫恕之三子皆被血塊塞喉滴水不下餓至七日其死更慘於女秀時見眾

小鬼或抉其睛或咬其肉遍身紅瘡流血痛極絕命其第三子防鬼再來時以利刃自隨一日出城至僻巷有一酒肆以女當壚容色甚艷子進肆沽飲女來陪侍飲至半酣刃忽墮地女起拾其吭曰我雪姐也何汝半年今方得報尚肯餓汝耶往來之人皆閑田中草內有喉喘聲撥草視之則已死矣元秀後嗣遂絕

附　姊人楊阿剩自幼貧病晚年尤狠須臨終語人曰我前身本醫人失於詳察有一婦人自稱病產不能辦其是孕適以瓷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我一舉殺三人冥官罪我罰受女身今已三世恒為瞎眼長困饑寒多病少安可語世之醫者以我為戒切不可誤損人胎敬信錄孝感切要錄

紹興諸生滕達其內子初生時父母欲溺死忽耳畔聞聲曰其溺殺其溺殺丈夫是滕達父母異而舉之此女長父遭逮於鄉塾中見案頭香熊畔有　太上感應篇一卷乃達晝日虔誦者詢其姓名與　神言符達裹以如從達連捉南宮夫婦藏佩皆老徐白紬末史感應聖信錄

徐木史曰三家村一蒙師耳而避逅佳緣殆感應篇為之牽赤繩也不知大千世界悲嘶屢盆中枉殺多少諸命至人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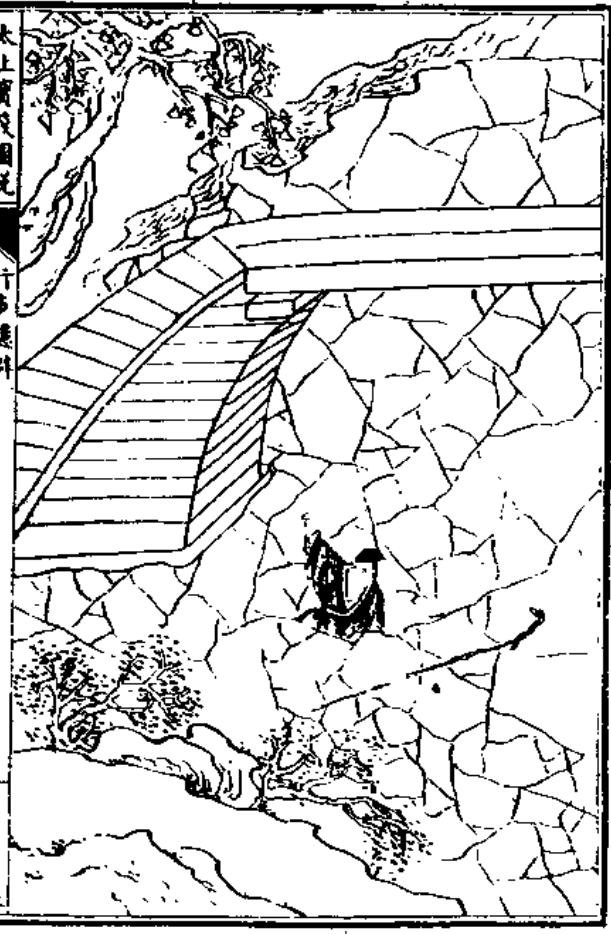
暗裏何人作塞修荒村書館卽河洲舉此坐擁知多少 晚見瑞編近案頭徐太史詩

趙仁家富最敬　元帝惠疫醫云必得紫河車而後愈仁惻然曰我見人服此藥不呪血必胎毒無一善終者且既食此則此胎兒女多死難育今我何惜一死不忍使人兒妖殤也卒不用是夜夢神告曰汝令壽絕緣不用胞胎一事　上帝敕汝增壽二紀後果享年九十一歲觀此顯報凡為醫者誠不可用此物及勸病人服此為穢褻者尤不可貪利偷此以賣於人致受冥罰人家當生產時更須防護穢褻不可任其偷去為人所食以致所生兒女不育也修福全書

假舟道人北方人也客居浙之東嘉慶庚申卓酉平間見金華永康縉雲一帶條遭漂沒不勝嗟悶感嘆夜在舟中寢夢　神告之曰子知漂沒之故乎夫上帝好生而居此土者大率以溺女為常已不知幾千萬數矣　上帝震怒警以水災被溺之人數適如溺女之人數今是不喪雖應無差可不懼哉子既動嗟憫之心曷不將此言傳布庶可挽回　天意則子之陰功亦不小也醒後因為之記以書勸人云同善錄全書

溺女隨胎禍報彙勸誡諸訓文詳載江西廣廣仁錄並續善渡冊及杭城新刻

保嬰安合璧善書識者幸重刊以廣施焉



脫却袈裟著絳裙
檀改用麝蘭熏髮髻
曲羅林中死雉向泉
墓送雨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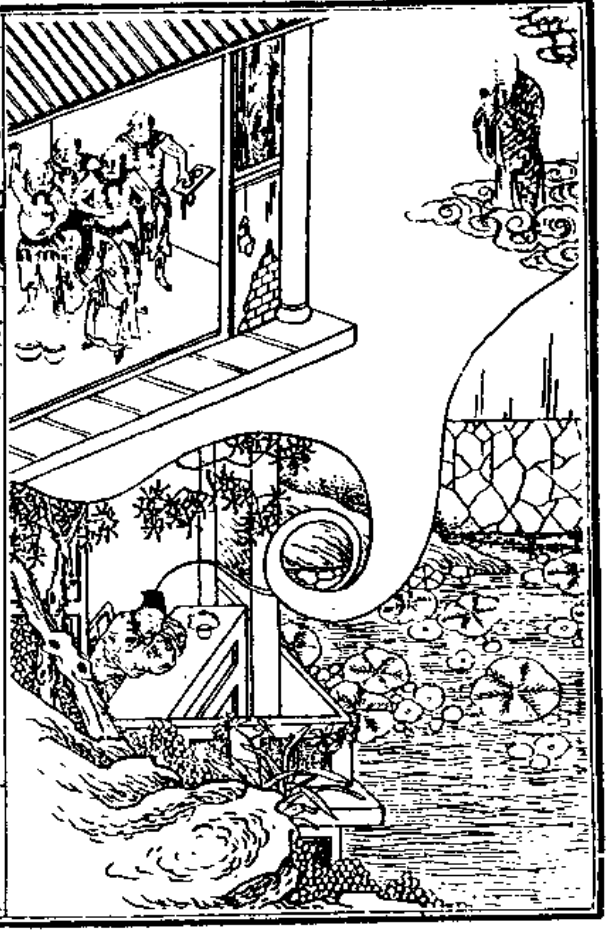
行多隱僻

註隱者不光明僻者不正大如讀閻瞎言處心說密之類小人陰為不善外面多方掩飾以為無人能知無人能見耳豈知神鑒昭昭乎司馬溫公曰吾生平行事未有不可與人言者此正隱僻者對病之藥也

衆善奉生存心說密作事陰深凡屬邪僻欺暗室無一不為外面部恂恂雅飭實陷正人君子家鄰桂香庵與幼尼印月通尼立願相從將所積百金陸續被其哄騙又將銅佛百事來庵變賣供其酒食衆恐事發連累將尼暗送遠方蓄髮還回作妻豈知罪惡貫盈天到不宥衆惡症毒氣上攻瞽其左目病痊至數載看操又為流矢中其右目兩眼全瞽遂成廢人家本不甚豐自罹廢疾不能貿易坐食山空妻武氏恨其平日所為不循道理亦生外心席捲所有約所親宵遁尼日食不繼自悔自怨亦成啞聲逐挈毘舒將衰生平隱僻之處並自己被騙作妾編成長歌沿街彈唱乞得分文以延殘喘衰之餓殍莫能顧也一日天寒大雪衰腹餓難忍強起扶杖至親友處覓食過橋失足落水無人撈救屍沈冰底至次年冰解方得浮起已為魚鱉食過半矣尼炊飯起火房屋被燬無處存身只得仍至桂香庵求廊下暫住衆尼皆罵曰爾乃佛門之罪人吾輩之敗類此清淨地豈容汙穢共推出門是夜即赴柳林自經人莫不以為天報云

附江南某舉人家富性貪而淫虛死後半年其友周某死一晝夜而醒言到陰司見某舉人遍身拷掠無完膚枯瘦不堪呼周哭曰我生平積惡如山死後一一受報不可言不可說悔無及矣只有一二事及今改之尚可減我惡報萬分之一我盤算重利逼寫借票數十張川計陷害過寫田地墳屋文契數十張盡在臥室某箱中可速還本人強佔女子幾人現在家中可速還他父母打死僮婢幾人骸骨埋在後園廁旁可發出枯骨用棺殮之則異痛極苦暴死半刻當生豬狗畜少幾轉並能急告吾子家中金帛雖多與他無涉財產一日不盡福害一日不息速速廣積善緣盡行佈施雖無濟於我也有益於他若不信可記吾言某月某日吾家已勃火部矣其子諸事一一如命獨不肯散財至某日某家果被火此康熙甲寅年七月事人鑑

庠生李某工詩善文年逾五十屢廣不中因請比鶴衣童子判曰子平生好雖森今上帝命添兩眞矣李愧而不信自後亦書戒男色事警世求免謂吾生道後竟作雞鳴而死無子增廣覺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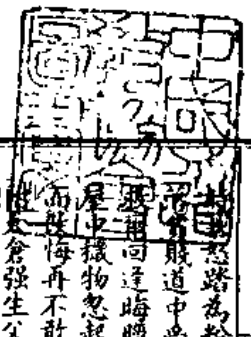


遲雖晚臘演千金期
旦無端起怒心穢物
欲餐不得白雲單
衮老僧臨

臘臘歌舞朔旦甄怒

註自此至殺鼈打蛇皆不敬天地神祇之罪臘一歲之盡朔一歲之首旦一日之首人當於此勵志進修乃至任情徵逐酣歌恒舞鼓鳴怒吼非朝乾夕惕之意矣

竇薛永年家饒於貲傲慢暴戾僕婢畏之時逢除夕薛謂家人曰當兹令辰若徒飲酒守歲殊無趣味乃喚梨園演千金戲文歌舞為樂體倦方歇早起命設供祀神僕婢圍看戲會睡未及陳設薛大怒持杖痛責之其妻張氏勸曰今日元旦君因細事頓生煩惱似乎不吉薛並遷怒於妻兩相反目將案上所供品物香燭之類一齊推倒用足踐踏呼雞犬食之越數月值夏夜薛於水榭中披襟乘涼忽見朱髯紫髮青面獠牙四鬼持枷鎖將薛帶至一處有屋數間遍地食物皆臭穢不堪衆鬼令薛食之薛曰饑食饿人太上所戒此物鳥可食也一鬼怒以掌擊其背大痛難忍不敢不依乃念佛數聲方欲取食忽見一僧從雲中墜下謂薛曰爾既知感應篇亦知臘臘歌舞朔旦甄怒乃太上所最惡乎除夕上帝下界考察功罪爾不知敬畏演千金戲鋪張天聽動御駕猶曰愚人無知至祀天品物爾還一



踏為粉糰以食雞犬罪莫大焉屋中所貯皆爾足踏之餘罰爾食盡轉世貧賤道中受烏江自刎之苦幸爾於受報之時不忘念佛善根未泯五故來相救速回往臘臘朔旦須誠敬虔潔薛叩頭受教四鬼拉住不放僧令掌誦華嚴經屋中攫物忽起火光一時俱熄鬼亦喜而釋手薛醒背上掌擊之痕青紫宛然懼而改悔再不敢踏前轍矣

唐太倉强生父死悲悼不已往龍虎山求天師應拔適江右一人亦薦父各出金啟醮真人伏壇移時起曰衣紫者得度衣褐者已發蛆蟲遍矣蓋江右人殮父衣紫而强父則褐也强泣拜問何以至此真人曰姑置他罪只誠臘啖狗肉終年教優童演戲即宜有此報强請更行懺謝真人曰天律已定難懺無益也感應篇集註

嘉興鄉紳吳姓者家蓄歌妓晝夜為樂庖人每至五更不得休息一日歌妓有暴亡者恍惚至殿下閻殿上曰吳某徹夜酣飲不恤僕婢致來咒詛　竈神上奏合行抄沒其家本人奪算歌舞者無與各從氣類薄配合令平押回後果如所言同上

陳英妻趙氏性甚悍好鬬詈雖遇朔旦不止一日獨坐有道者登門賣靈丹氏曰丹治何疾曰服之長生氏買吞之頓成瘖啞一語不能發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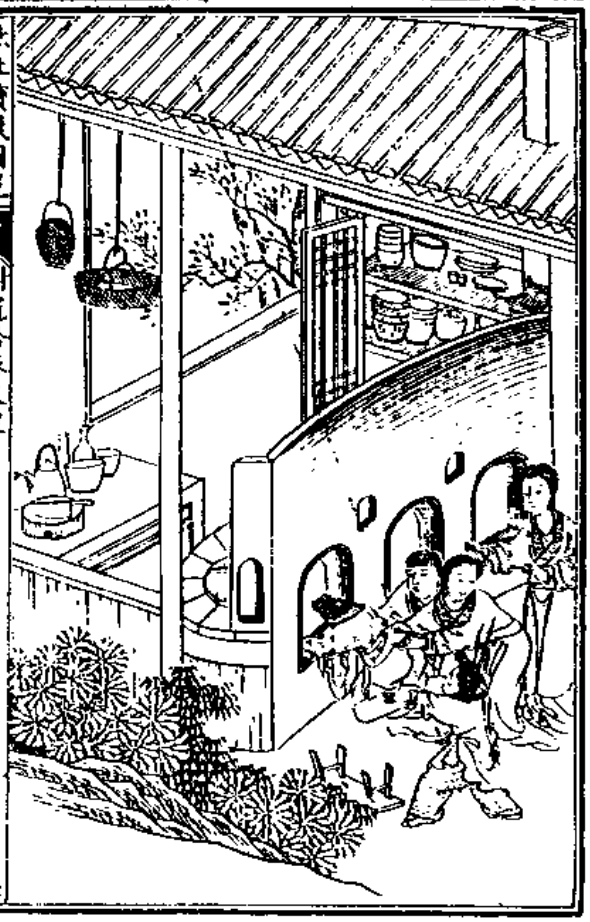


北為乾象獨稱尊家
曜森羅術帝閻何事
愚夫偏褻慢金鞭震
震失遊魂

對北溺嗉及溺

北方乃北斗星君所居斗極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掌握符籙紀綱元化為衆星之主號為至尊宜可褻觸況三界諸神皆南面朝廷宮闕亦南向人可向北溺嗉及溺即偶或犯之獲罪非輕

龍恒新遊友結斗會持齋誦經極其誠敬一日醉後忘情解衣裸體向北而卧夜起便溺正對北極忽聞乾方炮聲連震天門大開龍慌而穿衣方欲下拜見一人黑面虬鬚怒目執幡從空而下大聲責曰北闕至尊爾既群斗會大膽汗觸知情故犯宜加罪一等龍俯伏言曰愚人一時迷惑以為夜間可以無拘不意上干天怒後當改悔望尊神容恕神曰君子朝乾夕惕故得無咎遂伯玉夜過衛宮下車展敬至今稱之爾實不可隨行夜間遂可縱肆平有宮門失敬之律按罪加誅俟彰報於人間今姑釋爾遂乘雲而去天門亦不見龍自是防火杜患禁足不敢出門直知彼蒼降罰欲避不能有尊親在京為顯官以書招龍龍不敢辭遂登程赴京無事出外閑遊過太廟龍初到京不知下馬急馳而過被守廟官員擒住送刑部擬罪照過闕不下車律杖一百遞送回籍始知神言益不誣云



惟神至公善惡齊歸於
職掌惟神至慈良賤均
賴其生成何物牲夫肆口
玩褻死入泥犁之獄方稱
厥辜生前神智之昏尚
從寬典

對竈吟咏及哭

(甘)吟咏哭泣皆不敬也竈為司命之神與人最親若對之吟咏哭泣褻慢甚矣此亦不必身為也僕婢無知主人勿禁恐有所歌吟咏歌唱也

(壹)民間風俗臘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於竈前掃地除新陳設酒菓香燭謂之送竈有往生寶誥獨不信其說送竈之夕作口號詩以嘲神曰人家供萬戶一家一竈神今夕歸天上天宮何處存敝竈破鼎破眼積灰塵自己窮難救烏能福及人其詩極為鄙俚彼却欣欣得意對竈高吟數遍呵呵大笑竊有婢名柳綠罷擅專房妻使之滴裙違逆不奉命妻怒與之相較竊反袒婢書妻怒極至竈神哭訴一日竊閒坐書齋覺疫不歸寢衾以為在柳綠房中亦不問次早方起聞廚房婢僕一齊喊叫急趨視之見竊與滕號地兩手拳竈門以頭相撞青紫流血撞猶不住問之神魂已痴不能答應妻命撞至主房卧下延醫用安魂定魄湯至晚方知人事衆問之答曰昨坐書房忽見兩人將我拉至竈前喝我跪下見一皂衣角帶老人曰何物小子不明道理輒肆狂言惟神至靈合之則一分之咸萬如水行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譬如掘地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歸詩見類勝圖說

尤輕狂無禮甚矣至竈婢滅妻狀今在吾神座前哭泣更為可惡今革爾智慧看爾還能作詩偷神否命左右以湯飲我欲罷逐省費後病雖積愈但疫注心戒速忽不識一字並饑飽亦不知雖有龍婢不能近矣

(丙)贛州有一悍婦良氏常對竈門洗足其姑禁之不聽　竈君怒奏一子暴卒竟斬其嗣一心善度合掌下同

魏氏福建人每在廚下詬厲雨竈君申奏舌上流血死

近日有一婦厥嶼上竈舉火境之潛湯注之生一子二歲生蛾窠瘡死後竟無嗣

平佑常君奉　玉旨降諭愍世嫩慢　竈神十二誡

人若於竈前犯乎咒詛律口舌生瘡膿血出竈上犯乎敲擊律兩肘拘攣生忤逆竈內犯乎燒糞律極瞎衝　天遣瘟疫竈中犯乎壞骨律腥臭上聞罗亞疫竈下犯乎洗足律積生產難腳腫癱竈門犯乎烘衣律養育難成少子息竈旁犯乎漱身律厥癩　神靈宗祀竈下犯乎穢溷律永世哭牛　天雷擊竈內犯乎境宇律輕賤　聖賢賢賤竈下犯乎踐食律貧窮無籍世主乞鐫內犯乎烹生律水消火災罹大辟竈前犯呼關詬律湯產傾家　天不惜



釋有生經道有玉經金
玉雖異德是修心ㄧ有
教歸功法遂分試看冥
君相待之不同而後知竈
火之不可以達聲

又以薰火燒香

㊀香為供神之物人神感通必須誠潔倘薰有穢茶以之燒香則不虔甚矣又如油漬紙撚不可用以貫賊天地陰陽諸司皆所不受供養真武更勿用李冬勿用石榴延降一切上真勿燒乳頭香檀香謂之俗香月季花謂之不時花金銅花謂之惡花皆當忌之

㊁昔有一老人姓譚名志忠誠懷篤實持誦玉皇經四十餘年不倦又有僧月朝夜律精嚴持誦金剛經亦四十餘年不倦二人同時被攝之冥官君設高座供香花具案請老人登位誦玉皇經冥君在下聽聽誦未半卷見兩廊鐵網中囚萬萬鬼啾出半身攝至然皆有異香從經中出化為五色祥雲眾鬼皆裹雲升天冥君合掌贊嘆曰爾具此不可思議功德異日歿終或歸清微天宮逍遙自在或享人間富貴任爾自由不復到此地矣命鬼卒以寶幢送歸乃設平座令僧誦金剛經冥君坐而聽之不甚敬重誦畢經中亦無香氣僧曰衲與老人同此持誦而效驗不一得無金剛經不及玉皇經乎冥君曰非也經一而已有何高下師欲知此中因緣還當勸諸老人亦命鬼使持幢送歸既醒潔沐訪而問之老人曰我每誦經必着浣濯之衣以香水洒掃淨室然後取石中火或鑽木取火燒香啟口如對上帝若無此淨火定不敢以他火燒香恐其褻也僧曰吾有罪矣吾燒香常用竈下火即此一節吾之不敬多矣禮拜而去

㊂康熙四年松江府西門外袁太英端午節剖魚腸拌飯飼貓又將雞腸拌入初六日家僮聞其氣艳在牆外扶往登廁見飯粒雞腸誤入廁中歸告太英母母令有損衰者至初七日揀除乾淨下午太英子病少頃太英亦病初九日病未愈夢趙元帥至曰汝不敬五穀事　上帝命執汝赴審太英曰吾生平無過拋棄五穀實係不知此家僮張某所為也元帥曰罪坐家長還隨行如入半空途過一人執旗而至曰已啟矣亟反　元帥曰吾奉　上帝勅問無以復命帶往家堂神審理遂回本家家堂神曰袁某生平好善此事實坐不知且所棄米粒已經收拾但雷部必須經過汝家太英拜求再四元帥曰雷部已發其能中阻汝母妻子女等入我鞭下乃見門窗鞭痕與母妻子女及張某俱從鞭下過　元帥乃去家堂神稽曰汝平日早晚在神位前燒香甚善但汝鄰右偏到神前取火灰生穢潰瀆勸誡之言乞乃醒太英自述人獲即蘇



惜薪一束所省幾何穢
榮供饌造孽良多明
遭人惡陰受神呵報應
到日身染沈病

穢菜作食

(壹)菜雖干霧氣冒上蒸飄用穢菜不惟觸犯竈神且煙透虛空惹干神怒至所作之食或以祀先或以奉長或以待賓均屬不敬蘇軾曰水欲新而釜欲潔火忌陳而薪忌濕則穢菜作羹可勿戒乎

(叁)四川住某性極慳嗇有養鵝三隻日久傾圮某折而作薪穢氣四達隣皆掩鼻家人苦勸某曰許多木植不用以供爨可作善物乎自是某每夜做夢皆往來糞窟中醒而惡之遂得病漸身浮瘡形如蠢服一妻二子兩媳諸孫靡不傳染延醫罔效或告之曰峨眉山有道士年已百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施藥濟人轟往求焉某如言備香燭供獻至山頂上萬松深處有茅屋數間道士白髮稚顏盤坐石上看童子調鵝一見某即曰何處穢人來汙吾地宜速遠某拜懇曰某將朽之骨求上仙更生之道士曰賜以穢菜作食身犯五大罪不日將入陰獄備受諸苦尚望病愈乎某曰一時誤用穢菜其過甚小何至犯五罪道士曰煙氣上騰過往神靈禁足不行一也觸汙竈君不安其位二也用以祀先祖宗不敬三也人食嘔吐四也四隣皆惡五也子日日所夢即後日歸結之處求吾奚益某叩首流涕請示解救之方道士曰免災其如悔過去惡必須從善爾自今以後刻刻存清淨心事事庚潔勿貪小費而犯神明早晚對天誠求則夢境除而合家之病可愈矣乃與藥數劑使搗回煎服某敬遵道士之教不數月合家霍然而養雇之夢亦不復作

(肆)李生患瘋百藥不效有僧與藥一丸李不敢服夜夢僧曰我觀世音也汝平日以穢菜作食厭濁之氣獨犯　神明所以患瘋又因汝虐誦大悲經三徧故特賜汝靈丹何故不食既能服之遍身皮膚鬚眉再生蓋穢菜煙臭人且惡之況上丞於清虛之界乎其干犯　神怒也必矣感應篇曰

滕景貞罷官歸家頗富其竈中炊飯雜用穢木朔望燒香即取薪廋火忽一日釜中有聲如雷米上芃芃隆起其聲轟壯甑上生花數十朵儼似蓮花色赤如金俄頃萎滅既而家業頓敗子孫有凍餓死者同上

道經云穢惡家伙勿於竈前堆積牛犬田雞一切生命庖廚永戒宰烹蜈蚣切勿湯法雖毛獸骨穢菜不可入竈刀斧等物不可放在竈上過宿掃把糞帚不可靠竈衣服鞋襪不可在竈門烘烤男婦大小不可腳踏竈門就便向火以上各款類推務宜避忌有則急改勿犯罪有攸歸倘彰顯報慎之慎之節錄



庭院深沈夏夜長裸身月下好乘涼雖然不用蒲葵扇懷澤妖胎一命亡

夜起裸露

(註)君子明則畏人幽則畏神故雖暗室屋漏此心炤炤若有監臨安可中夜赤體置犯百靈以自取罪戾也

(案)山西丁謀爲商江南婁震氏在家某逗留外鄉數載方歸見妻有五六月身孕恕而詰之妻曰自君之出門寸步未出閨門家間又無男子母家亦未歸甯安得有娠妾抱此奇辱若早自裁是徒喪清貞終莫白也妾閨婦人有鬼胎氣胎之說君可推實數月係臨蓐之日果係真胎妾即一縊畢命不足污刀斧也某不信復厲詰侍婢曰娘子與某時刻相守未見有緣竟破綻豈敢誣言污其清白某只得權且放下越數月其腹愈大動遭迫異常胎妻恐後來出醜欲早自決婢勸曰死於後日與死於今日等死耳不若稍緩須臾俟其生出看是何物庶死亦得作明白鬼也妻從之直遷至十四月方覺腹中大痛欲產召穩婆收生婆先爲視之大笑曰此胎大奇可請官人來某至婆曰吾今爲娘子白冤命取絮被一條緊覆產婦下身婆兩手在被內俟子方出產戶即祝其喉以被包緊身坐其上子猶亂動婆力不能勝呼婢相幫半晌方斃裹被徐徐開被懶出謂某曰官人試看此是

人胎否奈何污娘子也蓋產下青面紅髮尖嘴獠牙頭生兩角背有白毛硬如荊棘手足皆鳥爪與廟中所塑千里眼順風耳無異婆曰幸早知覺若使見亮光則登時長大不可復制矣某又問此胎自何來婆曰官人外出家下無人娘子必於暑夜赤身露臥邪妖見而交姑故成此惡胎爲一時貪涼樂乎喪却性命亦足爲婦人不謹之戒矣某駭乃釋妻拜婆爲母終身敬禮

(附)郭雙平日傲慢七月中浴罷裸體坐月下手彈琵琶舉首見屋際雲端現一異武形左右二神執棒捧劍若人間所畫像鎧愷懼索衣冠焚香拜禮久之乃隱而雙股震慄不止如感寒冬旬日始愈自是不敢裸露 感應篇集註

景州劉綺文住松林鎮東莊莊東南有十畝園園中土岡高數丈周圍野花叢密岡頭建 文昌閣前後棣藤交蔭梢植連陰極幽遠之勝致劉常率生徒會文於上時從祖濬發以貪窘往栖之性嗜酒一日醺酊攀藤至岡頂旋墜下裸體納涼因而做寐移時忽狂奔至莊向人言曰適 帝君擊我謂明秋即報武魁何不自檢束懊神乃謝救急整衣度謝並悔罵萬時尚未入泮後應之明春遊庠秋闈高捷衆乃信其言不妄 註香境



街頭長跪聲男女哀叫聲乞錢米當年只為太施威今生受報何時已以針刺面面血流用石擊胸心盡紫白雲先生識此用笑勸為官當鑒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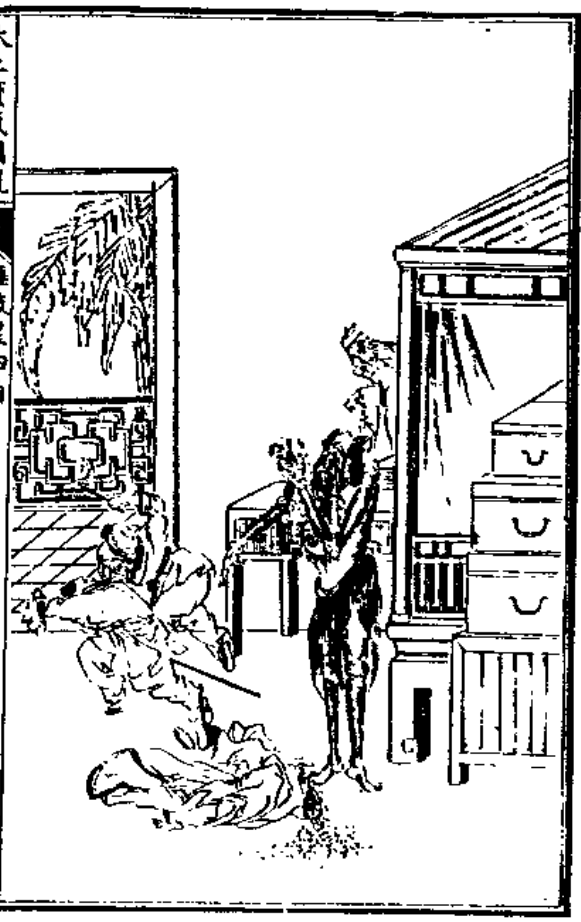
八節行刑

(註)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也又正月十五為上元七月十五為中元十月初一為下元臺五臟日亦為八節道經云是日十天宰官神仙兵馬與上聖高功真人下降人間開度羣品北斗南辰四司五帝條錄人間福罪凡含生之類各定當罰飛潛動植隨緣感化改過易新人於此日當存想朝謝進善除惡仰副太上之教若行刑問罪大干天地之和刑不必殺戮即笞杖皆是

(案)昔有白雲先生者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從遊者甚眾一日偕眾隨行街市見有男女兩輩者號地乞錢米男袒上身以石擊胸皮肉青紫女用竹片密密釘自刺其臂眾問先生曰二人以何因緣罰受此罪先生曰此皆男女前世威風甚是慘酷罰筆欲知之可隨我行歸至靜室令眾閉目存息眾恍惚隨先生至一衙署大門外搭彩棚內供春牛芒神一官員坐堂上下號囚犯百餘或打或夾或枷種種備施又仰觀天上見有無數神將擁衛一乘坐青人用手下指作恕視狀先生領率眾至復堂有盛服婦人上坐一婢進茶稍偃寒婦人怒以錐刺之遍體流血眷屬四至靜室眾俱醒先生曰諸輩見否街頭以石擊胸者即夫囚之人也以針刺臂者即雞婢之婦也前世偶得種福遂往博教緩於立春之日上帝下界之辰任意行刑致干天怒罰受此形受此罪趣滿後入畜生道求作人身不可得矣彼當得意之時使氣任性人莫敢觸豈知好景易過美運難留今之擊胸刺臂來足償前孽萬一乎是以君子處富貴而常時存匹夫勝予之懼而不敢惟所欲為也眾皆拜服

(附)何比干宇少卿為汝陰獄吏每至交節之日哀矜縲紲令從重減輕從輕減免全活甚多後為丹陽縣令獄無冤囚至于八節長長於恤罪人民皆稱為何父一日有老媼至門曰君家世有陰德君又治獄平恕　上天賜策以廣君子孫固宜受之凡九百餘葉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數後累世榮貴皆如媼言此八節免刑之報也感應篇集註下同

嘉靖中有某官有豪酷暴虐佳節慶宴刑杖不少停哀號之聲震地竟若罔聞者時值長至一迫人突立廳事瞋目裂指某官大怒命左右盡力笞之忽後堂大呼曰公子為鬼擊雖死某官猶皇入內其子自言有鬼持巨錘擊我腿痛雙股痛不可忍急遣人至廳前視適人已失所在某官乃號叫大哭舉身自擲



搗藥籃擎事渺茫
何酬唱妾相傳夜又
發質來相誘食盡肢
骸孰為懆

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註流星客星也流走無定所落之處主災唾之必中其禍虹霓乃千里餘氣朝西暮東亦天之垂象也指之則不敬日月星為三光代天司照其位最尊輒指久視褻瀆不已皆不敬之甚也

案晉人異自實執約自是不信規諫當與客夜坐見一流星自東南來光芒有角尾長數丈異驚然有懼色真宅落而沒異還唾之衆曰此星落處多生火災理當敬之何以唾為異曰吾之唾正所以祓除不祥君輩何知焉不數日其家火起屋舍燔灰煙又當雨復見虹霓指而譏詆或勸之曰詩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君獨不聞乎真笑曰汝但讀經文未觀集註朱子云蝃蝀天地之淫氣也淫者不正之謂指之何害又對日使溺惡無忌衰對月作憶娟娥詩三十韻遍示于人好事者唱和成集時值望夕水輪圓滿異於月下獨坐注思廣寒之宮結想清虛之府嘯然歎曰紫賦遇雲英於藍橋嫦娥遇羿於蓬島皆今玉兎猶是也其搗藥女奚安在乎正在羣疑物見天逢一朵彩雲載舟而下有一素娥女子雲裳羽衣容色絕好裊娜逸態無脂粉之氣真神仙中人也見異敬禮而拜異喜而回揖

詢其姓氏女曰吾即蘇樵人也感君情重故來相訪異遂進卧室閉戶欲就寢家僮於門外聽女子大聲責曰我果係婢娥豈肯與爾俗子作伉儷乎即開哄嘈之聲衆僮明火持械將門打開有一夜叉身長丈八體皆赤毛從內突出飛空而去異身祇剩兩腿餘皆食盡矣其和前詩好事者亦皆不令終

附晉永和間一童子七歲父母俱卧病童子夜就星月下悲啼願禱為父母祈壽經月不懈一夕父母夢 神示曰汝夫妻數當盡賴有孝子為汝增壽(戚鹿篇集註下同)童子復頂禹步於西亭忽暴風雨頃刻風霽有虹霓自空而下直入亭中奏首於廷吸其酒食五色似霞四顧左右久而散去公權龍宴客曰虹霓天使也將降祥哉以祥質未幾詔拜掌中書令

孫瑾居父喪哀毀骨立廬於渡江遇大風晉思瑾廬舍將三光風波止息事聞母唐氏尤孝母當患癰瘭瑾親吮之母又喪目瑾稽於三光祇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暮苦雨瑾日夜祈而止天果開霽及柩至墳夜暮無光瑾復哀號星光燦爛幾如白晝道藏中教人每年二月初一日祀日八月十五日祀月今世俗則止祀月思按同善錄謂此二日均宜焚香敬禮識有識之言



時維春月萬物孳生焚林獵獸至為不仁試看白鹿哀作老人馬前乞命伏地哀鳴以十償一孰重孰輕

春月燎獵

(廿四)前言射兔逐走所殺尚可計數至於燎獵獸無遺類矣春月乃獸孳產之時勾萌舉達之候天方生之我輒戕之殘虐不仁能無報乎

(廿五)昔湖廣湘潭縣有一故紳生三子性皆狂悖架上縱湘亜不富日惟終日持弓挾矢設網張羅戕獲禽獸以為快樂一日糾集衆少年駕鷹縱犬獵於山中忽見一白衣老叟跪於馬前曰方長不折敬孽不殺聖人愛物之仁也今當仲春萬物發生公子不體聖人愛物之心逞燎原之毒使戮無辜類上干天怒必召不祥老漢一家七口還穆不及幸公子憐而見宥不忘厚報三子不明言中之意順口應之老叟拜謝而去有頃之者曰山僻之中老叟何來聽其乙哀之語似非人類必山中成精野獸也三子率衆縱馬隨之見老叟鑽入一山洞中乃外張羅網放火焚之有一白鹿破圍而出至山頭仍化老叟指而罵曰爾害我爾害我兒女七命異日當令爾家十倍抵償三子引弓射之老叟援箭折為數段忿恨一躍不見三子還人誇張以為得意忽有一道士到門相訪曰貧道善能呼風喚雨役鬼道神一路望氣而來見尊府五色雲現乃王氣也故特奉謁三子大喜使觀仙曰貴

不可言又使觀三婦曰后妃也須臾同獵衆少年一齊俱集道士賀曰俱王侯將相也三子留道士在家與之談兵法皆有妙旨時或剪草為馬洒菽成兵三子深信遂決意謀為不軌製造刀鎗招集亡命定日舉事有人至制府出首制府大驚即命五營兵將圍其宅擒之搜得軍械及封官冊籍謀反情真全家七十人與燎獵衆少年俱斬獨拿道士已經遠去出首之人亦渺無踪跡或謂皆老叟所化云

(廿六)唐汾州獵戶劉摩兒一日與子師保相繼而死隣人祁龍感為卒復魂言至冥司見摩兒父子在湯鑊中皮肉俱盡惟見白骨良久復還本形感問其故曰為生前尚好火獵故受此罪

熊山一里衆富無嗣地有猛虎為患里以草木叢茂困借咸陽一炬片時地皆灰燼年餘生一子稍長即欲縱火燒人居至十八歲忽躍出狂呼流涎仆地復甦謂父曰我非汝子實汝仇家吾本山中一巨蟒春抱娠被汝放火燒山傷及萬億生靈吾毋子俱成灰燼今冤可雪不復在此矣言畢而逝是夕火發舉家盡滅感應篇註集

誰道羣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勸君莫打三春鳥雛在巢中望母歸小學

千家詩吳中余論齋先生集



對人嫚罵猶且生嗔何況北極稱為至尊愚人逞其兇悖無禮不畏神明豈知報應迅速欲逃免而不能

對北惡罵

(註)淨嗥特細事耳猶以對北為罪況於惡罵乎益北為斗極所在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乃帝皇太尊精神也衆星環拱其尊無比對之惡罵罪莫容矣

(靈)達北祥祖盞使性不信神道家有難母一隻被人擒獲日夜對北咒罵時逢九月初一至初九滿城無論貴賤俱持戒如素誦禮斗經北祥所居左側衆道友設立斗壇虔誠跪拜北祥惡罵之聲與鐘磬之音隔牆如相酬答衆道友不堪其擾共相勸曰元始天尊有云若有信心男女一心奉戒高聯神明設九光照耀請衆先聖毋亟七元君纔有十惡重罪寬容苦報如九日輪照於水山應時消釋福壽增延子孫昌盛命終之日超生大梵真界天尊之言斷無虛謬禱告小事對北惡罵豈不招罪北祥曰斗神如果有靈當使偷雞之人受無量諸苦方消我恨若默默無知則爾等今日之壇亦屬多事衆見其出言毀謗齊聲責之北祥咆哮控縣尹惡其刁命責十板北祥不服抗言曰不究偷雞之賊反責失雞之人成何道理官怒加責至四十用重枷枷號兩月踩收之後神魂俱喪終日在街瘋狂走跳過路之人不知防避往往被其一把扭住大睜兩目曰還我雞來胆小者無不為

其所驚家人怕惹禍端以鐵繩鎖之拴於大石之上日夜卧養溺中捱至兩月命盡並未遺有子女其妻隨便裹葬屍被大食豬狗暴露無人收埋可謂對北惡罵之報

(附)管甫偶展起對北梳髮忽罹祟祟曰北辰主尊所居何可褻犯深自引咎若無可容古人對北敬慎如此尚有惡罵之事乎

南康有夫婦發秘　真武每日向北斗拜禱祈得一子後子長欲往朝謁家無所有僅有一猪召屠得價銀八錢以付妻屠乘間竊去貨銀不得婦因自縊夫殮埋之與其子至廟見妻在夫曰爾已死今其鬼乎妻曰我原不死安得為鬼其言明朗乃同進香畢歸家發塚但見屠者死其中左手持原銀右手執索觀者盡皆駭異感應篇註下同

以愚按此業似非惡罵之證然北方為　真武所居錄此以見北方諸神有起死回生之功人當頂禮恭敬不可輕忽者也

新安汪蛙婦董氏性妬無子娠妾生男每日暮數對北惡口詛罵咒其速死一夕正咒罵時見一黑氣地形如斗大聲響如雷婦驚悸成疾腹漸大如孕夫疑其外遇遣歸母家及產至七日不得下痛極而亡



惟龜與蛇物之靈雲藏
身洞窟與世無爭打之
殺之是誠何心報仇搥
宅雪怨江濱出爾反尔
如影隨形

無故殺龜打蛇

【注】對北惡罵之下聚提殺龜打蛇盜道與北方　真武所居以龍蛇為二將雖六經所未載然龜有吉凶休咎之占蛇有變化蛟龍之象皆物中之靈無故殺之打之蛟之傷見蟲不更取罪乎

【案】朱元育成業仲曾富家子不事正業以游戲為事未好食龜謂滋陰大補一日以五百錢買一大龜或勸之曰此九尾龜神物也殺之不祥驗之果九尾而還有四小尾朱笑曰縛龜容易放龜難立命庖人烹之或歎息而去成出遊於郊見一巨蛇引數小蛇至河邊吃水成取棒打之大蛇逸去小蛇盡被打死歸過西市有一白衣少婦駕青牆車隨小鬟在繡帘店中看貨婦容色嬌艷成心動亦下馬買帛以便飽看小鬟曰娘子帶銀不足官人可暫賒一時明早加利相償成曰但恐租賃不足奉佳人何相償之足云遂出己資代買婦亦不甚愧荷惟向小鬟云可令此官人明日至青龍橋左側門有雙槐樹宅內取銀上車而去成於次晨潔沐盛服往訪之小鬟已在門首曰來何暮也娘子候久矣僧至廳上酒席已設正婦出邀坐對飲數巡成滿算但聞異香飲畢告別主翁即云頭痛家被而寢須臾間冥

肉盡消祇存頭髮其妻詢隨行諸僕方將前事實告且曰官人聞有異香吾輩但覺蛇腥氣耳遂同往青龍橋看是何怪至則前宅全無惟槐樹孔外有蛇蟠之跡或疑婦人即前蛇所變來後渡鎮江至金山腳下偶於船邊濯巾忽見水中伸出一手將朱拉下乃一大龜也久撈不獲想被食矣此殺龜打蛇之報也

【附】毛寶為豫州刺史軍人獻一白龜寶受而放之江後於邾城與石季龍戰敗溺江者皆死獨寶援甲投水覺如隱石上有物承足以行及登岸視之即向所放白龜也（感應篇集註）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隱太白山鍊氣養神精究醫術救濟物為心偶出行見牧童擊一小蛇出血脫衣贖之以藥封裹牧童澤中復月餘道遇白衣少年邀至宮殿有帖帽絳衣者出欣然相接曰前小兒獨出為人所傷賴道者贖救又一妃率青衣小官再三謝命殷勤設筵留三日以輕綃金珠贈行辭不受乃出藥方三十曰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矣命僕馬送之歸歷試皆效乃編入千金方中傳世至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更衣遍戶解焉（物猶如此）

大德論肌泱髓溪龍宮秘授勝千金利人濟物潭云報但盡區區一寸心（徐太史詩）



人負此形質雖有幾紀
算奪之既不已死期自
雖後餘孽及子孫禍命
即時猶貸宴住坟塋乞
丐相為伴

如是等罪司命籍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註 如是等罪即上文自非義而動以至殺龍打蛇一切不當為之惡事無罪過不無輕重故司命之神酌其罪重者奪紀輕者奪算苟犯罪之極重等之盡時使當身死若死猶未足償則遺殃及乎子孫大抵人性本善各具福善惟作惡造業自壞根基故天譴奪之

臺昔有張甲者因病至冥見冥王陛座一枷鎖者跪階下對簿視之乃鄉紳李某也冥王閱簿良久曰陽壽該八十四歲子三人一為郡守一為縣尹一為中翰諸孫皆充雄書香緣某年某事不合受某人金雖非逼勒實屬壞法以此減算又某年某事一時還念將某人立斃以此奪紀計居官五年或緣受贓或緣任性過惡大小不一俱照所犯奪爾紀算今雖命盡猶有餘殃當累及爾之子孫矣紳伏地懇饒冥王曰我處實切定罪俱按天律分毫不爽非比爾生前做官是非曲直可以任意也命鬼卒帶赴司憑司收管餘孽令其子孫填補並將張甲救回張醒自念曰某紳乃鄉人共稱君子者也陰間已奪其紀算還要報及子孫天律何等森嚴藏之於心不敢告人越三年紳之數子貧無立錐而孫皆賢發田房蓄盡合家居坎壈內作乞丐以終可見人生在世須反求無過庶可對冥王而無愧若冀取鄉人之譽而屋漏之中多不可問及其後嗣弗昌則曰天道無知夫天道豈無知乎觀此可以恍然悟矣

附 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統後夢神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今欲以刑毒人將來汝子孫皆被刑死報罪於 天無所禱也後統二子皆死於非命至其冀滅族 感應篇集註下同

合州都吏孫亮一日見冥吏來追亮曰相者謂我壽七十三今方六十二豈誤追耶吏曰汝有陰騭者三故減十一年耳郡人馬清訟婚事理直而汝曲之減三年吏人孫侑無罪汝欲取悅於太守譖而撻之又減三年汝從毋怨汝汝推之仆地又減五年今已盡矣亮無以對以其語告家人逾年

狄某任雲南定遠縣有富翁死其妻擁貲數萬政欲爭之訟於縣密囑曰即判斷以半為謝狄拘其嫂酷刑拷訊悉奪所有四萬金狄得二萬嫂冤恨以死狄歸一日晝寢忽見婦手持小團扇挂牀上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皆動痛徹骨髓踰年死五子七孫俱生此疽而死餘一孫無立錐之地矣



又諸橫取人財者八句

倩宦藉勢擁家資只
說千年永不移試向
海南廊下卧問君能
享幾多時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註)上文感應之理言之詳且盡矣此復舉橫取枉殺兩端蓋以人惟貪嗔尤易犯故反覆叮嚀以示戒也財非我有以威權凌逼取之曰橫當直謂恰合原為之數也夫橫取人財者原為妻子家口計耳執知利之適所以害之試問財重乎妻子家口重乎人命何不憬然醒悟也

(案)天台陳遐年於僧好會為府東房吏始則故為勤慎小忠小信取悅於官不知其詐凡事信任後遂籍勢怙寵於制各吏把持一切常體橫取人財物有村民胡有義被盜案牽累論法不過徒杖陳擬以大辟繫獄待決向其妻索三百金許以實招妻夥產不足將親生十六歲女賣與廣東廉訪使為妾得銀湊數方得免罪時值二月十九觀音大士聖誕善信男女皆赴普陀進香陳之妻女獨駕一舟鋪排奢侈僕從官舂開舟過洋忽起一陣颶風將船吹覆妻女幸未折開共抱一木飄至廣東被人救起家鄉寫遠誰為照應只得求乞度命胡有義自出獄後知其女為廉訪使寵妾夫妻到廣相投廉訪認為親戚留住內衙不數月妻不服水土

身故有義無事出暮閒遊見有乞化母女作台州音驚而詢之則遐年春屬也合掌念佛曰有是哉天之報應可謂毫釐不爽矣歸衙述與廉訪廉訪曰感應篇有云橫取人財者以家口相償吾當為汝妻之以符太上之言矣人將其母女喚進為之擇求製衾擇日諧侃儷妻以胡為夫女以胡為父不復以陳為念矣陳自妻女溺海另娶妻置妾豈知福去禍來全家忽染瘟症死亡略盡田遭水沒宅被火焚新任太守訪知前官為其愚弄革役居家疾病口舌諸事不期而至二月又逢大士誕辰陳乃備香燭隨衆過海至佛座前叩頭流涕求慈悲感應祝罷廊下稍憩昏昏睡去夢大士向之作偈曰云何得重罪為詐三百金云何得解脫金剛不壞身陳醒方憶胡有義前事懊悔無及遂於普陀出家

(附)天啟中南源鎮下有村人子慣劫橫一日大雨有客過鎮子持梃出擊偶不中客亦善鬬拳其梃遂擊之破腦死客逸走至村中入一人家暫憩就寢坐而烘衣言被賊狀其父以子出不返密往視死矣歸竟臣梃入室將殺之客遽先起其嬸抱一孫坎火傍下父膝腦不辨擊之嬸腦裂與孫俱斃客竟去此人後遂絕夫殺人償命理之常也今且旬殺一日之中殲者三人珍看再世非神拳其魄哉



密林涂妥殺同曹已
頭無何忘試刀一命
自當還一命眙之天
報實雖逃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註】枉殺者無罪而置之死地或以威力殺或以刑獄殺或以計謀傾陷殺凡自是也枉殺人者不是逞貪便是任性而冤對分明一還一報曰易兵而殺是殺人實以自殺也人不愛人獨不自愛乎

【案】袁自禧與陳必達合本經商在外三年各分銀五百金買舟回家至洋子江遇逆風不可行於江岸停泊袁為人和氣又慷慨不時買酒與舟工共飲陳則慳吝異常一文不捨舟工皆喜袁而惡陳泊舟之所僻無居民陳忽謂袁曰舟中閑坐不過何不登山一遊袁從之陳將袁引轉引入深林中石上並坐忽取身邊腰刀出刀猛刺其頸袁不防備遂被刺倒地陳又連扎數刀奪時舉命拖其屍拋入深澗乃假哭而回謂眾舟工曰袁兄被虎拖去懇諸位往救之眾見其身有血跡又看其神情心中明白乃笑曰虎欲害人豈肯尚留其命待我等去救虎既喪心必有天報我等管他做甚速收拾夜飯一同吃畢陳歸艙連本而卧眾舟工計曰此人待吾輩甚薄今殺袁客欲沒其財天理難容吾等殺此無義之人萬袁客報仇諒神亦不怪也議定各持械進艙陳方假寐聞喊聲即醒眾以刀擱其頸曰爾要

死要活陳曰袁中有千金願以一半為獻求饒性命眾曰此五百金乃袁客者與爾何干爾欲買命還一文不費大是可惡舉刀欲砍陳以千金盡與之眾曰袁客卓苦所掙之資豈容害其命盡得之豈知一文不得反將己本全折亦足彰天報矣令姑饒爾命諒此孤崖遠谷必為虎狼所食也共推上岸挂帆而去陳傍徨水畔忍饑至夜遥見山上有燈光前奔至其處有數大漢席地雄飲見陳大喜曰漢子來得正好陳哭訴江中被劫眾曰但隨我行不然不當逐與陳飲食畢駕舟至一鎮打入一大家盡掠貲財次日某家報官擒獲眾共指陳為首無可分辨之斬為示【附】高平有二客就宿城中旅店次早一客刀死於牀一不見地方聞縣縣拘店主窮詰無他狀別遣緑四出捕賊遥茫然不知所向正鬧間有一少年意色倉皇若有急者舉氣入　神廟中伏不出眾疑執之則前夜刃傷宿客者也詰其故自言偶與同伴利其囊中十數金遂殺之非有他怨問何以至此曰早起到城門門閒各有獰鬼遮截不得出又空中有火向身燒遥處皆是無可避匿最後遥廟側聞廟中有呼予名者因遂浸入不意為眾所覺自知罪重願就死送縣抵群鬱徹

中縣揭編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巴东路八千非義
之財猶未享英雄利
及已相殘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註非義之財謂所不當有而取之也屋漏之水滴於脯上曰漏脯有毒能殺人鴆鳥也食蝮蛇其羽入酒飲之立死夫取非義之財者方皇皇然如饑者求食渴者求飲豈知禍已不旋踵而發也至此則言愈危而愈迫矣嗟乎人即不忍於自溺其忍於自速其死耶

唐明皇時朝士鍾某少年進士為侍御史見李林甫擅權誤國列款糾參貶林甫恕欲擬言賜死時楊國忠權勢與林甫不相下見鍾疏未曾及己心甚喜暗為維持貶四川龍安司戶鍾捲萬既蓄來銍又斷無所製辦衆僕懼馮元即日就道沿途辛苦又值海暑鍾亦抱病過棧道遇雨宿店尚遠趕至一寺進內暫避有數僧料鍾跣足衆涼見客不為禮鍾在廊下席地而坐馮元收拾行李忽一僧自外入見元曰馮叔何事到此元一看乃京師法華寺僧歇雲因宿娼致境逃住此處僧問元曰御史公近來安否元指曰此即吾主也僧大驚邀至客堂奏茶令道人將行李搬進拱手問曰公不隨朝而遠適巴蜀何也鍾告以被貶之故僧聽笑曰原來是個司戶官保他何用俾俾而去道人曰此人官小裝重刻而有之可供

寺中數年用僧曰侯夜間行之積偶為讓恭供酒膳邀至後面淨室安置鍾已睡熟元烘焙衣服忽肚痛奔路覓解見總路之門鎖斷心甚疑之又見外面燈火甚明從隙窺之一僧蹲地席刀數僧在棚下暢飲聽歇雲曰此人連當朝李太師俱參實係利害本日該其絕命擂到此處受享板刀麵衆皆大笑元一聽胆落飛魂床前將鍾嗓醒言知所以二人慌忙出至天井有樹一株高出牆外元爬上一看見牆外是菜園有門可出攜鍾上樹用繩墜出自踴身緩出開門望山僻小路亂奔忽見一壯士手提劍又問曰此地虎狼當道汝二人何大胆夜行鍾曰下官因參李林甫遭貶前邊寺中借宿又為寺僧謀刼故來夜逃命壯士曰原來是位忠臣可敬可敬遂邀至家治酒相待鍾苦路遠無資壯士笑曰賊禿非義取財不過滿脯救飢鴆酒止渴耳明日當手刃之盡還君所有也次早果至寺中喊衆僧取回行李曰目今祿山作亂天下多事某欲圖出身因有姪女未嫁故蹰躇留今見尊官青年忠義更令侍家稱姪女雖長山家容顏不俗善騎射及諸種槍法又有婢力敵數十人前途高助可保無事也鍾曰感君高義下官斷絃未續願奉為正室壯士大喜即日成婚另具盤費送行壯士為誰即睢陽張巡摩部下副將鐵面將軍雷萬春也



設法開堂女命全
家功德可彌天善神
無數來相衛管取三
多五福兼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

註凡人為善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於心動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故君子貴乎慎獨吉神善人也善興善感故隨之言感應至速而不爽以明如影隨形之義也

崔江西惡俗生女多不育今日此家既少一女異日彼家自少一媳以致男子有終身鰥曠無室家之樂者某縣令思欲禁之呼老吏商議吏出卷案曰撫臺某公曾禁之而未行藩臬某公亦禁之而未行至本府本縣勸諭之又如山如阜民皆視若罔聞公欲為此味不易也令退堂後靜思曰有治人即有此治法那有不能禁止之理父女天性而忍心殺者恐後日出嫁時為父母累耳若建育嬰堂使女有所歸則溺女之俗不禁而自戢矣乃檢舊牘得發帑無主院田若干頃每年收租若干石可僱乳媼幾人又某處神廟可改建為堂原籍本家尚有田二傾可以變賣凑用計定坐以待旦欲赴天后宮求神默助是夜夢聖母諭曰明早有縣令某君為起建育嬰堂特來進香此君善願洪深事雖未行而一念之誠已感動彼蒼有無數吉神擁護而來汝可善待之廟祝醒即掃地拿茶以俟少頃令果至拈香默禱畢通士請至客軒進茶叟啟曰公此來得無為育嬰堂事乎今大驚異曰此事未以告人師何由得知廟祝詳述所夢且賀曰公既有吉神相隨後此福祿未有艾也今遵奉神語建育嬰堂為善益力後果躋大位享壽百年子孫科名相繼不絕

附王文正公旦初釋褐時知臨江縣有囚犯當死公求出之通夕不寐至五鼓忽有得意趨出則吏卒已皆起鶯呼相向公怪問之對曰值更者聞擊五鼓忽聞空中有聲云起起公將出矣方振衣不意果出也公默然心契即引囚核問竟平反囚得不死公後為賢宰輔威應篇集註

峨嵋令王湘紹興辛巳發心誓行感應經未幾感疾閻絕妻孥環泣湘覺身飛半空下聞哭聲細如蜂蠅頃之有　天神宣諭曰王湘方欲行感應篇天籙誠為宜速送還陽遂甦後壽百有二歲感應堅信錄下同

仁和江端木名建本孝感人知父病篤每夕望空叩禱願印感應篇萬卷減己算以添親齡父夢士祖語之曰吾孫兒有善願汝無慮也病遂瘳

徐太史曰明顧狀元鼎臣鵬衙金字後僅見此人

作朝善願　九關知地下先靈也解頤　南斗連宵逼耀來江家孝子顧　天時



為愛名圍起惡心引
嫖誘賭計謀淫邪知
天罰難逃避家業全
消剩敝衾

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山神已隨之

註上文言為惡得禍皆就己行者而言至一念方萌遂有山神森嚴羅列更無一毫事得則操持不可不慎防閑不可不密矣今人惡念一生勢若燎原不可撲滅是甘與山神相附也豈不哀哉

宋羅天富經紀小民持筆謀利其無遺策家有良田美宅池館聲妓事稱意羅心猶未足終日孳孳值仲春羅邀衆客植杖至郊外遊賞偶見一園花木成蹊點綴不俗大有可觀遂叩園丁開門進內觀玩甚是愜懷詢諸園丁知是其城中李鄉紳別墅紳遷官雲南多年不歸其子耽樂賭博羅家有女優屢次造門相訪羅懼其債實推故不面今見此園貪心頓起坐木香棚下喜甚曰明日具柬邀渠到家先以名謁後以賭哄借入當十重利盤剝該渠不能完債則此園可唾手得矣衆賓見其瞋目靜坐以為足倦稍憩而不知其暗生惡念也是晚歸家呼幼子至前曰吾與爾竟得一讀書處矣爾曰家中房屋甚多何必花錢另買羅曰若要花錢不如勿買是非爾所知也欣欣得意就寢夢一紫衣金帶白鬚老人指而罵曰何物村牛妄思謀人之產吾見遠官滇中吾祿雖不肖亦不至賣房棄

產爾思設法哄誘天理難容吾已訴知冥府遣永消互解二山神時刻隨汝看汝尚能盤算否羅自此死衰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無不備歷數年而家遂罄矣

附江陰南門軍張旺嘗夜盜城西田父菜畦數滿首廟中遂懷恨一夕暝火往燒之適經官街有畫師吳碧山未寢閒步見聲窺見旺有惡覓數十尾之行項又聞屢聲窺旺回有青衣童子前道明日即旺旺曰我初往欲燬其室忽念窺窺相報將無已時故止不意有鬼隨行如此即棄俗出家感應篇集註下同

雖仲和與李長衛友善一日衛過仲和宿其家仲和未寤步月中庭頃之長衛夢閻庭中有聲起視則仲和也因語曰適得一夢甚可笑夢與子同坐此庭忽有黃冠數人排闥而入真前啟子吾為子力解既去復來吾復解之仲和聞而罵曰異哉適欲就寢見月色可人聊步於此因思事小此外乃黃庭閒地意欲備價少展二肘不參處方萌遂入於夢此事若行其為異日爭端乎相對嘆息各遂寢

淮郡某士醉後騎一蜂蜂力拒得免是夜漏下四鼓矣忽聞某曰適爭一神星羅兒服隨從者皆執大旗向我指畫而去雲有老人云此汝家竈神也某聞之怵然不敢言前事後為蜂擇配蜂之始末曰法當爾爾因吾曾殺此蜂固拒得脫是夜即有是夢想事雖未行此心已駭故為司命正神所糾洵可畏也夠忽決脫責蜂數不吉今特言之以誌吾過且表蜂之賢也



使勇逞兇奮老拳驚
心地獄改前愆滌非
淨嗣山神位血食人
間億萬年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不改則因循墮落矣若使悔而自新痛改前失譬如玉雖受玷刮之磨之自然復舊所謂苦海無邊回頭即岸彼之序也

㊟祁縣倫生有勇力以拳棒自雄貧者畏之富者敬禮其鋒以致食趣食下無所不至一日遊泰山殿見兩廊十八重地獄牛相各有標記曰陽世作某惡者應受此報祁不覺汗流自念曰吾十有九犯死後豈不遍受諸苦乎自此時存畏懼心遇年高有識之人即拜求解脫之方識者曰天律雖嚴不加悔罪之人于但悔而自新則從前惡事不必論矣屠子放刀立地成佛子獨不聞乎祁敬受教書反平日所為畫地獄相粘諸座右觸目驚心有友人犯罪應遣祁懊然曰子家貧母老妻少子單子去合家俱死矣吾僕身到處皆可為家可推罪於我我代償行乃到官自認罪友得不遣後遇赦減杖官訪知其義並免杖焉又有豪家因劉姓欠二十金未償遣令其女為妾祁至劉宅見七八狠僕正在逞威使勢祁大聲曰此吾甥女也爾等要銀只要銀耳敢有無禮者先試吾拳僕知是祁俱斂手不敢動祁曰取券來吾還爾銀乃賣田得二十金悉以償之女父母感激欲以女

妻之祁曰我以索銀而還爲妾吾以還銀而娶妻相去將一間耳拂袖而去時方秋深祁與衆徽徒入山逐獸衆先歸祁獨宿山神廟夜半月色微明腥風起處一虎突入向山神作人言求食神曰明早溪邊有藍色母豬浣衣服汝可食之虎謝而去祁思曰豈有豬而藍色者乎有何衣服可浣此必隱語也天明持巨斧溪邊伺之見一少婦穿藍布衫持裙至溪欲浣虎出將婦啣去祁奮力用斧砍之虎捨婦撲祁祁持斧與鬬不數合虎號村人皆集祁告以夜來所見衆曰此婦生於己亥年乃豬屬耳祁率衆至廟指神而責之曰飽血食一方不佑民而害民是不仁也率獸食人是不義也不仁不義何以爲神用斧砍劈之拔斧而祁忽化是夜見夢於村人曰上帝因吾改過尚義命代山神之職即於明日到任村人神乃肖其貌塑像焉因前山神有夫人像欲以祁像配之復夢祁曰殺其夫占其妻禽獸之行也爾等胥賜使吾停宿田野不敢進廟宜速遷之衆醒遷夫人今別所遂不復夢至今香火不絕

附淮陰陳生任俠不修細行年至三十始有悔心獨患背瘤數危甚因自念死生如晝夜乃常理何足畏但可惜不曾做個好人若天地無憫賜以再生定要改惡從善遂自革一悔過文焚告空中是夕二鼓夢金甲神持牒至謂曰面言下頓悟後來相救切勿使托空言因用手摩背清涼過體遂痊自後力行善事得以壽終



酒色財氣謂之四魔人無慧劍縛來孔多苦張燈焰甘飛如蛾云何解脫全憑太阿即除藤蔔立起沈疴高登彼岸無上彌陀

諸惡莫作

【註】諸惡莫作存心行事一切大小罪過言莫作明以察機健以致決也即顏子四勿功夫今之愚氓自知所作不端罪惡山積止憑誦經禮懺捨財作福而根本之地依然如故是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豈不謬哉

【案】鄭其心志在清修常思惡事難除惡念易起乃至淨業專誦六通和尚開曰念經求佛可以消罪否師曰經從佛口出佛不在經裡念經何能消罪鄭再拜謝問師曰真如去惡惡之已萬有如織汗積身濕之欲淨惡之當境者如漏脯炙酒勿使稍親至種種未來壞念務要隨起隨消待至諸惡淨盡自然萬善圓滿道座可登西方可到矣鄭敬受教自是不敢邪心一日遠歸天幕投宿無所逢見樹林中有燈光趨而至其處叫一大庄院也雖非畫棟雕檻卻齊整精緻一老者策杖出迎邀至客廳賓賓書畫士大夫家莫能過也茶罷獻酒鄭曰小生已受過五戒斷不敢飲老者掀髯笑曰老夫少年時也曾自修煉何嘗有一點影響中年方悔而還俗享妻妾之奉田園之樂即是現在活佛君前程萬里勿自愚也老夫有小女容顏不俗若肯入贅為婿則現前家業皆君有矣鄭拱手謝曰小生是夢醒者

不肯又着迷翁慎勿言老人亦不再講送至西廂住宿夜半忽聽叩門聲問為誰答曰吾主人女也剃燈滅特來乞火鄭拒而不納女在外吟曰夜闌風雨摸銀缸乞火端來叩玉窗恨隔珠帘一片紙郎教鴛夢不成雙鄭曰男女有別小生寧死不敢廢禮娘子宜速回女又吟曰誰道神仙不嫁人請看弄玉與蕭郎若肯通消息好共乘鸞赴玉京鄭喘口不答忽老者帶諸僕打進云鄭勾引其女詈辱無所不至鄭並不生嗔惟遜謝而已老者命縛於柱上俟天明送官鄭始亦困苦既而酣卧天明視之繩索盡解庄院全無惟和衣睡芳草中耳樹上粘一紙帖上寫云酒色不侵財氣無着諸惡消除從此解縛鄭遂得證大道

【附】浙江鄞縣鄭清之字德源嘉泰四年進士侍理宗潛邸進言曰臣觀大易一書包羅天地萬物之變自始至終稱必有值四語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小人勿用必亂邦也陰疑於陽必戰夫天下古今治亂不一賢否不一而所以分有善惡而已易之所謂必有言善惡報應之際斷乎其不可易此然應篇所由作也理宗聞言亟索觀實錄極後注意表章賜禁錢百萬命工刊梓御書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二語冠緡首鄭後參大政知樞密院事進太傅封魏郡王謚忠定



十年行德不求知堅
念慮無退躬時神廚
仙胎昌厥後紅羅三
尺送吟兒

勸善奉行

註勸善一切好事也人生在世誰無行善之心或苦於力之不能為或阻於時之不得為致有因循忘情者奈奉行云者猶當在我無所推諉也心無貪欲則無論能為與不能為得為與不得為而善量自滿矣

[眉]單心湖南人高才博學屢赴棘闈不第年五十外尚未生子遂反躬自責憾少年行事多不合理欲多立善功以贖前愆苦寒士無力乃改業學醫閉戶鎖研三年術大精病者用藥靡不應手而餘求醫者其門如市單乃發願一不乘與破富人財二開請即往三用道地藥材炮製如法四貧者不要藥資五貧富平等不先富而後貧六施應病丸散七遇貧者不能買藥則量為幫助八得富貴謝資則盡以濟人九遇瘟疫之年則酌定良方遍貼通衢十貧者病死則施棺木行之十年始終不倦年已六十四矣功名之念既灰生子之心亦淡惟持齋禮佛以俟來世而已一日夜方二鼓有叩門者曰某府娘子生產甚危請先生速往單遂與同行至一大宅院產婦年可二十餘單診視畢用催生散服之相別出門婦令婢追囑曰明日此刻仍煩先生再來單唯唯次夜至其處則宅院全無惟有茂林豐草單大驚懼方欲回步忽聞林內有啼聲趨而視之則紅羅包一小兒在地其羅上有律句云紅羅三尺裹吸兒送與君家好護持甲戌年干巳巳月壬申日丑初時天生地長人非異神質仙胎事奉奇十六登科三十相榮封正遇百年期單抱回撫養取名天賜後果十六歲成進士三十八歲單受殊封正值百齡大慶雖上之言悉驗

[附]仁和生員許堯臺號樂亭一生樂善好施活人甚多其先自雒新公以下皆佐幕多陰德故其後科甲聯綿今為浙省之冠堯臺之子錢乾隆戊午舉人孫學范乾隆戊子舉人壬辰進士學曾壬子舉人學范又多積善是以身享奇福益五世同堂五子登科皆古今罕有之事學范則兼而有之非其德之至盛而能然乎學范之子乃來乾隆癸卯舉人乃大嘉慶辛酉舉人乃濟戊午副榜庚申舉人已巳翰林乃穀道光辛巳舉人乃普嘉慶癸酉拔貢兩子順天舉人庚辰榜眼乃鈞道光戊子亞魁乙未翰林孫桂身乙酉舉人曾孫之瑞乙酉副榜學曾之子乃安嘉慶己卯亞魁道光壬辰翰林樂孝公之姪曾孫乃賡嘉慶丁丑翰林乃裕己卯舉人姪元孫立身辛卯舉人姪謹身戊子舉人癸巳進士至於食餼游庠每歲未嘗或間殊令人難羨不已焉



作惡臻祥善反殃天
公微意妙難量破晏
收玄函神退後此綿
綿福祿長

久久必復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

註久久者久而又久也世人抱忿尺之義以責報於上天執一時之窮以抗懷於千古謂彼蒼漠漠善未必有報不知感而無應皆其為善之心未真耳如果回頭猛省勇往精進久久不倦豈有不格天心哉

案許太年善謀什一之利美田華宅無不備具家資將近十萬惟中年無子時以為憂年四十三正室生子許萬事已足自悔生平所為多不當理遂回頭行善一切家產由折準而得者加倍償還由計謀而得者許其取贖濟人利物之事靡不踴躍舉行年五十而真子玖殤復行寒遠家中落許謂天道無知終日仰空呼籲忽轉念曰天心仁愛豈有錯罰之理必是我所存之善心虛而不實所行之善事假而不真耳於是痛自悔責遇有善事戒其虛假務求真實行之數年已五十四矣憂運如故家更貧薄時天寒大雪許與妻食小菜豆粥四憶昔年被紋裘食嘉饌飲美酒召賓客開樽掃雪煮茶何等繁華今改悔行善反遭天罰真是枉然忽又轉念曰釋迦牟尼在雪山修行受盡苦楚方纔成佛我雖遭魔難而布衣蔬粥尚未缺乏不感上天之恩反有怨心益要墮落矣乃焚香禮佛流涕懺悔再不敢復萌退轉之心是夜與妻同夢一紅衣幞頭神遣逕至中堂呼出許多奇形異狀之鬼指而謂許曰此喪門弔客水消瓦解諸惡神也上帝因爾少時為惡種種使破罪為爾之子以賊爾業更遣此輩相隨作耗喜爾得子後回心向道力行諸善事足蓋前愆故將破罪先為收回此輩仍留相隨以試爾心堅試久久爾並無退轉上帝克嘉特命吾神送福祿二星官為爾今嗣爾失一得而失壞得好可謂獲大利矣遂向許拱手作揖辭去神出門而去是年妻已五十忽懷孕舉生二子取名增福增祿皆踏大位許夫婦親受殊封

附戶部尚書趙申喬公子熊詔豐才藻屢困棘闈康熙庚午復下第心竊自咎欲取所構文字焚棄而況諸河隨以身殉其踌躇未決惟大傷厥考心一語為念一日趨庭公溫諭之曰還不遇命也奚戚戚為且得失在天修為在人欲感天心須盡人事吾輩德淳學淺不能為聖賢性命功夫然強為善之念何可一日不存汝欲廣積厥德篇姑就已所見聞自為演說果能發揮事理指陳禍福未始非檢身之助熊詔沸泣受教遂更名學子精思著述集為四卷先是其叔有渡人航之劃曾力襄厥事今顏作一帆以助爰顏其集曰航中帆付之剞劂後果大魁天下



金章丹詔自天來位壓羣真列上台行滿功成歸玉闕一朝九骨換仙胎

故吉人語善祝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

註此以下正言以結全篇也吉人即善人不曰善而曰吉以善能召吉也所語皆善所行皆善則其義純矣三善即指此三者而言如此積至三年是無作輟有不致福者乎三年非遽其期蓋必三年而其真始見也玩必字有斷斷不爽之意

袁程清宇萬涵生性慈祥仁恕忽遘之色不施於婢僕叱咤之聲不及於犬馬時時以濟人利物為心人皆稱為吉人蓋取古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嘗見趙清獻以黑白豆記善惡藉自念曰理欲不兩立如君子小人不並居若一日之間有善又有惡則一小人足言眾君子烏乎可故其用功學顏子之四勿非善則不言非善則不行如是三年動則萬善俱隨自覺俯仰無愧一夜月明程玩賞未睡忽聞月中有雅樂之音洋洋入耳須臾見一仙官手捧丹詔二童子左右相隨一拜金章一捧赤丸與程從空而下謂程曰子一生語善視善行善久久心無退轉上帝克嘉位擢上真不日帝巡視北極以子厚德深仁必能為帝廣施恩膏特命冠帶隨駕又恐彼處寒冷賜襲一先程跪而服之但覺一股煖氣送入丹田通體盡是陽春仙官與童子升碧落中停雲以待程乃召家人作別端坐而逝後數月有友人山行

逢一乘輿實人儀從森嚴呵道而來友避於路傍視輿中人乃程也執手相叙不異生時臨別謂友曰吾以多立善功故爾帝眷可語吾子兄速吾志切勿視為迂談自甘隨落拱手登輿而去後其子若孫皆以善續善代代相承而天亦降之以福故至今簪纓之盛無過程氏焉

附諸生袁文甲子科薦復不售疑命途多舛然身與科名無分憂鬱成病乙丑元旦夢 文帝諭以天時人事未至遂奉行感應篇陰騭文每旦虔誦 大帝賜語 紫陽兜 開心兄舉念蘇軾時覺神明在前不敢稍涉非禮行甫三年于邨遽登賢書

袁氏錄錄

休寧程祥善清藏多病生八女俱育之居恒以乏嗣促齡為憂至四旬忽發願持誦感應篇遵訓力行甫三載妻妾生五子會里中痘疫設粥食餓施藥癘病全活無算年七十子孫饒膝者二十四人 感應堅信錄

徐太史曰予嗣者三年中忽而多男 太上所云三年 天必降之福不信然哉其種種善舉是實能積德累功者

商賴悟悵嘶舉顧況復懷嫁二監醴三十年間重造命九分人事一分 天 徐太史語



這箇乖奴口吐蓮華心如蛇毒受天子之供養不思悟道參禪却想花眠柳宿迨至身着皮毛猶敢逞其口吻嗅着非高僧點破前因豈不永沈地獄

凶人語惡三句

凶人語惡三句

註凶人即惡人惡未有不凶者也語視行皆惡而至三年天必降之禍且三年之久冒無改悔之意則終於不改矣天必如是而始降之禍是天心未嘗速於絕之也人奈何不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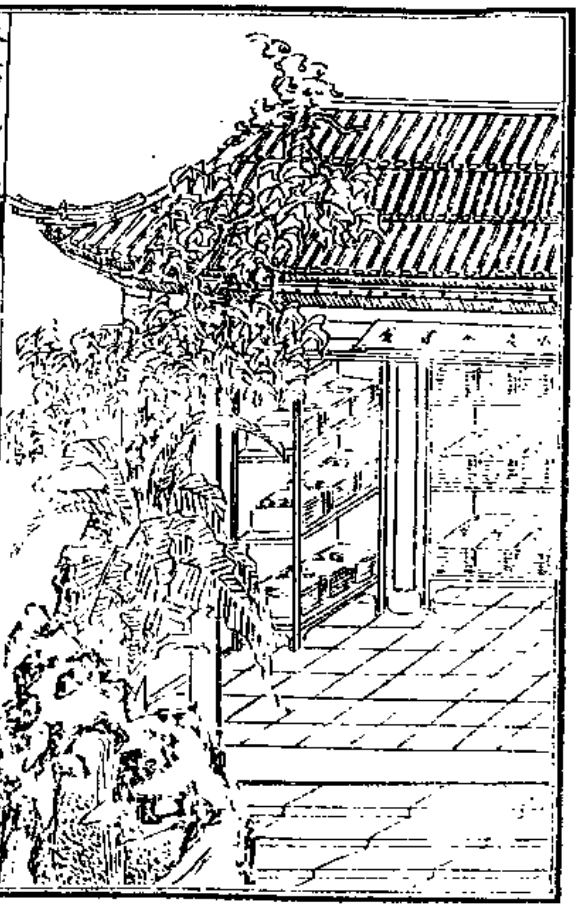
梁武帝捨身同泰寺住持鐘守靜博通經典武帝尊信之寺外有民婦黎氏於元夜進寺聽講守靜一見留情囑媒婦趙婆以婉轉達意遂通好邑副住持林清然見其破壞佛戒且懼天子知之貽累闔寺直言諫阻守靜外順內違一夜帝住寺中遂造無影之詞誣陷灌然帝曰明日當付法司治罪禍供茶僧竊聽私告灌然連夜潛遁至梁魏交界之地入深山結茅而居日夜參悟得大道守靜自灌然去後益無忌憚與民住寺中姦宿觸奴葦陀杆擊其頂病頭瘟而死黎生產不下亦死趙遭雷擊俱受天報一日灌然瞑目趺坐忽見守靜拜利及入曰向被兩婦所迷以致得罪師凡墮入畜道今日午時當來此投胎必殺之灌然啓目笑曰此禿又作孽矣隨攜杖至門外見一猪一犬飛奔而入後一猛虎趕來見灌然俯首不動灌然舉杖喝曰業障作惡萬端闔中婦女被倆勾引致失人身彼不怨爾禍

反怨彼恃強欲噬天理安在虎連連叩首似有醒悟意灌然曰爾既知非可至佛前懺悔還授以如來大戒又將猪犬趕出亦與說戒二畜皆頷首聽從自此虎居山洞犬豕居屋中灌然呼虎曰鐘和尚犬曰老婆猪曰小黎無不應聲而至後灌然朝峨嵋山年餘方歸見小黎跳躍而迎問彼二畜行童曰老婆與水墮澗鐘和尚如素日漸趕瘦前日勉至佛前猶首似有盼望師父早回之意今晨已圓寂矣灌然不勝嘆息命依釋禮舉火茶毘火中見虎仍化守靜合掌向西而去小黎亦得善終

閩州王行居恒喜閱感應篇與中表弟沈生比鄰沈擅才藻而風流放誕頻蹟名場王屢規之不聽沈欲破王戒誘以僕婦拒之繼誘妓婢又拒之沈哂其迂自恃年富益縱情花柳未幾暴死是歲冬主病建醮道士上章伏地久而起曰君無恙奏查君生籍壽止五旬　天曹以君力持感應篇且不淫人妻女加壽三紀既而病瘳成進士八十有六而終子孫皆繼不絕而沈無後感應堅信錄

福善禍淫鐵案昭焉卿慎勿把琴挑戴糕牢鎖蕭齋夜已注香名在　紫霄

徐太史跋案字字沉著發人清省不少放以未及全錄為歉



君父恩深莫可酬謹持經咒紹箕裘險夷任遇情綢繆萬功過嚴分志不休繪出奸良期共鑒叙明感應願同脩人能樂善行無倦天必憑依福祿道

胡不勉而行之

註胡不二字總承上文而咏嘆之言人不行善獨不求福長福乎蓋深望之也夫自然而善固難多得至於能則人人可能不論貧富不論貴賤不論智愚皆有衷之良惟在自己發憤恒久不息而已

案黃正元先世籍隸江夏遷中州南渡遷福省雖源委其俗樸風醇遂家焉代有長者稱 先太夫顏公公以征臺功加左都督蒙

聖祖仁皇帝殊恩自游擊叅副洊至福建金門總鎮所至樹政聲積俸累仁兵民被澤元自弱冠時 先太夫卽以箴儆篤垂訓曰此脩身之命之本原超凡入聖之階級汝其勗之元仰遵庭訓敬謹奉持見女色項下列諸般惡夢種種報應不禁悚然立願誓不敢犯癸巳

萬善同歸科叅提南宮挑選侍衛隨侍

禁庭退食之暇持誦不輟雖同祀或笑為迂不計也後以簽仕西陲命運不長遣眷屬及次子三子七子回閩元子身獨處稍他前戚不意關中次子三子七子先後殁殤原配郭氏亦相繼云亡吁天降罰凶是誰之過歟雍正八年量移江左每憶曩昔

之失深自愧悔力行功過格以改前愆於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繼妻李氏生八子光琦初六日妾李氏生九子光鎮光鎮幼殤光琦岐嶷英異大非凡品周歲患症甚危醫家束手元於八月十三日夜半焚表告

天是夜異香滿室似有無限神祇往來救護不治之症霍然頓愈此

玉皇經 金剛經 文昌帝君陰隲文圖說 太微仙君功過格諸書所由刻也嗣調任西江巴蜀再任江左遷官河協叠受

聖恩閒鎮栝蒼未免忘志復懈言語笑謔之間不無馳縱癸酉冬奉

命入覲僧光琦公車北上甲戌二月初七日奏請賞差報効奉

旨命忠勇公大學士傅 大學士來 看慇回

奏才品俱優

天顏有喜命往福建本省學習行走元二月十二日隨

駕恭謁

景陵十九日盤山

賜宴

命賜

奏陵二十一日至京見光琦暴染寒疾二十四日恭謁

奏陵二十六日回至

圓明園恭謁

聖安奉

旨遠赴任二十七日回京時光琦病已沉重醫約四效延至三月初一日戌時終於旅邸元是時雖抱西河之痛惕棺南旋然無補自追悔覓淫祠之事雖未敢犯卽言語戲謔亦干天怒淸可畏也因而發願力行三千善事祈光琦仍得母膺仰蒙

上蒼默佑荆妻李氏以四十八歲近老之婦二十二年不曾生育忽於甲戌年閏四月懷胎至乙酉年三月十 日生第十子麒觀其為光琦轉世與否雖未可知而品貌豐美彌月便通人事望而知為再來人以是知天道報施應若桴鼓信乎其實而不虛也猶有異者是年八月二十三夜先僕卧病不飯于火街署被焚火起二堂後側廳牙與內室相接煙燄瀰漫內外隔絕出路已斷元與內子抱幼兒及二三侍女僕婦無門可出甚屬危急幸家人推墻折壁得以冒火而出其署房什物俱成灰燼惟

玉皇經 金剛經 文昌帝君陰隲文 太微仙君功過格諸板藏於小瀛洲書屋烈燄圍遶皆未損傷其為神靈呵護元自顧然計元一生所愆由困而通由險而夷無子而復得子功名雖不敢自矜然叨典封疆沐

皇上高厚之恩至優且渥迴思數十年來日凜 先太夫庭訓諄切捧誦

太上感應篇言身體力行始終不倦得以享有今日之榮雖當被燼之餘猶願勉捐廉俸謹刊感應篇圖說以貽

上蒼生成無已之意以廣與人同善之心庶幾於經文勉行之旨永期遵奉無違且願與海內諸君子共篤志勉行以優游於太平

盛世云爾

此元自記稿也於經文勉行之旨非敢謂大相脗合而數十年來列布諸經以公同人遵

天垂佑不一而足覺天人感應之理歷驗不爽因卽列諸勉行之案詎敢自矜所得亦欲質之同志共印此心倘肯惠而示教則獲益更非淺矣

湖蕭山湯惺甫先生金劍素奉行感應篇乾隆甲寅元兩浙旗登第入詞館嘉慶十四年丁內艱歸里主講寧郡月湖書院課士之餘譚譚以指誦是篇訓勉肄業者服闋入都不數年已晉尚書矣感應堅信錄

先輩與刑尚未亡蘇潮弟子肅冠裳元亭何必求奇字各集金函熙露香像

太史跋

附善過格凡例

一功改善本蓮池自知錄取周易見善則遷有過即改之義善與仁路義我所當然可謂之善不可謂之功也

一記過兼記善即昔賢投黑白豆之意不記善何以消除過端故有過不得自諱有善不必自諱然要人記過正是要人寡過不然日為之而日記之亦何益耶每日所行之善與過但記數目不必錄其事置一空格於指前臨卧時逐事記之月終總較一月善過年終總較一年善過以告於　文昌　關聖之前庶乎起一念行一事有所敬畏而過可以漸寡矣

一以善折過亦有不可折者如致一人死百過抵百錢一善豈殺人者作萬錢功德便可無罪乎此等事須平心審之

一雲谷禪師謂敬　天孝親非論功之地不敬　天不孝親為大罪惡不可言過二者皆不在格中然恐習而不察必有略根本而務枝濟者故此格仍詳之

一受賄及屈於勢力者不得記善受賄如得財出入罪仲人冤之類屈於勢力如過美色勢不能就而不染及貧士不用好衣好食之類

一善過增加有分載格中者如救人一命百善賑貧百錢一善之類已之財則於百善外更照百錢記一善吸一人菸五十過取不義之財百錢記一過若吸菸而又因以取利則於五十過外更照百錢記一過他準此

一善過自有是非如有仇不報固為善若忘父母之仇則為過揚人之惡固為過若欲逐奸除害則為善知此他可類推矣

一善有真假如免債一節有年久利多度不能還而免者或已經告官致累貧民而免者皆不得記善他若取來不義之物而用以施捨明知有罪之人而務為救護皆不得為善事端非一未能縷指也

一雲谷禪師功過格云百錢一善謂千金以上者若貧士則五十錢亦可作一善極貧士二十錢亦可作一善百錢一過謂貧士如此若富者五十錢亦作一過大富者一二十錢亦作一過是又說其精詳故觸類引伸又不必一一是求紙上也

一凡文武忠君愛民及禁戢衙役兵丁等事詳居官功過格中茲格未載

一如不孝之極與好淫亂聲人妻女及決水放火趕財害命等事乃禽獸盜賊之行不得謂之過矣俱不載入

行善過格之報

先賢范文正公韓魏公趙閱道公趙康靖公俱行此格皆為名臣賢相表表在人耳目茲不復贅

蘇景行此格嚴凶貴田以賑其鄉里子尚復行之不忘生東坡子由俱成進士文章蓋世其後科名不絕

張魏公浚力行此格高宗朝為名將至晚年益悔前日之非後諸將皆戮而公獨再相子栻為大儒

費翁家藏此格室中夜光燭天勤而行之夢此格化為金字生宋狀元及第又夢此格化為銀字生案探花及第

袁了凡行此格遂獲奇驗詳立命說

陶石簣祖父行此格刻板印施及石簣中會元

陸粲周行此格貢為縣尹子完學登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四世俱封一品孫卿正卿任俱進士

顏茂猷行此格刻勉吉錄勸世中申戌進士

劉宗周行此格刻小譜傳世後為相

吳鍾巒又不第行此格遂登第作守身法勸世

其餘奉行之驗甚多不能殫述

太微仙君善過格

倫常第一　一善十善等字聖道句下各準此本句若空一字則上俱在內矣

父母總母祖父母每善加一倍庶母伯叔父母每善加二倍

對親和氣婉容承愼不形　養志定省致敬盡養　修德勤學致親悅一善　代受一勞苦　一事責起順受一善　贊成一善　解一怒舒一憂　順親心不吝財物三善　一大事勸親改過遷善　守一義方　為親補一過及遠一適欠　親所愛敬人加意愛敬十善　親病小心侍奉獲痊三十善　見惡於親能積誠感動　顯親揚名　喪葬誠信五十善　親於倫常有違勸之和樂化親行仁成德百善

溺妻忘身剛狠召禍貽親憂　厚妻子薄父母　阻善嗔惡　喪葬草率力所至　久淹親柩百過　親病不小心醫治　揚親一短五十過　親有過不能諫三十過　背一義方訓　責怒抵觸二十過　親所愛敬人故薄之　親年老舉動生一厭薄心　吝一財物違親心　爭競一財物　生一怨言　對親一疾聲厲色　親老令之任勞　親老遠出　一事欺親　私蓄一財物十過　推諉一日供膳五過　貧不能養遠不顧親一日三過　忘親疾　失敬失養一日一過　直言諫親至不悅　私一飲食一過

兄弟異母兄弟每善加一倍異父母兄弟每善加二倍

一日敬兄愛弟推遜任勞　同一事不生異心一善　一大事勸善止惡　容忍一過不聽婦讒言　財物不論彼我善十　獨任一大事如門戶差役婚娶喪葬之類　分產物讓多取少五十善　弟兄破產者復與同居共贊勸弟兄成德百善

鬩訟　欺凌一幼弟庶弟　遇一難不救百過　阻善贊惡五十　爭競　聽一讒啟釁　求借一物不應十過　貧恩富富不顧貧一日一過　不和睦一日一過　同事生一異心一過　私佔產物百錢　見一過不勸與自作者同論

妻妾

閨範謹肅　善御婢妾不容抗正室一善　勸改一大過如不孝不睦及虐下等　禁止出門遊戲燒香十善　勸化孝公姑和妯娌五十善　代之行仁成德百善

富貴棄妻　任婦人不孝公姑　寵妾薄妻百過　縱一惡與自作者同論　縱虐一婢妾三十過　有過婦人勸諫反加怨詈　縱出門遊戲燒香十過　縱一惡聲穢罵五過　閨範不謹縱婦室虐前妻子女　不和睦一日一過　遇當行事受制於內不行一過

子姪

棄一義方訓　一大事教導兒從一善　為師誠心誨人一日　禁止一惡習十善　禁刻薄取利高綠功名導之做祖睦族三十善　化之行仁成德百善

不以義方立教致成敗類　酷虐一他人子百過　誤一他人子　子孫不肖為之富綠功名五十過　棄一不才　縱一惡習三十過　偏愛惜一人　開一不善事端十過　忘恩打罵不從容訓戒二過　護一短與自作　為師引誘一頑徒十過　教誨一事不盡心一過

宗親宗族也親親戚也

敬尊長睦司輩貴賤平等一日　貧乏求借不吝二百錢　周給貧乏百錢　結親擇一賢良不計勢利二十善　代辦一嫁娶喪葬事　立義田義屋養活一人五十善　收養一老幼殘疾　富貴娶一殘疾女婦原者　本族絕支立一嗣不利其產百善　本族絕支利其產不為立嗣　嫌貧弱改嫁毀婚百過　族有一流落人可救不救北言夫所者單指本族　宗親一急難可救不救此言急難之時兼親戚言五十過　薄本族而認同宗婚嫁惟計勢利　以財勢做一貧賤宗親三十過　貧病無依者能顧不顧二十過　貧乏求借不應　抵觸一尊長十過　乖一尊卑次一過

師友

敬師尊教訓　尊前輩親賢友不妄交一日　通有無二百錢　浮朋招引遊戲不從弔慰識敬　踐一約一善　朋友有過忠告善道　不忘一父執十善　不忘師友不負貧賤交三十善　不負一妻子寄託五十善　救一急難百善

遇一急難求救可救不救不救負一妻子託　背一明師負一死友負一貧賤交五十過　輕棄一故舊二十過　訕謗師長謔嫚人不識心規諫　戲侮一老成十過　隨一浮朋遊戲厭一貧賤交　譴一友父母妻子有無不相通三過　爽一約　失一弔慰一過

婢僕

一日厚給衣食　一事體恤艱苦一善　救一小罪二善　還一病用心醫治獲痊　配一男女及時　禁一很僕二十善　善還一婢慎為擇配三十善　白還人之男女原值百錢一善　化一人忠信慈仁百善

錮一婢僕不嫁　殘一婢僕肢體　責婢得重價致配非人如責為娼比等百過　縱一惡僕勞苦不恤一日一過　用一次酷刑配一男女不及時二十過　虐使一事五過　寃責三過　衣食不週

仁恤第二

人類

收養無依人一日　濟一人饑濟十人渴　濟凍人一衣　施一暗夜天燈　借一人兩具　施藥一服有效　不沉滯一人書信一善　賑貧苦　周全窮途人士還鄉　贖男女還人　冬日施義茶　施襖衣　助人葬娶喪葬　造橋修路疏河掘井　置義塚百錢　山荒施粥　疫癘施藥　歲終為人贖罪百錢二善　留無歸人一宿二善　盡心謀人一事療一輕疾得痊三善　掩一暴露掊埋一白骨傳人一保益身命事　一小事為眾出力十善　救墮一胎在腹者　救一輕刑二十善　救一重病　施棺木一具　施地葬一人見人侵凌一人竭力保護　除一人害　伸一人寃三十善　救一人免離流離　救一溺嬰已生者　救一賤為良　救一人軍徒重罪　葬一無主枯骨五十善　救人一命　延續一嗣　合一應合婚姻　收養無主孤嬰伸一人大寃　完聚人一家骨肉　興建一大利地方大事出言造福出力任勞百善

致一人死　設阱陷害一人　謀成一人軍刑　溺殺一嬰　絕一人嗣　致一良為賤　壞一人陰地　發一人屍　破一人婚姻　醫家計利誤人命　合一毒藥百過

見一人死可救不救　讚助人溺一嬰　致人墮一胎　侵凌一孤寡　乘危下石排擠人　以私怨傾一人家業　致一人流離　嫁禍一人　掘地遷人骸骨拋棄不顧　平人一墳五十過　作踐人禾稼　損壞一義井橋渡謀成一人輕刑　技術不精盈惡害人　見人欺凌孤寡可護不護　見人寃得白不白三十過　疑病妄藥一難求救可救不救前指師友此指　秘一經驗方　醫家治病不用心　侮弄一老幼殘疾人　侵一弱　乘災樂禍　阻截一日通衢橋渡十過　責一不應責人　欺一無識　沉溺一人書信　為人謀一事不忠　恐嚇人三過　竊民良吉不應　故犯一人忌諱二過

物類

救一無力報人畜命　救細微百命　施禽畜食一日　葬一自死禽獸　救援畜力疲乏一時善　買放生命百錢　為己殺不食二善　戒食牛犬一年五善　救一有力報人畜命十善　戒殺生一年二十善　倡戒殺放生百善

倡殺阻人救生　私烹牛犬百過　殺一有力報人畜非法烹煮生物使受極苦　填覆一巢穴二十過　殺一無力報人畜　無故發藝驚飛三過　殺細微十命　不憐畜力

疫頌　疏像禽蓄一過

覩化第三

善類此條言人之為善一類而我助之則為功阻之則為過也

勸人為一切善人所未為者或半論自為者或半論三百錢　讚助人一切善人所已為者或勸人者又減半論一善　刻施一善書一百錢　編輯一濟世善書一善　成人一美十善　感化人一家好善　表揚一人陰德　建義學教誨一人三十善　感化一人成德五十善　倡一善事利可濟一方百善

阻人施濟百過　排擯一有德人五十過　揜人成功　止人一善　見一賢能舉不舉五過為私不贊成人善　非濤人不屑教五過　沒人一長三過

惡類此條言人之為惡一類而我阻之則為功助之則為過也

勸人改一過　勸止播人一惡一善　折人一惡　解人一憂　息一人鬬三善　解釋一人怨恨五善　息一人訟　止人揚一隱惡談一閨閫　燒毀一卷邪書十善　勸一人勿溺子女兩是往教一次此是勸轉一人是勸自作者同論　阻人一非為　解免陰謀下石三十善　化一為非者改行　勸轉人改一惡業如殺生　調停人內外骨肉善　化轉一人至仁孝百善

教人作一切惡人無惡事而我教之　讚助人一切惡人有惡事而我助之較自作者加一倍　編撰一傷化詞傳　引誘一蕩子　離間一人骨肉百過　非為可勸勿勸較自作者減半論　翻刻一邪書　唆一人訟　代寫一雜書五十過　薦引一匪人　傳人一惡術邪法三十過　助一人訟二十過　親一惡人十過　唆一人鬬　增一人憂惡五過　見人訟可勸不勸過　當眾斥一人過失二過　見人之誤不與明言見人憂鬬人訴怨不勸解一過

敬謨第四

存心心乃行善去惡之本人能於此不歇便是慎獨工夫又何患行事之不正乎

惡念起即掃除一善　不欺暗室　一切妄想不生一日善　見人之得失如己之得失十善

一月心常敬畏有善無惡百善

一日常存機心惡念二十過　暗舉惡意害人　鬧人失利名生歡喜心十過　聞人善不生信心二過　展轉一溢念　生一怨親念　萌一妬念嗔念及諸妄念　誦經書雜念不除一時一過

應事

一日守分循理臨事敬慎一善　處一事唯知為眾三善　聞一過即改　見一善即誠敬遵行　遠公門善　不附人財勢　處一事公凡五善　不苟且求一名位　讓一善任一過　為善始終如一　報人一德二十善　當大事能損己益人五十善　善與人同不存形迹百善

假行竊名惡違近百過　當大事損人益己五十過　負一人大德孟緣得名三十過　假公行私　炎涼任功諉過　蹈盡一人情誼十過　見一善不行　知過故犯除本過外又加之三過　窺一人私書　為一善不終　處眾唯知為己　臨一正事不敬一過

出言

慎言　心口如一一日　發一至德言　出一方便話說果報勸人　揚人一善　白一人誣述善十　辨雪一人大冤前用力此用言五十善　闡發一句濟眾善書百善　証害一人清德謂本無者百過　摘發一人陰私　誹謗賢聖五十過　造誘污陷一人　談一人閨壺　兩舌離間人三十過　傳述一傷風敗化事十過　變一是非口是心非　出一損德之言　惡口犯一平交十過　造一人渾名歌謠　播一人惡雖有此事亦不宜播五過　出一不利人語　冷語刺人　背後詆毀人　嘲笑人體相不具　戲謔傷人　揚

人一醜三過　喜聞人過失　捏一誑言　談一淫賭趣　竟日多浮浪語一過

事神

敬天事神明祖先脩戒至誠一日善　拾遺字一千　徹中拾一字紙洗浴焚化一善　出財修葺聖像殿宇百錢　闡明神聖經典刊刻行世百善　毀經倡說叛聖百過　侵佔一卷觀寺院屋宇五十過　壞一聖賢經傳　褻瀆天神祖先二十過　以聖經戲謔　指神明誓一鄙褻事十過　祈禳許一牲牢惡願　祀禮失時指祖先　污穢經籍　呵風雨褻三光　搦筆酒入聖殿五過　對北惡罵及涕溺　污穢一字紙如包物拭桌之類三過　污穢井竈　見遺字不顧　手不淨翻動經書　夜起裸形一過

氣性

一日徹老慨幼謙和待物　論一事不執己見　納一逆耳言善　平一怒　忍一怒解一怨恨　受一謗不辨善　容人一過　忍受一橫逆五善　遇失意事不怨天尤人　遇一讐不報指得罪於己者善　大事難忍獨能忍十善　火氣不生在在歡喜感化百善　強橫難觸人所畏忍百過　慣習爭鬬三十過　報一怨太過十過　遇一拂意事怨尤不止

造一小惡　想一人　醉犯一人過
衣食
一日廿粗糲不至虛度衣食　拾遺粒　與人飲食不揀擇善　一月安酒惜福善十
厭章惡衣食十過　縱酒及亂　無故剪裁　禁屠私買生物　服一非法服五過　狼籍
米粒　一日鮮衣美食享用過豐一過
財貨　應用動費不在此例
一日買賣俱寬厚　分財公平　借貸如期還　不吝器物借人濟急善　不負人寄
託　不取非義財　還遺　代完官錢私欠　饒免貧戶租欠　荒年平糶　佈施
乞丐貧人　讓利讓產　假銀入手棄不行使百錢一善　放債出當濟人急不計利二百
錢一　造一斗秤公平　不過取貧債十善　放債還遺全人身家百
善
造低銀假銀　蕩盡祖父產業　重利過取貧債百過　交易田宅不清割五十過　圖賣
一產三十過　誘人賭博一次十過　設阱詐騙　倚勢白佔　乘難覬取百錢過　荒年囤
米待高價一日過　巧取　負人寄托　負貸百錢五過　賤價強買人貨物錢及百　匿
遺　用低銀百錢三過　斗秤出入不平　受不義財　侵用人財物百錢一過　損人一器
物　暴殄天物　不問取人一針一草禽魚蟲蟻之物亦
女色　指慾最重邪淫而人又易犯故特另列一條
至有敗倫傷化者已是禽獸矣又不在此例
見一美色不留盼五善　居家能節欲十　完一女婢曲全一婦人節百　拒一私奔女
子三百
淫一室女孀婦尼姑三百過　謀占人妻女　淫一良家婦　壞一女婢百過　姦一原夫
節婦五十過　蓄一戲妓優僕在家二十過　宿一娼十過　私窺人婦女　評戲一美色
過一美色留盼　居家淫褻非時五過

年　月

初一日善　過　初二日善　過
初三日善　過　初四日善　過
初五日善　過　初六日善　過
初七日善　過　初八日善　過
初九日善　過　初十日善　過
十一日善　過　十二日善　過
十三日善　過　十四日善　過
十五日善　過　十六日善　過
十七日善　過　十八日善　過
十九日善　過　二十日善　過
廿一日善　過　廿二日善　過
廿三日善　過　廿四日善　過
廿五日善　過　廿六日善　過
廿七日善　過　廿八日善　過
廿九日善　過　三十日善　過
共善　共過
除去　實存

重刻感應篇圖說跋

昔韓昌黎有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昔哉言乎蘭雪取其意而推論之藉以為善書之勸人無異良藥之救人也能而良藥能療身疾不經良醫調劑雖參苓不得自為功善書可治心病不經善士流傳雖神聖不能無遺憾孟子曰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良藥猶宜廣為儲蓄況善書乎顧善書之名不一其最彰者莫如　太上感應篇宋洪楩彙云感應一書歷漢而唐自宋而明敬奉已久大要皆修身事天之學康范生云歷代仁主以至修士互相闡發無非欲人為善去惡之意明世宗序是篇有曰不但扶翼聖經直能補助王化其所係者大矣我

朝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御命刊刻此篇頒賜羣臣至衆庶生監皆得遍及於是名賢碩儒助宣敷化或增註以申其義或繪圖以證其說理明詞達憲意可嚼而是篇遂成大觀

簡敬誦有年久閒刊有圖說以未愜展觀為歉同治戊辰授徒環山謁汪文椎夫先生談論之際善氣迎人今年已七十矣而樂善之心不倦尤好引掖後進

以善事相切劇時復過訪見案上書帙有善書十餘種極為心賞索贈數種珍若拱璧因出所藏感應篇圖說見示且告簡曰余藏是書久欲翻刻乃有志未逮而迭遭兵燹猶幸是書模本全集俱存茲非　太上在天之靈所默監歟抑人有善願天必從之故留遺至今耳子其代為付梓可乎簡受而讀之見其註案詳明像圖工整不獨文人學士可以垂鑒即農工商賈皆可以觀可以興矣反覆玩味實獲我心覺暮時積願慰諸一旦何幸如之原本係閩南黃公所輯但卷內多留空白簡因不揣謭陋摘取各書中有足以相發明者附錄各案之後雖自愧見聞未廣不能若原案之切實然斷章取義苟足以資勸誡迂拙胎譏所不敢辭數月後增補漸完因與梓人公議計需費四百金先生獨任之典雖色勇於為善洵足為後進風矣善願聞是書者口誦心維眼若參苓取為身心之助以培善氣於無形倘祇同煙雲過眼不能擇善而從是猶數藥名而不知其味則雖參苓日見終於吾身無小補焉豈不大可惜哉今先生刻是書以勸人何異捨良藥以救人乎先生初艱於嗣近得佳兒岐嶷不凡足徵積善餘慶報施不爽固附筆之以當口勸若夫百世勸人以書則先生之功非簡之力也而簡不能無望者深望當世之大雅君子無力者以口勸有力者以書勸則一時之功等於百世百世之功又豈特先生一人哉

同治七年歲次著雍敦徐冬月須江倣學毛金簡書沐敬跋

禮將感應篇圖說每卷頁數開列於左以免刷印之時脫漏不全

孝字第一卷共六十二頁　弟字第二卷共六十九頁

忠字第三卷共六十四頁　信字第四卷共六十六頁

禮字第五卷共六十六頁　義字第六卷共六十三頁

廉字第七卷共七十頁　恥字第八卷共六十一頁



指婬斷色篇自序

余著斷色篇一書，無非勉我同志者心修行也。然紳庶閱之亦有補於身心。匪淺但內中有脫陽說洗澡說臟瘋說其類不一原爲人戒婬非示人貪婬第世

之愚者。多賢者少。恐認談風流樂事不幾爲人反害人乎。而抑知淫蕩之說原有煉修之論。四方高明君子清靜道者不嫌穢目或自倒印或余印送遍聞愚頑庶知婬中有雅邪中有正是

余之志也夫

書

嘉慶十八年菊月朔日董清奇謹序

湖北漢陽府弟子藥惟真刊梓

板藏陝西會眞庵

乞化道人董清奇著

指婬斷色無窮紗　抽添火候要知道
反覆之中捐龍虎　殺陰還陽要自造

第一

師兄出苦離塵市　師弟入榮憂女流

詩曰

只因一念苦相牽　憂作女人陪客眠

貪纱刻心身被纏　由來昔日存心偏
昔日前代之時。有一全真道人。東來西往。路過天下。一日忽聞某處有一仕庵的高士。他聽得此話。還還奔去。一日走到那裡。將單掛下。細觀動作。那住持不理他。他也不問住持。住持終日務農。他亦隨着務農。都說此庵內養馬有條。住持一人也用不了。他把條糧資貧拔苦。常作善事。泰方人見住持為人最好。合住持結盟為道友。泰方人年長為兄。住持年幼為弟。一日晚間。二人敘起家常。師兄問師弟說。你因何事出家。師弟說。今生不如人。多修些洪福。來生就到好處去了。師兄口中不言。心裡暗嘆。我當作有出世之真心。你纔把來生的苦根駝下了。從此師兄無心合他窮理。師弟問師兄說。你因何出家。師兄答曰。借此門求衣食而已。師弟口中一言。心裡暗笑。你纔是個衣食之徒。這住持沒眼。還方。他不知那久泰方的明公多有謀泰下士。不說

滿話。此話按下不表。却說本處一個鄉紳。久聞泰方人是個明公。一日請泰方人吃齋。把住持也招帶上二人來在這鄉紳家裡。這住持是個貧人出身。初走大家。看見那庭上擺設的琴棋書畫。楠木美器。值錢的古董。出衆的人物。穿的都是綾羅。喜不盡的好處。這住持看見大動其心。師兄口中不言。心裡暗笑。師弟把根駝在這裡了。吃齋已畢。二人回廟。晚間師兄說。我如今老病犯了。某處有一

由場。我到那裡去。等息養息。師弟說。我明日就送你歸山次日師弟把師兄送到山裡。師弟回來的時候。望師兄說。師兄你在這裡修行。我每年與你送一回衣服。師弟回屬第二年與師兄送衣服去。合師兄二人談起家常。師弟說。如今有樁奇事。師兄問有何奇事。師弟說。去年咱們吃齋的那家如今充了。師兄說。成敗興衰古之常理。也不為奇。又嘆曰。前次一品大人。本來無親強親。今日充

樂下人。老親也不上門。動被炎涼。是眞。因此不入紅塵。獨自坐裘福神。無榮無辱安穩。却說師弟次日回廟。又過了一點。衆人望道者說。你師弟死了。道者說。有生皆有死。此話按下不表。單說他師弟死之後。就轉到樂人家。變了個女子。七歲讀書。心竅性巧。年十六歲。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彈唱曲歌。無所不通。到二十歲上。掙下許多財物。本來就是富家。此女後來就是當家人。他是出家人轉的。雖然未得眞道。還不了。其本好看丹書。他見那丹書上有言。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明師莫強猜。又言要知山下路。須問去來人。這妓女心上度量。男子出家。雲遊天下。赤手獨行。無望無碍。我是女子。如何訪道。忽然想起。我把這花園裡面。修些茅庵。請僧道坐靜修行。二來坐地參學。就請來了許多的僧道。內中却有一箇高人。住了三月有餘。看出這一般僧道。並無一箇心地下工的人。都是衣食之徒。

那高人用紙糊了一箇城。城裡面有許多山水人物飛禽走獸。山上有許多茅庵。都是參禪的。打坐的。城門上安着錢大一箇顯微鏡。望裏看。恰是西湖景一般。那修行人。把此物送與當家妓女。便說我在你家攪擾數月。無可答報。我送你一件東西。言畢就走。衆妓女接來紙城。望那顯微鏡裡一看。衆皆一口同音說。好像箇西湖景。細看了一會。內有一妓女說。我們把他批破看一看。是怎樣做的。

壯破有錢庫藏。鹿頭坐着一箇大肚子和尚。那妓女伸手取來。看肚子捻破。倒出來纔是草。衆人說。咱們把這裡頭的和尚道士。都取出來看一看。裝的是甚麼。捻破肚子。裏頭裝的盡是草穢。衆妓女不解其意。當家妓女說。那箇修行人。送咱們這件東西。其中必有奇機奧妙。不妨我們把他拆開細看。拆開天花板。下一箇柬帖。帖上書的。紅塵恰似紙糊城。不破終日總戀情。有朝一日撒開看。

破了不值半文錢。都是凡夫設神像。假充釋家沽虛名。只待病後見端的。纔有高人指眞徑。衆人把這帖上言詞讀畢。都不解其意。內中有一妓女說。當家的看過丹經。你與我們講一講。我們聽教聽教。當家人說。紅塵恰似紙糊城。此言世事皆是假的。看不破終日戀情。有朝一日撒開看。此言凡修行人。皆是先看破紅塵。然後方纔作出世之法。看破不值半文錢。看破了無非是假。都是凡夫設神像。假充釋家沽虛名。此話說咱們供養的這些人。都不是修行人。都是假粧和尚。扮道士。騙衣食的人。衆人又問後兩句是何義也。當家人又把後兩句看了半會。解不開。翻過來見那紙角兒上有小小的字。似乎米大。書的病後自有應驗。當家人說。我兒丹書有言。色財可試人心。咱們明日把這些僧道。都試一試。看他當眞都是凡夫麼。次日天晚。設席。請來一箇和尚消夜。那衆妓女都打扮出來。扮的似乎天仙一般。都來與他掛酒。着一箇坐到他懷裡。那妓女臉朝外。彈琵琶唱調情的曲兒。和尚挈不住。陽物動了。那妓女扭回頭來。望他臉上吐了一口唾沫。說何這一宗武藝。你就敢受人的供養。次日晚上。又請來一箇道士。也試脫了。總說了罷。請來一箇。試脫一箇。一連試脫了許多。還有幾箇知世務的。知道自己沒有挈手。不辭而去了。衆妓女說。有僧道的大常住。那裡頭衆禪打坐的極多。我們揀那有名的高人請

來幾箇試一試看何如。也試脫了。當家妓女說。怪不得。那和上說咱們供養的這僧道。盡都是凡夫。丹書云。學道者如牛毛。達道者似麟角。這一類人。盡都是非不尋的光棍兒。和尚扮道士。騙人的供養。何曾學過道。窮過理。斷沒除欲治心之法。他如何有那宗拏手。設說妓女坐到他懷裡。唱調情的曲兒。他看見妓女不好。諕北。恰似醋泡的花椒水洗澡。渾身上陵溜溜。盡發麻。魂飛而魄散矣。

做僧道色中餓鬼　未作不知有何美
見美女萬事俱忘　魂蕩蕩無酒自醉
精氣神調身三寶　心動神移眞陽廢
平日間自作修行　在人前謗强講嘴
惟王人全無苟且　剋邪存正凝天理
任有八風搖不動　眞靈閃閃明不昧
這些話都無憑証　眞金出爐穩算貴
銅鐵錫鉛都充金　分晰邪正非兒戲

那說衆妓女。從此把供養修行人的心。都灰了八九。忽一日來了箇道士。尋到他家來受供養。妓女把他留下。天昏擺酒。也合前次一樣的試法。衆人都試了一過。他那陽物總不動。衆人一口同音說。這纔是有拏手的人。把他就送到後花園裡坐靜。供養了一年。那當家人說。我看過丹經上說。有道之人。篤厚古板本分。這箇人一派癲狂氣。扭捏做作。並不像一箇修行人。如何能有那宗本事。那日

五月端陽。衆人都到花園裡吃酒。都吃醉了。衆人說。我們把師傅按倒。把小衣脫了。試一試他的本事如何。脫了小衣綳看。纔沒有陽物。衆妓女都掩口而笑。怪不道你有這一宗本事。

妓女坐懷心不動　不動陽物也不硬
有日脫了褲子驗　纔是一箇老公公

却說從此衆妓女有十分不信。一口同音說。世間沒有這件事。咱們收拾起過日子罷。從此也不信

僧道。忽有一年荒。放出去的賬。討不回來。把這當家女憂慮成病。調治不好。又加瞎重。有一會死過去了。有一會又活來了。如此數日。此話按下不表。且說他那師兄。在山裡靜坐。夢中聽他師弟叫道。師兄我看你來了。師兄睜眼一看。纔是個女人。夢醒尋思了一會。不明其意。一夜復連三夢。皆如此。他暗暗度量。想必我師弟死了。一定轉成女人了。算了一算。今年二十八年了。他要是轉了女

人。必定是有了病了。自古道。得病想親人。昔日我合他在那善人家吃齋。我見他把神留在那家。想必他就轉到那家了。是於不是。我下山去看他一回。次日下山。尋到那箇村裡。在當街中坐下。從那光亮門裡出來一個人。是僕人的打扮。跪在他蒲團前磕了三箇頭。就問師傅你會看病不會。道者問你在那箇門裡住着。他用手一指說。對面那門就是我家。道者一看。就是個老昔日吃齋的那家。道

者心思。我聞得他家充了樂了。想必這就是個撈毛的。道者又問。你家裡誰有病。毛客說。我家姑娘有病。道者又問。你家姑娘得的甚麼病。毛客說。我家姑娘得的刻財病。前者放出去的賬。討不回來。把他憂慮成病了。道者從袋裡取出一箇齋牌。說你把這箇東西拿上。給你家姑娘看一看。他的病就好了。這撈毛的把齋牌接來。旋走着心思。這老道眞乃作怪。我家姑娘。把那貴藥吃了多少。病也

不得好。把他這箇齋牌看一看。病就好了。一直就走進病房。那姑娘病的迷迷懵懵的。他叫了一聲姑娘。你看這箇寶貝。姑娘聽得寶貝二字。甦醒過來。他只當旁人該他的賬。拏寶貝還賬來了。伸手接來。睜眼一看。纔是個木頭牌。牌上書的破迷歌。

爭名奪利盡胡謀。百年願壽似水泡。生生死死皆如此。光陰如電先將過。晝夜思財耗精神。讓却眞實換假寶。得下金玉等山嶽。難買不死路

一條。不如受命學道養心無思慮神不耗會養元氣精神爽。浮名浮利何見效。化下一碗吃一碗。或生或死由天造。

却說妓女把這齋牌上的言詞讀畢。他平日教色財迷住了。今日一見此言忽然醒悟。想起昔年留祖獨城的那個高人。又想那張帖上前幾句皆一一應了。後兩句說病後見齋牌自有高人指眞徑。他說這不是我師傅到了麼。心上一樂。病也輕了。就

問撈毛的。你這東西從那裡得來的。撈毛的說。當街中坐着一位神仙。是他與我的。妓女說。快與我請到病房裡來。那是我師傅來了。就把這道者請到病房裡。妓女說。我的身體軟弱。不能久坐。叫人來把你老人家送到花園裡去。你每日來看我一回。這妓女年輕。不日把病養息好了。那日到花園裡去。教師傅與他傳道。師傅說。你乃是箇酒色之徒。庸愚之輩。如何授道。妓女說。我看過悟眞篇。昔日張珍奴拜呂祖爲師。呂祖傳他無上妙道。他後來把大道修成。想必他不是箇妓女麼。師傅說。我也看過悟眞篇。張珍奴遇呂祖頭一次何曾與他傳道。先傳他除欲煉心的妙法。作成好人好人纔能授道。這妓女就教他師傅傳授他除欲煉心的妙法。他師傅說。這法我還沒有學會。我今日出花園去。明日正當午時有我一箇道友要來此處。教他與你傳道。這妓女第二日清晨沐浴齋戒。專意虔

誠。等候天交午時。來至花園裡。就到牡丹亭。只見亭上貼着一箇秀士。年紀不過十七八歲。生的眉清目秀。面如傅粉。唇似丹珠。似乎左金童臨凡。披掛着一身愛素。這妓女一見大動其心。自思我接客以來。從沒陪過這樣的人物。心動慾發。把那學口訣的心腸。付於東流了。一心要合秀士交合。他撲着秀士去。秀士迴着他來。妓女把秀士的腰抱住。纔待張口親嘴。那秀士霎時間變了箇藍靛臉。

紅頭髮。四箇掾牙生於唇外。張着一箇血盆口。道像要吃他一般。把妓女嚇的兩隻手一撒。大叫了一聲。絕氣而亡。自古道人不傷心不得死。定嚇了一會淫鬼睜眼一看。秀士也不見了。復往回轉旋走着心上思量想必花園裡出來妖魔了。次日他師傅來。他就把那花園裡遇秀士秀士化妖魔從頭至尾細學了一遍。他師傅說那就與你把口訣傳了。妓女不解其意。師傅又與他作了一首歌色

引頗去能逆轉。那是修行顯手段。慾動看婦化成惡。價值連城金不換。歌畢妓女大悟。急速與他師傅叩頭拜謝。

歌曰

妓女學成換性法　慾心一天輕一天
妓女還是妓女身　本性換的似聖賢
年深日久無改變　自有高人把道傳

公子出門欲大應　夫人在屋想慰梁

詩曰

夫妻恩愛情如丘　勘破塵緣各自修
大道講明心各悅　攸歸海島度春秋

昔有姐夫舅子二人同寅做官。姐夫生下一子。舅子生下一女。兩箇孩子同歲。日日常在一處頑耍。十六歲。男賽潘安。女似嫦娥。親上作親。後來二官

都陞了。兩地相隔萬里。不久二官壽終而亡。因交代未清。公子在任守服。服滿搬柩回家。來在河路馬頭上。兩家又遇在一處。就擇吉日與公子完親。完親之後各回本郡。公子合姑娘時刻不離。公子得下色癆。看看病重。還不歇休。自覺不好。心上暗暗思維。忽然想起昔年在廟裡請書來了一箇道方道人。他兩人見面有緣。後來臨別之時。他送我一箇錦囊。可嘱勿看。到娶親之後。身有疾症。拆開

再看此時可該看一看了。公子將錦囊拆開。上寫四句法言。高人思色未曾辭。嘗着滋味急迴避。愚夫貪戀自覺香。重色輕命當兒戲。公子看了大驚。說我當年把他當做詩當道士。他就知我後來要受此患。若不早尋一條脫身之計。吾命休矣。公子暗中把包裹行李。移到外邊。對夫人說。你我終日戀情。豈是長法。我想出家要求長生之道。夫人說。要出家你去。我只當你死了。世上守寡的人極多。公

子剃身就走。過了兩個時辰。午飯擺在房裡。使了頭請他伙伴。纔不見他了。頭出去各處找尋不見。纔知當真走了。了頭向刻棄告姑娘。姑娘聽得此話。如雷擊頂一般。嚇的魂飛魄散。說我只當他合我戲耍。誰料果然走了。此時食不能下咽。哭了三日三夜。眼裡鮮血直流。連上吊數次。了頭救下。日夜輪流看守。家人四路找尋。找到一座小山。離家有百里之遙。見公子與一道人同坐。家人將夫人

啼哭。並上吊的情由。學了一遍。道人說。令夫人莫住了。我有幾句道話教與你。你記下回去。把令夫人勸一勸。公子聽聆。將道言記下。轉回家去。進了臥房。夫人纔睡熟了。了頭叫道。姑娘我姑爺回來了。夫人在夢中聽得。一翻身。公子在面前。急速起來。把了頭推過。將公子抱住。說你姑爺真回來了。我還做夢呢。又醒了一會。說你回來了。我的病也好了。吩咐快擺飯來。我與你姑爺接風。二人又吃

又飲。如幾年未見一般。食畢飯。夫人作歌一首。

親上作親兩無疑　至後相隔一萬里
口說別話處別事　我心總是想着你
每日晚上降夜香　一心誠敬把神祈
保佑夫妻得會面　滿爐焚香謝天地
相逢只有整一載　狠心撇下糟糠妻
知心之言對誰學　獨守空房有何益
眼淚哭乾流鮮血　悶悶心痛想自縊

四此使人去尋我　你我生死永不離
三日湯水未下咽　珍饈嘉餚無滋味
今朝見了哥哥面　願吃粗糠合樹皮

寫罪公子看了一遍心裡暗嘆賢妹當真迷住了。

公子亦付歌一聯。

相隔萬里常思念　河路相逢又會面
洞房花燭寶與鳳　才郎美女配姻緣
相交恰似魚得水　蝴蝶飛颺上下翻

魚水之樂言不盡　幾人此處能斬斷
紂王托粱能換姐　啟與妲已失江山
文武全才陷煬帝　五花棒下赴九泉
三國惟有呂布勇　見了貂嬋發軟癱
癡迷不悟貪不足　除死方休無改變
明公看破波如水　心裡不貪身不戀
交合一番損一番　精神消盡赴黃泉
再交不過還如此　目前看破去歸山

夫妻總有百年期　大限到來散不散

公子寫罪遞與夫人。夫人看了三遍手在桌子上一拍。咳了一聲。說我猶迷住了。這夫妻前生原是道友同修之侶伴。今生轉為夫妻。都被私欲迷住了。公子着那道人錦囊提醒。夫人今日又被公子提醒。夫人說。你此時去罷。公子問。我走後賢妹可該如何。夫人說。我自有主意。你再過五年。還家看我一回。公子轉身就走。夫人再不留戀。歡然而送之

一雙鴛鴦兩分離　丈夫扮道妻粧尼
各自尋門學修煉　後來都明玄妙理

却說自從公子走後。夫人常看三教經書。一日看到列仙傳上。見有許多女人成仙。又見張珍奴拜呂純陽為師。損壞花容粧瘋大隱塵市。孫夫人拜王純陽為師。滾油烹臉。隱居於河南之地。二人以後都得天仙之道。這夫人忽然想起。昔日我父親

做知府時。我見那姦情事甚多。有强姦的。通姦的。皆因像貌長的好。看起來這臉。就是惹禍的根苗。夫人想到這里。素日常見人剜巴豆。中了毒。把手臉都爛了。要用敗毒藥熬水洗治他。就買了些巴豆。搗爛。把手臉齊擦了一遍。到第三日。一齊爛了。好似剝了皮的紅柿子一般。這幾挐敗毒的藥。熬成水。又下了幾挐。一遍洗了幾遍。後來火瘡好了。自已挐鏡子一照。面黑似鐵。醜陋不堪。心中暗

暗歡喜。又把頭髮剪了。做了一領新衲衣穿上了。頭說姑娘穿上這身衲衣。真正好看。他聽得這話。心中暗想。好個多惹禍。正在思維。門首來了箇遊方僧人。穿一領破衲衣。他就挐新的換了舊的。又見丹書有言。身邊無愛物。煩惱不相侵。把他用的金珠玉器。紫檀楠木。細軟衣服。壹切美器。俱換成粗

行之。但只是令丈夫調情慣了。不由的思想丈夫。心纔換不過。越創越狠。自已恨極了。把自已骸骨上。一口咬住。用錐深刺。鮮血直流。疼的死去活來。如此不記其數。就挐此法治欲。飯也不餐。只是等死。這幾叫誠能格天。恒能格天。感動觀音菩薩。化了一箇尼姑。來在他家門首化緣。他請進去打齋。夫人說。師傅不必這行。就在我家坐靜。我供養你。尼姑說。出家人。在你家裡住居不慣。夫人說。我本

村有一所空廟。你到那裡去住。我供養你。尼姑道不推辭。夫人把尼姑安到廟裡。尼姑常到他家裡來往走動。一日兩人談起丹經。夫人便問。經上有這欲二字怎講。尼姑說。這欲卽除欲也。夫人又把他換美器。損花容。吃薄粥。錐刺骨。學了一遍。尼姑說。爲人不知修行。自已朝作用。你雖下了這些苦功。這未知欲之根蒂。這修行門中。錯入旁門。苦死的不記其數。除欲之心要發到至善至直處。欲止

總能滅。夫人問。怎樣纔是至善至直處。尼姑說。除欲之法。我亦知之不切。我昔年遇一高人。他贈我一首歌。我雖看過。且未嘗滋味。夫人問。那歌你老人家還記得麼。弟子願意聆教。這尼姑從頭至尾念了一遍。那夫人大悟。倒身下拜。就把此歌書在紙上。其中有說言未筆於紙。

要知佛法修行理　該當先奪世事心
假若有人奪色心　這就似乎修行題

口說別話空費事　心總思色永不離
除欲果然能如此　自然欲化子戈息
心中存正邪不入　就是誠意正心理

却說這夫人將歌唱完。細默了一會。纔是當初他害過的病。公子出門。他哭了三日三夜。公子回來。他曾作歌一首。內中就有口說別話處別事。我心總是想着你。這夫人心中暗想。此人莫非是神仙乎。扭回頭來。尼姑杳無踪跡。夫人說。眞是神也仙也。從新拜謝。自從尼姑去後。夫人將燒香並朝禮念經。一概止了。就像箇醉漢又像箇瘋子。諸人都不知曉他的心事。如此四年有餘。一日忽然想起那聖僧。穿衣吃飯與人相同。名利者華半點俱無。夫人讚聖僧作歌一首。

身住紅塵意在山　眞性幽谷伴石眠
舞跡於人亦相同　腹內別有一洞天
萬般奇美染不上　生死何曾掛胸間

忽往忽來並無踪　不是菩薩卽是仙

夫人將歌作畢。有一箇了頭跑進房來稟告姑娘。咱家來了一位神仙。夫人說。那有不值錢的神仙到我家裡來。了頭說。是我姑爺回來了。打扮的就同畫兒上畫下的神仙一般。了頭隨口作歌一首。頭挽雙髻二髻。身穿八卦仙衣。盤龍綠縐服巾。腳登一雙竹履。眞是神仙莫兒戲。就是不會離塊。了頭歌畢。夫人心中暗暗冷笑。又一箇了頭說。我

姑爺進後宅裡來了。夫人有十分不喜。只得勉强迎接。公子看見夫人的模樣面黑似鐵。只有一口白牙。兩個白眼珠子。恰似搽煤的。煤黑子一般。大吃一驚。往後倒退了幾步。夫人說你認不得我了。公子聽得是夫人的聲音。二人同進了書房。敘禮已畢。坐下。夫人問。相公這幾年雲遊在那里。公子把有名的大地方。說了一遍。公子問夫人。怎麼把形容換了。夫人把他損花容。吃薄粥。錐刺骨。細

述了一遍。兩人是恩愛夫妻。公子見夫人苦成這箇樣子。不由得淚如湧泉。夫人心裡暗暗批評。我丈夫虛度光陰。惟情中全無半點功夫。公子又勸夫人說。經書教人修心。何在損容改面。自古沒有煉成的神仙。做成的佛。夫人說。張珍奴拜呂祖爲師。損容改面。性空色遣。孫夫人拜王重陽爲師。漆油烹臉。隱於南陽之地。長春老祖除欲煉心時。每日只吃三分飽。你見過白玉蟬。泰訪論歧。這些故

典。約你盡知。今日爲何耽心說話。你既撇妻棄產。斷絕祖上香烟。我當你出門訪仙學道。下寂功夫修煉。你幾般假神仙。騙哄迷人。自不知恥。反來批我不然。你請坐。我身有疾。不能奉陪。各人門房裡去了。將門扣上。在房裡打坐。這公子尋思。我出門五年。到處人都稱讚我會琴棋書畫。又是公卿貴子。無人不敬。這與道何益。今日夫人此話。纔是金石之語。這公子平日但有人說着他的心病。他就

錯改過。所以當下把心一恒。走出門去。從此以後。在外下了寂工。絲毫不染。名利全忘。也學那張三丰。白玉蟾。赤手獨行。訪仙學道。至後人品漸長。日有所明矣。

歌曰

昔日出家想學道　名山洞府遊許多
未遇一箇高賢士　只當明公就是我
自己暗暗藏勝心　從不虛心下士學

高人埋藏深又遠　未遇知心親說破
處事人已兩無益　眞切寔行半點沒
此時略有一些悟　我把光陰空錯過
杏門拉下十方債　大約報應逃不脫

又曰

得了修行訣　名利一齊撇
只教去心病　除此別無說
諸般都不作　惟此要做徹

第三

富翁院下遇毛客　賢士家中留美名

詩曰

財主院中逢少郎　堅貧志正迫於常
諸行皆有修眞士　賤者下人休小量

昔有一修眞之士。住山數十年。只因俗情未了。欲根未斷。起錯念頭。眞慾出舍。轉爲貧人俗子。分中該有幾年大嫌。父母早亡。家貧一無所有。本家親

友都不敬理。無倚無靠。流落在外。少衣缺食。後來被妓女所役。與下人作奴。身賤如是。此話不言。却說此方有箇財主。有萬金之富。一日樂意。自想。爲人在世。一處不到。一處迷。明日我到那院下看是甚麼境界。也經見經見。了了心事。次日來至院下。住了半月。見有箇毛客。溫柔典雅。謙卑遜順。百能百巧。隨機應變。有事用他。置辦無事時。彈唱謳歌。照常面帶歡色。那日這財主叫到跟前。就問你姓

甚名誰那里人氏。這毛客把他姓名地里。說了一遍。財主說。我見你歌彈梁意。從無憂容。你的樂從何來。毛客說。你欺我是個撈毛的。世上不如我的人甚多。財主說。世上至賤者莫過忘八。你是忘八的用人。還有不如你的人否。毛客說。我雖下賤。身不受屈。我見那監內的囚犯。夜夜上串日日帶枷。身不能自專。以此看來。我比他們甚強百倍。上不欠官糧。下不少私債。且又無挨。我被人所役。吃的

現成飯。吃一日飯。受一日歸。明日出離此處。他管不得我。我有何不樂。財主心思。此人量氣寬闊。却能知足。道像有賢士之根基。怎麼流落此處。財主說。你跟我去。我與你湊一千銀子。你替我做個掌櫃的。何如。毛客說。我領了你的本錢。就成了你的小販計。身不能自專。我出了此處。還要出家。雲遊天下。訪仙學道。財主聽得此話。心上更加歡喜。暗想此人到了這步分位。寫不亂意。看財似土。其人非常。財主把他記在心上。不日還家。他平日相聚着一個賢士。那日探望賢友。對友就把他在院下了心事。遇毛客。從頭至尾學了一遍。這賢士聽得心上大驚。就合財主說。你若能挈我銀子。我去院下會一會此人。財主說。只要你去。銀子着我。次日賢士起身來在院下。整住了一月。終日同妓女彈唱謳歌。總莫行房。那日妓女說。公乃神人也。任憑他怎麼有挈手的人。到了我們這裡。再也逃不出

去。二人說話。撈毛在跟前伺候。早聽出意思。賢士作歌一聯。

省破大義無不足羞　一塊臭肉錦衣照鏡
扭捏做作性內作用　愚夫發迷明公不動

却說賢士歌畢。毛客心中更覺驚異。自己將主意挈定。那一日目前無人。撈毛的跪下求賢士收留。賢士說。我來就是為你。你跟我進院去罷。賢士帶毛客還家。親友財主都來看望。看見毛客。心上大

喜衆人作歌一哨。

歌曰

金尿壺改玉爐鼎　貴物還得貴人用
本來是箇好材料　也得匠人雕刋成
只要本心存恒志　日久自然遇明公

第四

光棍恣情欺學生　英豪奮勇逐光棍

詩曰

父母嚴慈兒子弊　新衣買盡難臨身
英豪打走匪男子　半路變更正直心

昔有一學生。父母先生嚴謹。忍受不住。奔走在外。離他家有五百里地。有他箇親戚。他投到那里去。那親戚搬移別處去了。把他困在此處。不敢回去。

欲想回去。又怕挨打。萬般出於無奈。把衣服行李。都當賣盡了。這學生纔交十六歲。生的像貌出衆。本處有箇光棍。就要霸占這學生。學生不依。二人爭吵。惱怒了本處一箇豪傑。把光棍痛打了一頓。那光棍得便起來跑了。這豪傑就問學生。你是那里人氏。姓甚名誰。我好送你回去。這學生把家鄉地里姓名。細說了一遍。豪傑說。離此處有五天路。用盤費若干。都是我的。學生說。我的行李鋪蓋盡

行當了。豪傑說。當了我與你贖出來。次日兩人起身。運往他家裡走。走了三日。學生說。離我家只有兩天路了。此日晚上下了店。遇見豪傑一箇故友。請他們二人吃酒。直吃到二更天。纔歇了盃。這豪傑吃醉了。學生也吃醉了。二人同床。蓋着一箇被兒打脚。纔睡下。揚風攪雪。飄到學生臉上。學生說。這頭睡不得了。雪只往臉上飄。豪傑說。你把頭蒙住。學生說。我蒙不慣。頭蒙住再睡不着。學生又

問。你那一頭有雪沒雪。豪傑說。雪飄不到這裡來。學生說。不然。我合你睡在一頭兒。睡到半夜。豪傑婬心動了。伸手摸着學生。學生亦摸着豪傑。豪傑引誘學生。學生就從二人行了苟且。纔把此事做畢。豪傑忽然省悟了。

情慾緊相連　情慾動是情感
本來沒有慾　慾動是情感

話說這豪傑第二日起身。騎在牲口上。不住的咳聲嘆氣。自恨自怨。口中不言。心裡暗想。這做了一場何事。對着學生。也不敢說出口。學生自覺得臉上羞騷。二人走了兩天。來在學生家門首。常工看見學生回來了。緊跑了幾步接上。這學生家豐富。弟兄三人。只有這一箇兒子。看的如同掌上明珠一般。自從那一日。他走出門去。他那父母直哭的連飯也吃不下去。差出幾百兩銀子。僱人找尋。今日忽然還家。就像空中弔下的一般。合家老幼都

與豪傑叩頭。臨近的親友。都來探望。那家把學生就拜親給這豪傑。兩家又是親戚。本處有許多豪傑。聽說這是遠方來的好漢君子。都來探望。見面講話投機。又結盟爲弟兄。留他住了半年。臨走。他親家送的馬匹衣服。銀錢綵緞。還有那衆弟兄也送了許多東西。纔打發豪傑回家。那豪傑在這箇地方上。勉强睜着心。臉上却不肯帶出後悔的容顏。恐怕旁人看出意思。今日出了這箇地方。途路

以上細思想起來說我平日好打不平那好打不平的人算是個正人我因光棍無理我將他打跑了弯回學生我反合學生行了苟且我還算是個正人麼是箇壞人呢我把學生送回去他合家老幼都與我叩頭都稱我是義士君子又送銀錢爲匹還送許多的貴物衆朋友也送許多的東西都稱我是義士君子正人都做出這樣的事來了古人云不能正已焉能正人我這樣的人活在世上

眞乃枉世想到這裡後晚的連飯也吃不下去一路上只是懊恨自已一日到了家裡本家合鄰舊親友一齊都來探望說恭喜你回來了你做了一件好事衆親友說出此話他心上更覺慚愧回家有許多日子輕易也不出門也不與人說話本村有一位老者平日最愛這個豪傑一日思想某人從前最有精神最好戲要合人鬬品打賭又好打不平愛管閒事怎麼這一回還家看他的精神短

少獨自坐着無人處垂頭喪氣莫非他有甚麼心事一日閒暇無事老者打了幾瓶酒定了一箇眷盒兒老者說自從你回來我們二人莫在一處坐叙叙家常我今日定了個眷盒兒咱們兩人到某廟裡吃酒叙一叙家常豪傑從命二人就到廟裡坐下吃酒叙起家常老者說你有半年莫在家就把村內的諸事細學了一遍這豪傑把學生的事也學了一遍只說送學生到他家裡把那一家人

待他的好處盡學與老者總不提途路上的話這老者幼年間是個世路上的人無所不通無所不知就問途路以上的話豪傑一字也不提老者心上明白了就知他做下虧心的事了老者說我是你的父友你有甚麼虧心處只管與我說我好與你解釋寬一寬心那豪傑無奈把合學生行苟且的事與老者細學了一遍說罷此話豪傑氣的捶胸打臉說我做出這樣無恥之事這還算天地間的

人麼。老者說。這是你二人一點前緣。只要你已後改過。何必常常問在心上。二人吃酒已畢。各回家去。此話按下不表。單說這老者平日最好朝山。那一日去朝山燒香已畢。往回走着。天起了大霧。走差了路。一天也沒見人。就在野地裡宿了一夜。第二日。又走到下午。來在一座深山裏。正走中間。看見一箇水泉。旁邊放着一箇水瓢。走下明光光的一條小道。老者說。好了。此處一定有人。順着這路

走出半里地。此處有一箇石洞。住着一箇道者。老者就與他叩頭。道者連忙拉起。說你是有年紀的人了。請起。又說。我這裡從莫人來。你到這裡來有何事。老者說。我在某山燒香。走差路了。道者問你一定還莫吃飯。老者說。我昨日就莫吃飯。道者就做飯。吃飯已畢。道者說。你今日不用走。就在這裡住下。此處離大路。還有五十里地。你走也趕不上店口。老者說。我就在這裡住下。道者見他是箇善

人。兩人晚上講了許多善話。老者把平日所學的咸應篇陰騭文功過格表學了一遍。道者說。這些都不是。與你性命中無益。你就有千百萬之富。濟貧拔苦。你修的福多。來生做的官大。總不能出苦。老者又問。做何事業纔能出苦。道者說。却不如你。謬錯悔過。還是正理。老者說。我本村有箇人。只因他做錯了事。如今看看成病了。前次我勸他。不用後悔也勸不過。來他悔的連形容都變了。道者聽

得此話。細細的又問。那人平日好做甚麼。老者說。他自幼而受學舉捧。如今好打不平。道者說。打不平也算是天下的正人。老者說。只因他打不平。做錯了一件事。隨即就把他打走光棍。送學生行苟且的事。細學了一遍。道者心上大喜。便說。昔年我在江湖中雲遊。把那各樣的奇巧怪事。也不知經過多少。還有一等人。姪姦了旁人子女。還與人誇。以為得意。你說的那人。是箇有天良的人。做錯了

事。知道後悔。則曰你下山去。我不追也要下山。會一會那人。次日吃罷早飯。就送老者下山。道者說。你順着我的手看。從這一條嶺翻過去。有一箇大川。你順川走出五十里地。就投着大路了。老者叩辭道者。二人分手。不言老者回家。單表道者。還了數日也下了山。找到那箇村裡。就問豪傑。尋到豪傑家門首。見了面。豪傑說師傅來化甚麼。道者說。不是化緣。我聞得公會拳棒。特來聆教。這豪傑素

日是箇好武的人。聽道者說打拳的話。他心上甚喜。說好好好。把那輕慢的意思。灰去了八九。當下把道者請到家裡。以賓相待。吃畢飯。二人敬了一會。他家有一所空閒子。兩人比並了一會。那道者會神拳。打的這豪傑。直纏還手之工。豪傑心上驚異。說師傅就在我家裡住。我還要聆教。道者說。出家人在你們家裡住不慣。你這裡可有空廟麼。豪傑說有一所空廟。就是恐敗不堪。道者說。只要不漏。就可容身。豪傑把道者安在廟裡。這豪傑是箇義氣人。他也不回去。天天合道者講文論武。白晝回家去吃飯。到晚上在廟裡眠。此廟也沒住持二人講話投機。住了半年。一日豪傑說。師傅你是箇出家人。學下這宗武藝。又不能出兵當冤。與皇上家出力。你當日不該出家學修行。道者說。修行之事。人人有分。非一定出家之人。纔能修行。你為甚麼不修行。豪傑說。我當初亦有此心。只因做了壞

事。我如今把學道修行的心。已竟灰了。道者又問。你做甚麼壞事。豪傑說。對眞人不說假話。就把他打光棍。送學生行劫的事。細說了一遍。道者說。你纔作了此一件事。昔日三國曹操。作了許多事。看看報應臨身。惡貫滿盈。還有左慈來度。曹操不從。以為是邪。他那時若從左慈。左慈必然度他。還有秦檜。亦合曹操似類。惡貫滿盈。地藏王菩薩來度他。不肯從。纔墮了地獄。自古以來的神仙。皆是

凡人所修。釋經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爲人能知過必改。何愁不得超脫。非怪你做錯事。你不知性情的變化。打光棍奪學生。那是正氣發現。又合學生行苟且。乃是陰勝而陽衰。你不知陰陽消長。逆行顛倒法。又不知奪性奪欲之妙。所以做下錯事。道者這一宗話。說的那豪傑。忽然省悟了。

昔日飲醉又做賽　黑夜行走迷失徑
今遇恩師親說破　酒醒豁然不作夢

日出東方天大亮　方纔尋着舊路徑
換他一付新肚腸　從前主意全不用
專做逆行顛倒法　諸欲萬邪都除盡
有身一日行一日　除死方休道師命

豪傑說照這般講。我今日就拜師傅。明日換上道衣道帽。跟師傅去出家。道者說。你的俗情未了。纔然出了家。還要思俗。後來必然還俗。你就在家裏操持。果然省悞大義。俗心退了。那時候你再出家。再過十年。你要好了。我還來看你。此話中有詩。你要好了。我還來看你。你若不好。我就不來了。道者說。我再與你講四句俗語。俗中藏道。與是道。道中藏俗。眞俗人。只要心裏有功夫。修行何在換頭巾。二人講罷此話。道者說。我明天要走。豪傑大料留不住。第二日已早回去。打點乾糧盤費。又與道者做下的衣服。一概包裹停當。候送。把道者送出十里。自已搶着行李。還往前走。道者說。你回去罷。就

在此處分別。豪傑立在此處。直望道者走出有四五里地。望不見了。方纔回家。不言道者歸山。單表這豪傑。自已奪了主意。就在本村廟內安宿。白晝到家中作活吃飯。晚上在廟裡眠宿。如此五年。一日忽生一樁異事。此乃是天降大魔。較量他的本事。何如這豪傑有箇拜兄。娶了一箇從良的妓女。那婦人稟性不改。好妒不過。他那拜兄也好色。又好賭博。弟兄五箇。都見不得他夫婦二人。把他二

人分出來也分了一半餘金那光棍自思衆弟兄都厭惡我我有何臉面在此處住把分下的產業都變了另移了一箇地方他先去把住宅置買停當修了一封書子叫他拜弟把他女人送來衆弟兄見字心中大怒便說我們現今弟兄幾箇他都不託託與外人按落我們都不用管就叫他拜弟送去這豪傑把他拜弟大到牀口上曉行夜住餓餐渴飲穿山過嶺有三百里路已竟走了兩天他那

拜嫂累次引言調戲這豪傑也有幾分人物他那拜嫂是箇妓女出身凡妓女沒有箇不好淫的那日走到晌午沒有歇處二人就在野地里休歇了一會正喂住口他拜嫂望著他調情他不從此女人慾火挈不住又說你若不從我就要喊叫我還說你要強姦我他那裏知道這豪傑的利害這豪傑帶着一把順刀插出就砍那妓女也會打拳眼裡明白側身躲過二人正在那裡舞拳旁邊跑來兩箇鋤田的人二人只當是夫婦打架就勸他們這女人跪在地下只是求饒豪傑正要舉刀去砍農人伸手拉住又跑過來一人伸手把他抱住就問公因何事合令正在大路上打架豪傑說我合他不是夫妻他是我的拜嫂我拜兄因遷移別處託我搬家我受了這賤人的害了他累次調戲與我我不肯從他拿血口咬我說我强姦他我將他殺了報與這里縣官他還說我是箇義士見了我

那哥我與他把這害除了他還領我的情二人說令嫂求饒只說改過邪人改過郎是正這豪傑忽然想起我從前做錯事也許改過難道說不許他改過豪傑說既是知罪改過起來我不殺你二農人走了豪傑說我問得因你爲人不正敗壞家風化又敗壞婆家風化幾把你賣在院下我哥哥下你你又丟他的臉你自已想一想那張眞奴老祖昔日也是箇妓女後拜呂祖爲師修成大道離

道說不許你改過這一宗話把他拜嫂勸的省悟了二人又走了半天就到他拜兄那里了晚上三人叙起家常他拜嫂雖是箇女人過於男子聰明望着他丈夫說賢弟勸我改過前非我再不敢婬褻之婦前者回咱二人爲人不正弟兄們幾講分家他們都沒分只把咱兩口子分出來了你是走江湖的人難道武你不知羞恥麼今日對兄弟說話咱兩人從此都改過前非這幾叫浪子回頭

金不換後來此光棍不察不賠善守本分做出許多有德的事此話按下不表單說這豪傑送他拜嫂背後有許多人都說嫂餘的舊病又犯了前次送學生他把旁人逐去他把學生姦婬了今日又送他拜嫂他那拜兄是箇妓女婬邪之婦何愁不私通旁人都如此猜度他們焉知人心有變化這幾叫三點似星丘積鈔牛月輪披毛從此得成佛

言詞告與豪傑他也不折辯又遲了三年衆人漸把此事明了他那拜兄在這地方上大有德行拜嫂改過也爲了正人衆弟兄聞知又把二人搬回本處照舊着他兩口子當家幾把此事表明原是他拜弟把他勸化過來了又遲了二年這豪傑的師傅來了算來滿十年的期了他師傅說你可算是世間的人物了你把出家的根基墮就了今日你跟我走罷二人出離此處雲遊天下無音無踪此

單表改過能超三界觀者胡不勉而行之

歌曰

莫怪英雄做事差　不知太極有變化
打走光棍李學生　那是他的正氣發
又合學生行苟且　正氣發過那當家
不知陰陽有盈虧　做事到老總有差
公若欲想達此理　先將萬事齊放下
然後再去訪高人　識得反覆奎道花

生死事大固係重　不是些小技藝法
況且世間微技藝　虛心拜師要受難

第五

前次屢辭心未定　後方忽討志修成

詩曰

屢辭忽討有來由　前未煉成後已修
私欲掃除無點翳　何愁仙境不他留

余遊玉京北門西有一處嘘吧叢林內住數十名人。余在此處掛單。遇一道友。原是前在武當山相遇復遇與門西誤而不覺忽忽三十餘年談起舊

認識得。余在背地里。暗訪他的行爲。有他一個徒弟。合他的年紀相彷。與余告說。你那道友昔年參方回來。我就在此處住着。他們合常住的人都見不得他。爲何。因他不合衆。凡事都異乎人。又連下一年都看出他是個正人。就安他當家。幾番幾次。他不肯從。無奈另安一人當家。未上一年。就合旁人婦女私通。犯了姦情。被人家打死了。又換了個當家的。合人賭錢。教旁人把頭打破了。抬回來風

死了。又換了個當家人。無所不止。嫖賭兼全。久下
旁人取個綽人家道的吊死了。又換了個當家人。
輸下賭博賬。也走了。這十數年。換了許多監院。總
沒有好下場的。後來你道友自討當家。衆人說前
者舉你爲次。你還不肯。因何今日自討當家。他說
人生天地之間。不過吃穿嫖賭爲樂。我也想當了
家。把這美事也做一做。衆人暗暗商議。就舉他當
家。他若依前次當家的。我們把他換了。衆人如
指遊戲色篇 宅
此安排。自他當家以來。三年氷清玉潔。並無半點
苟且。有個個朋友。是個財主家道豐富。一日問他。
你前者說當了家。要吃飲嫖賭。這三年了。怎不見
你行。他說這常住裡。初一等一個賬。十五等一回
賬。銀錢我插屏不出來。朋友說。來處有一個妓女。
生的人物出衆。十八歲了。他那里開賭。等何子。咱
二人同去。我作東。贏了是你的。輸了是我的。吃飲
嫖賭。我給你圓場。他聽了此話。喜的省開眼笑。便

說今日天晚了。明早再去。次日早晨朋友來約他。
他說目前有事。到午間事辦完了再去。到午後約
他。他說天晚了。明早再去。次早又來約他。他說今
天還想做一日正經人。明日再做壞人。朋友這幾
明白他的心法了。此是何義也。十年以前不敢當
家。他的功夫未做到堅固處。十年以後討當家。他
的功夫牢穩了。他還不憑信。這幾試用。一日推一
日者。是上等之人。行不言之教。又叫觀感而化人。
指遊戲色篇 罒

歌曰

十年已前不當家　功夫不堅性未定
十年已後討當家　工夫做徹幾試用
諸邪引誘不動心　幾算八風搖不動
早晨推午午推晚　傳流世上學耐性
前次當家行苟且　不知凝心爲不正

又曰

世人不知耐性　性發隨性作用

性能引人入苦　因此多有遺棄

色徒貪樂要婦妻　惡婦好婬旅美夫

詩曰

願妻久壽長追歡　不測半途起禍端

可恨當年無主意　今朝自愧碎腸肝

昔有一女人。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只是心地不好。十七歲出嫁。二十三歲旅了三處。第三處把一雙公婆氣成病了。本男人氣唔過。休了。

轉嫁乎

壁有箇男人。婦人死了一年。還沒有娶下。此人有文武全才。遠韜近略。善能言談。無人不敬。惟有一件毛病。他的色心甚重。他看上這箇惡婦容顏秀美。惡婦也看上他。兩下都煩人說媒。色徒他一家人害怕。都捏着一把汗。合家老幼。直勸了幾天。夜夜再勸不醒。他兄弟忽然想起有箇人合他相好。我們請他來勸。使人請去。那人前日因事出門。纔這里有三百里地。跟不上了。他兄弟修了一封書

子。催了箇腳子三日三夜。把那人擡回來。還有他一箇隣右。谷那人商箇來勸。談今論古講了許多的話。勸不醒他。二位鄰居無奈。也不怕得罪他。說我與說了罷。你心裡的事情。我們盡曉。那惡婦他三箇男人死的都不明。我們心上疑惑。說是他害死了。又沒有傷痕。你將來娶下他。難保死與他手。這色徒說。我如今把主意拿定了。你再不必苦勸。就是他害死我。我也願意。鄰居告辭而出。他一

家人。見勸不醒。他商量道。把家分了罷。這色徒就把惡婦娶過來。兩人稱心合意。有十分的恩愛。日夜追歡取樂。過了半年。色徒因有要事出門去了。這惡婦是好婬的人。就像貓狗鑽洞的一般。熟徑難下。他是平日做成的功夫。如何忍得。私通了外人。色徒還家。有便堂勇。把惡婦不正之事。略略告與色徒。色徒聞得心中大怒。把惡婦重打了一頓。又逼了幾日。衆親友與色徒接風洗塵。衆人坐夜飲酒。及至二更以後。親友一齊散了。這色徒吃的酩酊大醉回去。惡婦把他安扶到榻上。給了箇木枕。着他睡下。惡婦把床頭上拴了箇繩套兒。取來頂門杠子。穿到裡頭。中間壓到色徒項上。那惡婦口裡念誦了幾句。說我今你是恩愛的夫妻。你怎忍心打我。你今日就死與九泉之下。莫要怪我。這是你自招其禍。說罷。把杠子一屁股坐住。色徒心上迷迷惚惚。掙不起來。只是亂跳亂彈。看看要死。

這幾叫一分陽不盡。人不得死。也是色徒壽未終。期未至。還不該死。有一箇強盜在這房上從天窗裡望下看。等他夫妻睡着了。好來偷他。看見惡婦害他男人。強盜無法可救。忽生一計。大喝了一聲。好一惡婦。吾乃是夜遊神巡查惡婦大吃一驚。癱的躲到床下。這色徒醒來。抹了一抹。骹項上有一根杠子。這幾叫白了。纔知道從前害死那三箇男人。都是如此害的。色徒起來。並莫究問。各人到書

房裡睡去了。把門更仔思前想後。直想了一夜。欲要把他休了。捨不得他的秀美好看。想勸他罷。恐他不能改過。拏不定主意。尋思了一夜。次日起來。與他本村一老者。告訴這一件事。老者說。我觀你意下。還有幾分捨不得他。將來你一定要死與他手。你要把他休了。他改了嫁。還要害人。這色徒無奈。拏了個狠主意。寫下狀子。把惡婦告到縣裡。縣太爺拏去。當下就審。不時而把前次害死的三個男人。都召出口來。俱是壓杵壓死的。這太爺把惡婦用白布裹了。貫了一次大油大螺。與他那三個男人祭墳。

歌曰

好色性入邪徑　人勸也是無用
自已拏定主意　八風也搖不動
油鍋刀山剿路　不回頭往前趕
死變畜禽走獸　就下地獄遭命

修道得此主意　定成神仙一洞

又曰

可惜當年做事差　明知惡婦要要他
仔細思量國的何　貪色慾動迷自家
不是夜遊神驚叫　我命定死他手下

第七

衆友無愁貧可樂　商人有事怎投獃

詩曰

一覩書信回家忙　雖有快情心似湯

美女同床不動意　誰知思色將身亡

昔有一商人。個背掌櫃。出遠門作生意。數年沒有回家。一日忽有家信到來。皮書客展二字。掌櫃的把衆人通過。折書觀看。把書看畢。大吃一驚。好似指姪斷色篇　三十五

上高樓而失足。過長江而翻船。大海翻舟嚇的面如金紙。渾似蟬蛻身不搖而自戰。慌不熱而汗流。拍手踏腳咳聲嘆氣。衆夥計一齊進前。就問掌櫃的。今有何事。如此憂惱。他擺手搖頭。口裡只說害怕害怕。衆夥計再不敢往下問。掌櫃的吩咐人快到脚店裡去。又吩咐當櫃兒的。小心看守行李。衆夥計不敢違拗。連忙收拾。出了店門。上了車子。一路上加鞭催馬。不住的趕路。一日來在一口岸上。昔年他在此處住過。有許多的結兄拜弟。還有許多人受過他的恩惠。素日盼他不見他來。忽然聞得人說他過去了。急速使人趕上。把他請來。要時間衆朋友都來探望。衆人一口同音說。留大哥歇宿幾日。他說我有要緊的事。實不能住。衆人一齊跪下苦苦相留。他看推辭不脫。勉強應下。衆朋友把他的騾子送到脚店裡去。又吩咐當櫃兒的。小心看守行李。衆指姪斷色篇　三十六

弟兄把大哥引上。直往店後頭走。一直走至後宅。開了一個小角門兒。後頭有一所院子。單另有一番境界。上頭有樓臺亭閣。底下有遊廊亭子。滿院都是奇花異草。還有金魚池。太湖石。應用的都是楠木器皿。掛的都是巧手丹青。陳設的都是異樣古董。大哥說。我有數年莫來。此處誰家又修了這一處好宅子。衆朋友都不肯說是拘欄院。看畢。衆人叙禮坐下。各叙了寒溫。此時以竟天至午後了。

吩咐人擺酒飯來。猜謎化拳行令。直吃到天晚。把燈張起。叫來了一個妓女。此妓女生的人物出衆。怎見得有詩爲証。

妓女今春纔二八　風流俊俏眞可誇
勝似貂蟬西施女　月裡姮娥可比他
詩詞歌賦全都會　琴棋書畫人難壓
彈唱謳歌無不精　心靈性巧人愛殺
扭捏做作賣風流　勾引心移奪造化

衆人看見心癢癢　心癢難忍無奈抓
口巧善會弄心情　誘人欲攻往外發
秋波杏眼眞好看　苗人睹見肉自麻
當下得個物塗魚　包內銀子大把抓
都說酒色能迷人　眞乃良言無有差
衆友倫眼看大哥　好像一尊泥菩薩
如此調情搔不動　莫非他心是鐵打
衆友不解其中意　豈知有事與不發

公心假若懷正念　美女戲言懶意答
却說衆朋友。見大哥心煩。此時已竟天交二鼓了。衆皆一口同音說。我們各討方便。大哥乏了。着他休歇休歇。我們明天早來送行。衆友告辭就走。大哥送友出門。轉來撈毛的掌上燈。喝妓女陪宿與他解帶寬衣。他只是擺手搖頭。合衣睡下。妓女熄了個赤條條。睡到他懷裡。在他身上摸挲。他把身子一翻。長吁了一口氣說。人心上有事。今日偏又

遇了這一千魔王。白白的少走了幾十里路。他也不理妓女。妓女無心介他調情。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瞌睡多。路上盤桓乏了的人。又吃了酒。熬的夜深了。心上有事。那裡還顧得取樂。睡到床上。鼾聲如雷。直睡到第二日早飯時。纔醒來了。睜眼一看。見天大亮了。口裡只說晚了。晚了。慌忙起來就往外走。驚夫早把牲口扣備停當。衆朋友都在店門上等候送行。一直都送到郊外分

乎。雖行夜作。儀者認作白晝。一日來到他家門首。衆人見他面來。都叙寒温已畢。衆裡人說。目前有箇官詞。非你來無人可辦。不日他把官詞打點太平無事。歇心養神。忽然想起院下那妓女。得下想思病。從此而身亡。

歌曰

前此誤入均堪陷　那是身嫖心未嫖
好比虛空修行者　二六時中抱着道

心上懷正邪不入　去正由邪定朝聞
此時又得想思藥　正事辦完邪入窾
閒日合睛見妓女　又是心嫖身未嫖
真性暗暗化美女　自性變化盜自寶
活人須憑精氣神　去却三者身自倒
死後還要作下鬼　不是變猪變家鵲
因何只該變二物　二者至婬其性躁
六道輪廻隨性化　性通何物化何道

第八

父子雲遊同慕道　高人循理獨修行

詩曰

尸神化女盜真陽　私欲一萌元炁傷
腹内藏邪自不覺　復來反去轉丹房

昔有一人。勘破塵緣。欲學出世之法。妻嬌子幼。不能脫離。後來婦人死了。他把産業變了。兒子帶上。出門雲遊。訪仙學道。一日幸遇一高人。他拜爲師。

他師傅給他兒說。你給你父親磕頭。就拜你父爲師。從此父子就依師徒相稱。師傅教徒弟讀書。相伴日不離影。徒弟年長十六歲。他師傅偶得暴病而亡。師傅臨死之時。還有幾百銀子。交與徒弟。即傅平日好要清歇。徒弟看下樣子。此廟旁有一所空園子。徒弟把這銀子。買了各樣的諸花異草。園内修了三間道房。裏面裱糊了。貼的都是丹青字畫。擺許多古董玩器。次日他搬到裡面。此時余在

他處掛單。一日忽叫余到他新房裡。看了一遍。余說墳的好。他住了一宿。次日仍舊搬出來。還住他的舊房。把此三間房屋閒着。把古董陳設一盡收了。余心疑甚。不知是何緣故。余就問他。他說那房住不得了。房子裏面有個陰鬼。余問怎見得有鬼。他說那鬼化成個美色女人。似乎婢娥一般。來與我調情。我忽然想起。我師爺常與我說。你們道幼年人。不破身修仙來的快。我問破身者因何。他指陰陽色篇

說人的色心發動。必要走身。我把此話記在心上。昨晚夢中見一個美色女人。來與我調情。我忽然想起我師爺那話。勉強拏着。心上又想做。又想不做。二心不定。他伸手來調戲我。我忍不住。心裡只想做了罷。當下就走失了身子。走畢醒來。纔是個夢。我並沒有合他交合。我的身子就走了。這叫陰鬼盜陽。一定是房裡的鬼作怪。余把此事記在心上。雲遊方外。遇一明公。余把道童所言。陰鬼盜陽的話。與他細學了一遍。他與我作了一歌。

歌曰

此鬼不是房裡鬼　此是本人心上鬼
十四五歲未破卦　鬼未成形把人催
年長十六纔破身　此鬼把人性命追
一點元陽都盜盡　此鬼又去投輪廻
修行沒有別的竅　先從自心滅此鬼
陰魔去盡化成陽　脫殼永不投輪廻

第九

施主試心遣美女　僧人動意戲精流

詩曰

莫誇自己有操行　一見美人便動情
若果煉心如鐵石　百般引誘總無能

江南有一家財主。好供養和尚。供養着一個和尚。年二十八歲。老當家人死了。又換了個新當家人。此人曾看過三教經書。無所不通。就是指婬斷色篇　叁

爲人刻薄。一日把和尚請出來。兩人講道。這施主問和尚的道行。和尚說。騰雲駕霧。分身變化。萬里取物。我都不會。我惟有不動心。這和尚也莫要遊參方。也莫有窮過理。未過高人傳授。依自己的見識。粧有道的模樣。騙人供養。他說了一句不動心的大話。這施主豈肯服他。心生一計。說師傅。我家裡有澡塘。請你明天洗澡。到次日。這施主接來四個出衆的妓女。請出和尚。坐在大庭上。把妓女叫出來。此妓女有沉魚落雁之容。如天仙下界。人見了就骨軟體麻。鈐不住心猿意馬。妓女見那和尚生得面如傅粉。唇似丹珠。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如玉帝駕前左金童臨凡。却肚子裡裝的是草。人看不看。但凡作妓女的人。無一個不好淫的。看見這和尚。恨不得一口吞在肚子裡。和尚看見妓女。恨不得長在一處纔好。這和尚滿面春風。施主早看出情由了。這和尚一見妓女。好似醋缸裡扯出一條指婬斷色篇　肆

蜈蚣。渾身又軟又酸。腸物早挺棒硬。施主說。這四人是我家使女。教他們與你洗澡。此和尚自覺沒有罕手。對施主說。男女授受不親。不敢從命。施主說。大道不分男女。況你自言不動心。豈不知柳下惠坐懷不亂。只要你是真僧。何碍於事。和尚自已誇口說他不動心。此時不敢推辭。他平日沒有真修實煉的功夫。那里有罕手。又見推辭不開。勉强從命。家人領上來到澡塘門上一看。此澡塘比不

得真澡的堂子。莫非子。滿塘的熱氣。人也看不明白。此塘子修在入井亭子裡頭。外面俱是萬字欄杆。週圍一圈都是玻璃鏡橱扇。頂棚上俱是亮瓦。這太陽照的一片明。內箇妓女領着和尚。走進去脫衣服。和尚見了妓女。滿肚子的慾火動了。勉強按住。脫了衣服。與在水裡頭。再也不敢起來。那妓女也脫了衣服。跳在水內。水裡放着一條春櫈。一箇木枕。人睡在上頭洗澡。兩箇妓女拉住他的骰

骰。兩箇扯住兩條腿。硬拖到春櫈上。把和尚的頭。抱過來。口對口嬌滴滴無語嚶聲說。我們與你洗澡。怎麼你這樣害羞的。道和尚強掙着。猛睜眼一看。見這些妓女。雪白身子。合羊脂美玉一般。一箇妓女故意靠他身子一擦。自古道。作和尚的色中餓鬼。肚子裡的慾火。好似烘藥裝在鐵炮裡。見火就發了。四箇妓女。把他拉的直挺挺仰板向上。伸手去把那陽物。按住往下一壓。好像箇撇不倒兒。就如竹筒內。放出一枝箭。只聽一聲響。冒了那妓女一臉。那妓女都笑了。往和尚臉上一唾。說你這宗本事。你就敢受人家的供養。這水着和尚弄臟了。用不得了。我們都上去罷。出來回稟當家。當家人說。這等本事。就敢說不動心的大話。吩咐家人。送他去別處受供養去罷。這和尚含羞帶愧。知道自己是大石蓋草。靜坐百年。終無是處。從新參方學道。後來傳說他還得了道。修成正果了。自和尚一

走。把這洗澡丟底故撰。遠近地方。都知道了。驚動了一箇聖僧。說這和尚沒有廉恥。詐做高人。騙人供養。今日丟了這箇底。以後做和尚的。人家都不敬重了。佛門衰敗。這箇教和。非我去正。再沒有人管。這和尚粧就一箇行僧。來到這善人家門首。令人通報。那當家人。雖然過那箇僧人。心上有些嫌息。因他家祖輩向善。勉強迎接和尚進門。分賓主坐下。吃茶已畢。當家人就問和尚來意。是化衣服

麼。化些銀麼。還是這里作做幾日。和尚說。我聞得府上有箇好澡塘。又有人會馬澡。特來洗澡。這施主心中暗笑。又來了一箇要底的和尚。便說今日塘水不熱。師傅暫且養息。明日洗澡。這施主到次日。仍把那四箇妓女接來。見過和尚。說這是我家四箇使女。着他們與師傅洗洗澡。那和尚並不推辭。只說好好。願意領情。這妓女領着和尚到澡塘門上。和尚妓女同進去。那和尚坐下。衆妓女與他

解帶脫衣。猶然一看。見和尚臉上帶神煞之氣。衆妓女嚇的倒退了幾步。都跑到梢頭那一間內。交頭接耳。一箇低言小語說。我見這和尚合當家人說話。和顏悅色。同我們往澡塘來。一路說笑。道像箇光棍流皮鬼兒。到澡塘內。忽然變成這箇嘴臉。那一箇說。大吃了我一驚。這一箇說。這和尚像箇怪物。衆妓女把調情的心。半點俱無。那和尚見衆妓女不來脫衣服。自已把衣服脫了。

和尚進澡塘　各自有主張
自性由自使　或捨或撒放
太極有變化　鬼神難度量
丹田正炁發　當下改模樣
面帶神煞氣　妓女臉嚇黃
箇箇往後退　自已脫衣裳

那和尚跳在水裡。自已撩水洗了一會。見水裡頭有箇舂槃。有一木梳。和尚仰面睡在上頭。說怎麼

不來與我馬澡。把衆妓女嚇的肥戰心驚。各自脫衣下了塘。與和尚馬澡。就像要活魚的一般。你推着來。我推着去。洗了半會。獨那箇陽物。都不與他洗。和尚把陽物自已拏住。望着妓女摔了幾摔。說這也是老僧身上一塊肉。爲甚麼不洗。那妓女聞言。就像洗衣服的一般。你採我搓。洗了一會。那和尚總不動心。有一箇妓女說。師傅你合世上人大不相同。不瞞你說。我們都是院下的妓女。但看見我

們。再沒有不動心的。我們這樣與你洗澡。你全不動心。前此那箇和尚看見我們早動了心。下了澡塘。他連下都不敢站起來。我們硬把他拉起來。擱到春凳上。把他那箇陽物一摸。好似拔不倒兒。跟手就像那竹筒裡放出一枝箭來。射了我這姐姐一臉。今日我們這樣與你撩洗。你這幾是真不動心。我們常聽人說。除非是修成的佛。纔不動心。你莫非是箇佛。這和尚說。你們不知。前此你們與那和

尚洗澡。那和尚肚子裡頭有一箇靈人。合他陽物通着哩。他那箇靈人一動。他那陽物就起來了。他那靈人不動。那陽物再不起來。他射出那一枝箭來。是他那靈人動的緊了。妓女說。你老人家肚子裡頭。莫靈人麼。和尚說。我肚子裡頭那箇靈人。合我的眼睛通同作矣。我的眼睛看見人家美色女子。那箇靈人一動。陽物就起來了。我怕他替我惹禍。若不將他除了。倘若一時防不住。他作起怪來。連我的身子都教他害了。我把他打死了。和尚說畢。衆妓女都掩着嘴笑。他不明白這是箇機鋒話。一箇妓女說。師傅你說這話。好有一比。比那天交晌午。一箇蚩子裡。鑽出一箇人來。拏着一箇手卷。插着一箇草標。和尚問。這話怎講。妓女說。這叫白日鬼賣藍。

神仙怕過瑤池　銀子怕過灰池
今日和尚入塘　纔顯他的本事

若不是真文銀　也不敢赴灰池
若不除盡私欲　也不敢赴瑤池

這和尚洗澡已畢。同衆妓女出了澡塘。衆妓女免同了當家人。把洗澡的事學了一遍。這施主鼓掌大笑。真乃佛門有人。幸虧我沒有錯過。把和尚請來。當下就叩頭。便說天下僧道。如師傅者。我從來見過。師傅就住在弟子家裡。弟子活一日。供養師傅一日。弟子死了。師傅再走。和尚說。你是一箇誠

主。有你助主的福。我是個草芥人。有我草芥人的福。我是背借你的福主的身子。我與你說一個故典你聽。當年有一箇和尚。受受旁人供養。有人請去供養了三年。一日晚上。偶然作了箇睡夢。看見天上霞光萬道。瑞氣千條。笙簫細樂。一簇擁着一箇美女。前頭四個仙女。打的寶蓋。把蓮臺抬來。放在他面前。衆人一齊跪倒。口稱師傅。今日該你成佛。我們特來接你。這和尚還有些知覺。夢

中想。我聞有道者有魔。無魔不是道。想必這是魔。和尚夢中把一雙象牙筯拏過來。拥在蓮臺裡面。忽然要屙。口中只管好奇好奇。復又睡着了。到次早施主來說。有一件事。我的馬昨晚下了箇騾子。下來就是箇死的。那騾孔裡頭。有兩根鬚。却是骨頭的。合筯子一般。和尚說。待我去看。和尚將這兩根鬚抽出來。纔是他用的那雙筯子。他回家尋他的筯子。真沒有了。又想起夢中那蓮臺接他。是接他母畜牲。真還是主。可見世人無功受祿。又下債。必要變畜牲填還。和尚想到此。就在他的靜室裡。留了一首詩。不辭而去。詩云

一雙鞋襪四隻蹄　一領道袍一張皮
不是貧僧知覺早　變箇騾兒被人騎

和尚學畢此話。即刻就要走。不在他家住。這施主知和尚不肯住了。强留無益。拏出黃金二錠。說。這是補拜師的贄見禮。和尚在路上。倘有不便之時。

好作度用。這是我與師傅結箇緣。師傅微微帶笑說。身邊無物。煩惱不相侵。既要合我結緣。拏一百錢來。咱二人結箇緣。施主親自回去。拏金來茶盤。捧出一百金錢來。每箇一錢二分重。和尚見錢說。這金錢難道不是金子造下的。施主說。師傅要一百錢。並沒說金銅。怎麼又不要了。和尚見施主誠心要結緣。再莫推辭。將錢裝在袋裡。心裡想。我將他這錢。各常住裡打齋散衆。與他結緣。當下

就走。施主送出數里之遙。臨別又問。師傅幾時再會。師傅說。有緣再遇。

歌曰

前倫塘中走失陽　後倫池內顯威強
多有愚夫騙供養　智人持道迥於常

第十

立牌坊守節名美　偷慾情臭聲遍聞

詩曰

數十年間節志誠　偶然失德喪貞名
牌坊未立臭揚外　那婦爲何不操行

昔有一幼婦。十八歲守節。以至四十五歲。鄰舍與他立貞節牌。材料置造停當。擇下日期。看看要立。忽然犯了姦情。呈送到官。縣太爺審問。這婦人說。

我本是箇節婦。從十八歲守到四十五上。並無苟且。現今與我立貞節牌。太爺說。你目前犯了姦情。你還提貞節二字。奸夫現有口供。有憑有據。你的甚麼貞節。婦人說。我只做了這一次。太爺說。你這要做幾次。這一次丟你婆家的臉。壞你婆家門風。本縣若不懲治。後來失節的人更多了。太爺吩咐說。人來將他掇起。把奸夫杖了四十。押住立逼寫婦人改嫁。俗諺。養德千日不足。損德片時有餘。多

年節志一旦而決。

歌曰

十八佳人節志懷　郎隣看看難立牌
一朝婬犯前功廢　千日德行一日虧
請君須當牢心記　堅恒久志行不來
為人千萬勿自欺　多有失節暗裡埋

第十一

欲將動意若難忍　志復立誰敢近吾

詩曰

莫道婦人不自由　慾心一動情難留
果然立志要除欲　正氣復來誰敢求

余聞一故典。有二大交合。旁有一幼婦。看見大動其心。有隣居來他處取物。婦人拉住就要調情。隣居說。我把此物送去就來。此人送回去。刻即轉來。

要合婦人調情。婦人把前話駁了。大罵嗜人。嗜人說。你若不快出去。我要喊叫。隣人速忙跑出門來。驚的魂飛身外。口中自言自嘆說。孰知女子之反覆如此如此。

歌曰

妓女陪着高人寢　調情他也不肯允
這纔算得有挈手　真傳妙法制住心
大交覩見欲心動　拉住隣人要成混

時人有事甚作 婦人正氣不肯從
請公思量主何意 那是慾火迷住心
此時慾過又有事 大馬隣居做好人
高人不變有計策 常人無法也得忍
果然學成眷男子 也勝世上一好人

第十二

賊頭癡想邪除正　老道士思正治邪

詩曰

莫道人壞難修真　大根修行在換心
依然還是一人身　依然還是一人身
扶正去邪無限事　依然還是一人身

世人罵世人說是賊頭賊。前劫欠色債。今世該騙。應。天地氣數催。乃是奉天命。世人只知騙人財物。來生要填還。那里知道債有六端。吃了人有口債。

騙了人有錢債。打了人有打債。罵了人有罵債。醉下孽人未孽有信債。強姦了人有色債。此六債除非人沒有拉下。但要拉下。神仙也逃不過報應。天上沒有少債的神仙。丹書未成道容易了道難。神仙但有俗債未還完。他也不能昇天。此話不表。單說有一家小財主。老兩口所生一子。面貌醜陋。旁人送了箇天號。叫做死鬼。因他醜陋。人都不與他做親。長到十六歲。父母俱亡。上下無靠。他是箇孤

身。吃了便無事。心上尚思想。想起女人合男人調情。怎麼強扭捏做。把心想都了。止不住。想成了藏頭蓋。此乃是天地感應之理。他若心不想邪。這色借如何能還。他的人合他調情。他的貌醜。人都不合他調情。他自家貼貼。後來名聲出去了。本家親友。都斷其往來。年二十五歲。把家當花費了七八分。那說本處有個道士。人稱他得道的高人。此藏頭瘋想出家。把他的房屋田地。俱捨在廟裡。

做養廟。他就在廟裡住者。道道人說。你能把房屋田地賣了。銀子與我。纔收你。此人果然都賣了。也要了二千餘金。與道士拜了師傅。道士要銀子爲何。恐怕他出不成家。仍將原銀子交他。他師傅收了銀子。對他說。你這道門中。有箇規矩。先行行三年。然後剃度。當道士。此人說願從。這也是他的色借還滿了。這道士使人把他的行李送在庄房去。教他行行。衆徒弟心上不悅。都說此人是箇下賤人。你老人家要與他。敗壞你的聲名。老當家人說。當年呂純陽度張珍奴爲徒。那就是箇妓女。後來修成大道。只要他能換性。身子是箇假的。性是真的。人看見他的身子。焉知性有變動。他能捨家當道。就是真心出家。真心出家。就能換性。他要換不過。我把銀子仍舊交與他。說的衆人閉口無言。此事不表。單說劉房行行的這箇人行行三月。獨自思量。我出家原爲學道。每日陪伴常工。

不得見師傅的面。一句好話也不得聞。倘若我三年以內死了。做了一場何事。想到這里痛哭起來。只叫我好命苦。衆人把此話告訴了他師傅。他師傅天晚把他叫到靜室裡去問他。說師徒弟子。如同父子。咱二人今日說話。你不得說謊言。但說謊言。我明天就不要你住了。我問你有箇毛病。可是真麼。徒弟說是真。又問道病怎麼得來的。徒弟把他思想男人。合女人調情的情由。從頭至尾。學了

一遍。徒弟說罷。師傅得了主意。作歌一首

陰極生陽陽化陰　真性堆裡常作用
其中有箇妙消息　裡頭暗暗分邪正
不覺隨欲正化邪　覺着逆轉邪化正
當初病從想處得　如今還從想上撑

信有諸邪都莫想　起念之時單想正
師傅作畢。遞與徒弟。徒弟看畢大悟。拜謝師傅。就依此法換性。三年莫犯舊病。也是他的色債還滿了。師傅與他冠巾。當了道士。就安他當家。當了三年家。師傅暗傳了他無上妙道。教他出去參方。

歌曰

世人不知換性　換性無窮妙用
日夜苦用功夫　三年不犯舊病
後來又得妙道　雲遊天下煉性

第十三

情意切光棍喪命　欲心專妓女傷生

詩曰

莫言婬慾永無妨　情切感交身損傷
勸世休貪婬慾樂　樂中喪命送無常

昔宁禦遊在江南亳州。那天交了午時。刁聞一樁奇事。滿街人。都說快活死了。有一箇光棍。白日里嫖婊子。洩精死在妓女肚子上。那箇妓女抱着這

箇死屍。報官來驗屍。因此都說快活死了。宁把此話記在心上。悶了數年不明。後雲遊在終南山。遇一異人。俺兩人窮理。宁把亳州那光棍死在妓女肚子上的話。說了一遍。異人說。那叫脫陽症。予又說。天下人行房事。是其常情。因何不得脫陽症。異人說。你不明性功。別人每色。沒有他的心堅。別人有了正事。把那婬心就忘了。惟有他把那一宗事。凝在心上。還有甚麼得意的美事。攪不亂他的命

頭丹書云要貧一字必死一物令婊子兩個交合把精氣吸一下都到自家了所以得脫陽症死

歌曰

世上好色人在此　雖有他的色心重
三六時中常思想　時時刻刻在心中

又曰

經曰玉精神氣　上要三品養五行
他把三寶全交出　因得脫陽纔慶命

補遺

雖有錢莫過令也不中用古人言過好友三生有幸與人若箇一箇要分邪正聞邪言怕留神暗記心宮心上盤旋下根起發不動起邪念不知覺順馬流行從邪作中邪計引入邪徑勾欄院奇草異花開的精來庭前羅陳設異樣古董莫非俺似劍阮誤入天宮往裡看月裡嫦娥下九重聽他言燕語鶯聲弄心情從耳貫急似箭射進中宮神郎亂

心猿意馬綱繩絕波浪翻一座慾只往外攻攔不轉勇又猛力大無窮更難言八金剛也挈不定引的龍龜蕩似醉像要自情願跳苦海遠住真性從吾眠樸湯跳火下油鉢心也甘當下死不硬性命有百萬全不留過家都領離家遠少房事慾火自動從此權住一晚明日再行初見面像鴛鴦思想張生訓情玩賽蝴蝶上下飛騰常留戀願做鬼同赴陰宮中共緣閻伍樂分外心爽銀錢完眼裡

刺肉上生疔急回轉本與貨一概花盡趕出門何
顏面去見親朋沒吃的沒衣服暫且度用當賣完
暗乞討夜住窑洞癆疾犯眼發黑頭害悶疼睡不
安想起去身也難動三九天凍餓死無人救命悔
恨俺不該交無道貨朋誘勾禍行苟且家當花盡
胡瞞怨此時節悔也無用眼面前離人世定赴幽
冥公細看好嫖人也無後程

歌曰

念頭起錯不肯究　壞根亂在心裡頭
家當花盡得癆疾　破窰裡面丟屍首
聰明反被聰明誤　伶俐之中却糊塗
傷神敗德做下鬼　罪孽帶上來生受

昔日妓女張珍奴自妲與性登天臺本心常存習
賢意屈身陞下受磨折前生欠下風流債何日還
完兩斷絕常懷出苦離塵志從來不肯對人說晝
夜思量這件事大約不能出虎穴無奈處誠降夜

香苦哀告玉皇爺不求榮華並富貴只求早死
早離別另轉一人脫滓靜願把紅塵日下掀一心
要走修行徑諸魔擺路亦不怯任憑八風搖不動
那怕天崩與地裂不皺眉頭心意定萬死不辭願
保節修行理當斷人情一點真心硬似鐵性情煉
成純鋼劍斬斷俗緣少磨折一心要往西天將勇
猛精進不休歇烈女立下沖天志虔誠感動呂祖
爺密密與他傳妙道隱隱謹守莫漏洩雜濁大陽

塵市纔免是非無日吾功圓行滿超三界修成
真人朝玉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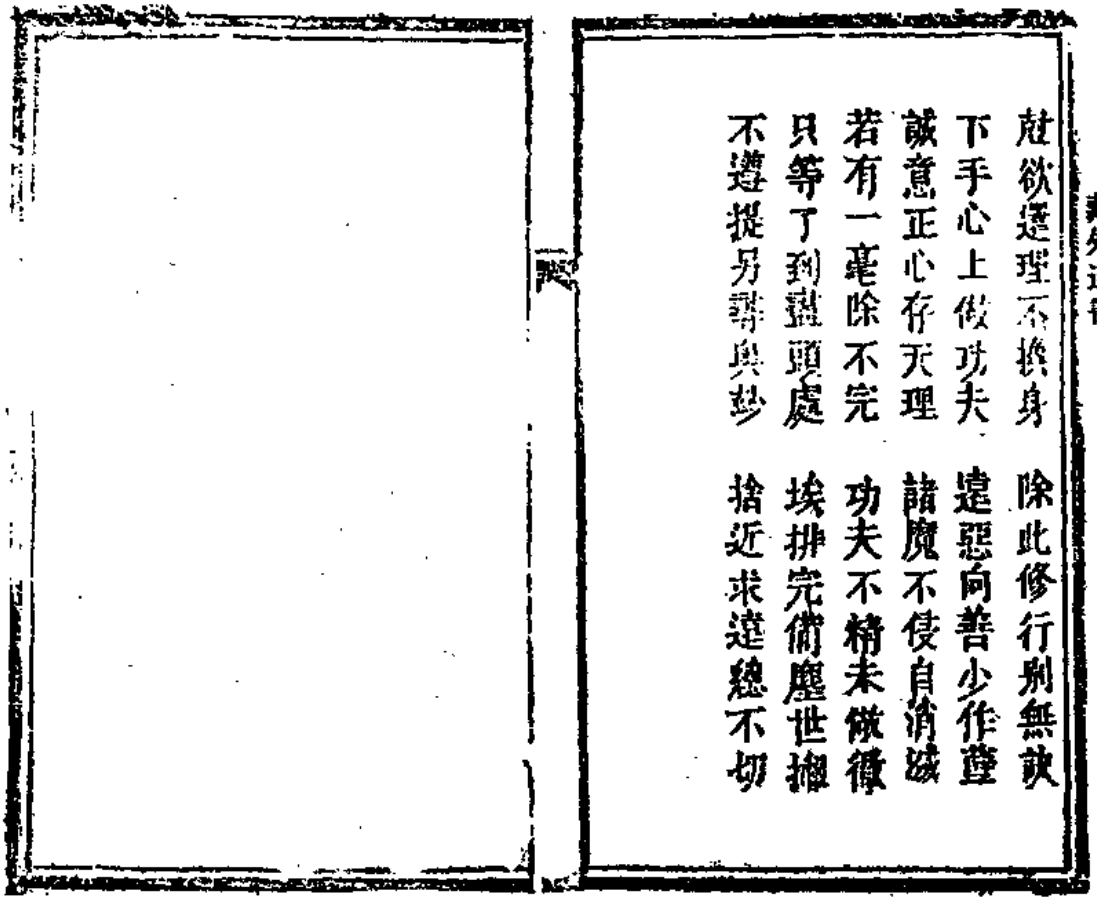
何處無有通真路吳與縣裡張珍奴遭難成道
麗春院心誠感動呂祖度

張祖成道之後作歌一聯

歌曰

呂祖傳我奇妙法　其中簡易無多說
身子裏面包藏性　性中習染無窮邪

ZW 2110108727284



赶欲達理不換身　除此修行別無訣
下手心上做功夫　達惡向善少作孽
誠意正心存天理　諸魔不侵自消滅
若有一毫除不完　功夫不精未徹徹
只等了到盡頭處　埃拂完備塵世撇
不遵提另尋與抄　捨近求達總不切